《西遊記》吳承恩（明）

第一回 靈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詩曰：

混沌未分天地亂茫茫渺渺無人見。

自從盤古破鴻蒙開闢從茲清濁辨。

覆載群生仰至仁明萬物皆成善。

欲知造化會元功須看西遊釋厄傳。

蓋聞天地之數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為一元。將一元分為十二會乃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支也。每會該一萬八百歲。且就一日而論：子時得陽氣而醜則雞鳴；寅不通光而卯則日出；辰時食後而巳則挨排；日午天中而未則西蹉；申時晡而日落酉；戌黃昏而人定亥。譬於大數若到戌會之終則天地昏蒙而萬物否矣。再去五千四百歲交亥會之初則當黑暗而兩間人物俱無矣故曰混沌。又五千四百歲亥會將終貞下起元近子之會而複逐漸開明。邵康節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到此天始有根。再五千四百歲正當子會輕清上騰有日有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謂之四象。故曰天開於子。又經五千四百歲子會將終近醜之會而逐漸堅實。易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至此地始凝結。再五千四百歲正當醜會重濁下凝有水有火有山有石有土。水、火、山、石、土謂之五形。故曰地辟於醜。又經五千四百歲醜會終而寅會之初生萬物。曆曰：“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天地交合群物皆生。”至此天清地爽陰陽交合。再五千四百歲正當寅會生人生獸生禽正謂天地人三才定位。故曰人生於寅。

感盤古開闢三皇治世五帝定倫世界之間遂分為四大部洲：曰東勝神洲曰西牛賀洲曰南贍部洲曰北俱蘆洲。這部書單表東勝神洲。海外有一國土名曰傲來國。國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山喚為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脈三島之來龍自開清濁而立鴻蒙判後而成。真個好山！有詞賦為證。賦曰：

勢鎮汪洋威寧瑤海。勢鎮汪洋潮湧銀山魚入穴；威甯瑤海波翻雪浪蜃離淵。木火方隅高積上東海之處聳崇巔。丹崖怪石削壁奇峰。丹崖上彩鳳雙鳴；削壁前麒麟獨臥。峰頭時聽錦雞鳴石窟每觀龍出入。林中有壽鹿仙狐樹上有靈禽玄鶴。瑤草奇花不謝青松翠柏長春。仙桃常結果修竹每留雲。一條澗壑藤蘿

密四面原堤草色新。正是百川會處擎天柱萬劫無移大地根。那座山正當頂上有一塊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圍圓。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圍圓按政曆二十四氣。上有九竅八孔按九宮八卦。四面更無樹木遮陰左右倒有芝蘭相襯。蓋自開闢以來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華感之既久遂有靈通之意。內育仙胞一日迸裂產一石卵似圓球樣大。因見風化作一個石猴五官俱備四肢皆全。便就學爬學走拜了四方。目運兩道金光射沖鬥府。驚動高天上聖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駕座金闕雲宮靈霄寶店聚集仙卿見有金光焰焰即命千里眼、順風耳開南天門觀看。二將果奉旨出門外看的真聽的明。須臾回報道："臣奉旨觀聽金光之處乃東勝神洲海東傲來小國之界有一座花果山山上有一仙石石產一卵見風化一石猴在那裡拜四方眼運金光射沖鬥府。如今服餌水食金光將潛息矣。"玉帝垂賜恩慈曰："下方之物乃天地精華所生不足為異。"

那猴在山中卻會行走跳躍食草木飲澗泉采山花覓樹果；與狼蟲為伴虎豹為群獐鹿為友獼猿為親；夜宿石崖之下朝遊峰洞之中。真是"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一朝天氣炎熱與群猴避暑都在松陰之下頑耍。你看他一個個：

跳樹攀枝採花覓果；拋彈子邱麼兒；跑沙窩砌寶塔；趕蜻蜓撲八蠟；參老天拜菩薩；扯葛藤編草帓；捉蝨子咬又掐；理毛衣剔指甲；挨的挨擦的擦；推的推壓的壓；扯的扯拉的拉青松林下任他頑綠水澗邊隨洗濯。一群猴子耍了一會卻去那山澗中洗澡。見那股澗水奔流真個似滾瓜湧濺。古雲："禽有禽言獸有獸語。"眾猴都道："這股水不知是那裡的水。我們今日趕閑無事順澗邊往上溜頭尋看源流耍子去耶！"喊一聲都拖男挈女呼弟呼兄一齊跑來順澗爬山直至源流之處乃是一股瀑布飛泉。但見那：

一派白虹起千尋雪浪飛；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依。

冷氣分青嶂餘流潤翠微；潺湲名瀑布真似掛簾帷。

眾猴拍手稱揚道："好水！好水！原來此處遠通山腳之下直接大海之波。"又道："那一個有本事的鑽進去尋個源頭出來不傷身體者我等即拜他為王。"連呼了三聲忽見叢雜中跳出一名石猴應聲高叫道："我進去！我進去！"好猴！也是他：

今日芳名顯時來大運通；有緣居此地王遣入仙宮。

你看他瞑目蹲身將身一縱徑跳入瀑布泉中忽睜睛抬頭觀看那裡邊卻無水無波明明朗朗的一架橋梁。他住了身定了神仔細再看原來是座鐵板橋。橋下之水

沖貫于石竅之間倒掛流出去遮閉了橋門。卻又欠身上橋頭再走再看卻似有人家住處一般真個好所在。但見那：

翠蘚堆藍白雲浮玉光搖片片煙霞。虛窗靜室滑凳板生花。乳窟龍珠倚掛縈回滿地奇葩。鍋灶傍崖存火跡樽罍靠案見肴渣。石座石床真可愛石盆石碗更堪誇。又見那一竿兩竿修竹三點五點梅花。

幾樹青松常帶雨渾然相個人家。

看罷多時跳過橋中間左右觀看只見正當中有一石碣。碣上有一行楷書大字鐫著“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石猴喜不自勝急抽身往外便走複瞑目蹲身跳出水外打了兩個呵呵道：“大造化！大造化！”眾猴把他圍住問道：“裡面怎麼樣？水有多深？”石猴道：“沒水！沒水！原來是一座鐵板橋。橋那邊是一座天造地設的家當。”眾猴道：“怎見得是個家當？”石猴笑道：“這股水乃是橋下沖貫石橋倒掛下來遮閉門戶的。橋邊有花有樹乃是一座石房。房內有石窩、石灶、石碗、石盆、石床、石凳。中間一塊石碣上鐫著‘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真個是我們安身之處。裡面且是寬闊容得千百口老小。我們都進去住也省得受老天之氣。這裡邊：

颳風有處躲下雨好存身。霜雪全無懼雷聲永不聞。

煙霞常照耀祥瑞每蒸熏。松竹年年秀奇花日日新。”

眾猴聽得個個歡喜都道：“你還先走帶我們進去進去！”石猴卻又瞑目蹲身往裡一跳叫道：“都隨我進來！進來！”那些猴有膽大的都跳進去了；膽小的一個個伸頭縮頸抓耳撓腮大聲叫喊纏一會也都進去了。跳過橋頭一個個搶盆奪碗占灶爭床搬過來移過去正是猴性頑劣再無一個甯時只搬得力倦神疲方止。石猿端坐上面道：“列位呵‘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你們才說有本事進得來出得去不傷身體者就拜他為王。我如今進來又出去出去又進來尋了這一個洞天與列位安眠穩睡各享成家之福何不拜我為王？”眾猴聽說即拱伏無違。一個個序齒排班朝上禮拜都稱“千歲大王”。自此石猴高登王位將“石”字兒隱了遂稱美猴王。有詩為證。詩曰：

三陽交泰產群生仙石胞含日月精。

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

內觀不識因無相外合明知作有形。

歷代人人皆屬此稱王稱聖任縱橫。美猴王領一群猿猴、獼猴、馬猴等分派了君臣佐使朝遊花果山暮宿水簾洞合契同情不入飛鳥之叢不從走獸之類獨自為王不勝歡樂。是以：

春采百花為飲食夏尋諸果作生涯。

秋收芋栗延時節冬覓黃精度歲華。

美猴王享樂天真何期有三五百載。一日與群猴喜宴之間忽然憂惱墮下淚來。眾猴慌忙羅拜道：“大王何為煩惱？”猴王道：“我雖在歡喜之時卻有一點兒遠慮故此煩惱。”眾猴又笑道：“大王好不知足！我等日日歡會在仙山福地古洞神州不伏麒麟轄不伏鳳凰管又不伏人間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乃無量之福為何遠慮而憂也？”猴王道：“今日雖不歸人王法律不懼禽獸威服將來年老血衰暗中有閻王老子管著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內？”眾猴聞此言一個個掩面悲啼俱以無常為慮。

只見那班部中忽跳出一個通背猿猴厲聲高叫道：“大王若是這般遠慮真所謂道心開也！如今五蟲之內惟有三等名色不伏閻王老子所管。”猴王道：“你知那三等人？”猿猴道：“乃是佛與仙與神聖三者躲過輪回不生不滅與天地山川齊壽。”猴王道：“此三者居於何所？”猿猴道：“他只在閻浮世界之中古洞仙山之內。”猴王聞之滿心歡喜道：“我明日就辭汝等下山雲遊海角遠涉天涯務必訪此三者學一個不老長生常躲過閻君之難。”噫！這句話頓教跳出輪回網致使齊天大聖成。眾猴鼓掌稱揚都道：“善哉！善哉！我等明日越嶺登山廣尋些果品大設筵宴送大王也。”

次日眾猴果去采仙桃摘異果刨山藥□【左“屬”右“立刀”】黃精芝蘭香蕙瑤草奇花般般件件整整齊齊擺開石凳石桌排列仙酒仙肴。但見那：

金丸珠彈紅綻黃肥。金丸珠彈臘櫻桃色真甘美；紅綻黃肥熟梅子味果香酸。鮮龍眼肉甜皮薄；火荔枝核小囊紅。林檎碧實連枝獻枇杷緗苞帶葉擎。兔頭梨子雞心棗消渴除煩更解酲。香桃爛杏美甘甘似玉液瓊漿；脆李楊梅酸蔭蔭如脂酸膏酪。紅囊黑子熟西瓜四瓣黃皮大柿子。石榴裂破丹砂粒現火晶珠；芋栗剖開堅硬肉團金瑪瑙。胡桃銀杏可傳茶椰子葡萄能做酒。榛松榧柰滿盤盛橘蔗柑橙盈案擺。熟煨山藥爛煮黃精搗碎茯苓並薏苡石鍋微火漫炊羹。人間縱有珍饈味怎比山猴樂更寧？群猴尊美猴王上坐各依齒肩排於下邊一個個輪流上前奉酒奉花奉果痛飲了一日。次日美猴王早起教：“小的們替我折些枯松編作筏子取個竹竿作篙收拾些果品之類我將去也。”果獨自登筏盡力撐開飄飄蕩蕩徑

向大海波中趁天風來渡南贍部洲地界。這一去正是那：

天產仙猴道行隆離山駕筏趁天風。

飄洋過海尋仙道立志潛心建大功。

有分有緣休俗願無憂無慮會元龍。

料應必遇知音者說破源流萬法通。也是他運至時來自登木筏之後連日東南風緊將他送到西北岸前乃是南贍部洲地界。持篙試水偶得淺水棄了筏子跳上岸來只見海邊有人捕魚、打雁、挖蛤、淘鹽。他走近前弄個把戲妝個□【上左“齒”右“可”下“女”】虎嚇得那些人丟筐棄網四散奔跑。將那跑不動的拿住一個剝了他衣裳也學人穿在身上搖搖擺擺穿州過府在市塵中學人禮學人話。朝餐夜宿一心裡訪問佛仙神聖之道覓個長生不老之方。見世人都是為名為利之徒更無一個為身命者。正是那：

爭名奪利幾時休？早起遲眠不自由！

騎著驢騾思駿馬官居宰相望王侯。

只愁衣食耽勞碌何怕閻君就取勾？

繼子蔭孫圖富貴更無一個肯回頭！

猴王參訪仙道無緣得遇。在於南贍部洲串長城遊小縣不覺**年餘。忽行至西洋大海他想著海外必有神仙。獨自個依前作筏又飄過西海直至西牛賀洲地界。登岸偏訪多時忽見一座高山秀麗林麓幽深。他也不怕狼蟲不懼虎豹登山頂上觀看。果是好山：

千峰開戟萬仞開屏。日映嵐光輕鎖翠雨收黛色冷含青。枯藤纏老樹古渡界幽程。奇花瑞草修竹喬松。修竹喬松萬載常青欺福地；奇花瑞草四時不謝賽蓬瀛。幽鳥啼聲近源泉響溜清。重重谷壑芝蘭繞處處巉崖苔蘚生。起伏巒頭龍脈好必有高人隱姓名。

正觀看間忽聞得林深之處有人言語急忙趨步穿入林中側耳而聽原來是歌唱之聲。歌曰：

“觀棋柯爛伐木丁丁雲邊谷口徐行賣薪沽酒狂笑自陶情。蒼逕秋高對月枕松

根一覺天明。認舊林登崖過嶺持斧斷枯藤。

收來成一擔行歌市上易米三升。更無些子爭競時價平平不會機謀巧算沒榮辱恬淡延生。相逢處非仙即道靜坐講黃庭。”美猴王聽得此言滿心歡喜道：“神仙原來藏在這裡！”急忙跳入裡面仔細再看乃是一個樵子在那裡舉斧砍柴。但看他打扮非常：

頭上戴箬笠乃是新筍初脫之籜。身上穿布衣乃是木綿撚就之紗。腰間系環絛乃是老蠶口吐之絲。足下踏草履乃是枯莎搓就之爽。手執衡鋼斧擔挽火麻繩。扳松劈枯樹爭似此樵能！

猴王近前叫道：“老神仙！弟子起手。”那樵漢慌忙丟了斧轉身答禮道：“不當人！不當人！我拙漢衣食不全怎敢當‘神仙’二字？”猴王道：“你不是神仙如何說出神仙的話來？”樵夫道：“我說甚麼神仙話？”猴王道：“我才來至林邊只聽的你說：‘相逢處非仙即道靜坐講黃庭。’黃庭乃道德真言非神仙而何？”樵夫笑道：“實不瞞你說這個詞名做滿庭芳乃一神仙教我的。那神仙與我捨下相鄰。他見我家事勞苦日常煩惱教我遇煩惱時即把這詞兒念念。一則散心二則解困。我才有些不足處思慮故此念念。不期被你聽了。”猴王道：“你家既與神仙相鄰何不從他修行？學得個不老之方？卻不是好？”樵夫道：“我一生命苦自幼蒙父母養育至**歲才知人事不幸父喪母親居孀。再無兄弟姊妹只我一人沒奈何早晚侍奉。如今母老一不敢拋離。卻又田園荒蕪衣食不足只得斫兩束柴薪挑向市塵之間貨幾文錢糴幾升米自炊自造安排些茶飯供養老母所以不能修行。”

猴王道：“據你說起來乃是一個行孝的君子向後必有好處。但望你指與我那神仙住處卻好拜訪去也。”樵夫道：“不遠不遠。此山叫做靈台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那洞中有一個神仙稱名須菩提祖師。那祖師出去的徒弟也不計其數見今還有三四十人從他修行。你順那條小路兒向南行七八裡遠近即是他家了。”猴王用手扯住樵夫道：“老兄你便同我去去。若還得了好處決不忘你指引之恩。”樵夫道：“你這漢子甚不通變。我方才這般與你說了你還不省？假若我與你去了卻不誤了我的生意？老母何人奉養？我要斫柴你自去自去。”

猴王聽說只得相辭。出深林找上路徑過一山坡約有七八裡遠果然望見一座洞府。挺身觀看真好去處！但見：

煙霞散彩日月搖光。千株老柏萬節修篁。千株老柏帶雨半空青冉冉；萬節修篁含煙一壑色蒼蒼。門外奇花布錦橋邊瑤草噴香。石崖突兀青苔潤懸壁高張

翠蘚長。時聞仙鶴唳每見鳳凰翔。仙鶴唳時聲振九皋霄漢遠；鳳凰翔起翎毛五色彩雲光。玄猿白鹿隨隱見金獅玉象任行藏。細觀靈福地真個賽天堂！又見那洞門緊閉靜悄悄杳無人跡。忽回頭見崖頭立一石牌約有三丈餘高、八尺餘闊上有一行十個大字乃是“靈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美猴王十分歡喜道：“此間人果是樸實。果有此山此洞。”看勾多時不敢敲門。且去跳上松枝梢頭摘松子吃了頑耍。

少頃間只聽得呀的一聲洞門開處裡面走出一個仙童真個丰姿英偉像貌清奇比尋常俗子不同。但見他：

髽髻雙絲綰寬袍兩袖風。貌和身自別心與相俱空。

物外長年客山中永壽童。一塵全不染甲子任翻騰。

那童子出得門來高叫道：“甚麼人在此搔擾？”猴王撲的跳下樹來上前躬身道：“仙童我是個訪道學仙之弟子更不敢在此搔擾。”仙童笑道：“你是個訪道的麼？”猴王道：“是。”童子道：“我家師父正才下榻登壇講道。還未說出原由就教我出來開門。說：‘外面有個修行的來了可去接待接待。’想必就是你了？”猴王笑道：“是我是我。”童子道：“你跟我進來。”

這猴王整衣端肅隨童子徑入洞天深處觀看：一層層深閣瓊樓一進進珠宮貝闕說不盡那靜室幽居直至瑤台之下。見那菩提祖師端坐在臺上兩邊有三十個小仙侍立台下。果然是：

大覺金仙沒垢姿西方妙相祖菩提；

不生不滅三三行全氣全神萬萬慈。

空寂自然隨變化真如本性任為之；

與天同壽莊嚴體歷劫明心**師。

美猴王一見倒身下拜磕頭不計其數口中只道：“師父！師父！我弟子志心朝禮！志心朝禮！”祖師道：“你是那方人氏？且說個鄉貫姓名明白再拜。”猴王道：“弟子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人氏。”祖師喝令：“趕出去！他本是個撒詐搗虛之徒那裡修甚麼道果！”猴王慌忙磕頭不住道：“弟子是老實之言決無虛詐。”祖師道：“你既老實怎麼說東勝神洲？那去處到我這裡隔兩重大海一座南贍部洲如何就得到此？”猴王叩頭道：“弟子飄洋過海頓界游

方有十數個年頭方才訪到此處。”

祖師道：“既是逐漸行來的也罷。你姓甚麼？”猴王又道：“我無性。人若罵我我也不惱；若打我我也不嗔只是陪個禮兒就罷了。一生無性。”祖師道：“不是這個性。你父母原來姓甚麼？”猴王道：“我也無父母。”祖師道：“既無父母想是樹上生的？”猴王道：“我雖不是樹生卻是石裡長的。我只記得花果山上有一塊仙石其年石破我便生也。”祖師聞言暗喜道：“這等說卻是天地生成的。你起來走走我看。”猴王縱身跳起拐呀拐的走了兩遍。祖師笑道：“你身軀雖是鄙陋卻像個食松果的猢猻。我與你就身上取個姓氏意思教你姓‘猢’。猢字去了個獸傍乃是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陰也。老陰不能化育教你姓‘猻’倒好。猻字去了獸傍乃是個子系。子者兒男也；系者嬰細也。正合嬰兒之本論。教你姓‘孫’罷。”猴王聽說滿心歡喜朝上叩頭道：“好！好！好！今日方知姓也。萬望師父慈悲！既然有姓再乞賜個名字卻好呼喚。”祖師道：“我門中有十二個字分派起名到你乃第十輩之小徒矣。”猴王道：“那十二個字？”祖師道：“乃廣、大、智、慧、真、如、性、海、穎、悟、圓、覺十二字。排到你正當‘悟’字。與你起個法名叫做‘孫悟空’好麼？”猴王笑道：“好！好！好！自今就叫做孫悟空也！”正是：鴻蒙初辟原無姓打破頑空須悟空。

畢竟不之向後修些甚麼道果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悟徹菩提真妙理 斷魔歸本合元神

話表美猴王得了姓名怡然踴躍；對菩提前作禮啟謝。那祖師即命大眾引悟空出二門外教他灑掃應對進退周旋之節。眾仙奉行而出。悟空到門外又拜了大眾師兄就于廊廡之間安排寢處。次早與眾師兄學言語禮貌、講經論道習字焚香每日如此。閒時即掃地鋤園養花修樹尋柴燃火挑水運漿。凡所用之物無一不備。在洞中不覺倏六七年一日祖師登壇高坐喚集諸仙開講大道。真個是：

天花亂墜地湧金蓮。妙演三乘教精微萬法全。

慢搖麈尾噴珠玉響振雷霆動九天。

說一會道講一會禪三家配合本如然。

開明一字皈誠理指引無生了性玄。

孫悟空在旁聞聽喜得他抓耳撓腮眉花眼笑。忍不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忽

被祖師看見叫孫悟空道：“你在班中怎麼顛狂躍舞不聽我講？”悟空道：“弟子誠心聽講聽到老師父妙音處喜不自勝故不覺作此踴躍之狀。望師父恕罪！”祖師道：“你既識妙音我且問你你到洞中多少時了？”悟空道：“弟子本來懵懂不知多少時節。只記得灶下無火常去山后打柴見一山好桃樹我在那裡吃了七次飽桃矣。”祖師道：“那山喚名爛桃山。你既吃七次想是七年了。你今要從我學些甚麼道？”悟空道：“但憑尊祖教誨只是有些道氣兒弟子便就學了。”

祖師道：“‘道’字門中有三百六十傍門傍門皆有正果。不知你學那一門哩？”悟空道：“憑尊師意思。弟子傾心聽從。”祖師道：“我教你個‘術’字門中之道如何？”悟空道：“術門之道怎麼說？”祖師道：“術字門中乃是些請仙扶鸞問卜揲蓍能知趨吉避凶之理。”悟空道：“似這般可得長生麼？”祖師道：“不能！不能！”悟空道：“不學！不學！”

祖師又道：“教你‘流’字門中之道如何？”悟空又問：“流字門中是甚義理？”祖師道：“流字門中乃是儒家、釋家、道家、陰陽家、墨家、醫家或看經或念佛並朝真降聖之類。”悟空道：“似這般可得長生麼？”祖師道：“若要長生也似‘壁裡安柱’。”悟空道：“師父我是個老實人不曉得打市語。怎麼謂之‘壁裡安柱’？”祖師道：“人家蓋房欲圖堅固將牆壁之間立一頂柱有日大廈將頹他必朽矣。”悟空道：“據此說也不長久。不學！不學！”

祖師道：“教你‘靜’字門中之道如何？”悟空道：“靜字門中是甚正果？”祖師道：“此是休糧守谷清靜無為參禪打坐戒語持齋或睡功或立功並入定坐關之類。”悟空道：“這般也能長生麼？”祖師道：“也似‘窯頭土坯’。”悟空笑道：“師父果有些滴泚。一行說我不會打市語。怎麼謂之‘窯頭土坯’？”祖師道：“就如那窯頭上造成磚瓦之坯雖已成形尚未經水火煆煉一朝大雨滂沱他必濫矣。”悟空道：“也不長遠。不學！不學！”

祖師道：“教你‘動’字門中之道如何？”悟空道：“動門之道卻又怎樣？”祖師道：“此是有為有作采陰補陽攀弓踏弩摩臍過氣用方炮製燒茅打鼎進紅鉛煉秋石並服婦乳之類。”悟空道：“似這等也得長生麼？”祖師道：“此欲長生亦如‘水中撈月’。”悟空道：“師父又來了！怎麼叫做‘水中撈月’？”祖師道：“月在長空水中有影雖然看見只是無撈摸處到底只成空耳。”悟空道：“也不學！不學！”

祖師聞言咄的一聲跳下高臺手持戒尺指定悟空道：“你這猢猻這般不學那般不學卻待怎麼？”走上前將悟空頭上打了三下倒背著手走入裡面將中門關了撇下大眾而去。唬得那一班聽講的人人驚懼皆怨悟空道：“你這潑猴十分無狀！師父傳你道法如何不學卻與師父頂嘴？這番衝撞了他不知幾時才出來

啊！”此時俱甚抱怨他又鄙賤嫌惡他。悟空一些兒也不惱只是滿臉陪笑。原來那猴王已打破盤中之謎暗暗在心所以不與眾人爭競只是忍耐無言。祖師打他三下者教他三更時分存心倒背著手走入裡面將中門關上者教他從後門進步秘處傳他道也。

當日悟空與眾等喜喜歡歡在三星仙洞之前盼望天色急不能到晚。及黃昏時卻與眾就寢假合眼定息存神。山中又沒打更傳箭不知時分只自家將鼻孔中出入之氣調定。約到子時前後輕輕的起來穿了衣服偷開前門躲離大眾走出外抬頭觀看。正是那：

月明清露冷八極迴無塵。深樹幽禽宿源頭水溜汾。

飛螢光散影過雁字排雲。正直三更候應該訪道真。你看他從舊路徑至後門外只見那門兒半開半掩。悟空喜道：“老師父果然注意與我傳道故此開著門也。”即曳步近前側身進得門裡只走到祖師寢榻之下。見祖師蜷局身軀朝裡睡著了。悟空不敢驚動即跪在榻前。那祖師不多時覺來舒開兩足口中自吟道：

“難！難！難！道最玄莫把金丹作等閒。

不遇至人傳妙訣空言口困舌頭幹！”悟空應聲叫道：“師父弟子在此跪候多時。”祖師聞得聲音是悟空即起披衣盤坐喝道：“這猢猻！你不在前邊去睡卻來我這後邊作甚？”悟空道：“師父昨日壇前對眾相允教弟子三更時候從後門裡傳我道理故此大膽徑拜老爺榻下。”祖師聽說十分歡喜暗自尋思道：“這廝果然是個天地生成的！不然何就打破我盤中之暗謎也？”悟空道：“此間更無六耳止只弟子一人望師父大舍慈悲傳與我長生之道罷永不忘恩！”祖師道：“你今有緣我亦喜說。既識得盤中暗謎你近前來仔細聽之當傳與你長生之妙道也。”悟空叩頭謝了洗耳用心跪於榻下。祖師雲：

“顯密圓通真妙訣惜修生命無他說。

都來總是精氣神謹固牢藏休漏泄。

休漏泄體中藏汝受吾傳道自昌。

口訣記來多有益屏除邪欲得清涼。

得清涼光皎潔好向丹台賞明月。

月藏玉兔日藏烏自有龜蛇相盤結。

相盤結性命堅卻能火裡種金蓮。

攢簇五行顛倒用功完隨作佛和仙。”

此時說破根源悟空心靈福至切切記了口訣對祖師拜謝深恩即出後門觀看。但見東方天色微舒白西路金光大顯明。依舊路轉到前門輕輕的推開進去坐在原寢之處故將床鋪搖響道：“天光了！天光了！起耶！”那大眾還正睡哩不知悟空已得了好事。當日起來打混暗暗維持子前午後自己調息。

卻早過了三年祖師複登寶座與眾說法。談的是公案比語論的是外像包皮。忽問：“悟空何在？”悟空近前跪下：“弟子有。”祖師道：“你這一向修些什麼道來？”悟空道：“弟子近來法性頗通根源亦漸堅固矣。”祖師道：“你既通法性會得根源已注神體卻只是防備著‘三災利害’。”悟空聽說沉吟良久道：“師父之言謬矣。我常聞道高德隆與天同壽水火既濟百病不生卻怎麼有個三災利害？”祖師道：“此乃非常之道：奪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機；丹成之後鬼神難容。雖駐顏益壽但到了五百年後天降雷災打你須要見性明心預先躲避。躲得過壽與天齊躲不過就此絕命。再五百年後天降火災燒你。這火不是天火亦不是凡火喚做‘陰火’。自本身湧泉穴下燒起直透泥垣宮五臟成灰四肢皆朽把千年苦行俱為虛幻。再五百年又降風災吹你。這風不是東南西北風不是和薰金朔風亦不是花柳松竹風喚做‘贔風’。自囟門中吹入六腑過丹田穿九竅骨肉消疏其身自解。所以都要躲過。”悟空聞說毛骨悚然叩頭禮拜道：“萬老爺垂憫傳與躲避三災之法到底不敢忘恩。”祖師道：“此亦無難只是你比他人不同故傳不得。”悟空道：“我也頭圓頂天足方履地一般有九竅四肢五臟六腑何以比人不同？”祖師道：“你雖然像人卻比人少腮。”原來那猴子孤拐面凹臉尖嘴。悟空伸手一摸笑道：“師父沒成算！我雖少腮卻比人多這個素袋亦可准折過也。”祖師說：“也罷你要學那一般？有一般天罡數該三十六般變化有一般地煞數該七十二般變化。”悟空道：“弟子願多裡撈摸學一個地煞變化罷。”祖師道：“既如此上前來傳與你口訣。”遂附耳低言不知說了些甚麼妙法。這猴王也是一竅通時百竅通當時習了口訣自修自煉將七十二般變化都學成了。

忽一日祖師與眾門人在三星洞前戲玩晚景。祖師道：“悟空事成了未曾？”悟空道：“多蒙師父海恩弟子功果完備已能霞舉飛升也。”祖師道：“你試飛舉我看。”悟空弄本事將身一聳打了個連扯跟頭跳離地有五六丈踏雲霞去勾有頓飯功夫返複不上三裡遠近落在面前叉手道：“師父這就是飛舉騰雲了。”祖師笑道：“這個算不得騰雲只算得爬雲而已。自古道：‘神仙朝游北

海暮蒼梧。’似你這半日去不上三裡即爬雲也還算不得哩！”悟空道：“怎麼為‘朝游北海暮蒼梧’？”祖師道：“凡騰雲之輩早辰起自北海遊過東海、西海、南海、複轉蒼梧蒼梧者卻是北海零陵之語話也。將四海之外一日都游遍方算得騰雲。”悟空道：“這個卻難！卻難！”祖師道：“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悟空聞得此言叩頭禮拜啟道：“師父‘為人須為徹’索性舍個大慈悲將此騰雲之法一傳與我罷決不敢忘恩。”祖師道：“凡諸仙騰雲皆跌足而起你卻不是這般。我才見你去連扯方才跳上。我今只就你這個勢傳你個‘筋斗雲’罷。”悟空又禮拜懇求祖師卻又傳個口訣道：“這朵雲撚著訣念動真言攢緊了拳對身一抖跳將起來一筋斗就有十萬八千里路哩！”大眾聽說一個個嘻嘻笑道：“悟空造化！若會這個法兒與人家當鋪兵送文書遞報單不管那裡都尋了飯吃！”師徒們天昏各歸洞府。這一夜悟空即運神煉法會了筋斗雲。逐日家無拘無束自在逍遙此一長生之美。

一日春歸夏至大眾都在松樹下會講多時。大眾曰：“悟空你是那世修來的緣法？前日師父拊耳低言傳與你的躲三災變化之法可都會麼？”悟空笑道：“不瞞諸兄長說一則是師父傳授二來也是我晝夜殷勤那幾般兒都會了。”大眾道：“趁此良時你試演演讓我等看看。”悟空聞說抖搜精神賣弄手段道：“眾師兄請出個題目。要我變化甚麼？”大眾道：“就變棵松樹罷。”悟空撚著訣念動咒語搖身一變就變做一棵松樹。真個是：

鬱鬱含煙貫四時淩雲直上秀貞姿。

全無一點妖猴像盡是經霜耐雪枝。大眾見了鼓掌呀呀大笑。都道：“好猴兒！好猴兒！”不覺的嚷鬧驚動了祖師。祖師急拽杖出門來問道：“是何人在此喧嘩？”大眾聞呼慌忙檢束整衣向前。悟空也現了本相雜在叢中道：“啟上尊師我等在此會講更無外姓喧嘩。”祖師怒喝道：“你等大呼小叫全不像個修行的體段！修行的人口開神氣散舌動是非生。如何在此嚷笑？”大眾道：“不敢瞞師父适才孫悟空演變化耍子。教他變棵松樹果然是棵松樹弟子們俱稱揚喝采故高聲驚冒尊師望乞恕罪。”祖師道：“你等起去。”叫：“悟空過來！我問你弄甚麼精神變甚麼松樹？這個工夫可好在人前賣弄？假如你見別人有不要求他？別人見你有必然求你。你若畏禍卻要傳他；若不傳他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不可保。”悟空叩道：“只望師父恕罪！”祖師道：“我也不罪你但只是你去吧。”悟空聞此言滿眼墮淚道：“師父教我往那裡去？”祖師道：“你從那裡來便從那裡去就是了。”悟空頓然醒悟道：“我自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來的。”祖師道：“你快回去全你性命若在此間斷然不可！”悟空領罪“上告尊師我也離家有二十年矣雖是回顧舊日兒孫但念師父厚恩未報不敢去。”祖師道：“那裡甚麼恩義？你只是不惹禍不牽帶我就罷了！”

悟空見沒奈何只得拜辭與眾相別。祖師道：“你這去定生不良。憑你怎麼惹禍行兇卻不許說是我的徒弟。你說出半個字來我就知之把你這猢猻剝皮銼骨將神魂貶在九幽之處教你萬劫不得翻身！”悟空道：“決不敢提起師父一字只說是我自家會的便罷。”

悟空謝了。即抽身撚著訣丟個連扯縱起筋斗雲徑回東海。那裡消一個時辰早看見花果山水簾洞。美猴王自知快樂暗暗的自稱道：

“去時凡骨凡胎重得道身輕體亦輕。

舉世無人肯立志立志修玄玄自明。

當時過海波難進今日來回甚易行。

別語叮嚀還在耳何期頃刻見東溟。”悟空按下雲頭直至花果山。找路而走忽聽得鶴唳猿啼鶴唳聲沖霄漢外猿啼悲切甚傷情。即開口叫道：“孩兒們我來了也！”那崖下石坎邊花草中樹木裡若大若小之猴跳出千千萬萬把個美猴王圍在當中叩頭叫道：“大王你好寬心！怎麼一去許久？把我們俱閃在這裡望你誠如饑渴！近來被一妖魔在此欺虐強要占我們水簾洞府是我等捨死忘生與他爭鬥。這些時被那廝搶了我們家火捉了許多子侄教我們晝夜無眠看守家業。幸得大王來了！大王若再年載不來我等連山洞盡屬他人矣！”悟空聞說心中大怒道：“是甚麼妖魔輒敢無狀！你且細細說來待我尋他報仇。”眾猴叩頭：“告上大王那廝自稱混世魔王住居在直北下。”悟空道：“此間到他那裡有多少路程？”眾猴道：“他來時雲去時霧或風或雨或雷或電我等不知有多少路。”悟空道：“既如此你們休怕且自頑耍等我尋他去來！”

好猴王將身一縱跳起去一路筋斗直至北下觀看見一座高山真是十分險峻。好山：

筆峰挺立曲澗深沉。筆峰挺立透空霄曲澗深沉通地戶。兩崖花木爭奇幾處松篁鬥翠。左邊龍熟熟馴馴；右邊虎平平伏伏。每見鐵牛耕常有金錢種。幽禽□睆聲丹鳳朝陽立。石磷磷波淨淨古怪蹺蹊真惡獰。世上名山無數多花開花謝繁還眾。爭如此景永長存八節四時渾不動。誠為三界坎源山滋養五行水髒洞！【□：左“目”右“見”；】美猴王正默看景致只聽得有人言語。逕自下山尋覓原來那陡崖之前乃是那水髒洞。洞門外有幾個小妖跳舞見了悟空就走。悟空道：“休走！借你口中言傳我心內事。我乃正南方花果山水簾洞洞主。你家甚麼混世鳥魔屢次欺我兒孫我特尋來要與他見個上下！”

那小妖聽說疾忙跑入洞裡報導：“大王！禍事了！”魔王道：“有甚禍事？”小妖道：“洞外有猴頭稱為花果山水簾洞洞主。他說你屢次欺他兒孫特來尋你見個上下哩。”魔王笑道：“我常聞得那些猴精說他有個大王出家修行去想是今番來了。你們見他怎生打扮有甚器械？”小妖道：“他也沒甚麼器械光著個頭穿一領紅色衣勒一條黃絛足下踏一對烏靴不僧不俗又不像道士神仙赤手空拳在門外叫哩。”魔王聞說：“取我批掛兵器來！”那小妖即時取出。那魔王穿了甲胄綽刀在手與眾妖出得門來即高聲叫道：“那個是水簾洞洞主？”悟空急睜睛觀看只見那魔王：

頭戴烏金盔映日光明；身掛皂羅袍迎風飄蕩。下穿著黑鐵甲緊勒皮條；足踏著花褶靴雄如上將。腰廣十圍身高三丈手執一口刀鋒刃多明亮。稱為混世魔磊落凶模樣。

猴王喝道：“這潑魔這般眼大看不見老孫！”魔王見了笑道：“你身不滿四尺年不過三旬手內又無兵器怎麼大膽倡狂要尋我見甚麼上下？”悟空罵道：“你這潑魔原來沒眼！你量我小要大卻也不難。你量我無兵器我兩隻手勾著天邊月哩！你不要怕只吃老孫一拳！”縱一縱跳上去劈臉就打。那魔王伸手架住道：“你這般矬矮我這般高長你要使拳我要使刀使刀就殺了你也吃人笑待我放下刀與你使路拳看。”悟空道：“說得是。好漢子！走來！”那魔王丟開架子便打這悟空鑽進去相撞相迎。他兩個拳捶腳踢一沖一撞。原來長拳空大短簇堅牢。那魔王被悟空掏短肋撞了襠幾下筋節把他打重了。他閃過拿起那板大的鋼刀望悟空劈頭就砍。悟空急撤身他砍了一個空。悟空見他兇猛即使身外身法拔一把毫毛丟在口中嚼碎望空中噴去叫一聲“變！”即變做三二百個小猴周圍攢簇。

原來人得仙體出神變化無方不知。這猴王自從了道之後身上有八萬四千毛羽根根能變應物隨心。那些小猴眼乖會跳刀來砍不著槍去不能傷。你看他前踴後躍鑽上去把魔王圍繞抱的抱扯的扯鑽襠的鑽襠扳腳的扳腳踢打撏毛摳眼睛撚鼻子抬鼓弄直打做一個攢盤。這悟空才去奪得他的刀來分開小猴照頂門一下砍為兩段。領眾殺進洞中將那大小妖精盡皆剿滅。卻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又見那收不上身者卻是那魔王在水簾洞中擒去的小猴悟空道：“汝等何為到此？”約有三五十個都含淚道：“我等因大王修仙去後這兩年被他爭吵把我們都攝將來那不是我們洞中的家火？石盆、石碗都被這廝拿來也。”悟空道：“既是我們的家火你們都搬出外去。”隨即洞裡放起火來把那水髒洞燒得枯乾盡歸了一體。對眾道：“汝等跟我回去。”眾猴道：“大王我們來時只聽得耳邊風聲虛飂飂到於此地更不識路徑今怎得回鄉？”悟空道：“這是他弄的個術法兒有何難也！我如今一竅通百竅通我也會弄。你們都合了眼休怕！”

好猴王念聲咒語駕陣狂風雲頭落下。叫：“孩兒們睜眼。”眾猴腳屣實地認得是家鄉個個歡喜都奔洞門舊路。那在洞眾猴都一齊簇擁同入分班齒序禮拜猴王。安排酒果接風賀喜啟問降魔救子之事。悟空備細言了一遍眾猴稱揚不盡道：“大王去到那方不意學得這般手段！”悟空又道：“我當年別汝等隨波逐流飄過東洋大海徑至南贍部洲學成*人像著此衣穿此履擺擺搖搖雲遊**年餘更不曾有道；又渡西洋大海到西牛賀洲地界訪問多時幸遇一老祖傳了我與天同壽的真功果不死長生的**門。”眾猴稱賀。都道：“萬劫難逢也！”悟空又笑道：“小的們又喜我這一門皆有姓氏。”眾猴道：“大王何姓？”悟空道：“我今姓孫法名悟空。”眾猴聞說鼓掌忻然道：“大王是老孫我們都是二孫、三孫、細孫、小孫、一一一家孫、一國孫、一窩孫矣！”都來奉承老孫大盆小碗的椰子酒、葡萄酒、仙花、仙果真個是闔家歡樂！咦！貫通一姓身歸本只待榮遷仙錄籙名。畢竟不知怎生結果居此界終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類盡除名

卻說美猴王榮歸故里自剿了混世魔王奪了一口大刀逐日操演武藝教小猴砍竹為標削木為刀治旗幡打哨子一進一退安營下寨頑耍多時。忽然靜坐處思想道：“我等在此恐作耍成真或驚動人王或有禽王、獸王認此犯頭說我們操兵造反興師來相殺汝等都是竹竿木刀如何對敵？須得鋒利劍戟方可。如今奈何？”眾猴聞說個個驚恐道：“大王所見甚長只是無處可取。”正說間轉上四個老猴兩個是赤尻馬猴兩個是通背猿猴走在面前道：“大王若要治鋒利器械甚是容易。”悟空道：“怎見容易？”四猴道：“我們這山向東去有二百里水面那廂乃傲來國界。那國界中有一王位滿城中軍民無數必有金銀銅鐵等匠作。大王若去那裡或買或造些兵器教演我等守護山場誠所謂保泰長久之機也。”悟空聞說滿心歡喜道：“汝等在此頑耍待我去來。”

好猴王急縱筋斗雲霎時間過了二百里水面。果然那廂有座城池六街三市萬戶千門來來往往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悟空心中想道：“這裡定有現成的兵器我待下去買他幾件還不如使個神通覓他幾件倒好。”他就撚起訣來念動咒語向巽地上吸一口氣呼的吹將去便是一陣風飛沙走石好驚人也。

炮雲起處蕩乾坤黑霧陰霾大地昏。江海波翻魚蟹怕山林樹折虎狼奔。

諸般買賣無商旅各樣生涯不見人。殿上君王歸內院階前文武轉衙門。

千秋寶座都吹倒五鳳高樓幌動根。風起處驚散了那傲來國君王三街六市都慌得關門閉戶無人敢走。悟空才按下雲頭。徑闖入朝門裡。直到兵器館、武庫中打開門扇看時那裡面無數器械：刀、槍、劍、戟、斧、鉞、毛、鐮、鞭、

鈀、撾、簡、弓、弩、叉、矛件件俱備。一見甚喜道：“我一人能拿幾何？還使個分身法搬將去罷。”好猴王即拔一把毫毛入口嚼爛噴將處去念動咒語叫聲：“變！”變做千百個小猴都亂搬亂搶；有力的拿五七件力小的拿三二件盡數搬個罄淨。徑踏雲頭弄個攝法喚轉狂風帶領小猴俱回本處。

卻說那花果山大小猴兒正在那洞門外頑耍忽聽得風聲響處見半空中丫丫叉叉無邊無岸的猴精唬得都亂跑亂躲。少時美猴王按落雲頭收了雲霧將身一抖：收了毫毛將兵器亂堆在山前叫道：“小的們！都來領兵器！”眾猴看時只見悟空獨立在平陽之地俱跑來叩頭問故。悟空將前使狂風搬兵器一應事說了一遍。眾猴稱謝畢都去搶刀奪劍撾斧爭槍扯弓扳弩吆吆喝喝耍了一日。

次日依舊排營。悟空會集群猴計有四萬七千餘口。早驚動滿山怪獸都是些狼、蟲、虎、豹麂、獐、麂、狐、狸、獾、□【左“反犬”右“各”】、獅、象、狻猊、猩猩、熊、鹿、野豕、山牛、羚羊、青兕、狡兒、神獒……各樣妖王共有七十二洞都來參拜猴王為尊。每年獻貢四時點卯。也有隨班操備的也有隨節征糧的齊齊整整把一座花果山造得似鐵桶金城各路妖王又有進金鼓進彩旗進盔甲的紛紛攘攘日逐家習舞興師。

美猴王正喜間忽對眾說道：“汝等弓弩熟諳兵器精通奈我這口刀著實榔槺不遂我意奈何？”四老猴上前啟奏道：“大王乃是仙聖凡兵是不堪用；但不知大王水裡可能去得？”悟空道：“我自聞道之後有七十二般地煞變化之功；筋斗雲有莫大的神通；善能隱身遁身起法攝法；上天有路入地有門；步日月無影入金石無礙；水不能溺火不能焚。那些兒去不得？”四猴道：“大王既有此神通我們這鐵板橋下水通東海龍宮。大王若肯下去尋著老龍王問他要件甚麼兵器卻不趁心？”悟空聞言甚喜道：“等我去來。”

好猴王跳至橋頭使一個閉水法撚著訣撲的鑽入波中分開水路徑入東洋海底。正行間忽見一個巡海的夜叉擋住問道：“那推水來的是何神聖？說個明白好通報迎接。”悟空道：“吾乃花果山天生聖人孫悟空是你老龍王的緊鄰為何不識？”那夜叉聽說急轉水晶宮傳報導：“大王外面有個花果山天生聖人孫悟空口稱是大王緊鄰將到宮也。”東海龍王敖廣即忙起身與龍子、龍孫、蝦兵、蟹將出宮迎道：“上仙請進請進。”直至宮裡相見上坐獻茶畢問道：“上仙幾時得道授何仙術？”悟空道：“我自生身之後出家修行得一個無生無滅之體。近因教演兒孫守護山洞奈何沒件兵器久聞賢鄰享樂瑤宮貝闕必有多餘神器特來告求一件。”龍王見說不好推辭即著鰥都司取出一把大捍刀奉上。悟空道：“老孫不會使刀乞另賜一件。”龍王又著鮌大尉領鱔力士抬出一捍九股叉來。悟空跳下來接在手中使了一路放下道：“輕！輕！輕！又不趁手！再乞另賜一件。”龍王笑道：“上仙你不看看。這叉有三千六百斤重哩！”悟空道：“不

趁手！不趁手！”龍王心中恐懼又著□【左“魚”右“便”】提督、鯉總兵抬出一柄畫杆方天戟那戟有七千二百斤重。悟空見了跑近前接在手中丟幾個架子撒兩個解數插在中間道：“也還輕！輕！輕！”老龍王一怕道：“上仙我宮中只有這根戟重再沒甚麼兵器了。”悟空笑道：“古人雲：‘愁海龍王沒寶哩！’你再去尋尋看。若有可意的一一奉價。”龍王道：“委的再無。”

正說處後面閃過龍婆、龍女道：“大王觀看此聖決非小可。我們這海藏中那一塊天河底的神珍鐵這幾日霞光豔豔瑞氣騰騰敢莫是該出現遇此聖也？”龍王道：“那是大禹治水之時定江海淺深的一個定子。是一塊神鐵能中何用？”龍婆道：“莫管他用不用且送與他憑他怎麼改造送出宮門便了。”老龍王依言盡向悟空說了。悟空道：“拿出來我看。”龍王搖手道：“扛不動！抬不動！須上仙親去看看。”悟空道：“在何處？你引我去。”龍王果引導至海藏中間忽見金光萬道。龍王指定道：“那放光的便是。”悟空撩衣上前摸了一把乃是一根鐵柱子約有鬥來粗二丈有餘長。他盡力兩手撾過道：“忒粗忒長些！再短細些方可用。”說畢那寶貝就短了幾尺細了一圍。悟空又顛一顛道：“再細些更好！”那寶貝真個又細了幾分。悟空十分歡喜拿出海藏看時原來兩頭是兩個金箍中間乃一段烏鐵；緊挨箍有鐫成的一行字喚做“如意金箍棒”重一萬三千五百斤。心中暗喜道：“想必這寶貝如人意！”一邊走一邊心思口念手顛著道：“再短細些更妙！”拿出外面只有二丈長短碗口粗細。

你看他弄神通丟開解數打轉水晶宮裡。唬得老龍王膽戰心驚小龍子魂飛魄散；龜鱉黿鼉皆縮頸魚蝦鼇蟹盡藏頭。悟空將寶貝執在手中坐在水晶宮殿上。對龍王笑道：“多謝賢鄰厚意。”龍王道：“不敢不敢。”悟空道：“這塊鐵雖然好用還有一說。”龍王道：“上仙還有甚說？”悟空道：“當時若無此鐵倒也罷了；如今手中既拿著他身上無衣服相趁奈何？你這裡若有披掛索性送我一件一總奉謝。”龍王道：“這個卻是沒有。”悟空道：“‘一客不犯二主。’若沒有我也定不出此門。”龍王道：“煩上仙再轉一海或者有之。”悟空又道：“‘走三家不如坐一家。’千萬告求一件。”龍王道：“委的沒有；如有即當奉承。”悟空道：“真個沒有就和你試試此鐵！”龍王慌了道：“上仙切莫動手！切莫動手！待我看舍弟處可有當送一副。”悟空道：“令弟何在？”龍王道：“舍弟乃南海龍王敖欽、北海龍王敖順、西海龍王敖閏是也。”悟空道：“我老孫不去！不去！俗語謂‘賒三不敵見二’只望你隨高就低的送一副便了。”老龍道：“不須上仙去。我這裡有一面鐵鼓一口金鐘凡有緊急事擂得鼓響撞得鐘鳴舍弟們就頃刻而至。”悟空道：“既是如此快些去擂鼓撞鐘！”真個那鼉將便去撞鐘鱉帥即來擂鼓。

少時鐘鼓響處果然驚動那三海龍王須臾來到一齊在外面會著敖欽道：“大哥有甚緊事擂鼓撞鐘？”老龍道：“賢弟！不好說！有一個花果山甚麼天生聖

人早間來認我做鄰居後來要求一件兵器獻鋼叉嫌小奉畫戟嫌輕。將一塊天河定底神珍鐵自己拿出手丟了些解數。如今坐在宮中又要索甚麼披掛。我處無有故響鐘鳴鼓請賢弟來。你們可有甚麼披掛送他一副打出門去罷了。”敖欽聞言大怒道：“我兄弟們點起兵拿他不是！”老龍道：“莫說拿！那塊鐵挽著些兒就死磕著些兒就亡挨挨皮兒破擦擦兒筋傷！”西海龍王敖閏說：“二哥不可與他動手；且只湊副披掛與他打他出了門啟表奏上上天天自誅也。”北海龍王敖順道：“說的是。我這裡有一雙藕絲步雲履哩。”西海龍王敖閏道：“我帶了一副鎖子黃金甲哩。”南海龍王敖欽道：“我有一頂鳳翅紫金冠哩。”老龍大喜引入水晶宮相見了以此奉上。悟空將金冠、金甲、雲履那穿戴停當使動如意棒一路打出去對眾龍道：“聒噪！聒噪！”四海龍王甚是不平一邊商議進表上奏不題。

你看這猴王分開水道徑回鐵板橋頭攛將上去只見四個老猴領著眾猴：都在橋邊等待。忽然見悟空跳出波外身上更無一點水濕金燦燦的走上橋來。唬得眾猴一齊跪下道：“大王好華彩耶！好華彩耶！”悟空滿面春風高登寶座將鐵棒豎在當中。那些猴不知好歹都來拿那寶貝卻便似蜻蜓撼鐵樹分毫也不能禁動。一個個咬指伸舌道：“爺爺呀！這般重虧你怎的拿來也！”悟空近前舒開手一把撾起對眾笑道：“物各有主。這寶貝鎮于海藏中也不知幾千百年可哥的今歲放光。龍王只認做是塊黑鐵又喚做天河鎮底神珍。那廝每都扛不動請我親去拿之。那時此寶有二丈多長鬥來粗細；被我撾他一把意思嫌大他就少了許多；再教小些他又小了許多；再教小些他又小了許多；急對天光看處上有一行字乃‘如意金箍棒一萬三千五百斤。’你都站開等我再叫他變一變看。”他將那寶貝顛在手中叫：“小！小！小！”即時就小做一個繡花針兒相似可以塞在耳朵裡面藏下。眾猴駭然叫道：“大王！還拿出來耍耍！”猴王真個去耳朵裡拿出托放掌上叫：“大！大！大！”即又大做鬥來粗細二丈長短。他弄到歡喜處跳上橋走出洞外將寶貝攥在手中使一個法天像地的神通把腰一躬叫聲“長！”他就長的高萬丈頭如泰山腰如峻嶺眼如閃電口似血盆牙如劍戟；手中那棒上抵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層地獄把些虎豹狼蟲滿山群怪七十二洞妖王都唬得磕頭拜禮戰兢兢魄散魂飛。霎時收了法像將寶貝還變做個繡花針兒藏在耳內複歸洞府。慌得那各洞妖王都來參賀。

此時遂大開旗鼓響振銅鑼。廣設珍饈百味滿斟椰液蒭漿與眾飲宴多時。卻又依前教演。猴王將那四個老猴封為健將；將兩個赤尻馬猴喚做馬、流二元帥；兩個通背猿猴喚做崩、芭二將軍。將那安營下寨賞罰諸事都付與四鍵將維持。他放下心日逐騰雲駕霧遨遊四海行樂千山。施武藝遍訪英豪；弄神通廣交賢友。此時又會了個七弟兄乃牛魔王、蛟魔王、鵬魔王、獅駝王、獼猴王、□【左“反犬”右“禺”】狨王連自家美猴王七個。日逐講文論武走叩、中“禿寶蓋”（“冠”頭、下“鬥”古時酒器）傳觴弦歌吹舞朝去暮回無般兒不樂。

把那個萬里之遙只當庭闈之路所謂點頭徑過三千里扭腰八百有餘程。

一日在本洞分付四健將安排筵宴請六王赴飲殺牛宰馬祭天享地著眾怪跳舞歡歌俱吃得酩酊大醉。送六王出去卻又賞勞大小頭目倚在鐵板橋邊松陰之下霎時間睡著。四健將領眾圍護不敢高聲。只見那美猴王睡裡見兩人拿一張批文上有“孫悟空”三字走近身不容分說套上繩就把美猴王的魂靈兒索了去踉踉蹌蹌直帶到一座城邊。猴王漸覺酒醒忽抬頭觀看那城上有一鐵牌牌上有三個大字乃“幽冥界”。美猴王頓然醒悟道：“幽冥界乃閻王所居何為到此？”那兩人道：“你今陽壽該終我兩人領批勾你來也。”猴王聽說道：“我老孫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已不伏他管轄怎麼朦朧又敢來勾我？”那兩個勾死人只管扯扯拉拉定要拖他進去。那猴王惱走性來耳朵中掣出寶貝幌一幌碗來粗細；略舉手把兩個勾死人打為肉醬。自解其索丟開手輪著棒打入城中。唬得那牛頭鬼東躲西藏馬面鬼南奔北跑眾鬼卒奔上森羅殿報著：“大王！禍事！禍事！外面一個毛臉雷公打將來了！”

慌得那十代冥王急整衣來著；見他相貌兇惡即排下班次應聲高叫道：“上仙留名！上仙留名！”猴王道：“你既不認得我怎麼差人來勾我？”十王道：“不敢！不敢！想是差人差了。”猴王道：“我本是花果山水簾洞天生聖人孫悟空。你等是甚麼官位？”十王躬身道：“我等是陰間天子十代冥王。”悟空道：“快報名來免打！”十王道：“我等是秦廣王、初江王、宋帝王、忤官王、閻羅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轉輪王。”悟空道：“汝等既登王位乃靈顯感應之類為何不知好歹？我老孫修仙了道與天齊壽升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為何著人拘我？”十王道：“上仙息怒。普天下同名同姓者多或是那勾死人錯走了也？”悟空道：“胡說！胡說！常言道：‘官差吏差來人不差。’你快取生死簿子來我看！”十王聞言即請上殿查看。

悟空執著如意棒徑登森羅殿上正中間南面坐上。十王即命掌案的判官取出文簿來查。那判官不敢怠慢便到司房裡捧出五六簿文書並十類簿子逐一查看。裸蟲、毛蟲、羽蟲、昆蟲、鱗介之屬俱無他名。又看到猴屬之類原來這猴似人相不入人名；似裸蟲不居國界；似走獸不伏麒麟管；似飛禽不受鳳凰轄。另有個簿子悟空親自檢閱直到那魂字一千三百五十號上方注著孫悟空名字乃天產石猴該壽三百四十二歲善終。悟空道：“我也不記壽數幾何且只消了名字便罷！取筆過來！”那判官慌忙捧筆飽掭濃墨。悟空拿過簿子把猴屬之類但有名者一概勾之。捽下簿子道：“了帳！了帳！今番不伏你管了！”一路棒打出幽冥界。那十王不敢相近都去翠雲宮同拜地藏王菩薩商量啟表奏聞上天不在話下。

這猴王打出城中忽然絆著一個草疙瘩跌了個□【左“足”右“龍”】踵猛的醒來乃是南柯一夢。才覺伸腰只聞得四健將與眾猴高叫道：“大王吃了多少

酒睡這一夜還不醒來？”悟空道：“睡還小可我夢見兩個人來此勾我把我帶到幽冥界城門之外卻才醒悟是我顯神通直嚷到森羅殿與那十王爭吵將我們的生死簿看了但有我等名號俱是我勾了都不伏那廝所轄也。”眾猴磕頭禮謝。自此山猴都有不老者以陰司無名故也。美猴王言畢前事四健將報知各洞妖王都來賀喜。不幾日六個義兄弟又來拜賀；一聞銷名之故又個個歡喜每日聚樂不提。

卻表啟那個高天上聖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一日駕坐金闕雲宮靈霄寶殿聚集文武仙卿早朝之際忽有邱弘濟真人啟奏道：“萬歲通明殿外有東海龍王敖廣進表聽天尊宣詔。”玉皇傳旨：著宣來。敖廣宣至靈霄殿下禮拜畢。旁有引奏仙童接上表文。玉皇從頭看過。表曰：

“水元下界東勝神洲東海小龍臣敖廣啟奏大天聖主玄穹高上帝君：近因花果山生、水簾洞住妖仙孫悟空者欺虐小龍強坐水宅索兵器施法施威；要披掛騁凶騁勢。驚傷水族唬走龜鼉。南海龍戰戰兢兢；西海龍淒淒慘慘；北海龍縮歸降；臣敖廣舒身下拜。獻神珍之鐵棒鳳翅之金冠與那鎖子甲、步雲履以禮送出。他仍弄武藝

顯神通但雲‘聒噪！聒噪！’果然無敵甚為難制臣今啟奏伏望聖裁。懇乞天兵收此妖孽庶使海岳清甯下元安泰。奉奏。”聖帝覽畢傳旨：“著龍神回海朕即遣將擒拿。”老龍王頓謝去。下麵又有葛仙翁天師啟奏道：“萬歲有冥司秦廣王齎奉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表文進上。”旁有傳言玉女接上表文玉皇亦從頭看過。表曰：

“幽冥境界乃地之陰司。天有神而地有鬼陰陽轉輪；禽有生而獸有死反復雌雄。生生化化孕女成男此自然之數不能易也。今有花果山水廉洞天產妖猴孫悟空逞強行兇不服拘喚。弄神通打絕九幽鬼使；恃勢力驚傷十代慈王。大鬧羅森強銷名號。致使猴屬之類無拘獼猴之畜多壽；寂滅輪回各無生死。貧僧具表冒瀆天威。伏乞調遣神兵收降此妖整理陰陽永安地府。謹奏。”玉皇覽畢傳旨：“著冥君回歸地府朕即遣將擒拿。”秦廣王亦頓謝去。

大天尊宣眾文武仙卿問曰：“這妖猴是幾年生育何代出生卻就這般有道？”一言未已班中閃出千里眼、順風耳道：“這猴乃三百年前天產石猴。當時不以為然不知這幾年在何方修煉成仙降龍伏虎強銷死籍也。”玉帝道：“那路神將下界收伏？”言未已班中閃出太白長庚星俯啟奏道：“上聖三界中凡有九竅者皆可修仙。奈此猴乃天地育成之體日月孕就之身他也頂天履地服露餐霞；今既修成仙道有降龍伏虎之能與人何以異哉？臣啟陛下可念生化之慈恩降一道招安聖旨把他宣來上屆授他一個大小官職與他籍名在籙拘束此間若受天命後再升賞；若違天命就此擒拿。一則不動眾勞師二則收仙有道也。”玉帝聞言

甚喜道：“依卿所奏。”即著文曲星官修詔著太白金星招安。

金星領了旨出南天門外按下祥雲直至花果山水簾洞。對眾小猴道：“我乃天差天使有聖旨在此請你大王上屆快快報知！”洞外小猴一層層傳至洞天深處道：“大王外面有一老人背著一角文書言是上天差來的天使有聖旨請你也。”美猴王聽得大喜道：“我這兩日正思量要上天走走卻就有天使來請。”叫：“快請進來！”猴王急整衣冠門外迎接。金星徑入當中面南立定道：“我是西方太白金星奉玉帝招安聖旨下界請你上天拜受仙錄。”悟空笑道：“多感老星降臨。”教：“小的們！安排筵宴款待。”金星道：“聖旨在身不敢久留；就請大王同往待榮遷之後再從容敘也。”悟空道：“承光顧空退！空退！”即喚四健將分付：“謹慎教演兒孫待我上天去看看路卻好帶你們上去同居住也。”四健將領諾。這猴王與金星縱起雲頭升在空霄之上正是那：高遷上品天仙位名列雲班寶錄中。畢竟不知授個甚麼官爵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官封弼馬心何足 名注齊天意未寧

那太白金星與美猴王同出了洞天深處一齊駕雲而起。原來悟空筋斗雲比眾不同十分快疾把個金星撇在腦後先至南天門外。正欲收雲前進被增長天王領著龐、劉、苟、畢、鄧、辛、張、陶一路大力天丁槍刀劍戟擋住天門不肯放進。猴王道：“這個金星老兒乃奸詐之徒！既請老孫如何教人動刀動槍阻塞門路？”正嚷間金星倏到。悟空就覿面狠道：“你這老兒怎麼哄我？被你說奉玉帝招安旨意來請卻怎麼教這些人阻住天門不放老孫進去？”金星笑道：“大王息怒。你自來未曾到此天堂卻又無名眾天丁又與你素不相識他怎肯放你擅入？等如今見了天尊授了仙錄注了官名向後隨你出入誰複擋也？”悟空道：“這等說也罷我不進去了。”金星又用手扯住道：“你還同我進去。”

將近天門金星高叫道：“那天門天將大小吏兵放開路者。此乃下界仙人我奉玉帝聖旨宣他來也。”這增長天王與眾天丁俱才斂兵退避。猴王始信其言。同金星緩步入裡觀看。真個是：

初登上界乍入天堂。金光萬道滾紅霓瑞氣千條噴紫霧。只見那南天門碧沉沉琉璃造就；明幌幌寶玉妝成。兩邊擺數十員鎮天元帥一員員頂梁靠柱持銑擁旄；四下列十數個金甲神人一個個執戟懸鞭持刀仗劍。外廂猶可入內驚人：裡壁廂有幾根大柱柱上纏繞著金鱗耀日赤須龍；又有幾座長橋橋上盤旋著彩羽淩空丹頂鳳。

明霞幌幌映天光碧霧濛濛遮門口。這天上有三十三座天宮乃遣雲宮、毗沙宮、五明宮、太陽宮、花藥宮、……一宮宮脊吞金穩獸；又有七十二重寶殿乃

朝會殿、淩虛殿、寶光殿、天王殿、靈官殿、……一殿殿柱列玉麒麟。壽星臺上有千千年不卸的名花；煉藥爐邊有萬萬載常青的繡草。又至那朝聖樓前絳紗衣星辰燦爛；芙蓉冠金璧輝煌。玉簪珠履紫綬金章。金鐘撞動三曹神表進丹墀；天鼓鳴時萬聖朝王參玉帝。又至那靈霄寶殿金釘攢玉戶彩鳳舞朱門。

複道回廊處處玲瓏剔透；三簷四簇層層龍鳳翱翔。上面有個紫巍巍明幌幌圓丟丟亮灼灼大金葫蘆頂；下麵有天妃懸掌扇玉女捧仙巾。惡狠狠掌朝的天將；氣昂昂護駕的仙卿。正中間琉璃盤內放許多重重疊疊太乙丹；瑪瑙瓶中插幾枝彎彎曲曲珊瑚樹。正是天宮異物般般有世上如他件件無。金闕銀鑾並紫府琪花瑤草暨瓊葩。朝王玉兔壇邊過參聖金烏著底飛。猴王有分來天境不墮人間點污泥。

太白金星領著美猴王到於靈霄殿外。不等宣詔直至御前朝上禮拜。悟空挺身在旁且不朝禮但側耳以聽金星啟奏。金星奏道：“臣領聖旨已宣妖仙到了。”玉帝垂簾問曰：“那個是妖仙？”悟空卻才躬身答道：“老孫便是！”仙卿們都大驚失色道：“這個野猴！怎麼不拜伏參見輒敢這等答應道：‘老孫便是！’卻該死了！該死了！”玉帝傳旨道：“那孫悟空乃下界妖仙初得人身不知朝禮且姑恕罪。”眾仙卿叫聲“謝恩！”猴王卻才朝上唱個大喏。玉帝宣文選武選仙卿看那處少甚官職著孫悟空去除授。旁邊轉過武曲星君啟奏道：“天宮裡各宮各殿各方各處都不少官只是禦馬監缺個正堂管事。”玉帝傳旨道：“就除他做個‘弼馬溫’罷。”眾臣叫謝恩他也只朝上唱個大喏。玉帝又差木德星君送他去禦馬監到任。

當時猴王歡歡喜喜與木德星官徑去到任。事畢木德星官回宮。他在監裡會聚了監丞、監副、典簿、力士大小官員人等查明本監事務止有天馬千匹。乃是：

驊騮騏驥騄駬纖離；龍媒紫燕挾翼驌驦；駃騠銀騧騕褭飛黃；騊駼翻羽赤兔光；逾輝彌景騰霧勝黃；追風絕地飛翻奔霄；逸飄赤電銅爵浮雲；驄瓏虎〔馬刺〕絕塵紫鱗；四極大宛八駿九逸千里絕群：——此等良馬一個個嘶風逐電精神壯踏霧登雲氣力長。

這猴王查看了文簿點明了馬數。本監中典簿管征備草料；力士官管刷洗馬匹、紮草、飲水、煮料；監丞、監副輔佐催辦；弼馬晝夜不睡滋養馬匹。日間舞弄猶可夜間看管殷勤但是馬睡的趕起來吃草；走的捉將來靠槽。那些天馬見了他泯耳攢蹄倒養得肉膘肥滿。不覺的半月有餘一朝閒暇眾監官都安排酒席一則與他接風二則與他賀喜。

正在歡飲之間猴王忽停杯問曰：“我這‘弼馬溫’是個甚麼官銜？”眾曰：“官名就是此了。”又問：“此官是個幾品？”眾道：“沒有品從。”猴王道：“沒品想是大之極也。”眾道：“不大不大只喚做‘未入流’。”猴王道：“怎麼叫做‘未入流’？”眾道：“末等。這樣官兒最低最小只可與他看馬。似堂尊到任之後這等殷勤喂得馬肥只落得道聲‘好’字如稍有些尪羸還要見責；再十分傷損還要罰贖問罪。”猴王聞此不覺心頭火起咬牙大怒道：“這般藐視老孫！老孫在花果山稱王稱祖怎麼哄我來替他養馬？養馬者乃後生小輩下賤之役豈是待我的？不做他！不做他！我將去也！”忽喇的一聲把公案推倒耳中取出寶貝幌一幌碗來粗細一路解數直打出禦馬監徑至南天門。眾天丁知他受了仙錄乃是個弼馬溫不敢阻當讓他打出天門去了。

須臾按落雲頭回至花果山上。只見那四健將與各洞妖王在那裡操演兵卒。這猴王厲聲高叫道：“小的們！老孫來了！”一群猴都來叩頭迎接進洞天深處請猴王高登寶位一壁廂辦酒接風都道：“恭喜大王上界去十數年想必得意榮歸也？”猴王道：“我才半月有餘那裡有十數年？”眾猴道：“大王你在天上不覺時辰。天上一日就是下界一年哩。請問大王官居何職？”猴王搖手道：“不好說！不好說！活活的羞殺人！那玉帝不會用人他見老孫這般模樣封我做個甚麼‘弼馬溫’原來是與他養馬未入流品之類。我初到任時不知只在禦馬監中頑耍。及今日問我同寮始知是這等卑賤。老孫心中大惱推倒席面不受官銜因此走下來了。”眾猴道：“來得好！來得好！大王在這福地洞天之處為王多少尊重快樂怎麼肯去與他做馬夫？”教：“小的們！快辦酒來與大王釋悶。”

正飲酒歡會間有人來報導：“大王門外有兩個獨角鬼王要見大王。”猴王道：“教他進來。”那鬼王整衣跑入洞中倒身下拜。美猴王問他：“你見我何干？”鬼王道：“久聞大王招賢無由得見；今見大王授了天錄得意榮歸特獻赭黃袍一件與大王稱慶。肯不棄鄙賤收納小人亦得效犬馬之勞。”猴王大喜將赭黃袍穿起眾等欣然排班朝拜即將鬼王封為前部總督先鋒。鬼王謝恩畢複啟道：“大王在天許久所授何職？”猴王道：“玉帝輕賢封我做個甚麼‘弼馬溫’！”鬼王聽言又奏道：“大王有此神通如何與他養馬？就做個‘齊天大聖’有何不可？”猴王聞說歡喜不勝連道幾個“好！好！好！”教四健將：“就替我快置個旌旗旗上寫‘齊天大聖’四大字立竿張掛。自此以後只稱我為齊天大聖不許再稱大王。亦可傳與各洞妖王一體知悉。”此不在話下。

卻說那玉帝次日設朝只見張天師引禦馬監監丞、監副在丹墀下拜奏道：“萬歲新任弼馬溫孫悟空因嫌官小昨日反下天宮去了。”正說間又見南天門外增長天王領眾天丁亦奏道：“弼馬溫不知何故走出天門去了。”玉帝聞言即傳旨：“著兩路神元各歸本職朕遣天兵擒拿此怪。”班部中閃上托塔李天王與哪吒三太子越班奏上道：“萬歲微臣不才請旨降此妖怪。”玉帝大喜即封托塔天

王李靖為降魔大元帥哪吒三太子為三壇海會大神即刻興師下界。

李天王與哪吒叩頭謝辭徑至本宮點起三軍帥眾頭目著巨靈神為先鋒魚肚將掠後藥叉將催兵。一霎時出南天門外徑來到花果山。選平陽處安了營寨傳令教巨靈神挑戰。巨靈神得令結束整齊輪著宣花斧到了水簾洞外。只見小洞門外許多妖魔都是些狼蟲虎豹之類丫丫叉叉輪槍舞劍在那裡跳鬥咆哮。這巨靈神喝道：“那業畜！快早去報與弼馬溫知道吾乃上天大將奉玉帝旨意到此收伏；教他早早出來受降免致汝等皆傷殘也。”那些怪奔奔**傳報洞中道：“禍事了！禍事了！”猴王問：“有甚禍事？”眾妖道：“門外有一員天將口稱大聖官銜道：奉玉帝聖旨來此收伏；教早早出去受降免傷我等性命。”猴王聽說教：“取我披掛來！”就戴上紫金冠貫上黃金甲登上步雲鞋手執如意金箍棒領眾出門擺開陣勢。這巨靈神睜睛觀看真好猴王：

身穿金甲亮堂堂頭戴金冠光映映。手舉金箍棒一根足踏雲鞋皆相稱。

一雙怪眼似明星兩耳過肩查又硬。挺挺身才變化多聲音響亮如鐘磬。

尖嘴諮牙弼馬溫心高要做齊天聖。

巨靈神厲聲高叫道：“那潑猴！你認得我麼？”大聖聽言急問道：“你是那路毛神老孫不曾會你你快報名來。”巨靈神道：“我把你那欺心的猢猻！你是認不得我！我乃高上神靈托塔李天王部下先鋒巨靈天將！今奉玉帝聖旨到此收降你。你快卸了裝束歸順天恩免得這滿山諸畜遭誅；若道半個‘不’字教你頃刻化為齏粉！”猴王聽說心中大怒道：“潑毛神休誇大口少弄長舌！我本待一棒打死你恐無人去報信；且留你性命快早回天對玉皇說：他甚不用賢！老孫有無窮的本事為何教我替他養馬？你看我這旌旗上字型大小。若依此字型大小升官我就不動刀兵自然的天地清泰；如若不依時間就打上靈霄寶殿教他龍床定坐不成！”這巨靈神聞此言急睜睛迎風觀看果見門外豎一高竿竿上有旌旗一面上寫著“齊天大聖”四大字。巨靈神冷笑三聲道：“這潑猴這等不知人事輒敢無狀你就要做齊天大聖！好好的吃吾一斧！”劈頭就砍將去。那猴王正是會家不忙將金箍棒應手相迎。這一場好殺：

棒名如意斧號宣花。他兩個乍相逢不知深淺；斧和棒左右交加。一個暗藏神妙一個大口稱誇。使動法噴雲噯霧；展開手播土揚沙。天將神通就有道猴王變化實無涯。棒舉卻如龍戲水斧來猶似鳳穿花。巨靈名望傳天下原來本事不如他；大聖輕輕輪鐵棒著頭一下滿身麻。巨靈神抵敵他不住被猴王劈頭一棒慌忙將斧架隔呵嚓的一聲把個斧柄打做兩截急撤身敗陣逃生。猴王笑道：“膿包！膿包！我已饒了你你快去報信！快去報信！”

巨靈神回至營門徑見托塔天王忙哈哈下跪道：“弼馬溫果是神通廣大！末將戰他不得敗陣回來請罪。”李天王怒道：“這廝銼吾銳氣推出斬之！”旁邊閃出哪吒太子拜告：“父王息怒且恕巨靈之罪待孩兒出師一遭便知深淺。”天王聽諫且教回營待罪管事。

這哪吒太子甲胄齊整跳出營盤撞至水簾洞外。那悟空正來收兵見哪吒來的勇猛。好太子：

總角才遮囟披毛未蓋肩。神奇多敏悟骨秀更清妍。誠為天上麒麟子果是煙霞彩鳳仙。龍種自然非俗相妙齡端不類塵凡。身帶六般神器械飛騰變化廣無邊。今受玉皇金口詔敕射海會號三壇。悟空迎近前來問曰：“你是誰家小哥？闖近吾門有何事幹？”哪吒喝道：“潑妖猴！豈不認得我？我乃托塔天王三太子哪吒是也。今奉玉帝欽差至此捉你。”悟空笑道：“小太子你的奶牙尚未退胎毛尚未幹怎敢說這般大話？我且留你的性命不打你。你只看我旌旗上的是甚麼字型大小拜上玉帝：是這般官銜再也不須動眾我自皈依；若是不遂我心定要打上靈霄寶殿。”哪吒抬頭看處乃“齊天大聖”四字。哪吒道：“這妖猴能有多大神通就敢稱此名號！不要怕！吃吾一劍！”悟空道：“我只站下不動任你砍幾劍罷。”那哪吒奮怒大喝一聲叫“變！”即變做三頭六臂惡狠狠手持著六般兵器乃是斬妖劍、砍妖刀、縛妖索、降妖杵、繡球兒、火輪兒丫丫叉叉撲面打來。悟空見了心驚道：“這小哥倒也會弄些手段！莫無禮看我神通！”好大聖喝聲“變”也變做三頭六臂；把金箍棒幌一幌也變作三條；六隻手拿著三條棒架住。這場鬥真是個地動山搖好殺也：

六臂哪吒太子天生美石猴王相逢真對手正遇本源流。那一個蒙差來下界這一個欺心鬧鬥牛。斬妖寶劍鋒芒快砍妖刀狠鬼神愁；縛妖索子如飛蟒降妖大杵似狼頭；火輪掣電烘烘豔往往來來滾繡球。大聖三條如意棒前遮後擋運機謀。苦爭數合無高下太子心中不肯休。把那六件兵器多教變百千萬億照頭丟。猴王不懼呵呵笑鐵棒翻騰自運籌。以一化千千化萬滿空亂舞賽飛虬。唬得各洞妖王都閉戶遍山鬼怪盡藏頭。神兵怒氣雲慘慘金箍鐵棒響颼颼。那壁廂天丁吶喊人人怕；這壁廂猴怪搖旗個個憂。狠兩家齊鬥勇

不知那個剛強那個柔。三太子與悟空各騁神威鬥了個三十回合。那太子六般兵器變做千千萬萬；孫悟空金箍棒變作萬萬千千。半空中似雨點流星不分勝負。原來悟空手疾眼快正在那混亂之時他拔下一根毫毛叫聲“變！”就變做他的本相手挺著棒演著哪吒；他的真身卻一縱趕至哪吒腦後著左膊上一棒打來。哪吒正使法間聽得棒頭風響急躲閃時不能措手被他著了一下負痛逃走；收了法把六件兵器依舊歸身敗陣而回。

那陣上李天王早已看見急欲提兵助戰。不覺太子倏至面前戰兢兢報導：“父王！弼馬溫真個有本事！孩兒這般法力也戰他不過已被他打傷膊也。”天王大驚失色道：“這廝恁的神通如何取勝？”太子道：“他洞門外豎一竿旗上寫‘齊天大聖’四字親口誇稱教玉帝就封他做齊天大聖萬事俱休；若還不是此號定要打上靈霄寶殿哩！”天王道：“既然如此且不要與他相持且去上界將此言回奏再多遣天兵圍捉這廝未為遲也。”太子負痛不能複戰故同天王回天啟奏不題。

你看那猴王得勝歸山那七十二洞妖王與那六弟兄俱來賀喜。在洞天福地飲樂無比。他卻對六弟兄說：“小弟既稱齊天大聖你們亦可以大聖稱之。”內有牛魔王忽然高聲叫道：“賢弟言之有理我即稱做個平天大聖。”蛟魔王道：“我稱覆海大聖。”鵬魔王道：“我稱混天大聖。”獅犬它王道：“我稱移山大聖。”獼猴王道：“我稱通風大聖。”犬狨王道：“我稱驅神大聖。”此時七大聖自作自為自稱自號耍樂一日各散訖。

卻說那李天王與三太子領著眾將直至靈霄殿。啟奏道：“臣等奉聖旨出師下界收伏妖仙孫悟空不期他神通廣大不能取勝仍望萬歲添兵剿除。”玉帝道：“諒一妖猴有多少本事還要添兵？”太子又近前奏道：“望萬歲赦臣死罪！那妖猴使一條鐵棒先敗了巨靈神又打傷臣臂膊。洞門外立一竿旗上書‘齊天大聖’四字道是封他這官職即便休兵來投；若不是此官還要打上靈霄寶殿也。”玉帝聞言驚訝道：“這妖猴何敢這般狂妄！著眾將即刻誅之。”正說間班部中又閃出太白金星奏道：“那妖猴只知出言不知大小。欲加兵與他爭鬥想一時不能收伏反又勞師。不若萬歲大舍恩慈還降招安旨意就教他做個齊天大聖。只是加他個空銜有官無祿便了。”玉帝道：“怎麼喚做‘有官無祿’？”金星道：“名是齊天大聖只不與他事管不與他俸祿且養在天壤之間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庶乾坤安靖海宇得清寧也。”玉帝聞言道：“依卿所奏。”即命降了詔書仍著金星領去。

金星複出南天門直至花果山水簾洞外觀看。這番比前不同威風凜凜殺氣森森各樣妖精無般不有。一個個都執劍拈槍拿刀弄杖的在那裡咆哮跳躍。一見金星皆上前動手。金星道：“那眾頭目來！累你去報你大聖知之。吾乃上帝遣來天使有聖旨在此請他。”眾妖即跑入報導：“外面有一老者他說是上界天使有旨意請你。”悟空道：“來得好！來得好！想是前番來的那太白金星。那次請我上界雖是官爵不堪卻也天上走了一次認得那天門內外之路。今番又來定有好意。”教眾頭目大開旗鼓擺隊迎接。大聖即帶引群猴頂冠貫甲甲上罩了赭黃袍足踏雲履急出洞門躬身施禮高叫道：“老星請進恕我失迎之罪。”

金星趨步向前徑入洞內面南立著道：“今告大聖前者因大聖嫌惡官小躲離禦馬監當有本監中大小官員奏了玉帝。玉帝傳旨道：‘凡授官者皆由卑而尊為何嫌小？’即有李天王領哪吒下界取戰。不知大聖神通故遭敗北回天奏道：‘大聖立一竿旗要做“齊天大聖”。’眾武將還要支吾是老漢力為大聖冒罪奏聞免興師旅請大王授錄。玉帝准奏因此來請。”悟空笑道：“前番勤勞今又蒙愛多謝！多謝！但不知上天可有此‘齊天大聖’之官銜也？”金星道：“老漢以此銜奏准方敢嶺旨而來；如有不遂只坐罪老漢便是。”

悟空大喜懇留飲宴不肯遂與金星縱著祥雲到南天門外。那些天丁天將都拱手相迎。徑入靈霄殿下。金星拜奏道：“臣奉詔宣弼馬溫孫悟空已到。”玉帝道：“那孫悟空過來。今宣你做個‘齊天大聖’官品極矣但切不可胡為。”這猴亦止朝上唱個喏道聲謝恩。玉帝即命工幹官——張、魯二班——在蟠桃園右起一座齊天大聖府府內設個二司：一名安靜司一名甯神司。司俱有仙吏左右扶持。又差五鬥星君送悟空去到任外賜禦酒二瓶金花十朵著他安心定志再勿胡為。那猴王信受奉行即日與五鬥星君到府打開酒瓶同眾盡飲。送星官回轉本宮他才遂心滿意喜地歡天在於天宮快樂無掛無礙。正是：仙名永注長生錄不墮輪回萬古傳。畢竟不知向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亂蟠桃大聖偷丹 反天宮諸神捉怪

話表齊天大聖到底是個妖猴更不知官銜品從也不較俸祿高低但只注名便了。那齊天府下二司仙吏早晚扶侍只知日食三餐夜眠一榻無事牽縈自由自在。閒時節會友游宮交朋結義。見三清稱個“老”字；逢四帝道個“陛下”。與那九曜星、五方將、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方五老、普天星相、河漢群神俱只以弟兄相待彼此稱呼。今日東遊明日西蕩雲去雲來行蹤不定。

一日玉帝早朝班部中閃出許旌陽真人俯囟啟奏道：“今有齊天大聖無事閒遊結交天上眾星宿不論高低俱稱朋友。恐後閑中生事不若與他一件事管庶免別生事端。”玉帝聞言即時宣詔。那猴王欣欣然而至道：“陛下詔老孫有何升賞？”玉帝道：“朕見你身閑無事與你件執事。你且權管那蟠桃園早晚好生在意。”大聖歡喜謝恩朝上唱喏而退。

他等不得窮忙即入蟠桃園內查勘。本園中有個土地攔住問道：“大聖何往？”大聖道：“吾奉玉帝點差代管蟠桃園今來查勘也。”那土地連忙施禮即呼那一班鋤樹力士、運水力士、修桃力士、打掃力士都來見大聖磕頭引他進去。但見那：

夭夭灼灼顆顆株株。夭夭灼灼花盈樹顆顆株株果壓枝。果壓枝頭垂錦彈花

盈樹上簇胭脂。時開時結千年熟無夏無冬萬載遲。先熟的酡顏醉臉；還生的帶蒂青皮。凝煙肌帶綠映日顯丹姿。樹下奇葩並異卉四時不謝色齊齊。左右樓臺並館舍盤空常見罩雲霓。

不是玄都凡俗種瑤池王母自栽培。大聖看玩多時問土地道：“此樹有多少株數？”土地道：“有三千六百株：前面一千二百株花微果小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道體健身輕。中間一千二百株層花甘實六千年一熟人吃了霞舉飛升長生不老。後面一千二百株紫紋緗核九千年一熟人吃了與天地齊壽日月同庚。”大聖聞言歡喜無任當日查明了株數點看了亭閣回府。自此後三五日一次賞玩也不交友也不他遊。

一日見那老樹枝頭桃熟大半他心裡要吃個嘗新。奈何本園土地、力士並齊天府仙吏緊隨不便。忽設一計道：“汝等且出門外伺候讓我在這亭上少憩片時。”那眾仙果退。只見那猴王脫了冠著服爬上大樹揀那熟透的大桃摘了許多就在樹枝上自在受用。吃了一飽卻跳下來簪冠著服喚眾等儀從回府。遲三二日又去設法偷桃盡他享用。

一朝王母娘娘設宴大開寶閣瑤池中做“蟠桃勝會”即著那紅衣仙女、素衣仙女、青衣仙女、皂衣仙女、紫衣仙女、黃衣仙女、綠衣仙女各頂花籃去蟠桃園摘桃建會。七衣仙女直至園門只見蟠桃園土地、力士同齊天府二司仙吏都在那裡把門。仙女近前道：“我等奉王母懿旨到此攜桃設宴。”土地道：“仙娥且住。今歲不比往年了玉帝點差齊天大聖在此督理須是報大聖得知方敢開園。”仙女道：“大聖何在？”土地道：“大聖在園內因困倦自家在亭子上睡哩。”仙女道：“既如此尋他去來不可延誤。”土地即與同進。尋至花亭不見只有衣冠在亭不知何往。四下裡都沒尋處。原來大聖耍了一會吃了幾個桃子變做二寸長的個人兒在那大樹梢頭濃葉之下睡著了。七衣仙女道：“我等奉旨前來尋不見大聖怎敢空回？”旁有仙吏道：“仙娥既奉旨來不必遲疑。我大聖閒遊慣了想是出園會友去了。汝等且去摘桃我們替你回話便是。”那仙女依言入樹林之下摘桃。先在前樹摘了二籃又在中樹摘了三籃；到後樹上摘取只見那樹上花果稀疏止有幾個毛蒂青皮的。原來熟的都是猴王吃了。七仙女張望東西只見南枝上止有一個半紅半白的桃子。青衣女用手扯下枝來紅衣女摘了卻將枝子望上一放。原來那大聖變化了正睡在此枝被他驚醒。大聖即現本相耳朵內掣出金箍棒幌一幌碗來粗細咄的一聲道：“你是那方怪物敢大膽偷摘我桃！”慌得那七仙女一齊跪下道：“大聖息怒。我等不是妖怪乃王母娘娘差來的七衣仙女摘取仙桃大開寶閣做‘蟠桃勝會’。適至此間先見了本園土地等神尋大聖不見。我等恐遲了王母懿旨是以等不得大聖故先在此摘桃萬望恕罪。”大聖聞言回嗔作喜道：“仙娥請起。王母開閣設宴請的是誰？”仙女道：“上會自有舊規。請的是西天佛老、菩薩、羅漢南方南極觀音東方崇恩聖帝十洲三島仙翁北

方北極玄靈中央黃極黃角大仙這個是五方五老。還有五鬥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眾中八洞玉皇、九壘、海岳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世地仙。各宮各殿大小尊神俱一齊赴蟠桃嘉會。”大聖笑道：“可請我麼？”仙女說：“不曾聽得說。”大聖道：“我乃齊天大聖就請我老孫做個尊席有何不可？”仙女道：“此是上會會規今會不知如何。”大聖道：“此言也是難怪汝等。你且立下待老孫先去打聽個消息看可請老孫不請。”

好大聖撚著訣念聲咒語對眾仙女道：“住！住！住！”這原來是個定身法把那七衣仙女一個個睖睖睜睜白著眼都站在桃樹之下。大聖縱朵祥雲跳出園內竟奔瑤池路上而去。正行時只見那壁廂：

一天瑞靄光搖曳五色祥雲飛不絕。白鶴聲鳴振九皋紫芝色秀分千葉。

中間現出一尊仙相貌天然丰采別。神舞虹霓幌漢霄腰懸寶錄無生滅。

名稱赤腳大羅仙特赴蟠桃添壽節。那赤腳大仙覿面撞見大聖大聖低頭定計賺哄真仙他要暗去赴會卻問：“老道何往？”大仙道：“蒙王母見招去赴蟠桃嘉會。”大聖道：“老道不知。玉帝因老孫筋斗雲疾著老孫五路邀請列位先至通明殿下演禮後方去赴宴。”大仙是個光明正大之人就以他的誑語作真。道：“常年就在瑤池演禮謝恩如何先去通明殿演禮方去瑤池赴會？”無奈只得撥轉祥雲徑往通明殿去了。

大聖駕著雲念聲咒語搖身一變就變做赤腳大仙模樣前奔瑤池。不多時直至寶閣按住雲頭輕輕移步走入裡面。只見那裡：

瓊香繚繞瑞靄繽紛瑤台鋪彩結寶閣散氤氳。鳳翥鸞騰形縹緲金花玉萼影浮沉。上排著九鳳丹霞辰八寶紫霓墩。五彩描金桌千花碧玉盆。桌上有龍肝和鳳髓熊掌與猩唇。珍饈百味般般美異果嘉肴色色新。

那裡鋪設得齊齊整整卻還未有仙來。這大聖點看不盡忽聞得一陣酒香撲鼻；忽轉頭見右壁廂長廊之下有幾個造酒的仙官盤糟的力士領幾個運水的道人燒火的童子在那裡洗缸刷甕已造成了玉液瓊漿香醪佳釀。大聖止不住口角流涎就要去吃奈何那些人都在這裡。他就弄個神通把毫毛拔下幾根丟入口中嚼碎噴將出去念聲咒語叫“變！”即變做幾個瞌睡蟲奔在眾人臉上。你看那夥人手軟頭低閉眉合眼丟了執事都去盹睡。大聖卻拿了些百味珍饈佳餚異品走入長廊裡面就著缸挨著甕放開量痛飲一番。吃勾了多時酕醄醉了。自揣自摸道：“不好！不好！再過會請的客來卻不怪我？一時拿住怎生是好？不如早回府中睡去也。”

好大聖：搖搖擺擺仗著酒任情亂撞一會把路差了；不是齊天府卻是兜率天宮。一見了頓然醒悟道：“兜率宮是三十三天之上乃離恨天太上老君之處如何錯到此間？——也罷！也罷！一向要來望此老不曾得來今趁此殘步就望他一望也好。”即整衣撞進去那裡不見老君四無人跡。原來那老君與燃燈古佛在三層高閣朱陵丹臺上講道眾仙童、仙將、仙官、仙吏都侍立左右聽講。這大聖直至丹房裡面尋訪不遇但見丹灶之旁爐中有火。爐左右安放著五個葫蘆葫蘆裡都是煉就的金丹。大聖喜道：“此物乃仙家之至寶老孫自了道以來識破了內外相同之理也要些金丹濟人不期到家無暇；今日有緣卻又撞著此物趁老子不在等我吃他幾丸嘗新。”他就把那葫蘆都傾出來就都吃了如吃炒豆相似。

一時間丹滿酒醒又自己揣度道：“不好！不好！這場禍比天還大；若驚動玉帝性命難存。走！走！走！不如下界為王去也！”他就跑出兜率宮不行舊路從西天門使個隱身法逃去。即按雲頭回至花果山界。但見那旌旗閃灼戈戟光輝原來是四健將與七十二洞妖王在那裡演習武藝。大聖高叫道：“小的們！我來也！”眾怪丟了器械跪倒道：“大聖好寬心！丟下我等許久不來相顧！”大聖道：“沒多時！沒多時！”且說且行徑入洞天深處。四健將打掃安歇叩頭禮拜畢。俱道：“大聖在天這百十年實受何職？”大聖笑道：“我記得才半年光景怎麼就說百十年話？”健將道：“在天一日即在下方一年也。”大聖道：“且喜這番玉帝相愛果封做‘齊天大聖’起一座齊天府又設安靜、甯神二司司設仙吏侍衛。向後見我無事著我看管蟠桃園。近因王母娘娘設‘蟠桃大會’未曾請我是我不待他請先赴瑤池把他那仙品、仙酒都是我偷吃了。走出瑤池踉踉蹌蹌誤入老君宮闕又把他五個葫蘆金丹也偷吃了。但恐玉帝見罪方才走出天門來也。”

眾怪聞言大喜。即安排酒果接風將椰酒滿斟一石碗奉上大聖喝了一口即諮牙咧嘴道：“不好吃！不好吃！”崩、巴二將道：“大聖在天宮吃了仙酒、仙肴是以椰酒不甚美口。常言道：‘美不美鄉中水。’”大聖道：“你們就是‘親不親故鄉人。’我今早在瑤池中受用時見那長廊之下有許多瓶罐都是那玉液瓊漿。你們都不曾嘗著。待我再去偷他幾瓶回來你們各飲半杯一個個也長生不老。”眾猴歡喜不勝。大聖即出洞門又翻一筋斗使個隱身法徑至蟠桃會上。進瑤池宮闕只見那幾個造酒、盤糟、運水、燒火的還鼾睡未醒。他將大的從左右脅下挾了兩個兩手提了兩個即撥轉雲頭回來會眾猴在於洞中就做個“仙酒會”各飲了幾杯快樂不題。

卻說那七衣仙女自受了大聖的定身法術一周天方能解脫。各提花籃回奏王母說道：“齊天大聖使法術困住我等故此來遲。”王母問道：“你等摘了多少蟠桃？”仙女道：“只有兩籃小桃三籃中桃。至後面大桃半個也無想都是大聖

偷吃了。及正尋間不期大聖走將出來行兇挖打又問設宴請誰。我等把上會事說了一遍他就定住我等不知去向。只到如今才得醒解回來。”

王母聞言即去見玉帝備陳前事。說不了又見那造酒的一班人同仙官等來奏：“不知甚麼人攪亂了‘蟠桃大會’偷吃了玉液瓊漿其八珍百味亦俱偷吃了。”又有四個大天師來奏上：“太上道祖來了。”玉帝即同王母出迎。老君朝禮畢道：“老道宮中煉了些‘九轉金丹’伺候陛下做‘丹元大會’不期被賊偷去特啟陛下知之。”玉帝見奏悚懼。少時又有齊天府仙吏叩頭道：“孫大聖不守執事自昨日出遊至今未轉更不知去向。”玉帝又添疑思。只見那赤腳大仙又俯囟上奏道：“臣蒙王母詔昨日赴會偶遇齊天大聖對臣言萬歲有旨著他邀臣等先赴通明殿演禮方去赴會。臣依他言語即返至通明殿外不見萬歲龍車鳳輦又急來此俟候。”玉帝越大驚道：“這廝假傳旨意賺哄賢卿快著糾察靈官緝訪這廝蹤跡！”

靈官領旨即出殿遍訪盡得其詳細。回奏道：“攪亂天宮者乃齊天大聖也。”又將前事盡訴一番。玉帝大惱。即差四大天王協同李天王並哪吒太子點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方揭諦、四值功曹、東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嶽四瀆、普天星相共十萬天兵布一十八架天羅地網下界去花果山圍困定捉獲那廝處治。眾神即時興師離了天宮。這一去但見那：

黃風滾滾遮天暗紫霧騰騰罩地昏。只為妖猴欺上帝致令眾聖降凡塵。四大天王五方揭諦：四大天王權總制五方揭諦調多兵。李托塔中軍掌號惡哪吒前部先鋒。羅猴星為頭檢點計都星隨後崢嶸。太陰星精神抖擻太陽星照耀分明。五行星偏能豪傑九曜星最喜相爭。元辰星子午卯酉一個個都是大力天丁。五瘟五嶽東西擺六丁六甲左右行。四瀆龍神分上下二十八宿密層層。角亢氐房為總領奎婁胃昴慣翻騰。鬥牛女虛危室壁心尾箕星個個能井鬼柳星張翼軫輪槍舞劍顯威靈。停雲降霧臨凡世花果山前紮下營。

詩曰：

天產猴王變化多偷丹偷酒樂山窩。

只因攪亂蟠桃會十萬天兵布網羅。

當時李天王傳了令著眾天兵紮了營把那花果山圍得水泄不通。上下布了十八架天羅地網先差九曜惡星出戰。九曜即提兵徑至洞外只見那洞外大小群猴跳躍頑耍。星官厲聲高叫道：“那小妖！你那大聖在那裡？我等乃上界差調的天神到此降你這造反的大聖。教他快快來歸降；若道半個‘不’字教汝等一概遭

誅！”那小妖慌忙傳入道：“大聖禍事了！禍事了！外面有九個凶神口稱上界來的天神收降大聖。”

那大聖正與七十二洞妖王並四健將分飲仙酒一聞此報公然不理道：“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門前是與非！”說不了一起小妖又跳來道：“那九個凶神惡言潑語在門前罵戰哩！”大聖笑道：“莫睬他。‘詩酒且圖今日樂功名休問幾時成。’”說猶未了又一起小妖來報：“爺爺！那九個凶神已把門打破了殺進來也！”大聖怒道：“這潑毛神老大無禮！本來不與他計較如何上門來欺我？”即命獨角鬼王領帥七十二洞妖王出陣老孫領四健將隨後。那鬼王疾帥妖兵出門迎敵卻被九曜惡星一齊掩殺抵住在鐵板橋頭莫能得出。

正嚷間大聖到了。叫一聲“開路！”掣開鐵棒幌一幌碗來粗細丈二長短丟開架子打將出來。九曜星那個敢抵一時打退。那九曜星立住陣勢道：“你這不知死活的弼馬溫！你犯了十惡之罪先偷桃後偷酒攪亂了蟠桃大會又竊了老君仙丹又將禦酒偷來此處享樂。你罪上加罪豈不知之？”大聖笑道：“這幾樁事實有！實有！但如今你怎麼？”九曜星道：“吾奉玉帝金旨帥眾到此收降你快早皈依！免教這些生靈納命。不然就屣平了此山掀翻了此洞也！”大聖大怒道：“量你這些毛神有何法力敢出浪言不要走請吃老孫一棒！”這九曜星一齊踴躍。那美猴王不懼分毫輪起金箍棒左遮右擋把那九曜星戰得筋疲力軟一個個倒拖器械敗陣而走急入中軍帳下對托塔天王道：“那猴王果十分驍勇！我等戰他不過敗陣來了。”李天王即調四大天王與二十八宿一路出師來鬥。大聖也公然不懼調出獨角鬼王、七十二洞妖王與四個健將于洞門外列成陣勢。你看這場混戰好驚人也：

寒風颯颯怪霧陰陰。那壁廊旌旗飛彩這壁廂戈戟生輝。滾滾盔明層層甲亮。滾滾盔明映太陽如撞天的銀磬；層層甲亮砌岩崖似壓地的冰山。大捍刀飛雲掣電楮白槍度霧穿雲。方天戟虎眼鞭麻林擺列；青銅劍四明鏟密樹排陣。彎弓硬弩雕翎箭短棍蛇矛挾了魂。大聖一條如意棒翻來覆去戰天神。殺得那空中無鳥過山內虎狼奔。揚砂走石乾坤黑播土飛塵宇宙昏。只聽兵兵撲撲驚天地煞煞威威振鬼神。

這一場自辰時佈陣混殺到日落西山。那獨角鬼王與七十二洞妖怪盡被眾天神捉拿去了止走了四健將與那群猴深藏在水簾洞底。這大聖一條棒抵住了四大天神與李托塔、哪吒太子俱在半空中一一殺勾多時大聖見天色將晚即拉毫毛一把丟在口中嚼將出去叫聲“變！”就變了千百個大聖都使的是金箍棒打退了哪吒太子戰敗了五個天王。

大聖得勝收了毫毛急轉身回洞早又見鐵板橋頭四個健將領眾叩迎那大聖哽

哽咽咽大哭三聲又唏唏哈哈大笑三聲。大聖道：“汝等見了我又哭又笑何也？”四健將道：“今早帥眾將與天王交戰把七十二洞妖王與獨角鬼王盡被眾神捉了我等逃生故此該哭。這見大聖得勝回來未曾傷損故此該笑。”大聖道：“勝負乃兵家之常。古人雲：‘殺人一萬自損三千。’況捉了去的頭目乃是虎、豹、狼蟲、獾獐、狐駱之類我同類者未傷一個何須煩惱？他雖被我使個分身法殺退他還要安營在我山腳下。我等且緊緊防守飽食一頓安心睡覺養養精神。天明看我使個大神通拿這些天將與眾報仇。”四將與眾猴將椰酒吃了幾碗安心睡覺不題。

那四大天王收兵罷戰眾各報功：有拿住虎豹的有拿住獅象的有拿住狼蟲狐駱的更不曾捉著一個猴精。當時果又安轅營下大寨賞勞了得功之將吩咐了天羅地網之兵個個提鈴喝號圍困了花果山專待明早大戰。各人得令一處處謹守。此正是：妖猴作亂驚天地布網張羅晝夜看。畢竟天曉後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觀音赴會問原因 小聖施威降大聖

且不言天神圍繞大聖安歇。話表南海普陀落伽山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自王母娘娘請赴蟠桃大會與大徒弟惠岸行者同登寶閣瑤池見那裡荒荒涼涼席面殘亂；雖有幾位天仙俱不就座都在那裡亂紛紛講論。菩薩與眾仙相見畢眾仙備言前事。菩薩道：“既無盛會又不傳杯汝等可跟貧僧去見玉帝。”眾仙怡然隨往。至通明殿前早有四大天師、赤腳大仙等眾俱在此迎著菩薩即道玉帝煩惱調遣天兵擒怪未回等因。菩薩道：“我要見見玉帝煩為轉奏。”天師邱弘濟即入靈霄寶殿啟知宣入。時有太上老君在上王母娘娘在後。

菩薩引眾同入裡面與玉帝禮畢又與老君、王母相見各坐下。便問：“蟠桃盛會如何？”玉帝道：“每年請會喜喜歡歡今年被妖猴作亂甚是虛邀也。”菩薩道：“妖猴是何出處？”玉帝道：“妖猴乃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石卵化生的。當時生出即目運金光射沖鬥府。始不介意繼而成精降龍伏虎自削死籍。當有龍王、閻王啟奏。朕欲擒拿是長庚星啟奏道：‘三界之間凡有九竅者可以成仙。’朕即施教育賢宣他上界封為禦馬監弼馬溫官。那廝嫌惡官小反了天宮。即差李天王與哪吒太子收降又降詔撫安宣至上界就封他做個‘齊天大聖’只是有官無祿。他因沒事幹管理東遊西蕩。朕又恐別生事端著他代管蟠桃園。他又不遵法律將老樹大桃盡行偷吃。及至設會他乃無祿人員不曾請他他就設計賺哄赤腳大仙卻自變他相貌入會將仙肴仙酒盡偷吃了又偷老君仙丹又偷禦酒若干去與本山眾猴享樂。朕心為此煩惱故調十萬天兵天羅地網收伏。這一日不見回報不知勝負如何。”

菩薩聞言即命惠岸行者道：“你可快下天宮到花果山打探軍情如何。如遇

相敵可就相助一功務必的實回話。”惠岸行者整整衣裙執一條鐵棍架雲離闕徑至山前。見那天羅地網密密層層各營門提鈴喝號將那山圍繞的水泄不通。惠岸立住叫：“把營門的天丁煩你傳報。我乃李天王二太子木叉南海觀音大徒弟惠岸特來打探軍情。”那營裡五嶽神兵即傳入轅門之內。早有虛日鼠、昴日雞、星日馬、房日兔將言傳到中軍帳下。李天王下令旗教開天羅地網放他進來。此時東方才亮。惠岸隨旗進入見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下拜。拜訖李天王道：“孩兒你自那廂來者？”惠岸道：“愚男隨菩薩赴蟠桃會菩薩見勝會荒涼瑤池寂寞引眾仙並愚男去見玉帝。玉帝備言父王等下界收伏妖猴一日不見回報勝負未知菩薩因命愚男到此打聽虛實。”李天王道：“昨日到此安營下寨著九曜星挑戰；被這廝大弄神通九曜星俱敗走而回。後我等親自提兵那廝也排開陣勢。我等十萬天兵與他混戰至晚他使個分身法戰退。及收兵查勘時止捉得些狼蟲虎豹之類不曾捉得他半個妖猴。今日還未出戰。”

說不了只見轅門外有人來報導：“那大聖引一群猴精在外面叫喊。”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並太子正議出兵。木叉道：“父王愚男蒙菩薩吩咐下來打探消息就說若遇戰時可助一功。今不才願往看他怎麼個大聖！”天王道：“孩兒你隨菩薩修行這幾年想必也有些神通切須在意。”

好太子雙手輪著鐵棍束一束繡衣跳出轅門高叫：“那個是齊天大聖？”大聖挺如意棒應聲道：“老孫便是。你是甚人輒敢問我？”木叉道：“吾乃李天王第二太子叉今在觀音菩薩寶座前為徒弟護教法名惠岸是也。”大聖道：“你不在南海修行卻來此見我做甚？”木叉道：“我蒙師父差來打探軍情見你這般猖獗特來擒你！”大聖道：“你敢說那等大話！且休走！吃老孫這一棒！”木叉全然不懼使鐵棒劈手相迎。他兩個立那半山中轅門外這場好鬥：

棍雖對棍鐵各異兵縱交兵人不同。一個是太乙散仙呼大聖一個是

觀音徒弟正元龍。渾鐵棍乃千錘打六丁六甲運神功；如意棒是天河

定鎮海神珍法力洪。兩個相逢真對手往來解數實無窮這個的陣

手棍萬千凶繞腰貫索疾如風；那個的夾槍棒不放空左遮右擋

怎相容？那陣上旌旗閃閃這陣上駝鼎冬冬。萬員天將團團繞一洞

妖猴簇簇叢。怪霧愁雲漫地府狼煙煞氣射天宮。昨朝混戰還猶可

今日爭持更又凶。堪羨猴王真本事木叉覆敗又逃生。

這大聖與惠岸戰經五六十合惠岸臂膊酸麻不能迎敵虛幌一幌敗陣而走。大聖也收了猴兵安紮在洞門之外。只見天王營門外大小天兵接住了太子讓開大路徑入轅門對四天王、李托塔、哪吒氣哈哈的喘息未定：“好大聖！好大聖！著實神通廣大！孩兒戰不過又敗陣而來也！”李天王見了心驚即命寫表求助便差大力鬼王與木叉太子上天啟奏。

二人當時不敢停留闖出天羅地網駕起瑞靄祥雲。須臾徑至通明殿下見了四大天師引至靈霄寶殿呈上表章。惠岸又見菩薩施禮。菩薩道：“你打探的如何？”惠岸道：“始領命到花果山叫開天羅地網門見了父親道師父差命之意。父王道：‘昨日與那猴王戰了一場止捉得他虎豹獅象之類更未捉他一個猴精。’正講間他又索戰是弟子使鐵棍與他戰經五六十合不能取勝敗走回營。父親因此差大力鬼王同弟子上界求助。”菩薩低頭思忖。

卻說玉帝拆開表章見有求助之言笑道：“叵耐這個猴精能有多大手段就敢敵過十萬天兵！李天王又來求助卻將那路神兵助之？”言未畢觀音合掌啟奏：“陛下寬心貧僧舉一神可擒這猴。”玉帝道：“所舉者何神？”菩薩道：“乃陛下令甥顯聖二郎真君現居灌洲灌江口享受下方香火。他昔日曾力誅六怪又有梅山兄弟與帳前一千二百草頭神神通廣大。奈他只是聽調不聽宣陛下可降一道調兵旨意著他助力便可擒也。”玉帝聞言即傳調兵的旨意就差大力鬼王齎調。

那鬼王領了旨即駕起雲徑至灌江口。不消半個時辰直至真君之廟。早有把門的鬼判傳報至裡道：“外有天使捧旨而至。”二郎即與眾兄弟出門迎接旨意焚香開讀旨意。上雲：

“花果山妖猴齊天大聖作亂。因在宮偷桃、偷酒、偷丹攪亂蟠桃大

會現著十萬天兵一十八架天羅地網圍山收伏未曾得勝今特

調賢甥同義兄弟即赴花果山助力剿除。成功之後高升重賞。”

真君大喜道：“天使請回吾當就去拔刀相助也。”

鬼王回奏不題。

這真君即喚梅山六兄弟一一乃康、張、姚、李四太尉郭申、直健二將軍聚集殿前道：“适才玉帝調遣我等往花果山收降妖猴同去去來。”眾兄弟俱忻然願往。即點本部神兵駕鷹牽犬搭弩張弓縱狂風霎時過了東洋大海徑至花果山。

見那天羅地網密密層層不能前進。因叫道：“把天羅地網的神將聽著：吾乃二郎顯聖真君蒙玉帝調來擒拿妖猴者快開營門放行。”一時各神一層層傳入。四大天王與李天王俱出轅門迎接相見畢問及勝敗之事天王將上項事備陳一遍。真君笑道：“小聖來此必須與他鬥個變化列公將天羅地網不要幔了頂上只四圍緊密讓我賭鬥。若我輸與他不必列公相助我自有兄弟扶持；若贏了他也不必列公綁縛我自有兄弟動手。只請托塔天王與我使個照妖鏡住立空中。恐他一時敗陣逃竄他方切須與我照耀明白勿走了他。”天王各居四維眾天兵各挨排列陣去訖。這真君領著四太尉、二將軍連本身七兄弟出營挑戰；分付眾將緊守營盤收全了鷹犬。眾草頭神得令真君只到那水簾洞外見那一群猴齊齊整整排作個蟠龍陣勢；中軍裡立一竿旗上書“齊天大聖”四字。真君道：“那潑猴怎麼稱得起齊天之職？”梅山六弟道：“且休讚歎叫戰去來。”那營口小猴見了真君急走去報知。那猴王即掣金箍棒整黃金甲登步雲履按一按紫金冠騰出營門急睜眼觀看那真君的相貌果是清奇打扮得又秀氣。真是個：

儀容清秀貌堂堂兩耳垂肩目有光。頭戴三山飛鳳帽身穿一領淡鵝黃。

縷金靴襯盤龍襪玉帶團花八寶妝。腰挎彈弓新月樣手執三尖兩刃槍。

斧劈桃山曾救母彈打棕羅雙鳳凰。力誅八怪聲名遠義結梅山七聖行。

心高不認天家眷性傲歸神住灌江。赤城昭惠英靈聖顯化無邊號二郎。大聖見了笑嘻嘻的將金箍棒掣起高叫道：“你是何方小將輒敢大膽到此挑戰？”真君喝道：“你這廝有眼無珠認不得我麼！吾乃玉帝外甥敕封昭惠靈王二郎是也。今蒙上命到此擒你這造反天宮的弼馬溫猢猻你還不知死活！”大聖道：“我記得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楊君生一男子曾使斧劈桃山的是你麼？我行要罵你幾聲曾奈無甚冤仇待要打你一棒可惜了你的性命。你這郎君小輩可急急回去喚你四大天王出來。”真君聞言心中大怒道：“潑猴！休得無禮！吃吾一刀！”大聖側身躲過疾舉金箍棒劈手相還。他兩個這場好殺：

昭惠二郎神齊天孫大聖這個心高欺敵美猴王那個面生壓伏真梁

棟。兩個乍相逢個人皆睹興。從來未識淺和深今日方之輕與重。

鐵棒賽飛龍神鋒如舞鳳左擋右攻前迎後映。這陣上梅山六弟助

威風那陣上馬流四將傳軍令。搖旗擂鼓各齊心吶喊篩鑼都助興。

兩個鋼刀有見機一來一往無絲縫。金箍棒是海中珍變化飛騰能取

勝；若還身慢命該休但要差汽為蹭蹬。

真君與大聖鬥經三百餘合不知勝負。那真君抖擻神威搖身一變變得身高萬丈兩隻手舉著三尖兩刃神鋒好便似華山頂上之峰青臉獠牙朱紅頭惡狠狠望大聖著頭就砍。這大聖也使神通變得與二郎身軀一樣嘴臉一般舉一條如意金箍棒卻就是昆侖頂上擎天之柱抵住二郎神唬得那馬、流元帥戰兢兢搖不得旌旗；崩、巴二將虛怯怯使不得刀劍。這陣上康、張、姚、李、郭申、直健傳號令撒放草頭神向他那水簾洞外縱著鷹犬搭弩張弓一齊掩殺。可憐沖散妖猴四健將捉拿靈怪二三千！那些猴拋戈棄甲撇劍拋槍；跑的跑喊的喊；上山的上山歸洞的歸洞；好似夜貓驚宿鳥飛灑滿天星。眾兄弟得勝不題。

卻說真君與大聖變做法天象地的規模正鬥時大聖忽見本營中妖猴驚散自覺心慌收了法象掣棒抽身就起。真君見他敗走大步趕上道：“那裡走趁早歸降饒你性命！”大聖不戀戰只情跑起將近洞口正撞著康、張、姚、李四太尉郭申、直健二將軍一齊帥眾擋住道：“潑猴！那裡走！”大聖慌了手腳就把金箍棒捏做繡花針藏在耳內搖身一變變作個麻雀兒飛在樹稍頭釘住。那六兄弟慌慌張張前後尋覓不見一齊吆喝道：“走了這猴精也！走了這猴精也！”

正嚷間真君到了問：“兄弟們趕到那廂不見了？”眾神道：“才在這裡圍住就不見了。”二郎圓睜鳳眼觀看見大聖變了麻雀兒釘在樹上就收了法象撇了神鋒卸下彈弓搖身一變變作個雀鷹兒抖開翅飛將去撲打。大聖見了搜的一翅飛起去變作一隻大鶩老沖天而去。二郎見了急抖翎毛搖身一變變作一隻大海鶴鑽上雲霄來銜。大聖又將身按下入澗中變作一個魚兒淬入水內。二郎趕至澗邊不見蹤跡。心中暗想道：“這猢猻必然下水去也。定變作魚蝦之類。等我再變變拿他。”果一變變作個魚鷹兒飄蕩在下溜頭波面上。等待片時那大聖變魚兒順水正游忽見一隻飛禽似青鷂毛片不青；似鷺鷥頂上無纓；似老鸛腿又不紅：“想是二郎變化了等我哩！……”急轉頭打個花就走。二郎看見道：“打花的魚兒似鯉魚尾巴不紅；似鱖魚花鱗不見；似黑魚頭上無星；似魴魚腮上無針。他怎麼見了我就回去了？必然是那猴變的。”趕上來刷的啄一嘴。那大聖就攛出水中一變變作一條水蛇遊近岸鑽入草中。二郎因銜他不著他見水響中見一條蛇攛出去認得是大聖急轉身又變了一隻朱繡頂的灰鶴伸著一個長嘴與一把尖頭鐵鉗子相似徑來吃這水蛇。水蛇跳一跳又變做一隻花鴇木木樗樗的立在蓼汀之上。二郎見他變得低賤——花鴇乃鳥中至賤至淫之物不拘鸞、鳳、鷹、鴉都與交群——故此不去攏傍即現原身走將去取過彈弓拽滿一彈子把他打個〔足龍〕踵。

那大聖趁著機會滾下山崖伏在那裡又變變一座土地廟兒；大張著口似個廟

門；牙齒變做門扇舌頭變做菩薩眼睛變做窗櫺。只有尾巴不好收拾豎在後面變做一根旗竿。真君趕到崖下不見打倒的鴇鳥只有一間小廟急睜鳳眼仔細看之見旗竿立在後面笑道：“是這猢猻了！他今又在那裡哄我。我也曾見廟宇更不曾見一個旗竿豎在後面的。斷是這畜生弄誼！他若哄我進去他便一口咬住。我怎肯進去？等我掣拳先搗窗櫺後踢門扇！”大聖聽得心驚道：“好狠！好狠！門扇是我牙齒窗櫺是我眼睛；若打了牙搗了眼卻怎麼是好？”撲的一個虎跳又冒在空中不見。

真君前前後後亂趕只見四太尉、二將軍一齊擁至道：“兄長拿住大聖了麼？”真君笑道：“那猴兒才自變座廟宇哄我。我正要搗他窗櫺踢他門扇他就縱一縱又渺無蹤跡。可怪！可怪！”眾皆愕然四望更無形影。真君道：“兄弟們在此看守巡邏等我上去尋他。”即縱身駕雲起在半空。見那李天王高擎照妖鏡與哪吒住立雲端真君道：“天王曾見那猴王麼？”天王道：“不曾上來。我這裡照著他哩。”真君把那睹變化弄神通拿群猴一事說畢卻道：“他變廟宇正打處就走了。”李天王聞言又把照妖鏡四方一照呵呵的笑道：“真君快去！快去！那猴使了個隱身法走出營圍往你那灌江口去也。”二郎聽說即取神鋒回灌江口來趕。

卻說那大聖已至灌江口搖身一變變作二郎爺爺的模樣按下雲頭徑入廟裡。鬼判不能相認一個個磕頭迎接。他坐中間點查香火：見李虎拜還的三牲張龍許下的保福趙甲求子的文書錢丙告病的良願。正看處有人報：“又一個爺爺來了。”眾鬼判急急觀看無不驚心。真君卻道：“有個甚麼齊天大聖才來這裡否？”眾鬼判道：“不曾見甚麼大聖只有一個爺爺在裡面查點哩。”真君撞進門大聖見了現出本相道：“郎君不消嚷廟宇已姓孫了。”這真君即舉三尖兩刃神鋒劈臉就砍。那猴王使個身法讓過神鋒掣出那繡花針兒幌一幌碗來粗細趕到前對面相還。兩個嚷嚷鬧鬧打出廟門半霧半雲且行且戰複打到花果山慌得那四大天王等眾提防愈緊。這康、張太尉等迎著真君合力努力把那美猴王圍繞不題。

話表大力鬼王既調了真君與六兄弟提兵擒魔去後卻上界回奏。玉帝與觀音菩薩、王母並眾仙卿正在靈霄殿講話道：“既是二郎已去赴戰這一日還不見回報。”觀音合掌道：“貧僧請陛下同道祖出南天門外親去看看虛實如何？”玉帝道：“言之有理。”即擺駕同道祖、觀音、王母與眾仙卿至南天門。早有些天丁、力士接著開門遙觀只見眾天丁布羅網圍住四面；李天王與哪吒擎照妖鏡立在空中；真君把大聖圍繞中間紛紛賭鬥呢。菩薩開口對老君說：“貧僧所舉二郎神如何？——果有神通已把那大聖圍困只是未得擒拿。我如今助他一功決拿住他也。”老君道：“菩薩將甚兵器？怎能助他？”菩薩道：“我將那淨瓶楊柳拋下去打那猴頭；即不能打死也打一跌教二郎小聖好去拿他。”老君道：

“你這瓶是個磁器准打著他便好；如打不著他的頭或撞著他的鐵棒卻不打碎了？你且莫動手等我老君助他一功。”菩薩道：“你有甚麼兵器？”老君道：“有有有。”捋起衣袖左膊上取下一個圈子說道：“這件兵器乃錕鋼摶煉的被我將還丹點成養就一身靈氣善能變化水火不侵又能套諸物；一名‘金鋼琢’又名‘金鋼套’。當年過函關化胡為佛甚是虧他。早晚最可防身。等我丟下去打他一下。”

話畢自天門上往下一摜滴流流徑落花果山營盤裡可哥的著猴王頭上一下。猴王只顧苦戰七聖卻不知天上墜下這兵器打中了天靈立不穩腳跌了一跤爬將起來就跑；被二郎爺爺的細犬趕上照腿肚子上一口又扯了一跌。他睡倒在地罵道：“這個亡人！你不去妨家長卻來咬老孫！”急翻身爬不起來被七聖一擁按住即將繩索捆綁使勾刀穿了琵琶骨再不能變化。

那老君收了金鋼琢請玉帝同觀音、王母、眾仙等俱回靈霄殿。這下麵四大天王與李天王諸神俱收兵拔寨近前向小聖賀喜道：“此小聖之功也！”小聖道：“此乃天尊洪福眾神威權我何功之有？”康、張、姚、李道：“兄長不必多敘且押這廝去上界見玉帝請旨落去也。”真君道：“賢弟汝等未受天錄不得面見玉帝。教天甲神兵押著我同天王等上屆回旨。你們帥眾在此搜山搜淨之後仍回灌口。待我請了賞討了功回來同樂。”四太尉、二將軍依言領諾。這真君與眾即駕雲頭唱凱歌得勝朝天。不多時到通明殿外。天師啟奏道：“四大天王等眾已捉了妖猴齊天大聖了。來此聽宣。”玉帝傳旨即命大力鬼王與天丁等眾押至斬妖台將這廝碎剁其屍。咦！正是：欺誑今遭刑憲苦英雄氣概等時休。畢竟不知那猴王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八卦爐中逃大聖 五行山下定心猿

富貴功名前緣分定為人切莫欺心。正大光明忠良善果彌深。

些些狂妄天加譴眼前不遇待時臨。問東君因甚如今禍害相侵。

只為心高圖罔極不分上下亂規箴。

話表齊天大聖被眾天兵押去斬妖台下綁在降妖柱上刀砍斧剁槍刺劍刳莫想傷及其身。南斗星奮令火部眾神放火煨燒亦不能燒著。又著雷部眾神以雷屑釘打越不能傷損一毫。那大力鬼王與眾啟奏道：“萬歲這大聖不知是何處學得這護身之法臣等用刀砍斧剁雷打火燒一毫不能傷損卻如之何？”玉帝聞言道：“這廝這等這等如何處治？”太上老君即奏道：“那猴吃了蟠桃飲了禦酒又盜了仙丹——我那五壺丹有生有熟被他都吃在肚裡。運用三昧火煆成一塊所以渾

做金鋼之軀急不能傷。不若與老道領去放在‘八卦爐’中以文武火煆煉。煉出我的丹來他身自為灰燼矣。”玉帝聞言即教六丁、六甲將他解下付與老君。老君領旨去訖。一壁廂宣二郎顯聖賞賜金花百朵禦酒百瓶還丹百粒異寶明珠錦繡等件教與義兄弟分享。真君謝恩回灌江口不題。

那老君到兜率宮將大聖解去繩索放了穿琵琶骨之器推入八卦爐中命看爐的道人架火的童子將火煽起煆煉。原來那爐是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他即將身鑽在“巽宮”位下。巽乃風也有風則無火。只是風攪得煙來把一雙眼熏紅了弄做個老害眼病故喚作“火眼金睛”。

真個光陰迅不覺七七四十九日老君的火候俱全。忽一日開爐取丹那大聖雙手侮著眼正自搓*揉流涕只聽得爐頭聲響。猛睜眼看見光明他就忍不住將身一縱跳出丹爐忽喇的一聲蹬倒八卦爐往外就走。慌得那架火、看爐與丁甲一班人來扯被他一個個都放倒好似癲癇的白額虎風狂的獨角龍。老君趕上抓一把被他一捽捽了個倒栽蔥脫身走了。即去耳中掣出如意棒迎風幌一幌碗來粗細依然拿在手中不分好歹卻又大亂天宮打得那九曜星閉門閉戶四天王無影無形。好猴精！有詩為證。詩曰：

混元體正合先天萬劫千番只自然。渺渺無為渾太乙如如不動號初玄。

爐中久煉非鉛汞物外長生是本仙。變化無窮還變化三皈五戒總休言。

又詩：

一點靈光徹太虛那條拄杖亦如之：或長或短隨人用橫豎橫排任卷舒。

又詩：

猿猴道體假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大聖齊天非假論官封弼馬豈知音？

馬猿合作心和意緊縛拴牢莫外尋。萬相歸真從一理如來同契住雙林。

這一番猴王不分上下使鐵棒東打西敵更無一神可擋。只打到通明殿裡靈霄殿外。幸有佑聖真君的佐使王靈官執殿。他見大聖縱橫掣金鞭近前擋住道：“潑猴何往！有吾在此切莫倡狂！”這大聖不由分說舉棒就打。那靈官鞭起相迎。兩個在靈霄殿前廝渾一處。好殺：

赤膽忠良名譽大欺天誑上聲名壞。一低一好幸相持豪傑英雄同賭賽。鐵棒

凶金鞭快正直無私怎忍耐？這個是太乙雷聲應化尊那個是齊天大聖猿猴怪。金鞭鐵棒兩家能都是神宮仙器械。今日在靈霄寶殿弄威風各展雄才真可愛。一個欺心要奪鬥牛宮一個竭力匡扶玄聖界。苦爭不讓顯神通鞭棒往來無勝敗。他兩個鬥在一處勝敗未分早有佑聖真君又差將佐文到雷府調三十六員雷將齊來把大聖圍在垓心各騁兇惡鏖戰。那大聖全無一毫懼色使一條如意棒左遮右擋後架前迎。一時見那眾雷將的刀槍劍戟、鞭簡撾錘、鉞斧金瓜、旄鐮月鏟來的甚緊他即搖身一變變做三頭六臂；把如意棒幌一幌變作三條；六隻手使開三條棒好便似紡車兒一般滴流流在那垓心裡飛舞。眾雷神莫能相近。真個是：

圓陀陀光灼灼亙古常存人怎學？入火不能焚入水何曾溺？光明一顆摩尼珠劍戟刀槍傷不著。也能善也能惡眼前善惡憑他作。

善時成佛與成仙惡處披毛並帶角。無窮變化鬧天宮雷將神兵不可捉。當時眾神把大聖攢在一處卻不能近身亂嚷亂鬥早驚動玉帝。遂傳旨著遊弈靈官同翊聖真君上西方請佛老降伏。

那二聖得了旨徑到靈山勝境雷音寶剎之前對四金剛、八菩薩禮畢即煩轉達。眾神隨至寶蓮台下啟知如來召請。二聖禮佛三匝侍立台下。如來問：“玉帝何事煩二聖下凡？”二聖即啟道：“向時花果山產一猴在那里弄神通聚眾猴攪亂世界。玉帝降招安旨封為‘弼馬溫’他嫌官小反去。當遣李天王、哪吒太子擒拿未獲複招安他封做‘齊天大聖’先有官無祿。著他代管蟠桃園；他即偷桃；又走至瑤池偷肴偷酒攪亂大會；仗酒又暗入兜率宮偷老君仙丹反出天宮。玉帝複遣十萬天兵亦不能收伏。後觀世音舉二郎真君同他義兄弟追殺他變化多端虧老君拋金鋼琢打重二郎方得拿住。解赴御前即命斬之。刀砍斧剁火燒雷打俱不能傷老君准奏領去以火煅煉。四十九日開鼎他卻又跳出八卦爐打退天丁徑入通明殿裡靈霄殿外；被佑聖真君的佐使王靈官擋住苦戰又調三十六員雷將把他困在垓心終不能相近。事在緊急因此玉帝特請如來救駕。”如來聞說即對眾菩薩道：“汝等在此穩坐法庭休得亂了禪位待我煉魔救駕去來。”

如來即喚阿儺、迦葉二尊者相隨離了雷音徑至靈霄門外。忽聽得喊聲振耳乃三十六員雷將圍困著大聖哩。佛祖傳法旨：“教雷將停息干戈放開營所叫那大聖出來等我問他有何法力。”眾將果退。大聖也收了法象現出原身近前怒氣昂昂厲聲高叫道：“你是那方善士？敢來止住刀兵問我？”如來笑道：“我是西方極樂世界釋迦牟尼尊者阿彌陀佛。今聞你倡狂村野屢反天宮不知是何方生長何年得道為何這等暴橫？”大聖道：“我本：

天地生成靈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水簾洞裡為家業拜友尋師悟太玄。

煉就長生多少法學來變化廣無邊。在因凡間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瑤天。

靈霄寶殿非他久歷代人王有分傳。強者為尊該讓我英雄只此敢爭先。”佛祖聽言呵呵冷笑道：“你那廝乃是個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奪玉皇上帝尊位？他自幼修持苦曆過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該多少年數方能享受此無極大道？你那個初世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不當人子！不當人子！折了你的壽算！趁早皈依切莫胡說！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頃刻而休可惜了你的本來面目！”大聖道：“他雖年久修長也不應久占在此。常言道：‘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將天宮讓與我變罷了。若還不讓定要攪亂永不清平！”佛祖道：“你除了生長變化之法在有何能敢占天宮勝境？”大聖道：“我的手段多哩！我有七十二般變化萬劫不老長生。會駕筋斗雲一縱十萬八千里。如何坐不得天位？”佛祖道：“我與你打個賭賽；你若有本事一筋斗打出我這右手掌中算你贏再不用動刀兵苦爭戰就請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宮讓你；若不能打出手掌你還下界為妖再修幾劫卻來爭吵。”

那大聖聞言暗笑道：“這如來十分好呆！我老孫一筋斗去十萬八千里。他那手掌方圓不滿一尺如何跳不出去？”急聲道：“既如此說你可做得主張？”佛祖道：“做得！做得！”伸開右手卻似個荷葉大小。那大聖收了如意棒抖擻神威將身一縱站在佛祖手心裡卻道聲：“我出去也！”你看他一路雲光無影無形去了。佛祖慧眼觀看見那猴王風車子一般相似不住只管前進。大聖行時忽見有五根肉紅柱子撐著一股青氣。他道：“此間乃盡頭路了。這番回去如來作證靈霄殿定是我坐也。”又思量說：“且住！等我留下些記號方好與如來說話。”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管濃墨雙毫筆在那中間柱子上寫一行大字雲：“齊天大聖到此一遊。”寫畢收了毫毛。又不莊尊卻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翻轉筋斗雲徑回本處站在如來掌：“我已去今來了。你教玉帝讓天宮與我。”

如來罵道：“我把你這個尿精猴子！你正好不曾離了我掌哩！”大聖道：“你是不知。我去到天盡頭見五根肉紅柱撐著一股青氣我留個記在那裡你敢和我同去看麼？”如來道：“不消去你只自低頭看看。”那大聖睜圓火眼金睛低頭看時原來佛祖右手中指寫著“齊天大聖到此一遊。”大指丫裡還有些猴尿臊氣。大聖大吃了一驚道：“有這等事！有這等事！我將此字寫在撐天柱子上如何卻在他手指上？莫非有個未卜先知的法術？我決不信！不信！等我再去來！”

好大聖急縱身又要跳出被佛祖翻掌一撲把這猴王推出西天門外將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聯山喚名“五行山”輕輕的把他壓住。眾雷神與阿儺、迦葉一個個合掌稱揚道：“善哉！善哉！

當年卯化學為人立志修行果道真。萬劫無移居勝境一朝有變散精神。

欺天罔上思高位淩聖偷丹亂大倫。惡貫滿盈今有報不知何日得翻身。”

如來佛祖殄滅了妖猴即喚儺、迦葉同轉西方極樂世界。時有天蓬、天佑急出靈霄寶殿道：“請如來少待我主大駕來也。”佛祖聞言回瞻仰。須臾果見八景鸞輿九光寶蓋；聲奏玄歌妙樂詠哦無量神章；散寶花噴真香直至佛前謝曰：“多蒙**收殄妖邪。望如來少停一日請諸仙做一會筵奉謝。”如來不敢違悖即合掌謝道：“老僧承大天尊宣命來此有何法力？還是天尊與眾神洪福敢勞致謝？”玉帝傳旨即著雲部眾神分頭請三清、四禦、五老、六司、七元、八極、九曜、十都、千真萬聖來此赴會同謝佛恩。又命四大天師、九天仙女大開玉京金闕、太玄寶宮、洞陽玉館請如來高坐七寶靈台。調設各班座位安排龍肝鳳髓玉液蟠桃。

不一時那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五氣真君、五鬥星君、三官四聖、九曜真君、左輔、右弼、天王、哪吒、元虛一應靈通對對旌旗雙雙幡蓋都摔著明珠異寶壽果奇花向佛前拜獻曰：“感如來無量法力收伏妖猴。蒙大天尊設宴呼喚我等皆來陳謝。請如來將此會立一名如何？”如來領眾神之托曰：“今欲立名可作個‘安天大會’。”各仙老異口同聲俱道：“好個‘安天大會’！好個‘安天大會’！”言訖個坐座位走叩傳觴簪花鼓瑟果好會也。有詩為證。詩曰：

宴設蟠桃猴攪亂安天大會勝蟠桃。龍旗鸞輅祥光藹寶節幢幡瑞氣飄。

仙樂玄歌音韻美鳳簫玉管響聲高。瓊香繚繞群仙集宇宙清平賀聖朝。

眾皆暢然喜會只見王母娘娘引一班仙子、仙娥、美姬、美女飄飄蕩蕩舞向佛前施禮曰：“前被妖猴攪亂蟠桃一會今蒙如來**鏈鎖頑猴喜慶‘安天大會’無物可謝今是我淨手親摘大株蟠桃數枚奉獻。”真個是：

半紅半綠噴甘香豔麗仙根萬載長。堪笑武陵源上種爭如天府更奇強！

紫紋嬌嫩寰中少緗核清甜世莫雙。延壽延年能易體有緣食者自非常。

佛祖合掌向王母謝訖。王母又著仙姬、仙子唱的唱舞的舞。滿會群仙又皆賞贊。正是：

縹緲天香滿座繽紛仙蕊仙花。玉京金闕大榮華異品奇珍無價。

對對與天齊壽雙雙萬劫增加。桑田滄海任更差他自無驚無訝。

王母正著仙姬仙子歌舞觥籌交錯不多時忽又聞得：

一陣異香來鼻嗅驚動滿堂星與宿。天仙佛祖把杯停各各抬頭迎目候。

霄漢中間現老人手捧靈芝飛藹繡。葫蘆藏蓄萬年丹寶錄名書千紀壽。

洞裡乾坤任自由壺中日月隨成就。遨遊四海樂清閒散淡十洲容輻輳。

曾赴蟠桃醉幾遭醒時明月還依舊。長頭大耳短身軀南極之方稱老壽。

壽星又到。見玉帝禮畢又見如來申謝道："始聞那妖猴被老君引至兜率宮煆煉以為必致平安不期他又反出。幹如來善伏此怪設宴奉謝故此聞風而來。更無他物可獻特具紫芝瑤草碧藕金丹奉上。"詩曰：

碧藕金丹奉釋迦如來萬壽若恒沙。清平永樂三乘錦康泰長生九品花。

無相門中真法王色空天上是仙家。乾坤大地皆稱祖丈六金身福壽賒。

如來欣然領謝。壽星得座依然走叩傳觴。只見赤腳大仙又至。向玉帝前俯匟禮畢又對佛祖謝道："深感法力降伏妖猴。無物可以表敬特具交梨二顆火棗數枚奉獻。"詩曰：

大仙赤腳棗梨香敬獻彌陀壽算長。七寶蓮臺山樣穩千金花座錦般妝。

壽同天地言非謬福比洪波話豈狂。福壽如期真個是清閒極樂那西方。

如來又稱謝了。叫阿儺、迦葉將各所獻之物一一收起方向玉帝前謝宴。眾各酩酊。只見個巡視靈官來報導："那大聖伸出頭來了。"佛祖道："不妨不妨。"袖中只抽出一張帖子上有六個金字："唵、嘛、呢、叭、〔口迷〕、吽"。遞與阿儺叫貼在那山頂上。這尊者即領帖子拿出天門到那五行山頂上緊緊的貼在一塊四方石上。那座山即生根合縫可運用呼吸之氣手兒爬出可以搖掙搖掙。阿儺回報道："已將帖子貼了。"

如來即辭了玉帝眾神與二尊者出天門之外又一個慈悲心念動真言咒語將五

行山召一尊土地神祇會同五方揭諦居住此山監押。但他饑時與他鐵丸子吃；渴時與他溶化的銅汁飲。待他災愆滿日自有人救他。正是：

妖猴大膽反天宮卻被如來伏手降。渴飲溶銅捱歲月饑餐鐵彈度時光。

天災苦困遭磨折人事淒涼喜命長。若得英雄重展掙他年奉佛上西方。

又詩曰：

伏逞豪強大事興降龍伏虎弄乖能。偷桃偷酒遊天府受錄承恩在玉京。

惡貫滿盈身受困善根不絕氣還升。果然脫得如來手且待唐朝出聖僧。

畢竟不知何年何月方滿災殃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我佛造經傳極樂 觀音奉旨上長安

試問禪關參求無數往往到頭虛老。磨磚作鏡積雪為糧迷了幾多年少？毛吞大海芥納須彌金色頭防微笑。悟時十地三乘凝滯了四生六道。誰聽得絕想崖前無陰樹下杜宇一聲春曉？曹溪路險暨嶺雲深此處故人音逕。千丈冰崖五葉蓮開古殿簾垂香嫋。那時節識破源流便見龍王三寶。

這一篇詞名《蘇武慢》。話表我佛如來辭別了玉帝回至雷音寶刹但見那三千諸佛、五百阿羅、八大金剛、無邊菩薩一個個都執著幢幡寶蓋異寶仙花擺列在靈山仙境．婆羅雙林之下接迎。如來駕住祥雲對眾道：“我以甚深般苦遍現三界。根本性原畢竟寂滅。同虛空相一無所有。殄伏乖猴．是事莫識。名生死始法相如。”說罷放舍利之光滿空有白虹四十二道南北通連。大眾見了皈身禮拜。少頃間聚慶雲彩霧登上品蓮臺端然坐下。那三千諸佛、五百羅漢、八金剛、四菩薩合掌近前禮畢問日：“鬧天宮攪亂蟠桃者誰也？”如來道：“那廝乃花果山產的一妖猴罪惡滔天不可名狀。概天神將俱莫能降伏雖二郎捉獲。老君用火鍛煉亦莫能傷損。我去時正在雷將中間揚威耀武賣弄精神被我止住兵戈問他來歷。他言有神通會變化又駕筋斗雲．一去十萬八千里。我與他打了個賭賽他出不得我手卻將他一把抓住指化五行山封壓他在那裡。五帝大開金闕瑤宮請我坐了席．立安天大會謝我卻方辭駕而回。”

大眾聽言喜悅極口稱揚。謝罷各分班而退各執乃事共樂天真。果然是：

瑞靄漫天竺虹光擁世尊。西方稱第一無相法王門！常見玄猿獻果糜鹿銜

花；青鸞舞彩鳳鳴；靈龜捧壽仙鶴擒芝。安享淨土祇園受用龍宮法界。日日開花時時果熟習靜歸真參禪果正。不滅不生不增不減。煙霞縹緲隨來往寒暑無侵不記年。

詩曰：

去來自在任優遊也無恐怖也無愁。極樂場中俱坦蕩大千之處沒春秋。

佛祖居一月靈山大雷音寶剎之間一日喚聚諸佛阿羅、揭諦。菩薩、金剛、比丘增、尼等眾曰："自伏乖猿安天之後我處不知年月料凡間有半千年矣今值孟秋望日。我有一寶盆．具設百樣花千般異果等物與法等享此'孟蘭盆會'如何？"慨眾一個個合掌禮佛三匝．領會。如來卻將寶盆中花果品物著阿儺捧走著迎葉布散、大眾感激。各獻詩伸謝。

福詩曰：

福聖光耀性尊前福納彌深遠更綿。福德無疆同地久福緣有慶與天連。福田廣種年年盛福海洪深歲歲堅。福滿乾坤多福蔭福增無量永周全。

祿詩曰：

祿重如山彩鳳鳴祿隨時泰視長庚。祿添萬斛身康健祿享千鐘也太平。祿俸齊天還永固祿名似海更澄清。祿思遠繼多瞻仰祿爵無邊萬國榮。

壽詩曰：

壽星獻彩對如來．壽域光華自此開。壽果滿盤生瑞靄壽花新采插蓮台。壽詩清雅多奇妙壽曲調音按美才。壽命延長同日月壽如山海更悠哉。

眾菩薩獻畢因請如來明示根本指解源流。那如來微開善口敷演**宣揚正果講的是三乘妙典五蘊得嚴。但見那天龍同繞花雨繽紛。正是："禪心朗照千江月真性情涵萬里天。"如來講罷對眾言回："我現四大部洲眾生善惡各方不一：東勝神洲者．敬天禮地。心爽氣平；北巨蘆洲者雖好親生只因糊口性拙情流．無多作踐；我西牛賀洲者不貪不殺養氣潛靈雖無上真人人固壽；但那南贍部洲者貪淫樂禍多殺多爭正所謂口舌凶場是非惡海。我今有三藏真經可以勸人為善。"

諸菩薩聞言合掌皈依向佛前問曰："如來有哪三藏真經 7"如來回："我有

法一藏談天；論一藏說地；經一藏度鬼；三藏共計三十五部該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乃是修真之徑正善之門。我待要送上東土叵耐那方眾生愚蠢譭謗真言不識我法門之要旨怠慢了瑜迦之正宗。怎麼得一個有法力的去東土尋一個善信．教他苦曆千山遠經萬水到我處求取真經永傳東土勸他眾生卻乃是個山大的福緣海深的善慶、誰肯去走一遭來？”當有觀音菩薩行近蓮台．禮佛三匝道：“弟子不才願上東土尋一個取經人來也。”諸眾抬頭觀看那菩薩：

理圓四德智滿金身。纓絡垂珠翠香環結寶明烏雲巧疊盤龍警繡帶輕飄彩鳳翎。碧玉紐素羅袍祥光籠罩；錦城裙金落索瑞氣遮迎。眉如小月眼似雙星。五面天生喜朱唇一點紅。淨瓶甘露年年盛斜插垂楊歲歲青。解八難度群生大慈憫：故鎮大山居南海救苦尋聲萬稱萬應千聖千靈。蘭心欣紫竹意**香藤。他是落伽山上慈悲主潮音洞裡活觀音。

如來見了心中大喜道：“別個是也去不得須是觀音尊者、神通廣大方可去得。”菩薩道；“弟子此去東土有甚言語吩咐？”如來道；“這一去。要踏看路道不許在霄漢中行須是要半雲半霧；目過山水謹記程途遠近之數叮嚀那取經人。但恐善信難行我與你五件寶貝。”即命阿儺、迦葉取出“錦瀾袈裟”一領“九環錫杖”一根對菩薩言回；“這袈裟、錫杖。可與那取經人親用。若肯堅心來此穿我的袈裟免墮輪回；持我的錫枚不遭毒害。”

這菩薩皈依拜領如來又取三個箍兒遞與菩薩道：“此寶喚做‘緊箍兒’雖是一樣三個但只是用各不同。我有‘金緊禁’的咒語三篇。假若路上撞見神通廣大的妖魔。你須是勸他學好跟那取經人做個徒弟。他若不伏使喚可將此箍兒與他帶在頭上自然見肉生根。各依所用的咒語念一念眼脹頭痛腦門皆裂管教他入我門來。”

那菩薩聞言踴躍作禮而退即喚惠岸行者隨行。那惠岸使一條渾鐵棍重有千斤只在菩薩左右作一個降魔的大力士。菩薩遂將鏡湖袈裟作一個包裹令他背了。菩薩將金箍藏了執了錫枚徑下靈山。這一去有分教：佛子還來歸本願金蟬長老裹￥檀。

那菩薩到山腳下有玉真觀金頂大仙在觀門接住請菩薩獻茶。菩薩不敢久停對大仙曰；“今領如來法旨上東土尋取經人去。”大仙道：“取經人幾時方到？”菩薩道：“未定約莫二三年間或可至此。”遂辭了大仙半雲半霧約記程途。有詩為證。詩曰:萬里相尋自不言卻雲誰得意難全？求人忽若渾如此是我平生豈偶然？傳道有方成是語說明無信也虛傳。願傾肝膽尋相識料想前頭必有緣。

師徒二人正走間．忽然見弱水三千乃是流沙河界。菩薩道：

“徒弟呀．此處卻是難行。取經人濁骨凡胎如何得渡了”惠岸道：“師父你看河有多遠？”那菩薩停雲步看時．只見：

東連沙磧兩抵諸番；南達烏戈北通韃靼。徑過有八百里遙．上下有千萬裡遠。水流一似地翻身浪滾卻如山聳背。洋洋浩浩漠漠茫茫十裡遙聞萬丈洪。仙槎難到此蓮葉莫能浮。衰草斜陽流曲浦黃雲影日暗長堤。那裡得客商來往？何曾有漁叟依棲？平沙無雁落遠岸有猿啼。只是紅蓼花絮知景色白蘋香細任依依。

菩薩正然點看只見那河中潑刺一聲響亮水波裡跳出一個妖魔來十分醜惡。他生得：

青不青黑不黑晦氣色臉；長不長短不短赤腳筋軀。眼光閃爍好似灶底雙燈；口角角丫叉．就如屠家火缽。撩牙撐劍刃紅亂蓬鬆。一聲叱吒如雷吼兩腳奔波似滾風。

那怪物手執一根寶杖走上岸就捉菩薩．卻被惠岸掣渾鐵棒擋住喝聲：“休走！”那怪物就持定杖來迎。兩個在流沙河邊。這一場惡殺真個驚人：

木吒渾鐵棒護法顯神通；怪物降妖杖努力逞英雄。雙條銀蟒河邊舞一對神譜岸上沖。那一個威鎮流沙施本事這一個力保觀音建大功。那一個翻波躍浪．這一個吐霧噴雲。翻波躍浪乾坤暗吐霧噴雲日月昏。那個降妖杖好便似出山的白虎；這個渾鐵棒卻就如臥道的黃龍。那個使將來．尋蛇撥草；這個丟開去撲鷂分松。只殺得昏漠漠星辰燦爛；霧騰騰天地騰朧。那個久住弱水惟他狠。這個初出靈山第一功。

他兩個來來往往戰上數十合不分勝負。那怪物架住了鐵棒道；“你是哪裡和尚敢來與我抵敵？”木吒道：“我是托塔天王二太子木吒惠岸行者今保我師父往東土尋取經人去。你是何怪敢大膽阻路？”那怪方才醒悟道：“我記得你跟南海觀音在紫竹林中修行你為何來此？”木呼道：“那岸上不是我師父？”

怪物聞言連聲喏喏收了寶杖讓木吒揪了去見觀音。納頭下拜告道：“菩薩恕我之罪待我訴告。我不是妖邪我是靈霄殿下侍鑾輿的捲簾大將。只因在蟋桃會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盞玉帝把我打了八百貶下界來變得這般模樣；又教七日一次將飛劍來穿我胸脅百餘下方回故此這般苦惱。沒奈何饑寒難忍三二日間出波濤尋一個行人食用。不期今日無知衝撞了大慈菩薩。”菩薩道：“你在天有罪

既貶下來今又這等傷生正所謂罪上加罪。我今領了佛旨．上東上尋取經人。你何不入我門來皈依善果跟那取經人做個徒弟上西天拜佛求經？我教飛劍不來穿你。那時節功成免罪複你本職心下如何？”

那怪道：“我願皈正果。”乃向前道：“菩薩我在此間吃人無數向來有幾次取經人來都被我吃了。凡吃的人頭拋落流沙竟沉水底（這個水鵝毛也不能浮）惟有九個取經人的骷髏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為異物將索兒穿在一處閒時拿來頑耍這去但恐取經人不得到此卻不是反誤了我的前程也？”菩薩日：“豈有不到之理？你可將骷髏地掛在頭頂下等候取經人自有用處。”怪物道：“既然如此願領教誨。”菩薩方與他摩項受戒指沙為姓就姓了沙起個法名叫做個沙悟淨。當時入了沙門送菩薩過了河他洗心滌慮．再不傷生專等取經人。

菩薩與他別了同木吒徑奔東土。行了多時又見一座高山山上有惡氣遮漫不能步上。正欲駕雲過山不覺狂風起處又閃上一個妖魔。他生得又甚兇險：

卷上蓮蓬吊搭嘴耳如蒲扇顯金睛。獠牙鋒利如鋼挫長嘴張開似火盆。金盔緊系腮邊帶勒甲絲絛蟒退鱗。手執釘把龍探爪腰挎彎弓月十輪。糾糾威風欺太歲昂昂志氣壓天神。他撞上來不分好歹望菩薩舉釘把就築被木呼行者擋住大喝一聲道：“那潑怪休得無禮！看棒！”妖魔道：“這和尚不知死活！看鈀！”兩個在山底下一沖一撞賭鬥輸贏。真個好殺；

妖魔兇猛惠岸威能。鐵棒分心搗釘鑽劈面迎。播土揚塵天地暗飛砂走石鬼神驚。九齒鈀光耀耀雙環響亮；一條棒黑悠悠兩手飛騰。這個是天王太子那個是元帥精靈。一個在普陀為護法一個在山洞作妖精。這場相遇爭高下不知那個虧輸那個贏。

他兩個正殺到好處觀世音在半空中拋下蓮花隔開鈀杖。怪物見了心驚便問：“你是哪裡和尚敢弄甚麼‘眼前花’哄我？”木吒道：“我把你這個肉眼凡胎的潑物！我是南海菩薩的徒弟。這是我師父拋來的蓮花你也不認得哩！”那怪道：“南海菩薩可是掃三災救八難的觀世音麼？”木吐道：“不是他是誰？”怪物撇了釘把納頭下禮道；“老兄菩薩在哪裡？累煩你引見一引見。”木吐仰面指道：“哪不是？”怪物朝上磕頭厲聲高叫道：“菩薩恕罪！恕罪！”

觀音按下雲頭前來問道：“你是那裡成精的野豕何方作怪的老彘敢在此間擋我？”那怪道：“我不是野豕亦不是老彘我本是天河裡天蓬元帥。只因帶酒戲弄嫦娥玉帝把我打了二千錘貶下塵凡；一靈真性竟來奪舍投胎不期錯了道路投在個母豬胎裡變得這般模樣。是我咬殺母豬打死群彘在此處占了山場吃人度

日。不期撞著菩薩萬望撥救拔救。”塔薩道：“此山叫做甚麼山？”怪物道：“叫做福陵山。山中有一洞叫做雲棧洞。洞裡原有個卵二姐。

他見我有些武藝把我做個家長又喚做‘倒查門’。不上一年他死了將一洞的家當盡歸我受用。在此日久年深沒有個贍身的勾當．菩薩道：“古人雲：‘若要有前程莫做沒前程。’你既上界違法．今又不改凶心傷生造孽卻不是二罪俱罰？”那怪道：“前程！前程！若依你教我喝風！常言道：‘依著官法打殺依著佛法餓殺。’去也！去也！還不如捉個行人肥膩膩的吃他家娘！管甚麼二罪三罪千罪萬罪！”菩薩道：“‘人有善願天必從之。’汝若肯皈依正果自有養身之處。世有五穀盡能濟饑為何吃人度日？

怪物聞言似夢方覺向菩薩道：“我欲從正奈何‘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菩薩道：“我領了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你可跟他做個徒弟往西天走一遭來將功折罪管教你脫離災瘴。”那怪滿口道：“願隨！願隨！”菩薩才與他摩頂受戒指身為姓就姓了豬替他起個法名就叫做豬悟能。遂此領命歸真持齋把素斷絕了五葷三厭專候那取經人。

菩薩卻與木吒辭了悟能半興雲霧前來、正走處只見空中有一條玉龍叫喚。菩薩近前問日：“你是何龍在此受罪？”那龍道：“我是西海龍王敖閏之子。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我父王表奏天庭告了忤逆。五帝把我吊在空中。打了三百不日遭誅。望菩薩搭救搭救。”

觀音聞言。即與木吒撞上南天門裡。早有丘、張二天師接著問道：“何往？”菩薩道：“貧僧要見玉帝一面。”二天師即忙上奏。玉帝遂下殿迎接。菩薩上前禮畢道：“貧僧領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路遇孽龍懸吊特來啟奏饒地性命賜與貧僧教他與取經人做個腳力。”五帝聞言即傳旨赦宥差天將解放送與菩薩。菩薩謝恩而出。這小龍叩頭謝活命之恩聽從菩薩使喚。菩薩把他送在深澗之中只等取經人來變做白馬上西方立功。小龍領命潛身不題。

菩薩帶引木吒行者過了此山又奔東土。行不多時忽見金光萬道瑞氣千條。木吒道：“師父那放光之處乃是五行山了：見有如來的‘壓帖’在那裡。”菩薩道：“此卻是那攪亂蟠桃會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今乃壓在此也。”木吒道：“正是正是。”師徒俱上山來觀看帖子乃是“唵嘛呢叭[口迷]吽”六字真言。菩薩看罷嘆惜不已作詩一。詩曰：

堪歎妖猴不奉公當年狂妄逞英雄。欺心攪亂蟠桃會大膽私行兜率宮。十萬軍中無敵手．九重天上有威風。自遭我佛如來困何日舒伸再顯功！

師徒們正說話處早驚動了那大聖。大全在山根下高叫道：

“是那個在山上吟詩揭我的短哩？”菩薩聞言徑下山來尋著。只見那石崖之下有土地、山神、監押大聖的天將都來拜接了菩薩引至那大聖面前。看時他原來壓于石匣之中口能言身不能動。菩薩道：“姓孫的你認得我麼？”大聖睜開火眼金睛點著頭兒高叫道；“我怎麼不認得你。你好的是那南海普陀落伽山救苦救難大慈大悲南無觀世音菩薩。承看顧！承看顧！我在此度日如年更無一個相知的來看我一看。你從哪裡來也？”菩薩道：“我奉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去從此經過特留殘步看你。”大聖道：“如來哄了我把我壓在此山五百餘年了不能展掙萬望菩薩方便一二救我老孫一救！”菩薩道；“你這廝罪業彌深救你出來恐你又生禍害。反為不美。”大聖道：“我已知悔了但願大慈悲指條門路情願修行。”這才是：

人心生一念天地盡皆知。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

那菩薩聞得此言滿心歡喜對大聖道：“聖經雲：‘出其言善。

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適之。’你既有此心待我到了東土大唐國尋一個取經的人來教他救你。你可跟他做個徒弟秉教伽持入我佛門。再修正果如何？”大聖聲聲道：“願去！願去！”菩薩道：“既有善果我與你起個法名。”大聖道：“我已有名了叫做孫悟空。”菩薩又喜道：“我前面也有二人歸降正是‘悟’字排行。你今也是‘悟’字卻與他相合甚好甚好。這等也不消叮囑我去也。”那大聖見性明心歸佛教這菩薩留情在意訪神譜。

他與木吒離了此處一直東來不一日就到了長安大唐國。斂霧收雲師徒們變作兩個疥癩游憎入長安城裡竟不覺天晚。行至大市街旁見一座土地廟祠二人徑進唬得那土地心慌鬼兵膽戰。知是菩薩叩頭接入。那土地又急跑報與城隍社令及滿長安城各廟神抵都來參見告道：“菩薩恕眾神接遲之罪。”菩薩道：“汝等不可走漏消息。我奉佛旨特來此處尋訪取經人。借你廟宇權住幾日待訪著真僧即回。”眾神各歸本處把個土地趕到城隍廟裡暫住他師徒們隱遁真形。

畢竟不知尋出那個取經來且聽下回分解。

附錄 陳光蕊赴任逢災 江流僧復仇報本

話表陝西大國長安城乃歷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漢以來三州花似錦八水繞城流真個是名勝之邦。彼時是大唐太宗皇帝登基改元貞觀已登極十三年歲在己巳天下太平八方進貢四海稱臣。忽一日太宗登位聚集文武眾官朝拜禮畢

有魏征丞相出班奏道：“方今天下太平八方寧靜應依古法開立選場招取賢士擢用人材以資化理。”太宗道：

“賢卿所奏有理。”就傳招賢文榜頒佈天下：各府州縣不拘軍民人等但有讀書儒流文義明暢三場精通者前赴長安應試。

此榜行至海州地方有一人姓陳名萼表字光蕊見了此榜即時回家對母張氏道：“朝廷頒下黃榜詔開南省考取賢才孩兒意欲前去應試。倘得一官半職顯親揚名封妻蔭子光耀門閭乃兒之志也。特此稟告母親前去。”張氏道：“我兒讀書人‘幼而學壯而行’正該如此。但去赴舉路上須要小心得了官早早回來。”光蕊便吩咐家僮收拾行李即拜辭母親趲程前進。到了長安正值大開選場光蕊就進場。考畢中選及廷試三策唐王御筆親賜狀元跨馬遊街三日。不期游到丞相殷開山門有丞相所生一女名喚溫嬌又名滿堂嬌未曾婚配正高結彩樓拋打繡球蔔婿。適值陳光蕊在樓下經過小姐一見光蕊人材出眾知是新科狀元心內十分歡喜就將繡球拋下恰打著光蕊的烏紗帽。猛聽得一派笙簫細樂十數個婢妾走下樓來把光蕊馬頭挽住迎狀元入相府成婚。那丞相和夫人即時出堂喚賓人贊禮將小姐配與光蕊。拜了天地夫妻交拜畢又拜了岳丈岳母。丞相吩咐安排酒席歡飲一宵。

二人同攜素手共入蘭房。次日五更三點太宗駕坐金鑾寶殿文武眾臣趨朝。太宗同道：“新科狀元陳光蕊應授何官？”魏征丞相奏道：“臣查所屬州郡有江州缺官。乞我主授他此職。”太宗就命為江州州主即令收拾起身勿誤限期。光蕊謝恩出朝回到相府與妻商議拜辭岳丈岳母同妻前赴江州之任。

離了長安登途正是暮春天氣和風吹柳綠細雨點花紅。

光蕊便道回家同妻交拜母親張氏。張氏道：“恭喜我兒且又娶親回來。”光蕊道：“孩兒叨賴母親福庇忝中狀元欽賜遊街經過丞相殷府門前遇拋打繡球適中蒙丞相即將小姐招孩兒為婿。朝廷除孩兒為江州州主今來接取母親同去赴任。”張氏大喜收拾行程。在路數日前至萬花店劉小二家安下張氏身體忽然染病與光蕊道：“我身上不安且在店中調養兩日再去。”光蕊遵命。至次日早晨見店門前有一人提著個金色鯉魚叫賣光蕊即將一貫錢買了欲待烹與母親吃只見鯉魚閃閃咪眼光蕊驚異道：“聞說魚蛇咪眼必不是等閒之物！”遂問漁人道：“這魚那裡打來的？”漁人道：“離府十五裡洪江內打來的。”光蕊就把魚送在洪江裡去放了生。回店對母親道知此事張氏道：“放生好事我心甚喜。”光蕊道：“此店已住三日了欽限緊急孩兒意欲明日起身不知母親身體好否？”

張氏道：“我身子不快此時路上炎熱恐添疾病。你可這裡賃間房屋與我暫

住。付些盤纏在此你兩口兒先上任去候秋涼卻來接我。”光蕊與妻商議就租了屋宇付了盤纏與母親同妻拜辭前去。

途路艱苦曉行夜宿不覺已到洪江渡口。只見稍水劉洪、李彪二人撐船到岸迎接。也是光蕊前生合當有此災難撞著這冤家。光蕊令家僮將行李搬上船去夫妻正齊齊上船那劉洪睜眼看見殷小姐面如滿月眼似秋波櫻桃小口綠柳蠻腰真個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陡起狼心遂與李彪設計將船撐至沒人煙處候至夜靜三更先將家僮殺死次將光蕊打死把屍都推在水裡去了。小姐見他打死了丈夫也便將身赴水劉洪一把抱住道：“你若從我萬事皆休！若不從時一刀兩斷！”那小姐尋思無計只得權時應承順了劉洪。那賊把船渡到南岸將船付與李彪自管他就穿了光蕊衣冠帶了官憑同小姐往江州上任去了。

卻說劉洪殺死的家僮屍順水流去惟有陳光蕊的屍沉在水底不動。有洪江口巡海夜叉見了星飛報入龍宮正值龍王升殿夜叉報導：“今洪江口不知甚人把一個讀書士子打死將屍撇在水底。”龍王叫將屍抬來放在面前仔細一看道：“此人正是救我的恩人如何被人謀死？常言道恩將恩報。

我今日須索救他性命以報日前之恩。”即寫下牒文一道差夜叉徑往洪州城隍土地處投下要取秀才魂魄來救他的性命。

城隍土地遂喚小鬼把陳光蕊的魂魄交付與夜叉去夜叉帶了魂魄到水晶宮稟見了龍王。龍王問道：“你這秀才姓甚名誰？

何方人氏？因甚到此被人打死？”光蕊施禮道：“小生陳萼表字光蕊系海州弘農縣人。忝中新科狀元叨授江州州主同妻赴任行至江邊上船不料稍子劉洪貪謀我妻將我打死拋屍乞大王救我一救！”龍王聞言道：“原來如此先生你前者所放金色鯉魚即我也你是救我的恩人你今有難我豈有不救你之理？”就把光蕊屍身安置一壁口內含一顆定顏珠休教損壞了日後好還魂報仇。又道：“汝今真魂權且在我水府中做個都領。”光蕊叩頭拜謝龍王設宴相待不題。

卻說殷小姐痛恨劉賊恨不食肉寢皮只因身懷有孕未知男女萬不得已權且勉強相從。轉盼之間不覺已到江州。

吏書門皂俱來迎接。所屬官員公堂設宴相敘。劉洪道：“學生到此全賴諸公大力匡持。”屬官答道：“堂尊大魁高才自然視民如子訟簡刑清。我等合屬有賴何必過謙？”公宴已罷眾人各散。

光陰迅。一日劉洪公事遠出小姐在衙思念婆婆、丈夫在花亭上感歎忽然身

體困倦腹內疼痛暈悶在地不覺生下一子。耳邊有人囑曰：“滿堂嬌聽吾叮囑。吾乃南極星君奉觀音菩薩法旨特送此子與你異日聲名遠大非比等閒。劉賊若回必害此子汝可用心保護。汝夫已得龍王相救日後夫妻相會子母團圓雪冤報仇有日也。謹記吾言快醒快醒！”言訖而去。小姐醒來句句記得將子抱定無計可施。忽然劉洪回來一見此子便要淹殺小姐道：“今日天色已晚容待明日拋去江中。”幸喜次早劉洪忽有緊急公事遠出小姐暗思：“此子若待賊人回來性命休矣！不如及早拋棄江中聽其生死。倘或皇天見憐有人救得收養此子他日還得相逢。”但恐難以識認即咬破手指寫下血書一紙將父母姓名、跟腳原由備細開載；又將此子左腳上一個小指用口咬下以為記驗。取貼身汗衫一件包裹此子乘空抱出衙門。幸喜官衙離江不遠小姐到了江邊大哭一場。正欲拋棄忽見江岸岸側飄起一片木板小姐即朝天拜禱將此子安在板上用帶縛住血書系在胸前推放江中聽其所之。小姐含淚回衙不題。

卻說此子在木板上順水流去一直流到金山寺腳下停住。那金山寺長老叫做法明和尚修真悟道已得無生妙訣。正當打坐參禪忽聞得小兒啼哭之聲一時心動急到江邊觀看只見涯邊一片木板上睡著一個嬰兒長老慌忙救起。見了懷中血書方知來歷取個乳名叫做江流托人撫養血書緊緊收藏。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江流年長一十八歲。長老就叫他削修行取法名為玄奘摩頂受戒堅心修道。

一日暮春天氣眾人同在松陰之下講經參禪談說奧妙。那酒肉和尚恰被玄奘難倒和尚大怒罵道：“你這業畜姓名也不知父母也不識還在此搗甚麼鬼！”玄奘被他罵出這般言語入寺跪告師父眼淚雙流道：“人生於天地之間稟陰陽而資五行盡由父生母養豈有為人在世而無父母者乎？”再三哀告求問父母姓名。長老道：“你真個要尋父母可隨我到方丈裡來。”玄奘就跟到方丈長老到重梁之上取下一個小匣兒打開來取出血書一紙汗衫一件付與玄奘。玄奘將血書拆開讀之才備細曉得父母姓名並冤仇事蹟。玄奘讀罷不覺哭倒在地道：“父母之仇不能報復何以為人？十八年來不識生身父母至今日方知有母親。此身若非師父撈救撫養安有今日？容弟子去尋見母親然後頭頂香盆重建殿宇報答師父之深恩也！”師父道：“你要去尋母可帶這血書與汗衫前去只做化緣徑往江州私衙才得你母親相見。”

玄奘領了師父言語就做化緣的和尚徑至江州。適值劉洪有事出外也是天教他母子相會玄奘就直至私衙門口抄化。那殷小姐原來夜間得了一夢夢見月缺再圓暗想道：“我婆婆不知音信我丈夫被這賊謀殺我的兒子拋在江中倘若有人收養算來有十八歲矣或今日天教相會亦未可知。”正沉吟間忽聽私衙前有人念經連叫“抄化”小姐又乘便出來問道：“你是何處來的？”玄奘答道：“貧僧乃是金山寺法明長老的徒弟。”小姐道：“你既是金山寺長老的徒弟——”叫進衙來將齋飯與玄奘吃。仔細看他舉止言談好似與丈夫一般小姐將從婢打開去問

道：“你這小師父還是自幼出家的？還是中年出家的？姓甚名誰？可有父母否？”玄奘答道：“我也不是自幼出家我也不是中年出家我說起來冤有天來大仇有海樣深！我父被人謀死我母親被賊人占了。我師父法明長老教我在江州衙內尋取母親。”小姐問道：“你母姓甚？”玄奘道：“我母姓殷名喚溫嬌我父姓陳名光蕊我小名叫做江流法名取為玄奘。”小姐道：“溫嬌就是我。但你今有何憑據？”玄奘聽說是他母親雙膝跪下哀哀大哭：“我娘若不信見有血書汗衫為證！”溫嬌取過一看果然是真母子相抱而哭就叫：“我兒快去！”玄奘道：“十八年不識生身父母今朝才見母親教孩兒如何割捨？”小姐道：“我兒你火抽身前去！劉賊若回他必害你性命！我明日假裝一病只說先年曾許舍百雙僧鞋來你寺中還願。那時節我有話與你說。”玄奘依言拜別。

卻說小姐自見兒子之後心內一憂一喜忽一日推病茶飯不吃臥於床上。劉洪歸衙問其原故小姐道：“我幼時曾許下一願許舍僧鞋一百雙。昨五日之前夢見個和尚手執利刃要索僧鞋便覺身子不快。”劉洪道：“這些小事何不早說？”隨升堂吩咐王左衙、李右衙：江州城內百姓每家要辦僧鞋一雙限五日內完納。百姓俱依派完納訖。小姐對劉洪道：

“僧鞋做完這裡有甚麼寺院好去還願？”劉洪道：“這江州有個金山寺、焦山寺聽你在那個寺裡去。”小姐道：“久聞金山寺好個寺院我就往金山寺去。”劉洪即喚王、李二衙辦下船隻。

小姐帶了心腹人同上了船稍水將船撐開就投金山寺去。

卻說玄奘回寺見法明長老把前項說了一遍長老甚喜。

次日只見一個丫鬟先到說夫人來寺還願眾僧都出寺迎接。

小姐徑進寺門參了菩薩大設齋襯喚丫鬟將僧鞋暑襪托於盤內。來到法堂小姐複拈心香禮拜就教法明長老分表與眾僧去訖。玄奘見眾僧散了法堂上更無一人他卻近前跪下。小姐叫他脫了鞋襪看時那左腳上果然少了一個小指頭。當時兩個又抱住而哭拜謝長老養育之恩。法明道：“汝今母子相會恐奸賊知之可抽身回去庶免其禍。”小姐道：“我兒我與你一隻香環你徑到洪州西北地方約有一千五百里之程那裡有個萬花店當時留下婆婆張氏在那裡是你父親生身之母。我再寫一封書與你徑到唐王皇城之內金殿左邊殷開山丞相家是你母生身之父母。你將我的書遞與外公叫外公奏上唐王統領人馬擒殺此賊與父報仇那時才救得老娘的身子出來。我今不敢久停誠恐賊漢怪我歸遲。”便出寺登舟而去。

玄奘哭回寺中告過師父即時拜別徑往洪州。來到萬花店問那店主劉小二

道：“昔年江州陳客官有一母親住在你店中如今好麼？”劉小二道：“他原在我店中後來昏了眼三四年並無店租還我如今在南門頭一個破瓦窯裡每日上街叫化度日。那客官一去許久到如今杳無資訊不知為何。”玄奘聽罷即時問到南門頭破瓦窯尋著婆婆。婆婆道：“你聲音好似我兒陳光蕊。”玄奘道：“我不是陳光蕊我是陳光蕊的兒子。溫嬌小姐是我的娘。”婆婆道：“你爹娘怎麼不來？”玄奘道：“我爹爹被強盜打死了我娘被強盜霸佔為妻。”婆婆道：“你怎麼曉得來尋我？”玄奘道：“是我娘著我來尋婆婆。我娘有書在此又有香環一隻。”那婆婆接了書並香環放聲痛哭道：“我兒為功名到此我只道他背義忘恩那知他被人謀死！且喜得皇天憐念不絕我兒之後今日還有孫子來尋我。”玄奘問：“婆婆的眼如何都昏了？”婆婆道：“我因思量你父親終日懸望不見他來因此上哭得兩眼都昏了。”玄奘便跪倒向天禱告道：“念玄奘一十八歲父母之仇不能報復。今日領母命來尋婆婆天若憐鑒弟子誠意保我婆婆雙眼複明！”祝罷就將舌尖與婆婆舔眼。須臾之間雙眼舔開仍複如初。婆婆覷了小和尚道：

“你果是我的孫子！恰和我兒子光蕊形容無二！”婆婆又喜又悲。玄奘就領婆婆出了窯門還到劉小二店內將些房錢賃屋一間與婆婆棲身又將盤纏與婆婆道：“我此去只月餘就回。”

隨即辭了婆婆徑往京城。尋到皇城東街殷丞相府上及閘上人道：“小僧是親戚來探相公。”門上人稟知丞相丞相道：“我與和尚並無親眷。”夫人道：“我昨夜夢見我女兒滿堂嬌來家莫不是女婿有書信回來也。”丞相便教請小和尚來到廳上。小和尚見了丞相與夫人哭拜在地就懷中取出一封書來遞與丞相。丞相拆開從頭讀罷放聲痛哭。夫人問道：“相公有何事故？”丞相道：“這和尚是我與你的外甥。女婿陳光蕊被賊謀死滿堂嬌被賊強佔為妻。”夫人聽罷亦痛哭不止。丞相道：“夫人休得煩惱來朝奏知主上親自統兵定要與女婿報仇。”

次日丞相入朝啟奏唐王曰：“今有臣婿狀元陳光蕊帶領家小江州赴任被稍水劉洪打死占女為妻假冒臣婿為官多年事屬異變。乞陛下立人馬剿除賊寇。”唐王見奏大怒就御林軍六萬著殷丞相督兵前去。丞相領旨出朝即往教場內點了兵徑往江州進。曉行夜宿星落鳥飛不覺已到江州。殷丞相兵馬俱在北岸下了營寨。星夜令金牌下戶喚到江州同知、州判二人丞相對他說知此事叫他提兵相助一同過江而去。天尚未明就把劉洪衙門圍了。劉洪正在夢中聽得火炮一響金鼓齊鳴眾兵殺進私衙劉洪措手不及早被擒住。丞相傳下軍令將劉洪一干人犯綁赴法場令眾軍俱在城外安營去了。

丞相直入衙內正廳坐下請小姐出來相見。小姐欲待要出羞見父親就要自縊。玄奘聞知急急將母解救雙膝跪下對母道：“兒與外公統兵至此與父報仇。

今日賊已擒捉母親何故反要尋死？母親若死孩兒豈能存乎？”丞相亦進衙勸解。

小姐道：“吾聞婦人從一而終。痛夫已被賊人所殺豈可靦顏從賊？止因遺腹在身只得忍恥偷生。今幸兒已長大又見老父提兵報仇為女兒者有何面目相見！惟有一死以報丈夫耳！”

丞相道：“此非我兒以盛衰改節皆因出乎不得已何得為恥！”

父子相抱而哭玄奘亦哀哀不止。丞相拭淚道：“你二人且休煩惱我今已擒捉仇賊且去落去來。”即起身到法場恰好江州同知亦差哨兵拿獲水賊李彪解到。丞相大喜就令軍牢押過劉洪、李彪每人痛打一百大棍取了供狀招了先年不合謀死陳光蕊情由先將李彪釘在木驢上推去市曹剮了千刀梟示眾訖；把劉洪拿到洪江渡口先年打死陳光蕊處丞相與小姐、玄奘三人親到江邊望空祭奠活剜取劉洪心肝祭了光蕊燒了祭文一道。

三人望江痛哭早已驚動水府。有巡海夜叉將祭文呈與龍王。龍王看罷就差鰲無帥去請光蕊來到道：“先生恭喜！

恭喜！今有先生夫人公子同岳丈俱在江邊祭你我今送你還魂去也。再有如意珠一顆走盤珠二顆絞綃十端明珠玉帶一條奉送。你今日便可夫妻子母相會也。”光蕊再三拜謝。龍王就令夜叉將光蕊身屍送出江口還魂夜叉領命而去。

卻說殷小姐哭奠丈夫一番又欲將身赴水而死慌得玄奘拚命扯住。正在倉皇之際忽見水面上一個死屍浮來靠近江岸之旁。小姐忙向前認看認得是丈夫的屍一嚎啕大哭不已。眾人俱來觀看只見光蕊舒拳伸腳身子漸漸展動忽地爬將起來坐下眾人不勝驚駭。光蕊睜開眼早見殷小姐與丈人殷丞相同著小和尚俱在身邊啼哭。光蕊道：“你們為何在此？”小姐道：“因汝被賊人打死後來妾身生下此子幸遇金山寺長老撫養長大尋我相會。我教他去尋外公父親得知奏聞朝廷統兵到此拿住賊人。适才生取心肝望空祭奠我夫不知我夫怎生又得還魂。”光蕊道：“皆因我與你昔年在萬花店時買放了那尾金色鯉魚誰知那鯉魚就是此處龍王。後來逆賊把我推在水中全虧得他救我方才又賜我還魂送我寶物俱在身上。更不想你生下這兒子又得岳丈為我報仇。真是苦盡甘來莫大之喜！”

眾官聞知都來賀喜。丞相就令安排酒席答謝所屬官員即日軍馬回程。來到萬花店那丞相傳令安營。光蕊便同玄奘到劉家店尋婆婆。那婆婆當夜得了一夢夢見枯木開花屋後喜鵲頻頻喧噪想道：“莫不是我孫兒來也？”說猶未了只見店門外光蕊父子齊到。小和尚指道：“這不是俺婆婆？”光蕊見了老母連忙拜

倒。母子抱頭痛哭一場把上項事說了一遍。算還了小二店錢起程回到京城。進了相府光蕊同小姐與婆婆、玄奘都來見了夫人。夫人不勝之喜吩咐家僮大排筵宴慶賀。

丞相道：“今日此宴可取名為團圓會。”真正闔家歡樂。

次日早朝唐王登殿殷丞相出班將前後事情備細啟奏並薦光蕊才可大用。唐王准奏即命升陳萼為學士之職隨朝理政。玄奘立意安禪送在洪福寺內修行。後來殷小姐畢竟從容自盡玄奘自到金山寺中報答法明長老。不知後來事體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袁守誠妙算無私曲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

詩曰：都城大國實堪觀八水周流繞四山。多少帝王興此處古來天下說長安。此單表陝西大國長安城乃歷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漢以來三州花似錦八水繞城流。三十六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樓。華夷圖上看天下最為頭真是奇勝之方。今卻是大唐太宗文皇帝登基改元龍集貞觀。此時已登極十三年歲在己巳。且不說他駕前有安邦定國的英豪。與那創業爭疆的傑士。

卻說長安城外涇河岸邊有兩個賢人：一個是漁翁名喚張稍；一個是樵子名喚李定。他兩個是不登科的進士能識字的山人。一日在長安城裡賣了肩上柴貨了籃中鯉同入酒館之中吃了半酣各攜一瓶順涇河岸邊徐步而回。張稍道：

“李兄我想那爭名的因名喪體；奪利的為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去。算起來還不如我們水秀山青逍遙自在甘淡薄隨緣而過。”李定道：“張兄說得有理。但只是你那水秀不如我的山青。”張稍道：“你山青不如我的水秀。

有一《蝶戀花》詞為證詞曰：煙波萬里扁舟小靜依孤篷西施聲音繞。滌慮洗心名利少閑攀蓼穗蒹葭草。數點沙鷗堪樂道柳岸蘆灣妻子同歡笑。一覺安眠風浪俏無榮無辱無煩惱。”

李定道：“你的水秀不如我的山青。也有個《蝶戀花》詞為證詞曰：雲林一段松花滿默聽鶯啼巧舌如調管。紅瘦綠肥春正暖倏然夏至光陰轉。又值秋來容易換黃花香堪供玩。迅嚴冬如指拈逍遙四季無人管。”漁翁道：“你山青不如我水秀受用些好物有一《鷓鴣天》為證仙鄉雲水足生涯擺櫓橫舟便是家。活剖鮮鱗烹綠鱉旋蒸紫蟹煮紅蝦。青蘆筍水荇芽菱角雞頭更可誇。嬌藕老蓮芹葉嫩慈菇茭白鳥英花。”樵夫道：“你水秀不如我山青受用些好物亦有一《鷓鴣

天》為證：

崔巍峻嶺接天涯草舍茅庵是我家。醃臘雞鵝強蟹鱉獐豝兔鹿勝魚蝦。香椿葉黃楝芽竹筍山茶更可誇。紫李紅桃梅杏熟甜梨酸棗木樨花。”漁翁道：“你山青真個不如我的水秀又有《天仙子》一：一葉小舟隨所寓萬迭煙波無恐懼。垂鉤撒網捉鮮鱗沒醬膩偏有味老妻稚子團圓會。魚多又貨長安市換得香醪吃個醉。蓑衣當被臥秋江鼾鼾睡無憂慮不戀人間榮與貴。”樵子道：“你水秀還不如我的山青也有《天仙子》一：茆舍數椽山下蓋松竹梅蘭真可愛。穿林越嶺覓乾柴沒人怪從我賣或少或多憑世界。將錢沽酒隨心快瓦缽磁甌殊自在。酕醄醉了臥松陰無掛礙無利害不管人間興與敗。”漁翁道：“李兄你山中不如我水上生意快活有一《西江月》為證：“紅蓼花繁映月黃蘆葉亂搖風。碧天清遠楚江空牽攪一潭星動。入網大魚作隊吞鉤小鱖成叢。得來烹煮味偏濃笑傲江湖打哄。”樵夫道：“張兄你水上還不如我山中的生意快活亦有《西江月》為證。敗葉枯藤滿路破梢老竹盈山。女蘿幹葛亂牽攀折取收繩殺擔。蟲蛀空心榆柳風吹斷頭松楠。

采來堆積備冬寒換酒換錢從俺。”漁翁道：“你山中雖可比過還不如我水秀的幽雅有一《臨江仙》為證：潮落旋移孤艇去夜深罷棹歌來。蓑衣殘月甚幽哉宿鷗驚不起天際彩雲開。困臥蘆洲無個事三竿日上還捱。隨心盡意自安排朝臣寒待漏爭似我寬懷？”樵夫道：“你水秀的幽雅還不如我山青更幽雅亦有《臨江仙》可證：蒼徑秋高拽斧去晚涼抬擔回來。野花插鬢更奇哉撥雲尋路出待月叫門開。稚子山妻欣笑接草床木枕敧捱。蒸梨炊黍旋鋪排甕中新釀熟真個壯幽懷！”漁翁道：

“這都是我兩個生意贍身的勾當你卻沒有我閒時節的好處有詩為證詩曰：閑看天邊白鶴飛停舟溪畔掩蒼扉。倚篷教子搓釣線罷棹同妻曬網圍。性定果然知浪靜身安自是覺風微。

綠蓑青笠隨時著勝掛朝中紫綬衣。”樵夫道：“你那閒時又不如我的閒時好也亦有詩為證詩曰：閑觀縹緲白雲飛獨坐茅庵掩竹扉。無事訓兒開卷讀有時對客把棋圍。喜來策杖歌芳徑興到攜琴上翠微。草履麻絛粗布被心寬強似著羅衣。”

張稍道：“李定我兩個真是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但散道詞章不為稀罕且各聯幾句看我們漁樵攀話何如？”李定道：“張兄言之最妙請兄先吟。”“舟停綠水煙波內家住深山曠野中。偏愛溪橋春水漲最憐岩岫曉雲蒙。龍門鮮鯉時烹煮蟲蛀乾柴日燎烘。釣網多般堪贍老擔繩二事可容終。小舟仰臥觀飛雁草徑斜敧聽唳鴻。口舌場中無我分是非海內少吾蹤。溪邊掛曬繒如錦石

上重磨斧似鋒。秋月暉暉常獨釣春山寂寂沒人逢。魚多換酒同妻飲柴剩沽壺共子叢。

自唱自斟隨放蕩長歌長歎任顛風。呼兄喚弟邀船夥挈友攜朋聚野翁。行令猜拳頻遞盞拆牌道字漫傳鐘。烹蝦煮蟹朝朝樂炒鴨燻雞日日豐。愚婦煎茶情散誕山妻造飯意從容。曉來舉杖淘輕浪日出擔柴過大沖。雨後披蓑擒活鯉風前弄斧伐枯松。潛蹤避世妝癡蠢隱姓埋名作啞聾。”張稍道：“李兄我才僭先起句今到我兄也先起一聯小弟亦當續之。”“風月佯狂山野漢江湖寄傲老余丁。清閒有分隨瀟灑口舌無聞喜太平。月夜身眠茅屋穩天昏體蓋箬蓑輕。忘情結識松梅友樂意相交鷗鷺盟。名利心頭無算計干戈耳畔不聞聲。隨時一酌香醪酒度日三餐野菜羹。兩束柴薪為活計一竿釣線是營生。閑呼稚子磨鋼斧靜喚憨兒補舊繒。春到愛觀楊柳綠時融喜看荻蘆青。夏天避暑修新竹六月乘涼摘嫩菱。霜降雞肥常日宰重陽蟹壯及時烹。冬來日上還沉睡數九天高自不蒸。

八節山中隨放性四時湖裡任陶情。采薪自有仙家興垂釣全無世俗形。門外野花香豔豔船頭綠水浪平平。身安不說三公位性定強如十裡城。十裡城高防閫令三公位顯聽宣聲。樂山樂水真是罕謝天謝地謝神明。”他二人既各道詞章又相聯詩句行到那分路去處躬身作別。張稍道：“李兄呵途中保重！上山仔細看虎。假若有些兇險正是明日街頭少故人！”李定聞言大怒道：“你這廝憊懶！好朋友也替得生死你怎麼咒我？我若遇虎遭害你必遇浪翻江！”張稍道：“我永世也不得翻江。”李定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你怎麼就保得無事？”張稍道：“李兄你雖這等說你還沒捉摸；不若我的生意有捉摸定不遭此等事。”李定道：“你那水面上營生極凶極險隱隱暗暗有甚麼捉摸？”張稍道：“你是不曉得。這長安城裡西門街上有一個賣卦的先生。我每日送他一尾金色鯉他就與我袖傳一課依方位百下百著。今日我又去買卦他教我在涇河灣頭東邊下網西岸拋釣定獲滿載魚蝦而歸。明日上城來賣錢沽酒再與老兄相敘。”二人從此敘別。

這正是路上說話草裡有人。原來這涇河水府有一個巡水的夜叉聽見了百下百著之言急轉水晶宮慌忙報與龍王道：

“禍事了！禍事了！”龍王問：“有甚禍事？”夜叉道：“臣巡水去到河邊只聽得兩個漁樵攀話。相別時言語甚是利害。那漁翁說：長安城裡西門街上有個賣卦先生算得最准。他每日送他鯉魚一尾他就袖傳一課教他百下百著。若依此等算准卻不將水族盡情打了？何以壯觀水府何以躍浪翻波輔助大王威力？”龍王甚怒急提了劍就要上長安城誅滅這賣卦的。旁邊閃過龍子龍孫、蝦臣蟹士、鰣軍師鱖少卿鯉太宰一齊啟奏道：

“大王且息怒。常言道過耳之言不可聽信。大王此去必有雲從必有雨助恐驚了長安黎庶上天見責。大王隱顯莫測變化無方但只變一秀士到長安城內訪問一番。果有此輩容加誅滅不遲；若無此輩可不是妄害他人也？”龍王依奏遂棄寶劍也不興**出岸上搖身一變變作一個白衣秀士真個丰姿英偉聳壑昂霄。步履端祥循規蹈矩。語言遵孔孟禮貌體周文。身穿玉色羅襴服頭戴逍遙一字巾。上路來拽開雲步徑到長安城西門大街上。只見一簇人擠擠雜雜鬧鬧哄哄內有高談闊論的道：“屬龍的本命屬虎的相沖。寅辰巳亥雖稱合局但只怕的是日犯歲君。”龍王聞言情知是那賣蔔之處走上前分開眾人望裡觀看只見：四壁珠璣滿堂綺繡。

寶鴨香無斷磁瓶水恁清。兩邊羅列王維畫座上高懸鬼穀形。

端溪硯金煙墨相襯著霜毫大筆；火珠林郭璞數謹對了台政新經。六爻熟諳八卦精通。能知天地理善曉鬼神情。一槃子午安排定滿腹星辰布列清。真個那未來事過去事觀如月鏡；幾家興幾家敗鑒若神明。知凶定吉斷死言生。開談風雨迅下筆鬼神驚。招牌有字書名姓神課先生袁守誠。此人是誰？原來是當朝欽天監台正先生袁天罡的叔父袁守誠是也。那先生果然相貌稀奇儀容秀麗名揚大國術冠長安。龍王入門來與先生相見。禮畢請龍上坐童子獻茶。先生問曰：

“公來問何事？”龍王曰：“請卜天上陰晴事如何。”先生即袖傳一課斷曰：“雲迷山頂霧罩林梢。若占雨澤准在明朝。”龍王曰：“明日甚時下雨？雨有多少尺寸？”先生道：“明日辰時布雲巳時雷午時下雨未時雨足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龍王笑曰：“此言不可作戲。如是明日有雨依你斷的時辰數目我送課金五十兩奉謝。若無雨或不按時辰數目我與你實說定要打壞你的門面扯碎你的招牌即時趕出長安不許在此惑眾！”先生欣然而答：“這個一定任你。請了請了明朝雨後來會。”

龍王辭別出長安回水府。大小水神接著問曰：“大王訪那賣卦的如何？”龍王道：“有有有！”但是一個掉嘴口討春的先生。我問他幾時下雨他就說明日下雨；問他甚麼時辰甚麼雨數他就說辰時布雲巳時雷午時下雨未時雨足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我與他打了個賭賽；若果如他言送他謝金五十兩；如略差些就打破他門面趕他起身不許在長安惑眾。”眾水族笑曰：“大王是八河都總管司雨大龍神有雨無雨惟大王知之他怎敢這等胡言？那賣卦的定是輸了！定是輸了！”

此時龍子龍孫與那魚鯽蟹士正歡笑談此事未畢只聽得半空中叫：“涇河龍王接旨。”眾抬頭上看是一個金衣力士手擎玉帝敕旨徑投水府而來。慌得龍王整衣端肅焚香接了旨。

金衣力士回空而去。龍王謝恩拆封看時上寫著：“敕命八河總驅雷掣電行；明朝施雨澤普濟長安城。”旨意上時辰數目與那先生判斷者毫不差唬得那龍王魂飛魄散。少頃蘇醒對眾水族曰：“塵世上有此靈人！真個是能通天徹地卻不輸與他呵！”鰣軍師奏雲：“大王放心。要贏他有何難處？臣有小計管教滅那廝的口嘴。”龍王問計軍師道：“行雨差了時辰少些點數就是那廝斷卦不准怕不贏他？那時捽碎招牌趕他跑路果何難也？”龍王依他所奏果不擔憂。

至次日點箚風伯、雷公、雲童、電母直至長安城九霄空上。他挨到那巳時方布雲午時雷未時落雨申時雨止卻只得三尺零四十點改了他一個時辰克了他三寸八點雨後放眾將班師。他又按落雲頭還變作白衣秀士到那西門裡大街上撞入袁守誠卦鋪不容分說就把他招牌、筆、硯等一齊捽碎。那先生坐在椅上公然不動。這龍王又輪起門板便打、罵道：“這妄言禍福的妖人擅惑眾心的潑漢！你卦又不靈言又狂謬！說今日下雨的時辰點數俱不相對你還危然高坐趁早去饒你死罪！”守誠猶公然不懼分毫仰面朝天冷笑道：“我不怕！我不怕！我無死罪只怕你倒有個死罪哩！別人好瞞只是難瞞我也。我認得你你不是秀士乃是涇河龍王。你違了玉帝敕旨改了時辰克了點數犯了天條。你在那剮龍臺上恐難免一刀你還在此罵我？”龍王見說心驚膽戰毛骨悚然急丟了門板整衣伏禮向先生跪下道：“先生休怪。前言戲之耳豈知弄假成真果然違犯天條奈何？望先生救我一救！

不然我死也不放你。”守誠曰：“我救你不得只是指條生路與你投生便了。”龍曰：“願求指教。”先生曰：“你明日午時三刻該赴人曹官魏征處聽斬。你果要性命須當急急去告當今唐太宗皇帝方好。那魏征是唐王駕下的丞相若是討他個人情方保無事。”龍王聞言拜辭含淚而去。不覺紅日西沉太陰星上但見：煙凝山紫歸鴉倦遠路行人投旅店。渡頭新雁宿眭沙銀河現。催更籌孤村燈火光無焰。風嫋爐煙清道院蝴蝶夢中人不見。月移花影上欄杆星光亂。漏聲換不覺深沉夜已半。

這涇河龍王也不回水府只在空中等到子時前後收了雲頭斂了霧角徑來皇宮門。此時唐王正夢出宮門之外步月花陰忽然龍王變作人相上前跪拜。口叫“陛下救我！救我！”

太宗雲：“你是何人？朕當救你。”龍王雲：“陛下是真龍臣是業龍。臣因犯了天條該陛下賢臣人曹官魏征處斬故來拜求望陛下救我一救！”太宗曰：“既是魏征處斬朕可以救你。你放心前去。”龍王歡喜叩謝而去。

卻說那太宗夢醒後念念在心。早已至五鼓三點太宗設朝聚集兩班文武官

員。但見那：

煙籠鳳闕香藹龍樓。光搖丹扆動雲拂翠華流。君臣相契同堯舜禮樂威嚴近漢周。侍臣燈宮女扇雙雙映彩；孔雀屏麒麟殿處處光浮。山呼萬歲華祝千秋。靜鞭三下響衣冠拜冕旒。宮花燦爛天香襲堤柳輕柔禦樂謳。珍珠簾翡翠簾金鉤高控；龍鳳扇山河扇寶輦停留。文官英秀武將抖搜。禦道分高下丹墀列品流。金章紫綬乘三象地久天長萬萬秋。眾官朝賀已畢各各分班。唐王閃鳳目龍睛一一從頭觀看只見那文官內是房玄齡、杜如晦、徐世勣、許敬宗、王珪等武官內是馬三寶、段志賢、殷開山、程咬金、劉洪紀、胡敬德、秦叔寶等一個個威儀端肅卻不見魏征丞相。唐王召徐世勣上殿道：“朕夜間得一怪夢夢見一人迎面拜謁口稱是涇河龍王犯了天條該人曹官魏征處斬拜告寡人救他朕已許諾。今日班前獨不見魏征何也？”世勣對曰：“此夢告准須臾魏征來朝陛下不要放他出門。過此一日可救夢中之龍。”唐王大喜即傳旨著當駕官宣魏征入朝。

卻說魏征丞相在府夜觀乾象正爇寶香只聞得九霄鶴唳卻是天差仙使捧玉帝金旨一道著他午時三刻夢斬涇河老龍。這丞相謝了天恩齋戒沐浴在府中試慧劍運元神故此不曾入朝。一見當駕官齎旨來宣惶懼無任又不敢違遲君命只得急急整衣束帶同旨入朝在御前叩頭請罪。唐王出旨道：“赦卿無罪。”那時諸臣尚未退朝至此卻命捲簾散朝獨留魏征宣上金鑾召入便殿先議論安邦之策定國之謀。將近巳末午初時候卻命宮人取過大棋來“朕與賢卿對弈一局。”眾嬪妃隨取棋枰鋪設禦案。魏征謝了恩即與唐王對弈。

畢竟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二將軍宮門鎮鬼 唐太宗地府還魂

卻說太宗與魏征在便殿對弈一遞一著擺開陣勢。正合《爛柯經》雲：博弈之道貴乎嚴謹。高者在腹下者在邊中者在角此棋家之常法。法曰：寧輸一子不失一先。擊左則視右攻後則瞻前。有先而後有後而先。兩生勿斷皆活勿連。闊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與其戀子以求生不若棄之而取勝；與其無事而獨行不若固之而自補。彼眾我寡先謀其生；我眾彼寡務張其勢。善勝者不爭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亂。夫棋始以正合終以奇勝。凡敵無事而自補者有侵絕之意；棄小而不救者有圖大之心。隨手而下者無謀之人；不思而應者取敗之道。《詩》雲：“惴惴小心如臨于穀。”此之謂也。詩曰

棋盤為地子為天色按陰陽造化全。

下到玄微通變處笑誇當日爛柯仙。

君臣兩個對弈此棋正下到午時三刻一盤殘局未終魏征忽然踏伏在案邊鼾鼾盹睡。太宗笑曰：“賢卿真是匡扶社稷之心勞創立江山之力倦所以不覺盹睡。”太宗任他睡著更不呼喚不多時魏征醒來俯伏在地道：“臣該萬死！臣該萬死！卻才暈困不知所為望陛下赦臣慢君之罪。”太宗道：“卿有何慢罪？且起來拂退殘棋與卿從新更著。”魏征謝了恩卻才拈子在手只聽得朝門外大呼小叫。原來是秦叔寶、徐茂功等將著一個血淋的龍頭擲在帝前啟奏道：“陛下海淺河枯曾有見這般異事卻無聞。”太宗與魏征起身道：“此物何來？”

叔寶、茂功道：“千步廊南十字街頭雲端裡落下這顆龍頭微臣不敢不奏。”唐王驚問魏征：“此是何說？”魏征轉身叩頭道：

“是臣才一夢斬的。”唐王聞言大驚道：“賢卿盹睡之時又不曾見動身動手又無刀劍如何卻斬此龍？”魏征奏道：“主公臣的身在君前夢離陛下。身在君前對殘局合眼朦朧；夢離陛下乘瑞雲出神抖搜。那條龍在剮龍臺上被天兵將綁縛其中。是臣道：‘你犯天條合當死罪。我奉天命斬汝殘生。’龍聞哀苦臣抖精神。龍聞哀苦伏爪收鱗甘受死；臣抖精神撩衣進步舉霜鋒。扢扠一聲刀過處龍頭因此落虛空。”太宗聞言心中悲喜不一。喜者誇獎魏征好臣朝中有此豪傑愁甚江山不穩？悲者謂夢中曾許救龍不期竟致遭誅。只得強打精神傳旨著叔寶將龍頭懸掛市曹曉諭長安黎庶一壁廂賞了魏征眾官散訖。當晚回宮心中只是憂悶想那夢中之龍哭啼啼哀告求生豈知無常難免此患。思念多時漸覺神魂倦怠身體不安。當夜二更時分只聽得宮門外有號泣之聲太宗愈加驚恐。正朦朧睡間又見那涇河龍王手提著一顆血淋淋的級高叫：“唐太宗！還我命來！還我命來！你昨夜滿口許諾救我怎麼天明時反宣人曹官來斬我？你出來你出來！我與你到閻君處折辨折辨！”他扯住太宗再三嚷鬧不放太宗箝口難言只掙得汗流遍體。正在那難分難解之時只見正南上香雲繚繞彩霧飄飄有一個女真人上前將楊柳枝用手一擺那沒頭的龍悲悲啼啼徑往西北而去。原來這是觀音菩薩領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此住長安城都土地廟裡夜聞鬼泣神號特來喝退業龍救脫皇帝。那龍徑到陰司地獄具告不題。

卻說太宗蘇醒回來只叫“有鬼！有鬼！”慌得那三宮皇后六院嬪妃與近侍太監戰兢兢一夜無眠。不覺五更三點那滿朝文武多官都在朝門外候朝。等到天明猶不見臨朝唬得一個個驚懼躊躇。及日上三竿方有旨意出來道：“朕心不快眾官免朝。”不覺倏五七日眾官憂惶都正要撞門見駕問安只見太后有旨召醫官入宮用藥眾人在朝門等候討信。少時醫官出來眾問何疾。醫官道：“皇上脈氣不正虛而又數狂言見鬼又診得十動一代五臟無氣恐不諱只在七日之內矣。”眾官聞言大驚失色。正愴惶間又聽得太后有旨宣徐茂功、護國公、尉遲公見駕。三公奉旨急入到分宮樓下。拜畢太宗正色強言道：“賢卿寡人十九歲領兵南征

北伐東擋西除苦歷數載更不曾見半點邪祟今日卻反見鬼！”尉遲公道：“創立江山殺人無數何怕鬼乎？”太宗道：“卿是不信。朕這寢宮門外入夜就拋磚弄瓦鬼魅呼號著然難處。白日猶可昏夜難禁。”

叔寶道：“陛下寬心今晚臣與敬德把守宮門看有甚麼鬼祟。”

太宗准奏茂功謝恩而出。當日天晚各取披掛他兩個介冑整齊執金瓜鉞斧在宮門外把守。好將軍！你看他怎生打扮：頭戴金盔光爍爍身披鎧甲龍鱗。護心寶鏡幌祥雲獅蠻收緊扣繡帶彩霞新。這一個鳳眼朝天星斗怕那一個環睛映電月光浮。他本是英雄豪傑舊勳臣只落得千年稱戶尉萬古作門神。

二將軍侍立門旁一夜天晚更不曾見一點邪祟。是夜太宗在宮安寢無事曉來宣二將軍重重賞勞道：“朕自得疾數日不能得睡今夜仗二將軍威勢甚安。卿且請出安息安息待晚間再一護衛。”二將謝恩而出。遂此二三夜把守俱安只是禦膳減損病轉覺重。太宗又不忍二將辛苦又宣叔寶、敬德與杜、房諸公入宮吩咐道：“這兩日朕雖得安卻只難為秦、胡二將軍徹夜辛苦。朕欲召巧手丹青傳二將軍真容貼於門上免得勞他如何？”眾臣即依旨選兩個會寫真的著胡、秦二公依前披掛照樣畫了貼在門上夜間也即無事。

如此二三日又聽得後宰門乒乓乒乓磚瓦亂響曉來急宣眾臣曰：“連日前門幸喜無事今夜後門又響卻不又驚殺寡人也！”茂功進前奏道：“前門不安是敬德、叔寶護衛；後門不安該著魏征護衛。”太宗准奏又宣魏征今夜把守後門。征領旨當夜結束整齊提著那誅龍的寶劍侍立在後宰門前真個的好英雄也！他怎生打扮：熟絹青巾抹額錦袍玉帶垂腰兜風氅袖采霜飄壓賽壘荼神貌。腳踏烏靴坐折手持利刃凶驍。圓睜兩眼四邊瞧那個邪神敢到？一夜通明也無鬼魅。雖是前後門無事只是身體漸重。一日太后又傳旨召眾臣商議殯殮後事。太宗又宣徐茂功吩咐國家大事叮囑仿劉蜀主托孤之意。言畢沐浴更衣待時而已。旁閃魏征手扯龍衣奏道：

“陛下寬心臣有一事管保陛下長生。”太宗道：“病勢已入膏肓命將危矣如何保得？”征雲：“臣有書一封進與陛下捎去到冥司付酆都判官崔珪。”太宗道：“崔珪是誰？”征雲：“崔珪乃是太上先皇帝駕前之臣先受茲州令後升禮部侍郎。在日與臣八拜為交相知甚厚。他如今已死現在陰司做掌生死文簿的酆都判官夢中常與臣相會。此去若將此書付與他他念微臣薄分必然放陛下回來管教魂魄還陽世定取龍顏轉帝都。”太宗聞言接在手中籠入袖裡遂瞑目而亡。那三宮六院、皇后嬪妃、侍長儲君及兩班文武俱舉哀戴孝又在白虎殿上停著梓宮不題。

卻說太宗渺渺茫茫魂靈徑出五鳳樓前只見那御林軍馬請大駕出朝采獵。太宗欣然從之縹渺而去。行多時人馬俱無。獨自個散步荒郊草野之間。正驚惶難尋道路只見那一邊有一人高聲大叫道：“大唐皇帝往這裡來！往這裡來！”太宗聞言抬頭觀看只見那人：頭頂烏紗腰圍犀角。頭頂烏紗飄軟帶腰圍犀角顯金廂。手擎牙笏凝祥靄身著羅袍隱瑞光。

腳踏一雙粉底靴登雲促霧；懷揣一本生死簿註定存亡。鬢蓬鬆飄耳上鬍鬚飛舞繞腮旁。昔日曾為唐國相如今掌案侍閻王。太宗行到那邊只見他跪拜路旁口稱“陛下赦臣失悞遠迎之罪！”太宗問曰：“你是何人？因甚事前來接拜？”那人道：

“微臣半月前在森羅殿上見涇河鬼龍告陛下許救反誅之故第一殿秦廣大王即差鬼使催請陛下要三曹對案。臣已知之故來此間候接不期今日來遲望乞恕罪恕罪。”太宗道：“你姓甚名誰？是何官職？”那人道：“微臣存日在陽曹侍先君駕前為茲州令後拜禮部侍郎姓崔名珪。今在陰司得受酆都掌案判官。”太宗大喜近前來御手忙攙道：“先生遠勞。朕駕前魏征有書一封正寄與先生卻好相遇。”判官謝恩問書在何處。太宗即向袖中取出遞與崔珪。珪拜接了拆封而看。其書曰：辱愛弟魏征頓書拜大都案契兄崔老先生台下：憶昔交遊音容如在。倏爾數載不聞清教。常只是遇節令設蔬品奉祭未蔔享否？又承不棄夢中臨示始知我兄長大人高遷。奈何陰陽兩隔天各一方不能面覿。今因我太宗文皇帝倏然而故料是對案三曹必然得與兄長相會。萬祈俯念生日交情方便一二放我陛下回陽殊為愛也。容再修謝。不盡。”那判官看了書滿心歡喜道：“魏人曹前日夢斬老龍一事臣已早知甚是誇獎不盡。又蒙他早晚看顧臣的子孫今日既有書來陛下寬心微臣管送陛下還陽重登玉闕。”太宗稱謝了。

二人正說間只見那邊有一對青衣童子執幢幡寶蓋高叫道：“閻王有請有請。”太宗遂與崔判官並二童子舉步前進。

忽見一座城城門上掛著一面大牌上寫著“幽冥地府鬼門關”七個大金字。那青衣將幢幡搖動引太宗徑入城中順街而走。

只見那街旁邊有先主李淵先兄建成故弟元吉上前道：“世民來了！世民來了！”那建成、元吉就來揪打索命。太宗躲閃不及被他扯住。幸有崔判官喚一青面獠牙鬼使喝退了建成、元吉太宗方得脫身而去。行不數裡見一座碧瓦樓臺真個壯麗但見：飄飄萬迭彩霞堆隱隱千條紅霧現。耿耿簷飛怪獸頭輝輝瓦迭鴛鴦片。門鑽幾路赤金釘檻設一橫白玉段。窗牖近光放曉煙簾櫳幌亮穿紅電。樓臺高聳接青霄廊廡平排連寶院。獸鼎香雲襲禦衣絳紗燈火明宮扇。左邊猛烈擺牛頭右下崢嶸羅馬面。接亡送鬼轉金牌引魄招魂垂素練。喚作陰司總會門下方

閻老森羅殿。太宗正在外面觀看只見那壁廂環珮叮噹仙香奇異外有兩對提燭後面卻是十代閻王降階而至。是那十代閻君：秦廣王、楚江王、宋帝王、仵官王、閻羅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轉輪王。

十王出在森羅寶殿控背躬身迎迓太宗。太宗謙下不敢前行十王道："陛下是陽間人王我等是陰間鬼王分所當然何須過讓？"太宗道："朕得罪麾下豈敢論陰陽人鬼之道？"遜之不已。太宗前行徑入森羅殿上與十王禮畢分賓主坐定。

約有片時秦廣王拱手而進言曰："涇河鬼龍告陛下許救而反殺之何也？"太宗道："朕曾夜夢老龍求救實是允他無事不期他犯罪當刑該我那人曹官魏征處斬。朕宣魏征在殿著棋不知他一夢而斬。這是那人曹官出沒神機又是那龍王犯罪當死豈是朕之過也？"十王聞言伏禮道："自那龍未生之前南斗星死簿上已註定該遭殺于人曹之手我等早已知之。但只是他在此折辯定要陛下來此三曹對案是我等將他送入輪藏轉生去了。今又有勞陛下降臨望乞恕我催促之罪。"言畢命掌生死簿判官："急取簿子來看陛下陽壽天祿該有幾何？"崔判官急轉司房將天下萬國國王天祿總簿先逐一檢閱只見南贍部洲大唐太宗皇帝註定貞觀一十三年。崔判官吃了一驚急取濃墨大筆將"一"字上添了兩畫卻將簿子呈上。十王從頭看時見太宗名下註定三十三年閻王驚問："陛下登基多少年了？"太宗道："朕即位今一十三年了。"閻王道："陛下寬心勿慮還有二十年陽壽。此一來已是對案明白請返本還陽。"

太宗聞言躬身稱謝。十閻王差崔判官、朱太尉二人送太宗還魂。太宗出森羅殿又起手問十王道："朕宮中老少安否如何？"

十王道："俱安但恐禦妹壽似不永。"太宗又再拜啟謝："朕回陽世無物可酬謝惟答瓜果而已。"十王喜曰："我處頗有東瓜西瓜只少南瓜。"太宗道："朕回去即送來即送來。"從此遂相揖而別。

那太尉執一引魂幡在前引路崔判官隨後保著太宗徑出幽司。太宗舉目而看不是舊路問判官曰："此路差矣？"

判官道："不差。陰司裡是這般有去路無來路。如今送陛下自轉輪藏出身一則請陛下游觀地府一則教陛下轉托生。"

太宗只得隨他兩個引路前來。徑行數裡忽見一座高山陰雲垂地黑霧迷空。太宗道："崔先生那廂是甚麼山？"判官道：

“乃幽冥背陰山。”太宗悚懼道：“朕如何去得？”判官道：“陛下寬心有臣等引領。”太宗戰戰兢兢相隨二人上得山岩抬頭觀看只見：形多凸凹勢更崎嶇。峻如蜀嶺高似廬岩。非陽世之名山實陰司之險地。荊棘叢叢藏鬼怪石崖磷磷隱邪魔。

耳畔不聞獸鳥噪眼前惟見鬼妖行。陰風颯颯黑霧漫漫。陰風颯颯是神兵口內哨來煙；黑霧漫漫是鬼祟暗中噴出氣。一望高低無景色相看左右盡猖亡。那裡山也有峰也有嶺也有洞也有澗也有；只是山不生草峰不插天嶺不行客洞不納雲澗不流水。岸前皆魍魎嶺下盡神魔。洞中收野鬼澗底隱邪魂。山前山后牛頭馬面亂喧呼；半掩半藏餓鬼窮魂時對泣。催命的判官急急忙忙傳信票；追魂的太尉吆吆喝喝趲公文。急腳子旋風滾滾勾司人黑霧紛紛。太宗全靠著那判官保護過了陰山。前進又曆了許多衙門一處處俱是悲聲振耳惡怪驚心。太宗又道：“此是何處？”判官道：“此是陰山背後一十八層地獄。”太宗道：“是那十八層？”判官道：“你聽我說：吊筋獄、幽枉獄、火坑獄寂寂寥寥煩煩惱惱盡皆是生前作下千般業死後通來受罪名。酆都獄、拔舌獄、剝皮獄哭哭啼啼淒淒慘慘只因不忠不孝傷天理佛口蛇心墮此門。磨捱獄、碓搗獄、車崩獄皮開肉綻抹嘴諮牙乃是瞞心昧己不公道巧語花言暗損人。寒冰獄、脫殼獄、抽腸獄垢面蓬頭愁眉皺眼都是大鬥小秤欺癡蠢致使災屯累自身。油鍋獄、黑暗獄、刀山獄戰戰兢兢悲悲切切皆因強暴欺良善藏頭縮頸苦伶仃。

血池獄、阿鼻獄、秤桿獄脫皮露骨折臂斷筋也只為謀財害命宰畜屠生墮落千年難解釋沉淪永世下翻身。一個個緊縛牢栓繩纏索綁差些赤鬼、黑臉鬼長槍短劍；牛頭鬼、馬面鬼鐵簡銅錘。只打得皺眉苦面血淋淋叫地叫天無救應。正是人生卻莫把心欺神鬼昭彰放過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太宗聽說心中驚慘。

進前又走不多時見一夥鬼卒各執幢幡路旁跪下道：

“橋樑使者來接。”判官喝令起去上前引著太宗從金橋而過。

太宗又見那一邊有一座銀橋橋上行幾個忠孝賢良之輩公平正大之人亦有幢幡接引；那壁廂又有一橋寒風滾滾血浪滔滔號泣之聲不絕。太宗問道：“那座橋是何名色？”判官道：“陛下那叫做奈河橋。若到陽間切須傳記那橋下都是些奔流浩浩之水險峻窄窄之路。儼如匹練搭長江卻似火坑浮上界。陰氣逼人寒透骨腥風撲鼻味鑽心。波翻浪滾往來並沒渡人船；

赤腳蓬頭出入盡皆作業鬼。橋長數裡闊只三畝高有百尺深卻千重。上無扶手欄杆下有搶人惡怪。枷杻纏身打上奈河險路。你看那橋邊神將甚凶頑河內孽

魂真苦惱椏杈樹上掛的是肯紅黃紫色絲衣；壁鬥崖前蹲的是毀罵公婆淫潑婦。

銅蛇鐵狗任爭餐永墮奈河無出路。詩曰：時聞鬼哭與神號血水渾波萬丈高。無數牛頭並馬面猙獰把守奈河橋。”正說間那幾個橋樑使者早已回去了。太宗心又驚惶點頭暗歎默默悲傷相隨著判官、太尉早過了奈河惡水血盆苦界。前又到枉死城只聽哄哄人嚷分明說“李世民來了！李世民來了！”太宗聽叫心驚膽戰。見一夥拖腰折臂、有足無頭的鬼魅上前攔住都叫道：還我命來！還我命來！”慌得那太宗藏藏躲躲只叫“崔先生救我！崔先生救我！”判官道：陛下那些人都是那六十四處煙塵七十二處草寇眾王子、眾頭目的鬼魂；盡是枉死的冤業無收無管不得生又無錢鈔盤纏都是孤寒餓鬼。陛下得些錢鈔與他我才救得哩。”太宗道：“寡人空身到此卻那裡得有錢鈔？”判官道：“陛下陽間有一人金銀若干在我這陰司裡寄放。陛下可出名立一約小判可作保且借他一庫給散這些餓鬼方得過去。”太宗問曰：“此人是誰？”判官道：“他是河南開封府人氏姓相名良他有十三庫金銀在此。陛下若借用過他的到陽間還他便了。”太宗甚喜情願出名借用。遂立了文書與判官借他金銀一庫著太尉盡行給散。判官複吩咐道：“這些金銀汝等可均分用度放你大唐爺爺過去他的陽壽還早哩。我領了十王鈞語送他還魂教他到陽間做一個水 6 大會度汝等生再休生事。”眾鬼聞言得了金銀俱唯唯而退。判官令太尉搖動引魂幡領太宗出離了枉死城中奔上平陽大路飄飄蕩蕩而去。畢竟不知從那條路出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還受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蕭瑀正空門

詩曰：百歲光陰似水流一生事業等浮漚。昨朝面上桃花色今日頭邊雪片浮。白蟻陣殘方是幻子規聲切想回頭。古來陰能延壽善不求憐天自周。卻說唐太宗隨著崔判官、朱太尉自脫了冤家債主前進多時卻來到“六道輪回”之所又見那騰雲的身披霞帔受籙的腰掛金魚僧尼道俗走獸飛禽魑魅魍魎滔滔都奔走那輪回之下各進其道。唐王問曰：“此意何如？”判官道：“陛下明心見性是必記了傳與陽間人知。

這喚做六道輪回：行善的升化仙道盡忠的生貴道行孝的再生福道公平的還生人道積德的轉生富道惡毒的沉淪鬼道。”唐王聽說點頭歎曰：“善哉真善哉！作善果無災！善心常切切善道大開開。莫教興惡念是必少刁乖。休言不報應神鬼有安排。”判官送唐王直至那生貴道門拜呼唐王道：

“陛下呵此間乃出頭之處小判告回著朱太尉再送一程。”唐王謝道：“有勞先生遠涉。”判官道：“陛下到陽間千萬做個水 6 大會度那無主的冤魂切勿忘了。若是陰司裡無報怨之聲陽世間方得享太平之慶。凡百不善之處俱可一一改過普諭世人為善管教你後代綿長江山永固。”唐王一一準奏辭了崔判官隨著朱

太尉同入門來。那太尉見門裡有一匹海騮馬鞍韉齊備急請唐王上馬太尉左右扶持。馬行如箭早到了渭水河邊只見那水面上有一對金色鯉魚在河裡翻波跳鬥。

唐王見了心喜兜馬貪看不舍太尉道：“陛下趲動些趁早趕時辰進城去也。”那唐王只管貪看不肯前行被太尉撮著腳高呼道：“還不走等甚！”撲的一聲望那渭河推下馬去卻就脫了陰司徑回陽世。

卻說那唐朝駕下有徐茂功、秦叔寶、胡敬德、段志賢、馬三寶、程咬金、高士廉、虞世南、房玄齡、杜如晦、蕭瑀、傅奕、張道源、張士衡、王珪等兩班文武俱保著那東宮太子與皇后、嬪妃、宮娥、侍長都在那白虎殿上舉哀一壁廂議傳哀詔要曉諭天下欲扶太子登基。時有魏征在旁道：“列位且住不可！不可！假若驚動州縣恐生不測。且再按候一日我主必還魂也。”

下邊閃上許敬宗道：“魏丞相言之甚謬。自古雲潑水難收人逝不返你怎麼還說這等虛言惑亂人心是何道理！”魏征道：

“不瞞許先生說下官自幼得授仙術推算最明管取陛下不死。”正講處只聽得棺中連聲大叫道：“渰殺我耶！渰殺我耶”唬得個文官武將心慌皇后嬪妃膽戰。一個個面如秋後黃桑葉腰似春前嫩柳條。儲君腳軟難扶喪杖盡哀儀；侍長魂飛怎戴梁冠遵孝禮？嬪妃打跌彩女欹斜。嬪妃打跌卻如狂風吹倒敗芙蓉；彩女欹斜好似驟雨沖歪嬌菡萏。眾臣悚懼骨軟筋麻。戰戰兢兢癡癡痙痙。把一座白虎殿卻象斷梁橋鬧喪台就如倒塌寺。此時眾宮人走得精光那個敢近靈扶柩。多虧了正直的徐茂功理烈的魏丞相有膽量的秦瓊忒猛撞的敬德上前來扶著棺材叫道：“陛下有甚麼放不下心處說與我等不要弄鬼驚駭了眷族。”魏征道：“不是弄鬼此乃陛下還魂也。快取器械來！”打開棺蓋果見太宗坐在裡面還叫“渰死我了！是誰救撈？”茂功等上前扶起道：“陛下蘇醒莫怕臣等都在此護駕哩。”唐王方才開眼道：“朕适才好苦躲過陰司惡鬼難又遭水面喪身災。”眾臣道：“陛下寬心勿懼有甚水災來？”

唐王道：“朕騎著馬正行至渭水河邊見雙頭魚戲被朱太尉欺心將朕推下馬來跌落河中幾乎渰死。”魏征道：“陛下鬼氣尚未解。”急著太醫院進安神定魄湯藥又安排粥膳。連服一二次方才反本還原知得人事。一計唐王死去已三晝夜複回陽間為君。詩曰：萬古江山幾變更歷來數代敗和成。周秦漢晉多奇事誰似唐王死複生？當日天色已晚眾臣請王歸寢各各散訖。次早脫卻孝衣換了彩服一個個紅袍烏帽一個個紫綬金章在那朝門外等候宣召。

卻說太宗自服了安神定魄之劑連進了數次粥湯被眾臣扶入寢室一夜穩睡保養精神直至天明方起抖擻威儀你看他怎生打扮；戴一頂沖天冠穿一領赭黃袍。

系一條藍田碧玉帶踏一對創業無憂履。貌堂堂賽過當朝；威烈烈重興今日。好一個清平有道的大唐王起死回生的李陛下！唐王上金鑾寶殿聚集兩班文武山呼已畢依品分班。只聽得傳旨道：

“有事出班來奏無事退朝。”那東廂閃過徐茂功、魏征、王珪、杜如晦、房玄齡、袁天罡、李淳風、許敬宗等西廂閃過殷開山、劉洪基、馬三寶、段志賢、程咬金、秦叔寶、胡敬德、薛仁貴等一齊上前在白玉階前俯伏啟奏道：“陛下前朝一夢如何許久方覺？”太宗道：“日前接得魏征書朕覺神魂出殿只見羽林軍請朕出獵。正行時人馬無蹤又見那先君父王與先兄弟爭嚷。

正難解處見一人烏帽皂袍乃是判官崔珪喝退先兄弟朕將魏征書傳遞與他。正看時又見青衣者執幢幡引朕入內到森羅殿上與十代閻王敘坐。他說那涇河龍誣告我許救轉殺之事是朕將前言陳具一遍。他說已三曹對過案了急命取生死文簿檢看我的陽壽。時有崔判官傳上簿子閻王看了道寡人有三十三年天祿才過得一十三年還該我二十年陽壽即著朱太尉、崔判官、送朕回來。朕與十王作別允了送他瓜果謝恩。自出了森羅殿見那陰司裡不忠不孝、非禮非義、作踐五穀、明欺暗騙、大鬥小秤、奸盜詐偽、淫邪欺罔之徒受那些磨燒舂銼之苦煎熬吊剝之刑有千千萬萬看之不足。又過著枉死城中有無數的冤魂。盡都是六十四處煙塵的叛賊七十二處草寇的魂靈擋住了朕之來路。幸虧崔判官作保借得河南相老兒的金銀一庫買轉鬼魂方得前行。崔判官教朕回陽世千萬作一場水 6 大會度那無主的孤魂將此言叮嚀分別。

出了那六道輪回之下有朱太尉請朕上馬飛也相似行到渭水河邊我看見那水面上有雙頭魚戲。正歡喜處他將我撮著腳推下水中朕方得還魂也。”眾臣聞此言無不稱賀遂此編行傳報天下各府縣官員上表稱慶不題。

卻說太宗又傳旨赦天下罪人又查獄中重犯。時有審官將刑部絞斬罪人查有四百餘名呈上。太宗放赦回家拜辭父母兄弟托產與親戚子侄明年今日赴曹仍領應得之罪。眾犯謝恩而退。又出恤孤榜文又查宮中老幼彩女共有三千人出旨配軍。自此內外俱善有詩為證詩曰：大國唐王恩德洪道過堯舜萬民豐。死囚四百皆離獄怨女三千放出宮。天下多官稱上壽朝中眾宰賀元龍。善心一念天應佑福蔭應傳十七宗。太宗既放宮女、出死囚已畢又出禦制榜文遍傳天下。榜曰：“乾坤浩大日月照鑒分明；宇宙寬洪天地不容奸黨。使心用術果報只在今生；善布淺求獲福休言後世。千般巧計不如本分為人；萬種強徒怎似隨緣節儉。心行慈善何須努力看經？意欲損人空讀如來一藏！”

自此時蓋天下無一人不行善者。一壁廂又出招賢榜招人進瓜果到陰司裡去；一壁廂將寶藏庫金銀一庫差鄂國公胡敬德上河南開封府訪相良還債。榜張

數日有一赴命進瓜果的賢者本是均州人姓劉名全家有萬貫之資。只因妻李翠蓮在門拔金釵齋僧劉全罵了他幾句說他不遵婦道擅出閨門。李氏忍氣不過自縊而死。撇下一雙兒女年幼晝夜悲啼。

劉全又不忍見無奈遂舍了性命棄了家緣撇了兒女情願以死進瓜將皇榜揭了來見唐王。王傳旨意教他去金亭館裡頭頂一對南瓜袖帶黃錢口噙藥物。

那劉全果服毒而死一點魂靈頂著瓜果早到鬼門關上。

把門的鬼使喝道："你是甚人敢來此處？"劉全道："我奉大唐太宗皇帝欽差特進瓜果與十代閻王受用的。"那鬼使欣然接引。劉全徑至森羅寶殿見了閻王將瓜果進上道："奉唐王旨意遠進瓜果以謝十王寬宥之恩。"閻王大喜道："好一個有信有德的太宗皇帝！"遂此收了瓜果。便問那進瓜的人姓名那方人氏劉全道："小人是均州城民籍姓劉名全。因妻李氏縊死撇下兒女無人看管小人情願舍家棄子捐軀報國特與我王進貢瓜果謝眾大王厚恩。"十王聞言即命查勘劉全妻李氏。

那鬼使取來在森羅殿下與劉全夫妻相會。訴罷前言回謝十王恩宥那閻王卻檢生死簿子看時他夫妻們都有登仙之壽急差鬼使送回。鬼使啟上道："李翠蓮歸陰日久屍無存魂將何附？"閻王道："唐禦妹李玉英今該促死；你可借他屍教他還魂去也。"那鬼使領命即將劉全夫妻二人還魂。帶定出了陰司那陰風繞繞徑到了長安大國將劉全的魂靈推入金亭館裡；將翠蓮的靈魂帶進皇宮內院只見那玉英宮主正在花陰下徐步綠苔而行被鬼使撲個滿懷推倒在地活捉了他魂卻將翠蓮的魂靈推入玉英身內。鬼使回轉陰司不題。

卻說宮院中的大小侍婢見玉英跌死急走金鑾殿報與三宮皇后道："宮主娘娘跌死也！"皇后大驚隨報太宗太宗聞言點頭歎曰："此事信有之也。朕曾問十代閻君：'老幼安乎？'他道：'俱安但恐禦妹壽促。'果中其言。"合宮人都來悲切盡到花陰下看時只見那宮主微微有氣。唐王道："莫哭！莫哭！

休驚了他。"遂上前將御手扶起頭來叫道："禦妹蘇醒蘇醒。"

那宮主忽的翻身叫："丈夫慢行等我一等！"太宗道："禦妹是我等在此。"宮主抬頭睜眼觀看道："你是誰人敢來扯我？"

太宗道："是你皇兄、皇嫂。"宮主道："我那裡得個甚麼皇兄、皇嫂！我娘家姓李我的乳名喚做李翠蓮我丈夫姓劉名全兩口兒都是均州人氏。因為我三個月前拔金釵在門齋僧我丈夫怪我擅出內門不遵婦道罵了我幾句是我氣塞胸

堂將白綾帶懸樑縊死撇下一雙兒女晝夜悲啼。今因我丈夫被唐王欽差赴陰司進瓜果閻王憐憫放我夫妻回來。他在前走因我來遲趕不上他我絆了一跌。你等無禮！不知姓名怎敢扯我！”太宗聞言與眾宮人道：“想是禦妹跌昏了胡說哩。”傳旨教太醫院進湯藥將玉英扶入宮中。

唐王當殿忽有當駕官奏道：“萬歲今有進瓜果人劉全還魂在朝門外等旨。”唐王大驚急傳旨將劉全召進俯伏丹墀。

太宗問道：“進瓜果之事何如？”劉全道：“臣頂瓜果徑至鬼門關引上森羅殿見了那十代閻君將瓜果奉上備言我王殷勤致謝之意。閻君甚喜多多拜上我王道：‘真是個有信有德的太宗皇帝’！”唐王道：“你在陰司見些甚麼來？”劉全道：“臣不曾遠行沒見甚的只聞得閻王問臣鄉貫、姓名。臣將棄家舍子、因妻縊死、願來進瓜之事說了一遍他急差鬼使引過我妻就在森羅殿下相會。一壁廂又檢看死生文簿說我夫妻都有登仙之壽便差鬼使送回。臣在前走我妻後行幸得還魂。但不知妻投何所。”唐王驚問道：“那閻王可曾說你妻甚麼？”劉全道：“閻王不曾說甚麼只聽得鬼使說‘李翠蓮歸陰日久屍無存。’閻王道：‘唐禦妹李玉英今該促死教翠蓮即借玉英屍還魂去罷。’臣不知唐禦妹是甚地方家居何處我還未曾得去找尋哩。”唐王聞奏滿心歡喜當對多官道：“朕別閻君曾問宮中之事他言老幼俱安但恐禦妹壽促。卻才禦妹玉英花陰下跌死朕急扶看須臾蘇醒口叫‘丈夫慢行等我一等！’朕只道是他跌昏了胡言。又問他詳細他說的話與劉全一般。”

魏征奏道：“禦妹偶爾壽促少蘇醒即說此言此是劉全妻借屍還魂之事。此事也有可請宮主出來看他有甚話說。”唐王道：

“朕才命太醫院去進藥不知何如。”便教妃嬪入宮去請。那宮主在裡面亂嚷道：“我吃甚麼藥？這裡那是我家！我家是清涼瓦屋不象這個害黃病的房子花狸狐哨的門扇！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正嚷處只見四五個女官兩三個太監扶著他直至殿上。唐王道：“你可認得你丈夫麼？”玉英道：“說那裡話我兩個從小兒的結夫妻與他生男育女怎的不認得？”唐王叫內官攙他下去。那宮主下了寶殿直至白玉階前見了劉全一把扯住道：“丈夫你往那裡去就不等我一等！我跌了一跤被那些沒道理的人圍住我嚷這是怎的說！”那劉全聽他說的話是妻之言觀其人非妻之面不敢相認。唐王道：“這正是山崩地裂有人見捉生替死卻難逢！”好一個有道的君王即將禦妹的妝奩、衣物、飾盡賞賜了劉全就如陪嫁一般又賜與他永免差徭的禦旨著他帶領禦妹回去。他夫妻兩個便在階前謝了恩歡歡喜喜還鄉。有詩為證：人生人死是前緣短短長長各有年。劉全進瓜回陽世借屍還魂李翠蓮。他兩個辭了君王徑來均州城裡見舊家業兒女俱好兩口兒宣揚善果不題。

卻說那尉遲公將金銀一庫上河南開封府訪看相良原來賣水為活同妻張氏在門販賣烏盆瓦器營生但賺得些錢兒只以盤纏為足其多少齋僧佈施買金銀紙錠記庫焚燒故有此善果臻身。陽世間是一條好善的窮漢那世裡卻是個積玉堆金的長者。尉遲公將金銀送上他門唬得那相公、相婆魂飛魄散；又兼有本府官員茅舍外車馬駢集那老兩口子如癡如啞跪在地下只是磕頭禮拜。尉遲公道：“老人家請起。我雖是個欽差官卻齎著我王的金銀送來還你。”他戰兢兢的答道：“小的沒有甚麼金銀放債如何敢受這不明之財？”尉遲公道：“我也訪得你是個窮漢只是你齋僧佈施盡其所用就買辦金銀紙錠燒記陰司陰司裡有你積下的錢鈔。是我太宗皇帝死去三日還魂複生曾在那陰司裡借了你一庫金銀今此照數送還與你。你可一一收下等我好去回旨。”那相良兩口兒只是朝天禮拜那裡敢受道：“小的若受了這些金銀就死得快了。雖然是燒紙記庫此乃冥冥之事；況萬歲爺爺那世裡借了金銀有何憑據？我決不敢受。”尉遲公道：“陛下說借你的東西有崔判官作保可證你收下罷。”相良道：“就死也是不敢受的。”尉遲公見他苦苦推辭只得具本差人啟奏。太宗見了本知相良不受金銀道：“此誠為善良長者！”即傳旨教胡敬德將金銀與他修理寺院起蓋生祠請僧作善就當還他一般。旨意到日敬德望闕謝恩宣旨眾皆知之。遂將金銀買到城裡軍民無礙的地基一段周圍有五十畝寬闊在上興工起蓋寺院名“敕建相國寺”。左有相公相婆的生祠鐫碑刻石上寫著“尉遲公監造”即今大相國寺是也。

工完回奏太宗甚喜。卻又聚集多官出榜招僧修建水 6 大會度冥府孤魂。榜行天下著各處官員推選有道的高僧上長安做會。那消個月之期天下多僧俱到。唐王傳旨著太史丞傅奕選舉高僧修建佛事。傅奕聞旨即上疏止浮圖以言無佛。表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途六道蒙誘愚蠢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系之人主。今聞俗徒矯托皆雲由佛。自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神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實乃夷犯中國不足為信。”太宗聞言遂將此表擲付群臣議之。時有宰相蕭瑀出班俯囟奏曰：

“佛法興自屢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廢棄。佛聖人也。

非聖者無法請置嚴刑。”傅奕與蕭瑀論辨言禮本於事親事君而佛背親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正所謂非孝者無親。蕭瑀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太宗召太僕卿張道源、中書令張士衡問佛事營福其應何如。二臣對曰：“佛在清淨仁恕果正佛空。周武帝以三教分次：大慧禪師有贊幽遠曆眾供養而無不顯；五祖投胎達摩現象。自古以來皆雲三教至尊而不可毀不可廢。伏乞陛下聖鑒明裁。”太宗甚喜道：“卿之言合理。再有所陳者罪之。”遂著魏征與蕭瑀、張道源邀請諸佛選舉一名有大德行

者作壇主設建道場眾皆頓謝恩而退。自此時出了法律：但有毀僧謗佛者斷其臂。

次日三位朝臣聚眾僧在那山川壇裡逐一從頭查選內中選得一名有德行的高僧。你道他是誰人？靈通本諱號金蟬只為無心聽佛講轉托塵凡苦受磨降生世俗遭羅網。投胎落地就逢凶未出之前臨惡黨。父是海州陳狀元外公總管當朝長。出身命犯落江星順水隨波逐浪泱。海島金山有大緣遷安和尚將他養。年方十八認親娘特赴京都求外長。總管開山調大軍洪州剿寇誅凶黨。狀元光蕊脫天羅子父相逢堪賀獎。複謁當今受主恩淩煙閣上賢名響。恩官不受願為僧洪福沙門將道訪。小字江流古佛兒法名喚做陳玄奘。當日對眾舉出玄奘法師。這個人自幼為僧出娘胎就持齋受戒。他外公見是當朝一路總管殷開山他父親陳光蕊中狀元官拜文淵殿大學士。一心不愛榮華只喜修持寂滅。查得他根源又好德行又高。千經萬典無所不通：佛號仙音無般不會。當時三位引至御前揚塵舞蹈拜罷奏曰：“臣瑀等蒙聖旨選得高僧一名陳玄奘。”太宗聞其名沉思良久道：“可是學士陳光蕊之兒玄奘否？”江流兒叩頭曰：“臣正是。”太宗喜道：“果然舉之不錯誠為有德行有禪心的和尚。朕賜你左僧綱、右僧綱、天下大闡都僧綱之職。”玄奘頓謝恩受了大闡官爵。又賜五彩織金袈裟一件毗盧帽一頂。教他用心再拜明僧排次閣黎班書辦旨意前赴化生寺擇定吉日良時開演經法。玄奘再拜領旨而出遂到化生寺裡聚集多僧打造禪榻裝修功德整理音樂。選得大小明僧共計一千二百名分派上中下三堂。諸所佛前物件皆齊頭頭有次。選到本年九月初三日黃道良辰開啟做七七四十九日水 6 大會。即具表申奏太宗及文武國戚皇親俱至期赴會拈香聽講。畢竟不知聖意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玄奘秉誠建大會 觀音顯象化金蟬

詩曰：龍集貞觀正十三王宣大眾把經談。道場開演無量法雲霧光乘大願龕。禦敕垂恩修上剎金蟬脫殼化西涵。普施善果沉沒秉教宣揚前後三。貞觀十三年歲次己巳九月甲戌初三日癸卯良辰。陳玄奘大闡法師聚集一千二百名高僧都在長安城化生寺開演諸品妙經。那皇帝早朝已畢帥文武多官乘鳳輦龍車出離金鑾寶殿徑上寺來拈香。怎見那鑾駕？真個是：一天瑞氣萬道祥光。仁風輕淡蕩化日麗非常。

千官環佩分前後五衛旌旗列兩旁。執金瓜擎斧鉞雙雙對對；絳紗燭禦爐香靄靄堂堂。龍飛鳳舞鶚薦鷹揚。聖明天子正忠義大臣良。介福千年過舜禹升平萬代賽堯湯。又見那曲柄傘滾龍袍輝光相射；玉連環彩鳳扇瑞靄飄揚。珠冠玉帶紫綬金章。護駕軍千隊扶輿將兩行。這皇帝沐浴虔誠尊敬佛皈依善果喜拈香。唐王大駕早到寺前吩咐住了音樂響器下了車輦引著多官。拜佛拈香。三匝已畢抬頭觀看果然好座道場但見：幢幡飄舞寶蓋飛輝。幢幡飄舞凝空道道彩霞

搖；寶蓋飛輝映日翩翩紅電徹。世尊金象貌臻臻羅漢玉容威烈烈。瓶插仙花爐焚檀降。瓶插仙花錦樹輝輝漫寶剎；爐焚檀降香雲靄靄透清霄。時新果品砌朱盤奇樣糖酥堆彩案。高僧羅列誦真經願拔孤魂離苦難。太宗文武俱各拈香拜了佛祖金身參了羅漢。又見那大闡都綱陳玄奘法師引眾僧羅拜唐王。禮畢分班各安禪位法師獻上濟孤榜文與太宗看榜曰：“至德渺茫禪宗寂滅。清淨靈通周流三界。千變萬化統攝陰陽。體用真常無窮極矣。觀彼孤魂深宜哀湣。此奉太宗聖命：選集諸僧參禪**。大開方便門庭廣運慈悲舟楫普濟苦海群生脫免沉屙六趣。引歸真路普玩鴻蒙；動止無為混成純素。仗此良因邀賞清都絳闕；乘吾勝會脫離地獄凡籠。早登極樂任逍遙來往西方隨自在。詩曰：一爐永壽香幾卷生籙。無邊妙法宣無際天恩沐。冤孽盡消除孤魂皆出獄。願保我邦家清平萬年福。”太宗看了滿心歡喜對眾僧道：“汝等秉立丹衷切休怠慢佛事。待後功成完備各各福有所歸朕當重賞決不空勞。”那一千二百僧一齊頓稱謝。

當日三齋已畢唐王駕回。待七日正會複請拈香。時天色將晚各官俱退。怎見得好晚？你看那：萬里長空淡落輝歸鴉數點下棲遲。滿城燈火人煙靜正是禪僧入定時。一宿晚景題過。

次早法師又升坐聚眾誦經不題。

卻說南海普陀山觀世音菩薩自領了如來佛旨在長安城訪察取經的善人日久未逢真實有德行者。忽聞得太宗宣揚善果選舉高僧開建大會又見得法師壇主乃是江流兒和尚正是極樂中降來的佛子又是他原引送投胎的長老菩薩十分歡喜就將佛賜的寶貝捧上長街與木叉貨賣。你道他是何寶貝？有一件錦襴異寶袈裟、九環錫杖還有那金緊禁三個箍兒密密藏收以俟後用只將袈裟、錫杖出賣。長安城裡有那選不中的愚僧倒有幾貫村鈔。見菩薩變化個疥癩形容身穿破衲赤腳光頭將袈裟捧定豔豔生光他上前問道：“那癩和尚你的袈裟要賣多少價錢？”菩薩道：“袈裟價值五千兩錫杖價值二千兩。”那愚僧笑道：“這兩個癩和尚是瘋子！是傻子！這兩件粗物就賣得七千兩銀子？只是除非穿上身長生不老就得成佛作祖也值不得這許多！拿了去！賣不成！”那菩薩更不爭吵與木叉往前又走。行勾多時來到東華門前正撞著宰相蕭瑀散朝而回眾頭踏喝開街道。那菩薩公然不避當街上拿著袈裟徑迎著宰相。宰相勒馬觀看見袈裟豔豔生光著手下人問那賣袈裟的要價幾何。菩薩道：“袈裟要五千兩錫杖要二千兩。”蕭瑀道：“有何好處值這般高價？”菩薩道：“袈裟有好處有不好處；有要錢處有不要錢處。”蕭瑀道：“何為好？何為不好？”菩薩道：“著了我袈裟不入沉淪不墮地獄不遭惡毒之難不遇虎狼之穴便是好處；若貪淫樂禍的愚僧不齋不戒的和尚毀經謗佛的凡夫難見我袈裟之面這便是不好處。”

又問道：“何為要錢不要錢？”菩薩道：“不遵佛法不敬三寶強買袈裟、

錫杖定要賣他七千兩這便是要錢；若敬重三寶見善隨喜皈依我佛承受得起我將袈裟、錫杖情願送他與我結個善緣這便是不要錢。”蕭瑀聞言倍添春色知他是個好人即便下馬與菩薩以禮相見口稱：“**長老恕我蕭瑀之罪。我大唐皇帝十分好善滿朝的文武無不奉行。即今起建水 6 大會這袈裟正好與大都闡陳玄奘法師穿用。我和你入朝見駕去來。”

菩薩欣然從之拽轉步徑進東華門裡。黃門官轉奏蒙旨宣至寶殿。見蕭瑀引著兩個疥癩僧人立于階下唐王問曰：

“蕭瑀來奏何事？”蕭瑀俯伏階前道：“臣出了東華門前偶遇二僧乃賣袈裟與錫杖者。臣思法師玄奘可著此服故領僧人啟見。”太宗大喜便問那袈裟價值幾何。菩薩與木叉侍立階下更不行禮因問袈裟之價答道：“袈裟五千兩錫杖二千兩。”

太宗道：“那袈裟有何好處就值許多？”菩薩道：“這袈裟龍披一縷免大鵬蠶噬之災；鶴掛一絲得凡入聖之妙。但坐處有萬神朝禮；凡舉動有七佛隨身。這袈裟是冰蠶造練抽絲巧匠翻騰為線。仙娥織就神女機成。方方簇幅繡花縫片片相幫堆錦箧。玲瓏散碎鬥妝花色亮飄光噴寶豔。穿上滿身紅霧繞脫來一段彩雲飛。三天門外透玄光五嶽山前生寶氣。重重嵌就西番蓮灼灼懸珠星斗象。四角上有夜明珠攢頂間一顆祖母綠。雖無全照原本體也有生光八寶攢。這袈裟閒時折迭遇聖才穿。閒時折迭千層包裹透虹霓；遇聖才穿驚動諸天神鬼怕。上邊有如意珠、摩尼珠、辟塵珠、定風珠；又有那紅瑪瑙、紫珊瑚、夜明珠、舍利子。偷月沁白與日爭紅。條條仙氣盈空朵朵祥光捧聖。條條仙氣盈空照徹了天關；朵朵祥光捧聖影遍了世界。照山川驚虎豹；影海島動魚龍。沿邊兩道銷金鎖叩領連環白玉琮。詩曰：三寶巍巍道可尊四生六道盡評論。明心解養人天法見性能傳智慧燈。護體莊嚴金世界身心清淨玉壺冰。自從佛制袈裟後萬劫誰能敢斷僧？”

唐王在那寶殿上聞言十分歡喜又問：“那和尚九環杖有甚好處？”菩薩道：“我這錫杖是那銅鑲鐵造九連環九節仙藤永駐顏。入手厭看青骨瘦下山輕帶白雲還。摩呵五祖游天闕羅卜尋娘破地關。不染紅塵些子穢喜伴神僧上玉山。”唐王聞言即命展開袈裟從頭細看果然是件好物道：“**長老實不瞞你朕今大開善教廣種福田見在那化生寺聚集多僧敷演經法。內中有一個大有德行者法名玄奘。朕買你這兩件寶物賜他受用。你端的要價幾何？”菩薩聞言與木叉合掌皈依道聲佛號躬身上啟道：“既有德行貧僧情願送他決不要錢。”說罷抽身便走。唐王急著蕭瑀扯住欠身立於殿上問曰：“你原說袈裟五千兩錫杖二千兩你見朕要買就不要錢敢是說朕心倚恃君位強要你的物件？更無此理。朕照你原價奉償卻不可推避。”菩薩起手道：“貧僧有願在前原說果有敬重三寶見善

隨喜皈依我佛不要錢願送與他。今見陛下明德止善敬我佛門況又高僧有德有行宣揚**理當奉上決不要錢。貧僧願留下此物告回。”唐王見他這等勤懇甚喜隨命光祿寺大排素宴酬謝。菩薩又堅辭不受暢然而去依舊望都土地廟中隱避不題。

卻說太宗設午朝著魏征齎旨宣玄奘入朝。那法師正聚眾登壇諷經誦偈一聞有旨隨下壇整衣與魏征同往見駕。

太宗道：“求證善事有勞法師無物酬謝。早間蕭瑀迎著二僧願送錦襴異寶袈裟一件九環錫杖一條。今特召法師領去受用。”玄奘叩頭謝恩。太宗道：“法師如不棄可穿上與朕看看。”

長老遂將袈裟抖開披在身上手持錫杖侍立階前。君臣個個欣然。誠為如來佛子你看他：凜凜威顏多雅秀佛衣可體如裁就。輝光豔豔滿乾坤結彩紛紛凝宇宙。朗朗明珠上下排層層金線穿前後。兜羅四面錦沿邊萬樣稀奇鋪綺繡。八寶妝花縛鈕絲金環束領攀絨扣。佛天大小列高低星象尊卑分左右。

玄奘法師大有緣現前此物堪承受。渾如極樂活羅漢賽過西方真覺秀。錫杖叮噹鬥九環毗盧帽映多豐厚。誠為佛子不虛傳勝似菩提無詐謬。當時文武階前喝采太宗喜之不勝即著法師穿了袈裟持了寶杖又賜兩隊儀從著多官送出朝門教他上大街行道往寺裡去就如中狀元誇官的一般。這位玄奘再拜謝恩在那大街上烈烈轟轟搖搖擺擺。你看那長安城裡行商坐賈、公子王孫、墨客文人、大男小女無不爭看誇獎俱道：“好個法師！真是個活羅漢下降活菩薩臨凡。”玄奘直至寺裡僧人下榻來迎。一見他披此袈裟執此錫杖都道是地藏王來了各各歸依侍於左右。玄奘上殿炷香禮佛又對眾感述聖恩已畢各歸禪座。又不覺紅輪西墜正是那：日落煙迷草樹帝都鐘鼓初鳴。叮叮三響斷人行前後御前寂靜。上剎輝煌燈火孤村冷落無聲。禪僧入定理殘經正好煉魔養性。

光陰拈指卻當七日正會玄奘又具表請唐王拈香。此時善聲遍滿天下。太宗即排駕率文武多官、後妃國戚早赴寺裡。那一城人無論大小尊卑俱詣寺聽講。當有菩薩與木叉道：“今日是水 6 正會以一七繼七七可矣了。我和你雜在眾人叢中一則看他那會何如二則看金蟬子可有福穿我的寶貝三則也聽他講的是那一門經法。”兩人隨投寺裡。正是有緣得遇舊相識般若還歸本道場。入到寺裡觀看真個是天朝大國果勝裟婆賽過祇園舍衛也不亞上剎招提。那一派仙音響亮佛號喧嘩。這菩薩直至多寶台邊果然是明智金蟬之相。詩曰：萬象澄明絕點埃大典玄奘坐高臺。生孤魂暗中到聽法高流市上來。施物應機心路遠出生隨意藏門開。對看講出無量法老幼人人放喜懷。又詩曰：因遊法界講堂中逢見相知不俗同。盡說目前千萬事又談塵劫許多功。法雲容曳舒群嶽教網張羅滿太空。檢點

人生歸善念紛紛天雨落花紅。那法師在臺上念一會《受生度亡經》談一會《安邦天寶篆》又宣一會《勸修功卷》。這菩薩近前來拍著寶台厲聲高叫道：“那和尚你只會談小乘教法可會談大乘麼？”玄奘聞言心中大喜翻身跳下臺來對菩薩起手道：“老師父弟子失瞻多罪。見前的蓋眾僧人都講的是小乘教法卻不知大乘教法如何。”菩薩道：“你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升只可渾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亡者升天能度難人脫苦能修無量壽身能作無來無去。”

正講處有那司香巡堂官急奏唐王道：“法師正講談妙法被兩個疥癩遊僧扯下來亂說胡話。”王令擒來只見許多人將二僧推擁進後法堂。見了太宗那僧人手也不起拜也不拜仰面道：“陛下問我何事？”唐王卻認得他道：“你是前日送袈裟的和尚？”菩薩道：“正是。”太宗道：“你既來此處聽講只該吃些齋便了為何與我法師亂講擾亂經堂誤我佛事？”菩薩道：

“你那法師講的是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升天。我有大乘佛法三藏可以度亡脫苦壽身無壞。”太宗正色喜問道：“你那大乘佛法在於何處？”菩薩道：“在大西天天竺國大雷音寺我佛如來處能解百冤之結能消無妄之災。”太宗道：“你可記得麼？”

菩薩道：“我記得。”太宗大喜道：“教法師引去請上臺開講。”

那菩薩帶了木叉飛上高臺遂踏祥雲直至九霄現出救苦原身托了淨瓶楊柳。左邊是木叉惠岸執著棍抖擻精神。

喜的個唐王朝天禮拜眾文武跪地焚香滿寺中僧尼道俗士人工賈無一人不拜禱道：“好菩薩！好菩薩！”有詞為證但見那：瑞靄散繽紛祥光護法身。九霄華漢裡現出女真人。那菩薩頭上戴一頂金葉紐翠花鋪放金光生銳氣的垂珠纓絡；

身上穿一領淡淡色淺淺妝盤金龍飛彩鳳的結素藍袍；胸前掛一面對月明舞清風雜寶珠攢翠玉的砌香環珮；腰間系一條冰蠶絲織金邊登彩雲促瑤海的錦繡絨裙；面前又領一個飛東洋遊普世感恩行孝黃毛紅嘴白鸚哥；手內托著一個施恩濟世的寶瓶瓶內插著一枝灑青霄撒大惡掃開殘霧垂楊柳。玉環穿繡扣金蓮足下深。三天許出入這才是救苦救難觀世音。喜的個唐太宗忘了江山；愛的那文武官失卻朝禮；

蓋眾多人都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太宗即傳旨：教巧手丹青描下菩薩真象。旨意一聲選出個圖神寫聖遠見高明的吳道子此人即後圖功臣于凌煙閣者。當時展開妙筆圖寫真形。那菩薩祥雲漸遠霎時間不見了金光。只見那半空中滴

溜溜落下一張簡帖上有幾句頌子寫得明白。頌曰：“禮上大唐君西方有妙文。程途十萬八千里大乘進殷勤。此經回上國能鬼出群。若有肯去者求正果金身。”太宗見了頌子即命眾僧：

“且收勝會待我差人取得大乘經來再秉丹誠重修善果。”眾官無不遵依。當時在寺中問曰：“誰肯領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經？”問不了旁邊閃過法師帝前施禮道：“貧僧不才願效犬馬之勞與陛下求取真經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唐王大喜上前將御手扶起道：“法師果能盡此忠賢不怕程途遙遠跋涉山川朕情願與你拜為兄弟。”玄奘頓謝恩。唐王果是十分賢德就去那寺裡佛前與玄奘拜了四拜口稱“禦弟聖僧”。玄奘感謝不盡道：“陛下貧僧有何德何能敢蒙天恩眷顧如此？我這一去定要捐軀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經即死也不敢回國永墮沉淪地獄。”隨在佛前拈香以此為誓。唐王甚喜即命回鑾待選良利日辰牒出行遂此駕回各散。

玄奘亦回洪福寺裡。那本寺多僧與幾個徒弟早聞取經之事都來相見因問：“誓願上西天實否？”玄奘道：“是實。”

他徒弟道：“師父呵嘗聞人言西天路遠更多虎豹妖魔。只怕有去無回難保身命。”玄奘道：“我已了弘誓大願不取真經永墮沉淪地獄。大抵是受王恩寵不得不盡忠以報國耳。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難定。”又道：“徒弟們我去之後或三二年或五七年但看那山門裡松枝頭向東我即回來；不然斷不回矣。”眾徒將此言切切而記。

次早太宗設朝聚集文武寫了取經文牒用了通行寶印。有欽天監奏曰：“今日是人專吉星堪宜出行遠路。”唐王大喜。又見黃門官奏道：“禦弟法師朝門外候旨。”隨即宣上寶殿道：“禦弟今日是出行吉日。這是通關文牒。朕又有一個紫金缽盂送你途中化齋而用。再選兩個長行的從者又銀駔的馬一匹送為遠行腳力。你可就此行程。”玄奘大喜即便謝了恩領了物事更無留滯之意。唐王排駕與多官同送至關外只見那洪福寺僧與諸徒將玄奘的冬夏衣服俱送在關外相等。唐王見了先教收拾行囊馬匹然後著官人執壺酌酒。太宗舉爵又問曰：“禦弟雅號甚稱？”玄奘道：“貧僧出家人未敢稱號。”太宗道：“當時菩薩說西天有經三藏。禦弟可指經取號號作三藏何如？”玄奘又謝恩接了禦酒道：“陛下酒乃僧家頭一戒貧僧自為人不會飲酒。”太宗道：“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素酒只飲此一杯以盡朕奉餞之意。”三藏不敢不受。接了酒方待要飲只見太宗低頭將禦指拾一撮塵土彈入酒中。

三藏不解其意太宗笑道：“禦弟呵這一去到西天幾時可回？”三藏道：“只在三年徑回上國。”太宗道：“日久年深山遙路遠禦弟可進此酒：寧戀本

鄉一撚土莫愛他鄉萬兩金。”三藏方悟撚土之意複謝恩飲盡辭謝出關而去。唐王駕回。畢竟不知此去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雙叉嶺伯欽留僧

詩曰：大有唐王降敕封欽差玄奘問禪宗。堅心磨琢尋龍穴著意修持上鷲峰。邊界遠遊多少國雲山前度萬千重。自今別駕投西去秉教迦持悟大空。卻說三藏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蒙唐王與多官送出長安關外。一二日馬不停蹄早至法門寺。本寺住持上房長老帶領眾僧有五百餘人兩邊羅列接至裡面相見獻茶。茶罷進齋齋後不覺天晚正是那：影動星河近月明無點塵。雁聲鳴遠漢砧韻響西鄰。歸鳥棲枯樹禪僧講梵音。蒲團一榻上坐到夜將分。眾僧們燈下議論佛門定旨上西天取經的原由。有的說水遠山高有的說路多虎豹有的說峻嶺陡崖難度有的說毒魔惡怪難降。三藏鉗口不言但以手指自心點頭幾度。眾僧們莫解其意合掌請問道：“法師指心點頭者何也？”三藏答曰：“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對佛設下洪誓大願不由我不盡此心。這一去定要到西天見佛求經使我們法輪回轉願聖主皇圖永固。”眾僧聞得此言人人稱羨個個宣揚都叫一聲“忠心赤膽大闡法師”誇讚不盡請師入榻安寐。

早又是竹敲殘月落雞唱曉雲生。那眾僧起來收拾茶水早齋。玄奘遂穿了袈裟上正殿佛前禮拜道：“弟子陳玄奘前往西天取經但肉眼愚迷不識活佛真形。今願立誓：路中逢廟燒香遇佛拜佛遇塔掃塔。但願我佛慈悲早現丈六金身賜真經留傳東土。”祝罷回方丈進齋。齋畢那二從者整頓了鞍馬促趲行程。三藏出了山門辭別眾僧。眾僧不忍分別直送有十裡之遙噙淚而返三藏遂直西前進。正是那季秋天氣但見：數村木落蘆花碎幾樹楓楊紅葉墜。路途煙雨故人稀黃菊麗山骨細水寒荷破人憔悴。白蘋紅蓼霜天雪落霞孤鶩長空墜。依稀黯淡野雲飛玄鳥去賓鴻至嘹嘹嚦嚦聲宵碎。

師徒們行了數日到了鞏州城。早有鞏州合屬官吏人等迎接入城中。安歇一夜次早出城前去。一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兩三日又至河州衛。此乃是大唐的山河邊界。早有鎮邊的總兵與本處僧道聞得是欽差禦弟法師上西方見佛無不恭敬接至裡面供給了著僧綱請往福原寺安歇。本寺僧人一一參見安排晚齋。齋畢吩咐二從者飽喂馬匹天不明就行。

及雞方鳴隨喚從者卻又驚動寺僧整治茶湯齋供。齋罷出離邊界。

這長老心忙太起早了。原來此時秋深時節雞鳴得早只好有四更天氣。一行三人連馬四口迎著清霜看著明月行有數十裡遠近見一山嶺只得撥草尋路說不盡崎嶇難走又恐怕錯了路徑。正疑思之間忽然失足三人連馬都跌落坑坎之中。三

藏心慌從者膽戰。卻才悚懼又聞得裡面哮吼高呼叫：“拿將來！拿將來！”只見狂風滾滾擁出五六十個妖邪將三藏、從者揪了上去。這法師戰戰兢兢的偷眼觀看上面坐的那魔王十分兇惡真個是：雄威身凜凜猛氣貌堂堂。電目飛光豔雷聲振四方。鋸牙舒口外鑿齒露腮旁。錦繡圍身體文斑裹脊樑。鋼須稀見肉鉤爪利如霜。東海黃公懼南山白額王。唬得個三藏魂飛魄散二從者骨軟筋麻。魔王喝令綁了眾妖一齊將三人用繩索綁縛。正要安排吞食只聽得外面喧嘩有人來報：“熊山君與特處士二位來也。”三藏聞言抬頭觀看前走的是一條黑漢你道他是怎生模樣：雄豪多膽量輕健夯身軀。涉水惟凶力跑林逞怒威。向來符吉夢今獨露英姿。

綠樹能攀折知寒善諭時。准靈惟顯處故此號山君。又見那後邊來的是一條胖漢你道怎生模樣：嵯峨雙角冠端肅聳肩背。性服青衣穩蹄步多遲滯。宗名父作牯原號母稱牸。能為田者功因名特處士。

這兩個搖搖擺擺走入裡面慌得那魔王奔出迎接。熊山君道：“寅將軍一向得意可賀！可賀！”特處士道：“寅將軍丰姿勝常真可喜！真可喜！”魔王道：“二公連日如何？”山君道：“惟守素耳。”處士道：“惟隨時耳。”三個敘罷各坐談笑。

只見那從者綁得痛切悲啼那黑漢道：“此三者何來？”魔王道：“自送上門來者。”處士笑雲：“可能待客否？”魔王道：“奉承！奉承！”山君道：“不可盡用食其二留其一可也。”魔王領諾即呼左左將二從者剖腹剜心剁碎其屍將級與心肝奉獻二客將四肢自食其餘骨肉分給各妖。只聽得咽啅之聲真似虎啖羊羔霎時食盡。把一個長老幾乎唬死。這才是初出長安第一場苦難。

正愴慌之間漸慚的東方白那二怪至天曉方散俱道：

“今日厚擾容日竭誠奉酬。”方一擁而退。不一時紅日高升。

三藏昏昏沉沉也辨不得東西南北正在那不得命處忽然見一老叟手持拄杖而來。走上前用手一拂繩索皆斷對面吹了一口氣三藏方蘇跪拜於地道：“多謝老公公！搭救貧僧性命！”老叟答禮道：“你起來。你可曾疏失了甚麼東西？”三藏道：

“貧僧的從人已是被怪食了只不知行李馬匹在於何處？”老叟用杖指定道：“那廂不是一匹馬、兩個包袱？”三藏回頭看時果是他的物件並不曾失落心才略放下些問老叟曰：“老公公此處是甚所在？公公何由在此？”老叟道：“此是雙叉嶺乃虎狼巢穴處。你為何墮此？”三藏道：“貧僧雞鳴時出河州衛界不

料起得早了冒霜撥露忽失落此地。見一魔王凶頑太甚將貧僧與二從者綁了。又見一條黑漢稱是熊山君；一條胖漢稱是特處士走進來稱那魔王是寅將軍。他三個把我二從者吃了天光才散。不想我是那裡有這大緣大分感得老公公來此救我？”老叟道：“處士者是個野牛精山君者是個熊羆精寅將軍者是個老虎精。左右妖邪盡都是山精樹鬼怪獸蒼狼。

只因你的本性元明所以吃不得你。你跟我來引你上路。”三藏不勝感激將包袱捎在馬上牽著韁繩相隨老叟徑出了坑坎之中走上大路。卻將馬拴在道旁草頭上轉身拜謝那公公那公公遂化作一陣清風跨一隻朱頂白鶴騰空而去。只見風飄飄遺下一張簡帖書上四句頌子頌子雲：“吾乃西天太白星特來搭救汝生靈。前行自有神徒助莫為艱難報怨經。”三藏看了對天禮拜道：“多謝金星度脫此難。”拜畢牽了馬匹獨自個孤孤淒淒往前苦進。這嶺上真個是寒颯颯雨林風響潺潺澗下水。香馥馥野花開密叢叢亂石磊。鬧嚷嚷鹿與猿一隊隊獐和麂。喧雜雜鳥聲多靜悄悄人事靡。那長老戰兢兢心不寧；這馬兒力怯怯蹄難舉。三藏捨身拚命上了那峻嶺之間。行經半日更不見個人煙村舍。一則腹中饑了二則路又不平正在危急之際只見前面有兩隻猛虎咆哮後邊有幾條長蛇盤繞。左有毒蟲右有怪獸三藏孤身無策只得放下身心聽天所命。又無奈那馬腰軟蹄彎即便跪下伏倒在地打又打不起牽又牽不動。苦得個法師襯身無地真個有萬分悽楚已自分必死莫可奈何。卻說他雖有災迍卻有救應。正在那不得命處忽然見毒蟲奔走妖獸飛逃；猛虎潛蹤長蛇隱跡。三藏抬頭看時只見一人手執鋼叉腰懸弓箭自那山坡前轉出果然是一條好漢。你看他：頭上戴一頂艾葉花斑豹皮帽身上穿一領羊絨織錦叵羅衣腰間束一條獅蠻帶。腳下躧一對麂皮靴。環眼圓睛如吊客圈須亂擾似河奎。懸一囊毒藥弓矢拿一杆點鋼大叉。雷聲震破山蟲膽勇猛驚殘野雉魂。三藏見他來得漸近跪在路旁合掌高叫道：“大王救命！大王救命！”那條漢到跟前放下鋼叉用手攙起道：“長老休怕。我不是歹人我是這山中的獵戶姓劉名伯欽綽號鎮山太保。我才自來要尋兩隻山蟲食用不期遇著你多有衝撞。”三藏道：

“貧僧是大唐駕下欽差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和尚。適間來到此處遇著些狼虎蛇蟲四邊圍繞不能前進。忽見太保來眾獸皆走救了貧僧性命多謝！多謝！”伯欽道：“我在這裡住人專倚打些狼虎為生捉些蛇蟲過活故此眾獸怕我走了。你既是唐朝來的與我都是鄉里。此間還是大唐的地界我也是唐朝的百姓我和你同食皇王的水土誠然是一國之人。你休怕跟我來到我捨下歇馬明朝我送你上路。”三藏聞言滿心歡喜謝了伯欽牽馬隨行。

過了山坡又聽得呼呼風響。伯欽道：“長老休走坐在此間。風響處是個山貓來了等我拿他家去管待你。”三藏見說又膽戰心驚不敢舉步。那太保執了鋼叉拽開步迎將上去。

只見一隻斑斕虎對面撞見他看見伯欽急回頭就步。這太保霹靂一聲咄道：“那業畜！那裡走！”那虎見趕得急轉身輪爪撲來。這太保三股叉舉手迎敵唬得個三藏軟癱在草地。這和尚自出娘肚皮那曾見這樣兇險的勾當？太保與那虎在那山坡下人虎相持果是一場好鬥。但見：怒氣紛紛狂風滾滾。怒氣紛紛太保衝冠多膂力；狂風滾滾斑彪逞勢噴紅塵。那一個張牙舞爪這一個轉步回身。三股叉擎天幌日千花尾擾霧飛雲。這一個當胸亂刺那一個劈面來吞。閃過的再生人道撞著的定見閻君。只聽得那斑彪哮吼太保聲哏。斑彪哮吼振裂山川驚鳥獸；太保聲哏喝開天府現星辰。那一個金睛怒出這一個壯膽生嗔。可愛鎮山劉太保堪誇據地獸之君。人虎貪生爭勝負些兒有慢喪三魂。他兩個鬥了有一個時辰只見那虎爪慢腰松被太保舉叉平胸刺倒可憐呵鋼叉尖穿透心肝霎時間血流滿地。揪著耳朵拖上路來好男子！氣不連喘面不改色對三藏道：“造化！造化！這只山貓彀長老食用幾日。”

三藏誇讚不盡道：“太保真山神也！”伯欽道：“有何本事敢勞過獎？這個是長老的洪福。去來！趕早兒剝了皮煮些肉管待你也。”他一隻手執著叉一隻手拖著虎在前引路。三藏牽著馬隨後而行迤逶行過山坡忽見一座山莊。那門前真個是：參天古樹漫路荒藤。萬壑風塵冷千崖氣象奇。一徑野花香襲體數竿幽竹綠依依。草門樓籬笆院堪描堪畫；石板橋白土壁真樂真稀。秋容蕭索爽氣孤高。道旁黃葉落嶺上白雲飄。疏林內山禽聒聒莊門外細犬嘹嘹。伯欽到了門將死虎擲下叫：“小的們何在？”只見走出三四個家僮都是怪形惡相之類上前拖拖拉拉把只虎扛將進去。伯欽吩咐教：“趕早剝了皮安排將來待客。”複回頭迎接三藏進內。彼此相見三藏又拜謝伯欽厚恩憐憫救命伯欽道：“同鄉之人何勞致謝。”坐定茶罷有一老嫗領著一個媳婦對三藏進禮。伯欽道：“此是家母、山妻。”三藏道：“請令堂上坐貧僧奉拜。”老嫗道：“長老遠客各請自珍不勞拜罷。”伯欽道：“母親呵他是唐王駕下差往西天見佛求經者。適間在嶺頭上遇著孩兒孩兒念一國之人請他來家歇馬明日送他上路。”老嫗聞言十分歡喜道：“好！好！好！就是請他不得這般恰好明日你父親周忌就浼長老做些好事念卷經文到後日送他去罷。”這劉伯欽雖是一個殺虎手鎮山的太保他卻有些孝順之心聞得母言就要安排香紙留住三藏。

說話間不覺的天色將晚。小的們排開桌凳拿幾盤爛熟虎肉熱騰騰的放在上面。伯欽請三藏權用再另辦飯。三藏合掌當胸道：“善哉！貧僧不瞞太保說自出娘胎就做和尚更不曉得吃葷。”伯欽聞得此說沉吟了半晌道：“長老寒家歷代以來不曉得吃素。就是有些竹筍采些木耳尋些乾菜做些豆腐也都是獐鹿虎豹的油煎卻無甚素處。有兩眼鍋灶也都是油膩透了這等奈何？反是我請長老的不是。”三藏道：“太保不必多心請自受用。我貧僧就是三五日不吃飯也可忍餓只是不敢破了齋戒。”伯欽道：“倘或餓死卻如之何？”三藏道：

“感得太保天恩搭救出虎狼叢裡就是餓死也強如喂虎。”伯欽的母親聞說叫道：“孩兒不要與長老閑講我自有素物可以管待。”伯欽道：“素物何來？”母親道：“你莫管我我自有素的。”叫媳婦將小鍋取下著火燒了油膩刷了又刷洗了又洗卻仍安在灶上。先燒半鍋滾水別用卻又將些山地榆葉子著水煎作茶湯然後將些黃粱粟米煮起飯來又把些乾菜煮熟盛了兩碗拿出來鋪在桌上。老母對著三藏道：“長老請齋這是老身與兒婦親自動手整理的些極潔極淨的茶飯。”三藏下來謝了方才上坐。那伯欽另設一處鋪排些沒鹽沒醬的老虎肉、香獐肉、蟒蛇肉、狐狸肉、兔肉點剁鹿肉乾巴滿盤滿碗的陪著三藏吃齋。方坐下心欲舉著只見三藏合掌誦經唬得個伯欽不敢動著急起身立在旁邊。三藏念不數句卻教“請齋”。伯欽道：“你是個念短頭經的和尚？”三藏道：“此非是經乃是一卷揭齋之咒。”伯欽道：“你們出家人偏有許多計較吃飯便也念誦念誦。”

吃了齋飯收了盤碗漸漸天晚伯欽引著三藏出中宅到後邊走走穿過夾道有一座草亭。推開門入到裡面只見那四壁上掛幾張強弓硬弩插幾壺箭過梁上搭兩塊血腥的虎皮牆根頭插著許多槍刀叉棒正中間設兩張坐器。伯欽請三藏坐坐。三藏見這般兇險醃髒不敢久坐遂出了草亭。又往後再行是一座大園子卻看不盡那叢叢菊蕊堆黃樹樹楓楊掛赤；又見呼的一聲跑出十來隻肥鹿一大陣黃獐見了人呢呢癡癡更不恐懼。三藏道：“這獐鹿想是太保養家了的？”伯欽道：“似你那長安城中人家有錢的集財寶有莊的集聚稻糧似我們這打獵的只得聚養些野獸備天陰耳。”他兩個說話閑行不覺黃昏複轉前宅安歇。

次早那闔家老小都起來就整素齋管待長老請開啟念經。這長老淨了手同太保家堂前拈了香拜了家堂。三藏方敲響木魚先念了淨口業的真言又念了淨身心的神咒然後開《度亡經》一卷。誦畢伯欽又請寫薦亡疏一道再開念《金剛經》、《觀音經》一一朗音高誦。誦畢吃了午齋又念《法華經》、《彌陀經》。各誦幾卷又念一卷《孔雀經》及談苾蒭洗業的故事早又天晚。獻過了種種香火化了眾神紙馬燒了薦亡文疏佛事已畢又各安寢。

卻說那伯欽的父親之靈薦得脫沉淪鬼魂兒早來到東家宅內托一夢與合宅長幼道：“我在陰司裡苦難難脫日久不得生。今幸得聖僧念了經卷消了我的罪業閻王差人送我上中華富地長者人家托生去了。你們可好生謝送長老不要怠慢、不要怠慢。我去也。”這才是：萬法莊嚴端有意薦亡離苦出沉淪。那闔家兒夢醒又早太陽東上伯欽的娘子道：“太保我今夜夢見公公來家說他在陰司苦難難脫日久不得生。今幸得聖僧念了經卷消了他的罪業閻王差人送他上中華富地長者人家托生去教我們好生謝那長老不得怠慢。他說罷徑出門徉徜去了。我們叫他不應留他不住醒來卻是一夢。”伯欽道：“我也是那等一夢與你一般。我們起去對母親說去。”他兩口子正欲去說只見老母叫道：“伯欽孩兒你來我與你

說話。”二人至前老母坐在床上道：“兒呵我今夜得了個喜夢夢見你父親來家說多虧了長老度已消了罪業上中華富地長者家去托生。”夫妻們俱呵呵大笑道：“我與媳婦皆有此夢正來告稟不期母親呼喚也是此夢。”遂叫一家大小起來安排謝意替他收拾馬匹都至前拜謝道：“多謝長老薦我亡父脫難生報答不盡！”三藏道：“貧僧有何能處敢勞致謝！”

伯欽把三口兒的夢話對三藏陳訴一遍三藏也喜。早供給了素齋又具白銀一兩為謝。三藏分文不受。一家兒又懇懇拜央三藏畢竟分文未受但道：“是你肯慈悲送我一程足感至愛。”伯欽與母妻無奈急做了些粗面燒餅乾糧叫伯欽遠送三藏歡喜收納。太保領了母命又喚兩三個家僮各帶捕獵的器械同上大路看不盡那山中野景嶺上風光。行經半日只見對面處有一座大山真個是高接青霄崔巍險峻。三藏不一時到了邊前。那太保登此山如行平地。正走到半山之中伯欽回身立于路下道：“長老你自前進我卻告回。”三藏聞言滾鞍下馬道：“千萬敢勞太保再送一程！”伯欽道：“長老不知此山喚做兩界山東半邊屬我大唐所管西半邊乃是韃靼的地界。那廂狼虎不伏我降我卻也不能過界你自去罷。”三藏心驚輪開手牽衣執袂滴淚難分。正在那叮嚀拜別之際只聽得山腳下叫喊如雷道：“我師父來也！我師父來也！”唬得個三藏癡呆伯欽打掙。畢竟不知是甚人叫喊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心猿歸正 六賊無蹤

詩曰：佛即心兮心即佛心佛從來皆要物。若知無物又無心便是真如法身佛。法身佛沒模樣一顆圓光涵萬象。無體之體即真體無相之相即實相。非色非空非不空不來不向不回向。無異無同無有無難舍難取難聽望。內外靈光到處同一佛國在一沙中。一粒沙含大千界一個身心萬法同。知之須會無心訣不染不滯為淨業。善惡千端無所為便是南無釋迦葉。卻說那劉伯欽與唐三藏驚驚慌慌又聞得叫聲師父來也。

眾家僮道：“這叫的必是那山腳下石匣中老猿。”太保道：“是他！是他！”三藏問：“是甚麼老猿？”太保道：“這山舊名五行山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國改名兩界山。先年間曾聞得老人家說：

‘王莽簒漢之時天降此山下壓著一個神猴不怕寒暑不吃飲食自有土神監押教他饑餐鐵丸渴飲銅汁。自昔到今凍餓不死。’這叫必定是他。長老莫怕我們下山去看來。”三藏只得依從牽馬下山。行不數裡只見那石匣之間果有一猴露著頭伸著手亂招手道：“師父你怎麼此時才來？來得好！來得好！救我出來我保你上西天去也！”這長老近前細看你道他是怎生模樣：尖嘴縮腮金睛火眼。頭上堆苔蘚耳中生薜蘿。鬢邊少多青草頷下無須有綠莎。眉間土鼻凹泥十分狼狽

指頭粗手掌厚塵垢餘多。還喜得眼睛轉動喉舌聲和。

語言雖利便身體莫能那。正是五百年前孫大聖今朝難滿脫天羅。

這太保誠然膽大走上前來與他拔去了鬢邊草頷下莎問道："你有甚麼說話？"那猴道："我沒話說教那個師父上來我問他一問。"三藏道："你問我甚麼？"那猴道："你可是東土大王差往西天取經去的麼？"三藏道："我正是你問怎麼？"那猴道："我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只因犯了誑上之罪被佛祖壓於此處。前者有個觀音菩薩領佛旨意上東土尋取經人。我教他救我一救他勸我再莫行兇歸依佛法盡殷勤保護取經人往西方拜佛功成後自有好處。故此晝夜提心晨昏吊膽只等師父來救我脫身。我願保你取經與你做個徒弟。"

三藏聞言滿心歡喜道："你雖有此善心又蒙菩薩教誨願入沙門只是我又沒斧鑿如何救得你出？"那猴道："不用斧鑿你但肯救我我自出來也。"三藏道："我自救你你怎得出來？"

那猴道："這山頂上有我佛如來的金字壓帖。你只上出去將帖兒揭起我就出來了。"三藏依言回頭央浼劉伯欽道："太保啊我與你上出走一遭。"伯欽道："不知真假何如！"那猴高叫道："是真！決不敢虛謬！"伯欽只得呼喚家僮牽了馬匹。他卻扶著三藏複上高山攀藤附葛只行到那極巔之處果然見金光萬道瑞氣千條有塊四方大石石上貼著一封皮卻是"唵、嘛、呢、叭、　、吽"六個金字。三藏近前跪下朝石頭看著金字拜了幾拜望西禱祝道："弟子陳玄奘特奉旨意求經果有徒弟之分揭得金字救出神猴同證靈山；若無徒弟之分此輩是個凶頑怪物哄賺弟子不成吉慶便揭不得起。"祝罷又拜。拜畢上前將六個金字輕輕揭下。只聞得一陣香風劈手把壓帖兒刮在空中叫道："吾乃監押大聖者。今日他的難滿吾等回見如來繳此封皮去也。"嚇得個三藏與伯欽一行人望空禮拜。徑下高山又至石匣邊對那猴道："揭了壓帖矣你出來麼。"那猴歡喜叫道："師父你請走開些我好出來莫驚了你。"伯欽聽說領著三藏一行人回東即走。走了五七裡遠近又聽得那猴高叫道："再走！再走！"三藏又行了許遠下了山只聞得一聲響亮真個是地裂山崩。眾人盡皆悚懼只見那猴早到了三藏的馬前赤淋淋跪下道聲"師父我出來也！"對三藏拜了四拜急起身與伯欽唱個大喏道："有勞大哥送我師父又承大哥替我臉上薅草。"謝畢就去收拾行李扣背馬匹。

那馬見了他腰軟蹄矬戰兢兢的立站不住。蓋因那猴原是弼馬溫在天上看養龍馬的有些法則故此凡馬見他害怕。

三藏見他意思實有好心真個象沙門中的人物便叫：

“徒弟啊你姓甚麼？”猴王道：“我姓孫。”三藏道：“我與你起個法名卻好呼喚。”猴王道：“不勞師父盛意我原有個法名叫做孫悟空。”三藏歡喜道：“也正合我們的宗派。你這個模樣就象那小頭陀一般我再與你起個混名稱為行者好麼？”悟空道：“好！好！好！”自此時又稱為孫行者。那伯欽見孫行者一心收拾要行卻轉身對三藏唱個喏道：“長老你幸此間收得個好徒甚喜甚喜此人果然去得。我卻告回。”三藏躬身作禮相謝道：“多有拖步感激不勝。回府多多致意令堂老夫人令荊夫人貧僧在府多擾容回時踵謝。”伯欽回禮遂此兩下分別。

卻說那孫行者請三藏上馬他在前邊背著行李赤條條拐步而行。不多時過了兩界山忽然見一隻猛虎咆哮剪尾而來三藏在馬上驚心。行者在路旁歡喜道：“師父莫怕他他是送衣服與我的。”放下行李耳朵裡拔出一個針兒迎著風幌一幌原來是個碗來粗細一條鐵棒。他拿在手中笑道：“這寶貝五百餘年不曾用著他今日拿出來掙件衣服兒穿穿。”你看他拽開步迎著猛虎道聲“業畜！那裡去！”那只虎蹲著身伏在塵埃動也不敢動動。卻被他照頭一棒就打的腦漿迸萬點桃紅牙齒噴幾點玉塊唬得那陳玄奘滾鞍落馬咬指道聲“天哪！天哪！劉太保前日打的斑斕虎還與他鬥了半日；今日孫悟空不用爭持把這虎一棒打得稀爛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

行者拖將虎來道：“師父略坐一坐等我脫下他的衣服來穿了走路。”三藏道：“他那裡有甚衣服？”行者道：“師父莫管我我自有處置。”好猴王把毫毛拔下一根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把牛耳尖刀從那虎腹上挑開皮往下一剝剝下個囫圇皮來剁去了爪甲割下頭來割個四四方方一塊虎皮提起來量了一量道：“闊了些兒一幅可作兩幅。”拿過刀來又裁為兩幅。收起一幅把一幅圍在腰間路旁揪了一條葛藤緊緊束定遮了下體道：“師父且去！且去！到了人家借些針線再縫不遲。”他把條鐵棒撚一撚依舊象個針兒收在耳裡背著行李請師父上馬。

兩個前進長老在馬上問道：“悟空你才打虎的鐵棒如何不見？”行者笑道：“師父你不曉得。我這棍本是東洋大海龍宮裡得來的喚做天河鎮底神珍鐵又喚做如意金箍棒。當年大反天宮甚是虧他。隨身變化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剛才變做一個繡花針兒模樣收在耳內矣。但用時方可取出。”三藏聞言暗喜。又問道：“方才那只虎見了你怎麼就不動動讓自在打他何說？悟空道：“不瞞師父說莫道是只虎就是一條龍見了我也不敢無禮。我老孫頗有降龍伏虎的手段翻江攪海的神通見貌辨色聆音察理大之則量於宇宙小之則攝於毫毛！變化無端隱顯莫測。剝這個虎皮何為稀罕？見到那疑難處看展本事麼！”三藏聞得此言愈加放懷無慮策馬前行。師徒兩個走著路說著話不覺得太陽星墜但見：焰焰斜輝

返照天涯海角歸雲。千出鳥雀雜訊頻覓宿投林成陣。野獸雙雙對對回窩族族群群。一勾新月破黃昏萬點明星光暈。

行者道：師父走動些天色晚了。那壁廂樹木森森想必是人家莊院我們趕早投宿去來。”三藏果策馬而行徑奔人家到了莊院前下馬。行者撇了行李走上前叫聲“開門！開門！”那裡面有一老者扶筇而出呼喇的開了門看見行者這般惡相腰系著一塊虎皮好似個雷公模樣唬得腳軟身麻口出譫語道：

“鬼來了！鬼來了！”三藏近前攙住叫道：“老施主休怕。他是我貧僧的徒弟不是鬼怪。”老者抬頭見了三藏的面貌清奇方然立定問道：“你是那寺裡來的和尚帶這惡人上我門來？”

三藏道：“我貧僧是唐朝來的往西天拜佛求經適路過此間天晚特造檀府借宿一宵明早不犯天光就行。萬望方便一二。”老者道：“你雖是個唐人那個惡的卻非唐人。”悟空厲聲高呼道：“你這個老兒全沒眼色！唐人是我師父我是他徒弟！

我也不是甚糖人蜜人我是齊天大聖。你們這裡人家也有認得我的我也曾見你來。”那老者道：“你在那裡見我？”悟空道：

“你小時不曾在我面前扒柴？不曾在我臉上挑菜？”老者道：“這廝胡說！你在那裡住？我在那裡住？我來你面前扒柴挑菜！”

悟空道：“我兒子便胡說！你是認不得我了我本是這兩界山石匣中的大聖。你再認認看。”老者方才省悟道：“你倒有些象他但你是怎麼得出來的？”悟空將菩薩勸善、令我等待唐僧揭貼脫身之事對那老者細說了一遍。老者卻才下拜將唐僧請到裡面即喚老妻與兒女都來相見具言前事個個欣喜。又命看茶茶罷問悟空道：“大聖啊你也有年紀了？”悟空道：“你今年幾歲了？”老者道：“我癡長一百三十歲了。”行者道：“還是我重子重孫哩！我那生身的年紀我不記得是幾時但只在這山腳下已五百餘年了。”老者道：“是有是有。我曾記得祖公公說此山乃從天降下就壓了一個神猴。只到如今你才脫體。

我那小時見你是你頭上有草臉上有泥還不怕你；如今臉上無了泥頭上無了草卻象瘦了些腰間又苫了一塊大虎皮與鬼怪能差多少？”

一家兒聽得這般話說都呵呵大笑。這老兒頗賢即今安排齋飯。飯後悟空道：“你家姓甚？”老者道：“捨下姓陳。”三藏聞言即下來起手道：“老施主與貧僧是華宗。”行者道：“師父你是唐姓怎的和他是華宗？”三藏道：

“我俗家也姓陳乃是唐朝海州弘農郡聚賢莊人氏。我的法名叫做陳玄奘。只因我大唐太宗皇帝賜我做禦弟三藏指唐為姓故名唐僧也。”那老者見說同姓又十分歡喜。行者道：“老陳左右打攪你家。我有五百多年不洗澡了你可去燒些湯來與我師徒們洗浴洗浴一臨行謝你。”那老兒即令燒湯拿盆掌上燈火。師徒浴罷坐在燈前行者道：“老陳還有一事累你有針線借我用用。”那老兒道：“有有有。”即教媽媽取針線來遞與行者。行者又有眼色見師父洗浴脫下一件白布短小直裰未穿他即扯過來披在身上卻將那虎皮脫下聯接一處打一個馬面樣的摺子圍在腰間勒了藤條走到師父面前道：“老孫今日這等打扮比昨日如何？”三藏道：“好！好！好！這等樣才象個行者。”三藏道：“徒弟你不嫌殘舊那件直裰兒你就穿了罷。”悟空唱個喏道：“承賜！承賜！”他又去尋些草料喂了馬。此時各各事畢師徒與那老兒亦各歸寢。

次早悟空起來請師父走路。三藏著衣教行者收拾鋪蓋行李。正欲告辭只見那老兒早具臉湯又具齋飯。齋罷方才起身。三藏上馬行者引路不覺饑餐渴飲夜宿曉行又值初冬時候但見那：霜凋紅葉千林瘦嶺上幾株松柏秀。未開梅蕊散香幽暖短晝小春候菊殘荷盡山茶茂。寒橋古樹爭枝鬥曲澗涓涓泉水溜。淡雲欲雪滿天浮朔風驟牽衣袖向晚寒威人怎受？師徒們正走多時忽見路旁呼哨一聲闖出六個人來各執長槍短劍利刃強弓大吒一聲道：“那和尚！那裡走！趕早留下馬匹放下行李饒你性命過去！”唬得那三藏魂飛魄散跌下馬來不能言語。行者用手扶起道：“師父放心沒些兒事這都是送衣服送盤纏與我們的。”三藏道：“悟空你想有些耳閉？他說教我們留馬匹、行李你倒問他要甚麼衣服、盤纏？”行者道：“你管守著衣服、行李、馬匹待老孫與他爭持一場看是何如。”三藏道：“好手不敵雙拳雙拳不如四手。他那裡六條大漢你這般小小的一個人兒怎麼敢與他爭持？”

行者的膽量原大那容分說走上前來叉手當胸對那六個人施禮道：“列位有甚麼緣故阻我貧僧的去路？”那人道：

“我等是剪徑的大王行好心的山主。大名久播你量不知早早的留下東西放你過去；若道半個不字教你碎屍粉骨！”行者道：“我也是祖傳的大王積年的山主卻不曾聞得列位有甚大名。”那人道：“你是不知我說與你聽：一個喚做眼看喜一個喚做耳聽怒一個喚做鼻嗅愛一個喚作舌嘗思一個喚作意見欲一個喚作身本憂。”悟空笑道：“原來是六個毛賊！你卻不認得我這出家人是你的主人公你倒來擋路。把那打劫的珍寶拿出來我與你作七分兒均分饒了你罷！”那賊聞言喜的喜怒的怒愛的愛思的思欲的欲憂的憂一齊上前亂嚷道：“這和尚無禮！你的東西全然沒有轉來和我等要分東西！”

他輪槍舞劍一擁前來照行者劈頭亂砍乒乒乓乓砍有七八十下。悟空停立中

間只當不知。那賊道：“好和尚！真個的頭硬！”行者笑道：“將就看得過罷了！你們也打得手困了卻該老孫取出個針兒來耍耍。”那賊道：“這和尚是一個行針灸的郎中變的。我們又無病症說甚麼動針的話！”行者伸手去耳朵裡拔出一根繡花針兒迎風一幌卻是一條鐵棒足有碗來粗細拿在手中道：“不要走！也讓老孫打一棍兒試試手！”唬得這六個賊四散逃走被他拽開步團團趕上一個個盡皆打死。剝了他的衣服奪了他的盤纏笑吟吟走將來道：“師父請行那賊已被老孫剿了。”三藏道：“你十分撞禍！他雖是剪徑的強徒就是拿到官司也不該死罪；你縱有手段只可退他去便了怎麼就都打死？這卻是無故傷人的性命如何做得和尚？出家人掃地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你怎麼不分皂白一頓打死？全無一點慈悲好善之心！早還是山野中無人查考；若到城市倘有人一時衝撞了你你也行兇執著棍子亂打傷人我可做得白客怎能脫身？”悟空道：“師父我若不打死他他卻要打死你哩。”三藏道：“我這出家人寧死決不敢行兇。我就死也只是一身你卻殺了他六人如何理說？此事若告到官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說不過去。”行者道：“不瞞師父說我老孫五百年前據花果山稱王為怪的時節也不知打死多少人。假似你說這般到官倒也得些狀告是。”三藏道：“只因你沒收沒管暴橫人間欺天誑上才受這五百年前之難。今既入了沙門若是還象當時行兇一味傷生去不得西天做不得和尚！忒惡！忒惡！”原來這猴子一生受不得人氣他見三藏只管緒緒叨叨按不住心頭火道：“你既是這等說我做不得和尚上不得西天不必懲般緒咶惡我我回去便了！”那三藏卻不曾答應他就使一個性子將身一縱說一聲“老孫去也！”三藏急抬頭早已不見只聞得呼的一聲回東而去。撇得那長老孤孤零零點頭自歎悲怨不已道：“這廝！這等不受教誨！我但說他幾句他怎麼就無形無影的徑回去了？罷！罷！罷！也是我命裡不該招徒弟進人口！如今欲尋他無處尋欲叫他叫不應去來！

去來！”正是捨身拚命歸西去莫倚旁人自主張。

那長老只得收拾行李捎在馬上也不騎馬一隻手柱著錫杖一隻手揪著韁繩淒淒涼涼往西前進。行不多時只見山路前面有一個年高的老母捧一件綿衣綿衣上有一頂花帽。三藏見他來得至近慌忙牽馬立於右側讓行。那老母問道：“你是那裡來的長老孤孤淒淒獨行於此？”三藏道：“弟子乃東土大唐奉聖旨往西天拜活佛求真經者。”老母道：“西方佛乃大雷音寺天竺國界此去有十萬八千里路。你這等單人獨馬又無個伴侶又無個徒弟你如何去得！”三藏道：“弟子日前收得一個徒弟他性潑凶頑是我說了他幾句他不受教遂渺然而去也。”老母道：“我有這一領綿布直裰一頂嵌金花帽原是我兒子用的。他只做了三日和尚不幸命短身亡。我才去他寺裡哭了一場辭了他師父將這兩件衣帽拿來做個憶念。長老啊你既有徒弟我把這衣帽送了你罷。”三藏道：“承老母盛賜但只是我徒弟已走了不敢領受。”老母道：“他那廂去了？”三藏道：“我聽得呼的一聲他回東去了。”老母道：“東邊不遠就是我家想必往我家去了。我那裡還

有一篇咒兒喚做定心真言又名做緊箍兒咒。你可暗暗的念熟牢記心頭再莫洩漏一人知道。我去趕上他叫他還來跟你你卻將此衣帽與他穿戴。他若不服你使喚你就默念此咒他再不敢行兇也再不敢去了。”三藏聞言低頭拜謝。那老母化一道金光回東而去。三藏情知是觀音菩薩授此真言急忙撮土焚香望東懇懇禮拜。拜罷收了衣帽藏在包袱中間卻坐于路旁誦習那定心真言。來回念了幾遍念得爛熟牢記心胸不題。

卻說那悟空別了師父一筋斗雲徑轉東洋大海。按住雲頭分開水道徑至水晶宮前。早驚動龍王出來迎接接至宮裡坐下禮畢、龍王道：“近聞得大聖難滿失賀！想必是重整仙山複歸古洞矣。”悟空道：“我也有此心性只是又做了和尚了。”龍王道：“做甚和尚？”行者道：“我虧了南海菩薩勸善教我正果隨東土唐僧上西方拜佛皈依沙門又喚為行者了。”

龍王道：“這等真是可賀！可賀！這才叫做改邪歸正懲創善心。

既如此怎麼不西去複東回何也？”行者笑道：“那是唐僧不識人性。有幾個毛賊剪徑是我將他打死唐僧就緒緒叨叨說了我若干的不是你想老孫可是受得悶氣的？是我撇了他欲回本山故此先來望你一望求鐘茶吃。”龍王道：“承降！承降！”

當時龍子龍孫即捧香茶來獻。

茶畢行者回頭一看見後壁上掛著一幅圯橋進履的畫兒。行者道：“這是甚麼景致？”龍王道：“大聖在先此事在後故你不認得。這叫做圯橋三進履。”行者道：“怎的是三進履？”

龍王道：“此仙乃是黃石公此子乃是漢世張良。石公坐在圯橋上忽然失履於橋下遂喚張良取來。此子即忙取來跪獻於前。如此三度張良略無一毫倨傲怠慢之心石公遂愛他勤謹夜授天書著他扶漢。後果然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太平後棄職歸山從赤松子游悟成仙道。大聖你若不保唐僧不盡勤勞不受教誨到底是個妖仙休想得成正果。”悟空聞言沉吟半晌不語。龍王道：“大聖自當裁處不可圖自在誤了前程。”悟空道：“莫多話老孫還去保他便了。”龍王欣喜道：

“既如此不敢久留請大聖早慈悲莫要疏久了你師父。”行者見他催促請行急聳身出離海藏駕著雲別了龍王。正走卻遇著南海菩薩。菩薩道：“孫悟空你怎麼不受教誨不保唐僧來此處何干？”慌得個行者在雲端裡施禮道：“向蒙菩薩善言果有唐朝僧到揭了壓帖救了我命跟他做了徒弟。他卻怪我凶頑我才閃了他

一閃如今就去保他也。”菩薩道：“趕早去莫錯過了念頭。”言畢各回。

這行者須臾間看見唐僧在路旁悶坐。他上前道：“師父！

怎麼不走路？還在此做甚？”三藏抬頭道：“你往那裡去來？教我行又不敢行動又不敢動只管在此等你。”行者道：“我往東洋大海老龍王家討茶吃吃。”三藏道：“徒弟啊出家人不要說謊。你離了我沒多一個時辰就說到龍王家吃茶？”行者笑道：

“不瞞師父說我會駕筋斗雲一個筋斗有十萬八千里路故此得即去即來。”三藏道：“我略略的言語重了些兒你就怪我使個性子丟了我去。象你這有本事的討得茶吃；象我這去不得的只管在此忍餓你也過意不去呀！”行者道：“師父你若餓了我便去與你化些齋吃。”三藏道：“不用化齋。我那包袱裡還有些乾糧是劉太保母親送的你去拿缽盂尋些水來等我吃些兒走路罷。”行者去解開包袱在那包裹中間見有幾個粗面燒餅拿出來遞與師父。又見那光豔豔的一領綿布直裰一頂嵌金花帽行者道：“這衣帽是東土帶來的？”三藏就順口兒答應道：“是我小時穿戴的。這帽子若戴了不用教經就會念經；這衣服若穿了不用演禮就會行禮。”行者道：“好師父把與我穿戴了罷。”三藏道：“只怕長短不一你若穿得就穿了罷。”行者遂脫下舊白布直裰將綿布直裰穿上也就是比量著身體裁的一般把帽兒戴上。三藏見他戴上帽子就不吃乾糧卻默默的念那緊箍咒一遍。行者叫道：“頭痛！頭痛！”那師父不住的又念了幾遍把個行者痛得打滾抓破了嵌金的花帽。

三藏又恐怕扯斷金箍住了口不念。不念時他就不痛了。伸手去頭上摸摸似一條金線兒模樣緊緊的勒在上面取不下揪不斷已此生了根了。他就耳裡取出針兒來插入箍裡往外亂捎。三藏又恐怕他捎斷了口中又念起來他依舊生痛痛得豎蜻蜓翻筋斗耳紅面赤眼脹身麻。那師父見他這等又不忍不舍複住了口他的頭又不痛了。行者道：“我這頭原來是師父咒我的。”三藏道：“我念得是緊箍經何曾咒你？”行者道：

“你再念念看。”三藏真個又念行者真個又痛只教：“莫念！莫念！念動我就痛了！這是怎麼說？”三藏道：“你今番可聽我教誨了？”行者道：“聽教了！”“你再可無禮了？”行者道：“不敢了！”他口裡雖然答應心上還懷不善把那針兒幌一幌碗來粗細望唐僧就欲下手慌得長老口中又念了兩三遍這猴子跌倒在地丟了鐵棒不能舉手只教：“師父！我曉得了！再莫念！再莫念！”三藏道：“你怎麼欺心就敢打我？”行者道：“我不曾敢打我問師父你這法兒是誰教你的？”三藏道：“是適間一個老母傳授我的。”行者大怒道：“不消講了！這個老母坐定是那個觀世音！他怎麼那等害我！等我上南海打他去！”三

藏道：

“此法既是他授與我他必然先曉得了。你若尋他他念起來你卻不是死了？”行者見說得有理真個不敢動身只得回心跪下哀告道：“師父！這是他奈何我的法兒教我隨你西去。我也不去惹他你也莫當常言只管念誦。我願保你再無退悔之意了。”三藏道：“既如此伏侍我上馬去也。”那行者才死心塌地抖擻精神束一束綿布直裰扣背馬匹收拾行李奔西而進。畢竟這一去後面又有甚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蛇盤山諸神暗佑 鷹愁澗意馬收韁

卻說行者伏侍唐僧西進行經數日正是那臘月寒天朔風凜凜滑凍淩淩去的是些懸崖峭壁崎嶇路迭嶺層巒險峻山。三藏在馬上遙聞呼喇喇水聲聒耳回頭叫：“悟空是那裡水響？”行者道：“我記得此處叫做蛇盤山鷹愁澗想必是澗裡水響。”說不了馬到澗邊三藏勒韁觀看但見：涓涓寒脈穿雲過湛湛清波映日紅。聲搖夜雨聞幽谷彩朝霞眩太空。千仞浪飛噴碎玉一泓水響吼清風。流歸萬頃煙波去鷗鷺相忘沒釣逢。師徒兩個正然看處只見那澗當中響一聲鑽出一條龍來推波掀浪攛出崖山就搶長老。慌得個行者丟了行李把師父抱下馬來回頭便走。那條龍就趕不上把他的白馬連鞍轡一口吞下肚去依然伏水潛蹤。行者把師父送在那高阜上坐了卻來牽馬挑擔止存得一擔行李不見了馬匹。他將行李擔送到師父面前道：“師父那孽龍也不見蹤影只是驚走我的馬了。”三藏道：“徒弟啊卻怎生尋得馬著麼？”行者道：“放心放心等我去看來。”

他打個呼哨跳在空中火眼金睛用手搭涼篷四下裡觀看更不見馬的蹤跡。按落雲頭報導：“師父我們的馬斷乎是那龍吃了四下裡再看不見。”三藏道：“徒弟呀那廝能有多大口卻將那匹大馬連鞍轡都吃了？想是驚張溜韁走在那山凹之中。你再仔細看看。”行者道：“你也不知我的本事。我這雙眼白日裡常看一千里路的吉凶。象那千里之內蜻蜓兒展翅我也看見何期那匹大馬我就不見！”三藏道：“既是他吃了我如何前進！可憐啊！這萬水千山怎生走得！”說著話淚如雨落。行者見他哭將起來他那裡忍得住暴燥聲喊道：“師父莫要這等膿包形麼！你坐著！坐著！等老孫去尋著那廝教他還我馬匹便了。”三藏卻才扯住道：“徒弟啊你那裡去尋他？

只怕他暗地裡攛將出來卻不又連我都害了？那時節人馬兩亡怎生是好！”行者聞得這話越加嗔怒就叫喊如雷道：“你忒不濟！不濟！又要馬騎又不放我去似這般看著行李坐到老罷！”哏哏的吆喝正難息怒只聽得空中有人言語叫道：

“孫大聖莫惱唐禦弟休哭。我等是觀音菩薩差來的一路神祇特來暗中保取經者。”那長老聞言慌忙禮拜。行者道：“你等是那幾個？可報名來我好點卯。”眾神道：“我等是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教伽藍各各輪流值日聽候。”

行者道：“今日先從誰起？”眾揭諦道：“丁甲、功曹、伽藍輪次。

我五方揭諦惟金頭揭諦晝夜不離左右。”行者道：“既如此不當值者且退留下六丁神將與日值功曹和眾揭諦保守著我師父。等老孫尋那澗中的孽龍教他還我馬來。”眾神遵令。三藏才放下心坐在石崖之上吩咐行者仔細行者道：“只管寬心。”好猴王束一束綿布直裰撩起虎皮裙子揝著金箍鐵棒抖擻精神徑臨澗壑半雲半霧的在那水面上高叫道：“潑泥鰍還我馬來！還我馬來！”

卻說那龍吃了三藏的白馬伏在那澗底中間潛靈養性。

只聽得有人叫罵索馬他按不住心中火急縱身躍浪翻波跳將上來道：“是那個敢在這裡海口傷吾？”行者見了他大吒一聲“休走！還我馬來！”輪著棍劈頭就打。那條龍張牙舞爪來抓。他兩個在澗邊前這一場賭鬥果是驍雄但見那：龍舒利爪猴舉金箍。那個須垂白玉線這個服幌赤金燈。那個須下明珠噴彩霧這個手中鐵棒舞狂風。那個是迷爺娘的業子這個是欺天將的妖精。他兩個都因有難遭磨折今要成功各顯能。來來往往戰罷多時盤旋良久那條龍力軟筋麻不能抵敵打一個轉身又攛于水內深潛澗底再不出頭被猴王罵詈不絕他也只推耳聾。

行者沒及奈何只得回見三藏道：“師父這個怪被老孫罵將出來他與我賭鬥多時怯戰而走只躲在水中間再不出來了。”三藏道：“不知端的可是他吃了我馬？”行者道：“你看你說的話！不是他吃了他還肯出來招聲與老孫犯對？”三藏道：

“你前日打虎時曾說有降龍伏虎的手段今日如何便不能降他？”原來那猴子吃不得人急他見三藏搶白了他這一句他就起神威道：“不要說！不要說！等我與他再見個上下！”

這猴王拽開步跳到澗邊使出那翻江攪海的神通把一條鷹愁陡澗徹底澄清的水攪得似那九曲黃河泛漲的波。那孽龍在於深澗中坐臥寧心中思想道：“這才是福無雙降禍不單行。我才脫了天條死難不上一年在此隨緣度日又撞著這般個潑魔他來害我！”你看他越思越惱受不得屈氣咬著牙跳將出去罵道：“你是那裡來的潑魔這等欺我！”行者道：“你莫管我那裡不那裡你只還了馬我就饒你性命！”那龍道：“你的馬是我吞下肚去如何吐得出來！不還你便待怎的！”

行者道“不還馬時看棍！只打殺你償了我馬的性命便罷！”他兩個又在那山崖下苦鬥。鬥不數合小龍委實難搪將身一幌變作一條水蛇兒鑽入草科中去了。

猴王拿著棍趕上前來撥草尋蛇那裡得些影響？急得他三屍神咋七竅煙生念了一聲唵字咒語即喚出當坊土地、本處山神一齊來跪下道：“山神土地來見。”行者道：“伸過孤拐來各打五棍見面與老孫散散心！”二神叩頭哀告道：“望大聖方便容小神訴告。”行者道：“你說甚麼？”二神道：“大聖一向久困小神不知幾時出來所以不曾接得萬望恕罪。”行者道：

“既如此我且不打你。我問你：鷹愁澗裡是那方來的怪龍？他怎麼搶了我師父的白馬吃了？”二神道：“大聖自來不曾有師父原來是個不伏天不伏地混元上真如何得有甚麼師父的馬來？”行者道：“你等是也不知。我只為那誑上的勾當整受了這五百年的苦難。今蒙觀音菩薩勸善著唐朝駕下真僧救出我來教我跟他做徒弟往西天去拜佛求經。因路過此處失了我師父的白馬。”二神道：“原來是如此。這澗中自來無邪只是深陡寬闊水光徹底澄清鴉鵲不敢飛過因水清照見自己的形影便認做同群之鳥往往身擲于水內故名鷹愁陡澗。只是向年間觀音菩薩因為尋訪取經人去救了一條玉龍送他在此教他等候那取經人不許為非作歹他只是饑了時上岸來撲些鳥鵲吃或是捉些獐鹿食用。不知他怎麼無知今日衝撞了大聖。”行者道：“先一次他還與老孫侮手盤旋了幾合；後一次是老孫叫罵他再不出因此使了一個翻江攪海的法兒攪混了他澗水他就攛將上來還要爭持。不知老孫的棍重他遮架不住就變做一條水蛇鑽在草裡。我趕來尋他卻無蹤跡。”

土地道：“大聖不知這條澗千萬個孔竅相通故此這波瀾深遠。想是此間也有一孔他鑽將下去。也不須大聖怒在此找尋要擒此物只消請將觀世音來自然伏了。”

行者見說喚山神土地同來見了三藏具言前事。三藏道：

“若要去請菩薩幾時才得回來？我貧僧饑寒怎忍！”說不了只聽得暗空中有金頭揭諦叫道：“大聖你不須動身小神去請菩薩來也。”行者大喜道聲“有累有累！快行快行！”那揭諦急縱雲頭徑上南海。行者吩咐山神、土地守護師父日值功曹去尋齋供他又去澗邊巡繞不題。

卻說金頭揭諦一駕雲早到了南海按祥光直至落伽山紫竹林中托那金甲諸天與木叉惠岸轉達得見菩薩。菩薩道：

“汝來何干？”揭諦道：“唐僧在蛇盤山鷹愁陡澗失了馬急得孫大聖進退兩

難。及問本處土神說是菩薩送在那裡的孽龍吞了那大聖著小神來告請菩薩降這孽龍還他馬匹。”菩薩聞言道：“這廝本是西海敖閏之子。他為縱火燒了殿上明珠他父告他忤逆天庭上犯了死罪是我親見玉帝討他下來教他與唐僧做個腳力。他怎麼反吃了唐僧的馬？這等說等我去來。”那菩薩降蓮台徑離仙洞與揭諦駕著祥光過了南海而來。有詩為證詩曰：佛說蜜多三藏經菩薩揚善滿長城。摩訶妙語通天地般若真言救鬼靈。致使金蟬重脫殼故令玄奘再修行。只因路阻鷹愁澗龍子歸真化馬形。那菩薩與揭諦不多時到了蛇盤山。卻在那半空裡留住祥雲低頭觀看。只見孫行者正在澗邊叫罵。菩薩著揭諦喚他來。那揭諦按落雲頭不經由三藏直至澗邊對行者道：“菩薩來也。”行者聞得急縱雲跳到空中對他大叫道：“你這個七佛之師慈悲的教主！你怎麼生方法兒害我！”菩薩道：“我把你這個大膽的馬流村愚的赤尻！我倒再三盡意度得個取經人來叮嚀教他救你性命你怎麼不來謝我活命之恩反來與我嚷鬧？”行者道：“你弄得我好哩！你既放我出來讓我逍遙自在耍子便了你前日在海上迎著我傷了我幾句教我來盡心竭力伏侍唐僧便罷了；你怎麼送他一頂花帽哄我戴在頭上受苦？把這個箍子長在老孫頭上又教他念一卷甚麼緊箍兒咒著那老和尚念了又念教我這頭上疼了又疼這不是你害我也？”菩薩笑道：“你這猴子！你不遵教令不受正果若不如此拘系你你又誑上欺天知甚好歹！再似從前撞出禍來有誰收管？須是得這個魔頭你才肯入我瑜伽之門路哩！”行者道：“這樁事作做是我的魔頭罷你怎麼又把那有罪的孽龍送在此處成精教他吃了我師父的馬匹？此又是縱放歹人為惡太不善也！”菩薩道：“那條龍是我親奏玉帝討他在此專為求經人做個腳力。你想那東土來的凡馬怎曆得這萬水千山？怎到得那靈山佛地？須是得這個龍馬方才去得。”行者道：“象他這般懼怕老孫潛躲不出如之奈何？”菩薩叫揭諦道：“你去澗邊叫一聲‘敖閏龍王玉龍三太子你出來有南海菩薩在此。’他就出來了。”那揭諦果去澗邊叫了兩遍。那小龍翻波跳浪跳出水來變作一個人象踏了雲頭到空中對菩薩禮拜道：“向蒙菩薩解脫活命之恩在此久等更不聞取經人的音信。”菩薩指著行者道：“這不是取經人的大徒弟？”小龍見了道：“菩薩這是我的對頭。我昨日腹中饑餒果然吃了他的馬匹。他倚著有些力量將我鬥得力怯而回又罵得我閉門不敢出來他更不曾提著一個取經的字樣。”行者道：

“你又不曾問我姓甚名誰我怎麼就說？”小龍道：“我不曾問你是那裡來的潑魔？你嚷道：‘管甚麼那裡不那裡只還我馬來！’何曾說出半個唐字！”菩薩道：“那猴頭專倚自強那肯稱讚別人？今番前去還有歸順的哩若問時先提起取經的字來卻也不用勞心自然拱伏。”行者歡喜領教。菩薩上前把那小龍的項下明珠摘了將楊柳枝蘸出甘露往他身上拂了一拂吹口仙氣喝聲叫“變！”那龍即變做他原來的馬匹毛片又將言語吩咐道：“你須用心了還業障功成後越凡龍還你個金身正果。”那小龍口銜著橫骨心心領諾。菩薩教悟空領他去見三藏“我回海上去也。”行者扯住菩薩不放道：“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西方路這

等崎嶇保這個凡僧幾時得到？似這等多磨多折老孫的性命也難全如何成得甚麼功果！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菩薩道：“你當年未成*人道且肯盡心修悟；你今日脫了天災怎麼倒生懶惰？我門中以寂滅成真須是要信心正果。

假若到了那傷身苦磨之處我許你叫天天應叫地地靈。十分再到那難脫之際我也親來救你。你過來我再贈你一般本事。”菩薩將楊柳葉兒摘下三個放在行者的腦後喝聲“變”！

即變做三根救命的毫毛教他：“若到那無濟無主的時節可以隨機應變救得你急苦之災。”行者聞了這許多好言才謝了大慈大悲的菩薩。那菩薩香風繞繞彩霧飄飄徑轉普陀而去。

這行者才按落雲頭揪著那龍馬的頂鬃來見三藏道：“師父馬有了也。”三藏一見大喜道：“徒弟這馬怎麼比前反肥盛了些？在何處尋著的？”行者道：“師父你還做夢哩！卻才是金頭揭諦請了菩薩來把那澗裡龍化作我們的白馬。其毛片相同只是少了鞍轡著老孫揪將來也。”三藏大驚道：“菩薩何在？待我去拜謝他。”行者道：“菩薩此時已到南海不耐煩矣。”

三藏就撮土焚香望南禮拜拜罷起身即與行者收拾前進。行者喝退了山神土地吩咐了揭諦功曹卻請師父上馬。三藏道：

“那無鞍轡的馬怎生騎得？且待尋船渡過澗去再作區處。”行者道：“這個師父好不知時務！這個曠野山中船從何來？這匹馬他在此久住必知水勢就騎著他做個船兒過去罷。”三藏無奈只得依言跨了剗馬。行者挑著行囊到了澗邊。只見那上流頭有一個漁翁撐著一個枯木的筏子順流而下。行者見了用手招呼道：“那老漁你來你來。我是東土取經去的我師父到此難過你來渡他一渡。”漁翁聞言即忙撐攏。行者請師父下了馬扶持左右。三藏上了筏子揪上馬匹安了行李。

那老漁撐開筏子如風似箭不覺的過了鷹愁陡澗上了西岸。

三藏教行者解開包袱取出大唐的幾文錢鈔送與老漁。老漁把筏子一篙撐開道：“不要錢不要錢。”向中流渺渺茫茫而去。

三藏甚不過意只管合掌稱謝。行者道：“師父休致意了。你不認得他？他是此澗裡的水神。不曾來接得我老孫老孫還要打他哩。只如今免打就彀了他的怎敢要錢！”那師父也似信不信只得又跨剗著馬隨著行者徑投大路奔西而去。這正是：

廣大真如登彼岸誠心了性上靈山。同師前進不覺的紅日沉西天光漸晚但見：淡雲撩亂山月昏蒙。滿天霜色生寒四面風聲透體。孤鳥去時蒼渚闊落霞明處遠山低。疏林千樹吼空嶺獨猿啼。長途不見行人跡萬里歸舟入夜時。三藏在馬上遙觀忽見路旁一座莊院。三藏道：“悟空前面人家可以借宿明早再行。”行者抬頭看見道：“師父不是人家莊院。”三藏道：“如何不是？”行者道：“人家莊院卻沒飛魚穩獸之脊這斷是個廟宇庵院。”

師徒們說著話早已到了門。三藏下了馬只見那門上有三個大字乃裡社祠遂入門裡。那裡邊有一個老者：頂掛著數珠兒合掌來迎叫聲“師父請坐。”三藏慌忙答禮上殿去參拜了聖象那老者即呼童子獻茶。茶罷三藏問老者道：“此廟何為裡社？”老者道：“敝處乃西番哈咈國界。這廟後有一莊人家共虔心立此廟宇。裡者乃一鄉里地；社者乃一社上神。每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日各辦三牲花果來此祭社以保四時清吉、五穀豐登、六畜茂盛故也。”三藏聞言點頭誇讚：“正是離家三裡遠別是一鄉風。我那裡人家更無此善。”老者卻問：“師父仙鄉是何處？”三藏道：“貧僧是東土大唐國奉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經的。路過寶坊天色將晚特投聖祠告宿一宵天光即行。”那老者十分歡喜道了幾聲失迎又叫童子辦飯。三藏吃畢謝了。行者的眼乖見他房檐下有一條搭衣的繩子走將去一把扯斷將馬腳系住。那老者笑道：“這馬是那裡偷來的？”行者怒道：“你那老頭子說話不知高低！我們是拜佛的聖僧又會偷馬？”老兒笑道：“不是偷的如何沒有鞍轡韁繩卻來扯斷我曬衣的索子？”三藏陪禮道：“這個頑皮只是性燥。你要拴馬好生問老人家討條繩子如何就扯斷他的衣索？老先休怪休怪。我這馬實不瞞你說不是偷的：昨日東來至鷹愁陡澗原有騎的一匹白馬鞍轡俱全。不期那澗裡有條孽龍在彼成精他把我的馬連鞍轡一口吞之。幸虧我徒弟有些本事又感得觀音菩薩來澗邊擒住那龍教他就變做我原騎的白馬毛片俱同馱我上西天拜佛。今此過澗未經一日卻到了老先的聖祠還不曾置得鞍轡哩。”那老者道：“師父休怪我老漢作笑耍子誰知你高徒認真。我小時也有幾個村錢也好騎匹駿馬只因累歲迍邅遭喪失火到此沒了下梢故充為廟祝侍奉香火幸虧這後莊施主家募化度日。我那裡倒還有一副鞍轡是我平日心愛之物就是這等貧窮也不曾捨得賣了。才聽老師父之言菩薩尚且救護神龍教他化馬馱你我老漢卻不能少有周濟明日將那鞍轡取來願送老師父扣背前去乞為笑納。”三藏聞言稱謝不盡。早又見童子拿出晚齋齋罷掌上燈安了鋪各各寢歇。

至次早行者起來道：“師父那廟祝老兒昨晚許我們鞍轡問他要不要饒他。”說未了只見那老兒果擎著一副鞍轡、襯屜韁籠之類凡馬上一切用的無不全備放在廊下道：

“師父鞍轡奉上。”三藏見了歡喜領受教行者拿了背上馬看可相稱否。行者

走上前一件件的取起看了果然是些好物。有詩為證詩曰：雕鞍彩晃柬銀星寶凳光飛金線明。襯屜幾層絨苫迭牽疆三股紫絲繩。轡頭皮箚團花綮雲扇描金舞獸形。環嚼叩成磨煉鐵兩垂蘸水結毛纓。行者心中暗喜將鞍轡背在馬上就似量著做的一般。三藏拜謝那老那老慌忙攙起道：“惶恐！惶恐！何勞致謝？”那老者也不再留請三藏上馬。那長老出得門來攀鞍上馬行者擔著行李。那老兒複袖中取出一條鞭兒來卻是皮丁兒寸箚的香藤柄子虎筋絲穿結的梢兒在路旁拱手奉上道：“聖僧我還有一條挽手兒一送了你罷。”那三藏在馬上接了道：“多承佈施！多承佈施！”正打問訊卻早不見了那老兒及回看那裡社祠是一片光地。只聽得半空中有人言語道：“聖僧多簡慢你。我是落伽山山神土地蒙菩薩差送鞍轡與汝等的。汝等可努力西行卻莫一時怠慢。”慌得個三藏滾鞍下馬望空禮拜道：“弟子肉眼凡胎不識尊神尊面望乞恕罪。煩轉達菩薩深蒙恩佑。”你看他只管朝天磕頭也不計其數路旁邊活活的笑倒個孫大聖孜孜的喜壞個美猴王上前來扯住唐僧道：“師父你起來罷他已去得遠了聽不見你禱祝看不見你磕頭。只管拜怎的？”長老道：

“徒弟呀我這等磕頭你也就不拜他一拜且立在旁邊只管哂笑是何道理？”行者道：“你那裡知道象他這個藏頭露尾的本該打他一頓只為看菩薩面上饒他打盡彀了他還敢受我老孫之拜？老孫自小兒做好漢不曉得拜人就是見了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我也只是唱個喏便罷了。”三藏道：“不當人子！莫說這空頭話！快起來莫誤了走路。”那師父才起來收拾投西而去。

此去行有兩個月太平之路相遇的都是些虜虜、回回狼蟲虎豹。光陰迅又值早春時候但見山林錦翠色草木青芽；梅英落盡柳眼初開。師徒們行玩春光又見太陽西墜。三藏勒馬遙觀山凹裡有樓臺影影殿閣沉沉。三藏道：“悟空你看那裡是甚麼去處？”行者抬頭看了道：“不是殿宇定是寺院。我們趕起些那裡借宿去。”三藏欣然從之放開龍馬徑奔前來。畢竟不知此去是甚麼去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觀音院僧謀寶貝 黑風山怪竊袈裟

卻說他師徒兩個策馬前來直至山門觀看果然是一座寺院。但見那層層殿閣選迭廊房三山門外巍巍萬道彩雲遮；五福堂前豔豔千條紅霧繞。兩路松篁一林檜柏。兩路松篁無年無紀自清幽；一林檜柏有色有顏隨傲麗。又見那鐘鼓樓高浮屠塔峻。安禪僧定性啼樹鳥音閑。寂寞無塵真寂寞清虛有道果清虛。詩曰：上剎祇園隱翠窩招提勝景賽婆婆。果然淨土人間少天下名山僧占多。長老下了馬行者歇了擔正欲進門只見那門裡走出一眾僧來。你看他怎生模樣：頭戴左笄帽身穿無垢衣。銅環雙墜耳絹帶束腰圍。草履行來穩木魚手內提。口中常作念般若總皈依。三藏見了侍立門旁道個問訊那和尚連忙答禮笑道失瞻問：“是那

裡來的？請入方丈獻茶。”三藏道：“我弟子乃東土欽差上雷音寺拜佛求經。至此處天色將晚欲借上剎一宵。”那和尚道：“請進裡坐請進裡坐。”三藏方喚行者牽馬進來。那和尚忽見行者相貌有些害怕便問：“那牽馬的是個甚麼東西？”三藏道：“悄言！悄言！他的性急若聽見你說是甚麼東西他就惱了。他是我的徒弟。”

那和尚打了個寒噤咬著指頭道：“這般一個醜頭怪腦的好招他做徒弟？”三藏道：“你看不出來哩醜自醜甚是有用。”

那和尚只得同三藏與行者進了山門。山門裡。又見那正殿上書四個大字是觀音禪院。三藏又大喜道：“弟子屢感菩薩聖恩未及叩謝。今遇禪院就如見菩薩一般甚好拜謝。”那和尚聞言即命道人開了殿門請三藏朝拜。那行者拴了馬丟了行李同三藏上殿。三藏展背舒身鋪胸納地望金象叩頭。那和尚便去打鼓行者就去撞鐘。三藏俯伏台前傾心禱祝。祝拜已畢那和尚住了鼓行者還只管撞鐘不歇或緊或慢撞了許久那道人道：“拜已畢了還撞鐘怎麼？”行者方丟了鐘杵笑道：“你那裡曉得我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此時卻驚動那寺裡大小僧人、上下房長老聽得鐘聲亂響一齊擁出道：“那個野人在這裡亂敲鐘鼓？”行者跳將出來咄的一聲道：

“是你孫外公撞了耍子的！”那些和尚一見了唬得跌跌滾滾都爬在地下道：“雷公爺爺！”行者道：“雷公是我的重孫兒哩！

起來起來不要怕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老爺。”眾僧方才禮拜見了三藏都才放心不怕。內有本寺院主請道：“老爺們到後方丈中奉茶。”遂而解韁牽馬抬了行李轉過正殿徑入後房序了坐次。

那院主獻了茶又安排齋供。天光尚早三藏稱謝未畢只見那後面有兩個小童攙著一個老僧出來。看他怎生打扮：頭上戴一頂毗盧方帽貓睛石的寶頂光輝；身上穿一領錦絨褊衫翡翠毛的金邊晃亮。一對僧鞋攢八寶一根拄杖嵌雲星。滿面皺痕好似驪山老母；一雙昏眼卻如東海龍君。口不關風因齒落腰駝背屈為筋攣。眾僧道：“師祖來了。”三藏躬身施禮迎接道：“老院主弟子拜揖。”那老僧還了禮又各敘坐。老僧道：

“適間小的們說東土唐朝來的老爺我才出來奉見。”三藏道：

“輕造寶山不知好歹恕罪恕罪！”老僧道：“不敢不敢！”因問：

“老爺東土到此有多少路程？”三藏道：“出長安邊界有五千餘裡；過兩界

山收了一個小徒一路來行過西番哈咇國經兩個月又有五六千里才到了貴處。”老僧道：“也有萬里之遙了。我弟子虛度一生山門也不曾出去誠所謂坐井觀天樗朽之輩。”三藏又問：“老院主高壽幾何？”老僧道：“癡長二百七十歲了。”行者聽見道：“這還是我萬代孫兒哩？”三藏瞅了他一眼道：“謹言！莫要不識高低衝撞人。”那和尚便問：老爺你有多少年紀了？”行者道；“不敢說。”那老僧也只當一句瘋話便不介意也不再回只叫獻茶。有一個小幸童拿出一個羊脂玉的盤兒有三個法藍鑲金的茶鍾；又一童提一把白銅壺兒斟了三杯香茶。真個是色欺榴蕊豔味勝桂花香。三藏見了誇愛不盡道：“好物件！好物件！真是美食美器！”那老僧道：“汙眼汙眼！老爺乃天朝上國廣覽奇珍似這般器具何足過獎？老爺自上邦來可有甚麼寶貝借與弟子一觀？”三藏道：“可憐！

我那東土無甚寶貝就有時路程遙遠也不能帶得。”行者在旁道：“師父我前日在包袱裡曾見那領袈裟不是件寶貝？拿與他看看如何？”眾僧聽說袈裟一個個冷笑。行者道：“你笑怎的？”院主道：“老爺才說袈裟是件寶貝言實可笑。若說袈裟似我等輩者不止二三十件；若論我師祖在此處做了二百五六十年和尚足有七八百件！”叫：“拿出來看看。”那老和尚也是他一時賣弄便叫道人開庫房頭陀抬櫃子就抬出十二櫃放在天井中開了鎖兩邊設下衣架四圍牽了繩子將袈裟一件件抖開掛起請三藏觀看。果然是滿堂綺繡四壁綾羅！行者一一觀之都是些穿花納錦刺繡銷金之物笑道：“好好好收起收起！把我們的也取出來看看。”三藏把行者扯住悄悄的道：“徒弟莫要與人鬥富。你我是單身在外只恐有錯。”

行者道：“看看袈裟有何差錯？”三藏道：“你不曾理會得古人有雲珍奇玩好之物不可使見貪婪奸偽之人。倘若一經入目必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生其計。汝是個畏禍的索之而必應其求可也；不然則殞身滅命皆起於此事不小矣。”行者道：“放心放心！都在老孫身上！”你看他不由分說急急的走了去把個包袱解開早有霞光迸迸尚有兩層油紙裹定去了紙取出袈裟！抖開時紅光滿室彩氣盈庭。眾僧見了無一個不心歡口贊。真個好袈裟！上頭有：千般巧妙明珠墜萬樣稀奇佛寶攢。上下龍鬚鋪彩綺兜羅四面錦沿邊。體掛魍魎從此滅身披魑魅入黃泉。托化天仙親手制不是真僧不敢穿。

那老和尚見了這般寶貝果然動了奸心走上前對三藏跪下眼中垂淚道：“我弟子真是沒緣！”三藏攙起道：“老院師有何話說？”他道：“老爺這件寶貝方才展開天色晚了奈何眼目昏花不能看得明白豈不是無緣！”三藏教：“掌上燈來讓你再看。”那老僧道：“爺爺的寶貝已是光亮再點了燈一晃眼莫想看得仔細。”行者道：“你要怎的看才好？”老僧道：

“老爺若是寬恩放心教弟子拿到後房細細的看一夜明早送還老爺西去不知尊意何如？”三藏聽說吃了一驚埋怨行者道：“都是你！都是你！”行者笑道：“怕他怎的？等我包起來教他拿了去看。但有疏虞盡是老孫管整。”那三藏阻當不住他把袈裟遞與老僧道：“憑你看去只是明早照舊還我不得損汙些須。”老僧喜喜歡歡著幸童將袈裟拿進去卻吩咐眾僧將前面禪堂掃淨取兩張藤床安設鋪蓋請二位老爺安歇；一壁廂又教安排明早齋送行遂而各散。師徒們關了禪堂睡下不題。

卻說那和尚把袈裟騙到手拿在後房燈下對袈裟號啕痛哭慌得那本寺僧不敢先睡。小幸童也不知為何卻去報與眾僧道：“公公哭到二更時候還不歇聲。”有兩個徒孫是他心愛之人上前問道：“師公你哭怎的？”老僧道：“我哭無緣看不得唐僧寶貝！”小和尚道：“公公年紀高大過了他的袈裟放在你面前你只消解開看便罷了何須痛哭？”老僧道：“看的不長久。我今年二百七十歲空掙了幾百件袈裟怎麼得有他這一件？怎麼得做個唐僧？”小和尚道：“師公差了。唐僧乃是離鄉背井的一個行腳僧。你這等年高享用也彀了倒要象他做行腳僧何也？”老僧道：“我雖是坐家自在樂乎晚景卻不得他這袈裟穿穿。若教我穿得一日兒就死也閉眼也是我來陽世間為僧一場！”眾僧道：“好沒正經！你要穿他的有何難處？

我們明日留他住一日你就穿他一日留他住十日你就穿他十日便罷了。何苦這般痛哭？”老僧道：“縱然留他住了半載也只穿得半載到底也不得氣長。他要去時只得與他去怎生留得長遠？”

正說話處有一個小和尚名喚廣智出頭道：“公公要得長遠也容易。”老僧聞言就歡喜起來道：“我兒你有甚麼高見？”廣智道：“那唐僧兩個是走路的人辛苦之甚如今已睡著了。我們想幾個有力量的拿了槍刀打開禪堂將他殺了把屍埋在後園只我一家知道卻又謀了他的白馬、行囊卻把那袈裟留下以為傳家之寶豈非子孫長久之計耶？”老和尚見說滿心歡喜卻才揩了眼淚道：“好！好！好！此計絕妙！”即便收拾槍刀。內中又有一個小和尚名喚廣謀就是那廣智的師弟上前來道：“此計不妙。若要殺他須要看看動靜。那個白臉的似易那個毛臉的似難。萬一殺他不得卻不反招己禍？

我有一個不動刀槍之法不知你尊意如何？”老僧道：“我兒你有何法？”廣謀道：“依小孫之見如今喚聚東山大小房頭每人要乾柴一束舍了那三間禪堂放起火來教他欲走無門連馬一火焚之。就是山前山后人家看見只說是他自不小心走了火將我禪堂都燒了。那兩個和尚卻不都燒死？又好掩人耳目。袈裟豈不是我們傳家之寶？”那些和尚聞言無不歡喜都道：“強！強！強！此計更妙！更妙！”遂教各房頭搬柴來。唉！

這一計正是弄得個高壽老僧該盡命觀音禪院化為塵！原來他那寺裡有七八十個房頭大小有二百餘眾。當夜一擁搬柴把個禪堂前前後後四面圍繞不通安排放火不題。

卻說三藏師徒安歇已定。那行者卻是個靈猴雖然睡下只是存神煉氣朦朧著醒眼。忽聽得外面不住的人走摅摅的柴響風生他心疑惑道：“此時夜靜如何有人行得腳步之聲？

莫敢是賊盜謀害我們的？”他就一骨魯跳起欲要開門出看又恐驚醒師父。你看他弄個精神搖身一變變做一個蜜蜂兒真個是：口甜尾毒腰細身輕。穿花度柳飛如箭粘絮尋香似落星。小小微軀能負重囂囂薄翅會乘風。卻自椽棱下鑽出看分明。只見那眾僧們搬柴運草已圍住禪堂放火哩。行者暗笑道：“果依我師父之言他要害我們性命謀我的袈裟故起這等毒心。我待要拿棍打他啊可憐又不禁打一頓棍都打死了師父又怪我行兇。罷罷罷！與他個順手牽羊將計就計教他住不成罷！”好行者一筋斗跳上南天門裡唬得個龐劉苟畢躬身馬趙溫關控背俱道：“不好了！不好了！那鬧天宮的主子又來了！”行者搖著手道：“列位免禮休驚我來尋廣目天王的。”說不了卻遇天王早到迎著行者道：“久闊久闊。前聞得觀音菩薩來見玉帝借了四值功曹、六丁六甲並揭諦等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去說你與他做了徒弟今日怎麼得閒到此？”行者道：“且休敘闊。唐僧路遇歹人放火燒他事在萬分緊急特來尋你借辟火罩兒救他一救。快些拿來使使即刻返上。”天王道：“你差了既是歹人放火只該借水救他如何要辟火罩？”行者道：“你那裡曉得就裡。借水救之卻燒不起來倒相應了他；只是借此罩護住了唐僧無傷其餘管他盡他燒去快些快些！此時恐已無及莫誤了我下邊幹事！”那天王笑道：“這猴子還是這等起不善之心只顧了自家就不管別人。”

行者道：“快著快著莫要調嘴害了大事！”那天王不敢不借遂將罩兒遞與行者。

行者拿了按著雲頭徑到禪堂房脊上罩住了唐僧與白馬、行李他卻去那後面老和尚住的方丈房上頭坐著意保護那袈裟。看那些人放起火來他轉撚訣念咒望巽地上吸一口氣吹將去一陣風起把那火轉刮得烘烘亂著。好火！好火！但見：黑煙漠漠紅焰騰騰。黑煙漠漠長空不見一天星；紅焰騰騰大地有光千里赤。起初時灼灼金蛇；次後來威威血馬。南方三炁逞英雄回祿大神施法力。燥乾柴燒烈火性說甚麼燧人鑽木；熟油門前飄彩焰賽過了老祖開爐。正是那無情火怎禁這有意行兇不去弭災反行助虐。風隨火勢焰飛有千丈余高；火趁風威灰迸上九霄雲外。乒乒乓乓好便似殘年爆竹；潑潑喇喇卻就如軍中炮聲。燒得那當場佛象莫能逃東院伽藍無處躲。勝如赤壁夜鏖兵賽過阿房宮內火！這正是星星之火

能燒萬頃之田。須臾間風狂火盛把一座觀音院處處通紅。你看那眾和尚搬箱抬籠搶桌端鍋滿院裡叫苦連天。

孫行者護住了後邊方丈辟火罩罩住了前面禪堂其餘前後火光大真個是照天紅焰輝煌透壁金光照耀！

不期火起之時驚動了一山獸怪。這觀音院正南二十裡遠近有座黑風山山中有一個黑風洞洞中有一個妖精正在睡醒翻身只見那窗門透亮只道是天明。起來看時卻是正北下的火光晃亮妖精大驚道："呀！這必是觀音院裡失了火！這些和尚好不小心！我看時與他救一救來。"好妖精縱起雲頭即至煙火之下果然沖天之火前面殿宇皆空兩廊煙火方灼。他大拽步撞將進去正呼喚叫取水來只見那後房無火房脊上有一人放風。他卻情知如此急入裡面看時見那方丈中間有些霞光彩氣台案上有一個青氈包袱。他解開一看見是一領錦襴袈裟乃佛門之異寶。正是財動人心他也不救火他也不叫水拿著那袈裟趁哄打劫拽回雲步徑轉東山而去。

那場火只燒到五更天明方才滅息。你看那眾僧們赤赤精精啼啼哭哭都去那灰內尋銅鐵撥腐炭撲金銀。有的在牆筐裡苫搭窩棚；有的赤壁根頭支鍋造飯。叫冤叫屈亂嚷亂鬧不題。

卻說行者取了辟火罩一筋斗送上南天門交與廣目天王道："謝借！謝借！"天王收了道："大聖至誠了。我正愁你不還我的寶貝無處尋討且喜就送來也。"行者道："老孫可是那當面騙物之人？這叫做好借好還再借不難。"天王道："許久不面請到宮少坐一時何如？"行者道："老孫比在前不同爛板凳高談闊論了；如今保唐僧不得身閑。容敘！容敘！"急辭別墜雲又見那太陽星上徑來到禪堂前搖身一變變做個蜜蜂兒飛將進去現了本象看時那師父還沉睡哩。行者叫道："師父天亮了起來罷。"三藏才醒覺翻身道："正是。"穿了衣服開門出來忽抬頭只見些倒壁紅牆不見了樓臺殿宇大驚道：

"呀！怎麼這殿宇俱無？都是紅牆何也？"行者道："你還做夢哩！今夜走了火的。"三藏道："我怎不知？"行者道："是老孫護了禪堂見師父濃睡不曾驚動。"三藏道："你有本事護了禪堂如何就不救別房之火？"行者笑道："好教師父得知。果然依你昨日之言他愛上我們的袈裟算計要燒殺我們。若不是老孫知覺到如今皆成灰骨矣！"三藏聞言害怕道："是他們放的火麼？"行者道："不是他是誰？"三藏道："莫不是怠慢了你你幹的這個勾當？"行者道："老孫是這等憊懶之人幹這等不良之事？實實是他家放的。老孫見他心毒果是不曾與他救火只是與他略略助些風的。"三藏道："天那！天那！火起時只該助水怎轉助風？"行者道："你可知古人雲人沒傷虎心虎沒傷人意。他不

弄火我怎肯弄風？”三藏道：“袈裟何在？敢莫是燒壞了也？”行者道：“沒事！沒事！燒不壞！那放袈裟的方丈無火。”三藏恨道：“我不管你！但是有些兒傷損我只把那話兒念動念動你就是死了！”行者慌了道：“師父莫念！莫念！管尋還你袈裟就是了。等我去拿來走路。”三藏才牽著馬行者挑了擔出了禪堂徑往後方丈去。

卻說那些和尚正悲切間忽的看見他師徒牽馬挑擔而來唬得一個個魂飛魄散道：“冤魂索命來了！”行者喝道：“甚麼冤魂索命？快還我袈裟來！”眾僧一齊跪倒叩頭道：“爺爺呀！

冤有冤家債有債主。要索命不幹我們事都是廣謀與老和尚定計害你的莫問我們討命。”行者咄的一聲道：“我把你這些該死的畜生！那個問你討甚麼命！只拿袈裟來還我走路！”其間有兩個膽量大的和尚道：“老爺你們在禪堂裡已燒死了如今又來討袈裟端的還是人是鬼？”行者笑道：“這夥孽畜！那裡有甚麼火來？你去前面看看禪堂再來說話！”眾僧們爬起來往前觀看那禪堂外面的門窗槅扇更不曾燎灼了半分。眾人悚懼才認得三藏是位神僧行者是尊護法一齊上前叩頭道：

“我等有眼無珠不識真人下界！你的袈裟在後面方丈中老師祖處哩。”三藏行過了三五層敗壁破牆嗟歎不已。只見方丈果然無火眾僧搶入裡面叫道：“公公！唐僧乃是神人未曾燒死如今反害了自己家當！趁早拿出袈裟還他去也。”

原來這老和尚尋不見袈裟又燒了本寺的房屋正在萬分煩惱焦燥之處一聞此言怎敢答應？因尋思無計進退無方拽開步躬著腰往那牆上著實撞了一頭可憐只撞得腦破血流魂魄散咽喉氣斷染紅沙！有詩為證詩曰：堪歎老衲性愚蒙枉作人間一壽翁。欲得袈裟傳遠世豈知佛寶不凡同！但將容易為長久定是蕭條取敗功。廣智廣謀成甚用？損人利己一場空！慌得個眾僧哭道：“師公已撞殺了又不見袈裟怎生是好？”行者道：“想是汝等盜藏起也！都出來！開具花名手本等老孫逐一查點！”那上下房的院主將本寺和尚、頭陀、幸童、道人盡行開具手本二張大小人等共計二百三十名。行者請師父高坐他卻一一從頭唱名搜檢都要解放衣襟分明點過更無袈裟。又將那各房頭搬搶出去的箱籠物件從頭細細尋遍那裡得有蹤跡。三藏心中煩惱懊恨行者不盡卻坐在上面念動那咒。行者撲的跌倒在地抱著頭十分難禁只教“莫念！

莫念！管尋還了袈裟！”那眾僧見了一個個戰兢兢的上前跪下勸解三藏才合口不念。行者一骨魯跳起來耳朵裡掣出鐵棒要打那些和尚被三藏喝住道：“這猴頭！你頭痛還不怕還要無禮？休動手！且莫傷人！再與我審問一問！”眾僧們磕頭禮拜哀告三藏道：“老爺饒命！我等委實的不曾看見。這都是那老

死鬼的不是。他昨晚看著你的袈裟只哭到更深時候看也不曾敢看思量要圖長久做個傳家之寶設計定策要燒殺老爺。自火起之候狂風大作各人只顧救火搬搶物件更不知袈裟去向。”

行者大怒走進方丈屋裡把那觸死鬼屍抬出選剝了細看渾身更無那件寶貝就把個方丈掘地三尺也無蹤影。行者忖量半晌問道：“你這裡可有甚麼妖怪成精麼？”院主道：

“老爺不問莫想得知。我這裡正東南有座黑風山黑風洞內有一個黑大王。我這老死鬼常與他講道他便是個妖精。別無甚物。”行者道：“那山離此有多遠近？”院主道：“只有二十裡那望見山頭的就是。”行者笑道：“師父放心不須講了一定是那黑怪偷去無疑。”三藏道：“他那廂離此有二十裡如何就斷得是他？”行者道：“你不曾見夜間那火光騰萬里亮透三天且休說二十裡就是二百里也照見了！坐定是他見火光焜耀趁著機會暗暗的來到這裡看見我們袈裟是件寶貝必然趁哄擄去也。等老孫去尋他一尋。”三藏道：“你去了時我卻何倚？”

行者道：“這個放心暗中自有神靈保護明中等我叫那些和尚伏侍。”即喚眾和尚過來道：“汝等著幾個去埋那老鬼著幾個伏侍我師父看守我白馬！”眾僧領諾。行者又道：“汝等莫順口兒答應等我去了你就不來奉承。看師父的要怡顏悅色；養白馬的要水草調勻。假有一毫兒差了照依這個樣棍與你們看看！”他掣出棍子照那火燒的磚牆撲的一下把那牆打得粉碎又震倒了有七八層牆。眾僧見了個個骨軟身麻跪著磕頭滴淚道：“爺爺寬心前去我等竭力虔心供奉老爺決不敢一毫怠慢！”好行者急縱筋斗雲徑上黑風山尋找這袈裟。正是那：金禪求正出京畿仗錫投西涉翠微。虎豹狼蟲行處有工商士客見時稀。路逢異國愚僧妒全仗齊天大聖威。火風生禪院廢黑熊夜盜錦襴衣。畢竟此去不知袈裟有無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孫行者大鬧黑風山 觀世音收伏熊羆怪

話說孫行者一筋斗跳將起去唬得那觀音院大小和尚並頭陀、幸童、道人等一個個朝天禮拜道：“爺爺呀！原來是騰雲駕霧的神聖下界怪道火不能傷！恨我那個不識人的老剝皮使心用心今日反害了自己！”三藏道：“列位請起不須恨了。

這去尋著袈裟萬事皆休；但恐找尋不著我那徒弟性子有些不好汝等性命不知如何恐一人不能脫也。”眾僧聞得此言一個個提心吊膽告天許願只要尋得袈裟各全性命不題。

卻說孫大聖到空中把腰兒扭了一扭早來到黑風山上。

住了雲頭仔細看果然是座好山。況正值春光時節但見：萬壑爭流千崖競秀。鳥啼人不見花落樹猶香。雨過天連青壁潤風來松卷翠屏張。山草野花開懸崖峭嶂；薜蘿生佳木麗峻嶺平崗。不遇幽人那尋樵子？澗邊雙鶴飲石上野猿狂。

矗矗堆螺排黛色巍巍擁翠弄嵐光。那行者正觀山景忽聽得芳草坡前有人言語。他卻輕步潛蹤閃在那石崖之下偷睛觀看。原來是三個妖魔席地而坐：上的是一條黑漢左下是一個道人右下是一個白衣秀士都在那裡高談闊論。講的是立鼎安爐持砂煉汞白雪黃芽旁門外道。正說中間那黑漢笑道：“後日是我母難之日二公可光顧光顧？”白衣秀士道：

年年與大王上寺今年豈有不來之理？”黑漢道：“我夜來得了一件寶貝名喚錦襴佛衣誠然是件玩好之物。我明日就以他為壽大開筵宴邀請各山道官慶賀佛衣就稱為佛衣會如何？”道人笑道：“妙！妙！妙！我明日先來拜壽後日再來赴宴。”

行者聞得佛衣之言定以為是他寶貝他就忍不住怒氣跳出石崖雙手舉起金箍棒高叫道：“我把你這夥賊怪！你偷了我的袈裟要做甚麼佛衣會！趁早兒將來還我！”喝一聲“休走！”

輪起棒照頭一下慌得那黑漢化風而逃道人駕雲而走只把個白衣秀士一棒打死拖將過來看處卻是一條白花蛇怪。索性提起來捽做五七斷徑入深山找尋那個黑漢。轉過尖峰抹過峻嶺又見那壁陡崖前聳出一座洞府但見那：煙霞渺渺松柏森森。煙霞渺渺采盈門松柏森森青繞戶。橋踏枯槎木峰巔繞薜蘿。鳥銜紅蕊來雲壑鹿踐芳叢上石台。那門前時催花風送花香。臨堤綠柳轉黃鸝傍岸夭桃翻粉蝶。雖然曠野不堪誇卻賽蓬萊山下景。

行者到于門又見那兩扇石門關得甚緊門上有一橫石板明書六個大字乃“黑風山黑風洞”即便輪棒叫聲“開門！”那裡面有把門的小妖開了門出來問道：“你是何人敢來擊吾仙洞？”行者罵道：“你個作死的孽畜！甚麼個去處敢稱仙洞！仙字是你稱的？快進去報與你那黑漢教他快送老爺的袈裟出來饒你一窩性命！”小妖急急跑到裡面報導：“大王！

佛衣會做不成了！門外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尚來討袈裟哩！”那黑漢被行者在芳草坡前趕將來卻才關了門坐還未穩又聽得那話心中暗想道：“這廝不

知是那裡來的這般無禮他敢嚷上我的門來！”教：“取披掛！”隨結束了綽一杆黑纓槍走出門來。這行者閃在門外執著鐵棒睜睛觀看只見那怪果生得兇險：碗子鐵盔火漆光烏金鎧甲亮輝煌。皂羅袍罩風兜袖黑綠絲絛韗穗長。手執黑纓槍一杆足踏烏皮靴一雙。

眼幌金睛如掣電正是山中黑風王。行者暗笑道：“這廝真個如燒窯的一般築煤的無二！想必是在此處刷炭為生怎麼這等一身烏黑？”那怪厲聲高叫道：“你是個甚麼和尚敢在我這裡大膽？”行者執鐵棒撞至面前大吒一聲道：“不要閑講！快還你老外公的袈裟來！”那怪道：“你是那寺裡和尚？你的袈裟在那裡失落了敢來我這裡索取？”行者道：“我的袈裟在直北觀音院後方丈裡放著。只因那院裡失了火你這廝趁哄擄掠盜了來要做佛衣會慶壽怎敢抵賴？快快還我饒你性命！若牙迸半個不字我推倒了黑風山躧平了黑風洞把你這一洞妖邪都碾為齏粉！”那怪聞言呵呵冷笑道：“你這個潑物！原來昨夜那火就是你放的！你在那方丈屋上行兇招風是我把一件袈裟拿來了你待怎麼！你是那裡來的？姓甚名誰？有多大手段敢那等海口浪言！”行者道：“是你也認不得你老外公哩！

你老外公乃大唐上國駕前禦弟三藏法師之徒弟姓孫名悟空行者。若問老孫的手段說出來教你魂飛魄散死在眼前！”那怪道：“我不曾會你有甚麼手段說來我聽。”行者笑道：“我兒子你站穩著仔細聽了！我：自小神通手段高隨風變化逞英豪。養性修真熬日月跳出輪回把命逃。一點誠心曾訪道靈臺山上采藥苗。那山有個老仙長壽年十萬八千高。老孫拜他為師父指我長生路一條。他說身內有丹藥外邊採取枉徒勞。

得傳大品天仙訣若無根本實難熬。回光內照寧心坐身中日月坎離交。萬事不思全寡欲六根清淨體堅牢。返老還童容易得凡入聖路非遙。三年無漏成仙體不同俗輩受煎熬。十洲三島還遊戲海角天涯轉一遭。活該三百多餘歲不得飛升上九霄。下海降龍真寶貝才有金箍棒一條。花果山前為帥水簾洞裡聚群妖。玉皇大帝傳宣詔封我齊天極品高。幾番大鬧靈霄殿數次曾偷王母桃。天兵十萬來降我層層密密佈槍刀。戰退天王歸上界哪吒負痛領兵逃。顯聖真君能變化老孫硬賭跌平交。道祖觀音同玉帝南天門上看降妖。卻被老君助一陣二郎擒我到天曹。將身綁在降妖柱即命神兵把梟。

刀砍錘敲不得壞又教雷打火來燒。老孫其實有手段全然不怕半分毫。送在老君爐裡煉六丁神火慢煎熬。日滿開爐我跳出手持鐵棒繞天跑。縱橫到處無遮擋三十三天鬧一遭。我佛如來施法力五行山壓老孫腰。整整壓該五百載幸逢三藏出唐朝。吾今皈正西方去轉上雷音見玉毫。你去乾坤四海問一問我是歷代馳名第一妖！”

那怪聞言笑道：“你原來是那鬧天宮的弼馬溫麼？”行者最惱的是人叫他弼馬溫聽見這一聲心中大怒罵道：“你這賊怪！偷了袈裟不還倒傷老爺！不要走！看棍！”那黑漢側身躲過綽長槍劈手來迎。兩家這場好殺：如意棒黑纓槍二人洞口逞剛強。分心劈臉刺著臂照頭傷。這個橫丟陰棍手那個直拈急三槍。白虎爬山來探爪黃龍臥道轉身忙。噴彩霧吐毫光兩個妖仙不可量：一個是修正齊天聖一個是成精黑大王。這場山裡相爭處只為袈裟各不良。那怪與行者鬥了十數回合不分勝負。漸漸紅日當午那黑漢舉槍架住鐵棒道：“孫行者我兩個且收兵等我進了膳來再與你賭鬥。”行者道：

“你這個孽畜教做漢子？好漢子半日兒就要吃飯？似老孫在山根下整壓了五百餘年也未曾嘗些湯水那裡便餓哩？莫推故休走！還我袈裟來方讓你去吃飯！”那怪虛幌一槍撤身入洞關了石門收回小怪且安排筵宴書寫請帖邀請各山魔王慶會不題。

卻說行者攻門不開也只得回觀音院。那本寺僧人已葬埋了那老和尚都在方丈裡伏侍唐僧。早齋已畢又擺上午齋正那裡添湯換水只見行者從空降下眾僧禮拜接入方丈見了三藏。三藏道：“悟空你來了袈裟如何？”行者道：“已有了根由。早是不曾冤了這些和尚原來是那黑風山妖怪偷了。老孫去暗暗的尋他只見他與一個白衣秀士一個老道人坐在那芳草坡前講話。也是個不打自招的怪物他忽然說出道：後日是他母難之日邀請諸邪來做生日夜來得了一件錦襴佛衣要以此為壽作一大宴喚做慶賞佛衣會。是老孫搶到面前打了一棍那黑漢化風而走。道人也不見了只把個白衣秀士打死乃是一條白花蛇成精。我又急急趕到他洞口叫他出來與他賭鬥。他已承認了是他拿回。戰彀這半日不分勝負。那怪回洞卻要吃飯關了石門懼戰不出。老孫卻來回看師父先報此信已是有了袈裟的下落不怕他不還我。”眾僧聞言合掌的合掌磕頭的磕頭都念聲“南無阿彌陀佛！今日尋著下落我等方有了性命矣！”行者道：“你且休喜歡暢快我還未曾到手師父還未曾出門哩。只等有了袈裟打得我師父好好的出門才是你們的安樂處；若稍有些須不虞老孫可是好惹的主子！可曾有好茶飯與我師父吃？可曾有好草料喂馬？”眾僧俱滿口答應道：“有！有！有！更不曾一毫有怠慢了老爺。”

三藏道：“自你去了這半日我已吃過了三次茶湯兩餐齋供了他俱不曾敢慢我。但只是你還盡心竭力去尋取袈裟回來。”

行者道：“莫忙！既有下落管情拿住這廝還你原物。放心放心！”

正說處那上房院主又整治素供請孫老爺吃齋。行者卻吃了些須複駕祥雲又去找尋。正行間只見一個小怪左脅下夾著一個花梨木匣兒從大路而來。行者度

他匣內必有甚麼柬箚舉起棒劈頭一下可憐不禁打就打得似個肉餅一般卻拖在路旁揭開匣兒觀看果然是一封請帖。帖上寫著：“侍生熊羆頓拜啟上大闡金池老上人丹房：屢承佳惠感激淵深。夜觀回祿之難有失救護諒仙機必無他害。生偶得佛衣一件欲作雅會謹具花酌奉扳清賞。至期千乞仙駕過臨一敘。是荷。先二日具。”行者見了呵呵大笑道：“那個老剝皮死得他一毫兒也不虧！他原來與妖精結党！怪道他也活了二百七十歲。想是那個妖精傳他些甚麼服氣的小法兒故有此壽。老孫還記得他的模樣等我就變做那和尚往他洞裡走走看我那袈裟放在何處。假若得手即便拿回卻也省力。”

好大聖念動咒語迎著風一變果然就象那老和尚一般藏了鐵棒拽開步徑來洞口叫聲開門。那小妖開了門見是這般模樣急轉身報導：“大王金池長老來了。”那怪大驚道：

“剛才差了小的去下簡帖請他這時候還未到那裡哩如何他就來得這等迅？想是小的不曾撞著他斷是孫行者呼他來討袈裟的。管事的可把佛衣藏了莫教他看見。”行者進了前門但見那天井中松篁交翠桃李爭妍叢叢花簇簇蘭香卻也是個洞天之處。又見那二門上有一聯對子寫著：“靜隱深山無俗慮幽居仙洞樂天真。”行者暗道：“這廝也是個脫垢離塵、知命的怪物。”入門裡往前又進到於三層門裡都是些畫棟雕樑明窗彩戶。只見那黑漢子穿的是黑綠紵絲袢襖罩一領鴉青花綾披風戴一頂烏角軟巾穿一雙麂皮皂靴見行者進來整頓衣巾降階迎接道：“金池老友連日欠親。請坐請坐。”行者以禮相見見畢而坐坐定而茶。茶罷妖精欠身道：

“適有小簡奉啟後日一敘何老友今日就下顧也？”行者道：

“正來進拜不期路遇華翰見有佛衣雅會故此急急奔來願求見見。”那怪笑道：“老友差矣。這袈裟本是唐僧的他在你處住箚你豈不曾看見反來就我看看？”行者道：“貧僧借來因夜晚還不曾展看不期被大王取來又被火燒了荒山失落了家私。那唐僧的徒弟又有些驍勇亂忙中四下裡都尋覓不見。原來是大王的洪福收來故特來一見。”

正講處只見有一個巡山的小妖來報導：“大王！禍事了！

下請書的小校被孫行者打死在大路旁邊他綽著經兒變化做金池長老來騙佛衣也！”那怪聞言暗道：“我說那長老怎麼今日就來又來得迅果然是他！”急縱身拿過槍來就刺行者。行者耳朵裡急掣出棍子現了本相架住槍尖就在他那中廳裡跳出自天井中鬥到前門外唬得那洞裡群魔都喪膽家間老幼盡無魂。這場在山頭好賭鬥比前番更是不同。好殺：

那猴王膽大充和尚這黑漢心靈隱佛衣。語去言來機會巧隨機應變不差池。袈裟欲見無由見寶貝玄微真妙微。小怪尋山言禍事老妖怒顯神威。翻身打出黑風洞槍棒爭持辨是非。

棒架長槍聲響亮槍迎鐵棒放光輝。悟空變化人間少妖怪神通世上稀。這個要把佛衣來慶壽那個不得袈裟肯善歸？這番苦戰難分手就是活佛臨凡也解不得圍。他兩個從洞口打上山頭自山頭殺在雲外吐霧噴風飛砂走石只鬥到紅日沉西不分勝敗。那怪道："姓孫的你且住了手。今日天晚不好相持。你去你去！待明早來與你定個死活。"行者叫道："兒子莫走！要戰便象個戰的不可以天晚相推。"看他沒頭沒臉的只情使棍子打來這黑漢又化陣清風轉回本洞緊閉石門不出。

行者卻無計策奈何只得也回觀音院裡按落雲頭道聲"師父"。那三藏眼兒巴巴的正望他哩忽見到了面前甚喜；

又見他手裡沒有袈裟又懼。問道："怎麼這番還不曾有袈裟來？"行者袖中取出個簡帖兒來遞與三藏道："師父那怪物與這死的老剝皮原是朋友。他著一個小妖送此帖來還請他去赴佛衣會。是老孫就把那小妖打死變做那老和尚進他洞去騙了一鐘茶吃欲問他討袈裟看看他不肯拿出。正坐間忽被一個甚麼巡山的走了風信他就與我打將起來。只鬥到這早晚不分上下。他見天晚閃回洞去緊閉石門。老孫無奈也暫回來。"三藏道："你手段比他何如？"行者道："我也硬不多兒只戰個手平。"三藏才看了簡帖又遞與那院主道："你師父敢莫也是妖精麼？"那院主慌忙跪下道："老爺我師父是人。只因那黑大王修成*人道常來寺裡與我師父講經他傳了我師父些養神服氣之術故以朋友相稱。"行者道："這夥和尚沒甚妖氣他一個個頭圓頂天足方履地但比老孫肥胖長大些兒非妖精也。你看那帖兒上寫著侍生熊羆此物必定是個黑熊成精。"三藏道："我聞得古人雲熊與猩猩相類都是獸類他卻怎麼成精？"行者笑道："老孫是獸類見做了齊天大聖與他何異？大抵世間之物凡有九竅者皆可以修行成仙。"三藏又道：

"你才說他本事與你手平你卻怎生得勝取我袈裟回來？"行者道："莫管莫管我有處治。"

正商議間眾僧擺上晚齋請他師徒們吃了。三藏教掌燈仍去前面禪堂安歇。眾僧都挨牆倚壁苫搭窩棚各各睡下只把個後方丈讓與那上下院主安身。此時夜靜但見：銀河現影玉宇無塵。滿天星燦爛一水浪收痕。萬籟聲寧千山鳥絕。溪邊漁火息塔上佛燈昏。昨夜闇黎鐘鼓響今宵一遍哭聲聞。

是夜在禪堂歇宿。那三藏想著袈裟那裡得穩睡？忽翻身見窗外透白急起叫道：“悟空天明了快尋袈裟去。”行者一骨魯跳將起來早見眾僧侍立供奉湯水行者道：“你等用心伏侍我師父老孫去也。”三藏下床扯住道：“你往那裡去？”行者道“我想這樁事都是觀音菩薩沒理他有這個禪院在此受了這裡人家香火又容那妖精鄰住。我去南海尋他與他講一講教他親來問妖精討袈裟還我。”三藏道：“你這去幾時回來？”行者道：“時少只在飯罷時多隻在晌午就成功了。那些和尚可好伏侍老孫去也。”說聲去早已無蹤。須臾間到了南海停雲觀看但見那：汪洋海遠水勢連天。祥光籠宇宙瑞氣照山川。千層雪浪吼青霄萬迭煙波滔白晝。水飛四野浪滾周遭。水飛四野振轟雷浪滾周遭鳴霹靂。休言水勢且看中間。五色朦朧寶迭山紅黃紫皂綠和藍。才見觀音真勝境試看南海落伽山。好去處！山峰高聳頂透虛空。中間有千樣奇花百般瑞草。風搖寶樹日映金蓮。觀音殿瓦蓋琉璃潮音洞門鋪玳瑁。綠楊影裡語鸚哥紫竹林中啼孔雀。羅紋石上護法威嚴；瑪瑙灘前木叉雄壯。這行者觀不盡那異景非常徑直按雲頭到竹林之下。早有諸天迎接道：“菩薩前者對眾言大聖歸善甚是宣揚。今保唐僧如何得暇到此？”行者道：“因保唐僧路逢一事特見菩薩煩為通報。”諸天遂來洞口報知。菩薩喚入行者遵法而行至寶蓮台下拜了。菩薩問曰：“你來何干？”行者道：“我師父路遇你的禪院你受了人間香火容一個黑熊精在那裡鄰住著他偷了我師父袈裟屢次取討不與今特來問你要的。”菩薩道：“這猴子說話這等無狀！既是熊精偷了你的袈裟你怎來問我取討？都是你這個孽猴大膽將寶貝賣弄拿與小人看見你卻又行兇喚風火燒了我的留雲下院反來我處放刁！”行者見菩薩說出這話知他曉得過去未來之事慌忙禮拜道：“菩薩乞恕弟子之罪果是這般這等。但恨那怪物不肯與我袈裟師父又要念那話兒咒語老孫忍不得頭疼故此來拜煩菩薩。望菩薩慈悲之心助我去拿那妖精取衣西進也。”菩薩道：“那怪物有許多神通卻也不亞於你。也罷我看唐僧面上和你去走一遭。”行者聞言謝恩再拜。即請菩薩出門遂同駕祥雲早到黑風山墜落雲頭依路找洞。

正行處只見那山坡前走出一個道人手拿著一個玻璃盤兒盤內安著兩粒仙丹往前正走被行者撞個滿懷掣出棒就照頭一下打得腦裡漿流出腔中血進攛。菩薩大驚道：

“你這個猴子還是這等放潑！他又不曾偷你袈裟又不與你相識又無甚冤仇你怎麼就將他打死？”行者道：“菩薩你認他不得。他是那黑熊精的朋友。他昨日和一個白衣秀士都在芳草坡前坐講。後日是黑精的生日請他們來慶佛衣會。今日他先來拜壽明日來慶佛衣會所以我認得定是今日替那妖去上壽。”菩薩說：“既是這等說來也罷。”行者才去把那道人提起來看卻是一隻蒼狼。旁邊那個盤兒底下卻有字刻道：淩虛子制。行者見了笑道：“造化！造化！”老孫也是便益菩薩也是省力。這怪叫做不打自招那怪教他今日了劣。”菩薩說道：

“悟空這教怎麼說？”行者道：“菩薩我悟空有一句話兒叫做將計就計不知菩薩可肯依我？”菩薩道：“你說。”行者說道：

“菩薩你看這盤兒中是兩粒仙丹便是我們與那妖魔的贄見；

這盤兒後面刻的四個字說淩虛子制便是我們與那妖魔的勾頭。菩薩若要依得我時我好替你作個計較也就不須動得干戈也不須勞得征戰妖魔眼下遭瘟佛衣眼下出現；菩薩要不依我時菩薩往西我悟空往東佛衣只當相送唐三藏只當落空。”菩薩笑道：“這猴熟嘴！”行者道：“不敢倒是一個計較。”

菩薩說：“你這計較怎說？”行者道：這盤上刻那淩虛子制想這道人就叫做淩虛子。菩薩你要依我時可就變做這個道人我把這丹吃了一粒變上一粒略大些兒。菩薩你就捧了這個盤兒兩顆仙丹去與那妖上壽把這丸大些的讓與那妖。待那妖一口吞之老孫便於中取事他若不肯獻出佛衣老孫將他肚腸就也織將一件出來。”

菩薩沒法只得也點點頭兒。行者笑道：“如何？”爾時菩薩乃以廣大慈悲無邊法力億萬化身以心會意以意會身恍惚之間變作淩虛仙子：鶴氅仙風颯飄飄欲步虛。蒼顏松柏老秀色古今無。去去還無住如如自有殊。總來歸一法只是隔邪軀。行者看道：“妙啊！妙啊！還是妖精菩薩還是菩薩妖精？”菩薩笑道：“悟空菩薩妖精總是一念。若論本來皆屬無有。”行者心下頓悟轉身卻就變做一粒仙丹：走盤無不定圓明未有方。三三勾漏合六六少翁商。瓦鑠黃金焰牟尼白晝光。外邊鉛與汞未許易論量。行者變了那顆丹終是略大些兒。菩薩認定拿了那個玻璃盤兒徑到妖洞門口看時果然是：崖深岫險雲生嶺上；柏蒼松翠風颯林間。崖深岫險果是妖邪出沒人煙少；柏蒼松翠也可仙真修隱道情多。山有澗澗有泉潺潺流水咽鳴琴便堪洗耳；崖有鹿林有鶴幽幽仙籟動間岑亦可賞心。這是妖仙有分降菩提弘誓無邊垂惻隱。菩薩看了心中暗喜道：“這孽畜占了這座山洞卻是也有些道分。”因此心中已是有個慈悲。

走到洞口只見守洞小妖都有些認得道：淩虛仙長來了。”一邊傳報一邊接引。那妖早已迎出二門道：“淩虛有勞仙駕珍顧蓬蓽有輝。”菩薩道：“小道敬獻一粒仙丹敢稱千壽。”他二人拜畢方才坐定又敘起他昨日之事。菩薩不答連忙拿丹盤道：“大王且見小道鄙意。”覷定一粒大的推與那妖道：“願大王千壽！”那妖亦推一粒遞與菩薩道：“願與淩虛子同之。”讓畢那妖才待要咽那藥順口兒一直滾下。現了本相理起四平那妖滾倒在地。菩薩現相問妖取了佛衣行者早已從鼻孔中出去。菩薩又怕那妖無禮卻把一個箍兒丟在那妖頭上。那妖起來提槍要刺行者、菩薩早已起在空中菩薩將真言念起。那怪依舊頭疼丟了

槍滿地亂滾。半空裡笑倒個美猴王平地下滾壞個黑熊怪。菩薩道：“孽畜！你如今可皈依麼？”那怪滿口道：“心願皈依只望饒命！”行者恐耽擱了工夫意欲就打菩薩急止住道：“休傷他命我有用他處哩。”行者道：“這樣怪物不打死他反留他在何處用哩？”菩薩道：“我那落伽山后無人看管我要帶他去做個守山大神。”行者笑道：

“誠然是個救苦慈尊一靈不損。若是老孫有這樣咒語就念上他娘千遍！這回兒就有許多黑熊都教他了帳！”卻說那怪蘇醒多時公道難禁疼痛只得跪在地下哀告道：“但饒性命願皈正果！”菩薩方墜落祥光又與他摩頂受戒教他執了長槍跟隨左右。那黑熊才一片野心今日定無窮頑性此時收。菩薩吩咐道：“悟空你回去罷。好生伏侍唐僧以後再休懈惰生事。”

行者道：“深感菩薩遠來弟子還當回送回送。”菩薩道：“免送。”行者才捧著袈裟叩頭而別。菩薩亦帶了熊羆徑回大海。

有詩為證詩曰：祥光靄靄凝金象萬道繽紛實可誇。普濟世人垂憫恤遍觀法界現金蓮。今來多為傳經意此去原無落點瑕。

降怪成真歸大海空門複得錦袈裟。畢竟不知向後事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觀音院唐僧脫難 高老莊行者降魔

行者辭了菩薩按落雲頭將袈裟掛在香楠樹上掣出棒來打入黑風洞裡。那洞裡那得一個小妖？原來是他見菩薩出現降得那老怪就地打滾急急都散走了。行者一行兇將他那幾層門上都積了乾柴前前後後一齊火把個黑風洞燒做個紅風洞卻拿了袈裟駕祥光轉回直北。

話說那三藏望行者急忙不來心甚疑惑不知是請菩薩不至不知是行者托故而逃正在那胡猜亂想之中只見半空中彩霧燦燦行者忽墜階前叫道：“師父袈裟來了。”三藏大喜眾僧亦無不歡悅道：“好了！好了！我等性命今日方才得全了。”三藏接了袈裟道：“悟空你早間去時原約到飯罷晌午如何此時日西方回？”行者將那請菩薩施變化降妖的事情備陳了一遍三藏聞言遂設香案朝南禮拜罷道：“徒弟啊既然有了佛衣可快收拾包裹去也。”行者道：“莫忙莫忙。今日將晚不是走路的時候且待明日早行。”眾僧們一齊跪下道：

“孫老爺說得是。一則天晚二來我等有些願心兒今幸平安有了寶貝待我還了願請老爺散了福明早再送西行。”行者道：“正是正是。”你看那些和尚都傾囊倒底把那火裡搶出的餘資各出所有整頓了些齋供燒了些平安無事的紙念了幾

卷消災解厄的經。當晚事畢。

次早方刷扮了馬匹包裹了行囊出門。眾僧遠送方回。行者引路而去正是那春融時節但見那：草襯玉驄蹄跡軟柳搖金線露華新。桃杏滿林爭豔麗薜蘿繞徑放精神。沙堤日暖鴛鴦睡山澗花香蛺蝶馴。這般秋去冬殘春過半不知何年行滿得真文。師徒們行了五七日荒路忽一日天色將晚遠遠的望見一村人家。三藏道：“悟空你看那壁廂有座山莊相近我們去告宿一宵明日再行何如？”行者道：“且等老孫去看看吉凶再作區處。”那師父挽住絲韁這行者定睛觀看真個是：竹籬密密茅屋重重。參天野樹迎門曲水溪橋映戶。道旁楊柳綠依依園內花開香馥馥。此時那夕照沉西處處山林喧鳥雀；晚煙出爨條條道徑轉牛羊。又見那食飽雞豚眠屋角醉酣鄰叟唱歌來。行者看罷道：“師父請行定是一村好人家正可借宿。”那長老催動白馬早到街衢之口。又見一個少年頭裹綿布身穿藍襖持傘背包斂裩紮褲腳踏著一雙三耳草鞋雄糾糾的出街忙步。行者順手一把扯住道：“那裡去？我問你一個信兒：此間是甚麼地方？”那個人只管苦掙口裡嚷道：“我莊上沒人只是我好回信？”行者陪著笑道：“施主莫惱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就與我說說地名何害？我也可解得你的煩惱。”那人掙不脫手氣得亂跳道：“蹭蹬！蹭蹬！家長的屈氣受不了又撞著這個光頭受他的清氣！”行者道：“你有本事劈開我的手你便就去了也罷。”那人左扭右扭那裡扭得動卻似一把鐵鈐拑住一般氣得他丟了包袱撇了傘兩隻手雨點似來抓行者。行者把一隻手扶著行李一隻手抵住那人憑他怎麼支吾只是不能抓著。行者愈加不放急得爆燥如雷。三藏道：“悟空那裡不有人來了？你再問那人就是只管扯住他怎的？放他去罷。”行者笑道：“師父不知若是問了別人沒趣須是問他才有買賣。”那人被行者扯住不過只得說出道：“此處乃是烏斯藏國界之地喚做高老莊。一莊人家有大半姓高故此喚做高老莊。你放了我去罷。”行者又道：“你這樣行裝不是個走近路的。你實與我說你要往那裡去端的所幹何事我才放你。”這人無奈只得以實情告訴道：“我是高太公的家人名叫高才。我那太公有一個女兒年方二十歲更不曾配人三年前被一個妖精占了。那妖整做了這三年女婿我太公不悅說道女兒招了妖精不是長法一則敗壞家門二則沒個親家來往一向要退這妖精。那妖精那裡肯退轉把女兒關在他後宅將有半年再不放出與家內人相見。我太公與了我幾兩銀子教我尋訪法師拿那妖怪。我這些時不曾住腳前前後後請了有三四個人都是不濟的和尚膿包的道士降不得那妖精。剛才罵了我一場說我不會幹事又與了我五錢銀子做盤纏教我再去請好法師降他。不期撞著你這個紇刺星扯住誤了我走路故此裡外受氣我無奈才與你叫喊。不想你又有些拿法我掙不過你所以說此實情。你放我走罷。”行者道：“你的造化我有營生這才是湊四合六的勾當。你也不須遠行莫要化費了銀子。我們不是那不濟的和尚膿包的道士其實有些手段慣會拿妖。這正是一來照顧郎中二來又醫得眼好煩你回去上複你那家主說我們是東土駕下差來的禦弟聖僧往西天拜佛求經者善能降妖縛怪。”高才道：“你莫誤了我。我是一肚子氣的人你若哄了我沒甚手段拿不住

那妖精卻不又帶累我來受氣？”行者道：“管教不誤了你。你引我到你家門去來。”那人也無計奈何真個提著包袱拿了傘轉步回身領他師徒到於門道：“二位長老你且在馬臺上略坐坐等我進去報主人知道。”行者才放了手落擔牽馬師徒們坐立門旁等候。

那高才入了大門徑往中堂上走可哥的撞見高太公。太公罵道：“你那個蠻皮畜生怎麼不去尋人又回來做甚？”高才放下包傘道：“上告主人公得知小人才行出街口忽撞見兩個和尚：一個騎馬一個挑擔。他扯住我不放問我那裡去。我再三不曾與他說及他纏得沒奈何不得脫手遂將主人公的事情一一說與他知。他卻十分歡喜要與我們拿那妖怪哩。”高老道：“是那裡來的？”高才道：“他說是東土駕下差來的禦弟聖僧前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太公道：“既是遠來的和尚怕不真有些手段。他如今在那裡？”高才道：“現在門外等候。”那太公即忙換了衣服與高才出來迎接叫聲“長老”。三藏聽見急轉身早已到了面前。那老者戴一頂烏綾巾穿一領蔥白蜀錦衣踏一雙糙米皮的犢子靴系一條黑綠絛子出來笑語相迎便叫：“二位長老作揖了。”三藏還了禮行者站著不動。那老者見他相貌凶醜便就不敢與他作揖。行者道：“怎麼不唱老孫喏？”那老兒有幾分害怕叫高才道：“你這小廝卻不弄殺我也？

家裡現有一個醜頭怪腦的女婿打不開怎麼又引這個雷公來害我？”行者道：“老高你空長了許大年紀還不省事！若專以相貌取人乾淨錯了。我老孫醜自醜卻有些本事替你家擒得妖精捉得鬼魅拿住你那女婿還了你女兒便是好事何必諄諄以相貌為言！”太公見說戰兢兢的只得強打精神叫聲“請進”。這行者見請才牽了白馬教高才挑著行李與三藏進去。他也不管好歹就把馬拴在敞廳柱上扯過一張退光漆交椅叫三藏坐下。他又扯過一張椅子坐在旁邊。那高老道：

“這個小長老倒也家懷。”行者道：“你若肯留我住得半年還家懷哩。”

坐定高老問道：“適間小價說二位長老是東土來的？”三藏道：“便是。貧僧奉朝命往西天拜佛求經因過寶莊特借一宿明日早行。”高老道：“二位原是借宿的怎麼說會拿怪？”行者道：“因是借宿順便拿幾個妖怪兒耍耍的。動問府上有多少妖怪？”高老道：“天哪！還吃得有多少哩！只這一個妖怪女婿已彀他磨慌了！”行者道：“你把那妖怪的始末有多大手段從頭兒說說我聽我好替你拿他。”高老道：“我們這莊上自古至今也不曉得有甚麼鬼祟魍魎邪魔作耗。只是老拙不幸不曾有子止生三個女兒：大的喚名香蘭第二的名玉蘭第三的名翠蘭。那兩個從小兒配與本莊人家止有小的個要招個女婿指望他與我同家過活做個養老女婿撐門抵戶做活當差。不期三年前有一個漢子模樣兒倒也精緻他說是福陵山上人家姓豬上無父母下無兄弟願與人家做個女婿。我老拙見是這般一個無羈無絆的人就招了他。一進門時倒也勤謹：耕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

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來其實也好只是一件有些會變嘴臉。”行者道：“怎麼變麼？”高老道：“初來時是一條黑胖漢後來就變做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呆子腦後又有一溜鬃毛身體粗糙怕人頭臉就象個豬的模樣。食腸卻又甚大：一頓要吃三五斗米飯早間點心也得百十個燒餅才彀。喜得還吃齋素若再吃葷酒便是老拙這些家業田產之類不上半年就吃個罄淨！”三藏道：“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高老道：“吃還是件小事他如今又會弄風雲來霧去走石飛砂唬得我一家並左鄰右舍俱不得安生。又把那翠蘭小女關在後宅子裡一半年也不曾見面更不知死活如何。因此知他是個妖怪要請個法師與他去退去退。”行者道：“這個何難？老兒你管放心今夜管情與你拿住教他寫了退親文書還你女兒如何？”高老大喜道：“我為招了他不打緊壞了我多少清名疏了我多少親眷。但得拿住他要甚麼文書？就煩與我除了根罷。”行者道：“容易容易！入夜之時就見好歹。”

老兒十分歡喜才教展抹桌椅擺列齋供。齋罷將晚老兒問道：“要甚兵器？要多少人隨？趁早好備。”行者道：“兵器我自有。”老兒道：“二位只是那根錫杖錫杖怎麼打得妖精？”行者隨于耳內取出一個繡花針來撚在手中迎風幌了一幌就是碗來粗細的一根金箍鐵棒對著高老道：“你看這條棍子比你家兵器如何？可打得這怪否？”高老又道：“既有兵器可要人跟？”行者道：“我不用人只是要幾個年高有德的老兒陪我師父清坐閑敘我好撇他而去。等我把那妖精拿來對眾取供替你除了根罷。”那老兒即喚家僮請了幾個親故朋友。一時都到相見已畢行者道：“師父你放心穩坐老孫去也。”

你看他揝著鐵棒扯著高老道：“你引我去後宅子裡妖精的住處看看。”高老遂引他到後宅門行者道：“你去取鑰匙來。”高老道：“你且看看若是用得鑰匙卻不請你了。”行者笑道：“你那老兒年紀雖大卻不識耍。我把這話兒哄你一哄你就當真。”走上前摸了一摸原來是銅汁灌的鎖子。狠得他將金箍棒一搗搗開門扇裡面卻黑洞洞的。行者道：“老高你去叫你女兒一聲看他可在裡面。”那老兒硬著膽叫道：“三姐姐！”那女兒認得是他父親的聲音才少氣無力的應了一聲道：

“爹爹我在這裡哩。”行者閃金睛向黑影裡仔細看時你道他怎生模樣？但見那：雲鬢亂堆無掠玉容未洗塵淄。一片蘭心依舊十分嬌態傾頹。櫻唇全無氣血腰肢屈屈偎偎。愁蹙蹙蛾眉淡瘦怯怯語聲低。他走來看見高老一把扯住抱頭大哭。行者道：“且莫哭！且莫哭”！我問你妖怪往那裡去了？”

女子道：“不知往那裡走。這些時天明就去入夜方來雲雲霧霧往回不知何所。因是曉得父親要祛退他他也常常防備故此昏來朝去。”行者道：“不消說了老兒你帶令愛往前邊宅裡慢慢的敘闊讓老孫在此等他。他若不來你卻莫怪；

他若來了定與你剪草除根。”那老高歡歡喜喜的把女兒帶將前去。

行者卻弄神通搖身一變變得就如那女子一般獨自個坐在房裡等那妖精。不多時一陣風來真個是走石飛砂。好風：起初時微微蕩蕩向後來渺渺茫茫。微微蕩蕩乾坤大渺渺茫茫無阻礙。凋花折柳勝揌麻倒樹摧林如拔菜。翻江攪海鬼神愁裂石崩山天地怪。銜花糜鹿失來蹤摘果猿猴迷在外。七層鐵塔侵佛頭八面幢幡傷寶蓋。金梁玉柱起根搖房上瓦飛如燕塊。舉棹梢公許願心開船忙把豬羊賽。當坊土地棄祠堂四海龍王朝上拜。海邊撞損夜叉船長城刮倒半邊塞。那陣狂風過處只見半空裡來了一個妖精果然生得醜陋：黑臉短毛長喙大耳穿一領青不青、藍不藍的梭布直裰系一條花布手巾。行者暗笑道：“原來是這個買賣！”好行者卻不迎他也不問他且睡在床上推病口裡哼哼噴噴的不絕。那怪不識真假走進房一把摟住就要親嘴。行者暗笑道：“真個要來弄老孫哩！”即使個拿法托著那怪的長嘴叫做個小跌。漫頭一料撲的摜下床來。那怪爬起來扶著床邊道：“姐姐你怎麼今日有些怪我？想是我來得遲了？”行者道：“不怪！不怪！”那妖道：

“既不怪我怎麼就丟我這一跌？”行者道：“你怎麼就這等樣小家子就摟我親嘴？我因今日有些不自在若每常好時便起來開門等你了。你可脫了衣服睡是。”那怪不解其意真個就去脫衣。行者跳起來坐在淨桶上。那怪依舊複來床上摸一把摸不著人叫道：“姐姐你往那裡去了？請脫衣服睡罷。”行者道：

“你先睡等我出個恭來”那怪果先解衣上床。行者忽然歎口氣道聲“造化低了！”那怪道：“你惱怎的？造化怎麼得低的？我得到了你家雖是吃了些茶飯卻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曾替你家掃地通溝搬磚運瓦築土打牆耕田耙地種麥插秧創家立業。如今你身上穿的錦戴的金四時有花果享用八節有蔬菜烹煎你還有那些兒不趁心處這般短歎長籲說甚麼造化低了？”行者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的父母隔著牆丟磚料瓦的甚是打我罵我哩。”那怪道：“他打罵你怎的？”行者道：

“他說我和你做了夫妻你是他門下一個女婿全沒些兒禮體。

這樣個醜嘴臉的人又會不得姨夫又見不得親戚又不知你雲來霧去端的是那裡人家姓甚名誰敗壞他清德玷辱他門風故此這般打罵所以煩惱。”那怪道：“我雖是有些兒醜陋若要俊卻也不難。我一來時曾與他講過他願意方才招我今日怎麼又說起這話！我家住在福陵山雲棧洞。我以相貌為姓故姓豬官名叫做豬剛鬣。他若再來問你你就以此話與他說便了。”行者暗喜道：“那怪卻也老實不用動刑就供得這等明白。既有了地方姓名不管怎的也拿住他。”行者道：“他要請法師來拿你哩。”那怪笑道：“睡著！睡著！莫睬他！我有天罡數的

變化九齒的釘鈀怕甚麼法師、和尚、道士？就是你老子有虔心請下九天蕩魔祖師下界我也曾與他做過相識他也不敢怎的我。”行者道：“他說請一個五百年前大鬧天宮姓孫的齊天大聖要來拿你哩。”那怪聞得這個名頭就有三分害怕道：“既是這等說我去了罷兩口子做不成了。”行者道：“你怎的就去？”那怪道：“你不知道那鬧天宮的弼馬溫有些本事只恐我弄他不過低了名頭不象模樣。”他套上衣服開了門往外就走被行者一把扯住將自己臉上抹了一抹現出原身喝道：“好妖怪那裡走！你抬頭看看我是那個？”那怪轉過眼來看見行者諮牙俅嘴火眼金睛磕頭毛臉就是個活雷公相似慌得他手麻腳軟劃刺的一聲掙破了衣服化狂風脫身而去。行者急上前掣鐵棒望風打了一下。那怪化萬道火光徑轉本山而去。行者駕雲隨後趕來叫聲：“那裡走！你若上天我就趕到鬥牛宮！你若入地我就追至枉死獄！”咦！畢竟不知這一去趕至何方有何勝敗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雲棧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經

卻說那怪的火光前走這大聖的彩霞隨跟。正行處忽見一座高山那怪把紅光結聚現了本相撞入洞裡取出一柄九齒釘鈀來戰。行者喝一聲道：“潑怪！你是那裡來的邪魔？怎麼知道我老孫的名號？你有甚麼本事實實供來饒你性命！”

那怪道：“是你也不知我的手段！上前來站穩著我說與你聽：

我自小生來心性拙貪閑愛懶無休歇。不曾養性與修真混沌迷心熬日月。忽然閑裡遇真仙就把寒溫坐下說。勸我回心莫墮凡傷生造下無邊孽。有朝大限命終時八難三途悔不喋。聽言意轉要修行聞語心回求妙訣。有緣立地拜為師指示天關並地闕。得傳九轉大還丹工夫晝夜無時輟。上至頂門泥丸宮下至腳板湧泉穴。周流腎水入華池丹田補得溫溫熱。嬰兒姹女配陰陽鉛汞相投分日月。離龍坎虎用調和靈龜吸盡金烏血。三花聚頂得歸根五氣朝元通透徹。功圓行滿卻飛升天仙對對來迎接。朗然足下彩雲生身輕體健朝金闕。玉皇設宴會群仙各分品級排班列。敕封元帥管天河總督水兵稱憲節。

只因王母會蟠桃開宴瑤池邀眾客。那時酒醉意昏沉東倒西歪亂撒潑。逞雄撞入廣寒宮風流仙子來相接。見他容貌挾人魂舊日凡心難得滅。全無上下失尊卑扯住嫦娥要陪歇。再三再四不依從東躲西藏心不悅。色膽如天叫似雷險些震倒天關闕。糾察靈官奏玉皇那日吾當命運拙。廣寒圍困不通風進退無門難得脫。卻被諸神拿住我酒在心頭還不怯。押赴靈霄見玉皇依律問成該處決。多虧太白李金星出班俯囟親言說。改刑重責二千錘肉綻皮開骨將折。放生遭貶出天關福陵山下圖家業。我因有罪錯投胎俗名喚做豬剛鬣。”行者聞言道：“你這廝原來是天蓬水神下界怪道知我老孫名號。”那怪道聲：哏！你這誑上的弼馬

溫當年撞那禍時不知帶累我等多少今日又來此欺人！不要無禮吃我一鈀！”行者怎肯容情舉起棒當頭就打。他兩個在那半山之中黑夜裡賭鬥。好殺：行者金睛似閃電妖魔環眼似銀花。這一個口噴彩霧那一個氣吐紅霞。氣吐紅霞昏處亮口噴彩霧夜光華。金箍棒九齒鈀兩個英雄實可誇：一個是大聖臨凡世一個是元帥降天涯。那個因失威儀成怪物這個幸逃苦難拜僧家。鈀去好似龍伸爪棒迎渾若鳳穿花。那個道你破人親事如殺父！這個道你強*奸幼女正該拿！閑言語亂喧嘩往往來來棒架鈀。看看戰到天將曉那妖精兩膊覺酸麻。他兩個自二更時分直鬥到東方白。那怪不能迎敵敗陣而逃依然又化狂風徑回洞裡把門緊閉再不出頭。行者在這洞門外看有一座石碣上書“雲棧洞”三字見那怪不出天又大明心卻思量：“恐師父等候且回去見他一見再來捉此怪不遲。”隨踏雲點一點早到高老莊。

卻說三藏與那諸老談今論古一夜無眠。正想行者不來只見天井裡忽然站下行者。行者收藏鐵棒整衣上廳叫道：

“師父我來了。”慌得那諸老一齊下拜。謝道：“多勞！多勞！”

三藏問道：“悟空你去這一夜拿得妖精在那裡？”行者道：“師父那妖不是凡間的邪祟也不是山間的怪獸。他本是天蓬元帥臨凡只因錯投了胎嘴臉象一個野豬模樣其實性靈尚存。

他說以相為姓喚名豬剛鬣。是老孫從後宅裡掣棒就打他化一陣狂風走了。被老孫著風一棒他就化道火光徑轉他那本山洞裡取出一柄九齒釘鈀與老孫戰了一夜。适才天色將明他怯戰而走把洞門緊閉不出。老孫還要打開那門與他見個好歹恐師父在此疑慮盼望故先來回個資訊。”說罷那老高上前跪下道：“長老沒及奈何你雖趕得去了他等你去後複來卻怎區處？索性累你與我拿住除了根才無後患。我老夫不敢怠慢自有重謝：將這家財田地憑眾親友寫立文書與長老平分。只是要剪草除根莫教壞了我高門清德。”行者笑道：

“你這老兒不知分限。那怪也曾對我說他雖是食腸大吃了你家些茶飯他與你幹了許多好事。這幾年掙了許多家資皆是他之力量。他不曾白吃了你東西問你祛他怎的。據他說他是一個天神下界替你巴家做活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兒。想這等一個女婿也門當戶對不怎麼壞了家聲辱了行止當真的留他也罷。”老高道：“長老雖是不傷風化但名聲不甚好聽。

動不動著人就說高家招了一個妖怪女婿！這句話兒教人怎當？”三藏道：“悟空你既是與他做了一場一與他做個竭絕才見始終。”行者道：“我才試他一試要子此去一定拿來與你們看且莫憂愁。”叫：“老高你還好生管待我師父

我去也。”

說聲去就無形無影的跳到他那山上來到洞口一頓鐵棍把兩扇門打得粉碎口裡罵道：“那饟糠的夯貨快出來與老孫打麼！”那怪王喘噓噓的睡在洞裡聽見打得門響又聽見罵饟糠的夯貨他卻惱怒難禁只得拖著鈀抖擻精神跑將出來厲聲罵道：“你這個弼馬溫著實憊懶！與你有甚相干你把我大門打破？你且去看看律條打進大門而入該個雜犯死罪哩！”行者笑道：“這個呆子！我就打了大門還有個辨處。象你強佔人家女子又沒個三媒六證又無些茶紅酒禮該問個真犯斬罪哩！”那怪道：“且休閒講看老豬這鈀！”行者使棒支住道：“你這鈀可是與高老家做園工築地種菜的？有何好處怕你！”那怪道：“你錯認了！這鈀豈是凡間之物？你且聽我道來：

此是鍛煉神冰鐵磨琢成工光皎潔。老君自己動鈐錘熒惑親身添炭屑。五方五帝用心機六丁六甲費周折。造成九齒玉垂牙鑄就雙環金墜葉。身妝六曜排五星體按四時依八節。短長上下定乾坤左右陰陽分日月。六爻神將按天條八卦星辰依鬥列。名為上寶沁金鈀進與玉皇鎮丹闕。因我修成大羅仙為吾養就長生客。勅封元帥號天蓬欽賜釘鈀為禦節。舉起烈焰並毫光落下猛風飄瑞雪。天曹神將盡皆驚地府閻羅心膽怯。人間那有這般兵世上更無此等鐵。隨身變化可心懷任意翻騰依口訣。相攜數載未曾離伴我幾年無日別。日食三餐並不丟夜眠一宿渾無撇。也曾佩去赴蟠桃也曾帶他朝帝闕。

皆因仗酒卻行兇只為倚強便撒潑。上天貶我降凡塵下世盡我作罪孽。石洞心邪曾吃人高莊情喜婚姻結。這鈀下海掀翻龍鼉窩上山抓碎虎狼穴。諸般兵刃且休題惟有吾當鈀最切。

相持取勝有何難賭鬥求功不用說。何怕你銅頭鐵腦一身鋼鈀到魂消神氣泄！”行者聞言收了鐵棒道：“呆子不要說嘴！老孫把這頭伸在那裡你且築一下兒看可能魂消氣泄？”那怪真個舉起鈀著氣力築將來撲的一下鑽起鈀的火光焰焰更不曾築動一些兒頭皮。唬得他手麻腳軟道聲“好頭！好頭！”行者道：“你是也不知。老孫因為鬧天宮偷了仙丹盜了蟠桃竊了禦酒被小聖二郎擒住押在鬥牛宮前眾天神把老孫斧剁錘敲刀砍劍刺火燒雷打也不曾損動分毫。又被那太上老君拿了我去放在八卦爐中將神火鍛煉煉做個火眼金睛銅頭鐵臂。不信你再築幾下看看疼與不疼？”那怪道：“你這猴子我記得你鬧天宮時家住在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裡到如今久不聞名你怎麼來到這裡上門子欺我？莫敢是我丈人去那裡請你來的？”行者道：“你丈人不曾去請我。因是老孫改邪歸正棄道從僧保護一個東土大唐駕下禦弟叫做三藏法師往西天拜佛求經路過高莊借宿那高老兒因話說起就請我救他女兒拿你這饟糠的夯貨！”那怪一聞此言丟了釘鈀唱個大喏道：“那取經人在那裡？累煩你引見引見。”行者道：

“你要見他怎的？”那怪道：“我本是觀世音菩薩勸善受了他的戒行這裡持齋把素教我跟隨那取經人往西天拜佛求經將功折罪還得正果。教我等他這幾年不聞消息。今日既是你與他做了徒弟何不早說取經之事只倚凶強上門打我？”行者道：“你莫詭詐欺心軟我欲為脫身之計。果然是要保護唐僧略無虛假你可朝天誓我才帶你去見我師父。”那怪撲的跪下望空似搗碓的一般只管磕頭道：“阿彌陀佛南無佛我若不是真心實意還教我犯了天條劈屍萬段！”行者見他賭咒願道：“既然如此你點把火來燒了你這住處我方帶你去。”那怪真個搬些蘆葦荊棘點著一把火將那雲棧洞燒得象個破瓦窯對行者道：我今已無掛礙了你卻引我去罷。”行者道：“你把釘鈀與我拿著。”那怪就把鈀遞與行者。行者又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一條三股麻繩走過來把手背綁剪了。那怪真個倒背著手憑他怎麼綁縛。卻又揪著耳朵拉著他叫：“快走！快走！”那怪道：“輕著些兒！你的手重揪得我耳根子疼。”行者道：“輕不成顧你不得！常言道善豬惡拿。只等見了我師父果有真心方才放你。”他兩個半雲半霧的徑轉高家莊來。有詩為證：金性剛強能克木心猿降得木龍歸。金從木順皆為一木戀金仁總揮。一主一賓無間隔三交三合有玄微。性情並喜貞元聚同證西方話不違。

頃刻間到了莊前。行者拑著他的鈀揪著他的耳道：“你看那廳堂上端坐的是誰？乃吾師也。”那高氏諸親友與老高忽見行者把那怪背綁揪耳而來一個個欣然迎到天井中道聲“長老！長老！他正是我家的女婿！”那怪走上前雙膝跪下背著手對三藏叩頭高叫道：“師父弟子失迎早知是師父住在我丈人家我就來拜接怎麼又受到許多波折？”三藏道：“悟空你怎麼降得他來拜我？”行者才放了手拿釘鈀柄兒打著喝道：“呆子！你說麼！”那怪把菩薩勸善事情細陳了一遍。三藏大喜便叫：“高太公取個香案用用。”老高即忙抬出香案。

三藏淨了手焚香望南禮拜道：“多蒙菩薩聖恩！”那幾個老兒也一齊添香禮拜。拜罷三藏上廳高坐教：“悟空放了他繩。”

行者才把身抖了一抖收上身來其縛自解。那怪從新禮拜三藏願隨西去。又與行者拜了以先進者為兄遂稱行者為師兄。三藏道：“既從吾善果要做徒弟我與你起個法名早晚好呼喚。”他道：“師父我是菩薩已與我摩頂受戒起了法名叫做豬悟能也。”三藏笑道：“好！好！你師兄叫做悟空你叫做悟能其實是我法門中的宗派。”悟能道：“師父我受了菩薩戒行斷了五葷三厭在我丈人家持齋把素更不曾動葷。今日見了師父我開了齋罷。”三藏道：“不可！不可！你既是不吃五葷三厭我再與你起個別名喚為八戒。”那呆子歡歡喜喜道：“謹遵師命。”因此又叫做豬八戒。

高老見這等去邪歸正更十分喜悅遂命家僮安排筵宴酬謝唐僧。八戒上前扯住老高道：“爺請我拙荊出來拜見公公伯伯如何？”行者笑道：“賢弟你既入了沙門做了和尚從今後再莫題起那拙荊的話說。世間只有個火居道士那裡有個火居的和尚？我們且來敘了坐次吃頓齋飯趕早兒往西天走路。”高老兒擺了桌席請三藏上坐行者與八戒坐于左右兩旁諸親下坐。高老把素酒開樽滿斟一杯奠了天地然後奉與三藏。三藏道：“不瞞太公說貧僧是胎裡素自幼兒不吃葷。”老高道：“因知老師清素不曾敢動葷。此酒也是素的請一杯不妨。”三藏道：“也不敢用酒酒是我僧家第一戒者。”悟能慌了道：“師父我自持齋卻不曾斷酒。”悟空道：“老孫雖量窄吃不上壇把卻也不曾斷酒。”三藏道：“既如此你兄弟們吃些素酒也罷只是不許醉飲誤事。”遂而他兩個接了頭鍾。各人俱照舊坐下擺下素齋說不盡那杯盤之盛品物之豐。

師徒們宴罷老高將一紅漆丹盤拿出二百兩散碎金銀奉三位長老為途中之費；又將三領綿布褊衫為上蓋之衣。三藏道：“我們是行腳僧遇莊化飯逢處求齋怎敢受金銀財帛？”行者近前輪開手抓了一把叫：“高才昨日累你引我師父今日招了一個徒弟無物謝你把這些碎金碎銀權作帶領錢拿了去買草鞋穿。以後但有妖精多作成我幾個還有謝你處哩。”高才接了叩頭謝賞。老高又道：“師父們既不受金銀望將這粗衣笑納聊表寸心。”三藏又道：“我出家人若受了一絲之賄千劫難修。只是把席上吃不了的餅果帶些去做乾糧足矣。”八戒在旁邊道：“師父、師兄你們不要便罷我與他家做了這幾年女婿就是掛腳糧也該三石哩。丈人啊我的直裰昨晚被師兄扯破了與我一件青錦袈裟鞋子綻了與我一雙好新鞋子。”高老聞言不敢不與隨買一雙新鞋將一領褊衫換下舊時衣物。那八戒搖搖擺擺對高老唱個喏道：“上複丈母、大姨、二姨並姨夫、姑舅諸親：我今日去做和尚了不及面辭休怪。丈人啊你還好生看待我渾家只怕我們取不成經時好來還俗照舊與你做女婿過活。”行者喝道：“夯貨卻莫胡說！”八戒道：“哥呵不是胡說只恐一時間有些兒差池卻不是和尚誤了做老婆誤了娶兩下裡都耽擱了？”三藏道：“少題閒話我們趕早兒去來。”遂此收拾了一擔行李八戒擔著；

背了白馬三藏騎著；行者肩擔鐵棒前面引路。一行三眾辭別高老及眾親友投西而去。有詩為證詩曰：滿地煙霞樹色高唐朝佛子苦勞勞。饑餐一缽千家飯寒著千針一衲袍。意馬胸頭休放蕩心猿乖劣莫教嚎。情和性定諸緣合月滿金華是伐毛。

三眾進西路途有個月平穩。行過了烏斯藏界猛抬頭見一座高山。三藏停鞭勒馬道：“悟空、悟能、前面山高須索仔細仔細。”八戒道：“沒事。這山喚做浮屠山山中有一個烏巢禪師在此修行老豬也曾會他。”三藏道：“他有些甚麼勾當？”

八戒道：“他倒也有些道行。他曾勸我跟他修行我不曾去罷了。”師徒們說著話不多時到了山上。好山！但見那：山南有青松碧檜山北有綠柳紅桃。鬧聒聒山禽對語；舞翩翩仙鶴齊飛。香馥馥諸花千樣色；青冉冉雜草萬般奇。澗下有滔滔綠水崖前有朵朵祥雲。真個是景致非常幽雅處寂然不見往來人。那師父在馬上遙觀見香檜樹前有一柴草窩。左邊有麋鹿銜花右邊有山猴獻果。樹梢頭有青鸞彩鳳齊鳴玄鶴錦雞鹹集。八戒指道：“那不是烏巢禪師！”三藏縱馬加鞭直至樹下。

卻說那禪師見他三眾前來即便離了巢穴跳下樹來。三藏下馬奉拜那禪師用手攙道：“聖僧請起失迎失迎。”八戒道：“老禪師作揖了。”禪師驚問道：“你是福陵山豬剛鬣怎麼有此大緣得與聖僧同行？”八戒道：“前年蒙觀音菩薩勸善願隨他做個徒弟。”禪師大喜道：“好好好！”又指定行者問道：

“此位是誰？”行者笑道：“這老禪怎麼認得他倒不認得我？”禪師道：“因少識耳。”三藏道：“他是我的大徒弟孫悟空。”禪師陪笑道：“欠禮欠禮。”三藏再拜請問西天大雷音寺還在那裡。

禪師道：“遠哩！遠哩！只是路多虎豹難行。”三藏殷勤致意再回：“路途果有多遠？”禪師道：“路途雖遠終須有到之日卻只是魔瘴難消。我有《多心經》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計二百七十字。若遇魔瘴之處但念此經自無傷害。”三藏拜伏於地懇求那禪師遂口誦傳之。經雲《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複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寂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　。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此時唐朝法師本有根源耳聞一遍《多心經》即能記憶至今傳世。此乃修真之總經作佛之會門也。”

那禪師傳了經文踏雲光要上烏巢而去被三藏又扯住奉告定要問個西去的路程端的。那禪師笑雲：“道路不難行試聽我吩咐：千山千水深多瘴多魔處。若遇接天崖放心休恐怖。行來摩耳岩側著腳蹤步。仔細黑松林妖狐多截路。精靈

滿國城魔主盈山住。老虎坐琴堂蒼狼為主簿。獅象盡稱王虎豹皆作禦。野豬挑擔子水怪前頭遇。多年老石猴那裡懷嗔怒。你問那相識他知西去路。”行者聞言冷笑道：“我們去不必問他問我便了。”三藏還不解其意那禪師化作金光徑上烏巢而去。長老往上拜謝行者心中大怒舉鐵棒望上亂搗只見蓮花生萬朵祥霧護千層。行者縱有攪海翻江力莫想挽著烏巢一縷藤。三藏見了扯住行者道：“悟空”這樣一個菩薩你搗他窩巢怎的？”行者道：“他罵了我兄弟兩個一場去了。”三藏道：“他講的西天路徑何嘗罵你？”行者道：“你那裡曉得？他說野豬挑擔子是罵的八戒；多年老石猴是罵的老孫。你怎麼解得此意？”八戒道：“師兄息怒。這禪師也曉得過去未來之事但看他水怪前頭遇這句話不知驗否饒他去罷。”行者見蓮花祥霧近那巢邊只得請師父上馬下山往西而去。那一去：管教清福人間少致使災魔山裡多。畢竟不知前程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黃風嶺唐僧有難 半山中八戒爭先

偈曰：“法本從心生還是從心滅。生滅盡由誰請君自辨別。既然皆己心何用別人說？只須下苦功扭出鐵中血。絨繩著鼻穿挽定虛空結。拴在無為樹不使他顛劣。莫認賊為子心法都忘絕。休教他瞞我一拳先打徹。現心亦無心現法法也輟。人牛不見時碧天光皎潔。秋月一般圓彼此難分別。”

這一篇偈子乃是玄奘法師悟徹了《多心經》打開了門戶那長老常念常存一點靈光自透。

且說他三眾在路餐風宿水帶月披星早又至夏景炎天。

但見那：花盡蝶無情敘樹高蟬有聲喧。野蠶成繭火榴妍沼內新荷出現。那日正行時忽然天晚又見山路旁邊有一村舍。

三藏道：“悟空你看那日落西山藏火鏡月升東海現冰輪。幸而道旁有一人家我們且借宿一宵明日再走。”八戒道：“說得是我老豬也有些餓了且到人家化些齋吃有力氣好挑行李。”行者道：“這個戀家鬼！你離了家幾日就生報怨！”八戒道：“哥啊似不得你這喝風呵煙的人。我從跟了師父這幾日長忍半肚饑你可曉得？”三藏聞之道：“悟能你若是在家心重呵不是個出家的了你還回去罷。那呆子慌得跪下道：“師父你莫聽師兄之言。他有些贓埋人。我不曾報怨甚的他就說我報怨。我是個直腸的癡漢我說道肚內饑了好尋個人家化齋他就罵我是戀家鬼。師父啊我受了菩薩的戒行又承師父憐憫情願要伏侍師父往西天去誓無退悔這叫做恨苦修行怎的說不是出家的話！”三藏道：“既是如此你且起來。”

那呆子縱身跳起口裡絮絮叨叨的挑著擔子只得死心塌地跟著前來。早到了路旁人家門三藏下馬行者接了韁繩八戒歇了行李都佇立綠蔭之下。三藏拄著九環錫杖按按藤纏篾織斗篷先奔門前只見一老者斜倚竹床之上口裡嚶嚶的念佛。三藏不敢高言慢慢的叫一聲：“施主問訊了。”那老者一骨魯跳將起來忙斂衣襟出門還禮道：“長老失迎。你自那方來的？到我寒門何故？”三藏道：“貧僧是東土大唐和尚奉聖旨上雷音寺拜佛求經。適至寶方天晚意投檀府告借一宵萬祈方便方便。”那老兒擺手搖頭道：“去不得西天難取經。要取經往東天去罷。”三藏口中不語意下沉吟：“菩薩指道西去怎麼此老說往東行？東邊那得有經？”靦腆難言半晌不答。卻說行者索性凶頑忍不住上前高叫道：“那老兒你這們大年紀全不曉事。我出家人遠來借宿就把這厭鈍的話虎唬我。十分你家窄狹沒處睡時我們在樹底下好道也坐一夜不打攪你。”那老者扯住三藏道：“師父你倒不言語你那個徒弟那般拐子臉、別頦腮、雷公嘴、紅眼睛的一個癆病魔鬼怎麼反衝撞我這年老之人！”行者笑道：“你這個老兒忒也沒眼色！似那俊刮些兒的叫做中看不中吃。想我老孫雖小頗結實皮裹一團筋哩。”那老者道：“你想必有些手段。”行者道：“不敢誇言也將就看得過。”老者道：“你家居何處？因甚事削為僧？”行者道：“老孫祖貫東勝神洲海東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居住。自小兒學做妖怪稱名悟空憑本事掙了一個齊天大聖。只因不受天祿大反天宮惹了一場災愆。如今脫難消災轉拜沙門前求正果保我這唐朝駕下的師父上西天拜佛走遭怕甚麼山高路險水闊波狂！我老孫也捉得怪降得魔。

伏虎擒龍踢天弄井都曉得些兒。倘若府上有甚麼丟磚打瓦鍋叫門開老孫便能安鎮。”那老兒聽得這篇言語哈哈笑道：

“原來是個撞頭化緣的熟嘴兒和尚。”行者道：“你兒子便是熟嘴！我這些時只因跟我師父走路辛苦還懶說話哩。”那老兒道：“若是你不辛苦不懶說話好道活活的聒殺我！你既有這樣手段西方也還去得去得。你一行幾眾？請至茅舍裡安宿。”

三藏道：“多蒙老施主不叱之恩我一行三眾。”老者道：“那一眾在那裡？”行者指著道：“這老兒眼花那綠蔭下站的不是？”

老兒果然眼花忽抬頭細看一見八戒這般嘴臉就唬得一步一跌往屋裡亂跑只叫：“關門！關門！妖怪來了！”行者趕上扯住道：“老兒莫怕他不是妖怪是我師弟。”老者戰兢兢的道：“好！好！好！一個醜似一個的和尚！”八戒上前道：“老官兒你若以相貌取人乾淨差了。我們醜自醜卻都有用。”

那老者正在門前與三個和尚相講只見那莊南邊有兩個少年人帶著一個老媽媽三四個小男女斂衣赤腳插秧而回。他看見一匹白馬一擔行李都在他家門喧嘩

不知是甚來歷都一擁上前問道：“做甚麼的？”八戒調過頭來把耳朵擺了幾擺長嘴伸了一伸嚇得那些人東倒西歪亂蹌亂跌。慌得那三藏滿口招呼道：“莫怕！莫怕！我們不是歹人我們是取經的和尚。”那老兒才出了門攙著媽媽道：“婆婆起來少要驚恐。這師父是唐朝來的只是他徒弟臉嘴醜些卻也面惡人善。帶男女們家去。”那媽媽才扯著老兒二少年領著兒女進去。三藏卻坐在他們樓裡竹床之上埋怨道：“徒弟呀你兩個相貌既醜言語又粗把這一家兒嚇得七損八傷都替我身造罪哩！”八戒道：“不瞞師父說老豬自從跟了你這些時俊了許多哩。若象往常在高老莊走時把嘴朝前一掬把耳兩頭一擺常嚇殺二三十人哩。”行者笑道：“呆子不要亂說把那醜也收拾起些。”三藏道：“你看悟空說的話！相貌是生成的你教他怎麼收拾？”行者道：“把那個耙子嘴揣在懷裡莫拿出來；把那蒲扇耳貼在後面不要搖動這就是收拾了。”那八戒真個把嘴揣了把耳貼了拱著頭立於左右。行者將行李拿入門裡將白馬拴在樁上。

只見那老兒才引個少年拿一個板盤兒托三杯清茶來獻。茶罷又吩咐辦齋。那少年又拿一張有窟窿無漆水的舊桌端兩條破頭折腳的凳子放在天井中請三眾涼處坐下。三藏方問道：“老施主高姓？”老者道：“在下姓王。”“有幾位令嗣？”

道：“有兩個小兒三個小孫。”三藏道：“恭喜恭喜。”又問：“年壽幾何？”道：“癡長六十一歲。”行者道：“好！好！好！花甲重逢矣。”三藏複問道：“老施主始初說西天經難取者何也？”老者道：“經非難取只是道中艱澀難行。我們這向西去只有三十裡遠近有一座山叫做八百里黃風嶺那山中多有妖怪。故言難取者此也。若論此位小長老說有許多手段卻也去得。”

行者道：“不妨！不妨！有了老孫與我這師弟任他是甚麼妖怪不敢惹我。”正說處又見兒子拿將飯來擺在桌上道聲“請齋。”三藏就合掌諷起齋經八戒早已吞了一碗。長老的幾句經還未了那呆子又吃彀三碗。行者道：“這個饢糠！好道撞著餓鬼了！”那老王倒也知趣見他吃得快道：“這個長老想著實餓了快添飯來。”那呆子真個食腸大看他不抬頭一連就吃有十數碗。三藏、行者俱各吃不上兩碗呆子不住便還吃哩。

老王道：“倉卒無肴不敢苦勸請再進一筋。”三藏、行者俱道：

“彀了。”八戒道：“老兒滴答甚麼誰和你課說甚麼五爻六爻！有飯只管添將來就是。”呆子一頓把他一家子飯都吃得罄盡還只說才得半飽。卻才收了家火在那門樓下安排了竹床板鋪睡下。

次日天曉行者去背馬八戒去整擔老王又教媽媽整治些點心湯水管待三眾方

致謝告行。老者道：“此去倘路間有甚不虞是必還來茅舍。”行者道：“老兒莫說哈話。我們出家人不走回頭路。”遂此策馬挑擔西行。噫！這一去果無好路朝西域定有邪魔降大災。三眾前來不上半日果逢一座高山說起來十分險峻。三藏馬到臨崖斜挑寶鐙觀看果然那：高的是山峻的是嶺；陡的是崖深的是壑；響的是泉鮮的是花。那山高不高頂上接青霄；這澗深不深底中見地府。山前面有骨都都白雲屹嶝嶝怪石說不盡千丈萬丈挾魂崖。崖後有彎彎曲曲藏龍洞洞中有叮叮噹當滴水岩。又見些丫丫叉叉帶角鹿泥泥癡癡看人獐；盤盤曲曲紅鱗蟒耍耍頑頑白麵猿。至晚巴山尋穴虎帶曉翻波出水龍登的洞門呼喇喇響。草裡飛禽撲轤轤起；林中走獸掬律律行。猛然一陣狼蟲過嚇得人心趷蹬蹬驚。正是那當倒洞當當倒洞洞當當倒洞當山。青岱染成千丈玉碧紗籠罩萬堆煙。那師父緩促銀驄孫大聖停雲慢步豬悟能磨擔徐行。正看那山忽聞得一陣旋風大作三藏在馬上心驚道：“悟空風起了！”行者道：“風卻怕他怎的！此乃天家四時之氣有何懼哉！”三藏道：“此風其惡比那天風不同。”行者道：“怎見得不比天風？”三藏道：“你看這風：巍巍蕩蕩颯飄飄渺渺茫茫出碧霄。過嶺只聞千樹吼入林但見萬竿搖。岸邊擺柳連根動園內吹花帶葉飄。收網漁舟皆緊纜落篷客艇盡拋錨。途半征夫迷失路山中樵子擔難挑。仙果林間猴子散奇花叢內鹿兒逃。崖前檜柏顆顆倒澗下松篁葉葉凋。播土揚塵沙迸迸翻江攪海浪濤濤。”八戒上前一把扯住行者道：“師兄十分風大！我們且躲一躲兒乾淨。”行者笑道：“兄弟不濟！

風大時就躲倘或親面撞見妖精怎的是好？”八戒道：“哥啊你不曾聞得避色如避仇避風如避箭哩！我們躲一躲也不虧人。”行者道：“且莫言語等我把這風抓一把來聞一聞看。”八戒笑道：“師兄又扯空頭謊了風又好抓得過來聞？就是抓得來使也鑽了去了。”行者道：“兄弟你不知道老孫有個抓風之法。”好大聖讓過風頭把那風尾抓過來聞了一聞有些腥氣道：“果然不是好風！這風的味道不是虎風定是怪風斷乎有些蹊蹺。”

說不了只見那山坡下剪尾跑蹄跳出一隻斑斕猛虎慌得那三藏坐不穩雕鞍翻根頭跌下白馬斜倚在路旁真個是魂飛魄散。八戒丟了行李掣釘鈀不讓行者走上前大喝一聲道：“孽畜！那裡走！”趕將去劈頭就築。那只虎直挺挺站將起來把那前左爪輪起摳住自家的胸膛往下一抓呼剌的一聲把個皮剝將下來站立道旁。你看他怎生惡相！咦那模樣：

血津津的赤剝身軀紅娟娟的彎環腿足。火焰焰的兩鬢蓬鬆硬搠搠的雙眉直豎。白森森的四個鋼牙光耀耀的一雙金眼。

氣昂昂的努力大哮雄糾糾的厲聲高喊。喊道：“慢來！慢來！

吾党不是別人乃是黃風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鋒。今奉大王嚴命在山巡邏要拿幾個凡夫去做案酒。你是那裡來的和尚敢擅動兵器傷我？”八戒罵道：“我把你這個孽畜！你是認不得我！

我等不是那過路的凡夫乃東土大唐禦弟三藏之弟子奉旨上西方拜佛求經者。你早早的遠避他方讓開大路休驚了我師父饒你性命。若似前猖獗鈀舉處卻不留情！”那妖精那容分說急近步丟一個架子望八戒劈臉來抓。這八戒忙閃過輪鈀就築。那怪手無兵器下頭就走八戒隨後趕來。那怪到了山坡下亂石叢中取出兩口赤銅刀急輪起轉身來迎。兩個在這坡前一往一來一沖一撞的賭鬥。那裡孫行者攙起唐僧道：

“師父你莫害怕且坐住等老孫去助助八戒打倒那怪好走。”三藏才坐將起來戰兢兢的口裡念著《多心經》不題。那行者掣了鐵棒喝聲叫“拿了！”此時八戒抖擻精神那怪敗下陣去。行者道：“莫饒他！務要趕上！”他兩個輪釘鈀舉鐵棒趕下山來。那怪慌了手腳使個金蟬脫殼計打個滾現了原身依然是一隻猛虎。行者與八戒那裡肯舍趕著那虎定要除根。那怪見他趕得至近卻又摳著胸膛剝下皮來苫蓋在那臥虎石上脫真身化一陣狂風徑回路口。路口上那師父正念《多心經》被他一把拿住駕長風攝將去了。可憐那三藏啊：江流註定多磨折寂滅門中功行難。

那怪把唐僧擒來洞口按住狂風對把門的道：“你去報大王說前路虎先鋒拿了一個和尚在門外聽令。”那洞主傳令教：“拿進來。”那虎先鋒腰撇著兩口赤銅刀雙手捧著唐僧上前跪下道：“大王小將不才蒙鈞令差往山上巡邏忽遇一個和尚他是東土大唐駕下禦弟三藏法師上西方拜佛求經被我擒來奉上聊具一饌。”那洞主聞得此言吃了一驚道：“我聞得前後有人傳說：三藏法師乃大唐奉旨意取經的神僧他手下有一個徒弟名喚孫行者神通廣大智力高強。你怎麼能彀捉得他來？”先鋒道：“他有兩個徒弟：先來的使一柄九齒釘鈀他生得嘴長耳大；又一個使一根金箍鐵棒他生得火眼金睛。正趕著小將爭持被小將使一個金蟬脫殼之計撤身得空把這和尚拿來奉獻大王聊表一餐之敬。”洞主道：“且莫吃他著。”先鋒道：“大王見食不食呼為劣蹶。”洞主道：“你不曉得吃了他不打緊只恐怕他那兩個徒弟上門吵鬧未為穩便且把他綁在後園定風樁上待三五日他兩個不來攪擾那時節一則圖他身子乾淨二來不動口舌卻不任我們心意？或煮或蒸或煎或炒慢慢的自在受用不遲。”先鋒大喜道：“大王深謀遠慮說得有理。”教：“小的們拿了去。”旁邊擁上七八個綁縛手將唐僧拿去好便似鷹拿燕雀索綁繩纏。這的是苦命江流思行者遇難神僧想悟能道聲：“徒弟啊！不知你在那山擒怪何處降妖我卻被魔頭拿來遭此毒害幾時再得相見？好苦啊！你們若早些兒來還救得我命；若十分遲了斷然不能保矣！”一邊嗟歎一邊淚落如雨。

卻說那行者、八戒趕那虎下山坡只見那虎跑倒了塌伏在崖前行者舉棒盡力一打轉震得自己手疼。八戒複築了一鈀亦將鈀齒迸起原來是一張虎皮蓋著一塊臥虎石。行者大驚道：“不好了！不好了！中了他計也！”八戒道：“中他甚計？”

行者道：“這個叫做金蟬脫殼計他將虎皮苫在此他卻走了。

我們且回去看看師父莫遭毒手。”兩個急急轉來早已不見了三藏。行者大叫如雷道：“怎的好！師父已被他擒去了。”八戒即便牽著馬眼中滴淚道：“天哪！天哪！卻往那裡找尋！”行者抬著頭跳道：“莫哭！莫哭！一哭就挫了銳氣。橫豎想只在此山我們尋尋去來。”

他兩個果奔入山中穿崗越嶺行彀多時只見那石崖之下聳出一座洞府。兩人定步觀瞻果然兇險但見那：迭障尖峰回巒古道。青松翠竹依依綠柳碧梧冉冉。崖前有怪石雙雙林內有幽禽對對。澗水遠流沖石壁山泉細滴漫沙堤。野雲片片瑤草芊芊。妖狐狡兔亂攛梭角鹿香獐齊鬥勇。劈崖斜掛萬年藤深壑半懸千歲柏。奕奕巍巍欺華嶽落花啼鳥賽天臺。行者道：“賢弟你可將行李歇在藏風山凹之間撒放馬匹不要出頭。等老孫去他門與他賭鬥必須拿住妖精方才救得師父。”八戒道：“不消吩咐請快去。”行者整一整直裰束一束虎裙掣了棒撞至那門前只見那門上有六個大字乃“黃風嶺黃風洞”卻便丁字腳站定執著棒高叫道：“妖怪！趁早兒送我師父出來省得掀翻了你窩巢躧平了你住處！”那小怪聞言一個個害怕戰兢兢的跑入裡面報導：“大王！禍事了！”那黃風怪正坐間問：“有何事？”小妖道：“洞門外來了一個雷公嘴毛臉的和尚手持著一根許大粗的鐵棒要他師父哩！”那洞主驚張即喚虎先鋒道：“我教你去巡山只該拿些山牛、野彘、肥鹿、胡羊怎麼拿那唐僧來卻惹他那徒弟來此鬧吵怎生區處？”先鋒道：“大王放心穩便高枕勿憂。小將不才願帶領五十個小妖校出去把那甚麼孫行者拿來湊吃。”洞主道：“我這裡除了大小頭目還有五七百名小校憑你選擇領多少去。只要拿住那行者我們才自自在在吃那和尚一塊肉情願與你拜為兄弟；但恐拿他不得反傷了你那時休得埋怨我也。”虎怪道：“放心！放心！等我去來。”果然點起五十名精壯小妖擂鼓搖旗纏兩口赤銅刀騰出門來厲聲高叫道：“你是那裡來的個猴和尚敢在此間大呼小叫的做甚？”行者罵道：

“你這個剝皮的畜生！你弄甚麼脫殼法兒把我師父攝了倒轉問我做甚！趁早好好送我師父出來還饒你這個性命！”虎怪道：“你師父是我拿了要與我大王做頓下飯。你識起倒回去罷！不然拿住你一齊湊吃卻不是買一個又饒一個？”行者聞言心中大怒扢迸迸鋼牙錯齧；滴流流火眼睜圓。掣鐵棒喝道：“你多大

欺心敢說這等大話！休走！看棍！”那先鋒急持刀按住。這一場果然不善他兩個各顯威能。好殺：那怪是個真鵝卵悟空是個鵝卵石。赤銅刀架美猴王渾如壘卵來擊石。鳥鵲怎與鳳凰爭？鵓鴿敢和鷹鷂敵？那怪噴風灰滿山悟空吐霧雲迷日。來往不禁三五回先鋒腰軟全無力。轉身敗了要逃生卻被悟空抵死逼。

那虎怪撐持不住回頭就走。他原來在那洞主面前說了嘴不敢回洞徑往山坡上逃生。行者那裡肯放執著棒只情趕來呼呼吼吼喊聲不絕卻趕到那藏風山凹之間。正抬頭見八戒在那裡放馬。八戒忽聽見呼呼聲喊回頭觀看乃是行者趕敗的虎怪就丟了馬舉起鈀刺斜著頭一築。可憐那先鋒脫身要跳黃絲網豈知又遇罩魚人卻被八戒一鈀築得九個窟窿鮮血冒一頭腦髓盡流幹。有詩為證詩曰：三五年前歸正宗持齋把素悟真空。誠心要保唐三藏初秉沙門立此功。那呆子一腳躧住他的脊背兩手輪鈀又築。行者見了大喜道：

“兄弟正是這等！他領了幾十個小妖敢與老孫賭鬥被我打敗了他轉不往洞跑卻跑來這裡尋死。虧你接著；不然又走了。”八戒道：“弄風攝師父去的可是他？”行者道：“正是正是。”八戒道：“你可曾問他師父的下落麼？”行者道：“這怪把師父拿在洞裡要與他甚麼鳥大王做下飯。是老孫惱了就與他鬥將這裡來卻著你送了性命。兄弟啊這個功勞算你的你可還守著馬與行李等我把這死怪拖了去再到那洞口索戰。須是拿得那老妖方才救得師父。”八戒道：“哥哥說得有理。你去你去若是打敗了這老妖還趕將這裡來等老豬截住殺他。”好行者一隻手提著鐵棒一隻手拖著死虎徑至他洞口。

正是：法師有難逢妖怪情性相和伏亂魔。畢竟不知此去可降得妖怪救得唐僧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護法設莊留大聖 須彌靈吉定風魔

卻說那五十個敗殘的小妖拿著些破旗破鼓撞入洞裡報導：“大王虎先鋒戰不過那毛臉和尚被他趕下東山坡去了。”老妖聞說十分煩惱正低頭不語默思計策又有把前門的小妖道：“大王虎先鋒被那毛臉和尚打殺了拖在門口罵戰哩。”那老妖聞言愈加煩惱道：“這廝卻也無知！我倒不曾吃他師父他轉打殺我家先鋒可恨！可恨！”叫：“取披掛來。我也只聞得講甚麼孫行者等我出去看是個甚麼九頭八尾的和尚拿他進來與我虎先鋒對命。”眾小妖急急抬出披掛。老妖結束齊整綽一杆三股鋼叉帥群妖跳出本洞。那大聖停立門外見那怪走將出來著實驍勇。看他怎生打扮但見：金盔晃日金甲凝光。盔上纓飄山雉尾羅袍罩甲淡鵝黃。勒甲絛盤龍耀彩護心鏡繞眼輝煌。鹿皮靴槐花染色；錦圍裙柳葉絨妝。手持三股鋼叉利不亞當年顯聖郎。

那老妖出得門來厲聲高叫道：“那個是孫行者？”這行者腳躧著虎怪的皮囊手執著如意的鐵棒答道：“你孫外公在此送出我師父來！”那怪仔細觀看見行者身軀鄙猥面容羸瘦不滿四尺笑道：“可憐！可憐！我只道是怎麼樣扳翻不倒的好漢原來是這般一個骷髏的病鬼！”行者笑道：“你這個兒子忒沒眼色！你外公雖是小小的你若肯照頭打一叉柄就長三尺。”那怪道：“你硬著頭吃吾一柄。”大聖公然不懼。那怪果打一下來他把腰躬一躬足長了三尺有一丈長短慌得那妖把鋼叉按住喝道：“孫行者你怎麼把這護身的變化法兒拿來我門前使喚！莫弄虛頭！走上來我與你見見手段！”行者笑道：“兒子啊！常言道：留情不舉手舉手不留情。你外公手兒重重的只怕你捱不起這一棒！”那怪那容分說拈轉鋼叉望行者當胸就刺。這大聖正是會家不忙忙家不會理開鐵棒使一個烏龍掠地勢撥開鋼叉又照頭便打。他二人在那黃風洞口這一場好殺：妖王怒大聖施威。妖王怒要拿行者抵先鋒；大聖施威欲捉精靈救長老。叉來棒架棒去叉迎。一個是鎮山都總帥一個是護法美猴王。初時還在塵埃戰後來各起在中央。點鋼叉尖明銳利；如意棒身黑箍黃。戳著的魂歸冥府打著的定見閻王。全憑著手疾眼快必須要力壯身強。兩家捨死忘生戰不知那個平安那個傷！

那老妖與大聖鬥經三十回合不分勝敗。這行者要見功績使一個身外身的手段：把毫毛揪下一把用口嚼得粉碎望上一噴叫聲“變！”變有百十個行者都是一樣打扮各執一根鐵棒把那怪圍在空中。那怪害怕也使一般本事：急回頭望著巽地上把口張了三張嘘的一口氣吹將出去忽然間一陣黃風從空刮起。好風！真個利害：冷冷颼颼天地變無影無形黃沙旋。穿林折嶺倒松梅播土揚塵崩嶺坫。黃河浪潑徹底渾湘江水湧翻波轉。碧天振動鬥牛宮爭些刮倒森羅殿。五百羅漢鬧喧天八大金剛齊嚷亂。文殊走了青毛獅普賢白象難尋見。真武龜蛇失了群梓橦騾子飄其韉。行商喊叫告蒼天梢公拜許諸般願。煙波性命浪中流名利殘生隨水辦。仙山洞府黑攸攸海島蓬萊昏暗暗。老君難顧煉丹爐壽星收了龍鬚扇。

王母正去赴蟠桃一風吹斷裙腰釧。二郎迷失灌州城哪吒難取匣中劍。天王不見手心塔魯班吊了金頭鑽。雷音寶闕倒三層趙州石橋崩兩斷。一輪紅日蕩無光滿天星斗皆昏亂。南山鳥往北山飛東湖水向西湖漫。雌雄拆對不相呼子母分離難叫喚。龍王遍海找夜叉雷公到處尋閃電。十代閻王覓判官地府牛頭追馬面。這風吹倒普陀山卷起觀音經一卷。白蓮花卸海邊飛歡倒菩薩十二院。盤古至今曾見風不似這風來不善。呼喇喇乾坤險不炸崩開萬里江山都是顫！那妖怪使出這陣狂風就把孫大聖毫毛變的小行者刮得在那半空中卻似紡車兒一般亂轉莫想輪得棒如何攏得身？慌得行者將毫毛一抖收上身來獨自個舉著鐵棒上前來打又被那怪劈臉噴了一口黃風把兩隻火眼金睛刮得緊緊閉合莫能睜開因此難使鐵棒遂敗下陣來。那妖收風回洞不題。

卻說豬八戒見那黃風大作天地無光牽著馬守著擔伏在山凹之間也不敢睜眼

不敢抬頭口裡不住的念佛許願又不知行者勝負何如師父死活何如。正在那疑思之時卻早風定天晴忽抬頭往那洞門前看處卻也不見兵戈不聞鑼鼓。呆子又不敢上他門又沒人看守馬匹、行李果是進退兩難愴惶不已。憂慮間只聽得孫大聖從西邊吆喝而來他才欠身迎著道：“哥哥好大風啊！你從那裡走來？”行者擺手道：“利害！利害！我老孫自為人不曾見這大風。那老妖使一柄三股鋼叉來與老孫交戰戰到有三十餘合是老孫使一個身外身的本事把他圍打他甚著急故弄出這陣風來果是兇惡刮得我站立不住收了本事冒風而逃。哏好風！哏好風！老孫也會呼風也會喚雨不曾似這個妖精的風惡！”八戒道：“師兄那妖精的武藝如何？”行者道：“也看得過叉法兒倒也齊整與老孫也戰個手平。卻只是風惡了難得贏他。”八戒道：“似這般怎生救得師父？”行者道：“救師父且等再處不知這裡可有眼科先生且教他把我眼醫治醫治。”八戒道：“你眼怎的來？”行者道：“我被那怪一口風噴將來吹得我眼珠酸痛這會子冷淚常流。”八戒道：“哥啊這半山中天色又晚且莫說要甚麼眼科連宿處也沒有了！”行者道：“要宿處不難。我料著那妖精還不敢傷我師父我們且找上大路尋個人家住下過此一宵明日天光再來降妖罷。”八戒道：“正是正是。”

他卻牽了馬挑了擔出山凹行上路口。此時漸漸黃昏只聽得那路南山坡下有犬吠之聲。二人停身觀看乃是一家莊院影影的有燈火光明。他兩個也不管有路無路漫草而行直至那家門但見：紫芝翳翳白石蒼蒼。紫芝翳翳多青草白石蒼蒼半綠苔。數點小螢光灼灼一林野樹密排排。香蘭馥鬱嫩竹新栽。清泉流曲澗古柏倚深崖。地僻更無遊客到門前惟有野花開。他兩個不敢擅入只得叫一聲：“開門開門！”

那裡有一老者帶幾個年幼的農夫叉鈀掃帚齊來問道：“甚麼人？甚麼人？”行者躬身道：“我們是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因往西方拜佛求經路過此山被黃風大王拿了我師父去了我們還未曾救得。天色已晚特來府上告借一宵萬望方便方便。”那老者答禮道：“失迎失迎。此間乃雲多人少之處卻才聞得叫門恐怕是妖狐老虎及山中強盜等類故此小介愚頑多有衝撞不知是二位長老。請進請進。”他兄弟們牽馬挑擔而入徑至裡邊拴馬歇擔與莊老拜見敘坐。又有蒼頭獻茶茶罷捧出幾碗胡麻飯。飯畢命設鋪就寢行者道：“不睡還可敢問善人貴地可有賣眼藥的？”老者道：“是那位長老害眼？”

行者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們出家人自來無病從不曉得害眼。”老人道：“既不害眼如何討藥？”行者道：“我們今日在黃風洞口救我師父不期被那怪將一口風噴來吹得我眼珠酸痛。今有些眼淚汪汪故此要尋眼藥。”那老者道：“善哉！善哉！

你這個長老小小的年紀怎麼說謊？那黃風大聖風最利害。他那風比不得甚

麼春秋風、松竹風與那東西南北風。”八戒道：

“想必是夾腦風、羊耳風、大麻風、偏正頭風？”長者道：“不是不是。他叫做三昧神風。”行者道：“怎見得？”老者道：“那風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裂石崩崖惡吹人命即休。你們若遇著他那風吹了呵還想得活哩！只除是神仙方可得無事。”行者道：“果然！果然！我們雖不是神仙神仙還是我的晚輩這條命急切難休卻只是吹得我眼珠酸痛！”那老者道：“既如此說也是個有來頭的人。我這敝處卻無賣眼藥的老漢也有些迎風冷淚曾遇異人傳了一方名喚三花九子膏能治一切風眼。”

行者聞言低頭唱喏道：“願求些兒點試點試。”那老者應承即走進去取出一個瑪瑙石的小罐兒來拔開塞口用玉簪兒蘸出少許與行者點上教他不得睜開寧心睡覺明早就好。點畢收了石罐徑領小介們退於裡面。八戒解包袱展開鋪蓋請行者安置。行者閉著眼亂摸八戒笑道：“先生你的明杖兒呢？”行者道：“你這個饟糟的呆子！你照顧我做瞎子哩！”那呆子啞啞的暗笑而睡。行者坐在鋪上轉運神功直到有三更後方才睡下。

不覺又是五更將曉行者抹抹臉睜開眼道：“果然好藥！

比常更有百分光明！”卻轉頭後邊望望呀！那裡得甚房舍窗門但只見些老槐高柳兄弟們都睡在那綠莎茵上。那八戒醒來道：“哥哥你嚷怎的？”行者道：“你睜開眼看看。”呆子忽抬頭見沒了人家慌得一轂轆爬將起來道：“我的馬哩？”行者道：“樹上拴的不是？”“行李呢？”行者道：“你頭邊放的不是？”

八戒道：“這家子憊懶也。他搬了怎麼就不叫我們一聲？通得老豬知道也好與你送些茶果。想是躲門戶的恐怕裡長曉得卻就連夜搬了。噫！我們也忒睡得死！怎麼他家拆房子響也不聽見響響？”行者吸吸的笑道：“呆子不要亂嚷你看那樹上是個甚麼紙帖兒。”八戒走上前用手揭了原來上面四句頌子雲：“莊居非是俗人居護法伽藍點化廬。妙藥與君醫眼痛盡心降怪莫躊躇。”行者道：“這夥強神自換了龍馬一向不曾點他他倒又來弄虛頭！”八戒道：“哥哥莫扯架子他怎麼伏你點箚？”行者道：“兄弟你還不知哩。這護教伽藍、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奉菩薩的法旨暗保我師父者。自那日報了名只為這一向有了你再不曾用他們故不曾點箚罷了。”八戒道：“哥哥他既奉法旨暗保師父所以不能現身明顯故此點化仙莊。你莫怪他昨日也虧他與你點眼又虧他管了我們一頓齋飯亦可謂盡心矣。你莫怪他我們且去救師父來。”行者道：“兄弟說得是。此處到那黃風洞口不遠。你且莫動身只在林子裡看馬守擔等老孫去洞裡打聽打聽看師父下落如何再與他爭戰。”八戒道：“正是這等討一個死活

的實信。假若師父死了各人好尋頭幹事；若是未死我們好竭力盡心。”行者道：“莫亂談我去也！”

他將身一縱徑到他門門尚關著睡覺。行者不叫門且不驚動妖怪撚著訣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做一個花腳蚊蟲真個小巧！有詩為證詩曰：擾擾微形利喙嚶嚶聲細如雷。

蘭房紗帳善通隨正愛炎天暖氣。只怕熏煙撲扇偏憐燈火光輝。輕輕小小忒鑽疾飛入妖精洞裡。只見那把門的小妖正打鼾睡行者往他臉上叮了一口那小妖翻身醒了道：“我爺啞！好大蚊子！一口就叮了一個大疙疸！”忽睜眼道：“天亮了。”

又聽得支的一聲二門開了。行者嚶嚶的飛將進去只見那老妖吩咐各門上謹慎一壁廂收拾兵器：“只怕昨日那陣風不曾刮死孫行者他今日必定還來來時定教他一命休矣。”行者聽說又飛過那廳堂徑來後面。但見層門關得甚緊行者漫門縫兒鑽將進去原來是個大空園子那壁廂定風樁上繩纏索綁著唐僧哩。那師父紛紛淚落心心只念著悟空、悟能不知都在何處。行者停翅叮在他光頭上叫聲“師父”。那長老認得他的聲音道：“悟空啊想殺我也！你在那裡叫我哩？”行者道：“師父我在你頭上哩。你莫要心焦少得煩惱我們務必拿住妖精方才救得你的性命。”唐僧道：“徒弟啊幾時才拿得妖精麼？”行者道：“拿你的那虎怪已被八戒打死了只是老妖的風勢利害。料著只在今日管取拿他。你放心莫哭我去啞。”

說聲去嚶嚶的飛到前面只見那老妖坐在上面正點箚各路頭目。又見那洞前有一個小妖把個令字旗磨一磨撞上廳來報導：“大王小的巡山才出門見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尚坐在林裡若不是我跑得快些幾乎被他捉住。卻不見昨日那個毛臉和尚。”老妖道：“孫行者不在想必是風吹死也再不便去那裡求救兵去了！”眾妖道：“大王若果吹殺了他是我們的造化只恐吹不死他他去請些神兵來卻怎生是好？”老妖道：“怕他怎的怕那甚麼神兵！若還定得我的風勢只除了靈吉菩薩來是其餘何足懼也！”行者在屋樑上只聽得他這一句言語不勝歡喜即抽身飛出現本相來至林中叫聲“兄弟！”

八戒道：“哥你往那裡去來？剛才一個打令字旗的妖精被我趕了去也。”行者笑道：“虧你！虧你！老孫變做蚊蟲兒進他洞去探看師父原來師父被他綁在定風樁上哭哩。是老孫吩咐教他莫哭又飛在屋樑上聽了一聽。只見那拿令字旗的喘噓噓的走進去報導：只是被你趕他卻不見我。老妖亂猜亂說說老孫是風吹殺了又說是請神兵去了。他卻自家供出一個人來甚妙！甚妙！”八戒道：“他供的是誰？”行者道：“他說怕甚麼神兵那個能定他的風勢！只除是靈吉

菩薩來是。但不知靈吉住在何處？”

正商議處只見大路旁走出一個老公公來。你看他怎生模樣：身健不扶拐杖冰髯雪鬢蓬蓬。金花耀眼意朦朧瘦骨衰筋強硬。屈背低頭緩步龐眉赤臉如童。看他容貌是人稱卻似壽星出洞。八戒望見大喜道：“師兄常言道要知山下路須問去來人。你上前問他一聲何如？”真個大聖藏了鐵棒放下衣襟上前叫道：“老公公問訊了。”那老者半答不答的還了個禮道：“你是那裡和尚？這曠野處有何事幹？”行者道：“我們是取經的聖僧昨日在此失了師父特來動問公公一聲靈吉菩薩在那裡住？”老者道：“靈吉在直南上到那裡還有二千里路。有一山呼名小須彌山。山中有個道場乃是菩薩講經禪院。汝等是取他的經去了？”行者道：“不是取他的經我有一事煩他不知從那條路去。”老者用手向南指道：“這條羊腸路就是了。”哄得那孫大聖回頭看路那公公化作清風寂然不見只是路旁邊下一張簡帖上有四句頌子雲：“上複齊天大聖聽老人乃是李長庚。須彌山有飛龍杖靈吉當年受佛兵。”行者執了帖兒轉身下路。八戒道：“哥啊我們連日造化低了。這兩日懺日裡見鬼！那個化風去的老兒是誰？”行者把帖兒遞與八戒念了一遍道：“李長庚是那個？”行者道：“是西方太白金星的名號。”八戒慌得望空下拜道：“恩人！恩人！老豬若不虧金星奏准玉帝呵性命也不知化作甚的了！”行者道：“兄弟你卻也知感恩。但莫要出頭只藏在這樹林深處仔細看守行李、馬匹等老孫尋須彌山請菩薩去耶。”八戒道：“曉得！曉得！你只管快快前去！老豬學得個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

孫大聖跳在空中縱觔鬥雲徑往直南上去果然快。他點頭經過三千里扭腰八百有餘程。須臾見一座高山半中間有祥雲出現瑞靄紛紛山凹裡果有一座禪院只聽得鐘磬悠揚又見那香煙縹緲。大聖直至門前見一道人項掛數珠口中念佛。行者道：“道人作揖。”那道人躬身答禮道：“那裡來的老爺？”行者道：“這可是靈吉菩薩講經處麼？”道人道：“此間正是有何話說？”行者道：“累煩你老人家與我傳答傳答：我是東土大唐駕下禦弟三藏法師的徒弟齊天大聖孫悟空行者。今有一事要見菩薩。”道人笑道：“老爺字多話多我不能全記。”行者道：“你只說是唐僧徒弟孫悟空來了。”道人依言上講堂傳報。那菩薩即穿袈裟添香迎接。

這大聖才舉步入門往裡觀看只見那滿堂錦繡一屋威嚴。眾門人齊誦《法華經》老班輕敲金鑄磬。佛前供養盡是仙果仙花；案上安排皆是素肴素品。輝煌寶燭條條金焰射虹霓；馥鬱真香道道玉煙飛彩霧。正是那講罷心閑方入定白雲片片繞松梢。靜收慧劍魔頭絕般若波羅善會高。那菩薩整衣出迓行者登堂坐了客位隨命看茶。行者道：“茶不勞賜但我師父在黃風山有難特請菩薩施**力降怪救師。”菩薩道：“我受了如來法令在此鎮押黃風怪。如來賜了我一顆定風丹一柄飛龍寶杖。當時被我拿住饒了他的性命放他去隱性歸山不許傷生造孽不

知他今日欲害令師有違教令我之罪也。”那菩薩欲留行者治齋相敘行者懇辭隨取了飛龍杖與大聖一齊駕雲。不多時至黃風山上。菩薩道：“大聖這妖怪有些怕我我只在雲端裡住定你下去與他索戰誘他出來我好施法力。”行者依言按落雲頭不容分說掣鐵棒把他洞門打破叫道：“妖怪還我師父來也！”慌得那把門小妖急忙傳報。那怪道：“這潑猴著實無禮！再不伏善反打破我門！這一出去使陣神風定要吹死！”仍前披掛手綽鋼叉又走出門來見了行者更不打話拈叉當胸就刺。大聖側身躲過舉棒對面相還。戰不數合那怪吊回頭望巽地上才待要張口呼風只見那半空裡靈吉菩薩將飛龍寶杖丟將下來不知念了些甚麼咒語卻是一條八爪金龍撥喇的輪開兩爪一把抓住妖精提著頭兩三捽捽在山石崖邊現了本相卻是一個黃毛貂鼠。行者趕上舉棒就打被菩薩攔住道：“大聖莫傷他命我還要帶他去見如來。”對行者道：“他本是靈山腳下的得道老鼠因為偷了琉璃盞內的清油燈火昏暗恐怕金剛拿他故此走了卻在此處成精作怪。如來照見了他不該死罪故著我轄押但他傷生造孽拿上靈山；今又衝撞大聖陷害唐僧我拿他去見如來明正其罪才算這場功績哩。”行者聞言卻謝了菩薩。菩薩西歸不題。

卻說豬八戒在那林內正思量行者只聽得山阪下叫聲“悟能兄弟牽馬挑擔來耶。”那呆子認得是行者聲音急收拾跑出林外見了行者道：“哥哥怎的幹事來？”行者道：“請靈吉菩薩使一條飛龍杖拿住妖精原來是個黃毛貂鼠成精被他帶去靈山見如來去了。我和你洞裡去救師父。”那呆子才歡歡喜喜。二人撞入裡面把那一窩狡兔、妖狐、香獐、角鹿一頓釘鈀鐵棒盡情打死卻往後園拜救師父。師父出得門來問道：

“你兩人怎生捉得妖精？如何方救得我？”行者將那請靈吉降妖的事情陳了一遍師父謝之不盡。他兄弟們把洞中素物安排些茶飯吃了方才出門找大路向西而去。畢竟不知向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戰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淨

話說唐僧師徒三眾脫難前來不一日行過了八百黃風嶺進西卻是一脈平陽之地。光陰迅曆夏經秋見了些寒蟬鳴敗柳大火向西流。正行處只見一道大水狂瀾渾波湧浪。

三藏在馬上忙呼道：“徒弟你看那前邊水勢寬闊怎不見船隻行走我們從那裡過去？”八戒見了道：“果是狂瀾無舟可渡。”

那行者跳在空中用手搭涼篷而看他也心驚道：“師父啊真個是難真個是難！這條河若論老孫去呵只消把腰兒扭一扭就過去了；若師父誠千分難渡萬載難行。”三藏道：“我這裡一望無邊端的有多少寬闊？”行者道：“徑過有八

百里遠近。”

八戒道：“哥哥怎的定得個遠近之數？”行者道：“不瞞賢弟說老孫這雙眼白日裡常看得千里路上的吉凶。卻才在空中看出：此河上下不知多遠但只見這徑過足有八百里。”長老憂嗟煩惱兜回馬忽見岸上有一通石碑。三眾齊來看時見上有三個篆字乃流沙河腹上有小小的四行真字雲：“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鵝毛飄不起蘆花定底沉。”師徒們正看碑文只聽得那浪湧如山波翻若嶺河當中滑辣的鑽出一個妖精十分凶醜：一頭紅焰蓬鬆兩隻圓睛亮似燈。不黑不青藍靛臉如雷如鼓老龍聲。身披一領鵝黃氅腰束雙攢露白藤。項下骷髏懸九個手持寶杖甚崢嶸。那怪一個旋風奔上岸來徑搶唐僧慌得行者把師父抱住急登高岸回身走脫。那八戒放下擔子掣出鐵鈀望妖精便築那怪使寶杖架住。他兩個在流沙河岸各逞英雄。這一場好鬥：九齒鈀降妖杖二人相敵河岸上。

這個是總督大天蓬那個是謫下捲簾將。昔年曾會在靈霄今日爭持賭猛壯。這一個鈀去探爪龍那一個杖架磨牙象。伸開大四平鑽入迎風戧。這個沒頭沒臉抓那個無亂無空放。一個是久占流沙界吃人精一個是秉教迦持修行將。他兩個來來往往戰經二十回合不分勝負。

那大聖護了唐僧牽著馬守定行李見八戒與那怪交戰就恨得咬牙切齒擦掌磨拳忍不住要去打他掣出棒來道：

“師父你坐著莫怕。等老孫和他耍耍兒來。”那師父苦留不住。他打個呼哨跳到前邊。原來那怪與八戒正戰到好處難解難分被行者輪起鐵棒望那怪著頭一下那怪急轉身慌忙躲過徑鑽入流沙河裡。氣得個八戒亂跳道：“哥啊！誰著你來的！那怪漸漸手慢難架我鈀再不上三五合我就擒住他了！

他見你兇險敗陣而逃怎生是好！”行者笑道：“兄弟實不瞞你說自從降了黃風怪下山來這個把月不曾耍棍我見你和他戰的甜美我就忍不住腳癢故就跳將來耍耍的。那知那怪不識耍就走了。”

他兩個攙著手說說笑笑轉回見了唐僧。唐僧道：“可曾捉得妖怪？”行者道：“那妖怪不奈戰敗回鑽入水去也。”三藏道：“徒弟這怪久住於此他知道淺深。似這般無邊的弱水又沒了舟楫須是得個知水性的引領引領才好哩。”行者道：“正是這等說。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怪在此斷知水性。

我們如今拿住他且不要打殺只教他送師父過河再做理會。”八戒道：“哥哥不必遲疑讓你先去拿他等老豬看守師父。”行者笑道：“賢弟呀這樁兒我不敢說嘴。水裡勾當老孫不大十分熟。若是空走還要撚訣又念念避水咒方才走

得。

不然就要變化做甚麼魚蝦蟹鱉之類我才去得。若論賭手段憑你在高山雲裡幹甚麼蹊蹺異樣事兒老孫都會只是水裡的買賣有些兒榔杭。”八戒道：“老豬當年總督天河掌管了八萬水兵大眾倒學得知些水性卻只怕那水裡有甚麼眷族老小七窩八代的都來我就弄他不過一時不被他撈去耶？”行者道：“你若到他水中與他交戰卻不要戀戰許敗不許勝把他引將出來等老孫下手助你。”八戒道：“言得是我去耶。”說聲去就剝了青錦直裰脫了鞋雙手舞鈀分開水路使出那當年的舊手段躍浪翻波撞將進去徑至水底之下往前正走。

卻說那怪敗了陣回方才喘定又聽得有人推得水響忽起身觀看原來是八戒執了鈀推水。那怪舉杖當面高呼道：“那和尚那裡走！仔細看打！”八戒使鈀架住道：“你是個甚麼妖精敢在此間擋路？”那妖道：“你是也不認得我。我不是那妖魔鬼怪也不是少姓無名。”八戒道：“你既不是邪妖鬼怪卻怎生在此傷生？你端的甚麼姓名實實說來我饒你性命。”那怪道：

“我自小生來神氣壯乾坤萬里曾遊蕩。英雄天下顯威名豪傑人家做模樣。萬國九州任我行五湖四海從吾撞。皆因學道蕩天涯只為尋師遊地曠。常年衣缽謹隨身每日心神不可放。沿地雲遊數十遭到處閑行百餘趟。因此才得遇真人引開大道金光亮。先將嬰兒姹女收後把木母金公放。明堂腎水入華池重樓肝火投心臟。三千功滿拜天顏志心朝禮明華向。玉皇大帝便加升親口封為捲簾將。南天門裡我為尊靈霄殿前吾稱上。腰間懸掛虎頭牌手中執定降妖杖。頭頂金盔晃日光身披鎧甲明霞亮。往來護駕我當先出入隨朝予在上。只因王母降蟠桃設宴瑤池邀眾將。失手打破玉玻璃天神個個魂飛喪。

玉皇即便怒生嗔卻令掌朝左輔相：卸冠脫甲摘官銜將身推在殺場上。多虧赤腳大天仙越班啟奏將吾放。饒死回生不典刑遭貶流沙東岸上。飽時困臥此山中餓去翻波尋食餉。樵子逢吾命不存漁翁見我身皆喪。來來往往吃人多翻翻覆複傷生瘴。你敢行兇到我門今日肚皮有所望。莫言粗糙不堪嘗拿住消停剁鮓醬！”八戒聞言大怒罵道：“你這潑物全沒一些兒眼色！我老豬還掐出水沫兒來哩你怎敢說我粗糙要剁鮓醬！看起來你把我認做個老走硝哩。休得無禮！吃你祖宗這一鈀！”那怪見鈀來使一個鳳點頭躲過。兩個在水中打出水面各人踏浪登波。這一場賭鬥比前不同你看那：捲簾將天蓬帥各顯神通真可愛。那個降妖寶杖著頭輪這個九齒釘鈀隨手快。躍浪振山川推波昏世界。凶如太歲撞幛幡惡似喪門掀寶蓋。這一個赤心凜凜保唐僧那一個犯罪滔滔為水怪。

鈀抓一下九條痕杖打之時魂魄敗。努力喜相持用心要賭賽。

算來隻為取經人怒氣衝天不忍耐。攪得那鯁鮑鯉鱖退鮮鱗龜鱉黿鼉傷嫩蓋；紅蝦紫蟹命皆亡水府諸神朝上拜。只聽得波翻浪滾似雷轟日月無光天地怪。二人整鬥有兩個時辰不分勝敗。這才是銅盆逢鐵帚玉磬對金鐘。

卻說那大聖保著唐僧立於左右眼巴巴的望著他兩個在水上爭持只是他不好動手。只見那八戒虛幌一鈀佯輸詐敗轉回頭往東岸上走。那怪隨後趕來將近到了岸邊這行者忍耐不住撇了師父掣鐵棒跳到河邊望妖精劈頭就打。那妖物不敢相迎颼的又鑽入河內。八戒嚷道："你這弼馬溫真是個急猴子！你再緩緩些兒等我哄他到了高處你卻阻住河邊教他不能回呵卻不拿住他也！他這進去幾時又肯出來？"

行者笑道："呆子莫嚷！莫嚷！我們且回去見師父去來。"八戒卻同行者到高岸上見了三藏。三藏欠身道："徒弟辛苦呀。"八戒道："且不說辛苦只是降了妖精送得你過河方是萬全之策。"三藏道："你才與妖精交戰何如？"八戒道："那妖的手段與老豬是個對手。正戰處使一個詐敗他才趕到岸上。見師兄舉著棍子他就跑了。"三藏道："如此怎生奈何？"行者道：

"師父放心且莫焦惱。如今天色又晚且坐在這崖次之下待老孫去化些齋飯來你吃了睡去待明日再處。"八戒道："說得是你快去快來。"行者急縱雲跳起去正到直北下人家化了一缽素齋回獻師父。師父見他來得甚快便叫："悟空我們去化齋的人家求問他一個過河之策不強似與這怪爭持？"行者笑道："這家子遠得很哩！相去有五七千里之路。他那裡得知水性？問他何益？"八戒道："哥哥又來扯謊了。五七千里路你怎麼這等去來得快？"行者道："你那裡曉得老孫的觔鬥雲一縱有十萬八千里。象這五七千路只消把頭點上兩點把腰躬上一躬就是個往回有何難哉！"八戒道："哥啊既是這般容易你把師父背著只消點點頭躬躬腰跳過去罷了何必苦苦的與他廝戰？"行者道："你不會駕雲？你把師父馱過去不是？"八戒道："師父的骨肉凡胎重似泰山我這駕雲的怎稱得起？須是你的觔斗方可。"行者道："我的觔鬥好道也是駕雲只是去的有遠近些兒。你是馱不動我卻如何馱得動？自古道遣泰山輕如芥子攜凡夫難脫紅塵。象這潑魔毒怪使攝法弄風頭卻是扯扯拉拉就地而行不能帶得空中而去。象那樣法兒老孫也會使會弄。還有那隱身法、縮地法老孫件件皆知。

但只是師父要窮曆異邦不能彀脫苦海所以寸步難行也。

我和你只做得個擁護保得他身在命在替不得這些苦惱也取不得經來就是有能先去見了佛那佛也不肯把經善與你我。正叫做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那呆子聞言喏喏聽受。

遂吃了些無菜的素食師徒們歇在流沙河東崖次之下。

次早三藏道：“悟空今日怎生區處？”行者道：“沒甚區處還須八戒下水。”八戒道：“哥哥你要圖乾淨只作成我下水。”行者道：“賢弟這番我再不急性了只讓你引他上來我攔住河沿不讓他回去務要將他擒了。”好八戒抹抹臉抖擻精神雙手拿鈀到河沿分開水路依然又下至窩巢。那怪方才睡醒忽聽推得水響急回頭睜睛看看見八戒執鈀下至他跳出來當頭阻住喝道：“慢來！慢來！看杖！”八戒舉鈀架住道：

“你是個甚麼哭喪杖叫你祖宗看杖！”那怪道：“你這廝甚不曉得哩！我這寶杖原來名譽大本是月裡梭羅派。吳剛伐下一枝來魯班製造工夫蓋。裡邊一條金趁心外邊萬道珠絲玠。名稱寶杖善降妖永鎮靈霄能伏怪。只因官拜大將軍玉皇賜我隨身帶。或長或短任吾心要細要粗憑意態。也曾護駕宴蟠桃也曾隨朝居上界。值殿曾經眾聖參捲簾曾見諸仙拜。養成靈性一神兵不是人間凡器械。自從遭貶下天門任意縱橫遊海外。不當大膽自稱誇天下槍刀難比賽。看你那個鏽釘鈀只好鋤田與築菜！”八戒笑道：“我把你少打的潑物！且莫管甚麼築菜只怕蕩了一下兒教你沒處貼膏藥九個眼子一齊流血！

縱然不死也是個到老的破傷風！”那怪丟開架子在那水底下與八戒依然打出水面。這一番鬥比前果更不同你看他：

寶杖輪釘鈀築言語不通非眷屬。只因木母克刀圭致令兩下相戰觸。沒輸贏無反復翻波淘浪不和睦。這個怒氣怎含容？

那個傷心難忍辱。鈀來杖架逞英雄水滾流沙能惡毒。氣昂昂勞碌碌多因三藏朝西域。釘鈀老大凶寶杖十分熟。這個揪住要往岸上拖那個抓來就將水裡沃。聲如霹靂動魚龍雲暗天昏神鬼伏。這一場來來往往鬥經三十回合不見強弱。八戒又使個佯輸計拖了鈀走。那怪隨後又趕來擁波捉浪趕至崖邊。八戒罵道：“我把你這個潑怪！你上來！這高處腳踏實地好打！”那妖罵道：“你這廝哄我上去又教那幫手來哩。你下來還在水裡相鬥。”原來那妖乖了再不肯上岸只在河沿與八戒鬧吵。

卻說行者見他不肯上岸急得他心焦性爆恨不得一把捉來。行者道：“師父！你自坐下等我與他個餓鷹雕食。”就縱筋斗跳在半空刷的落下來要抓那妖。那妖正與八戒嚷鬧忽聽得風響急回頭見是行者落下雲來卻又收了那杖一頭淬下水隱跡潛蹤渺然不見。行者佇立岸上對八戒說：“兄弟呀這妖也弄得滑了。他再不肯上岸如之奈何？”八戒道：“難！

難！難！戰不勝他就把吃奶的氣力也使盡了只繃得個手平。”

行者道：“且見師父去。”

二人又到高岸見了唐僧備言難捉。那長老滿眼下淚道：

“似此艱難怎生得渡！”行者道：“師父莫要煩惱。這怪深潛水底其實難行。八戒你只在此保守師父再莫與他廝鬥等老孫往南海走走去來。”八戒道：“哥呵你去南海何干？”行者道：

“這取經的勾當原是觀音菩薩；及脫解我等也是觀音菩薩。

今日路阻流沙河不能前進不得他怎生處治？等我去請他還強如和這妖精相鬥。”八戒道：“也是也是。師兄你去時千萬與我上複一聲：向日多承指教。”三藏道：“悟空若是去請菩薩卻也不必遲疑快去趕來。”

行者即縱筋斗雲徑上南海。咦！那消半個時辰早望見普陀山境。須臾間墜下筋斗到紫竹林外又只見那二十四路諸天上前迎著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我師有難特來謁見菩薩。”諸天道：“請坐容報。”那輪日的諸天徑至潮音洞口報導：“孫悟空有事朝見。”菩薩正與捧珠龍女在寶蓮池畔扶欄看花聞報即轉雲岩開門喚入。大聖端肅皈依參拜菩薩問曰：

“你怎麼不保唐僧？為甚事又來見我？”行者啟上道：“菩薩我師父前在高老莊又收了一個徒弟喚名豬八戒多蒙菩薩又賜法諱悟能。才行過黃風嶺今至八百里流沙河乃是弱水三千師父已是難渡。河中又有個妖怪武藝高強甚虧了悟能與他水面上大戰三次只是不能取勝被他攔阻不能渡河。因此特告菩薩望垂憐憫。濟渡他一濟渡。”菩薩道：“你這猴子又逞自滿不肯說出保唐僧的話來麼？”行者道：“我們只是要拿住他教他送我師父渡河。水裡事我又弄不得精細只是悟能尋著他窩巢與他打話想是不曾說出取經的勾當。”菩薩道：

“那流沙河的妖怪乃是捲簾大將臨凡也是我勸化的善信教他保護取經之輩。你若肯說出是東土取經人呵他決不與你爭持斷然歸順矣。”行者道：“那怪如今怯戰不肯上崖只在水裡潛蹤如何得他歸順？我師如何得渡弱水？”

菩薩即喚惠岸袖中取出一個紅葫蘆兒吩咐道：“你可將此葫蘆同孫悟空到流沙河水面上只叫悟淨他就出來了。先要引他歸依了唐僧然後把他那九個骷髏穿在一處按九宮布列卻把這葫蘆安在當中就是法船一只能渡唐僧過流沙河界。”惠岸聞言謹遵師命當時與大聖捧葫蘆出了潮音洞奉法旨辭了紫竹林。有

詩為證詩曰：五行匹配合天真認得從前舊主人。煉已立基為妙用辨明邪正見原因。金來歸性還同類木去求情共複淪。二土全功成寂寞調和水火沒纖塵。

他兩個不多時按落雲頭早來到流沙河岸。豬八戒認得是木叉行者引師父上前迎接。那木叉與三藏禮畢又與八戒相見。八戒道："向蒙尊者指示得見菩薩我老豬果遵法教今喜拜了沙門。這一向在途中奔碌未及致謝恕罪恕罪。"行者道：

"且莫敘闊我們叫喚那廝去來。"三藏道："叫誰？"行者道："老孫見菩薩備陳前事。菩薩說：這流沙河的妖怪乃是捲簾大將臨凡因為在天有罪墮落此河忘形作怪。他曾被菩薩勸化願歸師父往西天去的。但是我們不曾說出取經的事情故此苦苦爭鬥。菩薩今差木叉將此葫蘆要與這廝結作法船渡你過去哩。"三藏聞言頂禮不盡對木叉作禮道："萬望尊者作一行。"那木叉捧定葫蘆半雲半霧徑到了流沙河水面上厲聲高叫道："悟淨！悟淨！取經人在此久矣你怎麼還不歸順！"卻說那怪懼怕猴王回於水底正在窩中歇息只聽得叫他法名情知是觀音菩薩；又聞得說"取經人在此"他也不懼斧鉞急翻波伸出頭來又認得是木叉行者。你看他笑盈盈上前作禮道："尊者失迎菩薩今在何處？"木叉道："我師未來先差我來吩咐你早跟唐僧做個徒弟。叫把你項下掛的骷髏與這個葫蘆按九宮結做一隻法船渡他過此弱水。"悟淨道："取經人卻在那裡？"木叉用手指道："那東岸上坐的不是？"悟淨看見了八戒道："他不知是那裡來的個潑物與我整鬥了這兩日何曾言著一個取經的字兒？"又看見行者道："這個主子是他的幫手好不利害！我不去了。"木叉道："那是豬八戒這是孫行者俱是唐僧的徒弟俱是菩薩勸化的怕他怎的？我且和你見唐僧去。"那悟淨才收了寶杖整一整黃錦直裰跳上岸來對唐僧雙膝跪下道："師父弟子有眼無珠不認得師父的尊容多有衝撞萬望恕罪。"八戒道："你這膿包怎的早不皈依只管要與我打？是何說話！"行者笑道："兄弟你莫怪他還是我們不曾說出取經的事樣與姓名耳。"長老道："你果肯誠心皈依吾教麼？"悟淨道："弟子向蒙菩薩教化指河為姓與我起了法名喚做沙悟淨豈有不從師父之理！"三藏道："既如此"叫："悟空取戒刀來與他落了。"大聖依言即將戒刀與他剃了頭。

又來拜了三藏拜了行者與八戒分了大小。三藏見他行禮真象個和尚家風故又叫他做沙和尚。木叉道："既秉了迦持不必敘煩早與作法船去來。"那悟淨不敢怠慢即將頸項下掛的骷髏取下用索子結作九宮把菩薩葫蘆安在當中請師父下岸。那長老遂登法船坐於上面果然穩似輕舟。左有八戒扶持右有悟淨捧托孫行者在後面牽了龍馬半雲半霧相跟頭直上又有木叉擁護那師父才飄然穩渡流沙河界浪靜風平過弱河。真個也如飛似箭不多時身登彼岸得脫洪波又不拖泥帶水幸喜腳幹手燥清淨無為師徒們腳踏實地。那木叉按祥雲收了葫蘆又只見那骷髏一時解化作九股陰風寂然不見。三藏拜謝了木叉頂禮了菩薩。正是木叉徑回東

洋海三藏上馬卻投西。畢竟不知幾時才得正果求經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聖試禪心

詩曰：奉法西來道路賒秋風漸浙落霜花。乖猿牢鎖繩休解劣馬勤兜鞭莫加。木母金公原自合黃婆赤子本無差。咬開鐵彈真消息般若波羅到彼家。這回書蓋言取經之道不離乎一身務本之道也。卻說他師徒四眾了悟真如頓開塵鎖自跳出性海流沙渾無掛礙徑投大路西來。曆遍了青山綠水看不盡野草閑花。真個也光陰迅又值九秋但見了些楓葉滿山紅黃花耐晚風。老蟬吟漸懶愁蟋思無窮。荷破青綺扇橙香金彈叢。可憐數行雁點點遠排空。

正走處不覺天晚。三藏道："徒弟如今天色又晚卻往那裡安歇？"行者道："師父說話差了出家人餐風宿水臥月眠霜隨處是家。又問那裡安歇何也？"豬八戒道："哥啊你只知道你走路輕省那裡管別人累墜？自過了流沙河這一向爬山過嶺身挑著重擔老大難挨也！須是尋個人家一則化些茶飯二則養養精神才是個道理。"行者道："呆子你這般言語似有報怨之心。還象在高老莊倚懶不求福的自在恐不能也。

既是秉正沙門須是要吃辛受苦才做得徒弟哩。"八戒道："哥哥你看這擔行李多重？"行者道："兄弟自從有了你與沙僧我又不曾挑著那知多重？"八戒道："哥啊你看看數兒麼：四片黃藤蔑長短八條繩。又要防陰雨氈包三四層。匾擔還愁滑兩頭釘上釘。銅鑲鐵打九環杖篾絲藤纏大斗篷。似這般許多行李難為老豬一個逐日家擔著走偏你跟師父做徒弟拿我做長工！"行者笑道："呆子你和誰說哩？"八戒道："哥哥與你說哩。"行者道："錯和我說了。老孫只管師父好歹你與沙僧專管行李馬匹。但若怠慢了些兒孤拐上先是一頓粗棍！"

八戒道："哥啊不要說打打就是以力欺人。我曉得你的尊性高傲你是定不肯挑；但師父騎的馬那般高大肥盛只馱著老和尚一個教他帶幾件兒也是弟兄之情。"行者道："你說他是馬哩！他不是凡馬本是西海龍王敖閏之子喚名龍馬三太子。

只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被他父親告了忤逆身犯天條多虧觀音菩薩救了他的性命他在那鷹愁陡澗久等師父又幸得菩薩親臨卻將他退鱗去角摘了項下珠才變做這匹馬願馱師父往西天拜佛。這個都是各人的功果你莫攀他。"那沙僧聞言道："哥哥真個是龍麼？"行者道："是龍。"八戒道："哥啊我聞得古人雲龍能噴雲曖霧播土揚沙。有巴山捎嶺的手段有翻江攪海的神通。怎麼他今日這等慢慢而走？"行者道："你要他快走我教他快走個兒你看。"好大聖把金箍

棒揝一揝萬道彩雲生。那馬看見拿棒恐怕打來慌得四隻蹄疾如飛電颼的跑將去了。那師父手軟勒不住盡他劣性奔上山崖才大達辿步走。師父喘息始定抬頭遠見一簇松陰內有幾間房舍著實軒昂但見：門垂翠柏宅近青山。幾株松冉冉數莖竹斑斑。

籬邊野菊凝霜豔橋畔幽蘭映水丹。粉泥牆壁磚砌圍圜。高堂多壯麗大廈甚清安。牛羊不見無雞犬想是秋收農事閑。

那師父正按轡徐觀又見悟空兄弟方到。悟淨道：“師父不曾跌下馬來麼？”長老罵道：“悟空這潑猴他把馬兒驚了早是我還騎得住哩！”行者陪笑道：“師父莫罵我都是豬八戒說馬行遲故此著他快些。”那呆子因趕馬走急了些兒喘氣噓噓口裡唧唧噥噥的鬧道：“罷了！罷了！見自肚別腰松擔子沉重挑不上來又弄我奔奔**的趕馬！”長老道：“徒弟啊你且看那壁廂有一座莊院我們卻好借宿去也。”行者聞言急抬頭舉目而看果見那半空中慶雲籠罩瑞靄遮盈情知定是佛仙點化他卻不敢洩漏天機只道：“好！好！好！我們借宿去來。”

長老連忙下馬見一座門樓乃是垂蓮象鼻畫棟雕樑。沙僧歇了擔子八戒牽了馬匹道：“這個人家是過當的富實之家。”行者就要進去三藏道：“不可你我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且自等他有人出來以禮求宿方可。”八戒拴了馬斜倚牆根之下三藏坐在石鼓上行者、沙僧坐在台基邊。久無人出行者性急跳起身入門裡看處：原來有向南的三間大廳簾櫳高控。屏門上掛一軸壽山福海的橫披畫；兩邊金漆柱上貼著一幅大紅紙的春聯上寫著：絲飄弱柳平橋晚雪點香梅小院春。正中間設一張退光黑漆的香幾幾上放一個古銅獸爐。

上有六張交椅兩山頭掛著四季吊屏。

行者正然偷看處忽聽得後門內有腳步之聲走出一個半老不老的婦人來嬌聲問道：“是甚麼人擅入我寡婦之門？”慌得個大聖喏喏連聲道：“小僧是東土大唐來的奉旨向西方拜佛求經。一行四眾路過寶方天色已晚特奔老菩薩檀府告借一宵。”那婦人笑語相迎道：“長老那三位在那裡？請來。”行者高聲叫道：“師父請進來耶。”三藏才與八戒、沙僧牽馬挑擔而入只見那婦人出廳迎接。八戒餳眼偷看你道他怎生打扮：

穿一件織金官綠紵絲襖上罩著淺紅比甲；系一條結彩鵝黃錦繡裙下映著高底花鞋。時樣鬘髻皂紗漫相襯著二色盤龍；

宮樣牙梳朱翠晃斜簪著兩股赤金釵。雲鬢半蒼飛鳳翅耳環雙墜寶珠排。脂粉不施猶自美風流還似少年才。

那婦人見了他三眾更加欣喜以禮邀入廳房一一相見禮畢請各敘坐看茶。那屏風後忽有一個丫髻垂絲的女童托著黃金盤、白玉盞香茶噴暖氣異果散幽香。那人綽彩袖春筍纖長；擎玉盞傳茶上奉。對他們一一拜了。茶畢又吩咐辦齋。三藏啟手道：“老菩薩高姓？貴地是甚地名？”婦人道：“此間乃西牛賀洲之地。小婦人娘家姓賈夫家姓莫。幼年不幸公姑早亡與丈夫守承祖業有家資萬貫良田千頃。夫妻們命裡無子止生了三個女孩兒前年大不幸又喪了丈夫小婦居孀今歲服滿。空遺下田產家業再無個眷族親人只是我娘女們承領。欲嫁他人又難舍家業。適承長老下降想是師徒四眾。小婦娘女四人意欲坐山招夫四位恰好不知尊意肯否如何。”三藏聞言推聾妝啞瞑目寧心寂然不答。那婦人道：“捨下有水田三百餘頃旱田三百餘頃山場果木三百餘頃；黃水牛有一千餘隻況騾馬成群豬羊無數。東南西北莊堡草場共有六七十處。家下有**年用不著的米穀十來年穿不著的綾羅；一生有使不著的金銀勝強似那錦帳藏春說甚麼金釵兩行。你師徒們若肯回心轉意招贅在寒家自自在在享用榮華卻不強如往西勞碌？”那三藏也只是如癡如蠢默默無言。

那婦人道：“我是丁亥年三月初三日酉時生。故夫比我年大三歲我今年四十五歲。大女兒名真真今年二十歲；次女名愛愛今年十八歲；三小女名憐憐今年十六歲俱不曾許配人家。雖是小婦人醜陋卻幸小女俱有幾分顏色女工針指無所不會。因是先夫無子即把他們當兒子看養小時也曾教他讀些儒書也都曉得些吟詩作對。雖然居住山莊也不是那十分粗俗之類料想也配得過列位長老若肯放開懷抱長留頭與捨下做個家長穿綾著錦勝強如那瓦缽緇衣雪鞋雲笠！”

三藏坐在上面好便似雷驚的孩子雨淋的蝦蟆只是呆呆掙掙翻白眼兒打仰。那八戒聞得這般富貴這般美色他卻心癢難撓坐在那椅子上一似針戳屁股左扭右扭的忍耐不住走上前扯了師父一把道：“師父！這娘子告誦你話你怎麼佯佯不睬？好道也做個理會是。”那師父猛抬頭咄的一聲喝退了八戒道：“你這個孽畜！我們是個出家人豈以富貴動心美色留意成得個甚麼道理！”那婦人笑道：“可憐！可憐！出家人有何好處？”三藏道：“女菩薩你在家人卻有何好處？”那婦人道：“長老請坐等我把在家人好處說與你聽。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春裁方勝著新羅夏換輕紗賞綠荷；秋有新蒭香糯酒冬來暖閣醉顏酡。四時受用般般有八節珍羞件件多；襯錦鋪綾花燭夜強如行腳禮彌陀。”三藏道：“女菩薩你在家人享榮華受富貴有可穿有可吃兒女團圓果然是好。但不知我出家的人也有一段好處。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出家立志本非常推倒從前恩愛堂。外物不生閑口舌身中自有好陰陽。

功完行滿朝金闕見性明心返故鄉。勝似在家貪血食老來墜落臭皮囊。”

那婦人聞言大怒道：“這潑和尚無禮！我若不看你東土遠來就該叱出。我倒是個真心實意要把家緣招贅汝等你倒反將言語傷我。你就是受了戒了願永不還俗好道你手下人我家也招得一個。你怎麼這般執法？”三藏見他怒只得者者謙謙叫道：“悟空你在這裡罷。”行者道：“我從小兒不曉得幹那般事教八戒在這裡罷。”八戒道：“哥啊不要栽人麼。

大家從長計較。”三藏道：“你兩個不肯便教悟淨在這裡罷。”

沙僧道：“你看師父說的話。弟子蒙菩薩勸化受了戒行等候師父。自蒙師父收了我又承教誨跟著師父還不上兩月更不曾進得半分功果怎敢圖此富貴！寧死也要往西天去決不幹此欺心之事。”那婦人見他們推辭不肯急抽身轉進屏風撲的把腰門關上。師徒們撇在外面茶飯全無再沒人出。八戒心中焦燥埋怨唐僧道：“師父忒不會幹事把話通說殺了。你好道還活著些腳兒只含糊答應哄他些齋飯吃了今晚落得一宵快活明日肯與不肯在乎你我了。似這般關門不出我們這清灰冷灶一夜怎過！”悟淨道：“二哥你在他家做個女婿罷。”

八戒道：“兄弟不要栽人。從長計較。”行者道：“計較甚的？你要肯便就教師父與那婦人做個親家你就做個倒踏門的女婿。他家這等有財有寶一定倒陪妝奩整治個會親的筵席我們也落些受用。你在此間還俗卻不是兩全其美？”八戒道：“話便也是這等說卻只是我脫俗又還俗停妻再娶妻了。”沙僧道：“二哥原來是有嫂子的？”行者道：“你還不知他哩他本是烏斯藏高老兒莊高太公的女婿。因被老孫降了他也曾受菩薩戒行沒及奈何被我捉他來做個和尚所以棄了前妻投師父往西拜佛。他想是離別的久了又想起那個勾當卻才聽見這個勾當斷然又有此心。呆子你與這家子做了女婿罷只是多拜老孫幾拜我不檢舉你就罷了。”那呆子道：“胡說！胡說！大家都有此心獨拿老豬出醜。常言道：和尚是色中餓鬼。那個不要如此？都這們扭扭捏捏的拿班兒把好事都弄得裂了。這如今茶水不得見面燈火也無人管雖熬了這一夜但那匹馬明日又要馱人又要走路再若餓上這一夜只好剝皮罷了。你們坐著等老豬去放放馬來。”那呆子虎急急的解了韁繩拉出馬去。行者道：“沙僧你且陪師父坐這裡等老孫跟他去看他往那裡放馬。”三藏道：“悟空你看便去看他但只不可只管嘲他了。”行者道：“我曉得。”這大聖走出廳房搖身一變變作個紅蜻蜓兒飛出前門趕上八戒。

那呆子拉著馬有草處且不教吃草嗒嗒嗤嗤的趕著馬轉到後門去只見那婦人帶了三個女子在後門外閑立著看菊花兒耍子。他娘女們看見八戒來時三個女兒閃將進去那婦人佇立門道：“小長老那裡去？”這呆子丟了韁繩上前唱個喏道聲：“娘！我來放馬的。”那婦人道：“你師父忒弄精細在我家招了女婿卻不強似做掛搭僧往西蹌路？”八戒笑道：“他們是奉了唐王的旨意不敢有違君命

不肯幹這件事。

剛才都在前廳上栽我我又有些奈上祝下的只恐娘嫌我嘴長耳大。”那婦人道：“我也不嫌只是家下無個家長招一個倒也罷了但恐小女兒有些兒嫌醜。”八戒道：“娘你上複令愛不要這等揀漢。想我那唐僧人才雖俊其實不中用。我醜自醜有幾句口號兒。”婦人道：“你怎的說麼？”八戒道：“我雖然人物醜勤緊有些功。若言千頃地不用使牛耕。只消一頓鈀布種及時生。沒雨能求雨無風會喚風。房舍若嫌矮起上二三層。

地下不掃掃一掃陰溝不通通一通。家長里短諸般事踢天弄井我皆能。”那婦人道：“既然幹得家事你再去與你師父商量商量看不尷尬便招你罷。”八戒道：“不用商量！他又不是我的生身父母幹與不幹都在於我。”婦人道：“也罷也罷等我與小女說。”看他閃進去撲的掩上後門。八戒也不放馬將馬拉向前來。怎知孫大聖已一一盡知他轉翅飛來現了本相先見唐僧道：“師父悟能牽馬來了。”長老道：“馬若不牽恐怕撒歡走了。”行者笑將起來把那婦人與八戒說的勾當從頭說了一遍三藏也似信不信的。

少時間見呆子拉將馬來拴下長老道：“你馬放了？”八戒道：“無甚好草沒處放馬。”行者道：“沒處放馬可有處牽馬麼？”呆子聞得此言情知走了消息也就垂頭扭頸努嘴皺眉半晌不言。又聽得呀的一聲腰門開了有兩對紅燈一副提壺香雲靄靄環珮叮叮那婦人帶著三個女兒走將出來叫真真、愛愛、憐憐拜見那取經的人物。那女子排立廳中朝上禮拜。果然也生得標緻但見他：一個個蛾眉橫翠粉面生春。

妖嬈傾國色窈窕動人心。花鈿顯現多嬌態繡帶飄飄迴絕塵。

半含笑處櫻桃綻緩步行時蘭麝噴。滿頭珠翠顫巍巍無數寶釵簪；遍體幽香嬌滴滴有花金縷細。說甚麼楚娃美貌西子嬌容？真個是九天仙女從天降月裡嫦娥出廣寒！那三藏合掌低頭孫大聖佯佯不睬這沙僧轉背回身。你看那豬八戒眼不轉睛淫心紊亂色膽縱橫扭捏出悄語低聲道：“有勞仙子下降。

娘請姐姐們去耶。”那三個女子轉入屏風將一對紗燈留下。

婦人道：“四位長老可肯留心著那個配我小女麼？”悟淨道：

“我們已商議了著那個姓豬的招贅門下。”八戒道：“兄弟不要栽我還從眾計較。”行者道：“還計較甚麼？你已是在後門說合的停停當當娘都叫了又有甚麼計較？師父做個男親家這婆兒做個女親家等老孫做個保親沙僧做個媒人。

也不必看通書今朝是個天恩上吉日你來拜了師父進去做了女婿罷。”八戒道：“弄不成！弄不成！那裡好幹這個勾當！”行者道：

“呆子不要者囂你那口裡娘也不知叫了多少又是甚麼弄不成？快快的應成帶攜我們吃些喜酒也是好處。”他一隻手揪著八戒一隻手扯住婦人道：“親家母帶你女婿進去。”那呆子腳兒趄趄的要往那裡走那婦人即喚童子：“展抹桌椅鋪排晚齋管待三位親家。我領姑夫房裡去也。”一壁廂又吩咐庖丁排筵設宴明晨會親那幾個童子又領命訖。他三眾吃了齋急急鋪鋪都在客座裡安歇不題。

卻說那八戒跟著丈母行入裡面一層層也不知多少房舍磕磕撞撞盡都是門檻絆腳。呆子道：“娘慢些兒走我這裡邊路生你帶我帶兒。”那婦人道：“這都是倉房、庫房、碾房各房還不曾到那廚房邊哩。”八戒道：“好大人家！”磕磕撞撞轉灣抹角又走了半會才是內堂房屋。那婦人道：“女婿你師兄說今朝是天恩上吉日就教你招進來了。卻只是倉卒間不曾請得個陰陽拜堂撒帳你可朝上拜八拜兒罷。”八戒道：

“娘娘說得是你請上坐等我也拜幾拜就當拜堂就當謝親兩當一兒卻不省事？”他丈母笑道：“也罷也罷果然是個省事幹家的女婿。我坐著你拜麼。”咦！滿堂中銀燭輝煌這呆子朝上禮拜拜畢道：“娘你把那個姐姐配我哩？”他丈母道：“正是這些兒疑難：我要把大女兒配你恐二女怪；要把二女配你恐三女怪；欲將三女配你又恐大女怪；所以終疑未定。”八戒道：“娘既怕相爭都與我罷省得鬧鬧吵吵亂了家法。”他丈母道：“豈有此理！你一人就占我三個女兒不成！”八戒道：“你看娘說的話。那個沒有三房四妾？就再多幾個你女婿也笑納了。我幼年間也曾學得個熬戰之法管情一個個伏侍得他歡喜。”那婦人道：“不好！不好！我這裡有一方手帕你頂在頭上遮了臉撞個天婚教我女兒從你跟前走過你伸開手扯倒那個就把那個配了你罷。”呆子依言接了手帕頂在頭上。有詩為證詩曰：癡愚不識本原由色劍傷身暗自休。從來信有周公禮今日新郎頂蓋頭。那呆子頂裹停當道：“娘請姐姐們出來麼。”他丈母叫：“真真、愛愛、憐憐都來撞天婚配與你女婿。”只聽得環珮響亮蘭麝馨香似有仙子來往那呆子真個伸手去撈人。兩邊亂撲左也撞不著右也撞不著。來來往往不知有多少女子行動只是莫想撈著一個。東撲抱著柱科西撲摸著板壁兩頭跑暈了立站不穩只是打跌。前來蹬著門扇後去湯著磚牆磕磕撞撞跌得嘴腫頭青坐在地下喘氣呼呼的道：“娘啊你女兒這等乖滑得緊撈不著一個奈何！奈何！”那婦人與他揭了蓋頭道：“女婿不是我女兒乖滑他們大家謙讓不肯招你。”八戒道：“娘啊既是他們不肯招我啊你招了我罷。”那婦人道：“好女婿呀！這等沒大沒小的連丈母也都要了！我這三個女兒心性最巧他一人結了一個珍珠簾錦汗衫兒。你若穿得那個的就教那個招你罷。”八戒道：

“好！好！好！把三件兒都拿來我穿了看。若都穿得就教都招了罷。”那婦人轉進房裡止取出一件來遞與八戒。那呆子脫下青錦布直裰取過衫兒就穿在身上還未曾系上帶子撲的一蹻跌倒在地原來是幾條繩緊緊繃住。那呆子疼痛難禁這些人早已不見了。

卻說三藏、行者、沙僧一覺睡醒不覺的東方白。忽睜睛抬頭觀看。那裡得那大廈高堂也不是雕樑畫棟一個個都睡在松柏林中。慌得那長老忙呼行者沙僧道：“哥哥罷了！罷了！我們遇著鬼了！”孫大聖心中明白微微的笑道：“怎麼說？”

長老道：“你看我們睡在那裡耶！”行者道：“這松林下落得快活但不知那呆子在那裡受罪哩。”長老道：“那個受罪？”行者笑道：“昨日這家子娘女們不知是那裡菩薩在此顯化我等想是半夜裡去了只苦了豬八戒受罪。”三藏聞言合掌頂禮又只見那後邊古柏樹上飄飄蕩蕩的掛著一張簡帖兒。沙僧急去取來與師父看時卻是八句頌子雲：“黎山老母不思凡南海菩薩請下山。普賢文殊皆是客化成美女在林間。聖僧有德還無俗八戒無禪更有凡。從此靜心須改過若生怠慢路途難！”那長老、行者、沙僧正然唱念此頌只聽得林深處高聲叫道：“師父啊繃殺我了！救我一救！下次再不敢了！”三藏道：

“悟空那叫喚的可是悟能麼？”沙僧道：“正是。”行者道：“兄弟莫睬他我們去罷。”三藏道：“那呆子雖是心性愚頑卻只是一味懞直倒也有些膂力挑得行李還看當日菩薩之念救他隨我們去罷料他以後再不敢了。”那沙和尚卻卷起鋪蓋收拾了擔子；孫大聖解韁牽馬引唐僧入林尋看。咦！這正是：從正修持須謹慎掃除愛欲自歸真。畢竟不知那呆子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萬壽山大仙留故友 五莊觀行者竊人參

卻說那三人穿林入裡只見那呆子繃在樹上聲聲叫喊痛苦難禁。行者上前笑道：“好女婿呀！這早晚還不起來謝親又不到師父處報喜還在這裡賣解兒耍子哩！咄！你娘呢？你老婆呢？好個繃巴吊拷的女婿呀！”那呆子見他來搶白著羞咬著牙忍著疼不敢叫喊。沙僧見了老大不忍放下行李上前解了繩索救下。呆子對他們只是磕頭禮拜其實羞恥難當有《西江月》為證：色乃傷身之劍貪之必定遭殃。佳人二八好容妝更比夜叉凶壯。只有一個原本再無微利添囊。好將資本謹收藏堅守休教放蕩。那八戒撮土焚香望空禮拜。行者道：

“你可認得那些菩薩麼？”八戒道：“我已此暈倒昏迷眼花撩亂那認得是誰？”行者把那簡帖兒遞與八戒八戒見了是頌子更加慚愧。沙僧笑道：“二哥有這般好處哩感得四位菩薩來與你做親！”八戒道：“兄弟再莫題起不當人子

了！從今後再也不敢妄為。就是累折骨頭也只是摩肩壓擔隨師父西域去也。”三藏道：“既如此說才是。”

行者遂領師父上了大路。在路餐風宿水行罷多時忽見有高山擋路三藏勒馬停鞭道：“徒弟前面一山必須仔細恐有妖魔作耗侵害吾黨。”行者道：“馬前但有我等三人怕甚妖魔？”因此長老安心前進。只見那座山真是好山：高山峻極大勢崢嶸。根接昆侖脈頂摩霄漢中。白鶴每來棲檜柏玄猿時複掛藤蘿。日映晴林迭迭千條紅霧繞；風生陰壑飄飄萬道彩雲飛。幽鳥亂啼青竹裡錦雞齊鬥野花間。只見那千年峰、五福峰、芙蓉峰巍巍凜凜放毫光；萬歲石、虎牙石、三尖石突突磷磷生瑞氣。崖前草秀嶺上梅香。荊棘密森森芝蘭清淡淡。深林鷹鳳聚千禽古洞麒麟轄萬獸。澗水有情曲曲彎彎多繞顧；峰巒不斷重重迭迭自周回。又見那綠的槐斑的竹青的松依依千載鬥穠華；白的李、紅的桃翠的柳灼灼三春爭豔麗。龍吟虎嘯鶴舞猿啼。麋鹿從花出青鸞對日鳴。乃是仙山真福地蓬萊閬苑只如然。又見些花開花謝山頭景雲去雲來嶺上峰。三藏在馬上歡喜道：“徒弟我一向西來經歷許多山水都是那嵯峨險峻之處更不似此山好景果然的幽趣非常。若是相近雷音不遠路我們好整肅端嚴見世尊。”行者笑道：“早哩！早哩！正好不得到哩！”沙僧道：“師兄我們到雷音有多少遠？”行者道：“十萬八千里十停中還不曾走了一停哩。”八戒道：“哥啊要走幾年才得到？”行者道：“這些路若論二位賢弟便十來日也可到；若論我走一日也好走五十遭還見日色；若論師父走莫想！莫想！”唐僧道：“悟空你說得幾時方可到？”行者道：“你自小時走到老老了再小老小千番也還難。只要你見性志誠念念回處即是靈山。”沙僧道：“師兄此間雖不是雷音觀此景致必有個好人居止。”行者道：“此言卻當。這裡決無邪祟一定是個聖僧仙輩之鄉我們遊玩慢行。”不題。

卻說這座山名喚萬壽山山中有一座觀名喚五莊觀觀裡有一尊仙道號鎮元子混名與世同君。那觀裡出一般異寶乃是混沌初分鴻蒙始判天地未開之際產成這顆靈根。蓋天下四大部洲惟西牛賀洲五莊觀出此喚名草還丹又名人參果。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果再三千年才得熟短頭一萬年方得吃。似這萬年隻結得三十個果子。果子的模樣就如三朝未滿的小孩相似四肢俱全五官鹹備。人若有緣得那果子聞了一聞就活三百六十歲；吃一個就活四萬七千年。

當日鎮元大仙得元始天尊的筒帖邀他到上清天上彌羅宮中聽講混元道果。大仙門下出的散仙也不計其數見如今還有四十八個徒弟都是得道的全真。當日帶領四十六個上界去聽講留下兩個絕小的看家：一個喚做清風一個喚做明月。

清風只有一千三百二十歲明月才交一千二百歲。鎮元子吩咐二童道：“不可違了大天尊的簡帖要往彌羅宮聽講你兩個在家仔細。不日有一個故人從此經

過卻莫怠慢了他可將我人參果打兩個與他吃權表舊日之情。”二童道：“師父的故人是誰？望說與弟子好接待。”大仙道：“他是東土大唐駕下的聖僧道號三藏今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和尚。”二童笑道：“孔子雲道不同不相為謀。我等是太乙玄門怎麼與那和尚做甚相識！”大仙道：“你那裡得知。那和尚乃金蟬子轉生西方聖老如來佛第二個徒弟。五百年前我與他在蘭盆會上相識他曾親手傳茶佛子敬我故此是為故人也。”二仙童聞言謹遵師命。

那大仙臨行又叮嚀囑咐道：“我那果子有數只許與他兩個不得多費。”清風道：“開園時大眾共吃了兩個還有二十八個在樹不敢多費。”大仙道：“唐三藏雖是故人須要防備他手下人羅啰不可驚動他知。”二童領命訖那大仙承眾徒弟飛升徑朝天界。

卻說唐僧四眾在山遊玩忽抬頭見那松篁一簇樓閣數層。唐僧道：“悟空你看那裡是甚麼去處？”行者看了道：“那所在不是觀宇定是寺院。我們走動些到那廂方知端的。”不一時來於門觀看見那松坡冷淡竹徑清幽。往來白鶴送浮雲上下猿猴時獻果。那門前池寬樹影長石裂苔花破。宮殿森羅紫極高樓臺縹緲丹霞墮。真個是福地靈區蓬萊雲洞。清虛人事少寂靜道心生。青鳥每傳王母信紫鸞常寄老君經。看不盡那巍巍道德之風果然漠漠神仙之宅。三藏離鞍下馬又見那山門左邊有一通碑碑上有十個大字乃是“萬壽山福地五莊觀洞天”。長老道：“徒弟真個是一座觀宇。”沙僧道：“師父觀此景鮮明觀裡必有好人居住。我們進去看看若行滿東回此間也是一景。”行者道：“說得好。”遂都一齊進去又見那二門上有一對春聯：長生不老神仙府與天同壽道人家。行者笑道：“這道士說大話唬人。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在那太上老君門也不曾見有此話說。”八戒道：“且莫管他進去進去或者這道士有些德行未可知也。”

及至二層門裡只見那裡面急急忙忙走出兩個小童兒來。看他怎生打扮：骨清神爽容顏麗頂結丫髻短鬅。道服自然襟繞霧羽衣偏是袖飄風。環絛緊束龍頭結芒履輕纏蠶口絨。丰采異常非俗輩正是那清風明月二仙童。那童子控背躬身出來迎接道：“老師父失迎請坐。”長老歡喜遂與二童子上了正殿觀看。原來是向南的五間大殿都是上明下暗的雕花格子。那仙童推開格子請唐僧入殿只見那壁中間掛著五彩裝成的“天地”二大字設一張朱紅雕漆的香幾幾上有一副黃金爐瓶爐邊有方便整香。

唐僧上前以左手拈香注爐三匝禮拜拜畢回頭道：“仙童你五莊觀真是西方仙界何不供養三清、四帝、羅天諸宰只將天地二字侍奉香火？”童子笑道：“不瞞老師說這兩個字上頭的禮上還當；下邊的還受不得我們的香火。是家師父諂佞出來的。”三藏道：“何為諂佞？”童子道：“三清是家師的朋友四帝

是家師的故人九曜是家師的晚輩元辰是家師的下賓。”那行者聞言就笑得打跌八戒道：“哥啊你笑怎的？”行者道：“只講老孫會搗鬼原來這道童會捆風！”三藏道：“令師何在？”童子道：“家師元始天尊降簡請到上清天彌羅宮聽講混元道果去了不在家。”行者聞言忍不住喝了一聲道：“這個臊道童！人也不認得你在那個面前搗鬼扯甚麼空心架子！那彌羅宮有誰是太乙天仙？請你這潑牛蹄子去講甚麼！”三藏見他怒恐怕那童子回言鬥起禍來便道：“悟空且休爭競我們既進來就出去顯得沒了方情。常言道鷺鷥不吃鷺鷥肉。

他師既是不在攪擾他做甚？你去山門前放馬沙僧看守行李教八戒解包袱取些米糧借他鍋灶做頓飯吃待臨行送他幾文柴錢便罷了。各依執事讓我在此歇息歇息飯畢就行。”

他三人果各依執事而去。

那明月、清風暗自誇稱不盡道：“好和尚！真個是西方愛聖臨凡真元不昧。師父命我們接待唐僧將人參果與他吃以表故舊之情又教防著他手下人羅啅。果然那三個嘴臉凶頑性情粗糙幸得就把他們調開了。若在邊前卻不與他人參果見面。”清風道：“兄弟還不知那和尚可是師父的故人問他一問看莫要錯了。”二童子又上前道：“啟問老師可是大唐往西天取經的唐三藏？”長老回禮道：“貧僧就是仙童為何知我賤名？”童子道：“我師臨行曾吩咐教弟子遠接。不期車駕來促有失迎迓。老師請坐待弟子辦茶來奉。”三藏道：“不敢。”那明月急轉本房取一杯香茶獻與長老。茶畢清風道：“兄弟不可違了師命我和你去取果子來。”

二童別了三藏同到房中一個拿了金擊子一個拿了丹盤又多將絲帕墊著盤底徑到人參園內。那清風爬上樹去使金擊子敲果；明月在樹下以丹盤等接。須臾敲下兩個果來接在盤中徑至前殿奉獻道：“唐師父我五莊觀土僻山荒無物可奉土儀素果二枚權為解渴。”那長老見了戰戰兢兢遠離三尺道：“善哉！善哉！今歲倒也年豐時稔怎麼這觀裡作荒吃人？這個是三朝未滿的孩童如何與我解渴？”清風暗道：“這和尚在那口舌場中是非海里弄得眼肉胎凡不識我仙家異寶。”明月上前道：“老師此物叫做人參果吃一個兒不妨。”三藏道：“胡說！胡說！他那父母懷胎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方生下未及三日怎麼就把他拿來當果子？”清風道：“實是樹上結的。”長老道：“亂談！亂談！樹上又會結出人來？拿過去不當人子！”那兩個童兒見千推萬阻不吃只得拿著盤子轉回本房。那果子卻也蹺蹊久放不得若放多時即僵了不中吃。二人到于房中一家一個坐在床邊上只情吃起。

噫！原來有這般事哩！他那道房與那廚房緊緊的間壁這邊悄悄的言語那邊

即便聽見。八戒正在廚房裡做飯先前聽見說取金擊子拿丹盤他已在心；又聽見他說唐僧不認得是人參果即拿在房裡自吃口裡忍不住流涎道：“怎得一個兒嘗新！”自家身子又狼犺不能彀得動只等行者來與他計較。

他在那鍋門前更無心燒火不時的伸頭探腦出來觀看。不多時見行者牽將馬來拴在槐樹上徑往後走那呆子用手亂招道：“這裡來！這裡來！”行者轉身到于廚聲門道：“呆子你嚷甚的？想是飯不彀吃且讓老和尚吃飽我們前邊大人家再化吃去罷。”八戒道：“你進來不是飯少。這觀裡有一件寶貝你可曉得？”行者道：“甚麼寶貝？”八戒笑道：“說與你你不曾見；

拿與你你不認得。”行者道：“這呆子笑話我老孫。老孫五百年前因訪仙道時也曾雲遊在海角天涯那般兒不曾見？”八戒道：“哥啊人參果你曾見麼？”行者驚道：“這個真不曾見。但只常聞得人說人參果乃是草還丹人吃了極能延壽。如今那裡有得？”八戒道：“他這裡有。那童子拿兩個與師父吃那老和尚不認得道是三朝未滿的孩兒不曾敢吃。那童子老大憊懶師父既不吃便該讓我們他就瞞著我們才自在這隔壁房裡一家一個咽啅咽啅的吃了出去就急得我口裡水泱。怎麼得一個兒嘗新？我想你有些溜撒去他那園子裡偷幾個來嘗嘗如何？”行者道：“這個容易老孫去手到擒來。”急抽身往前就走八戒一把扯住道：“哥啊我聽得他在這房裡說要拿甚麼金擊子去打哩。須是幹得停當不可走露風聲。”行者道：“我曉得我曉得。”

那大聖使一個隱身法閃進道房看時原來那兩個道童吃了果子上殿與唐僧說話不在房裡。行者四下裡觀看看有甚麼金擊子但只見窗櫺上掛著一條赤金：有二尺長短有指頭粗細；底下是一個蒜疙疸的頭子；上邊有眼系著一根綠絨繩兒。他道：“想必就是此物叫做金擊子。”他卻取下來出了道房徑入後邊去推開兩扇門抬頭觀看呀！卻是一座花園！但見：朱欄寶檻曲砌峰山。奇花與麗日爭妍翠竹共青天鬥碧。

流杯亭外一彎綠柳似拖煙；賞月臺前數簇喬松如潑靛。紅拂拂錦巢榴；綠依依繡墩草。青茸茸碧砂蘭；攸蕩蕩臨溪水。

丹桂映金井梧桐錦槐傍朱欄玉砌。有或紅或白千葉桃有或香或黃九秋菊。荼蘼架映著牡丹亭；木槿台相連芍藥圃。看不盡傲霜君子竹欺雪大夫松。更有那鶴莊鹿宅方沼圓池；泉流碎玉地萼堆金。朔風觸綻梅花白春來點破海棠紅。誠所謂人間第一仙景西方魁花叢。那行者觀看不盡又見一層門推開看處卻是一座菜園：布種四時蔬菜菠芹菪薘薑苔。

筍薯瓜瓠茭白蔥蒜芫荽韭薤。窩藁童蒿苦蕢葫蘆茄子須栽。

蔓菁蘿蔔羊頭埋紅莧青菘紫芥。行者笑道：“他也是個自種自吃的道士。”走過菜園又見一層門。推開看處呀！只見那正中間有根大樹真個是青枝馥鬱綠葉陰森那葉兒卻似芭蕉模樣直上去有千尺余高根下有七八丈圍圓。那行者倚在樹下往上一看只見向南的枝上露出一個人參果真個象孩兒一般。原來尾間上是個扢蒂看他丁在枝頭手腳亂動點頭幌腦風過處似乎有聲。行者歡喜不盡暗自誇稱道：“好東西呀！

果然罕見！果然罕見！”他倚著樹颼的一聲攛將上去。

那猴子原來第一會爬樹偷果子。他把金擊子敲了一下那果子撲的落將下來。他也隨跳下來跟尋寂然不見四下裡草中找尋更無蹤影。行者道：“蹺蹊！蹺蹊！想是有腳的會走就走也跳不出牆去。我知道了想是花園中土地不許老孫偷他果子他收了去也。”他就撚著訣念一口“唵”字咒拘得那花園土地前來對行者施禮道：“大聖呼喚小神有何吩咐？”行者道：“你不知老孫是蓋天下有名的賊頭。我當年偷蟠桃、盜禦酒、竊靈丹也不曾有人敢與我分用怎麼今日偷他一個果子你就抽了我的頭分去了！這果子是樹上結的空中過鳥也該有分老孫就吃他一個有何大害？怎麼剛打下來你就撈了去？”

土地道：“大聖錯怪了小神也。這寶貝乃是地仙之物小神是個鬼仙怎麼敢拿去？就是聞也無福聞聞。”行者道：“你既不曾拿去如何打下來就不見了？”土地道：“大聖只知這寶貝延壽更不知他的出處哩。”行者道：“有甚出處？”土地道：“這寶貝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果再三千年方得成熟。短頭一萬年隻結得三十個。有緣的聞一聞就活三百六十歲；吃一個就活四萬七千年。卻是只與五行相畏。”行者道：“怎麼與五行相畏？”土地道：“這果子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敲時必用金器方得下來。打下來卻將盤兒用絲帕襯墊方可；若受些木器就枯了就吃也不得延壽。吃他須用磁器清水化開食用遇火即焦而無用。遇土而入者大聖方才打落地上他即鑽下土去了。這個土有四萬七千年就是鋼鑽鑽他也鑽不動些須比生鐵也還硬三四分人若吃了所以長生。大聖不信時可把這地下打打兒看。”行者即掣金箍棒築了一下響一聲迸起棒來土上更無痕跡。行者道：“果然！果然！我這棍打石頭如粉碎撞生鐵也有痕怎麼這一下打不傷些兒？這等說我卻錯怪了你了你回去罷。”那土地即回本廟去訖。

大聖卻有算計：爬上樹一隻手使擊子一隻手將錦布直裰的襟兒扯起來做個兜子等住他卻串枝分葉敲了三個果兜在襟中跳下樹一直前來徑到廚房裡去。那八戒笑道：“哥哥可有麼？”行者道：“這不是？老孫的手到擒來。這個果子也莫背了沙僧可叫他一聲。”八戒即招手叫道：“悟淨你來。”

那沙僧撇下行李跑進廚房道：“哥哥叫我怎的？”行者放開衣兜道：“兄弟你看這個是甚的東西？”沙僧見了道：“是人參果。”行者道：“好啊！你倒認得你曾在那裡吃過的？”沙僧道：

“小弟雖不曾吃但舊時做捲簾大將扶侍鸞輿赴蟠桃宴嘗見海外諸仙將此果與王母上壽。見便曾見卻未曾吃。哥哥可與我些兒嘗嘗？”行者道：“不消講兄弟們一家一個。”他三人將三個果各各受用。那八戒食腸大口又大一則是聽見童子吃時便覺饞蟲拱動卻才見了果子拿過來張開口轂轆的囫圇吞咽下肚卻白著眼胡賴向行者、沙僧道：“你兩個吃的是甚麼？”沙僧道：“人參果。”八戒道：“甚麼味道？”行者道：“悟淨不要睬他！你倒先吃了又來問誰？”八戒道：“哥哥吃的忙了些不象你們細嚼細咽嘗出些滋味。我也不知有核無核就吞下去了。哥啊為人為徹。已經調動我這饞蟲再去弄個兒來老豬細細的吃吃。”行者道：“兄弟你好不知止足這個東西比不得那米食麵食撞著盡飽。象這一萬年隻結得三十個我們吃他這一個也是大有緣法不等小可。罷罷罷！彀了！”

他欠起身來把一個金擊子瞞窗眼兒丟進他道房裡竟不睬他。

那呆子只管絮絮叨叨的唧噥不期那兩個道童複進房來取茶去獻只聽得八戒還嚷甚麼“人參果吃得不快活再得一個兒吃吃才好。”清風聽見心疑道：“明月你聽那長嘴和尚講人參果還要個吃吃。師父別時叮嚀教防他手下人羅啅莫敢是他偷了我們寶貝麼？”明月回頭道：“哥耶不好了！不好了！

金擊子如何落在地下？我們去園裡看看來！”他兩個急急忙忙的走去只見花園開了清風道：“這門是我關的如何開了？”

又急轉過花園只見菜園門也開了。忙入人參園裡倚在樹下望上查數；顛倒來往只得二十二個。明月道：“你可會算帳？”

清風道：“我會你說將來。”明月道：“果子原是三十個。師父開園分吃了兩個還有二十八個；适才打兩個與唐僧吃還有二十六個；如今止剩得二十二個卻不少了四個？不消講不消講定是那夥惡人偷了我們只罵唐僧去來。”兩個出了園門徑來殿上指著唐僧禿前禿後穢語汙言不絕口的亂罵；賊頭鼠腦臭短臊長沒好氣的胡嚷。唐僧聽不過道：“仙童啊你鬧的是甚麼？消停些兒有話慢說不妨不要胡說散道的。”清風說：“你的耳聾？我是蠻話你不省得？你偷吃了人參果怎麼不容我說。”唐僧道：“人參果怎麼模樣？”明月道：“才拿來與你吃你說象孩童的不是？”唐僧道：“阿彌陀佛！那東西一見我就心驚膽戰還敢偷他吃哩！就是害了饞痞也不敢幹這賊事。

不要錯怪了人。”清風道：“你雖不曾吃還有手下人要偷吃的哩。”三藏道：“這等也說得是你且莫嚷等我問他們看。果若是偷了教他賠你。”明月道：“賠呀！就有錢那裡去買？”三藏道：“縱有錢沒處買呵常言道仁義值千金。教他陪你個禮便罷了。也還不知是他不是他哩。”明月道：“怎的不是他？他那裡分不均還在那裡嚷哩。”三藏叫聲：“徒弟且都來。”沙僧聽見道：“不好了！決撒了！老師父叫我們小道童胡廝罵不是舊話兒走了風卻是甚的？”行者道：“活羞殺人！這個不過是飲食之類。若說出來就是我們偷嘴了只是莫認。”八戒道：“正是正是昧了罷。”他三人只得出了廚房走上殿去。咦！畢竟不知怎麼與他抵賴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鎮元仙趕捉取經僧 孫行者大鬧五莊觀

卻說他兄弟三眾到了殿上對師父道：“飯將熟了叫我們怎的？”三藏道：“徒弟不是問飯。他這觀裡有甚麼人參果似孩子一般的東西你們是那一個偷他的吃了？”八戒道：“我老實不曉得不曾見。”清風道：“笑的就是他！笑的就是他！”

行者喝道：“我老孫生的是這個笑容兒莫成為你不見了甚麼果子就不容我笑？”三藏道：“徒弟息怒我們是出家人休打誑語莫吃昧心食果然吃了他的陪他個禮罷何苦這般抵賴？”行者見師父說得有理他就實說道：“師父不幹我事是八戒隔壁聽見那兩個道童吃甚麼人參果他想一個兒嘗新著老孫去打了三個我兄弟各人吃了一個。如今吃也吃了待要怎麼？”明月道：“偷了我四個這和尚還說不是賊哩！”八戒道：

“阿彌陀佛！既是偷了四個怎麼只拿出三個來分預先就打起一個偏手？”那呆子倒轉胡嚷。二仙童問得是實越加毀罵。就恨得個大聖鋼牙咬響火眼睜圓把條金箍棒揝了又揝忍了又忍道：“這童子這樣可惡只說當面打人也罷受他些氣兒等我送他一個絕後計教他大家都吃不成！”好行者把腦後的毫毛拔了一根吹口仙氣叫“變！”變做個假行者跟定唐僧陪著悟能、悟淨忍受著道童嚷罵；他的真身出一個神縱雲頭跳將起去徑到人參園裡掣金箍棒往樹上乒乓一下又使個推山移嶺的神力把樹一推推倒。可憐葉落枒開根出土道人斷絕草還丹！那大聖推倒樹卻在枝兒上尋果子那裡得有半個？原來這寶貝遇金而落他的棒刃頭卻是金裹之物況鐵又是五金之類所以敲著就振下來既下來又遇土而入因此上邊再沒一個果子。他道：“好！好！好！大家散火！”他收了鐵棒徑往前來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那些人肉眼凡胎看不明白。

卻說那仙童罵彀多時清風道：“明月這些和尚也受得氣哩我們就象罵雞一

般罵了這半會通沒個招聲想必他不曾偷吃。倘或樹高葉密數得不明不要誑罵了他！我和你再去查查。”明月道：“也說得是。”他兩個果又到園中只見那樹倒枒開果無葉落唬得清風腳軟跌根頭明月腰酥打骸垢。那兩個魂飛魄散有詩為證詩曰：三藏西臨萬壽山悟空斷送草還丹。枒開葉落仙根露明月清風心膽寒。他兩個倒在塵埃語言顛倒只叫：“怎的好！怎的好！害了我五莊觀裡的丹頭斷絕我仙家的苗裔！師父來家我兩個怎的回話？”明月道：“師兄莫嚷我們且整了衣冠莫要驚張了這幾個和尚。這個沒有別人定是那個毛臉雷公嘴的那廝他來出神弄法壞了我們的寶貝。若是與他分說那廝畢竟抵賴定要與他相爭爭起來就要交手相打你想我們兩個怎麼敵得過他四個？且不如去哄他一哄只說果子不少我們錯數了轉與他陪個不是。他們的飯已熟了等他吃飯時再貼他些兒小菜。他一家拿著一個碗你卻站在門左我卻站在門右撲的把門關倒把鎖鎖住將這幾層門都鎖了不要放他待師父來家憑他怎的處置。他又是師父的故人饒了他也是師父的人情；不饒他我們也拿住個賊在庶幾可以免我等之罪。”清風聞言道：“有理！有理！”

他兩個強打精神勉生歡喜從後園中徑來殿上對唐僧控背躬身道：“師父適間言語粗俗多有衝撞莫怪莫怪。”三藏問道：“怎麼說？”清風道：“果子不少隻因樹高葉密不曾看得明白。才然又去查查還是原數。”那八戒就趁腳兒蹺道：“你這個童兒年幼不知事體就來亂罵白口咀咒枉賴了我們也！不當人子！”行者心上明白口裡不言心中暗想道：“是謊是謊！果子已是了帳怎的說這般話？想必有起死回生之法。”

三藏道：“既如此盛將飯來我們吃了去罷。”那八戒便去盛飯沙僧安放桌椅。二童忙取小菜卻是些醬瓜、醬茄、糟蘿蔔、醋豆角、醃窩藁、綽芥菜共排了七八碟兒與師徒們吃飯；又提一壺好茶兩個茶鐘伺候左右。那師徒四眾卻才拿起碗來這童兒一邊一個撲的把門關上插上一把兩鐄銅鎖。八戒笑道：“這童子差了。你這裡風俗不好卻怎的關了門裡吃飯？”

明月道：“正是正是好歹吃了飯兒開門。”清風罵道：“我把你這個害饞勞、偷嘴的禿賊！你偷吃了我的仙果已該一個擅食田園瓜果之罪卻又把我的仙樹推倒壞了我五莊觀裡仙根你還要說嘴哩！若能彀到得西方參佛面只除是轉背搖車再托生！”三藏聞言丟下飯碗把個石頭放在心上。那童子將那前山門、二山門通都上了鎖卻又來正殿門惡語惡言賊前賊後只罵到天色將晚才去吃飯。飯畢歸房去了。

唐僧埋怨行者道：“你這個猴頭番番撞禍！你偷吃了他的果子就受他些氣兒讓他罵幾句便也罷了。怎麼又推倒他的樹！若論這般情由告起狀來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說不通。”行者道：“師父莫鬧那童兒都睡去了只等他睡著了我們連

夜起身。”沙僧道：“哥啊幾層門都上了鎖閉得甚緊如何走麼？”行者笑道：“莫管！莫管！老孫自有法兒。”八戒道：“愁你沒有法兒哩！你一變變甚麼蟲蛭兒瞞格子眼裡就飛將出去只苦了我們不會變的便在此頂缸受罪哩！”唐僧道：“他若干出這個勾當不同你我出去啊我就念起舊話經兒他卻怎生消受！”八戒聞言又愁又笑道：“師父你說的那裡話？我只聽得佛教中有卷《楞嚴經》、《法華經》、《孔雀經》、《觀音經》、《金剛經》不曾聽見個甚那舊話兒經啊。”行者道：“兄弟你不知道我頂上戴的這個箍兒是觀音菩薩賜與我師父的。師父哄我戴了就如生根的一般莫想拿得下來叫做《緊箍兒咒》又叫做《緊箍兒經》。他舊話兒經即此是也。但若念動我就頭疼故有這個法兒難我。師父你莫念我決不負你管情大家一齊出去。”說話之間都已天昏不覺東方月上。行者道：“此時萬籟無聲冰輪明顯正好走了去罷。”八戒道：“哥啊不要搗鬼門俱鎖閉往那裡走？”行者道：“你看手段！”好行者把金箍棒撚在手中使一個解鎖法往門上一指只聽得突蹡的一聲響幾層門雙鐄俱落呼喇的開了門扇。八戒笑道：“好本事！

就是叫小爐兒匠使捺子便也不象這等爽利！”行者道：“這個門兒有甚稀罕！就是南天門指一指也開了。”卻請師父出了門上了馬八戒挑著擔沙僧攏著馬徑投西路而去。行者道：

“你們且慢行等老孫去照顧那兩個童兒睡一個月。”三藏道：

“徒弟不可傷他性命；不然又一個得財傷人的罪了。”行者道：“我曉得。”行者複進去來到那童兒睡的房門外。他腰裡有帶的瞌睡蟲兒原來在東天門與增長天王猜枚耍子贏的。他摸出兩個來瞞窗眼兒彈將進去徑奔到那童子臉上鼾鼾沉睡再莫想得醒。他才拽開雲步趕上唐僧順大路一直西奔這一夜馬不停蹄只行到天曉三藏道：“這個猴頭弄殺我也！你因為嘴帶累我一夜無眠！”行者道：“不要只管埋怨。天色明瞭你且在這路旁邊樹林中將就歇歇養養精神再走。”那長老只得下馬倚松根權作禪床坐下沙僧歇了擔子打盹八戒枕著石睡覺。孫大聖偏有心腸你看他跳樹扳枝頑耍。四眾歇息不題。

卻說那大仙自元始宮散會領眾小仙出離兜率徑下瑤天墜祥雲早來到萬壽山五莊觀門。看時只見觀門大開地上乾淨大仙道：“清風、明月卻也中用。常時節日高三丈腰也不伸今日我們不在他倒肯起早開門掃地。”眾小仙俱悅。行至殿上香火全無人蹤俱寂那裡有明月、清風！眾仙道：“他兩個想是因我們不在拐了東西走了。”大仙道：“豈有此理！修仙的人敢有這般壞心的事！想是昨晚忘卻關門就去睡了今早還未醒哩。”眾仙到他房門看處真個關著房門鼾鼾沉睡。這外邊打門亂叫那裡叫得醒來？眾仙撬開門板著手扯下床來也只是不醒。大仙笑道：“好仙童啊！成仙的人神滿再不思睡卻怎麼這般困倦？莫不是有人

做弄了他也？快取水來。”一童急取水半盞遞與大仙。大仙念動咒語噀一口水噴在臉上隨即解了睡魔。

二人方醒忽睜睛抹抹臉抬頭觀看認得是仙師與世同君和仙兄等眾慌得那清風頓明月叩頭道：“師父啊！你的故人原是東來的和尚一夥強盜十分兇狠！”大仙笑道：“莫驚恐慢慢的說來。”清風道：“師父啊當日別後不久果有個東土唐僧一行有四個和尚連馬五口。弟子不敢違了師命問及來因將人參果取了兩個奉上。那長老俗眼愚心不識我們仙家的寶貝。他說是三朝未滿的孩童再三不吃是弟子各吃了一個。不期他那手下有三個徒弟有一個姓孫的名悟空行者先偷四個果子吃了。是弟子們向伊理說實實的言語了幾句他卻不容暗自里弄了個出神的手段苦啊！”二童子說到此處止不住腮邊淚落。眾仙道：“那和尚打你來？”明月道：“不曾打只是把我們人參樹打倒了。”大仙聞言更不惱怒道：

“莫哭！莫哭！你不知那姓孫的也是個太乙散仙也曾大鬧天宮神通廣大。既然打倒了寶樹你可認得那些和尚？”清風道：

“都認得。”大仙道：“既認得都跟我來。眾徒弟們都收拾下刑具等我回來打他。”

眾仙領命。大仙與明月、清風縱起祥光來趕三藏頃刻間就有千里之遙。大仙在雲端裡向西觀看不見唐僧；及轉頭向東看時倒多趕了九百餘裡。原來那長老一夜馬不停蹄只行了一百二十裡路大仙的雲頭一縱趕過了九百餘裡。仙童道：

“師父那路旁樹下坐的是唐僧。”大仙道：“我已見了。你兩個回去安排下繩索等我自家拿他。”清風先回不題。

那大仙按落雲頭搖身一變變作個行腳全真。你道他怎生模樣：穿一領百衲袍系一條呂公絛。手搖塵尾漁鼓輕敲。

三耳草鞋登腳下九陽巾子把頭包。飄飄風滿袖口唱《月兒高》。徑直來到樹下對唐僧高叫道：“長老貧道起手了。”那長老忙忙答禮道：“失瞻！失瞻！”大仙問：“長老是那方來的？為何在途中打坐？”三藏道：“貧僧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

路過此間權為一歇。”大仙佯訝道：“長老東來可曾在荒山經過？”長老道：“不知仙宮是何寶山？”大仙道：“萬壽山五莊觀便是貧道棲止處。”行者聞言他心中有物的人忙答道：“不曾！不曾！我們是打上路來的。”那大仙

指定笑道：“我把你這個潑猴！你瞞誰哩？你倒在我觀裡把我人參果樹打倒你連夜走在此間還不招認遮飾甚麼？不要走！趁早去還我樹來！”

那行者聞言心中惱怒掣鐵棒不容分說望大仙劈頭就打。大仙側身躲過踏祥光徑到空中。行者也騰雲急趕上去。大仙在半空現了本相你看他怎生打扮：頭戴紫金冠無憂鶴氅穿。

履鞋登足下絲帶束腰間。體如童子貌面似美人顏。三須飄頷下鴉瓴疊鬢邊。相迎行者無兵器止將玉麈手中拈。那行者沒高沒低的棍子亂打。大仙把玉麈左遮右擋奈了他兩三回合使一個袖裡乾坤的手段在雲端裡把袍袖迎風輕輕的一展刷地前來把四僧連馬一袖子籠住。八戒道：“不好了！我們都裝在拉縺裡了！”行者道：“呆子不是拉縺我們被他籠在衣袖中哩。”八戒道：“這個不打緊等我一頓釘鈀築他個窟窿脫將下去只說他不小心籠不牢吊的了罷。”那呆子使鈀亂築那裡築得動？手撚著雖然是個軟的築起來就比鐵還硬。

那大仙轉祥雲徑落五莊觀坐下叫徒弟拿繩來。眾小仙一一伺候。你看他從袖子裡卻象撮傀儡一般把唐僧拿出縛在正殿簷柱上；又拿出他三個每一根柱上綁了一個；將馬也拿出拴在庭下與他些草料行李拋在廊下。又道：“徒弟這和尚是出家人不可用刀槍不可加鐵鉞且與我取出皮鞭來打他一頓與我人參果出氣！”眾仙即忙取出一條鞭不是甚麼牛皮、羊皮、麂皮、犢皮的原來是龍皮做的七星鞭著水浸在那裡。令一個有力量的小仙把鞭執定道：“師父先打那個？”大仙道：“唐三藏做大不尊先打他。”行者聞言心中暗道：“我那老和尚不禁打假若一頓鞭打壞了啊卻不是我造的業？”他忍不住開言道：“先生差了。偷果子是我吃果子是我推倒樹也是我怎麼不先打我打他做甚？”大仙笑道：“這潑猴倒言語膂烈。這等便先打他。”小仙問：“打多少？”大仙道：“照依果數打三十鞭。”那小仙輪鞭就打。行者恐仙家法大睜圓眼瞅定看他打那裡。原來打腿行者就把腰扭一扭叫聲“變！”變作兩條熟鐵腿看他怎麼打。那小仙一下一下的打了三十天早向午了。大仙又吩咐道：“還該打三藏訓教不嚴縱放頑徒撒潑。”那仙又輪鞭來打行者道：“先生又差了。偷果子時我師父不知他在殿上與你二童講話是我兄弟們做的勾當。縱是有教訓不嚴之罪我為弟子的也當替打再打我罷。”大仙笑道：“這潑猴雖是狡猾奸頑卻倒也有些孝意。既這等還打他罷。”小仙又打了三十。行者低頭看看兩隻腿似明鏡一般通打亮了更不知些疼癢。此時天色將晚大仙道：“且把鞭子浸在水裡待明朝再拷打他。”小仙且收鞭去浸各各歸房。晚齋已畢盡皆安寢不題。

那長老淚眼雙垂怨他三個徒弟道：“你等闖出禍來卻帶累我在此受罪這是怎的起？”行者道：“且休報怨打便先打我你又不曾吃打倒轉嗟呀怎的？”唐僧道：“雖然不曾打卻也綁得身上疼哩。”沙僧道：“師父還有陪綁的在這裡

哩。”行者道：“都莫要嚷再停會兒走路。”八戒道：“哥哥又弄虛頭了。

這裡麻繩噴水緊緊的綁著還比關在殿上被你使解鎖法搠開門走哩！”行者道：“不是誇口說那怕他三股的麻繩噴上了水就是碗粗的棕纜也只好當秋風！”正話處早已萬籟無聲正是天街人靜。好行者把身子小一小脫下索來道：“師父去啞！”沙僧慌了道：“哥哥也救我們一救！”行者道：“悄言！悄言！”他卻解了三藏放下八戒、沙僧整束了褊衫扣背了馬匹廊下拿了行李一齊出了觀門。又教八戒：“你去把那崖邊柳樹伐四顆來。”八戒道：“要他怎的？”行者道：“有用處快快取來！”那呆子有些夯力走了去一嘴一顆就拱了四顆一抱抱來。行者將枝梢折了將兄弟二人複進去將原繩照舊綁在柱上。那大聖念動咒語咬破舌尖將血噴在樹上叫“變！”一根變作長老一根變作自身那兩根變作沙僧、八戒都變得容貌一般相貌皆同問他也就說話叫名也就答應。他兩個卻才放開步趕上師父。這一夜依舊馬不停蹄躲離了五莊觀。只走到天明那長老在馬上搖樁打盹行者見了叫道：“師父不濟！出家人怎的這般辛苦？我老孫千夜不眠也不曉得困倦。

且下馬來莫教走路的人看見笑你權在山坡下藏風聚氣處歇歇再走。”

不說他師徒在路暫住。且說那大仙天明起來吃了早齋出在殿上教拿鞭來：“今日卻該打唐三藏了。”那小仙輪著鞭望唐僧道：“打你哩。”那柳樹也應道：“打麼。”乒乓打了三十。

輪過鞭來對八戒道：“打你哩。”那柳樹也應道：“打麼。”及打沙僧也應道“打麼。”及打到行者那行者在路偶然打個寒噤道：“不好了！”三藏問道：“怎麼說？”行者道：“我將四顆柳樹變作我師徒四眾我只說他昨日打了我兩頓今日想不打了。卻又打我的化身所以我真身打噤收了法罷。”那行者慌忙念咒收法。

你看那些道童害怕丟了皮鞭報導：“師父啊為頭打的是大唐和尚這一會打的都是柳樹之根！”大仙聞言呵呵冷笑誇不盡道：“孫行者真是一個好猴王！曾聞他大鬧天宮布地網天羅拿他不住果有此理。你走了便也罷卻怎麼綁些柳樹在此冒名頂替？決莫饒他趕去來！”那大仙說聲趕縱起雲頭往西一望只見那和尚挑包策馬正然走路。大仙低下雲頭叫聲：“孫行者！往那裡走！還我人參樹來！”八戒聽見道：

“罷了！對頭又來了！”行者道：“師父且把善字兒包起讓我們使些兇惡一結果了他脫身去罷。”唐僧聞言戰戰兢兢未曾答應沙僧掣寶杖八戒舉釘鈀大聖使鐵棒一齊上前把大仙圍住在空中亂打亂築。這場惡鬥有詩為證詩曰：悟空不

識鎮元仙與世同君妙更玄。三件神兵施猛烈一根塵尾自飄然。左遮右擋隨來往後架前迎任轉旋。夜去朝來難脫體淹留何日到西天！

他兄弟三眾各舉神兵一齊攻打那大仙只把蠅帚兒演架。那裡有半個時辰他將袍袖一展依然將四僧一馬並行李一袖籠去返雲頭又到觀裡。眾仙接著仙師坐於殿上卻又在袖兒裡一個個搬出將唐僧綁在階下矮槐樹上八戒、沙僧各綁在兩邊樹上。將行者捆倒行者道："想是調問哩。"不一時捆綁停當教把長頭布取十匹來。行者笑道："八戒！這先生好意思拿出布來與我們做中袖哩！減省些兒做個一口中罷了。"那小仙將家機布搬將出來。大仙道："把唐三藏、豬八戒、沙和尚都使布裹了！"眾仙一齊上前裹了。行者笑道："好！

好！好！夾活兒就大殮了！"須臾纏裹已畢又教拿出漆來。眾仙即忙取了些自收自曬的生熟漆把他三個布裹的漆了渾身俱裹漆上留著頭臉在外。八戒道："先生上頭倒不打緊只是下面還留孔兒我們好出恭。"那大仙又教把大鍋抬出來。行者笑道："八戒造化！抬出鍋來想是煮飯我們吃哩。"八戒道：

"也罷了讓我們吃些飯兒做個飽死的鬼也好看。"眾仙果抬出一口大鍋支在階下。大仙叫架起乾柴起烈火教："把清油熬上一鍋燒得滾了將孫行者下油鍋紮他一紮與我人參樹報仇！"行者聞言暗喜道："正可老孫之意。這一向不曾洗澡有些兒皮膚燥癢好歹蕩蕩足感盛情。"頃刻間那油鍋將滾。

大聖卻又留心恐他仙法難參油鍋裡難做手腳急回頭四顧只見那台下東邊是一座日規台西邊是一個石獅子。行者將身一縱滾到西邊咬破舌尖把石獅子噴了一口叫聲"變！"變作他本身模樣也這般捆作一團他卻出了元神起在雲端裡低頭看著道士。

只見那小仙報導："師父油鍋滾透了。"大仙教"把孫行者抬下去！"四個仙童抬不動八個來也抬不動又加四個也抬不動。眾仙道："這猴子戀土難移小自小倒也結實。"卻教二十個小仙扛將起來往鍋裡一摜烹的響了一聲濺起些滾油點子把那小道士們臉上燙了幾個燎漿大泡！只聽得燒火的小童喊道："鍋漏了！鍋漏了！"說不了油漏得罄盡鍋底打破原來是一個石獅子放在裡面。大仙大怒道："這個潑猴著然無禮！教他當面做了手腳！你走了便罷怎麼又搗了我的灶？這潑猴枉自也拿他不住就拿住他也似摶砂弄汞捉影捕風。

罷！罷！罷！饒他去罷。且將唐三藏解下另換新鍋把他紮一紮與人參樹報報仇罷。"那小仙真個動手拆解布漆。行者在半空裡聽得明白他想著："師父不濟他若到了油鍋裡一滾就死二滾就焦到三五滾他就弄做個稀爛的和尚了！我還去救他一救。"好大聖按落雲頭上前叉手道"莫要拆壞了布漆我來下油鍋

了。”那大仙驚罵道：“你這猢猴！怎麼弄手段搗了我的灶？”行者笑道：“你遇著我就該倒灶幹我甚事？我才自也要領你些油湯油水之愛但只是大小便急了若在鍋裡開風恐怕汙了你的熟油不好調菜吃如今大小便通乾淨了才好下鍋。不要紮我師父還來紮我。”那大仙聞言呵呵冷笑走出殿來一把扯住。畢竟不知有何話說端的怎麼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孫悟空三島求方 觀世音甘泉活樹

詩曰：處世須存心上刃修身切記寸邊而。常言刃字為生意但要三思戒怒欺。上士無爭傳亙古聖人懷德繼當時。剛強更有剛強輩究竟終成空與非。卻說那鎮元大仙用手攙著行者道：“我也知道你的本事我也聞得你的英名只是你今番越理欺心縱有騰那脫不得我手。我就和你講到西天見了你那佛祖也少不得還我人參果樹。你莫弄神通！”行者笑道：“你這先生好小家子樣！若要樹活有甚疑難！早說這話可不省了一場爭競？”大仙道：“不爭競我肯善自饒你？”行者道：“你解了我師父我還你一顆活樹如何？”大仙道：“你若有此神通醫得樹活我與你八拜為交結為兄弟。”行者道：“不打緊放了他們老孫管教還你活樹。”大仙諒他走不脫即命解放了三藏、八戒、沙僧。沙僧道：“師父啊不知師兄搗得是甚麼鬼哩。”

八戒道：“甚麼鬼！這叫做當面人情鬼！樹死了又可醫得活？

他弄個光皮散兒好看者著求醫治樹單單了脫身走路還顧得你和我哩！”三藏道：“他決不敢撒了我們我們問他那裡求醫去。”遂叫道：“悟空你怎麼哄了仙長解放我等？”行者道：

“老孫是真言實語怎麼哄他？”三藏道：“你往何處去求方？”行者道：“古人雲方從海上來。我今要上東洋大海遍遊三島十洲訪問仙翁聖老求一個起死回生之法管教醫得他樹活。”

三藏道：“此去幾時可回？”行者道：“只消三日。”三藏道：“既如此就依你說與你三日之限。三日裡來便罷若三日之外不來我就念那話兒經了。”行者道：“遵命遵命。”你看他急整虎皮裙出門來對大仙道：“先生放心我就去就來。你卻要好生伏侍我師父逐日家三茶六飯不可欠缺。若少了些兒老孫回來和你算帳先搗塌你的鍋底。衣服禳了與他漿洗漿洗。臉兒黃了些兒我不要；若瘦了些兒不出門。”那大仙道：“你去你去定不教他忍餓。”

好猴王急縱觔鬥雲別了五莊觀徑上東洋大海。在半空中快如掣電疾如流星早到蓬萊仙境。按雲頭仔細觀看真個好去處！有詩為證詩曰：大地仙鄉列聖曹

蓬萊分合鎮波濤。瑤台影蘸天心冷巨闕光浮海面高。五色煙霞含玉籟九霄星月射金鼇。西池王母常來此奉祝三仙幾次桃。那行者看不盡仙景徑入蓬萊。正然走處見白雲洞外松陰之下有三個老兒圍棋：觀局者是壽星對局者是福星、祿星。行者上前叫道：“老弟們作揖了。”那三星見了拂退棋枰回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特來尋你們耍子。”壽星道：“我聞大聖棄道從釋脫性命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遂日奔波山路那些兒得閒卻來耍子？”行者道：“實不瞞列位說老孫因往西方行在半路有些兒阻滯特來小事欲幹不知肯否？”福星道：“是甚地方？是何阻滯？乞為明示吾好裁處。”行者道：“因路過萬壽山五莊觀有阻。”三老驚訝道：“五莊觀是鎮元大仙的仙宮。你莫不是把他人參果偷吃了”行者笑道：“偷吃了能值甚麼？”三老道：“你這猴子不知好歹。那果子聞一聞活三百六十歲；吃一個活四萬七千年叫做萬壽草還丹。我們的道不及他多矣！

他得之甚易就可與天齊壽；我們還要養精、煉氣、存神調和龍虎捉坎填離不知費多少工夫。你怎麼說他的能值甚緊？天下只有此種靈根！”行者道：“靈根！靈根！我已弄了他個斷根哩！”三老驚道：“怎的斷根？”行者道：“我們前日在他觀裡那大仙不在家只有兩個小童接待了我師父卻將兩個人參果奉與我師。我師不認得只說是三朝未滿的孩童再三不吃。那童子就拿去吃了不曾讓得我們。是老孫就去偷了他三個我三兄弟吃了。那童子不知高低賊前賊後的罵個不住。是老孫惱了把他樹打了一棍推倒在地樹上果子全無椏開葉落根出枝傷已枯死了。不想那童子關住我們又被老孫扭開鎖走了。次日清晨那先生回家趕來問答間語言不和遂與他賭鬥被他閃一閃把袍袖展開一袖子都籠去了。繩纏索綁拷問鞭敲就打了一日。是夜又逃了他又趕上依舊籠去。他身無寸鐵只是把個塵尾遮架我兄弟這等三般兵器莫想打得著他。這一番仍舊擺佈將布裹滾了我師父與兩師弟卻將我下油鍋。我又做了個脫身本事走了把他鍋都打破。他見拿我不住盡有幾分醋我。是我又與他好講教他放了我師父、師弟我與他醫樹管活兩家才得安寧。我想著方從海上來故此特遊仙境訪三位老弟有甚醫樹的方兒傳我一個急救唐僧脫苦。”三星聞言心中也悶道：“你這猴兒全不識人。那鎮元子乃地仙之祖我等乃神仙之宗；你雖得了天仙還是太乙散數未入真流你怎麼脫得他手？若是大聖打殺了走獸飛禽蜾蟲鱗長只用我黍米之丹可以救活。那人參果乃仙木之根如何醫治？沒方沒方。”那行者見說無方卻就眉峰雙鎖額蹙千痕。福星道：“大聖此處無方他處或有怎麼就生煩惱？”行者道：“無方別訪果然容易就是遊遍海角天涯轉透三十六天亦是小可；只是我那唐長老法嚴量窄止與了我三日期限。三日以外不到他就要念那《緊箍兒咒》哩。”三星笑道：“好！好！

好！若不是這個法兒拘束你你又鑽天了。”壽星道：“大聖放心不須煩惱。那大仙雖稱上輩卻也與我等有識。一則久別不曾拜望；二來是大聖的人

情。如今我三人同去望他一望就與你道達此情教那唐和尚莫念《緊箍兒咒》休說三日五日只等你求得方來我們才別。”行者道：感激！感激！就請三位老弟行行我去也。”大聖辭別三星不題。

卻說這三星駕起祥光即往五莊觀而來。那觀中合眾人等忽聽得長天鶴唳原來是三老光臨。但見那：盈空藹藹祥光簇霄漢紛紛香馥鬱。彩霧千條護羽衣輕雲一朵擎仙足。青鸞飛丹鳳鸕袖引香風滿地撲。拄杖懸龍喜笑生皓髯垂玉胸前拂。童顏歡悅更無憂壯體雄威多有福。執星籌添海屋腰掛葫蘆並寶籙。萬紀千旬福壽長十洲三島隨緣宿。常來世上送千祥每向人間增百福。概乾坤榮福祿福壽無疆今喜得。

三老乘祥謁大仙福堂和氣皆無極。那仙童看見即忙報導：

“師父海上三星來了。”鎮元子正與唐僧師弟閑敘聞報即降階奉迎。那八戒見了壽星近前扯住笑道：“你這肉頭老兒許久不見還是這般脫灑帽兒也不帶個來。”遂把自家一個僧帽撲的套在他頭上撲著手呵呵大笑道：“好！好！好！真是加冠進祿也！”那壽星將帽子摜了罵道：“你這個夯貨老大不知高低！”八戒道：“我不是夯貨你等真是奴才！”福星道：“你倒是個夯貨反敢罵人是奴才！”八戒又笑道：“既不是人家奴才好道叫做添壽、添福、添祿？”那三藏喝退了八戒急整衣拜了三星。那三星以晚輩之禮見了大仙方才敘坐。坐定祿星道：“我們一向久闊尊顏有失恭敬今因孫大聖攪擾仙山特來相見。”大仙道：“孫行者到蓬萊去的？”壽星道：“是因為傷了大仙的丹樹他來我處求方醫治我輩無方他又到別處求訪但恐違了聖僧三日之限要念《緊箍兒咒》。我輩一來奉拜二來討個寬限。”三藏聞言連聲應道：“不敢念不敢念。”正說處八戒又跑進來扯住福星要討果子吃。他去袖裡亂摸腰裡亂吞不住的揭他衣服搜檢。三藏笑道：“那八戒是甚麼規矩！”八戒道：“不是沒規矩此叫做番番是福。”三藏又叱令出去那呆子　出門瞅著福星眼不轉睛的狠福星道：“夯貨！我那裡惱了你來你這等恨我？”八戒道：“不是恨你這叫回頭望福。”那呆子出得門來只見一個小童拿了四把茶匙方去尋錘取果看茶被他一把奪過跑上殿拿著小磬兒用手亂敲亂打兩頭玩耍。大仙道：“這個和尚越不尊重了！”八戒笑道：“不是不尊重這叫做四時吉慶。”

且不說八戒打諢亂纏卻表行者縱祥雲離了蓬萊又早到方丈仙山。這山真好去處有詩為證詩曰：方丈巍峨別是天太元宮府會神仙。紫台光照三清路花木香浮五色煙。金鳳自多槃蕊闕玉膏誰逼灌芝田？碧桃紫李新成熟又換仙人信萬年。那行者按落雲頭無心玩景正走處只聞得香風馥馥玄鶴聲鳴那壁廂有個神仙但見：盈空萬道霞光現彩霧飄飄光不斷。丹鳳銜花也更鮮青鸞飛舞聲嬌豔。福如東海壽如山貌似小童身體健。壺隱洞天不老丹腰懸與日長生篆。人間數次降

禎祥世上幾番消厄願。武帝曾宣加壽齡瑤池每赴蟠桃宴。教化眾僧脫俗緣指開大道明如電。也曾跨海祝千秋常去靈山參佛面。聖號東華大帝君煙霞第一神仙眷。孫行者覿面相迎叫聲：“帝君起手了。”那帝君慌忙回禮道：“大聖失迎。請荒居奉茶。”遂與行者攙手而入。果然是貝闕仙宮看不盡瑤池瓊閣。方坐待茶只見翠屏後轉出一個童兒。他怎生打扮：身穿道服飄霞爍腰束絲絛光錯落。頭戴綸巾布鬥星足登芒履游仙嶽。煉元真脫本殼功行成時遂意樂。識破原流精氣神主人認得無虛錯。逃名今喜壽無疆甲子周天管不著。轉回廊登寶閣天上蟠桃三度摸。縹緲香雲出翠屏小仙乃是東方朔。行者見了笑道：“這個小賊在這裡哩！帝君處沒有桃子你偷吃！”東方朔朝上進禮答道：“老賊你來這裡怎的？我師父沒有仙丹你偷吃。”帝君叫道：“曼倩休亂言看茶來也。”曼倩原是東方朔的道名他急入裡取茶二杯。飲訖行者道：“老孫此來有一事奉幹未知允否？”帝君道：“何事？自當領教。”

行者道：“近因保唐僧西行路過萬壽山五莊觀因他那小童無狀是我一時怒把他人參果樹推倒因此阻滯唐僧不得脫身特來尊處求賜一方醫治萬望慨然。”帝君道：“你這猴子不管一二到處裡闖禍。那五莊觀鎮元子聖號與世同君乃地仙之祖。你怎麼就衝撞出他？他那人參果樹乃草還丹。你偷吃了尚說有罪；卻又連樹推倒他肯干休？”行者道：“正是呢我們走脫了被他趕上把我們就當汗巾兒一般一袖子都籠了去所以角氣。沒奈何許他求方醫治故此拜求。”帝君道：

“我有一粒九轉太乙還丹但能治世間生靈卻不能醫樹。樹乃水土之靈天滋地潤。若是凡間的果木醫治還可；這萬壽山乃先天福地五莊觀乃賀洲洞天人參果又是天開地辟之靈根如何可治？無方！無方！”

行者道：“既然無方老孫告別。”帝君仍欲留奉玉液一杯行者道：“急救事緊不敢久滯。”遂駕雲至瀛洲海島。也好去處有詩為證詩曰：珠樹玲瓏照紫煙瀛洲宮闕接諸天。青山綠水琪花豔玉液錕鋙鐵石堅。五色碧雞啼海日千年丹鳳吸朱煙。世人罔究壺中景象外春光億萬年。那大聖至瀛洲只見那丹崖珠樹之下有幾個皓皤髯之輩童顏鶴鬢之仙在那裡著棋飲酒談笑謳歌。真個是：祥雲光滿瑞靄香浮。彩鸞鳴洞口玄鶴舞山頭。碧藕水桃為按酒交梨火棗壽千秋。一個個丹詔無聞仙符有籍；逍遙隨浪蕩散淡任清幽。周天甲子難拘管大地乾坤只自由獻果玄猿對對參隨多美愛；銜花白鹿雙雙拱伏甚綢繆。那些老兒正然灑樂這行者厲聲高叫道：

“帶我耍耍兒便怎的！”眾仙見了急忙趨步相迎。有詩為證詩曰：人參果樹靈根折大聖訪仙求妙訣。繚繞丹霞出寶林瀛洲九老來相接。行者認得是九老笑道：“老兄弟們自在哩！”九老道：“大聖當年若存正不鬧天宮比我們還自在

哩。如今好了聞你歸真向西拜佛如何得暇至此？”行者將那醫樹求方之事具陳了一遍。九老也大驚道：“你也忒惹禍！惹禍！我等實是無方。”行者道：“既是無方我且奉別。”

九老又留他飲瓊漿食碧藕。行者定不肯坐止立飲了他一杯漿吃了一塊藕急急離了瀛洲徑轉東洋大海。早望見落伽山不遠遂落下雲頭直到普陀岩上見觀音菩薩在紫竹林中與諸天大神、木叉、龍女講經說法。有詩為證詩曰：海主城高瑞氣濃更觀奇異事無窮。須知隱約千般外盡出希微一品中。四聖授時成正果六凡聽後脫樊籠。少林別有真滋味花果馨香滿樹紅。

那菩薩早已看見行者來到即命守山大神去迎。那大神出林來叫聲：“孫悟空那裡去？”行者抬頭喝道：“你這個熊羆！

我是你叫的悟空？當初不是老孫饒了你你已此做了黑風山的屍鬼矣。今日跟了菩薩受了善果居此仙山常聽法教你叫不得我一聲老爺？”那黑熊真個得了正果在菩薩處鎮守普陀稱為大神是也虧了行者。他只得陪笑道：“大聖古人雲君子不念舊惡只管題他怎的！菩薩著我來迎你哩。”這行者就端肅尊誠與大神到了紫竹林裡參拜菩薩。菩薩道：“悟空唐僧行到何處也？”行者道：“行到西牛賀洲萬壽山了。”菩薩道：“那萬壽山有座五莊觀鎮元大仙你曾會他麼？”行者頓道：“因是在五莊觀弟子不識鎮元大仙毀傷了他的人參果樹衝撞了他他就困滯了我師父不得前進。”那菩薩情知怪道：“你這潑猴不知好歹！他那人參果樹乃天開地辟的靈根。鎮元子乃地仙之祖我也讓他三分你怎麼就打傷他樹！”行者再拜道：“弟子實是不知。那一日他不在家只有兩個仙童候待我等。是豬悟能曉得他有果子要一個嘗新弟子委偷了他三個兄弟們分吃了。那童子知覺罵我等無已是弟子怒遂將他樹推倒。他次日回來趕上將我等一袖子籠去繩綁鞭抽拷打了一日。我等當夜走脫又被他趕上依然籠了。三番兩次其實難逃已允了與他醫樹。卻才自海上求方遍遊三島眾神仙都沒有本事。弟子因此志心朝禮特拜告菩薩伏望慈憫俯賜一方以救唐僧早早西去。”菩薩道：“你怎麼不早來見我卻往島上去尋找？”行者聞得此言心中暗喜道：“造化了！造化了！

菩薩一定有方也！”他又上前懇求菩薩道：“我這淨瓶底的甘露水善治得仙樹靈苗。”行者道：“可曾經驗過麼？”菩薩道：

“經驗過的。”行者問：“有何經驗？”菩薩道：“當年太上老君曾與我賭勝：他把我的楊柳枝拔了去放在煉丹爐裡炙得焦幹送來還我。是我拿了插在瓶中一晝夜複得青枝綠葉與舊相同。”行者笑道：“真造化了！真造化了！烘焦了的尚能醫活況此推倒的有何難哉！”菩薩吩咐大眾：“看守林中我去去

來。”

遂手托淨瓶白鸚哥前邊巧囀孫大聖隨後相從。有詩為證詩曰：玉毫金象世難論正是慈悲救苦尊。過去劫逢無垢佛至今成得有為身。幾生欲海澄清浪一片心田絕點塵。甘露久經真妙法管教寶樹永長春。

卻說那觀裡大仙與三老正然清話忽見孫大聖按落雲頭叫道：“菩薩來了快接快接！”慌得那三星與鎮元子共三藏師徒一齊迎出寶殿。菩薩才住了祥雲先與鎮元子陪了話後與三星作禮。禮畢上坐那階前行者引唐僧、八戒、沙僧都拜了。

那觀中諸仙也來拜見。行者道：“大仙不必遲疑趁早兒陳設香案請菩薩替你治那甚麼果樹去。”大仙躬身謝菩薩道：“小可的勾當怎麼敢勞菩薩下降？”菩薩道：“唐僧乃我之弟子孫悟空衝撞了先生理當賠償寶樹。”三老道：“既如此不須謙講了。請菩薩都到園中去看看。”

那大仙即命設具香案打掃後園請菩薩先行三老隨後。

三藏師徒與本觀眾仙都到園內觀看時那棵樹倒在地下土開根現葉落枝枯。菩薩叫：“悟空伸手來。”那行者將左手伸開。菩薩將楊柳枝蘸出瓶中甘露把行者手心裡畫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字教他放在樹根之下但看水出為度。那行者捏著拳頭往那樹根底下揣著須臾有清泉一汪。菩薩道：“那個水不許犯五行之器須用玉瓢舀出扶起樹來從頭澆下自然根皮相合葉長芽生枝青果出。”行者道：“小道士們快取玉瓢來。”鎮元子道：“貧道荒山沒有玉瓢只有玉茶盞、玉酒杯可用得麼？”菩薩道：“但是玉器可舀得水的便罷取將來看。”

大仙即命小童子取出有二三十個茶盞四五十個酒盞卻將那根下清泉舀出。行者、八戒、沙僧扛起樹來扶得周正擁上土將玉器內甘泉一甌甌捧與菩薩。菩薩將楊柳枝細細灑上口中又念著經咒。不多時灑淨那舀出之水只見那樹果然依舊青枝綠葉濃郁陰森上有二十三個人參果。清風、明月二童子道：“前日不見了果子時顛倒只數得二十二個今日回生怎麼又多了一個？”行者道：“日久見人心。前日老孫只偷了三個那一個落下地來土地說這寶遇土而入八戒只嚷我打了偏手故走了風信只纏到如今才見明白。”菩薩道：“我方才不用五行之器者知道此物與五行相畏故耳。”那大仙十分歡喜急令取金擊子來把果子敲下十個請菩薩與三老複回寶殿一則謝勞二來做個人參果會。眾小仙遂調開桌椅鋪設丹盤請菩薩坐了上面正席三老左席唐僧右席鎮元子前席相陪各食了一個。有詩為證詩曰：萬壽山中古洞天人參一熟九千年。靈根現出芽枝損甘露滋生果葉全。三老喜逢皆舊契四僧幸遇是前緣。自今會服人參果盡是長生不老仙。此時菩薩

與三老各吃了一個唐僧始知是仙家寶貝也吃了一個悟空三人亦各吃一個鎮元子陪了一個本觀仙眾分吃了一個。

行者才謝了菩薩回上普陀岩送三星徑轉蓬萊島。鎮元子卻又安排蔬酒與行者結為兄弟。這才是不打不成相識兩家合了一家。師徒四眾喜喜歡歡天晚歇了。那長老才是：有緣吃得草還丹長壽苦捱妖怪難。畢竟到明日如何作別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屍魔三戲唐三藏 聖僧恨逐美猴王

卻說三藏師徒次日天明收拾前進。那鎮元子與行者結為兄弟兩人情投意合決不肯放又安排管待一連住了五六日。那長老自服了草還丹真似脫胎換骨神爽體健。他取經心重那裡肯淹留無已遂行。

師徒別了上路早見一座高山。三藏道："徒弟前面有山險峻恐馬不能前大家須仔細仔細。"行者道："師父放心我等自然理會。"好猴王他在那馬前橫擔著棒剖開山路上了高崖看不盡：峰岩重疊澗壑灣環。虎狼成陣走麂鹿作群行。

無數獐豝鑽簇簇滿山狐兔聚叢叢。千尺大蟒萬丈長蛇。大蟒噴愁霧長蛇吐怪風。道旁荊棘牽漫嶺上松楠秀麗。薜蘿滿目芳草連天。影落滄溟北雲開斗柄南。萬古常含元氣老千峰巍列日光寒。那長老馬上心驚孫大聖佈施手段舞著鐵棒哮吼一聲唬得那狼蟲顛竄虎豹奔逃。師徒們入此山正行到嵯峨之處三藏道："悟空我這一日肚中饑了你去那裡化些齋吃？"行者陪笑道："師父好不聰明。這等半山之中前不巴村後不著店有錢也沒買處教往那裡尋齋？"三藏心中不快口裡罵道："你這猴子！想你在兩界山被如來壓在石匣之內口能言足不能行也虧我救你性命摩頂受戒做了我的徒弟。怎麼不肯努力常懷懶惰之心！"行者道："弟子亦頗殷勤何嘗懶惰？"三藏道："你既殷勤何不化齋我吃？我肚饑怎行？況此地山嵐瘴氣怎麼得上雷音？"行者道："師父休怪少要言語。我知你尊性高傲十分違慢了你便要念那話兒咒。你下馬穩坐等我尋那裡有人家處化齋去。"行者將身一縱跳上雲端裡手搭涼篷睜眼觀看。可憐西方路甚是寂寞更無莊堡人家正是多逢樹木少見人煙去處。看多時只見正南上有一座高山那山向陽處有一片鮮紅的點子。行者按下雲頭道：

"師父有吃的了。"那長老問甚東西行者道："這裡沒人家化飯那南山有一片紅的想必是熟透了的山桃我去摘幾個來你充饑。"三藏喜道："出家人若有桃子吃就為上分了快去！"

行者取了缽盂縱起祥光你看他觔鬥幌幌冷氣颼颼須臾間奔南山摘桃不題。

卻說常言有雲：山高必有怪嶺峻卻生精。果然這山上有一個妖精孫大聖去時驚動那怪。他在雲端裡踏著陰風看見長老坐在地下就不勝歡喜道：“造化！造化！幾年家人都講東土的唐和尚取大乘他本是金蟬子化身十世修行的原體。

有人吃他一塊肉長壽長生。真個今日到了。”那妖精上前就要拿他只見長老左右手下有兩員大將護持不敢攏身。他說兩員大將是誰？說是八戒、沙僧。八戒、沙僧雖沒甚麼大本事然八戒是天蓬元帥沙僧是捲簾大將他的威氣尚不曾泄故不敢攏身。妖精說：“等我且戲他戲看怎麼說。”

好妖精停下陰風在那山凹裡搖身一變變做個月貌花容的女兒說不盡那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左手提著一個青砂罐兒右手提著一個綠磁瓶兒從西向東徑奔唐僧。聖僧歇馬在山岩忽見裙釵女近前。翠袖輕搖籠玉筍湘裙斜拽顯金蓮。

汗流粉面花含露塵拂峨眉柳帶煙。仔細定睛觀看處看看行至到身邊。三藏見了叫：“八戒沙僧悟空才說這裡曠野無人你看那裡不走出一個人來了？”八戒道：“師父你與沙僧坐著等老豬去看看來。”那呆子放下釘鈀整整直裰擺擺搖搖充作個斯文氣象一直的覿面相迎。真個是遠看未實近看分明那女子生得：冰肌藏玉骨衫領露酥胸。柳眉積翠黛杏眼閃銀星。月樣容儀俏天然性格清。體似燕藏柳聲如鶯囀林。

半放海棠籠曉日才開芍藥弄春晴。那八戒見他生得俊俏呆子就動了凡心忍不住胡言亂語叫道：“女菩薩往那裡去？手裡提著是甚麼東西？”分明是個妖怪他卻不能認得。那女子連聲答應道：“長老我這青罐裡是香米飯綠瓶裡是炒麵筋特來此處無他故因還誓願要齋僧。”八戒聞言滿心歡喜急抽身就跑了個豬顛風報與三藏道：“師父！吉人自有天報！師父餓了教師兄去化齋那猴子不知那裡摘桃兒耍子去了。桃子吃多了也有些嘈人又有些下墜。你看那不是個齋僧的來了？”唐僧不通道：“你這個夯貨胡纏！我們走了這向好人也不曾遇著一個齋僧的從何而來！”八戒道：“師父這不到了？”

三藏一見連忙跳起身來合掌當胸道：“女菩薩你府上在何處住？是甚人家？有甚願心來此齋僧？”分明是個妖精那長老也不認得。那妖精見唐僧問他來歷他立地就起個虛情花言巧語來賺哄道：“師父此山叫做蛇回獸怕的白虎嶺正西下麵是我家。我父母在堂看經好善廣齋方上遠近僧人只因無子求福作福生了奴奴欲扳門第配嫁他人又恐老來無倚只得將奴招了一個女婿養老送終。”三藏聞言道：“女菩薩你語言差了。聖經雲：父母在不遠遊游必有方。你既有父母在堂又與你招了女婿有願心教你男子還便也罷怎麼自家在山行走？又沒個侍

兒隨從。這個是不遵婦道了。”

那女子笑吟吟忙陪俏語道：“師父我丈夫在山北凹裡帶幾個客子鋤田。這是奴奴煮的午飯送與那些人吃的。只為五黃六月無人使喚父母又年老所以親身來送。忽遇三位遠來卻思父母好善故將此飯齋僧如不棄嫌願表芹獻。”三藏道：

“善哉！善哉！我有徒弟摘果子去了就來我不敢吃。假如我和尚吃了你飯你丈夫曉得罵你卻不罪坐貧僧也？”那女子見唐僧不肯吃卻又滿面春生道：“師父啊我父母齋僧還是小可；我丈夫更是個善人一生好的是修橋補路愛老憐貧。但聽見說這飯送與師父吃了他與我夫妻情上比尋常更是不同。”三藏也只是不吃旁邊卻惱壞了八戒。那呆子努著嘴口裡埋怨道：“天下和尚也無數不曾象我這個老和尚罷軟！現成的飯三分兒倒不吃只等那猴子來做四分才吃！”他不容分說一嘴把個罐子拱倒就要動口。

只見那行者自南山頂上摘了幾個桃子托著缽盂一筋斗點將回來睜火眼金睛觀看認得那女子是個妖精放下缽盂掣鐵棒當頭就打。唬得個長老用手扯住道：“悟空！你走將來打誰？”行者道：“師父你面前這個女子莫當做個好人。

他是個妖精要來騙你哩。”三藏道：“你這猴頭當時倒也有些眼力今日如何亂道！這女菩薩有此善心將這飯要齋我等你怎麼說他是個妖精？”行者笑道：“師父你那裡認得！老孫在水簾洞裡做妖魔時若想人肉吃便是這等：或變金銀或變莊台或變醉人或變女色。有那等癡心的愛上我我就迷他到洞裡盡意隨心或蒸或煮受用；吃不了還要曬乾了防天陰哩！師父我若來遲你定入他套子遭他毒手！”那唐僧那裡肯信只說是個好人。行者道：“師父我知道你了你見他那等容貌必然動了凡心。若果有此意叫八戒伐幾棵樹來沙僧尋些草來我做木匠就在這裡搭個窩鋪你與他圓房成事我們大家散了卻不是件事業？何必又跋涉取甚經去！”那長老原是個軟善的人那裡吃得他這句言語羞得個光頭徹耳通紅。三藏正在此羞慚行者又起性來掣鐵棒望妖精劈臉一下。那怪物有些手段使個解屍法見行者棍子來時他卻抖擻精神預先走了把一個假屍打死在地下。唬得個長老戰戰兢兢口中作念道：“這猴著然無禮！屢勸不從無故傷人性命！”行者道：“師父莫怪你且來看看這罐子裡是甚東西。”沙僧攙著長老近前看時那裡是甚香米飯卻是一罐子拖尾巴的長蛆也不是麵筋卻是幾個青蛙、癩蝦蟆滿地亂跳。長老才有三分兒信了怎禁豬八戒氣不忿在旁漏八分兒唆嘴道：“師父說起這個女子他是此間農婦因為送飯下田路遇我等卻怎麼栽他是個妖怪？哥哥的棍重走將來試手打他一下不期就打殺了；怕你念甚麼《緊箍兒咒》故意的使個障眼法兒變做這等樣東西演幌你眼使不念咒哩。”

三藏自此一言就是晦氣到了：果然信那呆子攛唆手中撚訣口裡念咒行者就叫：“頭疼！頭疼！莫念！莫念！有話便說。”唐僧道：“有甚話說！出家人時時常要方便念念不離善心掃地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你怎麼步步行兇打死這個無故平人取將經來何用？你回去罷！”行者道：“師父你教我回那裡去？”唐僧道：“我不要你做徒弟。”行者道：“你不要我做徒弟只怕你西天路去不成。”唐僧道：“我命在天該那個妖精蒸了吃就是煮了也算不過。終不然你救得我的大限？

你快回去！”行者道：“師父我回去便也罷了只是不曾報得你的恩哩。”唐僧道：“我與你有甚恩？”那大聖聞言連忙跪下叩頭道：“老孫因大鬧天宮致下了傷身之難被我佛壓在兩界山幸觀音菩薩與我受了戒行幸師父救脫吾身若不與你同上西天顯得我知恩不報非君子萬古千秋作罵名。”原來這唐僧是個慈憫的聖僧他見行者哀告卻也回心轉意道：“既如此說且饒你這一次再休無禮。如若仍前作惡這咒語顛倒就念二十遍！”行者道：“三十遍也由你只是我不打人了。”卻才伏侍唐僧上馬又將摘來桃子奉上。唐僧在馬上也吃了幾個權且充饑。

卻說那妖精脫命升空。原來行者那一棒不曾打殺妖精妖精出神去了。他在那雲端裡咬牙切齒暗恨行者道：“幾年只聞得講他手段今日果然話不虛傳。那唐僧已此不認得我將要吃飯。若低頭聞一聞兒我就一把撈住卻不是我的人了？

不期被他走來弄破我這勾當又幾乎被他打了一棒。若饒了這個和尚誠然是勞而無功也我還下去戲他一戲。”

好妖精按落陰雲在那前山坡下搖身一變變作個老婦人年滿八旬手拄著一根彎頭竹杖一步一聲的哭著走來。八戒見了大驚道：“師父！不好了！那媽媽兒來尋人了！”唐僧道：

“尋甚人？”八戒道：“師兄打殺的定是他女兒。這個定是他娘尋將來了。”行者道：“兄弟莫要胡說！那女子十八歲這老婦有八十歲怎麼六十多歲還生產？斷乎是個假的等老孫去看來。”好行者拽開步走近前觀看那怪物：假變一婆婆兩鬢如冰雪。走路慢騰騰行步虛怯怯。弱體瘦伶仃臉如枯菜葉。

顴骨望上翹嘴唇往下別。老年不比少年時滿臉都是荷葉摺。

行者認得他是妖精更不理論舉棒照頭便打。那怪見棍子起時依然抖擻又出化了元神脫真兒去了把個假屍又打死在山路之下。唐僧一見驚下馬來睡在路旁更無二話只是把《緊箍兒咒》顛倒足足念了二十遍。可憐把個行者頭勒得似個

亞腰兒葫蘆十分疼痛難忍滾將來哀告道：“師父莫念了！

有甚話說了罷！”唐僧道：“有甚話說！出家人耳聽善言不墮地獄。我這般勸化你你怎麼只是行兇？把平人打死一個又打死一個此是何說？”行者道：“他是妖精。”唐僧道：“這個猴子胡說！就有這許多妖怪！你是個無心向善之輩有意作惡之人你去罷！”行者道：“師父又教我去回去便也回去了只是一件不相應。”唐僧道：“你有甚麼不相應處？”八戒道：“師父他要和你分行李哩。跟著你做了這幾年和尚不成空著手回去？你把那包袱裡的甚麼舊褊衫破帽子分兩件與他罷。”行者聞言氣得暴跳道：“我把你這個尖嘴的夯貨！老孫一向秉教沙門更無一毫嫉妒之意貪戀之心怎麼要分甚麼行李？”唐僧道：“你既不嫉妒貪戀如何不去？”行者道：“實不瞞師父說老孫五百年前居花果山水簾洞大展英雄之際收降七十二洞邪魔手下有四萬七千群怪頭戴的是紫金冠身穿的是赭黃袍腰系的是藍田帶足踏的是步雲履手執的是如意金箍棒著實也曾為人。自從涅槃罪度削秉正沙門跟你做了徒弟把這個金箍兒勒在我頭上若回去卻也難見故鄉人。師父果若不要我把那個《松箍兒咒》念一念退下這個箍子交付與你套在別人頭上我就快活相應了也是跟你一場。莫不成這些人意兒也沒有了？”唐僧大驚道：“悟空我當時只是菩薩暗受一卷《緊箍兒咒》卻沒有甚麼松箍兒咒。”行者道：“若無《松箍兒咒》你還帶我去走走罷。”長老又沒奈何道：“你且起來我再饒你這一次卻不可再行兇了。”行者道：“再不敢了再不敢了。”又伏侍師父上馬剖路前進。

卻說那妖精原來行者第二棍也不曾打殺他。那怪物在半空中誇獎不盡道：“好個猴王著然有眼！我那般變了去他也還認得我。這些和尚他去得快若過此山西下四十裡就不伏我所管了。若是被別處妖魔撈了去好道就笑破他人口使碎自家心我還下去戲他一戲。”好妖怪按聳陰風在山坡下搖身一變變成一個老公公真個是：白如彭祖蒼髯賽壽星耳中鳴玉磬眼裡幌金星。手拄龍頭拐身穿鶴氅輕。數珠掐在手口誦南無經。唐僧在馬上見了心中歡喜道：“阿彌陀佛！西方真是福地！那公公路也走不上來逼法的還念經哩。”

八戒道：“師父你且莫要誇獎那個是禍的根哩。”唐僧道：“怎麼是禍根？”八戒道：“行者打殺他的女兒又打殺他的婆子這個正是他的老兒尋將來了。我們若撞在他的懷裡呵師父你便償命該個死罪；把老豬為從問個充軍；沙僧喝令問個擺站；那行者使個遁法走了卻不苦了我們三個頂缸？”行者聽見道：“這個呆根這等胡說可不唬了師父？等老孫再去看看。”

他把棍藏在身邊走上前迎著怪物叫聲：“老官兒往那裡去？

怎麼又走路又念經？”那妖精錯認了定盤星把孫大聖也當做個等閒的遂答

道：“長老啊我老漢祖居此地一生好善齋僧看經念佛。命裡無兒止生得一個小女招了個女婿今早送飯下田想是遭逢虎口。老妻先來找尋也不見回去全然不知下落老漢特來尋看。果然是傷殘他命也沒奈何將他骸骨收拾回去安葬塋中。”行者笑道：“我是個做嚇虎的祖宗你怎麼袖子裡籠了個鬼兒來哄我？你瞞了諸人瞞不過我！我認得你是個妖精！”那妖精唬得頓口無言。行者掣出棒來自忖思道：“若要不打他顯得他倒弄個風兒；若要打他又怕師父念那話兒咒語。”又思量道：“不打殺他他一時間抄空兒把師父撈了去卻不又費心勞力去救他？還打的是！就一棍子打殺他師父念起那咒常言道虎毒不吃兒。憑著我巧言花語嘴伶舌便哄他一哄好道也罷了。”好大聖念動咒語叫當坊土地、本處山神道：“這妖精三番來戲弄我師父這一番卻要打殺他。你與我在半空中作證不許走了。”眾神聽令誰敢不從？都在雲端裡照應。那大聖棍起處打倒妖魔才斷絕了靈光。

那唐僧在馬上又唬得戰戰兢兢口不能言。八戒在旁邊又笑道：“好行者！風了！只行了半日路倒打死三個人！”唐僧正要念咒行者急到馬前叫道：“師父莫念！莫念！你且來看看他的模樣。”卻是一堆粉骷髏在那裡。唐僧大驚道：“悟空這個人才死了怎麼就化作一堆骷髏？”行者道：“他是個潛靈作怪的僵屍在此迷人敗本被我打殺他就現了本相。他那脊樑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唐僧聞說倒也信了怎禁那八戒旁邊唆嘴道：“師父他的手重棍凶把人打死只怕你念那話兒故意變化這個模樣掩你的眼目哩！”唐僧果然耳軟又信了他隨複念起。行者禁不得疼痛跪于路旁只叫：“莫念！莫念！有話快說了罷！”唐僧道：“猴頭！還有甚說話！出家人行善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你在這荒郊野外一連打死三人還是無人檢舉沒有對頭；倘到城市之中人煙湊集之所你拿了那哭喪棒一時不知好歹亂打起人來撞出大禍教我怎的脫身？你回去罷！”行者道：“師父錯怪了我也。這廝分明是個妖魔他實有心害你。我倒打死他替你除了害你卻不認得反信了那呆子讒言冷語屢次逐我。常言道事不過三。我若不去真是個下流無恥之徒。我去我去！去便去了只是你手下無人。”唐僧怒道：“這潑猴越無禮！看起來只你是人那悟能、悟淨就不是人？”那大聖一聞得說他兩個是人止不住傷情淒慘對唐僧道聲：“苦啊！你那時節出了長安有劉伯欽送你上路；到兩界山救我出來投拜你為師我曾穿古洞入深林擒魔捉怪收八戒得沙僧吃盡千辛萬苦。今日昧著惺惺使糊塗只教我回去：這才是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罷罷罷！但只是多了那《緊箍兒咒》。”唐僧道：“我再不念了。”行者道：“這個難說。若到那毒魔苦難處不得脫身八戒沙僧救不得你那時節想起我來忍不住又念誦起來就是十萬里路我的頭也是疼的；假如再來見你不如不作此意。”唐僧見他言言語語越添惱怒滾鞍下馬來叫沙僧包袱內取出紙筆即於澗下取水石上磨墨寫了一紙貶書遞于行者道：“猴頭！執此為照再不要你做徒弟了！如再與你相見我就墮了阿鼻地獄！”

行者連忙接了貶書道：“師父不消誓老孫去罷。”他將書摺了留在袖中卻又軟款唐僧道：“師父我也是跟你一場又蒙菩薩指教今日半途而廢不曾成得功果你請坐受我一拜我也去得放心。”唐僧轉回身不睬口裡唧唧噥噥的道：“我是個好和尚不受你歹人的禮！”大聖見他不睬又使個身外法把腦後毫毛拔了三根吹口仙氣叫“變！”即變了三個行者連本身四個四面圍住師父下拜。那長老左右躲不脫好道也受了一拜。

大聖跳起來把身一抖收上毫毛卻又吩咐沙僧道：“賢弟你是個好人卻只要留心防著八戒言語途中更要仔細。倘一時有妖精拿住師父你就說老孫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聞我的手段不敢傷我師父。”唐僧道：“我是個好和尚不題你這歹人的名字你回去罷。”那大聖見長老三番兩複不肯轉意回心沒奈何才去。你看他：噙淚叩頭辭長老含悲留意囑沙僧。

一頭拭迸坡前草兩腳蹬翻地上藤。上天下地如輪轉跨海飛山第一能。頃刻之間不見影霎時疾返舊途程。你看他忍氣別了師父縱筋斗雲徑回花果山水簾洞去了。獨自個淒淒慘慘忽聞得水聲聒耳大聖在那半空裡看時原來是東洋大海潮的聲響。一見了又想起唐僧止不住腮邊淚墜停雲住步良久方去。畢竟不知此去反復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義 黑松林三藏逢魔

卻說那大聖雖被唐僧逐趕然猶思念感歎不已早望見東洋大海道：“我不走此路者已五百年矣！”只見那海水：煙波蕩蕩巨浪悠悠。煙波蕩蕩接天河巨浪悠悠通地脈。潮來洶湧水浸灣環。潮來洶湧猶如霹靂吼三春；水浸灣環卻似狂風吹九夏。乘龍福老往來必定皺眉行；跨鶴仙童反復果然憂慮過。近岸無村社傍水少漁舟。浪卷千年雪風生六月秋。

野禽憑出沒沙鳥任沉浮眼前無釣客耳畔只聞鷗。海底游魚樂天邊過雁愁。那行者將身一縱跳過了東洋大海早至花果山。按落雲頭睜睛觀看那山上花草俱無煙霞盡絕；峰岩倒塌林樹焦枯。你道怎麼這等？只因他鬧了天宮拿上界去此山被顯聖二郎神率領那梅山七弟兄放火燒壞了。這大聖倍加淒慘有一篇敗山頹景的古風為證古風雲：回顧仙山兩淚垂對山淒慘更傷悲。當時只道山無損今日方知地有虧。可恨二郎將我滅堪嗔小聖把人欺。行兇掘你先靈墓無干破爾祖墳基。滿天霞霧皆消蕩遍地風雲盡散稀。東嶺不聞斑虎嘯西山那見白猿啼？北溪狐兔無蹤跡南穀獐豝沒影遺。青石燒成千塊土碧砂化作一堆泥。洞外喬松皆倚倒崖前翠柏盡稀少。椿杉槐檜栗檀焦桃杏李梅梨棗了。柘絕桑無怎養蠶？柳稀竹少難棲鳥。峰頭巧石化為塵澗底泉幹都是草。崖前土黑沒芝蘭路畔泥紅藤薜

攀。往日飛禽飛那處？當時走獸走何山？

豹嫌蟒惡傾頹所鶴避蛇回敗壞間。想是日前行惡念致令目下受艱難。

那大聖正當悲切只聽得那芳草坡前、曼荊凹裡響一聲跳出七八個小猴一擁上前圍住叩頭高叫道：“大聖爺爺！今日來家了？”美猴王道：“你們因何不耍不頑一個個都潛蹤隱跡？我來多時了不見你們形影何也？”群猴聽說一個個垂淚告道：“自大聖擒拿上界我們被獵人之苦著實難捱！怎禁他硬弩強弓黃鷹劣犬網扣槍鉤故此各惜性命不敢出頭頑耍只是深潛洞府遠避窩巢饑去坡前偷草食渴來澗下吸清泉。卻才聽得大聖爺爺聲音特來接見伏望扶持。”那大聖聞得此言愈加淒慘便問：“你們還有多少在此山上？”群猴道：

“老者小者只有千把。”大聖道：“我當時共有四萬七千群妖如今都往那裡去了？”群猴道：“自從爺爺去後這山被二郎菩薩點上火燒殺了大半。我們蹲在井裡鑽在澗內藏於鐵板橋下得了性命。及至火滅煙消出來時又沒花果養贍難以存活別處又去了一半。我們這一半捱苦的住在山中這兩年又被些打獵的搶了一半去也。”行者道：“他搶你去何干？”群猴道：“說起這獵戶可恨！他把我們中箭著槍的中毒打死的拿了去剝皮剔骨醬煮醋蒸油煎鹽炒當做下飯食用。或有那遭網的遇扣的夾活兒拿去了教他跳圈做戲翻筋斗豎蜻蜓當街上篩鑼擂鼓無所不為的頑耍。”大聖聞此言更十分惱怒道“洞中有甚麼人執事？”群妖道：“還有馬流二元帥奔芭二將軍管著哩。”大聖道：“你們去報他知道說我來了。”那些小妖撞入門裡報導：“大聖爺爺來家了。”那馬流奔芭聞報忙出門叩頭迎接進洞。大聖坐在中間群怪羅拜於前啟道：“大聖爺爺近聞得你得了性命保唐僧往西天取經如何不走西方卻回本山？”大聖道：“小的們你不知道那唐三藏不識賢愚。我為他一路上捉怪擒魔使盡了平生的手段幾番家打殺妖精他說我行兇作惡不要我做徒弟把我逐趕回來寫立貶書為照永不聽用了。”眾猴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做甚麼和尚且家來帶攜我們耍子幾年罷！”叫：“快安排椰子酒來與爺爺接風。”大聖道：“且莫飲酒我問你那打獵的人幾時來我山上一度？”馬流道：“大聖不論甚麼時度他逐日家在這裡纏擾。”

大聖道：“他怎麼今日不來？”馬流道：“看待來耶。”大聖吩咐：

“小的們都出去把那山上燒酥了的碎石頭與我搬將起來堆著。或二三十個一推或五六十個一堆堆著我有用處。”那些小猴都是一窩峰一個個跳天搠地亂搬了許多堆集。大聖看了教：“小的們都往洞內藏躲讓老孫作法。”

那大聖上了山巔看處只見那南半邊冬冬鼓響噹噹鑼鳴閃上有千餘人馬都架著鷹犬持著刀槍。猴王仔細看那些人來得兇險。好男子真個驍勇！但見：狐皮

苫肩頂錦綺裹腰胸。袋插狼牙箭胯掛寶雕弓。人似搜山虎馬如跳澗龍。成群引著犬滿膀架其鷹。荊筐抬火炮帶定海東青。粘竿百十擔兔叉有千根。牛頭攔路網閻王扣子繩一齊亂吆喝散撒滿天星。大聖見那些人布上他的山來心中大怒手裡撚訣口內念念有詞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氣呼的吹將去便是一陣狂風。好風！但見：揚塵播土倒樹摧林。海浪如山聳渾波萬迭侵。乾坤昏蕩蕩日月暗沉沉。一陣搖松如虎嘯忽然入竹似龍吟。萬竅怒號天噫氣飛砂走石亂傷人。大聖作起這大風將那碎石乘風亂飛亂舞可憐把那些千余人馬一個個石打烏頭粉碎沙飛海馬俱傷。人參官桂嶺前忙血染朱砂地上。附子難歸故里檳榔怎得還鄉？屍骸輕粉臥山場紅娘子家中盼望。有詩為證：人亡馬死怎歸家？野鬼孤魂亂似麻。可憐抖擻英雄將不辨賢愚血染沙。

大聖按落雲頭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自從歸順唐僧做了和尚他每每勸我話道：千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自有餘。真有此話！我跟著他打殺幾個妖精他就怪我行兇今日來家卻結果了這許多獵戶。”叫：“小的們出來！”那群猴狂風過去聽得大聖呼喚一個個跳將出來。大聖道：“你們去南山下把那打死的獵戶衣服剝得來家洗淨血跡穿了遮寒；把死人的屍都推在那萬丈深潭裡；把死倒的馬拖將來剝了皮做靴穿將肉醃著慢慢的食用；把那些弓箭槍刀與你們操演武藝；將那雜色旗號收來我用。”群猴一個個領諾。

那大聖把旗拆洗總鬥做一面雜彩花旗上寫著“重修花果山複整水簾洞齊天大聖”十四字豎起杆子將旗掛於洞外逐日招魔聚獸積草屯糧不題和尚二字。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龍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洗青了。前栽榆柳後種松楠桃李棗梅無所不備逍遙自在樂業安居不題。

卻說唐僧聽信狡性縱放心猿攀鞍上馬八戒前邊開路沙僧挑著行李西行。過了白虎嶺忽見一帶林丘真個是藤攀葛繞柏翠松青。三藏叫道：“徒弟呀山路崎嶇甚是難走卻又松林叢簇樹木森羅切須仔細恐有妖邪妖獸。”你看那呆子抖擻精神叫沙僧帶著馬他使釘鈀開路領唐僧徑入松林之內。正行處那長老兜住馬道：“八戒我這一日其實饑了那裡尋些齋飯我吃？”八戒道：“師父請下馬在此等老獵去尋。”

長老下了馬沙僧歇了擔取出缽盂遞與八戒。八戒道：“我去也。”長老問：“那裡去？”八戒道：“莫管我這一去鑽冰取火尋齋至壓雪求油化飯來。”你看他出了松林往西行經十餘裡更不曾撞著一個人家真是有狼虎無人煙的去處。那呆子走得辛苦心內沉吟道：“當年行者在日老和尚要的就有今日輪到我的身上誠所謂當家才知柴米價養子方曉父娘恩公道沒去化處。”卻又走得瞌睡上來思道：“我若就回去對老和尚說沒處化齋他也不信我走了這許多路。須是再多幌個時辰才好去回話。也罷也罷且往這草寇里睡睡。”呆子就把頭拱

在草裡睡下當時也只說朦朧朦朧就起來豈知走路辛苦的人丟倒頭只管齁齁睡起。

且不言八戒在此睡覺卻說長老在那林間耳熱眼跳身心不安急回叫沙僧道：“悟能去化齋怎麼這早晚還不回？”沙僧道：“師父你還不曉得哩他見這西方上人家齋僧的多他肚子又大他管你？只等他吃飽了才來哩。”三藏道：“正是呀倘或他在那裡貪著吃齋我們那裡會他？天色晚了此間不是個住處須要尋個下處方好哩。”沙僧道：“不打緊師父你且坐在這裡等我去尋他來。”三藏道：“正是正是。有齋沒齋罷了只是尋下處要緊。”沙僧綽了寶杖徑出松林來找八戒。

長老獨坐林中十分悶倦只得強打精神跳將起來把行李攢在一處將馬拴在樹上取下戴的斗笠插定了錫杖整一整緇衣徐步幽林權為散悶。那長老看遍了野草山花聽不得歸巢鳥噪。原來那林子內都是些草深路小的去處只因他情思紊亂卻走錯了。他一來也是要散散悶。二來也是要尋八戒沙僧。不期他兩個走的是直西路長老轉了一會卻走向南邊去了。出得松林忽抬頭見那壁廂金光閃爍彩氣騰騰仔細看處原來是一座寶塔金頂放光。這是那西落的日色映著那金頂放亮。他道：“我弟子卻沒緣法哩！自離東土願逢廟燒香見佛拜佛遇塔掃塔。那放光的不是一座黃金寶塔？怎麼就不曾走那條路？塔下必有寺院院內必有僧家且等我走走。這行李、白馬料此處無人行走卻也無事。那裡若有方便處待徒弟們來一同借歇。”噫！長老一時晦氣到了。你看他拽開步竟至塔邊但見那：石崖高萬丈山大接青霄。根連地厚峰插天高。兩邊雜樹數千顆前後藤纏百餘裡。花映草梢風有影水流雲竇月無根。倒木橫擔深澗枯藤結掛光峰。石橋下流滾滾清泉；台座上長明明白粉。遠觀一似三島天堂近看有如蓬萊勝境。香松紫竹繞山溪鴉鵲猿猴穿峻嶺。洞門外有一來一往的走獸成行；樹林裡有或出或入的飛禽作隊。青青香草秀豔豔野花開。這所在分明是惡境那長老晦氣撞將來。那長老舉步進前才來到塔門之下只見一個斑竹簾兒掛在裡面。他破步入門揭起來往裡就進猛抬頭見那石床上側睡著一個妖魔。你道他怎生模樣：青靛臉白獠牙一張大口呀呀。兩邊亂蓬蓬的鬢毛卻都是些胭脂染色；三四紫巍巍的髭髯恍疑是那荔枝排芽。鸚嘴般的鼻兒拱拱曙星樣的眼兒巴巴。兩個拳頭和尚缽盂模樣；一雙藍腳懸崖榾柮枒槎。斜披著淡黃袍帳賽過那織錦袈裟。拿的一口刀精光耀映；眠的一塊石細潤無瑕。他也曾小妖排蟻陣他也曾老怪坐蜂衙你看他威風凜凜大家吆喝叫一聲爺。他也曾月作三人壺酌酒他也曾風生兩腋盞傾茶你看他神通浩浩霎著下眼遊遍天涯。

荒林喧鳥雀深莽宿龍蛇。仙子種田生白玉道人伏火養丹砂。

小小洞門雖到不得那阿鼻地獄；楞楞妖怪卻就是一個牛頭夜叉。

那長老看見他這般模樣唬得打了一個倒退遍體酥麻兩腿酸軟即忙的抽身便走。剛剛轉了一個身那妖魔他的靈性著實是強大撐開著一雙金睛鬼眼叫聲：“小的們你看門外是甚麼人！”一個小妖就伸頭望門外一看看見是個光頭的長老連忙跑將進去報導：“大王外面是個和尚哩團頭大面兩耳垂肩嫩刮刮的一身肉細嬌嬌的一張皮：且是好個和尚！”那妖聞言呵聲笑道：“這叫做個蛇頭上蒼蠅自來的衣食。你眾小的們疾忙趕上去與我拿將來我這裡重重有賞！”

那些小妖就是一窩蜂齊齊擁上。三藏見了雖則是一心忙似箭兩腳走如飛終是心驚膽顫腿軟腳麻況且是山路崎嶇林深日暮步兒那裡移得動？被那些小妖平抬將去正是：龍遊淺水遭蝦戲虎落平原被犬欺。縱然好事多磨障誰象唐僧西向時？

你看那眾小妖抬得長老放在那竹簾兒外歡歡喜喜報聲道：“大王拿得和尚進來了。”那老妖他也偷眼瞧一瞧只見三藏頭直上貌堂堂果然好一個和尚他便心中想道：“這等好和尚必是上方人物不當小可的若不做個威風他怎肯服降哩？”陡然間就狐假虎威紅須倒豎血朝天眼睛迸裂大喝一聲道：“帶那和尚進來！”眾妖們大家響響的答應了一聲“是！”就把三藏望裡面只是一推。這是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三藏只得雙手合著與他見個禮那妖道：“你是那裡和尚？從那裡來？到那裡去？”快快說明！”三藏道：“我本是唐朝僧人奉大唐皇帝敕命前往西方訪求經偈經過貴山特來塔下謁聖不期驚動威嚴望乞恕罪。待往西方取得經回東土永注高名也。”那妖聞言呵呵大笑道：“我說是上邦人物果然是你。正要吃你哩卻來的甚好！甚好！不然卻不錯放過了？

你該是我口裡的食自然要撞將來就放也放不去就走也走不脫！”叫小妖：“把那和尚拿去綁了！”果然那些小妖一擁上前把個長老繩纏索綁縛在那定魂樁上。老妖持刀又問道：

“和尚你一行有幾個？終不然一人敢上西天？”三藏見他持刀又老實說道：“大王我有兩個徒弟叫做豬八戒、沙和尚都出松林化齋去了。還有一擔行李一匹白馬都在松林裡放著哩。”老妖道：“又造化了！兩個徒弟連你三個連馬四個彀吃一頓了！”小妖道：“我們去捉他來。”老妖道：“不要出去把前門關了。他兩個化齋來一定尋師父吃尋不著一定尋著我門上。常言道上門的買賣好做且等慢慢的捉他。”眾小妖把前門閉了。

且不言三藏逢災。卻說那沙僧出林找八戒直有十餘裡遠近不曾見個莊村。他卻站在高埠上正然觀看只聽得草中有人言語急使杖撥開深草看時原來是呆子在裡面說夢話哩。

被沙僧揪著耳朵方叫醒了道：“好呆子啊！師父教你化齋許你在此睡覺的？”那呆子冒冒失失的醒來道：“兄弟有甚時候了？”沙僧道：“快起來！師父說有齋沒齋也罷教你我那裡尋下住處去哩。”呆子懵懵懂懂的托著缽盂拑著釘鈀與沙僧徑直回來到林中看時不見了師父。沙僧埋怨道：“都是你這呆子化齋不來必有妖精拿師父也。”八戒笑道：“兄弟莫要胡說。那林子裡是個清雅的去處決然沒有妖精。想是老和尚坐不住往那裡觀風去了。我們尋他去來。”二人只得牽馬挑擔收拾了斗篷錫杖出松林尋找師父。

這一回也是唐僧不該死。他兩個尋一會不見忽見那正南下有金光閃灼八戒道：“兄弟啊有福的只是有福。你看師父往他家去了那放光的是座寶塔誰敢怠慢？一定要安排齋飯留他在那裡受用。我們還不走動些也趕上去吃些齋兒。”

沙僧道：“哥啊定不得吉凶哩。我們且去看來。”二人雄糾糾的到了門前呀！閉著門哩。只見那門上橫安了一塊白玉石板上鐫著六個大字：“碗子山波月洞”。沙僧道：“哥啊這不是甚麼寺院是一座妖精洞府也。我師父在這裡也見不得哩。”八戒道：“兄弟莫怕你且拴下馬匹守著行李待我問他的信看。”那呆子舉著鈀上前高叫：“開門！開門！”那洞內有把門的小妖開了門忽見他兩個的模樣急抽身跑入裡面報導：“大王！買賣來了！”老妖道：“那裡買賣？”小妖道：“洞門外有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尚與一個晦氣色的和尚來叫門了！”老妖大喜道：“是豬八戒與沙僧尋將來也！噫他也會尋哩！怎麼就尋到我這門上？既然嘴臉凶頑卻莫要怠慢了他。”叫：“取披掛來！”

小妖抬來就結束了綽刀在手徑出門來。

卻說那八戒、沙僧在門前正等只見妖魔來得兇險。你道他怎生打扮：青臉紅須赤飄黃金鎧甲亮光饒。裹肚襯腰磲石帶攀胸勒甲步雲絛。閑立山前風吼吼悶遊海外浪滔滔。一雙藍靛焦筋手執定追魂取命刀。要知此物名和姓聲揚二字喚黃袍。那黃袍老怪出得門來便問：“你是那方和尚在我門吆喝？”八戒道：“我兒子你不認得？我是你老爺！我是大唐差往西天去的！我師父是那禦弟三藏。若在你家裡趁早送出來省了我釘鈀築進去！”那怪笑道：“是是是有一個唐僧在我家。我也不曾怠慢他安排些人肉包兒與他吃哩。你們也進去吃一個兒何如？”這呆子認真就要進去沙僧一把扯住道：

“哥啊他哄你哩你幾時又吃人肉哩？”呆子卻才省悟掣釘鈀望妖怪劈臉就築。那怪物側身躲過使鋼刀急架相迎。兩個都顯神通縱雲頭跳在空中廝殺。沙僧撇了行李白馬舉寶杖急急幫攻。此時兩個狠和尚一個潑妖魔在雲端裡這一場好殺正是那：杖起刀迎鈀來刀架。一員魔將施威兩個神僧顯化。九齒鈀真個英

雄降妖伐誠然凶吒。沒前後左右齊來那黃袍公然不怕。你看他蘸鋼刀晃亮如銀其實的那神通也為廣大。只殺得滿空中霧繞雲迷、半山裡崖崩嶺咋。一個為聲名怎肯干休？一個為師父斷然不怕。他三個在半空中往往來來戰經數十回合不分勝負。各因性命要緊其實難解難分。

畢竟不知怎救唐僧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脫難江流來國土 承恩八戒轉山林

詩曰：妄想不復強滅真如何必希求？本原自性佛前修迷悟豈居前後？悟即剎那成正迷而萬劫沉流。若能一念合真修滅盡恒沙罪垢。卻說那八戒、沙僧與怪鬥經個三十回合不分勝負。你道怎麼不分勝負？若論賭手段莫說兩個和尚就是二十個也敵不過那妖精。只為唐僧命不該死暗中有那護法神祇保著他空中又有那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教伽藍助著八戒沙僧。

且不言他三人戰鬥卻說那長老在洞裡悲啼思量他那徒弟眼中流淚道：“悟能啊不知你在那個村中逢了善友貪著齋供！悟淨啊你又不知在那裡尋他可能得會？豈知我遇妖魔在此受難！幾時得會你們脫了大難早赴靈山！”正當悲啼煩惱忽見那洞裡走出一個婦人來扶著定魂樁叫道：“那長老你從何來？為何被他縛在此處？”長老聞言淚眼偷看那婦人約有三十年紀遂道：“女菩薩不消問了我已是該死的走進你家門來也。要吃就吃了罷又問怎的？”那婦人道：“我不是吃人的。我家離此西下有三百餘裡。那裡有座城叫做寶象國。我是那國王的第三個公主乳名叫做百花羞。只因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中間被這妖魔一陣狂風攝將來與他做了十三年夫妻。在此生兒育女杳無音信回朝思量我那父母不能相見。你從何來被他拿住？”唐僧道：“貧僧乃是差往西天取經者不期閒步誤撞在此。如今要拿住我兩個徒弟一齊蒸吃理。”那公主陪笑道：“長老寬心你既是取經的我救得你。那寶象國是你西方去的大路你與我捎一封書兒去拜上我那父母我就教他饒了你罷。”三藏點頭道：“女菩薩若還救得貧僧命願做捎書寄信人。”那公主急轉後面即修了一紙家書封固停當到樁前解放了唐僧將書付與。唐僧得解脫捧書在手道：“女菩薩多謝你活命之恩。貧僧這一去過貴處定送國王處。只恐日久年深你父母不肯相認奈何？切莫怪我貧僧打了誑語。”公主道：“不妨我父王無子止生我三個姊妹若見此書必有相看之意。三藏緊緊袖了家書謝了公主就往外走被公主扯住道：“前門裡你出不去！那些大小妖精都在門外搖旗吶喊擂鼓篩鑼助著大王與你徒弟廝殺哩。你往後門裡去罷若是大王拿住還審問審問；只恐小妖兒捉了不分好歹挾生兒傷了你的性命。等我去他面前說個方便。若是大王放了你啊待你徒弟討個示下尋著你一同好走。”三藏聞言磕了頭謹依吩咐辭別公主躲離後門之外不敢自行將身藏在荊棘叢中。

卻說公主娘娘心生巧計急往前來出門外分開了大小群妖只聽得叮叮噹兵刃亂響原來是八戒沙僧與那怪在半空裡廝殺哩。這公主厲聲高叫道：“黃袍郎！”那妖王聽得公主叫喚即丟了八戒沙僧按落雲頭揪了鋼刀攙著公主道：“渾家有甚話說？”公主道：“郎君啊我才時睡在羅幃之內夢魂中忽見個金甲神人。”妖魔道：“那個金甲神？上我門怎的？”公主道：“是我幼時在宮裡對神暗許下一樁心願：若得招個賢郎駙馬上名山拜仙府齋僧佈施。自從配了你夫妻們歡會到今不曾題起。那金甲神人來討誓願喝我醒來卻是南柯一夢。

因此急整容來郎君處訴知不期那樁上綁著一個僧人萬望郎君慈憫看我薄意饒了那個和尚罷只當與我齋僧還願不知郎君肯否？”那怪道：“渾家你卻多心吶！甚麼打緊之事。我要吃人那裡不撈幾個吃吃？這個把和尚到得那裡放他去罷。”公主道：“郎君放他從後門裡去罷。”妖魔道：“奈煩哩放他去便罷又管他甚麼後門前門哩。”他遂綽了鋼刀高叫道：

“那豬八戒你過來。我不是怕你不與你戰看著我渾家的分上饒了你師父也。趁早去後門尋著他往西方去罷。若再來犯我境界斷乎不饒！”

那八戒與沙僧聞得此言就如鬼門關上放回來的一般即忙牽馬挑擔鼠竄而行轉過那波月洞後門之外叫聲“師父！”

那長老認得聲音就在那荊棘中答應。沙僧就剖開草徑攙著師父慌忙的上馬。這裡狠毒險遭青面鬼殷勤幸有百花羞。鼇魚脫卻金鉤釣擺尾搖頭逐浪遊。

八戒當頭領路沙僧後隨出了那松林上了大路。你看他兩個嚌嚌嘈嘈埋埋怨怨三藏只是解和。遇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一程一程長亭短亭不覺的就走了二百九十九裡。猛抬頭只見一座好城就是寶象國。真好個處所也：雲渺渺路迢迢。地雖千裡外景物一般饒。瑞靄祥煙籠罩清風明月招搖。

崔崔崒崒的遠山大開圖畫；潺潺湲湲的流水碎濺瓊瑤。可耕的連阡帶陌足食的密蕙新苗。漁釣的幾家三澗曲樵采的一擔兩峰椒。廓的廓城的城金湯鞏固；家的家戶的戶只鬥逍遙。九重的高閣如殿宇萬丈的層台似錦標。也有那太極殿、華蓋殿、燒香殿、觀文殿、宣政殿、延英殿一殿殿的玉陛金階擺列著文冠武弁；也有那大明宮、昭陽宮、長樂宮、華清宮、建章宮、未央宮一宮宮的鐘鼓管籥撒抹了閨怨春愁。也有禁苑的露花勻嫩臉；也有禦溝的風柳舞纖腰。通衢上也有個頂冠束帶的盛儀容乘五馬；幽僻中也有個持弓挾矢的撥雲霧貫雙雕。花柳的巷管弦的樓春風不讓洛陽橋。取經的長老回大唐肝膽裂；伴師的徒弟息肩小驛夢魂消。看不盡寶象國的景致。師徒三眾收拾行李、馬匹安歇館驛

中。

唐僧步行至朝門外對閣門大使道：“有唐朝僧人特來面駕倒換文牒乞為轉奏轉奏。”那黃門奏事官連忙走至白玉階前奏道：“萬歲唐朝有個高僧欲求見駕倒換文牒。”那國王聞知是唐朝大國且又說是個方上聖僧心中甚喜即時准奏叫：“宣他進來。”把三藏宣至金階舞蹈山呼禮畢。兩邊文武多官無不歎道：“上邦人物禮樂雍容如此！”那國王道：“長老你到我國中何事？”三藏道：“小僧是唐朝釋子承我天子敕旨前往西方取經。原領有文牒到陛下上國理合倒換。故此不識進退驚動龍顏。”國王道：“既有唐天子文牒取上來看。”

三藏雙手捧上去展開放在禦案上。牒雲：“南贍部洲大唐國奉天承運唐天子牒行：切惟朕以涼德嗣續丕基事神治民臨深履薄朝夕是惴。前者失救涇河老龍獲譴於我皇皇後帝三魂七魄倏忽陰司已作無常之客。因有陽壽未絕感冥君放送回生廣陳善會修建度亡道場。感蒙救苦觀世音菩薩金身出現指示西方有佛有經可度幽亡脫孤魂。特著法師玄奘遠曆千山詢求經偈。倘到西邦諸國不滅善緣照牒放行。須至牒者。大唐貞觀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上有寶印九顆）國王見了取本國玉寶用了花押遞與三藏。

三藏謝了恩收了文牒又奏道：“貧僧一來倒換文牒二來與陛下寄有家書。”國王大喜道：“有甚書？”三藏道：“陛下第三位公主娘娘被碗子山波月洞黃袍妖攝將去貧僧偶爾相遇故寄書來也。”國王聞言滿眼垂淚道：“自十三年前不見了公主兩班文武官也不知貶退了多少宮內宮外大小婢子太監也不知打死了多少只說是走出皇宮迷失路徑無處找尋滿城中百姓人家也盤詰了無數更無下落。怎知道是妖怪攝了去！今日乍聽得這句話故此傷情流淚。”三藏袖中取出書來獻上。國王接了見有平安二字一手軟拆不開書傳旨宣翰林院大學士上殿讀書。學士隨即上殿殿前有文武多官殿后有後妃宮女俱側耳聽書。學士拆開朗誦上寫著：“不孝女百花羞頓百拜大德父王萬歲龍鳳殿前暨三宮母后昭陽宮下及舉朝文武賢卿台次：拙女幸托坤宮感激劬勞萬種不能竭力怡顏盡心奉孝。乃於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良夜佳辰蒙父王恩旨著各宮排宴賞玩月華共樂清霄盛會。正歡娛之間不覺一陣香風閃出個金睛藍面青魔王將女擒住駕祥光直帶至半野山中無人處難分難辨被妖倚強霸佔為妻。

是以無奈捱了一十三年產下兩個妖兒盡是妖魔之種。論此真是敗壞人倫有傷風化不當傳書玷辱；但恐女死之後不顯分明。正含怨思憶父母不期唐朝聖僧亦被魔王擒住。是女滴淚修書大膽放脫特托寄此片楮以表寸心。伏望父王垂憫遣上將早至碗子山波月洞捉獲黃袍怪救女回朝深為恩念。草草欠恭面聽不一。逆女百花羞再頓頓。’那學士讀罷家書國王大哭三宮滴淚文武傷情前前後後無不哀念。

國王哭之許久便問兩班文武：“那個敢興兵領將與寡人捉獲妖魔救我百花公主？”連問數聲更無一人敢答真是木雕成的武將泥塑就的文官。那國王心生煩惱淚若湧泉。只見那多官齊俯伏奏道：“陛下且休煩惱公主已失至今一十三載無音。偶遇唐朝聖僧寄書來此未知的否。況臣等俱是凡人凡馬習學兵書武略止可佈陣安營保國家無侵陵之患。那妖精乃雲來霧去之輩不得與他覿面相見何以征救？想東土取經者乃上邦聖僧。這和尚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必有降妖之術。自古道來說是非者就是是非人。可就請這長老降妖邪救公主庶為萬全之策。”那國王聞言急回頭便請三藏道：“長老若有手段放法力捉了妖魔救我孩兒回朝也不須上西方拜佛長留頭朕與你結為兄弟同坐龍床共用富貴如何？”三藏慌忙啟上道：“貧僧粗知念佛其實不會降妖。”國王道：“你既不會降妖怎麼敢上西天拜佛？”那長老瞞不過說出兩個徒弟來了奏道：“陛下貧僧一人實難到此。貧僧有兩個徒弟善能逢山開路遇水迭橋保貧僧到此。”國王怪道：

“你這和尚大沒理既有徒弟怎麼不與他一同進來見朕？若到朝中雖無中意賞賜必有隨分齋供。”三藏道：“貧僧那徒弟醜陋不敢擅自入朝但恐驚傷了陛下的龍體。”國王笑道：“你看你這和尚說話終不然朕當怕他？”三藏道：“不敢說。我那大徒弟姓豬法名悟能八戒他生得長嘴獠牙剛鬃扇耳身粗肚大行路生風。第二個徒弟姓沙法名悟淨和尚他生得身長丈二臂闊三停臉如藍靛口似血盆眼光閃灼牙齒排釘。他都是這等個模樣所以不敢擅領入朝。”國王道：“你既這等樣說了一遍寡人怕他怎的？宣進來。”隨即著金牌至館驛相請。

那呆子聽見來請對沙僧道：“兄弟你還不教下書哩這才見了下書的好處。想是師父下了書國王道：捎書人不可怠慢一定整治筵宴待他。他的食腸不濟有你我之心舉出名來故此著金牌來請。大家吃一頓明日好行。”沙僧道：“哥啊知道是甚緣故我們且去來。”遂將行李馬匹俱交付驛丞各帶隨身兵器隨金牌入朝。早行到白玉階前左右立下朝上唱個喏再也不動。那文武多官無人不怕都說道：“這兩個和尚貌醜也罷只是粗俗太甚！怎麼見我王更不下拜喏畢平身挺然而立可怪可怪！”八戒聽見道：“列位莫要議論我們是這般。乍看果有些醜只是看下些時來卻也耐看。”

那國王見他醜陋已是心驚及聽得那呆子說出話來越膽顫就坐不穩跌下龍床幸有近侍官員扶起。慌得個唐僧跪在殿前不住的叩頭道：“陛下貧僧該萬死萬死！我說徒弟醜陋不敢朝見恐傷龍體果然驚了駕也。”那國王戰兢兢走近前攙起道：“長老還虧你先說過了；若未說猛然見他寡人一定唬殺了也！”國王定性多時便問：“豬長老沙長老是那一位善於降妖？”那呆子不知好歹答道：“老豬會降。”國王道：

“怎麼家降？”八戒道：“我乃是天蓬元帥只因罪犯天條墮落下世幸今皈正為僧。自從東土來此第一會降妖的是我。”國王道：“既是天將臨凡必然善能變化。”八戒道：“不敢不敢也將就曉得幾個變化兒。”國王道：“你試變一個我看看。”八戒道：“請出題目照依樣子好變。”國王道：“變一個大的罷。”那八戒他也有三十六般變化就在階前賣弄手段卻便撚訣念咒喝一聲叫“長！”把腰一躬就長了有**丈長卻似個開路神一般。嚇得那兩班文武戰戰兢兢；一國君臣呆呆掙掙。時有鎮殿將軍問道：“長老似這等變得身高必定長到甚麼去處才有止極？”那呆子又說出呆話來道：“看風東風猶可西風也將就；若是南風起把青天也拱個大窟窿！”那國王大驚道：“收了神通罷曉得是這般變化了。”八戒把身一矬依然現了本相侍立階前。國王又問道：“長老此去有何兵器與他交戰？”八戒腰裡掣出鈀來道：“老豬使的是釘鈀。”國王笑道：“可敗壞門面！我這裡有的是鞭簡瓜錘刀槍鉞斧劍戟矛鐮隨你選稱手的拿一件去。那鈀算做甚麼兵器？”八戒道：“陛下不知我這鈀雖然粗夯實是自幼隨身之器。曾在天河水府為帥轄押八萬水兵全仗此鈀之力。今臨凡世保護吾師逢山築破虎狼窩遇水掀翻龍蜃穴皆是此鈀。”國王聞得此言十分歡喜心信。即命九嬪妃子：“將朕親用的禦酒整瓶取來權與長老送行。”遂滿斟一爵奉與八戒道：“長老這杯酒聊引奉勞之意。待捉得妖魔救回小女自有大宴相酬千金重謝。”那呆子接杯在手人物雖是粗魯行事倒有斯文對三藏唱個大喏道：

“師父這酒本該從你飲起但君王賜我不敢違背讓老豬先吃了助助興頭好捉妖怪。”那呆子一飲而幹才斟一爵遞與師父。三藏道：“我不飲酒你兄弟們吃罷。”沙僧近前接了。八戒就足下生雲直上空裡國王見了道：“豬長老又會騰雲！”呆子去了沙僧將酒亦一飲而幹道：“師父！那黃袍怪拿住你時我兩個與他交戰只戰個手平。今二哥獨去恐戰不過他。”三藏道：“正是徒弟啊你可去與他幫幫功。”沙僧聞言也縱雲跳將起去。那國王慌了扯住唐僧道：“長老你且陪寡人坐坐也莫騰雲去了。”唐僧道：“可憐可憐！我半步兒也去不得！”此時二人在殿上敘話不題。

卻說那沙僧趕上八戒道：“哥哥我來了。”八戒道：“兄弟你來怎的？”沙僧道：“師父叫我來幫幫功的。”八戒大喜道：“說得是來得好。我兩個努力齊心去捉那怪物雖不怎的也在此國揚揚姓名。”你看他：靉靆祥光辭國界氤氳瑞氣出京城。

領王旨意來山洞努力齊心捉怪靈。他兩個不多時到了洞口按落雲頭。八戒掣鈀往那波月洞的門上盡力氣一築把他那石門築了鬥來大小的個窟窿。嚇得那把門的小妖開門看見是他兩個急跑進去報導：“大王不好了！那長嘴大耳的和尚與那晦氣臉的和尚又來把門都打破了！”那怪驚道：“這個還是豬八戒、沙和尚二人。我饒了他師父怎麼又敢複來打我的門！”小妖道：“想是忘了甚麼

物件來取的。”老怪咄的一聲道：

“胡纏！忘了物件就敢打上門來？必有緣故！”急整束了披掛綽了鋼刀走出來問道：“那和尚我既饒了你師父你怎麼又敢來打上我門？”八戒道：“你這潑怪幹得好事兒！”老魔道：“甚麼事？”八戒道：“你把寶象國三公主騙來洞內倚強霸佔為妻住了一十三載也該還他了。我奉國王旨意特來擒你。你快快進去自家把繩子綁縛出來還免得老豬動手！”那老怪聞言十分怒。你看他屹迸迸咬響鋼牙；滴溜溜睜圓環眼；雄糾糾舉起刀來；赤淋淋攔頭便砍。八戒側身躲過使釘鈀劈面迎來隨後又有沙僧舉寶杖趕上前齊打。這一場在山頭上賭鬥比前不同真個是：言差語錯招人惱意毒情傷怒氣生。這魔王大鋼刀著頭便砍；那八戒九齒鈀對面來迎。沙悟淨丟開寶杖那魔王抵架神兵。一猛怪二神僧來來往往甚消停。這個說：“你騙國理該死罪！”那個說：“你羅閒事報不平！”這個說：“你強婚公主傷國體！”那個說：“不幹你事莫閑爭！”算來隻為捎書故致使僧魔兩不寧。他們在那山坡前戰經**個回合八戒漸漸不濟將來釘鈀難舉氣力不加。你道如何這等戰他不過？當時初相戰鬥有那護法諸神為唐僧在洞暗助八戒沙僧故僅得個手平；此時諸神都在寶象國護定唐僧所以二人難敵。那呆子道：“沙僧你且上前來與他鬥著讓老豬出恭來。”他就顧不得沙僧一溜往那蒿草薜蘿荊棘葛藤裡不分好歹一頓鑽進那管刮破頭皮搠傷嘴臉一轂轆睡倒再也不敢出來但留半邊耳朵聽著梆聲。那怪見八戒走了就奔沙僧。沙僧措手不及被怪一把抓住捉進洞去小妖將沙僧四馬攢蹄捆住。畢竟不知端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馬憶心猿

卻說那怪把沙僧捆住也不來殺他也不曾打他罵也不曾罵他一句綽起鋼刀心中暗想道：“唐僧乃上邦人物必知禮義終不然我饒了他性命又著他徒弟拿我不成？噫！這多是我渾家有甚麼書信到他那國裡走了風訊！等我去問他一問。”那怪陡起凶性要殺公主。

卻說那公主不知梳妝方畢移步前來只見那怪怒目攢眉咬牙切齒。那公主還陪笑臉迎道：“郎君有何事這等煩惱？”

那怪咄的一聲罵道：“你這狗心賤婦全沒人倫！我當初帶你到此更無半點兒說話。你穿的錦戴的金缺少東西我去尋四時受用每日情深。你怎麼只想你父母更無一點夫婦心？”那公主聞說嚇得跪倒在地道：“郎君啊你怎麼今日說起這分離的話？”那怪道：“不知是我分離是你分離哩！我把那唐僧拿來算計要他受用你怎麼不先告過我就放了他？原來是你暗地裡修了書信教他替你傳寄；不然怎麼這兩個和尚又來打上我門教還你回去？這不是你幹的事？”公主道：

“郎君你差怪我了我何嘗有甚書去？”老怪道：“你還強嘴哩！現拿住一個對頭在此卻不是證見？”公主道：“是誰？”老妖道：“是唐僧第二個徒弟沙和尚。”原來人到了死處誰肯認死只得與他放賴。公主道：“郎君且息怒我和你去問他一聲。果然有書就打死了我也甘心；假若無書卻不枉殺了奴奴也？”那怪聞言不容分說輪開一隻簸箕大小的藍靛手抓住那金枝玉葉的萬根把公主揪上前捽在地下執著鋼刀卻來審沙僧咄的一聲道：“沙和尚！你兩個輒敢擅打上我們門來可是這女子有書到他那國國王教你們來的？”沙僧已捆在那裡見妖精兇惡之甚把公主摜倒在地持刀要殺。他心中暗想道：“分明是他有書去救了我師父此是莫大之恩。我若一口說出他就把公主殺了此卻不是恩將仇報？罷罷罷！想老沙跟我師父一場也沒寸功報效今日已此被縛就將此性命與師父報了恩罷。”

遂喝道：“那妖怪不要無禮！他有甚麼書來你這等枉他要害他性命！我們來此問你要公主有個緣故只因你把我師父捉在洞中我師父曾看見公主的模樣動靜。及至寶象國倒換關文那皇帝將公主畫影圖形前後訪問因將公主的形影問我師父沿途可曾看見我師父遂將公主說起他故知是他兒女賜了我等禦酒教我們來拿你要他公主還宮。此情是實何嘗有甚書信？你要殺就殺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虧天理！”

那妖見沙僧說得雄壯遂丟了刀雙手抱起公主道：“是我一時粗鹵多有衝撞莫怪莫怪。”遂與他挽了青絲扶上寶髻軟款溫柔怡顏悅色撮哄著他進去了又請上坐陪禮那公主是婦人家水性見他錯敬遂回心轉意道：“郎君啊你若念夫婦的恩愛可把那沙僧的繩子略放鬆些兒。”老妖聞言即命小的們把沙僧解了繩子鎖在那裡。沙僧見解縛鎖住立起來心中暗喜道：“古人雲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我若不方便了他他怎肯教把我松放鬆放？”

那老妖又教安排酒席與公主陪禮壓驚。吃酒到半酣老妖忽的又換了一件鮮明的衣服取了一口寶刀佩在腰裡轉過手摸著公主道：“渾家你且在家吃酒看著兩個孩兒不要放了沙和尚。趁那唐僧在那國裡我也趕早兒去認認親也。”公主道：“你認甚親？”老妖道：“認你父王。我是他駙馬他是我丈人怎麼不去認認？”公主道：“你去不得。’老妖道：“怎麼去不得？”公主道：“我父王不是馬掙力戰的江山他本是祖宗遺留的社稷。自幼兒是太子登基城門也不曾遠出沒有見你這等凶漢。你這嘴臉相貌生得這等醜陋若見了他恐怕嚇了他反為不美卻不如不去認的還好。”老妖道：“既如此說我變個俊的兒去便罷。”公主道：“你試變來我看看。”好怪物他在那酒席間搖身一變就變做一個俊俏之人真個生得：形容典雅體段崢嶸。言語多官樣行藏正妙齡。才如子建成詩易貌似潘安擲果輕。頭上戴一頂鵲尾冠烏雲斂伏；身上穿一件玉羅褶廣袖飄迎。足下烏靴花摺腰間鸞帶光明。豐神真是奇男子聳壑軒昂美俊英。公主見了十分歡

喜。那妖笑道：“渾家可是變得好麼？”公主道：“變得好！變得好！你這一進朝啊我父王是親不滅一定著文武多官留你飲宴。倘吃酒中間千千仔細萬萬個小心卻莫要現出原嘴臉來露出馬腳走了風訊就不斯文了。”老妖道：“不消吩咐自有道理。’你看他縱雲頭早到了寶象國按落雲光行至朝門之外對閣門大使道：“三駙馬特來見駕乞為轉奏轉奏。”那黃門奏事官來至白玉階前奏道：“萬歲有三駙馬來見駕現在朝門外聽宣。”那國王正與唐僧敘話忽聽得三駙馬便問多官道：

“寡人只有兩個駙馬怎麼又有個三駙馬？”多官道：“三駙馬必定是妖怪來了。”國王道：“可好宣他進來？”那長老心驚道：

“陛下妖精啊不精者不靈。他能知過去未來他能騰雲駕霧宣他也進來不宣他也進來倒不如宣他進來還省些口面。”

國王准奏叫宣把怪宣至金階他一般的也舞蹈山呼的行禮。

多官見他生得俊麗也不敢認他是妖精他都是些肉眼凡胎卻當做好人。那國王見他聳壑昂霄以為濟世之梁棟便問他：

“駙馬你家在那裡居住？是何方人氏？幾時得我公主配合？怎麼今日才來認親？”那老妖叩頭道：“主公臣是城東碗子山波月莊人家。”國王道：“你那山離此處多遠？”老妖道：“不遠只有三百里。”國王道：“三百里路我公主如何得到那裡與你匹配？”那妖精巧語花言虛情假意的答道：“主公微臣自幼兒好習弓馬采獵為生。那十三年前帶領家童數十放鷹逐犬忽見一隻斑斕猛虎身馱著一個女子往山坡下走。是微臣兜弓一箭射倒猛虎將女子帶上本莊把溫水溫湯灌醒救了他性命。因問他是那裡人家他更不曾題公主二字。早說是萬歲的三公主怎敢欺心擅自配合？當得進上金殿大小討一個官職榮身。只因他說是民家之女才被微臣留在莊所女貌郎才兩相情願故配合至此多年。當時配合之後欲將那虎宰了邀請諸親卻是公主娘娘教且莫殺。其不殺之故有幾句言詞道得甚好說道托天托地成夫婦無媒無證配婚姻。前世赤繩曾系足今將老虎做媒人。臣因此言故將虎解了索子饒了他性命。那虎帶著箭傷跑蹄剪尾而去。不知他得了性命在那山中修了這幾年煉體成精專一迷人害人。臣聞得昔年也有幾次取經的都說是大唐來的唐僧想是這虎害了唐僧得了他文引變作那取經的模樣今在朝中哄騙主公。主公啊那繡墩上坐的正是那十三年前馱公主的猛虎不是真正取經之人！”

你看那水性的君王愚迷肉眼不識妖精轉把他一片虛詞當了真實道：“賢駙馬你怎的認得這和尚是馱公主的老虎？”那妖道：“主公臣在山中吃的是老虎

穿的也是老虎與他同眠同起怎麼不認得？”國王道：“你既認得可教他現出本相來看。”怪物道：“借半盞淨水臣就教他現了本相。”國王命官取水遞與駙馬。那怪接水在手縱起身來走上前使個黑眼定身法念了咒語將一口水望唐僧噴去叫聲“變！”那長老的真身隱在殿上真個變作一隻斑斕猛虎。此時君臣同眼觀看那只虎生得：白額圓頭花身電目。四隻蹄挺直崢嶸；二十爪鉤彎鋒利。鋸牙包口尖耳連眉。獰猙壯若大貓形猛烈雄如黃犢樣。剛須直直插銀條刺舌騂騂噴惡氣。果然是只猛斑斕陣陣威風吹寶殿。國王一見魄散魂飛唬得那多官盡皆躲避。有幾個大膽的武將領著將軍校尉一擁上前使各項兵器亂砍這一番不是唐僧該有命不死就是二十個僧人也打為肉醬。此時幸有丁甲、揭諦、功曹、護教諸神暗在半空中護佑所以那些人兵器皆不能打傷。眾臣嚷到天晚才把那虎活活的捉了用鐵繩鎖了放在鐵籠裡收于朝房之內。

那國王卻傳旨教光祿寺大排筵宴謝駙馬救拔之恩不然險被那和尚害了。當晚眾臣朝散那妖魔進了銀安殿。又選十八個宮娥彩女吹彈歌舞勸妖魔飲酒作樂。那怪物獨坐上席左右排列的都是那豔質嬌姿你看他受用。飲酒至二更時分醉將上來忍不住胡為跳起身大笑一聲現了本相陡凶心伸開簸箕大手把一個彈琵琶的女子抓將過來扢咋的把頭咬了一口。嚇得那十七個宮娥沒命的前後亂跑亂藏你看那：宮娥悚懼彩女忙驚。宮娥悚懼一似雨打芙蓉籠夜雨；彩女忙驚就如風吹芍藥舞春風。捽碎琵琶顧命跌傷琴瑟逃生。出門那分南北離殿不管西東。磕損玉面撞破嬌容。人人逃命走各各奔殘生。那些人出去又不敢吆喝夜深了又不敢驚駕都躲在那短牆簷下戰戰兢兢不題。

卻說那怪物坐在上面自斟自酌。喝一盞扳過人來血淋淋的啃上兩口。他在裡面受用外面人盡傳道：“唐僧是個虎精！”亂傳亂嚷嚷到金亭館驛。此時驛裡無人止有白馬在槽上吃草吃料。他本是西海小龍王因犯天條鋸角退鱗變白馬馱唐僧往西方取經忽聞人講唐僧是個虎精他也心中暗想道：“我師父分明是個好人必然被怪把他變做虎精害了師父。怎的好！怎的好？大師兄去得久了八戒、沙僧又無音信！”

他只捱到二更時分萬籟無聲卻才跳將起來道：“我今若不救唐僧這功果休矣！休矣！”他忍不住頓絕韁繩抖松鞍轡急縱身忙顯化依然化作龍駕起烏雲直上九霄空裡觀看。有詩為證詩曰：三藏西來拜世尊途中偏有惡妖氛。今宵化虎災難脫白馬垂韁救主人。

小龍王在半空裡只見銀安殿內燈燭輝煌原來那八個滿堂紅上點著八根蠟燭。低下雲頭仔細看處那妖魔獨自個在上面逼法的飲酒吃人肉哩。小龍笑道：“這廝不濟！走了馬腳識破風訊躧匾秤鉈了吃人可是個長進的！卻不知我師父下落何如倒遇著這個潑怪。且等我去戲他一戲若得手拿住妖精再救師父不

遲。”好龍王他就搖身一變也變做個宮娥真個身體輕盈儀容嬌媚忙移步走入裡面對妖魔道聲萬福：

“駙馬啊你莫傷我性命我來替你把盞。”那妖道：“斟酒來。”

小龍接過壺來將酒斟在他盞中酒比鍾高出三五分來更不漫出這是小龍使的逼水法。那怪見了不識心中喜道：“你有這般手段！”小龍道：“還斟得有幾分高哩。”那怪道：“再斟上！

再斟上！”他舉著壺只情斟那酒只情高就如十三層寶塔一般尖尖滿滿更不漫出些須。那怪物伸過嘴來吃了一鍾扳著死人吃了一口道：“會唱麼？”小龍道：“也略曉得些兒。”依腔韻唱了一個小曲又奉了一鍾。那怪道：“你會舞麼？”小龍道：“也略曉得些兒但只是素手舞得不好看。”那怪揭起衣服解下腰間所佩寶劍掣出鞘來遞與小龍。小龍接了刀就留心在那酒席前上三下四、左五右六丟開了花刀法。那怪看得眼吒小龍丟了花字望妖精劈一刀來。好怪物側身躲過慌了手腳舉起一根滿堂紅架住寶刀。那滿堂紅原是熟鐵打造的連柄有**十斤。兩個出了銀安殿小龍現了本相卻駕起雲頭與那妖魔在那半空中相殺。這一場黑地裡好殺！怎見得：那一個是碗子山生成的怪物這一個是西洋海罰下的真龍。一個放毫光如噴白電：一個生銳氣如迸紅雲。一個好似白牙老象走人間一個就如金爪狸貓飛下界。一個是擎天玉柱一個是架海金梁。銀龍飛舞黃鬼翻騰。左右寶刀無怠慢往來不歇滿堂紅。他兩個在雲端裡戰彀**回合小龍的手軟筋麻老魔的身強力壯。小龍抵敵不住飛起刀去砍那妖怪妖怪有接刀之法一隻手接了寶刀一隻手拋下滿堂紅便打小龍措手不及被他把後腿上著了一下急慌慌按落雲頭多虧了禦水河救了性命。小龍一頭鑽下水去那妖魔趕來尋他不見執了寶刀拿了滿堂紅回上銀安殿照舊吃酒睡覺不題。

卻說那小龍潛于水底半個時辰聽不見聲息方才咬著牙忍著腿疼跳將起去踏著烏雲徑轉館驛還變作依舊馬匹伏於槽下。可憐渾身是水腿有傷痕那時節：意馬心猿都失散金公木母盡凋零。黃婆傷損通分別道義消疏怎得成！

且不言三藏逢災小龍敗戰卻說那豬八戒從離了沙僧一頭藏在草寇里拱了一個豬渾塘。這一覺直睡到半夜時候才醒。醒來時又不知是甚麼去處摸摸眼定了神思側耳才聽噫！正是那山深無犬吠野曠少雞鳴。他見那星移斗轉約莫有三更時分心中想道：“我要回救沙僧誠然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罷！罷！罷！我且進城去見了師父奏准當今再選些驍勇人馬助著老豬明日來救沙僧罷。”

那呆子急縱雲頭徑回城裡半霎時到了館驛。此時人靜月明兩廊下尋不見師父只見白馬睡在那廂渾身水濕後腿有盤子大小一點青痕。八戒失驚道：“雙晦

氣了！這亡人又不曾走路怎麼身上有汗腿有青痕？想是歹人打劫師父把馬打壞了。”那白馬認得是八戒忽然口吐人言叫聲“師兄！”這呆子嚇了一跌扒起來往外要走被那馬探探身一口咬住皂衣道：“哥啊你莫怕我。”八戒戰兢兢的道：“兄弟你怎麼今日說起話來了？你但說話必有大不祥之事。”小龍道：“你知師父有難麼！”八戒道：“我不知。”小龍道：“你是不知！你與沙僧在皇帝面前弄了本事思量拿倒妖魔請功求賞不想妖魔本領大你們手段不濟禁他不過。好道著一個回來說個資訊是卻更不聞音。那妖精變做一個俊俏文人撞入朝中與皇帝認了親眷把我師父變作一個斑斕猛虎見被眾臣捉住鎖在朝房鐵籠裡面。我聽得這般苦惱心如刀割。你兩日又不在不知恐一時傷了性命。只得化龍身去救不期到朝裡又尋不見師父。

及到銀安殿外遇見妖精我又變做個宮娥模樣哄那怪物。那怪叫我舞刀他看遂爾留心砍他一刀早被他閃過雙手舉個滿堂紅把我戰敗。我又飛刀砍去他又把刀接了捽下滿堂紅把我後腿上著了一下故此鑽在禦水河逃得性命。腿上青是他滿堂紅打的。”八戒聞言道：“真個有這樣事？”小龍道：“莫成我哄你了！”八戒道：“怎的好？怎的好！你可掙得動麼？”小龍道：“我掙得動便怎的？”八戒道：“你掙得動便掙下海去罷。

把行李等老豬挑去高老莊上回爐做女婿去呀。”小龍聞說一口咬住他直裰子那裡肯放止不住眼中滴淚道：“師兄啊！你千萬休生懶惰！”八戒道：“不懶惰便怎麼？沙兄弟已被他拿住我是戰不過他不趁此散火還等甚麼？”小龍沉吟半晌又滴淚道：“師兄啊莫說散火的話若要救得師父你只去請個人來。”八戒道：“教我請誰麼？”小龍道：“你趁早兒駕雲回上花果山請大師兄孫行者來。他還有降妖的**力管教救了師父也與你我報得這敗陣之仇。”八戒道：“兄弟另請一個兒便罷了那猴子與我有些不睦。前者在白虎嶺上打殺了那白骨夫人他怪我攛掇師父念《緊箍兒咒》。我也只當耍子不想那老和尚當真的念起來就把他趕逐回去他不知怎麼樣的惱我他也決不肯來。倘或言語上略不相對他那哭喪棒又重假若不知高低撈上幾下我怎的活得成麼？”小龍道：“他決不打你他是個有仁有義的猴王。你見了他且莫說師父有難只說師父想你哩把他哄將來到此處見這樣個情節他必然不忿斷乎要與那妖精比並管情拿得那妖精救得我師父。”八戒道：“也罷也罷你倒這等盡心我若不去顯得我不盡心了。我這一去果然行者肯來我就與他一路來了；他若不來你卻也不要望我我也不來了。”小龍道：“你去你去管情他來也。”

真個呆子收拾了釘鈀整束了直裰跳將起去踏著雲徑往東來。這一回也是唐僧有命那呆子正遇順風撐起兩個耳朵好便似風篷一般早過了東洋大海按落雲頭。不覺的太陽星上他卻入山尋路。正行之際忽聞得有人言語。八戒仔細看時看來是行者在山凹裡聚集群妖。他坐在一塊石頭崖上面前有一千二百多猴子分

序排班口稱“萬歲！大聖爺爺！”八戒道：“且是好受用且是好受用！怪道他不肯做和尚只要來家哩！原來有這些好處許大的家業又有這多的小猴伏侍！若是老豬有這一座山場也不做甚麼和尚了。如今既到這裡卻怎麼好？必定要見他一見是。”那呆子有些怕他又不敢明明的見他卻往草崖邊溜阿溜的溜在那一千二三百猴子當中擠著也跟那些猴子磕頭。

不知孫大聖坐得高眼又乖滑看得他明白便問：“那班部中亂拜的是個夷人是那裡來的？拿上來！”說不了那些小猴一窩蜂把個八戒推將上來按倒在地。行者道：“你是那裡來的夷人？”八戒低著頭道：“不敢承問了。不是夷人是熟人熟人。”行者道：“我這大聖部下的群猴都是一般模樣。你這嘴臉生得各樣相貌有些雷堆定是別處來的妖魔。既是別處來的若要投我部下先來遞個腳色手本報了名字我好留你在這隨班點紮。若不留你你敢在這裡亂拜！”八戒低著頭拱著嘴道：“不羞就拿出這副嘴臉來了！我和你兄弟也做了幾年又推認不得說是甚麼夷人！”行者笑道：“抬起頭來我看。”那呆子把嘴往上一伸道：“你看麼！你認不得我好道認得嘴耶！”行者忍不住笑道：“豬八戒。”他聽見一聲叫就一轂轆跳將起來道：“正是！正是！我是豬八戒！”他又思量道：“認得就好說話了。”行者道：“你不跟唐僧取經去卻來這裡怎的？想是你衝撞了師父師父也貶你回來了？有甚貶書拿來我看。”八戒道：

“不曾衝撞他他也沒甚麼貶書也不曾趕我。”行者道：“既無貶書又不曾趕你你來我這裡怎的？”八戒道：“師父想你著我來請你的。”行者道：“他也不請我他也不想我。他那日對天誓親筆寫了貶書怎麼又肯想我又肯著你遠來請我？我斷然也是不好去的。”八戒就地扯個謊忙道：“委實想你！委是想你！”行者道：“他怎的想我來？”八戒道：“師父在馬上正行叫聲徒弟我不曾聽見沙僧又推耳聾。師父就想起你來說我們不濟說你還是個聰明伶俐之人常時聲叫聲應問一答十。因這般想你專專教我來請你的萬望你去走走一則不孤他仰望之心二來也不負我遠來之意。”行者聞言跳下崖來用手攙住八戒道：“賢弟累你遠來且和我耍耍兒去。”八戒道：“哥啊這個所在路遠恐師父盼望去遲我不耍子了。”行者道：

“你也是到此一場看看我的山景何如。”那呆子不敢苦辭只得隨他走走。

二人攜手相攙概眾小妖隨後上那花果山極巔之處。好山！自是那大聖回家這幾日收拾得復舊如新但見那：青如削翠高似摩雲。周圍有虎踞龍蟠四面多猿啼鶴唳。朝出雲封山頂暮觀日掛林間。流水潺潺鳴玉珮澗泉滴滴奏瑤琴。山前有崖峰峭壁山后有花木穠華。上連玉女洗頭盆下接天河分派水。乾坤結秀賽蓬萊清濁育成真洞府。丹青妙筆劃時難仙子天機描不就。玲瓏怪石石玲瓏玲瓏結彩嶺頭峰。日影動千條紫豔瑞氣搖萬道紅霞。洞天福地人間有遍山新樹與新

花。八戒觀之不盡滿心歡喜道：“哥啊好去處！果然是天下第一名山！”行者道：“賢弟可過得日子麼？”八戒笑道：“你看師兄說的話寶山乃洞天福地之處怎麼說度日之言也？“二人談笑多時下了山只見路旁有幾個小猴捧著紫巍巍的葡萄香噴噴的梨棗黃森森的枇杷紅豔豔的楊梅跪在路旁叫道：

“大聖爺爺請進早膳。”行者笑道：“我豬弟食腸大卻不是以果子作膳的。也罷也罷莫嫌菲薄將就吃個兒當點心罷。”八戒道：“我雖食腸大卻也隨鄉入鄉是。拿來拿來我也吃幾個兒嘗新。”二人吃了果子漸漸日高。那呆子恐怕誤了救唐僧只管催促道：“哥哥師父在那裡盼望我和你哩。望你和我早早兒去罷。”行者道：“賢弟請你往水簾洞裡去耍耍。”八戒堅辭道：“多感老兄盛意奈何師父久等不勞進洞罷。”行者道：“既如此不敢久留請就此處奉別。”八戒道：“哥哥你不去了？”

行者道：“我往哪裡去？我這裡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不耍子兒做甚麼和尚？我是不去你自去罷。但上複唐僧：既趕退了再莫想我。”呆子聞言不敢苦逼只恐逼他性子一時打上兩棍無奈只得喏喏告辭找路而去。行者見他去了即差兩個溜撒的小猴跟著八戒聽他說些甚麼。真個那呆子下了山不上三四裡路回頭指著行者口裡罵道：“這個猴子不做和尚倒做妖怪！這個猢猻我好意來請他他卻不去！你不去便罷！”走幾步又罵幾聲。那兩個小猴急跑回來報導：“大聖爺爺那豬八戒不大老實他走走兒罵幾聲。”行者大怒叫：

“拿將來！”那眾猴滿地飛來趕上把個八戒扛翻倒了抓鬃扯耳拉尾揪毛捉將回去畢竟不知怎麼處治性命死活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豬八戒義激猴王 孫行者智降妖怪

義結孔懷法歸本性。金順木馴成正果心猿木母合丹元。

共登極樂世界同來不二法門。經乃修行之總徑佛配自己之元神。兄和弟會成三契妖與魔色應五行。剪除六門趣即赴大雷音。卻說那呆子被一窩猴子捉住了扛抬扯拉把一件直裰子揪破口裡勞勞叨叨的自家念誦道：“罷了！罷了！這一去有個打殺的情了！”不一時到洞口。那大聖坐在石崖之上罵道：“你這饢糠的劣貨！你去便罷了怎麼罵我？”八戒跪在地下道：“哥啊我不曾罵你若罵你就嚼了舌頭根。我只說哥哥不去我自去報師父便了怎敢罵你？”行者道：“你怎麼瞞得過我？我這左耳往上一扯曉得三十三天人說話；我這右耳往下一扯曉得十代閻王與判官算帳。你今走路把我罵我豈不聽見？”八戒道：“哥啊我曉得你賊頭鼠腦的一定又變作個甚麼東西兒跟著我聽的。”行者叫：“小的們選大棍來！先打二十個見面孤拐再打二十個背花然後等我使鐵棒與他送

行！”八戒慌得磕頭道：“哥哥千萬看師父面上饒了我罷！”行者道：

“我想那師父好仁義兒哩！”八戒又道：“哥哥不看師父啊請看海上菩薩之面饒了我罷！”

行者見說起菩薩卻有三分兒轉意道：“兄弟既這等說我且不打你你卻老實說不要瞞我。那唐僧在那裡有難你卻來此哄我？”八戒道：“哥哥沒甚難處實是想你。”行者罵道：

“這個好打的劣貨！你怎麼還要者囂？我老孫身回水簾洞心逐取經僧。那師父步步有難處處該災你趁早兒告誦我免打！”八戒聞得此言叩頭上告道：“哥啊分明要瞞著你請你去的不期你這等樣靈。饒我打放我起來說罷。”行者道：“也罷起來說。”眾猴撒開手那呆子跳得起來兩邊亂張行者道：“你張甚麼？”八戒道：“看看那條路兒空闊好跑。”行者道：

“你跑到那裡？我就讓你先走三日老孫自有本事趕轉你來！快早說來這一惱我的性子斷不饒你！”八戒道：“實不瞞哥哥說自你回後我與沙僧保師父前行。只見一座黑松林師父下馬教我化齋。我因許遠無一個人家辛苦了略在草裡睡睡。

不想沙僧別了師父又來尋我。你曉得師父沒有坐性他獨步林間玩景出得林見一座黃金寶塔放光他只當寺院不期塔下有個妖精名喚黃袍被他拿住。後邊我與沙僧回尋止見白馬行囊不見師父隨尋至洞口與那怪廝殺。師父在洞幸虧了一個救星原是寶象國王第三個公主被那怪攝來者。他修了一封家書托師父寄去遂說方便解放了師父。到了國中遞了書子那國王就請師父降妖取回公主。哥啊你曉得那老和尚可會降妖？我二人複去與戰。不知那怪神通廣大將沙僧又捉了我敗陣而走伏在草中。那怪變做個俊俏文人入朝與國王認親把師父變作老虎。又虧了白龍馬夜現龍身去尋師父。師父倒不曾尋見卻遇著那怪在銀安殿飲酒。他變一宮娥與他巡酒舞刀欲乘機而砍反被他用滿堂紅打傷馬腿。就是他教我來請師兄的說道：“師兄是個有仁有義的君子君子不念舊惡一定肯來救師父一難。’萬望哥哥念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之情千萬救他一救！”行者道：“你這個呆子！我臨別之時曾叮嚀又叮嚀說道：‘若有妖魔捉住師父你就說老孫是他大徒弟。’怎麼卻不說我？”八戒又思量道：“請將不如激將等我激他一激。”道：“哥啊不說你還好哩只為說你他一無狀！”行者道：“怎麼說？”八戒道：“我說：‘妖精你不要無禮莫害我師父！我還有個大師兄叫做孫行者。他神通廣大善能降妖。他來時教你死無葬身之地！’那怪聞言越加忿怒罵道：‘是個甚麼孫行者我可怕他？他若來我剝了他皮抽了他筋啃了他骨吃了他心！饒他猴子瘦我也把他剁碎著油烹！’”行者聞言就氣得抓耳撓腮暴躁亂跳

道：“是那個敢這等罵我！”八戒道：“哥哥息怒是那黃袍怪這等罵來我故學與你聽也。”行者道：“賢弟你起來。不是我去不成既是妖精敢罵我我就不能不降他我和你去。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普天的神將看見我一個個控背躬身口口稱呼大聖。這妖怪無禮他敢背前面後罵我！我這去把他拿住碎屍萬段以報罵我之仇！報畢我即回來。”八戒道：“哥哥正是你只去拿了妖精報了你仇那時來與不來任從尊意。”

那猴才跳下崖撞入洞裡脫了妖衣整一整錦直裰束一束虎皮裙執了鐵棒徑出門來。慌得那群猴攔住道：“大聖爺爺你往那裡去？帶挈我們耍子幾年也好。”行者道：“小的們你說那裡話！我保唐僧的這樁事天上地下都曉得孫悟空是唐僧的徒弟。他倒不是趕我回來倒是教我來家看看送我來家自在耍子。如今只因這件事你們卻都要仔細看守家業依時插柳栽松毋得廢墜待我還去保唐僧取經回東土。功成之後仍回來與你們共樂天真。”眾猴各各領命。

那大聖才和八戒攜手駕雲離了洞過了東洋大海至西岸住雲光叫道：“兄弟你且在此慢行等我下海去淨淨身子。”八戒道：“忙忙的走路且淨甚麼身子？”行者道：“你那裡知道我自從回來這幾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氣了。師父是個愛乾淨的恐怕嫌我。”八戒於此始識得行者是片真心更無他意。須臾洗畢複駕雲西進只見那金塔放光八戒指道：“那不是黃袍怪家？沙僧還在他家裡。”行者道：“你在空中等我下去看看那門前如何好與妖精見陣。”八戒道：“不要去妖精不在家。”行者道：“我曉得。”好猴王按落祥光徑至洞門外觀看只見有兩個小孩子在那裡使彎頭棍打毛球搶窩耍子哩。一個有十來歲一個有**歲了。正戲處被行者趕上前也不管他是張家李家的一把抓著頂搭子提將過來。那孩子吃了唬口裡夾罵帶哭的亂嚷驚動那波月洞的小妖急報與公主道：

“奶奶不知甚人把二位公子搶去也！”原來那兩個孩子是公主與那怪生的。公主聞言忙忙走出洞門來只見行者提著兩個孩子站在那高崖之上意欲往下撂慌得那公主厲聲高叫道：

“那漢子我與你沒甚相干怎麼把我兒子拿去？他老子利害有些差錯決不與你干休！”行者道：“你不認得我？我是那唐僧的大徒弟孫悟空行者。我有個師弟沙和尚在你洞裡你去放他出來我把這兩個孩兒還你似這般兩個換一個還是你便宜。”那公主聞言急往裡面喝退那幾個把門的小妖親動手把沙僧解了。沙僧道：“公主你莫解我恐你那怪來家問你要人帶累你受氣。”公主道：“長老啊你是我的恩人你替我折辯了家書救了我一命我也留心放你。不期洞門之外你有個大師兄孫悟空來了叫我放你哩。”噫！那沙僧一聞孫悟空的三個字好便似醍醐灌頂甘露滋心一面天生喜滿腔都是春也不似聞得個人來就如拾著一方金玉一般。你看他捽手佛衣走出門來對行者施禮道：“哥哥你真是從天而降也！萬乞

救我一救！”行者笑道：“你這個沙尼！師父念《緊箍兒咒》可肯替我方便一聲？都弄嘴施展！要保師父如何不走西方路卻在這裡蹲甚麼？”沙僧道：“哥哥不必說了君子既往不咎。我等是個敗軍之將不可語勇救我救兒罷！”行者道：“你上來。”

沙僧才縱身跳上石崖。

卻說那八戒停立空中看見沙僧出洞即按下雲頭叫聲：

“沙兄弟心忍！心忍！”沙僧見身道：“二哥你從那裡來？”八戒道：“我昨日敗陣夜間進城會了白馬知師父有難被黃袍使法變做個老虎。那白馬與我商議請師兄來的。”行者道：“呆子且休敘闊把這兩個孩子你兩人抱著先進那寶象城去激那怪來等我在這裡打他。”沙僧道：“哥啊怎麼樣激他？”行者道：“你兩個駕起雲站在那金鑾殿上莫分好歹把那孩子往那白玉階前一摜。有人問你是甚人你便說是黃袍妖精的兒子被我兩個拿將來也。那怪聽見管情回來我卻不須進城與他鬥了。若在城上廝殺必要噴雲噯霧播土揚塵驚擾那朝廷與多官黎庶俱不安也。”八戒笑道：“哥哥你但幹事就左我們。”行者道：“如何為左你？”八戒道：“這兩個孩子被你抓來已此唬破膽了這一會聲都哭啞再一會必死無疑。我們拿他往下一摜摜做個肉糰子那怪趕上肯放？定要我兩個償命。你卻還不是個乾淨人？連見證也沒你你卻不是左我們？”行者道：“他若扯你你兩個就與他打將這裡來。這裡有戰場寬闊我在此等候打他。”沙僧道：“正是正是大哥說得有理。我們去來。”他兩個才倚仗威風將孩子拿去。

行者即跳下石崖到他塔門之下那公主道：“你這和尚全無信義！你說放了你師弟就與我孩兒怎麼你師弟放去把我孩兒又留反來我門做甚？”行者陪笑道：“公主休怪你來的日子已久帶你令郎去認他外公去哩。”公主道：“和尚莫無禮我那黃袍郎比眾不同。你若唬了我的孩兒與他挪挪驚是。”行者笑道：“公主啊為人生在天地之間怎麼便是得罪？”

公主道：“我曉得。”行者道：“你女流家曉得甚麼？”公主道：

“我自幼在宮曾受父母教訓。記得古書雲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行者道：“你正是個不孝之人。蓋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故孝者百行之原萬善之本卻怎麼將身陪伴妖精更不思念父母？非得不孝之罪如何？”公主聞此正言半晌家耳紅面赤慚愧無地忽失口道：“長老之言最善我豈不思念父母？只因這妖精將我攝騙在此他的法令又謹我的步履又難路遠山遙無人可傳音信。欲要自盡又恐父母疑我逃走事終不明。故沒奈何苟延殘喘誠為天地間一大罪人也！”說罷淚如泉湧。行者道：“公主不必傷悲。豬八戒曾告訴

我說你有一封書曾救了我師父一命你書上也有思念父母之意。老孫來管與你拿了妖精帶你回朝見駕別尋個佳偶侍奉雙親到老你意如何？”公主道：“和尚啊你莫要尋死。昨者你兩個師弟那樣好漢也不曾打得過我黃袍郎。

你這般一個筋多骨少的瘦鬼一似個螃蟹模樣骨頭都長在外面有甚本事你敢說拿妖魔之話？”行者笑道：“你原來沒眼色認不得人。俗語雲：尿泡雖大無斤兩秤鉈雖小壓千斤。他們相貌空大無用走路抗風穿衣費布種火心空頂門腰軟吃食無功。咱老孫小自小筋節。”那公主道：“你真個有手段麼？”行者道：“我的手段你是也不曾看見絕會降妖極能伏怪。”公主道：“你卻莫誤了我耶。”行者道：“決然誤你不得。”公主道：“你既會降妖伏怪如今卻怎樣拿他？”行者說：“你且回避回避莫在我這眼前倘他來時不好動手腳只恐你與他情濃了捨不得他。”公主道：“我怎的捨不得他？其稽留於此者不得已耳！”行者道：“你與他做了十三年夫妻豈無情意？我若見了他不與他兒戲一棍便是一棍一拳便是一拳須要打倒他才得你回朝見駕。”那公主果然依行者之言往僻靜處躲避也是他姻緣該盡故遇著大聖來臨。那猴王把公主藏了他卻搖身一變就變做公主一般模樣回轉洞中專候那怪。

卻說八戒、沙僧把兩個孩子拿到寶象國中往那白玉階前捽下可憐都摜做個肉餅相似鮮血迸流骨骸粉碎慌得那滿朝多官報道：“不好了！不好了！天上摜下兩個人來了！”八戒厲聲高叫道：“那孩子是黃袍妖精的兒子被老豬與沙弟拿將來也！”那怪還在銀安殿宿酒未醒正睡夢間聽得有人叫他名字他就翻身抬頭觀看只見那雲端裡是豬八戒沙和尚二人吆喝。妖怪心中暗想道：“豬八戒便也罷了沙和尚是我綁在家裡他怎麼得出來？我的渾家怎麼肯放他？我的孩兒怎麼得到他手？這怕是豬八戒不得我出去與他交戰故將此計來羈我。我若認了這個泛頭就與他打啊噫！我卻還害酒哩！假若被他築上一鈀卻不滅了這個威風識破了那個關竅且等我回家看看是我的兒子不是我的兒子再與他說話不遲。”好妖怪他也不辭王駕轉山林徑去洞中查信息。此時朝中已知他是個妖怪了原來他夜裡吃了一個宮娥還有十七個脫命去的五更時奏了國王說他如此如此。又因他不辭而去越知他是怪那國王即著多官看守著假老虎不題。

卻說那怪徑回洞口。行者見他來時設法哄他把眼擠了一擠撲簌簌淚如雨落兒天兒地的跌腳捶胸於此洞裡嚎啕痛哭。那怪一時間那裡認得？上前摟住道：“渾家你有何事這般煩惱？”那大聖編成的鬼話捏出的虛詞淚汪汪的告道：

“郎君啊！常言道男子無妻財沒主婦女無夫身落空！你昨日進朝認親怎不回來？今早被豬八戒劫了沙和尚又把我兩個孩兒搶去是我苦告更不肯饒。他說拿去朝中認認外公這半日不見孩兒又不知存亡如何你又不見來家教我怎生割捨？

故此止不住傷心痛哭。”那怪聞言心中大怒道：“真個是我的兒子？”行者道：“正是被豬八戒搶去了。”那妖魔氣得亂跳道：

“罷了！罷了！我兒被他摜殺了！已是不可活也！只好拿那和尚來與我兒子償命報仇罷！渾家你且莫哭你如今心裡覺道怎麼？且醫治一醫治。”行者道：“我不怎的只是捨不得孩兒哭得我有些心疼。”妖魔道：“不打緊你請起來我這裡有件寶貝只在你那疼上摸一摸兒就不疼了。卻要仔細休使大指兒彈著若使大指兒彈著啊就看出我本相來了”行者聞言心中暗笑道：“這潑怪倒也老實不動刑法就自家供了。等他拿出寶貝來我試彈他一彈看他是個甚麼妖怪。”那怪攜著行者一直行到洞裡深遠密閉之處。卻從口中吐出一件寶貝有雞子大小是一顆舍利子玲瓏內丹。行者心中暗喜道：“好東西耶！

這件物不知打了多少坐工煉了幾年磨難配了幾轉雌雄煉成這顆內丹舍利。今日大有緣法遇著老孫。”那猴子拿將過來那裡有甚麼疼處特故意摸了一摸一指頭彈將去。那妖慌了劈手來搶你思量那猴子好不溜撒把那寶貝一口吸在肚裡。那妖魔攥著拳頭就打被行者一手隔住把臉抹了一抹現出本相道聲“妖怪！不要無禮！你且認認看我是誰？”那妖怪見了大驚道：“呀！渾家你怎麼拿出這一副嘴臉來耶？”行者罵道：“我把你這個潑怪！誰是你渾家？連你祖宗也還不認得哩？”那怪忽然省悟道：“我象有些認得你哩。”行者道：“我且不打你你再認認看。”那怪道：“我雖見你眼熟一時間卻想不起姓名。你果是誰從那裡來的？你把我渾家估倒在何處卻來我家詐誘我的寶貝？著實無禮！可惡！”行者道：“你是也不認得我。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叫做孫悟空行者。我是你五百年前的舊祖宗哩！”那怪道：“沒有這話！沒有這話！我拿住唐僧時止知他有兩個徒弟叫做豬八戒、沙和尚何曾見有人說個姓孫的。你不知是那裡來的個怪物到此騙我！”行者道：“我不曾同他二人來是我師父因老孫慣打妖怪殺傷甚多他是個慈悲好善之人將我逐回故不曾同他一路行走。你是不知你祖宗名姓。”那怪道：“你好不丈夫啊！既受了師父趕逐卻有甚麼嘴臉又來見人！”行者道：“你這個潑怪豈知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父子無隔宿之仇！你傷害我師父我怎麼不來救他？你害他便也罷卻又背前面後罵我是怎的說？”妖怪道：“我何嘗罵你？”行者道：“是豬八戒說的。”那怪道：“你不要信他那個豬八戒尖著嘴有些會學老婆舌頭你怎聽他？”行者道：“且不必講此閒話只說老孫今日到你家裡你好怠慢了遠客。雖無酒饌款待頭卻是有的快快將頭伸過來等老孫打一棍兒當茶！”那怪聞得說打呵呵大笑道：“孫行者你差了計較了！你既說要打不該跟我進來。我這裡大小群妖還有百十饒你滿身是手也打不出我的門去。”行者道：“不要胡說！莫說百十個就有幾千、幾萬只要一個個查明白了好打棍棍無空教你斷根絕跡！”那怪聞言急傳號令把那山前山后群妖洞裡洞外諸怪一齊點起各執器械把那三四層門密密攔阻不放。行者見了滿心歡喜雙手理棍喝聲叫“變！”變的三頭六臂把金箍棒幌一幌變做三根金箍棒。你

看他六隻手使著三根棒一路打將去好便似虎入羊群鷹來雞柵可憐那小怪湯著的頭如粉碎；刮著的血似水流！往來縱橫如入無人之境。止剩一個老妖趕出門來罵道：“你這潑猴其實憊懶！怎麼上門子欺負人家！”行者急回頭用手招呼道：“你來！你來！

打倒你才是功績！”

那怪物舉寶刀分頭便砍好行者掣鐵棒覿面相迎。這一場在那山頂上半雲半霧的殺哩：大聖神通大妖魔本事高。

這個橫理生金棒那個斜舉蘸鋼刀。悠悠刀起明霞亮輕輕棒架彩雲飄。往來護頂翻多次反復渾身轉數遭。一個隨風更面目一個立地把身搖。那個大睜火眼伸猿膊這個明幌金睛折虎腰。你來我去交鋒戰刀迎棒架不相饒。猴王鐵棍依三略怪物鋼刀按六韜。一個慣行手段為魔主一個廣施法力保唐僧。猛烈的猴王添猛烈英豪的怪物長英豪。死生不顧空中打都為唐僧拜佛遙。他兩個戰有五六十合不分勝負。行者心中暗喜道：“這個潑怪他那口刀倒也抵得住老孫的這根棒。等老孫丟個破綻與他看他可認得。”好猴王雙手舉棍使一個高探馬的勢子。那怪不識是計見有空兒舞著寶刀徑奔下三路砍被行者急轉個大中平挑開他那口刀又使個葉底偷桃勢望妖精頭頂一棍就打得他無影無蹤急收棍子看處不見了妖精行者大驚道：“我兒啊不禁打就打得不見了。果是打死好道也有些膿血如何沒一毫蹤影？想是走了。”急縱身跳在雲端裡看處四邊更無動靜。“老孫這雙眼睛不管那裡一抹都見卻怎麼走得這等溜撒？我曉得了：那怪說有些兒認得我想必不是凡間的怪多是天上來的精。”

那大聖一時忍不住怒攥著鐵棒打個筋斗只跳到南天門上。慌得那龐劉苟畢、張陶鄧辛等眾兩邊躬身控背不敢攔阻讓他打入天門直至通明殿下。早有張葛許邱四大天師問道：“大聖何來？”行者道：“因保唐僧至寶象國有一妖魔欺騙國女傷害吾師老孫與他賭鬥。正鬥間不見了這怪。想那怪不是凡間之怪多是天上之精特來查勘那一路走了甚麼妖神。”天師聞言即進靈霄殿上啟奏蒙差查勘九曜星官、十二元辰、東西南北中央五鬥、河漢群辰、五嶽四瀆、普天神聖都在天上更無一個敢離方位。又查那鬥牛宮外二十八宿顛倒只有二十七位內獨少了奎星。天師回奏道：“奎木狼下界了。”

玉帝道：“多少時不在天了？”天師道：“四卯不到。三日點卯一次今已十三日了。”玉帝道：“天上十三日下界已是十三年。”

即命本部收他上界。那二十七宿星員領了旨意出了天門各念咒語驚動奎星。你道他在那裡躲避？他原來是孫大聖大鬧天宮時打怕了的神將閃在那山澗

裡潛災被水氣隱住妖雲所以不曾看見他。他聽得本部星員念咒方敢出頭隨眾上界。

被大聖攔住天門要打幸虧眾星勸住押見玉帝。那怪腰間取出金牌在殿下叩頭納罪玉帝道："奎木狼上界有無邊的勝景你不受用卻私走一方何也？"奎宿叩頭奏道："萬歲赦臣死罪。那寶象國王公主非凡人也。他本是披香殿侍香的玉女因欲與臣私通臣恐點汙了天宮勝境他思凡先下界去托生於皇宮內院是臣不負前期變作妖魔占了名山攝他到洞府與他配了一十三年夫妻。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今被孫大聖到此成功。"玉帝聞言收了金牌貶他去兜率宮與太上老君燒火帶俸差操有功複職無功重加其罪。行者見玉帝如此放心中歡喜朝上唱個大喏又向眾神道："列位起動了。"天師笑道："那個猴子還是這等村俗替他收了怪神也倒不謝天恩卻就喏喏而退。"玉帝道："只得他無事落得天上清平是幸。"

那大聖按落祥光徑轉碗子山波月洞尋出公主將那思凡下界收妖的言語正然陳訴只聽得半空中八戒、沙僧厲聲高叫道："師兄有妖精留幾個兒我們打耶。"行者道："妖精已盡絕矣。"沙僧道："既把妖精打絕無甚掛礙將公主引入朝中去罷。不要睜眼兄弟們使個縮地法來。"那公主只聞得耳內風響霎時間徑回城裡。他三人將公主帶上金鑾殿上那公主參拜了父王、母后會了姊妹各官俱來拜見。那公主才啟奏道：

"多虧孫長老法力無邊降了黃袍怪救奴回國。"那國王問曰：

"黃袍是個甚怪？"行者道："陛下的駙馬是上界的奎星令愛乃侍香的玉女因思凡降落人間不非小可都因前世前緣該有這些姻眷。那怪被老孫上天宮啟奏玉帝玉帝查得他四卯不到下界十三日就是十三年了蓋天上一日下界一年。隨差本部星宿收他上界貶在兜率宮立功去訖老孫卻救得令愛來也。"那國王謝了行者的恩德便教："看你師父去來。"

他三人徑下寶殿與眾官到朝房裡抬出鐵籠將假虎解了鐵索。別人看他是虎獨行者看他是人。原來那師父被妖術魘住不能行走心上明白只是口眼難開。行者笑道："師父啊你是個好和尚怎麼弄出這般個惡模樣來也？你怪我行兇作惡趕我回去你要一心向善怎麼一旦弄出個這等嘴臉？"

八戒道："哥啊救他一救罷不要只管揭挑他了。"行者道："你凡事攛唆是他個得意的好徒弟你不救他又尋老孫怎的？原與你說來待降了妖精報了罵我之仇就回去的。"沙僧近前跪下道："哥啊古人雲不看僧面看佛面。兄長既是到此萬望救他一救。若是我們能救也不敢許遠的來奉請你也。"行者用手挽起道："我豈有安心不救之理？快取水來。"那八戒飛星去驛中取了行李馬匹將

紫金缽盂取出盛水半盂遞與行者。

行者接水在手念動真言望那虎劈頭一口噴上退了妖術解了虎氣。長老現了原身定性睜睛才認得是行者一把攙住道：“悟空！你從那裡來也？”沙僧侍立左右把那請行者降妖精救公主解虎氣並回朝上項事備陳了一遍。三藏謝之不盡道：“賢徒虧了你也！虧了你也！這一去早詣西方徑回東土奏唐王你的功勞第一。”行者笑道：“莫說莫說！但不念那話兒足感愛厚之情也。”國王聞此言又勸謝了他四眾整治素筵大開東閣。他師徒受了皇恩辭王西去國王又率多官遠送。這正是：君回寶殿定江山僧去雷音參佛祖。畢竟不知此後又有甚事幾時得到西天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平頂山功曹傳信 蓮花洞木母逢災

話說唐僧複得了孫行者師徒們一心同體共詣西方。自寶象國救了公主承君臣送出城西說不盡沿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卻又值三春景候那時節：輕風吹柳綠如絲佳景最堪題。時催鳥語暖烘花遍地芳菲。海棠庭院來雙燕正是賞春時。紅塵紫陌綺羅弦管鬥草傳巵。師徒們正行賞間又見一山擋路。唐僧道：“徒弟們仔細前遇山高恐有虎狼阻擋。”

行者道：“師父出家人莫說在家話。你記得那烏巢和尚的《心經》雲心無掛礙無掛礙方無恐怖遠離顛倒夢想之言？但只是掃除心上垢洗淨耳邊塵。不受苦中苦難為人上人。你莫生憂慮但有老孫就是塌下天來可保無事。怕甚麼虎狼！”長老勒回馬道：“我當年奉旨出長安只憶西來拜佛顏。舍利國中金象彩浮屠塔里玉毫斑。尋窮天下無名水曆遍人間不到山。

逐逐煙波重迭迭幾時能彀此身閑？”行者聞說笑呵呵道：“師要身閑有何難事？若功成之後萬緣都罷諸法皆空。那時節自然而然卻不是身閑也？”長老聞言只得樂以忘憂。放轡催銀駙兜韁趲玉龍。師徒們上得山來十分險峻真個嵯峨好山：巍巍峻嶺削削尖峰。灣環深澗下孤峻陡崖邊。灣環深澗下只聽得呼喇喇戲水蟒翻身；孤峻陡崖邊但見那崒嵂嵂出林虎剪尾。往上看巒頭突兀透青霄；回眼觀壑下深沉鄰碧落。上高來似梯似凳；下低行如塹如坑。真個是古怪巔峰嶺果然是連尖削壁崖。巔峰嶺上采藥人尋思怕走：削壁崖前打柴夫寸步難行。胡羊野馬亂攛梭狡兔山牛如佈陣。山高蔽日遮星斗時逢妖獸與蒼狼。草徑迷漫難進馬怎得雷音見佛王？

長老勒馬觀山正在難行之處。只見那綠莎坡上佇立著一個樵夫。你道他怎生打扮：頭戴一頂老藍氈笠身穿一領毛皂衲衣。老藍氈笠遮煙蓋日果稀奇；毛皂衲衣樂以忘憂真罕見。

手持鋼斧快磨明刀伐乾柴收束緊。擔頭春色幽然四序融融；

身外閒情常是三星淡淡。到老只於隨分過有何榮辱暫關山？

那樵子正在坡前伐朽柴忽逢長老自東來。停柯住斧出林外趨步將身上石崖對長老厲聲高叫道：“那西進的長老！暫停片時。我有一言奉告：此山有一夥毒魔狠怪專吃你東來西去的人哩。”長老聞言魂飛魄散戰兢兢坐不穩雕鞍急回頭忙呼徒弟道：“你聽那樵夫報導此山有毒魔狠怪誰敢去細問他一問？”行者道：“師父放心等老孫去問他一個端的。”

好行者拽開步徑上山來對樵子叫聲“大哥”道個問訊。樵夫答禮道：“長老啊你們有何緣故來此？”行者道：“不瞞大哥說我們是東土差來西天取經的那馬上是我的師父他有些膽小。適蒙見教說有甚麼毒魔狠怪故此我來奉問一聲：

那魔是幾年之魔怪是幾年之怪？還是個把勢還是個雛兒？煩大哥老實說說我好著山神土地遞解他起身。”樵子聞言仰天大笑道：“你原來是個風和尚。”行者道：“我不風啊這是老實話。”樵子道：“你說是老實便怎敢說把他遞解起身？”行者道：

“你這等長他那威風胡言亂語的攔路報信莫不是與他有親？

不親必鄰不鄰必友。”樵子笑道：“你這個風潑和尚忒沒道理。我倒是好意特來報與你們教你們走路時早晚間防備你倒轉賴在我身上。且莫說我不曉得妖魔出處就曉得啊你敢把他怎麼的遞解？解往何處？”行者道：“若是天魔解與玉帝；若是土魔解與土府。西方的歸佛東方的歸聖。北方的解與真武南方的解與火德。是蛟精解與海主是鬼祟解與閻王各有地頭方向。我老孫到處裡人熟一張批文把他連夜解著飛跑。”那樵子止不住呵呵冷笑道：“你這個風潑和尚想是在方上雲遊學了些書符咒水的法術只可驅邪縛鬼還不曾撞見這等狠毒的怪哩。”行者道：“怎見他狠毒？”樵子道：“此山徑過有六百里遠近名喚平頂山。山中有一洞名喚蓮花洞。洞裡有兩個魔頭他畫影圖形要捉和尚；抄名訪姓要吃唐僧。

你若別處來的還好但犯了一個唐字兒莫想去得去得！”行者道：“我們正是唐朝來的。”樵子道：“他正要吃你們哩。”行者道：“造化！造化！但不知他怎的樣吃哩？”樵子道：“你要他怎的吃？”行者道：“若是先吃頭還好耍子；若是先吃腳就難為了。”樵子道：“先吃頭怎麼說？先吃腳怎麼說？”

行者道：“你還不曾經著哩。若是先吃頭一口將他咬下我已死了憑他怎麼煎炒熬煮我也不知疼痛；若是先吃腳他啃了孤拐嚼了腿亭吃到腰截骨我還急忙不死卻不是零零碎碎受苦？此所以難為也。”樵子道：“和尚他那裡有這許多工夫？只是把你拿住捆在籠裡囫圇蒸吃了。”行者笑道：“這個更好！更好！疼倒不忍疼只是受些悶氣罷了。”樵子道：“和尚不要調嘴。那妖怪隨身有五件寶貝神通極大極廣。就是擎天的玉柱架海的金梁若保得唐朝和尚去也須要昏是。”行者道：“幾個昏麼？”樵子道：“要三四個昏是。”行者道：“不打緊不打緊。

我們一年常七八百個昏兒這三四個昏兒易得兒就過去了。”

好大聖全然無懼一心只是要保唐僧捽脫樵夫拽步而轉徑至山坡馬頭前道：“師父沒甚大事。有便有個把妖精兒只是這裡人膽小放他在心上。有我哩怕他怎的？走路！走路！”長老見說只得放懷隨行。正行處早不見了那樵夫。長老道：“那報信的樵子如何就不見了？”八戒道：“我們造化低撞見日裡鬼了。”行者道：“想是他鑽進林子裡尋柴去了。等我看看來。”好大聖睜開火眼金睛漫山越嶺的望處卻無蹤跡。

忽抬頭往雲端裡一看看見是日值功曹他就縱雲趕上罵了幾聲毛鬼道：“你怎麼有話不來直說卻那般變化了演樣老孫？”慌得那功曹施禮道：“大聖報信來遲勿罪勿罪。那怪果然神通廣大變化多端。只看你騰那乖巧運動神機仔細保你師父；假若怠慢了些兒西天路莫想去得。”

行者聞言把功曹叱退切切在心按雲頭徑來山上。只見長老與八戒、沙僧簇擁前進他卻暗想：“我若把功曹的言語實實告誦師父師父他不濟事必就哭了；假若不與他實說夢著頭帶著他走常言道乍入蘆圩不知深淺。倘或被妖魔撈去卻不又要老孫費心？且等我照顧八戒一照顧先著他出頭與那怪打一仗看。若是打得過他就算他一功；若是沒手段被怪拿去等老孫再去救他不遲卻好顯我本事出名。”正自家計較以心問心道：“只恐八戒躲懶便不肯出頭師父又有些護短等老孫羈勒他羈勒。”好大聖你看他弄個虛頭把眼揉了一揉揉出些淚來迎著師父往前徑走。八戒看見連忙叫：

“沙和尚歇下擔子拿出行李來我兩個分了罷！”沙僧道：“二哥分怎的？”八戒道：“分了罷！你往流沙河還做妖怪老豬往高老莊上盼盼渾家。把白馬賣了買口棺木與師父送老大家散火還往西天去哩？”長老在馬上聽見道：“這個夯貨！正走路怎麼又胡說了？”八戒道：“你兒子便胡說！你不看見孫行者那裡哭將來了？他是個鑽天入地、斧砍火燒、下油鍋都不怕的好漢如今戴了個愁帽淚汪汪的哭來必是那山險峻妖怪兇狠。似我們這樣軟弱的人兒怎麼去得？”

長老道：“你且休胡談待我問他一聲看是怎麼說話。”問道：“悟空有甚話當面計較你怎麼自家煩惱？這般樣個哭包臉是虎唬我也！”行者道：“師父啊剛才那個報信的是日值功曹。他說妖精兇狠此處難行果然的山高路峻不能前進改日再去罷。”長老聞言恐惶悚懼扯住他虎皮裙子道：“徒弟呀我們三停路已走了停半因何說退悔之言？”行者道：“我沒個不盡心的但只恐魔多力弱行勢孤單。縱然是塊鐵下爐能打得幾根釘？”長老道：

“徒弟啊你也說得是果然一個人也難。兵書雲寡不可敵眾。

我這裡還有八戒沙僧都是徒弟憑你調度使用或為護將幫手協力同心掃清山徑領我過山卻不都還了正果？”那行者這一場扭捏只逗出長老這幾句話來他搵了淚道：“師父啊若要過得此山須是豬八戒依得我兩件事兒才有三分去得；

假若不依我言替不得我手半分兒也莫想過去。”八戒道：“師兄不去就散火罷不要攀我。”長老道：“徒弟且問你師兄看他教你做甚麼。”呆子真個對行者說道：“哥哥你教我做甚事？”行者道：“第一件是看師父第二件是去巡山。”八戒道：

“看師父是坐巡山去是走。終不然教我坐一會又走走一會又坐兩處怎麼顧盼得來？”行者道：“不是教你兩件齊幹只是領了一件便罷。”八戒又笑道：“這等也好計較。但不知看師父是怎樣巡山是怎樣你先與我講講等我依個相應些兒的去幹罷。”行者道：“看師父啊：師父去出恭你伺候；師父要走路你扶持；師父要吃齋你化齋。若他餓了些兒你該打；黃了些兒臉皮你該打；瘦了些兒形骸你該打。”八戒慌了道：“這個難！

難！難！伺候扶持通不打緊就是不離身馱著也還容易；假若教我去鄉下化齋他這西方路上不識我是取經的和尚只道是那山裡走出來的一個半壯不壯的健豬夥上許多人叉鈀掃帚把老豬圍倒拿家去宰了醃著過年這個卻不就遭瘟了？”行者道：“巡山去罷。”八戒道：“巡山便怎麼樣兒？”行者道：“就入此山打聽有多少妖怪是甚麼山是甚麼洞我們好過去。”八戒道：“這個小可老豬去巡山罷。”那呆子就撒起衣裙挺著釘鈀雄糾糾徑入深山；氣昂昂奔上大路。

行者在旁忍不住嘻嘻冷笑。長老罵道：“你這個潑猴！兄弟們全無愛憐之意常懷嫉妒之心。你做出這樣獐智巧言令色撮弄他去甚麼巡山卻又在這裡笑他！”行者道：“不是笑他我這笑中有味。你看豬八戒這一去決不巡山也不敢見妖怪不知往那裡去躲閃半會捏一個謊來哄我們也。”長老道：

“你怎麼就曉得他？”行者道：“我估出他是這等不信等我跟他去看看聽他

一聽一則幫副他手段降妖二來看他可有個誠心拜佛。”長老道：“好好好你卻莫去捉弄他。”行者應諾了徑直趕上山坡搖身一變變作個蟭蟟蟲兒。其實變得輕巧但見他：翅薄舞風不用力腰尖細小如針。穿蒲抹草過花陰疾似流星還甚。眼睛明映映聲氣渺喑喑。昆蟲之類惟他小亭亭款款機深。幾番閑日歇幽林一身渾不見千眼莫能尋。嚶的一翅飛將去趕上八戒釘在他耳朵後面鬃根底下。那呆子只管走路怎知道身上有人行有七八裡路把釘鈀撇下吊轉頭來望著唐僧指手畫腳的罵道：“你罷軟的老和尚捉掐的弼馬溫面弱的沙和尚！他都在那裡自在捉弄我老豬來蹌路！大家取經都要望成正果偏是教我來巡甚麼山！哈哈哈！曉得有妖怪躲著些兒走。還不彀一半卻教我去尋他這等晦氣哩！我往那裡睡覺去睡一覺回去含含糊糊的答應他只說是巡了山就了其帳也。”那呆子一時間僥倖搴著鈀又走。只見山凹裡一彎紅草坡他一頭鑽得進去使釘鈀撲個地鋪轂轆的睡下把腰伸了一伸道聲“快活！就是那弼馬溫也不得象我這般自在！”原來行者在他耳根後句句兒聽著哩忍不住飛將起來又捉弄他一捉弄。又搖身一變變作個啄木蟲兒但見：鐵嘴尖尖紅溜翠翎豔豔光明。一雙鋼爪利如釘腹餒何妨林靜。最愛枯槎朽爛偏嫌老樹伶仃。圜睛決尾性丟靈辟剝之聲堪聽。

這蟲鷺不大不小的上秤稱只有二三兩重紅銅嘴黑鐵腳刷刺的一翅飛下來。那八戒丟倒頭正睡著了被他照嘴唇上扢擄的一下。那呆子慌得爬將起來口裡亂嚷道：“有妖怪！

有妖怪！把我戳了一槍去了！嘴上好不疼呀！”伸手摸摸泱出血來了他道：“蹭蹬啊！我又沒甚喜事怎麼嘴上掛了紅耶？”

他看著這血手口裡絮絮叨叨的兩邊亂看卻不見動靜道：

“無甚妖怪怎麼戳我一槍麼？”忽抬頭往上看時原來是個啄木蟲在半空中飛哩。呆子咬牙罵道：“這個亡人！弼馬溫欺負我罷了你也來欺負我！我曉得了他一定不認我是個人只把我嘴當一段黑朽枯爛的樹內中生了蟲尋蟲兒吃的將我啄了這一下也等我把嘴揣在懷裡睡罷。”那呆子轂轆的依然睡倒行者又飛來著耳根後又啄了一下。呆子慌得爬起來道：

“這個亡人卻打攪得我狠！想必這裡是他的窠巢生蛋布雛怕我占了故此這般打攪。罷！罷！罷！不睡他了！”搴著鈀徑出紅草坡找路又走。可不喜壞了孫行者笑倒個美猴王行者道：“這夯貨大睜著兩個眼連自家人也認不得！”好大聖搖身又一變還變做個蟭蟟蟲釘在他耳朵後面不離他身上。那呆子入深山又行有四五裡只見山凹中有桌面大的四四方方三塊青石頭。呆子放下鈀對石頭唱個大喏。行者暗笑道：“這呆子！石頭又不是人又不會說話又不會還禮的唱他喏怎的可不是個瞎帳？”原來那呆子把石頭當著唐僧沙僧行者三人朝著他演習

哩。他道：“我這回去見了師父若問有妖怪就說有妖怪。他問甚麼山我若說是泥捏的土做的錫打的銅鑄的面蒸的紙糊的筆劃的他們見說我呆哩若講這話一說呆了我只說是石頭山。他問甚麼洞也只說是石頭洞。

他問甚麼門卻說是釘釘的鐵葉門。他問裡邊有多遠只說入內有三層。十分再搜尋問門上釘子多少只說老豬心忙記不真。此間編造停當哄那弼馬溫去！”

那呆子捏合了拖著鈀徑回本路怎知行者在耳朵後一一聽得明白。行者見他回來即騰兩翅預先回去現原身見了師父。師父道：“悟空你來了悟能怎不見回？”行者笑道：“他在那裡編謊哩就待來也。”長老道：“他兩個耳朵蓋著眼愚拙之人也他會編甚麼謊？又是你捏合甚麼鬼話賴他哩。”行者道：“師父你只是這等護短這是有對問的話。”把他那鑽在草裡睡覺被啄木蟲叮醒朝石頭唱喏編造甚麼石頭山、石頭洞、鐵葉門、有妖精的話預先說了。說畢不多時那呆子走將來又怕忘了那謊低著頭口裡溫習。被行者喝了一聲道：“呆子！念甚麼哩？”八戒掀起耳朵來看看道：“我到了地頭了！”那呆子上前跪倒長老攙起道：“徒弟辛苦啊。”八戒道：“正是。

走路的人爬山的人第一辛苦了。”長老道：“可有妖怪麼？”八戒道：“有妖怪！有妖怪！一堆妖怪哩！”長老道：“怎麼打你來？”八戒說：“他叫我做豬祖宗豬外公安排些粉湯素食教我吃了一頓說道擺旗鼓送我們過山哩。”行者道：“想是在草裡睡著了說得是夢話？”呆子聞言就嚇得矮了三寸道：“爺爺呀！我睡他怎麼曉得？”行者上前一把揪住道：“你過來等我問你。”呆子又慌了戰戰兢兢的道：“問便罷了揪扯怎的？”行者道：“是甚麼山？”八戒道：“是石頭山。”“甚麼洞？”道：“是石頭洞。”“甚麼門？”道：“是釘釘鐵葉門。”“裡邊有多遠？”道：“入內是三層。”行者道：“你不消說了後半截我記得真。恐師父不信我替你說了罷。”八戒道：“嘴臉！你又不曾去你曉得那些兒要替我說？”行者笑道：“門上釘子有多少只說老豬心忙記不真。可是麼？”那呆子即慌忙跪倒。行者道：“朝著石頭唱喏當做我三人對他一問一答可是麼？又說等我編得謊兒停當哄那弼馬溫去！可是麼？”那呆子連忙只是磕頭道：“師兄我去巡山你莫成跟我去聽的？”行者罵道：“我把你個饢糠的夯貨！這般要緊的所在教你去巡山你卻去睡覺！不是啄木蟲叮你醒來你還在那裡睡哩。及叮醒又編這樣大謊可不誤了大事？你快伸過孤拐來打五棍記心！”八戒慌了道：“那個哭喪棒重擦一擦兒皮塌挽一挽兒筋傷若打五下就是死了！”

行者道：“你怕打卻怎麼扯謊？”八戒道：“哥哥呀只是這一遭兒以後再不敢了。”行者道：“一遭便打三棍罷。”八戒道：“爺爺呀半棍兒也禁不得！”呆子沒計奈何扯住師父道：“你替我說個方便兒。”長老道：“悟空說

你編謊我還不信。今果如此其實該打。但如今過山少人使喚悟空你且饒他待過了山再打罷。”行者道：“古人雲順父母言情呼為大孝。師父說不打我就且饒你。你再去與他巡山若再說謊誤事我定一下也不饒你！”那呆子只得爬起來奔上大路又去。你看他疑心生暗鬼步步只疑是行者變化了跟住他故見一物即疑是行者。走有七八裡見一隻老虎從山坡上跑過他也不怕舉著釘鈀道：

“師兄來聽說謊的這遭不編了。”又走處那山風來得甚猛呼的一聲把顆枯木刮倒滾至面前他又跌腳捶胸的道：“哥啊！

這是怎的起！一行說不敢編謊罷了又變甚麼樹來打人！”又走向前只見一個白頸老鴉當頭喳喳的連叫幾聲他又道：“哥哥不羞！不羞！我說不編就不編了只管又變著老鴉怎的？你來聽麼？”原來這一番行者卻不曾跟他去他那裡卻自驚自怪亂疑亂猜故無往而不疑是行者隨他身也。呆子驚疑且不題。

卻說那山叫做平頂山那洞叫做蓮花洞。洞裡兩妖：一喚金角大王一喚銀角大王。金角正坐對銀角說：“兄弟我們多少時不巡山了？”銀角道：“有半個月了。”金角道：“兄弟你今日與我去巡巡。”銀角道：“今日巡山怎的？”金角道：“你不知近聞得東土唐朝差個禦弟唐僧往西方拜佛一行四眾叫做孫行者、豬八戒、沙和尚連馬五口。你看他在那處與我把他拿來。”銀角道：“我們要吃人那裡不撈幾個？這和尚到得那裡讓他去罷。”金角道：“你不曉得。我當年出天界嘗聞得人言：

唐僧乃金蟬長老臨凡十世修行的好人一點元陽未泄有人吃他肉延壽長生哩。”銀角道：“若是吃了他肉就可以延壽長生我們打甚麼坐立甚麼功煉甚麼龍與虎配甚麼雌與雄？

只該吃他去了。等我去拿他來。”金角道：“兄弟你有些性急且莫忙著。你若走出門不管好歹但是和尚就拿將來假如不是唐僧卻也不當人子？我記得他的模樣曾將他師徒畫了一個影圖了一個形你可拿去。但遇著和尚以此照驗照驗。”又將某人是某名字一一說了。銀角得了圖像知道姓名即出洞點起三十名小怪便來山上巡邏。

卻說八戒運拙正行處可哥的撞見群魔當面擋住道：

“那來的甚麼人？”呆子才抬起頭來掀著耳朵看見是些妖魔他就慌了心中暗道：“我若說是取經的和尚他就撈了去只是說走路的。”小妖回報道：“大王是走路的。”那三十名小怪中間有認得的有不認得的旁邊有聽著指點說話的道：“大王這個和尚象這圖中豬八戒模樣。”叫掛起影神圖來八戒看見大驚

道：“怪道這些時沒精神哩！原來是他把我的影神傳將來也！”小妖用槍挑著銀角用手指道：“這騎白馬的是唐僧這毛臉的是孫行者。”八戒聽見道：“城隍沒我便也罷了豬頭三牲清醮二十四分。”口裡嘮叨只管許願。那怪又道：“這黑長的是沙和尚這長嘴大耳的是豬八戒。”呆子聽見說他慌得把個嘴揣在懷裡藏了。那怪叫：“和尚伸出嘴來！”八戒道：“胎裡病伸不出來。”那怪令小妖使鉤子鉤出來。八戒慌得把個嘴伸出道：“小家形罷了這不是？你要看便就看鉤怎的？”那怪認得是八戒掣出寶刀上前就砍。這呆子舉釘鈀按住道：“我的兒休無禮！看鈀！”那怪笑道：“這和尚是半路出家的。”八戒道：“好兒子！有些靈性！你怎麼就曉得老爺是半路出家的？”

那怪道：“你會使這鈀一定是在人家園圃中築地把他這鈀偷將來也。”八戒道：“我的兒你那裡認得老爺這鈀。我不比那築地之鈀這是：巨齒鑄來如龍爪滲金妝就似虎形。若逢對敵寒風灑但遇相持火焰生。能替唐僧消障礙西天路上捉妖精。輪動煙霞遮日月使起昏雲暗鬥星。築倒泰山老虎怕掀翻大海老龍驚。饒你這妖有手段一鈀九個血窟窿！”那怪聞言那裡肯讓使七星劍丟開解數與八戒一往一來在山中賭鬥有二十回合不分勝負。八戒起狠來舍死的相迎。那怪見他捽耳朵噴粘涎舞釘鈀口裡吆吆喝喝的也盡有些悚懼即回頭招呼小怪一齊動手。若是一個打一個其實還好。他見那些小妖齊上慌了手腳遮架不住敗了陣回頭就跑。原來是道路不平未曾細看忽被蔴蘿藤絆了個踉蹌。掙起來正走又被個小妖睡倒在地扳著他腳跟撲的又跌了個狗吃屎被一群趕上按住抓鬃毛揪耳朵扯著腳拉著尾扛扛抬抬擒進洞去。咦！正是：一身魔難消滅萬種災生不易除。畢竟不知豬八戒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卻說那怪將八戒拿進洞去道：“哥哥啊拿將一個來了。”

老魔喜道：“拿來我看。”二魔道：“這不是？”老魔道：“兄弟錯拿了這個和尚沒用。”八戒就綽經說道：“大王沒用的和尚放他出去罷不當人子！”二魔道：“哥哥不要放他雖然沒用也是唐僧一起的叫做豬八戒。把他且浸在後邊淨水池中浸退了毛衣使鹽醃著曬乾了等天陰下酒。”八戒聽言道：“蹭蹬啊！撞著個販醃臘的妖怪了！”那小妖把八戒抬進去拋在水裡不題。

卻說三藏坐在坡前耳熱眼跳身體不安叫聲：“悟空！怎麼悟能這番巡山去之久而不來？”行者道：“師父還不曉得他的心哩。”三藏道：“他有甚心？”行者道：“師父啊此山若是有怪他半步難行一定虛張聲勢跑將回來報我；想是無怪路途平靜他一直去了。”三藏道：“假若真個去了卻在那裡相會？此間乃是山野空闊之處比不得那店市城井之間。”行者道：“師父莫慮且

請上馬。那呆子有些懶惰斷然走的遲慢。你把馬打動些兒我們定趕上他一同去罷。”真個唐僧上馬沙僧挑擔行者前面引路上山。

卻說那老怪又喚二魔道：“兄弟你既拿了八戒斷乎就有唐僧。再去巡巡山來切莫放過他去。”二魔道：“就行就行。”

你看他急點起五十名小妖上山巡邏。正走處只見祥雲縹緲瑞氣盤旋二魔道：“唐僧來了。”眾妖道：“唐僧在那裡？”二魔道：“好人頭上祥雲照頂惡人頭上黑氣沖天。那唐僧原是金蟬長老臨凡十世修行的好人所以有這樣雲縹緲。”眾怪都不看見二魔用手指道：“那不是？”那三藏就在馬上打了一個寒噤又一指又打個寒噤。一連指了三指他就一連打了三個寒噤心神不寧道：“徒弟啊我怎麼打寒噤麼？”沙僧道：“打寒噤想是傷食病了。行者道：“胡說師父是走著這深山峻嶺必然小心虛驚。莫怕！莫怕！等老孫把棒打一路與你壓壓驚。”好行者理開棒在馬前丟幾個解數上三下四左五右六盡按那六韜三略使起神通。那長老在馬上觀之真個是寰中少有世上全無。剖開路一直前行險些兒不唬倒那怪物。他在山頂上看見魂飛魄喪忽失聲道：“幾年間聞說孫行者今日才知話不虛傳果是真。”眾怪上前道：“大王怎麼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你誇誰哩？”二魔道：“孫行者神通廣大那唐僧吃他不成。”眾怪道：“大王你沒手段等我們著幾個去報大大王教他點起本洞大小兵來擺開陣勢合力齊心怕他走了那裡去！”二魔道：“你們不曾見他那條鐵棒有萬夫不當之勇我洞中不過有四五百兵怎禁得他那一棒？”眾妖道：“這等說唐僧吃不成卻不把豬八戒錯拿了？如今送還他罷。”二魔道：“拿便也不曾錯拿送便也不好輕送。唐僧終是要吃只是眼下還尚不能。”眾妖道：“這般說還過幾年麼？”二魔道：“也不消幾年。我看見那唐僧只可善圖不可惡取。若要倚勢拿他聞也不得一聞只可以善去感他賺得他心與我心相合卻就善中取計可以圖之。”眾妖道：“大王如定計拿他可用我等？”二魔道：“你們都各回本寨但不許報與大王知道。若是驚動了他必然走了風訊敗了我計策。我自有個神通變化可以拿他。”

眾妖散去他獨跳下山來在那道路之旁搖身一變變做個年老的道者真個是怎生打扮？但見他：星冠晃亮鶴蓬鬆。羽衣圍繡帶雲履綴黃棕。神清目朗如仙客體健身輕似壽翁。說甚麼清牛道士也強如素券先生。妝成假像如真象捏作虛情似實情。他在那大路旁妝做個跌折腿的道士腳上血淋津口裡哼哼的只叫“救人！救人！”

卻說這三藏仗著孫大聖與沙僧歡喜前來正行處只聽得叫“師父救人！”三藏聞得道：“善哉！善哉！這曠野山中四下裡更無村舍是甚麼人叫？想必是虎豹狼蟲唬倒的。”這長老兜回俊馬叫道：“那有難者是甚人？可出來。”這怪從草寇里爬出對長老馬前乒乓的只情磕頭。三藏在馬上見他是個道者卻又年紀

高大甚不過意連忙下馬攙道：“請起請起。”那怪道：“疼！疼！疼！”丟了手看處只見他腳上流血三藏驚問道：

“先生啊你從那裡來？因甚傷了尊足？”那怪巧語花言虛情假意道：“師父啊此山西去有一座清幽觀宇我是那觀裡的道士。”三藏道：“你不在本觀中侍奉香火演習經法為何在此閑行？”那魔道：“因前日山南裡施主家邀道眾禳星散福來晚我師徒二人一路而行。行至深衢忽遇著一隻斑斕猛虎將我徒弟銜去貧道戰兢兢亡命走一跤跌在亂石坡上傷了腿足不知回路。今日大有天緣得遇師父萬望師父大慈悲救我一命。若得到觀中就是典身賣命一定重謝深恩。”三藏聞言認為真實道：“先生啊你我都是一命之人我是僧你是道衣冠雖別修行之理則同。我不救你啊就不是出家之輩。救便救你你卻走不得路哩。”那怪道：“立也立不起來怎生走路？”三藏道：“也罷也罷。我還走得路將馬讓與你騎一程到你上宮還我馬去罷。”那怪道：“師父感蒙厚情只是腿胯跌傷不能騎馬。”三藏道：“正是。”叫沙和尚：“你把行李捎在我馬上你馱他一程罷。”沙僧道：“我馱他。”那怪急回頭抹了他一眼道：“師父啊我被那猛虎唬怕了見這晦氣色臉的師父愈加驚怕不敢要他馱。”三藏叫道：“悟空你馱罷。”行者連聲答應道：“我馱我馱！”那妖就認定了行者順順的要他馱再不言語。沙僧笑道：“這個沒眼色的老道！我馱著不好顛倒要他馱。他若看不見師父時三尖石上把筋都摜斷了你的哩！”行者馱了口中笑道：“你這個潑魔怎麼敢來惹我？你也問問老孫是幾年的人兒！你這般鬼話兒只好瞞唐僧又好來瞞我？我認得你是這山中的怪物想是要吃我師父哩。我師父又非是等閒之輩是你吃的！你要吃他也須是分多一半與老孫是。”那魔聞得行者口中念誦道：“師父我是好人家兒孫做了道士。

今日不幸遇著虎狼之厄我不是妖怪。”行者道：“你既怕虎狼怎麼不念《北斗經》？”三藏正然上馬聞得此言罵道：“這個潑猴！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馱他馱兒便罷了且講甚麼北斗經南斗經！”行者聞言道：“這廝造化哩！我那師父是個慈悲好善之人又有些外好裡枒槎。我待不馱你他就怪我。

馱便馱須要與你講開：若是大小便先和我說。若在脊樑上淋下來臊氣不堪且汙了我的衣服沒人漿洗。”那怪道：“我這般一把子年紀豈不知你的話說？”行者才拉將起來背在身上同長老、沙僧奔大路西行。那山上高低不平之處行者留心慢走讓唐僧前去。行不上三五裡路師父與沙僧下了山凹之中行者卻望不見心中埋怨道：“師父偌大年紀再不曉得事體。這等遠路就是空身子也還嫌手重恨不得捽了卻又教我馱著這個妖怪！莫說他是妖怪就是好人這們年紀也死得著了摜殺他罷馱他怎的？”這大聖正算計要摜原來那怪就知道了且會遣山就使一個移山倒海的法術就在行者背上撚訣念動真言把一座須彌山遣在空中劈頭來壓行者。這大聖慌的把頭偏一偏壓在左肩背上笑道：“我的兒你使甚麼重

身法來壓老孫哩？這個倒也不怕只是正擔好挑偏擔兒難挨。”那魔道：“一座山壓他不住！”卻又念咒語把一座峨眉山遣在空中來壓。行者又把頭偏一偏壓在右肩背上。看他挑著兩座大山飛星來趕師父！那魔頭看見就嚇得渾身是汗遍體生津道：“他卻會擔山！”又整性情把真言念動將一座泰山遣在空中劈頭壓住行者。那大聖力軟筋麻遭逢他這泰山下頂之法只壓得三屍神咋七竅噴紅。

好妖魔使神通壓倒行者卻疾駕長風去趕唐三藏就於雲端裡伸下手來馬上撾人。慌得個沙僧丟了行李掣出降妖棒當頭擋住。那妖魔舉一口七星劍對面來迎。這一場好殺：

七星劍降妖杖萬映金光如閃亮。這個圜眼凶如黑殺神那個鐵臉真是捲簾將。那怪山前大顯能一心要捉唐三藏。這個努力保真僧一心寧死不肯放。他兩個噴雲噯霧照天宮播土揚塵遮鬥象。殺得那一輪紅日淡無光大地乾坤昏蕩蕩。來往相持**回不期戰敗沙和尚。那魔十分兇猛使口寶劍流星的解數滾來把個沙僧戰得軟弱難搪回頭要走早被他逼住寶杖輪開大手撾住沙僧挾在左脅下將右手去馬上拿了三藏腳尖兒鉤著行李張開口咬著馬鬃使起攝法把他們一陣風都拿到蓮花洞裡厲聲高叫道：“哥哥！這和尚都拿來了！”老魔聞言大喜道：“拿來我看。”二魔道：“這不是？”老魔道：“賢弟呀又錯拿來了也。”二魔道：“你說拿唐僧的。”老魔道：“是便就是唐僧只是還不曾拿住那有手段的孫行者。須是拿住他才好吃唐僧哩。若不曾拿得他切莫動他的人。那猴王神通廣大變化多般我們若吃了他師父他肯甘心？來那門前吵鬧莫想能得安生。”二魔笑道：“哥啊你也忒會抬舉人。

若依你誇獎他天上少有地下全無自我觀之也只如此沒甚手段。”老魔道：“你拿住了？”二魔道：“他已被我遣三座大山壓在山下寸步不能舉移所以才把唐僧、沙和尚連馬行李都攝將來也。”那老魔聞言滿心歡喜道：“造化！造化！拿住這廝唐僧才是我們口裡的食哩。”叫小妖：“快安排酒來且與你二大王奉一個得功的杯兒。”二魔道：“哥哥且不要吃酒叫小的們把豬八戒撈上水來吊起。”遂把八戒吊在東廊沙僧吊在西邊唐僧吊在中間白馬送在槽上行李收將進去。老魔笑道：

“賢弟好手段！兩次捉了三個和尚。但孫行者雖是有山壓住也須要作個法怎麼拿他來湊蒸才好哩。”二魔道：“兄長請坐。

若要拿孫行者不消我們動身只教兩個小妖拿兩件寶貝把他裝將來罷。”老魔道：“拿甚麼寶貝去？”二魔道：“拿我的紫金紅葫蘆你的羊脂玉淨瓶。”老魔將寶貝取出道：“差那兩個去？”二魔道：“差精細鬼、伶俐蟲二人去。”吩咐道：“你兩個拿著這寶貝徑至高山絕頂將底兒朝天口兒朝地叫一聲

孫行者！他若應了就已裝在裡面隨即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帖兒他就一時三刻化為膿了。”二小妖叩頭將寶貝領出去拿行者不題。

卻說那大聖被魔使法壓住在山根之下遇苦思三藏逢災念聖僧厲聲叫道：“師父啊！想當時你到兩界山揭了壓帖老孫脫了大難秉教沙門感菩薩賜與法旨我和你同住同修同緣同相同見同知乍想到了此處遭逢魔障又被他遣山壓了。可憐！可憐！你死該當只難為沙僧八戒與那小龍化馬一場！這正是樹大招風風撼樹人為名高名喪人！”歎罷那珠淚如雨。早驚了山神土地與五方揭諦神眾會金頭揭諦道：“這山是誰的？”土地道：“是我們的。”“你山下壓的是誰？”土地道：

“不知是誰。”揭諦道：“你等原來不知。這壓的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孫悟空行者如今皈依正果跟唐僧做了徒弟。你怎麼把山借與妖魔壓他？你們是死了。他若有一日脫身出來他肯饒你！就是從輕土地也問個擺站山神也問個充軍我們也領個大不應是。”那山神、土地才怕道：“委實不知不知只聽得那魔頭念起遣山咒法我們就把山移將來了誰曉得是孫大聖？”揭諦道：“你且休怕律上有雲不知者不坐。我與你計較放他出來不要教他動手打你們。”土地道：“就沒理了既放出來又打？”揭諦道：“你不知他有一條如意金箍棒十分利害：打著的就死挽著的就傷。磕一磕兒筋斷擦一擦兒皮塌哩！”那土地山神心中恐懼與五方揭諦商議了卻來到三山門外叫道：“大聖！山神土地五方揭諦來見。”好行者他虎瘦雄心還在自然的氣象昂昂聲音朗朗道：“見我怎的？”土地道：“告大聖得知遣開山請大聖出來赦小神不恭之罪。”行者道：“遣開山不打你。”喝聲“起去！”就如官府放一般。那眾神念動真言咒語把山仍遣歸本位放起行者。行者跳將起來抖抖土束束裙耳後掣出棒來叫山神土地：“都伸過孤拐來每人先打兩下與老孫散散悶！”眾神大驚道：“剛才大聖已吩咐恕我等之罪怎麼出來就變了言語要打？”行者道：“好土地！好山神！你倒不怕老孫卻怕妖怪！”土地道：“那魔神通廣**術高強念動真言咒語拘喚我等在他洞裡一日一個輪流當值哩！”行者聽見當值二字卻也心驚仰面朝天高聲大叫道：“蒼天！蒼天！自那混沌初分天開地辟花果山生了我我也曾遍訪明師傳授長生秘訣。想我那隨風變化伏虎降龍大鬧天宮名稱大聖更不曾把山神、土地欺心使喚。今日這個妖魔無狀怎敢把山神、土地喚為奴僕替他輪流當值？天啊！

既生老孫怎麼又生此輩？”

那大聖正感歎間又見山凹裡霞光焰焰而來行者道：“山神土地你既在這洞中當值那放光的是甚物件？”土地道：“那是妖魔的寶貝放光想是有妖精拿寶貝來降你。”行者道：“這個卻好耍子兒啊！我且問你他這洞中有甚人與他相

往？”土地道：“他愛的是燒丹煉藥喜的是全真道人。”行者道：“怪道他變個老道士把我師父騙去了。既這等你都且記打回去罷等老孫自家拿他。”那眾神俱騰空而散。這大聖搖身一變變做個老真人。你道他怎生打扮：頭挽雙髽髻身穿百衲衣。手敲漁鼓簡腰系呂公絛。斜倚大路下專候小魔妖。頃刻妖來到猴王暗放刁。不多時那兩個小妖到了。行者將金箍棒伸開那妖不曾防備絆著腳撲的一跌。爬起來才看見行者口裡嚷道：“憊懶！憊懶！若不是我大王敬重你這行人就和比較起來。”行者陪笑道：“比較甚麼？道人見道人都是一家人。”那怪道：“你怎麼睡在這裡絆我一跌？”行者道：“小道童見我這老道人要跌一跌兒做見面錢。”那妖道：“我大王見面錢只要幾兩銀子你怎麼跌一跌兒做見面錢？你別是一鄉風決不是我這裡道士。”行者道：“我當真不是我是蓬萊山來的。”那妖道：

“蓬萊山是海島神仙境界。”行者道：“我不是神仙誰是神仙？”

那妖卻回嗔作喜上前道：“老神仙老神仙！我等肉眼凡胎不能識認言語衝撞莫怪莫怪。”行者道：“我不怪你常言道仙體不踏凡地你怎知之？我今日到你山上要度一個成仙了道的好人。那個肯跟我去？”精細鬼道：“師父我跟你去。”伶俐蟲道：“師父我跟你去。”行者明知故問道：“你二位從那裡來的？”那怪道：“自蓮花洞來的。”要往那裡去？”那怪道：“奉我大王教命拿孫行者去的。”行者道：“拿那個？”那怪又道：“拿孫行者。”孫行者道：“可是跟唐僧取經的那個孫行者麼？”那妖道：“正是正是。你也認得他？”行者道：“那猴子有些無禮。我認得他我也有些惱他我與你同拿他去就當與你助功。”那怪道：“師父不須你助功我二大王有些法術遣了三座大山把他壓在山下寸步難移教我兩個拿寶貝來裝他的。”行者道：“是甚寶貝？”精細鬼道：“我的是紅葫蘆他的是玉淨瓶。”

行者道：“怎麼樣裝他？”小妖道：“把這寶貝的底兒朝天口兒朝地叫他一聲他若應了就裝在裡面貼上一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帖子他就一時三刻化為膿了。”行者見說心中暗驚道：“利害！利害！當時日值功曹報信說有五件寶貝這是兩件了不知那三件又是甚麼東西？”行者笑道：“二位你把寶貝借我看看。”那小妖那知甚麼訣竅就於袖中取出兩件寶貝雙手遞與行者。行者見了心中暗喜道：“好東西！好東西！我若把尾子一抉颼的跳起走了只當是送老孫。”忽又思道：“不好！不好！搶便搶去只是壞了老孫的名頭這叫做白日搶奪了。”複遞與他去道：“你還不曾見我的寶貝哩。”那怪道：“師父有甚寶貝？也借與我凡人看看壓災。”好行者伸下手把尾上毫毛拔了一根撚一撚叫“變”！即變做一個一尺七寸長的大紫金紅葫蘆自腰裡拿將出來道：“你看我的葫蘆麼？”

那伶俐蟲接在手看了道：“師父你這葫蘆長大有樣範好看卻只是不中用。”行者道：“怎的不中用？”那怪道：“我這兩件寶貝每一個可裝千人哩。”行者道：“你這裝人的何足稀罕？我這葫蘆連天都裝在裡面哩！”那怪道：“就可以裝天？”行者道：“當真的裝天。”那怪道：“只怕是謊。就裝與我們看看才信不然決不信你。”行者道：“天若惱著我一月之間常裝他七八遭；不惱著我就半年也不裝他一次。”伶俐蟲道：“哥啊裝天的寶貝與他換了罷。”精細鬼道：“他裝天的怎肯與我裝人的相換？伶俐蟲道：“若不肯啊貼他這個淨瓶也罷。”行者心中暗喜道：“葫蘆換葫蘆餘外貼淨瓶一件換兩件其實甚相應！”即上前扯住那伶俐蟲道：“裝天可換麼？”那怪道：“但裝天就換不換我是你的兒子！”行者道：“也罷也罷我裝與你們看看。”

好大聖低頭撚訣念個咒語叫那日遊神、夜遊神、五方揭諦神：“即去與我奏上玉帝說老孫皈依正果保唐僧去西天取經路阻高山師逢苦厄。妖魔那寶吾欲誘他換之萬千拜上將天借與老孫裝閉半個時辰以助成功。若道半聲不肯即上靈霄殿動起刀兵！”那日遊神徑至南天門裡靈霄殿下啟奏玉帝備言前事玉帝道：“這潑猴頭出言無狀前者觀音來說放了他保護唐僧朕這裡又差五方揭諦、四值功曹輪流護持如今又借天裝天可裝乎？”才說裝不得那班中閃出哪吒三太子奏道：“萬歲天也裝得。”玉帝道：“天怎樣裝？”哪吒道：“自混沌初分以輕清為天重濁為地。天是一團清氣而扶托瑤天宮闕以理論之其實難裝；但只孫行者保唐僧西去取經誠所謂泰山之福緣海深之善慶今日當助他成功。”玉帝道：“卿有何助？”哪吒道：“請降旨意往北天門問真武借皂雕旗在南天門上一展把那日月星辰閉了。對面不見人捉白不見黑哄那怪道只說裝了天以助行者成功。”玉帝聞言：“依卿所奏。”那太子奉旨前來北天門見真武備言前事。那祖師隨將旗付太子。

早有遊神急降大聖耳邊道：“哪吒太子來助功了。”行者仰面觀之只見祥雲繚繞果是有神卻回頭對小妖道：“裝天罷。”小妖道：“要裝就裝只管阿綿花屎怎的？”行者道：“我方才運神念咒來。”那小妖都睜著眼看他怎麼樣裝天。這行者將一個假葫蘆兒拋將上去。你想這是一根毫毛變的能有多重？

被那山頂上風吹去飄飄蕩蕩足有半個時辰方才落下。只見那南天門上哪吒太子把皂旗撥喇喇展開把日月星辰俱遮閉了真是乾坤墨染就宇宙靛裝成。二小妖大驚道：“才說話時只好向午卻怎麼就黃昏了？”行者道：“天既裝了不辨時候怎不黃昏！”“如何又這等樣黑？”行者道：“日月星辰都裝在裡面外卻無光怎麼不黑！”小妖道：“師父你在那廂說話哩？”

行者道：“我在你面前不是？”小妖伸手摸著道：“只見說話更不見面目。師父此間是甚麼去處？”行者又哄他道：“不要動腳此間乃是渤海岸上若

塌了腳落下去啊七八日還不得到底哩！”小妖大驚道：“罷！罷！罷！放了天罷。我們曉得是這樣裝了。若弄一會子落下海去不得歸家！”好行者見他認了真實又念咒語驚動太子把旗卷起卻早見日光正午。小妖笑道：“妙啊！妙啊！這樣好寶貝若不換啊誠為不是養家的兒子！”那精細鬼交了葫蘆伶俐蟲拿出淨瓶一齊兒遞與行者行者卻將假葫蘆兒遞與那怪。行者既換了寶貝卻又幹事找絕：臍下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變作一個銅錢叫道：“小童你拿這個錢去買張紙來。”小妖道：“何用？”行者道：“我與你寫個合同文書。你將這兩件裝人的寶貝換了我一件裝天的寶貝恐人心不平向後去日久年深有甚反悔不便故寫此各執為照。”小妖道：“此間又無筆墨寫甚文書？我與你賭個咒罷。”行者道：“怎麼樣賭？”小妖道：“我兩件裝人之寶貼換你一件裝天之寶若有反悔一年四季遭瘟。”行者笑道：“我是決不反悔如有反悔也照你四季遭瘟。”說了誓將身一縱把尾子翹了一翹跳在南天門前謝了哪吒太子麾旗相助之功。太子回宮繳旨將旗送還真武不題。這行者佇立霄漢之間觀看那個小妖。畢竟不知怎生區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聖騰那騙寶貝

卻說那兩個小妖將假葫蘆拿在手中爭看一會忽抬頭不見了行者。伶俐蟲道：“哥啊神仙也會打誑語他說換了寶貝度我等成仙怎麼不辭就去了？”精細鬼道：“我們相應便宜的多哩他敢去得成？拿過葫蘆來等我裝裝天也試演試演看。”真個把葫蘆往上一拋撲的就落將下來慌得個伶俐蟲道：“怎麼不裝！不裝！莫是孫行者假變神仙將假葫蘆換了我們的真的去耶？”精細鬼道：“不要胡說！孫行者是那三座山壓住了怎生得出？拿過來等我念他那幾句咒兒裝了看。”這怪也把葫蘆兒望空丟起口中念道：“若有半聲不肯就上靈霄殿上動起刀兵！”念不了撲的又落將下來。兩妖道：“不裝不裝！

一定是個假的。”正嚷處孫大聖在半空裡聽得明白看得真實恐怕他弄得時辰多了緊要處走了風訊將身一抖把那變葫蘆的毫毛收上身來弄得那兩妖四手皆空。精細鬼道：“兄弟拿葫蘆來。”伶俐蟲道：“你拿著的。天呀！怎麼不見了？”都去地下亂摸草裡胡尋吞袖子揣腰間那裡得有？二妖嚇得呆呆掙掙道：“怎的好！怎的好！當時大王將寶貝付與我們教拿孫行者今行者既不曾拿得連寶貝都不見了。我們怎敢去回話？這一頓直直的打死了也！怎的好！怎的好！”伶俐蟲道：

“我們走了罷。”精細鬼道：“往那裡走麼？”伶俐蟲道：“不管那裡走罷。若回去說沒寶貝斷然是送命了。”精細鬼道：“不要走還回去。二大王平日看你甚好我推一句兒在你身上。他若肯將就留得性命說不過就打死還在此間莫弄得兩頭不著去來去來！”那怪商議了轉步回山。

行者在半空中見他回去又搖身一變變作蒼蠅兒飛下去跟著小妖。你道他既變了蒼蠅那寶貝卻放在何處？如丟在路上藏在草裡被人看見拿去卻不是勞而無功？他還帶在身上。帶在身上啊蒼蠅不過豆粒大小如何容得？原來他那寶貝與他金箍棒相同叫做如意佛寶隨身變化可以大可以小故身上亦可容得。他嚶的一聲飛下去跟定那怪不一時到了洞裡。只見那兩個魔頭坐在那裡飲酒。小妖朝上跪下行者就釘在那門櫃上側耳聽著。小妖道："大王。"二老魔即停杯道："你們來了？"小妖道："來了。"又問："拿著孫行者否？"小妖叩頭不敢聲言。老魔又問又不敢應只是叩頭。問之再三小妖俯伏在地："赦小的萬千死罪！赦小的萬千死罪！

我等執著寶貝走到半山之中忽遇著蓬萊山一個神仙。他問我們那裡去我們答道拿孫行者去。那神仙聽見說孫行者他也惱他要與我們幫功。是我們不曾叫他幫功卻將拿寶貝裝人的情由與他說了。那神仙也有個葫蘆善能裝天。我們也是妄想之心養家之意：他的裝天我的裝人與他換了罷。原說葫蘆換葫蘆伶俐蟲又貼他個淨瓶。誰想他仙家之物近不得凡人之手正試演處就連人都不見了。萬望饒小的們死罪！"老魔聽說暴躁如雷道："罷了！罷了！這就是孫行者假妝神仙騙哄去了！那猴頭神通廣大處處人熟不知那個毛神放他出來騙去寶貝！"二魔道："兄長息怒。叵耐那猴頭著然無禮既有手段便走了也罷怎麼又騙寶貝？我若沒本事拿他永不在西方路上為怪！"老魔道："怎生拿他？"二魔道："我們有五件寶貝去了兩件還有三件務要拿住他。"老魔道："還有那三件？"二魔道："還有七星劍與芭蕉扇在我身邊那一條幌金繩在壓龍山壓龍洞老母親那裡收著哩。如今差兩個小妖去請母親來吃唐僧肉就教他帶幌金繩來拿孫行者。"老魔道：

"差那個去？"二魔道："不差這樣廢物去！"將精細鬼、伶俐蟲一聲喝起。二人道："造化！造化！打也不曾打罵也不曾罵卻就饒了。"二魔道："叫那常隨的伴當巴山虎、倚海龍來。"二人跪下二魔吩咐道："你卻要小心。"俱應道："小心。""卻要仔細。"俱應道："仔細。"又問道："你認得老奶奶家麼？"又俱應道："認得。""你既認得你快早走動到老奶奶處多多拜上說請吃唐僧肉哩。就著帶幌金繩來要拿孫行者。"

二怪領命疾走怎知那行者在旁一一聽得明白。他展開翅飛將去趕上巴山虎釘在他身上。行經二三裡就要打殺他兩個。又思道："打死他有何難事？但他奶奶身邊有那幌金繩又不知住在何處等我且問他一問再打。"好行者嚶的一聲躲離小妖讓他先行有百十步卻又搖身一變也變做個小妖兒戴一頂狐皮帽子將虎皮裙子倒插上來勒住趕上道：

“走路的等我一等。”那倚海龍回頭問道：“是那裡來的？”行者道：“好哥啊連自家人也認不得？”小妖道：“我家沒有你。”行者道：“怎麼沒我？你再認認看。”小妖道：“面生面生不曾相會。”行者道：“正是你們不曾會著我我是外班的。”小妖道：

“外班長官是不曾會。你往那裡去？”行者道：“大王說差你二位請老奶奶來吃唐僧肉教他就帶幌金繩來拿孫行者。恐你二位走得緩有些貪頑誤了正事又差我來催你們快去。”小妖見說著海底眼更不疑惑把行者果認做一家人急急忙忙往前飛跑一氣又跑有**裡。行者道：“忒走快了些我們離家有多少路了？”小怪道：“有十五六裡了。”行者道：“還有多遠？”

倚海龍用手一指道：“烏林子裡就是。”行者抬頭見一帶黑林不遠料得那老怪只在林子裡外卻立定步讓那小怪前走即取出鐵棒走上前著腳後一刮。可憐忒不禁打就把兩個小妖刮做一團肉餅卻拖著腳藏在路旁深草寇里。即便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做個巴山虎自身卻變做個倚海龍假妝做兩個小妖徑往那壓龍洞請老奶奶。這叫做七十二變神通大指物騰那手段高。

三五步跳到林子裡正找尋處只見有兩扇石門半開半掩不敢擅入只得吆叫一聲：“開門！開門！”早驚動那把門的一個女怪將那半扇兒開了道：“你是那裡來的？”行者道：“我是平頂山蓮花洞裡差來請老***。”那女怪道：“進去。”到了二層門下閃著頭往裡觀看又見那正當中高坐著一個老媽媽兒。你道他怎生模樣？但見：雪鬢蓬鬆星光晃亮。臉皮紅潤皺文多牙齒稀疏神氣壯。貌似菊殘霜裡色形如松老雨余顏。

頭纏白練攢絲帕耳墜黃金嵌寶環。孫大聖見了不敢進去只在二門外仵著臉脫脫的哭起來你道他哭怎的莫成是怕他？

就怕也便不哭況先哄了他的寶貝又打殺他的小妖卻為何而哭？他當時曾下九鼎油鍋就煠了七八日也不曾有一點淚兒只為想起唐僧取經的苦惱他就淚出痛腸放眼便哭心卻想道：“老孫既顯手段變做小妖來請這老怪沒有個直直的站了說話之理一定見他磕頭才是。我為人做了一場好漢止拜了三個人：西天拜佛祖南海拜觀音兩界山師父救了我我拜了他四拜。為他使碎六葉連肝肺用盡三毛七孔心。一卷經能值幾何？今日卻教我去拜此怪。若不跪拜必定走了風訊。

苦啊！算來隻為師父受困故使我受辱於人！”到此際也沒及奈何撞將進去朝上跪下道：“奶奶磕頭。”那怪道：“我兒起來。”行者暗道：“好！好！好！叫得結實！”老怪問道：“你是那裡來的？”行者道：“平頂山蓮花洞蒙二位大王有令差來請奶奶去吃唐僧肉教帶幌金繩要拿孫行者哩。”老怪大喜

道：“好孝順的兒子！”就去叫抬出轎來。行者道：“我的兒啊！妖精也抬轎！”後壁廂即有兩個女怪抬出一頂香藤轎放在門外掛上青絹緯幔。老怪起身出洞坐在轎裡後有幾個小女怪捧著減妝端著鏡架提著手巾托著香盒跟隨左右。那老怪道：

“你們來怎的？我往自家兒子去處愁那裡沒人伏侍要你們去獻勤塌嘴？都回去！關了門看家！”那幾個小妖果俱回去止有兩個抬轎的。老怪問道：“那差來的叫做甚麼名字？”行者連忙答應道：“他叫做巴山虎我叫做倚海龍。”老怪道：“你兩個前走與我開路。”行者暗想道：“可是晦氣！經倒不曾取得且來替他做皂隸！”卻又不敢抵強只得向前引路大四聲喝起。

行了五六裡遠近他就坐在石崖上等候那抬轎的到了行者道：“略歇歇如何？壓得肩頭疼啊。”小怪那知甚麼訣竅就把轎子歇下。行者在轎後胸脯上拔下一根毫毛變做一個大燒餅抱著啃。轎夫道：“長官你吃的是甚麼？”行者道：“不好說。這遠的路來請奶奶沒些兒賞賜肚裡饑了原帶來的乾糧等我吃些兒再走。”轎夫道：“把些兒我們吃吃。”行者笑道：

“來麼都是一家人怎麼計較？”那小妖不知好歹圍著行者分其乾糧被行者掣出棒著頭一磨一個湯著的打得稀爛；

一個擦著的不死還哼。那老怪聽得人哼轎子裡伸出頭來看時被行者跳到轎前劈頭一棍打了個窟窿腦漿迸流鮮血直冒拖出轎來看處原是個九尾狐狸。行者笑道：“造孽畜！叫甚麼老奶奶！你叫老奶奶就該稱老孫做上太祖公公是！”好猴王把他那幌金繩搜出來籠在袖裡歡喜道：“那潑魔縱有手段已此三件兒寶貝姓孫了！”卻又拔兩根毫毛變做個巴山虎、倚海龍又拔兩根變做兩個抬轎的他卻變做老奶奶模樣坐在轎裡。將轎子抬起徑回本路。不多時到了蓮花洞口那毫毛變的小妖俱在前道：“開門！開門！”內有把門的小妖開了門道：“巴山虎、倚海龍來了？”毫毛道：“來了。”“你們請的奶奶呢？”毫毛用手指道：“那轎內的不是？”小怪道：“你且住等我進去先報。”報導：“大王奶奶來耶。”兩個魔頭聞說即命排香案來接。行者聽得暗喜道：“造化！也輪到我為人了！我先變小妖去請老怪磕了他一個頭。這番來我變老怪是他母親定行四拜之禮。雖不怎的好道也賺他兩個頭兒！”好大聖下了轎子抖抖衣服把那四根毫毛收在身上。那把門的小妖把空轎抬入門裡他卻隨後徐行那般嬌嬌啻啻扭扭捏捏就象那老怪的行動逕自進去。又只見大小群妖都來跪接鼓樂簫韶一派響喨；博山爐裡靄靄香煙。他到正廳中南面坐下兩個魔頭雙膝跪倒朝上叩頭叫道：“母親孩兒拜揖。”行者道：“我兒起來。”

卻說豬八戒吊在梁上哈哈的笑了一聲。沙僧道：“二哥好啊！吊出笑來

也！”八戒道：“兄弟我笑中有故。”沙僧道：“甚故？”八戒道：“我們只怕是奶奶來了就要蒸吃；原來不是奶奶是舊話來了。”沙僧道：“甚麼舊話？”八戒笑道：“弼馬溫來了。”沙僧道：“你怎麼認得是他？”八戒道：“彎倒腰叫我兒起來那後面就掬起猴尾巴子。我比你吊得高所以看得明也。”

沙僧道：“且不要言語聽他說甚麼話。”八戒道：“正是正是。”

那孫大聖坐在中間問道：“我兒請我來有何事幹？”魔頭道：

“母親啊連日兒等少禮不曾孝順得。今早愚兄弟拿得東土唐僧不敢擅吃請母親來獻獻生好蒸與母親吃了延壽。”行者道：“我兒唐僧的肉我倒不吃聽見有個豬八戒的耳朵甚好可割將下來整治整治我下酒。”那八戒聽見慌了道：“遭瘟的！

你來為割我耳朵的！我喊出來不好聽啊！”

噫只為呆子一句通情話走了猴王變化的風。那裡有幾個巡山的小怪把門的眾妖都撞將進來報導：“大王禍事了！孫行者打殺奶奶假妝來耶！”魔頭聞此言那容分說掣七星寶劍望行者劈臉砍來。好大聖將身一幌只見滿洞紅光預先走了。似這般手段著實好耍子正是那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唬得個老魔頭魂飛魄散眾群精噬指搖頭。老魔道：“兄弟把唐僧與沙僧、八戒、白馬、行李都送還那孫行者閉了是非之門罷。”二魔道：“哥哥你說那裡話？我不知費了多少辛勤施這計策將那和尚都攝將來。如今似你這等怕懼孫行者的詭譎就俱送去還他真所謂畏刀避劍之人豈大丈夫之所為也？

你且請坐勿懼。我聞你說孫行者神通廣大我雖與他相會一場卻不曾與他比試。取披掛來等我尋他交戰三合。假若他三合勝我不過唐僧還是我們之食；如三戰我不能勝他那時再送唐僧與他未遲。”老魔道：“賢弟說得是。”教：“取披掛。”眾妖抬出披掛二魔結束齊整執寶劍出門外叫聲：“孫行者！你往那裡走了？”此時大聖已在雲端裡聞得叫他名字急回頭觀看原來是那二魔。你看他怎生打扮：頭戴鳳盔欺臘雪身披戰甲幌鑌鐵。腰間帶是蟒龍筋粉皮靴勒梅花摺。顏如灌口活真君貌比巨靈無二別。七星寶劍手中擎怒氣沖霄威烈烈。二魔高叫道：“孫行者！快還我寶貝與我母親來我饒你唐僧取經去！”大聖忍不住罵道：“這潑怪物錯認了你孫外公！趕早兒送還我師父師弟白馬行囊仍打我些盤纏往西走路。若牙縫裡道半個不字就自家搓根繩兒去罷也免得你外公動手。”二魔聞言急縱雲跳在空中輪寶劍來刺行者掣鐵棒劈手相迎。

他兩個在半空中這場好殺：棋逢對手將遇良才。棋逢對手難藏興將遇良才

可用功。那兩員神將相交好便似南山虎鬥北海龍爭。龍爭處鱗甲生輝；虎鬥時爪牙亂落。爪牙亂落撒銀鉤鱗甲生輝支鐵葉。這一個翻翻覆複有千般解數；那一個來來往往無半點放閑。金箍棒離頂門只隔三分；七星劍向心窩惟爭一蹍。那個威風逼得鬥牛寒這個怒氣勝如雷電險。他兩個戰了有三十回合不分勝負。

行者暗喜道："這潑怪倒也架得住老孫的鐵棒！我已得了他三件寶貝卻這般苦苦的與他廝殺可不誤了我的工夫？不若拿葫蘆或淨瓶裝他去多少是好。"又想道："不好！不好！常言道：物隨主便。倘若我叫他不答應卻又不誤了事業？且使幌金繩扣頭罷。"好大聖一隻手使棒架住他的寶劍；一隻手把那繩拋起刷喇的扣了魔頭。原來那魔頭有個《緊繩咒》有個《松繩咒》。若扣住別人就念《緊繩咒》莫能得脫；若扣住自家人就念《松繩咒》不得傷身。他認得是自家的寶貝即念《松繩咒》把繩鬆動便脫出來反望行者拋將去卻早扣住了大聖。大聖正要使"瘦身法"想要脫身卻被那魔念動《緊繩咒》緊緊扣住怎能得脫？褪至頸項之下原是一個金圈子套住。那怪將繩一扯扯將下來照光頭上砍了七八寶劍行者頭皮兒也不曾紅了一紅。那魔道："這猴子你這等頭硬我不砍你且帶你回去再打你。將我那兩件寶貝趁早還我！"行者道：

"我拿你甚麼寶貝你問我要？"那魔頭將身上細細搜檢卻將那葫蘆、淨瓶都搜出來又把繩子牽著帶至洞裡道："兄長拿將來了。"老魔道："拿了誰來？"二魔道："孫行者。你來看你來看。"老魔一見認得是行者滿面歡喜道："是他！是他！把他長長的繩兒拴在柱枓上耍子！"真個把行者拴住兩個魔頭卻進後面堂裡飲酒。那大聖在柱根下爬蹉忽驚動八戒。那呆子吊在梁上哈哈的笑道："哥哥啊耳朵吃不成了！"行者道："呆子可吊得自在麼？我如今就出去管情救了你們。"八戒道：

"不羞！不羞！本身難脫還想救人罷罷罷！師徒們都在一處死了好到陰司裡問路！"行者道："不要胡說！你看我出去。"八戒道："我看你怎麼出去。"那大聖口裡與八戒說話眼裡卻抹著那些妖怪。見他在裡邊吃酒有幾個小妖拿盤拿盞執壺釃酒不住的兩頭亂跑關防的略松了些兒。他見面前無人就弄神通：順出棒來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一個純鋼的銼兒扳過那頸項的圈子三五銼銼做兩段；扳開銼口脫將出來拔了一根毫毛叫變做一個假身拴在那裡真身卻幌一幌變做個小妖立在旁邊。八戒又在梁上喊道："不好了！不好了！

拴的是假貨吊的是正身！"老魔停杯便問："那豬八戒吆喝的是甚麼？"行者已變做小妖上前道："豬八戒攛道孫行者教變化走了罷他不肯走在那裡吆喝哩。"二魔道："還說豬八戒老實原來這等不老實！該打二十多嘴棍！"這行者就去拿條棍來打八戒道："你打輕些兒若重了些兒我又喊起我認得你！"

行者道：“老孫變化也只為你們你怎麼倒走了風息？這一洞裡妖精都認不得怎的偏你認得？”八戒道：“你雖變了頭臉還不曾變得屁股。那屁股上兩塊紅不是？我因此認得是你。”

行者隨往後面演到廚中鍋底上摸了一把將兩臀擦黑行至前邊。八戒看見又笑道：“那個猴子去那裡混了這一會弄做個黑屁股來了。”

行者仍站在跟前要偷他寶貝真個甚有見識：走上廳對那怪扯個腿子道：“大王你看那孫行者拴在柱上左右爬蹉磨壞那根金繩得一根粗壯些的繩子換將下來才好。”老魔道：

“說得是。”即將腰間的獅蠻帶解下遞與行者。行者接了帶把假妝的行者拴住換下那條繩子一窩兒窩兒籠在袖內又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變作一根假幌金繩雙手送與那怪。那怪只因貪酒那曾細看就便收下。這個是大聖騰那弄本事毫毛又換幌金繩。

得了這件寶貝急轉身跳出門外現了原身高叫：“妖怪！”

那把門的小妖問道：“你是甚人在此呼喝？”行者道：“你快早進去報與你那潑魔說者行孫來了。”那小妖如言報告老魔大驚道：“拿住孫行者又怎麼有個者行孫？”二魔道：“哥哥怕他怎的？寶貝都在我手裡等我拿那葫蘆出去把他裝將來。”老魔道：“兄弟仔細。”二魔拿了葫蘆走出山門忽看見與孫行者模樣一般只是略矮些兒問道：“你是那裡來的”行者道：“我是孫行者的兄弟聞說你拿了我家兄卻來與你尋事的。”二魔道：“是我拿了鎖在洞中。你今既來必要索戰。我也不與你交兵我且叫你一聲你敢應我麼？”行者道：“可怕你叫上千聲我就答應你萬聲！”那魔執了寶貝跳在空中把底兒朝天口兒朝地叫聲“者行孫。”行者卻不敢答應心中暗想道：“若是應了就裝進去哩。”那魔道：“你怎麼不應我？”行者道：“我有些耳閉不曾聽見。你高叫。”那怪物又叫聲“者行孫。”行者在底下掐著指頭算了一算道：“我真名字叫做孫行者起的鬼名字叫做者行孫。真名字可以裝得鬼名字好道裝不得。”卻就忍不住應了他一聲颼的被他吸進葫蘆去貼上帖兒。原來那寶貝那管甚麼名字真假但綽個應的氣兒就裝了去也。大聖到他葫蘆裡渾然烏黑把頭往上一頂那裡頂得動且是塞得甚緊卻才心中焦躁道：“當時我在山上遇著那兩個小妖他曾告誦我說：不拘葫蘆淨瓶把人裝在裡面只消一時三刻就化為膿了敢莫化了我麼？”一條心又想著道：“沒事！化不得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被太上老君放在八卦爐中煉了四十九日煉成個金子心肝銀子肺腑銅頭鐵背火眼金睛那裡一時三刻就化得我？且跟他進去看他怎的！”

二魔拿入裡面道：“哥哥拿來了。”老魔道：“拿了誰？”二魔道：“者行孫是我裝在葫蘆裡也。”老魔歡喜道：“賢弟請坐。

不要動只等搖得響再揭帖兒。”行者聽得道：“我這般一個身子怎麼便搖得響？只除化成稀汁才搖得響是。等我撒泡溺罷他若搖得響時一定揭帖起蓋。我乘空走他娘罷！”又思道“不好不好！溺雖可響只是汙了這直裰。等他搖時我但聚些唾津漱口稀漓呼喇的哄他揭開老孫再走罷。”大聖作了準備那怪貪酒不搖。大聖作個法意思只是哄他來搖忽然叫道：“天呀！孤拐都化了！”那魔也不搖。大聖又叫道：“娘啊！連腰截骨都化了！”老魔道：“化至腰時都化盡矣揭起帖兒看看。”那大聖聞言就拔了一根毫毛。叫“變！”變作個半截的身子在葫蘆底上真身卻變做個蟭蟟蟲兒釘在那葫蘆口邊。只見那二魔揭起帖子看時大聖早已飛出打個滾又變做個倚海龍。倚海龍卻是原去請老***那個小妖他變了站在旁邊。那老魔扳著葫蘆口張了一張見是個半截身子動耽他也不認真假慌忙叫：“兄弟蓋上！蓋上！還不曾化得了哩！”二魔依舊貼上。大聖在旁暗笑道：“不知老孫已在此矣！”

那老魔拿了壺滿滿的斟了一杯酒近前雙手遞與二魔道：“賢弟我與你遞個鍾兒。”二魔道：“兄長我們已吃了這半會酒又遞甚鍾？”老魔道：“你拿住唐僧、八戒、沙僧猶可又索了孫行者裝了者行孫如此功勞該與你多遞幾鍾。”二魔見哥哥恭敬怎敢不接但一隻手托著葫蘆一隻手不敢去接卻把葫蘆遞與倚海龍雙手去接杯不知那倚海龍是孫行者變的。你看他端葫蘆殷勤奉侍。二魔接酒吃了也要回奉一杯老魔道：“不消回酒我這裡陪你一杯罷。”兩人只管謙遜。行者頂著葫蘆眼不轉睛看他兩個左右傳杯全無計較他就把個葫蘆揌入衣袖拔根毫毛變個假葫蘆一樣無二捧在手中。那魔遞了一會酒也不看真假一把接過寶貝各上席安然坐下依然敘飲。孫大聖撤身走過得了寶貝心中暗喜道：“饒這魔頭有手段畢竟葫蘆還姓孫！”畢竟不知向後怎樣施為方得救師滅怪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獲寶伏邪魔

“本性圓明道自通翻身跳出網羅中。修成變化非容易煉就長生豈俗同？清濁幾番隨運轉辟開數劫任西東。逍遙萬億年無計一點神光永注空。”此詩暗合孫大聖的道妙。他自得了那魔真寶籠在袖中喜道：“潑魔苦苦用心拿我誠所謂水中撈月；老孫若要擒你就好似火上弄冰。”藏著葫蘆密密的溜出門外現了本相厲聲高叫道：“精怪開門！”旁有小妖道：“你又是甚人敢來吆喝？”行者道：“快報與你那老潑魔吾乃行者孫來也。”那小妖急入裡報導：“大王門外有個甚麼行者孫來了。”老魔大驚道：“賢弟不好了！惹動他一窩風了！幌金繩現拴著孫行者葫蘆裡現裝著者行孫怎麼又有個甚麼行者孫？

想是他幾個兄弟都來了。”二魔道：兄長放心我這葫蘆裝下一千人哩。我才裝了者行孫一個又怕那甚麼行者孫！等我出去看看一裝來。”老魔道：“兄弟仔細。”

你看那二魔拿著個假葫蘆還象前番雄糾糾、氣昂昂走出門高呼道：“你是那裡人氏敢在此間吆喝？”行者道：“你認不得我？家居花果山祖貫水簾洞。只為鬧天宮多時罷爭競。如今幸脫災棄道從僧用。秉教上雷音求經歸覺正。相逢野潑魔卻把神通弄。還我大唐僧上西參佛聖。兩家罷戰爭各守平安境。休惹老孫焦傷殘老性命！”那魔道：“你且過來我不與你相打但我叫你一聲你敢應麼？”行者笑道：“你叫我我就應了；我若叫你你可應麼？”那魔道：“我叫你是我有個寶貝葫蘆可以裝人；你叫我卻有何物？”行者道：“我也有個葫蘆兒。”那魔道：“既有拿出來我看。”行者就于袖中取出葫蘆道：“潑魔你看！”幌一幌複藏在袖中恐他來搶。那魔見了大驚道：“他葫蘆是那裡來的？怎麼就與我的一般？縱是一根藤上結的也有個大小不同偏正不一卻怎麼一般無二？”他便正色叫道：“行者孫你那葫蘆是那裡來的？”行者委的不知來歷接過口來就問他一句道：“你那葫蘆是那裡來的？”那魔不知是個見識只道是句老實言語就將根本從頭說出道：“我這葫蘆是混沌初分天開地辟有一位太上老祖解化女媧之名煉石補天普救閻浮世界；補到乾宮夬地見一座昆侖山腳下有一縷仙藤上結著這個紫金紅葫蘆卻便是老君留下到如今者。”大聖聞言就綽了他口氣道：“我的葫蘆也是那裡來的。”

魔頭道：“怎見得？”大聖道：“自清濁初開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太上道祖解化女媧補完天缺行至昆侖山下有根仙藤藤結有兩個葫蘆。我得一個是雄的你那個卻是雌的。”那怪道：“莫說雌雄但只裝得人的就是好寶貝。”大聖道：“你也說得是我就讓你先裝。”那怪甚喜急縱身跳將起去到空中執著葫蘆叫一聲“行者孫。”大聖聽得卻就不歇氣連應了**聲只是不能裝去。那魔墜將下來跌腳捶胸道：“天那！只說世情不改變哩！這樣個寶貝也怕老公雌見了雄就不敢裝了！”行者笑道：“你且收起輪到老孫該叫你哩。”急縱筋斗跳起去將葫蘆底兒朝天口兒朝地照定妖魔叫聲“銀角大王”。那怪不敢閉口只得應了一聲倏的裝在裡面被行者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帖子心中暗喜道：“我的兒你今日也來試試新了！”

他就按落雲頭拿著葫蘆心心念念只是要救師父又往蓮花洞口而來。那山上都是些窪踏不平之路況他又是個圈盤腿拐呀拐的走著搖的那葫蘆裡漷漷索索響聲不絕。你道他怎麼便有響聲？原來孫大聖是熬煉過的身體急切化他不得那怪雖也能騰雲駕霧不過是些法術大端是凡胎未脫到于寶貝裡就化了。行者還不當他就化了笑道：“我兒子啊不知是撒尿耶不知是漱口哩這是老孫幹過的買賣。

不等到七八日化成稀汁我也不揭蓋來看。忙怎的？有甚要緊？想著我出來的容易就該千年不看才好！”他拿著葫蘆說著話不覺的到了洞口把那葫蘆搖搖一響了他道：“這個象課的筒子響倒好課。等老孫一課看師父甚麼時才得出門。”你看他手裡不住的搖口裡不住的念道：“周易文王、孔子聖人、桃花女先生、鬼穀子先生。”那洞裡小妖看見道：“大王禍事了！行者孫把二大王爺爺裝在葫蘆裡課哩！”那老魔聞得此言。唬得魂飛魄散骨軟筋麻撲的跌倒在地放聲大哭道：“賢弟呀！我和你私離上界轉托塵凡指望同享榮華永為山洞之主。怎知為這和尚傷了你的性命斷吾手足之情！”滿洞群妖一齊痛哭。

豬八戒吊在梁上聽得他一家子齊哭忍不住叫道：“妖精你且莫哭等老豬講與你聽。先來的孫行者次來的者行孫後來的行者孫返複三字都是我師兄一人。他有七十二變化騰那進來盜了寶貝裝了令弟。令弟已是死了不必這等扛喪快些兒刷淨鍋灶辦些香蕈、蘑菇、茶芽、竹筍、豆腐、麵筋、木耳、蔬菜請我師徒們下來與你令弟念卷受生經。”那老魔聞言心中大怒道：“只說豬八戒老實原來甚不老實！他倒作笑話兒打覷我！”叫小妖：“且休舉哀把豬八戒解下來蒸得稀爛等我吃飽了再去拿孫行者報仇。”沙僧埋怨八戒道：“好麼！我說教你莫多話多話的要先蒸吃哩！”那呆子也盡有幾分悚懼。旁一小妖道：“大王豬八戒不好蒸。”八戒道：“阿彌陀佛！是那位哥哥積陰德的？果是不好蒸。”又有一個妖道：“將他皮剝了就好蒸。”八戒慌了道：“好蒸！好蒸！皮骨雖然粗糙湯滾就爛棬戶！棬戶！”正嚷處只見前門外一個小妖報導：

“行者孫又罵上門來了！”那老魔又大驚道：“這廝輕我無人！”

叫：“小的們且把豬八戒照舊吊起查一查還有幾件寶貝。”管家的小妖道：“洞中還有三件寶貝哩。”老魔問：“是那三件？”管家的道：“還有七星劍、芭蕉扇與淨瓶。”老魔道：“那瓶子不中用原是叫人人應了就裝得轉把個口訣兒教了那孫行者倒把自家兄弟裝去了。不用他放在家裡快將劍與扇子拿來。”

那管家的即將兩件寶貝獻與老魔。老魔將芭蕉扇插在後項衣領把七星劍提在手中又點起大小群妖有三百多名都教一個個拈槍弄棒理索輪刀。這老魔卻頂盔貫甲罩一領赤焰焰的絲袍。群妖擺出陣去要拿孫大聖。那孫大聖早已知二魔化在葫蘆裡面卻將他緊緊拴扣停當撒在腰間手持著金箍棒準備廝殺。只見那老妖紅旗招展跳出門來。卻怎生打扮？頭上盔纓光焰焰腰間帶束彩霞鮮。身穿鎧甲龍鱗砌上罩紅袍烈火然。圓眼睜開光掣電鋼須飄起亂飛煙。七星寶劍輕提手芭蕉扇子半遮肩。行似流雲離海嶽聲如霹靂震山川。威風凜凜欺天將怒帥群妖出洞前。那老魔急令小妖擺開陣勢罵道：

“你這猴子十分無禮！害我兄弟傷我手足著然可恨！”行者罵道：“你這討死的怪物！你一個妖精的性命捨不得似我師父、師弟、連馬四個生靈平白的吊在洞裡我心何忍！情理何甘！

快快的送將出來還我多多貼些盤費喜喜歡歡打老孫起身還饒了你這個老妖的狗命！”那怪那容分說舉寶劍劈頭就砍這大聖使鐵棒舉手相迎。這一場在洞門外好殺！咦！金箍棒與七星劍對撞霞光如閃電。悠悠冷氣逼人寒蕩蕩昏雲遮嶺堰。那個皆因手足情些兒不放善；這個只為取經僧毫釐不容緩。兩家各恨一般仇二處每懷生怒怨。只殺得天昏地暗鬼神驚日淡煙濃龍虎戰。這個咬牙銼玉釘那個怒目飛金焰。一來一往逞英雄不住翻騰棒與劍。這老魔與大聖戰經二十回合不分勝負他把那劍梢一指叫聲“小妖齊來！”那三百餘精一齊擁上把行者圍在垓心。好大聖公然無懼使一條棒左沖右撞後抵前遮。那小妖都有手段越打越上一似綿絮纏身摟腰扯腿莫肯退後大聖慌了即使個身外身法將左脅下毫毛拔了一把嚼碎噴去喝聲叫“變！”一根根都變做行者。你看他長的使棒短的輪拳再小的沒處下手抱著孤拐啃筋把那小妖都打得星落雲散齊聲喊道：“大王啊事不諧矣！

難矣乎哉！滿地盈山皆是孫行者了！”被這身外法把群妖打退止撇得老魔圍困中間趕得東奔西走出路無門。

那魔慌了將左手擎著寶劍右手伸于項後取出芭蕉扇子望東南丙丁火正對離宮呼喇的一扇子搧將下來只見那就地上火光焰焰。原來這般寶貝平白地搧出火來。那怪物著實無情：一連搧了七八扇子熯天熾地烈火飛騰。好火：

那火不是天上火不是爐中火也不是山頭火也不是灶底火乃是五行中自然取出的一點靈光火。這扇也不是凡間常有之物也不是人工造就之物乃是自開闢混沌以來產成的珍寶之物。用此扇搧此火、煌煌燁燁就如電掣紅綃；灼灼輝輝卻似霞飛絳綺。更無一縷青煙盡是滿山赤焰只燒得嶺上松翻成火樹崖前柏變作燈籠。那窩中走獸貪性命西撞東奔；這林內飛禽惜羽毛高飛遠舉。這場神火飄空燎只燒得石爛溪幹遍地紅！大聖見此惡火卻也心驚膽顫道聲“不好了！我本身可處毫毛不濟一落這火中豈不真如燎毛之易？”將身一抖遂將毫毛收上身來隻將一根變作假身子避火逃災他的真身撚著避火訣縱筋斗跳將起去脫離了大火之中徑奔他蓮花洞裡想著要救師父。急到門前把雲頭按落又見那洞門外有百十個小妖都破頭折腳肉綻皮開原來都是他分身法打傷了的都在這裡聲聲喚喚忍疼而立。大聖見了按不住惡性凶頑輪起鐵棒一路打將進去。可憐把那苦煉人身的功果息依然是塊舊皮毛！

那大聖打絕了小妖撞入洞裡要解師父又見那內面有火光焰焰唬得他手慌腳

忙道：“罷了！罷了！這火從後門口燒起來老孫卻難救師父也！”正悚懼處仔細看時呀！原來不是火光卻是一道金光。他正了性往裡視之乃羊脂玉淨瓶放光卻自心中歡喜道：“好寶貝耶！這瓶子曾是那小妖拿在山上放光老孫得了不想那怪又複搜去。今日藏在這裡原來也放光。”你看他竊了這瓶子喜喜歡歡且不救師父急抽身往洞外而走。才出門只見那妖魔提著寶劍拿著扇子從南而來。

孫大聖回避不及被那老魔舉劍劈頭就砍。大聖急縱筋斗雲跳將起去無影無蹤的逃了不題。

卻說那怪到得門口但見屍橫滿地就是他手下的群精慌得仰天長歎止不住放聲大哭道：“苦哉！痛哉！”有詩為證詩曰：可恨猿乖馬劣頑靈胎轉托降塵凡。只因錯念離天闕致使忘形落此山。鴻雁失群情切切妖兵絕族淚潺潺。何時孽滿開愆鎖返本還原上禦關？那老魔慚惶不已一步一聲哭入洞內只見那什物家火俱在只落得靜悄悄沒個人形；悲切切愈加淒慘。獨自個坐在洞中蹋伏在那石案之上將寶劍斜倚案邊把扇子插於肩後昏昏默默睡著了這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上心來瞌睡多。

話說孫大聖撥轉筋斗雲佇立山前想著要救師父把那淨瓶兒牢扣腰間徑來洞口打探。見那門開兩扇靜悄悄的不聞消耗隨即輕輕移步潛入裡邊只見那魔斜倚石案呼呼睡著芭蕉扇褪出肩衣半蓋著腦後七星劍還斜倚案邊卻被他輕輕的走上前拔了扇子急回頭呼的一聲跑將出去。原來這扇柄兒刮著那怪的頭早驚醒他。抬頭看時是孫行者偷了急慌忙執劍來趕。那大聖早已跳出門前將扇子撒在腰間雙手輪開鐵棒與那魔抵敵。這一場好殺：惱壞潑妖王怒衝冠志。恨不過撾來囫圇吞難解心頭氣。惡口罵猢猻：“你老大將人戲傷我若干生還來偷寶貝！這場決不容定見存亡計！”大聖喝妖魔：“你好不知趣！徒弟要與老師爭累卵焉能擊石碎？”

寶劍來鐵棒去兩家更不留仁義。一翻二複賭輸贏三轉四回施武藝。蓋為取經僧靈山參佛位致令金火不相投五行撥亂傷和氣。揚威耀武顯神通走石飛沙弄本事。交鋒漸漸日將晡魔頭力怯先回避。那老魔與大聖戰經三四十合天將晚矣抵敵不住敗下陣來徑往西南上投奔壓龍洞去不題。

這大聖才按落雲頭闖入蓮花洞裡解下唐僧與八戒、沙和尚來。他三人脫得災危謝了行者卻問：“妖魔那裡去了？”

行者道：“二魔已裝在葫蘆裡想是這會子已化了；大魔才然一陣戰敗往西南壓龍山去訖。概洞小妖被老孫分身法打死一半還有些敗殘回的又被老孫殺絕方才得入此處解放你們。”唐僧謝之不盡道：“徒弟啊多虧你受了勞苦！”行

者笑道：

“誠然勞苦。你們還只是吊著受疼我老孫再不曾住腳比急遞鋪的鋪兵還甚反復裡外奔波無已。因是偷了他的寶貝方能平退妖魔。”豬八戒道：“師兄你把那葫蘆兒拿出來與我們看看。只怕那二魔已化了也。”大聖先將淨瓶解下又將金繩與扇子取出然後把葫蘆兒拿在手道：“莫看莫看！他先曾裝了老孫被老孫漱口哄得他揚開蓋子老孫方得走了。我等切莫揭蓋只怕他也會弄喧走了。”師徒們喜喜歡歡將他那洞中的米麵菜蔬尋出。燒刷了鍋灶安排些素齋吃了飽餐一頓安寢洞中。一夜無詞早又天曉。

卻說那老魔徑投壓龍山會聚了大小女怪備言打殺母親裝了兄弟絕滅妖兵偷騙寶貝之事眾女怪一齊大哭。哀痛多時道：“你等且休淒慘。我身邊還有這口七星劍欲會汝等女兵都去壓龍山后會借外家親戚斷要拿住那孫行者報仇。”說不了有門外小妖報導：“大王山后老舅爺帥領若干兵卒來也。”老魔聞言急換了縞素孝服躬身迎接。原來那老舅爺是他母親之弟名喚狐阿七大王因聞得哨山的妖兵報導他姐姐被孫行者打死假變姐形盜了外甥寶貝連日在平頂山拒敵。他卻帥本洞妖兵二百餘名特來助陣故此先攏姐家問信。才進門見老魔掛了孝服二人大哭。哭久老魔拜下備言前事。那阿七大怒即命老魔換了孝服提了寶劍盡點女妖合同一處縱風雲徑投東北而來。

這大聖卻教沙僧整頓早齋吃了走路忽聽得風聲走出門看乃是一夥妖兵自西南上來。行者大驚急抽身忙呼八戒道：“兄弟妖精又請救兵來也。”三藏聞言驚恐失色道：“徒弟似此如何？”行者笑道：“放心！放心！”把他這寶貝都拿來與我。”大聖將葫蘆、淨瓶系在腰間金繩籠於袖內芭蕉扇插在肩後雙手輪著鐵棒教沙僧保守師父穩坐洞中著八戒執釘鈀同出洞外迎敵。那怪物擺開陣勢只見當頭的是阿七大王。

他生的玉面長髯鋼眉刀耳頭戴金煉盔身穿鎖子甲手執方天戟高聲罵道：“我把你個大膽的潑猴！怎敢這等欺人！偷了寶貝傷了眷族殺了神兵又敢久占洞府！趕早兒一個個引頸受死雪我姐家之仇！”行者罵道：“你這夥作死的毛團不識你孫外公的手段！不要走！領吾一棒！”那怪物側身躲過使方天戟劈面相印。兩個在山頭一來一往戰經三四回合那怪力軟敗陣回走。行者趕來卻被老魔接住又鬥了三合只見那狐阿七複轉來攻。這壁廂八戒見了急掣九齒鈀擋住。一個抵一個戰經多時不分勝敗那老魔喝了一聲眾妖兵一齊圍上。

卻說那三藏坐在蓮花洞裡聽得喊聲振地便叫：“沙和尚你出去看你師兄勝負如何。”沙僧果舉降妖杖出來喝一聲撞將出去打退群妖。阿七見事勢不利回頭就走被八戒趕上照背後一鈀就築得九點鮮紅往外冒可憐一靈真性赴前程。急

拖來剝了衣服看處原來也是個狐狸精。那老魔見傷了他老舅丟了行者提寶劍就劈八戒八戒使鈀架住。正賭鬥間沙僧撞近前來舉杖便打那妖抵敵不住縱風雲往南逃走八戒沙僧緊緊趕來。大聖見了急縱雲跳在空中解下淨瓶罩定老魔叫聲“金角大王！”那怪只道是自家敗殘的小妖呼叫就回頭應了一聲颼的裝將進去被行者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帖子。只見那七星劍墜落塵埃也歸了行者。八戒迎著道：“哥哥寶劍你得了精怪何在？”行者笑道：了了！已裝在我這瓶兒裡也。”沙僧聽說與八戒十分歡喜。

當時通掃淨諸邪回至洞裡與三藏報喜道：“山已淨妖已無矣請師父上馬走路。”三藏喜不自勝。師徒們吃了早齋收拾了行李馬匹奔西找路。正行處猛見路旁閃出一個瞽者走上前扯住三藏馬道：“和尚那裡去？還我寶貝來！”八戒大驚道：“罷了！這是老妖來討寶貝了！”行者仔細觀看原來是太上李老君慌得近前施禮道：“老官兒那裡去？”那老祖急升玉局寶座九霄空裡佇立叫：“孫行者還我寶貝。”大聖起到空中道：“甚麼寶貝？”老君道：“葫蘆是我盛丹的淨瓶是我盛水的寶劍是我煉魔的扇子是我搧火的繩子是我一根勒袍的帶。

那兩個怪：一個是我看金爐的童子一個是我看銀爐的童子只因他偷了我的寶貝走下界來正無覓處卻是你今拿住得了功績。”大聖道：“你這老官兒著實無禮縱放家屬為邪該問個鈐束不嚴的罪名。”老君道：“不幹我事不可錯怪了人。此乃海上菩薩問我借了三次送他在此托化妖魔看你師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大聖聞言心中作念道：“這菩薩也老大憊懶！

當時解脫老孫教保唐僧西去取經我說路途艱澀難行他曾許我到急難處親來相救。如今反使精邪揹害語言不的該他一世無夫！若不是老官兒親來我決不與他。既是你這等說拿去罷。”那老君收得五件寶貝揭開葫蘆與淨瓶蓋口倒出兩股仙氣用手一指仍化為金、銀二童子相隨左右。只見那霞光萬道咦！縹緲同歸兜率院逍遙直上大羅天。畢竟不知此後又有甚事孫大聖怎生保護唐僧幾時得到西天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處諸緣伏 劈破旁門見月明

卻說孫行者按落雲頭對師父備言菩薩借童子、老君收去寶貝之事。三藏稱謝不已死心塌地辦虔誠捨命投西攀鞍上馬豬八戒挑著行李沙和尚攏著馬頭孫行者執了鐵棒剖開路徑下高山前進。說不盡那水宿風餐披霜冒露師徒們行罷多時前又一山阻路。三藏在那馬上高叫：“徒弟啊你看那裡山勢崔巍須是要仔細提防恐又有魔障侵身也。”行者道：

“師父休要胡思亂想只要定性存神自然無事。”三藏道：“徒弟呀西天怎麼這等難行？我記得離了長安城在路上春盡夏來秋殘冬至有四五個年頭怎麼還不能得到？”行者聞言呵呵笑道：“早哩！早哩！還不曾出大門哩！”八戒道：“哥哥不要扯謊人間就有這般大門？”行者道：“兄弟我們還在堂屋裡轉哩！”沙僧笑道：“師兄少說大話嚇我那裡就有這般大堂屋卻也沒處買這般大過梁啊。”行者道：“兄弟若依老孫看時把這青天為屋瓦日月作窗櫺四山五嶽為樑柱天地猶如一敞廳！”八戒聽說道：“罷了！罷了！我們只當轉些時回去罷。”行者道：“不必亂談只管跟著老孫走路。”

好大聖橫擔了鐵棒領定了唐僧剖開山路一直前進。

那師父在馬上遙觀好一座山景真個是：山頂嵯峨摩斗柄樹梢仿佛接雲霄。青煙堆裡時聞得穀口猿啼；亂翠陰中每聽得松間鶴唳。嘯風山魅立溪間戲弄樵夫；成器狐狸坐崖畔驚張獵戶。好山！看那八面崖巍四圍險峻。古怪喬松盤翠蓋枯摧老樹掛藤蘿。泉水飛流寒氣透人毛冷；巔峰屹崒清風射眼夢魂驚。時聽大蟲哮吼每聞山鳥時鳴。麂鹿成群穿荊棘往來跳躍；獐兔結黨尋野食前後奔跑。佇立草坡一望並無客旅；行來深凹四邊俱有豺狼。應非佛祖修行處盡是飛禽走獸場。那師父戰戰兢兢進此深山心中淒慘兜住馬叫聲：“悟空啊！我自從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趲馬兜鈴。尋坡轉澗求荊芥邁嶺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瀝茴香何日拜朝廷？”孫大聖聞言呵呵冷笑道：“師父不必掛念少要心焦且自放心前進還你個功到自然成也。”

師徒們玩著山景信步行時早不覺紅輪西墜正是：十裡長亭無客走九重天上現星辰。八河船隻皆收港七千州縣盡關門。

六宮五府回官宰四海三江罷釣綸。兩座樓頭鐘鼓響一輪明月滿乾坤。

那長老在馬上遙觀只見那山凹裡有樓臺迭迭殿閣重重。三藏道：“徒弟此時天色已晚幸得那壁廂有樓閣不遠想必是庵觀寺院我們都到那裡借宿一宵明日再行罷。”行者道：“師父說得是。不要忙等我且看好歹如何。”那大聖跳在空中仔細觀看果然是座山門但見八字磚牆泥紅粉兩邊門上釘金釘。迭迭樓臺藏嶺畔層層宮闕隱山中。萬佛閣對如來殿朝陽樓應大雄門。七層塔屯雲宿霧三尊佛神現光榮。文殊台對伽藍舍彌勒殿靠大慈廳。看山樓外青光舞步虛閣上紫雲生。松關竹院依依綠方丈禪堂處處清。雅雅幽幽供樂事川川道道喜回迎。參禪處有禪僧講演樂房多樂器鳴。妙高臺上曇花墜說法壇前貝葉生。正是那林遮三寶地山擁梵王宮。半壁燈煙光閃灼一行香靄霧朦朧。孫大聖按下雲頭報與三藏道：“師父果然是一座寺院卻好借宿我們去來。”

這長老放開馬一直前來徑到了山門之外。行者道：“師父這一座是甚麼寺？”三藏道：“我的馬蹄才然停住腳尖還未出鐙就問我是甚麼寺好沒分曉！”行者道：“你老人家自幼為僧須曾講過儒書方才去演經法文理皆通然後受唐王的恩宥門上有那般大字如何不認得？”長老罵道：“潑猢猻！說話無知！我才面西催馬被那太陽影射奈何門雖有字又被塵垢朦朧所以未曾看見。”行者聞言把腰兒躬一躬長了二丈余高用手展去灰塵道：“師父請看。”上有五個大字乃是敕建寶林寺。行者收了法身道：“師父這寺裡誰進去借宿？”三藏道：“我進去。你們的嘴臉醜陋言語粗疏性剛氣傲倘或衝撞了本處僧人不容借宿反為不美。”行者道：“既如此請師父進去不必多言。”

那長老卻丟了錫杖解下斗篷整衣合掌徑入山門只見兩邊紅漆欄杆裡面高坐著一對金剛裝塑的威儀惡醜：一個鐵面鋼須似活容一個燥眉圜眼若玲瓏。左邊的拳頭骨突如生鐵右邊的手掌崚嶒賽赤銅。金甲連環光燦爛明盔繡帶映飄風。西方真個多供佛石鼎中間香火紅。三藏見了點頭長歎道：“我那東土若有人也將泥胎塑這等大菩薩燒香供養啊我弟子也不往西天去矣。”正歎息處又到了二層山門之內見有四大天王之相乃是持國、多聞、增長、廣目按東北西南風調雨順之意。進了二層門裡又見有喬松四樹一樹樹翠蓋蓬蓬卻如傘狀忽抬頭乃是大雄寶殿。那長老合掌皈依舒身下拜。拜罷起來轉過佛台到於後門之下又見有倒座觀音普度南海之相。那壁上都是良工巧匠裝塑的那些蝦魚蟹鱉出頭露尾跳海水波潮耍子。長老又點頭三五度感歎萬千聲道：

“可憐啊！鱗甲眾生都拜佛為人何不肯修行！”正讚歎間又見三門裡走出一個道人。那道人忽見三藏相貌稀奇丰姿非俗急趨步上前施禮道：“師父那裡來的？”三藏道：“弟子是東土大唐駕下差來上西天拜佛求經的今到寶方天色將晚告借一宿。”那道人道：“師父莫怪我做不得主。我是這裡掃地撞鐘打勤勞的道人裡面還有個管家的老師父哩待我進去稟他一聲。他若留你我就出來奉請；若不留你我卻不敢羈遲。”三藏道：“累及你了。”

那道人急到方丈報導：“老爺外面有個人來了。”那僧官即起身換了衣服按一按毗盧帽披上袈裟急開門迎接問道人：“那裡人來？”道人用手指定道：“那正殿後邊不是一個人？”那三藏光著一個頭穿一領二十五條達摩衣足下登一雙拖泥帶水的達公鞋斜倚在那後門。僧官見了大怒道：“道人少打！你豈不知我是僧官但只有城上來的士夫降香我方出來迎接。這等個和尚你怎麼多虛少實報我接他！看他那嘴臉不是個誠實的多是雲遊方上僧今日天晚想是要來借宿。我們方丈中豈容他打攪！教他往前廊下蹲罷了報我怎麼！”抽身轉去。長老聞言滿眼垂淚道：“可憐！可憐！這才是人離鄉賤！我弟子從小兒出家做了和尚又不曾拜讖吃葷生歹意看經懷怒壞禪心；又不曾丟瓦拋磚傷佛殿阿羅臉上剝真金。噫！可憐啊！不知是那世裡觸傷天地教我今生常遇不良人！和尚你不

留我們宿便罷了怎麼又說這等憊懶話教我們在前道廊下去蹲？此話不與行者說還好若說了那猴子進來一頓鐵棒把孤拐都打斷你的！”長老道：“也罷也罷常言道人將禮樂為先。我且進去問他一聲看意下如何。”

那師父踏腳跡跟他進方丈門裡只見那僧官脫了衣服氣呼呼的坐在那裡不知是念經又不知是與人家寫法事見那桌案上有些紙箚堆積。唐僧不敢深入就立於天井裡躬身高叫道：“老院主弟子問訊了！”那和尚就有些不耐煩他進裡邊來的意思半答不答的還了個禮道：“你是那裡來的？”三藏道：“弟子乃東土大唐駕下差來上西天拜活佛求經的經過寶方天晚求借一宿明日不犯天光就行了。萬望老院主方便方便。”那僧官才欠起身來道：“你是那唐三藏麼？”三藏道：“不敢弟子便是。”僧官道：“你既往西天取經怎麼路也不會走？”

三藏道：“弟子更不曾走貴處的路。”他道：“正西去只有四五裡遠近有一座三十裡店店上有賣飯的人家方便好宿。我這裡不便不好留你們遠來的僧。”三藏合掌道：“院主古人有雲庵觀寺院都是我方上人的館驛見山門就有三升米分。你怎麼不留我卻是何情？”僧官怒聲叫道：“你這游方的和尚便是有些油嘴油舌的說話！”三藏道：“何為油嘴油舌？”僧官道：

“古人雲老虎進了城家家都閉門。雖然不咬人日前壞了名。”三藏道：“怎麼日前壞了名？”他道：“向年有幾眾行腳僧來於山門口坐下是我見他寒薄一個個衣破鞋無光頭赤腳我歎他那般襤褸即忙請入方丈延之上坐。款待了齋飯又將故衣各借一件與他就留他住了幾日。怎知他貪圖自在衣食更不思量起身就住了七八個年頭。住便也罷又幹出許多不公的事來。”三藏道：“有甚麼不公的事？”僧官道：“你聽我說：

閒時沿牆拋瓦悶來壁上扳釘。冷天向火折窗櫺夏日拖門攔徑。幡布扯為腳帶牙香偷換蔓菁。常將琉璃把油傾奪碗奪鍋賭勝。”三藏聽言心中暗道：“可憐啊！我弟子可是那等樣沒脊骨的和尚？”欲待要哭又恐那寺裡的老和尚笑他但暗暗扯衣揩淚忍氣吞聲急走出去見了三個徒弟。那行者見師父面上含怒向前問：“師父寺裡和尚打你來？”唐僧道：“不曾打。”

八戒說：“一定打來不是怎麼還有些哭包聲？”那行者道：“罵你來？”唐僧道：“也不曾罵。”行者道：“既不曾打又不曾罵你這般苦惱怎麼？好道是思鄉哩？”唐僧道：“徒弟他這裡不方便。”行者笑道：“這裡想是道士？”唐僧怒道：“觀裡才有道士寺裡只是和尚。”行者道：“你不濟事但是和尚即與我們一般。常言道既在佛會下都是有緣人。你且坐等我進去看看。”

好行者按一按頂上金箍束一束腰間裙子執著鐵棒徑到大雄寶殿上指著那三

尊佛像道：“你本是泥塑金裝假像內裡豈無感應？我老孫保領大唐聖僧往西天拜佛求取真經今晚特來此處投宿趁早與我報名！假若不留我等就一頓棍打碎金身教你還現本相泥土！”這大聖正在前邊狠搗叉子亂說只見一個燒晚香的道人點了幾枝香來佛前爐裡插被行者咄的一聲唬了一跌爬起來看見臉又是一跌嚇得滾滾跽跽跑入方丈裡報導：“老爺！外面有個和尚來了！”那僧官道：

“你這夥道人都少打！一行說教他往前廊下去蹲又報甚麼！再說打二十！”道人說：“老爺這個和尚比那個和尚不同生得惡躁沒脊骨。”僧官道：“怎的模樣？”道人道：“是個圓眼睛查耳朵滿面毛雷公嘴。手執一根棍子咬牙恨恨的要尋人打哩。”僧官道：“等我出去看。”他即開門只見行者撞進來了真個生得醜陋：七高八低孤拐臉兩隻黃眼睛一個磕額頭；獠牙往外生就象屬螃蟹的肉在裡面骨在外面。那老和尚慌得把方丈門關了。行者趕上撲的打破門扇道：“趕早將乾淨房子打掃一千間老孫睡覺！”僧官躲在房裡對道人說：“怪他生得醜麼原來是說大話折作的這般嘴臉。我這裡連方丈、佛殿、鐘鼓樓、兩廊共總也不上三百間他卻要一千間睡覺卻打那裡來？”道人說：“師父我也是嚇破膽的人了憑你怎麼答應他罷。”那僧官戰索索的高叫道：“那借宿的長老我這小荒山不方便不敢奉留往別處去宿罷。”行者將棍子變得盆來粗細直壁壁的豎在天井裡道：“和尚不方便你就搬出去！”僧官道：“我們從小兒住的寺師公傳與師父師父傳與我輩我輩要遠繼兒孫。他不知是那裡勾當冒冒實實的教我們搬哩。”

道人說：“老爺十分不猜鮅搬出去也罷扛子打進門來了。”

僧官道：“你莫胡說！我們老少眾大四五百名和尚往那裡搬？

搬出去卻也沒處住。”行者聽見道：“和尚沒處搬便著一個出來打樣棍！”老和尚叫：“道人你出去與我打個樣棍來。”那道人慌了道：“爺爺呀！那等個大扛子教我去打樣棍！”老和尚道：“養軍千日用軍一朝。你怎麼不出去？”道人說：“那扛子莫說打來若倒下來壓也壓個肉泥！”老和尚道：“也莫要說壓只道豎在天井裡夜晚間走路不記得啊一頭也撞個大窟窿！”道人說：“師父你曉得這般重卻教我出去打甚麼樣棍？”

他自家裡面轉鬧起來行者聽見道：“是也禁不得假若就一棍打殺一個我師父又怪我行兇了。且等我另尋一個甚麼打與你看看。”忽抬頭只見方丈門外有一個石獅子卻就舉起棍來乒乓一下打得粉亂麻碎。那和尚在窗眼兒裡看見就嚇得骨軟筋麻慌忙往床下拱道人就往鍋門裡鑽口中不住叫：“爺爺棍重棍重！禁不得！方便方便！”行者道：“和尚我不打你。我問你：“這寺裡有多少和尚？”僧官戰索索的道：“前後是二百八十五房頭共有五百個有度牒的和

尚。”行者道：“你快去把那五百個和尚都點得齊齊整整穿了長衣服出去把我那唐朝的師父接進來就不打你了。”僧官道：“爺爺若是不打便抬也抬進來。”行者道：“趁早去！”僧官叫：“道人你莫說嚇破了膽就是嚇破了心便也去與我叫這些人來接唐僧老爺爺來。”

那道人沒奈何舍了性命不敢撞門從後邊狗洞裡鑽將出去徑到正殿上東邊打鼓西邊撞鐘。鐘鼓一齊響處驚動了兩廊大小僧眾上殿問道：“這早還下晚哩撞鐘打鼓做甚？”

道人說：“快換衣服隨老師父排班出山門外迎接唐朝來的老爺。”那眾和尚真個齊齊整整擺班出門迎接。有的披了袈裟有的著了褊衫無的穿著個一口鐘直裰十分窮的沒有長衣服就把腰裙接起兩條披在身上。行者看見道：“和尚你穿的是甚麼衣服？”和尚見他醜惡道：“爺爺不要打等我說。這是我們城中化的布此間沒有裁縫是自家做的個一裹窮。”

行者聞言暗笑押著眾僧出山門下跪下。那僧官磕頭高叫道：“唐老爺請方丈裡坐。”八戒看見道：“師父老大不濟事你進去時淚汪汪嘴上掛得油瓶。師兄怎麼就有此獐智教他們磕頭來接？”三藏道：“你這個呆子好不曉禮！常言道鬼也怕惡人哩。”唐僧見他們磕頭禮拜甚是不過意上前叫：“列位請起。”眾僧叩頭道：“老爺若和你徒弟說聲方便不動扛子就跪一個月也罷。”唐僧叫：“悟空莫要打他。”行者道：“不曾打若打這會已打斷了根矣。”那些和尚卻才起身牽馬的牽馬挑擔的挑擔抬著唐僧馱著八戒挽著沙僧一齊都進山門裡去卻到後面方丈中依敘坐下。眾僧卻又禮拜三藏道：

“院主請起再不必行禮作踐貧僧我和你都是佛門弟子。”僧官道：“老爺是上國欽差小和尚有失迎接。今到荒山奈何俗眼不識尊儀與老爺邂逅相逢。動問老爺：一路上是吃素？是吃葷？我們好去辦飯。”三藏道：“吃素。”僧官道：“徒弟這個爺爺好的吃葷。”行者道：“我們也吃素都是胎裡素。”那和尚道：

“爺爺呀這等凶漢也吃素！”有一個膽量大的和尚近前又問：

“老爺既然吃素煮多少米的飯方彀吃？”八戒道：“小家子和尚！問甚麼！一家煮上一石米。”那和尚都慌了便去刷洗鍋灶各房中安排茶飯高掌明燈調開桌椅管待唐僧。

師徒們都吃罷了晚齋眾僧收拾了家火三藏稱謝道：“老院主打攪寶山了。”僧官道：“不敢不敢怠慢怠慢。”三藏道：

“我師徒卻在那裡安歇？”僧官道：“老爺不要忙小和尚自有區處。”叫道人：“那壁廂有幾個人聽使令的？”道人說：“師父有。”僧官吩咐道：“你們著兩個去安排草料與唐老爺喂馬；著幾個去前面把那三間禪堂打掃乾淨鋪設床帳快請老爺安歇。”那些道人聽命各各整頓齊備卻來請唐老爺安寢。他師徒們牽馬挑擔出方丈徑至禪堂門看處只見那裡面燈火光明兩梢間鋪著四張藤屜床。行者見了喚那辦草料的道人將草料抬來放在禪堂裡面拴下白馬教道人都出去。三藏坐在中間燈下兩班兒立五百個和尚都伺候著不敢側離。三藏欠身道：“列位請回貧僧好自在安寢也。”眾僧決不敢退。僧官上前吩咐大眾：“伏侍老爺安置了再回。”三藏道：“即此就是安置了都就請回。”眾人卻才敢散去訖。

唐僧舉步出門小解只見明月當天叫：“徒弟。”行者、八戒沙僧都出來侍立。因感這月清光皎潔玉宇深沉真是一輪高照大地分明對月懷歸口占一古風長篇。詩雲：“皓魄當空寶鏡懸山河搖影十分全。瓊樓玉宇清光滿冰鑒銀盤爽氣旋。萬里此時同皎潔一年今夜最明鮮。渾如霜餅離滄海卻似冰輪掛碧天。別館寒窗孤客悶山村野店老翁眠。乍臨漢苑驚秋鬢才到秦樓促晚奩。庾亮有詩傳晉史袁宏不寐泛江船。

光浮杯面寒無力清映庭中健有仙。處處窗軒吟白雪家家院宇弄冰弦。今宵靜玩來山寺何日相同返故園？”行者聞言近前答曰：“師父啊你只知月色光華心懷故里更不知月中之意乃先天法象之規繩也。月至三十日陽魂之金散盡陰魄之水盈輪故純黑而無光乃曰晦。此時與日相交在晦朔兩日之間感陽光而有孕。至初三日一陽現初八日二陽生魄中魂半其平如繩故曰上弦。至今十五日三陽備足是以團圓故曰望。至十六日一陰生二十二日二陰生此時魂中魄半其平如繩故曰下弦。至三十日三陰備足亦當晦。此乃先天采煉之意。我等若能溫養二**九成功那時節見佛容易返故田亦易也。詩曰：前弦之後後弦前藥味平平氣象全。采得歸來爐裡煉志心功果即西天。”那長老聽說一時解悟明徹真言滿心歡喜稱謝了悟空。沙僧在旁笑道：“師兄此言雖當只說的是弦前屬陽弦後屬陰陰中陽半得水之金；更不道水火相攙各有緣全憑土母配如然。三家同會無爭競水在長江月在天。”那長老聞得亦開茅塞。正是理明一竅通千竅說破無生即是仙。八戒上前扯住長老道：“師父莫聽亂講誤了睡覺。

這月啊：缺之不久又團圓似我生來不十全。吃飯嫌我肚子大拿碗又說有粘涎。他都伶俐修來福我自癡愚積下緣。我說你取經還滿三途業擺尾搖頭直上天！”三藏道：“也罷徒弟們走路辛苦先去睡下等我把這卷經來念一念。”行者道：“師父差了你自幼出家做了和尚小時的經文那本不熟？卻又領了唐王旨意上西天見佛求取大乘真典。如今功未完成佛未得見經未曾取你念的是那卷經

兒？”三藏道：“我自出長安朝朝跋涉日日奔波小時的經文恐怕生了；幸今夜得閒等我溫習溫習。”行者道：“既這等說我們先去睡也。”他三人各往一張藤床上睡下。長老掩上禪堂門高剔銀缸鋪開經本默默看念。正是那：樓頭初鼓人煙靜野浦漁舟火滅時。畢竟不知那長老怎麼樣離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謁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嬰兒

卻說三藏坐于寶林寺禪堂中燈下念一會《梁皇水懺》看一會《孔雀真經》只坐到三更時候卻才把經本包在囊裡正欲起身去睡只聽得門外撲剌剌一聲響喨淅零零刮陣狂風。

那長老恐吹滅了燈慌忙將褊衫袖子遮住又見那燈或明或暗便覺有些心驚膽戰。此時又困倦上來伏在經案上盹睡雖是合眼朦朧卻還心中明白耳內嚶嚶聽著那窗外陰風颯颯。

好風真個那淅淅瀟瀟飄飄蕩蕩。淅淅瀟瀟飛落葉飄飄蕩蕩卷浮雲。滿天星斗皆昏昧遍地塵沙盡灑紛。一陣家猛一陣家純。純時松竹敲清韻猛處江湖波浪渾。刮得那山鳥難棲聲哽哽海魚不定跳噴噴。東西館閣門窗脫前後房廊神鬼。佛殿花瓶吹墮地琉璃搖落慧燈昏。香爐鞍＋倒香灰迸燭架歪斜燭焰橫。幢幡寶蓋都搖拆鐘鼓樓台撼動根。

那長老昏夢中聽著風聲一時過處又聞得禪堂外隱隱的叫一聲“師父！”忽抬頭夢中觀看門外站著一條漢子渾身上下水淋淋的眼中垂淚口裡不住叫：“師父！師父！”三藏欠身道：“你莫是魍魎妖魅神怪邪魔至夜深時來此戲我？我卻不是那貪欲貪嗔之類。我本是個光明正大之僧奉東土大唐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經者。我手下有三個徒弟都是降龍伏虎之英豪掃怪除魔之壯士。他若見了你碎屍粉骨化作微塵。此是我大慈悲之意方便之心。你趁早兒潛身遠遁莫上我的禪門來。”那人倚定禪堂道：“師父我不是妖魔鬼怪亦不是魍魎邪神。”三藏道：“你既不是此類卻深夜來此何為？”那人道：

“師父你舍眼看我一看。”長老果仔細定睛看處呀！只見他頭戴一頂沖天冠腰束一條碧玉帶身穿一領飛龍舞鳳赭黃袍足踏一雙雲頭繡口無憂履手執一柄列鬥羅星白玉圭。面如東嶽長生帝形似文昌開化君。三藏見了大驚失色急躬身厲聲高叫道：“是那一朝陛下？請坐。”用手忙攙撲了個空虛回身坐定。再看處還是那個人。長老便問：“陛下你是那裡皇王？

何邦帝主？想必是國土不寧讒臣欺虐半夜逃生至此。有何話說說與我聽。”這人才淚滴腮邊談舊事愁攢眉上訴前因道：“師父啊我家住在正西離此

只有四十裡遠近。那廂有座城池便是興基之處。”三藏道：“叫做甚麼地名？”那人道：“不瞞師父說便是朕當時創立家邦改號烏雞國。”三藏道：“陛下這等驚慌卻因甚事至此？”那人道：“師父啊我這裡五年前天年乾旱草子不生民皆饑死甚是傷情。”三藏聞言點頭歎道：“陛下啊古人雲國正天心順。想必是你不慈恤萬民既遭荒歉怎麼就躲離城郭？且去開了倉庫賑濟黎民；悔過前非重興今善放赦了那枉法冤人。自然天心和合雨順風調。”那人道：“我國中倉稟空虛錢糧盡絕文武兩班停俸祿寡人膳食亦無葷。仿效禹王治水與萬民同受甘苦沐浴齋戒晝夜焚香祈禱。如此三年只幹得河枯井涸。正都在危急之處忽然鍾南山來了一個全真能呼風喚雨點石成金。先見我文武多官後來見朕當即請他登壇祈禱果然有應只見權杖響處頃刻間大雨滂沱。寡人只望三尺雨足矣他說久旱不能潤澤又多下了二寸。朕見他如此尚義就與他八拜為交以兄弟稱之。”三藏道：“此陛下萬千之喜也。”那人道：“喜自何來？”三藏道：“那全真既有這等本事若要雨時就教他下雨若要金時就教他點金。還有那些不足卻離了城闕來此？”那人道：“朕與他同寢食者只得二年。又遇著陽春天氣紅杏夭桃開花綻蕊家家士女處處王孫俱去游春賞玩。那時節文武歸衙嬪妃轉院。朕與那全真攜手緩步至御花園裡忽行到八角琉璃井邊不知他拋下些甚麼物件井中有萬道金光。哄朕到井邊看甚麼寶貝他陡起凶心撲通的把寡人推下井內將石板蓋住井口擁上泥土移一株芭蕉栽在上面。可憐我啊已死去三年是一個落井傷生的冤屈之鬼也！”

唐僧見說是鬼唬得筋力酥軟毛骨聳然沒奈何只得將言又問他道：“陛下你說的這話全不在理。既死三年那文武多官三宮皇后遇三朝見駕殿上怎麼就不尋你？”那人道：

“師父啊說起他的本事果然世間罕有！自從害了朕他當時在花園內搖身一變就變做朕的模樣更無差別。現今占了我的江山暗侵了我的國土。他把我兩班文武四百朝官三宮皇后六院嬪妃盡屬了他矣。”三藏道：“陛下你忒也懦。”那人道：“何懦？”三藏道：“陛下那怪倒有些神通變作你的模樣侵佔你的乾坤文武不能識後妃不能曉只有你死的明白。你何不在陰司閻王處具告把你的屈情伸訴伸訴？”那人道：“他的神通廣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與他會酒海龍王盡與他有親東嶽天齊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閻羅是他的異兄弟。因此這般我也無門投告。”三藏道：“陛下你陰司裡既沒本事告他卻來我陽世間作甚？”那人道：“師父啊我這一點冤魂怎敢上你的門來？山門前有那護法諸天、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教伽藍緊隨鞍馬。卻才被夜遊神一陣神風把我送將進來他說我三年水災該滿著我來拜謁師父。他說你手下有一個大徒弟是齊天大聖極能斬怪降魔。今來志心拜懇千乞到我國中拿住妖魔辨明邪正朕當結草銜環報酬師恩也！”三藏道：“陛下你此來是請我徒弟與你去除卻那妖怪麼？”那人道：“正是！正是！”三藏道：“我徒弟幹別的事不濟但說降妖捉

怪正合他宜。陛下啊雖是著他拿怪但恐理上難行。”那人道：“怎麼難行？”三藏道：“那怪既神通廣大變得與你相同滿朝文武一個個言和心順；三宮妃嬪一個個意合情投。我徒弟縱有手段決不敢輕動干戈。倘被多官拿住說我們欺邦滅國問一款大逆之罪困陷城中卻不是畫虎刻鵠也？”那人道：“我朝中還有人哩。”三藏道：“卻好！卻好！想必是一代親王侍長付何處鎮守去了？”那人道：“不是。我本宮有個太子是我親生的儲君。”三藏道：“那太子想必被妖魔貶了？”那人道：“不曾他只在金鑾殿上五鳳樓中或與學士講書或共全真登位。自此三年禁太子不入皇宮不能彀與娘娘相見。”三藏道：“此是何故？”那人道：“此是妖怪使下的計策只恐他母子相見閑中論出長短怕走了消息。故此兩不會面他得永住常存也。”三藏道：“你的災屯想應天付卻與我相類。當時我父曾被水賊傷生我母被水賊欺占經三個月分娩了我。我在水中逃了性命幸金山寺恩師救養成*人。記得我幼年無父母此間那太子失雙親慚惶不已！”又問道：“你縱有太子在朝我怎的與他相見？”那人道：“如何不得見？”三藏道：

“他被妖魔拘轄連一個生身之母尚不得見我一個和尚欲見何由？”那人道：“他明早出朝來也。”三藏問：“出朝作甚？”那人道：“明日早朝領三千人馬架鷹犬出城采獵師父斷得與他相見。見時肯將我的言語說與他他便信了。”三藏道：“他本是肉眼凡胎被妖魔哄在殿上那一日不叫他幾聲父王？他怎肯信我的言語？”那人道：“既恐他不信我留下一件表記與你罷。”三藏問：“是何物件？”那人把手中執的金廂白玉圭放下道：“此物可以為記。”三藏道：“此物何如？”那人道：“全真自從變作我的模樣只是少變了這件寶貝。他到宮中說那求雨的全真拐了此圭去了自此三年還沒此物。我太子若看見他睹物思人此仇必報。”三藏道：“也罷等我留下著徒弟與你處置。卻在那裡等麼？”那人道：“我也不敢等。我這去還央求夜遊神再使一陣神風把我送進皇宮內院托一夢與我那正宮皇后教他母子們合意你師徒們同心。”三藏點頭應承道：“你去罷。”

那冤魂叩頭拜別舉步相送不知怎麼踢了腳跌了一個筋斗把三藏驚醒卻原來是南柯一夢慌得對著那盞昏燈連忙叫：“徒弟！徒弟！”八戒醒來道：“甚麼土地土地？當時我做好漢專一吃人度日受用腥膻其實快活偏你出家教我們保護你跑路！原說只做和尚如今拿做奴才日間挑包袱牽馬夜間提尿瓶務腳！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作甚？”三藏道：“徒弟我剛才伏在案上打盹做了一個怪夢。”行者跳將起來道：

“師父夢從想中來。你未曾上山先怕妖怪又愁雷音路遠不能得到思念長安不知何日回程所以心多夢多。似老孫一點真心專要西方見佛更無一個夢兒到我。”三藏道：“徒弟我這樁夢不是思鄉之夢。才然合眼見一陣狂風過處禪房

門外有一朝皇帝自言是烏雞國王渾身水濕滿眼淚垂。”這等這等如此如此將那夢中話一一的說與行者。行者笑道：“不消說了他來托夢與你分明是照顧老孫一場生意。必然是個妖怪在那裡篡位謀國等我與他辨個真假。想那妖魔棍到處立要成功。”三藏道：“徒弟他說那怪神通廣大哩。”行者道：“怕他甚麼廣大！早知老孫到教他即走無方！”三藏道：“我又記得留下一件寶貝做表記。”八戒答道：“師父莫要胡纏做個夢便罷了怎麼只管當真？”沙僧道：“不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們打起火開了門看看如何便是。”行者果然開門一齊看處只見星月光中階簷上真個放著一柄金廂白玉圭。八戒近前拿起道：“哥哥這是甚麼東西？”行者道：“這是國王手中執的寶貝名喚玉圭。師父啊既有此物想此事是真。明日拿妖全都在老孫身上只是要你三樁兒造化低哩。”八戒道：“好好好！

做個夢罷了又告誦他。他那些兒不會作弄人哩？就教你三樁兒造化低。”三藏回入裡面道：“是那三樁？”行者道：“明日要你頂缸、受氣、遭瘟。”八戒笑道：一樁兒也是難的三樁兒卻怎麼耽得？”唐僧是個聰明的長老便問：“徒弟啊此三事如何講？”

行者道：“也不消講等我先與你二件物。”

好大聖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聲“變！”變做一個紅金漆匣兒把白玉圭放在內盛著道：“師父你將此物捧在手中到天曉時穿上錦襴袈裟去正殿坐著念經等我去看看他那城池。端的是個妖怪就打殺他也在此間立個功績；假若不是且休撞禍。”三藏道：“正是！正是！”行者道：“那太子不出城便罷若真個應夢出城來我定引他來見你。”三藏道：“見了我如何迎答？”行者道：“來到時我先報知你把那匣蓋兒扯開些等我變作二寸長的一個小和尚鑽在匣兒裡你連我捧在手中。那太子進了寺來必然拜佛你盡他怎的下拜只是不睬他。他見你不動身一定教拿你你憑他拿下去打也由他綁也由他殺也由他。”三藏道：“呀！他的軍令大真個殺了我怎麼好？”行者道：“沒事有我哩若到那緊關處我自然護你。他若問時你說是東土欽差上西天拜佛取經進寶的和尚。他道有甚寶貝？你卻把錦襴袈裟對他說一遍說道：‘此是三等寶貝還有頭一等、第二等的好物哩’。但問處就說這匣內有一件寶貝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共一千五百年過去未來之事俱盡曉得卻把老孫放出來。我將那夢中話告誦那太子他若肯信就去拿了那妖魔一則與他父王報仇二來我們立個名節；他若不信再將白玉圭拿與他看。只恐他年幼還不認得哩。”三藏聞言大喜道：“徒弟啊此計絕妙！但說這寶貝一個叫做錦襴袈裟一個叫做白玉圭你變的寶貝卻叫做甚名？”行者道：“就叫做立帝貨罷。”三藏依言記在心上。師徒們一夜那曾得睡。盼到天明恨不得點頭喚出扶桑日噴氣吹散滿天星。

不多時東方白。行者又吩咐了八戒、沙僧教他兩個：

“不可攪擾僧人出來亂走。待我成功之後共汝等同行。”才別了唐僧打了呼哨一筋斗跳在空中睜火眼平西看處果見有一座城池。你道怎麼就看見了？當時說那城池離寺只有四十裡故此憑高就望見了。行者近前仔細看處又見那怪霧愁雲漠漠妖風怨氣紛紛。行者在空中讚歎道：“若是真王登寶座自有祥光五色雲；只因妖怪侵龍位騰騰黑氣鎖金門。”行者正然感歎。忽聽得炮聲響喨又只見東門開處閃出一路人馬真個是采獵之軍果然勢勇但見曉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彩旗開映日白馬驟迎風。鼉鼓冬冬擂標槍對對沖。架鷹軍猛烈牽犬將驍雄。火炮連天振粘竿映日紅。人人支弩箭個個挎雕弓。張網山坡下鋪繩小徑中。一聲驚霹靂千騎擁貔熊。狡兔身難保乖獐智亦窮。狐狸該命盡麋鹿喪當終。山雉難飛脫野雞怎避凶？他都要撿占山場擒猛獸摧殘林木射飛蟲。那些人出得城來散步東郊不多時有二十裡向高田地又只見中軍營裡有小小的一個將軍頂著盔貫著甲果肚花十八箚手執青鋒寶劍坐下黃驃馬腰帶滿弦弓真個是隱隱君王象昂昂帝主容。規模非小輩行動顯真龍。行者在空暗喜道：

“不須說那個就是皇帝的太子了。等我戲他一戲。”好大聖按落雲頭撞入軍中太子馬前搖身一變變作一個白兔兒只在太子馬前亂跑。太子看見正合歡心拈起箭拽滿弓一箭正中了那兔兒。原來是那大聖故意教他中了卻眼乖手疾一把接住那箭頭把箭翎花落在前邊丟開腳步跑了。那太子見箭中了玉兔兜開馬獨自爭先來趕。不知馬行的快行者如風；

馬行的遲行者慢走只在他面前不遠。看他一程一程將太子哄到寶林寺山門之下行者現了本身不見兔兒只見一枝箭插在門檻上。徑撞進去見唐僧道：“師父來了！來了！”卻又一變變做二寸長短的小和尚兒鑽在紅匣之內。

卻說那太子趕到山門前不見了白兔只見門檻上插住一枝雕翎箭。太子大驚失色道：“怪哉！怪哉！分明我箭中了玉兔玉兔怎麼不見只見箭在此間！想是年多日久成了精魅也。”拔了箭抬頭看處山門上有五個大字寫著敕建寶林寺。

太子道：“我知之矣。向年間曾記得我父王在金鑾殿上差官齎些金帛與這和尚修理佛殿佛象不期今日到此。正是因過道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我且進去走走。”

那太子跳下馬來正要進去只見那保駕的官將與三千人馬趕上簇簇擁擁都入山門裡面。慌得那本寺眾僧都來叩頭拜接接入正殿中間參拜佛象。卻才舉目觀瞻又欲遊廊玩景忽見正當中坐著一個和尚太子大怒道：“這個和尚無禮！

我今半朝鑾駕進山雖無旨意知會不當遠接此時軍馬臨門也該起身怎麼還坐著不動？”教：“拿下來！”說聲拿字兩邊校尉一齊下手把唐僧抓將下來急理繩索便捆。行者在匣裡默默的念咒教道：“護法諸天、六丁六甲我今設法降妖這太子不能知識將繩要捆我師父汝等即早護持若真捆了汝等都該有罪！”那大聖暗中吩咐誰敢不遵卻將三藏護持定了：有些人摸也摸不著他光頭好似一壁牆擋住難攏其身。那太子道：“你是那方來的使這般隱身法欺我！”三藏上前施禮道：

“貧僧無隱身法乃是東土唐僧上雷音寺拜佛求經進寶的和尚。”太子道：“你那東土雖是中原其窮無比有甚寶貝你說來我聽。”三藏道：“我身上穿的這袈裟是第三樣寶貝。還有第一等、第二等更好的物哩！”太子道：“你那衣服半邊苫身半邊露臂能值多少物敢稱寶貝！”三藏道：“這袈裟雖不全體有詩幾句詩曰：佛衣偏袒不須論內隱真如脫世塵。萬線千針成正果九珠八寶合元神。仙娥聖女恭修制遺賜禪僧靜垢身。

見駕不迎猶自可你的父冤未報枉為人！”太子聞言心中大怒道：“這潑和尚胡說！你那半片衣憑著你口能舌便誇好誇強。

我的父冤從何未報你說來我聽。”三藏進前一步合掌問道：

“殿下為人生在天地之間能有幾恩？”太子道：“有四恩。”三藏道：“那四恩？”太子道：“感天地蓋載之恩日月照臨之恩國王水土之恩父母養育之恩。”三藏笑曰：“殿下言之有失人只有天地蓋載日月照臨國王水土那得個父母養育來？”太子怒道：“和尚是那游手遊食削逆君之徒！人不得父母養育身從何來？”三藏道：“殿下貧僧不知。但只這紅匣內有一件寶貝叫做立帝貨他上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共知一千五百年過去未來之事便知無父母養育之恩令貧僧在此久等多時矣。”

太子聞說教：“拿來我看。”三藏扯開匣蓋兒那行者跳將出來呀呀的兩邊亂走。太子道：“這星星小人兒能知甚事？”行者聞言嫌小卻就使個神通把腰伸一伸就長了有三尺四五寸。眾軍士吃驚道：“若是這般快長不消幾日就撐破天也。”行者長到原身就不長了。太子才問道：“立帝貨這老和尚說你能知未來過去吉凶你卻有龜作蔔？有蓍作筮？憑書句斷**福？”行者道：“我一毫不用只是全憑三寸舌萬事盡皆知。”太子道：“這廝又是胡說。自古以來《周易》之書極其玄妙斷盡天下吉凶使人知所趨避故龜所以蔔蓍所以筮。

聽汝之言憑據何理妄言禍福扇惑人心！”行者道：“殿下且莫忙等我說與你聽。你本是烏雞國王的太子你那裡五年前年程荒旱萬民遭苦你家皇帝共臣子

秉心祈禱。正無點雨之時鍾南山來了一個道士他善呼風喚雨點石為金。君王忒也愛小就與他拜為兄弟。這樁事有麼？”太子道：“有有有！你再說說。”行者道：“後三年不見全真稱孤的卻是誰？”太子道：

“果是有個全真父王與他拜為兄弟食則同食寢則同寢。三年前在御花園裡玩景被他一陣神風把父王手中金廂白玉圭攝回鍾南山去了至今父王還思慕他。因不見他遂無心賞玩把花園緊閉了已三年矣。做皇帝的非我父王而何？”行者聞言哂笑不絕。太子再問不答只是哂笑。太子怒道：“這廝當言不言如何這等哂笑？”行者又道：“還有許多話哩！奈何左右人眾不是說處。”太子見他言語有因將袍袖一展教軍士且退。那駕上官將急傳令將三千人馬都出門外住箚。此時殿上無人太子坐在上面長老立在前邊左手旁立著行者。本寺諸僧皆退行者才正色上前道：“殿下化風去的是你生身之父母見坐位的是那祈雨之全真。”太子道：“胡說！胡說！我父自全真去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照依你說就不是我父王了。還是我年孺容得你；若我父王聽見你這番話拿了去碎屍萬段！”把行者咄的喝下來。行者對唐僧道：“何如？我說他不信果然！果然！如今卻拿那寶貝進與他倒換關文往西方去罷。”三藏即將紅匣子遞與行者。行者接過來將身一抖那匣兒卒不見了原是他毫毛變的被他收上身去。卻將白玉圭雙手捧上獻與太子。

太子見了道：“好和尚！好和尚！你五年前本是個全真來騙了我家的寶貝如今又妝做和尚來進獻！”叫：“拿了！”一聲傳令把長老唬得慌忙指著行者道：“你這弼馬溫！專撞空頭禍帶累我哩！”行者近前一齊攔住道：“休嚷！莫走了風！我不叫做立帝貨還有真名哩。”太子怒道：“你上來！我問你個真名字好送法司定罪！”行者道：“我是那長老的大徒弟名喚悟空孫行者因與我師父上西天取經昨宵到此覓宿。我師父夜讀經卷至三更時分得一夢夢見你父王道他被那全真欺害推在御花園八角琉璃井內全真變作他的模樣。滿朝官不能知你年幼亦無分曉禁你入宮關了花園大端怕漏了消息。你父王今夜特來請我降魔我恐不是妖邪自空中看了果然是個妖精。正要動手拿他不期你出城打獵。你箭中的玉兔就是老孫。老孫把你引到寺裡見師父訴此衷腸句句是實。你既然認得白玉圭怎麼不念鞠養恩情替親報仇？”那太子聞言心中慘慽暗自傷愁道：“若不信此言語他卻有三分兒真實；

若信了怎奈殿上見是我父王？”這才是進退兩難心問口三思忍耐口問心。行者見他疑惑不定又上前道：“殿下不必心疑請殿下駕回本國問你國母娘娘一聲看他夫妻恩愛之情比三年前如何。只此一問便知真假矣。”那太子回心道：“正是！

且待我問我母親去來。”他跳起身籠了玉圭就走。行者扯住道：“你這些

人馬都回卻不走漏消息我難成功？但要你單人獨馬進城不可揚名賣弄莫入正陽門須從後宰門進去。到宮中見你母親切休高聲大氣須是悄語低言。恐那怪神通廣大一時走了消息你娘兒們性命俱難保也。”太子謹遵教命出山門吩咐將官：“穩在此箚營不得移動。我有一事待我去了就來一同進城。”看他：指揮號令屯軍士上馬如飛即轉城。這一去不知見了娘娘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嬰兒問母知邪正 金木參玄見假真

逢君只說受生因便作如來會上人。一念靜觀塵世佛十方同看降威神。欲知今日真明主須問當年嫡母身。別有世間曾未見一行一步一花新。卻說那烏雞國王太子自別大聖不多時回至城中果然不奔朝門不敢報傳宣詔徑至後宰門見幾個太監在那裡把守。見太子來不敢阻滯讓他進去了。好太子夾一夾馬撞入裡面忽至錦香亭下只見那正宮娘娘坐在錦香亭上兩邊有數十個嬪妃掌扇那娘娘倚雕欄兒流淚哩。你道他流淚怎的？原來他四更時也做了一夢記得一半含糊了一半沉沉思想。這太子下馬跪于亭下叫：“母親！”那娘娘強整歡容叫聲“孩兒喜呀！喜呀！這二三年在前殿與你父王開講不得相見我甚思量今日如何得暇來看我一面？誠萬千之喜！誠萬千之喜！孩兒你怎麼聲音悲慘？你父王年紀高邁有一日龍歸碧海鳳返丹霄你就傳了帝位還有甚麼不悅？”太子叩頭道：“母親我問你：即位登龍是那個？稱孤道寡果何人？”娘娘聞言道：“這孩兒風了！做皇帝的是你父王你問怎的？”太子叩頭道：“萬望母親敕子無罪敢問；不敕不敢問。”娘娘道：“子母家有何罪？敕你敕你快快說來。”太子道：

“母親我問你三年前夫妻宮裡之事與後三年恩愛同否如何？”娘娘見說魂飄魄散急下亭抱起緊摟在懷眼中滴淚道：“孩兒！我與你久不相見怎麼今日來宮問此？”太子怒道：“母親有話早說不說時且誤了大事。”娘娘才喝退左右淚眼低聲道：“這樁事孩兒不問我到九泉之下也不得明白。

既問時聽我說：三載之前溫又暖三年之後冷如冰。枕邊切切將言問他說老邁身衰事不興！”太子聞言撒手脫身攀鞍上馬。那娘娘一把扯住道：“孩兒你有甚事話不終就走？”太子跪在面前道：“母親不敢說！今日早期蒙欽差架鷹逐犬出城打獵偶遇東土駕下來的個取經聖僧有大徒弟乃孫行者極善降妖。原來我父王死在御花園八角琉璃井內這全真假變父王侵了龍位。今夜三更父王托夢請他到城捉怪。孩兒不敢盡信特來問母母親才說出這等言語必然是個妖精。”那娘娘道：“兒啊外人之言你怎麼就信為實？”太子道：“兒還不敢認實父王遺下表記與他了。”娘娘問是何物太子袖中取出那金廂白玉圭遞與娘娘。那娘娘認得是當時國王之寶止不住淚如泉湧叫聲：“主公！你怎麼死去三年不來見我卻先見聖僧後來見我？”太子道：“母親這話是怎的說？”娘娘道：“兒啊我四更時分也做了一夢夢見你父王水淋淋的站在我跟前親說他死了鬼魂兒拜請

了唐僧降假皇帝救他前身。記便記得是這等言語只是一半兒不得分明正在這裡狐疑怎知今日你又來說這話又將寶貝拿出。我且收下你且去請那聖僧急急為之。果然掃蕩妖氛辨明邪正庶報你父王養育之恩也。”

太子急忙上馬出後宰門躲離城池真個是噙淚叩頭辭國母含悲頓複唐僧。不多時出了城門徑至寶林寺山門前下馬。眾軍士接著太子又見紅輪將墜。太子傳令不許軍士亂動他又獨自個入了山門整束衣冠拜請行者。只見那猴王從正殿搖搖擺擺走來那太子雙膝跪下道：“師父我來了。”行者上前攙住道：“請起你到城中可曾問誰麼？”太子道：“問母親來。”將前言盡說了一遍。行者微微笑道：“若是那般冷啊想是個甚麼冰冷的東西變的。不打緊！不打緊！等我老孫與你掃蕩。卻只是今日晚了不好行事。你先回去待明早我來。”

太子跪地叩拜道：“師父我只在此伺候到明日同師父一路去罷。”行者道：“不好！不好！若是與你一同入城那怪物生疑不說是我撞著你卻說是你請老孫卻不惹他反怪你也？”太子道：“我如今進城他也怪我。”行者道：“怪你怎麼？”太子道：

“我自早朝蒙差帶領若干人馬鷹犬出城今一日更無一件野物怎麼見駕？若問我個不才之罪監陷羑裡你明日進城卻將何倚？況那班部中更沒個相知人也。”行者道：“這甚打緊！你肯早說時卻不尋下些等你？”

好大聖！你看他就在太子面前顯個手段將身一縱跳在雲端裡撚著訣念一聲“唵藍淨法界”的真言拘得那山神土地在半空中施禮道：“大聖呼喚小神有何使令？”行者道：“老孫保護唐僧到此欲拿邪魔奈何那太子打獵無物不敢回朝。

問汝等討個人情快將獐鹿兔走獸飛禽各尋些來打他回去。”山神土地聞言敢不承命？又問各要幾何。大聖道：“不拘多少取些來便罷。”那各神即著本處陰兵刮一陣聚獸陰風捉了些野雞山雉角鹿肥獐狐獾狢兔虎豹狼蟲共有百千餘隻獻與行者。行者道：“老孫不要你可把他都撚就了筋單擺在那四十裡路上兩旁教那些人不縱鷹犬拿回城去算了汝等之功。”眾神依言散了陰風擺在左右。行者才按雲頭對太子道：“殿下請回路上已有物了你自收去。”太子見他在半空中弄此神通如何不信只得叩頭拜別出山門傳了令教軍士們回城。只見那路旁果有無限的野物軍士們不放鷹犬一個個俱著手擒捉喝采俱道是千歲殿下的洪福怎知是老孫的神功？你聽凱歌聲唱一擁回城。

這行者保護了三藏那本寺中的和尚見他們與太子這樣綢繆怎不恭敬？卻又安排齋供管待了唐僧依然還歇在禪堂裡。將近有一更時分行者心中有事急睡不

著。他一轂轆爬起來到唐僧床前叫：“師父。”此時長老還未睡哩他曉得行者會失驚打怪的推睡不應。行者摸著他的光頭亂搖道：“師父怎睡著了？”唐僧怒道：“這個頑皮！這早晚還不睡吆喝甚麼？”

行者道：“師父有一樁事兒和你計較計較。”長老道：“甚麼事？”行者道：“我日間與那太子誇口說我的手段比山還高比海還深拿那妖精如探囊取物一般伸了手去就拿將轉來卻也睡不著想起來有些難哩。”唐僧道：“你說難便就不拿了罷。”行者道：“拿是還要拿只是理上不順。”唐僧道：“這猴頭亂說！妖精奪了人君位怎麼叫做理上不順！”行者道：“你老人家只知念經拜佛打坐參禪那曾見那蕭何的律法？常言道拿賊拿贓。那怪物做了三年皇帝又不曾走了馬腳漏了風聲。他與三宮妃後同眠又和兩班文武共樂我老孫就有本事拿住他也不好定個罪名。”唐僧道：“怎麼不好定罪？”行者道：“他就是個沒嘴的葫蘆也與你滾上幾滾。他敢道：我是烏雞國王有甚逆天之事你來拿我？將甚執照與他折辯？”唐僧道：“憑你怎生裁處？”行者笑道：“老孫的計已成了只是干礙著你老人家有些兒護短。”唐僧道：“我怎麼護短？”行者道：“八戒生得夯你有些兒偏向他。”唐僧道：“我怎麼向他？”行者道：“你若不向他啊且如今把膽放大些與沙僧只在這裡。待老孫與八戒趁此時先入那烏雞國城中尋著御花園打開琉璃井把那皇帝屍撈將上來包在我們包袱裡。明日進城且不管甚麼倒換文牒見了那怪掣棍子就打。他但有言語就將骨櫬與他看說你殺的是這個人！卻教太子上來哭父皇后出來認夫文武多官見主我老孫與兄弟們動手。這才是有對頭的官事好打。”唐僧聞言暗喜道：“只怕八戒不肯去。”行者笑道：“如何？

我說你護短你怎麼就知他不肯去？你只象我叫你時不答應半個時辰便了！我這去但憑三寸不爛之舌莫說是豬八戒就是豬九戒也有本事教他跟著我走。”唐僧道：“也罷隨你去叫他。”

行者離了師父徑到八戒床邊叫：“八戒！八戒！”那呆子是走路辛苦的人丟倒頭只情打呼那裡叫得醒？行者揪著耳朵抓著鬃把他一拉拉起來叫聲“八戒。”那呆子還打棱掙行者又叫一聲呆子道：“睡了罷莫頑！明日要走路哩！”行者道：“不是頑有一樁買賣我和你做去。”八戒道：“甚麼買賣？”

行者道：“你可曾聽得那太子說麼？”八戒道：“我不曾見面不曾聽見說甚麼。”行者說：“那太子告誦我說那妖精有件寶貝萬夫不當之勇。我們明日進朝不免與他爭敵倘那怪執了寶貝降倒我們卻不反成不美我想著打人不過不如先下手。

我和你去偷他的來卻不是好？”八戒道：“哥哥你哄我去做賊哩。這個買

賣我也去得果是曉得實實的幫寸我也與你講個明白：偷了寶貝降了妖精我卻不奈煩甚麼小家罕氣的分寶貝我就要了。”行者道：“你要作甚？”八戒道：“我不如你們乖巧能言人面前化得出齋來老豬身子又夯言語又粗不能念經若到那無濟無生處可好換齋吃麼！”行者道：“老孫只要圖名那裡圖甚寶貝就與你罷便了。”那呆子聽見說都與他他就滿心歡喜一轂轆爬將起來套上衣服就和行者走路。這正是清酒紅人面黃金動道心。兩個密密的開了門躲離三藏縱祥光徑奔那城。

不多時到了按落雲頭只聽得樓頭方二鼓矣。行者道：

“兄弟二更時分了。”八戒道：“正好！正好！人都在頭覺裡正濃睡也。”二人不奔正陽門徑到後宰門只聽得梆鈴聲響。

行者道：“兄弟前後門皆緊急如何得入？”八戒道：“那見做賊的從門裡走麼？瞞牆跳過便罷。”行者依言將身一縱跳上裡羅城牆八戒也跳上去。二人潛入裡面找著門路徑尋那御花園。正行時只見有一座三簷白簇的門樓上有三個亮灼灼的大字映著那星月光輝乃是御花園。行者近前看了有幾重封皮公然將鎖門鏽住了即命八戒動手。那呆子掣鐵鈀盡力一築把門築得粉碎。行者先舉步插入忍不住跳將起來大呼小叫唬得八戒上前扯住道：“哥呀害殺我也！那見做賊的亂嚷似這般吆喝！驚醒了人把我們拿住到官司就不該死罪也要解回原籍充軍。”行者道：“兄弟啊你卻不知我急為何你看這：“彩畫雕欄狼狽寶妝亭閣敧歪。莎汀蓼岸盡塵埋芍藥荼蘼俱敗。茉莉玫瑰香暗牡丹百合空開。芙蓉木槿草垓垓異卉奇葩壅壞。巧石山峰俱倒池塘水涸魚衰。青松紫竹似乾柴滿路茸茸蒿艾。丹桂碧桃枝損海榴棠棣根歪。橋頭曲徑有蒼苔冷落花園境界！”八戒道：“且歎他做甚？快幹我們的買賣去來！”行者雖然感慨卻留心想起唐僧的夢來說芭蕉樹下方是井。正行處果見一株芭蕉生得茂盛比眾花木不同真是：一種靈苗秀天生體性空。枝枝抽片紙葉葉卷芳叢。翠縷千條細丹心一點紅。淒涼愁夜雨憔悴怯秋風。長養元丁力栽培造化工。緘書成妙用揮灑有奇功。鳳翎寧得似鸞尾迴相同。薄露瀼瀼滴輕煙淡淡籠。青陰遮戶牖碧影上簾櫳。不許棲鴻雁何堪系玉驄。霜天形槁悴月夜色朦朧。僅可消炎暑猶宜避日烘。愧無桃李色冷落粉牆東。行者道：“八戒動手麼！寶貝在芭蕉樹下埋著哩。”那呆子雙手舉鈀築倒了芭蕉然後用嘴一拱拱了有三四尺深見一塊石板蓋住。呆子歡喜道：“哥呀！造化了！果有寶貝是一片石板蓋著哩！不知是壇兒盛著是櫃兒裝著哩。”行者道：“你掀起來看看。”那呆子果又一嘴拱開看處又見有霞光灼灼白氣明明。八戒笑道：

“造化！造化！寶貝放光哩！”又近前細看時呀！原來是星月之光映得那井中水亮。八戒道：“哥呀你但幹事便要留根。”

行者道：“我怎留根？”八戒道：“這是一眼井。你在寺裡早說是井中有寶貝我卻帶將兩條捆包袱的繩來怎麼作個法兒把老豬放下去。如今空手這裡面東西怎麼得下去上來耶？”行者道：“你下去麼？”八戒道：“正是要下去只是沒繩索。”行者笑道：“你脫了衣服我與你個手段。”八戒道：“有甚麼好衣服？

解了這直裰子就是了。”

好大聖把金箍棒拿出來兩頭一扯叫“長！”足有七八丈長。教：“八戒你抱著一頭兒把你放下井去。”八戒道：“哥呀放便放下去若到水邊就住了罷。”行者道：“我曉得。”那呆子抱著鐵棒被行者輕輕提將起來將他放下去。不多時放至水邊八戒道：“到水了！”行者聽見他說卻將棒往下一按。那呆子撲通的一個沒頭蹲丟了鐵棒便就負水口裡哺哺的嚷道：

“這天殺的！我說到水莫放他卻就把我一按！”行者擎上棒來笑道：“兄弟可有寶貝麼？”八戒道：“見甚麼寶貝只是一井水！”行者道：“寶貝沉在水底下哩你下去摸一摸來。”呆子真個深知水性卻就打個猛子淬將下去呀！那井底深得緊！他卻著實又一淬忽睜眼見有一座牌樓上有水晶宮三個字。八戒大驚道：“罷了！罷了！錯走了路了！蹡下海來也！海內有個水晶宮井裡如何有之？”原來八戒不知此是井龍王的水晶宮。

八戒正敘話處早有一個巡水的夜叉開了門看見他的模樣急抽身進去報導：“大王禍事了！井上落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尚來了！赤淋淋的衣服全無還不死逼法說話哩。”那井龍王忽聞此言心中大驚道：“這是天蓬元帥來也。昨夜夜遊神奉上敕旨來取烏雞國王魂靈去拜見唐僧請齊天大聖降妖。

這怕是齊天大聖、天蓬元帥來了卻不可怠慢他快接他去也。”那龍王整衣冠領眾水族出門來厲聲高叫道：“天蓬元帥請裡面坐。”八戒卻才歡喜道：“原來是個故知。”那呆子不管好歹徑入水晶宮裡。其實不知上下赤淋淋的就坐在上面。龍王道：“元帥近聞你得了性命皈依釋教保唐僧西天取經如何得到此處？”八戒道：“正為此說我師兄孫悟空多多拜上著我來問你取甚麼寶貝哩。”龍王道：“可憐我這裡怎麼得個寶貝？比不得那江河淮濟的龍王飛騰變化便有寶貝。我久困於此日月且不能長見寶貝果何自而來也？”八戒道：“不要推辭有便拿出來罷。”龍王道：“有便有一件寶貝只是拿不出來就元帥親自來看看何如？”八戒道：“妙妙妙！須是看看來也。”那龍王前走這呆子隨後轉過了水晶宮殿只見廊廡下橫驒著一個六尺長軀。龍王用手指定道：“元帥那廂就是寶貝了。”八戒上前看了呀！原來是個死皇帝戴著沖天冠穿著赭黃袍踏

著無憂履系著藍田帶直挺挺睡在那廂。八戒笑道：“難難難！算不得寶貝！想老豬在山為怪時時常將此物當飯且莫說見的多少吃也吃夠無數那裡叫做甚麼寶貝！”龍王道：“元帥原來不知他本是烏雞國王的屍自到井中我與他定顏珠定住不曾得壞。你若肯馱他出去見了齊天大聖假有起死回生之意啊莫說寶貝憑你要甚麼東西都有。”八戒道：“既這等說我與你馱出去只說把多少燒埋錢與我？”龍王道“其實無錢。”八戒道：“你好白使人？果然沒錢不馱！”龍王道：“不馱請行。”八戒就走。龍王差兩個有力量的夜叉把屍抬將出去送到水晶宮門外丟在那廂摘了辟水珠就有水響。

八戒急回頭看不見水晶宮門一把摸著那皇帝的屍慌得他腳軟筋麻攛出水面扳著井牆叫道：“師兄！伸下棒來救我一救！”行者道：“可有寶貝麼？”八戒道：“那裡有！只是水底下有一個井龍王教我馱死人我不曾馱他就把我送出門來就不見那水晶宮了只摸著那個屍唬得我手軟筋麻掙搓不動了！哥呀！好歹救我救兒！”行者道：“那個就是寶貝如何不馱上來？”八戒道：“知他死了多少時了我馱他怎的？”行者道：“你不馱我回去耶。”八戒道：“你回那裡去？”行者道：

“我回寺中同師父睡覺去。”八戒道：“我就不去了？”行者道：

“你爬得上來便帶你去爬不上來便罷。”八戒慌了：“怎生爬得動！你想城牆也難上這井肚子大口兒小壁陡的圈牆又是幾年不曾打水的井團團都長的是苔痕好不滑也教我怎爬？哥哥不要失了兄弟們和氣等我馱上來罷。”行者道：“正是快快馱上來我同你回去睡覺。”那呆子又一個猛子淬將下去摸著屍拽過來背在身上攛出水面扶井牆道：“哥哥馱上來了。”那行者睜睛看處真個的背在身上卻才把金箍棒伸下井底那呆子著了惱的人張開口咬著鐵棒被行者輕輕的提將出來。八戒將屍放下撈過衣服穿了。行者看時那皇帝容顏依舊似生時未改分毫。行者道：“兄弟啊這人死了三年怎麼還容顏不壞？”八戒道：“你不知之這井龍王對我說他使了定顏珠定住了屍未曾壞得。”行者道：“造化！造化！一則是他的冤仇未報二來該我們成功兄弟快把他馱了去。”八戒道：“馱往那裡去？”行者道：“馱了去見師父。”八戒口中作念道：“怎的起！怎的起！好好睡覺的人被這猢猻花言巧語哄我教做甚麼買賣如今卻幹這等事教我馱死人！馱著他醃臜臭水淋將下來汙了衣服沒人與我漿洗。上面有幾個補丁天陰潮如何穿麼？”行者道：“你只管馱了去到寺裡我與你換衣服。”八戒道：“不羞！連你穿的也沒有又替我換！”

行者道：“這般弄嘴便不馱罷！”八戒道：“不馱！”“便伸過孤拐來打二十棒！”八戒慌了道：“哥哥那棒子重若是打上二十我與這皇帝一般了。”行者道：“怕打時趁早兒馱著走路！”八戒果然怕打沒好氣把屍拽將過來背在

身上拽步出園就走。

好大聖撚著訣念聲咒語往巽地上吸一口氣吹將去就是一陣狂風把八戒撮出皇宮內院躲離了城池息了風頭二人落地徐徐卻走將來。那呆子心中暗惱算計要報恨行者道：

“這猴子捉弄我我到寺裡也捉弄他捉弄攛唆師父只說他醫得活；醫不活教師父念《緊箍兒咒》把這猴子的腦漿勒出來方趁我心！”走著路再再尋思道：“不好！不好！若教他醫人卻是容易：他去閻王家討將魂靈兒來就醫活了。只說不許赴陰司陽世間就能醫活這法兒才好。”說不了卻到了山門前徑直進去將屍丟在那禪堂門前道：“師父起來看邪。”那唐僧睡不著正與沙僧講行者哄了八戒去久不回之事忽聽得他來叫了一聲唐僧連忙起身道：“徒弟看甚麼？”八戒道：“行者的外公教老豬馱將來了。”行者道：“你這饢糟的呆子！我那裡有甚麼外公？”八戒道：“哥不是你外公卻教老豬馱他來怎麼？也不知費了多少力了！”那唐僧與沙僧開門看處那皇帝容顏未改似活的一般。長老忽然慘淒道：“陛下你不知那世裡冤家今生遇著他暗喪其身拋妻別子致令文武不知多官不曉！可憐你妻子昏蒙誰曾見焚香獻茶？”忽失聲淚如雨下。

八戒笑道：“師父他死了可幹你事？又不是你家父祖哭他怎的！”三藏道：“徒弟啊出家人慈悲為本方便為門你怎的這等心硬？”八戒道：“不是心硬師兄和我說來他能醫得活。若是醫不活我也不馱他來了。”那長老原來是一頭水的被那呆子搖動了也便就叫：“悟空若果有手段醫活這個皇帝正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我等也強似靈山拜佛。”行者道：“師父你怎麼信這呆子亂談！人若死了或三七五七盡七七日受滿了陽間罪過就轉生去了如今已死三年如何救得！”三藏聞其言道：“也罷了。”八戒苦恨不息道：“師父你莫被他瞞了他有些夾腦風。你只念念那話兒管他還你一個活人。”真個唐僧就念《緊箍兒咒》勒得那猴子眼脹頭疼。畢竟不知怎生醫救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間生

話說那孫大聖頭痛難禁哀告道：“師父莫念！莫念！等我醫罷！”長老問：“怎麼醫？”行者道：“只除過陰司查勘那個閻王家有他魂靈請將來救他。”八戒道：“師父莫信他。他原說不用過陰司陽世間就能醫活方見手段哩。”那長老信邪風又念《緊箍兒咒》慌得行者滿口招承道：“陽世間醫罷！陽世間醫罷！”八戒道：“莫要住！只管念！只管念！”行者罵道：“你這呆孽畜攛道師父咒我哩！”八戒笑得打跌道：“哥耶！哥耶！你只曉得捉弄我不曉得我也捉弄你捉弄！”行者道：“師父莫念！莫念！待老孫陽世間醫罷。”三藏道：“陽世間怎麼醫？”行者道：“我如今一筋斗雲撞入南天門裡不進門

牛宮不入靈霄殿徑到那三十三天之上離恨天宮兜率院內見太上老君把他九轉還魂丹求得一粒來管取救活他也。”三藏聞言大喜道：“就去快來。”行者道：“如今有三更時候罷了投到回來好天明瞭。只是這個人睡在這裡冷淡冷淡不象個模樣；須得舉哀人看著他哭便才好哩。”八戒道：“不消講這猴子一定是要我哭哩。”行者道：“怕你不哭！你若不哭我也醫不成！”八戒道：“哥哥你自去我自哭罷了。”行者道：“哭有幾樣：若干著口喊謂之嚎扭搜出些眼淚兒來謂之啕。又要哭得有眼淚又要哭得有心腸才算著嚎啕痛哭哩。”八戒道：“我且哭個樣子你看看。”他不知那裡扯個紙條拈作一個紙拈兒往鼻孔裡通了兩通打了幾個涕噴你看他眼淚汪汪粘涎答答的哭將起來口裡不住的絮絮叨叨數黃道黑真個象死了人的一般。哭到那傷情之處唐長老也淚滴心酸。行者笑道：“正是那樣哀痛再不許住聲。你這呆子哄得我去了你就不哭我還聽哩！

若是這等哭便罷若略住住聲兒定打二十個孤拐！”八戒笑道：“你去你去！我這一哭動頭有兩日哭哩。”沙僧見他數落便去尋幾枝香來燒獻行者笑道：“好好好！一家兒都有些敬意老孫才好用功。”

好大聖此時有半夜時分別了他師徒三眾縱筋斗雲只入南天門裡果然也不謁靈霄寶殿不上那鬥牛天宮一路雲光徑來到三十三天離恨天兜率宮中。才入門只見那太上老君正坐在那丹房中與眾仙童執芭蕉扇扇火煉丹哩。他見行者來時即吩咐看丹的童兒：“各要仔細偷丹的賊又來也。”行者作禮笑道：“老官兒這等沒搭撒防備我怎的？我如今不幹那樣事了。”老君道：“你那猴子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把我靈丹偷吃無數著小聖二郎捉拿上界送在我丹爐煉了四十九日炭也不知費了多少。你如今幸得脫身皈依佛果保唐僧往西天取經前者在平頂山上降魔弄刁難不與我寶貝今日又來做甚？”行者道：“前日事老孫更沒稽遲將你那五件寶貝當時交還你反疑心怪我？”老君道：“你不走路潛入吾宮怎的？”行者道：“自別後西過一方名烏雞國。那國王被一妖精假妝道士呼風喚雨陰害了國王那妖假變國王相貌現坐金鑾殿上。是我師父夜坐寶林寺看經那國王鬼魂參拜我師敦請老孫與他降妖辨明邪正。正是老孫思無指實與弟八戒夜入園中打破花園尋著埋藏之所乃是一眼八角琉璃井內撈上他的屍容顏不改。到寺中見了我師他慈悲著老孫醫救不許去赴陰司裡求索靈魂只教在陽世間救治。我想著無處回生特來參謁萬望道祖垂憐把九轉還魂丹借得一千丸兒與我老孫搭救他也。”老君道：“這猴子胡說！甚麼一千丸二千丸！

當飯吃哩！是那裡土塊捘的這等容易？咄！快去！沒有！”行者笑道：“百十丸兒也罷。”老君道：“也沒有。”行者道：“十來丸也罷。”老君怒道：“這潑猴卻也纏帳！沒有沒有！出去出去！”

行者笑道：“真個沒有我問別處去救罷。”老君喝道：“去！去！

去！”這大聖拽轉步往前就走。老君忽的尋思道：“這猴子憊懶哩說去就去只怕溜進來就偷。”即命仙童叫回來道：“你這猴子手腳不穩我把這還魂丹送你一丸罷。”行者道：“老官兒既然曉得老孫的手段快把金丹拿出來與我四六分分還是你的造化哩；不然就送你個皮笊籬一撈個罄盡。”那老祖取過葫蘆來倒吊過底子傾出一粒金丹遞與行者道：“止有此了拿去拿去！送你這一粒醫活那皇帝只算你的功果罷。”

行者接了道：“且休忙等我嘗嘗看只怕是假的莫被他哄了。”撲的往口裡一丟慌得那老祖上前扯住一把揪著頂瓜皮揝著拳頭罵道：“這潑猴若要咽下去就直打殺了！”行者笑道：“嘴臉！小家子樣！那個吃你的哩！能值幾個錢？虛多實少的在這裡不是？”原來那猴子頦下有嗉袋兒他把那金丹噙在嗉袋裡被老祖撚著道：“去罷！去罷！再休來此纏繞！”這大聖才謝了老祖出離了兜率天宮。

你看他千條瑞靄離瑤闕萬道祥雲降世塵須臾間下了南天門回到東觀早見那太陽星上。按雲頭徑至寶林寺山門外只聽得八戒還哭哩忽近前叫聲：“師父。”三藏喜道：“悟空來了可有丹藥？”行者道：“有。”八戒道：“怎麼得沒有？他偷也去偷人家些來！”行者笑道：“兄弟你過去罷用不著你了。你揩揩眼淚別處哭去。”教：“沙和尚取些水來我用。”沙僧急忙往後面井上有個方便吊桶即將半缽盂水遞與行者。行者接了水口中吐出丹來安在那皇帝唇裡兩手扳開牙齒用一口清水把金丹沖灌下肚。有半個時辰只聽他肚裡呼呼的亂響只是身體不能轉移。行者道：“師父弄我金丹也不能救活可是捎殺老孫麼！”三藏道：“豈有不活之理。似這般久死之屍如何吞得水下？此乃金丹之仙力也。自金丹入腹卻就腸鳴了腸鳴乃血脈和動但氣絕不能回伸。莫說人在井裡浸了三年就是生鐵也上鏽了只是元氣盡絕得個人度他一口氣便好。”

那八戒上前就要度氣三藏一把扯住道：“使不得！還教悟空來。”那師父甚有主張：原來豬八戒自幼兒傷生作孽吃人是一口濁氣；惟行者從小修持咬松嚼柏吃桃果為生是一口清氣。這大聖上前把個雷公嘴噙著那皇帝口唇呼的一口氣收入咽喉度下重樓轉明堂徑至丹田從湧泉倒返泥垣宮。呼的一聲響喨那君王氣聚神歸便翻身輪拳曲足叫了一聲“師父！”雙膝跪在塵埃道：“記得昨夜鬼魂拜謁怎知道今朝天曉返陽神！”三藏慌忙攙起道：“陛下不幹我事你且謝我徒弟。”行者笑道：“師父說那裡話？常言道家無二主你受他一拜兒不虧。”三藏甚不過意攙起那皇帝來同入禪堂又與八戒、行者、沙僧拜見了方才按座。只見那本寺的僧人整頓了早齋卻欲來奉獻；忽見那個水衣皇帝個個驚張人人疑說。

孫行者跳出來道：“那和尚不要這等驚疑這本是烏雞國王乃汝之真主也。三年前被怪害了性命是老孫今夜救活如今進他城去要辨明邪正。若有了齋擺將來等我們吃了走路。”

眾僧即奉獻湯水與他洗了面換了衣服。把那皇帝赭黃袍脫了本寺僧官將兩領布直裰與他穿了；解下藍田帶將一條黃絲絛子與他系了；褪下無憂履與他一雙舊僧鞋撒了。卻才都吃了早齋扣背馬匹。

行者問：“八戒你行李有多重？”八戒道：“哥哥這行李日逐挑著倒也不知有多重。”行者道：“你把那一擔兒分為兩擔將一擔兒你挑著將一擔兒與這皇帝挑我們趕早進城幹事。”

八戒歡喜道：“造化！造化！當時馱他來不知費了多少力如今醫活了原來是個替身。”那呆子就弄玄虛將行李分開就問寺中取條匾擔輕些的自己挑了重些的教那皇帝挑著。行者笑道：“陛下著你那般打扮挑著擔子跟我們走走可虧你麼？”那國王慌忙跪下道：“師父你是我重生父母一般莫說挑擔情願執鞭墜鐙伏侍老爺同行上西天去也。”行者道：“不要你去西天我內中有個緣故。你只挑得四十裡進城待捉了妖精你還做你的皇帝我們還取我們的經也。”八戒聽言道：

“這等說他只挑四十裡路我老豬還是長工！”行者道：“兄弟不要胡說趁早外邊引路。”真個八戒領那皇帝前行沙僧伏侍師父上馬行者隨後只見那本寺五百僧人齊齊整整吹打著細樂都送出山門之外。行者笑道：“和尚們不必遠送但恐官家有人知覺洩漏我的事機反為不美。快回去！快回去！但把那皇帝的衣服冠帶整頓乾淨或是今晚明早送進城來我討些封贍賞賜謝你。”眾僧依命各回訖。行者攙開大步趕上師父一直前來正是：西方有訣好尋真金木和同卻煉神。丹母空懷懞懂夢嬰兒長恨杌樗身。必須井底求明主還要天堂拜老君。悟得色空還本性誠為佛度有緣人。

師徒們在路上那消半日早望見城池相近三藏道：“悟空前面想是烏雞國了。”行者道：“正是我們快趕進城幹事。”

那師徒進得城來只見街市上人物齊整風光鬧熱早又見鳳閣龍樓十分壯麗。有詩為證詩曰：海外宮樓如上邦人間歌舞若前唐。花迎寶扇紅雲繞日照鮮袍翠霧光。孔雀屏開香靄出珍珠簾卷彩旗張。太平景象真堪賀靜列多官沒奏章。三藏下馬道：“徒弟啊我們就此進朝倒換關文省得又攏那個衙門費事。”行者道：“說得有理我兄弟們都進去人多才好說話。”唐僧道：“都進去莫要撒村先行了君臣禮然後再講。”

行者道：“行君臣禮就要下拜哩。”三藏道：“正是要行五拜三叩頭的大禮。”行者笑道：“師父不濟若是對他行禮誠為不智。你且讓我先走到裡邊自有處置。等他若有言語讓我對答。我若拜你們也拜；我若蹲你們也蹲。”你看那惹禍的猴王引至朝門與閣門大使言道：“我等是東土大唐駕下差來上西天拜佛求經者今到此倒換關文煩大人轉達是謂不誤善果。”那黃門官即入端門跪下丹墀啟奏道：“朝門外有五眾僧人言是東土唐國欽差上西天拜佛求經今至此倒換關文不敢擅入現在門外聽宣。”

那魔王即令傳宣。唐僧卻同入朝門裡面那回生的國主隨行。正行忍不住腮邊墮淚心中暗道：“可憐！我的銅鬥兒江山鐵圍的社稷誰知被他陰占了！”行者道：“陛下切莫傷感恐走漏消息。這棍子在我耳朵裡跳哩如今決要見功管取打殺妖魔掃蕩邪物這江山不久就還歸你也。”那君王不敢違言只得扯衣揩淚舍死相生徑來到金鑾殿下。又見那兩班文武四百朝官一個個威嚴端肅像貌軒昂。這行者引唐僧站立在白玉階前挺身不動那階下眾官無不悚懼道：“這和尚十分愚濁！怎麼見我王便不下拜亦不開言呼祝？喏也不唱一個好大膽無禮！”說不了只聽得那魔王開口問道：“那和尚是那方來的？”行者昂然答道：“我是南贍部洲東土大唐國奉欽差前往西域天竺國大雷音寺拜活佛求真經者今到此方不敢空度特來倒換通關文牒。”那魔王聞說心中作怒道：“你東土便怎麼！我不在你朝進貢不與你國相通你怎麼見吾抗禮不行參拜！”行者笑道：“我東土古立天朝久稱上國汝等乃下土邊邦。自古道上邦皇帝為父為君；下邦皇帝為臣為子。你倒未曾接我且敢爭我不拜？”那魔王大怒教文武官：“拿下這野和尚去！”說聲叫“拿”你看那多官一齊踴躍。這行者喝了一聲用手一指教：“莫來！”那一指就使個定身法眾官俱莫能行動真個是校尉階前如木偶將軍殿上似泥人。

那魔王見他定住了文武多官急縱身跳下龍床就要來拿。猴王暗喜道：“好！正合老孫之意這一來就是個生鐵鑄的頭湯著棍子也打個窟窿！”正動身不期旁邊轉出一個救命星來。你道是誰原來是烏雞國王的太子急上前扯住那魔王的朝服跪在面前道：“父王息怒。”妖精問：“孩兒怎麼說？”太子道：“啟父王得知三年前聞得人說有個東土唐朝駕下欽差聖僧往西天拜佛求經不期今日才來到我邦。父王尊性威烈若將這和尚拿去斬只恐大唐有日得此消息必生嗔怒。你想那李世民自稱王位一統江山心尚未足又興過海征伐。若知我王害了他禦弟聖僧一定興兵馬來與我王爭敵。奈何兵少將微那時悔之晚矣。父王依兒所奏且把那四個和尚問他個來歷分明先定他一段不參王駕然後方可問罪。”

這一篇原來是太子小心恐怕來傷了唐僧故意留住妖魔更不知行者安排著要打。那魔王果信其言立在龍床前面大喝一聲道：“那和尚是幾時離了東土？唐

王因甚事著你求經？”行者昂然而答道：“我師父乃唐王禦弟號曰三藏。因唐王駕下有一丞相姓魏名徵奉天條夢斬涇河老龍。大唐王夢游陰司地府複得回生之後大開水 6 道場普度冤魂孽鬼。因我師父敷演經文廣運慈悲忽得南海觀世音菩薩指教來西。我師父大弘願情欣意美報國盡忠蒙唐王賜與文牒。那時正是大唐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離了東土前至兩界山收了我做大徒弟姓孫名悟空行者；又到烏斯國界高家莊收了二徒弟姓豬名悟能八戒；流沙河界又收了三徒弟姓沙名悟淨和尚；前日在敕建寶林寺又新收個挑擔的行童道人。”魔王聞說又沒法搜檢那唐僧弄巧計盤詰行者怒目問道：“那和尚你起初時一個人離東土又收了四眾那三僧可讓這一道難容。那行童斷然是拐來的。他叫做甚麼名字？有度牒是無度牒？拿他上來取供。”唬得那皇帝戰戰兢兢道：“師父啊！

我卻怎的供？”孫行者撚他一把道：“你休怕等我替你供。”好大聖趨步上前對怪物厲聲高叫道：“陛下這老道是一個瘖瘂之人卻又有些耳聾。只因他年幼間曾走過西天認得道路他的一節兒起落根本我盡知之望陛下寬恕待我替他供罷。”魔王道：“趁早實實的替他供來免得取罪。”行者道：“供罪行童年且邁癡聾瘖瘂家私壞。祖居原是此間人五載之前遭破敗。天無雨民幹壞君王黎庶都齋戒。焚香沐浴告天公萬里全無雲靉靆。百姓饑荒若倒懸鍾南忽降全真怪。呼風喚雨顯神通然後暗將他命害。推下花園水井中陰侵龍位人難解。幸吾來功果大起死回生無掛礙。情願皈依作行童與僧同去朝西界。假變君王是道人道人轉是真王代。”那魔王在金鑾殿上聞得這一篇言語唬得他心頭撞小鹿面上起紅雲急抽身就要走路奈何手內無一兵器轉回頭只見一個鎮殿將軍腰挎一口寶刀被行者使了定身法直挺挺如癡如瘂立在那裡他近前奪了這寶刀就駕雲頭望空而去。氣得沙和尚爆躁如雷豬八戒高聲喊叫埋怨行者是一個急猴子：“你就慢說些兒卻不穩住他了？如今他駕雲逃走卻往何處追尋？”行者笑道：“兄弟們且莫亂嚷。我等叫那太子下來拜父嬪後出來拜夫。”卻又念個咒語解了定身法“教那多官蘇醒回來拜君方知是真實皇帝教訴前情才見分曉我再去尋他。好大聖吩咐八戒、沙僧：“好生保護他君臣父子嬪後與我師父！”只聽說聲去就不見形影。

他原來跳在九霄雲裡睜眼四望看那魔王哩。只見那畜果逃了性命徑往東北上走哩。行者趕得將近喝道：“那怪物那裡去！老孫來了也！”那魔王急回頭掣出寶刀高叫道：“孫行者你好憊懶！我來占別人的帝位與你無干你怎麼來抱不平洩漏我的機密！”行者呵呵笑道：“我把你大膽的潑怪！皇帝又許你做？你既知我是老孫就該遠遁；怎麼還刁難我師父要取甚麼供狀！适才那供狀是也不是？你不要走！好漢吃我老孫這一棒！”那魔側身躲過掣寶刀劈面相還。他兩個搭上手這一場好殺真是：猴王猛魔王強刀迎棒架敢相當。一天雲霧迷三界只為當朝立帝王。他兩個戰經數合那妖魔抵不住猴王急回頭複從舊路跳入城裡闖在白玉階前兩班文武叢中搖身一變即變得與唐三藏一般模樣並攙手立在階

前。

這大聖趕上就欲舉棒來打那怪道：“徒弟莫打是我！”急掣棒要打那個唐僧卻又道：“徒弟莫打是我！”一樣兩個唐僧實難辨認。“倘若一棒打殺妖怪變的唐僧這個也成了功果；假若一棒打殺我的真實師父卻怎麼好！”只得停手叫八戒、沙僧問道：“果然那一個是怪那一個是我的師父？你指與我我好打他。”八戒道：“你在半空中相打相嚷我瞥瞥眼就見兩個師父也不知誰真誰假。”行者聞言撚訣念聲咒語叫那護法諸天、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駕伽藍、當坊土地、本境山神道：“老孫至此降妖妖魔變作我師父氣體相同實難辨認。汝等暗中知會者請師父上殿讓我擒魔。”原來那妖怪善騰雲霧聽得行者言語急撒手跳上金鑾寶殿。這行者舉起棒望唐僧就打。可憐！若不是喚那幾位神來這一下就是二千個唐僧也打為肉醬！多虧眾神架住鐵棒道：“大聖那怪會騰雲先上殿去了。”行者趕上殿他又跳將下來扯住唐僧在人叢裡又混了一混依然難認。

行者心中不快又見那八戒在旁冷笑行者大怒道：“你這夯貨怎的？如今有兩個師父你有得叫有得應有得伏侍哩你這般歡喜得緊！”八戒笑道：“哥啊說我呆你比我又呆哩！

師父既不認得何勞費力？你且忍些頭疼叫我師父念念那話兒我與沙僧各攙一個聽著。若不會念的必是妖怪有何難也？”行者道：“兄弟虧你也正是那話兒只有三人記得。原是我佛如來心苗上所傳與觀世音菩薩菩薩又傳與我師父便再沒人知道。也罷師父念念。”真個那唐僧就念起來。那魔王怎麼知得口裡胡哼亂哼。八戒道：“這哼的卻是妖怪了！”

他放了手舉鈀就築。那魔王縱身跳起踏著雲頭便走。好八戒喝一聲也駕雲頭趕上慌得那沙和尚丟了唐僧也掣出寶杖來打唐僧才停了咒語。孫大聖忍著頭疼揝著鐵棒趕在空中。呀！這一場三個狠和尚圍住一個潑妖魔。那魔王被八戒沙僧使釘鈀寶杖左右攻住了行者笑道：“我要再去當面打他他卻有些怕我只恐他又走了。等我老孫跳高些與他個搗蒜打結果了他罷。”

這大聖縱祥光起在九霄正欲下個切手只見那東北上一朵彩雲裡面厲聲叫道：“孫悟空且休下手！”行者回頭看處原來文殊菩薩急收棒上前施禮道：“菩薩那裡去？”文殊道：“我來替你收這個妖怪的。”行者謝道：“累煩了。”那菩薩袖中取出照妖鏡照住了那怪的原身。行者才招呼八戒、沙僧齊來見了菩薩。卻將鏡子裡看處那魔王生得好不兇惡：眼似琉璃盞頭若煉炒缸。渾身三伏靛四爪九秋霜。搭拉兩個耳一尾掃帚長。青毛生銳氣紅眼放金光。匾牙排玉板圓須挺硬槍。鏡裡觀真象原是文殊一個獅猊王。行者道：“菩薩這是你

坐下的一個青毛獅子卻怎麼走將來成精你就不收服他？”

菩薩道：“悟空他不曾走他是佛旨差來的。”行者道：“這畜類成精侵奪帝位還奉佛旨差來。似老孫保唐僧受苦就該領幾道敕書！”菩薩道：“你不知道；當初這烏雞國王好善齋僧佛差我來度他歸西早證金身羅漢。因是不可原身相見變做一種凡僧問他化些齋供。被吾幾句言語相難他不識我是個好人把我一條繩捆了送在那禦水河中浸了我三日三夜。多虧六甲金身救我歸西奏與如來、如來將此怪令到此處推他下井浸他三年以報吾三日水災之恨。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今得汝等來此成了功績。”行者道：“你雖報了甚麼一飲一啄的私仇但那怪物不知害了多少人也。”菩薩道：“也不曾害人自他到後這三年間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何害人之有？”行者道：“固然如此但只三宮娘娘與他同眠同起點汙了他的身體壞了多少綱常倫理還叫做不曾害人？”菩薩道：“點汙他不得他是個騙了的獅子。”八戒聞言走近前就摸了一把笑道：“這妖精真個是糟鼻子不吃酒——枉擔其名了！”行者道：

“既如此收了去罷。若不是菩薩親來決不饒他性命。”那菩薩卻念個咒喝道：“畜生還不皈正更待何時！”那魔王才現了原身。菩薩放蓮花罩定妖魔坐在背上踏祥光辭了行者。咦！

徑轉五臺山上去寶蓮座下聽談經。畢竟不知那唐僧師徒怎的出城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嬰兒戲化禪心亂 猿馬刀歸木母空

卻說那孫大聖兄弟三人按下雲頭徑至朝內只見那君臣儲後幾班兒拜接謝恩。行者將菩薩降魔收怪的那一節陳訴與他君臣聽了一個個頂禮不盡。正都在賀喜之間又聽得黃門官來奏：“主公外面又有四個和尚來也。”八戒慌了道：

“哥哥莫是妖精弄法假捏文殊菩薩哄了我等卻又變作和尚來與我們鬥智哩？”行者道：“豈有此理！”即命宣進來看。眾文武傳令著他進來。行者看時原來是那寶林寺僧人捧著那沖天冠、碧玉帶、赭黃袍、無憂履進得來也。行者大喜道：“來得好！來得好！”且教道人過來摘下包巾戴上沖天冠；脫了布衣穿上赭黃袍；解了絛子系上碧玉帶；褪了僧鞋登上無憂履。教太子拿出白玉圭來與他執在手裡早請上殿稱孤正是自古道：“朝廷不可一日無君。”那皇帝那裡肯坐哭啼啼跪在階心道：“我已死三年今蒙師父救我回生怎麼又敢妄自稱尊？請那一位師父為君我情願領妻子城外為民足矣。”那三藏那裡肯受一心只是要拜佛求經。又請行者行者笑道：“不瞞列位說老孫若肯做皇帝天下萬國九州皇帝都做遍了。只是我們做慣了和尚是這般懶散。若做了皇帝就要留頭長黃

昏不睡五鼓不眠聽有邊報心神不安；見有災荒憂愁無奈。

我們怎麼弄得慣？你還做你的皇帝我還做我的和尚修功行去也。”那國王苦讓不過只得上了寶殿南面稱孤大赦天下封贈了寶林寺僧人回去。卻才開東閣筵宴唐僧一壁廂傳旨宣召丹青寫下唐師徒四位喜容供養在金鑾殿上。

那師徒們安了邦國不肯久停欲辭王駕投西。那皇帝與三宮妃後、太子諸臣將鎮國的寶貝金銀緞帛獻與師父酬恩。那三藏分毫不受只是倒換關文催悟空等背馬早行。那國王甚不過意擺整朝鑾駕請唐僧上坐著兩班文武引導他與三宮妃後並太子一家兒捧轂推輪送出城廓卻才下龍輦與眾相別。國王道：“師父啊到西天經回之日是必還到寡人界內一顧。”三藏道：“弟子領命。”那皇帝閣淚汪汪遂與眾臣回去了。

那唐僧一行四僧上了羊腸大路一心裡專拜靈山。正值秋盡冬初時節但見霜凋紅葉林林瘦雨熟黃粱處處盈。日暖嶺梅開曉色風搖山竹動寒聲。師徒們離了烏雞國夜住曉行將半月有餘忽又見一座高山真個是摩天礙日。三藏馬上心驚急兜韁忙呼行者。行者道：“師父有何吩咐？”三藏道：“你看前面又有大山峻嶺須要仔細堤防恐一時又有邪物來侵我也。”行者笑道：“只管走路莫再多心老孫自有防護。”那長老只得寬懷加鞭策馬奔至山岩果然也十分險峻。但見得：高不高頂上接青霄；深不深澗中如地府。山前常見骨都都白雲扢騰騰黑霧。紅梅翠竹綠柏青松。山后有千萬丈挾魂靈台台後有古古怪怪藏魔洞洞中有叮叮狢狢滴水泉泉下更有彎彎曲曲流水澗。又見那跳天搠地獻果猿丫丫叉叉帶角鹿呢呢癡癡看人獐。至晚巴山尋穴虎待曉翻波出水龍。登得洞門呼喇的響驚得飛禽撲魯的起看那林中走獸鞠律律的行。見此一夥禽和獸嚇得人心扢磴磴驚。堂倒洞堂堂倒洞洞堂當倒洞當仙。青石染成千塊玉碧紗籠罩萬堆煙。師徒們正當悚懼又只見那山凹裡有一朵紅雲直冒到九霄空內結聚了一團火氣。行者大驚走近前把唐僧搦著腳推下馬來叫：“兄弟們不要走了妖怪來矣。”慌得個八戒急掣釘鈀沙僧忙輪寶杖把唐僧圍護在當中。

話分兩頭。卻說紅光裡真是個妖精。他數年前聞得人講：“東土唐僧往西天取經乃是金蟬長老轉生十世修行的好人。有人吃他一塊肉延生長壽與天地同休。”他朝朝在山間等候不期今日到了。他在那半空裡正然觀看只見三個徒弟把唐僧圍護在馬上各各準備。這精靈誇讚不盡道：“好和尚！我才看著一個白麵胖和尚騎了馬真是那唐朝聖僧卻怎麼被三個醜和尚護持住了！一個個伸拳斂袖各執兵器似乎要與人打的一般。噫！不知是那個有眼力的想應認得我了似此模樣莫想得那唐僧的肉吃。”沉吟半晌以心問心的自家商量道：“若要倚勢而擒莫能得近；或者以善迷他卻到得手。

但哄得他心迷惑待我在善內生機斷然拿了。且下去戲他一戲。”好妖怪即散紅光按雲頭落下去那山坡裡搖身一變變作七歲頑童赤條條的身上無衣將麻繩捆了手足高吊在那松樹梢頭口口聲聲只叫“救人！救人！”

卻說那孫大聖忽抬頭再看處只見那紅雲散盡火氣全無便叫：“師父請上馬走路。”唐僧道：“你說妖怪來了怎麼又敢走路？”行者道：“我才然間見一朵紅雲從地而起到空中結做一團火氣斷然是妖精。這一會紅雲散了想是個過路的妖精不敢傷人我們去耶！”八戒笑道：“師兄說話最巧妖精又有個甚麼過路的？”行者道：“你那裡知道若是那山那洞的魔王設宴邀請那諸山各洞之精赴會卻就有東南西北四路的精靈都來赴會故此他只有心赴會無意傷人。此乃過路之妖精也。”三藏聞言也似信不信的只得攀鞍在馬順路奔山前進。正行時只聽得叫聲“救人！”長老大驚道：“徒弟呀這半山中是那裡甚麼人叫？”行者上前道：“師父只管走路莫纏甚麼人轎騾轎明轎睡轎。這所在就有轎也沒個人抬你。”唐僧道：“不是扛抬之轎乃是叫喚之叫。”行者笑道：“我曉得莫管閒事且走路。”

三藏依言策馬又進行不上一裡之遙又聽得叫聲“救人！”長老道：“徒弟這個叫聲不是鬼魅妖邪；若是鬼魅妖邪但有出聲無有回聲。你聽他叫一聲又叫一聲想必是個有難之人我們可去救他一救。”行者道：“師父今日且把這慈悲心略收起收起待過了此山再慈悲罷。這去處凶多吉少你知道那倚草附木之說是物可以成精。諸般還可只有一般蟒蛇但修得年遠日深成了精魅善能知人小名兒。他若在草寇里或山凹中叫人一聲人不答應還可；若答應一聲他就把人元神綽去當夜跟來斷然傷人性命。且走！且走！古人雲脫得去謝神明切不可聽他。”長老只得依他又加鞭催馬而去行者心中暗想：“這潑怪不知在那裡只管叫阿叫的。等我老孫送他一個卯酉星法教他兩不見面。”好大聖叫沙和尚前來：“攏著馬慢慢走著讓老孫解解手。”你看他讓唐僧先行幾步卻念個咒語使個移山縮地之法把金箍棒往後一指他師徒過此峰頭往前走了卻把那怪物撇下他再拽開步趕上唐僧一路奔山。只見那三藏又聽得那山背後叫聲“救人！”長老道：

“徒弟呀那有難的人大沒緣法不曾得遇著我們。我們走過他了你聽他在山后叫哩。”八戒道：“在便還在山前只是如今風轉了也。”行者道：“管他甚麼轉風不轉風且走路。”因此遂都無言語恨不得一步插過此山不題話下。

卻說那妖精在山坡裡連叫了三四聲更無人到他心中思量道：“我等唐僧在此望見他離不上三裡卻怎麼這半晌還不到？想是抄下路去了。”他抖一抖身軀脫了繩索又縱紅光上空再看。不覺孫大聖仰面回觀識得是妖怪又把唐僧撮著腳推下馬來道：“兄弟們仔細！仔細！那妖精又來也！”慌得那八戒、沙僧各持

兵刀將唐僧又圍護在中間。那精靈見了在半空中稱羨不已道：“好和尚！我才見那白麵和尚坐在馬上卻怎麼又被他三人藏了？這一去見面方知。先把那有眼力的弄倒了方才捉得唐僧。不然啊徒費心機難獲物枉勞情興總成空。”卻又按下雲頭恰似前番變化高吊在松樹山頭等候這番卻不上半裡之地。

卻說那孫大聖抬頭再看只見那紅雲又散複請師父上馬前行。三藏道：“你說妖精又來如何又請走路？”行者道：“這還是個過路的妖精不敢惹我們。”長老又懷怒道：“這個潑猴十分弄我！正當有妖魔處卻說無事；似這般清平之所卻又恐嚇我不時的嚷道有甚妖精。虛多實少不管輕重將我搦著腳捽下馬來如今卻解說甚麼過路的妖精。假若跌傷了我卻也過意不去！這等這等！”行者道：“師父莫怪若是跌傷了你的手足卻還好醫治；若是被妖精撈了去卻何處跟尋？”三藏大怒哏哏的要念《緊箍兒咒》卻是沙僧苦勸只得上馬又行。

還未曾坐得穩只聽又叫“師父救人啊！”長老抬頭看時原來是個小孩童赤條條的吊在那樹上兜住韁便罵行者道：“這潑猴多大憊懶！全無有一些兒善良之意心心只是要撒潑行兇哩！我那般說叫喚的是個人聲他就千言萬語只嚷是妖怪！你看那樹上吊的不是個人麼？”大聖見師父怪下來了卻又覿面看見模樣一則做不得手腳二來又怕念《緊箍兒咒》低著頭再也不敢回言讓唐僧到了樹下。那長老將鞭梢指著問道：“你是那家孩兒？因有甚事吊在此間？說與我好救你。”噫！分明他是個精靈變化得這等那師父卻是個肉眼凡胎不能相識。

那妖魔見他下問越弄虛頭眼中噙淚叫道：“師父呀山西去有一條枯松澗澗那邊有一莊村我是那裡人家。我祖公公姓紅只因廣積金銀家私巨萬混名喚做紅百萬。年老歸世已久家產遺與我父。近來人事奢侈家私漸廢改名喚做紅十萬專一結交四路豪傑將金銀借放希圖利息。怎知那無籍之人設騙了去啊本利無歸。我父了洪誓分文不借。那借金銀人身貧無計結成凶黨明火執杖白日殺上我門將我財帛盡情劫擄把我父親殺了見我母親有些顏色拐將去做甚麼壓寨夫人。那時節我母親捨不得我把我抱在懷裡哭哀哀戰兢兢跟隨賊寇不期到此山中又要殺我多虧我母親哀告免教我刀下身亡卻將繩子吊我在樹上只教凍餓而死那些賊將我母親不知掠往那裡去了。我在此已吊三日三夜更沒一個人來行走。不知那世裡修積今生得遇老師父若肯舍大慈悲救我一命回家就典身賣命也酬謝師恩致使黃沙蓋面更不敢忘也。”三藏聞言認了真實就教八戒解放繩索救他下來。那呆子也不識人便要上前動手行者在旁忍不住喝了一聲道：“那潑物！有認得你的在這裡哩！莫要只管架空搗鬼說謊哄人！你既家私被劫父被賊傷母被人擄救你去交與誰人？你將何物與我作謝？這謊脫節了耶！”那怪聞言心中害怕就知大聖是個能人暗將他放在心上卻又戰戰兢兢滴淚而言曰：“師父雖然我父母空亡家財盡絕還有些田產未動親戚皆存。”行者道：“你有甚麼親戚？”妖怪道：“我外公家在山南姑娘住居嶺北。澗頭李四是我姨夫；林內紅三是我族伯。還

有堂叔堂兄都住在本莊左右。老師父若肯救我到了莊上見了諸親將老師父拯救之恩一一對眾言說典賣些田產重重酬謝也。”八戒聽說扛住行者道：“哥哥這等一個小孩子家你只管盤詰他怎的！他說得是強盜只打劫他些浮財莫成連房屋田產也劫得去？若與他親戚們說了我們縱有廣大食腸也吃不了他十畝田價。救他下來罷。”呆子只是想著吃食那裡管甚麼好歹使戒刀挑斷繩索放下怪來。那怪對唐僧馬下淚汪汪只情磕頭。長老心慈便叫：“孩兒你上馬來我帶你去。”那怪道：“師父啊我手腳都吊麻了腰胯疼痛一則是鄉下人家不慣騎馬。”唐僧叫八戒馱著那妖怪抹了一眼道：“師父我的皮膚都凍熟了不敢要這位師父馱。他的嘴長耳大腦後鬃硬搠得我慌。”唐僧道：“教沙和尚馱著。”那怪也抹了一眼道：“師父那些賊來打劫我家時一個個都搽了花臉帶假鬍子拿刀弄杖的。我被他唬怕了見這位晦氣臉的師父一沒了魂了也不敢要他馱。”唐僧教孫行者馱著行者呵呵笑道：“我馱！我馱！”那怪物暗自歡喜順順當當的要行者馱他。行者把他扯在路旁邊試了一試只好有三斤十來兩重。

行者笑道：“你這個潑怪物今日該死了怎麼在老孫面前搗鬼！我認得你是個那話兒呵。”妖怪道：“師父我是好人家兒女不幸遭此大難我怎麼是個甚麼那話兒？”行者道：“你既是好人家兒女怎麼這等骨頭輕？”妖怪道：“我骨格兒小。”行者道：“你今年幾歲了？”那怪道：“我七歲了。”行者笑道：“一歲長一斤也該七斤你怎麼不滿四斤重麼？”那怪道：“我小時失乳。”行者說：“也罷我馱著你若要尿尿把把須和我說。”三藏才與八戒、沙僧前走行者背著孩兒隨後一行徑投西去。有詩為證詩曰：道德高隆魔障高禪機本靜靜生妖。心君正直行中道木母癡頑躧外趫。意馬不言懷愛欲黃婆無語自憂焦。客邪得志空歡喜畢竟還從正處消。孫大聖馱著妖魔心中埋怨唐僧不知艱苦“行此險峻山場空身也難走卻教老孫馱人。

這廝莫說他是妖怪就是好人他沒了父母不知將他馱與何人倒不如摜殺他罷。”那怪物卻早知覺了便就使個神通往四下裡吸了四口氣吹在行者背上便覺重有千斤。行者笑道：

“我兒啊你弄重身法壓我老爺哩！”那怪聞言恐怕大聖傷他卻就解屍出了元神跳將起去佇立在九霄空裡這行者背上越重了。猴王怒抓過他來往那路旁邊賴石頭上滑辣的一摜將屍骸摜得象個肉餅一般還恐他又無禮索性將四肢扯下丟在路兩邊俱粉碎了。

那物在空中明明看著忍不住心頭火起道：“這猴和尚十分憊懶！就作我是個妖魔要害你師父卻還不曾見怎麼下手哩你怎麼就把我這等傷損！早是我有算計出神走了不然是無故傷生也。若不趁此時拿了唐僧再讓一番越教他停留長智。”好怪物就在半空里弄了一陣旋風呼的一聲響亮走石揚沙誠然兇狠。好

風：淘淘怒卷水雲腥黑氣騰騰閉日明。嶺樹連根通拔盡野梅帶幹悉皆平。黃沙迷目人難走怪石傷殘路怎平。滾滾團團平地暗遍山禽獸哮聲。刮得那三藏馬上難存八戒不敢仰視沙僧低頭掩面。孫大聖情知是怪物弄風急縱步來趕時那怪已騁風頭將唐僧攝去了無蹤無影不知攝向何方無處跟尋。

一時間風聲暫息日色光明。行者上前觀看只見白龍馬戰兢兢喊聲嘶行李擔丟在路下八戒伏於崖下呻吟沙僧蹲在坡前叫喚。行者喊：“八戒！”那呆子聽見是行者的聲音卻抬頭看時狂風已靜爬起來扯住行者道：“哥哥好大風啊！”

沙僧卻也上前道：“哥哥這是一陣旋風。”又問：“師父在那裡？”八戒道：“風來得緊我們都藏頭遮眼各自躲風師父也伏在馬上的。”行者道：“如今卻往那裡去了？”沙僧道：“是個燈草做的想被一風卷去也。”行者道：“兄弟們我等自此就該散了！”八戒道：“正是趁早散了各尋頭路多少是好。那西天路無窮無盡幾時能到得！”沙僧聞言打了一個失驚渾身麻木道：“師兄你都說的是那裡話。我等因為前生有罪感蒙觀世音菩薩勸化與我們摩頂受戒改換法名皈依佛果情願保護唐僧上西方拜佛求經將功折罪。今日到此一旦俱休說出這等各尋頭路的話來可不違了菩薩的善果壞了自己的德行惹人恥笑說我們有始無終也！”行者道：“兄弟你說的也是奈何師父不聽人說我老孫火眼金睛認得好歹才然這風是那樹上吊的孩兒弄的。我認得他是個妖精你們不識那師父也不識認作是好人家兒女教我馱著他走。是老孫算計要擺佈他他就弄個重身法壓我。是我把他摜得粉碎他想是又使解屍之法弄陣旋風把我師父攝去也。因此上怪他每每不聽我說。故我意懶心灰說各人散了。既是賢弟有此誠意教老孫進退兩難。八戒你端的要怎的處？”八戒道：“我才自失口亂說了幾句其實也不該散。哥哥沒及奈何還信沙弟之言去尋那妖怪救師父去。”行者卻回嗔作喜道：“兄弟們還要來結同心收拾了行李馬匹上山找尋怪物搭救師父去。”三個人附葛扳藤尋坡轉澗行經有五七十裡卻也沒個音信那山上飛禽走獸全無老柏喬松常見。孫大聖著實心焦將身一縱跳上那巔險峰頭喝一聲叫“變！”變作三頭六臂似那大鬧天宮的本象將金箍棒幌一幌變作三根金箍棒劈哩撲辣的往東打一路往西打一路兩邊不住的亂打。八戒見了道：“沙和尚不好了師兄是尋不著師父惱出氣心風來了。”

那行者打了一會打出一夥窮神來都披一片掛一片裩無襠褲無口的跪在山前叫：“大聖山神土地來見。”行者道：“怎麼就有許多山神土地？”眾神叩頭道：“上告大聖此山喚做六百里鑽頭號山。我等是十裡一山神十裡一土地共該三十名山神三十名土地。昨日已此聞大聖來了只因一時會不齊故此接遲致令大聖怒萬望恕罪。”行者道：“我且饒你罪名。我問你：這山上有多少妖精？”眾神道：“爺爺呀只有得一個妖精把我們頭也摩光了弄得我們少香沒紙血食全無一個個衣不充身食不充口還吃得有多少妖精哩！”行者道：“這妖精在山前

住是山后住？”眾神道：“他也不在山前山后。這山中有一條澗叫做枯松澗澗邊有一座洞叫做火雲洞那洞裡有一個魔王神通廣大常常的把我們山神土地拿了去燒火頂門黑夜與他提鈴喝號。小妖兒又討甚麼常例錢。”行者道：“汝等乃是陰鬼之仙有何錢鈔？”眾神道：“正是沒錢與他只得捉幾個山獐野鹿早晚間打點群精；若是沒物相送就要來拆廟宇剝衣裳攪得我等不得安生！萬望大聖與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靈。”行者道：“你等既受他節制常在他洞下可知他是那裡妖精叫做甚麼名字？”眾神道：“說起他來或者大聖也知道。他是牛魔王的兒子羅剎女養的。他曾在火焰山修行了三百年煉成三昧真火卻也神通廣大。牛魔王使他來鎮守號山乳名叫做紅孩兒號叫做聖嬰大王。”行者聞言滿心歡喜喝退了土地山神卻現了本象跳下峰頭對八戒沙僧道：“兄弟們放心再不須思念師父決不傷生妖精與老孫有親。”八戒笑道：“哥哥莫要說謊。你在東勝神洲他這裡是西牛賀洲路程遙遠隔著萬水千山海洋也有兩道怎的與你有親？”行者道：“剛才這夥人都是本境土地山神。我問他妖怪的原因他道是牛魔王的兒子羅剎女養的名字喚做紅孩兒號聖嬰大王。想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遍遊天下名山尋訪大地豪傑那牛魔王曾與老孫結七弟兄。一般五六個魔王止有老孫生得小巧故此把牛魔王稱為大哥。這妖精是牛魔王的兒子我與他父親相識若論將起來還是他老叔哩他怎敢害我師父？我們趁早去來。”沙和尚笑道：“哥啊常言道：三年不上門當親也不親哩。你與他相別五六百年又不曾往還杯酒又沒有個節禮相邀他那裡與你認甚麼親耶？”

行者道：“你怎麼這等量人！常言道一葉浮萍歸大海為人何處不相逢！縱然他不認親好道也不傷我師父。不望他相留酒席必定也還我個囫圇唐僧。”三兄弟各辦虔心牽著白馬馬上馱著行李找大路一直前進。無分晝夜行了百十裡遠近忽見一松林林中有一條曲澗澗下有碧澄澄的活水飛流那澗梢頭有一座石板橋通著那廂洞府。行者道：“兄弟你看那壁廂有石崖磷磷想必是妖精住處了。我等從眾商議那個管看守行李馬匹那個肯跟我過去降妖？”八戒道：“哥哥老豬沒甚坐性我隨你去罷。”行者道：“好！好！”教沙僧：“將馬匹行李俱潛在樹林深處小心守護待我兩個上門去尋師父耶。”那沙僧依命八戒相隨與行者各持兵器前來。正是：未煉嬰兒邪火勝心猿木母共扶持。畢竟不知這一去吉凶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敗 木母被魔擒

善惡一時忘念榮枯都不關心。晦明隱現任浮沉隨分饑餐渴飲。神靜湛然常寂昏冥便有魔侵。五行蹭蹬破禪林風動必然寒凜。卻說那孫大聖引八戒別了沙僧跳過枯松澗徑來到那怪石崖前果見有一座洞府真個也景致非凡。但見回鑾古道幽還靜風月也聽玄鶴弄。白雲透出滿川光流水過橋仙意興。猿嘯鳥啼花木奇藤蘿石蹬芝蘭勝。蒼搖崖壑散煙霞翠染松篁招彩鳳。遠列巔峰似插屏山朝澗繞

真仙洞。昆侖地脈來龍有分有緣方受用。將近行到門前見有一座石碣上鐫八個大字乃是“號山枯松澗火雲洞”。那壁廂一群小妖在那裡輪槍舞劍的跳風頑耍。孫大聖厲聲高叫道：“那小的們趁早去報與洞主知道教他送出我唐僧師父來免你這一洞精靈的性命！牙迸半個不字我就掀翻了你的山場躧平了你的洞府！”那些小妖聞有此言慌忙急轉身各歸洞裡關了兩扇石門到裡邊來報：“大王禍事了！”

卻說那怪自把三藏拿到洞中選剝了衣服四馬攢蹄捆在後院裡著小妖打乾淨水刷洗要上籠蒸吃哩急聽得報聲禍事且不刷洗便來前庭上問：“有何禍事？”小妖道：“有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尚帶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尚在門前要甚麼唐僧師父哩。但若牙迸半個不字就要掀翻山場躧平洞府。”魔王微微冷笑道：“這是孫行者與豬八戒他卻也會尋哩。他拿他師父自半山中到此有百五十裡卻怎麼就尋上門來？”教：“小的們把管車的推出車去！”那一班幾個小妖推出五輛小車兒來開了前門。八戒望見道：“哥哥這妖精想是怕我們推出車子往那廂搬哩。”行者道：“不是且看他放在那裡。”只見那小妖將車子按金、木、水、火、土安下著五個看著五個進去通報。那魔王問：“停當了？”答應：“停當了。”教：“取過槍來。”有那一夥管兵器的小妖著兩個抬出一杆丈八長的火尖槍遞與妖王。妖王輪槍拽步也無甚麼盔甲只是腰間束一條錦繡戰裙赤著腳走出門前。行者與八戒抬頭觀看但見那怪物：面如傅粉三分白唇若塗朱一表才。鬢挽青雲欺靛染眉分新月似刀裁。戰裙巧繡盤龍鳳形比哪吒更富胎。雙手綽槍威凜冽祥光護體出門來。哏聲響若春雷吼暴眼明如掣電乖。要識此魔真姓氏名揚千古喚紅孩。那紅孩兒怪出得門來高叫道：

“是甚麼人在我這裡吆喝！”行者近前笑道：“我賢侄莫弄虛頭你今早在山路旁高吊在松樹梢頭是那般一個瘦怯怯的黃病孩兒哄了我師父。我倒好意馱著你你就弄風兒把我師父攝將來。你如今又弄這個樣子我豈不認得你？趁早送出我師父不要白了面皮失了親情恐你令尊知道怪我老孫以長欺幼不象模樣。”那怪聞言心中大怒咄的一聲喝道：“那潑猴頭！我與你有甚親情？你在這裡滿口胡柴綽甚聲經兒！那個是你賢侄？”行者道：“哥哥是你也不曉得。當年我與你令尊做弟兄時你還不知在那裡哩。”那怪道：“這猴子一胡說！你是那裡人我是那裡人怎麼得與我父親做兄弟？”行者道：“你是不知我乃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孫悟空是也。我當初未鬧天宮時遍遊海角天涯四大部洲無方不到。那時節專慕豪傑你令尊叫做牛魔王稱為平天大聖與我老孫結為七弟兄讓他做了大哥；還有個蛟魔王稱為複海大聖做了二哥；又有個大鵬魔王稱為混天大聖做了三哥；又有個獅狔王稱為移山大聖做了四哥；又有個獼猴王稱為通風大聖做了五哥；又有個獙狨王稱為驅神大聖做了六哥；惟有老孫身小稱為齊天大聖排行第七。我老弟兄們那時節耍子時還不曾生你哩！”

那怪物聞言那裡肯信舉起火尖槍就刺。行者正是那會家不忙又使了一個身法閃過槍頭輪起鐵棒罵道：“你這小畜生不識高低！看棍！”那妖精也使身法讓過鐵棒道：“潑猢猻不達時務！看槍！”他兩個也不論親情一齊變臉各使神通跳在雲端裡好殺：行者名聲大魔王手段強。一個橫舉金箍棒一個直挺火尖槍。吐霧遮三界噴雲照四方。一天殺氣凶聲吼日月星辰不見光。語言無遜讓情意兩乖張。那一個欺心失禮儀這一個變臉沒綱常。棒架威風長槍來野性狂。一個是混元真大聖一個是正果善財郎。二人努力爭強勝只為唐僧拜法王。那妖魔與孫大聖戰經二十合不分勝敗。豬八戒在旁邊看得明白：妖精雖不敗降卻只是遮攔隔架全無攻殺之能；行者縱不贏他棒法精強來往只在那妖精頭上不離了左右。八戒暗想道：“不好啊行者溜撒一時間丟個破綻哄那妖魔鑽進來一鐵棒打倒就沒了我的功勞。”你看他抖擻精神舉著九齒鈀在空裡望妖精劈頭就築。那怪見了心驚急拖槍敗下陣來。行者喝教八戒：“趕上！趕上！”

二人趕到他洞門前只見妖精一隻手舉著火尖槍站在那中間一輛小車兒上一隻手捏著拳頭往自家鼻子上捶了兩拳。八戒笑道：“這廝放賴不羞！你好道捶破鼻子淌出些血來搽紅了臉往那裡告我們去耶？”那妖魔捶了兩拳念個咒語口裡噴出火來鼻子裡濃煙迸出閘閘眼火焰齊生。那五輛車子上火光湧出。連噴了幾口只見那紅焰焰、大火燒空把一座火雲洞被那煙火迷漫真個是熯天熾地。八戒慌了道：“哥哥不停當！這一鑽在火裡莫想得活把老豬弄做個燒熟的加上香料盡他受用哩！快走！快走！”說聲走他也不顧行者跑過澗去了。這行者神通廣大捏著避火訣撞入火中尋那妖怪。那妖怪見行者來又吐上幾口那火比前更勝。好火：炎炎烈烈盈空燎赫赫威威遍地紅。卻似火輪飛上下猶如炭屑舞西東。這火不是燧人鑽木又不是老子炮丹非天火非野火乃是妖魔修煉成真三昧火。五輛車兒合五行五行生化火煎成。肝木能生心火旺心火致令脾土平。脾土生金金化水水能生木徹通靈。生生化化皆因火火遍長空萬物榮。妖邪久悟呼三昧永鎮西方第一名。行者被他煙火飛騰不能尋怪看不見他洞門前路徑抽身跳出火中。那妖精在門看得明白他見行者走了卻才收了火具帥群妖轉於洞內閉了石門以為得勝著小的排宴奏樂、歡笑不題。

卻說行者跳過枯松澗按下雲頭只聽得八戒與沙僧朗朗的在松間講話。行者上前喝八戒道：“你這呆子全無人氣！你就懼怕妖火敗走逃生卻把老孫丟下早是我有些南北哩！”

八戒笑道：“哥啊你被那妖精說著了果然不達時務。古人雲：

識得時務者呼為俊傑。那妖精不與你親你強要認親；既與你賭鬥放出那般無情的火來又不走還要與他戀戰哩！”行者道：“那怪物的手段比我何如？”八戒道：“不濟。”“槍法比我何如？”八戒道：“也不濟。老豬見他撐持不

住卻來助你一鈀不期他不識要就敗下陣來沒天理就放火了。”行者道：“正是你不該來。我再與他鬥幾合我取巧兒撈他一棒卻不是好？”

他兩個只管論那妖精的手段講那妖精的火毒沙和尚倚著松根笑得呆了。行者看見道：“兄弟你笑怎麼？你好道有甚手段擒得那妖魔破得那火陣？這樁事也是大家有益的事。常言道眾毛攢毬。你若拿得妖魔救了師父也是你的一件大功績。”沙僧道：“我也沒甚手段也不能降妖。我笑你兩個都著了忙也。”行者道：“我怎麼著忙？”沙僧道：“那妖精手段不如你槍法不如你只是多了些火勢故不能取勝。若依小弟說以相生相剋拿他有甚難處？”行者聞言呵呵笑道：“兄弟說得有理。果然我們著忙了忘了這事。若以相生相剋之理論之須是以水克火卻往那裡尋些水來潑滅這妖火可不救了師父？”沙僧道：“正是這般不必遲疑。”行者道：“你兩個只在此間莫與他索戰待老孫去東洋大海求借龍兵將些水來潑息妖火捉這潑怪。”八戒道：“哥哥放心前去我等理會得。”

好大聖縱雲離此地頃刻到東洋卻也無心看玩海景使個逼水法分開波浪。正行時見一個巡海夜叉相撞看見是孫大聖急回到水晶宮裡報知那老龍王。敖廣即率龍子、龍孫、蝦兵、蟹卒一齊出門迎接請裡面坐。坐定禮畢告茶行者道：

“不勞茶有一事相煩。我因師父唐僧往西天拜佛取經經過號山枯松澗火雲洞有個紅孩兒妖精號聖嬰大王把我師父拿了去。是老孫尋到洞邊與他交戰他卻放出火來。我們禁不得他想著水能克火特來問你求些水去與我下場大雨潑滅了妖火救唐僧一難。”那龍王道：“大聖差了若要求取雨水不該來問我。”行者道：“你是四海龍王主司雨澤不來問你卻去問誰？”龍王道：“我雖司雨不敢擅專須得玉帝旨意吩咐在那地方要幾尺幾寸甚麼時辰起住還要三官舉筆太乙移文會令了雷公電母風伯雲童俗語雲龍無雲而不行哩。”

行者道：“我也不用著風雲雷電只是要些雨水滅火。”龍王道：

“大聖不用風雲雷電但我一人也不能助力著舍弟們同助大聖一功如何？”行者道：“令弟何在？”龍王道：“南海龍王敖欽、北海龍王敖閏、西海龍王敖順。”行者笑道：“我若再遊過三海不如上界去求玉帝旨意了。”龍王道：“不消大聖去只我這裡撞動鐵鼓金鐘他自頃刻而至。”行者聞其言道：“老龍王快撞鐘鼓。”

須臾間三海龍王擁至問：“大哥有何事命弟等？”敖廣道：“孫大聖在這裡借雨助力降妖。”三弟即引進見畢行者備言借水之事眾神個個歡從即點起鯊魚驍勇為前部鰬癡口大作先鋒。鯉元帥翻波跳浪鯁提督吐霧噴風。鯖太尉東方打哨鮑都司西路催征。紅眼馬郎南面舞黑甲將軍北下沖。鱏把總中軍掌號五方

兵處處英雄。縱橫機巧黿樞密妙算玄微龜相分。有謀有智鼉丞相多變多能鱉總戎。橫行蟹士輪長劍直跳蝦婆扯硬弓。鯰外郎查明文簿點龍兵出離波中。

詩曰：四海龍王喜助功齊天大聖請相從。只因三藏途中難借水前來滅火紅。

那行者領著龍兵不多時早到號山枯松澗上。行者道：“敖氏昆玉有煩遠涉。此間乃妖魔之處汝等且停於空中不要出頭露面。讓老孫與他賭鬥若贏了他不須列位捉拿；若輸與他也不用列位助陣。只是他但放火時可聽我呼喚一齊噴雨。”龍王俱如號令。

行者卻按雲頭入松林裡見了八戒、沙僧叫聲：“兄弟。”

八戒道：“哥哥來得快啞！可曾請得龍王來？”行者道：“俱來了。

你兩個切須仔細只怕雨大莫濕了行李待老孫與他打去。”

沙僧道：“師兄放心前去我等俱理會得了。”行者跳過澗到了門叫聲“開門！”那些小妖又去報導：“孫行者又來了。”紅孩仰面笑道：“那猴子想是火中不曾燒了他故此又來。這一來切莫饒他斷然燒個皮焦肉爛才罷！”急縱身挺著長槍教：“小的們推出火車子來！”他出門前對行者道：“你又來怎的？”行者道：“還我師父來。”那怪道：“你這猴頭忒不通變。那唐僧與你做得師父也與我做得按酒你還思量要他哩莫想莫想！”

行者聞言十分惱怒掣金箍棒劈頭就打。那妖精使火尖槍急架相迎。這一場賭鬥比前不同好殺：怒潑妖魔惱急猴王將。這一個專救取經僧那一個要吃唐三藏。心變沒親情情疏無義讓。這個恨不得捉住活剝皮那個恨不得拿來生蘸醬真個忒英雄果然多猛壯。棒來槍架賭輸贏槍去棒迎爭下上。舉手相輪二十回兩家本事一般樣。那妖王與行者戰經二十回合見得不能取勝虛幌一槍怎抽身捏著拳頭又將鼻子捶了兩下卻就噴出火來。那門前車子上煙火迸起；口眼中赤焰飛騰。孫大聖回頭叫道：“龍王何在？”那龍王兄弟帥眾水族望妖精火光裡噴下雨來。好雨！真個是：瀟瀟灑灑密密沉沉。瀟瀟灑灑如天邊墜落星辰；密密沉沉似海口倒懸浪滾。起初時如拳大小次後來甕潑盆傾。滿地澆流鴨頂綠高山洗出佛頭青。溝壑水飛千丈玉澗泉波漲萬條銀。三叉路口看看滿九曲溪中漸漸平。這個是唐僧有難神龍助扳倒天河往下傾。那雨淙綜大小莫能止息那妖精的火勢。原來龍王私雨只好潑得凡火妖精的三昧真火如何潑得？好一似火上澆油越潑越灼。大聖道：“等我撚著訣。鑽入火中！”輪鐵棒尋妖要打。那妖見他來到將一口煙劈臉噴來。行者急回頭燎得眼花雀亂忍不住淚落如雨。原來這大

聖不怕火只怕煙。當年因大鬧天宮時被老君放在八封爐中鍛過一番他幸在那巽位安身不曾燒壞只是風攪得煙來把他熌做火眼金睛故至今只是怕煙。那妖又噴一口行者當不得縱雲頭走了。那妖王卻又收了火具回歸洞府。

這大聖一身煙火炮燥難禁徑投于澗水內救火。怎知被冷水一逼弄得火氣攻心三魂出舍可憐氣塞胸堂喉舌冷魂飛魄散喪殘生！慌得那四海龍王在半空裡收了雨澤高聲大叫："天蓬元帥！捲簾將軍！休在林中藏隱且尋你師兄出來！"

八戒與沙僧聽得呼他聖號急忙解了馬、挑著擔奔出林來也不顧泥濘順澗邊找尋只見那上溜頭翻波滾浪急流中淌下一個人來。沙僧見了連衣跳下水中抱上岸來卻是孫大聖身軀。噫！你看他踡跼四肢伸不得渾身上下冷如冰。沙和尚滿眼垂淚道："師兄！可惜了你億萬年不老長生客如今化作個中途短命人！"八戒笑道："兄弟莫哭這猴子佯推死嚇我們哩。你摸他摸胸前還有一點熱氣沒有？"沙僧道："渾身都冷了就有一點兒熱氣怎的就是回生？"八戒道："他有七十二般變化就有七十二條性命。你扯著腳等我擺佈他。"真個那沙僧扯著腳八戒扶著頭把他拽個直推上腳來盤膝坐定。八戒將兩手搓熱仵住他的七竅使一個按摩禪法。原來那行者被冷水逼了氣阻丹田不能出聲卻幸得八戒按摸揉擦須臾間氣透三關轉明堂衝開孔竅叫了一聲："師父啊！"沙僧道："哥啊你生為師父死也還在口裡且蘇醒我們在這裡哩。"行者睜開眼道："兄弟們在這裡？老孫吃了虧也！"八戒笑道："你才子昏的若不是老豬救你啊已此了帳了還不謝我哩！"行者卻才起身仰面道："敖氏弟兄何在？"那四海龍王在半空中答應道："小龍在此伺候。"行者道："累你遠勞不曾成得功果且請回去改日再謝。"龍王帥水族泱泱而回不在話下。

沙僧攙著行者一同到松林之下坐定。少時間卻定神順氣止不住淚滴腮邊又叫："師父啊！憶昔當年出大唐岩前救我脫災殃。三山六水遭魔障萬苦千辛割寸腸。托缽朝餐隨厚薄參禪暮宿或林莊。一心指望成功果今日安知痛受傷！"沙僧道："哥哥且休煩惱我們早安計策去那裡請兵助力搭救師父耶？"行者道："那裡請救麼？"沙僧道："當初菩薩吩咐著我等保護唐僧他曾許我們叫天天應叫地地應。那裡請救去？"行者道："想老孫大鬧天宮時那些神兵都禁不得我。這妖精神通不小須是比老孫手段大些的才降得他哩。天神不濟地煞不能若要拿此妖魔須是去請觀音菩薩才好。奈何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駕不起筋斗雲怎生請得？"八戒道："有甚話吩咐等我去請。"行者笑道："也罷你是去得。若見了菩薩切休仰視只可低頭禮拜。等他問時你卻將地名、妖名說與他再請教師父之事。他若肯來定取擒了怪物。"八戒聞言即便駕了雲霧向南而去。

卻說那個妖王在洞裡歡喜道："小的們孫行者吃了虧去了。這一陣雖不得他死好道也個大昏。咦只怕他又請救兵來也快開門等我去看他請誰。"眾妖開

了門妖精就跳在空裡觀看只見八戒往南去了。妖精想著南邊再無他處斷然是請觀音菩薩急按下雲叫：“小的們把我那皮袋尋出來。多時不用只恐口繩不牢與我換上一條放在二門之下等我去把八戒賺將回來裝於袋內蒸得稀爛犒勞你們。”原來那妖精有一個如意的皮袋。眾小妖拿出來、換了口繩安於洞門內不題。

卻說那妖王久居於此俱是熟遊之地他曉得那條路上南海去近那條去遠。他從那近路上一駕雲頭趕過了八戒端坐在壁岩之上變作一個“假觀世音”模樣等候著八戒。那呆子正縱雲行處忽然望見菩薩他那裡識得真假？這才是見象作佛。呆子停雲下拜道：“菩薩弟子豬悟能叩頭。”妖精道：“你不保唐僧去取經卻見我有何事幹？”八戒道：“弟子因與師父行至中途遇著號山枯松澗火雲洞有個紅孩兒妖精他把我師父攝了去。是弟子與師兄等尋上他門與他交戰。他原來會放火頭一陣不曾得贏；第二陣請龍王助雨也不能滅火。

師兄被他燒壞了不能行動著弟子來請菩薩萬望垂慈救我師父一難！”妖精道：“那火雲洞洞主不是個傷生的一定是你們衝撞了他也。”八戒道：“我不曾衝撞他是師兄悟空衝撞他的。他變作一個小孩子吊在樹上試我師父。師父甚有善心教我解下來著師兄馱他一程。是師兄摜了他一摜他就弄風兒把師父攝去了。”妖精道：“你起來跟我進那洞裡見洞主與你說個人情你陪一個禮把你師父討出來罷。”八戒道：“菩薩呀若肯還我師父就磕他一個頭也罷。”妖王道：“你跟來。”

那呆子不知好歹就跟著他徑回舊路卻不向南洋海隨赴火雲門頃刻間到了門。妖精進去道：“你休疑忌他是我的故人你進來。”呆子只得舉步入門。眾妖一齊吶喊將八戒捉倒裝於袋內束緊了口繩高吊在馱梁之上。妖精現了本象坐在當中道：“豬八戒你有甚麼手段就敢保唐僧取經就敢請菩薩降我？你大睜著兩個眼還不認得我是聖嬰大王哩！如今拿你吊得三五日蒸熟了賞賜小妖權為案酒！”八戒聽言在裡面罵道：“潑怪物！十分無禮！若論你百計千方騙了我吃管教你一個個遭腫頭天瘟！”呆子罵了又罵嚷了又嚷不題。

卻說孫大聖與沙僧正坐只見一陣腥風刮面而過他就打了一個噴嚏道：“不好！不好！這陣風凶多吉少。想是豬八戒走錯路也。”沙僧道：“他錯了路不會問人？”行者道：“想必撞見妖精了。”沙僧道：“撞見妖精他不會跑回？”行者道：“不停當。你坐在這裡看守等我跑過澗去打聽打聽。”沙僧道：“師兄腰疼只恐又著他手等小弟去罷。”行者道：“你不濟事還讓我去。”好行者咬著牙忍著疼撚著鐵棒走過澗到那火雲洞前叫聲“潑怪！”那把門的小妖又急入裡報：“孫行者又在門叫哩！”那妖王傳令叫拿那夥小妖槍刀簇擁齊聲吶喊即開門都道：“拿住！拿住！”行者果然疲倦不敢相迎將身鑽在

路旁念個咒語叫“變！”即變做一個銷金包袱。小妖看見報導：“大王孫行者怕了只見說一聲拿字慌得把包袱丟下走了。”妖王笑道：“那包袱也無甚麼值錢之物左右是和尚的破褊衫舊帽子背進來拆洗做補襯。”一個小妖果將包袱背進不知是行者變的。行者道：“好了！這個銷金包袱背著了！”那妖精不以為事丟在門內。

好行者假中又假虛裡還虛：即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變作個包袱一樣；他的真身卻又變作一個蒼蠅兒釘在門樞上。只聽得八戒在那裡哼哩哼的聲音不清卻似一個瘟豬。行者嚶的飛了去尋時原來他吊在皮袋裡也。行者釘在皮袋又聽得他惡言惡語罵道妖怪長妖怪短“你怎麼假變作個觀音菩薩哄我回來吊我在此還說要吃我！有一日我師兄大展齊天無量法滿山潑怪登時擒！解開皮袋放我出築你千鈀方趁心！”行者聞言暗笑道：“這呆子雖然在這裡面受悶氣卻還不倒了旗槍。老孫一定要拿了此怪若不如此怎生雪恨！”正欲設法拯救八戒出來只聽那妖王叫道：“六健將何在？”時有六個小妖是他知己的精靈封為健將都有名字：一個叫做雲裡霧一個叫做霧裡雲一個叫做急如火一個叫做快如風一個叫做興烘掀一個叫做掀烘興。六健將上前跪下妖王道：

“你們認得老大王家麼？”六健將道：“認得。”妖王道：“你與我星夜去請老大王來說我這裡捉唐僧蒸與他吃壽延千紀。”六怪領命一個個廝拖廝扯徑出門去了。行者嚶的一聲飛下袋來跟定那六怪躲離洞中。畢竟不知怎的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大聖殷勤拜南海 觀音慈善縛紅孩

話說那六健將出洞門徑往西南上依路而走。行者心中暗想道：“他要請老大王吃我師父老大王斷是牛魔王。我老孫當年與他相會真個意合情投交遊甚厚至如今我歸正道他還是邪魔。雖則久別還記得他模樣且等老孫變作牛魔王哄他一哄看是何如。”好行者躲離了六個小妖展開翅飛向前邊離小妖有十數裡遠近搖身一變變作個牛魔王拔下幾根毫毛叫“變！”即變作幾個小妖。在那山凹裡駕鷹牽犬搭鶩張弓充作打圍的樣子等候那六健將。那一夥廝拖廝扯正行時忽然看見牛魔王坐在中間慌得興烘掀、掀烘興撲的跪下道：“老大王爺爺在這裡也。”那雲裡霧、霧裡雲、急如火、快如風都是肉眼凡胎那裡認得真假也就一同跪倒磕頭道：“爺爺！小的們是火雲洞聖嬰大王處差來請老大王爺爺去吃唐僧肉壽延千紀哩。”行者藉口答道：“孩兒們起來同我回家去換了衣服來也。”小妖叩頭道：“望爺爺方便不消回府罷。路程遙遠恐我大王見責小的們就此請行。”行者笑道：“好乖兒女也罷也罷向前開路我和你去來。”六怪抖擻精神向前喝路大聖隨後而來。

不多時早到了本處。快如風、急如火撞進洞裡報：“大王老大王爺爺來了。”妖王歡喜道：“你們卻中用這等來的快。”

即便叫：“各路頭目擺隊伍開旗鼓迎接老大王爺爺。”滿洞群妖遵依旨令齊齊整整擺將出去。這行者昂昂烈烈挺著胸脯把身子抖了一抖卻將那架鷹犬的毫毛都收回身上拽開大步徑走入門裡坐在南面當中。紅孩兒當面跪下朝上叩頭道：“父王孩兒拜揖。”行者道：“孩兒免禮。”那妖王四大拜拜畢立於下手。行者道：“我兒請我來有何事？”妖王躬身道：

“孩兒不才昨日獲得一人乃東土大唐和尚。常聽得人講他是一個十世修行之人有人吃他一塊肉壽似蓬瀛不老仙。愚男不敢自食特請父王同享唐僧之肉壽延千紀。”行者聞言打了個失驚道：“我兒是那個唐僧？”妖王道：“是往西天取經的人也。”行者道：“我兒可是孫行者師父麼？”妖王道：“正是。”行者擺手搖頭道：“莫惹他！莫惹他！別的還好惹孫行者是那樣人哩我賢郎你不曾會他？那猴子神通廣大變化多端。他曾大鬧天宮玉皇上帝差十萬天兵布下天羅地網也不曾捉得他。你怎麼敢吃他師父！快早送出去還他不要惹那猴子。他若打聽著你吃了他師父他也不來和你打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裡搠個窟窿連山都掬了去。我兒弄得你何處安身教我倚靠何人養老！”妖王道：“父王說那裡話長他人志氣滅孩兒的威風。那孫行者共有兄弟三人領唐僧在我半山之中被我使個變化將他師父攝來。他與那豬八戒當時尋到我的門前講甚麼攀親托熟之言被我怒沖天與他交戰幾合也只如此不見甚麼高作。那豬八戒刺邪裡就來助戰是孩兒吐出三昧真火把他燒敗了一陣。慌得他去請四海龍王助雨又不能滅得我三昧真火被我燒了一個小昏連忙著豬八戒去請南海觀音菩薩。是我假變觀音把豬八戒賺來見吊在如意袋中也要蒸他與眾小的們吃哩。那行者今早又來我的門吆喝我傳令教拿他慌得他把包袱都丟下走了。卻才去請父王來看看唐僧活像方可蒸與你吃延壽長生不老也。”行者笑道：“我賢郎啊你只知有三昧火贏得他不知他有七十二般變化哩！”妖王道：“憑他怎麼變化我也認得諒他決不敢進我門來。”行者道：“我兒你雖然認得他他卻不變大的如狼犺大象恐進不得你門；他若變作小的你卻難認。”妖王道：

“憑他變甚小的我這裡每一層門上有四五個小妖把守他怎生得入！”行者道：“你是不知他會變蒼蠅、蚊子、虼蚤或是蜜蜂、蝴蝶並蟭蟟蟲等項又會變我模樣你卻那裡認得？”妖王道：“勿慮他就是鐵膽銅心也不敢近我門來也。”行者道：“既如此說賢郎甚有手段實是敵得他過方來請我吃唐僧的肉奈何我今日還不吃哩。”妖王道：“如何不吃？”行者道：“我近來年老你母親常勸我作些善事。我想無甚作善且持些齋戒。”

妖王道：“不知父王是長齋是月齋？”行者道：“也不是長齋也不是月齋

喚做雷齋每月只該四日。”妖王問：“是那四日？”行者道：“三辛逢初六。今朝是辛酉日一則當齋二來酉不會客。

且等明日我去親自刷洗蒸他與兒等同享罷。”那妖王聞言心中暗想道：“我父王平日吃人為生今活彀有一千餘歲怎麼如今又吃起齋來了？想當初作惡多端這三四日齋戒那裡就積得過來？此言有假可疑！可疑！”即抽身走出二門之下叫六健將來問：“你們老大王是那裡請來的？”小妖道：“是半路請來的。”妖王道：“我說你們來的快不曾到家麼？”小妖道：“是不曾到家。”妖王道：“不好了！著了他假也！這不是老大王！”小妖一齊跪下道：“大王自家父親也認不得？”妖王道：“觀其形容動靜都象只是言語不象只怕著了他假吃了人虧。你們都要仔細：會使刀的刀要出鞘會使槍的槍要磨明會使棍的使棍會使繩的使繩。待我再去問他看他言語如何。若果是老大王莫說今日不吃明日不吃便遲個月何妨！假若言語不對只聽我哏的一聲就一齊下手。”群魔各各領命訖。

這妖王複轉身到于裡面對行者當面又拜。行者道：“孩兒家無常禮不須拜但有甚話只管說來。”妖王伏於地下道：“愚男一則請來奉獻唐僧之肉二來有句話兒上請。我前日閑行駕祥光直至九霄空內忽逢著祖延道齡張先生。”行者道：“可是做天師的張道齡麼？”妖王道：“正是。”行者問曰：“有甚話說？”妖王道：“他見孩兒生得五官周正三停平等他問我是幾年、那月、那日、那時出世兒因年幼記得不真。先生子平精熟要與我推看五星今請父王正欲問此。倘或下次再得會他好煩他推算。”行者聞言坐在上面暗笑道：“好妖怪呀！老孫自歸佛果保唐師父一路上也捉了幾個妖精不似這廝克剝。他問我甚麼家長禮短少米無柴的話說我也好信口捏膿答他。他如今問我生年月日我卻怎麼知道！”好猴王也十分乖巧巍巍端坐中間也無一些兒懼色面上反喜盈盈的笑道：

“賢郎請起我因年老連日有事不遂心懷把你生時果偶然忘了。且等到明日回家問你母親便知。”妖王道：“父王把我八個字時常不離口論說說我有同天不老之壽怎麼今日一旦忘了！豈有此理！必是假的！”哏的一聲群妖槍刀簇擁望行者沒頭沒臉的箭來。這大聖使金箍棒架住了現出本象對妖精道：“賢郎你卻沒理。那裡兒子好打爺的？”那妖王滿面羞慚。

不敢回視。行者化金光走出他的洞府。小妖道：“大王孫行者走了。”妖王道：“罷罷罷！讓他走了罷！我吃他這一場虧也！

且關了門莫與他打話只來刷洗唐僧蒸吃便罷。”

卻說那行者搴著鐵棒呵呵大笑自澗那邊而來。沙僧聽見急出林迎著道：“哥啊這半日方回如何這等哂笑想救出師父來也？”行者道：“兄弟雖不曾救得師父老孫卻得個上風來了。”沙僧道：“甚麼上風？”行者道：“原來豬八戒被那怪假變觀音哄將回來吊於皮袋之內。我欲設法救援不期他著甚麼六健將去請老大王來吃師父肉。是老孫想著他老大王必是牛魔王就變了他的模樣充將進去坐在中間。他叫父王我就應他；他便叩頭我就直受著實快活！果然得了上風！”沙僧道：“哥啊你便圖這般小便宜恐師父性命難保。”行者道：“不須慮等我去請菩薩來。”沙僧道：“你還腰疼哩。”行者道：“我不疼了。古人雲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著行李馬匹等我去。”

沙僧道：“你置下仇了恐他害我師父。你須快去快來。”行者道：“我來得快只消頓飯時就回來矣。”

好大聖說話間躲離了沙僧縱筋斗雲徑投南海。在那半空裡那消半個時辰望見普陀山景。須臾按下雲頭直至落伽崖上端肅正行只見二十四路諸天迎著道：“大聖那裡去？”

行者作禮畢道：“要見菩薩。”諸天道：“少停容通報。”時有鬼子母諸天來潮音洞外報導：“菩薩得知孫悟空特來參見。”菩薩聞報即命進去。大聖斂衣皈命捉定步徑入裡邊見菩薩倒身下拜。菩薩道：“悟空你不領金蟬子西方求經去卻來此何干？”行者道：“上告菩薩弟子保護唐僧前行至一方乃號山枯松澗火雲洞。有一個紅孩兒妖精喚作聖嬰大王把我師父攝去是弟子與豬悟能等尋至門前與他交戰。他放出三昧火來我等不能取勝救不出師父。急上東洋大海請到四海龍王施雨水又不能勝火把弟子都熏壞了幾乎喪了殘生。”菩薩道：“既他是三昧火神通廣大怎麼去請龍王不來請我？”

行者道：“本欲來的只是弟子被煙熏了不能駕雲卻教豬八戒來請菩薩。”菩薩道：“悟能不曾來呀。”行者道：“正是。未曾到得寶山被那妖精假變做菩薩模樣把豬八戒又賺入洞中現吊在一個皮袋裡也要蒸吃哩。”菩薩聽說心中大怒道：“那潑妖敢變我的模樣！”恨了一聲將手中寶珠淨瓶往海心裡撲的一摜唬得那行者毛骨竦然即起身侍立下麵道：“這菩薩火性不退好是怪老孫說的話不好壞了他的德行就把淨瓶摜了。可惜！可惜！早知送了我老孫卻不是一件大人事？”說不了只見那海當中翻波跳浪鑽出個瓶來原來是一個怪物馱著出來。行者仔細看那馱瓶的怪物怎生模樣：根源出處號幫泥水底增光獨顯威。世隱能知天地性安藏偏曉鬼神機。藏身一縮無頭尾展足能行快似飛。文王畫卦曾元卜常納庭台伴伏羲。雲龍透出千般俏號水推波把浪吹。條條金線穿成甲點點裝成彩玳瑁。九宮八卦袍披定散碎鋪遮綠燦衣。生前好勇龍王幸死後還馱佛祖碑。要知此物名和姓興風作浪惡烏龜。那龜馱著淨瓶爬上崖邊對菩薩點頭二十

四點權為二十四拜。行者見了暗笑道：“原來是看瓶的想是不見瓶就問他要。”菩薩道：“悟空你在下麵說甚麼？”行者道：“沒說甚麼。”

菩薩教：“拿上瓶來。”這行者即去拿瓶唉！莫想拿得他動。好便似蜻蜓撼石柱怎生搖得半分毫？行者上前跪下道：“菩薩弟子拿不動。”菩薩道：“你這猴頭只會說嘴瓶兒你也拿不動怎麼去降妖縛怪？”行者道：“不瞞菩薩說平日拿得動今日拿不動。想是吃了妖精虧筋力弱了。”菩薩道：“常時是個空瓶如今是淨瓶拋下海去這一時間轉過了三江五湖八海四瀆溪源潭洞之間共借了一海水在裡面。你那裡有架海的斤量？此所以拿不動也。”行者合掌道：“是弟子不知。”那菩薩走上前將右手輕輕的提起淨瓶托在左手掌上。只見那龜點點頭鑽下水去了。行者道：“原來是個養家看瓶的夯貨！”菩薩坐定道：“悟空我這瓶中甘露水漿比那龍王的私雨不同能滅那妖精的三昧火。待要與你拿了去你卻拿不動；待要著善財龍女與你同去你卻又不是好心專一只會騙人。你見我這龍女貌美淨瓶又是個寶物你假若騙了去卻那有工夫又來尋你？你須是留些甚麼東西作當。”行者道：“可憐！菩薩這等多心我弟子自秉沙門一向不幹那樣事了。你教我留些當頭卻將何物？我身上這件綿布直裰還是你老人家賜的。這條虎皮裙子能值幾個銅錢？這根鐵棒早晚卻要護身。但只是頭上這個箍兒是個金的卻又被你弄了個方法兒長在我頭上取不下來。你今要當頭情願將此為當你念個松箍兒咒將此除去罷不然將何物為當？”菩薩道：“你好自在啊！我也不要你的衣服、鐵棒、金箍只將你那腦後救命的毫毛拔一根與我作當罷。”行者道：“這毫毛也是你老人家與我的。但恐拔下一根就拆破群了又不能救我性命。”菩薩罵道：“你這猴子！你便一毛也不拔教我這善財也難舍。”行者笑道：“菩薩你卻也多疑。正是不看僧面看佛面千萬救我師父一難罷！”那菩薩逍遙欣喜下蓮台雲步香飄上石崖。只為聖僧遭障害要降妖怪救回來。孫大聖十分歡喜請觀音出了潮音仙洞。諸天大神都列在普陀岩上。菩薩道：“悟空過海。”行者躬身道：“請菩薩先行。”菩薩道：“你先過去。”行者磕頭道：“弟子不敢在菩薩面前施展。若駕筋斗雲啊掀露身體恐菩薩怪我不敬。”菩薩聞言即著善財龍女去蓮花池裡劈一瓣蓮花放在石岩下邊水上教行者：“你上那蓮花瓣兒我渡你過海。”行者見了道：“菩薩這花瓣兒又輕又薄如何載得我起！這一躧翻跌下水去卻不濕了虎皮裙？走了硝天冷怎穿！”菩薩喝道：“你且上去看！”行者不敢推辭捨命往上跳。果然先見輕小到上面比海船還大三分行者歡喜道：“菩薩載得我了。”菩薩道：“既載得如何不過去？”行者道：“又沒了篙槳篷桅怎生得過？”菩薩道：“不用。”只把他一口氣吹開吸攏又著實一口氣吹過南洋苦海得登彼岸。行者卻腳躧實地笑道：“這菩薩賣弄神通把老孫這等呼來喝去全不費力也！”

那菩薩吩咐概眾諸天各守仙境著善財龍女閉了洞門他卻縱祥雲躲離普陀岩到那邊叫：“惠岸何在？”惠岸乃托塔李天王第二個太子俗名木叉是也乃菩薩

親傳授的徒弟不離左左稱為護法惠岸行者即對菩薩合掌伺候。菩薩道：“你快上界去見你父王問他借王罡刀來一用。”惠岸道：“師父用著幾何？”菩薩道：“全副都要。”惠岸領命即駕雲頭徑入南天門裡到雲樓宮殿見父王下拜。天王見了問：“兒從何來？”木叉道：“師父是孫悟空請來降妖著兒拜上父王將天罡刀借了一用。”天王即喚哪吒將刀取三十六把遞與木叉。木叉對哪吒說：“兄弟你回去多拜上母親：我事緊急等送刀來再磕頭罷。”忙忙相別按落祥光徑至南海將刀捧與菩薩。菩薩接在手中拋將去念個咒語只見那刀化作一座千葉蓮台。菩薩縱身上去端坐在中間。行者在旁暗笑道：“這菩薩省使儉用那蓮花池裡有五色寶蓮台捨不得坐將來卻又問別人去借。”菩薩道：“悟空休言語跟我來也。”卻才都駕著雲頭離了海上。

白鸚哥展翅前飛孫大聖與惠岸隨後。

頃刻間早見一座山頭行者道：“這山就是號山了。從此處到那妖精門約摸有四百餘裡。”菩薩聞言即命住下祥雲在那山頭上念一聲“唵”字咒語只見那山左山右走出許多神鬼卻乃是本山土地眾神都到菩薩寶蓮座下磕頭。菩薩道：“汝等俱莫驚張我今來擒此魔王。你與我把這團圍打掃乾淨要三百里遠近地方不許一個生靈在地。將那窩中小獸窟內雛蟲都送在巔峰之上安生。”眾神遵依而退。須臾間又來回復菩薩道：“既然乾淨俱各回祠。”遂把淨瓶扳倒呼喇喇傾出水來就如雷響。真個是：漫過山頭衝開石壁。漫過山頭如海勢衝開石壁似汪洋。黑霧漲天全水氣滄波影日幌寒光。

遍崖沖玉浪滿海長金蓮。菩薩大展降魔法袖中取出定身禪。

化做落伽仙景界真如南海一般般。秀蒲挺出曇花嫩香草舒開貝葉鮮。紫竹幾竿鸚鵡歇青松數簇鷓鴣喧。萬迭波濤連四野只聞風吼水漫天。孫大聖見了暗中讚歎道：“果然是一個大慈大悲的菩薩！若老孫有此法力將瓶兒望山一倒管甚麼禽獸蛇蟲哩！”菩薩叫：“悟空伸手過來。”行者即忙斂袖將左手伸出。菩薩拔楊柳枝蘸甘露把他手心裡寫一個迷字教他：“捏著拳頭快去與那妖精索戰許敗不許勝。敗將來我這跟前我自有法力收他。”行者領命返雲光徑來至洞口一隻手使拳一隻手使棒高叫道：“妖怪開門！”那些小妖又進去報導：“孫行者又來了！”妖王道：“緊關了門！莫睬他！”行者叫道：“好兒子！把老子趕在門外還不開門！”小妖又報導：“孫行者罵出那話兒來了！”妖王只教：“莫睬他！”行者叫兩次見不開門心中大怒舉鐵棒將門一下打了一個窟窿。慌得那小妖跌將進去道：“孫行者打破門了！”妖王見報幾次又聽說打破前門急縱身跳將出去挺長槍對行者罵道：“這猴子老大不識起倒！我讓你得些便宜你還不知盡足又來欺我！打破我門你該個甚麼罪名？”行者道：“我兒你趕老子出門你該個甚麼罪名？”那妖王羞怒綽長槍劈胸便刺；這行者舉鐵棒架

隔相還。一番搭上手鬥經四五個回合行者捏著拳頭拖著棒敗將下來。那妖王立在山前道：“我要刷洗唐僧去哩！”行者道：“好兒子天看著你哩！你來！”那妖精聞言愈加嗔怒喝一聲趕到面前挺槍又刺。這行者輪棒又戰幾合敗陣又走。那妖王罵道：“猴子你在前有二三十合的本事你怎麼如今正鬥時就要走了何也？”行者笑道：“賢郎老子怕你放火。”妖精道：“我不放火了你上來。”行者道：“既不放火走開些好漢子莫在家門前打人。”那妖精不知是詐真個舉槍又趕。行者拖了棒放了拳頭那妖王著了迷亂只情追趕。前走的如流星過度後走的如弩箭離弦。

不一時望見那菩薩了。行者道：“妖精我怕你了你饒我罷。你如今趕至南海觀音菩薩處怎麼還不回去？”那妖王不信咬著牙只管趕來。行者將身一幌藏在那菩薩的神光影裡。這妖精見沒了行者走近前睜圓眼對菩薩道：“你是孫行者請來的救兵麼？”菩薩不答應。妖王拈轉長槍喝道：“咄！你是孫行者請來的救兵麼？”菩薩也不答應。妖精望菩薩劈心刺一槍來那菩薩化道金光徑走上九霄空內。行者跟定道：“菩薩你好欺伏我罷了！那妖精再三問你你怎麼推聾裝啞不敢做聲被他一槍搠走了卻把那個蓮台都丟下耶！”菩薩只教：

“莫言語看他再要怎的。”此時行者與木叉俱在空中並肩同看。只見那妖呵呵冷笑道：“潑猴頭錯認了我也！他不知把我聖嬰當作個甚人。幾番家戰我不過又去請個甚麼膿包菩薩來卻被我一槍搠得無形無影去了又把個寶蓮台兒丟了且等我上去坐坐。”好妖精他也學菩薩盤手盤腳的坐在當中。

行者看見道：“好！好！好！蓮花台兒好送人了！”菩薩道：“悟空你又說甚麼？”行者道：“說甚？說甚？蓮台送了人了！”那妖精坐放臀下終不得你還要哩？”菩薩道：“正要他坐哩。”行者道：“他的身軀小巧比你還坐得穩當。”菩薩叫：“莫言語且看法力。”他將楊柳枝往下指定叫一聲“退！”只見那蓮台花彩俱無祥光盡散原來那妖王坐在刀尖之上。即命木叉：“使降妖杵把刀柄兒打打去來。”那木叉按下雲頭將降魔杵如築牆一般築了有千百餘下。那妖精穿通兩腿刀尖出血流成汪皮肉開。好怪物你看他咬著牙忍著痛且丟了長槍用手將刀亂拔。行者卻道：“菩薩啊那怪物不怕痛還拔刀哩。”菩薩見了喚上木叉“且莫傷他生命。”卻又把楊柳枝垂下念聲“唵”字咒語那天罡刀都變做倒須鉤兒狼牙一般莫能褪得。那妖精卻才慌了扳著刀尖痛聲苦告道：“菩薩我弟子有眼無珠不識你廣**力。千乞垂慈饒我性命！再不敢恃惡願入法門戒行也。”菩薩聞言卻與二行者、白鸚哥低下金光到了妖精面前問道：“你可受吾戒行麼？”妖王點頭滴淚道：“若饒性命願受戒行。”菩薩道：“你可入我門麼？”妖王道：“果饒性命願入法門。”菩薩道：“既如此我與你摩頂受戒。”就袖中取出一把金剃頭刀兒近前去把那怪分頂剃了幾刀剃作一個太山壓頂與他留下三個頂搭挽起三個窩角揪兒。行者在旁笑道：“這妖精大晦氣！

弄得不男不女不知象個甚麼東西！”菩薩道：“你今既受我戒我卻也不慢你稱你做善財童子如何？”

那妖點頭受持只望饒命。菩薩卻用手一指叫聲“退！”撞的一聲天罡刀都脫落塵埃那童子身軀不損。菩薩叫：“惠岸你將刀送上天宮還你父王莫來接我先到普陀岩會眾諸天等候。”那木叉領命送刀上界回海不題。

卻說那童子野性不定見那腿疼處不疼臀破處不破頭挽了三個揪兒他走去綽起長槍望菩薩道：“那裡有甚真法力降我！原來是個掩樣術法兒！不受甚戒看槍！”望菩薩劈臉刺來。恨得個行者輪鐵棒要打菩薩只叫：“莫打我自有懲治。”

卻又袖中取出一個金箍兒來道：“這寶貝原是我佛如來賜我往東土尋取經人的金緊禁三個箍兒。緊箍兒先與你戴了禁箍兒收了守山大神這個金箍兒未曾捨得與人今觀此怪無禮與他罷。”好菩薩將箍兒迎風一幌叫聲“變！”即變作五個箍兒望童子身上拋了去喝聲“著！”一個套在他頭頂上兩個套在他左右手上兩個套在他左右腳上。菩薩道：“悟空走開些等我念念《金箍兒咒》。”行者慌了道：“菩薩呀請你來此降妖如何卻要咒我？”菩薩道：“這篇咒不是《緊箍兒咒》咒你的是《金箍兒咒》咒那童子的。”行者卻才放心緊隨左右聽得他念咒。菩薩撚著訣默默的念了幾遍那妖精搓耳揉腮攢蹄打滾。正是：一句能通遍沙界廣大無邊法力深。畢竟不知那童子怎的皈依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龍子捉鼉回

卻說那菩薩念了幾遍卻才住口那妖精就不疼了。又正性起身看處頸項裡與手足上都是金箍勒得疼痛便就除那箍兒時莫想褪得動分毫這寶貝已此是見肉生根越抹越痛。

行者笑道：“我那乖乖菩薩恐你養不大與你戴個頸圈鐲頭哩。”那童子聞此言又生煩惱就此綽起槍來望行者亂刺。行者急閃身立在菩薩後面叫：“念咒！念咒！”那菩薩將楊柳枝兒蘸了一點甘露灑將去叫聲“合！”只見他丟了槍一雙手合掌當胸再也不能開放至今留了一個觀音扭即此意也。那童子開不得手拿不得槍方知是法力深微沒奈何才納頭下拜。菩薩念動真言把淨瓶敲倒將那一海水依然收去更無半點存留對行者道：“悟空這妖精已是降了卻只是野心不定等我教他一步一拜只拜到落伽山方才收法。你如今快早去洞中救你師父去來！”行者轉身叩頭道：“有勞菩薩遠涉弟子當送一程。”菩薩道：“你不消送恐怕誤了你師父性命。”行者聞言歡喜叩別。那妖精早歸了正果五十三參參拜觀音且不題善菩薩收了童子。

卻說那沙僧久坐林間盼望行者不到將行李捎在馬上一隻手執著降妖寶杖一隻手牽著韁繩出松林向南觀看。只見行者欣喜而來。沙僧迎著道：“哥哥你怎麼去請菩薩此時才來！焦殺我也！”行者道：“你還做夢哩老孫已請了菩薩降了妖怪。”行者卻將菩薩的法力備陳了一遍。沙僧十分歡喜道：“救師父去也！”他兩個才跳過澗去撞到門前拴下馬匹舉兵器齊打入洞裡剿淨了群妖解下皮袋放出八戒來。那呆子謝了行者道：“哥哥那妖精在那裡？等我去築他幾鈀出出氣來！”行者道：“且尋師父去。”三人徑至後邊只見師父赤條條捆在院中哭哩。沙僧連忙解繩行者即取衣服穿上三人跪在面前道：“師父吃苦了。”三藏謝道：“賢徒啊多累你等怎生降得妖魔也？”行者又將請菩薩、收童子之言備陳一遍。三藏聽得即忙跪下朝南禮拜。行者道：“不消謝他轉是我們與他作福收了一個童子。”如今說童子拜觀音五十三參參參見佛即此是也。教沙僧將洞內寶物收了且尋米糧安排齋飯管待了師父。那長老得性命全虧孫大聖取真經只靠美猴精。

師徒們出洞來攀鞍上馬找大路篤志投西。

行經一個多月忽聽得水聲振耳三藏大驚道！徒弟呀又是那裡水聲？”行者笑道：“你這老師父忒也多疑做不得和尚。我們一同四眾偏你聽見甚麼水聲。你把那《多心經》又忘了也？”唐僧道：“多心經乃浮屠山烏巢禪師口授共五十四句二百七十個字。我當時耳傳至今常念你知我忘了那句兒？”

行者道：“老師父你忘了‘無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人眼不視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舌不嘗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謂之祛褪六賊。你如今為求經念念在意怕妖魔不肯捨身要齋吃動舌喜香甜嗅鼻聞聲音驚耳睹事物凝眸招來這六賊紛紛怎生得西天見佛？”三藏聞言默然沉慮道：

“徒弟啊我一自當年別聖君奔波晝夜甚殷勤。芒鞋踏破山頭霧竹笠衝開嶺上雲。夜靜猿啼殊可歎月明鳥噪不堪聞。何時滿足三三行得取如來妙法文？”行者聽畢忍不住鼓掌大笑道：“這師父原來只是思鄉難息！若要那三三行滿有何難哉！

常言道功到自然成哩。”八戒回頭道：“哥啊若照依這般魔障凶高就走上一千年也不得成功！”沙僧道：“二哥你和我一般拙口鈍腮不要惹大哥熱擦。且只捱肩磨擔終須有日成功也。”

師徒們正話間腳走不停馬蹄正疾見前面有一道黑水滔天馬不能進。四眾停立岸邊仔細觀看但見那：層層濃浪迭迭渾波層層濃浪翻烏潦迭迭渾波卷黑油。

近觀不照人身影遠望難尋樹木形。滾滾一地墨滔滔千里灰。水沫浮來如積炭浪花飄起似翻煤。牛羊不飲鴉鵲難飛。牛羊不飲嫌深黑鴉鵲難飛怕渺彌。只是岸上蘆蘋知節令灘頭花草鬥青奇。

湖泊江河天下有溪源澤洞世間多。人生皆有相逢處誰見西方黑水河！唐僧下馬道：“徒弟這水怎麼如此渾黑？”八戒道：

“是那家潑了靛缸了。”沙僧道：“不然是誰家洗筆硯哩。”行者道：“你們且休胡猜亂道且設法保師父過去。”八戒道：“這河若是老豬過去不難或是駕了雲頭或是下河負水不消頓飯時我就過去了。”沙僧道：“若教我老沙也只消縱雲躧水頃刻而過。”行者道：“我等容易只是師父難哩。”三藏道：“徒弟啊這河有多少寬麼？”八戒道：“約摸有十來裡寬。”三藏道：

“你三個計較著那個馱我過去罷。”行者道：“八戒馱得。”八戒道：“不好馱。若是馱著騰雲三尺也不能離地常言道背凡人重若丘山。若是馱著負水轉連我墜下水去了。”

師徒們在河邊正都商議只見那上溜頭有一人棹下一隻小船兒來。唐僧喜道：“徒弟有船來了。叫他渡我們過去。”

沙僧厲聲高叫道：棹船的來渡人！來渡人！”船上人道：“我不是渡船如何渡人？”沙僧道：“天上人間方便第一。你雖不是渡船我們也不是常來打攪你的。我等是東土欽差取經的佛子你可方便方便渡我們過去謝你。”那人聞言卻把船兒棹近岸邊扶著槳道：“師父啊我這船小你們人多怎能全渡？”

三藏近前看了那船兒原來是一段木頭刻的中間只有一個艙口只好坐下兩個人。三藏道：“怎生是好？”沙僧道：“這般啊兩遭兒渡罷。”八戒就使心術要躲懶討乖道：“悟淨你與大哥在這邊看著行李馬匹等我保師父先過去卻再來渡馬。教大哥跳過去罷。”行者點頭道：“你說的是。”

那呆子扶著唐僧那梢公撐開船舉棹沖流一直而去。方才行到中間只聽得一聲響喨卷浪翻波遮天迷目。那陣狂風十分利害！好風：當空一片炮雲起中溜千層黑浪高。兩岸飛沙迷日色四邊樹倒振天號。翻江攪海龍神怕播土揚塵花木凋。呼呼響若春雷吼陣陣凶如餓虎哮。蟹鱉魚蝦朝上拜飛禽走獸失窩巢。五湖船戶皆遭難四海人家命不牢。溪內漁翁難把鉤河間梢子怎撐篙？揭瓦翻磚房屋倒驚天動地泰山搖。

這陣風原來就是那棹船人弄的他本是黑水河中怪物。眼看著那唐僧與豬八

戒連船兒淬在水裡無影無形不知攝了那方去也。

這岸上沙僧與行者心慌道：“怎麼好？老師父步步逢災才脫了魔障幸得這一路平安又遇著黑水迍邅！”沙僧道：“莫是翻了船我們往下溜頭找尋去。”行者道：“不是翻船。若翻船八戒會水他必然保師父負水而出。我才見那個棹船的有些不正氣想必就是這廝弄風把師父拖下水去了。”沙僧聞言道：“哥哥何不早說你看著馬與行李等我下水找尋去來。”行者道：“這水色不正恐你不能去。”沙僧道：“這水比我那流沙河如何？去得！去得！”

好和尚脫了褊衫箚抹了手腳輪著降妖寶杖撲的一聲分開水路鑽入波中大踏步行將進去。正走處只聽得有人言語。沙僧閃在旁邊偷睛觀看那壁廂有一座亭台台門外橫封了八個大字乃是“衡陽峪黑水河神府”。又聽得那怪物坐在上面道：“一向辛苦今日方能得物。這和尚乃十世修行的好人但得吃他一塊肉便做長生不老人。我為他也等夠多時今朝卻不負我志。”教：“小的們！快把鐵籠抬出來將這兩個和尚囫圇蒸熟具柬去請二舅爺來與他暖壽。”沙僧聞言按不住心頭火起掣寶杖將門亂打口中罵道：“那潑物快送我唐僧師父與八戒師兄出來！”唬得那門內妖邪急跑去報：“禍事了！”老怪問：“甚麼禍事？”小妖道：“外面有一個晦氣色臉的和尚打著前門罵要人哩！”那怪聞言即喚取披掛。小妖抬出披掛老妖結束整齊手提一根竹節鋼鞭走出門來真個是凶頑毒像。但見：方面圜睛霞彩亮卷唇巨口血盆紅。幾根鐵線稀髯擺兩鬢朱砂亂蓬。形似顯靈真太歲貌如怒狠雷公。身披鐵甲團花燦頭戴金盔嵌寶濃。竹節鋼鞭提手內行時滾滾拽狂風。生來本是波中物脫去原流變化凶。要問妖邪真姓字前身喚做小鼉龍。那怪喝道：“是甚人在此打我門哩！”沙僧道：

“我把你個無知的潑怪！你怎麼弄玄虛變作梢公架船將我師父攝來？快早送還饒你性命！”那怪呵呵笑道：“這和尚不知死活！你師父是我拿了如今要蒸熟了請人哩！你上來與我見個雌雄！三合敵得我啊還你師父；如三合敵不得連你一都蒸吃了休想西天去也！”沙僧聞言大怒輪寶杖劈頭就打。那怪舉鋼鞭急架相迎。兩個在水底下這場好殺：降妖杖、竹節鞭二人怒各爭先。一個是黑水河中千載怪一個是靈霄殿外舊時仙。那個因貪三藏肉中吃這個為保唐僧命可憐。都來水底相爭鬥各要功成兩不然。殺得蝦魚對對搖頭躲蟹鱉雙雙縮潛。只聽水府群妖齊擂鼓門前眾怪亂爭喧。好個沙門真悟淨單身獨力展威權！躍浪翻波無勝敗鞭迎杖架兩牽連。

算來隻為唐和尚欲取真經拜佛天。他二人戰經三十回合不見高低。沙僧暗想道：“這怪物是我的對手枉自不能取勝且引他出去教師兄打他。”這沙僧虛丟了個架子拖著寶杖就走。那妖精更不趕來道：“你去罷我不與你鬥了我且具柬帖兒去請客哩。”

沙僧氣呼呼跳出水來見了行者道：“哥哥這怪物無禮。”

行者問：“你下去許多時才出來端的是甚妖邪？可曾尋見師父？”沙僧道：“他這裡邊有一座亭台台門外橫書八個大字喚做‘衡陽峪黑水河神府’。我閃在旁邊聽著他在裡面說話教小的們刷洗鐵籠待要把師父與八戒蒸熟了去請他舅爺來暖壽。是我起怒來就去打門。那怪物提一條竹節鋼鞭走出來與我鬥了這半日約有三十合不分勝負。我卻使個佯輸法要引他出來著你助陣。那怪物乖得緊他不來趕我只要回去具柬請客我才上來了。”行者道：“不知是個甚麼妖邪？”

沙僧道：“那模樣象一個大鱉；不然便是個鼉龍也。”行者道：

“不知那個是他舅爺？”說不了只見那下灣裡走出一個老人遠遠的跪下叫：“大聖黑水河河神叩頭。”行者道：“你莫是那棹船的妖邪又來騙我麼？”那老人磕頭滴淚道：“大聖我不是妖邪我是這河內真神。那妖精舊年五月間從西洋海趁大潮來於此處就與小神交鬥。奈我年邁身衰敵他不過把我坐的那衡陽峪黑水河神府就占奪去住了又傷了我許多水族。我卻沒奈何徑往海內告他。原來西海龍王是他的母舅不准我的狀子教我讓與他住。我欲啟奏上天奈何神微職小不能得見玉帝。今聞得大聖到此特來參拜投生萬望大聖與我出力報冤！”行者聞言道：“這等說四海龍王都該有罪。他如今攝了我師父與師弟揚言要蒸熟了去請他舅爺暖壽我正要拿他幸得你來報信。這等啊你陪著沙僧在此看守等我去海中先把那龍王捉來教他擒此怪物。”河神道：“深感大聖大恩！”

行者即駕雲徑至西洋大海按筋斗撚了避水訣分開波浪。正然走處撞見一個黑魚精棒著一個渾金的請書匣兒從下流頭似箭如梭鑽將上來被行者撲個滿面掣鐵棒分頂一下可憐就打得腦漿迸出腮骨查開嘨都的一聲飄出水面。他卻揭開匣兒看處裡邊有一張簡帖上寫著：“愚甥鼉潔頓百拜啟上二舅爺敖老大人台下：向承佳惠感感。今因獲得二物乃東土僧人實為世間之罕物。甥不敢自用。因念舅爺聖誕在邇特設菲筵預祝千壽。萬望車駕臨是荷！”行者笑道：

“這廝卻把供狀先遞與老孫也！”正才袖了帖子往前再行。早有一個探海的夜叉望見行者急抽身撞上水晶宮報大王：“齊天大聖孫爺爺來了！”那龍王敖順即領眾水族出宮迎接道：“大聖請入小宮少座獻茶。”行者道：“我還不曾吃你的茶你倒先吃了我的酒也！”龍王笑道：“大聖一向皈依佛門不動葷酒卻幾時請我吃酒來？”行者道：“你便不曾去吃酒只是惹下一個吃酒的罪名了。”敖順大驚道：“小龍為何有罪？”行者袖中取出簡帖兒遞與龍王。龍王見了魂飛魄散慌忙跪下叩頭道：

“大聖恕罪！那廝是舍妹第九個兒子。因妹夫錯行了風雨刻減了雨數被天曹降旨著人曹官魏征丞相夢裡斬了。舍妹無處安身是小龍帶他到此恩養成*人。前年不幸舍妹疾故惟他無方居住我著他在黑水河養性修真不期他作此惡孽小龍即差人去擒他來也。”行者道：“你令妹共有幾個賢郎？都在那裡作怪？”龍王道：“舍妹有九個兒子。那八個都是好的。第一個小黃龍見居淮瀆；第二個小驪龍見住濟瀆；第三個青背龍占了江瀆；第四個赤髯龍鎮守河瀆；第五個徒勞龍與佛祖司鐘；第六個穩獸龍與神官鎮脊；第七個敬仲龍與玉帝守擎天華表；第八個蜃龍在大家兄處砥據太嶽。此乃第九個鼉龍因年幼無甚執事自舊年才著他居黑水河養性待成名別遷調用誰知他不遵吾旨衝撞大聖也。”行者聞言笑道：“你妹妹有幾個妹丈？”敖順道：“只嫁得一個妹丈乃涇河龍王。向年已此被斬舍妹孀居於此前年疾故了。”行者道：“一夫一妻如何生這幾個雜種？”敖順道：“此正謂龍生九種九種各別。”

行者道：“我才心中煩惱欲將簡帖為證上奏天庭問你個通同作怪搶奪人口之罪。據你所言是那廝不遵教誨我且饒你這次：一則是看你昆玉分上二來隻該怪那廝年幼無知你也不甚知情。你快差人擒來救我師父！再作區處。”敖順即喚太子摩昂：“快點五百蝦魚壯兵將小鼉捉來問罪！”一壁廂安排酒席與大聖陪禮。行者道：“龍王再勿多心既講開饒了你便罷又何須辦酒？我今須與你令郎同回：一則老師父遭愆二則我師弟盼望。”那老龍苦留不住又見龍女捧茶來獻。行者立飲他一盞香茶別了老龍隨與摩昂領兵離了西海。早到黑水河中行者道：“賢太子好生捉怪我上岸去也。”摩昂道：“大聖寬心小龍子將他拿上來先見了大聖懲治了他罪名把師父送上來才敢帶回海內見我家父。”行者欣然相別捏了避水訣跳出波津徑到了東邊崖上。沙僧與那河神迎著道：“師兄你去時從空而去怎麼回來卻自河內而回？”行者把那打死魚精得簡帖見龍王與太子同領兵來之事備陳了一遍。沙僧十分歡喜。都立在岸邊候接師父不題。

卻說那摩昂太子著介士先到他水府門前報與妖怪道：

“西海老龍王太子摩昂來也。”那怪正坐忽聞摩昂來心中疑惑道：“我差黑魚精投簡帖拜請二舅爺這早晚不見回話怎麼舅爺不來卻是表兄來耶？”正說間只見那巡河的小怪又來報：“大王河內有一枝兵屯于水府之西旗號上書著‘西海儲君摩昂小帥’。”妖怪道：“這表兄卻也狂妄：想是舅爺不得來命他來赴宴既是赴宴如何又領兵勞士？咳！但恐其間有故。”

教：“小的們將我的披掛鋼鞭伺候恐一時變暴待我且出去迎他看是何如。”眾妖領命一個個擦掌摩拳準備。

這鼉龍出得門來真個見一枝海兵箚營在右只見：征旗飄繡帶畫戟列明霞。寶劍凝光彩長槍纓繞花。弓彎如月小箭插似狼牙。大刀光燦燦短棍硬沙沙。鯨鼇並蛤蚌蟹鱉共魚蝦。大小齊齊擺干戈似密麻。不是元戎令誰敢亂爬喳！鼉怪見了徑至那營門前厲聲高叫：“大表兄小弟在此拱候有請。”有一個巡營的螺螺急至中軍帳：“報千歲殿下外有鼉龍叫請哩。”太子按一按頂上金盔束一束腰間寶帶手提一根三棱簡拽開步跑出營去道：“你來請我怎麼？”鼉龍進禮道：“小弟今早有簡帖拜請舅爺想是舅爺見棄著表兄來的兄長既來赴席如何又勞師動眾不入水府箚營在此又貫甲提兵何也？”太子道：“你請舅爺做甚？”妖怪道：“小弟一向蒙恩賜居於此久別尊顏未得孝順。昨日捉得一個東土僧人我聞他是十世修行的元體人吃了他可以延壽欲請舅爺看過上鐵籠蒸熟與舅爺暖壽哩。”太子喝道：“你這廝十分懵懂！你道僧人是誰？”妖怪道：“他是唐朝來的僧人往西天取經的和尚。”太子道：“你只知他是唐僧不知他手下徒弟利害哩。”妖怪道：

“他有一個長嘴的和尚喚做個豬八戒我也把他捉住了要與唐和尚一同蒸吃。還有一個徒弟喚做沙和尚乃是一條黑漢子晦氣色臉使一根寶杖昨日在這門外與我討師父被我帥出河兵一頓鋼鞭戰得他敗陣逃生也不見怎的利害。”太子道：“原來是你不知！他還有一個大徒弟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上方太乙金仙齊天大聖如今保護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經是普陀岩大慈大悲觀音菩薩勸善與他改名喚做孫悟空行者。你怎麼沒得做撞出這件禍來？他又在我海內遇著你的差人奪了請帖徑入水晶宮拿捏我父子們有結連妖邪搶奪人口之罪。你快把唐僧、八戒送上河邊交還了孫大聖憑著我與他陪禮你還好得性命若有半個不字休想得全生居於此也！”那怪鼉聞此言心中大怒道：“我與你嫡親的姑表你倒反護他人？聽你所言就教把唐僧送出天地間那裡有這等容易事也！

你便怕他莫成我也怕他？他若有手段敢來我水府門前與我交戰三合我才與他師父若敵不過我就連他也拿來一齊蒸熟也沒甚麼親人也不去請客自家關了門教小的們唱唱舞舞我坐在上面自自在在吃他娘不是！”太子見說開口罵道：“這潑邪果然無狀！且不要教孫大聖與你對敵你敢與我相持麼？”那怪道：“要做好漢怕甚麼相持！”教：“取披掛！”呼喚一聲眾小妖跟隨左右獻上披掛捧上鋼鞭。他兩個變了臉各逞英雄；傳號令一齊擂鼓。這一場比與沙僧爭鬥甚是不同但見那：旌旗照耀戈戟搖光。這壁廂營盤解散那壁廂門戶開張。摩昂太子提金簡鼉怪輪鞭急架償。一聲炮響河兵烈三棒鑼鳴海士狂。蝦與蝦爭蟹與蟹鬥。鯨鼇吞赤鯉鯁鮑起黃鱨。鯊鯔吃鯊鯖魚走牡蠣擒蟶蛤蚌慌少揚刺硬如鐵棍鰿司針利似鋒芒。鮃鰿追白蟮鱸鱠捉烏鯧。一河水怪爭高下兩處龍兵定弱強。混戰多時波浪滾摩昂太子賽金剛。喝聲金簡當頭重拿住妖鼉作怪王。這太子將三棱簡閃了一個破綻那妖精不知是詐鑽將進來被他使個解數把妖精右臂只一簡打了個躘踵趕上前又一拍腳跌倒在地。眾海兵一擁上前揪翻住將繩子背綁

了雙手將鐵索穿了琵琶骨拿上岸來押至孫行者面前道：“大聖小龍子捉住妖鼉請大聖定奪。”

行者與沙僧見了道：“你這廝不遵旨令你舅爺原著你在此居住教你養性存身待你名成之日別有遷用。你怎麼強佔水神之宅倚勢行兇欺心誑上弄玄虛騙我師父、師弟？我待要打你這一棒奈何老孫這棒子甚重略打打兒就了了性命。

你將我師父安在何處哩？”那怪叩頭不住道：“大聖小鼉不知大聖大名卻才逆了表兄騁強背理被表兄把我拿住。今見大聖幸蒙大聖不殺之恩感謝不盡。你師父還捆在那水府之間望大聖解了我的鐵索放了我手等我到河中送他出來。”摩昂在旁道：“大聖這廝是個逆怪他極奸詐若放了他恐生惡念。”沙和尚道：“我認得他那裡等我尋師父去。”他兩個跳入水中徑至水府門前那裡門扇大開更無一個小卒。直入亭台裡面見唐僧八戒赤條條都捆在那裡。沙僧即忙解了師父河神亦隨解了八戒一家背著一個出水面徑至岸邊。豬八戒見那妖精鎖綁在側急掣鈀上前就築口裡罵道：“潑邪畜！你如今不吃我了？”行者扯住道：“兄弟且饒他死罪罷看敖順賢父子之情。”摩昂進禮道：“大聖小龍子不敢久停。既然救得你師父我帶這廝去見家父；雖大聖饒了他死罪家父決不饒他活罪定有落處置仍回復大聖謝罪。”行者道：“既如此你領他去罷多多拜上令尊尚容面謝。”那太子押著那妖鼉投水中帥領海兵徑轉西洋大海不題。

卻說那黑水河神謝了行者道：“多蒙大聖複得水府之恩！”

唐僧道：“徒弟啊如今還在東岸如何渡此河也？”河神道：“老爺勿慮且請上馬小神開路引老爺過河。”那師父才騎了白馬八戒采著韁繩沙和尚挑了行李孫行者扶持左右只見河神作起阻水的法術將上流擋住。須臾下流撤幹開出一條大路。師徒們行過西邊謝了河神登崖上路。這正是：禪僧有救來西域徹地無波過黑河。畢竟不知怎生得拜佛求經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運逢車力 心正妖邪度脊關

詩曰：求經脫障向西遊無數名山不盡休。兔走烏飛催晝夜鳥啼花落自春秋。微塵眼底三千界錫杖頭邊四百州。宿水餐風登紫陌未期何日是回頭。話說唐三藏幸虧龍子降妖黑水河神開路師徒們過了黑水河找大路一直西來。真個是迎風冒雪戴月披星行彀多時又值早春天氣但見三陽轉運萬物生輝。三陽轉運滿天明媚開圖畫；萬物生輝遍地芳菲設繡茵。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雲。漸開冰解山泉溜盡放萌芽沒燒痕。正是那太昊乘震勾芒禦辰花香風氣暖雲淡日光新。道旁楊柳舒青眼膏雨滋生萬象春。師徒們在路上游觀景色緩馬而行忽聽得一聲吆喝好便似千萬人吶喊之聲。唐三藏心中害怕兜住馬不能前進急回頭道：悟空是

那裡這等響振？”八戒道：“好一似地裂山崩。”沙僧道：“也就如雷聲霹靂。”三藏道：“還是人喊馬嘶。”孫行者笑道：“你們都猜不著且住待老孫看是何如。”

好行者將身一縱踏雲光起在空中睜眼觀看遠見一座城池。又近覷倒也祥光隱隱不見甚麼兇氣紛紛。行者暗自沉吟道：“好去處！如何有響聲振耳？那城中又無旌旗閃灼戈戟光明又不是炮聲響振何以若人馬喧嘩？”正議間只見那城門外有一塊沙灘空地攢簇了許多和尚在那裡扯車兒哩。

原來是一齊著力打號齊喊“大力王菩薩”所以驚動唐僧。行者漸漸按下雲頭來看處呀！那車子裝的都是磚瓦木植土坯之類；灘頭上坡阪最高又有一道夾脊小路兩座大關關下之路都是直立壁陡之崖那車兒怎麼拽得上去？雖是天色和暖那些人卻也衣衫藍縷看此象十分窘迫。行者心疑道：“想是修蓋寺院。他這裡五穀豐登尋不出雜工人來所以這和尚親自努力。”正自猜疑未定只見那城門裡搖搖擺擺走出兩個少年道士來。你看他怎生打扮但見他：頭戴星冠身披錦繡。頭戴星冠光耀耀身披錦繡彩霞飄。足踏雲頭履腰系熟絲絛。面如滿月多聰俊形似瑤天仙客嬌。那些和尚見道士來一個個心驚膽戰加倍著力恨苦的拽那車子。行者就曉得了：“咦！想必這和尚們怕那道士。不然啊怎麼這等著力拽扯？我曾聽得人言西方路上有個敬道滅僧之處斷乎此間是也。我待要回報師父奈何事不明白返惹他怪敢道這等一個伶俐之人就不能探個實信？且等下去問得明白好回師父話。

你道他來問誰？好大聖按落雲頭去郡城腳下搖身一變變做個游方的雲水全真左臂上掛著一個水火籃兒手敲著漁鼓口唱著道情詞近城門迎著兩個道士當面躬身道：

“道長貧道起手。”那道士還禮道：“先生那裡來的？”行者道：

“我弟子雲遊于海角浪蕩在天涯；今朝來此處欲募善人家。

動問二位道長這城中那條街上好道？那個巷裡好賢？我貧道好去化些齋吃。”那道士笑道：“你這先生怎麼說這等敗興的話？”行者道：“何為敗興？”道士道：“你要化些齋吃卻不是敗興？”行者道：“出家人以乞化為由卻不化齋吃怎生有錢買？”

道士笑道：“你是遠方來的不知我這城中之事。我這城中且休說文武官員好道富民長者愛賢大男小女見我等拜請奉齋這般都不須掛齒頭一等就是萬歲君王好道愛賢。”行者道：“我貧道一則年幼二則是遠方乍來實是不知。煩二位

道長將這裡地名、君王好道愛賢之事細說一遍足見同道之情。”道士說：“此城名喚車遲國寶殿上君王與我們有親。”行者聞言呵呵笑道：“想是道士做了皇帝？”他道：“不是。只因這二十年前民遭亢旱天無點雨地絕穀苗不論君臣黎庶大小人家家家沐浴焚香戶戶拜天求雨。正都在倒懸捱命之處忽然天降下三個仙長來俯救生靈。”行者問道：“是那三個仙長？”道士說：“便是我家師父。”行者道：“尊師甚號？”道士雲：

“我大師父號做虎力大仙；二師父鹿力大仙；三師父羊力大仙。”行者問曰：“三位尊師有多少法力？”道士雲：“我那師父呼風喚雨只在翻掌之間指水為油點石成金卻如轉身之易。所以有這般法力能奪天地之造化換星斗之玄微君臣相敬與我們結為親也。”行者道：“這皇帝十分造化。常言道術動公卿。老師父有這般手段結了親其實不虧他。噫不知我貧道可有星星緣法得見那老師父一面哩？”道士笑曰：“你要見我師父。有何難處！我兩個是他靠胸貼肉的徒弟我師父卻又好道愛賢只聽見說個道字就也接出大門。若是我兩個引進你乃吹灰之力。”行者深深的唱個大喏道：“多承舉薦就此進去罷。”道士說：“且少待片時你在這裡坐下等我兩個把公事幹了來和你進去。”行者道：“出家人無拘無束自由自在有甚公幹？”道士用手指定那沙灘上僧人：“他做的是我家生活恐他躲懶我們去點他一卯就來。’行者笑道：“道長差了！

僧道之輩都是出家人為何他替我們做活伏我們點卯？”道士雲：“你不知道因當年求雨之時僧人在一邊拜佛道士在一邊告鬥都請朝廷的糧餉；誰知那和尚不中用空念空經不能濟事。後來我師父一到喚雨呼風拔濟了萬民塗炭。卻才惱了朝廷說那和尚無用拆了他的山門毀了他的佛像追了他的度牒不放他回鄉御賜與我們家做活就當小廝一般。我家裡燒火的也是他掃地的也是他頂門的也是他。因為後邊還有住房未曾完備著這和尚來拽磚瓦拖木植起蓋房宇。只恐他貪頑躲懶不肯拽車所以著我兩個去查點查點。”行者聞言。扯住道士滴淚道：“我說我無緣真個無緣不得見老師父尊面！”道士雲：“如何不得見面？”行者道：“我貧道在方上雲遊一則是為性命二則也為尋親。”道士問：“你有甚麼親？”行者道：“我有一個叔父自幼出家削為僧向日年程饑饉也來外面求乞。這幾年不見回家我念祖上之恩特來順便尋訪想必是羈遲在此等地方不能脫身未可知也。我怎的尋著他見一面才可與你進城？”道士雲：“這般卻是容易。我兩個且坐下即煩你去沙灘上替我一查只點頭目有五百名數目便罷看內中那個是你令叔。果若有呀我們看道中情分放他去了卻與你進城好麼？”

行者頂謝不盡長揖一聲別了道士敲著漁鼓徑往沙灘之上。過了雙關轉下夾脊那和尚一齊跪下磕頭道：“爺爺我等不曾躲懶五百名半個不少都在此扯車哩。”行者看見暗笑道：“這些和尚被道士打怕了見我這假道士就這般悚懼若是個真道士好道也活不成了。”行者又搖手道：“不要跪休怕。我不是監工的

我來此是尋親的。”眾僧們聽說認親就把他圈子陣圍將上來一個個出頭露面咳嗽打響巴不得要認出去。道：“不知那個是他親哩。”行者認了一會呵呵笑將起來眾僧道：“老爺不認親如何笑？”行者道：“你們知我笑甚麼？笑你這些和尚全不長俊！父母生下你來皆因命犯華蓋妨爺克娘或是不招姊妹才把你舍斷了出家。你怎的不遵三寶不敬佛法不去看經拜懺卻怎麼與道士傭工作奴婢使喚？”眾僧道：“老爺你來羞我們哩！你老人家想是個外邊來的不知我這裡利害。”行者道：“果是外方來的其實不知你這裡有甚利害。”眾僧滴淚道：“我們這一國君王偏心無道只喜得是老爺等輩惱的是我們佛子。”行者道：“為何來？”眾僧道：

“只因呼風喚雨三個仙長來此處滅了我等哄信君王把我們寺拆了度牒追了不放歸鄉亦不許補役當差賜與那仙長家使用苦楚難當！但有個游方道者至此即請拜王領賞；若是和尚來不分遠近就拿來與仙長家傭工。”行者道：“想必那道士還有甚麼巧法術誘了君王？若只是呼風喚雨也都是旁門小法術耳安能動得君心？”眾僧道：“他會摶砂煉汞打坐存神點水為油點石成金。如今興蓋三清觀宇對天地晝夜看經懺悔祈君王萬年不老所以就把君心惑動了。”行者道：“原來這般你們都走了便罷。”眾僧道：“老爺走不脫！那仙長奏准君王把我們畫了影身圖四下裡長川張掛。他這車遲國地界也寬各府州縣鄉村店集之方都有一張和尚圖上面是御筆親題。若有官職的拿得一個和尚高升三級；無官職的拿得一個和尚就賞白銀五十兩所以走不脫。且莫說是和尚就是剪鬃、禿子、毛稀的都也難逃。四下裡快手又多緝事的又廣憑你怎麼也是難脫。我們沒奈何只得在此苦捱。”行者道：“既然如此你們死了便罷。”眾僧道：“老爺有死的。到處捉來與本處和尚也共有二千餘眾到此熬不得苦楚受不得燻煎忍不得寒冷服不得水土死了有六七百自盡了有七八百只有我這五百個不得死。”行者道：“怎麼不得死？”眾僧道：“懸樑繩斷刀刎不疼投河的飄起不沉服藥的身安不損。”行者道：

“你卻造化天賜汝等長壽哩！”眾僧道：“老爺呀你少了一個字兒是長受罪哩！我等日食三餐乃是糙米熬得稀粥到晚就在沙灘上冒露安身才合眼就有神人擁護。”行者道：“想是累苦了見鬼麼？”眾僧道：“不是鬼乃是六丁六甲、護教伽藍但至夜就來保護。但有要死的就保著不教他死。”行者道：“這些神卻也沒理只該教你們早死早升天卻來保護怎的？”眾僧道：“他在夢寐中勸解我們教不要尋死且苦捱著等那東土大唐聖僧往西天取經的羅漢。他手下有個徒弟乃齊天大聖神通廣大專秉忠良之心與人間報不平之事濟困扶危恤孤念寡。只等他來顯神通滅了道士還敬你們沙門禪教哩。”

行者聞得此言心中暗笑道：“莫說老孫無手段預先神聖早傳名。”他急抽身敲著漁鼓別了眾僧徑來城門口見了道士。那道士迎著道：“先生那一位是令

親？”行者道：“五百個都與我有親。”兩個道士笑道：“你怎麼就有許多親？”行者道：“一百個是我左鄰一百個是我右舍一百個是我父党一百個是我母黨一百個是我交契。你若肯把這五百人都放了我便與你進去；不放我不去了。”道士雲：“你想有些風病一時間就胡說了。那些和尚乃國王御賜若放一二名還要在師父處遞了病狀然後補個死狀才了得哩。怎麼說都放了？此理不通！

不通！且不要說我家沒人使喚就是朝廷也要怪。他那裡長要差官查勘或時御駕也親來點箚怎麼敢放？”行者道：“不放麼？”道士說：“不放！”行者連問三聲就怒將起來把耳朵裡鐵棒取出迎風撚了一撚就碗來粗細幌了一幌照道士臉上一刮可憐就打得頭破血流身倒地皮開頸折腦漿傾！那灘上僧人遠遠望見他打殺了兩個道士丟了車兒跑將上來道：“不好了！不好了！打殺皇親了！”行者道：“那個是皇親？”眾僧把他簸箕陣圍了道：“他師父上殿不參王下殿不辭主朝廷常稱做國師兄長先生。你怎麼到這裡闖禍？他徒弟出來監工與你無干你怎麼把他來打死？那仙長不說是你來打殺只說是來此監工我們害了他性命我等怎了？且與你進城去會了人命出來。”行者笑道：“列位休嚷我不是雲水全真我是來救你們的。”眾僧道：“你倒打殺人害了我們添了擔兒如何是救我們的？”行者道：“我是大唐聖僧徒弟孫悟空行者特特來此救你們性命。”眾僧道：“不是！不是！那老爺我們認得他。”行者道：“又不曾會他如何認得？”眾僧道：“我們夢中嘗見一個老者自言太白金星常教誨我等說那孫行者的模樣莫教錯認了。”行者道：“他和你怎麼說來？”眾僧道：“他說那大聖：磕額金睛幌亮圓頭毛臉無腮。諮牙尖嘴性情乖貌比雷公古怪。慣使金箍鐵棒曾將天闕攻開。如今皈正保僧來專救人間災害。”行者聞言又嗔又喜喜道替老孫傳名！嗔道那老賊憊懶把我的元身都說與這夥凡人！忽失聲道：“列位誠然認我不是孫行者我是孫行者的門人來此處學闖禍耍子的。那裡不是孫行者來了？”用手向東一指哄得眾僧回頭他卻現了本相眾僧們方才認得一個個倒身下拜道：“爺爺！我等凡胎肉眼不知是爺爺顯化。望爺爺與我們雪恨消災早進城降邪從正也！”行者道：“你們且跟我來。”眾僧緊隨左右。

那大聖徑至沙灘上使個神通將車兒拽過兩關穿過夾脊提起來捽得粉碎把那些磚瓦木植盡拋下坡阪喝教眾僧：“散！莫在我手腳邊等我明日見這皇帝滅那道士！”眾僧道：“爺爺呀我等不敢遠走但恐在官人拿住解來卻又吃打贖返又生災。”行者道：“既如此我與你個護身法兒。”好大聖把毫毛拔了一把嚼得粉碎每一個和尚與他一截都教他：“撚在無名指甲裡撚著拳頭只情走路。無人敢拿你便罷；

若有人拿你攢緊了拳頭叫一聲齊天大聖我就來護你。”眾僧道：“爺爺倘若去得遠了看不見你叫你不應怎麼是好？”

行者道：“你只管放心就是萬里之遙可保全無事。”眾僧有膽量大的撚著拳頭悄悄的叫聲“齊天大聖！”只見一個雷公站在面前手執鐵棒就是千軍萬馬也不能近身。此時有百十眾齊叫足有百十個大聖護持眾僧叩頭道：“爺爺！果然靈顯！”

行者又吩咐：“叫聲寂字還你收了。”真個是叫聲“寂！”依然還是毫毛在那指甲縫裡。眾和尚卻才歡喜逃生一齊而散。行者道：“不可十分遠遁聽我城中消息。但有招僧榜出就進城還我毫毛也。”五百個和尚東的東西的西走的走立的立四散不題。

卻說那唐僧在路旁等不得行者回話教豬八戒引馬投西遇著些僧人奔走將近城邊見行者還與十數個未散的和尚在那裡。三藏勒馬道：“悟空你怎麼來打聽個響聲許久不回？”行者引了十數個和尚對唐僧馬前施禮將上項事說了一遍。三藏大驚道：“這般啊我們怎了？”那十數個和尚道：“老爺放心孫大聖爺爺乃天神降的神通廣大定保老爺無虞。我等是這城裡敕建智淵寺內僧人。因這寺是先王太祖禦造的現有先王太祖神象在內未曾拆毀城中寺院大小盡皆拆了。我等請老爺趕早進城到我荒山安下。待明日早朝孫大聖必有處置。”行者道：“汝等說得是。也罷趁早進城去來。”那長老卻才下馬行到城門之下此時已太陽西墜。過吊橋進了三層門裡街上人見智淵寺的和尚牽馬挑包盡皆回避。正行時卻到山門前但見那門上高懸著一面金字大匾乃敕建智淵寺。眾僧推開門穿過金剛殿把正殿門開了。唐僧取袈裟披起拜畢金身方入。眾僧叫：“看家的！”老和尚走出來看見行者就拜道“爺爺！你來了？”行者道：“你認得我是那個爺爺就是這等呼拜？”那和尚道：“我認得你是齊天大聖孫爺爺我們夜夜夢中見你。太白金星常常來托夢說道只等你來我們才得性命。

今日果見尊顏與夢中無異。爺爺呀喜得早來！再遲一兩日我等已俱做鬼矣！”行者笑道：“請起請起明日就有分曉。”眾僧安排了齋飯他師徒們吃了打掃乾淨方丈安寢一宿。

二更時候孫大聖心中有事偏睡不著只聽那裡吹打悄悄的爬起來穿了衣服跳在空中觀看原來是正南上燈燭熒煌。低下雲頭仔細再看卻是三清觀道士禳星哩。但見那靈區高殿福地真堂。靈區高殿巍巍壯似蓬壺景；福地真堂隱隱清如化樂宮。兩邊道士奏笙簧正面高公擎玉簡。宣理《消災懺》開講《道德經》。揚塵幾度盡傳符表白一番皆俯伏。咒水檄燭焰飄搖沖上界；查罡布鬥香煙馥鬱透清霄。案頭有供獻新鮮桌上有齋筵豐盛。殿門前掛一聯黃綾織錦的對句繡著二十二個大字雲：“雨順風調願祝天尊無量法；河清海晏祈求萬歲有餘年。”行者見三個老道士披了法衣想是那虎力、鹿力、羊力大仙。下麵有七八百個散眾

司鼓司鐘侍香表白盡都侍立兩邊。行者暗自喜道：“我欲下去與他混一混奈何單絲不線孤掌難鳴且回去照顧八戒沙僧一同來耍耍。”

按落祥雲徑至方丈中原來八戒與沙僧通腳睡著。行者先叫悟淨沙和尚醒來道：“哥哥你還不曾睡哩？”行者道：“你且起來我和你受用些來。”沙僧道：“半夜三更口枯眼澀有甚受用？”行者道：“這城裡果有一座三清觀。觀裡道士們修蘸三清殿上有許多供養：饅頭足有鬥大燒果有五六十斤一個襯飯無數果品新鮮。和你受用去來！”那豬八戒睡夢裡聽見說吃好東西就醒了道：“哥哥就不帶挈我些兒？”行者道：“兄弟你要吃東西不要大呼小叫驚醒了師父都跟我來。”他兩個套上衣服悄悄的走出門前隨行者踏了雲頭跳將起去。那呆子看見燈光就要下手行者扯住道：“且休忙待他散了方可下去。”八戒道：“他才念到興頭上卻怎麼肯散？”行者道：

“等我弄個法兒他就散了。”好大聖撚著訣念個咒語往巽地上吸一口氣呼的吹去便是一陣狂風徑直捲進那三清殿上把他些花瓶燭臺四壁上懸掛的功德一齊刮倒遂而燈火無光。眾道士心驚膽戰虎力大仙道：“徒弟們且散這陣神風所過吹滅了燈燭香花各人歸寢明朝早起多念幾卷經文補數。”眾道士果各退回。

這行者卻引八戒沙僧按落雲頭闖上三清殿。呆子不論生熟拿過燒果來張口就啃行者掣鐵棒著手便打。八戒縮手躲過道：“還不曾嘗著甚麼滋味就打！”行者道：“莫要小家子行且敘禮坐下受用。”八戒道：“不羞！偷東西吃還要敘禮！

若是請將來卻要如何？”行者道：“這上面坐的是甚麼菩薩？”

八戒笑道：“三清也認不得卻認做甚麼菩薩！”行者道：“那三清？”八戒道：“中間的是元始天尊左邊的是靈寶道君右邊的是太上老君。”行者道：“都要變得這般模樣才吃得安穩哩。”

那呆子急了聞得那香噴噴供養要吃爬上高臺把老君一嘴拱下去道：“老官兒你也坐得彀了讓我老豬坐坐。”八戒變做太上老君行者變做元始天尊沙僧變作靈寶道君把原象都推下去。及坐下時八戒就搶大饅頭吃行者道：“莫忙哩！”八戒道：“哥哥變得如此還不吃等甚？”行者道：“兄弟呀吃東西事小洩漏天機事大。這聖象都推在地下倘有起早的道士來撞鐘掃地或絆一個根頭卻不走漏消息？你把他藏過一邊來。”八戒道：“此處路生摸門不著卻那裡藏他？”行者道：“我才進來時那右手下有一重小門兒那裡面穢氣畜人想必是個五穀輪回之所。你把他送在那裡去罷。”這呆子有些夯力量跳下來把三個聖像拿在肩膊上扛將出來。到那廂用腳登開門看時原來是個大東廁笑道：“這個弼

馬溫著然會弄嘴弄舌！把個毛坑也與他起個道號叫做甚麼五穀輪回之所！”那呆子扛在肩上且不丟了去口裡咽咽噥噥的禱道：“三清三清我說你聽：遠方到此慣滅妖精欲享供養無處安寧。借你坐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也且暫下毛坑。你平日家受用無窮做個清淨道士；今日裡不免享些穢物也做個受臭氣的天尊！”祝罷烹的望裡一捽灒了半衣襟臭水走上殿來。行者道：“可藏得好麼？”八戒道：“藏便藏得好；只是灒起些水來汙了衣服有些醃髒臭氣你休噁心。”行者笑道：“也罷你且來受用但不知可得個乾淨身子出門哩。”那呆子還變做老君。三人坐下盡情受用先吃了大饅頭後吃簇盤、襯飯、點心、拖爐、餅錠、油煠、蒸酥那裡管甚麼冷熱任情吃起。原來孫行者不大吃煙火食只吃幾個果子陪他兩個。那一頓如流星趕月風捲殘雲吃得罄盡已此沒得吃了還不走路且在那裡閑講消食耍子。

噫！有這般事！原來那東廊下有一個小道士才睡下忽然起來道：“我的手鈴兒忘記在殿上若失落了明日師父見責。”

與那同睡者道“你睡著等我尋去。”急忙中不穿底衣。止扯一領直裰徑到正殿中尋鈴。摸來摸去鈴兒摸著了正欲回頭只聽得有呼吸之聲道士害怕。急拽步往外走時不知怎的躧著一個荔枝核子撲的滑了一跌狢的一聲把個鈴兒跌得粉碎。豬八戒忍不住呵呵大笑出來把個小道士唬走了三魂驚回了七魄一步一跌撞到後方丈外打著門叫：“師公！不好了！禍事了！”三個老道士還未曾睡即開門問：“有甚禍事？”他戰戰兢兢道：“弟子忘失了手鈴兒因去殿上尋鈴只聽得有人呵呵大笑險些兒唬殺我也！”老道士聞言即叫：“掌燈來！看是甚麼邪物？”一聲傳令驚動那兩廊的道士大大小小都爬起來點燈著火往正殿上觀看。不知端的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觀大聖留名 車遲國猴王顯法

卻說孫大聖左手把沙和尚撚一把右手把豬八戒撚一把他二人卻就省悟坐在高處倥著臉不言不語憑那些道士點燈著火前後照看他三個就如泥塑金裝一般模樣。虎力大仙道：“沒有歹人如何把供獻都吃了？”鹿力大仙道：“卻象人吃的勾當有皮的都剝了皮有核的都吐出核卻怎麼不見人形？”羊力大仙道：“師兄勿疑想是我們虔心敬意在此晝夜誦經前後申文又是朝廷名號斷然驚動天尊。想是三清爺爺聖駕降臨受用了這些供養。趁今仙從未返鶴駕在斯我等可拜告天尊懇求些聖水金丹進與陛下卻不是長生永壽見我們的功果也？”虎力大仙道：“說的是。”教：“徒弟們動樂誦經！一壁廂取法衣來等我步罡拜禱。”那些小道士俱遵命兩班兒擺列齊整當的一聲磬響齊念一卷《黃庭道德真經》。虎力大仙披了法衣擎著玉簡對面前舞蹈揚塵拜伏於地朝上啟奏道：“誠惶誠恐稽歸依。臣等興教仰望清虛。滅僧鄙俚敬道光輝。敕修寶殿禦制庭闈。廣陳供養高

掛龍旗。通宵秉燭鎮日香菲。一誠達上寸敬虔歸。今蒙降駕未返仙車。望賜些金丹聖水進與朝廷壽比南山。”八戒聞言心中忐忑默對行者道：“這是我們的不是。吃了東西且不走路只等這般禱祝卻怎麼答應？”行者又撚一把忽地開口叫聲：“晚輩小仙且休拜祝我等自蟠桃會上來的不曾帶得金丹聖水待改日再來垂賜。”那些大小道士聽見說出話來一個個抖衣而戰道：“爺爺呀！活天尊臨凡是必莫放好歹求個長生的法兒！”

鹿力大仙上前又拜雲：“揚塵頓謹辦丹誠。微臣歸命俯仰三清。自來此界興道除僧。國王心喜敬重玄齡。羅天大醮徹夜看經。幸天尊之不棄降聖駕而臨庭。俯求垂念仰望恩榮。是必留些聖水與弟子們延壽長生。”沙僧撚著行者默默的道：“哥呀要得緊又來禱告了。”行者道：“與他些罷。”八戒寂寂道：“那裡有得？”行者道：“你只看著我我有時你們也都有了。”那道士吹打已畢行者開言道：“那晚輩小仙不須拜伏。我欲不留些聖水與你們恐滅了苗裔；若要與你又忒容易了。”眾道聞言一齊俯伏叩頭道：“萬望天尊念弟子恭敬之意千乞喜賜些須。我弟子廣宣道德奏國王普敬玄門。”行者道：

“既如此取器皿來。”那道士一齊頓謝恩。虎力大仙愛強就抬一口大缸放在殿上；鹿力大仙端一砂盆安在供桌之上；羊力大仙把花瓶摘了花移在中間。行者道：“你們都出殿前掩上格子不可泄了天機好留與你些聖水。”眾道一齊跪伏丹墀之下掩了殿門。

那行者立將起來掀著虎皮裙撒了一花瓶臊溺。豬八戒見了歡喜道：“哥啊我把你做這幾年兄弟只這些兒不曾弄我。我才吃了些東西道要幹這個事兒哩。”那呆子揭衣服忽喇喇就似呂梁洪倒下阪來沙沙的溺了一砂盆沙和尚卻也撒了半缸依舊整衣端坐在上道：“小仙領聖水。”那些道士推開格子磕頭禮拜謝恩抬出缸去將那瓶盆總歸一處教：“徒弟取個鍾子來嘗嘗。”小道士即便拿了一個茶鐘遞與老道士。道士舀出一鍾來喝下口去只情抹唇咂嘴鹿力大仙道：

“師兄好吃麼？”老道士努著嘴道：“不甚好吃有些酣鄲之味。”

羊力大仙道：“等我嘗嘗。”也喝了一口道：“有些豬溺臊氣。”

行者坐在上面聽見說出這話兒來已此識破了道：“我弄個手段索性留個名罷。”大叫雲：“道號道號你好胡思！那個三清肯降凡基？吾將真姓說與你知。大唐僧眾奉旨來西。良宵無事下降宮闈。吃了供養閑坐嬉嬉。蒙你叩拜何以答之？

那裡是甚麼聖水你們吃的都是我一溺之尿！”那道士聞得此言攔住門一齊

動叉鈀掃帚瓦塊石頭沒頭沒臉往裡面亂打。

好行者左手挾了沙僧右手挾了八戒闖出門駕著祥光徑轉智淵寺方丈不敢驚動師父三人又複睡下。

早是五鼓三點那國王設朝聚集兩班文武四百朝官但見絳紗燈火光明寶鼎香雲靉靆。此時唐三藏醒來叫："徒弟徒弟伏侍我倒換關文去來。"行者與沙僧、八戒急起身穿了衣服侍立左右道："上告師父這昏君信著那些道士興道滅僧恐言語差錯不肯倒換關文我等護持師父都進朝去也。"唐僧大喜披了錦襴袈裟。行者帶了通關文牒教悟淨捧著缽盂悟能拿了錫杖將行囊馬匹交與智淵寺僧看守徑到五鳳樓前對黃門官作禮報了姓名言是東土大唐取經的和尚來此倒換關文煩為轉奏。那閣門大使進朝俯伏金階奏曰："外面有四個和尚說是東土大唐取經的欲來倒換關文現在五鳳樓前候旨。"國王聞奏道："這和尚沒處尋死卻來這裡尋死！那巡捕官員怎麼不拿他解來？"旁邊閃過當駕的太師啟奏道：

"東土大唐乃南贍部洲號曰中華大國到此有萬里之遙路多妖怪。這和尚一定有些法力方敢西來。望陛下看中華之遠僧且召來驗牒放行庶不失善緣之意。"國王准奏把唐僧等宣至金鑾殿下。師徒們排列階前捧關文遞與國王。國王展開方看又見黃門官來奏："三位國師來也。"慌得國王收了關文急下龍座著近侍的設了繡墩躬身迎接。三藏等回頭觀看見那大仙搖搖擺擺後帶著一雙丫髻蓬頭的小童兒往裡直進兩班官控背躬身不敢仰視。他上了金鑾殿對國王徑不行禮。

那國王道："國師朕未曾奉請今日如何肯降？"老道士雲："有一事奉告故來也。那四個和尚是那國來的？"國王道："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經的來此倒換關文。"那三道士鼓掌大笑道：

"我說他走了原來還在這裡！"國王驚道："國師有何話說？他才來報了姓名正欲拿送國師使用怎奈當駕太師所奏有理朕因看遠來之意不滅中華善緣方才召入驗牒。不期國師有此問想是他冒犯尊顏有得罪處也？"道士笑雲："陛下不知他昨日來的在東門外打殺了我兩個徒弟放了五百個囚僧捽碎車輛夜間闖進觀來把三清聖象毀壞偷吃了御賜供養。

我等被他蒙蔽了只道是天尊下降求些聖水金丹進與陛下指望延壽長生；不期他遺些小便哄瞞我等。我等各喝了一口嘗出滋味正欲下手擒拿他卻走了。今日還在此間正所謂冤家路兒窄也！"那國王聞言怒欲誅四眾。孫大聖合掌開言厲聲高叫道："陛下暫息雷霆之怒容僧等啟奏。"國王道："你衝撞了國師國師之言豈有差謬！"行者道："他說我昨日到城外打殺他兩個徒弟是誰知證？我等且屈認了著兩個和尚償命還放兩個去取經。他又說我捽碎車輛放了囚僧此

事亦無見證料不該死再著一個和尚領罪罷了。他說我毀了三清鬧了觀宇這又是栽害我也。”國王道：“怎見栽害？”行者道：“我僧乃東土之人乍來此處街道尚且不通如何夜裡就知他觀中之事？既遺下小便就該當時捉住卻這早晚坐名害人。天下假名托姓的無限怎麼就說是我？望陛下回嗔詳察。”那國王本來昏亂被行者說了一遍他就決斷不定。

正疑惑之間又見黃門官來奏：“陛下門外有許多鄉老聽宣。”國王道：“有何事幹？”即命宣來。宣至殿前有三四十名鄉老朝上磕頭道：“萬歲今年一春無雨但恐夏月幹荒特來啟奏請那位國師爺爺祈一場甘雨普濟黎民。”國王道：“鄉老且退就有雨來也。”鄉老謝恩而出。國王道：“唐朝僧眾朕敬道滅僧為何？只為當年求雨我朝僧人更未嘗求得一點；幸天降國師拯援塗炭。你今遠來冒犯國師本當即時問罪。姑且恕你敢與我國師賭勝求雨麼？若祈得一場甘雨濟度萬民朕即饒你罪名倒換關文放你西去。若賭不過無雨就將汝等推赴殺場典刑示眾。”行者笑道：“小和尚也曉得些兒求禱。”國王見說即命打掃壇場一壁廂教：“擺駕寡人親上五鳳樓觀看。”當時多官擺駕須臾上樓坐了。唐三藏隨著行者、沙僧、八戒侍立樓下那三道士陪國王坐在樓上。少時間一員官飛馬來報：“壇場諸色皆備請國師爺爺登壇。”

那虎力大仙欠身拱手辭了國王徑下樓來。行者向前攔住道：“先生那裡去？”大仙道：“登壇祈雨。”行者道：“你也忒自重了更不讓我遠鄉之僧。也罷這正是強龍不壓地頭蛇。先生先去必須對君前講開。”大仙道：“講甚麼？”行者道：“我與你都上壇祈雨知雨是你的是我的？不見是誰的功績了。”國王在上聽見心中暗喜道：“那小和尚說話倒有些筋節。”沙僧聽見暗笑道：“不知一肚子筋節還不曾拿出來哩！”大仙道：

“不消講陛下自然知之。”行者道：“雖然知之奈我遠來之僧未曾與你相會。那時彼此混賴不成勾當須講開方好行事。”

大仙道：“這一上壇只看我的權杖為號：一聲權杖響風來二聲響雲起三聲響雷閃齊鳴四聲響雨至五聲響雲散雨收。”

行者笑道：“妙啊！我僧是不曾見！請了！請了！”

大仙拽開步前進三藏等隨後徑到了壇門外。抬頭觀看那裡有一座高臺約有三丈多高。台左右插著二十八宿旗號頂上放一張桌子桌上有一個香爐爐中香煙靄靄。兩邊有兩隻燭臺台上風燭煌煌。爐邊靠著一個金牌牌上鐫的是雷神名號。底下有五個大缸都注著滿缸清水水上浮著楊柳枝。楊柳枝上托著一面鐵牌牌上書的是雷霆都司的符字。左右有五個大樁樁上寫著五方蠻雷使者的名錄。

每一樁邊立兩個道士各執鐵錘伺候著打樁。台後面有許多道士在那裡寫作文書。正中間設一架紙爐又有幾個象生的人物都是那執符使者、土地贊教之神。

那大仙走進去更不謙遜直上高臺立定。旁邊有個小道士捧了幾張黃紙書就的符字一口寶劍遞與大仙。大仙執著寶劍念聲咒語將一道符在燭上燒了。那底下兩三個道士拿過一個執符的象生一道文書亦點火焚之。那上面乒的一聲權杖響只見那半空裡悠悠的風色飄來豬八戒口裡作念道：

“不好了！不好了！這道士果然有本事！權杖響了一下果然就颳風！”行者道：“兄弟悄悄的你們再莫與我說話只管護持師父等我幹事去來。”好大聖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就變作一個“假行者”立在唐僧手下。他的真身出了元神趕到半空中高叫：“那司風的是那個？”慌得那風婆婆撚住布袋巽二郎箚住口繩上前施禮。行者道：“我保護唐朝聖僧西天取經路過車遲國與那妖道賭勝祈雨你怎麼不助老孫反助那道士？我且饒你把風收了。若有一些風兒把那道士的鬍子吹得動動各打二十鐵棒！”風婆婆道：“不敢不敢！”遂而沒些風氣。八戒忍不住亂嚷道：“那先兒請退！權杖已響怎麼不見一些風兒？你下來讓我們上去！”

那道士又執權杖燒了符檄撲的又打了一下只見那空中雲霧遮滿。孫大聖又當頭叫道：“布雲的是那個？”慌得那推雲童子、布霧郎君當面施禮。行者又將前事說了一遍那雲童、霧子也收了雲霧放出太陽星耀耀一天萬里更無雲。八戒笑道：“這先兒只好哄這皇帝搪塞黎民全沒些真實本事！權杖響了兩下如何又不見雲生？”

那道士心中焦躁仗寶劍解散了頭念著咒燒了符再一權杖打將下去只見那南天門裡鄧天君領著雷公電母到當空迎著行者施禮。行者又將前項事說了一遍道：“你們怎麼來的志誠！是何法旨？”天君道：“那道士五雷法是個真的。他了文書燒了文檄驚動玉帝玉帝擲下旨意徑至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府下。我等奉旨前來助雷電下雨。”行者道：“既如此且都住了同候老孫行事。”果然雷也不鳴電也不灼。

那道士愈加著忙又添香、燒符、念咒、打下權杖。半空中又有四海龍王一齊擁至。行者當頭喝道：“敖廣！那裡去？”那敖廣、敖順、敖欽、敖閏上前施禮。行者又將前項事說了一遍道：“向日有勞未曾成功；今日之事望為助力。”龍王道：“遵命！遵命！”行者又謝了敖順道：“前日虧令郎縛怪搭救師父。”

龍王道：“那廝還鎖在海中未敢擅便正欲請大聖落。”行者道：“憑你怎

麼處治了罷如今且助我一功。那道士四聲權杖已畢卻輪到老孫下去幹事了。但我不會符燒檄打甚權杖你列位卻要助我行行。”鄧天君道：“大聖吩咐誰敢不從！但只是得一個號令方敢依令而行；不然雷雨亂了顯得大聖無款也。”行者道：“我將棍子為號罷。”那雷公大驚道：“爺爺呀！我們怎吃得這棍子？”行者道：“不是打你們但看我這棍子往上一指就要颳風。”那風婆婆、巽二郎沒口的答應道：“就放風！”

“棍子第二指就要布雲。”那推雲童子、布霧郎君道：“就布雲！

就布雲！”“棍子第三指就要雷鳴電灼。”那雷公、電母道：“奉承！奉承！”“棍子第四指就要下雨。”那龍王道：“遵命！遵命！”

“棍子第五指就要大日晴天卻莫違誤。”吩咐已畢遂按下雲頭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那些人肉眼凡胎那裡曉得？行者遂在旁邊高叫道：“先生請了四聲權杖俱已響畢更沒有風雲雷雨該讓我了。”那道士無奈不敢久占只得下了台讓他努著嘴徑往樓上見駕。行者道：“等我跟他去看他說些甚的。”

只聽得那國王問道：“寡人這裡洗耳誠聽你那裡四聲令響不見風雨何也？”道士雲：“今日龍神都不在家。”行者厲聲道：

“陛下龍神俱在家只是這國師法不靈請他不來。等和尚請來你看。”國王道：“即去登壇寡人還在此候雨。”行者得旨急抽身到壇所扯著唐僧道：“師父請上臺。”唐僧道：“徒弟我卻不會祈雨。”八戒笑道：“他害你了若還沒雨拿上柴蓬一把火了帳！”行者道：“你不會求雨好的會念經等我助你。”那長老才舉步登壇到上面端然坐下定性歸神默念那《密多心經》。正坐處忽見一員官飛馬來問：“那和尚怎麼不打權杖不燒符檄？”行者高聲答道：“不用！不用！我們是靜功祈禱。”

那官去回奏不題。

行者聽得老師父經文念盡卻去耳朵內取出鐵棒迎風幌了一幌就有丈二長短碗來粗細將棍望空一指那風婆婆見了急忙扯開皮袋巽二郎解放口繩：只聽得呼呼風響滿城中揭瓦翻磚揚砂走石。看起來真個好風卻比那尋常之風不同也但見：折柳傷花摧林倒樹。九重殿損壁崩牆五鳳樓搖梁撼柱。天邊紅日無光地下黃砂有翅。演武廳前武將驚會文閣內文官懼。三宮粉黛亂青絲六院嬪妃蓬寶髻。侯伯金冠落繡纓宰相烏紗飄展翅。當駕有言不敢談黃門執本無由遞。金魚玉帶不依班象簡羅衫無品敘。彩閣翠屏盡損傷綠窗朱戶皆狼狽。金鑾殿瓦走磚飛錦雲堂門歪槅碎。這陣狂風果是凶刮得那君王父子難相會；六街三市沒人蹤

萬戶千門皆緊閉！

正是那狂風大作孫行者又顯神通把金箍棒鑽一鑽望空又一指只見那：推雲童子布霧郎君。推雲童子顯神威骨都都觸石遮天；布霧郎君施法力濃漠漠飛煙蓋地。茫茫三市暗冉冉六街昏。因風離海上隨雨出昆侖。頃刻漫天地須臾蔽世塵。宛然如混沌不見鳳樓門。此時昏霧朦朧濃雲靉靆。孫行者又把金箍棒鑽一鑽望空又一指慌得那：雷公奮怒電母生嗔。雷公奮怒倒騎火獸下天關電母生嗔亂掣金蛇離鬥府。呼喇喇施霹靂振碎了鐵叉山；淅瀝瀝閃紅綃飛出了東洋海。呼呼隱隱滾車聲燁燁煌煌飄稻米。萬萌萬物精神改多少昆蟲蟄已開。君臣樓上心驚駭商賈聞聲膽怯忙。那沉雷護閃乒乒乓乓一似那地裂山崩之勢唬得那滿城人戶戶焚香家家化紙。孫行者高呼：“老鄧！仔細替我看那貪贓壞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幾個示眾！”那雷越振響起來。行者卻又把鐵棒望上一指只見那：龍施號令雨漫乾坤。勢如銀漢傾天塹疾似雲流過海門。樓頭聲滴滴窗外響瀟瀟。天上銀河瀉街前白浪滔。淙淙如甕撿滾滾似盆澆。孤莊將漫屋野岸欲平橋。真個桑田變滄海霎時 6 岸滾波濤。神龍借此來相助抬起長江望下澆。這場雨自辰時下起只下到午時前後下得那車遲城裡裡外外水漫了街衢。那國王傳旨道：“雨彀了！雨彀了！十分再多又淥壞了禾苗反為不美。”五鳳樓下聽事官策馬冒雨來報：“聖僧雨彀了。”行者聞言將金箍棒往上又一指只見霎時間雷收風息雨散雲收。國王滿心歡喜文武盡皆稱讚道：“好和尚！這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就是我國師求雨雖靈若要晴細雨兒還下半日便不清爽。怎麼這和尚要晴就晴頃刻間杲杲日出萬里就無雲也？”

國王教回鑾倒換關文打唐僧過去。正用禦寶時又被那三個道士上前阻住道：“陛下這場雨全非和尚之功還是我道門之力。”國王道：“你才說龍王不在家不曾有雨他走上去以靜功祈禱就雨下來怎麼又與他爭功何也？”虎力大仙道：“我上壇了文書燒了符檄擊了權杖那龍王誰敢不來？

想是別方召請風雲雷雨五司俱不在一聞我令隨趕而來適遇著我下他上一時撞著這個機會所以就雨。從根算來還是我請的龍下的雨怎麼算作他的功果？”那國王昏亂聽此言卻又疑惑未定。行者近前一步合掌奏道：“陛下這些旁門法術也不成個功果算不得我的他的。如今有四海龍王現在空中我僧未曾放他還不敢遽退。那國師若能叫得龍王現身就算他的功勞。”國王大喜道：“寡人做了二十三年皇帝更不曾看見活龍是怎麼模樣。你兩家各顯法力不論僧道但叫得來的就是有功；叫不出的有罪。”那道士怎麼有那樣本事？就叫那龍王見大聖在此也不敢出頭。道士雲：“我輩不能你是叫來。”那大聖仰面朝空厲聲高叫：“敖廣何在？弟兄們都現原身來看！”那龍王聽喚即忙現了本身。四條龍在半空中度霧穿雲飛舞向金鑾殿上但見：飛騰變化繞霧盤雲。玉爪垂鉤白銀鱗舞鏡明。髯飄素練根根爽角聳軒昂挺挺清。磕額崔巍圓睛幌亮。隱顯莫能測飛揚不

可評。禱雨隨時布雨求晴即便天晴。這才是有靈有聖真龍象祥瑞繽紛繞殿庭。那國王在殿上焚香。眾公卿在階前禮拜。國王道：“有勞貴體降臨請回寡人改日醮謝。”行者道：“列位眾神各自歸去這國王改日醮謝哩。”那龍王逕自歸海眾神各各回天。這正是：廣大無邊真妙法至真了性劈旁門。畢竟不知怎麼除邪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強欺正法 心猿顯聖滅諸邪

話說那國王見孫行者有呼龍使聖之法即將關文用了寶印便要遞與唐僧放行西路。那三個道士慌得拜倒在金鑾殿上啟奏那皇帝即下龍位御手忙攙道：“國師今日行此大禮何也？”道士說：“陛下我等至此匡扶社稷保國安民苦曆二十年來今日這和尚弄法力抓了功去敗了我們聲名陛下以一場之雨就恕殺人之罪可不輕了我等也？望陛下且留住他的關文讓我兄弟與他再賭一賭看是何如。”那國王著實昏亂東說向東西說向西真個收了關文道：“國師你怎麼與他賭？”虎力大仙道：“我與他賭坐禪。”國王道：“國師差矣那和尚乃禪教出身必然先會禪機才敢奉旨求經你怎與他賭此？”大仙道：“我這坐禪比常不同有一異名教做雲梯顯聖。”國王道：“何為雲梯顯聖？”大仙道：“要一百張桌子五十張作一禪台一張一張迭將起去不許手攀而上亦不用梯凳而登各駕一朵雲頭上臺坐下約定幾個時辰不動。”國王見此有些難處就便傳旨問道：“那和尚我國師要與你賭雲梯顯聖坐禪那個會麼？”行者聞言沉吟不答。八戒道：“哥哥怎麼不言語？”行者道：“兄弟實不瞞你說若是踢天弄井攪海翻江擔山趕月換鬥移星諸般巧事我都幹得；就是砍頭剁腦剖腹剜心異樣騰那卻也不怕。但說坐禪我就輸了我那裡有這坐性？你就把我鎖在鐵柱子上我也要上下爬踳莫想坐得住。”三藏忽的開言道：“我會坐禪。”行者歡喜道：“卻好卻好！

可坐得多少時？”三藏道：“我幼年遇方上禪僧講道那性命根本上定性存神在死生關裡也坐二三個年頭。”行者道：“師父若坐二三年我們就不取經罷。多也不上二三個時辰就下來了。”三藏道：“徒弟呀卻是不能上去。”行者道：“你上前答應我送你上去。”那長老果然合掌當胸道：“貧僧會坐禪。”國王教傳旨立禪台。國家有倒山之力不消半個時辰就設起兩座台在金鑾殿左右。

那虎力大仙下殿立於階心將身一縱踏一朵席雲徑上西邊臺上坐下。行者拔一根毫毛變做假像陪著八戒沙僧立於下麵他卻作五色祥雲把唐僧撮起空中徑至東邊臺上坐下。他又斂祥光變作一個蟭蟟蟲飛在八戒耳朵邊道：“兄弟仔細看著師父再莫與老孫替身說話。”那呆子笑道：“理會得！

理會得！”卻說那鹿力大仙在繡墩上坐看多時他兩個在高臺上不分勝負這

道士就助他師兄一功：將腦後短拔了一根撚著一團彈將上去徑至唐僧頭上變作一個大臭蟲咬住長老。那長老先前覺癢然後覺疼。原來坐禪的不許動手動手算輸一時間疼痛難禁他縮著頭就著衣襟擦癢。八戒道：“不好了！師父羊兒風了。”沙僧道：“不是是頭風了。”

行者聽見道：“我師父乃志誠君子他說會坐禪斷然會坐說不會只是不會。君子家豈有謬乎？你兩個休言等我上去看看。”好行者嚶的一聲飛在唐僧頭上只見有豆粒大小一個臭蟲叮他師父慌忙用手撚下替師父撓撓摸摸。那長老不疼不癢端坐上面。行者暗想道：“和尚頭光蝨子也安不得一個如何有此臭蟲？想是那道士弄的玄虛害我師父。哈哈！枉自也不見輸贏等老孫去弄他一弄！”這行者飛將去金殿獸頭上落下搖身一變變作一條七寸長的蜈蚣徑來道士鼻凹裡叮了一下。那道士坐不穩一個筋斗翻將下去幾乎喪了性命幸虧大小官員人多救起。國王大驚即著當駕太師領他往文華殿裡梳洗去了。行者仍駕祥雲將師父馱下階前已是長老得勝。

那國王只教放行鹿力大仙又奏道：“陛下我師兄原有暗風疾因到了高處；冒了天風舊疾舉故令和尚得勝。且留下他等我與他賭隔板猜枚。國王道：“怎麼叫做隔板猜枚？”鹿力道：“貧道有隔板知物之法；看那和尚可能彀。他若猜得過我讓他出去；猜不著憑陛下問擬罪名雪我昆仲之恨不汙了二十年保國之恩也。”真個那國王十分昏亂依此讒言。即傳旨將一朱紅漆的櫃子命內官抬到宮殿教娘娘放上件寶貝。

須臾抬出放在白玉階前教僧道：“你兩家各賭法力猜那櫃中是何寶貝。”三藏道：“徒弟櫃中之物如何得知？”行者斂祥光還變作蟭蟟蟲釘在唐僧頭上道：“師父放心等我去看看來。”好大聖輕輕飛到櫃上爬在那櫃腳之下見有一條板縫兒。他鑽將進去見一個紅漆丹盤內放一套宮衣乃是山河社稷襖乾坤地理裙。用手拿起來抖亂了咬破舌尖上一口血哨噴將去叫聲“變”！即變作一件破爛流丟一口鐘臨行又撒上一泡臊溺卻還從板縫裡鑽出來飛在唐僧耳朵上道：“師父你只猜是破爛流丟一口鐘。”三藏道：“他教猜寶貝哩流丟是件甚寶貝？”行者道：“莫管他只猜著便是。”唐僧進前一步正要猜那鹿力大仙道：“我先猜那櫃裡是山河社稷襖乾坤地理裙。”唐僧道：“不是不是櫃裡是件破爛流丟一口鐘。”國王道：“這和尚無禮！敢笑我國中無寶猜甚麼流丟一口鐘！”

教：“拿了！”那兩班校尉就要動手慌得唐僧合掌高呼：“陛下且赦貧僧一時待打開櫃看。端的是寶貧僧領罪；如不是寶卻不屈了貧僧也？”國王教打開看。當駕官即開了捧出丹盤來看果然是件破爛流丟一口鐘。國王大怒道：“是誰放上此物？”龍座後面閃上三宮皇后道：“我主是梓童親手放的山河社

稷襖乾坤地理裙卻不知怎麼變成此物。”國王道：“禦妻請退寡人知之。宮中所用之物無非是緞絹綾羅那有此甚麼流丟？”教：“抬上櫃來等朕親藏一寶貝再試如何。”

那皇帝即轉後宮把御花園裡仙桃樹上結得一個大桃子有碗來大小摘下放在櫃內又抬下叫猜。唐僧道：“徒弟啊又來猜了。”行者道：“放心等我再去看看。”又嚶的一聲飛將去還從板縫兒鑽進去見是一個桃子正合他意即現了原身坐在櫃裡將桃子一頓口啃得乾乾淨淨連兩邊腮凹兒都啃淨了將核兒安在裡面。仍變蟭蟟蟲飛將出去釘在唐僧耳朵上道：“師父只猜是個桃核子。”長老道：“徒弟啊休要弄我。先前不是口快幾乎拿去典刑。這番須猜寶貝方好桃核子是甚寶貝？”行者道：“休怕只管贏他便了。”三藏正要開言聽得那羊力大仙道：“貧道先猜是一顆仙桃。”三藏猜道：“不是桃是個光桃核子。”那國王喝道：“是朕放的仙桃如何是核？三國師猜著了。”三藏道：“陛下打開來看就是。”當駕官又抬上去打開捧出丹盤果然是一個核子皮肉俱無。國王見了心驚道：

“國師休與他賭鬥了讓他去罷。寡人親手藏的仙桃如今只是一核子是甚人吃了？想是有鬼神暗助他也。”八戒聽說與沙僧微微冷笑道：“還不知他是會吃桃子的積年哩！”

正話間只見那虎力大仙從文華殿梳洗了走上殿前：“陛下這和尚有搬運抵物之術抬上櫃來我破他術法與他再猜。”國王道：“國師還要猜甚？”虎力道：“術法只抵得物件卻抵不得人身。將這道童藏在裡面管教他抵換不得。”這小童果藏在櫃裡掩上櫃蓋抬將下去教：“那和尚再猜這三番是甚寶貝。”三藏道：“又來了！”行者道：“等我再去看看。”嚶的又飛去鑽入裡面見是一個小童兒。好大聖他卻有見識果然是騰那天下少似這伶俐世間稀！他就搖身一變變作個老道士一般容貌進櫃裡叫聲“徒弟。”童兒道：“師父你從那裡來的？”行者道：“我使遁法來的。”童兒道：“你來有麼教誨？”行者道：“那和尚看見你進櫃來了他若猜個道童卻不又輸了？是特來和你計較計較剃了頭我們猜和尚罷。”童兒道：“但憑師父處治只要我們贏他便了。若是再輸與他不但低了聲名又恐朝廷不敬重了。”行者道：“說得是。我兒過來贏了他我重重賞你。”將金箍棒就變作一把剃頭刀摟抱著那童兒口裡叫道：“乖乖忍著疼莫放聲等我與你剃頭。”須臾剃下來窩作一團塞在那櫃腳紇絡裡收了刀兒摸著他的光頭道：“我兒頭便象個和尚只是衣裳不趁。脫下來我與你變一變。”那道童穿的一領蔥白色雲頭花絹繡錦沿邊的鶴氅真個脫下來被行者吹一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一件土黃色的直裰兒與他穿了。卻又拔下兩根毫毛變作一個木魚兒遞在他手裡道：

“徒弟須聽著但叫道童千萬莫出去；若叫和尚你就與我頂開櫃蓋敲著木魚念一卷佛經鑽出來方得成功也。”童兒道：

“我只會念《三官經》、《北斗經》、《消災經》不會念佛家經。”行者道：“你可會念佛？”童兒道：“阿彌陀佛那個不會念？”行者道：“也罷也罷就念佛省得我又教你。切記著我去也。”還變蟭蟟蟲鑽出去飛在唐僧耳輪邊道：“師父你只猜是個和尚。”三藏道：“這番他准贏了。”行者道：“你怎麼定得？”三藏道：“經上有雲佛、法、僧三寶。和尚卻也是一寶。”正說處只見那虎力大仙道：“陛下第三番是個道童。”只管叫他那裡肯出來。三藏合掌道：“是個和尚。”八戒盡力高叫道：“櫃裡是個和尚！”那童兒忽的頂開櫃蓋敲著木魚念著佛鑽出來。喜得那兩班文武齊聲喝采：唬得那三個道士拑口無言。國王道：

“這和尚是有鬼神輔佐！怎麼道士入櫃就變做和尚？縱有待詔跟進去也只剃得頭便了如何衣服也能趁體口裡又會念佛？國師啊！讓他去罷！”

虎力大仙道：“陛下左右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材。貧道將鍾南山幼時學的武藝索性與他賭一賭。”國王道：“有甚麼武藝？”虎力道：“弟兄三個都有些神通。會砍下頭來又能安上；

剖腹剜心還再長完；滾油鍋裡又能洗澡。”國王大驚道：“此三事都是尋死之路！”虎力道：“我等有此法力才敢出此朗言斷要與他賭個才休。”那國王叫道：“東土的和尚我國師不肯放你還要與你賭砍頭剖腹下滾油鍋洗澡哩。”行者正變作蟭蟟蟲往來報事忽聽此言即收了毫毛現出本相哈哈大笑道：“造化！造化！買賣上門了！”八戒道：“這三件都是喪性命的事怎麼說買賣上門？”行者道：“你還不知我的本事。”八戒道：“哥哥你只象這等變化騰那也彀了怎麼還有這等本事？”

行者道：“我啊砍下頭來能說話剁了臂膊打得人。紮去腿腳會走路剖腹還平妙絕倫。就似人家包匾食一撚一個就囫圇。

油鍋洗澡更容易只當溫湯滌垢塵。”八戒沙僧聞言呵呵大笑。行者上前道：“陛下小和尚會砍頭。”國王道：“你怎麼會砍頭？”行者道：“我當年在寺裡修行曾遇著一個方上禪和子教我一個砍頭法不知好也不好如今且試試新。”國王笑道：“那和尚年幼不知事砍頭那裡好試新？頭乃六陽之砍下即便死矣。”虎力道：“陛下正要他如此方才出得我們之氣。”那昏君信他言語即傳旨教設殺場。

一聲傳旨即有羽林軍三千擺列朝門之外。國王教：“和尚先去砍頭。”行者欣然應道：“我先去！我先去！”拱著手高呼道：“國師恕大膽佔先了。”拽回頭往外就走。唐僧一把扯住道：“徒弟呀仔細些那裡不是耍處。”行者道：“怕他怎的！撒了手等我去來。”那大聖徑至殺場裡面被劊子手撾住了捆做一團按在那土墩高處只聽喊一聲“開刀！”颼的把個頭砍將下來又被劊子手一腳踢了去好似滾西瓜一般滾有三四十步遠近。行者腔子中更不出血只聽得肚裡叫聲：“頭來！”慌得鹿力大仙見有這般手段即念咒語教本坊土地神祇：“將人頭扯住待我贏了和尚奏了國王與你把小祠堂蓋作大廟宇泥塑像改作正金身。”原來那些土地神祇因他有五雷法也服他使喚暗中真個把行者頭按住了。行者又叫聲：“頭來！”那頭一似生根莫想得動。行者心焦撚著拳掙了一掙將捆的繩子就皆掙斷喝聲：“長！”颼的腔子內長出一個頭來。唬得那劊子手個個心驚；羽林軍人人膽戰。那監斬官急走入朝奏道：

“萬歲那小和尚砍了頭又長出一顆來了。”八戒冷笑道：“沙僧那知哥哥還有這般手段。”沙僧道：“他有七十二般變化就有七十二個頭哩。”說不了行者走來叫聲“師父。”三藏大喜道：“徒弟辛苦麼？”行者道：“不辛苦倒好耍子。”八戒道：“哥哥可用刀瘡藥麼？”行者道：“你是摸摸看可有刀痕？”那呆子伸手一摸就笑得呆呆睜睜道：“妙哉！妙哉！卻也長得完全截疤兒也沒些兒！”

兄弟們正都歡喜又聽得國王叫領關文：“赦你無罪！快去！快去！”行者道：“關文雖領必須國師也赴曹砍砍頭也當試新去來。”國王道：“大國師那和尚也不肯放你哩。你與他賭勝且莫唬了寡人。”虎力也只得去被幾個劊子手也捆翻在地幌一幌把頭砍下一腳也踢將去滾了有三十余步他腔子裡也不出血也叫一聲：“頭來！”行者即忙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條黃犬跑入場中把那道士頭一口銜來徑跑到禦水河邊丟下不題。卻說那道士連叫三聲人頭不到怎似行者的手段長不出來腔子中骨都都紅光迸出可憐空有喚雨呼風法怎比長生果正仙？須臾倒在塵埃眾人觀看乃是一隻無頭的黃毛虎。那監斬官又來奏：“萬歲大國師砍下頭來不能長出死在塵埃是一隻無頭的黃毛虎。”國王聞奏大驚失色目不轉睛看那兩個道士。鹿力起身道：“我師兄已是命到祿絕了如何是只黃虎！這都是那和尚憊懶使的掩樣法兒將我師兄變作畜類！我今定不饒他定要與他賭那剖腹剜心！”

國王聽說方才定性回神又叫：“那和尚二國師還要與你賭哩。”行者道：“小和尚久不吃煙火食前日西來忽遇齋公家勸飯多吃了幾個饃饃這幾日腹中作痛想是生蟲正欲借陛下之刀剖開肚皮拿出臟腑洗淨脾胃方好上西天見佛。”

國王聽說教：“拿他赴曹。”那許多人攙的攙扯的扯。行者展脫手道：

“不用人攙自家走去。但一件不許縛手我好用手洗刷臟腑。”國王傳旨教：“莫綁他手。”行者搖搖擺擺徑至殺場將身靠著大樁解開衣帶露出肚腹。那劊子手將一條繩套在他膊項上一條繩箚住他腿足把一口牛耳短刀幌一幌著肚皮下一割搠個窟窿。這行者雙手爬開肚腹拿出腸髒來一條條理彀多時依然安在裡面照舊盤曲撚著肚皮吹口仙氣叫“長！”依然長合。國王大驚將他那關文捧在手中道：“聖僧莫誤西行與你關文去罷。”行者笑道：“關文小可也請二國師剖剖剜剜何如？”國王對鹿力說：“這事不與寡人相干是你要與他做對頭的請去請去。”鹿力道：“寬心料我決不輸與他。”你看他也象孫大聖搖搖擺擺徑入殺場被劊子手套上繩將牛耳短刀呼喇的一聲割開肚腹他也拿出肝腸用手理弄。行者即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作一隻餓鷹展開翅爪颼的把他五臟心肝盡情抓去不知飛向何方受用。這道士弄做一個空腔破肚淋漓鬼少髒無腸浪蕩魂。那劊子手蹬倒大樁拖屍來看呀！原來是一隻白毛角鹿！

慌得那監斬官又來奏道：“二國師晦氣正剖腹時被一隻餓鷹將臟腑肝腸都刁去了。死在那裡原身是個白毛角鹿也。”

國王害怕道：“怎麼是個角鹿？”那羊力大仙又奏道：“我師兄既死如何得現獸形？這都是那和尚弄術法坐害我等。等我與師兄報仇者。”國王道：“你有甚麼法力贏他？”羊力道：“我與他賭下滾油鍋洗澡。”國王便教取一口大鍋滿著香油教他兩個賭去。行者道：“多承下顧小和尚一向不曾洗澡這兩日皮膚燥癢好歹蕩蕩去。”那當駕官果安下油鍋架起乾柴燃著烈火將油燒滾教和尚先下去。”行者合掌道：“不知文洗武洗？”國王道：“文洗如何？武洗如何？”行者道：“文洗不脫衣服似這般叉著手下去打個滾就起來不許汙壞了衣服若有一點油膩算輸。武洗要取一張衣架一條手巾脫了衣服跳將下去任意翻筋斗豎蜻蜓當耍子洗也。”國王對羊力說：“你要與他文洗武洗？”羊力道：“文洗恐他衣服是藥煉過的隔油武洗罷。”行者又上前道：“恕大膽屢次佔先了。”你看他脫了布直裰褪了虎皮裙將身一縱跳在鍋內翻波鬥浪就似負水一般頑耍。八戒見了咬著指頭對沙僧道：“我們也錯看了這猴子了！平時間劏言訕語鬥他耍子怎知他有這般真實本事！”

他兩個唧唧噥噥誇獎不盡。行者望見心疑道：“那呆子笑我哩！正是巧者多勞拙者閑老孫這般舞弄他倒自在。等我作成他捆一繩看他可怕。”正洗浴打個水花淬在油鍋底上變作個棗核釘兒再也不起來了。那監斬官近前又奏：“萬歲小和尚被滾油烹死了。”國王大喜教撈上骨骸來看。劊子手將一把鐵笊籬在油鍋裡撈原來那笊籬眼稀行者變得釘小往往來來從眼孔漏下去了那裡撈得著！又奏道：“和尚身微骨嫩俱箚化了。”國王教：“拿三個和尚下去！”兩邊校尉見八戒面凶先揪翻把背心捆了慌得三藏高叫：“陛下赦貧僧一時。

我那個徒弟自從歸教歷歷有功今日衝撞國師死在油鍋之內奈何先死者為神我貧僧怎敢貪生！正是天下官員也管著天下百姓陛下若教臣死臣豈敢不死？只望寬恩賜我半盞涼漿水飯三張紙馬容到油鍋邊燒此一陌紙也表我師徒一念那時再領罪也。”國王聞言道：“也是那中華人多有義氣。”

命取些漿飯、黃錢與他。果然取了遞與唐僧。唐僧教沙和尚同去行至階下有幾個校尉把八戒揪著耳朵拉在鍋邊三藏對鍋祝曰：“徒弟孫悟空！自從受戒拜禪林護我西來恩愛深。指望同時成大道何期今日你歸陰！生前只為求經意死後還存念佛心。萬里英魂須等候幽冥做鬼上雷音！”八戒聽見道：“師父不是這般祝了。沙和尚你替我奠漿飯等我禱。”那呆子捆在地下氣呼呼的道：“闖禍的潑猴子無知的弼馬溫！

該死的潑猴子油烹的弼馬溫！猴兒了帳馬溫斷根！”

孫行者在油鍋底上聽得那呆子亂罵忍不住現了本相赤淋淋的站在油鍋底道：“饢糟的夯貨！你罵那個哩！”唐僧見了道：“徒弟唬殺我也！”沙僧道：“大哥乾淨推佯死慣了！”慌得那兩班文武上前來奏道：“萬歲那和尚不曾死又打油鍋裡鑽出來了。”監斬官恐怕虛誑朝廷卻又奏道：“死是死了只是日期犯凶小和尚來顯魂哩。”行者聞言大怒跳出鍋來揩了油膩穿上衣服掣出棒撾過監斬官著頭一下打做了肉團道：“我顯甚麼魂哩！”唬得多官連忙解了八戒跪地哀告：“恕罪！恕罪！”國王走下龍座。行者上殿扯住道：“陛下不要走且教你三國師也下下油鍋去。”那皇帝戰戰兢兢道：“三國師你救朕之命快下鍋去莫教和尚打我。”

羊力下殿照依行者脫了衣服跳下油鍋也那般支吾洗浴。行者放了國王近油鍋邊叫燒火的添柴卻伸手探了一把呀！那滾油都冰冷心中暗想道：“我洗時滾熱他洗時卻冷。我曉得了這不知是那個龍王在此護持他哩。”急縱身跳在空中念聲“唵”字咒語把那北海龍王喚來：“我把你這個帶角的蚯蚓有鱗的泥鰍！你怎麼助道士冷龍護住鍋底教他顯聖贏我！”唬得那龍王喏喏連聲道：“敖順不敢相助。大聖原來不知這個孽畜苦修行了一場脫得本殼卻只是五雷法真受其餘都躧了旁門難歸仙道。這個是他在小茅山學來的大開剝。那兩個已是大聖破了他法現了本相這一個也是他自己煉的冷龍只好哄瞞世俗之人耍子怎瞞得大聖！小龍如今收了他冷龍管教他骨碎皮焦顯什麼手段。”行者道：“趁早收了免打！”那龍王化一陣旋風到油鍋邊將冷龍捉下海去不題。

行者下來與三藏、八戒、沙僧立在殿前見那道士在滾油鍋裡打掙爬不出來滑了一跌霎時間骨脫皮焦肉爛。監斬官又來奏道：“萬歲三國師煠化了也。”那國王滿眼垂淚手撲著禦案放聲大哭道：“人身難得果然難不遇真傳莫煉丹。

空有驅神咒水術卻無延壽保生丸。圓明混怎涅槃徒用心機命不安。早覺這般輕折挫何如秘食穩居山！”這正是：點金煉汞成何濟喚雨呼風總是空！畢竟不知師徒們怎的維持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聖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卻說那國王倚著龍床淚如泉湧只哭到天晚不住。行者上前高呼道：“你怎麼這等昏亂！見放著那道士的屍骸一個是虎一個是鹿那羊力是一個羚羊。不信時撈上骨頭來看那裡人有那樣骷髏？他本是成精的山獸同心到此害你因見氣數還旺不敢下手。若再過二年你氣數衰敗他就害了你性命把你江山一股兒盡屬他了。幸我等早來除妖邪救了你命你還哭甚？哭甚！急打關文送我出去。”國王聞此方才省悟。那文武多官俱奏道：“死者果然是白鹿黃虎油鍋裡果是羊骨。聖僧之言不可不聽。”國王道：“既是這等感謝聖僧。今日天晚教太師且請聖僧至智淵寺。明日早朝大開東閣教光祿寺安排素淨筵宴酬謝。”果送至寺裡安歇。次日五更時候國王設朝聚集多官傳旨：“快出招僧榜文四門各路張掛。”一壁廂大排筵宴擺駕出朝至智淵寺門外請了三藏等共入東閣赴宴不在話下。卻說那脫命的和尚聞有招僧榜個個欣然都入城來尋孫大聖交納毫毛謝恩。這長老散了宴那國王換了關文同皇后嬪妃兩班文武送出朝門。只見那些和尚跪拜道旁口稱：“齊天大聖爺爺！我等是沙灘上脫命僧人。聞知爺爺掃除妖孽救拔我等又蒙我王出榜招僧特來交納毫毛叩謝天恩。”行者笑道：“汝等來了幾何？”僧人道：“五百名半個不少。”行者將身一抖收了毫毛對君臣僧俗人說道：“這些和尚實是老孫放了車輛是老孫運轉雙關穿夾脊捽碎了那兩個妖道也是老孫打死了。今日滅了妖邪方知是禪門有道向後來再不可胡為亂信。望你把三教歸一也敬僧也敬道也養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國王依言感謝不盡遂送唐僧出城去訖。

這一去只為殷勤經三藏努力修持光一元。曉行夜住渴飲饑餐不覺的春盡夏殘又是秋光天氣。一日天色已晚唐僧勒馬道：“徒弟今宵何處安身也？”行者道：“師父出家人莫說那在家人的話。”三藏道：“在家人怎麼？出家人怎麼？”行者道：“在家人這時候溫床暖被懷中抱子腳後蹬妻自自在在睡覺；我等出家人那裡能夠！便是要帶月披星餐風宿水有路且行無路方住。”八戒道：“哥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今路多險峻我挑著重擔著實難走須要尋個去處好眠一覺養養精神明日方好捱擔不然卻不累倒我也？”行者道：

“趁月光再走一程到有人家之所再住。”師徒們沒奈何只得相隨行者往前。

又行不多時隻聽得滔滔浪響。八戒道：“罷了！來到盡頭路了！”沙僧道：“是一股水擋住也。”唐僧道：“卻怎生得渡？”八戒道：“等我試之看

深淺何如。”三藏道：“悟能你休亂談水之淺深如何試得？”八戒道：“尋一個鵝卵石拋在當中。若是濺起水泡來是淺若是骨都都沉下有聲是深。”行者道：“你去試試看。”那呆子在路旁摸了一塊頑石望水中拋去只聽得骨都都泛起魚津沉下水底。他道：“深深深！去不得！”唐僧道：

“你雖試得深淺卻不知有多少寬闊。”八戒道：“這個卻不知不知。”行者道：“等我看看。”好大聖縱筋斗雲跳在空中定睛觀看但見那：洋洋光浸月浩浩影浮天。靈派吞華嶽長流貫百川。千層洶浪滾萬迭峻波顛。岸口無漁火沙頭有鷺眠。

茫然渾似海一望更無邊。急收雲頭按落河邊道：“師父寬哩寬哩！去不得！老孫火眼金睛白日裡常看千里凶吉曉得是夜裡也還看三五百里。如今通看不見邊岸怎定得寬闊之數？”

三藏大驚口不能言聲音哽咽道：“徒弟啊似這等怎了？”沙僧道：“師父莫哭你看那水邊立的可不是個人麼。”行者道：

“想是扳罾的漁人等我問他去來。”拿了鐵棒兩三步跑到面前看處呀！不是人是一面石碑。碑上有三個篆文大字下邊兩行有十個小字。三個大字乃“通天河”十個小字乃“徑過八百里亙古少人行”。行者叫：“師父你來看看。”三藏看見滴淚道：“徒弟呀我當年別了長安只說西天易走那知道妖魔阻隔山水迢遙！”八戒道：“師父你且聽是那裡鼓鈸聲音？想是做齋的人家。我們且去趕些齋飯吃問個渡口尋船明日過去罷。”三藏馬上聽得果然有鼓鈸之聲“卻不是道家樂器足是我僧家舉事。我等去來。”行者在前引馬一行聞響而來。那裡有甚正路沒高沒低漫過沙灘望見一簇人家住處約摸有四五百家卻也都住得好但見倚山通路傍岸臨溪。處處柴扉掩家家竹院關。沙頭宿鷺夢魂清柳外啼鵑喉舌冷。短笛無聲寒砧不韻。紅蓼枝搖月黃蘆葉鬥風。陌頭村犬吠疏籬渡口老漁眠釣艇。燈火稀人煙靜半空皎月如懸鏡。忽聞一陣白蘋香卻是西風隔岸送。

三藏下馬只見那路頭上有一家兒門外豎一幢幡內裡有燈燭熒煌香煙馥鬱。三藏道：“悟空此處比那山凹河邊卻是不同。在人間屋簷下可以遮得冷露放心穩睡。你都莫來讓我先到那齋公門告求。若肯留我我就招呼汝等；假若不留你卻休要撒潑。汝等臉嘴醜陋只恐唬了人闖出禍來卻倒無住處矣。”行者道：“說得有理。請師父先去我們在此守待。”那長老才摘了斗笠光著頭抖抖褊衫拖著錫杖徑來到人家門外見那門半開半掩三藏不敢擅入。聊站片時只見裡面走出一個老者項下掛著數珠口念阿彌陀佛逕自來關門慌得這長老合掌高叫：“老施主貧僧問訊了。”那老者還禮道：

“你這和尚卻來遲了。”三藏道：“怎麼說？”老者道：“來遲無物了。早來啊我捨下齋僧盡飽吃飯熟米三升白布一段銅錢十文。你怎麼這時才來？”三藏躬身道：“老施主貧僧不是趕齋的。”老者道：“既不趕齋來此何干？”三藏道：“我是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貴處天色已晚聽得府上鼓鈸之聲特來告借一宿天明就行也。”那老者搖手道：“和尚出家人休打誑語。東土大唐到我這裡有五萬四千里路你這等單身如何來得？”三藏道：“老施主見得最是但我還有三個小徒逢山開路遇水迭橋保護貧僧方得到此。”老者道：“既有徒弟何不同來？”教：“請請我捨下有處安歇。”三藏回頭叫聲：“徒弟這裡來。”那行者本來性急八戒生來粗魯沙僧卻也莽撞三個人聽得師父招呼牽著馬挑著擔不問好歹一陣風闖將進去。那老者看見唬得跌倒在地口裡只說是“妖怪來了！妖怪來了！”三藏攙起道：“施主莫怕不是妖怪是我徒弟。”老者戰兢兢道：“這般好俊師父怎麼尋這樣醜徒弟！”三藏道：“雖然相貌不中卻倒會降龍伏虎捉怪擒妖。”老者似信不信的扶著唐僧慢走。

卻說那三個凶頑闖入廳房上拴了馬丟下行李。那廳中原有幾個和尚念經八戒掬著長嘴喝道：“那和尚念的是甚麼經？”那些和尚聽見問了一聲忽然抬頭觀看外來人嘴長耳朵大。身粗背膊寬聲響如雷咋。行者與沙僧容貌更醜陋。廳堂幾眾僧無人不害怕。闍黎還念經班教行罷。難顧磬和鈴佛象且丟下。一齊吹息燈驚散光乍乍。跌跌與爬爬門檻何曾跨！你頭撞我頭似倒葫蘆架。清清好道場翻成大笑話。

這兄弟三人見那些人跌跌爬爬鼓著掌哈哈大笑。那些僧越加悚懼磕頭撞腦各顧性命通跑淨了三藏攙那老者走上廳堂燈火全無三人嘻嘻哈哈的還笑。唐僧罵道：“這潑物十分不善！我朝朝教誨日日叮嚀。古人雲不教而善非聖而何！

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汝等這般撒潑誠為至下至愚之類！走進門不知高低唬倒了老施主驚散了念經僧把人家好事都攪壞了卻不是墮罪與我？”說得他們不敢回言。那老者方信是他徒弟急回頭作禮道：“老爺沒大事沒大事才然關了燈散了花佛事將收也。”八戒道：“既是了帳擺出滿散的齋來我們吃了睡覺。”老者叫：“掌燈來！掌燈來！”

家裡人聽得大驚小怪道：“廳上念經有許多香燭如何又教掌燈？”幾個僮僕出來看時這個黑洞洞的即便點火把燈籠一擁而至忽抬頭見八戒沙僧慌得丟了火把忽抽身關了中門往裡嚷道：“妖怪來了！妖怪來了！”

行者拿起火把點上燈燭扯過一張交椅請唐僧坐在上面他兄弟們坐在兩旁那老者坐在前面。正敘坐間只聽得裡面門開處又走出一個老者拄著拐杖道：“是甚麼邪魔黑夜裡來我善門之家？”前面坐的老者急起身迎到屏門後道：“哥哥

莫嚷不是邪魔乃東土大唐取經的羅漢。徒弟們相貌雖凶果然是相惡人善。”那老者方才放下拄杖與他四位行禮。禮畢也坐了面前叫：“看茶來排齋。”連叫數聲幾個僮僕戰戰兢兢不敢攏帳。八戒忍不住問道：“老者你這盛價兩邊走怎的？”老者道：“教他們捧齋來侍奉老爺。”八戒道：“幾個人伏侍？”老者道：“八個人。”八戒道：“這八個人伏侍那個？”老者道：“伏侍你四位。”八戒道：“那白麵師父只消一個人；毛臉雷公嘴的只消兩個人；那晦氣臉的要八個人；我得二十個人伏侍方彀。”老者道：“這等說想是你的食腸大些。”八戒道：“也將就看得過。”老者道：“有人有人。”七大八小就叫出有三四十人出來。

那和尚與老者一問一答的講話眾人方才不怕。卻將上面排了一張桌請唐僧上坐；兩邊擺了三張桌請他三位坐；前面一張桌坐了二位老者。先排上素果品菜蔬然後是面飯、米飯、閑食、粉湯排得齊齊整整。唐長老舉起箸來先念一卷《啟齋經》。那呆子一則有些急吞二來有些餓了那裡等唐僧經完拿過紅漆木碗來把一碗白米飯撲的丟下口去就了了。

旁邊小的道：“這位老爺忒沒算計不籠饅頭怎的把飯籠了卻不汙了衣服？”八戒笑道：“不曾籠吃了。”小的道：“你不曾舉口怎麼就吃了？”八戒道：“兒子們便說謊！分明吃了；不信再吃與你看。”那小的們又端了碗盛一碗遞與八戒。呆子幌一幌又丟下口去就了了。眾僮僕見了道：“爺爺呀！你是磨磚砌的喉嚨著實又光又溜！”那唐僧一卷經還未完他已五六碗過手了然後卻才同舉箸一齊吃齋。呆子不論米飯面飯果品閑食只情一撈亂噇口裡還嚷：“添飯！添飯！”漸漸不見來了！

行者叫道：“賢弟少吃些罷也強似在山凹裡忍餓將就彀得半飽也好了。”八戒道：“嘴臉！常言道齋僧不飽不如活埋哩。”行者教：“收了家火莫睬他！”二老者躬身道：“不瞞老爺說白日裡倒也不怕似這大肚子長老也齋得起百十眾；只是晚了收了殘齋只蒸得一石面飯、五斗米飯與幾桌素食要請幾個親鄰與眾僧們散福。不期你列位來唬得眾僧跑了連親鄰也不曾敢請盡數都供奉了列位。如不飽再教蒸去。”八戒道：“再蒸去！再蒸去！”話畢收了家火桌席三藏拱身謝了齋供才問：“老施主高姓？”老者道：“姓陳。”三藏合掌道：“這是我貧僧華宗了。”老者道：“老爺也姓陳？”三藏道：“是俗家也姓陳請問适才做的甚麼齋事？”八戒笑道：“師父問他怎的！豈不知道？必然是青苗齋、平安齋、了場齋罷了。”老者道：“不是不是。”三藏又問：“端的為何？”老者道：“是一場預修亡齋。”八戒笑得打跌道：“公公忒沒眼力！我們是扯謊架橋哄人的大王你怎麼把這謊話哄我！和尚家豈不知齋事？只有個預修寄庫齋、預修填還齋那裡有個預修亡齋的？你家人又不曾有死的做甚亡齋？”

行者聞言暗喜道：“這呆子乖了些也。老公公你是錯說了怎麼叫做預修亡齋？”那二位欠身道：“你等取經怎麼不走正路卻躧到我這裡來？”行者道：“走的是正路只見一股水擋住不能得渡因聞鼓鈸之聲特來造府借宿。”老者道：“你們到水邊可曾見些甚麼？”行者道：“止見一面石碑上書通天河三字下書‘徑過八百里亙古少人行’十字再無別物。”老者道：“再往上岸走走好的離那碑記只有裡許有一座靈感大王廟你不曾見？”行者道：“未見請公公說說何為靈感？”那兩個老者一齊垂淚道：“老爺啊！那大王：感應一方興廟宇威靈千里祐黎民。年年莊上施甘露歲歲村中落慶雲。”行者道：“施甘雨落慶雲也是好意思你卻這等傷情煩惱何也？”那老者跌腳捶胸哏了一聲道：“老爺啊！雖則恩多還有怨縱然慈惠卻傷人。只因要吃童男女不是昭彰正直神。”行者道：“要吃童男女麼？”老者道：“正是。”行者道：“想必輪到你家了？”老者道：“今年正到捨下。我們這裡有百家人家居住。此處屬車遲國元會縣所管喚做陳家莊。這大王一年一次祭賽要一個童男一個童女豬羊牲醴供獻他。他一頓吃了保我們風調雨順；若不祭賽就來降禍生災。”行者道：“你府上幾位令郎？”老者捶胸道：“可憐！可憐！說甚麼令郎羞殺我等！這個是我舍弟名喚陳清老拙叫做陳澄。我今年六十三歲他今年五十八歲兒女上都艱難。我五十歲上還沒兒子親友們勸我納了一妾沒奈何尋下一房生得一女今年才交八歲取名喚做一秤金。”八戒道：“好貴名！怎麼叫做一秤金？”老者道：“我因兒女艱難修橋補路建寺立塔佈施齋僧有一本帳目那裡使三兩那裡使五兩到生女之年卻好用過有三十斤黃金。三十斤為一秤所以喚做一秤金。”行者道：“那個的兒子麼？”老者道：

“舍弟有個兒子也是偏出今年七歲了取各喚做陳關保。”行者問：“何取此名？”老者道：“家下供養關聖爺爺因在關爺之位下求得這個兒子故名關保我兄弟二人年歲百二止得這兩個人種不期輪次到我家祭賽所以不敢不獻。故此父子之情難割難捨先與孩兒做個生道場故曰預修亡齋者此也。”三藏聞言止不住腮邊淚下道：“這正是古人雲黃梅不落青梅落老天偏害沒兒人。”行者笑道：“等我再問他。老公公你府上有多大家當？”二老道：“頗有些兒水田有四五十頃旱田有六七十頃草場有**十處水黃牛有二三百頭驢馬有三二十匹豬羊雞鵝無數。捨下也有吃不著的陳糧穿不了的衣服。家財產業也盡得數。”行者道：“你這等家業也虧你省將起來的。”老者道：“怎見我省？”行者道：“既有這家私怎麼捨得親生兒女祭賽？拚了五十兩銀子可買一個童男；拚了一百兩銀子可買一個童女連絞纏不過二百兩之數可就留下自己兒女後代卻不是好？”二老滴淚道：“老爺！你不知道那大王甚是靈感常來我們人家行走。”行者道：“他來行走你們看見他是甚麼嘴臉？有幾多長短？”二老道：“不見其形只聞得一陣香風就知是大王爺爺來了即忙滿鬥焚香老少望風下拜。他把我們這人家匙大碗小之事他都知道老幼生時年月他都記得。只要親生兒女他方受用。不要

說二三百兩沒處買就是幾千萬兩也沒處買這般一模一樣同年同月的兒女。”行者道：“原來這等也罷也罷你且抱你令郎出來我看看。”那陳清急入裡面將關保兒抱出廳上放在燈前。小孩兒那知死活籠著兩袖果子跳跳舞舞的吃著耍子。行者見了默默念聲咒語搖身一變變作那關保兒一般模樣。兩個孩兒攙著手在燈前跳舞唬得那老者謊忙跪著唐僧道：“老爺不當人子！不當人子！這位老爺才然說話怎麼就變作我兒一般模樣叫他一聲齊應齊走！卻折了我們年壽！請現本相！請現本相！行者把臉抹了一把現了本相。那老者跪在面前道：

“老爺原來有這樣本事。”行者笑道：“可象你兒子麼？”老者道：

“象象象！果然一般嘴臉一般聲音一般衣服一般長短。”行者道：“你還沒細看哩取秤來稱稱可與他一般輕重。”老者道：是是是是一般重。”行者道：“似這等可祭賽得過麼？”老者道：“忒好忒好！祭得過了！”行者道：“我今替這個孩兒性命留下你家香煙後代我去祭賽那大王去也。”那陳清跪地磕頭道：

“老爺果若慈悲替得我送白銀一千兩與唐老爺做盤纏往西天去。”行者道：“就不謝謝老孫？”老者道：“你已替祭沒了你也。”行者道：“怎的得沒了？”老者道：“那大王吃了。”行者道：

“他敢吃我？”老者道：“不吃你好道嫌腥。”行者笑道：“任從天命吃了我是我的命短；不吃是我的造化。我與你祭賽去。”

那陳清只管磕頭相謝又允送銀五百兩惟陳澄也不磕頭也不說謝只是倚著那屏門痛哭。行者知之上前扯住道：

“老大你這不允我不謝我想是捨不得你女兒麼？”陳澄才跪下道：“是捨不得敢蒙老爺盛情救替了我侄子也彀了。但只是老拙無兒止此一女就是我死之後他也哭得痛切怎麼捨得！”行者道：“你快去蒸上五斗米的飯整治些好素菜與我那長嘴師父吃教他變作你的女兒我兄弟同去祭賽索性行個陰騭救你兩個兒女性命如何？”那八戒聽得此言心中大驚道：“哥哥你要弄精神不管我死活就要攀扯我。”行者道：

“賢弟常言道雞兒不吃無工之食。你我進門感承盛齋你還嚷吃不飽哩怎麼就不與人家救些患難？”八戒道：“哥啊你便會變化我卻不會哩。”行者道：“你也有三十六般變化怎麼不會？”唐僧叫：“悟能你師兄說得最是處得甚當。常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一則感謝厚情二來當積陰德況涼夜無事你兄弟耍耍去來。”八戒道：“你看師父說的話！我只會變山變樹變石頭變癩象變

水牛變大胖漢還可若變小女兒有幾分難哩。”行者道：“老大莫信他抱出你令愛來看。”那陳澄急入裡邊抱將一秤金孩兒到了廳上。一家子妻妾大小不分老幼內外都出來磕頭禮拜只請救孩兒性命。那女兒頭上戴一個八寶垂珠的花翠箍身上穿一件紅閃黃的紵絲襖上套著一件官綠緞子棋盤領的披風；腰間系一條大紅花絹裙腳下踏一雙蝦蟆頭淺紅紵絲鞋腿上系兩隻綃金膝褲兒也袖著果子吃哩。行者道：“八戒這就是女孩兒你快變的象他我們祭賽去。”八戒道：“哥呀似這般小巧俊秀怎變？”行者叫：“快些！

莫討打！”八戒謊了道：“哥哥不要打等我變了看。”這呆子念動咒語把頭搖了幾搖叫“變！”真個變過頭來就也象女孩兒面目只是肚子胖大郎伉不象。行者笑道：“再變變！”八戒道：

“憑你打了罷！變不過來奈何？”行者道：“莫成是丫頭的頭和尚的身子？弄的這等不男不女卻怎生是好？你可布起罡來。”

他就吹他一口仙氣果然即時把身子變過與那孩兒一般。便教：“二位老者帶你寶眷與令郎令愛進去不要錯了。一會家我兄弟躲懶討乖走進去轉難識認。你將好果子與他吃不可教他哭叫恐大王一時知覺走了風訊等我兩人耍子去也！”

好大聖吩咐沙僧保護唐僧他變作陳關保八戒變作一秤金。二人俱停當了卻問：“怎麼供獻？還是捆了去是綁了去？蒸熟了去是剁碎了去？”八戒道：“哥哥莫要弄我我沒這個手段。”老者道：“不敢不敢！只是用兩個紅漆丹盤請二位坐在盤內放在桌上著兩個後生抬一張桌子把你們抬上廟去。”行者道：“好好好！拿盤子出來我們試試。”那老者即取出兩個丹盤行者與八戒坐上四個後生抬起兩張桌子往天井裡走走兒又抬重播在堂上。行者歡喜道：“八戒象這般子走走耍耍我們也是上臺盤的和尚了。”八戒道：“若是抬了去還抬回來兩頭抬到天明我也不怕；只是抬到廟裡就要吃哩這個卻不是耍子！”行者道：“你只看著我劃著吃我時你就走了罷。”八戒道：“知他怎麼吃哩？如先吃童男我便好跑；如先吃童女我卻如何？”老者道：“常年祭賽時我這裡有膽大的鑽在廟後或在供桌底下看見他先吃童男後吃童女。”八戒道：“造化！造化！兄弟正然談論只聽得外面鑼鼓喧天燈火照耀同莊眾人打開前門叫：“抬出童男童女來！”這老者哭哭啼啼那四個後生將他二人抬將出去。端的不知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風飄大雪 僧思拜佛履層冰

話說陳家莊眾信人等將豬羊牲醴與行者八戒喧喧嚷嚷直抬至靈感廟裡排下

將童男女設在上。行者回頭看見那供桌上香花蠟燭正面一個金字牌位上寫靈感大王之神更無別的神象。眾信擺列停當一齊朝上叩頭道：“大王爺爺今年今月今日今時陳家莊祭主陳澄等眾信年甲不齊謹遵年例供獻童男一名陳關保童女一名陳一秤金豬羊牲醴如數奉上大王享用保祐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祝罷燒了紙馬各回本宅不題。

那八戒見人散了對行者道：“我們家去罷。”行者道：“你家在那裡？”八戒道：“往老陳家睡覺去。”行者道：“呆子又亂談了既允了他須與他了這願心才是哩。”八戒道：“你倒不是呆子反說我是呆子！只哄他耍耍便罷怎麼就與他祭賽當起真來！”行者道：“莫胡說為人為徹一定等那大王來吃了才是個全始全終；不然又教他降災貽害反為不美。”正說間只聽得呼呼風響。八戒道：“不好了！風響是那話兒來了！”行者只叫：“莫言語等我答應。”頃刻間廟門外來了一個妖邪你看他怎生模樣：金甲金盔燦爛新腰纏寶帶繞紅雲。眼如晚出明星皎牙似重排鋸齒分。足下煙霞飄蕩蕩身邊霧靄暖熏熏。行時陣陣陰風冷立處層層煞氣溫。卻似捲簾扶駕將猶如鎮寺大門神。那怪物攔住廟門問道：“今年祭祀的是那家？”行者笑吟吟的答道：“承下問莊頭是陳澄、陳清家。”那怪聞答心中疑似道：“這童男膽大言談伶俐常來供養受用的問一聲不言語再問聲唬了魂用手去捉已是死人。怎麼今日這童男善能應對？”怪物不敢來拿又問：“童男女叫甚名字？”行者笑道：“童男陳關保童女一秤金。”怪物道：“這祭賽乃上年舊規如今供獻我當吃你。”行者道：“不敢抗拒請自在受用。”怪物聽說又不敢動手攔住門喝道：“你莫頂嘴！我常年先吃童男今年倒要先吃童女！”八戒慌了道：“大王還照舊罷不要吃壞例子。”

那怪不容分說放開手就捉八戒。呆子撲的跳下來現了本相掣釘鈀劈手一築那怪物縮了手往前就走只聽得當的一聲響。八戒道：“築破甲了！”行者也現本相看處原來是冰盤大小兩個魚鱗喝聲“趕上！”二人跳到空中。那怪物因來赴會不曾帶得兵器空手在雲端裡問道：“你是那方和尚到此欺人破了我的香火壞了我的名聲！”行者道：“這潑物原來不知我等乃東土大唐聖僧三藏奉欽差西天取經之徒弟。昨因夜寓陳家聞有邪魔假號靈感年年要童男女祭賽是我等慈悲拯救生靈捉你這潑物！趁早實實供來！一年吃兩個童男女你在這裡稱了幾年大王吃了多少男女？一個個算還我饒你死罪！”那怪聞言就走被八戒又一釘鈀未曾打著他化一陣狂風鑽入通天河內。行者道：“不消趕他了這怪想是河中之物。且待明日設法拿他送我師父過河。”八戒依言徑回廟裡把那豬羊祭醴連桌面一齊搬到陳家。此時唐長老、沙和尚共陳家兄弟正在廳中候信忽見他二人將豬羊等物都丟在天井裡。三藏迎來問道：“悟空祭賽之事何如？”行者將那稱名趕怪鑽入河中之事說了一遍二老十分歡喜即命打掃廂房安排床鋪請他師徒就寢不題。

卻說那怪得命回歸水內坐在宮中默默無言水中大小眷族問題：“大王每年享祭回來歡喜怎麼今日煩惱？”那怪道：“常年享畢還帶些餘物與汝等受用今日連我也不曾吃得。造化低撞著一個對頭幾乎傷了性命。”眾水族問：“大王是那個？”那怪道：“是一個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經者假變男女坐在廟裡。我被他現出本相險些兒傷了性命。一向聞得人講：唐三藏乃十世修行好人但得吃他一塊肉延壽長生。不期他手下有這般徒弟我被他壞了名聲破了香火有心要捉唐僧只怕不得能彀。”那水族中閃上一個斑衣鱖婆對怪物跬跬拜拜笑道：“大王要捉唐僧有何難處！但不知捉住他可賞我些酒肉？”那怪道：“你若有謀合同用力捉了唐僧與你拜為兄妹共席享之。”鱖婆拜謝了道：“久知大王有呼風喚雨之神通攪海翻江之勢力不知可會降雪？”那怪道：“會降。”又道：“既會降雪不知可會作冷結冰？”那怪道：

“更會！”鱖婆鼓掌笑道：“如此極易！極易！”那怪道：“你且將極易之功講來我聽。”鱖婆道：“今夜有三更天氣大王不必遲疑趁早作法起一陣寒風下一陣大雪把通天河盡皆凍結。

著我等善變化者變作幾個人形在於路口背包持傘擔擔推車不住的在冰上行走。那唐僧取經之心甚急看見如此人行斷然踏冰而渡。大王穩坐河心待他腳蹤響處迸裂寒冰連他那徒弟們一齊墜落水中一鼓可得也！”那怪聞言。滿心歡喜道：“甚妙！甚妙！”即出水府踏長空興風作雪結冷凝凍成冰不題。

卻說唐長老師徒四人歇在陳家將近天曉師徒們衾寒枕冷。八戒咳歌打戰睡不得叫道：“師兄冷啊！”行者道：“你這呆子忒不長俊！出家人寒暑不侵怎麼怕冷？”三藏道：“徒弟果然冷。你看就是那重衾無暖氣袖手似揣冰。此時敗葉垂霜蕊蒼松掛凍鈴。地裂因寒甚池平為水凝。漁舟不見叟山寺怎逢僧？樵子愁柴少王孫喜炭增。征人須似鐵詩客筆如菱。皮襖猶嫌薄貂裘尚恨輕。蒲團僵老衲紙帳旅魂驚。繡被重裀褥渾身戰抖鈴。”師徒們都睡不得爬起來穿了衣服開門看處呀！外面白茫茫的原來下雪哩！行者道：“怪道你們害冷哩卻是這般大雪！”四人眼同觀看好雪！但見那：彤雲密佈慘霧重浸。彤雲密佈朔風凜凜號空；慘霧重浸大雪紛紛蓋地。真個是六出花片片飛瓊；千林樹株株帶玉。須臾積粉頃刻成鹽。白鸚歌失素皓鶴羽毛同。平添吳楚千江水壓倒東南幾樹梅。卻便似戰退玉龍三百萬果然如敗鱗殘甲滿天飛。那裡得東郭履袁安臥孫康映讀；更不見子猷舟王恭幣蘇武餐氈。但只是幾家村舍如銀砌萬里江山似玉團。好雪！

柳絮漫橋梨花蓋舍。柳絮漫橋橋邊漁叟掛蓑衣；梨花蓋舍捨下野翁煨榾柮。客子難沽酒蒼頭苦覓梅。灑灑瀟瀟裁蝶翹飄飄蕩蕩剪鵝衣。團團滾滾隨風勢迭迭層層道路迷。陣陣寒威穿小幕颼颼冷氣透幽幃。豐年祥瑞從天降堪賀人

間好事宜。那場雪紛紛灑灑果如剪玉飛綿。師徒們歎玩多時只見陳家老者著兩個僮僕掃開道路又兩個送出熱湯洗面。須臾又送滾茶乳餅又抬出炭火俱到廂房師徒們敘坐。長老問道：“老施主貴處時令不知可分春夏秋冬？”陳老笑道：“此間雖是僻地但只風俗人物與上國不同至於諸凡穀苗牲畜都是同天共日豈有不分四時之理？”三藏道：“既分四時怎麼如今就有這般大雪這般寒冷？”陳老道：“此時雖是七月昨日已交白露就是八月節了。我這裡常年八月間就有霜雪。”三藏道：“甚比我東土不同我那裡交冬節方有之。”

正話間又見僮僕來安桌子請吃粥。粥罷之後雪比早間又大須臾平地有二尺來深。三藏心焦垂淚陳老道：“老爺放心莫見雪深憂慮。我捨下頗有幾石糧食供養得老爺們半生。”三藏道：“老施主不知貧僧之苦。我當年蒙聖恩賜了旨意擺大駕親送出關唐王御手擎杯奉餞問道幾時可回？貧僧不知有山川之險順口回奏只消三年可取經回國。自別後今已七八個年頭還未見佛面恐違了欽限又怕的是妖魔兇狠所以焦慮。今日有緣得寓潭府昨夜愚徒們略施小惠報答實指望求一船隻渡河。不期天降大雪道路迷漫不知幾時才得功成回故土也！”陳老道：“老爺放心正是多的日子過了那裡在這幾日？且待天晴化了冰老拙傾家費產必處置送老爺過河。”只見一僮又請進早齋。到廳上吃畢敘不多時又午齋相繼而進。三藏見品物豐盛再四不安道：“既蒙見留只可以家常相待。”陳老道：“老爺感蒙替祭救命之恩雖逐日設筵奉款也難酬難謝。”

此後大雪方住就有人行走。陳老見三藏不快又打掃花園大盆架火請去雪洞裡閑耍散悶。八戒笑道：“那老兒忒沒算計！春二三月好賞花園這等大雪又冷賞玩何物！”行者道：

“呆子不知事！雪景自然幽靜一則遊賞二來與師父寬懷。”陳老道：“正是正是。”遂此邀請到園但見：景值三秋風光如臘。蒼松結玉蕊衰柳掛銀花。階下玉苔堆粉屑窗前翠竹吐瓊芽。巧石山頭養魚池內。巧石山頭削削尖峰排玉筍；養魚池內清清活水作冰盤。臨岸芙蓉嬌色淺傍崖木槿嫩枝垂。秋海棠全然壓倒；臘梅樹聊新枝。牡丹亭、海榴亭、丹桂亭亭亭盡鵝毛堆積；放懷處、款客處、遣興處處處皆蝶翅鋪漫。

兩籬黃菊玉綃金幾樹丹楓紅間白。無數閒庭冷難到且觀雪洞冷如冰。那裡邊放一個獸面象足銅火盆熱烘烘炭火才生；

那上下有幾張虎皮搭苫漆交椅軟溫溫紙窗鋪設。四壁上掛幾軸名公古畫卻是那七賢過關寒江獨釣迭嶂層巒團雪景；蘇武餐氈折梅逢使瓊林玉樹寫寒文。說不盡那家近水亭魚易買雪迷山徑酒難沽。真個可堪容膝處算來何用訪蓬壺？眾人觀玩良久就於雪洞裡坐下對鄰叟道取經之事又捧香茶飲畢。陳老問：列位

老爺可飲酒麼？”三藏道：“貧僧不飲小徒略飲幾杯素酒。”陳老大喜即命：“取素果品燉暖酒與列位湯寒。”那僮僕即抬桌圍爐與兩個鄰叟各飲了幾杯收了家火。

不覺天色將晚又仍請到廳上晚齋只聽得街上行人都說：“好冷天啊！把通天河凍住了！”三藏聞言道：“悟空凍住河我們怎生是好？”陳老道：“乍寒乍冷想是近河邊淺水處凍結。”那行人道：“把八百里都凍的似鏡面一般路口上有人走哩！”三藏聽說有人走就要去看。陳老道：“老爺莫忙今日晚了明日去看。”遂此別卻鄰叟又晚齋畢依然歇在廂房。

及次日天曉八戒起來道：“師兄今夜更冷想必河凍住也。”三藏迎著門朝天禮拜道：“眾位護教大神弟子一向西來虔心拜佛苦曆山川更無一聲報怨。今至於此感得皇天祐助結凍河水弟子空心權謝待得經回奏上唐皇竭誠酬答。”禮拜畢遂教悟淨背馬趁冰過河。陳老又道：“莫忙待幾日雪融冰解老拙這裡辦船相送。”沙僧道：“就行也不是話再住也不是話口說無憑耳聞不如眼見。我背了馬且請師父親去看看。”陳老道：“言之有理。”教：“小的們快去背我們六匹馬來！且莫背唐僧老爺馬。”就有六個小價跟隨一行人徑往河邊來看真個是雪積如山聳雲收破曉晴。寒凝楚塞千峰瘦冰結江湖一片平。朔風凜凜滑凍棱棱。池魚偎密藻野鳥戀枯槎。塞外征夫俱墜指江頭梢子亂敲牙。裂蛇腹斷鳥足果然冰山千百尺。萬壑冷浮銀一川寒浸玉。東方自信出僵蠶北地果然有鼠窟。王祥臥光武渡一夜溪橋連底固。曲沼結棱層深淵重迭沍。通天闊水更無波皎潔冰漫如 6 路。三藏與一行人到了河邊勒馬觀看真個那路口上有人行走。三藏問道：“施主那些人上冰往那裡去？”陳老道：“河那邊乃西梁女國這起人都是做買賣的。我這邊百錢之物到那邊可值萬錢；那邊百錢之物到這邊亦可值萬錢。利重本輕所以人不顧生死而去。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或十數人一船飄洋而過。見如今河道凍住故捨命而步行也。”三藏道：“世間事惟名利最重。似他為利的捨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為名與他能差幾何！”教：“悟空快回施主家收拾行囊叩背馬匹趁此層冰早奔西方去也。”行者笑吟吟答應。沙僧道：“師父啊常言道千日吃了千升米。今已托賴陳府上且再住幾日待天晴化凍辦船而過忙中恐有錯也。”三藏道：“悟淨怎麼這等愚見！若是正二月一日暖似一日可以待得凍解。此時乃八月一日冷似一日如何可便望解凍！卻不又誤了半載行程？”

八戒跳下馬來：“你們且休講閑口等老豬試看有多少厚薄。”

行者道：“呆子前夜試水能去拋石如今冰凍重漫怎生試得？”八戒道：“師兄不知等我舉釘鈀築他一下。假若築破就是冰薄且不敢行；若築不動便是冰厚如何不行？”三藏道：

“正是說得有理。”那呆子撩衣拽步走上河邊雙手舉鈀盡力一築只聽撲的一聲築了九個白跡手也振得生疼。呆子笑道：“去得！去得！連底都錮住了。”

三藏聞言十分歡喜與眾同回陳家只教收拾走路。那兩個老者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些乾糧烘炒做些燒餅饃饃相送。

一家子磕頭禮拜又捧出一盤子散碎金銀跪在面前道：“多蒙老爺活子之恩聊表途中一飯之敬。”三藏擺手搖頭只是不受道：“貧僧出家人財帛何用？就途中也不敢取出。只是以化齋度日為正事收了乾糧足矣。”二老又再三央求行者用指尖兒撚了一小塊約有四五錢重遞與唐僧道：“師父也只當些襯錢莫教空負二老之意。”遂此相向而別徑至河邊冰上那馬蹄滑了一滑險些兒把三藏跌下馬來。沙僧道：“師父難行！”

八戒道：“且住！問陳老官討個稻草來我用。”行者道：“要稻草何用？”八戒道：“你那裡得知要稻草包著馬蹄方才不滑免教跌下師父來也。”陳老在岸上聽言急命人家中取一束稻草卻請唐僧上岸下馬。八戒將草包裹馬足然後踏冰而行。

別陳老離河邊行有三四裡遠近八戒把九環錫杖遞與唐僧道：“師父你橫此在馬上。”行者道：“這呆子奸詐！錫杖原是你挑的如何又叫師父拿著？”八戒道：“你不曾走過冰淩不曉得。凡是冰凍之上必有淩眼倘或躧著淩眼脫將下去若沒橫擔之物骨都的落水就如一個大鍋蓋蓋住如何鑽得上來！

須是如此架住方可。”行者暗笑道：“這呆子倒是個積年走冰的！”果然都依了他。長老橫擔著錫杖行者橫擔著鐵棒沙僧橫擔著降妖寶杖八戒肩挑著行李腰橫著釘鈀師徒們放心前進。這一直行到天晚吃了些乾糧卻又不敢久停對著星月光華觀的冰凍上亮灼灼、白茫茫只情奔走果然是馬不停蹄師徒們莫能合眼走了一夜。天明又吃些乾糧望西又進。

正行時只聽得冰底下撲喇喇一聲響喨險些兒唬倒了白馬。

三藏大驚道：“徒弟呀！怎麼這般響喨？”八戒道：“這河忒也凍得結實地淩響了或者這半中間連底通錮住了也。”三藏聞言又驚又喜策馬前進趲行不題。

卻說那妖邪自從回歸水府引眾精在於冰下。等候多時隻聽得馬蹄響處他在底下弄個神通滑喇的迸開冰凍慌得孫大聖跳上空中早把那白馬落于水內三人盡

皆脫下。那妖邪將三藏捉住引群精徑回水府厲聲高叫：“鱖妹何在？”老鱖婆迎門施禮道：“大王不敢不敢！”妖邪道：“賢妹何出此言！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原說聽從汝計捉了唐僧與你拜為兄妹。

今日果成妙計捉了唐僧就好味了前言？”教：“小的們抬過案桌磨快刀來把這和尚剖腹剜心剝皮剮肉一壁廂響動樂器與賢妹共而食之延壽長生也。”鱖婆道：“大王且休吃他恐他徒弟們尋來吵鬧。且寧耐兩日讓那廝不來尋然後剖開請大王上坐眾眷族環列吹彈歌舞奉上大王從容自在享用卻不好也？”那怪依言把唐僧藏于宮後使一個六尺長的石匣蓋在中間不題。

卻說八戒、沙僧在水裡撈著行囊放在白馬身上馱了分開水路湧浪翻波負水而出只見行者在半空中看見問道：

“師父何在？”八戒道：“師父姓陳名到底了如今沒處找尋且上岸再作區處。”原來八戒本是天蓬元帥臨凡他當年掌管天河八萬水兵大眾沙和尚是流沙河內出身白馬本是西海龍孫：故此能知水性。大聖在空中指引須臾回轉東崖曬刷了馬匹靦掠了衣裳大聖雲頭按落一同到于陳家莊上。早有人報與二老道：“四個取經的老爺如今只剩了三個來也。”兄弟即忙接出門外果見衣裳還濕道：“老爺們我等那般苦留卻不肯住只要這樣方休。怎麼不見三藏老爺？”八戒道：“不叫做三藏了改名叫做陳到底也。”二老垂淚道：“可憐！可憐！我說等雪融備船相送堅執不從致令喪了性命！”行者道：“老兒莫替古人耽憂我師父管他不死長命。老孫知道決然是那靈感大王弄法算計去了。你且放心與我們漿漿衣服曬曬關文取草料喂著白馬等我弟兄尋著那廝救出師父索性剪草除根替你一莊人除了後患庶幾永永得安生也。”陳老聞言滿心歡喜即命安排齋供。兄弟三人飽餐一頓將馬匹行囊交與陳家看守各整兵器徑赴道邊尋師擒怪。正是：誤踏層冰傷本性大丹脫漏怎周全？畢竟不知怎麼救得唐僧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災沉水宅 觀音救難現魚籃

卻說孫大聖與八戒、沙僧辭陳老來至河邊道：“兄弟你兩個議定那一個先下水。”八戒道：“哥啊我兩個手段不見怎的還得你先下水。”行者道：“不瞞賢弟說若是山裡妖精全不用你們費力水中之事我去不得。就是下海行江我須要撚著避水訣或者變化甚麼魚蟹之形才去得。若是那般撚訣卻輪不得鐵棒使不得神通打不得妖怪。我久知你兩個乃慣水之人所以要你兩個下去。”沙僧道：“哥啊小弟雖是去得但不知水底如何。我等大家都去哥哥變作甚麼模樣或是我馱著你分開水道尋著妖聖的巢穴你先進去打聽打聽。若是師父不曾傷損還在那裡我們好努力征討。假若不是這怪弄法或者淹殺師父或者被妖吃了我等不須苦求早早的別尋道路何如？”行者道：“賢弟說得有理你們那個馱我？”八戒暗

喜道：“這猴子不知捉弄了我多少今番原來不會水等老豬馱他也捉弄他捉弄！”呆子笑嘻嘻的叫道：“哥哥我馱你。”行者就知有意卻便將計就計道：“是也好你比悟淨還有些膂力。”八戒就背著他。沙僧剖開水路弟兄們同入通天河內。向水底下行有百十裡遠近那呆子要捉弄行者行者隨即拔下一根毫毛變做假身伏在八戒背上真身變作一個豬蝨子緊緊的貼在他耳朵裡。八戒正行忽然打個蹤踵得故子把行者往前一摜撲的跌了一跤。原來那個假身本是毫毛變的卻就飄起去無影無形。沙僧道：“二哥你是怎麼說？不好生走路就跌在泥裡便也罷了卻把大哥不知跌在那裡去了！”八戒道：

“那猴子不禁跌一跌就跌化了。兄弟莫管他死活我和你且去尋師父去。”沙僧道：“不好還得他來他雖水性不知他比我們乖巧。若無他來我不與你去。”行者在八戒耳朵裡忍不住高叫道：“悟淨！老孫在這裡也。”沙僧聽得笑道：“罷了！這呆子是死了！你怎麼就敢捉弄他！如今弄得聞聲不見面卻怎是好？”八戒慌得跪在泥裡磕頭道：“哥哥是我不是了待救了師父上岸陪禮。你在那裡做聲？就影殺我也！你請現原身出來我馱著你再不敢衝撞你了。”行者道：“是你還馱著我哩。

我不弄你你快走！快走！”那呆子絮絮叨叨只管念誦著陪禮爬起來與沙僧又進。

行了又有百十裡遠近忽抬頭望見一座樓臺上有“水黿之第”四個大字。沙僧道：“這廂想是妖精住處我兩個不知虛實怎麼上門索戰？”行者道：“悟淨那門裡外可有水麼？”沙僧道：“無水。”行者道：“既無水你再藏隱在左右待老孫去打聽打聽。”好大聖爬離了八戒耳朵裡卻又搖身一變變作個長腳蝦婆兩三跳跳到門裡。睜眼看時只見那怪坐在上面眾水族擺列兩邊有個斑衣鱖婆坐於側手都商議要吃唐僧。行者留心兩邊尋找不見忽看見一個大肚蝦婆走將來徑往西廊下立定。行者跳到面前稱呼道：“姆姆大王與眾商議要吃唐僧唐僧卻在那裡？”蝦婆道：“唐僧被大王降雪結冰昨日拿在宮後石匣中間只等明日他徒弟們不來吵鬧就奏樂享用也。”

行者聞言演了一會徑直尋到宮後看果有一個石匣卻象人家槽房裡的豬槽又似人間一口石棺材之樣量量足有六尺長短；卻伏在上面聽了一會只聽得三藏在裡面嚶嚶的哭哩。行者不言語側耳再聽那師父挫得牙響哏了一聲道：“自恨江流命有愆生時多少水災纏。出娘胎腹淘波浪拜佛西天墮渺淵。前遇黑河身有難今逢冰解命歸泉。不知徒弟能來否可得真經返故園？”行者忍不住叫道：“師父莫恨水災經雲土乃五行之母水乃五行之源。無土不生無水不長。老孫來了！”

三藏聞得道：“徒弟啊救我耶！”行者道：“你且放心待我們擒住妖精管教你脫難。”三藏道：“快些兒下手！再停一日足足悶殺我也！”行者道：“沒事沒事！我去也！”急回頭跳將出去到門外現了原身叫：“八戒！”那呆子與沙僧近道：“哥哥如何？”行者道：“正是此怪騙了師父。師父未曾傷損被怪物蓋在石匣之下。你兩個快早挑戰讓老孫先出水面。你若擒得他就擒；擒不得做個佯輸引他出水等我打他。”沙僧道：“哥哥放心先去待小弟們鑒貌辨色。”這行者撚著避水法鑽出波中停立岸邊等候不題。

你看那豬八戒行兇闖至門前厲聲高叫：“潑怪物！送我師父出來！”慌得那門裡小妖急報：“大王門外有人要師父哩！”妖邪道：“這定是那潑和尚來了。”教：“快取披掛兵器來！”

眾小妖連忙取出。妖邪結束了執兵器在手即命開門走將出來。八戒與沙僧對列左右見妖邪怎生披掛。好怪物！你看他：

頭戴金盔晃且輝身披金甲掣虹霓。腰圍寶帶團珠翠足踏煙黃靴樣奇。鼻准高隆如嶠聳天庭廣闊若龍儀。眼光閃灼圓還暴牙齒鋼鋒尖又齊。短蓬鬆飄火焰長須瀟灑挺金錐。口咬一枝青嫩藻手拿九瓣赤銅錘。一聲咿啞門開處響似三春驚蟄雷。這等形容人世少敢稱靈顯大王威。

妖邪出得門來隨後有百十個小妖一個個輪槍舞劍擺開兩哨對八戒道：“你是那寺裡和尚為甚到此喧嚷？”八戒喝道：“我把你這打不死的潑物！你前夜與我頂嘴今日如何推不知來問我？我本是東土大唐聖僧之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經者。

你弄玄虛假做甚麼靈感大王專在陳家莊要吃童男童女我本是陳清家一秤金你不認得我麼？”那妖邪道：“你這和尚甚沒道理！你變做一秤金該一個冒名頂替之罪。我倒不曾吃你反被你傷了我手背已此讓了你你怎麼又尋上我的門來？”八戒道：“你既讓我卻怎麼又弄冷風下大雪凍結堅冰害我師父？快早送我師父出來萬事皆休！牙迸半個不字你只看看手中鈀決不饒你！”妖邪聞言微微冷笑道：“這和尚賣此長舌胡誇大口。果然是我作冷下雪凍河攝你師父。你今嚷上門來思量取討只怕這一番不比那一番了。那時節我因赴會不曾帶得兵器誤中你傷。你如今且休要走我與你交敵三合三合敵得我過還你師父；敵不過連你一吃了。”八戒道：“好乖兒子！正是這等說！仔細看鈀！”妖邪道：“你原來是半路上出家的和尚。”八戒道：“我的兒你真個有些靈感怎麼就曉得我是半路出家的？”妖邪道：“你會使鈀想是雇在那裡種園把他釘鈀拐將來也。”八戒道：“兒子我這鈀不是那築地之鈀你看巨齒鑄就如龍爪遜金妝來似蟒形。若逢對敵寒風灑但遇相持火焰生。能與聖僧除怪物西方路上捉妖精。輪

動煙雲遮日月使開霞彩照分明。築倒太山千虎怕掀翻大海萬龍驚。饒你威靈有手段一築須教九窟窿！”

那個妖邪那裡肯信舉銅錘劈頭就打八戒使釘鈀架住道：“你這潑物原來也是半路上成精的邪魔！”那怪道：“你怎麼認得我是半路上成精的？”八戒道：“你會使銅錘想是雇在那個銀匠家扯爐被你得了手偷將出來的。”妖邪道：“這不是打銀之錘你看九瓣攢成花骨朵一竿虛孔萬年青。原來不比凡間物出處還從仙苑名。綠房紫葯瑤池老素質清香碧沼生。

因我用功摶煉過堅如鋼銳徹通靈。槍刀劍戟渾難賽鉞斧戈矛莫敢經。縱讓你鈀能利刃湯著吾錘迸折釘！”

沙和尚見他兩個攀話忍不住近前高叫道：“那怪物休得浪言！古人雲口說無憑做出便見。不要走！且吃我一杖！”

妖邪使錘杆架住道：“你也是半路裡出家的和尚。”沙僧道：“你怎麼認得？”妖邪道：“你這個模樣象一個磨博士出身。”沙僧道：“如何認得我象個磨博士？”妖邪道：“你不是磨博士怎麼會使趕面杖？”沙僧罵道：“你這孽障是也不曾見！這般兵器人間少故此難知寶杖名。出自月宮無影處梭羅仙木琢磨成。外邊嵌寶霞光耀內裡鑽金瑞氣凝。先日也曾陪禦宴今朝秉正保唐僧。西方路上無知識上界宮中有大名。喚做降妖真寶杖管教一下碎天靈！”那妖邪不容分說三家變臉這一場在水底下好殺：銅錘寶杖與釘鈀悟能悟淨戰妖邪。一個是天蓬臨世界一個是上將降天涯。他兩個夾攻水怪施威武這一個獨抵神僧勢可誇。有分有緣成大道相生相剋秉恒沙。土克水水幹見底；水生木木旺開花。禪法參修歸一體還丹炮煉伏三家。土是母金芽金生神水產嬰娃；水為本潤木華木有輝煌烈火霞。攢簇五行皆別異故然變臉各爭差。看他那銅錘九瓣光明好寶杖千絲彩繡佳。鈀按陰陽分九曜不明解數亂如麻。捐軀棄命因僧難捨死忘生為釋迦。致使銅錘忙不墜左遮寶杖右遮鈀。三人在水底下鬥經兩個時辰不分勝敗。豬八戒料道不得贏他對沙僧丟了個眼色二人詐敗佯輸各拖兵器回頭就走。那怪物教：“小的們紮住在此等我趕上這廝捉將來與汝等湊吃啞！”你看他如風吹敗葉似雨打殘花將他兩個趕出水面。

那孫大聖在東岸上眼不轉睛只望著河邊水勢忽然見波浪翻騰喊聲號吼八戒先跳上岸道：“來了！來了！”沙僧也到岸邊道：“來了！來了！”那妖邪隨後叫：“那裡走！”才出頭被行者喝道：“看棍！”那妖邪閃身躲過使銅錘急架相還。一個在河邊湧浪一個在岸上施威。搭上手未經三合那妖遮架不住打個花又淬于水裡遂此風平浪息。行者回轉高崖道：“兄弟們辛苦啊。”沙僧道：“哥啊這妖精他在岸上覺到不濟在水底也盡利害哩！我與二哥左右齊攻只戰得

個兩平卻怎麼處置救師父也？”行者道：“不必疑遲恐被他傷了師父。”八戒道：

“哥哥我這一去哄他出來你莫做聲但只在半空中等候估著他鑽出頭來卻使個搗蒜打照他頂門上著著實實一下！縱然打不死他好道也護疼暈卻等老豬趕上一鈀管教他了帳！”行者道：“正是！正是！這叫做‘裡迎外合’方可濟事。”他兩個複入水中不題。

卻說那妖邪敗陣逃生回歸本宅眾妖接到宮中鱖婆上前問道：“大王趕那兩個和尚到那方來？”妖邪道：“那和尚原來還有一個幫手。他兩個跳上岸去那幫手輪一條鐵棒打我我閃過與他相持。也不知他那棍子有多少斤重我的銅錘莫想架得他住戰未三合我卻敗回來也。”鱖婆道：“大王可記得那幫手是甚相貌？”妖邪道：“是一個毛臉雷公嘴查耳朵折鼻樑火眼金睛和尚。”鱖婆聞說打了一個寒噤道：“大王啊！虧了你識俊逃了性命！若再三合決然不得全生！那和尚我認得他。”妖邪道：“你認得他是誰？”鱖婆道：“我當年在東洋海內曾聞得老龍王說他的名譽乃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混元一氣上方太乙金仙美猴王齊天大聖如今歸依佛教保唐僧往西天取經改名喚做孫悟空行者。他的神通廣大變化多端大王你怎麼惹他！今後再莫與他戰了。”

說不了只見門裡小妖來報：“大王那兩個和尚又來門前索戰哩！”妖精道：“賢妹所見甚長再不出去看他怎麼。”急傳令教：“小的們把門關緊了正是任君門外叫只是不開門。

讓他纏兩日性攤了回去時我們卻不自在受用唐僧也？”那小妖一齊都搬石頭塞泥塊把門閉殺。八戒與沙僧連叫不出呆子心焦就使釘鈀築門。那門已此緊閉牢關莫想能彀；被他七八鈀築破門扇裡面卻都是泥土石塊高迭千層。沙僧見了道：“二哥這怪物懼怕之甚閉門不出我和你且回上河崖再與大哥計較去來。”八戒依言徑轉東岸。

那行者半雲半霧提著鐵棒等哩。看見他兩個上來不見妖怪即按雲頭迎至岸邊問道：“兄弟那話兒怎麼不上來？”

沙僧道：“那怪物緊閉宅門再不出來見面被二哥打破門扇看時那裡面都使些泥土石塊實實的迭住了。故此不能得戰卻來與哥哥計議再怎麼設法去救師父。”行者道：“似這般卻也無法可治。你兩個只在河岸上巡視著不可放他往別處走了待我去來。”八戒道：“哥哥你往那裡去？”行者道：“我上普陀岩拜問菩薩看這妖怪是那裡出身姓甚名誰。尋著他的祖居拿了他的家屬捉了他的四鄰卻來此擒怪救師。”八戒笑道：

“哥啊這等幹只是忒費事耽擱了時辰了。”行者道：“管你不費事不耽擱！我去就來！”

好大聖急縱祥光躲離河口徑赴南海。那裡消半個時辰早望見落伽山不遠低下雲頭徑至普陀崖上。只見那二十四路諸天與守山大神、木叉行者、善財童子、捧珠龍女一齊上前迎著施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要見菩薩。”眾神道：“菩薩今早出洞不許人隨自入竹林裡觀玩。知大聖今日必來吩咐我等在此候接大聖不可就見。請在翠岩前聊坐片時待菩薩出來自有道理。”行者依言還未坐下又見那善財童子上前施禮道：“孫大聖前蒙盛意幸菩薩不棄收留早晚不離左右專侍蓮台之下甚得善慈。行者知是紅孩兒笑道：

“你那時節魔業迷心今朝得成正果才知老孫是好人也。”

行者久等不見心焦道：“列位與我傳報傳報但遲了恐傷吾師之命。”諸天道：“不敢報菩薩吩咐只等他自出來哩。”

行者性急那裡等得急縱身往裡便走。噫！這個美猴王性急能鵲薄。諸天留不住要往裡邊皐。拽步入深林睜眼偷覷著。

遠觀救苦尊盤坐襯殘箬。懶散怕梳妝容顏多綽約。散挽一窩絲未曾戴纓絡。不掛素藍袍貼身小襖縛。漫腰束錦裙赤了一雙腳。披肩繡帶無精光兩臂膊。玉手執鋼刀正把竹皮削。行者見了忍不住厲聲高叫道：“菩薩弟子孫悟空志心朝禮。”菩薩教：“外面俟候。”行者叩頭道：“菩薩我師父有難特來拜問通天河妖怪根源。”菩薩道：“你且出去待我出來。”行者不敢強只得走出竹林對眾諸天道：“菩薩今日又重置家事哩怎麼不坐蓮台不妝飾不喜歡在林裡削篾做甚？”諸天道：“我等卻不知。今早出洞未曾妝束就入林中去了又教我等在此接候大聖必然為大聖有事。”行者沒奈何只得等候。

不多時只見菩薩手提一個紫竹籃兒出林道：“悟空我與你救唐僧去來。”行者慌忙跪下道：“弟子不敢催促且請菩薩著衣登座。”菩薩道：“不消著衣就此去也。”那菩薩撇下諸天縱祥雲騰空而去孫大聖只得相隨。頃刻間到了通天河界八戒與沙僧看見道：“師兄性急不知在南海怎麼亂嚷亂叫把一個未梳妝的菩薩逼將來也。”說不了到於河岸。二人下拜道：

“菩薩我等擅幹有罪！有罪！”菩薩即解下一根束襖的絲絛將籃兒拴定提著絲絛半踏雲彩拋在河中往上溜頭扯著口念頌子道：“死的去活的住死的去活的住！”念了七遍提起籃兒但見那籃裡亮灼灼一尾金魚還斬眼動鱗。菩薩叫：

“悟空快下水救你師父耶。”行者道：“未曾拿住妖邪如何救得師父？”菩薩道：“這籃兒裡不是？”八戒與沙僧拜問道：“這魚兒怎生有那等手段。菩薩道：“他本是我蓮花池裡養大的金魚每日浮頭聽經修成手段。那一柄九瓣銅錘乃是一枝未開的菡萏被他運煉成兵。不知是那一日海潮泛漲走到此間。我今早扶欄看花卻不見這廝出拜掐指巡紋算著他在此成精害你師父故此未及梳妝運神功織個竹籃兒擒他。”行者道：

“菩薩既然如此且待片時我等叫陳家莊眾信人等看看菩薩的金面：一則留恩二來說此收怪之事好教凡人信心供養。”菩薩道：“也罷你快去叫來。”那八戒與沙僧一齊飛跑至莊前高呼道：“都來看活觀音菩薩！都來看活觀音菩薩！”一莊老幼男女都向河邊也不顧泥水都跪在裡面磕頭禮拜。內中有善圖畫者傳下影神這才是魚籃觀音現身。當時菩薩就歸南海。

八戒與沙僧分開水道徑往那水黿之第找尋師父。原來那裡邊水怪魚精盡皆死爛。卻入後宮揭開石匣馱著唐僧出離波津與眾相見。那陳清兄弟叩頭稱謝道：“老爺不依小人勸留致令如此受苦。”行者道：“不消說了。你們這裡人家下年再不用祭賽那大王已此除根永無傷害。陳老兒如今才好累你快尋一隻船兒送我們過河去也。”那陳清道：“有！有！

有！”就教解板打船眾莊客聞得此言無不喜舍。那個道我買桅篷這個道我辦篙槳有的說我出繩索有的說我雇水手。正都在河邊上吵鬧忽聽得河中間高叫：“孫大聖不要打船花費人家財物我送你師徒們過去。”眾人聽說個個心驚膽小的走了回家膽大的戰兢兢貪看。須臾那水裡鑽出一個怪來你道怎生模樣：方頭神物非凡品九助靈機號水仙。曳尾能延千紀壽潛身靜隱百川淵。翻波跳浪沖江岸向日朝風臥海邊。養氣含靈真有道多年粉蓋癩頭黿。那老黿又叫：“大聖不要打船我送你師徒過去。”行者輪著鐵棒道：“我把你這個孽畜！若到邊前這一棒就打死你！”老黿道：“我感大聖之恩情願辦好心送你師徒你怎麼反要打我？”行者道：“與你有甚恩惠？”老黿道：“大聖你不知這底下水黿之第乃是我的住宅自歷代以來祖上傳留到我。我因省悟本根養成靈氣在此處修行被我將祖居翻蓋了一遍立做一個水黿之第。那妖邪乃九年前海嘯波翻他趕潮頭來於此處仗逞兇頑與我爭鬥被他傷了我許多兒女奪了我許多眷族。我鬥他不過將巢穴白白的被他占了。今蒙大聖至此搭救唐師父請了觀音菩薩掃淨妖氛收去怪物將第宅還歸於我我如今團圞老小再不須挨土幫泥得居舊舍。此恩重若丘山深如大海。且不但我等蒙惠只這一莊上人免得年年祭賽全了多少人家兒女此誠所謂一舉而兩得之恩也！敢不報答？”行者聞言心中暗喜收了鐵棒道：“你端的是真實之情麼？”老黿道：“因大聖恩德洪深怎敢虛謬？”行者道：“既是真情你朝天賭咒。”那老黿張著紅口朝天誓道：“我若真情不送唐僧過此通天

河將身化為血水！”行者笑道：“你上來你上來。”老黿卻才負近岸邊將身一縱爬上河崖。眾人近前觀看有四丈圍圓的一個大白蓋。行者道：“師父我們上他身渡過去也。”三藏道：“徒弟呀那層冰厚凍尚且迍邅況此黿背恐不穩便。”老黿道：“師父放心我比那層冰厚凍穩得緊哩但歪一歪不成功果！”行者道：

“師父啊凡諸眾生會說人話決不打誑語。”教：“兄弟們快牽馬來。”

到了河邊陳家莊老幼男女一齊來拜送。行者教把馬牽在白黿蓋上請唐僧站在馬的頸項左邊沙僧站在右邊八戒站在馬後行者站在馬前又恐那黿無禮解下虎筋絛子穿在老黿的鼻之內扯起來象一條韁繩卻使一隻腳踏在蓋上一隻腳登在頭上一隻手執著鐵棒一隻手扯著韁繩叫道：“老黿慢慢走啊歪一歪兒就照頭一下！”老黿道：“不敢！不敢！”

他卻蹬開四足踏水面如行平地。眾人都在岸上焚香叩頭都念南無阿彌陀佛這正是真羅漢臨凡活菩薩出現。眾人只拜的望不見形影方回不題。

卻說那師父駕著白黿那消一日行過了八百里通天河界幹手幹腳的登岸。三藏上崖合手稱謝道：“老黿累你無物可贈待我取經回謝你罷。”老黿道：“不勞師父賜謝。我聞得西天佛祖無滅無生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我在此間整修行了一千三百餘年雖然延壽身輕會說人語只是難脫本殼。萬望老師父到西天與我問佛祖一聲看我幾時得脫本殼可得一個人身。”三藏響允道：“我問我問。”那老黿才淬水中去了。行者遂伏侍唐僧上馬八戒挑著行囊沙僧跟隨左右師徒們找大路一直奔西。這的是：聖僧奉旨拜彌陀水遠山遙災難多。意志心誠不懼死白黿馱渡過天河。畢竟不知此後還有多少路程還有甚麼凶吉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情亂性從因愛欲 神昏心動遇魔頭

詞曰：心地頻頻掃塵情細細除莫教坑塹陷毗盧。本體常清淨方可論元初。性燭須挑剔曹溪任吸呼勿令猿馬氣聲粗。晝夜綿綿息方顯是功夫。這一詞牌名《南柯子》。單道著唐僧脫卻通天河寒冰之災踏白黿負登彼岸。四眾奔西正遇嚴冬之景但見那林光漠漠煙中淡山骨棱棱水外清。師徒們正當行處忽然又遇一座大山阻住去道路窄崖高石多嶺峻人馬難行。三藏在馬上兜住韁繩叫聲“徒弟。”那孫行者引八戒、沙僧近前侍立道：“師父有何吩咐？”三藏道：“你看那前面山高只恐有虎狼作怪妖獸傷人今番是必仔細！”行者道：“師父放心莫慮我等兄弟三人性和意合歸正求真使出蕩怪降妖之法怕甚麼虎狼妖獸！”三藏聞言只得放懷前進到于谷口促馬登崖抬頭觀看好山：嵯峨矗矗巒削巍巍。嵯峨矗矗沖霄漢巒削巍巍礙碧空。怪石亂堆如坐虎蒼松斜掛似飛龍。嶺上鳥啼嬌

韻美崖前梅放異香濃。澗水潺湲流出冷巔雲黯淡過來凶。又見那飄飄雪凜凜風咆哮餓虎吼山中。寒鴉揀樹無棲處野鹿尋窩沒定蹤。可歎行人難進步皺眉愁臉把頭蒙。

師徒四眾冒雪沖寒戰澌澌行過那巔峰峻嶺遠望見山凹中有樓臺高聳房舍清幽。唐僧馬上欣然道："徒弟啊這一日又饑又寒幸得那山凹裡有樓臺房舍斷乎是莊戶人家庵觀寺院且去化些齋飯吃了再走。"行者聞言急睜睛看只見那壁廂凶雲隱隱惡氣紛紛回對唐僧道："師父那廂不是好處。"三藏道："見有樓臺亭宇如何不是好處？"行者笑道：

"師父啊你那裡知道？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善能點化莊宅不拘甚麼樓臺房舍館閣亭宇俱能指化了哄人。你知道龍生九種內有一種名'蜃'蜃氣放出就如樓閣淺池。若遇大江昏迷蜃現此勢倘有鳥鵲飛騰定來歇翅那怕你上萬論千盡被他一氣吞之。此意害人最重那壁廂氣色兇惡斷不可入。"三藏道："既不可入我卻著實饑了。"行者道："師父果饑且請下馬就在這平處坐下待我別處化些齋來你吃。"三藏依言下馬。八戒采定韁繩沙僧放下行李即去解開包裹取出缽盂遞與行者。行者接缽盂在手吩咐沙僧道："賢弟卻不可前進好生保護師父穩坐于此待我化齋回來再往西去。"沙僧領諾。行者又向三藏道："師父這去處少吉多凶切莫要動身別往老孫化齋去也。"唐僧道："不必多言但要你快去快來我在這裡等你。"行者轉身欲行卻又回來道："師父我知你沒甚坐性我與你個安身法兒。"即取金箍棒幌了一幌將那平地下周圍畫了一道圈子請唐僧坐在中間著八戒沙僧侍立左右把馬與行李都放在近身對唐僧合掌道："老孫畫的這圈強似那銅牆鐵壁憑他甚麼虎豹狼蟲妖魔鬼怪俱莫敢近。但只不許你們走出圈外只在中間穩坐保你無虞；但若出了圈兒定遭毒手。千萬千萬！至囑至囑！"三藏依言師徒俱端然坐下。

行者才起雲頭尋莊化齋一直南行忽見那古樹參天乃一村莊舍。按下雲頭仔細觀看但只見：雪欺衰柳冰結方塘。

疏疏修竹搖青鬱鬱喬松凝翠。幾間茅屋半裝銀一座小橋斜砌粉。籬邊微吐水仙花簷下長垂冰凍箸。颯颯寒風送異香雪漫不見梅開處。行者隨步觀看莊景只聽得呀的一聲柴扉響處走出一個老者手拖藜杖頭頂羊裘身穿破衲足踏蒲鞋拄著杖仰身朝天道："西北風起明日晴了。"說不了後邊跑出一個哈巴狗兒來望著行者汪汪的亂吠。老者卻才轉過頭來看見行者捧著缽盂打個問訊道："老施主我和尚是東土大唐欽差上西天拜佛求經者適路過寶方我師父腹中饑餒特造尊府募化一齋。"老者聞言點頭頓杖道："長老你且休化齋你走錯路了。"行者道："不錯。"老者道："往西天大路在那直北下此間到那裡有千里之遙還不去找大路而行？"行者笑道："正是直北下我師父現在大路上端坐等我化齋

哩。”

那老者道：“這和尚胡說了。你師父在大路上等你化齋似這千里之遙就會走路也須得六七日走回去又要六七日卻不餓壞他也？”行者笑道：“不瞞老施主說我才然離了師父還不上一盞熱茶之時卻就走到此處。如今化了齋還要趁去作午齋哩。”老者見說心中害怕道：“這和尚是鬼！是鬼！”急抽身往裡就走。行者一把扯住道：“施主那裡去？有齋快化些兒。”老者道：“不方便！不方便！別轉一家兒罷！”行者道：“你這施主好不會事！你說我離此有千里之遙若再轉一家卻不又有千里？

真是餓殺我師父也。”那老者道：“實不瞞你說我家老小六七口才淘了三升米下鍋還未曾煮熟。你且到別處去轉轉再來。”行者道：“古人雲走三家不如坐一家。我貧僧在此等一等罷。”那老者見纏得緊惱了舉藜杖就打。行者公然不懼被他照光頭上打了七八下只當與他拂癢。那老者道：“這是個撞頭的和尚！”行者笑道：“老官兒憑你怎麼打只要記得杖數明白一杖一升米慢慢量來。”那老者聞言急丟了藜杖跑進去把門關了只嚷：“有鬼！有鬼！”慌得那一家兒戰戰兢兢把前後門俱關上。行者見他關了門心中暗想：“這老賊才說淘米下鍋不知是虛是實。常言道道化賢良釋化愚。且等老孫進去看看。”好大聖撚著訣使個隱身遁法徑走入廚中看處果然那鍋裡氣騰騰的煮了半鍋乾飯。就把缽盂往裡一椏滿滿的椏了一缽盂即駕雲回轉不題。

卻說唐僧坐在圈子裡等待多時。不見行者回來欠身悵望道：“這猴子往那裡化齋去了？”八戒在旁笑道：“知他往那裡耍子去來！化甚麼齋卻教我們在此坐牢！”三藏道：“怎麼謂之坐牢？”八戒道：“師父你原來不知。古人劃地為牢他將棍子劃了圈兒強似鐵壁銅牆假如有虎狼妖獸來時如何擋得他住？只好白白的送與他吃罷子。”三藏道：“悟能憑你怎麼處治？”八戒道：“此間又不藏風又不避冷若依老豬只該順著路往西且行。師兄化了齋駕了雲必然來快讓他趕來。如有齋吃了再走。如今坐了這一會老大腳冷！”三藏聞此言就是晦氣星進宮遂依呆子一齊出了圈外。沙僧牽了馬八戒擔了擔那長老順路步行前進不一時到了那樓閣之所原來是坐北向南之家。門外八字粉牆有一座倒垂蓮升斗門樓都是五色裝的那門兒半開半掩。八戒就把馬拴在門枕石鼓上沙僧歇了擔子三藏畏風坐於門限之上。八戒道：“師父這所在想是公侯之宅相輔之家。前門外無人想必都在裡面烘火。你們坐著讓我進去看看。”唐僧道：“仔細耶！莫要衝撞了人家。”

呆子道：“我曉得自從歸正禪門這一向也學了些禮數不比那村莽之夫也。”

那呆子把釘鈀撒在腰裡整一整青錦直裰斯斯文文走入門裡只見是三間大廳簾櫳高控靜悄悄全無人跡也無桌椅家火。轉過屏門往裡又走乃是一座穿堂堂後有一座大樓樓上窗格半開隱隱見一頂黃綾帳幔。呆子道：“想是有人怕冷還睡哩。”他也不分內外拽步走上樓來用手掀開看時把呆子唬了一個躘踵。原來那帳裡象牙床上白媸媸的一堆骸骨骷髏有巴鬥大腿挺骨有四五尺長。呆子定了性止不住腮邊淚落對骷髏點頭歎雲：“你不知是那代那朝元帥體何邦何國大將軍。當時豪傑爭強勝今日淒涼露骨筋。不見妻兒來侍奉那逢士卒把香焚？謾觀這等真堪歎可惜興王霸業人。”八戒正才感歎只見那帳幔後有火光一幌。呆子道：“想是有侍奉香火之人在後面哩。”急轉步過帳觀看卻是穿樓的窗扇透光。

那壁廂有一張彩漆的桌子桌子上亂搭著幾件錦繡綿衣。呆子提起來看時卻是三件納錦背心兒。他也不管好歹拿下樓來出廳房徑到門外道：“師父這裡全沒人煙是一所亡靈之宅。

老豬走進裡面直至高樓之上黃綾帳內有一堆骸骨。串樓旁有三件納錦的背心被我拿來了也是我們一程兒造化此時天氣寒冷正當用處。師父且脫了褊衫把他且穿在底下受用受用免得吃冷。”三藏道：“不可不可！律雲：公取竊取皆為盜。倘或有人知覺趕上我們到了當官斷然是一個竊盜之罪。還不送進去與他搭在原處！我們在此避風坐一坐等悟空來時走路出家人不要這等愛小。”八戒道：“四顧無人雖雞犬亦不知之但只我們知道誰人告我？有何證見？就如拾到的一般那裡論甚麼公取竊取也！”三藏道：“你胡做啊！雖是人不知之天何蓋焉！玄帝垂訓雲暗室虧心神目如電。趁早送去還他莫愛非禮之物。”那呆子莫想肯聽對唐僧笑道：“師父啊我自為人也穿了幾件背心不曾見這等納錦的。你不穿且待老豬穿一穿試試新唔唔脊背。等師兄來脫了還他走路。”沙僧道：“既如此說我也穿一件兒。”兩個齊脫了上蓋直裰將背心套上。才緊帶子不知怎麼立站不穩撲的一跌。原來這背心兒賽過綁縛手霎時間把他兩個背剪手貼心捆了。

慌得個三藏跌足報怨急忙上前來解那裡便解得開？三個人在那裡吆喝之聲不絕卻早驚動了魔頭也。

話說那座樓房果是妖精點化的終日在此拿人。他在洞裡正坐忽聞得怨恨之聲急出門來看果見捆住幾個人了。妖魔即喚小妖同到那廂收了樓臺房屋之形把唐僧攙住牽了白馬挑了行李將八戒沙僧一齊捉到洞裡。老妖魔登臺高坐眾小妖把唐僧推近台邊跪伏於地。妖魔問道：“你是那方和尚？

怎麼這般膽大白日裡偷盜我的衣服？”三藏滴淚告曰：“貧僧是東土大唐

欽差往西天取經的因腹中饑餒著大徒弟去化齋未回不曾依得他的言語誤撞仙庭避風。不期我這兩個徒弟愛小拿出這衣物貧僧決不敢壞心當教送還本處。他不聽吾言要穿此晤晤脊背不料中了大王機會把貧僧拿來。萬望慈憫留我殘生求取真經永注大王恩情回東土千古傳揚也！”

那妖魔笑道：“我這裡常聽得人言：有人吃了唐僧一塊肉白還黑齒落更生幸今日不請自來還指望饒你哩！你那大徒弟叫做甚麼名字？往何方化齋？”八戒聞言即開口稱揚道：“我師兄乃五百年前大鬧天宮齊天大聖孫悟空也。”那妖魔聽說是齊天大聖孫悟空老大有些悚懼口內不言心中暗想道：“久聞那廝神通廣大如今不期而會。”教：“小的們把唐僧捆了將那兩個解下寶貝換兩條繩子也捆了。且抬在後邊待我拿住他大徒弟一刷洗卻好湊籠蒸吃。”眾小妖答應一聲把三人一齊捆了抬在後邊將白馬拴在槽頭行李挑在屋裡。眾妖都磨兵器準備擒拿行者不題。

卻說孫行者自南莊人家攝了一缽盂齋飯駕雲回返舊路。

徑至山坡平處按下雲頭早已不見唐僧不知何往棍劃的圈子還在只是人馬都不見了。回看那樓臺處所亦俱無矣惟見山根怪石。行者心驚道：“不消說了！他們定是遭那毒手也！”

急依路看著馬蹄向西而趕。行有五六裡正在悽愴之際只聞得北坡外有人言語。看時乃一個老翁氈衣苫體暖帽蒙頭足下踏一雙半新半舊的油靴手持著一根龍頭拐棒後邊跟一個年幼的僮僕折一枝臘梅花自坡前念歌而走。行者放下缽盂覿面道個問訊叫：“老公公貧僧問訊了。”那老翁即便回禮道：“長老那裡來的？”行者道：“我們東土來的往西天拜佛求經一行師徒四眾。我因師父饑了特去化齋教他三眾坐在那山坡平處相候。及回來不見不知往那條路上去了。動問公公可曾看見？”老者聞言呵呵冷笑道：“你那三眾可有一個長嘴大耳的麼？”行者道：“有有有！”“又有一個晦氣色臉的牽著一匹白馬領著一個白臉的胖和尚麼？”行者道：“是是是！”

老翁道：“你們走錯路了你休尋他各個顧命去也。”行者道：

“那白臉者是我師父那怪樣者是我師弟。我與他共虔心要往西天取經如何不尋他去！”老翁道：“我才然從此過時看見他錯走了路徑闖入妖魔口裡去了。”行者道：“煩公公指教指教是個甚麼妖魔居於何方我好上門取索他等往西天去也。”老翁道：“這座山叫做金晴山山前有個金晴洞那洞中有個獨角兕大王。那大王神通廣大威武高強。那三眾此回斷沒命了你若去尋只怕連你也難保不如不去之為愈也。我也不敢阻你也不敢留你只憑你心中度量”行者再拜稱

謝道：“多蒙公公指教我豈有不尋之理！”把這齋飯倒與他將這空缽盂自家收拾。那老翁放下拐棒接了缽盂遞與僮僕現出本象雙雙跪下叩頭叫：“大聖小神不敢隱瞞我們兩個就是此山山神土地在此候接大聖。這齋飯連缽盂小神收下讓大聖身輕好施法力。待救唐僧出難將此齋還奉唐僧方顯得大絲至恭至孝。”行者喝道：“你這毛鬼討打！既知我到何不早迎？卻又這般藏頭露尾是甚道理？”土地道：“大聖性急小神不敢造次恐犯威顏故此隱象告知。”行者息怒道：“你且記打！好生與我收著缽盂！待我拿那妖精去來！”土地山神遵領。

這大聖卻才束一束虎筋絛拽起虎皮裙執著金箍棒徑奔山前找尋妖洞。轉過山崖只見那亂石磷磷翠崖邊有兩扇石門門外有許多小妖在那裡輪槍舞劍真個是：煙雲凝瑞苔蘚堆青。崚嶒怪石列崎嶇曲道縈。猿嘯鳥啼風景麗鸞飛鳳舞若蓬瀛。向陽幾樹梅初放弄暖千竿竹自青。陡崖之下深澗之中陡崖之下雪堆粉深澗之中水結冰。兩林松柏千年秀幾簇山茶一樣紅。這大聖觀看不盡拽開步徑至門前厲聲高叫道：“那小妖你快進去與你那洞主說我本是唐朝聖僧徒弟齊天大聖孫悟空快教他送我師父出來免教你等喪了性命！”那夥小妖急入洞裡報導：“大王前面有一個毛臉勾嘴的和尚稱是齊天大聖孫悟空來要他師父哩。”那魔王聞得此言滿心歡喜道：“正要他來哩！我自離了本宮下降塵世更不曾試試武藝。今日他來必是個對手。”即命：“小的們！取出兵器。”那洞中大小群魔一個個精神抖擻即忙抬出一根丈二長的點鋼槍遞與老怪。老怪傳令教：“小的們各要整齊進前者賞退後者誅！”眾妖得令隨著老怪騰出門來叫道：“那個是孫悟空？”行者在旁閃過見那魔王生得好不凶醜：獨角參差雙眸幌亮。頂上粗皮突耳根黑肉光。舌長時攪鼻口闊版牙黃。毛皮青似靛筋攣硬如鋼。比犀難照水象牯不耕荒。全無喘月犁雲用倒有欺天振地強。兩隻焦筋藍靛手雄威直挺點鋼槍。細看這等凶模樣不枉名稱兇大王！孫大聖上前道：

“你孫外公在這裡也！快早還我師父兩無毀傷！若道半個不字我教你死無葬身之地！”那魔喝道：“我把你這個大膽潑猴精！你有些甚麼手段敢出這般大言！”行者道：“你這潑物是也不曾見我老孫的手段！”那妖魔道：“你師父偷盜我的衣服實是我拿住了如今待要蒸吃。你是個甚麼好漢就敢上我的門來取討！”行者道：“我師父乃忠良正直之僧豈有偷你甚麼妖物之理？”妖魔道：“我在山路邊點化一座仙莊你師父潛入裡面心愛**將我三領納錦綿裝背心兒偷穿在身只有贓證故此我才拿他。你今果有手段即與我比勢假若三合敵得我饒了你師之命；如敵不過我教你一路歸陰！”行者笑道：

“潑物！不須講口！但說比勢正合老孫之意。走上來吃吾之棒！”那怪物那怕甚麼賭鬥挺鋼槍劈面迎來。這一場好殺！你看那：金箍棒舉長杆槍迎。金箍棒舉亮藿藿似電掣金蛇；長杆槍迎明幌幌如龍離黑海。那門前小妖擂鼓排開陣勢助威風；這壁廂大聖施功使出縱橫逞本事。他那裡一杆槍精神抖擻；我這裡

一條棒武藝高強。正是英雄相遇英雄漢果然對手才逢對手人。那魔王口噴紫氣盤煙霧這大聖眼放光華結繡雲。只為大唐僧有難兩家無義苦爭輪。他兩個戰經三十合不分勝負。那魔王見孫悟空棍法齊整一往一來全無些破綻喜得他連聲喝采道：“好猴兒！好猴兒！真個是那鬧天官的本事！”這大聖也愛他槍法不亂右遮左擋甚有解數也叫道：

“好妖精！好妖精！果然是一個偷丹的魔頭！”二人又鬥了一二十合。那魔王把槍尖點地喝令小妖齊來。那些潑怪一個個拿刀弄杖執劍輪槍把個孫大聖圍在中間。行者公然不懼只叫：“來得好！來得好！正合吾意！”使一條金箍棒前迎後架東擋西除那夥群妖莫想肯退。行者忍不住焦躁把金箍棒丟將起去喝聲“變！”即變作千百條鐵棒好便似飛蛇走蟒盈空裡亂落下來。那夥妖精見了一個個魄散魂飛抱頭縮頸盡往洞中逃命。老魔王唏唏冷笑道：“那猴不要無禮！看手段！”即忙袖中取出一個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來望空拋起叫聲“著！”呼喇一下把金箍棒收做一條套將去了。弄得孫大聖赤手空拳翻筋斗逃了性命。那妖魔得勝回歸洞行者朦朧失主張這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性亂情昏錯認家。可恨法身無坐位當時行動念頭差。畢竟不知這番怎麼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計 水火無功難煉魔

話說齊天大聖空著手敗了陣來坐于金晴山后撲梭梭兩眼滴淚叫道：“師父啊！指望和你：佛恩有德有和融同幼同生意莫窮。同住同修同解脫同慈同念顯靈功。同緣同相心真契同見同知道轉通。豈料如今無主杖空拳赤腳怎興隆！”大聖淒慘多時心中暗想道：“那妖精認得我。我記得他在陣上誇獎道：‘真個是鬧天宮之類！’這等啊決不是凡間怪物定然是天上凶星。想因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裡降下來魔頭且須上界去查勘查勘。”

行者這才是以心問心自張自主急翻身縱起祥雲直至南天門外忽抬頭見廣目天王當面迎著長揖道：“大聖何往？”

行者道：“有事要見玉帝你在此何干？”廣目道：今日輪該巡視南天門。”說未了又見那馬趙溫關四大元帥作禮道：“大聖失迎請待茶。”行者道：“有事哩。”遂辭了廣目並四元帥徑入南天門裡直至靈霄殿外果又見張道陵、葛仙翁、許旌陽、丘弘濟四天師並南斗六司、北斗七元都在殿前迎著行者一齊起手道：“大聖如何到此？”又問：“保唐僧之功完否？”行者道：“早哩早哩！路遙魔廣才有一半之功見如今阻住在金晴山金晴洞。

有一個兕怪把唐師父拿于洞裡是老孫尋上門與他交戰一場那廝的神通廣大把老孫的金箍棒搶去了因此難縛魔王。

疑是上界那個凶星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裡降來的魔頭老孫因此來尋尋玉帝問他個鉗束不嚴。”許旌陽笑道：“這猴頭還是如此放刁！”行者道：“不是放刁我老孫一生是這口兒緊些才尋的著個頭兒。”張道陵道：“不消多說只與他傳報便了。”

行者道：“多謝多謝！”當時四天師傳奏靈霄引見玉陛。行者朝上唱個大喏道：“老官兒累你累你！我老孫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說。於今來在金山兜山金山兜洞有一兕怪把唐僧拿在洞裡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曬。是老孫尋上他門與他交戰那怪卻就有些認得老孫卓是神通廣大把老孫的金箍棒搶去因此難縛妖魔。疑是上天凶星思凡下界為此老孫特來啟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鑒降旨查勘凶星兵收剿妖魔老孫不勝戰慄屏營之至！”卻又打個深躬道：“以聞。”旁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倨後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後恭老孫於今是沒棒弄了。”

彼時玉皇天尊聞奏即忙降旨可韓司知道：“既如悟空所奏可隨查諸天星斗各宿神王有無思凡下界隨即複奏施行以聞。”可韓丈人真君領旨當時即同大聖去查。先查了四天門門上神王官吏；次查了三微垣垣中大小群真；又查了雷霆官將陶張辛鄧苟畢龐劉；最後才查三十三天天天自在；又查二十八宿：東七宿角亢氐房參尾箕西七宿鬥牛女虛危室壁南七宿北七宿宿宿安寧；又查了太陽太**火木金土七政；羅睺計都噹孛四餘。滿天星斗並無思凡下界。行者道：“既是如此我老孫也不消上那靈霄寶殿打攪玉皇大帝深為不便。你自回旨去罷我只在此等你回話便了。”那可韓丈人真君依命。

孫行者等候良久作詩紀興曰：“風清雲霽樂升平神靜星明顯瑞禎。河漢安寧天地泰五方八極偃戈旌。”

那可韓司丈人真君歷歷查勘回奏玉帝道：“滿天星宿不少各方神將皆存並無思凡下界者。”玉帝聞奏：“著孫悟空挑選幾員天將下界擒魔去也。”四大天師奉旨意即出靈霄寶殿對行者道：“大聖啊玉帝寬恩言天宮無神思凡著你挑選幾員天將擒魔去哩。”行者低頭暗想道：“天上將不如老孫者多勝似老孫者少。想我鬧天宮時玉帝遣十萬天兵布天羅地網更不曾有一將敢與我比手。向後來調了小聖二郎方是我的對手。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強似老孫卻怎麼得能彀取勝？”許旌陽道：“此一時彼一時大不同也。常言道一物降一物哩你好違了旨意？但憑高見選用天將勿得遲疑誤事。”行者道：

“既然如此深感上恩。果是不好違旨。一則老孫又不可空走這遭煩旌陽轉奏玉帝只教托塔李天王與哪吒太子他還有幾件降妖兵器且下界與那怪見一仗以看

如何。果若能擒得他是老孫之幸；若不能那時再作區處。”

真個那天師啟奏了玉帝玉帝即令李天王父子率領眾部天兵與行者助力。那天王即奉旨來會行者行者又對天師道：

“蒙玉帝遣差天王謝謝不盡。還有一事再煩轉達：但得兩個雷公使用等天王戰鬥之時教雷公在雲端裡下個雷捎照頂門上錠死那妖魔深為良計也。”天師笑道：“好！好！好！”天師又奏玉帝傳旨教九天府下點鄧化、張蕃二雷公與天王合力縛妖救難。遂與天王、孫大聖徑下南天門外。

頃刻而到行者道：“此山便是金晴山山中間乃是金晴洞。列位商議卻教那個先去索戰？”天王停下雲頭紮住天兵在於山南坡下道：“大聖素知小兒哪吒曾降九十六洞妖魔善能變化隨身有降妖兵器須教他先去出陣。”行者道：“既如此等老孫引太子去來。”那太子抖擻雄威與大聖跳在高山徑至洞口但見那洞門緊閉崖下無精。行者上前高叫：“潑魔！

快開門！還我師父來也！”那洞裡把門的小妖看見急報導：“大王孫行者領著一個小童男在門前叫戰哩。”那魔王道：“這猴子鐵棒被我奪了空手難爭想是請得救兵來也。”叫：“取兵器！”魔王綽槍在手走到門外觀看那小童男生得相貌清奇十分精壯。真個是：玉面嬌容如滿月朱唇方口露銀牙。眼光掣電睛珠暴額闊凝霞髻髮。繡帶舞風飛彩焰錦袍映日放金花。環絛灼灼攀心鏡寶甲輝輝襯戰靴。身小聲洪多壯麗三天護教惡哪吒。魔王笑道：“你是李天王第三個孩兒名喚做哪吒太子卻如何到我這門前呼喝？”太子道：“因你這潑魔作亂困害東土聖僧奉玉帝金旨特來拿你！”魔王大怒道：“你想是孫悟空請來的。我就是那聖僧的魔頭哩！量你這小兒曹有何武藝敢出浪言！不要走！吃吾一槍！”這太子使斬妖劍劈手相迎。他兩個搭上手卻才賭鬥那大聖急轉山坡叫：“雷公何在？快早去著妖魔下個雷捎助太子降伏來也！”鄧張二公即踏雲光正欲下手只見那太子使出法來將身一變變作三頭六臂手持六般兵器望妖魔砍來那魔王也變作三頭六臂三柄長槍抵住。這太子又弄出降妖法力將六般兵器拋將起去是那六般兵器？卻是砍妖劍、斬妖刀、縛妖索、降魔杵、繡球、火輪兒大叫一聲“變！”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都是一般兵器如驟雨冰雹紛紛密密望妖魔打將去。那魔王公然不懼一隻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來望空拋起叫聲“著！”呼喇的一下把六般兵器套將下來慌得那哪吒太子赤手逃生魔王得勝而回。

鄧張二雷公在空中暗笑道：“早是我先看頭勢不曾放了雷捎假若被他套將去卻怎麼回見天尊？”二公按落雲頭與太子來山南坡下對李天王道：“妖魔果神通廣大！”悟空在旁笑道：“那廝神通也只如此爭奈那個圈子利害。不知是

甚麼寶貝丟起來善套諸物。”哪吒恨道：“這大聖甚不成*人！我等折兵敗陣十分煩惱都只為你你反喜笑何也！”行者道：“你說煩惱終然我老孫不煩惱？我如今沒計奈何哭不得所以只得笑也。”天王道：“似此怎生結果？”行者道：“憑你等再怎計較只是圈子套不去的就可拿住他了。”天王道：“套不去者惟水火最利。常言道水火無情。”行者聞言道：“說得有理！你且穩坐在此待老孫再上天走走來。”鄧、張二公道：“又去做甚的？”行者道：“老孫這去不消啟奏玉帝只到南天門裡上彤華宮請熒惑火德星君來此放火燒那怪物一場或者連那圈子燒做灰燼捉住妖魔。一則取兵器還汝等歸天二則可解脫吾師之難。”太子聞言甚喜道：“不必遲疑請大聖早去早來我等只在此拱候。”

行者縱起祥光又至南天門外那廣目與四將迎道：“大聖如何又來？”行者道：“李天王著太子出師只一陣被那魔王把六件兵器撈了去了。我如今要到彤華宮請火德星君助陣哩。”

四將不敢久留讓他進去。至彤華宮只見那火部眾神即入報導：“孫悟空欲見主公。”那南方三噹火德星君整衣出門迎進道：“昨日可韓司查點小宮更無一人思凡。”行者道：“已知但李天王與太子敗陣失了兵器特來請你救援救援。”星君道：

“那哪吒乃三壇海會大神他出身時曾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廣大若他不能小神又怎敢望也？”行者道：“因與李天王計議天地間至利者惟水火也。那怪物有一個圈子善能套人的物件不知是甚麼寶貝故此說火能滅諸物特請星君領火部到下方縱火燒那妖魔救我師父一難。”火德星君聞言即點本部神兵同行者到金晴山南坡下與天王、雷公等相見了。天王道：“孫大聖你還去叫那廝出來等我與他交戰待他拿動圈子我卻閃過教火德帥眾燒他。”行者笑道：“正是我和你去來。”火德共太子、鄧、張二公立于高峰之上與他挑戰。

這大聖到了金晴洞口叫聲“開門！快早還我師父！”那妖又急通報道：“孫悟空又來了！”那魔帥眾出洞見了行者道：

“你這潑猴又請了甚麼兵來耶？”這壁廂轉上托塔天王喝道：

“潑魔頭！認得我麼？”魔王笑道：“李天王想是要與你令郎報仇欲討兵器麼？”天王道：“一則報仇要兵器二來是拿你救唐僧！不要走！吃吾一刀！”那怪物側身躲過挺長槍隨手相迎。

他兩個在洞前這場好殺！你看那：天王刀砍妖怪槍迎。刀砍霜光噴烈火槍迎銳氣迸愁雲。一個是金晴山生成的惡怪一個是靈霄殿差下的天神。那一個因

欺禪性施威武這一個為救師災展大倫。天王使法飛沙石魔怪爭強播土塵。播土能教天地暗飛沙善著海江渾。兩家努力爭功績皆為唐僧拜世尊。

那孫大聖見他兩個交戰即轉身跳上高峰對火德星君道：“三噹用心者！”你看那個妖魔與天王正鬥到好處卻又取出圈子來天王看見即撥祥光敗陣而走。這高峰上火德星君忙傳號令教眾部火神一齊放火。這一場真個利害。好火：

經雲“南方者火之精也。”雖星星之火能燒萬頃之田；乃三噹之威能變百端之火。今有火槍、火刀、火弓、火箭各部神祇所用不一但見那半空中火鴉飛噪；滿山頭火馬奔騰。雙雙赤鼠對對火龍。雙雙赤鼠噴烈焰萬里通紅；對對火龍吐濃煙千方共黑。火車兒推出火葫蘆撒開。火旗搖動一天霞火棒攪行盈地燎。說甚麼甯戚鞭牛勝強似周郎赤壁。這個是天火非凡真利害烘烘烋烋火風紅！那妖魔見火來時全無恐懼將圈子望空拋起呼喇一聲把這火龍火馬火鴉火鼠火槍火刀火弓火箭一圈子又套將下去轉回本洞得勝收兵。

這火德星君手執著一杆空旗招回眾將會合天王等坐于山南坡下對行者道：“大聖啊這個凶魔真是罕見！我今折了火具怎生是好？”行者笑道：“不須報怨列位且請寬坐坐待老孫再去去來。”天王道：“你又往那裡去？”行者道：“那怪物既不怕火斷然怕水。常言道水能克火。等老孫去北天門裡請水德星君施布水勢往他洞裡一灌把魔王淹死取物件還你們。”天王道：“此計雖妙但恐連你師父都淹殺也。”行者道：

“沒事！淹死我師我自有個法兒教他活來。如今稽遲列位甚是不當。”火德道：“既如此且請行請行。”

好大聖又駕筋斗雲徑到北天門外忽抬頭見多聞天王向前施禮道：“孫大聖何往？”行者道：“有一事要入烏浩宮見水德星君你在此作甚？”多聞道：“今日輪該巡視。”正說處又見那龐劉苟畢四大天將進禮邀茶。行者道：“不勞不勞！我事急矣！”遂別卻諸神直至烏浩宮著水部眾神即時通報。眾神報導：“齊天大聖孫悟空來了。”水德星君聞言即將查點四海五湖、八河四瀆、三江九派並各處龍王俱遣退整冠束帶接出宮門迎進宮內道：“昨日可韓司查勘小宮恐有本部之神思凡作怪正在此點查江海河瀆之神尚未完也”行者道：“那魔王不是江河之神此乃廣大之精。先蒙玉帝差李天王父子並兩個雷公下界擒拿被他弄個圈子將六件神兵套去。老孫無奈又上彤華宮請火德星君帥火部眾神放火又將火龍火馬等物一圈子套去。我想此物既不怕火必然怕水特來告請星君施水勢與我捉那妖精取兵器歸還天將。吾師之難亦可救也。”水德聞言即令黃河水伯神王：“隨大聖去助功。”水伯自衣袖中取出一個白玉盂兒道：“我有此物盛水。”行者道：“看這盂兒能盛幾何？妖魔如何淹得？”水伯道：“不瞞

大聖說。我這一盂乃是黃河之水。半盂就是半河一盂就是一河。”行者喜道：“只消半盂足矣。”遂辭別水德與黃河神急離天闕。

那水伯將盂兒望黃河舀了半盂跟大聖至金嶒山向南坡下見了天王、太子、雷公、火德具言前事行者道：“不必細講且教水伯跟我去。待我叫開他門不要等他出來就將水往門裡一倒那怪物一窩子可都渰死我卻去撈師父的屍再救活不遲。”那水伯依命緊隨行者轉山坡徑至洞口叫聲“妖怪開門！”那把門的小妖聽得是孫大聖的聲音急又去報導：

“孫悟空又來矣！”那魔聞說帶了寶貝綽槍就走響一聲開了石門。這水伯將白玉盂向裡一傾那妖見是水來撒了長槍即忙取出圈子撐住二門。只見那股水骨都都的都往外泛將出來慌得孫大聖急縱筋斗與水伯跳在高峰。那天王同眾都駕雲停于高峰之前觀看那水波濤泛漲著實狂瀾。好水！真個是：一勺之多果然不測。蓋唯神功運化利萬物而流漲百川。

只聽得那潺潺聲振穀又見那滔滔勢漫天。雄威響若雷奔走猛湧波如雪卷顛。千丈波高漫路道萬層濤激泛山岩。冷冷如漱玉滾滾似鳴弦。觸石滄滄噴碎玉回湍渺渺漩窩圓。低低凹凹隨流蕩滿澗平溝上下連。行者見了心慌道：“不好啊！水漫四野渰了民田未曾灌在他的洞裡曾奈之何？”喚水伯急忙收水。水伯道：“小神只會放水卻不會收水常言道潑水難收。”咦！那座山卻也高峻這場水只奔低流。須臾間四散而歸澗壑。

又只見那洞外跳出幾個小妖在外邊吆吆喝喝伸拳邏袖弄棒拈槍依舊喜喜歡歡耍子。天王道：“這水原來不曾灌入洞內枉費一場之功也！”行者忍不住心中怒雙手輪拳闖至妖魔門喝道：“那裡走！看打！”唬得那幾個小妖丟了槍棒跑入洞裡戰兢兢的報導：“大王打將來了！”魔王挺長槍迎出門前道：“這潑猴老大憊懶！你幾番家敵不過我縱水火亦不能近怎麼又踵將來送命？”行者道：“這兒子反說了哩！

不知是我送命是你送命！走過來吃老外公一拳！”那妖魔笑道：“這猴兒強勉纏帳！我倒使槍他卻使拳。那般一個筋骷子拳頭只好有個核桃兒大小怎麼稱得個錘子起也？罷！罷！罷！

我且把槍放下與你走一路拳看看！”行者笑道：“說得是！走上來！”那妖撩衣進步丟了個架子舉起兩個拳來真似打油的鐵錘模樣。這大聖展足挪身擺開解數在那洞門前與那魔王遞走拳勢。這一場好打！咦！拽開大四平踢起雙飛腳。韜脅劈胸墩剜心摘膽著。仙人指路老子騎鶴。餓虎撲食最傷人蛟龍戲水能兇惡。魔王使個蟒翻身大聖卻施鹿解角。翹跟淬地龍扭腕拿天槖。青獅張口來

鯉魚跌脊躍。蓋頂撒花繞腰貫索。迎風貼扇兒急雨催花落。妖精便使觀音掌行者就對羅漢腳。長掌開闊自然松怎比短拳多緊削？兩個相持數十回一般本事無強弱。他兩個在那洞門前廝打只見這高峰頭喜得個李天王厲聲喝采火德星鼓掌誇稱。那兩個雷公與哪吒太子帥眾神跳到跟前都要來相助；這壁廂群妖搖旗擂鼓舞劍輪刀一齊護。孫大聖見事不諧將毫毛拔下一把望空撒起叫“變！”即變做三五十個小猴一擁上前把那妖纏住抱腿的抱腿扯腰的扯腰抓眼的抓眼撏毛的撏毛。那怪物慌了急把圈子拿將出來。大聖與天王等見他弄出圈套撥轉雲頭走上高峰逃陣。那妖把圈子往上拋起呼喇的一聲把那三五十個毫毛變的小猴收為本相套入洞中得了勝領兵閉門賀喜而去。

這太子道：“孫大聖還是個好漢！這一路拳走得似錦上添花。使分身法正是人前顯貴。”行者笑道：“列位在此遠觀那怪的本事比老孫如何？”李天王道：“他拳松腳慢不如大聖的緊疾他見我們去時也就著忙；又見你使出分身法來他就急了所以大弄個圈套。”行者道：“魔王好治只是套子難降。”火德與水伯道：“若還取勝除非得了他那寶貝然後可擒。”行者道：“他那寶貝如何可得？只除是偷去來。”鄧張二公笑道：“若要行偷禮除大聖再無能者想當年大鬧天宮時偷禦酒偷蟠桃偷龍肝鳳髓及老君之丹那是何等手段！今日正該拿此處用也。”行者道：“好說好說！既如此你們且坐等老孫打聽去來。”好大聖跳下峰頭私至洞口搖身一變變做個麻蒼蠅兒。

真個秀溜！你看他：翎翅薄如竹膜身軀小似花心。手足比毛更奘星星眼窟明明。善自聞香逐氣飛時迅乘風。稱來剛壓定盤星可愛些些有用。輕輕的飛在門上爬到門縫邊鑽進去只見那大小群妖舞的舞唱的唱排列兩旁；老魔王高坐臺上面前擺著些蛇肉、鹿脯、熊掌、駝峰、山蔬果品有一把青磁酒壺香噴噴的羊酪椰醪大碗家寬懷暢飲。行者落于小妖叢裡又變做一個獾頭精慢慢的演近台邊看彀多時全不見寶貝放在何方。急抽身轉至台後又見那後廳上高吊著火龍吟嘯火馬號嘶。忽抬頭見他的那金箍棒靠在東壁喜得他心癢難撾忘記了更容變象走上前拿了鐵棒現原身丟開解數一路棒打將出去。慌得那群妖膽戰心驚老魔王措手不及卻被他推倒三個放倒兩個打開一條血路徑自出了洞門。這才是：魔頭驕傲無防備主杖還歸與本人。畢竟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鬧金山兜洞 如來暗示主人公

話說孫大聖得了金箍棒打出門前跳上高峰對眾神滿心歡喜。李天王道：“你這場如何”行者道：“老孫變化進他洞去那怪物越唱唱舞舞的吃得勝酒哩更不曾打聽得他的寶貝在那裡。我轉他後面忽聽得馬叫龍吟知是火部之物。東壁廂靠著我的金箍棒是老孫拿在手中一路打將出來也。”眾神道：“你的寶貝得了我們的寶貝何時到手？”行者道：“不難！

不難！我有了這根鐵棒不管怎的也要打倒他取寶貝還你。”

正講處只聽得那山坡下鑼鼓齊鳴喊聲振地原來是兕大王帥眾精靈來趕行者。行者見了叫道：“好！好！好！正合吾意！

列位請坐待老孫再去捉他。”

好大聖舉鐵棒劈面迎來喝道：“潑魔那裡走！看棍！”那怪使槍支住罵道：“賊猴頭！著實無禮！你怎麼白晝劫吾物件？”行者道：“我把你這個不知死的孽畜！你倒弄圈套白晝搶奪我物！那件兒是你的？不要走！吃老爺一棍！”那怪物輪槍隔架。這一場好戰：大聖施威猛妖魔不順柔。兩家齊鬥勇那個肯干休！這一個鐵棒如龍尾那一個長槍似蟒頭。這一個棒來解數如風響那一個槍架雄威似水流。只見那彩霧朦朦山嶺暗祥雲靉靉樹林愁。滿空飛鳥皆停翅四野狼蟲盡縮頭。那陣上小妖吶喊這壁廂行者抖擻。一條鐵棒無人敵打遍西方萬里遊。那杆長槍真對手永鎮金晴稱上籌。相遇這場無好散不見高低誓不休。那魔王與孫大聖戰經三個時辰不分勝敗早又見天色將晚。妖魔支著長槍道：“悟空你住了天昏地暗不是個賭鬥之時且各歇息歇息明朝再與你比迸。”行者罵道：“潑畜休言！老孫的興頭才來管甚麼天晚！是必與你定個輸贏！”那怪物喝一聲虛幌一槍逃了性命帥群妖收轉干戈入洞中將門緊緊閉了。

這大聖拽棍方回天神在岸頭賀喜都道：“是有能有力的大齊天無量無邊的真本事！”行者笑道：“承過獎！承過獎！”李天王近前道：“此言實非褒獎真是一條好漢子！這一陣也不亞當時瞞地網罩天羅也！”行者道：“且休題夙話。那妖魔被老孫打了這一場必然疲倦。我也說不得辛苦你們都放懷坐坐等我再進洞去打聽他的圈子務要偷了他的捉住那怪尋取兵器奉還汝等歸天。”太子道：“今已天晚不若安眠一宿明早去罷。”行者笑道：“這小郎不知世事！那見做賊的好白日裡下手？似這等掏摸的必須夜去夜來不知不覺才是買賣哩。”火德與雷公道：“三太子休言這件事我們不知大聖是個慣家熟套須教他趁此時候一則魔頭困倦二來夜黑無防就請快去！快去！”

好大聖笑唏唏的將鐵棒藏了跳下高峰又至洞口搖身一變變作一個促織兒真個嘴硬須長皮黑眼明爪腳丫叉。

風清月明叫牆涯夜靜如同人話。泣露淒涼景色聲音斷續堪誇。客窗旅思怕聞他偏在空階床下。蹬開大腿三五跳跳到門邊自門縫裡鑽將進去蹲在那壁根下迎著裡面燈光仔細觀看。只見那大小群妖一個個狼餐虎咽正都吃東西哩。行者揲揲錘錘的叫了一遍。少時間收了家火又都去安排窩鋪各各安身。約摸有一更

時分行者才到他後邊房裡只聽那老魔傳令教：“各門上小的醒睡！恐孫悟空又變甚麼私入家偷盜。”又有些該班坐夜的滌滌托托梆鈴齊響這大聖越好行事鑽入房門見有一架石床左右列幾個抹粉搽胭的山精樹鬼展鋪蓋伏侍老魔脫腳的脫腳解衣的解衣。只見那魔王寬了衣服左肐膊上白森森的套著那個圈子原來象一個連珠鐲頭模樣。你看他更不取下轉往上抹了兩抹緊緊的勒在肐膊上方才睡下。行者見了將身又變變作一個黃皮虼蚤跳上石床鑽入被裡爬在那怪的肐膊上著實一口叮的那怪翻身罵道：“這些少打的奴才！被也不抖床也不拂不知甚麼東西咬了我這一下！”他卻把圈子又捋上兩捋依然睡下。行者爬上那圈子又咬一口。那怪睡不得又翻過身來道：“刺鬧殺我也！”

行者見他關防得緊寶貝又隨身不肯除下料偷他的不得。跳下床來還變做促織兒出了房門徑至後面又聽得龍吟馬嘶原來那層門緊鎖火龍火馬都吊在裡面。行者現了原身走近門前使個解鎖法念動咒語用手一抹扢扠一聲那鎖雙鐄俱就脫落推開門闖將進去觀看原來那裡面被火器照得明晃晃的如白日一般。忽見東西兩邊斜靠著幾件兵器都是太子的砍妖刀等物並那火德的火弓火箭等物。行者映火光周圍看了一遍又見那門背後一張石桌子上有一個篾絲盤兒放著一把毫毛。大聖滿心歡喜將毫毛拿起來呵了兩口熱氣叫聲“變！”即變作三五十個小猴教他都拿了刀、劍、杵、索、球、輪及弓、箭槍、車、葫蘆、火鴉、火鼠、火馬一應套去之物騎了火龍縱起火勢從裡邊往外燒來。只聽得烘烘烋烋撲撲乒乒好便似咋雷連炮之聲。慌得那些大小妖精夢夢查查的披著被朦著頭喊的喊哭的哭一個個走頭無路被這火燒死大半。美猴王得勝回來只好有三更時候。卻說那高峰上李天王眾位忽見火光幌亮一擁前來見行者騎著龍喝喝呼呼縱著小猴徑上峰頭厲聲高叫道：“來收兵器！來收兵器！”火德與哪吒答應一聲這行者將身一抖那把毫毛複上身來。哪吒太子收了他六件兵器火德星君著眾火部收了火龍等物都笑吟吟贊賀行者不題。

卻說那金晴洞裡火焰紛紛唬得個兕大王魂不附體急欠身開了房門雙手拿看圈子東推東火滅西推西火消滿空中冒煙突火執著寶貝跑了一遍四下裡煙火俱熄。急忙收救群妖已此燒殺大半男男女女收不上百十余丁；又查看藏兵之內各件皆無；又去後面看處見八戒、沙僧與長老還捆住未解白龍馬還在槽上行李擔亦在屋裡。妖魔遂恨道：“不知是那個小妖不仔細失了火致令如此！”旁有近侍的告道：“大王這火不幹本家之事多是個偷營劫寨之賊放了那火部之物盜了神兵去也。”老魔方然省悟道：“沒有別人斷乎是孫悟空那賊！怪道我臨睡時不得安穩！想是那賊猴變化進來在我這肐膊叮了兩口。一定是要偷我的寶貝見我抹勒得緊不能下手故此盜了兵器縱著火龍放此狠毒之心意欲燒殺我也。賊猴啊！你枉使機關不知我的本事！我但帶了這件寶貝就是入大海而不能溺赴火池而不能焚哩！這番若拿住那賊只把刮了點垛方趁我心！”說著話懊惱多時不覺的雞鳴天曉。

那高峰上太子得了六件兵器對行者道：“大聖天色已明不須怠慢。我們趁那妖魔挫了銳氣與火部等扶住你再去力戰庶幾這次可擒拿也。”行者笑道：“說得有理。我們齊了心耍子兒去耶！”一個個抖擻威風喜弄武藝徑至洞口。行者叫道：“潑魔出來！與老孫打者！”原來那裡兩扇石門被火氣化成灰燼門裡邊有幾個小妖正然掃地撮灰忽見眾聖齊來慌得丟了掃帚撇下灰耙跑入裡面又報導：“孫悟空領著許多天神又在門外罵戰哩！”那兕怪聞報大驚扢迸迸鋼牙咬響；

滴溜溜環眼睜圓挺著長槍帶了寶貝走出門來潑口亂罵道：“我把你這個偷營放火的賊猴！你有多大手段敢這等藐視我也？”行者笑臉兒罵道：“潑怪物！你要知我的手段且上前來我說與你聽：自小生來手段強乾坤萬里有名揚。當時穎悟修仙道昔日傳來不老方。立志拜投方寸地虔心參見聖人鄉。

學成變化無量法宇宙長空任我狂。閑在山前將虎伏悶來海內把龍降。祖居花果稱王位水簾洞裡逞剛強。幾番有意圖天界數次無知奪上方。御賜齊天名大聖敕封又贈美猴王。只因宴設蟠桃會無簡相邀我性剛。暗闖瑤池偷玉液私行空閣飲瓊漿；龍肝鳳髓曾偷吃百味珍饈我竊嘗；千載蟠桃隨受用萬年丹藥任充腸。天宮異物般般取聖府奇珍件件藏。玉帝訪我有手段即天兵擺戰場。九曜惡星遭我貶五方凶宿被吾傷。普天神將皆無敵十萬雄師不敢當。威逼玉皇傳旨意灌江小聖把兵揚。相持七十單二變各弄精神個個強。南海觀音來助戰淨瓶楊柳也相幫。老君又使金剛套把我擒拿到上方。

綁見玉皇張大帝曹官拷較罪該當。即差大力開刀斬刀砍頭皮火焰光。百計千方弄不死將吾押赴老君堂。六丁神火爐中煉煉得渾身硬似鋼。七七數完開鼎看我身跳出又凶張。諸神閉戶無遮擋眾聖商量把佛央。其實如來多法力果然智慧廣無量。手中賭賽翻筋斗將山壓我不能強。玉皇才設安天會西域方稱極樂場。壓困老孫五百載一些茶飯不曾嘗。金蟬長老臨凡世東土差他拜佛鄉。欲取真經回上國大唐帝主度先亡。觀音勸我皈依善秉教迦持不放狂。解脫高山根下難如今西去取經章。潑魔休弄獐狐智還我唐僧拜法王！”那怪聞言指著行者道：“你原來是個偷天的大賊！不要走！吃吾一槍！”這大聖使棒來迎。兩個正自相持這壁廂哪吒太子生嗔火德星君狠即將那六件神兵火部等物望妖魔身上拋來孫大聖更加雄勢。一邊又雷公使捎天王舉刀不分上下一擁齊來。那魔頭巍巍冷笑袖子中暗暗將寶貝取出撒手拋起空中叫聲“著！”呼喇的一下把六件神兵、火部等物、雷公捎、天王刀、行者棒盡情又都撈去眾神靈依然赤手孫大聖仍是空拳。妖魔得勝回身叫：“小的們搬石砌門動土修造從新整理房廊。待齊備了殺唐僧三眾來謝土大家散福受用。”眾小妖領命維持不題。

卻說那李天王帥眾回上高峰火德怨哪吒性急雷公怪天王放刁惟水伯在旁無語。行者見他們面不廝睹心有縈思沒奈何懷恨強歡對眾笑道：“列位不須煩惱自古道勝敗兵家之常。我和他論武藝也只如此。但只是他多了這個圈子所以為害把我等兵器又套將去了。你且放心待老孫再去查查他的腳色來也。”太子道：“你前啟奏玉帝查勘滿天世界更無一點蹤跡如今卻又何處去查？”行者道：“我想起來佛法無邊如今且上西天問我佛如來教他著慧眼觀看大地四部洲看這怪是那方生長何處鄉貫住居圈子是件甚麼寶貝。不管怎的一定要拿他與列位出氣還汝等歡喜歸天。”眾神道：

“既有此意不須久停快去快去！”

好行者說聲去就縱筋斗雲早至靈山落下祥光四方觀看好去處：靈峰疏傑迭嶂清佳仙嶽頂巔摩碧漢。西天瞻巨鎮形勢壓中華。元氣流通天地遠威風飛徹滿台花。時聞鐘磬音長每聽經聲明朗。又見那青松之下優婆講翠柏之間羅漢行。白鶴有情來鷲嶺青鸞著意佇閑亭。玄猴對對擎仙果壽鹿雙雙獻紫英。幽鳥聲頻如訴語奇花色絢不知名。回巒盤繞重重顧古道灣環處處平。正是清虛靈秀地莊嚴大覺佛家風。那行者正然點看山景忽聽得有人叫道：“孫悟空從那裡來？往何處去？”急回頭看原來是比丘尼尊者。大聖作禮道：

“正有一事欲見如來。”比丘尼道：“你這個頑皮！既然要見如來怎麼不登寶剎且在這裡看山？”行者道：“初來貴地故此大膽。”比丘尼道：“你快跟我來也。”這行者緊隨至雷音寺山門下又見那八大金剛雄糾糾的兩邊擋住比丘尼道。“悟空暫候片時等我與你奏上去來。”行者只得住立門外。那比丘尼至佛前合掌道：“孫悟空有事要見如來。”如來傳旨令入金剛才閃路放行。行者低頭禮拜畢如來問道：“悟空前聞得觀音尊者解脫汝身皈依釋教保唐僧來此求經你怎麼獨自到此？有何事故？”行者頓道：“上告我佛弟子自秉迦持與唐朝師父西來行至金晴山金晴洞遇著一個惡魔頭名喚兕大王神通廣大把師父與師弟等攝入洞中。弟子向伊求取沒好意兩家比逆被他將一個白森森的一個圈子搶了我的鐵棒。我恐他是天將思凡急上界查勘不出。蒙玉帝差遣李天王父子助援又被他搶了太子的六般兵器。及請火德星君放火燒他又被他將火具搶去。又請水德星君放水淥他一毫又淥他不著弟子費若干精神氣力將那鐵棒等物偷出複去索戰又被他將前物依然套去無法收降因此特告我佛望垂慈與弟子看看果然是何物出身我好去拿他家屬四鄰擒此魔頭救我師父合拱虔誠拜求正果。”如來聽說將慧眼遙觀早已知識對行者道：“那怪物我雖知之但不可與你說。你這猴兒口敞一傳道是我說他他就不與你鬥定要嚷上靈山反遺禍於我也。我這裡著法力助你擒他去罷。”行者再拜稱謝道：“如來助我甚麼法力”如來即令十八尊羅漢開寶庫取十八粒“金丹砂”與悟空助力。行者道：“金丹砂卻如何？”如來道：“你去洞外叫那妖魔比試。演他出來卻教羅漢放砂陷住他使他動不得身拔不得

腳憑你揪打便了。”行者笑道：“妙！妙！妙！趁早去來！”那羅漢不敢遲延即取金丹砂出門行者又謝了如來。一路查看止有十六尊羅漢行者嚷道：“這是那個去處卻賣放人！”眾羅漢道：“那個賣放？”行者道：“原差十八尊今怎麼只得十六尊？”

說不了裡邊走出降龍、伏虎二尊上前道：“悟空怎麼就這等放刁？我兩個在後聽如來吩咐話的。”行者道：“忒賣法！忒賣法！才自若嚷遲了些兒你敢就不出來了。”眾羅漢笑呵呵駕起祥雲。

不多時到了金靖山界。那李天王見了帥眾相迎備言前事。羅漢道：“不必絮繁快去叫他出來。”這大聖撚著拳頭來於洞口罵道：“潑怪物快出來與你孫外公見個上下！”那小妖又飛跑去報魔王怒道：“這賊猴又不知請誰來猖獗也！”小妖道：“更無甚將止他一人。”魔王道：“那根棒子已被我收來怎麼卻又一人到此？敢是又要走拳？”隨帶了寶貝綽槍在手叫小妖搬開石塊跳出門來罵道：“賊猴！你幾番家不得便宜就該回避如何又來吆喝？”行者道：“這潑魔不識好歹！若要你外公不來除非你服了降陪了禮送出我師父師弟我就饒你！”

那怪道：“你那三個和尚已被我洗淨了不久便要宰殺你還不識起倒！去了罷！”行者聽說宰殺二字扢蹬蹬腮邊火按不住心頭之怒丟了架子輪著拳斜行拘步望妖魔使個掛麵。

那怪展長槍劈手相迎。行者左跳右跳哄那妖魔。妖魔不是是計趕離洞口南來。行者即招呼羅漢把金丹砂望妖魔一齊拋下共顯神通好砂！正是那：似霧如煙初散漫紛紛靄靄下天涯。白茫茫到處迷人眼；昏漠漠飛時找路差。打柴的樵子失了伴采藥的仙童不見家。細細輕飄如麥面粗粗翻覆似芝麻。

世界朦朧山頂暗長空迷沒太陽遮。不比囂塵隨駿馬難言輕軟襯香車。此砂本是無情物蓋地遮天把怪拿。只為妖魔侵正道阿羅奉法逞豪華。手中就有明珠現等時刮得眼生花。那妖魔見飛砂迷目把頭低了一低足下就有三尺餘深慌得他將身一縱跳在浮上一層未曾立得穩須臾又有二尺餘深。

那怪急了拔出腳來即忙取圈子往上一撇叫聲“著！”呼喇的一下把十八粒金丹砂又盡套去拽回步徑歸本洞。

那羅漢一個個空手停雲。行者近前問道：“眾羅漢怎麼不下砂了？”羅漢道：“适才響了一聲金丹砂就不見矣。”行者笑道：“又是那話兒套將去了。”天王等眾道：“這般難伏啊卻怎麼捉得他何日歸天何顏見帝也！”旁有

降龍、伏虎二羅漢對行者道：“悟空你曉得我兩個出門遲滯何也？”行者道：“老孫只怪你躲避不來卻不知有甚話說。”羅漢道：“如來吩咐我兩個說那妖魔神通廣大如失了金丹砂就教孫悟空上離恨天兜率宮太上老君處尋他的蹤跡庶幾可一鼓而擒也。”行者聞言道：“可恨！可恨！如來卻也閃賺老孫！當時就該對我說了卻不免教汝等遠涉！”李天王道：“既是如來有此明示大聖就當早起。”

好行者說聲去就縱一道筋斗雲直入南天門裡。時有四大元帥擎拳拱手道：“擒怪事如何？”行者且行且答道：“未哩！

未哩！如今有處尋根去也。”四將不敢留阻讓他進了天門不上靈屙殿不入鬥牛宮徑至三十三天之外離恨天兜率宮前見兩仙童侍立他也不通姓名一直徑走慌得兩童扯住道：

“你是何人？待往何處去？”行者才說：“我是齊天大聖欲尋李老君哩。”仙童道：“你怎這樣粗魯？且住下讓我們通報。”行者那容分說喝了一聲往裡徑走忽見老君自內而出撞個滿懷。行者躬身唱個喏道：“老官一向少看。”老君笑道：“這猴兒不去取經卻來我處何干？”行者道：“取經取經晝夜無停；有些阻礙到此行行。”老君道：“西天路阻與我何干？”行者道：

“西天西天你且休言；尋著蹤跡與你纏纏。”老君道：“我這裡乃是無上仙宮有甚蹤跡可尋？”行者入裡眼不轉睛東張西看走過幾層廊宇忽見那牛欄邊一個童兒盹睡青牛不在欄中。行者道：“老官走了牛也！走了牛也！”老君大驚道：“這孽畜幾時走了？”正嚷間那童兒方醒跪於當面道：“爺爺弟子睡著不知是幾時走的。”老君罵道：“你這廝如何盹睡？”童兒叩頭道：“弟子在丹房裡拾得一粒丹當時吃了就在此睡著。”

老君道：“想是前日煉的七返火丹吊了一粒被這廝拾吃了。

那丹吃一粒該睡七日哩那孽畜因你睡著無人看管遂乘機走下界去今亦是七日矣。”即查可曾偷甚寶貝。行者道：“無甚寶貝只見他有一個圈子甚是利害。”老君急查看時諸般俱在止不見了金剛琢。老君道：“是這孽畜偷了我金剛琢去了！”

行者道：“原來是這件寶貝！當時打著老孫的是他！如今在下界張狂不知套了我等多少物件！”老君道：“這孽畜在甚地方？”行者道：“現住金晴山金晴洞。他捉了我唐僧進去搶了我金箍棒。請天兵相助又搶了太子的神兵。及請火德星君又搶了他的火具。惟水伯雖不能淥死他倒還不曾搶他物件。至請如

來著羅漢下砂又將金丹砂搶去。似你這老官縱放怪物搶奪傷人該當何罪？”老君道：“我那金剛琢乃是我過函關化胡之器自幼煉成之寶。憑你甚麼兵器水火俱莫能近他。若偷去我的芭蕉扇兒連我也不能奈他何矣。”

大聖才歡歡喜喜隨著老君。老君執了芭蕉扇駕著祥雲同行出了仙宮南天門外低下雲頭徑至金晴山界見了十八尊羅漢、雷公、水伯、火德、李天王父子備言前事一遍。老君道：“孫悟空還去誘他出來我好收他。”這行者跳下峰頭又高聲罵道：“北潑孽畜！趁早出來受死！”那小妖又去報知老魔道：“這賊猴又不知請誰來也。”急綽槍舉寶迎出門來。行者罵道：“你這潑魔今番坐定是死了！不要走！吃吾一掌！”急縱身跳個滿懷劈臉打了一個耳括子回頭就跑。那魔輪槍就趕只聽得高峰上叫道：“那牛兒還不歸家可待何日？”那魔抬頭看見是太上老君就唬得心驚膽戰道：“這賊猴真個是個地裡鬼！

卻怎麼就訪得我的主公來也？”老君念個咒語將扇子搧了一下那怪將圈子丟來被老君一把接住；又一搧那怪物力軟筋麻現了本相原來是一隻青牛。老君將金鋼琢吹口仙氣穿了那怪的鼻子解下勒袍帶系於琢上牽在手中。至今留下個拴牛鼻的拘兒又名賓郎職此之謂。老君辭了眾神跨上青牛背上駕彩雲徑歸兜率院；縛妖怪高升離恨天。孫大聖才同天王等眾打入洞裡把那百十個小妖盡皆打死各取兵器謝了天王父子回天雷公入府火德歸宮水伯回河羅漢向西；然後才解放唐僧八戒沙僧拿了鐵棒。他三人又謝了行者收拾馬匹行裝師徒們離洞找大路方走。正走間只聽得路旁叫：

“唐聖僧吃了齋飯去。”那長老心驚。不知是甚麼人叫喚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禪主吞餐懷鬼孕 黃婆運水解邪胎

德行要修八百陰功須積三千。均平物我與親冤始合西天本願。魔兕刀兵不怯空勞水火無愆。老君降伏卻朝天笑把青牛牽轉。話說那大路旁叫喚者誰？乃金晴山山神土地捧著紫金缽盂叫道：“聖僧啊這缽盂飯是孫大聖向好處化來的。

因你等不聽良言誤入妖魔之手致令大聖勞苦萬端今日方救得出。且來吃了飯再去走路莫孤負孫大聖一片恭孝之心也。”三藏道：“徒弟萬分虧你！言謝不盡！早知不出圈痕那有此殺身之害。”行者道：“不瞞師父說只因你不信我的圈子卻教你受別人的圈子。多少苦楚可歎！可歎！”八戒道：“怎麼又有個圈子。”行者道：“都是你這孽嘴孽舌的夯貨弄師父遭此一場大難！著老孫翻天覆地請天兵水火與佛祖丹砂盡被他使一個白森森的圈子套去。如來暗示了羅漢對老孫說出那妖的根原才請老君來收伏卻是個青牛作怪。”三藏聞言感激不

盡道：“賢徒今番經此下次定然聽你吩咐。”遂此四人分吃那飯那飯熱氣騰騰的。行者道：“這飯多時了卻怎麼還熱？”土地跪下道：“是小神知大聖功完才自熱來伺候。”須臾飯畢收拾了缽盂辭了土地山神。

那師父才攀鞍上馬過了高山。正是滌慮洗心皈正覺餐風宿水向西行。行彀多時又值早春天氣聽了些“紫燕呢喃黃鸝睍睆。紫燕呢喃香嘴困黃鸝襴睆巧音訊。滿地落紅如布錦遍山翠似堆茵。嶺上青梅結豆崖前古柏留雲。野潤煙光淡沙暄日色曛。幾處園林花放蕊陽回大地柳芽新。正行處忽遇一道小河澄澄清水湛湛寒波。唐長老勒過馬觀看遠見河那邊有柳陰垂碧微露著茅屋幾椽。行者遙指那廂道：

“那裡人家一定是擺渡的。”三藏道：“我見那廂也似這般卻不見船隻未敢開言。”八戒旋下行李厲聲高叫道：“擺渡的！

撐船過來！”連叫幾遍只見那柳陰裡面咿咿啞啞的撐出一隻船兒。不多時相近這岸。師徒們仔細看了那船兒真個是：

短棹分波輕橈泛浪。瞰堂油漆彩艎板滿平倉。船頭上鐵纜盤窩船後邊舵樓明亮。雖然是一葦之航也不亞泛湖浮海。縱無錦纜牙檣實有松樁桂楫。固不如萬里神舟真可渡一河之隔。往來只在兩崖邊出入不離古渡口。那船兒須臾頂岸有梢子叫雲：“過河的這裡去。”三藏縱馬近前看處那梢子怎生模樣：頭裹錦絨帕足踏皂絲鞋。身穿百納綿襠襖腰束千針裙布衫。手腕皮粗筋力硬眼花眉皺面容衰。聲音嬌細如鶯囀近觀乃是老裙釵。行者近于船邊道：“你是擺渡的？”那婦人道：

“是。”行者道：“梢公如何不在卻著梢婆撐船？”婦人微笑不答用手拖上跳板。沙和尚將行李挑上去行者扶著師父上跳然後順過船來八戒牽上白馬收了跳板。那婦人撐開船搖動槳頃刻間過了河。

身登西岸長老教沙僧解開包取幾文錢鈔與他。婦人更不爭多寡將纜拴在傍水的樁上笑嘻嘻徑入莊屋裡去了。三藏見那水清一時口渴便著八戒：“取缽盂舀些水來我吃。”

那呆子道：“我也正要些兒吃哩。”即取缽盂舀了一缽遞與師父。師父吃了有一少半還剩了多半呆子接來一氣飲幹卻伏侍三藏上馬。師徒們找路西行不上半個時辰那長老在馬上呻吟道：“腹痛！”八戒隨後道：“我也有些腹痛。”沙僧道：“想是吃冷水了？”說未畢師父聲喚道：“疼的緊！”八戒也道：“疼得緊！”他兩個疼痛難禁漸漸肚子大了。用手摸時似有血團肉塊不住

的骨冗骨冗亂動。三藏正不穩便忽然見那路旁有一村舍樹梢頭挑著兩個草把。行者道：“師父好了那廂是個賣酒的人家。我們且去化他些熱湯與你吃就問可有賣藥的討貼藥與你治治腹痛。”三藏聞言甚喜卻打白馬不一時到了村舍門口下馬。但只見那門兒外有一個老婆婆端坐在草墩上績麻。行者上前打個問訊道：“婆婆貧僧是東土大唐來的我師父乃唐朝禦弟。因為過河吃了河水覺肚腹疼痛。”那婆婆喜哈哈的道：“你們在那邊河裡吃水來？”行者道：“是在此東邊清水河吃的。”那婆婆欣欣的笑道：“好耍子！好耍子！你都進來我與你說。”

行者即攙唐僧沙僧即扶八戒兩人聲聲喚喚腆著肚子一個個只疼得面黃眉皺入草舍坐下行者只叫：“婆婆是必燒些熱湯與我師父我們謝你。”那婆婆且不燒湯笑唏唏跑走後邊叫道：“你們來看！你們來看！”那裡面蹼烤蹼踏的又走出兩三個半老不老的婦人都來望著唐僧灑笑。行者大怒喝了一聲把牙一嗟唬得那一家子跌跌蹡蹡往後就走。行者上前扯住那老婆子道：“快早燒湯我饒了你！”那婆子戰兢兢的道：“爺爺呀我燒湯也不濟事也治不得他兩個肚疼。你放了我等我說。”行者放了他他說：“我這裡乃是西梁女國。我們這一國盡是女人更無男子故此見了你們歡喜。你師父吃的那水不好了那條河喚做子母河我那國王城外還有一座迎陽館驛驛門外有一個照胎泉。我這裡人但得年登二十歲以上方敢去吃那河裡水。吃水之後便覺腹痛有胎。至三日之後到那迎陽館照胎水邊照去。若照得有了雙影便就降生孩兒。你師吃了子母河水以此成了胎氣也不日要生孩子熱湯怎麼治得？”三藏聞言大驚失色道：“徒弟啊！似此怎了？”八戒扭腰撒胯的哼道：“爺爺呀！要生孩子我們卻是男身！那裡開得產門？如何脫得出來。”行者笑道：“古人雲瓜熟自落若到那個時節一定從脅下裂個窟窿鑽出來也。”八戒見說戰兢兢忍不得疼痛道：“罷了罷了！死了死了！”沙僧笑道：“二哥莫扭莫扭！只怕錯了養兒腸弄做個胎前病。”那呆子越慌了眼中噙淚。扯著行者道：“哥哥！你問這婆婆看那裡有手輕的穩婆預先尋下幾個這半會一陣陣的動盪得緊想是摧陣疼。

快了！快了！”沙僧又笑道：“二哥既知摧陣疼不要扭動只恐擠破漿泡耳。”三藏哼著道：“婆婆啊你這裡可有醫家？教我徒弟去買一貼墮胎藥吃了打下胎來罷。”那婆子道：“就有藥也不濟事。只是我們這正南街上有一座解陽山山中有一個破兒洞洞裡有一眼落胎泉。須得那井裡水吃一口方才解了胎氣。

卻如今取不得水了向年來了一個道人稱名如意真仙把那破兒洞改作聚仙庵護住落胎泉水不肯善賜與人。但欲求水者須要花紅表禮羊酒果盤志誠奉獻只拜求得他一碗兒水哩。你們這行腳僧怎麼得許多錢財買辦？但只可挨命待時而生產罷了。”行者聞得此言滿心歡喜道：“婆婆你這裡到那解陽山有幾多路

程？”婆婆道：“有三十裡。”行者道：“好了！好了！師父放心待老孫取些水來你吃。”好大聖吩咐沙僧道：

“你好仔細看著師父若這家子無禮侵哄師父你拿出舊時手段來裝嚇虎唬他等我取水去。”沙僧依命只見那婆子端出一個大瓦缽來遞與行者道：“拿這缽頭兒去是必多取些來與我們留著用急。”行者真個接了瓦缽出草舍縱雲而去。那婆子才望空禮拜道：“爺爺呀！這和尚會駕雲！”才進去叫出那幾個婦人來對唐僧磕頭禮拜都稱為羅漢菩薩一壁廂燒湯辦飯供奉唐僧不題。

卻說那孫大聖筋斗雲起少頃間見一座山頭阻住雲角即按雲光睜睛看處好山！但見那：幽花擺錦野草鋪藍。澗水相連落溪雲一樣閑。重重穀壑藤蘿密遠遠峰巒樹木鬱。鳥啼雁過鹿飲猿攀。翠岱如屏嶂青崖似髻鬟。塵埃滾滾真難到泉石涓涓不厭看。每見仙童采藥去常逢樵子負薪還。果然不亞天臺景勝似三峰西華山！這大聖正然觀看那山不盡又只見背陰處有一所莊院忽聞得犬吠之聲。大聖下山徑至莊所卻也好個去處看那：小橋通活水茅舍倚青山。村犬汪籬落幽人自往還。

不時來至門見一個老道人盤坐在綠茵之上大聖放下瓦缽近前道問訊那道人欠身還禮道：“那方來者？至小庵有何勾當？”行者道：“貧僧乃東土大唐欽差西天取經者。因我師父誤飲了子母河之水如今腹疼腫脹難禁。問及土人說是結成胎氣無方可治。訪得解陽山破兒洞有落胎泉可以消得胎氣故此特來拜見如意真仙求些泉水搭救師父累煩老道指引指引。”那道人笑道：“此間就是破兒洞今改為聚仙庵了。我卻不是別人即是如意真仙老爺的大徒弟。你叫做甚麼名字？

待我好與你通報。”行者道：“我是唐三藏法師的大徒弟賤名孫悟空。”那道人問曰：“你的花紅酒禮都在那裡？”行者道：

“我是個過路的掛搭僧不曾辦得來。”道人笑道：“你好癡呀！

我老師父護住山泉並不曾白送與人。你回去辦將禮來我好通報不然請回莫想莫想！”行者道：“人情大似聖旨你去說我老孫的名字他必然做個人情或者連井都送我也。”

那道人聞此言只得進去通報卻見那真仙撫琴只待他琴終方才說道：“師父外面有個和尚口稱是唐三藏大徒弟孫悟空欲求落胎泉水救他師父。”那真仙不聽說便罷一聽得說個悟空名字卻就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急起身下了琴床脫了素服換上道衣取一把如意鉤子跳出庵門叫道：

“孫悟空何在？”行者轉頭觀見那真仙打扮：頭戴星冠飛彩豔身穿金縷法衣紅。足下雲鞋堆錦繡腰間寶帶繞玲瓏。一雙納錦淩波襪半露裙襴閃繡絨。手拿如意金鉤子鐏利杆長若蟒龍。鳳眼光明眉葯豎鋼牙尖利口翻紅。額下髯飄如烈火鬢邊赤短蓬鬆。形容惡似溫元帥爭奈衣冠不一同。行者見了合掌作禮道：“貧僧便是孫悟空。”那先生笑道：“你真個是孫悟空卻是假名托姓者？”行者道：“你看先生說話常言道君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便是悟空豈有假託之理？”先生道：

“你可認得我麼？”行者道：“我因歸正釋門秉誠僧教這一向登山涉水把我那幼時的朋友也都疏失未及拜訪少識尊顏。

適間問道子母河西鄉人家言及先生乃如意真仙故此知之。”

那先生道：“你走你的路我修我的真你來訪我怎的？”行者道：“因我師父誤飲了子母河水腹疼成胎特來仙府拜求一碗落胎泉水救解師難也。”那先生怒目道：“你師父可是唐三藏麼？”行者道：“正是正是。”先生咬牙恨道：“你們可曾會著一個聖嬰大王麼？”行者道：“他是號山枯松澗火雲洞紅孩兒妖怪的綽號真仙問他怎的？”先生道：“是我之舍侄我乃牛魔王的兄弟。前者家兄處有信來報我稱說唐三藏的大徒弟孫悟空憊懶將他害了。我這裡正沒處尋你報仇你倒來尋我還要甚麼水哩！”行者陪笑道：“先生差了你令兄也曾與我做朋友幼年間也曾拜七弟兄但只是不知先生尊府有失拜望。如今令侄得了好處現隨著觀音菩薩做了善財童子我等尚且不如怎麼反怪我也？”先生喝道：“這潑猢猻！還弄巧舌！我舍侄還是自在為王好還是與人為奴好？不得無禮！吃我這一鉤！”大聖使鐵棒架住道：“先生莫說打的話且與些泉水去也。”那先生罵道：“潑猢猻！不知死活！如若三合敵得我與你水去；敵不去只把你剁為肉醬方與我侄子報仇。”大聖罵道：“我把你不識起倒的孽障！既要打走上來看棍！”那先生如意鉤劈手相還。二人在聚仙庵好殺：聖僧誤食成胎水行者來尋如意仙。那曉真仙原是怪倚強護住落胎泉。及至相逢講仇隙爭持決不遂如然。言來語去成僝僽意惡情凶要報冤。這一個因師傷命來求水那一個為侄亡身不與泉。如意鉤強如蠍毒金箍棒狠似龍巔。當胸亂刺施威猛著腳斜鉤展妙玄。陰手棍丟傷處重過肩鉤起近頭鞭。鎖腰一棍鷹持雀壓頂三鉤蜋捕蟬。往往來來爭勝敗返返複複兩回還。鉤攣棒打無前後不見輸贏在那邊。那先生與大聖戰經十數合敵不得大聖。這大聖越加猛烈一條棒似滾滾流星著頭亂打先生敗了筋力倒拖著如意鉤往山上走了。

大聖不去趕他卻來庵內尋水那個道人早把庵門關了。

大聖拿著瓦缽趕至門前盡力氣一腳踢破庵門闖將進去見那道人伏在井欄上被大聖喝了一聲舉棒要打那道人往後跑了。卻才尋出吊桶來正自打水又被那先生趕到前邊使如意鉤子把大聖鉤著腳一跌跌了個嘴哏地。大聖爬起來使鐵棒就打他卻閃在旁邊執著鉤子道："看你可取得我的水去！"大聖罵道："你上來！你上來！我把你這個孽障直打殺你！"那先生也不上前拒敵只是禁住了不許大聖打水。大聖見他不動卻使左手輪著鐵棒右手使吊桶將索子才突魯魯的放下。他又來使鉤。大聖一隻手撐持不得又被他一鉤鉤著腳扯了個躘踵連井索通跌下井去了。大聖道："這廝卻是無禮！"爬起來雙手輪棒沒頭沒臉的打將上去。那先生依然走了不敢迎敵。大聖又要去取水奈何沒有吊桶又恐怕來鉤扯心中暗暗想道："且去叫個幫手來！"

好大聖撥轉雲頭徑至村舍門叫一聲："沙和尚。"那裡邊三藏忍痛呻吟豬八戒哼聲不絕聽得叫喚二人歡喜道：

"沙僧啊悟空來也。"沙僧連忙出門接著道："大哥取水來了？"大聖進門對唐僧備言前事三藏滴淚道："徒弟啊似此怎了？"大聖道："我來叫沙兄弟與我同去到那庵邊等老孫和那廝敵鬥教沙僧乘便取水來救你。"三藏道："你兩個沒病的都去了丟下我兩個有病的教誰伏侍？"那個老婆婆在旁道：

"老羅漢只管放心不須要你徒弟我家自然看顧伏侍你。你們早間到時我等實有愛憐之意卻才見這位菩薩雲來霧去方知你是羅漢菩薩。我家決不敢複害你。"行者咄的一聲道："汝等女流之輩敢傷那個？"老婆子笑道："爺爺呀還是你們有造化來到我家！若到第二家你們也不得囫圇了！"八戒哼哼的道："不得囫圇是怎麼的？"婆婆道："我一家兒四五口都是有幾歲年紀的把那風月事盡皆休了故此不肯傷你。若還到第二家老小眾大那年小之人那個肯放過你去！就要與你交合。假如不從就要害你性命把你們身上肉都割了去做香袋兒哩。"八戒道："若這等我決無傷。他們都是香噴噴的好做香袋；我是個臊豬就割了肉去也是臊的故此可以無傷。"行者笑道："你不要說嘴省些力氣好生產也。"那婆婆道："不必遲疑快求水去。"行者道："你家可有吊桶？借個使使。"那婆子即往後邊取出一個吊桶又窩了一條索子遞與沙僧。沙僧道：

"帶兩條索子去恐一時井深要用。"沙僧接了桶索即隨大聖出了村舍一同駕雲而去。那消半個時辰卻到解陽山界按下雲頭徑至庵外。大聖吩咐沙僧道："你將桶索拿了且在一邊躲著等老孫出頭索戰。你待我兩人交戰正濃之時你乘機進去取水就走。"沙僧謹依言命。

孫大聖掣了鐵棒近門高叫："開門！開門！"那守門的看見急入裡通報道："師父那孫悟空又來了也。"那先生心中大怒道："這潑猴老大無狀！一

向聞他有些手段果然今日方知他那條棒真是難敵。”道人道：“師父他的手段雖高你亦不亞與他正是個對手。”先生道：“前面兩回被他贏了。”道人道：

“前兩回雖贏不過是一猛之性；後面兩次打水之時被師父鉤他兩跌卻不是相比肩也？先既無奈而去今又複來必然是三藏胎成身重埋怨得緊不得已而來也決有慢他師之心。管取我師決勝無疑。”真仙聞言喜孜孜滿懷春意笑盈盈一陣威風挺如意鉤子走出門來喝道：“潑猢猻！你又來作甚？”大聖道：“我來只是取水”。真仙道：“泉水乃吾家之井憑是帝王宰相也須表禮羊酒來求方才僅與些須。況你又是我的仇人擅敢白手來取？”大聖道“真個不與？”真仙道：“不與不與！”大聖罵道：“潑孽障！既不與水看棍！”丟一個架子搶個滿懷不容說著頭便打。那真仙側身躲過使鉤子急架相還。這一場比前更勝好殺：金箍棒如意鉤二人奮怒各懷仇。飛砂走石乾坤暗播土揚塵日月愁。大聖救師來取水妖仙為侄不容求。

兩家齊努力一處賭安休。咬牙爭勝負切齒定剛柔。添機見越抖擻噴雲噯霧鬼神愁。朴樸兵兵鉤棒響喊聲哮吼振山丘。

狂風滾滾催林木殺氣紛紛過鬥牛。大聖愈爭愈喜悅真仙越打越綢繆。有心有意相爭戰不定存亡不甘休。他兩個在庵門外交手跳跳舞舞的鬥到山坡之下恨苦相持不題。

卻說那沙和尚提著吊桶闖進門去只見那道人在井邊擋住道：“你是甚人敢來取水！”沙僧放下吊桶取出降妖寶杖不對話著頭便打。那道人躲閃不及把左臂膊打折道人倒在地下掙命。沙僧罵道：“我要打殺你這孽畜怎奈你是個人身！

我還憐你饒你去罷！讓我打水！”那道人叫天叫地的爬到後面去了。沙僧卻才將吊桶向井中滿滿的打了一吊桶水走出庵門駕起雲霧望著行者喊道：“大哥我已取了水去也！饒他罷！饒他罷！”大聖聽得方才使鐵棒支住鉤子道：“你聽老孫說我本待斬盡殺絕爭奈你不曾犯法二來看你令兄牛魔王的情上。先頭來我被鉤了兩下未得水去。才然來我是個調虎離山計哄你出來爭戰卻著我師弟取水去了。老孫若肯拿出本事來打你莫說你是一個甚麼如意真仙就是再有幾個也打死了。正是打死不如放生且饒你教你活幾年耳已後再有取水者切不可勒掯他。”那妖仙不識好歹演一演就來鉤腳被大聖閃過鉤頭趕上前喝聲：“休走！”那妖仙措手不及推了一個蹼辣掙扎不起。大聖奪過如意鉤來折為兩段總拿著又一抉抉作四段擲之於地道：“潑孽畜！再敢無禮麼？”那妖仙戰戰兢兢忍辱無言這大聖笑呵呵駕雲而起。有詩為證詩曰：真鉛若煉須真水真水調和真汞幹。真汞真鉛無母氣靈砂靈藥是仙丹。嬰兒枉結成胎象土母施功不費難。推

倒旁門宗正教心君得意笑容還。大聖縱著祥光趕上沙僧得了真水喜喜歡歡回於本處按下雲頭徑來村舍只見豬八戒腆著肚子倚在門枋上哼哩。行者悄悄上前道：“呆子幾時占房的？”呆子慌了道：“哥哥莫取笑可曾有水來麼？”行者還要耍他沙僧隨後就到笑道：“水來了！水來了！”三藏忍痛欠身道：“徒弟啊累了你們也！”那婆婆卻也歡喜幾口兒都出禮拜道：“菩薩呀卻是難得！難得！”即忙取個花磁盞子舀了半盞兒遞與三藏道：“老師父細細的吃只消一口就解了胎氣。”八戒道：“我不用盞子連吊桶等我喝了罷。”那婆子道：

“老爺爺唬殺人罷了！若吃了這吊桶水好道連腸子肚子都化盡了！”嚇得呆子不敢胡為也只吃了半盞。那裡有頓飯之時他兩個腹中絞痛只聽轂轆轂轆三五陣腸鳴。腸鳴之後那呆子忍不住大小便齊流唐僧也忍不住要往靜處解手。行者道：

“師父啊切莫出風地裡去。怕人子一時冒了風弄做個產後之疾。”那婆婆即取兩個淨桶來教他兩個方便。須臾間各行了幾遍才覺住了疼痛漸漸的銷了腫脹化了那血團肉塊。那婆婆家又煎些白米粥與他補虛八戒道：“婆婆我的身子實落不用補虛。且燒些湯水與我洗個澡卻好吃粥。”沙僧道：

“哥哥洗不得澡坐月子的人弄了水漿致病。”八戒道：“我又不曾大生左右只是個小產怕他怎的？洗洗兒乾淨。”真個那婆子燒些湯與他兩個淨了手腳。唐僧才吃兩盞兒粥湯八戒就吃了十數碗還只要添。行者笑道：“夯貨！少吃些！莫弄做個沙包肚不象模樣。”八戒道：“沒事！沒事！我又不是母豬怕他做甚？”那家子真個又去收拾煮飯。

老婆婆對唐僧道：“老師父把這水賜了我罷。”行者道：

“呆子不吃水了？”八戒道：“我的肚腹也不疼了胎氣想是已行散了灑然無事又吃水何為？”行者道：“既是他兩個都好了將水送你家罷。”那婆婆謝了行者將余剩之水裝於瓦罐之中埋在後邊地下對眾老小道：“這罐水彀我的棺材本也！”眾老小無不歡喜整頓齋飯調開桌凳唐僧們吃了齋。消消停停將息了一宿。次日天明師徒們謝了婆婆家出離村舍。唐三藏攀鞍上馬。沙和尚挑著行囊。孫大聖前邊引路豬八戒攏了韁繩這裡才是洗淨口孽身乾淨銷化凡胎體自然。

畢竟不知到國界中還有甚麼理會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法性西來逢女國 心猿定計脫煙花

話說三藏師徒別了村舍人家依路西進不上三四十裡早到西梁國界。唐僧在馬上指道：“悟空前面城池相近市井上人語喧嘩想是西梁女國。汝等須要仔細謹慎規矩切休放蕩情懷紊亂法門教旨。”三人聞言謹遵嚴命。言未盡卻至東關廂街口。那裡人都是長裙短襖粉面油頭不分老少盡是婦女正在兩街上做買做賣忽見他四眾來時一齊都鼓掌呵呵整容歡笑道：“人種來了！人種來了！”慌得那三藏勒馬難行須臾間就塞滿街道惟聞笑語。八戒口裡亂嚷道：“我是個銷豬！

我是個銷豬！”行者道：“呆子莫胡談拿出舊嘴臉便是。”八戒真個把頭搖上兩搖豎起一雙蒲扇耳扭動蓮蓬吊搭唇一聲喊把那些婦女們唬得跌跌爬爬。有詩為證詩曰：聖僧拜佛到西梁國內衝陰世少陽。農士工商皆女輩漁樵耕牧盡紅妝。

嬌娥滿路呼人種幼婦盈街接粉郎。不是悟能施醜相煙花圍困苦難當！遂此眾皆恐懼不敢上前一個個都撚手矬腰搖頭咬指戰戰兢兢排塞街旁路下都看唐僧。孫大聖卻也弄出醜相開路。沙僧也裝嚇虎維持八戒采著馬掬著嘴擺著耳朵。

一行前進又見那市井上房屋齊整鋪面軒昂一般有賣鹽賣米、酒肆茶房鼓角樓臺通貨殖旗亭候館掛簾櫳。師徒們轉灣抹角忽見有一女官侍立街下高聲叫道：“遠來的使客不可擅入城門請投館驛注名上簿待下官執名奏駕驗引放行。”

三藏聞言下馬觀看那衙門上有一匾上書迎陽驛三字。長老道：“悟空那村舍人家傳言是實果有迎陽之驛。”沙僧笑道：

“二哥你卻去照胎泉邊照照看可有雙影。”八戒道：“莫弄我！

我自吃了那盞兒落胎泉水已此打下胎來了還照他怎的？”三藏回頭吩咐道：“悟能謹言！謹言！”遂上前與那女官作禮。女官引路請他們都進驛內正廳坐下即喚看茶。又見那手下人盡是三綹梳頭、兩截穿衣之類你看他拿茶的也笑。少頃茶罷女官欠身問曰：“使客何來？”行者道：“我等乃東土大唐王駕下欽差上西天拜佛求經者。我師父便是唐王禦弟號曰唐三藏我乃他大徒弟孫悟空這兩個是我師弟豬悟能沙悟淨一行連馬五口。隨身有通關文牒乞為照驗放行。”那女官執筆寫罷下來叩頭道：“老爺恕罪下官乃迎陽驛驛丞實不知上邦老爺知當遠接。”拜畢起身即令管事的安排飲饌道：“爺爺們寬坐一時待下官進城啟奏我王倒換關文打領給送老爺們西進。”三藏欣然而坐不題。

且說那驛丞整了衣冠徑入城中五鳳樓前對黃門官道：

“我是迎陽館驛丞有事見駕。”黃門即時啟奏降旨傳宣至殿問曰：“驛丞有何事來奏？”驛丞道：“微臣在驛接得東土大唐王禦弟唐三藏有三個徒弟名喚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連馬五口欲上西天拜佛取經。特來啟奏主公可許他倒換關文放行？“女王聞奏滿心歡喜對眾文武道：“寡人夜來夢見金屏生彩豔玉鏡展光明乃是今日之喜兆也。”眾女官擁拜丹墀道：“主公怎見得是今日之喜兆？”女王道：“東土男人乃唐朝禦弟。我國中自混沌開闢之時累代帝王更不曾見個男人至此。幸今唐王禦弟下降想是天賜來的。寡人以一國之富願招禦弟為王我願為後與他陰陽配合生子生孫永傳帝業卻不是今日之喜兆也？”眾女官拜舞稱揚無不歡悅。驛丞又奏道：“主公之論乃萬代傳家之好。但只是禦弟三徒兇惡不成相貌。”女王道：“卿見禦弟怎生模樣？他徒弟怎生凶醜？”驛丞道：“禦弟相貌堂堂丰姿英俊誠是天朝上國之男兒南贍中華之人物。那三徒卻是形容獰惡相貌如精。”女王道：“既如此把他徒弟與他領給倒換關文打他往西天只留下禦弟有何不可？”眾官拜奏道：“主公之言極當臣等欽此欽遵。

但只是匹配之事無媒不可自古道姻緣配合憑紅葉月老夫妻系赤繩。”女王道：“依卿所奏就著當駕太師作媒迎陽驛丞主婚先去驛中與禦弟求親。待他許可寡人卻擺駕出城迎接。”那太師驛丞領旨出朝。

卻說三藏師徒們在驛廳上正享齋飯只見外面人報：“當駕太師與我們本官老姆來了。”三藏道：“太師來卻是何意？”八戒道：“怕是女王請我們也。”行者道：“不是相請就是說親。”

三藏道：“悟空假如不放強逼成親卻怎麼是好？”行者道：

“師父只管允他老孫自有處治。”

說不了二女官早至對長老下拜。長老一一還禮道：“貧僧出家人有何德能敢勞大人下拜？”那太師見長老相貌軒昂心中暗喜道：“我國中實有造化這個男子卻也做得我王之夫。”二官拜畢起來侍立左右道：“禦弟爺爺萬千之喜了！”

三藏道：“我出家人喜從何來？”太師躬身道：“此處乃西梁女國國中自來沒個男子。今幸禦弟爺爺降臨臣奉我王旨意特來求親。”三藏道：“善哉！善哉！我貧僧隻身來到貴地又無兒女相隨止有頑徒三個不知大人求的是那個親事？”驛丞道：

“下官才進朝啟奏我王十分歡喜道夜來得一吉夢夢見金屏生彩豔玉鏡展光明知禦弟乃中華上國男兒我王願以一國之富招贅禦弟爺爺為夫坐南面稱孤我王願為帝后。傳旨著太師作媒下官主婚故此特來求這親事也。”三藏聞言低頭不語。太師道：“大丈夫遇時不可錯過似此招贅之事天下雖有；托國之富世上實稀。請禦弟允庶好回奏。”長老越加癡啞。八戒在旁掬著碓挺嘴叫道：“太師你去上複國王：我師父乃久修得道的羅漢決不愛你托國之富也不愛你傾國之容快些兒倒換關文打他往西去留我在此招贅如何？”太師聞說膽戰心驚不敢回話。驛丞道：“你雖是個男身但只形容醜陋不中我王之意。”八戒笑道：“你甚不通變常言道粗柳簸箕細柳鬥世上誰見男兒醜。”行者道：“呆子勿得胡談任師父尊意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莫要擔閣了媒妁工夫。”三藏道：“悟空憑你怎麼說好！”行者道：“依老孫說你在這裡也好自古道千里姻緣似線牽哩那裡再有這般相應處？”三藏道：“徒弟我們在這裡貪圖富貴誰卻去西天取經？那不望壞了我大唐之帝主也？”太師道：“禦弟在上微臣不敢隱言。我王旨意原只教求禦弟為親教你三位徒弟赴了會親筵宴付領給倒換關文往西天取經去哩。”行者道：“太師說得有理我等不必作難情願留下師父與你主為夫快換關文打我們西去待取經回來好到此拜爺娘討盤纏回大唐也。”那太師與驛丞對行者作禮道：“多謝老師玉成之恩！”八戒道：“太師切莫要口裡擺菜碟兒既然我們許諾且教你主先安排一席與我們吃鍾肯酒如何？”太師道：“有有有就教擺設筵宴來也。”那驛丞與太師歡天喜地回奏女主不題。

卻說唐長老一把扯住行者罵道：“你這猴頭弄殺我也！

怎麼說出這般話來教我在此招婚你們西天拜佛我就死也不敢如此。”行者道：“師父放心老孫豈不知你性情但只是到此地遇此人不得不將計就計！”三藏道：“怎麼叫做將計就計？”行者道：“你若使住法兒不允他他便不肯倒換關文不放我們走路。倘或意噁心毒喝令多人割了你肉做甚麼香袋啊我等豈有善報？一定要使出降魔蕩怪的神通。你知我們的手腳又重器械又凶但動動手兒這一國的人盡打殺了。他雖然阻當我等卻不是怪物妖精還是一國人身；你又平素是個好善慈悲的人在路上一靈不損若打殺無限的平人你心何忍！

誠為不善了也。”三藏聽說道：“悟空此論最善。但恐女主招我進去要行夫婦之禮我怎肯喪元陽敗壞了佛家德行；走真精墜落了本教人身？”行者道：“今日允了親事他一定以皇帝禮擺駕出城接你。你更不要推辭就坐他鳳輦龍車登寶殿面南坐下問女王取出禦寶印信來宣我們兄弟進朝把通關文牒用了印再請女王寫個手字花押僉押了交付與我們。一壁廂教擺筵宴就當與女王會喜就與我們送行。待筵宴已畢再叫排駕只說送我們三人出城回來與女王配合。哄得他君臣歡悅更無阻擋之心亦不起毒惡之念卻待送出城外你下了龍車鳳輦教沙僧伺候左右伏侍你騎上白馬老孫卻使個定身法兒教他君臣人等皆不能動我們順大路只

管西行。行得一晝夜我卻念個咒解了術法還教他君臣們蘇醒回城。一則不傷了他的性命二來不損了你的元神。這叫做假親脫網之計豈非一舉兩全之美也？”三藏聞言如醉方醒似夢初覺樂以忘憂稱謝不盡道：“深感賢徒高見。”四眾同心合意正自商量不題。

卻說那太師與驛丞不等宣詔直入朝門白玉階前奏道：

“主公佳夢最准魚水之歡就矣。”女王聞奏卷珠簾下龍床啟櫻唇露銀齒笑吟吟嬌聲問曰：“賢卿見禦弟怎麼說來？”

太師道：“臣等到驛拜見禦弟畢即備言求親之事。禦弟還有推託之辭幸虧他大徒弟慨然見允願留他師父與我王為夫面南稱帝只教先倒換關文打他三人西去；取得經回好到此拜認爺娘討盤費回大唐也。”女王笑道：“禦弟再有何說。”

太師奏道：“禦弟不言願配我主只是他那二徒弟先要吃席肯酒？”女王聞言即傳旨教光祿寺排宴一壁廂排大駕出城迎接夫君。眾女官即欽遵王命打掃宮殿鋪設庭台。一班兒擺宴的火安排；一班兒擺駕的流星整備。你看那西梁國雖是婦女之邦那鑾輿不亞中華之盛但見：六龍噴彩雙鳳生祥。六龍噴彩扶車出雙鳳生祥駕輦來。馥蘸異香藹氤氳瑞氣開。金魚玉佩多官擁寶髻雲鬟眾女排。鴛鴦掌扇遮鑾駕翡翠珠簾影鳳釵。笙歌音美弦管聲諧。一片歡情沖碧漢無邊喜氣出靈台。三簷羅蓋搖天宇五色旌旗映禦階。此地自來無合巹女王今日配男才。

不多時大駕出城早到迎陽館驛。忽有人報三藏師徒道：

“駕到了。”三藏聞言即與三徒整衣出廳迎駕。女王捲簾下輦道：“那一位是唐朝禦弟？”太師指道：“那驛門外香案前穿襴衣者便是。”女王閃鳳目簇蛾眉仔細觀看果然一表非凡你看他：丰姿英偉相貌軒昂。齒白如銀砌唇紅口四方。頂平額闊天倉滿目秀眉清地閣長。兩耳有輪真傑士一身不俗是才郎。

好個妙齡聰俊風流子堪配西梁窈窕娘。女王看到那心歡意美之外不覺淫情汲汲愛欲恣恣展放櫻桃小口呼道：“大唐禦弟還不來占鳳乘鸞也？”三藏聞言耳紅面赤羞答答不敢抬頭。豬八戒在旁掬著嘴餳眼觀看那女王卻也嫋娜真個眉如翠羽肌似羊脂。臉襯桃花瓣鬟堆金鳳絲。秋波湛湛妖嬈態春筍纖纖妖媚姿。斜髆紅綃飄彩豔高簪珠翠顯光輝。說甚麼昭君美貌果然是賽過西施。柳腰微展鳴金珮蓮步輕移動玉肢。月裡嫦娥難到此九天仙子怎如斯。宮妝巧樣非凡類誠然王母降瑤池。那呆子看到好處忍不住口嘴流涎心頭撞鹿一時間骨軟筋麻好便似雪獅子向火不覺的都化去也。

只見那女王走近前來一把扯住三藏俏語嬌聲叫道：

“禦弟哥哥請上龍車和我同上金鑾寶殿匹配夫婦去來。”這長老戰兢兢立站不住似醉如癡。行者在側教道：“師父不必太謙請共師娘上輦快快倒換關文等我們取經去罷。”長老不敢回言把行者抹了兩抹止不住落下淚來行者道：“師父切莫煩惱這般富貴不受用還待怎麼哩？”三藏沒及奈何只得依從揩了眼淚強整歡容移步近前與女主：同攜素手共坐龍車。那女主喜孜孜欲配夫妻這長老憂惶惶只思拜佛。一個要洞房花燭交鴛侶一個要西宇靈山見世尊。女帝真情聖僧假意。女帝真情指望和諧同到老；聖僧假意牢藏情意養元神。一個喜見男身恨不得白晝並頭諧伉儷；一個怕逢女色只思量即時脫網上雷音。二人和會同登輦豈料唐僧各有心！

那些文武官見主公與長老同登鳳輦並肩而坐一個個眉花眼笑撥轉儀從複入城中。孫大聖才教沙僧挑著行李牽著白馬隨大駕後邊同行。豬八戒往前亂跑先到五鳳樓前嚷道：“好自在！好現成呀！這個弄不成！這個弄不成！吃了喜酒進親才是！”唬得些執儀從引導的女官一個個回至駕邊道：

“主公那一個長嘴大耳的在五鳳樓前嚷道要喜酒吃哩。”女主聞奏與長老倚香肩偎並桃腮開檀口俏聲叫道：“禦弟哥哥長嘴大耳的是你那個高徒？”三藏道：“是我第二個徒弟他生得食腸寬大一生要圖口肥。須是先安排些酒食與他吃了方可行事。”女主急問：“光祿寺安排筵宴完否？”女官奏道：“已完設了葷素兩樣在東閣上哩。”女王又問：“怎麼兩樣？”女官奏道：“臣恐唐朝禦弟與高徒等平素吃齋故有葷素兩樣。”女王卻又笑吟吟偎著長老的香腮道：“禦弟哥哥你吃葷吃素？”

三藏道：“貧僧吃素但是未曾戒酒須得幾杯素酒與我二徒弟吃些。”說未了太師啟奏：“請赴東閣會宴今宵吉日良辰就可與禦弟爺爺成親明日天開黃道請禦弟爺爺登寶殿面南改年號即位。”女王大喜即與長老攜手相攙下了龍車共入端門裡但見那：風飄仙樂下樓臺閶闔中間翠輦來。鳳闕大開光藹藹皇宮不閉錦排排。麒麟殿內爐煙嫋孔雀屏邊房影回。亭閣崢嶸如上國玉堂金馬更奇哉！

既至東閣之下又聞得一派笙歌聲韻美又見兩行紅粉貌嬌嬈。正中堂排設兩般盛宴：左邊上是素筵右邊上是葷筵下兩路盡是單席。那女王斂袍袖十指尖尖奉著玉杯便來安席。行者近前道：“我師徒都是吃素。先請師父坐了左手素席轉下三席分左右我兄弟們好坐。”太師喜道：“正是正是。師徒即父子也不可並肩。”眾女官連忙調了席面。女王一一傳杯安了他弟兄三位。行者又與唐僧丟個眼色教師父回禮。三藏下來卻也擎玉杯與女王安席。那些文武官朝上拜謝

了皇恩各依品從分坐兩邊才住了音樂請酒。那八戒那管好歹放開肚子只情吃起。也不管甚麼玉屑米飯、蒸餅、糖糕、蘑菇、香蕈、筍芽木耳、黃花菜、石花菜、紫菜、蔓菁、芋頭、蘿菔、山藥、黃精、一骨辣噇了個罄盡喝了五七杯酒。口裡嚷道：

“看添換來！拿大觥來！再吃幾觥各人幹事去。”沙僧問道：

“好筵席不吃還要幹甚事？”呆子笑道：“古人雲造弓的造弓造箭的造箭。我們如今招的招嫁的嫁取經的還去取經走路的還去走路莫只管貪杯誤事快早兒打關文正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女王聞說即命取大杯來。近侍官連忙取幾個鸚鵡杯、鸕鷀杓、金叵羅、銀鑿落、玻璃盞、水晶盆、蓬萊碗、琥珀鍾滿斟玉液連注瓊漿果然都各飲一巡。

三藏欠身而起對女王合掌道：“陛下多蒙盛設酒已彀了。請登寶殿倒換關文趕天早送他三人出城罷。”女王依言攜著長老散了筵宴上金鑾寶殿即讓長老即位。三藏道：

“不可！不可！適太師言過明日天開黃道貧僧才敢即位稱孤。

今日即印關文打他去也。”女王依言仍坐了龍床即取金交椅一張放在龍床左手請唐僧坐了叫徒弟們拿上通關文牒來。大聖便教沙僧解開包袱取出關文。大聖將關文雙手捧上。那女王細看一番上有大唐皇帝寶印九顆下有寶象國印烏雞國印車遲國印。女王看罷嬌滴滴笑語道：“禦弟哥哥又姓陳？”三藏道：“俗家姓陳法名玄奘。因我唐王聖恩認為禦弟賜姓我為唐也。”女王道：“關文上如何沒有高徒之名？”三藏道：“三個頑徒不是我唐朝人物。”女王道：“既不是你唐朝人物為何肯隨你來？”三藏道：“大的個徒弟祖貫東勝神洲傲來國人氏；第二個乃西牛賀洲烏斯莊人氏；第三個乃流沙河人氏。他三人都因罪犯天條南海觀世音菩薩解脫他苦秉善皈依將功折罪情願保護我上西天取經。皆是途中收得故此未注法名在牒。”女王道：“我與你添注法名好麼？”三藏道：“但憑陛下尊意。”女王即令取筆硯來濃磨香翰飽潤香毫牒文之後寫上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三人名諱卻才取出禦印端端正正印了又畫個手字花押傳將下去。孫大聖接了教沙僧包裹停當。那女王又賜出碎金碎銀一盤下龍床遞與行者道：“你三人將此權為路費早上西天。待汝等取經回來寡人還有重謝。”行者道：“我們出家人不受金銀途中自有乞化之處。”女王見他不受又取出綾錦十匹對行者道：“汝等行色匆匆裁制不及將此路上做件衣服遮寒”行者道：“出家人穿不得綾錦自有護體布衣。”女王見他不受教：“取禦米三升在路權為一飯。”八戒聽說個飯字便就接了捎在包袱之間。行者道：“兄弟行李見今沉重且倒有氣力挑米？”八戒笑道：“你那裡知道米好的是個日消貨只消一頓

飯就了帳也。”遂此合掌謝恩。

三藏道：“敢煩陛下相同貧僧送他三人出城待我囑付他們幾句教他好生西去我卻回來與陛下永受榮華無掛無牽方可會鸞交鳳友也。”女王不知是計便傳旨擺駕與三藏並倚香肩同登鳳輦出西城而去。滿城中都盞添淨水爐降真香一則看女王鑾駕二來看禦弟男身。沒老沒小盡是粉容嬌面、綠鬢雲鬟之輩。不多時大駕出城到西關之處行者、八戒、沙僧、同心合意結束整齊徑迎著鑾輿厲聲高叫道：“那女王不必遠送我等就此拜別。”長老慢下龍車對女王拱手道：“陛下請回讓貧僧取經去也。”女王聞言大驚失色扯住唐僧道：“禦弟哥哥我願將一國之富招你為夫明日高登寶位即位稱君我願為君之後喜筵通皆吃了如何卻又變卦？”

八戒聽說起個風來把嘴亂扭耳朵亂搖闖至駕前嚷道：

“我們和尚家和你這粉骷髏做甚夫妻！放我師父走路！”那女王見他那等撒潑弄醜唬得魂飛魄散跌入輦駕之中。沙僧卻把三藏搶出人叢伏侍上馬。只見那路旁閃出一個女子喝道：

“唐禦弟那裡走！我和你耍風月兒去來！”沙僧罵道：“賊輩無知！”掣寶杖劈頭就打。那女子弄陣旋風嗚的一聲把唐僧攝將去了無影無蹤不知下落何處。咦！正是：脫得煙花網又遇風月魔。畢竟不知那女子是人是怪老師父的性命得死得生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戲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壞身

卻說孫大聖與豬八戒正要使法定那些婦女忽聞得風響處沙僧嚷鬧急回頭時不見了唐僧。行者道：“是甚人來搶師父去了？”沙僧道：“是一個女子弄陣旋風把師父攝了去也。”

行者聞言呼哨跳在雲端裡用手搭涼篷四下裡觀看只見一陣灰塵風滾滾往西北上去了急回頭叫道：“兄弟們快駕雲同我趕師父去來！”八戒與沙僧即把行囊捎在馬上響一聲都跳在半空裡去。慌得那西梁國君臣女輩跪在塵埃都道：

“是白日飛升的羅漢我主不必驚疑。唐禦弟也是個有道的禪僧我們都有眼無珠錯認了中華男子枉費了這場神思。請主公上輦回朝也。”女王自覺慚愧多官都一齊回國不題。

卻說孫大聖兄弟三人騰空踏霧望著那陣旋風一直趕來前至一座高山只見灰

塵息靜風頭散了更不知怪向何方。兄弟們按落雲霧找路尋訪忽見一壁廂青石光明卻似個屏風模樣。三人牽著馬轉過石屏石屏後有兩扇石門門上有六個大字乃是“毒敵山琵琶洞”。八戒無知上前就使釘鈀築門行者急止住道：“兄弟莫忙我們隨旋風趕便趕到這裡尋了這會方遇此門又不知深淺如何。倘不是這個門兒卻不惹他見怪？你兩個且牽了馬還轉石屏前立等片時待老孫進去打聽打聽察個有無虛實卻好行事。”沙僧聽說大喜道：

“好！好！好！正是粗中有細果然急處從寬。”他二人牽馬回頭。

孫大聖顯個神通撚著訣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作蜜蜂兒真個輕巧！你看他：翅薄隨風軟腰輕映日纖。嘴甜曾覓蕊尾利善降蟾。釀蜜功何淺投衙禮自謙。如今施巧計飛舞入門簷。行者自門瑕處鑽將進去飛過二層門裡只見正當中花亭子上端坐著一個女怪左右列幾個彩衣繡服、丫髻兩掌的女童都歡天喜地正不知講論甚麼。這行者輕輕的飛上去釘在那花亭格子上側耳才聽又見兩個總角蓬頭女子捧兩盤熱騰騰的麵食上亭來道：“奶奶一盤是人肉餡的葷饃饃一盤是鄧沙餡的素饃饃。”那女怪笑道：“小的們攙出唐禦弟來。”

幾個彩衣繡服的女童走向後房把唐僧扶出。那師父面黃唇白眼紅淚滴行者在暗中嗟歎道：“師父中毒了！”

那怪走下亭露春蔥十指纖纖扯住長老道：“禦弟寬心我這裡雖不是西梁女國的宮殿不比富貴奢華其實卻也清閒自在正好念佛看經。我與你做個道伴兒真個是百歲和諧也。”三藏不語那怪道：“且休煩惱。我知你在女國中赴宴之時不曾進得飲食。這裡葷素面飯兩盤憑你受用些兒壓驚。”

三藏沉思默想道：“我待不說話不吃東西此怪比那女王不同女王還是人身行動以禮；此怪乃是妖神恐為加害奈何？

我三個徒弟不知我困陷在於這裡倘或加害卻不枉丟性命？”以心問心無計所奈只得強打精神開口道：“葷的何如？

素的何如？”女怪道：“葷的是人肉餡饃饃素的是鄧沙餡饃饃。”三藏道：“貧僧吃素。”那怪笑道：“女童看熱茶來與你家長爺爺吃素饃饃。”一女童果捧著香茶一盞放在長老面前。

那怪將一個素饃饃劈破遞與三藏。三藏將個葷饃饃囫圇遞與女怪。女怪笑道：“禦弟你怎麼不劈破與我？”三藏合掌道：“我出家人不敢破葷。”那女怪道：“你出家人不敢破葷怎麼前日在子母河邊吃水高今日又好吃鄧沙餡？”

三藏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馬行遲。”行者在格子眼聽著兩個言語相攀恐怕師父亂了真性忍不住現了本相掣鐵棒喝道：“孽畜無禮！”那女怪見了口噴一道煙光把花亭子罩住教：“小的們收了禦弟！”他卻拿一柄三股鋼叉跳出亭門罵道：“潑猴憊懶！怎麼敢私入吾家偷窺我容貌！不要走！吃老娘一叉！”這大聖使鐵棒架住且戰且退。

二人打出洞外那八戒、沙僧正在石屏前等候忽見他兩人爭持慌得八戒將白馬牽過道：“沙僧你只管看守行李馬匹等老豬去幫打幫打。”好呆子雙手舉鈀趕上前叫道：“師兄靠後讓我打這潑賤！”那怪見八戒來他又使個手段呼了一聲鼻中出火口內生煙把身子抖了一抖三股叉飛舞沖迎。那女怪也不知有幾隻手沒頭沒臉的滾將來。這行者與八戒兩邊攻住。那怪道：“孫悟空你好不識進退！我便認得你你是不認得我。你那雷音寺裡佛如來也還怕我哩量你這兩個毛人到得那裡！都上來一個個仔細看打！”這一場怎見得好戰：女怪威風長猴王氣概興。天蓬元帥爭功績亂舉釘鈀要顯能。那一個手多叉緊煙光繞這兩個性急兵強霧氣騰。女怪只因求配偶男僧怎肯泄元精！陰陽不對相持鬥各逞雄才恨苦爭。陰靜養榮思動動陽收息衛愛清清。致令兩處無和睦叉鈀鐵棒賭輸贏。這個棒有力鈀更能女怪鋼叉丁對丁。毒敵山前三不讓琵琶洞外兩無情。那一個喜得唐僧諧鳳侶這兩個必隨長老取真經。驚天動地來相戰只殺得日月無光星斗更！三個鬥罷多時不分勝負。那女怪將身一縱使出個倒馬毒樁不覺的把大聖頭皮上紮了一下。行者叫聲“苦啊！”忍耐不得負痛敗陣而走。八戒見事不諧拖著鈀徹身而退。那怪得了勝收了鋼叉。

行者抱頭皺眉苦面叫聲“利害！利害！”八戒到跟前問道：“哥哥你怎麼正戰到好處卻就叫苦連天的走了？”行者抱著頭只叫：“疼！疼！疼！”沙僧道：“想是你頭風了？”行者跳道：“不是！不是！”八戒道：“哥哥我不曾見你受傷卻頭疼何也？”行者哼哼的道：“了不得！了不得！我與他正然打處他見我破了他的叉勢他就把身子一縱不知是件甚麼兵器著我頭上紮了一下就這般頭疼難禁故此敗了陣來。”八戒笑道：

“只這等靜處常誇口說你的頭是修煉過的。卻怎麼就不禁這一下兒？”行者道：“正是我這頭自從修煉成真盜食了蟠桃仙酒老子金丹大鬧天宮時又被玉帝差大力鬼王、二十八宿押赴鬥牛宮處處斬那些神將使刀斧錘劍雷打火燒及老子把我安於八卦爐鍛煉四十九日俱未傷損。今日不知這婦人用的是甚麼兵器把老孫頭弄傷也！”沙僧道：“你放了手等我看看。莫破了！”行者道：“不破！不破！”八戒道：“我去西梁國討個膏藥你貼貼。”行者道：“又不腫不破怎麼貼得膏藥？”八戒笑道：“哥啊我的胎前產後病倒不曾有你倒弄了個腦門癰了。”沙僧道：“二哥且休取笑。如今天色晚矣大哥傷了頭師父又不知死活怎的是好！”行者哼道：“師父沒事。我進去時變作蜜蜂兒飛入裡面見那婦人坐

在花亭子上。少頃兩個丫鬟捧兩盤饃饃：一盤是人肉餡葷的；一盤是鄧沙餡素的。又著兩個女童扶師父出來吃一個壓驚又要與師父做甚麼道伴兒。師父始初不與那婦人答話也不吃饃饃後見他甜言美語不知怎麼就開口說話卻說吃素的。那婦人就將一個素的劈開遞與師父師父將個囫圇葷的遞與那婦人。婦人道：‘怎不劈破？’師父道：‘出家人不敢破葷。’那婦人道：‘既不破葷前日怎麼在子母河邊飲水高今日又好吃鄧沙餡？’師父不解其意答他兩句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馬行遲。’我在格子上聽見恐怕師父亂性便就現了原身掣棒就打。他也使神通噴出煙霧叫收了禦弟就輪鋼叉與老孫打出洞來也。”沙僧聽說咬指道：“這潑賤也不知從那裡就隨將我們來把上項事都知道了！”八戒道：“這等說便我們安歇不成？莫管甚麼黃昏半夜且去他門上索戰嚷嚷鬧鬧攪他個不睡莫教他捉弄了我師父。”行者道：“頭疼去不得！”沙僧道：“不須索戰。一則師兄頭痛二來我師父是個真僧決不以色空亂性且就在山坡下閉風處坐這一夜養養精神待天明再作理會。”遂此三個弟兄拴牢白馬守護行囊就在坡下安歇不題。

卻說那女怪放下兇惡之心重整歡愉之色叫：“小的們把前後門都關緊了。”又使兩個支更防守行者但聽門響即時通報。卻又教：“女童將臥房收拾齊整掌燭焚香請唐禦弟來我與他交歡。”遂把長老從後邊攙出。那女怪弄出十分嬌媚之態攜定唐僧道：“常言黃金未為貴安樂值錢多。且和你做會夫妻兒耍子去也。”這長老咬定牙關聲也不透。欲待不去恐他生心害命只得戰兢兢跟著他步入香房卻如癡如啞那裡抬頭舉目更不曾看他房裡是甚床鋪幔帳也不知有甚箱籠梳妝那女怪說出的雨意雲情亦漠然無聽。好和尚真是那：

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他把這錦繡嬌容如糞土金珠美貌若灰塵。一生只愛參禪半步不離佛地。那裡會惜玉憐香只曉得修真養性。那女怪活潑潑春意無邊；這長老死丁丁禪機有在。一個似軟玉溫香一個如死灰槁木。那一個展鴛衾淫興濃濃；這一個束褊衫丹心耿耿。那個要貼胸交股和鸞鳳這個要畫壁歸山訪達摩。女怪解衣賣弄他肌香膚膩；唐僧斂衽緊藏了糙肉粗皮。女怪道：“我枕剩衾閑何不睡？”唐僧道：“我頭光服異怎相陪！”那個道：“我願作前朝柳翠翠。”這個道：“貧僧不是月闍黎。”女怪道：“我美若西施還嫋娜。”唐僧道：“我越王因此久埋屍。”女怪道：“禦弟你記得甯教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唐僧道：“我的真陽為至寶怎肯輕與你這粉骷髏。”他兩個散言碎語的直鬥到更深唐長老全不動念。那女怪扯扯拉拉的不放這師父只是老老成成的不肯。直纏到有半夜時候把那怪弄得惱了叫：“小的們拿繩來！”可憐將一個心愛的人兒一條繩捆的象個猱獅模樣又教拖在房廊下去卻吹滅銀燈各歸寢處。

一夜無詞不覺的雞聲三唱。那山坡下孫大聖欠身道：“我這頭疼了一會到如今也不疼不麻只是有些作癢。”八戒笑道：“癢便再教他紮一下何如？”行

者啐了一口道：“放放放！”

八戒又笑道：“放放放！我師父這一夜倒浪浪浪！”沙僧道：“且莫鬥口天亮了快趕早兒捉妖怪去。”行者道：“兄弟你只管在此守馬休得動身。豬八戒跟我去。”那呆子抖擻精神束一束皂錦直裰相隨行者各帶了兵器跳上山崖徑至石屏之下。行者道：“你且立住只怕這怪物夜裡傷了師父先等我進去打聽打聽。倘若被他哄了喪了元陽真個虧了德行卻就大家散火；若不亂性情禪心未動卻好努力相持打死精怪救師西去。”八戒道：“你好癡啞！常言道幹魚可好與貓兒作枕頭？就不如此就不如此也要抓你兒把是！”行者道：“莫胡疑亂說待我看去。”

好大聖轉石屏別了八戒搖身還變個蜜蜂兒飛入門裡見那門裡有兩個丫鬟頭枕著梆鈴正然睡哩。卻到花亭子觀看那妖精原來弄了半夜都辛苦了一個個都不知天曉還睡著哩。行者飛來後面隱隱的只聽見唐僧聲喚忽抬頭見那步廊下四馬攢蹄捆著師父。行者輕輕的釘在唐僧頭上叫：“師父。”唐僧認得聲音道：“悟空來了？快救我命！”行者道：“夜來好事如何？”三藏咬牙道：“我寧死也不肯如此！”行者道：“昨日我見他有相憐相愛之意卻怎麼今日把你這般挫折？”三藏道：

“他把我纏了半夜我衣不解帶身未沾床。他見我不肯相從才捆我在此。你千萬救我取經去也！”他師徒們正然問答早驚醒了那個妖精。妖精雖是下狠卻還有流連不舍之意一覺翻身只聽見“取經去也”一句他就滾下床來厲聲高叫道：“好夫妻不做卻取甚麼經去！”行者慌了撇卻師父急展翅飛將出去現了本相叫聲“八戒。”那呆子轉過石屏道：“那話兒成了否？”行者笑道：“不曾！不曾！老師父被他摩弄不從惱了捆在那裡正與我訴說前情那怪驚醒了我慌得出來也。”八戒道：“師父曾說甚來？”行者道：“他只說衣不解帶身未沾床。”八戒笑道：“好！好！好！還是個真和尚！我們救他去！”

呆子粗魯不容分說舉釘鈀望他那石頭門上盡力氣一鈀呼喇喇築做幾塊。唬得那幾個枕梆鈴睡的丫環跑至二層門外叫聲：“開門！前門被昨日那兩個醜男人打破了！”那女怪正出房門只見四五個丫鬟跑進去報導：“奶奶昨日那兩個醜男人又來把前門已打碎矣。”那怪聞言即忙叫：“小的們！快燒湯洗面梳妝！”叫：“把禦弟連繩抬在後房收了等我打他去！”好妖精走出來舉著三股叉罵道：“潑猴！野彘！老大無知！你怎敢打破我門！”八戒罵道：“濫**貨！你倒困陷我師父返敢硬嘴！我師父是你哄將來做老公的快快送出饒你！敢再說半個不字老豬一頓鈀連山也築倒你的！”那妖精那容分說抖擻身軀依前弄法鼻口內噴煙冒火舉鋼叉就刺八戒。八戒側身躲過著鈀就築孫大聖使鐵棒並力相幫。那怪又弄神通也不知是幾隻手左右遮攔交鋒三五個回合不知是甚兵器把

八戒嘴唇上也又紮了一下。那呆子拖著鈀侮著嘴負痛逃生。

行者卻也有些醋他虛丟一棒敗陣而走。那妖精得勝而回叫小的們搬石塊壘迭了前門不題。

卻說那沙和尚正在坡前放馬只聽得那裡豬哼忽抬頭見八戒侮著嘴哼將來。沙僧道："怎的說？"呆子哼道："了不得！了不得！疼疼疼！"說不了行者也到跟前笑道："好呆子啊！

昨日咒我是腦門癰今日卻也弄做個腫嘴瘟了！"八戒哼道：

"難忍難忍！疼得緊！利害利害！"三人正然難處只見一個老媽媽兒左手提著一個青竹籃兒自南山路上挑菜而來。沙僧道："大哥那媽媽來得近了等我問他個信兒看這個是甚妖精是甚兵器這般傷人。"行者道："你且住等老孫問他去來。"行者急睜睛看只見頭直上有祥雲蓋頂左右有香霧籠身。行者認得即叫："兄弟們還不來叩頭！那媽媽是菩薩來也。"慌得豬八戒忍疼下拜沙和尚牽馬躬身孫大聖合掌跪下叫聲"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那菩薩見他們認得元光即踏祥雲起在半空現了真象原來是魚籃之象。行者趕到空中拜告道："菩薩恕弟子失迎之罪！我等努力救師不知菩薩下降今遇魔難難收萬望菩薩搭救搭救！"

菩薩道："這妖精十分利害他那三股叉是生成的兩隻鉗腳。紮人痛者是尾上一個鉤子喚做倒馬毒。本身是個蠍子精。他前者在雷音寺聽佛談經如來見了不合用手推他一把他就轉過鉤子把如來左手中拇指上紮了一下如來也疼難禁即著金剛拿他他卻在這裡。若要救得唐僧除是別告一位方好我也是近他不得。"行者再拜道："望菩薩指示指示別告那位去好弟子即去請他也。"菩薩道："你去東天門裡光明宮告求昴日星官方能降伏。"言罷遂化作一道金光徑回南海。

孫大聖才按雲頭對八戒沙僧道："兄弟放心師父有救星了。"沙僧道："是那裡救星？"行者道："才然菩薩指示教我告請昴日星官老孫去來。"八戒侮著嘴哼道："哥啊！就問星官討些止疼的藥餌來！"行者笑道："不須用藥只似昨日疼過夜就好了。"沙僧道："不必煩敘快早去罷。"好行者急忙駕筋斗雲須臾到東天門外。忽見增長天王當面作禮道："大聖何往？"

行者道："因保唐僧西方取經路遇魔障纏身要到光明宮見昴日星官走走。"忽又見陶張辛鄧四大元帥也問何往行者道：

“要尋昴日星官去降妖救師。”四元帥道：“星官今早奉玉帝旨意上觀星台巡箚去了。”行者道：“可有這話？”辛天君道：“小將等與他同下鬥牛宮豈敢說假？”陶天君道：“今已許久或將回矣。大聖還先去光明宮如未回再去觀星台可也。”大聖遂喜即別他們至光明宮門果是無人複抽身就走只見那壁廂有一行兵士擺列後面星官來了。那星官還穿的是拜駕朝衣一身金縷但見他：冠簪五嶽金光彩笏執山河玉色瓊。袍掛七星雲靉靆腰圍八極寶環明。叮噹珮響如敲韻迅風聲似擺鈴。翠羽扇開來昴宿天香飄襲滿門庭。

前行的兵士看見行者立于光明宮外急轉身報導：“主公孫大聖在這裡也。”那星官斂雲霧整束朝衣停執事分開左右上前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專來拜煩救師父一難。”星官道：“何難？在何地方？”行者道：“在西梁國毒敵山琵琶洞。”星官道：“那山洞有甚妖怪卻來呼喚小神？”行者道：

“觀音菩薩适才顯化說是一個蠍子精特舉先生方能治得因此來請。”星官道：“本欲回奏玉帝奈大聖至此又感菩薩舉薦恐遲誤事小神不敢請獻茶且和你去降妖精卻再來回旨罷。”大聖聞言即同出東天門直至西梁國。望見毒敵山不遠行者指道：“此山便是。”星官按下雲頭同行者至石屏前山坡之下。沙僧見了道：“二哥起來大哥請得星官來了。”那呆子還侮著嘴道：“恕罪恕罪！有病在身不能行禮。”星官道：“你是修行之人何病之有？”八戒道：“早間與那妖精交戰被他著我唇上紮了一下至今還疼呀。”星官道：“你上來我與你醫治醫治。”呆子才放了手口裡哼哼噴噴道：“千萬治治！待好了謝你。”那星官用手把嘴唇上摸了一摸吹一口氣就不疼了。呆子歡喜下拜道：“妙啊！妙啊！”行者笑道：“煩星官也把我頭上摸摸。”星官道：“你未遭毒摸他何為？”行者道：“昨日也曾遭過只是過了夜才不疼如今還有些麻癢只恐天陰也煩治治。”星官真個也把頭上摸了一摸吹口氣也就解了餘毒不麻不癢了。八戒狠道：“哥哥去打那潑賤去！”星官道：“正是正是你兩個叫他出來等我好降他。”

行者與八戒跳上山坡又至石屏之後。呆子口裡亂罵手似撈鉤一頓釘鈀把那洞門外壘迭的石塊爬開闖至一層門又一釘鈀將二門築得粉碎。慌得那門裡小妖飛報：“奶奶！那兩個醜男人又把二層門也打破了！”那怪正教解放唐僧討素茶飯與他吃哩聽見打破二門即便跳出花亭子輪叉來刺八戒。八戒使釘鈀迎架行者在旁又使鐵棒來打。那怪趕至身邊要下毒手他兩個識得方法回頭就走。那怪趕過石屏之後行者叫聲：“昴宿何在？”只見那星官立於山坡上現出本相原來是一隻雙冠子大公雞昂起頭來約有六七尺高對著妖精叫一聲那怪即時就現了本像是個琵琶來大小的蠍子精。星官再叫一聲那怪渾身酥軟死在坡前。有詩為證詩曰：

花冠繡頸若團纓爪硬距長目怒睛。踴躍雄威全五德崢嶸壯勢羨三鳴。豈如凡鳥啼茅屋本是天星顯聖名。毒蠍枉修人道行還原反本見真形。八戒上前一隻腳躧住那怪的胸背道：

“孽畜！今番使不得倒馬毒了！”那怪動也不動被呆子一頓釘鈀搗作一團爛醬。那星官複聚金光駕雲而去。行者與八戒沙僧朝天拱謝道：“有累有累！改日赴宮拜酬。”三人謝畢卻才收拾行李馬匹都進洞裡見那大小丫環兩邊跪下拜道：“爺爺我們不是妖邪都是西梁國女人前者被這妖精攝來的。你師父在後邊香房裡坐著哭哩。”行者聞言仔細觀看果然不見妖氣遂入後邊叫道：“師父！”那唐僧見眾齊來十分歡喜道：

“賢徒累及你們了！那婦人何如也？”八戒道：“那廝原是個大母蠍子。幸得觀音菩薩指示大哥去天宮裡請得那昴日星官下降把那廝收伏。才被老豬築做個泥了方敢深入於此得見師父之面。”唐僧謝之不盡。又尋些素米、素面安排了飲食吃了一頓把那些攝將來的女子趕下山指與回家之路。點上一把火把幾間房宇燒毀罄盡請唐僧上馬找尋大路西行。正是：

割斷塵緣離色相推幹金海悟禪心。畢竟不知幾年上才得成真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神狂誅草寇 道昧放心猿

詩曰：靈台無物謂之清寂寂全無一念生。猿馬牢收休放蕩精神謹慎莫崢嶸。除六賊悟三乘萬緣都罷自分明。色邪永滅真界坐享西方極樂城。話說唐三藏咬釘嚼鐵以死命留得一個不壞之身感蒙行者等打死蠍子精救出琵琶洞。一路無詞又早是朱明時節但見那：熏風時送野蘭香濯雨才晴新竹涼。艾葉滿山無客采蒲花盈澗自爭芳。海榴嬌豔遊蜂喜溪柳陰濃黃雀狂。長路那能包角黍龍舟應吊汨羅江。他師徒們行賞端陽之景虛度中天之節忽又見一座高山阻路。長老勒馬回頭叫道：“悟空前面有山恐又生妖怪是必謹防。”行者等道：“師父放心我等皈命投誠怕甚妖怪！”長老聞言甚喜加鞭催駿馬放轡趲蛟龍。須臾上了山崖舉頭觀看真個是：頂巔松柏接雲青石壁荊榛掛野藤。萬丈崔巍千層懸削。

萬丈崔巍峰嶺峻千層懸削壑崖深。蒼苔碧蘚鋪陰石古檜高槐結大林。林深處聽幽禽巧聲襴睆實堪吟。澗內水流如瀉玉路旁花落似堆金。山勢惡不堪行十步全無半步平。狐狸麋鹿成雙遇白鹿玄猿作對迎。忽聞虎嘯驚人膽鶴鳴振耳透天庭。黃梅紅杏堪供食野草閑花不識名。

四眾進山緩行良久過了山頭下西坡乃是一段平陽之地。豬八戒賣弄精神教沙和尚挑著擔子他雙手舉鈀上前趕馬。那馬更不懼他憑那呆子嗒笞笞的趕只是緩行不緊。行者道：“兄弟你趕他怎的？讓他慢慢走罷了。”八戒道：“天色將晚自上山行了這一日肚裡餓了大家走動些尋個人家化些齋吃。”行者聞言道：“既如此等我教他快走。”把金箍棒幌一幌喝了一聲那馬溜了韁如飛似箭順平路往前去了。你說馬不怕八戒只怕行者何也？行者五百年前曾受玉帝封在大羅天禦馬監養馬官名弼馬溫故此傳留至今是馬皆懼猴子。那長老挽不住韁口只扳緊著鞍橋讓他放了一路轡頭有二十裡向開田地方才緩步而行。

正走處忽聽得一棒鑼聲路兩邊閃出三十多人一個個槍刀棍棒攔住路口道：“和尚！那裡走！”唬得個唐僧戰兢兢坐不穩跌下馬來蹲在路旁草寇里只叫：“大王饒命！大王饒命！”那為頭的兩個大漢道：“不打你只是有盤纏留下。”長老方才省悟知他是夥強人卻欠身抬頭觀看但見他：一個青臉獠牙欺太歲一個暴睛圓眼賽喪門。鬢邊紅如飄火頷下黃須似插針。他兩個頭戴虎皮花磕腦腰系貂裘彩戰裙。一個手中執著狼牙棒一個肩上橫擔扢撻藤。果然不亞巴山虎真個猶如出水龍。三藏見他這般兇惡只得走起來合掌當胸道：

“大王貧僧是東土唐王差往西天取經者自別了長安年深日久就有些盤纏也使盡了。出家人專以乞化為由那得個財帛？

萬望大王方便方便讓貧僧過去罷！”那兩個賊帥眾向前道：

“我們在這裡起一片虎心截住要路專要些財帛甚麼方便方便？你果無財帛快早脫下衣服留下白馬放你過去！”三藏道：“阿彌陀佛！貧僧這件衣服是東家化布西家化針零零碎碎化來的。你若剝去可不害殺我也？只是這世裡做得好漢那世裡變畜生哩！”那賊聞言大怒掣大棍上前就打。這長老口內不言心中暗想道：“可憐！你只說你的棍子還不知我徒弟的棍子哩！”那賊那容分說舉著棒沒頭沒臉的打來。長老一生不會說謊遇著這急難處沒奈何只得打個誑語道：“二位大王且莫動手我有個小徒弟在後面就到。他身上有幾兩銀子把與你罷。”那賊道：“這和尚是也吃不得虧且捆起來。”

眾婁羅一齊下手把一條繩捆了高高吊在樹上。

卻說三個撞禍精隨後趕來。八戒呵呵大笑道：“師父去得好快不知在那裡等我們哩。”忽見長老在樹上他又說：“你看師父等便罷了卻又有這般心腸爬上樹去扯著藤兒打秋千耍子哩！”行者見了道：“呆子莫亂談。師父吊在那裡不是？你兩個慢來等我去看看。”好大聖急登高坡細看認得是夥強人心中暗喜道：“造化！造化！買賣上門了！”即轉步搖身一變變做個乾乾淨淨的小和尚

穿一領緇衣年紀只有二八肩上背著一個藍布包袱拽開步來到前邊叫道：“師父這是怎麼說話？這都是些甚麼歹人？”三藏道：“徒弟呀還不救我一救還問甚的？”行者道：“是幹甚勾當的？”三藏道：“這一夥攔路的把我攔住要買路錢。因身邊無物遂把我吊在這裡只等你來計較計較不然把這匹馬送與他罷。”行者聞言笑道：

“師父不濟天下也有和尚似你這樣皮松的卻少。唐太宗差你往西天見佛誰教你把這龍馬送人？”三藏道：“徒弟呀似這等吊起來打著要怎生是好？”行者道：“你怎麼與他說來？”三藏道：“他打的我急了沒奈何把你供出來也。”行者道：“師父你好沒搭撒你供我怎的？”三藏道：“我說你身邊有些盤纏且教道莫打我是一時救難的話兒。”行者道：“好！好！好！承你抬舉正是這樣供。若肯一個月供得七八十遭老孫越有買賣。”

那夥賊見行者與他師父講話撒開勢圍將上來道：“小和尚你師父說你腰裡有盤纏趁早拿出來饒你們性命！若道半個不字就都送了你的殘生！”行者放下包袱道：“列位長官不要嚷。盤纏有些在此包袱不多只有馬蹄金二十來錠粉面銀二三十錠散碎的未曾見數。要時就連包兒拿去切莫打我師父。古書雲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此是末事。我等出家人自有化處。若遇著個齋僧的長者襯錢也有衣服也有能用幾何？只望放下我師父來我就一併奉承。”那夥賊聞言都甚歡喜道：“這老和尚慳吝這小和尚倒還慷慨。”教：“放下來。”那長老得了性命跳上馬顧不得行者操著鞭一直跑回舊路。

行者忙叫道：“走錯路了。”提著包袱就要追去。那夥賊攔住道：“那裡走？將盤纏留下免得動刑！”行者笑道：“說開盤纏須三分分之。”那賊頭道：“這小和尚忒乖就要瞞著他師父留起些兒。也罷拿出來看。若多時也分些與你背地裡買果子吃。”行者道：“哥呀不是這等說。我那裡有甚盤纏？說你兩個打劫別人的金銀是必分些與我。”那賊聞言大怒罵道：“這和尚不知死活！你倒不肯與我返回我要！不要走！看打！”輪起一條扢撻藤棍照行者光頭上打了七八下。行者只當不知且滿面陪笑道：“哥呀若是這等打就打到來年打罷春也是不當真的。”那賊大驚道：“這和尚好硬頭！”行者笑道：“不敢不敢承過獎了也將就看得過。”那賊那容分說兩三個一齊亂打行者道：“列位息怒等我拿出來。”好大聖耳中摸一摸拔出一個繡花針兒道：“列位我出家人果然不曾帶得盤纏只這個針兒送你罷。”那賊道：“晦氣呀！把一個富貴和尚放了卻拿住這個窮禿驢！你好道會做裁縫？我要針做甚的？”行者聽說不要就拈在手中幌了一幌變作碗來粗細的一條棍子。那賊害怕道：“這和尚生得小倒會弄術法兒。”行者將棍子插在地下道：“列位拿得動就送你罷。”兩個賊上前搶奪可憐就如蜻蜓撼石柱莫想弄動半分毫。這條棍本是如意金箍棒天秤稱的一萬三千五百斤重那夥賊怎麼知得？大聖走上前輕輕的拿起丟一個蟒翻身拗步勢

指著強人道：“你都造化低遇著我老孫了！”那賊上前來又打了五六十下。行者笑道：“你也打得手困了且讓老孫打一棒兒卻休當真。”你看他展開棍子幌一幌有井欄粗細七八丈長短蕩的一棍把一個打倒在地嘴唇揞土再不做聲。那一個開言罵道：“這禿廝老大無禮！盤纏沒有轉傷我一個人！”行者笑道：“且消停且消停！待我一個個打來一教你斷了根罷！”蕩的又一棍把第二個又打死了唬得那眾婁羅撇槍棄棍四路逃生而走。

卻說唐僧騎著馬往東正跑八戒、沙僧攔住道：“師父往那裡去？錯走路了。”長老兜馬道：“徒弟啊趁早去與你師兄說教他棍下留情莫要打殺那些強盜。”八戒道：“師父住下等我去來。”呆子一路跑到前邊厲聲高叫道：“哥哥師父教你莫打人哩。”行者道：“兄弟那曾打人？”八戒道：“那強盜往那裡去了？”行者道：“別個都散了只是兩個頭兒在這裡睡覺哩。”八戒笑道：“你兩個遭瘟的好道是熬了夜這般辛苦不往別處睡卻睡在此處！”呆子行到身邊看看道：“倒與我是一起的乾淨張著口睡淌出些粘涎來了。”行者道：“是老孫一棍子打出豆腐來了。”八戒道：“人頭上又有豆腐？”行者道：“打出腦子來了！”八戒聽說打出腦子來慌忙跑轉去對唐僧道：“散了夥也！”三藏道：“善哉！善哉！往那條路上去了？”八戒道：

“打也打得直了腳又會往那裡去走哩！”三藏道：“你怎麼說散夥？”八戒道：“打殺了不是散夥是甚的？”三藏問：“打的怎麼模樣？”八戒道：“頭上打了兩個大窟窿。”三藏教：“解開包取幾文襯錢快去那裡討兩個膏藥與他兩個貼貼。”八戒笑道：

“師父好沒正經膏藥只好貼得活人的瘡腫那裡好貼得死人的窟窿？”三藏道：“真打死了？”就惱起來口裡不住的絮絮叨叨猢猻長猴子短兜轉馬與沙僧、八戒至死人前見那血淋淋的倒臥山坡之下。

這長老甚不忍見即著八戒：“快使釘鈀築個坑子埋了我與他念卷倒頭經。”八戒道：“師父左使了人也。行者打殺人還該教他去燒埋怎麼教老豬做土工？”行者被師父罵惱了喝著八戒道：“潑懶夯貨！趁早兒去埋！遲了些兒就是一棍！”呆子慌了往山坡下築了有三尺深下面都是石腳石根扛住鈀齒呆子丟了鈀便把嘴拱拱到軟處一嘴有二尺五兩嘴有五尺深把兩個賊屍埋了盤作一個墳堆。三藏叫：“悟空取香燭來待我禱祝好念經。”行者努著嘴道：“好不知趣！這半山之中前不巴村後不著店那討香燭？就有錢也無處去買。”三藏恨恨的道：“猴頭過去！等我撮土焚香禱告。”這是三藏離鞍悲野塚聖僧善念祝荒墳祝雲：“拜惟好漢聽禱原因：念我弟子東土唐人。奉太宗皇帝旨意上西方求取經文。適來此地逢爾多人不知是何府、何州、何縣都在此山內結党成群。我以好話哀告殷勤。爾等不聽返善生嗔。卻遭行者棍下傷身。

切念屍骸暴露吾隨掩土盤墳。折青竹為香燭無光彩有心勤；取頑石作施食無滋味有誠真。你到森羅殿下興詞倒樹尋根他姓孫我姓陳各居異姓。冤有頭債有主切莫告我取經僧人。”八戒笑道：“師父推了乾淨他打時卻也沒有我們兩個。”三藏真個又撮土禱告道：“好漢告狀只告行者也不幹八戒、沙僧之事。”大聖聞言忍不住笑道：“師父你老人家忒沒情義。為你取經我費了多少殷勤勞苦如今打死這兩個毛賊你倒教他去告老孫。雖是我動手打卻也只是為你。你不往西天取經我不與你做徒弟怎麼會來這裡會打殺人！索性等我祝他一祝。”攥著鐵棒望那墳上搗了三下道：“遭瘟的強盜你聽著！我被你前七八棍後七八棍打得我不疼不癢的觸惱了性子一差二誤將你打死了盡你到那裡去告我老孫實是不怕：玉帝認得我天王隨得我；二十八宿懼我九曜星官怕我；府縣城隍跪我東嶽天齊怖我；十代閻君曾與我為僕從五路猖神曾與我當後生；不論三界五司十方諸宰都與我情深面熟隨你那裡去告！”三藏見說出這般惡話卻又心驚道：“徒弟呀我這禱祝是教你體好生之德為良善之人你怎麼就認真起來？”行者道：“師父這不是好耍子的勾當且和你趕早尋宿去。”那長老只得懷嗔上馬。

孫大聖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師徒都面是背非依大路向西正走忽見路北下有一座莊院。三藏用鞭指定道：“我們到那裡借宿去。”八戒道：“正是。”遂行至莊舍邊下馬。看時卻也好個住場但見：野花盈徑雜樹遮扉。遠岸流山水準畦種麥葵。蒹葭露潤輕鷗宿楊柳風微倦鳥棲。青柏間松爭翠碧紅蓬映蓼鬥芳菲。村犬吠晚雞啼牛羊食飽牧童歸。爨煙結霧黃粱熟正是山家入暮時。長老向前忽見那村舍門裡走出一個老者即與相見道了問訊。那老者問道：

“僧家從那裡來？”三藏道：“貧僧乃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求經者。適路過寶方天色將晚特來檀府告宿一宵。”老者笑道：

“你貴處到我這里程途迢遞怎麼涉水登山獨自到此？”三藏道：“貧僧還有三個徒弟同來。”老者問：“高徒何在？”三藏用手指道：“那大路旁立的便是。”老者猛抬頭看見他們面貌醜陋急回身往裡就走被三藏扯住道：“老施主千萬慈悲告借一宿！”老者戰兢兢鉗口難言搖著頭擺著手道：“不不不不象人模樣！是是是幾個妖精！”三藏陪笑道：“施主切休恐懼我徒弟生得是這等相貌不是妖精！”老者道：“爺爺呀一個夜叉一個馬面一個雷公！”行者聞言厲聲高叫道：“雷公是我孫子夜叉是我重孫馬面是我玄孫哩！”那老者聽見魄散魂飛面容失色只要進去。三藏攙住他同到草堂陪笑道：“老施主不要怕他。他都是這等粗魯不會說話。”

正勸解處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婆婆攜著五六歲的一個小孩兒道：“爺爺為何這般驚恐？”老者才叫：“媽媽看茶來。”

那婆婆真個丟了孩兒入裡面捧出二鍾茶來。茶罷三藏卻轉下來對婆婆作禮道：“貧僧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的才到貴處拜求尊府借宿因是我三個徒弟貌醜老家長見了虛驚也。”婆婆道：“見貌醜的就這等虛驚若見了老虎豺狼卻怎麼好？”老者道：“媽媽呀人面醜陋還可只是言語一嚇人。我說他象夜叉馬面雷公他吆喝道雷公是他孫子夜叉是他重孫馬面是他玄孫。我聽此言故然悚懼。”唐僧道：“不是不是象雷公的是我大徒孫悟空象馬面的是我二徒豬悟能象夜叉的是我三徒沙悟淨。他們雖是醜陋卻也秉教沙門皈依善果不是甚麼惡魔毒怪怕他怎麼！”公婆兩個聞說他名號皈正沙門之言卻才定性回驚教：“請來請來。”長老出門叫來又吩咐道：“适才這老者甚惡你等今進去相見切勿抗禮各要尊重些。”八戒道：“我俊秀我斯文不比師兄撒潑。”行者笑道：

“不是嘴長耳大、臉醜便也是一個好男子。”沙僧道：“莫爭講這裡不是那抓乖弄俏之處且進去！且進去！”

遂此把行囊馬匹都到草堂上齊同唱了個喏坐定。那媽媽兒賢慧即便攜轉小兒咐吩煮飯安排一頓素齋他師徒吃了。漸漸晚了又掌起燈來都在草堂上閑敘。長老才問：“施主高姓？”老者道：“姓楊。”又問年紀。老者道：“七十四歲。”又問：“幾位令郎？”老者道：“止得一個适才媽媽攜的是小孫。”

長老：“請令郎相見拜揖。”老者道：“那廝不中拜。老拙命苦養不著他如今不在家了。”三藏道：“何方生理？”老者點頭而歎：

“可憐！可憐！若肯何方生理是吾之幸也！那廝專生惡念不務本等專好打家截道殺人放火！相交的都是些狐群狗黨！自五日之前出去至今未回。”三藏聞說不敢言喘心中暗想道：

“或者悟空打殺的就是也。”長老神思不安欠身道：“善哉！善哉！如此賢父母何生惡逆兒！”行者近前道：“老官兒似這等不良不肖、奸盜邪淫之子連累父母要他何用！等我替你尋他來打殺了罷。”老者道：“我待也要送了他奈何再無以次人丁縱是不才一定還留他與老漢掩土。”沙僧與八戒笑道：“師兄莫管閒事你我不是官府。他家不肖與我何干！且告施主見賜一束草兒在那廂打鋪睡覺天明走路。”老者即起身著沙僧到後園裡拿兩個稻草教他們在園中草團瓢內安歇。行者牽了馬八戒挑了行李同長老俱到團瓢內安歇不題。

卻說那夥賊內果有老楊的兒子。自天早在山前被行者打死兩個賊他們都四

散逃生約摸到四更時候又結坐一夥在門前打門。老者聽得門響即披衣道：“媽媽那廝們來也。”

媽媽道：“既來你去開門放他來家。”老者方才開門只見那一夥賊都嚷道：“餓了！餓了！”這老楊的兒子忙入裡面叫起他妻來打米煮飯。卻廚下無柴往後園裡拿柴到廚房裡問妻道：“後園裡白馬是那裡的？”其妻道：“是東土取經的和尚昨晚至此借宿公公婆婆管待他一頓晚齋教他在草團瓢內睡哩。”那廝聞言走出草堂拍手打掌笑道：“兄弟們造化！造化！冤家在我家裡也！”眾賊道：“那個冤家？”那廝道：“卻是打死我們頭兒的和尚來我家借宿現睡在草團瓢裡。”眾賊道：

“卻好！卻好！拿住這些禿驢一個個剁成肉醬一則得那行囊白馬二來與我們頭兒報仇！”那廝道：“且莫忙你們且去磨刀。等我煮飯熟了大家吃飽些一齊下手。”真個那些賊磨刀的磨刀磨槍的磨槍。那老兒聽得此言悄悄的走到後園叫起唐僧四位道：“那廝領眾來了知得汝等在此意欲圖害我老拙念你遠來不忍傷害快早收拾行李我送你往後門出去罷！”三藏聽說戰兢兢的叩頭謝了老者即喚八戒牽馬沙僧挑擔行者拿了九環錫杖。老者開後門放他去了依舊悄悄的來前睡下。

卻說那廝們磨快了刀槍吃飽了飯食時已五更天氣一齊來到園中看處卻不見了。即忙點燈著火尋彀多時四無蹤跡但見後門開著都道：“從後門走了！走了！”一聲喊“趕將上拿來。”一個個如飛似箭直趕到東方日出卻才望見唐僧。那長老忽聽得喊聲回頭觀看後面有二三十人槍刀簇簇而來便叫：“徒弟啊賊兵追至怎生奈何！”行者道：“放心！放心！老孫了他去來！”三藏勒馬道：“悟空切莫傷人只嚇退他便罷。”行者那肯聽信急掣棒回相迎道：“列位那裡去？”眾賊罵道：“禿廝無禮！還我大王的命來！”那廝們圈子陣把行者圍在中間舉槍刀亂砍亂搠。這大聖把金箍棒幌一幌碗來粗細把那夥賊打得星落雲散湯著的就死挽著的就亡；搕著的骨折擦著的皮傷乖些的跑脫幾個癡些的都見閻王！

三藏在馬上見打倒許多人慌的放馬奔西。豬八戒與沙和尚緊隨鞭鐙而去。行者問那不死帶傷的賊人道：“那個是那楊老兒的兒子？”那賊哼哼的告道：“爺爺那穿黃的是！”行者上前奪過刀來把個穿黃的割下頭來血淋淋提在手中收了鐵棒拽開雲步趕到唐僧馬前提著頭道：“師父這是楊老兒的逆子被老孫取將級來也。”三藏見了大驚失色慌得跌下馬來罵道：“這潑猢猻唬殺我也！快拿過！快拿過！”八戒上前將人頭一腳踢下路旁使釘鈀築些土蓋了。沙僧放下擔子攙著唐僧道：“師父請起。”那長老在地下正了性心中念起《緊箍兒咒》來把個行者勒得耳紅面赤眼脹頭昏在地下打滾只教：“莫念！莫念！”那長老

念彀有十餘遍還不住口。行者翻筋斗豎蜻蜓疼痛難禁只叫：“師父饒我罪罷！有話便說莫念！莫念！”三藏卻才住口道：“沒話說我不要你跟了你回去罷！”行者忍疼磕頭道：“師父怎的就趕我去耶？”三藏道：“你這潑猴兇惡太甚不是個取經之人。昨日在山坡下打死那兩個賊頭我已怪你不仁。及晚了到老者之家蒙他賜齋借宿又蒙他開後門放我等逃了性命雖然他的兒子不肖與我無干也不該就梟他況又殺死多人壞了多少生命傷了天地多少和氣。屢次勸你更無一毫善念要你何為！快走！快走！免得又念真言！”行者害怕只教：“莫念莫念！我去也！”說聲去一路筋斗雲無影無蹤遂不見了。咦！這正是：心有兇狂丹不熟神無定位道難成。畢竟不知那大聖投向何方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訴苦 假猴王水簾洞謄文

卻說孫大聖惱惱悶悶起在空中欲待回花果山水簾洞恐本洞小妖見笑笑我出乎爾反乎爾不是個大丈夫之器；欲待要投奔天宮又恐天宮內不容久住；欲待要投海島卻又羞見那三島諸仙；欲待要奔龍宮又不伏氣求告龍王。真個是無依無倚苦自忖量道：“罷！罷！罷！我還去見我師父還是正果。”遂按下雲頭徑至三藏馬前侍立道：“師父恕弟子這遭！

向後再不敢行兇一一受師父教誨千萬還得我保你西天去也。”唐僧見了更不答應兜住馬即念《緊箍兒咒》顛來倒去又念有二十餘遍把大聖咒倒在地箍兒陷在肉裡有一寸來深淺方才住口道：“你不回去又來纏我怎的？”行者只教：

“莫念！莫念！我是有處過日子的只怕你無我去不得西天。”

三藏怒道：“你這猢猻殺生害命連累了我多少如今實不要你了！我去得去不得不幹你事！快走快走！遲了些兒我又念真言這番決不住口把你腦漿都勒出來哩！”大聖疼痛難忍見師父更不回心沒奈何只得又駕筋斗雲起在空中忽然省悟道：“這和尚負了我心我且向普陀崖告訴觀音菩薩去來。”

好大聖撥回筋斗那消一個時辰早至南洋大海住下祥光直至落伽山上撞入紫竹林中忽見木叉行者迎面作禮道：

“大聖何往？”行者道：“要見菩薩。”木叉即引行者至潮音洞口又見善財童子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要告菩薩。”

善財聽見一個告字笑道：“好刁嘴猴兒！還象當時我拿住唐僧被你欺哩！我菩薩是個大慈大悲大願大乘救苦救難無邊無量的聖善菩薩有甚不是處你要告他？”行者滿懷悶氣一聞此言心中怒咄的一聲把善財童子喝了個倒退道：“這

個背義忘恩的小畜生著實愚魯！你那時節作怪成精我請菩薩收了你皈正迦持如今得這等極樂長生自在逍遙與天同壽還不拜謝老孫轉倒這般侮慢！我是有事來告求菩薩卻怎麼說我刁嘴要告菩薩？”善財陪笑道：“還是個急猴子我與你作笑耍子你怎麼就變臉了？”

正講處只見白鸚哥飛來飛去知是菩薩呼喚木叉與善財遂向前引導至寶蓮台下。行者望見菩薩倒身下拜止不住淚如泉湧放聲大哭。菩薩教木叉與善財扶起道：“悟空有甚傷感之事明明說來莫哭莫哭我與你救苦消災也。”行者垂淚再拜道：“當年弟子為人曾受那個氣來？自蒙菩薩解脫天災秉教沙門保護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經我弟子捨身拚命救解他的魔障就如老虎口裡奪脆骨蛟龍背上揭生鱗。只指望歸真正果洗業除邪怎知那長老背義忘恩直迷了一片善緣更不察皂白之苦！”菩薩道：“且說那皂白原因來我聽。”行者即將那打殺草寇前後始終細陳了一遍。卻說唐僧因他打死多人心生怨恨不分皂白遂念《緊箍兒咒》趕他幾次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特來告訴菩薩。菩薩道：“唐三藏奉旨投西一心要秉善為僧決不輕傷性命。似你有無量神通何苦打死許多草寇！草寇雖是不良到底是個人身不該打死比那妖禽怪獸、鬼魅精魔不同。那個打死是你的功績；這人身打死還是你的不仁。但祛退散自然救了你師父據我公論還是你的不善。”行者噙淚叩頭道：“縱是弟子不善也當將功折罪不該這般逐我。萬望菩薩舍大慈悲將《松箍兒咒》念念褪下金箍交還與你放我仍往水簾洞逃生去罷！”菩薩笑道：“《緊箍兒咒》本是如來傳我的。當年差我上東土尋取經人賜我三件寶貝乃是錦襴袈裟、九環錫杖、金緊禁三個箍兒秘授與咒語三篇卻無甚麼《松箍兒咒》。”行者道：“既如此我告辭菩薩去也。”

菩薩道：“你辭我往那裡去？”行者道：“我上西天拜告如來求念《松箍兒咒》去也。”菩薩道：“你且住我與你看看祥晦如何。”行者道：“不消看只這樣不祥也彀了。”菩薩道：“我不看你看唐僧的祥晦。”好菩薩端坐蓮台運心三界慧眼遙觀遍周宇宙霎時間開口道：“悟空你那師父頃刻之際就有傷身之難不久便來尋你。你只在此處待我與唐僧說教他還同你去取經了成正果。”孫大聖只得皈依不敢造次侍立於寶蓮台下不題。

卻說唐長老自趕回行者教八戒引馬沙僧挑擔連馬四口奔西走不上五十裡遠近三藏勒馬道：“徒弟自五更時出了村舍又被那弼馬溫著了氣惱這半日饑又饑渴又渴那個去化些齋來我吃？”八戒道：“師父且請下馬等我看可有鄰近的莊村化齋去也。”三藏聞言滾下馬來。呆子縱起雲頭半空中仔細觀看一望盡是山嶺莫想有個人家。八戒按下雲來對三藏道：“卻是沒處化齋一望之間全無莊舍。”三藏道：“既無化齋之處且得些水來解渴也可。”八戒道：“等我去南山澗下取些水來。”沙僧即取缽盂遞與八戒八戒托著缽盂駕起雲霧而去。那長老坐在路旁等彀多時不見回來可憐口幹舌苦難熬。有詩為證詩曰：保神養氣謂

之精情性原來一稟形。心亂神昏諸病作形衰精敗道元傾。三花不就空勞碌四大蕭條枉費爭。土木無功金水絕法身疏懶幾時成！沙僧在旁見三藏饑渴難忍八戒又取水不來只得穩了行囊拴牢了白馬道：

“師父你自在著等我去催水來。”長老含淚無言但點頭相答。沙僧急駕雲光也向南山而去。

那師父獨煉自熬困苦太甚正在愴惶之際忽聽得一聲響亮唬得長老欠身看處原來是孫行者跪在路旁雙手捧著一個磁杯道：“師父沒有老孫你連水也不能彀哩。這一杯好涼水你且吃口水解渴待我再去化齋。”長老道：“我不吃你的水！立地渴死我當任命！不要你了！你去罷！”行者道：“無我你去不得西天也。”三藏道：“去得去不得不幹你事！潑猢猻！

只管來纏我做甚！”那行者變了臉怒生嗔喝罵長老道：“你這個狠心的潑禿十分賤我！”輪鐵棒丟了磁杯望長老脊背上砑了一下那長老昏暈在地不能言語被他把兩個青氈包袱提在手中駕筋斗雲不知去向。

卻說八戒托著缽盂只奔山南坡下忽見山凹之間有一座草舍人家。原來在先看時被山高遮住未曾見得；今來到邊前方知是個人家。呆子暗想道：“我若是這等醜嘴臉決然怕我枉勞神思斷然化不得齋飯。須是變好！須是變好！”好呆子撚著訣念個咒把身搖了七八搖變作一個食癆病黃胖和尚口裡哼哼噴噴的挨近門前叫道：“施主廚中有剩飯路上有饑人。貧僧是東土來往西天取經的我師父在路饑渴了家中有鍋巴冷飯千萬化些兒救口。”原來那家子男人不在都去插秧種穀去了只有兩個女人在家正才煮了午飯盛起兩盆卻收拾送下田鍋裡還有些飯與鍋巴未曾盛了。那女人見他這等病容卻又說東土往西天去的話只恐他是病昏了胡說又怕跌倒死在門只得哄哄翕翕將些剩飯鍋巴滿滿的與了一缽。呆子拿轉來現了本象徑回舊路。正走間聽得有人叫“八戒”。八戒抬頭看時卻是沙僧站在山崖上喊道：“這裡來！這裡來！”及下崖迎至面前道：“這澗裡好清水不舀你往那裡去的？”八戒笑道：“我到這裡見山凹子有個人家我去化了這一缽乾飯來了。”沙僧道：“飯也用著只是師父渴得緊了怎得水去？”八戒道：“要水也容易你將衣襟來兜著這飯等我使缽盂去舀水。”

二人歡歡喜喜回至路上只見三藏面磕地倒在塵埃白馬撒韁在路旁長嘶跑跳行李擔不見蹤影。慌得八戒跌腳捶胸大呼小叫道：“不消講！不消講！這還是孫行者趕走的餘黨來此打殺師父搶了行李去了！”沙僧道：“且去把馬拴住！”只叫：“怎麼好！怎麼好！這誠所謂半途而廢中道而止也！”叫一聲：“師父！”滿眼拋珠傷心痛哭。八戒道：“兄弟且休哭如今事已到此取經之事且莫說了。你看著師父的屍靈等我把馬騎到那個府州縣鄉村店集賣幾兩銀子買

口棺木把師父埋了我兩個各尋道路散夥。”沙僧實不忍舍將唐僧扳轉身體以臉溫臉哭一聲：“苦命的師父！”只見那長老口鼻中吐出熱氣胸前溫暖連叫：“八戒你來！師父未傷命哩！”那呆子才近前扶起。長老蘇醒呻吟一會罵道：“好潑猢猻打殺我也！”沙僧、八戒問道：“是那個猢猻？”長老不言只是歎息卻討水吃了幾口才說：“徒弟你們剛去那悟空更來纏我。是我堅執不收他遂將我打了一棒青氈包袱都搶去了。”八戒聽說咬響口中牙起心頭火道：“叵耐這潑猴子怎敢這般無禮！”教沙僧道：“你伏侍師父等我到他家討包袱去！”沙僧道：“你且休怒我們扶師父到那山凹人家化些熱茶湯將先化的飯熱熱調理師父再去尋他。”八戒依言把師父扶上馬拿著缽盂兜著冷飯直至那家門只見那家止有個老婆子在家忽見他們慌忙躲過。沙僧合掌道：“老母親我等是東土唐朝差往西天去者師父有些不快特拜府上化口熱茶湯與他吃飯。”那媽媽道：“适才有個食癆病和尚說是東土差來的已化齋去了又有個甚麼東土的。我沒人在家請別轉轉。”長老聞言扶著八戒下馬躬身道：“老婆婆我弟子有三個徒弟合意同心保護我上天竺國大雷音拜佛求經。只因我大徒弟喚孫悟空一生兇惡不遵善道是我逐回。不期他暗暗走來著我背上打了一棒將我行囊衣缽搶去。如今要著一個徒弟尋他取討因在那空路上不是坐處特來老婆婆府上權安息一時。待討將行李來就行決不敢久住。”那媽媽道：“剛才一個食癆病黃胖和尚他化齋去了也說是東土往西天去的怎麼又有一起？”

八戒忍不住笑道：“就是我。因我生得嘴長耳大恐你家害怕不肯與齋故變作那等模樣。你不信我兄弟衣兜裡不是你家鍋巴飯？”那媽媽認得果是他與的飯遂不拒他留他們坐了卻燒了一確熱茶遞與沙僧泡飯。沙僧即將冷飯泡了遞與師父。師父吃了幾口定性多時道：“那個去討行李？”八戒道：

“我前年因師父趕他回去我曾尋他一次認得他花果山水簾洞等我去！等我去！”長老道：“你去不得。那猢猻原與你不和你又說話粗魯或一言兩句之間有些差池他就要打你。著悟淨去罷。”沙僧應承道：“我去我去。”長老又吩咐沙僧道：“你到那裡須看個頭勢。他若肯與你包袱你就假謝謝拿來；若不肯切莫與他爭競徑至南海菩薩處將此情告訴請菩薩去問他要。”沙僧一一聽從向八戒道：“我今尋他去你千萬莫僝僽好生供養師父。這人家亦不可撒潑恐他不肯供飯我去就回。”八戒點頭道：“我理會得。但你去討得討不得次早回來不要弄做尖擔擔柴兩頭脫也。”沙僧遂撚了訣駕起雲光直奔東勝神洲而去。真個是：身在神飛不守舍有爐無火怎燒丹。黃婆別主求金老木母延師奈病顏。此去不知何日返這回難量幾時還。五行生克情無順只待心猿複進關。

那沙僧在半空裡行經三晝夜方到了東洋大海忽聞波浪之聲低頭觀看真個是黑霧漲天陰氣盛滄溟銜日曉光寒。

他也無心觀玩望仙山渡過瀛洲向東方直抵花果山界。乘海風踏水勢又多時卻望見高峰排戟峻壁懸屏即至峰頭按雲找路下山尋水簾洞。步近前只聽得一派喧聲見那山中無數猴精滔滔亂嚷。沙僧又近前仔細再看原來是孫行者高坐石台之上雙手扯著一張紙朗朗的念道："東土大唐王皇帝李駕前敕命禦弟聖僧陳玄奘法師上西方天竺國娑婆靈山大雷音寺專拜如來佛祖求經。朕因促病侵身魂遊地府幸有陽數臻長感冥君放送回生廣陳善會修建度亡道場。盛蒙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金身出現指示西方有佛有經可度幽亡脫特著法師玄奘遠曆千山詢求經偈。倘過西邦諸國不滅善緣照牒施行。大唐貞觀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別大國以來經度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孫悟空行者二徒弟豬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淨和尚。"念了從頭又念。沙僧聽得是通關文牒止不住近前厲聲高叫："師兄師父的關文你念他怎的？"

那行者聞言急抬頭不認得是沙僧叫："拿來！拿來！"眾猴一齊圍繞把沙僧拖拖扯扯拿近前來喝道："你是何人擅敢近吾仙洞？"沙僧見他變了臉不肯相認只得朝上行禮道："上告師兄前者實是師父性暴錯怪了師兄把師兄咒了幾遍逐趕回家。一則弟等未曾勸解二來又為師父饑渴去尋水化齋。不意師兄好意複來又怪師父執法不留遂把師父打倒昏暈在地將行李搶去。後救轉師父特來拜兄若不恨師父還念昔日解脫之恩同小弟將行李回見師父共上西天了此正果。倘怨恨之深不肯同去千萬把包袱賜弟兄在深山樂桑榆晚景亦誠兩全其美也。"

行者聞言呵呵冷笑道："賢弟此論甚不合我意。我打唐僧搶行李不因我不上西方亦不因我愛居此地。我今熟讀了牒文我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經送上東土我獨成功教那南贍部洲人立我為祖萬代傳名也。"沙僧笑道："師兄言之欠當自來沒個孫行者取經之說。我佛如來造下三藏真經原著觀音菩薩向東土尋取經人求經要我們苦曆千山詢求諸國保護那取經人。菩薩曾言：取經人乃如來門生號曰金蟬長老只因他不聽佛祖談經貶下靈山轉生東土教他果正西方複修大道。遇路上該有這般魔障解脫我等三人與他做護法。兄若不得唐僧去那個佛祖肯傳經與你！卻不是空勞一場神思也？"

那行者道："賢弟你原來懞懂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諒你說你有唐僧同我保護我就沒有唐僧？我這裡另選個有道的真僧在此老孫獨力扶持有何不可！已選明日起身去矣。你不信待我請來你看。"叫："小的們快請老師父出來。"果跑進去牽出一匹白馬請出一個唐三藏跟著一個八戒挑著行李；一個沙僧拿著錫杖。這沙僧見了大怒道："我老沙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那裡又有一個沙和尚！不要無禮！吃我一杖！"好沙僧雙手舉降妖杖把一個假沙僧劈頭一下打死原來這是一個猴精。那行者惱了輪金箍棒帥眾猴把沙僧圍了。沙僧東沖西撞打出路口縱雲霧逃生道："這潑猴如此憊懶我告菩薩去來！"那行者見沙僧打死一個猴精把沙和尚逼得走了他也不來追趕回洞教小的們把打死的妖屍拖在一邊剝了皮

取肉煎炒將椰子酒、葡萄酒同眾猴都吃了。另選一個會變化的妖猴還變一個沙和尚從新教道要上西方不題。

沙僧一駕雲離了東海行經一晝夜到了南海。正行時早見落伽山不遠急至前低停雲霧觀看。好去處！果然是：包乾之奧括坤之區。會百川而浴日滔星歸眾流而生風漾月。潮騰淩大鯤化波翻浩蕩巨鼇遊。水通西北海浪合正東洋。四海相連同地脈仙方洲島各仙宮。休言滿地蓬萊且看普陀雲洞。好景致！山頭霞彩壯元精岩下祥風漾月晶。紫竹林中飛孔雀綠楊枝上語靈鸚。琪花瑤草年年秀寶樹金蓮歲歲生。白鶴幾番朝頂上素鸞數次到山亭。游魚也解修真性躍浪穿波聽講經。沙僧徐步落伽山玩看仙境只見木叉行者當面相迎道：“沙悟淨你不保唐僧取經卻來此何干？”沙僧作禮畢道：

“有一事特來朝見菩薩煩為引見引見。”木叉情知是尋行者更不題起即先進去對菩薩道：“外有唐僧的小徒弟沙悟淨朝拜。”孫行者在台下聽見笑道：“這定是唐僧有難沙僧來請菩薩的。”菩薩即命木叉門外叫進。這沙僧倒身下拜拜罷抬頭正欲告訴前事忽見孫行者站在旁邊等不得說話就掣降妖杖望行者劈臉便打。這行者更不回手徹身躲過。沙僧口裡亂罵道：“我把你個犯十惡造反的潑猴！你又來影瞞菩薩哩！”菩薩喝道：“悟淨不要動手有甚事先與我說。”沙僧收了寶杖再拜台下氣衝衝的對菩薩道：“這猴一路行兇不可數計。前日在山坡下打殺兩個剪路的強人師父怪他。不期晚間就宿在賊窩主家裡又把一夥賊人盡情打死又血淋淋提一個人頭來與師父看。師父唬得跌下馬來罵了他幾句趕他回來。分別之後師父饑渴太甚教八戒去尋水久等不來又教我去尋他。不期孫行者見我二人不在複回來把師父打一鐵棍將兩個青氈包袱搶去。我等回來將師父救醒特來他水簾洞尋他討包袱不想他變了臉不肯認我將師父關文念了又念。我問他念了做甚他說不保唐僧他要自上西天取經送上東土算他的功果立他為祖萬古傳揚。我又說：沒唐僧那肯傳經與你？他說他選了一個有道的真僧。及請出果是一匹白馬一個唐僧後跟著八戒、沙僧。我道我便是沙和尚那裡又有個沙和尚？是我趕上前打了他一寶杖原來是個猴精。他就帥眾拿我是我特來告請菩薩。不知他會使筋斗雲預先到此處又不知他將甚巧語花言影瞞菩薩也。”菩薩道：“悟淨不要賴人悟空到此今已四日我更不曾放他回去他那裡有另請唐僧、自去取經之意？”沙僧道：“見如今水簾洞有一個孫行者怎敢欺誑？”

菩薩道：“既如此你休急教悟空與你同去花果山看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到那裡自見分曉。”這大聖聞言即與沙僧辭了菩薩。這一去到那花果山前分皂白水簾洞口辨真邪。畢竟不知如何分辨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二心攪亂大乾坤 一體難修真寂滅

這行者與沙僧拜辭了菩薩縱起兩道祥光離了南海。原來行者筋斗雲快沙和尚仙雲覺遲行者就要先行。沙僧扯住道：“大哥不必這等藏頭露尾先去安根待小弟與你一同走。”

大聖本是良心沙僧卻有疑意真個二人同駕雲而去。不多時果見花果山按下雲頭二人洞外細看果見一個行者高坐石台之上與群猴飲酒作樂。模樣與大聖無異：也是黃金箍金睛火眼；身穿也是錦布直裰腰系虎皮裙；手中也拿一條兒金箍鐵棒足下也踏一雙麂皮靴；也是這等毛臉雷公嘴朔腮別土星查耳額顱闊獠牙向外生。這大聖怒一撒手撇了沙和尚掣鐵棒上前罵道：“你是何等妖邪敢變我的相貌敢占我的兒孫擅居吾仙洞擅作這威福！”那行者見了公然不答也使鐵棒來迎。二行者在一處果是不分真假好打呀：兩條棒二猴精這場相敵實非輕。都要護持唐禦弟各施功績立英名。真猴實受沙門教假怪虛稱佛子情。蓋為神通多變化無真無假兩相平。一個是混元一氣齊天聖一個是久煉千靈縮地精。這個是如意金箍棒那個是隨心鐵杆兵。隔架遮攔無勝敗撐持抵敵沒輸贏。先前交手在洞外少頃爭持起半空。他兩個各踏雲光跳鬥上九霄雲內。沙僧在旁不敢下手見他們戰此一場誠然難認真假欲待拔刀相助又恐傷了真的。忍耐良久且縱身跳下山崖使降妖寶杖打近水簾洞外驚散群妖掀翻石凳把飲酒食肉的器皿盡情打碎尋他的青氈包袱四下裡全然不見。原來他水簾洞本是一股瀑布飛泉遮掛洞門遠看似一條白布簾兒近看乃是一股水脈故曰水簾洞。沙僧不知進步來歷故此難尋。即便縱雲趕到九霄雲裡輪著寶杖又不好下手。大聖道：“沙僧你既助不得力且回復師父說我等這般這般等老孫與此妖打上南海落伽山菩薩前辨個真假。”道罷那行者也如此說。沙僧見兩個相貌、聲音更無一毫差別皂白難分只得依言撥轉雲頭回復唐僧不題。

你看那兩個行者且行且鬥直嚷到南海徑至落伽山打打罵罵喊聲不絕。早驚動護法諸天即報入潮音洞裡道：“菩薩果然兩個孫悟空打將來也。”那菩薩與木叉行者、善財童子、龍女降蓮台出門喝道：“那孽畜那裡走！”這兩個遞相揪住道：“菩薩這廝果然象弟子模樣。才自水簾洞打起戰鬥多時不分勝負。沙悟淨肉眼愚蒙不能分識有力難助是弟子教他回西路去回復師父我與這廝打到寶山借菩薩慧眼與弟子認個真假辨明邪正。”道罷那行者也如此說一遍。眾諸天與菩薩都看良久莫想能認。菩薩道：“且放了手兩邊站下等我再看。”果然撒手兩邊站定。這邊說：“我是真的！”那邊說：“他是假的！”

菩薩喚木叉與善財上前悄悄吩咐：“你一個幫住一個等我暗念《緊箍兒咒》看那個害疼的便是真不疼的便是假。”他二人果各幫一個。菩薩暗念真言兩個一齊喊疼都抱著頭地下打滾只叫：“莫念！莫念！”菩薩不念他兩個又一齊揪住照舊嚷鬥。菩薩無計奈何即令諸天木叉上前助力。眾神恐傷真的亦不敢

下手。菩薩叫聲“孫悟空”兩個一齊答應。菩薩道：“你當年官拜弼馬溫大鬧天宮時神將皆認得你你且上界去分辨回話。”這大聖謝恩那行者也謝恩。

二人扯扯拉拉口裡不住的嚷鬥徑至南天門外慌得那廣目天王帥馬趙溫關四大天將及把門大小眾神各使兵器擋住道：“那裡走！此間可是爭鬥之處？”大聖道：“我因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在路上打殺賊徒那三藏趕我回去我徑到普陀崖見觀音菩薩訴苦不想這妖精幾時就變作我的模樣打倒唐僧搶去包袱。有沙僧至花果山尋討只見這妖精占了我的巢穴後到普陀崖告請菩薩又見我侍立台下沙僧誑說是我駕筋斗雲又先在菩薩處遮飾。菩薩卻是個正明不聽沙僧之言命我同他到花果山看驗。原來這妖精果象老孫模樣才自水簾洞打到普陀山見菩薩菩薩也難識認故打至此間煩諸天眼力與我認個真假。”說罷那行者也似這般這般說了一遍。眾天神看彀多時也不能辨他兩個吆喝道：“你們既不能認讓開路等我們去見玉帝！”眾神搪抵不住放開天門直至靈霄寶殿馬元帥同張葛許邱四天師奏道：“下界有一般兩個孫悟空打進天門口稱見王。”說不了兩個直嚷將進來唬得那玉帝即降立寶殿問曰：“你兩個因甚事擅鬧天宮嚷至朕前尋死！”大聖口稱：“萬歲！萬歲！臣今皈命秉教沙門再不敢欺心誑上只因這個妖精變作臣的模樣。”如此如彼把前情備陳了一遍“指望與臣辨個真假！”那行者也如此陳了一遍。玉帝即傳旨宣托塔李天王教：“把照妖鏡來照這廝誰真誰假教他假滅真存。”天王即取鏡照住請玉帝同眾神觀看。鏡中乃是兩個孫悟空的影子金箍衣服毫不差。玉帝亦辨不出趕出殿外。這大聖呵呵冷笑那行者也哈哈歡喜揪頭抹頸複打出天門墜落西方路上道：“我和你見師父去！我和你見師父去！”

卻說那沙僧自花果山辭他兩個又行了三晝夜回至本莊把前事對唐僧說了一遍。唐僧自家悔恨道：“當時只說是孫悟空打我一棍搶去包袱豈知卻是妖精假變的行者！”沙僧又告道：“這妖又假變一個長老一匹白馬又有一個八戒挑著我們包袱又有一個變作是我。我忍不住惱怒一杖打死原是一個猴精。因此驚散又到菩薩處訴苦。菩薩著我與師兄又同去識認那妖果與師兄一般模樣。我難助力故先來回復師父。”

三藏聞言大驚失色。八戒哈哈大笑道：“好好好！應了這施主家婆婆之言了！他說有幾起取經的這卻不又是一起？”那家子老老小小的都來問沙僧：“你這幾日往何處討盤纏去的？”沙僧笑道：“我往東勝神洲花果山尋大師兄取討行李又到南海普陀山拜見觀音菩薩卻又到花果山方才轉回至此。”那老者又問：“往返有多少路程？”沙僧道：“約有二十餘萬里。”老者道：“爺爺呀似這幾日就走了這許多路只除是駕雲方能彀得到！”八戒道：“不是駕雲如何過海？”沙僧道：“我們那算得走路若是我大師兄只消一二日可往回也。”那家子聽言都說是神仙八戒道：“我們雖不是神仙神仙還是我們的晚輩哩！”

正說間只聽半空中喧嘩人嚷慌得都出來看卻是兩個行者打將來。八戒見了忍不住手癢道：“等我去認認看。”好呆子急縱身跳起望空高叫道：“師兄莫嚷我老豬來也！”那兩個一齊應道：“兄弟來打妖精！來打妖精！”那家子又驚又喜道：“是幾位騰雲駕霧的羅漢歇在我家！就是願齋僧的也齋不著這等好人！”更不計較茶飯愈加供養又說：“這兩個行者只怕鬥出不好來地覆天翻作禍在那裡！”三藏見那老者當面是喜背後是憂即開言道：“老施主放心莫生憂歎。貧僧收伏了徒弟去惡歸善自然謝你。”那老者滿口回答道：“不敢！不敢！”沙僧道：“施主休講師父可坐在這裡等我和二哥去一家扯一個來到你面前你就念念那話兒看那個害疼的就是真的不疼的就是假的。”三藏道：“言之極當。”沙僧果起在半空道：“二位住了手我同你到師父面前辨個真假去。”這大聖放了手那行者也放了手。沙僧攙住一個叫道：“二哥你也攙住一個。”果然攙住落下雲頭徑至草舍門外。三藏見了就念《緊箍兒咒》二人一齊叫苦道：“我們這等苦鬥你還咒我怎的？莫念！莫念！”那長老本心慈善遂住了口不念卻也不認得真假。他兩個掙脫手依然又打。這大聖道：“兄弟們保著師父等我與他打到閻王前折辨去也！”那行者也如此說二人抓抓掗掗須臾又不見了。八戒道：“沙僧你既到水簾洞看見假八戒挑著行李怎麼不搶將來？”沙僧道：“那妖精見我使寶杖打他假沙僧他就亂圍上來要拿是我顧性命走了。及告菩薩與行者複至洞口他兩個打在空中是我去掀翻他的石凳打散他的小妖只見一股瀑布泉水流竟不知洞門開在何處尋不著行李所以空手回復師命也。”八戒道：“你原來不曉得。

我前年請他去時先在洞門外相見後被我說泛了他他就跳下去洞裡換衣來時我看見他將身往水裡一鑽那一股瀑布水流就是洞門。想必那怪將我們包袱收在那裡面也。”三藏道：“你既知此門你可趁他都不在家可先到他洞裡取出包袱我們往西天去罷。他就來我也不用他了。”八戒道：“我去。”沙僧說：“二哥他那洞前有千數小猴你一人恐弄他不過反為不美。”八戒笑道：“不怕！不怕！”急出門縱著雲霧徑上花果山尋取行李不題。

卻說那兩個行者又打嚷到陰山背後唬得那滿山鬼戰戰兢兢藏藏躲躲。有先跑的撞入陰司門裡報上森羅寶殿道：

“大王背陰山上有兩個齊天大聖打得來也！”慌得那第一殿秦廣王傳報與二殿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四殿卞城王五殿閻羅王、六殿平等王、七殿泰山王、八殿都市王、九殿忤官王、十殿轉輪王。一殿轉一殿霎時間十王會齊又著人飛報與地藏王。盡在森羅殿上點聚陰兵等擒真假。只聽得那強風滾滾慘霧漫漫二行者一翻一滾的打至森羅殿下。陰君近前擋住道：“大聖有何事鬧我幽冥？”這大聖道：“我因保唐僧西天取經路過西梁國至一山有強賊截劫我師是老孫打死幾個師父怪我把我逐回。我隨到南海菩薩處訴告不知那妖精怎麼就綽著口氣

假變作我的模樣在半路上打倒師父搶奪了行李。師弟沙僧向我本山取討包袱這妖假立師名要往西天取經。沙僧跑遁至南海見菩薩我正在側他備說原因菩薩又命我同他至花果山觀看果被這廝占了我巢穴。我與他爭辨到菩薩處其實相貌、言語等俱一般菩薩也難辨真假。又與這廝打上天堂眾神亦果難辨因見我師我師念《緊箍咒》試驗與我一般疼痛。故此鬧至幽冥望陰君與我查看生死簿見假行者是何出身快早追他魂魄免教二心沌亂。”那怪亦如此說一遍。陰君聞言即喚管簿判官一一從頭查勘更無個假行者之名。再看毛蟲文簿那猴子一百三十條已是孫大聖幼年得道之時大鬧陰司消死名一筆勾之自後來凡是猴屬盡無名號。

查勘畢當殿回報陰君各執笏對行者說：“大聖幽冥處既無名號可查你還到陽間去折辨。”正說處只聽得地藏王菩薩道：

“且住！且住！等我著諦聽與你聽個真假。”原來那諦聽是地藏菩薩經案下伏的一個獸名。他若伏在地下一霎時將四大部洲山川社稷、洞天福地之間羸蟲鱗蟲毛蟲羽蟲昆蟲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可以顧鑒善惡察聽賢愚。那獸奉地藏鈞旨就于森羅庭院之中俯伏在地須臾抬起頭來對地藏道：“怪名雖有但不可當面說破又不能助力擒他。”地藏道：“當面說出便怎麼？”諦聽道：“當面說出恐妖精惡搔擾寶殿致令陰府不安。”又問：“何為不能助力擒拿？”諦聽道：“妖精神通與孫大聖無二。幽冥之神能有多少法力？故此不能擒拿。”地藏道：“似這般怎生祛除？”諦聽言：“佛法無邊。”地藏早已省悟即對行者道：“你兩個形容如一神通無二若要辨明須到雷音寺釋迦如來那裡方得明白。”兩個一齊嚷道：“說的是！說的是！我和你西天佛祖之前折辨去！”那十殿陰君送出謝了地藏回上翠雲宮著鬼使閉了幽冥關隘不題。

看那兩個行者飛雲奔霧打上西天。有詩為證詩曰：人有二心生禍災天涯海角致疑猜。欲思寶馬三公位又憶金鑾一品台南征北討無休歇東擋西除未定哉。禪門須學無心訣靜養嬰兒結聖胎。他兩個在那半空裡扯扯拉拉抓抓挝挝且行且鬥直嚷至大西天靈鷲仙山雷音寶刹之外。早見那四大菩薩、八大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比丘尼、比丘僧、優婆塞、優婆夷諸大聖眾都到七寶蓮台之下各聽如來說法。那如來正講到這：不有中有不無中無。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為有非無為無。非色為色非空為空。空即是空色即是色。色無定色色即是空。空無定空空即是色。知空不空知色不色。

名為照了始達妙音。概眾稽皈依流通誦讀之際如來降天花普散繽紛即離寶座對大眾道：“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競鬥而來也。”大眾舉目看之果是兩個行者吆天喝地打至雷音勝境。慌得那八大金剛上前擋住道：“汝等欲往那裡去？”

這大聖道：“妖精變作我的模樣欲至寶蓮台下煩如來為我辨個虛實也。”眾金剛抵擋不住直嚷至台下跪于佛祖之前拜告道：“弟子保護唐僧來造寶山求取真經一路上煉魔縛怪不知費了多少精神。前至中途偶遇強徒劫擄委是弟子二次打傷幾人師父怪我趕回不容同拜如來金身。弟子無奈只得投奔南海見觀音訴苦。不期這個妖精假變弟子聲音相貌將師父打倒把行李搶去。師弟悟淨尋至我山被這妖假捏巧言說有真僧取經之故。悟淨脫身至南海備說詳細。觀音知之遂令弟子同悟淨再至我山。因此兩人比並真假打至南海又打到天宮又曾打見唐僧打見冥府俱莫能辨認。故此大膽輕造千乞大開方便之門廣垂慈憫之念與弟子辨明邪正庶好保護唐僧親拜金身取經回東土永揚大教。”大眾聽他兩張口一樣聲俱說一遍眾亦莫辨惟如來則通知之。正欲道破忽見南下彩雲之間來了觀音參拜我佛。

我佛合掌道：“觀音尊者你看那兩個行者誰是真假？”菩薩道：“前日在弟子荒境委不能辨。他又至天宮地府亦俱難認特來拜告如來千萬與他辨明辨明。”如來笑道：“汝等法力廣大只能普閱周天之事不能遍識周天之物亦不能廣會周天之種類也。”菩薩又請示周天種類如來才道：“周天之內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蟲乃羸鱗毛羽昆。這廝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羸非鱗非毛非羽非昆。又有四猴混世不入十類之種。”菩薩道：“敢問是那四猴？”如來道：“第一是靈明石猴通變化識天時知地利移星換鬥。第二是赤尻馬猴曉陰陽會人事善出入避死延生。第三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縮千山辨休咎乾坤摩弄。第四是六耳獼猴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後萬物皆明。此四猴者不入十類之種不達兩間之名。我觀假悟空乃六耳獼猴也。此猴若立一處能知千裡外之事凡人說話亦能知之故此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後萬物皆明。與真悟空同象同音者六耳獼猴也。”那獼猴聞得如來說出他的本象膽戰心驚急縱身跳起來就走。如來見他走時即令大眾下手早有四菩薩、八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觀音、木叉一齊圍繞。孫大聖也要上前如來道：“悟空休動手待我與你擒他。”那獼猴毛骨悚然料著難脫即忙搖身一變變作個蜜蜂兒往上便飛。如來將金缽盂撇起去正蓋著那蜂兒落下來。大眾不知以為走了如來笑雲：“大眾休言妖精未走見在我這缽盂之下。”大眾一上前把缽盂揭起果然見了本像是一個六耳獼猴。孫大聖忍不住輪起鐵棒劈頭一下打死至今絕此一種。如來不忍道聲：

“善哉！善哉！”大聖道：“如來不該慈憫他他打傷我師父搶奪我包袱依律問他個得財傷人白晝搶奪也該個斬罪哩！”如來道：“你自快去保護唐僧來此求經罷。”大聖叩頭謝道：“上告如來得知那師父定是不要我我此去若不收留卻不又勞一番神思！望如來方便把松箍兒咒念一念褪下這個金箍交還如來放我還俗去罷。”如來道：“你休亂想切莫放刁。我教觀音送你去不怕他不收。好生保護他去那時功成歸極樂汝亦坐蓮台。”

那觀音在旁聽說即合掌謝了聖恩領悟空輒駕雲而去隨後木叉行者、白鸚哥一同趕上。不多時到了中途草舍人家沙和尚看見急請師父拜門迎接。菩薩道：“唐僧前日打你的乃假行者六耳獼猴也幸如來知識已被悟空打死。你今須是收留悟空一路上魔障未消須得他保護你才得到靈山見佛取經再休嗔怪。”三藏叩頭道：“謹遵教旨。”正拜謝時只聽得正東上狂風滾滾眾目視之乃豬八戒背著兩個包袱駕風而至。呆子見了菩薩倒身下拜道：“弟子前日別了師父至花果山水簾洞尋得包袱果見一個假唐僧假八戒都被弟子打死原是兩個猴身。卻入裡方尋著包袱當時查點一物不少。卻駕風轉此更不知兩行者下落如何。”菩薩把如來識怪之事說了一遍。那呆子十分歡喜稱謝不盡。師徒們拜謝了菩薩回海卻都照舊合意同心洗冤解怒。又謝了那村舍人家整束行囊馬匹找大路而西。正是：中道分離亂五行降妖聚會合元明。神歸心舍禪方定六識祛降丹自成。畢竟這去不知三藏幾時得面佛求經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孫行者一調芭蕉扇

若干種性本來同海納無窮。千思萬慮終成妄般般色色和融。有日功完行滿圓明法性高隆。休教差別走西東緊鎖牢靴。收來安放丹爐內煉得金烏一樣紅。朗朗輝輝嬌豔任教出入乘龍。話表三藏遵菩薩教旨收了行者與八戒沙僧剪斷二心鎖鑨猿馬同心戮力趕奔西天。說不盡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曆過了夏月炎天卻又值三秋霜景但見那：薄雲斷絕西風緊鶴鳴遠岫霜林錦。光景正蒼涼山長水更長。征鴻來北塞玄鳥歸南陌。客路怯孤單衲衣容易寒。師徒四眾進前行處漸覺熱氣蒸人。三藏勒馬道：“如今正是秋天卻怎返有熱氣？”八戒道：“原來不知西方路上有個斯哈哩國乃日落之處俗呼為天盡頭。若到申酉時國王差人上城擂鼓吹角混雜海沸之嚴。日乃太陽真火落於西海之間如火淬水接聲滾沸；若無鼓角之聲混耳即振殺城中小兒。此地熱氣蒸人想必到日落之處也。”大聖聽說忍不住笑道：“呆子莫亂談！若論斯哈哩國正好早哩。似師父朝三暮二的這等擔閣就從小至老老了又小老小三生也還不到。”八戒道：“哥啊據你說不是日落之處為何這等酷熱？”沙僧道：“想是天時不正秋行夏令故也。”他三個正都爭講只見那路旁有座莊院乃是紅瓦蓋的房舍紅磚砌的垣牆紅油門扇紅漆板榻一片都是紅的。三藏下馬道：“悟空你去那人家問個消息看那炎熱之故何也。”

大聖收了金箍棒整肅衣裳扭捏作個斯文氣象綽下大路徑至門前觀看。那門裡忽然走出一個老者但見他：穿一領黃不黃、紅不紅的葛布深衣戴一頂青不青、皂不皂的篾絲涼帽。手中拄一根彎不彎、直不直、暴節竹杖足下踏一雙新不新、舊不舊、擎鞡靴鞋。面似紅銅須如白練。兩道壽眉遮碧眼一張吮口露金牙。那老者猛抬頭看見行者吃了一驚拄著竹杖喝道：“你是那裡來的怪人？在

我這門何干？”行者答禮道：“老施主休怕我我不是甚麼怪人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上西方求經者。師徒四人適至寶方見天氣蒸熱一則不解其故二來不地知名特拜問指教一二。”那老者卻才放心笑雲：

“長老勿罪我老漢一時眼花不識尊顏。”行者道：“不敢。”老者又問：“令師在那條路上？”行者道：“那南大路上立的不是！”老者教：“請來請來。”行者歡喜把手一招三藏即同八戒、沙僧牽白馬挑行李近前都對老者作禮。老者見三藏丰姿標緻八戒沙僧相貌奇稀又驚又喜只得請入裡坐教小的們看茶一壁廂辦飯。三藏聞言起身稱謝道：“敢問公公貴處遇秋何返炎熱？”老者道：“敝地喚做火焰山無春無秋四季皆熱。”三藏道：“火焰山卻在那邊？可阻西去之路老者道：“西方卻去不得。那山離此有六十裡遠正是西方必由之路卻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圍寸草不生。若過得山就是銅腦蓋鐵身軀也要化成汁哩。”三藏聞言大驚失色不敢再問。

只見門外一個少年男子推一輛紅車兒住在門旁叫聲“賣糕！”大聖拔根毫毛變個銅錢問那人買糕。那人接了錢不論好歹揭開車兒上衣裹熱氣騰騰拿出一塊糕遞與行者。

行者托在手中好似火盆裡的灼炭煤爐內的紅釘。你看他左手倒在右手右手換在左手只道：“熱熱熱！難吃難吃！”那男子笑道：“怕熱莫來這裡這裡是這等熱。”行者道：“你這漢子好不明理常言道不冷不熱五穀不結。他這等熱得很你這糕粉自何而來？”那人道：“若知糕粉米敬求鐵扇仙。”行者道：“鐵扇仙怎的？”那人道：“鐵扇仙有柄芭蕉扇。求得來一扇息火二扇生風三扇下雨我們就布種及時收割故得五穀養生。不然誠寸草不能生也。”行者聞言急抽身走入裡面將糕遞與三藏道：“師父放心且莫隔年焦著吃了糕我與你說。”長老接糕在手向本宅老者道：“公公請糕。”老者道：“我家的茶飯未奉敢吃你糕？”行者笑道：“老人家茶飯倒不必賜我問你：鐵扇仙在那裡住？”老者道：“你問他怎的？”行者道：“适才那賣糕人說此仙有柄芭蕉扇求將來一扇息火二扇生風三扇下雨你這方布種收割才得五穀養生。我欲尋他討來扇息火焰山過去且使這方依時收種得安生也。”老者道：“固有此說。你們卻無禮物恐那聖賢不肯來也。”三藏道：

“他要甚禮物？”老者道：“我這裡人家十年拜求一度。四豬四羊花紅表裡異香時果雞鵝美酒沐浴虔誠拜到那仙山請他出洞至此施為。”行者道：“那山坐落何處？喚甚地名？有幾多裡數？等我問他要扇子去。”老者道：“那山在西南方名喚翠雲山。山中有一仙洞名喚芭蕉洞。我這裡眾信人等去拜仙山往回要走一月計有一千四百五六十裡。”行者笑道：“不打緊就去就來。”那老者道：“且住吃些茶飯辦些乾糧須得兩人做伴。那路上沒有人家又多狼虎非一日

可到莫當要子。”行者笑道：“不用不用我去也！”說一聲忽然不見。那老者慌張道：“爺爺呀！原來是騰雲駕霧的神人也！”

且不說這家子供奉唐僧加倍卻說那行者霎時徑到翠雲山按住祥光正自找尋洞口忽然聞得丁丁之聲乃是山林內一個樵夫伐木。行者即趨步至前又聞得他道：“雲際依依認舊林斷崖荒草路難尋。西山望見朝來雨南澗歸時渡處深。”行者近前作禮道：“樵哥問訊了。”那樵子撇了柯斧答禮道：“長老何往？”行者道：“敢問樵哥這可是翠雲山？”樵子道：“正是。”行者道：“有個鐵扇仙的芭蕉洞在何處？”樵子笑道：“這芭蕉洞雖有卻無個鐵扇仙只有個鐵扇公主又名羅剎女。”

行者道：“人言他有一柄芭蕉扇能熄得火焰山敢是他麼？”樵子道：“正是正是這聖賢有這件寶貝善能熄火保護那方人家故此稱為鐵扇仙。我這裡人家用不著他只知他叫做羅剎女乃大力牛魔王妻也。”行者聞言大驚失色心中暗想道：

“又是冤家了！當年伏了紅孩兒說是這廝養的。前在那解陽山破兒洞遇他叔子尚且不肯與水要作報仇之意今又遇他父母怎生借得這扇子耶？”樵子見行者沉思默慮嗟歎不已便笑道：“長老你出家人有何憂疑？這條小路兒向東去不上五六裡就是芭蕉洞休得心焦。”行者道：“不瞞樵哥說我是東土唐朝差往西天求經的唐僧大徒弟。前年在火雲洞曾與羅剎之子紅孩兒有些言語但恐羅剎懷仇不與故生憂疑。”樵子道：“大丈夫鑒貌辨色只以求扇為名莫認往時之溲話管情借得。”行者聞言深深唱個大喏道：“謝樵哥教誨我去也。”

遂別了樵夫徑至芭蕉洞口但見那兩扇門緊閉牢關洞外風光秀麗。好去處！正是那：山以石為骨石作土之精。煙霞含宿潤苔蘚助新青。嵯峨勢聳欺蓬島幽靜花香若海瀛。幾樹喬松棲野鶴數株衰柳語山鶯。誠然是千年古跡萬載仙蹤。

碧梧鳴彩鳳活水隱蒼龍。曲徑蓽蘿垂掛石梯藤葛攀籠。猿嘯翠岩忻月上鳥啼高樹喜晴空。兩林竹蔭涼如雨一徑花濃沒繡絨。時見白雲來遠岫略無定體漫隨風。行者上前叫：“牛大哥開門！開門！”呀的一聲洞門開了裡邊走出一個毛兒女手中提著花籃肩上擔著鋤子真個是一身藍縷無妝飾滿面精神有道心。行者上前迎著合掌道：“女童累你轉報公主一聲。我本是取經的和尚在西方路上難過火焰山特來拜借芭蕉扇一用。”那毛女道：“你是那寺裡和尚？叫甚名字？我好與你通報。”行者道：“我是東土來的叫做孫悟空和尚。”

那毛女即便回身轉於洞內對羅剎跪下道：“奶奶洞門外有個東土來的孫悟空和尚要見奶奶拜求芭蕉扇過火焰山一用。”那羅剎聽見孫悟空三字便以撮鹽

入火火上澆油；

骨都都紅生臉上惡狠狠怒心頭口中罵道：“這潑猴！今日來了！”叫：“丫鬟取披掛拿兵器來！”隨即取了披掛拿兩口青鋒寶劍整束出來。行者在洞外閃過偷看怎生打扮只見他：頭裹團花手帕身穿納錦雲袍。腰間雙束虎筋絛微露繡裙偏綃。鳳嘴弓鞋三寸龍鬚膝褲金銷。手提寶劍怒聲高凶比月婆容貌。那羅剎出門高叫道：“孫悟空何在？”行者上前躬身施禮道：“嫂嫂老孫在此奉揖。”羅剎咄的一聲道：“誰是你的嫂嫂！那個要你奉揖！”行者道：“尊府牛魔王當初曾與老孫結義乃七兄弟之親。今聞公主是牛大哥令正安得不以嫂嫂稱之！”羅剎道：“你這潑猴！既有兄弟之親如何坑陷我子？”行者佯問道：“令郎是誰？”羅剎道：“我兒是號山枯松澗火雲洞聖嬰大王紅孩兒被你傾了。我們正沒處尋你報仇你今上門納命我肯饒你！”行者滿臉陪笑道：“嫂嫂原來不察理錯怪了老孫。你令郎因是捉了師父要蒸要煮幸虧了觀音菩薩收他去救出我師。他如今現在菩薩處做善財童子實受了菩薩正果不生不滅不垢不淨與天地同壽日月同庚。你倒不謝老孫保命之恩返怪老孫是何道理！”羅剎道：“你這個巧嘴的潑猴！

我那兒雖不傷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幾時能見一面？”行者笑道：“嫂嫂要見令郎有何難處？你且把扇子借我扇息了火送我師父過去我就到南海菩薩處請他來見你就送扇子還你有何不可！那時節你看他可曾損傷一毫？如有些須之傷你也怪得有理如比舊時標緻還當謝我。”羅剎道：“潑猴少要饒舌！伸過頭來等我砍上幾劍！若受得疼痛就借扇子與你；若忍耐不得教你早見閻君！”行者叉手向前笑道：“嫂嫂切莫多言老孫伸著光頭任尊意砍上多少但沒氣力便罷是必借扇子用用。”那羅剎不容分說雙手輪劍照行者頭上乒乒乓乓砍有十數下這行者全不認真。羅剎害怕回頭要走行者道：“嫂嫂那裡去？快借我使使！”那羅剎道：“我的寶貝原不輕借。”行者道：“既不肯借吃你老叔一棒！”好猴王一隻手扯住一隻手去耳內掣出棒來幌一幌有碗來粗細。那羅剎掙脫手舉劍來迎行者隨又輪棒便打。兩個在翠雲山前不論親情卻只講仇隙。這一場好殺：裙釵本是修成怪為子懷仇恨潑猴。行者雖然生狠怒因師路阻讓娥流。先言拜借芭蕉扇不展驍雄耐性柔。羅剎無知輪劍砍猴王有意說親由。女流怎與男兒鬥到底男剛壓女流。這個金箍鐵棒多兇猛那個霜刃青鋒甚緊稠。劈面打照頭丟恨苦相持不甘休。左擋右遮施武藝前迎後架騁奇謀。卻才鬥到沉酣處不覺西方墜日頭。羅剎忙將真扇了一扇揮動鬼神愁！那羅剎女與行者相持到晚見行者棒重卻又解數周密料斗他不過即便取出芭蕉扇幌一幌一扇陰風把行者扇得無影無形莫想收留得住。這羅剎得勝回歸。

那大聖飄飄蕩蕩左沉不能落地右墜不得存身就如旋風翻敗葉流水淌殘花滾了一夜直至天明方才落在一座山上雙手抱住一塊峰石。定性良久仔細觀看卻才

認得是小須彌山。大聖長歎一聲道：“好利害婦人！怎麼就把老孫送到這裡來了？我當年曾記得在此處告求靈吉菩薩降黃風怪救我師父。那黃風嶺至此直南上有三千餘裡今在西路轉來乃東南方隅不知有幾萬里。等我下去問靈吉菩薩一個消息好回舊路。”正躊躇間又聽得鐘聲響亮急下山坡徑至禪院。那門前道人認得行者的形容即入裡面報導：“前年來請菩薩去降黃風怪的那個毛臉大聖又來了。”菩薩知是悟空連忙下寶座相迎入內施禮道：“恭喜！取經來耶？”悟空答道：“正好未到！早哩早哩！”靈吉道：“既未曾得到雷音何以回顧荒山？”行者道：

“自上年蒙盛情降了黃風怪一路上不知曆過多少苦楚。今到火焰山不能前進詢問土人說有個鐵扇仙芭蕉扇扇得火滅老孫特去尋訪原來那仙是牛魔王的妻紅孩兒的母。他說我把他兒子做了觀音菩薩的童子不得常見跟我為仇不肯借扇與我爭鬥。他見我的棒重難撐遂將扇子把我一扇扇得我悠悠蕩蕩直至於此方才落住。故此輕造禪院問個歸路此處到火焰山不知有多少裡數？”靈吉笑道：“那婦人喚名羅剎女又叫做鐵扇公主。他的那芭蕉扇本是昆侖山後自混沌開闢以來天地產成的一個靈寶乃太陽之精葉故能滅火氣。

假若扇著人要飄八萬四千里方息陰風。我這山到火焰山只有五萬餘裡此還是大聖有留雲之能故止住了。若是凡人正好不得住也。”行者道：“利害利害！我師父卻怎生得度那方？”

靈吉道：“大聖放心此一來也是唐僧的緣法合教大聖成功。”行者道：“怎見成功？”靈吉道：“我當年受如來教旨賜我一粒定風丹一柄飛龍杖。飛龍杖已降了風魔這定風丹尚未曾見用如今送了大聖管教那廝扇你不動你卻要了扇子扇息火卻不就立此功也？”行者低頭作禮感謝不盡。那菩薩即于衣袖中取出一個錦袋兒將那一粒定風丹與行者安在衣領裡邊將針線緊緊縫了送行者出門道：“不及留款往西北上去就是羅剎的山場也。”

行者辭了靈吉駕筋斗雲徑返翠雲山頃刻而至使鐵棒打著洞門叫道：“開門！開門！老孫來借扇子使使哩！”慌得那門裡女童即忙來報：“奶奶借扇子的又來了！”羅剎聞言心中悚懼道：“這潑猴真有本事！我的寶貝扇著人要去八萬四千里方能停止他怎麼才吹去就回來也？這番等我一連扇他兩三扇教他找不著歸路！”急縱身結束整齊雙手提劍走出門來道：“孫行者！你不怕我又來尋死！”行者笑道：“嫂嫂勿得慳吝是必借我使使。保得唐僧過山就送還你。我是個志誠有餘的君子不是那借物不還的小人。”羅剎又罵道：“潑猢猻！好沒道理沒分曉！奪子之仇尚未報得：借扇之意豈得如心！你不要走！吃我老娘一劍！”大聖公然不懼使鐵棒劈手相迎。他兩個往往來來戰經五七回合羅剎女手軟難輪孫行者身強善敵。他見事勢不諧即取扇子望行者扇了一扇行者巍然不

動。行者收了鐵棒笑吟吟的道：“這番不比那番！任你怎麼搧來老孫若動一動就不算漢子！”那羅剎又搧兩搧。果然不動。

羅剎慌了急收寶貝轉回走入洞裡將門緊緊關上。

行者見他閉了門卻就弄個手段拆開衣領把定風丹噙在口中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蟭蟟蟲兒從他門隙處鑽進。只見羅剎叫道：“渴了！渴了！快拿茶來！”近侍女童即將香茶一壺沙沙的滿斟一碗沖起茶沫漕漕。行者見了歡喜嚶的一翅飛在茶沫之下。那羅剎渴極接過茶兩三氣都喝了。行者已到他肚腹之內現原身厲聲高叫道：“嫂嫂借扇子我使使！”羅剎大驚失色叫：“小的們關了前門否？”俱說：“關了。”他又說：

“既關了門孫行者如何在家裡叫喚？”女童道：“在你身上叫哩。”羅剎道：“孫行者你在那里弄術哩？”行者道：“老孫一生不會弄術都是些真手段實本事已在尊嫂尊腹之內耍子已見其肺肝矣。我知你也饑渴了我先送你個坐碗兒解渴！”卻就把腳往下一登。那羅剎小腹之中疼痛難禁坐於地下叫苦。行者道：“嫂嫂休得推辭我再送你個點心充饑！”又把頭往上一頂。那羅剎心痛難禁只在地上打滾疼得他面黃唇白只叫“孫叔叔饒命！”行者卻才收了手腳道：“你才認得叔叔麼？我看牛大哥情上且饒你性命快將扇子拿來我使使。”羅剎道：“叔叔有扇！有扇！你出來拿了去！”行者道：“拿扇子我看了出來。”羅剎即叫女童拿一柄芭蕉扇執在旁邊。行者探到喉嚨之上見了道：“嫂嫂我既饒你性命不在腰肋之下搠個窟窿出來還自口出。你把口張三張兒。”那羅剎果張開口。行者還作個蟭蟟蟲先飛出來丁在芭蕉扇上。那羅剎不知連張三次叫：“叔叔出來罷。”行者化原身拿了扇子叫道：“我在此間不是？謝借了！謝借了！”拽開步往前便走小的們連忙開了門放他出洞。

這大聖撥轉雲頭徑回東路霎時按落雲頭立在紅磚壁下。八戒見了歡喜道：“師父師兄來了！來了！”三藏即與本莊老者同沙僧出門接著同至舍內。把芭蕉扇靠在旁邊道：“老官兒可是這個扇子？”老者道：“正是！正是！”唐僧喜道：“賢徒有莫大之功求此寶貝甚勞苦了。”行者道：“勞苦倒也不說。那鐵扇仙你道是誰？那廝原來是牛魔王的妻紅孩兒的母名喚羅剎女又喚鐵扇公主。我尋到洞外借扇他就與我講起仇隙把我砍了幾劍。是我使棒嚇他他就把扇子扇了我一下飄飄蕩蕩直刮到小須彌山。幸見靈吉菩薩送了我一粒定風丹指與歸路複至翠雲山。又見羅剎女羅剎女又使扇子搧我不動他就回洞。是老孫變作一個蟭蟟蟲飛入洞去。那廝正討茶吃是我又鑽在茶沫之下到他肚裡做起手腳。他疼痛難禁不住口的叫我做叔叔饒命情願將扇借與我我卻饒了他拿將扇來待過了火焰山仍送還他。”三藏聞言感謝不盡師徒們俱拜辭老者。

一路西來約行有四十裡遠近漸漸酷熱蒸人。沙僧只叫：

“腳底烙得慌！”八戒又道：“爪子燙得痛！”馬比尋常又快只因地熱難停十分難進。行者道：“師父且請下馬兄弟們莫走等我搧息了火待風雨之後地土冷些再過山去。”行者果舉扇徑至火邊盡力一扇那山上火光烘烘騰起再一扇更著百倍又一扇那火足有千丈之高漸漸燒著身體。行者急回已將兩股毫毛燒淨徑跑至唐僧面前叫：“快回去快回去！火來了火來了！”那師父爬上馬與八戒沙僧複東來有二十餘裡方才歇下道：“悟空如何了呀！”行者丟下扇子道：“不停當！不停當！被那廝哄了！”三藏聽說愁促眉尖悶添心上止不住兩淚交流只道：“怎生是好！”八戒道：“哥哥你急急忙忙叫回去是怎麼說？”行者道：“我將扇子搧了一下火光烘烘；第二扇火氣愈盛；第三扇火頭飛有千丈之高。若是跑得不快把毫毛都燒盡矣！”八戒笑道：“你常說雷打不傷火燒不損如今何又怕火？”行者道：“你這呆子全不知事！那時節用心防備故此不傷；今日只為搧息火光不曾撚避火訣又未使護身法所以把兩股毫毛燒了。”沙僧道：“似這般火盛無路通西怎生是好？”八戒道：“只揀無火處走便罷。”三藏道：“那方無火？”八戒道：“東方南方北方俱無火。”又問：“那方有經？”八戒道：“西方有經。”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經處去哩！”沙僧道：“有經處有火無火處無經誠是進退兩難！”師徒們正自胡談亂講只聽得有人叫道：“大聖不須煩惱且來吃些齋飯再議。”四眾回看時見一老人身披飄風氅頭頂偃月冠手持龍頭杖只踏鐵勒靴後帶著一個雕嘴魚腮鬼鬼頭上頂著一個銅盆盆內有些蒸餅糕糜黃糧米飯在於西路下躬身道：“我本是火焰山土地知大聖保護聖僧不能前進特獻一齋。”行者道：“吃齋小可這火光幾時滅得讓我師父過去？”土地道：“要滅火光須求羅剎女借芭蕉扇。”行者去路旁拾起扇子道：“這不是？那火光越扇越著何也？”土地看了笑道：“此扇不是真的被他哄了。”行者道：“如何方得真的？”那土地又控背躬身微微笑道：

“若還要借真蕉扇須是尋求大力王。”畢竟不知大力王有甚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罷戰赴華筵 孫行者二調芭蕉扇

土地說：“大力王即牛魔王也。”行者道：“這山本是牛魔王放的火假名火焰山？”土地道：“不是不是大聖若肯赦小神之罪方敢直言。”行者道：“你有何罪？直說無妨。”土地道：“這火原是大聖放的。”行者怒道：“我在那裡你這等亂談！我可是放火之輩？”土地道：“是你也認不得我了。此間原無這座山因大聖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被顯聖擒了壓赴老君將大聖安於八卦爐內煆煉之後開鼎被你蹬倒丹爐落了幾個磚來內有餘火到此處化為火焰山。我本是兜率宮守爐的道人當被老君怪我失守降下此間就做了火焰山土地也。”豬八

戒聞言恨道：“怪道你這等打扮！原來是道士變的土地！”行者半信不通道：“你且說早尋大力王何故？’土地道：“大力王乃羅剎女丈夫。他這向撇了羅剎現在積雷山摩雲洞。有個萬歲狐王那狐王死了遺下一個女兒叫做玉面公主。那公主有百萬家私無人掌管二年前訪著牛魔王神通廣大情願倒陪家私招贅為夫。那牛王棄了羅剎久不回顧。若大聖尋著牛王拜求來此方借得真扇。一則扇息火焰可保師父前進；二來永除火患可保此地生靈；三者赦我歸天回繳老君法旨。”行者道：

“積雪山坐落何處？到彼有多少程途？”土地道：“在正南方。此間到彼有三千餘裡。”行者聞言即吩咐沙僧、八戒保護師父又教土地陪伴勿回隨即忽的一聲渺然不見。

那裡消半個時辰早見一座高山淩漢。按落雲頭停立巔峰之上觀看真是好山：高不高頂摩碧漢；大不大根紮黃泉。

山前日暖嶺後風寒。山前日暖有三冬草木無知；嶺後風寒見九夏冰霜不化。龍潭接澗水長流虎穴依崖花放早。水流千派似飛瓊花放一心如布錦。灣環嶺上灣環樹扢扠石外扢扠松。真個是高的山峻的嶺陡的崖深的澗香的花美的果紅的藤紫的竹青的松翠的柳：八節四時顏不改千年萬古色如龍。大聖看彀多時步下尖峰入深山找尋路徑。正自沒個消息忽見松陰下有一女子手折了一枝香蘭嫋嫋娜娜而來。大聖閃在怪石之旁定睛觀看那女子怎生模樣：嬌嬌傾國色緩緩步移蓮。貌若王嬙顏如楚女。如花解語似玉生香。

高髻堆青髁碧鴉雙睛蘸綠橫秋水。湘裙半露弓鞋小翠袖微舒粉腕長。說甚麼暮雨朝雲真個是朱唇皓齒。錦江滑膩蛾眉秀賽過文君與薛濤。那女子漸漸走近石邊大聖躬身施禮緩緩而言曰：“女菩薩何往？”那女子未曾觀看聽得叫問卻自抬頭忽見大聖的相貌醜陋老大心驚欲退難退欲行難行只得戰兢兢勉強答道：“你是何方來者？敢在此間問誰？”大聖沉思道：“我若說出取經求扇之事恐這廝與牛王有親且只以假親托意來請魔王之言而答方可。”那女子見他不語變了顏色怒聲喝道：“你是何人敢來問我！”大聖躬身陪笑道：“我是翠雲山來的初到貴處不知路徑。敢問菩薩此間可是積雷山？”那女子道：“正是。”大聖道：“有個摩雲洞坐落何處？”那女子道：“你尋那洞做甚？”大聖道：“我是翠雲山芭蕉洞鐵扇公主央來請牛魔王的。”那女子一聽鐵扇公主請牛魔王之言心中大怒徹耳根子通紅潑口罵道：“這賤婢著實無知！牛王自到我家未及二載也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銀綾羅緞匹。年供柴月供米自自在在受用還不識羞又來請他怎的！”大聖聞言情知是玉面公主故意子掣出鐵棒大喝一聲道：“你這潑賤將家私買住牛王誠然是陪錢嫁漢！你倒不羞卻敢罵誰！”

那女子見了唬得魄散魂飛沒好步亂躧金蓮戰兢兢回頭便走這大聖吆吆喝喝隨後相跟。原來穿過松陰就是摩雲洞口女子跑進去撲的把門關了。大聖卻收了鐵棒咳咳停步看時好所在：樹林森密崖削崚嶒。薜蘿陰冉冉蘭蕙味馨馨。流泉漱玉穿修竹巧石知機帶落英。煙霞籠遠岫日月照雲屏。龍吟虎嘯鶴唳鶯鳴。一片清幽真可愛琪花瑤草景常明。不亞天臺仙洞勝如海上蓬瀛。

且不言行者這裡觀看景致卻說那女子跑得粉汗淋淋唬得蘭心吸吸徑入書房裡面。原來牛魔王正在那裡靜玩丹書這女子沒好氣倒在懷裡抓耳撓腮放聲大哭。牛王滿面陪笑道："美人休得煩惱。有甚話說？"那女子跳天索地口中罵道：

"潑魔害殺我也！"牛王笑道："你為甚事罵我？"女子道："我因父母無依招你護身養命。江湖中說你是條好漢你原來是個懼內的庸夫！"牛王聞說將女子抱住道："美人我有那些不是處你且慢慢說來我與你陪禮。"女子道："适才我在洞外閒步花陰折蘭采蕙忽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尚猛地前來施禮把我嚇了個呆掙。及定性問是何人他說是鐵扇公主央他來請牛魔王的。被我說了兩句他倒罵了我一場將一根棍子趕著我打。若不是走得快些幾乎被他打死！這不是招你為禍？害殺我也！"牛王聞言卻與他整容陪禮溫存良久女子方才息氣。魔王卻狠道："美人在上不敢相瞞那芭蕉洞雖是僻靜卻清幽自在。我山妻自幼修持也是個得道的女仙卻是家門嚴謹內無一尺之童焉得有雷公嘴的男子央來這想是那裡來的怪妖或者假綽名聲至此訪我等我出去看看。"好魔王拽開步出了書房上大廳取了披掛結束了拿了一條混鐵棍出門高叫道："是誰人在我這裡無狀？"行者在旁見他那模樣與五百年前又大不同只見；頭上戴一頂水磨銀亮熟鐵盔身上貫一副絨穿錦繡黃金甲足下踏一雙卷尖粉底麂皮靴腰間束一條攢絲三股獅蠻帶。一雙眼光如明鏡兩道眉豔似紅霓。口若血盆齒排銅板。吼聲響震山神怕行動威風惡鬼慌。

四海有名稱混世西方大力號魔王。這大聖整衣上前深深的唱個大喏道："長兄還認得小弟麼？"牛王答禮道："你是齊天大聖孫悟空麼？"大聖道："正是正是一向久別未拜。适才到此問一女子方得見兄丰采果勝常真可賀也！"牛王喝道：

"且休巧舌！我聞你鬧了天宮被佛祖降壓在五行山下近解脫天災保護唐僧西天見佛求經怎麼在號山枯松澗火雲洞把我小兒牛聖嬰害了？正在這裡惱你你卻怎麼又來尋我？"大聖作禮道："長兄勿得誤怪小弟。當時令郎捉住吾師要食其肉小弟近他不得幸觀音菩薩欲救我師勸他歸正。現今做了善財童子比兄長還高享極樂之門堂受逍遙之永壽有何不可返怪我耶？"牛王罵道："這個乖嘴的猢猻！害子之情被你說過你才欺我愛妾打上我門何也？"大聖笑道："我因拜

謁長兄不見向那女子拜問不知就是二嫂嫂；因他罵了我幾句是小弟一時粗鹵驚了嫂嫂。望長兄寬恕寬恕！”牛王道：“既如此說我看故舊之情饒你去罷。”大聖道：“既蒙寬恩感謝不盡但尚有一事奉瀆萬望周濟周濟。”牛王罵道：“這猢猻不識起倒！饒了你倒還不走反來纏我！甚麼周濟周濟！”大聖道：

“實不瞞長兄小弟因保唐僧西進路阻火焰山不能前進。詢問土人知尊嫂羅刹女有一柄芭蒲扇欲求一用。昨到舊府奉拜嫂嫂嫂嫂堅執不借是以特求長兄。望兄長開天地之心同小弟到大嫂處一行千萬借扇扇滅火焰保得唐僧過山即時完璧。”牛王聞言心如火咬響鋼牙罵道：“你說你不無禮你原來是借扇之故！一定先欺我山妻山妻想是不肯故來尋我！且又趕我愛妾！常言道朋友妻不可欺；朋友妾不可滅。

你既欺我妻又滅我妾多大無禮？上來吃我一棍！”大聖道：

“哥要說打弟也不懼但求寶貝是我真心萬乞借我使使！”

牛王道：“你若三合敵得我我著山妻借你；如敵不過打死你與我雪恨！”大聖道：“哥說得是小弟這一向疏懶不曾與兄相會不知這幾年武藝比昔日如何我兄弟們請演演棍看。”這牛王那容分說掣混鐵棍劈頭就打。這大聖持金箍棒隨手相迎。

兩個這場好鬥：金箍棒混鐵棍變臉不以朋友論。那個說：“正怪你這猢猻害子情！”這個說：“你令郎已得道休嗔恨！”那個說：“你無知怎敢上我門？”這個說：“我有因特地來相問。”一個要求扇子保唐僧一個不借芭蕉忒鄙吝。語去言來失舊情舉家無義皆生忿。牛王棍起賽蛟龍大聖棒迎神鬼遁。初時爭鬥在山前後來齊駕祥雲進。半空之內顯神通五彩光中施妙運。

兩條棍響振天關不見輸贏皆傍寸。這大聖與那牛王鬥經百十回合不分勝負。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只聽得山峰上有人叫道：

“牛爺爺我大王多多拜上幸賜早臨好安座也。”牛王聞說使混鐵棍支住金箍棒叫道：“猢猻你且住了等我去一個朋友家赴會來者！”言畢按下雲頭徑至洞裡。對玉面公主道：

“美人才那雷公嘴的男子乃孫悟空猢猻被我一頓棍打走了再不敢來你放心耍子。我到一個朋友處吃酒去也。”他才卸了盔甲穿一領鴉青剪絨襖子走出門跨上辟水金睛獸著小的們看守門庭半雲半霧一直向西北方而去。

大聖在高峰上看著心中暗想道：“這老牛不知又結識了甚麼朋友往那裡去赴會等老孫跟他走走。”好行者將身幌一幌變作一陣清風趕上隨著同走。不多時到了一座山中那牛王寂然不見。大聖聚了原身入山尋看那山中有一面清水深潭潭邊有一座石碣碣上有六個大字乃亂石山碧波潭。

大聖暗想道：“老牛斷然下水去了。水底之精若不是蛟精必是龍精魚精或是龜鱉黿鼉之精等老孫也下去看看。

好大聖撚著訣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螃蟹不大不小的有三十六斤重撲的跳在水中徑沉潭底。忽見一座玲瓏剔透的牌樓樓下拴著那個辟水金睛獸進牌樓裡面卻就沒水。大聖爬進去仔細看時只見那壁廂一派音樂之聲但見：朱宮貝闕與世不殊。黃金為屋瓦白玉作門樞。屏開玳瑁甲檻砌珊瑚珠。祥雲瑞藹輝蓮座上接三光下八衢。非是天宮並海藏果然此處賽蓬壺。高堂設宴羅賓主大小官員冠冕珠。忙呼玉女捧牙槃催喚仙娥調律呂。長鯨鳴巨蟹舞鱉吹笙鼉擊鼓驪頷之珠照樽俎。鳥篆之文列翠屏蝦須之簾掛廊廡。八音迭奏雜仙韶宮商響徹遏雲霄。青頭鱸妓撫瑤瑟紅眼馬郎品玉簫。鱖婆頂獻香獐脯龍女頭簪金鳳翹。吃的是天廚八寶珍羞味；飲的是紫府瓊漿熟醞醪。那上面坐的是牛魔王左右有三四個蛟精前面坐著一個老龍精兩邊乃龍子龍孫龍婆龍女。正在那裡觥籌交錯之際孫大聖一直走將上去被老龍看見即命：“拿下那個野蟹來！”龍子龍孫一擁上前把大聖拿住。大聖忽作人言只叫：“饒命！饒命！”老龍道：

“你是那裡來的野蟹？怎麼敢上廳堂在尊客之前橫行亂走？

快早供來免汝死罪！”好大聖假捏虛言對眾供道：“生自湖中為活傍崖作窟權居。蓋因日久得身舒官受橫行介士。踏草拖泥落索從來未習行儀。不知法度冒王威伏望尊慈恕罪！”座上眾精聞言都拱身對老龍作禮道：“蟹介士初入瑤宮不知王禮望尊公饒他去罷。”老龍稱謝了。眾精即教：“放了那廝且記打外面伺候。”大聖應了一聲往外逃命徑至牌樓之下心中暗想道：“這牛王在此貪杯那裡等得他散？就是散了也不肯借扇與我。不如偷了他的金睛獸變做牛魔王去哄那羅剎女騙他扇子送我師父過山為妙。”

好大聖即現本象將金睛獸解了韁繩撲一把跨上雕鞍徑直騎出水底。到於潭外將身變作牛王模樣打著獸縱著雲不多時已至翠雲山芭蕉洞口叫聲“開門！”那洞門裡有兩個女童聞得聲音開了門看見是牛魔王嘴臉即入報：“奶奶爺爺來家了。”那羅剎聽言忙整雲鬟急移蓮步出門迎接。這大聖下雕鞍牽進金睛獸；弄大膽誆騙女佳人。羅剎女肉眼認他不出即攜手而入。著丫鬟設座看茶一家子見是主公無不敬謹。須臾間敘及寒溫。“牛王”道：“夫人久闊。”羅剎道：

“大王萬福。”又雲：“大王寵倖新婚拋撇奴家今日是那陣風兒吹你來的？’大聖笑道：“非敢拋撇只因玉面公主招後家事繁冗朋友多顧是以稽留在外卻也又治得一個家當了。”又道：“近聞悟空那廝保唐僧將近火焰山界恐他來問你借扇子。我恨那廝害子之仇未報但來時可差人報我等我拿他分屍萬段以雪我夫妻之恨。”羅剎聞言滴淚告道：“大王常言說男兒無婦財無主女子無夫身無主。我的性命險些兒不著這猢猻害了！”大聖聽得故意怒罵道：“那潑猴幾時過去了？”羅剎道：“還未去昨日到我這裡借扇子我因他害孩兒之故披掛了輪寶劍出門就砍那猢猻。他忍著疼叫我做嫂嫂說大王曾與他結義。”大聖道：“是五百年前曾拜為七兄弟。”羅剎道：“被我罵也不敢回言砍也不敢動手後被我一扇子扇去；不知在那裡尋得個定風法兒今早又在門外叫喚。是我又使扇扇莫想得動。急輪劍砍時他就不讓我了。我怕他棒重就走入洞裡緊關上門。不知他又從何處鑽在我肚腹之內險被他害了性命！是我叫他幾聲叔叔將扇與他去也。”大聖又假意捶胸道：“可惜可惜！夫人錯了怎麼就把這寶貝與那猢猻？

惱殺我也！”羅剎笑道：“大王息怒。與他的是假扇但哄他去了。”大聖問：“真扇在於何處？”羅剎道：“放心放心！我收著哩。”叫丫鬟整酒接風賀喜遂擎杯奉上道：“大王燕爾新婚千萬莫忘結且吃一杯鄉中之水。”大聖不敢不接只得笑吟吟舉觴在手道：“夫人先飽我因圖治外產久別夫人早晚蒙護守家門權為酬謝。”羅剎複接杯斟起遞與大王道：“自古道妻者齊也夫乃養身之父講甚麼謝。”兩人謙謙講講方才坐下巡酒。大聖不敢破葷只吃幾個果子與他言言語語。

酒至數巡羅剎覺有半酣色*情微動就和孫大聖挨挨擦擦搭搭拈拈攜著手俏語溫存並著肩低聲俯就。將一杯酒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卻又哺果。大聖假意虛情相陪相笑沒奈何也與他相倚相偎。果然是：釣詩鉤掃愁帚破除萬事無過酒。男兒立節放襟懷女子忘情開笑口。面赤似夭桃身搖如嫩柳。絮絮叨叨話語多撚撚掐掐風情有。時見掠雲鬟又見輪尖手。幾番常把腳兒蹺數次每將衣袖抖。粉項自然低蠻腰漸覺扭。合歡言語不曾丟酥胸半露松金鈕。醉來真個玉山頹餳眼摩娑幾弄醜。大聖見他這等酣然暗自留心挑鬥道：“夫人真扇子你收在那裡？早晚仔細。但恐孫行者變化多端卻又來騙去。”羅剎笑嘻嘻的口中吐出只有一個杏葉兒大小遞與大聖道：“這個不是寶貝？”大聖接在手中卻又不信暗想著：“這些些兒怎生扇得火滅？怕又是假的。”羅剎見他看著寶貝沉思忍不住上前將粉面揾在行者臉上叫道：

“親親你收了寶貝吃酒罷只管出神想甚麼哩？”大聖就趁腳兒蹺問他一句道：“這般小小之物如何扇得八百里火焰？”羅剎酒陶真性無忌憚就說出方法道：“大王與你別了二載你想是晝夜貪歡被那玉面公主弄傷了神思怎麼自家的

寶貝事情也都忘了？只將左手大指頭撚著那柄兒上第七縷紅絲念一聲呵噓呵吸嘻吹呼即長一丈二尺長短。這寶貝變化無窮！

那怕他八萬里火焰可一扇而消也。”大聖聞言切切記在心上卻把扇兒也噙在口裡把臉抹一抹現了本象厲聲高叫道：“羅剎女！你看看我可是你親老公！就把我纏了這許多醜勾當！不羞！不羞！”那女子一見是孫行者慌得推倒桌席跌落塵埃羞愧無比只叫“氣殺我也！氣殺我也！”

這大聖不管他死活捽脫手拽大步徑出了芭蕉洞正是無心貪美色得意笑顏回。將身一縱踏祥雲跳上高山將扇子吐出來演演方法。將左手大指頭撚著那柄上第七縷紅絲念了一聲呵噓呵吸嘻吹呼果然長了有一丈二尺長短。拿在手中仔細看了又看比前番假的果是不同只見祥光幌幌瑞氣紛紛上有三十六縷紅絲穿經度絡表裡相聯。原來行者只討了個長的方法不曾討他個小的口訣左右只是那等長短。沒奈何只得搴在肩上找舊路而回不題。

卻說那牛魔王在碧波潭底與眾精散了筵席出得門來不見了辟水金睛獸。老龍王聚眾精問道：“是誰偷放牛爺的金睛獸也？”眾精跪下道：“沒人敢偷我等俱在筵前供酒捧盤供唱奏樂更無一人在前。”老龍道：“家樂兒斷乎不敢可曾有甚生人進來？”龍子龍孫道：“适才安座之時有個蟹精到此那個便是生人。”牛王聞說頓然省悟道：“不消講了！早間賢友著人邀我時有個孫悟空保唐僧取經路遇火焰山難過曾問我求借芭蕉扇。我不曾與他他和我賭鬥一場未分勝負我卻丟了他徑赴盛會。那猴子千般伶俐萬樣機關斷乎是那廝變作蟹精來此打探消息偷了我獸去山妻處騙了那一把芭蕉扇兒也！”眾精見說一個個膽戰心驚問道：“可是那大鬧天宮的孫悟空麼？”牛王道：“正是。列公若在西天路上有不是處切要躲避他些兒。”老龍道：“似這般說大王的駿騎卻如之何？”牛王笑道：“不妨不妨列公各散等我趕他去來。”遂而分開水路跳出潭底駕黃雲徑至翠雲山芭蕉洞只聽得羅剎女跌腳捶胸大呼小叫推開門又見辟水金睛獸拴在下邊牛王高叫：“夫人孫悟空那廂去了？”眾女童看見牛魔一齊跪下道：

“爺爺來了？”羅剎女扯住牛王磕頭撞腦口裡罵道：“潑老天殺的！怎樣這般不謹慎著那猢猻偷了金睛獸變作你的模樣到此騙我！”牛王切齒道：“猢猻那廂去了？”羅剎捶著胸膛罵道：“那潑猴賺了我的寶貝現出原身走了！氣殺我也！”牛王道：“夫人保重勿得心焦等我趕上猢猻奪了寶貝剝了他皮鏗碎他骨擺出他的心肝與你出氣！”叫：“拿兵器來！”女童道：“爺爺的兵器不在這裡。”牛王道：“拿你***兵器來罷！”侍婢將兩把青鋒寶劍捧出。牛王脫了那赴宴的鴉青絨襖束一束貼身的小衣雙手綽劍走出芭蕉洞徑奔火焰山上趕來。正是那：忘恩漢騙了癡心婦；烈性魔來近木叉人。畢竟不知此去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豬八戒助力敗魔王 孫行者三調芭蕉扇

話表牛魔王趕上孫大聖只見他肩膊上掮著那柄芭蕉扇怡顏悅色而行。魔王大驚道："猢猻原來把運用的方法兒也叨餂得來了。我若當面問他索取他定然不與。倘若扇我一扇要去十萬八千里遠卻不遂了他意？我聞得唐僧在那大路上等候。他二徒弟豬精三徒弟沙流精我當年做妖怪時也曾會他且變作豬精的模樣返騙他一場。料猢猻以得意為喜必不詳細提防。"好魔王他也有七十二變武藝也與大聖一般只是身子狼犺些欠鑽疾不活達些；把寶劍藏了念個咒語搖身一變即變作八戒一般嘴臉抄下路當面迎著大聖叫道：

"師兄我來也！"這大聖果然歡喜古人雲得勝的貓兒歡似虎也只倚著強能更不察來人的意思見是個八戒的模樣便就叫道："兄弟你往那裡去？"牛魔王綽著經兒道："師父見你許久不回恐牛魔王手段大你鬥他不過難得他的寶貝教我來迎你的。"行者笑道："不必費心我已得了手了。"牛王又問道：

"你怎麼得的？"行者道："那老牛與我戰經百十合不分勝負。

他就撇了我去那亂石山碧波潭底與一夥蛟精龍精飲酒。是我暗跟他去變作個螃蟹偷了他所騎的辟水金睛獸變了老牛的模樣徑至芭蕉洞哄那羅剎女。那女子與老孫結了一場幹夫妻是老孫設法騙將來的。"牛王道："卻是生受了哥哥勞碌太甚可把扇子我拿。"孫大聖那知真假也慮不及此遂將扇子遞與他。

原來那牛王他知那扇子收放的根本接過手不知撚個甚麼訣兒依然小似一片杏葉現出本象開言罵道："潑猢猻！

認得我麼？"行者見了心中自悔道："是我的不是了！"恨了一聲跌足高呼道："咦！逐年家打雁今卻被小雁兒鴿了眼睛。"

狠得他爆躁如雷掣鐵棒劈頭便打那魔王就使扇子搧他一下不知那大聖先前變蟭蟟蟲入羅剎女腹中之時將定風丹噙在口裡不覺的咽下肚裡所以五臟皆牢皮骨皆固憑他怎麼搧再也搧他不動。牛王慌了把寶貝丟入口中雙手輪劍就砍。那兩個在那半空中這一場好殺：齊天孫大聖混世潑牛王只為芭蕉扇相逢各騁強。粗心大聖將人騙大膽牛王把扇誆。

這一個金箍棒起無情義；那一個雙刃青鋒有智量。大聖施威噴彩霧牛王放潑吐毫光。齊鬥勇兩不良咬牙銼齒氣昂昂。

播土揚塵天地暗飛砂走石鬼神藏。這個說：“你敢無知返騙我！”那個說：“我妻許你共相將！”言村語潑性烈情剛。那個說：“你哄人妻女真該死！告到官司有罪殃！”伶俐的齊天聖凶頑的大力王一心只要殺更不待商量。棒打劍迎齊努力有些松慢見閻王。

且不說他兩個相鬥難分卻表唐僧坐在途中一則火氣蒸人二來心焦口渴對火焰山土地道：“敢問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土地道：“那牛王神通不小法力無邊正是孫大聖的敵手。”三藏道：“悟空是個會走路的往常家二千里路一霎時便回怎麼如今去了一日？斷是與那牛王賭鬥。”叫：“悟能悟淨！你兩個那一個去迎你師兄一迎？倘或遇敵就當用力相助求得扇子來解我煩躁早早過山趕路去也。”八戒道：“今日天晚我想著要去接他但只是不認得積雷山路。”土地道：

“小神認得。且教捲簾將軍與你師父做伴我與你去來。”三藏大喜道：“有勞尊神功成再謝。”

那八戒抖擻精神束一束皂錦直裰搴著鈀即與土地縱起雲霧徑回東方而去。正行時忽聽得喊殺聲高狂風滾滾。

八戒按住雲頭看時原來孫行者與牛王廝殺哩。土地道：“天蓬還不上前怎的？”呆子掣釘鈀厲聲高叫道：“師兄我來也！”行者恨道：“你這夯貨誤了我多少大事！”八戒道：“師父教我來迎你因認不得山路商議良久教土地引我故此來遲；如何誤了大事？”行者道：“不是怪你來遲這潑牛十分無禮！我向羅剎處弄得扇子來卻被這廝變作你的模樣口稱迎我我一時歡悅轉把扇子遞在他手他卻現了本象與老孫在此比並所以誤了大事也。”八戒聞言大怒舉釘鈀當面罵道：“我把你這血皮脹的遭瘟！你怎敢變作你祖宗的模樣騙我師兄使我兄弟不睦！”你看他沒頭沒臉的使釘鈀亂築那牛王一則是與行者鬥了一日力倦神疲；二則是見八戒的釘鈀兇猛遮架不住敗陣就走。只見那火焰山土地帥領陰兵當面擋住道：“大力王且住手唐三藏西天取經無神不保無天不佑三界通知十方擁護。快將芭蕉扇來搧息火焰教他無災無障早過山去；

不然上天責你罪愆定遭誅也。”牛王道：“你這土地全不察理！那潑猴奪我子欺我妾騙我妻番番無道我恨不得囫圇吞他下肚化作大便喂狗怎麼肯將寶貝借他！”說不了八戒趕上罵道：“我把你個結心癀！快拿出扇來饒你性命！”那牛王只得回頭使寶劍又戰八戒孫大聖舉棒相幫這一場在那裡好殺：成精豕作怪牛兼上偷天得道猴。禪性自來能戰煉必當用土合元由。釘鈀九齒尖還利寶劍雙鋒快更柔。鐵棒卷舒為主仗土神助力結丹頭。三家刑克相爭競各展雄才要運籌。

捉牛耕地金錢長喚豕歸爐木氣收。心不在焉何作道神常守舍要拴猴。胡亂嚷苦相求三般兵刃響搜搜。鈀築劍傷無好意金箍棒起有因由。只殺得星不光兮月不皎一天寒霧黑悠悠！那魔王奮勇爭強且行且鬥鬥了一夜不分上下早又天明。前面是他的積雷山摩雲洞口他三個與土地陰兵又喧嘩振耳驚動那玉面公主喚丫鬟看是那裡人嚷。只見守門小妖來報：“是我家爺爺與昨日那雷公嘴漢子並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尚同火焰山土地等眾廝殺哩！”玉面公主聽言即命外護的大小頭目各執槍刀助力。前後點起七長八短有百十餘口一個個賣弄精神拈槍弄棒齊告：“大王爺爺我等奉奶奶內旨特來助力也！”牛王大喜道：“來得好！來得好！”眾妖一齊上前亂砍。八戒措手不及倒拽著鈀敗陣而走大聖縱筋斗雲跳出重圍眾陰兵亦四散奔走。老牛得勝聚眾妖歸洞緊閉了洞門不題。

行者道：“這廝驍勇！自昨日申時前後與老孫戰起直到今夜未定輸贏卻得你兩個來接力。如此苦鬥半日一夜他更不見勞困。才這一夥小妖卻又莽壯。他將洞門緊閉不出如之奈何？”八戒道：“哥哥你昨日巳時離了師父怎麼到申時才與他鬥起？你那兩三個時辰在那裡的？”行者道：“別你後頃刻就到這座山上見一個女子問訊原來就是他愛妾玉面公主。被我使鐵棒唬他一唬他就跑進洞叫出那牛王來。與老孫猊言猊語嚷了一會又與他交手鬥了有一個時辰。正打處有人請他赴宴去了。是我跟他到那亂石山碧波潭底變作一個螃蟹探了消息偷了他辟水金睛獸假變牛王模樣複至翠雲山芭蕉洞騙了羅剎女哄得他扇子。出門試演試演方法把扇子弄長了只是不會收小。正掮了走處被他假變做你的嘴臉返騙了去故此耽擱兩三個時辰也。”八戒道：“這正是俗語雲大海裡翻了豆腐船湯裡來水裡去。如今難得他扇子如何保得師父過山？且回去轉路走他娘罷！”土地道：“大聖休焦惱天蓬莫懈怠。但說轉路就是入了旁門不成個修行之類古語雲行不由徑豈可轉走？你那師父在正路上坐著眼巴巴只望你們成功哩！”行者狠道：“正是正是呆子莫要胡談！土地說得有理我們正要與他賭輸贏弄手段等我施為地煞變。自到西方無對頭牛王本是心猿變。今番正好會源流斷要相持借寶扇。趁清涼息火焰打破頑空參佛面。行滿升極樂天大家同赴龍華宴！”那八戒聽言便生努力殷勤道：

“是是是！去去去！管甚牛王會不會木生在亥配為豬牽轉牛兒歸土類。申下生金本是猴無刑無克多和氣。用芭蕉為水意焰火消除成既濟。晝夜休離苦盡功功完趕赴盂蘭會。”

他兩個領著土地陰兵一齊上前使釘鈀輪鐵棒乒乒乓乓把一座摩雲洞的前門打得粉碎。唬得那外護頭目戰戰兢兢闖入裡邊報導：“大王！孫悟空率眾打破前門也！”那牛王正與玉面公主備言其事懊恨孫行者哩聽說打破前門十分怒急披掛拿了鐵棍從裡邊罵出來道：“潑猢猻！你是多大個人兒敢這等上門撒潑打

破我門扇？”八戒近前亂罵道：“潑老剝皮！你是個甚樣人物敢量那個大小！不要走！看鈀！”牛王喝道：“你這個囔糟食的夯貨不見怎的！快叫那猴兒上來！”行者道：“不知好歹的盞草！我昨日還與你論兄弟今日就是仇人了！仔細吃吾一棒！”那牛王奮勇而迎。這場比前番更勝。三個英雄廝混在一處。好殺：釘鈀鐵棒逞神威同帥陰兵戰老犧犧牲獨展凶強性遍滿同天法力恢。使鈀築著棍擂鐵棒英雄又出奇。三般兵器叮噹響隔架遮攔誰讓誰？他道他為我道我奪魁。士兵為證難分解木土相煎上下隨。這兩個說：

“你如何不借芭蕉扇！”那一個道：“你焉敢欺心騙我妻！趕妾害兒仇未報敲門打戶又驚疑！”這個說：“你仔細堤防如意棒擦著些兒就破皮！”那個說：“好生躲避鈀頭齒一傷九孔血淋漓！”牛魔不怕施威猛鐵棍高擎有見機。翻雲覆雨隨來往吐霧噴風任揮。恨苦這場都拚命各懷惡念喜相持。丟架子讓高低前迎後擋總無虧。兄弟二人齊努力單身一棍獨施為。

卯時戰到辰時後戰罷牛魔束手回。他三個含死忘生又鬥有百十餘合。八戒起呆性仗著行者神通舉鈀亂築。牛王遮架不住敗陣回頭就奔洞門卻被土地陰兵攔住洞門喝道：

“大力王那裡走！吾等在此！”那老牛不得進洞急抽身又見八戒、行者趕來慌得卸了盔甲丟了鐵棍搖身一變變做一隻天鵝望空飛走。行者看見笑道：“八戒！老牛去了。”那呆子漠然不知土地亦不能曉一個個東張西覷只在積雷山前後亂找。行者指道：“那空中飛的不是？”八戒道：“那是一隻天鵝。”行者道：“正是老牛變的。”土地道：“既如此卻怎生麼？”

行者道：“你兩個打進此門把群妖盡情剿除拆了他的窩巢絕了他的歸路等老孫與他賭變化去。”那八戒與土地依言攻破洞門不題。

這大聖收了金箍棒撚訣念咒搖身一變變作一個海東青颼的一翅鑽在雲眼裡倒飛下來落在天鵝身上抱住頸項嗛眼。那牛王也知是孫行者變化急忙抖抖翅變作一隻黃鷹返來嗛海東青。行者又變作一個烏鳳專一趕黃鷹。牛王識得又變作一隻白鶴長唳一聲向南飛去。行者立定抖抖翎毛又變作一隻丹鳳高鳴一聲。那白鶴見鳳是鳥王諸禽不敢妄動刷的一翅淬下山崖將身一變變作一隻香獐乜乜些些在崖前吃草。行者認得也就落下翅來變作一隻餓虎剪尾跑蹄要來趕獐作食。魔王慌了手腳又變作一隻金錢花斑的大豹要傷餓虎。行者見了迎著風把頭一幌又變作一隻金眼狻猊聲如霹靂鐵額銅頭複轉身要食大豹。牛王著了急又變作一個人熊放開腳就來擒那狻猊。行者打個滾就變作一隻賴象鼻似長蛇牙如竹筍撒開鼻子要去卷那人熊。牛王嘻嘻的笑了一笑現出原身一隻大白牛頭如峻嶺眼若閃光兩隻角似兩座鐵塔牙排利刃。連頭至尾有千餘丈長短自蹄至背有八百丈高

下對行者高叫道：“潑猢猻！你如今將奈我何？”行者也就現了原身抽出金箍棒來把腰一躬喝聲叫：“長！”長得身高萬丈頭如泰山眼如日月口似血池牙似門扇手執一條鐵棒著頭就打。那牛王硬著頭使角來觸。這一場真個是撼嶺搖山驚天動地！有詩為證詩曰：道高一尺魔千丈奇巧心猿用力降。若得火山無烈焰必須寶扇有清涼。黃婆矢志扶元老木母留情掃蕩妖。和睦五行歸正果煉魔滌垢上西方。他兩個大展神通在半山中賭鬥驚得那過往虛空一切神眾與金頭揭諦、六甲六丁、一十八位護教伽藍都來圍困魔王。那魔王公然不懼你看他東一頭西一頭直挺挺光耀耀的兩隻鐵角往來抵觸；南一撞北一撞毛森森筋暴暴的一條硬尾左右敲搖。孫大聖當面迎眾多神四面打牛王急了就地一滾複本象便投芭蕉洞去。行者也收了法象與眾多神隨後追襲。那魔王闖入洞裡閉門不出概眾把一座翠雲山圍得水泄不通。

正都上門攻打忽聽得八戒與土地陰兵嚷嚷而至。行者見了問曰：“那摩雲洞事體如何？”八戒笑道：“那老牛的娘子被我一鈀築死剝開衣看原來是個玉面狸精。那夥群妖俱是些驢騾犢特、獾狐狢獐、羊虎麋鹿等類已此盡皆剿戮又將他洞府房廊放火燒了。土地說他還有一處家小住居此山故又來這裡掃蕩也。”行者道：“賢弟有功可喜！可喜！老孫空與那老牛賭變化未曾得勝。他變做無大不大的白牛我變了法天象地的身量正和他抵觸之間幸蒙諸神下降圍困多時他卻復原身走進洞去矣。”八戒道：“那可是芭蕉洞麼？”行者道：“正是！

正是！羅剎女正在此間。”八戒狠道：“既是這般怎麼不打進去剿除那廝問他要扇子倒讓他停留長智兩口兒敘情！”好呆子抖擻威風舉鈀照門一築忽辣的一聲將那石崖連門築倒了一邊。慌得那女童忙報：“爺爺！不知甚人把前門都打壞了！”牛王方跑進去喘噓噓的正告訴羅剎女與孫行者奪扇子賭鬥之事聞報心中大怒就口中吐出扇子遞與羅剎女。羅剎女接扇在手滿眼垂淚道：“大王！把這扇子送與那猢猻教他退兵去罷。”牛王道：“夫人啊物雖小而恨則深。你且坐著等我再和他比並去來。”那魔重整披掛又選兩口寶劍走出門來正遇著八戒使鈀築門老牛更不打話掣劍劈臉便砍。八戒舉鈀迎著向後倒退了幾步出門來早有大聖輪棒當頭。那牛魔即駕狂風跳離洞府又都在那翠雲山上相持。眾多神四面圍繞土地兵左右攻擊。這一場又好殺哩：雲迷世界霧罩乾坤。颯颯陰風砂石滾巍巍怒氣海波渾。重磨劍二口複掛甲全身。結冤深似海懷恨越生嗔。你看齊天大聖因功績不講當年老故人。八戒施威求扇子眾神護法捉牛君。牛王雙手無停息左遮右擋弄精神。只殺得那過鳥難飛皆斂翅遊魚不躍盡潛鱗；鬼泣神嚎天地暗龍愁虎怕日光昏！

那牛王拚命捐軀鬥經五十餘合抵敵不住敗了陣往北就走。早有五臺山秘魔岩神通廣大潑法金剛阻住道：“牛魔你往那裡去！我等乃釋迦牟尼佛祖差來布

列天羅地網至此擒汝也！”正說間隨後有大聖、八戒、眾神趕來。那魔王慌轉身向南走又撞著峨眉山清涼洞法力無量勝至金剛擋住喝道：“吾奉佛旨在此正要拿住你也！”牛王心慌腳軟急抽身往東便走卻逢著須彌山摩耳崖毗盧沙門大力金剛迎住道：“你老牛何往！我蒙如來密令教來捕獲你也！”牛王又悚然而退向西就走又遇著昆侖山金霞嶺不壞尊王永住金剛敵住喝道：“這廝又將安走！我領西天大雷音寺佛老親言在此把截誰放你也！”那老牛心驚膽戰悔之不及。見那四面八方都是佛兵天將真個似羅網高張不能脫命。正在倉惶之際又聞得行者帥眾趕來他就駕雲頭望上便走。卻好有托塔李天王並哪吒太子領魚肚藥叉、巨靈神將幔住空中叫道：“慢來！慢來！吾奉玉帝旨意特來此剿除你也！”牛王急了依前搖身一變還變做一隻大白牛使兩隻鐵角去觸天王天王使刀來砍。隨後孫行者又到哪吒太子厲聲高叫：“大聖衣甲在身不能為禮。

愚父子昨日見佛如來檄奏聞玉帝言唐僧路阻火焰山孫大聖難伏牛魔王玉帝傳旨特差我父王領眾助力。”行者道：

“這廝神通不小！又變作這等身軀卻怎奈何？”太子笑道：“大聖勿疑你看我擒他。”這太子即喝一聲“變！”變得三頭六臂飛身跳在牛王背上使斬妖劍望頸項上一揮不覺得把個牛頭斬下。天王收刀卻才與行者相見。那牛王腔子裡又鑽出一個頭來口吐黑氣眼放金光。被哪吒又砍一劍頭落處又鑽出一個頭來。一連砍了十數劍隨即長出十數個頭。哪吒取出火輪兒掛在那老牛的角上便吹真火焰焰烘烘把牛王燒得張狂哮吼搖頭擺尾。才要變化脫身又被托塔天王將照妖鏡照住本象騰那不動無計逃生只叫“莫傷我命！情願歸順佛家也！”哪吒道：“既惜身命快拿扇子出來！”牛王道：“扇子在我山妻處收著哩。”

哪吒見說將縛妖索子解下跨在他那頸項上一把拿住鼻頭將索穿在鼻孔裡用手牽來。孫行者卻會聚了四大金剛、六丁六甲、護教伽藍、托塔天王、巨靈神將並八戒、土地、陰兵簇擁著白牛回至芭蕉洞口。老牛叫道：“夫人將扇子出來救我性命！”羅剎聽叫急卸了釵環脫了色服挽青絲如道姑穿縞素似比丘雙手捧那柄丈二長短的芭蕉扇子走出門又見有金剛眾聖與天王父子慌忙跪在地下磕頭禮拜道：“望菩薩饒我夫妻之命願將此扇奉承孫叔叔成功去也！”行者近前接了扇同大眾共駕祥雲徑回東路。

卻說那三藏與沙僧立一會坐一會盼望行者許久不回何等憂慮！忽見祥雲滿空瑞光滿地飄飄飄飄蓋眾神行將近這長老害怕道：“悟淨！那壁廂是誰神兵來也？”沙僧認得道：“師父啊那是四大金剛、金頭揭諦、六甲六丁、護教伽藍與過往眾神。牽牛的是哪吒三太子拿鏡的是托塔李天王大師兄執著芭蕉扇二師兄並土地隨後其餘的都是護衛神兵。”三藏聽說換了毗盧帽穿了袈裟與悟淨拜迎眾聖稱謝道：“我弟子有何德能敢勞列位尊聖臨凡也！”四大金剛道：“聖

僧喜了十分功行將完！吾等奉佛旨差來助汝汝當竭力修持勿得須臾怠情。”三藏叩齒叩頭受身受命。

孫大聖執著扇子行近山邊盡氣力揮了一扇那火焰山平平息焰寂寂除光；行者喜喜歡歡又搧一扇只聞得習習瀟瀟清風微動；第三扇滿天雲漠漠細雨落霏霏。有詩為證詩曰：火焰山遙八百程火光大地有聲名。火煎五漏丹難熟火燎三關道不清。時借芭蕉施雨露幸蒙天將助神功。牽牛歸佛休顛劣水火相聯性自平。此時三藏解燥除煩清心了意。四眾皈依謝了金剛各轉寶山。六丁六甲升空保護過往神祇四散天王太子牽牛徑歸佛地回繳。止有本山土地押著羅剎女在旁伺候。行者道：“那羅剎你不走路還立在此等甚？”羅剎跪道：“萬望大聖垂慈將扇子還了我罷。”八戒喝道：“潑賤人不知高低！饒了你的性命就彀了還要討甚麼扇子我們拿過山去不會賣錢買點心吃？費了這許多精神力氣又肯與你！雨濛濛的還不回去哩！”羅剎再拜道：“大聖原說扇息了火還我。

今此一場誠悔之晚矣。只因不倜儻致令勞師動眾。我等也修成*人道只是未歸正果見今真身現象歸西我再不敢妄作。

願賜本扇從立自新修身養命去也。”土地道：“大聖！趁此女深知息火之法斷絕火根還他扇子小神居此苟安拯救這方生民；求些血食誠為恩便。”行者道：“我當時問著鄉人說這山扇息火只收得一年五穀便又火！”如何治得除根？”羅剎道：“要是斷絕火根只消連扇四十九扇永遠再不了。”行者聞言執扇子使盡筋力。望山頭連扇四十九扇那山上大雨淙淙果然是寶貝：有火處下雨無火處天晴。他師徒們立在這無火處不遭雨濕。坐了一夜次早才收拾馬匹行李把扇子還了羅剎又道：“老孫若不與你恐人說我言而無信。你將扇子回山再休生事。看你得了人身饒你去罷！”那羅剎接了扇子。念個咒語捏做個杏葉兒噙在口裡拜謝了眾聖隱姓修行後來也得了正果經藏中萬古流名。羅剎、土地俱感激謝恩隨後相送。行者、八戒、沙僧保著三藏遂此前進真個是身體清涼足下滋潤。誠所謂：坎離既濟真元合水火均平大道成。畢竟不知幾年才回東土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滌垢洗心惟掃塔 縛魔歸正乃修身

十二時中忘不得行功百刻全收。五年十萬八千周休教神水涸莫縱火光愁。水火調停無損處五行聯絡如鉤。陰陽和合上雲樓乘鸞登紫府跨鶴赴瀛洲。這一篇詞牌名《臨江仙》。單道唐三藏師徒四眾水火既濟本性清涼借得純陰寶扇扇息燥火過山不一日行過了八百之程師徒們散誕逍遙向西而去正值秋末冬初時序見了些：野菊殘英落新梅嫩蕊生。村村納禾稼處處食香羹。平林木落遠山現曲澗霜濃幽壑清。應鍾氣閉蟄營純陰陽月帝玄溟盛水德舜日憐晴。

地氣下降天氣上升。虹藏不見影池沼漸生冰。懸崖掛索藤花敗松竹凝寒色更青。四眾行彀多時前又遇城池相近。唐僧勒住馬叫徒弟：“悟空你看那廂樓閣崢嶸是個甚麼去處？”

行者抬頭觀看乃是一座城池。真個是：龍蟠形勢虎踞金城。

四垂華蓋近百轉紫墟平。玉石橋欄排巧獸黃金台座列賢明。

真個是神洲都會天府瑤京。萬里邦畿固千年帝業隆。蠻夷拱服君恩遠海嶽朝元聖會盈。禦階潔淨輦路清寧。酒肆歌聲鬧花樓喜氣生。未央宮外長春樹應許朝陽彩鳳鳴。

行者道：“師父那座城池是一國帝王之所。”八戒笑道：

“天下府有府城縣有縣城怎麼就見是帝王之所？”行者道：

“你不知帝王之居與府縣自是不同。你看他四面有十數座門周圍有百十餘裡樓臺高聳雲霧繽紛。非帝京邦國何以有此壯麗？”沙僧道：“哥哥眼明雖識得是帝王之處卻喚做甚麼名色？”行者道：“又無牌匾旌號何以知之？須到城中詢問方可知也。”長老策馬須臾到門。下馬過橋進門觀看只見六街三市貨殖通財又見衣冠隆盛人物豪華。正行時忽見有十數個和尚一個個披枷戴鎖沿門乞化著實的藍縷不堪。三藏歎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叫：“悟空你上前去問他一聲為何這等遭罪？”行者依言即叫：“那和尚你是那寺裡的？為甚事披枷戴鎖？”眾僧跪倒道：“爺爺我等是金光寺負屈的和尚。”行者道：“金光寺坐落何方？”眾僧道：“轉過隅頭就是。”行者將他帶在唐僧前問道：“怎生負屈你說我聽。”眾僧道：“爺爺不知你們是那方來的我等似有些面善。此問不敢在此奉告請到荒山具說苦楚。”長老道：“也是我們且到他那寺中去仔細詢問緣由。”同至山門門上橫寫七個金字：“敕建護國金光寺”。師徒們進得門來觀看但見那：古殿香燈冷虛廊葉掃風。淩雲千尺塔養性幾株松。滿地落花無客過簷前蛛網任攀籠。空架鼓枉懸鐘繪壁塵多彩象朦。講座幽然僧不見禪堂靜矣鳥常逢。淒涼堪歎息寂寞苦無窮。佛前雖有香爐設灰冷花殘事事空。三藏心酸止不住眼中出淚。眾僧們頂著枷鎖將正殿推開請長老上殿拜佛。長老進殿奉上心香叩齒三咂。卻轉于後面見那方丈簷柱上又鎖著六七個小和尚三藏甚不忍見。及到方丈眾僧俱來叩頭問道：“列位老爺象貌不一可是東土大唐來的麼？”行者笑道：“這和尚有甚未卜先知之法？我們正是。你怎麼認得？”眾僧道：“爺爺我等有甚未卜先知之法只是痛負了屈苦無處分明日逐家只是叫天叫地。

想是驚動天神昨日夜間各人都得一夢說有個東土大唐來的聖僧救得我等性命庶此冤苦可伸。今日果見老爺這般異象。故認得也。”三藏聞言大喜道：“你這裡是何地方？有何冤屈？”眾僧跪告：“爺爺此城名喚祭賽國乃西邦大去處。當年有四夷朝貢：南月陀國北高昌國東西梁國西本缽國年年進貢美玉明珠嬌妃駿馬。我這裡不動干戈不去征討他那裡自然拜為上邦。”三藏道：“既拜為上邦想是你這國王有道文武賢良。”眾僧道：“爺爺文也不賢武也不良國君也不是有道。我這金光寺自來寶塔上祥雲籠罩瑞靄高升夜放霞光萬里有人曾見；晝噴彩氣四國無不同瞻。故此以為天府神京四夷朝貢。只是三年之前孟秋朔日夜半子時下了一場血雨。天明時家家害怕戶戶生悲。眾公卿奏上國王不知天公甚事見責。當時延請道士打醮和尚看經答天謝地。誰曉得我這寺裡黃金寶塔汙了這兩年外國不來朝貢。我王欲要征伐眾臣諫道：“我寺裡僧人偷了塔上寶貝所以無祥雲瑞靄外國不朝。”昏君更不察理那些贓官將我僧眾拿了去千般拷打萬樣追求。當時我這裡有三輩和尚前兩輩已被拷打不過死了如今又捉我輩問罪枷鎖。老爺在上我等怎敢欺心盜取塔中之寶！萬望爺爺憐念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舍大慈大悲廣施法力拯救我等性命！”

三藏聞言點頭歎道：“這樁事暗昧難明。一則是朝廷失政二來是汝等有災。既然天降血雨汙了寶塔那時節何不啟本奏君致令受苦？”眾僧道：“爺爺我等凡人怎知天意？況前輩俱未辨得我等如何處之！”三藏道：“悟空今日甚時分了？”

行者道：“有申時前後。”三藏道：“我欲面君倒換關文奈何這眾僧之事不得明白難以對君奏言。我當時離了長安在法門寺裡立願：上西方逢廟燒香遇寺拜佛見塔掃塔。今日至此遇有受屈僧人乃因寶塔之累。你與我辦一把新笤帚待我沐浴了上去掃掃即看這污穢之事何如不放光之故何如訪著端的方好面君奏言解救他們這苦難也。”這些枷鎖的和尚聽說連忙去廚房取把廚刀遞與八戒道：“爺爺你將此刀打開那柱子上鎖的小和尚鐵鎖放他去安排齋飯香湯伏侍老爺進齋沐浴。我等且上街化把新笤帚來與老爺掃塔。”八戒笑道：

“開鎖有何難哉？不用刀斧教我那一位毛臉老爺他是開鎖的積年。”行者真個近前使個解鎖法用手一抹幾把鎖俱退落下。那小和尚俱跑到廚中淨刷鍋灶安排茶飯。三藏師徒們吃了齋漸漸天昏只見那枷鎖的和尚拿了兩把笤帚進來三藏甚喜。

正說處一個小和尚點了燈來請洗澡。此時滿天星月光輝譙樓上更鼓齊正是那：四壁寒風起萬家燈火明。六街關戶牖三市閉門庭。釣艇歸深樹耕犁罷短繩。樵夫柯斧歇學子誦書聲。三藏沐浴畢穿了小袖褊衫束了環絛足下換一雙軟

公鞋手裡拿一把新笤帚對眾僧道：“你等安寢待我掃塔去來。”行者道：“塔上既被血雨所汙又況日久無光恐生惡物一則夜靜風寒又沒個伴侶自去恐有差池老孫與你同上如何？”三藏道：“甚好！甚好！”兩人各持一把先到大殿上點起琉璃燈燒了香佛前拜道：“弟子陳玄奘奉東土大唐差往靈山參見我佛如來取經今至祭賽國金光寺遇本僧言寶塔被汙國王疑僧盜寶銜冤取罪上下難明。弟子竭誠掃塔望我佛威靈早示汙塔之原因莫致凡夫之冤屈。”祝罷與行者開了塔門自下層望上而掃。只見這塔真是崢嶸倚漢突兀淩空。正喚做五色琉璃塔千金舍利峰。梯轉如穿窟門開似出籠。寶瓶影射天邊月金鐸聲傳海上風。但見那虛簷拱門絕頂留雲。虛簷拱門作成巧石穿花鳳；絕頂留雲造就浮屠繞霧龍。遠眺可觀千裡外高登似在九霄中。層層門上琉璃燈有塵無火；步步簷前白玉欄積垢飛蟲。塔心裡佛座上香煙盡絕；窗櫺外神面前蛛網牽蒙。爐中多鼠糞盞內少油熔。只因暗失中間寶苦殺僧人命落空。三藏心將塔掃管教重見舊時容。唐僧用帚子掃了一層又上一層。如此掃至第七層上卻早二更時分。那長老漸覺困倦行者道：“困了你且坐下等老孫替你掃罷。”三藏道：“這塔是多少層數？”行者道：“怕不有十三層哩。”長老耽著勞倦道：“是必掃了方趁本願。”又掃了三層腰酸腿痛就於十層上坐倒道：“悟空你替我把那三層掃淨下來罷。”行者抖擻精神登上第十一層霎時又上到第十二層。正掃處只聽得塔頂上有人言語行者道：“怪哉！怪哉！

這早晚有三更時分怎麼得有人在這頂上言語？斷乎是邪物也！且看看去。”

好猴王輕輕的挾著笤帚撒起衣服鑽出前門踏著雲頭觀看只見第十三層塔心裡坐著兩個妖精面前放一盤下飯一隻碗一把壺在那裡猜拳吃酒哩。行者使個神通丟了笤帚掣出金箍棒攔住塔門喝道：“好怪物！偷塔上寶貝的原來是你！”兩個怪物慌了急起身拿壺拿碗亂掼被行者橫鐵棒攔住道：“我若打死你沒人供狀。”只把棒逼將去。那怪貼在壁上莫想掙扎得動口裡只叫：“饒命饒命！不幹我事！自有偷寶貝的在那裡也。”行者使個拿法一隻手抓將過來徑拿下第十層塔中。報導：“師父拿住偷寶貝之賊了！”三藏正自盹睡忽聞此言又驚又喜道：“是那裡拿來的？”行者把怪物揪到面前跪下道：“他在塔頂上猜拳吃酒耍子是老孫聽得喧嘩一縱雲跳到頂上攔住未曾著力。但恐一棒打死沒人供狀故此輕輕捉來。師父可取他個口詞看他是那裡妖精偷的寶貝在於何處。”那怪物戰戰兢兢口叫“饒命！”遂從實供道：“我兩個是亂石山碧波潭萬聖龍王差來巡塔的。他叫做奔波兒灞我叫做灞波兒奔。他是鯰魚怪我是黑魚精。因我萬聖老龍生了一個女兒就喚做萬聖公主。那公主花容月貌有二十分人才招得一個駙馬喚做九頭駙馬神通廣大。前年與龍王來此顯**力下了一陣血雨汙了寶塔偷了塔中的舍利子佛寶。公主又去大羅天上靈霄殿前偷了王母娘娘的九葉靈芝草養在那潭底下金光霞彩晝夜光明。近日聞得有個孫悟空往西天取經說他神通廣大

沿路上專一尋人的不是所以這些時常差我等來此巡攔若還有那孫悟空到時好準備也。”行者聞言嘻嘻冷笑道：“那孽畜等這等無禮怪道前日請牛魔王在那裡赴會！原來他結交這夥潑魔專幹不良之事！”

說未了只見八戒與兩三個小和尚自塔下提著兩個燈籠走上來道：“師父掃了塔不去睡覺在這裡講甚麼哩？”行者道：“師弟你來正好。塔上的寶貝乃是萬聖老龍偷了去。今著這兩個小妖巡塔探聽我等來的消息卻才被我拿住也。”八戒道：“叫做甚麼名字甚麼妖精？”行者道：“才然供了口詞一個叫做奔波兒灞一個叫做灞波兒奔；一個是鯰魚怪一個是黑魚精。”八戒掣鈀就打道：“既是妖精取了口詞不打死何待？”行者道：“你不知且留著活的好去見皇帝講話又好做鑿眼去尋賊追寶。”好呆子真個收了鈀一家一個都抓下塔來。那怪只叫：“饒命！”八戒道：“正要你鯰魚黑魚做些鮮湯與那負冤屈的和尚吃哩！”兩三個小和尚喜喜歡歡提著燈籠引長老下了塔。一個先跑報眾僧道：“好了！好了！我們得見青天了！偷寶貝的妖怪已是爺爺們捉將來矣！”行者教：“拿鐵索來穿了琵琶骨鎖在這裡。汝等看守我們睡覺去明日再做理會”那些和尚都緊緊的守著讓三藏們安寢。

不覺的天曉長老道：“我與悟空入朝倒換關文去來。”長老即穿了錦襴袈裟戴了毗盧帽整束威儀拽步前進。行者也束一束虎皮裙整一整綿布直裰取了關文同去。八戒道：“怎麼不帶這兩個妖賊？”行者道：“待我們奏過了自有駕帖著人來提他。”遂行至朝門外看不盡那朱雀黃龍清都絳闕。三藏到東華門對閣門大使作禮道：“煩大人轉奏貧僧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經者意欲面君倒換關文。”那黃門官果與通報至階前奏道：“外面有兩個異容異服僧人稱言南贍部洲東土唐朝差往西方拜佛求經欲朝我王倒換關文。”國王聞言傳旨教宣長老即引行者入朝。文武百官見了行者無不驚怕有的說是猴和尚有的說是雷公嘴和尚個個悚然不敢久視。

長老在階前舞蹈山呼的行拜大聖叉著手斜立在旁公然不動。長老啟奏道：“臣僧乃南贍部洲東土大唐國差來拜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佛求取真經者路經寶方不敢擅過有隨身關文乞倒驗方行。”那國王聞言大喜。傳旨教宣唐朝聖僧上金鑾殿安繡墩賜坐。長老獨自上殿先將關文捧上然後謝恩敢坐。那國王將關文看了一遍心中喜悅道：“似你大唐王有疾能選高僧不避路途遙遠拜我佛取經；寡人這裡和尚專心只是做賊敗國傾君！”三藏聞言合掌道：“怎見得敗國傾君？”國王道：“寡人這國乃是西域上邦常有四夷朝貢皆因國內有個金光寺寺內有座黃金寶塔塔上有光彩沖天近被本寺賊僧暗竊了其中之寶三年無有光彩外國這二年也不來朝寡人心痛恨之。”三藏合掌笑道：“萬歲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矣。

貧僧昨晚到於天府一進城門就見十數個枷紐之僧。問及何罪他道是金光寺負冤屈者。因到寺細審更不幹本寺僧人之事。貧僧入夜掃塔已獲那偷寶之妖賊矣。”國王大喜道：“妖賊安在？”三藏道：“現被小徒鎖在金光寺裡。”那國王急降金牌：

“著錦衣衛快到金光寺取妖賊來寡人親審。”三藏又奏道：“萬歲雖有錦衣衛還得小徒去方可。”國王道：“高徒在那裡？”三藏用手指道：“那玉階旁立者便是。”國王見了大驚道：“聖僧如此丰姿高徒怎麼這等象貌？”孫大聖聽見了厲聲高叫道：

“陛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鬥量。若愛丰姿者如何捉得妖賊也？”國王聞言回驚作喜道：“聖僧說的是朕這裡不選人材只要獲賊得寶歸塔為上。”再著當駕官看車蓋教錦衣衛好生伏侍聖僧去取妖賊來。那當駕官即備大轎一乘黃傘一柄錦衣衛點起校尉將行者八抬八綽大四聲喝路徑至金光寺。

自此驚動滿城百姓無處無一人不來看聖僧及那妖賊。

八戒、沙僧聽得喝道只說是國王差官急出迎接原來是行者坐在轎上。呆子當面笑道：“哥哥你得了本身也！”行者下了轎攙著八戒道：“我怎麼得了本身？”八戒道：“你打著黃傘抬著八人轎卻不是猴王之職分？故說你得了本身。”行者道：

“且莫取笑。”遂解下兩個妖物押見國王。沙僧道：“哥哥也帶挈小弟帶挈。”行者道：“你只在此看守行李馬匹。”那枷鎖之僧道：“爺爺們都去承受皇恩等我們在此看守。”行者道：“既如此等我去奏過國王卻來放你。”八戒揪著一個妖賊沙僧揪著一個妖賊孫大聖依舊坐了轎擺開頭搭將兩個妖怪押赴當朝。須臾至白玉階對國王道：“那妖賊已取來了。”國王遂降龍床與唐僧及文武多官同目視之那怪一個是暴腮烏甲尖嘴利牙；一個是滑皮大肚巨口長須雖然是有足能行大抵是變成的人象。國王問曰：“你是何方賊怪那處妖精幾年侵吾國土何年盜我寶貝一盤共有多少賊徒都喚做甚麼名字從實一一供來！”二怪朝上跪下頸內血淋淋的更不知疼痛供道：“三載之外七月初一有個萬聖龍王帥領許多親戚住居在本國東南離此處路有百十潭號碧波山名亂石。生女多嬌妖嬈美色招贅一個九頭駙馬神通無敵。他知你塔上珍奇與龍王合盤做賊先下血雨一場後把舍利偷訖。見如今照耀龍宮縱黑夜明如白日。公主施能寂寂密密又偷了王母靈芝在潭中溫養寶物。我兩個不是賊頭乃龍王差來小卒。今夜被擒所供是實。”國王道：“既取了供如何不供自家名字？”

那怪道：“我喚做奔波兒灞他喚做灞波兒奔奔波兒灞是個鯰魚怪灞波兒奔

是個黑魚精。”國王教錦衣衛好生收監傳旨：

“赦了金光寺眾僧的枷鎖快教光祿寺排宴就于麒麟殿上謝聖僧獲賊之功議請聖僧捕擒賊。”

光祿寺即時備了葷素兩樣筵席國王請唐僧四眾上麒麟殿敘坐問道：“聖僧尊號？”唐僧合掌道：“貧僧俗家姓陳法名玄奘。蒙君賜姓唐賤號三藏。”國王又問：“聖僧高徒何號？”三藏道：“小徒俱無號第一個名孫悟空第二個名豬悟能第三個名沙悟淨此乃南海觀世音菩薩起的名字。因拜貧僧為師貧僧又將悟空叫做行者悟能叫做八戒悟淨叫做和尚。”國王聽畢請三藏坐了上席孫行者坐了側左席豬八戒沙和尚坐了側右席俱是素果、素菜、素茶、素飯。前面一席葷的坐了國王下有百十席葷的坐了文武多官。眾臣謝了君恩徒告了師罪坐定。國王把盞三藏不敢飲酒他三個各受了安席酒。下邊只聽得管弦齊奏乃是教坊司動樂。你看八戒放開食嗓真個是虎咽狼吞將一席果菜之類吃得罄盡。少頃間添換湯飯又來又吃得一毫不剩巡酒的來又杯杯不辭。這場筵席直樂到午後方散。三藏謝了盛宴國王又留住道：“這一席聊表聖僧獲怪之功。”教光祿寺：“快翻席到建章宮裡再請聖僧定捕賊取寶歸塔之計。”三藏道：“既要捕賊取寶不勞再宴貧僧等就此辭王就擒捉妖怪去也。”國王不肯一定請到建章宮又吃了一席。國王舉酒道：“那位聖僧帥眾出師降妖捕賊？”三藏道：“教大徒弟孫悟空去。”大聖拱手應承。國王道：

“孫長老既去用多少人馬？幾時出城？”八戒忍不住高聲叫道：

“那裡用甚麼人馬！又那裡管甚麼時辰！趁如今酒醉飯飽我共師兄去手到擒來！”三藏甚喜道：“八戒這一向勤緊啊！”行者道：“既如此著沙僧弟保護師父我兩個去來。”那國王道：

“二位長老既不用人馬可用兵器？”八戒笑道：“你家的兵器我們用不得。我弟兄自有隨身器械。”國王聞說即取大觥來與二位長老送行。孫大聖道：“酒不吃了只教錦衣衛把兩個小妖拿來我們帶了他去做鑿眼。”國王傳旨即時提出。二人挾著兩個小妖駕風頭使個攝法徑上東南去了。噫！他那君臣一見騰風霧才識師徒是聖僧。畢竟不知此去如何擒獲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二僧蕩怪鬧龍宮 群聖除邪獲寶貝

卻說祭賽國王與大小公卿見孫大聖與八戒騰雲駕霧提著兩個小妖飄然而去一個個朝天禮拜道：“話不虛傳！今日方知有此輩神仙活佛！”又見他遠去無蹤卻拜謝三藏、沙僧道：“寡人肉眼凡胎只知高徒有力量拿住妖賊便了豈知乃

騰雲駕霧之上仙也。”三藏道：“貧僧無些法力一路上多虧這三個小徒。”沙僧道：“不瞞陛下說我大師兄乃齊天大聖皈依。

他曾大鬧天宮使一條金箍棒十萬天兵無一個對手只鬧得太上老君害怕玉皇大帝心驚。我二師兄乃天蓬元帥果正他也曾掌管天河八萬水兵大眾。惟我弟子無法力乃捲簾大將受戒。愚弟兄若干別事無能若說擒妖縛怪拿賊捕亡伏虎降龍踢天弄井以至攪海翻江之類略通一二。這騰雲駕霧喚雨呼風與那換鬥移星擔山趕月特余事耳何足道哉！”國王聞說愈十分加敬請唐僧上坐口口稱為老佛將沙僧等皆稱為菩薩。滿朝文武欣然一國黎民頂禮不題。

卻說孫大聖與八戒駕著狂風把兩個小妖攝到亂石山碧波潭住定雲頭將金箍棒吹了一口仙氣叫“變！”變作一把戒刀將一個黑魚怪割了耳朵鯰魚精割了下唇撇在水裡喝道：“快早去對那萬聖龍王報知說我齊天大聖孫爺爺在此著他即送祭賽國金光寺塔上的寶貝出來免他一家性命！若迸半個不字我將這潭水攪淨教他一門兒老幼遭誅！”那兩個小妖得了命負痛逃生拖著鎖索淬入水內唬得那些黿鼉龜鱉蝦蟹魚精都來圍住問道：“你兩個為何拖繩帶索？”一個掩著耳搖頭擺尾一個侮著嘴跌腳捶胸；都嚷嚷鬧鬧徑上龍王宮殿報：“大王禍事了！”那萬聖龍王正與九頭駙馬飲酒忽見他兩個來即停杯問何禍事。那兩個即告道：“昨夜巡攔被唐僧、孫行者掃塔捉獲用鐵索拴鎖。今早見國王又被那行者與豬八戒抓著我兩個一個割了耳朵一個割了嘴唇拋在水中著我來報要索那塔頂寶貝。”遂將前後事細說了一遍。那老龍聽說是孫行者齊天大聖唬得魂不附體魄散九霄戰兢兢對駙馬道：“賢婿啊別個來還好計較若果是他卻不善也！”駙馬笑道：“太嶽放心愚婿自幼學了些武藝四海之內也曾會過幾個豪傑怕他做甚！等我出去與他交戰三合管取那廝縮歸降不敢仰視。”

好妖怪急縱身披掛了使一般兵器叫做月牙鏟步出宮分開水道在水面上叫道：“是甚麼齊天大聖！快上來納命！”行者與八戒立在岸邊觀看那妖精怎生打扮：戴一頂爛銀盔光欺白雪；貫一副兜鍪甲亮敵秋霜。上罩著錦征袍真個是彩雲籠玉；腰束著犀紋帶果然象花蟒纏金。手執著月牙鏟霞飛電掣；腳穿著豬皮靴水利波分。遠看時一頭一面近睹處四面皆人。前有眼後有眼八方通見；左也口右也口九口言論。一聲吆喝長空振似鶴飛鳴貫九宸。他見無人對答又叫一聲：“那個是齊天大聖？”行者按一按金箍理一理鐵棒道：

“老孫便是。”那怪道：“你家居何處？身出何方！怎生得到祭賽國與那國王守塔卻大膽獲我頭目又敢行兇上吾寶山索戰？”行者罵道：“你這賊怪原來不識你孫爺爺哩！你上前聽我道：老孫祖住花果山大海之間水簾洞。自幼修成不壞身玉皇封我齊天聖。只因大鬧鬥牛宮天上諸神難取勝。當請如來展妙高無邊智慧非凡用。為翻筋斗賭神通手化為山壓我重。

整到如今五百年觀者勸解方逃命。大唐三藏上西天遠拜靈山求佛頌。解脫吾身保護他煉魔淨怪從修行。路逢西域祭賽城。屈害僧人三代命。我等慈悲問舊情乃因塔上無光映。吾師掃塔探分明夜至三更天籟靜。捉住魚精取實供他言汝等偷寶珍。合盤為盜有龍王公主連名稱萬聖。血雨澆淋塔上光將他寶貝偷來用。殿前供狀更無虛我奉君言馳此境。所以相尋索戰爭不須再問孫爺姓。快將寶貝獻還他免汝老少全家命。敢若無知騁勝強教你水涸山頹都蹭蹬！”那駙馬聞言微微冷笑道：“你原來是取經的和尚沒要緊羅織管事！我偷他的寶貝你取佛的經文與你何干卻來廝鬥！”行者道：“這賊怪甚不達理！我雖不受國王的恩惠不食他的水米不該與他出力。但是你偷他的寶貝汙他的寶塔屢年屈苦金光寺僧人他是我一門同氣我怎麼不與他出力辨明冤枉？”駙馬道：“你既如此想是要行賭賽。常言道武不善作但只怕起手處不得留情一時間傷了你的性命誤了你去取經！”行者大怒罵道：

“這潑賊怪有甚強能敢開大口！走上來吃老爺一棒！”那駙馬更不心慌把月牙鏟架住鐵棒就在那亂石山頭這一場真個好殺妖魔盜寶塔無光行者擒妖報國王。小怪逃生回水內老龍破膽各商量。九頭駙馬施威武披掛前來展素強。怒齊天孫大聖金箍棒起十分剛。那怪物九個頭顱十八眼前前後後放毫光；這行者一雙鐵臂千斤力藹藹紛紛並瑞祥。鏟似一陽初現月棒如萬里遍飛霜。他說“你無干休把不平報！”我道“你有意偷寶真不良！”那潑賊少輕狂還他寶貝得安康！棒迎鏟架爭高下不見輸贏練戰場。

他兩個往往來來鬥經三十餘合不分勝負。豬八戒立在山前見他們戰到酣美之處舉著釘鈀從妖精背後一築。原來那怪九個頭轉轉都是眼睛看得明白見八戒在背後來時即使鏟鐏架著釘鈀鏟頭抵著鐵棒。又耐戰五七合擋不得前後齊輪他卻打個滾騰空跳起現了本象乃是一個九頭蟲觀其形象十分惡見此身模怕殺人！他生得：毛羽鋪錦團身結絮。方圓有丈二規模長短似黿鼉樣致。兩隻腳尖利如鉤九個頭攢環一處。展開翅極善飛揚縱大鵬無他力氣；起聲遠振天涯比仙鶴還能高唳。眼多閃灼幌金光氣傲不同凡鳥類。

豬八戒看見心驚道：“哥啊！我自為人也不曾見這等個惡物！

是甚血氣生此禽獸也？”行者道：“真個罕有！真個罕有！等我趕上打去！”好大聖急縱祥雲跳在空中使鐵棒照頭便打。那怪物大顯身展翅斜飛颼的打個轉身掠到山前半腰裡又伸出一個頭來張開口如血盆相似把八戒一口咬著鬃半拖半扯捉下碧波潭水內而去。及至龍宮外還變作前番模樣將八戒擲之於地叫：“小的們何在？”那裡面鯖鮐鯉鱖之魚精龜鱉黿鼉之介怪一擁齊來道聲“有！”駙馬道：“把這個和尚綁在那裡與我巡攔的小卒報仇！”眾精推推嚷

嚷抬進八戒去時那老龍王歡喜迎出道：“賢婿有功怎生捉他來也？”那駙馬把上項原故說了一遍老龍即命排酒賀功不題。

卻說孫行者見妖精擒了八戒心中懼道：“這廝恁般利害！

我待回朝見師恐那國王笑我。待要開言罵戰曾奈我又單身況水面之事不慣。且等我變化了進去看那怪把呆子怎生擺佈若得便且偷他出來幹事。”好大聖撚著訣搖身一變還變做一個螃蟹淬于水內徑至牌樓之前。原來這條路是他前番襲牛魔王盜金睛獸走熟了的直至那宮闕之下橫爬過去又見那老龍王與九頭蟲闔家兒歡喜飲酒。行者不敢相近爬過東廊之下見幾個蝦精蟹精紛紛紜紜耍子。行者聽了一會言談卻就學語學話問道：“駙馬爺爺拿來的那長嘴和尚這會死了不曾？”眾精道：“不曾死縛在那西廊下哼的不是？”行者聽說又輕輕的爬過西廊真個那呆子綁在柱上哼哩。行者近前道：“八戒認得我麼？”八戒聽得聲音知是行者道：“哥哥怎麼了！反被這廝捉住我也！”行者四顧無人將鉗咬斷索子叫走那呆子脫了手道：“哥哥我的兵器被他收了又奈何？”行者道：“你可知道收在那裡？”八戒道：“當被那怪拿上宮殿去了。”行者道：“你先去牌樓下等我。”八戒逃生悄悄的溜出。行者複身爬上宮殿觀看左下有光彩森森乃是八戒的釘鈀放光使個隱身法將鈀偷出到牌樓下叫聲：“八戒！接兵器！”

呆子得了鈀便道：“哥哥你先走等老豬打進宮殿。若得勝就捉住他一家子；若不勝敗出來你在這潭岸上救應。”行者大喜只教仔細八戒道：“不怕他！水裡本事我略有些兒。”行者丟了他負出水面不題。

這八戒束了皂直裰雙手纏鈀一聲喊打將進去。慌得那大小水族奔奔**跑上宮殿吆喝道：“不好了！長嘴和尚掙斷繩返打進來了！”那老龍與九頭蟲並一家子俱措手不及跳起來藏藏躲躲。這呆子不顧死活闖上宮殿一路鈀築破門扇打破桌椅把些吃酒的家火之類盡皆打碎。有詩為證詩曰：木母遭逢水怪擒心猿不舍苦相尋。暗施巧計偷開鎖大顯神威怒恨深。駙馬忙攜公主躲龍王戰慄絕聲音。水宮絳闕門窗損龍子龍孫盡沒魂。這一場被八戒把玳瑁屏打得粉碎珊瑚樹撂得凋零。那九頭蟲將公主安藏在內急取月牙鏟趕至前宮喝道：“潑夯豕彘！怎敢欺心驚吾眷族！”八戒罵道：“這賊怪你焉敢將我捉來！這場不幹我事是你請我來家打的！快拿寶貝還我回見國王了事；不然決不饒你一家命也！”那怪那肯容情咬定牙齒與八戒交鋒。那老龍才定了神思領龍子龍孫各執槍刀齊來攻取。八戒見事體不諧虛幌一鈀撤身便走那老龍帥眾追來。須臾攛出水中都到潭面上翻騰。卻說孫行者立于潭岸等候忽見他們追趕八戒出離水中就半踏雲霧掣鐵棒喝聲“休走！”只一下把個老龍頭打得稀爛。

可憐血濺潭中紅水泛屍飄浪上敗鱗浮！唬得那龍子龍孫各各逃命九頭駙馬

收龍屍轉宮而去。

行者與八戒且不追襲回上岸備言前事。八戒道：“這廝銳氣挫了！被我那一路鈀打進去時打得落花流水魂散魄飛！正與那駙馬廝鬥卻被老龍王趕著卻虧了你打死。那廝們回去一定停喪掛孝決不肯出來。今又天色晚了卻怎奈何？”行者道：“管甚麼天晚！乘此機會你還下去攻戰務必取出寶貝方可回朝。”那呆子意懶情疏徉徉推託行者催逼道：

“兄弟不必多疑還象剛才引出來等我打他。”兩人正自商量只聽得狂風滾滾慘霧陰陰忽從東方徑往南去。行者仔細觀看乃二郎顯聖領梅山六兄弟架著鷹犬挑著狐兔抬著獐鹿一個個腰挎彎弓手持利刃縱風霧踴躍而來。行者道：“八戒那是我七聖兄弟倒好留請他們與我助戰。若得成功倒是一場大機會也。”八戒道：“既是兄弟極該留請。”行者道：

“但內有顯聖大哥我曾受他降伏不好見他。你去攔住雲頭叫道：‘真君且略住住。齊天大聖在此進拜。’他若聽見是我斷然住了。待他安下我卻好見。”那呆子急縱雲頭上山攔住厲聲高叫道：“真君且慢車駕有齊天大聖請見哩。”那爺爺見說即傳令就停住六兄弟與八戒相見畢問：“齊天大聖何在？”八戒道：“現在山下聽呼喚。”二郎道：“兄弟們快去請來。”六兄弟乃是康、張、姚、李、郭、直各各出營叫道：“孫悟空哥哥大哥有請。”行者上前對眾作禮遂同上山。二郎爺爺迎見攜手相攙一同相見道：“大聖你去脫大難受戒沙門刻日功完高登蓮座可賀！可賀！”行者道：“不敢向蒙莫大之恩未展斯須之報。雖然脫難西行未知功行何如。今因路遇祭賽國搭救僧災在此擒妖索寶。偶見兄長車駕大膽請留一助未審兄長自何而來肯見愛否。”二郎笑道：“我因閒暇無事同眾兄弟采獵而回幸蒙大聖不棄留會足感故舊之情。若命挾力降妖敢不如命！卻不知此地是何怪賊？”六聖道：“大哥忘了？此間是亂石山山下乃碧波潭萬聖之龍宮也。”二郎驚呀道：“萬聖老龍卻不生事怎麼敢偷塔寶？”行者道：“他近日招了一個駙馬乃是九頭蟲成精。他郎丈兩個做賊將祭賽國下了一場血雨把金光寺塔頂舍利佛寶偷來。那國王不解其意苦拿著僧人拷打。是我師父慈悲夜來掃搭當被我在塔上拿住兩個小妖是他差來巡探的。今早押赴朝中實實供招了。

那國王就請我師收降師命我等到此。先一場戰被九頭蟲腰裡伸出一個頭來把八戒銜了去我卻又變化下水解了八戒。

才然大戰一場是我把老龍打死那廝們收屍掛孝去了。我兩個正議索戰卻見兄長儀仗降臨故此輕瀆也。”二郎道：“既傷了老龍正好與他攻擊使那廝不能措手卻不連窩巢都滅絕了？”八戒道：“雖是如此奈天晚何？”二郎道：“兵

家雲征不待時何怕天晚！”康姚郭直道：“大哥莫忙那廝家眷在此料無處去。孫二哥也是貴客豬剛鬣又歸了正果我們營內有隨帶的酒肴教小的們取火就此鋪設：一則與二位賀喜二來也當敘情。且歡會這一夜待天明索戰何遲？”二郎大喜道：“賢弟說得極當。”卻命小校安排行者道：“列位盛情不敢固卻。但自做和尚都是齋戒恐葷素不便。”二郎道：“有素果品酒也是素的。”眾兄弟在星月光前幕天席地舉杯敘舊。

正是寂寞更長歡娛夜短早不覺東方白。那八戒幾鍾酒吃得興抖抖的道：“天將明瞭等老豬下水去索戰也。”二郎道：“元帥仔細只要引他出來我兄弟們好下手。”八戒笑道：

“我曉得！我曉得！你看他斂衣纏鈀使分水法跳將下去徑至那牌樓下聲喊打入殿內。此時那龍子披了麻看著龍屍哭龍孫與那駙馬在後面收拾棺材哩。這八戒罵上前手起處鈀頭著重把個龍子夾腦連頭一鈀築了九個窟窿唬得那龍婆與眾往裡亂跑哭道：“長嘴和尚又把我兒打死了！”那駙馬聞言即使月牙鏟帶龍孫往外殺來。這八戒舉鈀迎敵且戰且退跳出水中。這岸上齊天大聖與七兄弟一擁上前槍刀亂紮把個龍孫剁成幾斷肉餅。那駙馬見不停當在山前打個滾又現了本象展開翅旋繞飛騰。二郎即取金弓安上銀彈扯滿弓往上就打。那怪急鎩翅掠到邊前要咬二郎；半腰裡才伸出一個頭來被那頭細犬攛上去汪的一口把頭血淋淋的咬將下來。那怪物負痛逃生徑投北海而去。八戒便要趕去行者止住道：“且莫趕他正是窮寇勿追他被細犬咬了頭必定是多死少生。等我變做他的模樣你分開水路趕我進去尋那宮主詐他寶貝來也。”二郎與六聖道：“不趕他倒也罷了只是遺這種類在世必為後人之害。”至今有個九頭蟲滴血是遺種也。

那八戒依言分開水路行者變作怪像前走八戒吆吆喝喝後追。漸漸追至龍宮只見那萬聖宮主道：“駙馬怎麼這等慌張？”行者道：“那八戒得勝把我趕將進來覺道不能敵他。

你快把寶貝好生藏了！”那宮主急忙難識真假即於後殿裡取出一個渾金匣子來遞與行者道：“這是佛寶。”又取出一個白玉匣子也遞與行者道：“這是九葉靈芝。你拿這寶貝藏去等我與豬八戒鬥上兩三合擋住他你將寶貝收好了再出來與他合戰。”行者將兩個匣兒收在身邊把臉一抹現了本象道：

“宮主你看我可是駙馬麼？”宮主慌了便要搶奪匣子被八戒跑上去著背一鈀築倒在地。還有一個老龍婆撤身就走被八戒扯住舉鈀才築行者道：“且住！莫打死他留個活的好去國內見功。”遂將龍婆提出水面。行者隨後捧著兩個匣子上岸對二郎道：“感兄長威力得了寶貝掃淨妖賊也。”二郎道：“一則是那國王洪福齊天二則是賢昆玉神通無量我何功之有！”

兄弟們俱道："孫二哥既已功成我們就此告別。"行者感謝不盡欲留同見國王。諸公不肯遂帥眾回灌口去訖。

行者捧著匣子八戒拖著龍婆半雲半霧頃刻間到了國內。原來那金光寺解脫的和尚都在城外迎接忽見他兩個雲霧定時近前磕頭禮拜接入城中。那國王與唐僧正在殿上講論這裡有先走的和尚禮仗著膽入朝門奏道："萬歲孫豬二老爺擒賊獲寶而來也。"那國王聽說連忙下殿共唐僧沙僧迎著稱謝神功不盡隨命排筵謝恩。三藏道："且不須賜飲著小徒歸了塔中之寶方可飲宴。"三藏又問行者道："汝等昨日離國怎麼今日才來？"行者把那戰駙馬打龍王逢真君敗妖怪及變化詐寶貝之事細說了一遍。三藏與國王大小文武俱喜之不勝。國王又問："龍婆能人言語否？"八戒道："乃是龍王之妻生了許多龍子龍孫豈不知人言？"國王道："既知人言快早說前後做賊之事。"龍婆道："偷佛寶我全不知都是我那夫君龍鬼與那駙馬九頭蟲知你塔上之光乃是佛家舍利子三年前下了血雨乘機盜去。"又問："靈芝草是怎麼偷的？"

龍婆道："只是我小女萬聖宮主私入大羅天上靈霄殿前偷的王母娘娘九葉靈芝草。那舍利子得這草的仙氣溫養著千年不壞萬載生光去地下或田中掃一掃即有萬道霞光千條瑞氣。如今被你奪來弄得我夫死子絕婿喪女亡千萬饒了我的命罷！"八戒道："正不饒你哩！"行者道："家無全犯我便饒你只便要你長遠替我看塔。"龍婆道："好死不如惡活。但留我命憑你教做甚麼。"行者叫取鐵索來當駕官即取鐵索一條把龍婆琵琶骨穿了教沙僧："請國王來看我們安塔去。"那國王即忙排駕遂同三藏攜手出朝並文武多官隨至金光寺上塔。將舍利子安在第十三層塔頂寶瓶中間把龍婆鎖在塔心柱上念動真言喚出本國土地、城隍與本寺伽藍每三日送飲食一餐與這龍婆度口少有差訛即行處斬眾神暗中領諾。行者卻將芝草把十三層塔層層掃過安在瓶內溫養舍利子。這才是整舊如新霞光萬道瑞氣千條依然八方共睹四國同瞻。下了塔門國王就謝道："不是老佛與三位菩薩到此怎生得明此事也！"行者道："陛下金光二字不好不是久住之物：金乃流動之物光乃烱灼之氣。貧僧為你勞碌這場將此寺改作伏龍寺教你永遠常存。"那國王即命換了字型大小懸上新匾乃是"敕建護國伏龍寺"。一壁廂安排禦宴一壁廂召丹青寫下四眾生形五鳳樓注了名號。國王擺鑾駕送唐僧師徒賜金玉酬答師徒們堅辭一毫不受。這真個是：邪怪剪除萬境靜寶塔回光大地明。畢竟不知此去前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荊棘嶺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談詩

話表祭賽國王謝了唐三藏師徒獲寶擒怪之恩所贈金玉分毫不受卻命當駕官照依四位常穿的衣服各做兩套鞋襪各做兩雙絛環各做兩條外備乾糧烘炒倒換了

通關文牒大排鑾駕並文武多官滿城百姓伏龍寺僧人大吹大打送四眾出城。約有二十裡先辭了國王。眾人又送二十裡辭回。伏龍寺僧人送有五六十裡不回有的要同上西天有的要修行伏侍。行者見都不肯回去遂弄個手段把毫毛拔了三四十根吹口仙氣叫“變！”都變作斑斕猛虎攔住前路哮吼踴躍。眾僧方懼不敢前進大聖才引師父策馬而去。少時間去得遠了眾僧人放聲大哭都喊：“有恩有義的老爺！我等無緣不肯度我們也！”

且不說眾僧啼哭卻說師徒四眾走上大路卻才收回毫毛一直西去。正是時序易遷又早冬殘春至不暖不寒正好逍遙行路。忽見一條長嶺嶺頂上是路。三藏勒馬觀看那嶺上荊棘丫叉薜蘿牽繞雖是有道路的痕跡左右卻都是荊刺棘針。唐僧叫：“徒弟這路怎生走得？”行者道：“怎麼走不得？”

又道：“徒弟啊路痕在下荊棘在上只除是蛇蟲伏地而游方可去了。若你們走腰也難伸教我如何乘馬？”八戒道：“不打緊等我使出鈀柴手來把釘鈀分開荊棘莫說乘馬就抬轎也包你過去。”三藏道：“你雖有力長遠難熬卻不知有多少遠近怎生費得這許多精神！”行者道：“不須商量等我去看看。”

將身一縱跳在半空看時一望無際。真個是：匝地遠天凝煙帶雨。夾道柔茵亂漫山翠蓋張。密密搓搓初葉攀攀扯扯正芬芳。遙望不知何所盡近觀一似綠雲茫。濛濛茸茸鬱鬱蒼蒼。風聲飄索索日影映煌煌。那中間有松有柏還有竹多梅多柳更多桑。薜蘿纏古樹藤葛繞垂楊。盤團似架聯絡如床。有處花開真布錦無端卉遠生香。為人誰不遭荊棘那見西方荊棘長！行者看罷多時將雲頭按下道：“師父這去處遠哩！”三藏問：“有多少遠？”行者道：“一望無際似有千里之遙。”三藏大驚道：“怎生是好？”沙僧笑道：“師父莫愁我們也學燒荒的放上一把火燒絕了荊棘過去。”八戒道：“莫亂談！

燒荒的須在十來月草衰木枯方好引火。如今正是蕃盛之時怎麼燒得！”行者道：“就是燒得也怕人子。”三藏道：“這般怎生得度？”八戒笑道：“要得度還依我。”好呆子撚個訣念個咒語把腰躬一躬叫“長！”就長了有二十丈高下的身軀把釘鈀幌一幌教“變！”就變了有三十丈長短的鈀柄拽開步雙手使鈀將荊棘左右摟開：“請師父跟我來也！”三藏見了甚喜即策馬緊隨。後面沙僧挑著行李行者也使鐵棒撥開。這一日未曾住手行有百十裡將次天晚見有一塊空闊之處當路上有一通石碣上有三個大字乃“荊棘嶺”；下有兩行十四個小字乃“荊棘蓬攀八百里古來有路少人行”。八戒見了笑道：“等我老豬與他添上兩句：自今八戒能開破直透西方路盡平！”三藏欣然下馬道：“徒弟啊累了你也！我們就在此住過了今宵待明日天光再走。”八戒道：“師父莫住趁此天色晴明我等有興連夜摟開路走他娘！”那長老只得相從。

八戒上前努力師徒們人不住手馬不停蹄又行了一日一夜卻又天色晚矣。那前面蓬蓬結結又聞得風敲竹韻颯颯松聲。卻好又有一段空地中間乃是一座古廟廟門之外有松柏凝青桃梅鬥麗。三藏下馬與三個徒弟同看只見岩前古廟枕寒流落目荒煙鎖廢丘。白鶴叢中深歲月綠蕪台下自春秋。

竹搖青珮疑聞語鳥弄餘音似訴愁。雞犬不通人跡少閑花野蔓繞牆頭。行者看了道：“此地少吉多凶不宜久坐。”沙僧道：

“師兄差疑了似這杳無人煙之處又無個怪獸妖禽怕他怎的？”說不了忽見一陣陰風廟門後轉出一個老者頭戴角巾身穿淡服手持拐杖足踏芒鞋後跟著一個青臉獠牙、紅須赤身鬼使頭頂著一盤面餅跪下道：“大聖小神乃荊棘嶺土地知大聖到此無以接待特備蒸餅一盤奉上老師父各請一餐。此地八百里更無人家聊吃些兒充饑。”八戒歡喜上前舒手就欲取餅。不知行者端詳已久喝一聲：“且住！這廝不是好人！休得無禮！你是甚麼土地來誑老孫！看棍！”那老者見他打來將身一轉化作一陣陰風呼的一聲把個長老攝將起去飄飄蕩蕩不知攝去何所。慌得那大聖沒跟尋處八戒沙僧俱相顧失色白馬亦只自驚吟。三兄弟連馬四口恍恍忽忽遠望高張並無一毫下落前後找尋不題。

卻說那老者同鬼使把長老抬到一座煙霞石屋之前輕輕放下與他攜手相攙道：“聖僧休怕我等不是歹人乃荊棘嶺十八公是也。因風清月霽之宵特請你來會友談詩消遣情懷故耳。”那長老卻才定性睜眼仔細觀看真個是：漠漠煙雲去所清清仙境人家。正好潔身修煉堪宜種竹栽花。每見翠岩來鶴時聞青沼鳴蛙。更賽天臺丹灶仍期華嶽明霞。說甚耕雲釣月此間隱逸堪誇。坐久幽懷如海朦朧月上窗紗。三藏正自點看漸覺月明星朗只聽得人語相談都道：“十八公請得聖僧來也。”長老抬頭觀看乃是三個老者：前一個霜姿丰采第二個綠鬢婆娑第三個虛心黛色。各各面貌、衣服俱不相同都來與三藏作禮。長老還了禮道：“弟子有何德行敢勞列位仙翁下愛？”十八公笑道：“一向聞知聖僧有道等待多時今幸一遇。如果不吝珠玉寬坐敘懷足見禪機真派。”三藏躬身道：“敢問仙翁尊號？”十八公道：“霜姿者號孤直公綠鬢者號淩空子虛心者號拂雲叟老拙號曰勁節。”三藏道：“四翁尊壽幾何？”孤直公道：“我歲今經千歲古撐天葉茂四時春。香枝鬱鬱龍蛇狀碎影重重霜雪身。自幼堅剛能耐老從今正直喜修真。烏棲鳳宿非凡輩落落森森遠俗塵。”淩空子笑道：“吾年千載傲風霜高幹靈枝力自剛。夜靜有聲如雨滴秋晴蔭影似雲張。盤根已得長生訣受命尤宜不老方留鶴化龍非俗輩蒼蒼爽爽近仙鄉。”拂雲叟笑道：“歲寒虛度有千秋老景瀟然清更幽。不雜囂塵終冷淡飽經霜雪自風流。七賢作侶同談道六逸為朋共唱酬。戛玉敲金非瑣瑣天然情性與仙遊。”勁節十八公笑道：“我亦千年約有餘蒼然貞秀自如如。堪憐雨露生成力借得乾坤造化機。萬壑風煙惟我盛四時灑落讓吾疏。蓋張翠影留仙客博弈調琴講道書。”三藏稱謝道：“四位仙翁俱享高

壽但勁節翁又千歲余矣。高年得道丰采清奇得非漢時之四皓乎？”四老道：“承過獎！承過獎！吾等非四皓乃深山之四操也。敢問聖僧妙齡幾何？”三藏合掌躬身答曰：“四十年前出母胎未產之時命已災。逃生落水隨波滾幸遇金山脫本骸。

養性看經無懈怠誠心拜佛敢俄捱？今蒙皇上差西去路遇仙翁下愛來。”四老俱稱道：“聖僧自出娘胎即從佛教果然是從小修行真中正有道之上僧也。我等幸接台顏敢求大教望以禪法指教一二足慰生平。”長老聞言慨然不懼即對眾言曰：

“禪者靜也法者度也。靜中之度非悟不成。悟者洗心滌慮脫俗離塵是也。夫人身難得中土難生正法難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至德妙道渺漠希夷六根六識遂可掃除。菩提者不死不生無餘無欠空色包羅聖凡俱遣。訪真了元始鉗錘悟實了牟尼手段。揮象罔踏碎涅槃。必須覺中覺了悟中悟一點靈光全保護。放開烈焰照婆娑法界縱橫獨顯露。至幽微更守固玄關口說誰人度？我本元修大覺禪有緣有志方記悟。”

四老側耳受了無邊喜悅一個個稽皈依躬身拜謝道：

“聖僧乃禪機之悟本也！”拂雲叟道：“禪雖靜法雖度須要性定心誠縱為大覺真仙終坐無生之道。我等之玄又大不同也。”三藏雲：“道乃非常體用合一如何不同？”拂雲叟笑雲：

“我等生來堅實體用比爾不同。感天地以生身蒙雨露而滋色。笑傲風霜消磨日月。一葉不凋千枝節操。似這話不叩沖虛你執持梵語。道也者本安中國反來求證西方。空費了草鞋不知尋個甚麼？石獅子剜了心肝野狐涎灌徹骨髓。忘本參禪妄求佛果都似我荊棘嶺葛藤謎語蘿蔔渾言。此般君子怎生接引？這等規模如何印授？必須要檢點見前面目靜中自有生涯。沒底竹籃汲水無根鐵樹生花。靈寶峰頭牢著腳歸來雅會上龍華。”三藏聞言叩頭拜謝十八公用手攙扶孤直公將身扯起淩空子打個哈哈道：“拂雲之言分明漏泄。聖僧請起不可盡信。我等趁此月明原不為講論修持且自吟哦逍遙放蕩襟懷也。”拂雲叟笑指石屋道：“若要吟哦且入小庵一茶何如？”

長老真個欠身向石屋前觀看門上有三個大字乃“木仙庵”。遂此同入又敘了坐次忽見那赤身鬼使捧一盤茯苓膏將五盞香湯奉上。四老請唐僧先吃三藏驚疑不敢便吃。那四老一齊享用三藏卻才吃了兩塊各飲香湯收去。三藏留心偷看只見那裡玲瓏光彩如月下一般：“水自石邊流出香從花裡飄來。滿座清虛雅致全無半點塵埃。那長老見此仙境。

以為得意情樂懷開十分歡喜忍不住念了一句道：“禪心似月迴無塵。”勁節老笑而即聯道：“詩興如天青更新。”孤直公道：“好句漫裁摶錦繡。”淩空子道：“佳文不點唾奇珍。”拂雲叟道：“六朝一洗繁華盡四始重刪雅頌分。”三藏道：“弟子一時失口胡談幾字誠所謂班門弄斧。適聞列仙之言清新飄逸真詩翁也。”勁節老道：“聖僧不必閑敘出家人全始全終。既有起句何無結句？望卒成之。”三藏道：“弟子不能煩十八公結而成篇為妙。”勁節道：“你好心腸！你起的句如何不肯結果？

慳吝珠璣非道理也。”三藏只得續後二句雲：“半枕松風茶未熟吟懷瀟灑滿腔春。”

十八公道：“好個吟懷瀟灑滿腔春！”孤直公道：“勁節你深知詩味所以只管咀嚼何不再起一篇？”十八公亦慨然不辭道：“我卻是頂針字起：春不榮華冬不枯雲來霧往只如無。”淩空子道：“我亦體前頂針二句：無風搖拽婆娑影有客欣憐福壽圖。”拂雲叟亦頂針道：“圖似西山堅節老清如南國沒心夫。”

孤直公亦頂針道：“夫因側葉稱梁棟台為橫柯作憲烏。”

長老聽了讚歎不已道：“真是陽春白雪浩氣沖霄！弟子不才敢再起兩句。”孤直公道：“聖僧乃有道之士大養之人也。不必再相聯句請賜教全篇庶我等亦好勉強而和。”三藏無已只得笑吟一律曰：“杖錫西來拜法王願求妙典遠傳揚。

金芝三秀詩壇瑞寶樹千花蓮蕊香。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立行藏。修成玉象莊嚴體極樂門前是道場。”四老聽畢俱極讚揚。十八公道：“老拙無能大膽攙越也勉和一。”雲：

“勁節孤高笑木王靈椿不似我名揚。山空百丈龍蛇影。泉泌千年琥珀香。解與乾坤生氣概喜因風雨化行藏。衰殘自愧無仙骨惟有苓膏結壽場。”孤直公道：“此詩起句豪雄聯句有力但結句自謙太過矣堪羨！堪羨！老拙也和一。”雲：“霜姿常喜宿禽王四絕堂前大器揚。露重珠纓蒙翠蓋風輕石齒碎寒香。長廊夜靜吟聲細古殿秋陰淡影藏。元日迎春曾獻壽老來寄傲在山場。”淩空子笑而言曰：“好詩！好詩！真個是月脅天心老拙何能為和？但不可空過也須扯談幾句。”曰：“梁棟之材近帝王太清宮外有聲揚。晴軒恍若來青氣暗壁尋常度翠香。壯節凜然千古秀深根結矣九泉藏。淩雲勢蓋婆娑影不在群芳豔麗場。”拂雲叟道：“三公之詩高雅清淡正是放開錦繡之囊也。我身無力我腹無才得三

公之教茅塞頓開無已也打油幾句幸勿哂焉。”詩曰：“淇澳園中樂聖王渭川千畝任分揚。翠筠不染湘娥淚班籜堪傳漢史香。霜葉自來顏不改煙梢從此色何藏？子猷去世知音少亙古留名翰墨場。”

三藏道：“眾仙老之詩真個是吐鳳噴珠游夏莫贊。厚愛高情感之極矣。但夜已深沉三個小徒不知在何處等我。意者弟子不能久留敢此告回尋訪尤天窮之至愛也望老仙指示歸路。”四老笑道：“聖僧勿慮我等也是千載奇逢況天光晴爽雖夜深卻月明如晝再寬坐坐待天曉自當遠送過嶺高徒一定可相會也。”

正話間只見石屋之外有兩個青衣女童挑一對絳紗燈籠後引著一個仙女。那仙女拈著一枝杏花笑吟吟進門相見。

那仙女怎生模樣？他生得：青姿妝翡翠丹臉賽胭脂。星眼光還彩蛾眉秀又齊。下襯一條五色梅淺紅裙子上穿一件煙裡火比甲輕衣。弓鞋彎鳳嘴綾襪錦繡泥。妖嬈嬌似天臺女不亞當年俏妲姬。四老欠身問道：“杏仙何來？”那女子對眾道了萬福道：“知有佳客在此賡酬特來相訪敢求一見。”十八公指著唐僧道：“佳客在此何勞求見！”三藏躬身不敢言語。那女子叫：“快獻茶來。”又有兩個黃衣女童捧一個紅漆丹盤盤內有六個細磁茶盂盂內設幾品異果橫擔著匙兒提一把白鐵嵌黃銅的茶壺壺內香茶噴鼻。斟了茶那女子微露春蔥捧磁盂先奉三藏次奉四老然後一盞自取而陪。

淩空子道：“杏仙為何不坐？”那女子方才去坐。茶畢欠身問道：“仙翁今宵盛樂佳句請教一二如何？”拂雲叟道：“我等皆鄙俚之言惟聖僧真盛唐之作甚可嘉羨。”那女子道：“如不吝教乞賜一觀。”四老即以長老前詩後詩並禪法論宣了一遍。那女子滿面春風對眾道：“妾身不才不當獻醜。但聆此佳句似不可虛也勉強將後詩奉和一律如何？”遂朗吟道：“上蓋留名漢武王周時孔子立壇場。董仙愛我成林積孫楚曾憐寒食香。雨潤紅姿嬌且嫩煙蒸翠色顯還藏。自知過熟微酸意落處年年伴麥場。”四老聞詩人人稱賀都道：“清雅脫塵句內包含春意。好個雨潤紅姿嬌且嫩雨潤紅姿嬌且嫩！”那女子笑而悄答道：“惶恐！惶恐！適聞聖僧之章誠然錦心繡口如不吝珠玉賜教一闋如何？”唐僧不敢答應。那女子漸有見愛之情挨挨軋軋漸近坐邊低聲悄語呼道：“佳客莫者趁此良宵不要子待要怎的？人生光景能有幾何？”十八公道：“杏仙盡有仰高之情聖僧豈可無俯就之意？如不見憐是不知趣了也。”孤直公道：“聖僧乃有道有名之士決不苟且行事。如此樣舉措是我等取罪過了。汙人名壞人德非遠達也。果是杏仙有意可教拂雲叟與十八公做媒我與淩空子保親成此姻眷何不美哉！”

三藏聽言遂變了顏色跳起來高叫道：“汝等皆是一類邪物這般誘我！當時

只以砥礪之言談玄談道可也如今怎麼以美人局來騙害貧僧！是何道理！”四老見三藏怒一個個咬指擔驚再不復言。那赤身鬼使暴躁如雷道：“這和尚好不識抬舉！我這姐姐那些兒不好？他人材俊雅玉質嬌姿不必說那女工針指只這一段詩才也配得過你。你怎麼這等推辭！休錯過了！孤直公之言甚當如果不可苟合待我再與你主婚。”

三藏大驚失色憑他們怎麼胡談亂講只是不從。鬼使又道：

“你這和尚我們好言好語你不聽從若是我們起村野之性還把你攝了去教你和尚不得做老婆不得娶卻不枉為人一世也？”那長老心如金石堅執不從。暗想道：“我徒弟們不知在那裡尋我哩！”說一聲止不住眼中墮淚。那女子陪著笑挨至身邊翠袖中取出一個蜜合綾汗巾兒與他揩淚道：“佳客勿得煩惱我與你倚玉偎香耍子去來。”長老咄的一聲吆喝跳起身來就走被那些人扯扯拽拽嚷到天明。

忽聽得那裡叫聲：“師父！師父！你在那方言語也？”原來那孫大聖與八戒沙僧牽著馬挑著擔一夜不曾住腳穿荊度棘東尋西找卻好半雲半霧的過了八百里荊棘嶺西下聽得唐僧吆喝卻就喊了一聲。那長老掙出門來叫聲：“悟空我在這裡哩快來救我！快來救我！”那四老與鬼使那女子與女童幌一幌都不見了。須臾間八戒、沙僧俱到邊前道：“師父你怎麼得到此也？”三藏扯住行者道：“徒弟啊多累了你們了！昨日晚間見的那個老者言說土地送齋一事是你喝聲要打他就把我抬到此方。他與我攜手相攙走入門又見三個老者來此會我俱道我做聖僧一個個言談清雅極善吟詩。我與他賡和相攀覺有夜半時候又見一個美貌女子執燈火也來這裡會我吟了一詩稱我做佳客。因見我相貌欲求配偶我方省悟正不從時又被他做媒的做媒保親的保親主婚的主婚我立誓不肯正欲掙著要走與他嚷鬧不期你們到了。一則天明二來還是怕你只才還扯扯拽拽忽然就不見了。”行者道：

“你既與他敘話談詩就不曾問他個名字？”三藏道：“我曾問他之號那老者喚做十八公號勁節；第二個號孤直公；第三個號淩空子；第四個號拂雲叟；那女子人稱他做杏仙。”八戒道：

“此物在於何處？才往那方去了？”三藏道：“去向之方不知何所但只談詩之處去此不遠。”

他三人同師父看處只見一座石崖崖上有木仙庵三字。

三藏道：“此間正是。”行者仔細觀之卻原來是一株大檜樹一株老柏一株

老松一株老竹竹後有一株丹楓。再看崖那邊還有一株老杏二株臘梅二株丹桂。行者笑道：“你可曾看見妖怪？”八戒道：“不曾。”行者道：“你不知就是這幾株樹木在此成精也。”八戒道：“哥哥怎得知成精者是樹？”行者道：“十八公乃松樹孤直公乃柏樹淩空子乃檜樹拂雲叟乃竹竿赤身鬼乃楓樹杏仙即杏樹女童即丹桂、臘梅也。”八戒聞言不論好歹一頓釘鈀三五長嘴連拱帶築把兩顆臘梅、丹桂、老杏、楓楊俱揮倒在地果然那根下俱鮮血淋漓。三藏近前扯住道：“悟能不可傷了他！他雖成了氣候卻不曾傷我我等找路去罷。”行者道：“師父不可惜他恐日後成了大怪害人不淺也。”那呆子索性一頓鈀將松柏檜竹一齊皆築倒卻才請師父上馬順大路一齊西行。畢竟不知前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設小雷音 四眾皆遭大厄難

這回因果勸人為善切休作惡。一念生神明照鑒任他為作。拙蠢乖能君怎學兩般還是無心藥。趁生前有道正該修莫浪泊。認根源脫本殼。訪長生須把捉。要時時明見醍醐斟酌。貫徹三關填黑海管教善者乘鸞鶴。那其間湣故更慈悲登極樂。話表唐三藏一念虔誠且休言天神保護似這草木之靈尚來引送雅會一宵脫出荊棘針刺再無蘿蔴攀纏。四眾西進行彀多時又值冬殘正是那三春之日：物華交泰斗柄回寅。草芽遍地綠柳眼滿堤青。一嶺桃花紅錦涴半溪煙水碧羅明。幾多風雨無限心情。日曬花心豔燕銜苔蕊輕。山色王維畫濃淡鳥聲季子舌縱橫。芳菲鋪繡無人賞蝶舞蜂歌卻有情。師徒們也自尋芳踏翠緩隨馬步正行之間忽見一座高山遠望著與天相接。三藏揚鞭指道：“悟空那座山也不知有多少高可便似接著青天透沖碧漢。”行者道：“古詩不雲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但言山之極高無可與他比並豈有接天之理！”八戒道：“若不接天如何把昆侖山號為天柱？”行者道：“你不知自古天不滿西北。昆侖山在西北乾位上故有頂天塞空之意遂名天柱。”沙僧笑道：“大哥把這好話兒莫與他說他聽了去又降別人。我們且走路等上了那山就知高下也。”

那呆子趕著沙僧廝耍廝鬥老師父馬快如飛須臾到那山崖之邊。一步步往上行來只見那山：林中風颯颯澗底水潺潺。鴉雀飛不過神仙也道難。千崖萬壑億曲百灣。塵埃滾滾無人到怪石森森不厭看。有處有雲如水滉是方是樹鳥聲繁。鹿銜芝去猿摘桃還。狐貉往來崖上跳麋獐出入嶺頭頑。

忽聞虎嘯驚人膽斑豹蒼狼把路攔。唐三藏一見心驚孫行者神通廣大你看他一條金箍棒哮吼一聲嚇過了狼蟲虎豹剖開路引師父直上高山。行過嶺頭下西平處忽見祥光藹藹彩霧紛紛有一所樓臺殿閣隱隱的鐘磬悠揚。三藏道：“徒弟們看是個甚麼去處。”行者抬頭用手搭涼篷仔細觀看那壁廂好個所在！真個是：珍樓寶座上剎名方。穀虛繁地籟境寂散天香。青松帶雨遮高閣翠竹留雲護講

堂。霞光縹緲龍宮顯彩色飄飄沙界長。朱欄玉戶畫棟雕樑。談經香滿座語籙月當窗。鳥啼丹樹內鶴飲石泉旁。四圍花琪園秀三面門開舍衛光。樓臺突兀門迎嶂鐘磬虛徐聲韻長。窗開風細簾捲煙茫。有僧情散淡無俗意和昌。紅塵不到真仙境靜土招提好道場。行者看罷回復道："師父那去處是便是座寺院卻不知禪光瑞藹之中又有些兇氣何也。觀此景象也似雷音卻又路道差池。我們到那廂決不可擅入恐遭毒手。"唐僧道："既有雷音之景莫不就是靈山？你休誤了我誠心耽擱了我來意。"行者道："不是不是！靈山之路我也走過幾遍那是這路途！"八戒道："縱然不是也必有個好人居住。"沙僧道："不必多疑此條路未免從那門過是不是一見可知也。"行者道：

"悟淨說得有理。"

那長老策馬加鞭至山門前見雷音寺三個大字慌得滾下馬來倒在地下口裡罵道："潑猢猻！害殺我也！現是雷音寺還哄我哩！"行者陪笑道："師父莫惱你再看看。山門上乃四個字你怎麼只念出三個來倒還怪我？"長老戰兢兢的爬起來再看真個是四個字乃小雷音寺。三藏道："就是小雷音寺必定也有個佛祖在內。經上言三千諸佛想是不在一方：似觀音在南海普賢在峨眉文殊在五台。這不知是那一位佛祖的道場。

古人雲有佛有經無方無寶我們可進去來。"行者道："不可進去此處少吉多凶若有禍患你莫怪我。"三藏道："就是無佛也必有個佛象。我弟子心願遇佛拜佛如何怪你。"即命八戒取袈裟換僧帽結束了衣冠舉步前進。只聽得山門裡有人叫道："唐僧你自東土來拜見我佛怎麼還這等怠慢？"三藏聞言即便下拜八戒也磕頭沙僧也跪倒惟大聖牽馬收拾行李在後。方入到二層門內就見如來大殿。殿門外寶台之下擺列著五百羅漢、三千揭諦、四金剛、八菩薩、比丘尼、優婆塞、無數的聖僧、道者真個也香花豔麗瑞氣繽紛。慌得那長老與八戒沙僧一步一拜拜上靈台之間行者公然不拜。又聞得蓮台座上厲聲高叫道："那孫悟空見如來怎麼不拜？"不知行者又仔細觀看見得是假遂丟了馬匹行囊掣棒在手喝道："你這夥孽畜十分膽大！怎麼假倚佛名敗壞如來清德！不要走！"

雙手輪棒上前便打。只聽得半空中叮狢一聲撇下一副金鐃把行者連頭帶足合在金鐃之內。慌得個豬八戒、沙和尚連忙使起鈀杖就被些阿羅揭諦、聖僧道者一擁近前圍繞。他兩個措手不及盡被拿了將三藏捉住一齊都繩纏索綁緊縛牢栓。

原來那蓮花座上裝佛祖者乃是個妖王眾阿羅等都是些小怪。遂收了佛祖體象依然現出妖身將三眾抬入後邊收藏把行者合在金鐃之中永不開放只擱在寶台之上限三晝夜化為膿血。化後才將鐵籠蒸他三個受用。這正是：碧眼猢兒識假

真禪機見象拜金身。黃婆盲目同參禮木母癡心共話論。邪怪生強欺本性魔頭懷惡詐天人。誠為道小魔頭大錯入旁門枉費身。那時群妖將唐僧三眾收藏在後把馬拴在後邊把他的袈裟僧帽安在行李擔內亦收藏了一壁廂嚴緊不題。

卻說行者合在金鐃裡黑洞洞的燥得滿身流汗左拱右撞不能得出急得他使鐵棒亂打莫想得動分毫。他心裡沒了算計將身往外一掙卻要掙破那金鐃遂撚著一個訣就長有千百丈高那金鐃也隨他身長全無一些瑕縫光明。卻又撚訣把身子往下一小小如芥菜子兒那鐃也就隨身小了更沒些些孔竅。他又把鐵棒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幡竿一樣撐住金鐃。他卻把腦後毫毛選長的拔下兩根叫“變！”即變做梅花頭五瓣鑽兒挨著棒下鑽有千百下只鑽得蒼蒼響觖再不鑽動一些。行者急了卻撚個訣念一聲“唵囉靜法界乾元亨利貞”的咒語拘得那五方揭諦六丁六甲、一十八位護教伽藍都在金鐃之外道：“大聖我等俱保護著師父不教妖魔傷害你又拘喚我等做甚？”行者道：“我那師父不聽我勸解就弄死他也不虧！但只你等怎麼快作法將這鐃鈸掀開放我出來再作處治。這裡面不通光亮滿身暴燥卻不悶殺我也？”眾神真個掀鐃就如長就的一般莫想揭得分毫。金頭揭諦道：“大聖這鐃鈸不知是件甚麼寶貝連上帶下合成一塊。小神力薄不能掀動。”行者道：“我在裡面不知使了多少神通也不得動。”

揭諦聞言即著六丁神保護著唐僧六甲神看守著金鐃眾伽藍前後照察他卻縱起祥光須臾間闖入南天門裡不待宣召直上靈霄寶殿之下見玉帝俯伏啟奏道：“主公臣乃五方揭諦使。今有齊天大聖保唐僧取經路遇一山名小雷音寺。

唐僧錯認靈山進拜原來是妖魔假設困陷他師徒將大聖合在一副金鐃之內進退無門看看至死特來啟奏。”即傳旨：

“差二十八宿星辰快去釋厄降妖。”那星宿不敢少緩隨同揭諦出了天門至山門之內。有二更時分那些大小妖精因獲了唐僧老妖俱犒賞了各去睡覺。眾星宿更不驚張都到鐃鈸之外報導：“大聖我等是玉帝差來二十八宿到此救你。”行者聽說大喜便教：“動兵器打破老孫就出來了！”眾星宿道：“不敢打此物乃渾金之寶打著必響；響時驚動妖魔卻難救拔。

等我們用兵器捎他你那裡但見有一些光處就走。”行者道：

“正是。”你看他們使槍的使槍使劍的使劍使刀的使刀使斧的使斧；扛的扛抬的抬掀的掀捎的捎弄到有三更天氣漠然不動就是鑄成了囫圇的一般。那行者在裡邊東張張西望望爬過來滾過去莫想看見一些光亮。亢金龍道：“大聖啊且休焦躁觀此寶定是個如意之物斷然也能變化。你在那裡面於那合縫之處用手摸著等我使角尖兒拱進來你可變化了順松處脫身。”行者依言真個在裡面亂摸。

這星宿把身變小了那角尖兒就似個針尖一樣順著鈸合縫口上伸將進去可憐用盡千斤之力方能穿透裡面。卻將本身與角使法象叫“長！長！長！”角就長有碗來粗細。那鈸口倒也不象金鑄的好似皮肉長成的順著亢金龍的角緊緊噙住四下裡更無一絲拔縫。行者摸著他的角叫道：“不濟事！上下沒有一毫松處！

沒奈何你忍著些兒疼帶我出去。”好大聖即將金箍棒變作一把鋼鑽兒將他那角尖上鑽了一個孔竅把身子變得似個芥菜子兒拱在那鑽眼裡蹲著叫：“扯出角去！扯出角去！”這星宿又不知費了多少力方才拔出使得力盡筋柔倒在地下。

行者卻自他角尖鑽眼裡鑽出現了原身掣出鐵棒照鐃鈸當的一聲打去就如崩倒銅山咋開金鐃可惜把個佛門之器打做個千百塊散碎之金！唬得那二十八宿驚張五方揭諦豎大小群妖皆夢醒。老妖王睡裡慌張急起來披衣擂鼓聚點群妖各執器械。此時天將黎明一擁趕到寶台之下只見孫行者與列宿圍在碎破金鐃之外大驚失色即令：“小的們！緊關了前門不要放出人去！”行者聽說即攜星眾駕雲跳在九霄空裡。那妖王收了碎金排開妖卒列在山門外。妖王懷恨沒奈何披掛了使一根短軟狼牙棒出營高叫：“孫行者！好男子不可遠走高飛！快向前與我交戰三合！”行者忍不住即引星眾按落雲頭觀看那妖精怎生模樣但見他：蓬著頭勒一條扁薄金箍；光著眼簇兩道黃眉的豎。懸膽鼻孔竊開查；四方口牙齒尖利。穿一副叩結連環鎧勒一條生絲攢穗絛。腳踏烏喇鞋一對手執狼牙棒一根。此形似獸不如獸相貌非人卻似人。行者挺著鐵棒喝道：“你是個甚麼怪物擅敢假裝佛祖侵佔山頭虛設小雷音寺！”那妖王道：“這猴兒是也不知我的姓名故來冒犯仙山。此處喚做小西天因我修行得了正果天賜與我的寶閣珍樓。我名乃是黃眉老佛這裡人不知但稱我為黃眉大王、黃眉爺爺。一向久知你往西去有些手段故此設象顯能誘你師父進來要和你打個賭賽。如若鬥得過我饒你師徒讓汝等成個正果；如若不能將汝等打死等我去見如來取經果正中華也。”行者笑道：“妖精不必海口既要賭快上來領棒！”那妖王喜孜孜使狼牙棒抵住。這一場好殺：兩條棒不一樣說將起來有形狀：一條短軟佛家兵一條堅硬藏海藏。都有隨心變化功今番相遇爭強壯。短軟狼牙雜錦妝堅硬金箍蛟龍象。若粗若細實可誇要短要長甚停當。猴與魔齊打仗這場真個無虛誑。馴猴秉教作心猿潑怪欺天弄假像。

嗔嗔恨恨各無情惡惡凶凶都有樣。那一個當頭手起不放鬆這一個架丟劈面難推讓。噴雲照日昏吐霧遮峰嶂。棒來棒去兩相迎忘生忘死因三藏。看他兩個鬥經五十回合不見輸贏。

那山門口鳴鑼擂鼓眾妖精吶喊搖旗。這壁廂有二十八宿天兵共五方揭諦眾聖各掮器械吆喝一聲把那魔頭圍在中間嚇得那山門外群妖難擂鼓戰兢兢手軟不

敲鑼。老妖魔公然不懼一隻手使狼牙棒架著眾兵一隻手去腰間解下一條舊白布搭包兒往上一拋滑的一聲響喨把孫大聖、二十八宿與五方揭諦一搭包兒通裝將去挎在肩上拽步回身眾小妖個個歡然得勝而回。老妖教小的們取了三五十條麻索解開搭包拿一個捆一個一個個都骨軟筋麻皮膚窊皺。捆了抬去後邊不分好歹俱擲之於地。妖王又命排筵暢飲自旦至暮方散各歸寢處不題。

卻說孫大聖與眾神捆至夜半忽聞有悲泣之聲。側耳聽時卻原來是三藏聲音哭道："悟空啊！我自恨當時不聽伊致令今日受災危。金鐃之內傷了你麻繩捆我有誰知。四人遭逢緣命苦三千功行盡傾頹。何由解得迍邅難坦蕩西方去複歸！"行者聽言暗自憐憫道："那師父雖是未聽吾言今遭此毒然於患難之中還有憶念老孫之意。趁此夜靜妖眠無人防備且去解脫眾等逃生也。"好大聖使了個遁身法將身一小脫下繩來走近唐僧身邊叫聲"師父。"長老認得聲音叫道：

"你為何到此？"行者悄悄的把前項事告訴了一遍長老甚喜道："徒弟！快救我一救！向後事但憑你處再不強了！"行者才動手先解了師父放了八戒沙僧又將二十八宿、五方揭諦個個解了又牽過馬來教快先走出去。方出門卻不知行李在何處又來找尋。亢金龍道："你好重物輕人！既救了你師父就彀了又還尋甚行李？"行者道："人固要緊衣缽尤要緊。包袱中有通關文牒、錦襴袈裟、紫金缽盂俱是佛門至寶如何不要！"

八戒道："哥哥你去找尋我等先去路上等你。"你看那星眾簇擁著唐僧使個攝法共弄神通一陣風撮出垣圍奔大路下了山坡卻屯于平處等候。

約有三更時分孫大聖輕挪慢步走入裡面原來一層層門戶甚緊。他就爬上高樓看時窗牖皆關欲要下去又恐怕窗櫺兒響不敢推動。撚著訣搖身一變變做一個仙鼠俗名蝙蝠。你道他怎生模樣：頭尖還似鼠眼亮亦如之。有翅黃昏出無光白晝居。藏身穿瓦穴覓食撲蚊兒。偏喜晴明月飛騰最識時。他順著不封瓦口椽子之下鑽將進去越門過戶到了中間看時只見那第三重樓窗之下烱灼灼一道毫光也不是燈燭之光香火之光又不是飛霞之光掣電之光。他半飛半跳近於光前看時卻是包袱放光。那妖精把唐僧的袈裟脫了不曾折就亂亂的揌在包袱之內。那袈裟本是佛寶上邊有如意珠、摩尼珠、紅瑪瑙、紫珊瑚、舍利子、夜明珠所以透的光彩。

他見了此衣缽心中一喜就現了本象拿將過來也不管擔繩偏正抬上肩往下就走不期脫了一頭撲的落在樓板上呼喇的一聲響喨。噫！有這般事：可哥的老妖精在樓下睡覺一聲響把他驚醒跳起來亂叫道："有人了！有人了！"那些大小妖都起來點燈打火一齊吆喝前後去看。有的來報導："唐僧走了！"又有的來報導："行者眾人俱走了！"老妖急傳號令教：

“拿！各門上謹慎！”行者聽言恐又遭他羅網挑不成包袱縱筋斗就跳出樓窗外走了。

那妖精前前後後尋不著唐僧等又見天色將明取了棒帥眾來趕只見那二十八宿與五方揭諦等神雲霧騰騰屯住山坡之下。妖王喝了一聲“那裡去！吾來也！”角木蛟急喚：“兄弟們！怪物來了！”亢金龍、女土蝠、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鬥木獬、牛金牛、氐土貉、虛日鼠、危月燕、室火豬、壁水貐、奎木狼、婁金狗、胃土彘、昴日雞、畢月烏、觜火猴、參水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軫水蚓領著金頭揭諦、銀頭揭諦、六甲、六丁等神、護教伽藍同八戒沙僧不領唐三藏丟了白龍馬各執兵器一擁而上。這妖王見了呵呵冷笑叫一聲哨子有四五千大小妖精一個個威強力勝渾戰在西山坡上。好殺：魔頭潑惡欺真性真性溫柔怎奈魔。百計施為難脫苦千方妙用不能和。諸天來擁護眾聖助干戈。留情虧木母定志感黃婆。渾戰驚天並振地強爭設網與張羅。那壁廂搖旗吶喊這壁廂擂鼓篩鑼。槍刀密密寒光蕩劍戟紛紛殺氣多。妖卒凶還勇神兵怎奈何！愁雲遮日月慘霧罩山河。苦掤苦拽來相戰皆因三藏拜彌陀。那妖精倍加勇猛帥眾上前掩殺。正在那不分勝敗之際只聞得行者叱吒一聲道：“老孫來了！”八戒迎著道：“行李如何？”行者道：“老孫的性命幾乎難免卻便說甚麼行李！”沙僧執著寶杖道：“且休敘話快去打妖精也！”那星宿、揭諦、丁甲等神被群妖圍在垓心渾殺老妖使棒來打他三個。這行者、八戒、沙僧丟開棍杖、輪著釘鈀抵住。真個是地暗天昏不能取勝只殺得太陽星西沒山根；太陰星東生海嶠。那妖見天晚打個哨子教群妖各各留心他卻取出寶貝。孫行者看得分明那怪解下搭包拿在手中。行者道聲“不好了！走啊！”他就顧不得八戒沙僧、諸天等眾一路筋斗跳上九霄空裡。眾神、八戒、沙僧不解其意被他拋起去又都裝在裡面只是走了行者。那妖王收兵回寺又教取出繩索照舊綁了。將唐僧、八戒、沙僧懸樑高吊白馬拴在後邊諸神亦俱綁縛抬在地窖子內封了蓋鎖。那眾妖遵依一一收了不題。

卻說行者跳在九霄全了性命見妖兵回轉不張旗號已知眾等遭擒。他卻按下祥光落在那東山頂上咬牙恨怪物滴淚想唐僧仰面朝天望悲嗟忽失聲叫道：“師父啊！你是那世裡造下這迍邅難今生裡步步遇妖精似這般苦楚難逃怎生是好！”獨自一個嗟歎多時複又寧神思慮以心問心道：“這妖魔不知是個甚麼搭包子那般裝得許多物件？如今將天神天將許多人又都裝進去了我待求救於天奈恐玉帝見怪。我記得有個北方真武號曰蕩魔天尊他如今現在南贍部洲武當山上等我去請他來搭救師父一難。”正是：仙道未成猿馬散心神無主五行枯。畢竟不知此去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諸神遭毒手 彌勒縛妖魔

話表孫大聖無計可施縱一朵祥雲駕筋斗徑轉南贍部洲去拜武當山參請蕩魔天尊解釋三藏、八戒、沙僧、天兵等眾之災。他在半空裡無停止不一日早望見祖師仙境輕輕按落雲頭定睛觀看好去處：巨鎮東南中天神嶽。芙蓉峰竦傑紫蓋嶺巍峨。九江水盡荊揚遠百越山連翼軫多。上有太虛之寶洞朱6之靈台。三十六宮金磬響百千萬客進香來。舜巡禹禱玉簡金書。樓閣飛青鳥幢幡擺赤裾。地設名山雄宇宙天開仙境透空虛。幾樹榔梅花正放滿山瑤草色皆舒。龍潛澗底虎伏崖中。幽含如訴語馴鹿近人行。白鶴伴雲棲老檜青鸞丹鳳向陽鳴。玉虛師相真仙地金闕仁慈治世門。上帝祖師乃淨樂國王與善勝皇后夢吞日光覺而有孕懷胎一十四個月于開皇元年甲辰之歲三月初一日午時降誕于王宮。那爺爺；幼而勇猛長而神靈。不統王位惟務修行。父母難禁棄舍皇宮。參玄入定在此山中。功完行滿白日飛升。玉皇敕號真武之名。玄虛上應龜蛇合形。周天**皆稱萬靈。無幽不察無顯不成。劫終劫始剪伐魔精。

孫大聖玩著仙境景致早來到一天門、二天門、三天門卻至太和宮外忽見那祥光瑞氣之間簇擁著五百靈官。那靈官上前迎著道：“那來的是誰？”大聖道：“我乃齊天大聖孫悟空要見師相。”眾靈官聽說隨報。祖師即下殿迎到太和宮。行者作禮道：“我有一事奉勞。”問：“何事？”行者道：“保唐僧西天取經路遭險難。至西牛賀洲有座山喚小西天小雷音寺有一妖魔。我師父進得山門見有阿羅揭諦比丘聖僧排列以為真佛倒身才拜忽被他拿住綁了。我又失於防閑被他拋一副金鐃將我罩在裡面無纖毫之縫口合如鉗。甚虧金頭揭諦請奏玉帝欽差二十八宿當夜下界掀揭不起。幸得亢金龍將角透入鐃內將我度出被我打碎金鐃驚醒怪物。趕戰之間又被撒一個白布搭包兒將我與二十八宿並五方揭諦盡皆裝去複用繩捆了。是我當夜脫逃救了星辰等眾與我唐僧等。後為找尋衣缽又驚醒那妖與天兵趕戰。那怪又拿出搭包兒理弄之時我卻知道前音遂走了眾等被他依然裝去。我無計可施特來拜求師相一助力也。”祖師道：“我當年威鎮北方統攝真武之位剪伐天下妖邪乃奉玉帝敕旨。後又披跣足踏騰蛇神龜領五雷神將、巨虬獅子、猛獸毒龍收降東北方黑氣妖氛乃奉元始天尊符召。今日靜享武當山安逸太和殿一向海岳平寧乾坤清泰。奈何我南贍部洲並北俱蘆洲之地妖魔剪伐邪鬼潛蹤。今蒙大聖下降不得不行；只是上界無有旨意不敢擅動干戈。假若法遣眾神又恐玉帝見罪十分卻了大聖又是我逆了人情。我諒著那西路上縱有妖邪也不為大害。我今著龜、蛇二將並五大神龍與你助力管教擒妖精救你師之難。”行者拜謝了祖師即同龜、蛇、龍神各帶精銳之兵複轉西洲之界。不一日到了小雷音寺按下雲頭徑至山門外叫戰。

卻說那黃眉大王聚眾怪在寶閣下說：“孫行者這兩日不來又不知往何方去借兵也。”說不了只見前門上小妖報導：

“行者引幾個龍蛇龜相在門外叫戰！”妖魔道：“這猴兒怎麼得個龍蛇龜相？此等之類卻是何方來者？”隨即披掛走出山門高叫：“汝等是那路龍神敢來造吾仙境？”五龍二將相貌崢嶸精神抖擻喝道：“那潑怪！我乃武當山太和宮混元教主蕩魔天尊之前五位龍神、龜、蛇二將。今蒙齊天大聖相邀我天尊符召到此捕你這妖精快送唐僧與天星等出來免你一死！不然將這一山之怪碎劈其屍；幾間之房燒為灰燼！”那怪聞言心中大怒道：“這畜生有何法力敢出大言！不要走！吃吾一棒！”這五條龍翻雲使雨那兩員將播土揚沙各執槍刀劍戟一擁而攻孫大聖又使鐵棒隨後。這一場好殺：凶魔施武行者求兵。凶魔施武擅據珍樓施佛象；行者求兵遠參寶境借龍神。龜蛇生水火妖怪動刀兵。五龍奉旨來西路行者因師在後收。劍戟光明搖彩電槍刀晃亮閃霓虹。這個狼牙棒強能短軟；那個金箍棒隨意如心。只聽得扢撲響聲如爆竹叮噹音韻似敲金。水火齊來征怪物刀兵共簇繞精靈。喊殺驚狼虎喧嘩振鬼神。渾戰正當無勝處妖魔又取寶和珍。行者帥五龍二將與妖魔戰經半個時辰那妖精即解下搭包在手。行者見了心驚叫道：“列位仔細！”那龍神蛇龜不知甚麼仔細一個個都停住兵近前抵擋。那妖精幌的一聲把搭包兒撇將起去。孫大聖顧不得五龍二將駕筋斗跳在九霄逃脫。他把個龍神龜蛇一搭包子又裝將去了。妖精得勝回寺也將繩捆了抬在地窖子裡蓋住不題。

你看那大聖落下雲頭斜敧在山巔之上沒精沒采懊恨道：“這怪物十分利害！”不覺的合著眼似睡一般猛聽得有人叫道：“大聖休推睡快早上緊求救。你師父性命只在須臾間矣！”行者急睜睛跳起來看原來是日值功曹。行者喝道：“你這毛神這向在那方貪圖血食不來點卯今日卻來驚我！伸過孤拐來讓老孫打兩棒解悶！”功曹慌忙施禮道：“大聖你是人間之喜仙何悶之有！我等早奉菩薩旨令教我等暗中護佑唐僧乃同土地等神不敢暫離左右是以不得常來參見怎麼反見責也？”行者道：“你既是保護如今那眾星、揭諦、伽藍並我師等被妖精困在何方？受甚罪苦？”功曹道：“你師父師弟都吊在寶殿廊下星辰等眾都收在地窖之間受罪。這兩日不聞大聖消息卻才見妖精又拿了神龍、龜、蛇又送在地窖裡去了方知是大聖請來之兵小神特來尋大聖。大聖莫辭勞倦千萬再急急去求救援。”行者聞言及此不覺對功曹滴淚道：“我如今愧上天宮羞臨海藏！怕問菩薩之原由愁見如來之玉象！才拿去者乃真武師相之龜、蛇、五龍聖眾。教我再無方求救奈何？”功曹笑道：“大聖寬懷小神想起一處精兵請來斷然可降。适才大聖至武當是南贍部洲之地。這枝兵也在南贍部洲盱眙山蠙城即今泗洲是也。那裡有個大聖國師王菩薩神通廣大。他手下有一個徒弟喚名小張太子還有四大神將昔年曾降伏水母娘娘。你今若去請他他來施恩相助准可捉怪救師也。”行者心喜道：“你且去保護我師父勿令傷他待老孫去請也。”

行者縱起筋斗雲躲離怪處直奔盱眙山。不一日早到細觀真好去處：南近江津北臨淮水。東通海嶠西接封浮。山頂上有樓觀崢嶸山凹裡有澗泉浩湧。嵯峨

怪石槃秀喬松。百般果品應時新千樣花枝迎日放。人如蟻陣往來多船似雁行歸去廣。上邊有瑞岩觀、東嶽宮、五顯祠、龜山寺鐘韻香煙沖碧漢；又有玻璃泉、五塔峪、八仙台、杏花園山光樹色映蠙城。

白雲橫不度幽鳥倦還鳴。說甚泰嵩衡華秀此間仙景若蓬瀛。

大聖點玩不盡徑過了淮河入蠙城之內到大聖禪寺山門外又見那殿宇軒昂長廊彩麗有一座寶塔崢嶸。真是：插雲倚漢高千丈仰視金瓶透碧空。上下有光凝宇宙東西無影映簾櫳。

風吹寶鐸聞天樂日映冰虬對梵宮。飛宿靈禽時訴語遙瞻淮水渺無窮。

行者且觀且走直至二層門下。那國師王菩薩早已知之即與小張太子出門迎迓。相見敘禮畢行者道：“我保唐僧西天取經路上有個小雷音寺那裡有個黃眉怪假充佛祖。我師父不辨真偽就下拜被他拿了。又將金鐃把我罩了幸虧天降星辰救出。是我打碎金鐃與他賭鬥又將一個布搭包兒把天神、揭諦、伽藍與我師父、師弟盡皆裝了進去。我前去武當山請玄天上帝救援他差五龍龜蛇拿怪又被他一搭包子裝去。弟子無依無倚故來拜請菩薩大展威力將那收水母之神通拯生民之妙用同弟子去救師父一難！取得經回永傳中國揚我佛之智慧興般若之波羅也。”國師王道：“你今日之事誠我佛教之興隆理當親去奈時值初夏正淮水泛漲之時新收了水猿大聖那廝遇水即興恐我去後他乘空生頑無神可治。今著小徒領四將和你去助力煉魔收伏罷。”行者稱謝即同四將並小張太子又駕雲回小西天直至小雷音寺。小張太子使一條楮白槍四大將輪四把錕鋙劍和孫大聖上前罵戰。小妖又去報知那妖王複帥群妖鼓噪而出道：“猢猻！你今又請得何人來也？”說不了小張太子指揮四將上前喝道：“潑妖精！你面上無肉不認得我等在此！”妖王道：“是那方小將敢來與他助力？”太子道：“吾乃泗州大聖國師王菩薩弟子帥領四大神將奉令擒你！”妖王笑道：“你這孩兒有甚武藝擅敢到此輕薄？”

太子道：“你要知我武藝等我道來：祖居西土流沙國我父原為沙國王。自幼一身多疾苦命幹華蓋惡星妨。因師遠慕長生訣有分相逢舍藥方。半粒丹砂祛病退願從修行不為王。學成不老同天壽容顏永似少年郎。也曾趕赴龍華會也曾騰雲到佛堂。捉霧拿風收水怪擒龍伏虎鎮山場。撫民高立浮屠塔靜海深明舍利光。楮白槍尖能縛怪淡緇衣袖把妖降。如今靜樂蠙城內大地揚名說小張！”妖王聽說微微冷笑道：“那太子你舍了國家從那國師王菩薩修的是甚麼長生不老之術？

只好收捕淮河水怪卻怎麼聽信孫行者誑謬之言千山萬水來此納命！看你可

長生可不老也！”小張聞言心中大怒纏槍當面便刺四大將一擁齊攻孫大聖使鐵棒上前又打。好妖精公然不懼輪著他那短軟狼牙棒左遮右架直挺橫沖。這場好殺：小太子楮白槍四柄錕鋘劍更強。悟空又使金箍棒齊心圍繞殺妖王。妖王其實神通大不懼分毫左右搪。狼牙棒是佛中寶劍砍槍輪莫可傷。只聽狂風聲吼吼又觀惡氣混茫茫。那個有意思凡弄本事這個專心拜佛取經章。幾番馳騁數次張狂。噴雲霧閉三光奮怒懷嗔各不良。多時三乘無上法致令百藝苦相將。概眾爭戰多時不分勝負那妖精又解搭包兒。行者又叫：“列位仔細！”太子並眾等不知“仔細”之意。那怪滑的一聲把四大將與太子一搭包又裝將進去只是行者預先知覺走了那妖王得勝回寺又教取繩捆了送在地窖牢封固鎖不題。

這行者縱筋斗雲起在空中見那怪回兵閉門方才按下祥光立於西山坡上悵望悲啼道：“師父啊！我自從秉教入禪林感荷菩薩脫難深。保你西來求大道相同輔助上雷音。只言平坦羊腸路豈料崔巍怪物侵。百計千方難救你東求西告枉勞心！”大聖正當淒慘之時忽見那西南上一朵彩雲墜地滿山頭大雨繽紛有人叫道：“悟空認得我麼？”行者急走前看處那個人：大耳橫頤方面相肩查腹滿身軀胖。一腔春意喜盈盈兩眼秋波光蕩蕩。敞袖飄然福氣多芒鞋灑落精神壯。極樂場中第一尊南無彌勒笑和尚。行者見了連忙下拜道：“東來佛祖那裡去？弟子失回避了萬罪！萬罪！”佛祖道：“我此來專為這小雷音妖怪也。”行者道：“多蒙老爺盛德大恩。敢問那妖是那方怪物何處精魔不知他那搭包兒是件甚麼寶貝煩老爺指示指示。”佛祖道：“他是我面前司磬的一個黃眉童兒。

三月三日我因赴元始會去留他在宮看守他把我這幾件寶貝拐來假佛成精。那搭包兒是我的後天袋子俗名喚做人種袋。那條狼牙棒是個敲磬的槌兒。”行者聽說高叫一聲道：“好個笑和尚！你走了這童兒教他誑稱佛祖陷害老孫未免有個家法不謹之過！”彌勒道：“一則是我不謹走失人口二則是你師徒們魔障未完故此百靈下界應該受難。我今來與你收他去也。”行者道：“這妖精神通廣大你又無些兵器何以收之？”

彌勒笑道：“我在這山坡下設一草庵種一田瓜果在此你去與他索戰。交戰之時許敗不許勝引他到我這瓜田裡。我別的瓜都是生的你卻變做一個大熟瓜。他來定要瓜吃我卻將你與他吃。吃下肚中任你怎麼在內擺佈他那時等我取了他的搭包兒裝他回去。”行者道：“此計雖妙你卻怎麼認得變的熟瓜？他怎麼就肯跟我來此？”彌勒笑道：“我為治世之尊慧眼高明豈不認得你！憑你變作甚物我皆知之但恐那怪不肯跟來耳。我卻教你一個法術。”行者道：“他斷然是以搭包兒裝我怎肯跟來！有何法術可來也？”彌勒笑道：“你伸手來。”行者即舒左手遞將過去彌勒將右手食指蘸著口中神水在行者掌上寫了一個禁字教他捏著拳頭見妖精當面放手他就跟來。

行者揝拳欣然領教一隻手輪著鐵棒直至山門外高叫道：“妖魔你孫爺爺又來了！可快出來與你見個上下！”小妖又忙忙奔告妖王問道：“他又領多少兵來叫戰？”小妖道：“別無甚兵止他一個。”妖王笑道：“那猴兒計窮力竭無處求人斷然是送命來也。”隨又結束整齊帶了寶貝舉著那輕軟狼牙棒走出站來叫道：“孫悟空今番掙挫不得了！”行者罵道：“潑怪物！我怎麼掙挫不得？”妖王道：“我見你計窮力竭無處求人獨自個強來支持如今拿住再沒個甚麼神兵救拔此所以說你掙挫不得也。”行者道：“這怪不知死活！莫說嘴！吃吾一棒！”那妖王見他一隻手輪棒忍不住笑道：“這猴兒你看他弄巧！怎麼一隻手使棒支吾？”行者道：“兒子！你禁不得我兩隻手打！若是不使搭包子再著三五個也打不過老孫這一隻手！”妖王聞言道：“也罷！也罷！我如今不使寶貝只與你實打比個雌雄。”即舉狼牙棒上前來鬥。孫行者迎著面把拳頭一放雙手輪棒。那妖精著了禁不思退步果然不弄搭包只顧使棒來趕。行者虛幌一下敗陣就走那妖精直趕到西山坡下。

行者見有瓜田打個滾鑽入裡面即變做一個大熟瓜又熟又甜。那妖精停身四望不知行者那方去了他卻趕至庵邊叫道：

“瓜是誰人種的？”彌勒變作一個種瓜叟出草庵答道：“大王瓜是小人種的。”妖王道：“可有熟瓜麼？”彌勒道：“有熟的。”妖王叫：“摘個熟的來我解渴。”彌勒即把行者變的那瓜雙手遞與妖王。妖王更不察情到此接過手張口便啃。那行者乘此機會一轂轆鑽入咽喉之下等不得好歹就弄手腳抓腸蒯腹翻根頭豎蜻蜓任他在裡面擺佈。那妖精疼得偓牙倧嘴眼淚汪汪把一塊種瓜之地滾得似個打麥之場口中只叫：“罷了！

罷了！誰人救我一救！”彌勒卻現了本象嘻嘻笑叫道：“孽畜！

認得我麼？”那妖抬頭看見慌忙跪倒在地雙手揉著肚子磕頭撞腦只叫：“主人公！饒我命罷！饒我命罷！再不敢了！”彌勒上前一把揪住解了他的後天袋兒奪了他的敲磬槌兒叫：

“孫悟空看我面上饒他命罷。”行者十分恨苦卻又左一拳右一腳在裡面亂掏亂搗。那怪萬分疼痛難忍倒在地下。彌勒又道：“悟空他也彀了你饒他罷。”行者才叫：“你張大口等老孫出來。”那怪雖是肚腹絞痛還未傷心。俗語雲人未傷心不得死花殘葉落是根枯。他聽見叫張口即便忍著疼把口大張。行者方才跳出現了本象急掣棒還要打時早被佛祖把妖精裝在袋裡斜跨在腰間手執著磬槌罵道：“孽畜！金鐃偷了那裡去了？”那怪卻只要憐生在後天袋內哼哼噴噴的道：

“金鐃是孫悟空打破了。”佛祖道：“鐃破還我金來。”那怪道：

“碎金堆在殿蓮臺上哩。”那佛祖提著袋子執著磬槌嘻嘻笑叫道：“悟空我和你去尋金還我。”行者見此法力怎敢違誤只得引佛上山回至寺內收取金碴。只見那山門緊閉佛祖使槌一指門開入裡看時那些小妖已得知老妖被擒各自收拾囊底都要逃生四散。被行者見一個打一個；見兩個打兩個把五七百個小妖盡皆打死各現原身都是些山精樹怪獸孽禽魔。佛祖將金收攢一處吹口仙氣念聲咒語即時返本還原複得金鐃一副別了行者駕祥雲徑轉極樂世界。

這大聖卻才解下唐僧、八戒、沙僧。那呆子吊了幾日餓得慌了且不謝大聖卻就蝦著腰跑到廚房尋飯吃。原來那怪正安排了午飯因行者索戰還未得吃。這呆子看見即吃了半鍋卻拿出兩缽頭叫師父、師弟們各吃了兩碗然後才謝了行者。問及妖怪原由行者把先請祖師龜、蛇後請大聖借太子並彌勒收降之事細陳了一遍。三藏聞言謝之不盡頂禮了諸天道：“徒弟這些神聖困於何所？”行者道：“昨日日值功曹對老孫說都在地窖之內。”叫：“八戒我與你去解脫他等。”

那呆子得食力壯抖擻精神尋著他的釘鈀即同大聖到後面打開地窖將眾等解了繩請出珍樓之下。三藏披了袈裟朝上一一拜謝。這大聖才送五龍二將回武當送小張太子與四將回蠙城後送二十八宿歸天府放揭諦伽藍各回境。

師徒們卻寬住了半日喂飽了白馬收拾行囊至次早登程。臨行時放上一把火將那些珍樓、寶座、高閣、講堂俱盡燒為灰燼。這裡才無掛無牽逃難去消災消障脫身行。畢竟不知幾時才到大雷音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拯救駝羅禪性穩 脫離穢汙道心清

話說三藏四眾躲離了小西天欣然上路。行經個月程途正是春深花放之時見了幾處園林皆綠暗一番風雨又黃昏。

三藏勒馬道：“徒弟啊天色晚矣往那條路上求宿去？”行者笑道：“師父放心若是沒有借宿處我三人都有些本事叫八戒砍草沙和尚扳松老孫會做木匠就在這路上搭個蓬庵好道也住得年把你忙怎的！”八戒道：“哥呀這個所在豈是住場！

滿山多虎豹狼蟲遍地有魑魅魍魎。白日裡尚且難行黑夜裡怎生敢宿？”行者道：“呆子！越不長進了！不是老孫海口只這條棒子揝在手裡就是塌下天來也撐得住！”

師徒們正然講論忽見一座山莊不遠。行者道：“好了！有宿處了！”長老問：“在何處？”行者指道：“那樹叢裡不是個人家？我們去借宿一宵明早走路。”長老欣然促馬至莊門外下馬。只見那柴扉緊閉長老敲門道：“開門開門。”裡面有一老者手拖藜杖足踏蒲鞋頭頂烏巾身穿素服開了門便問：

“是甚人在此大呼小叫？”三藏合掌當胸躬身施禮道：“老施主貧僧乃東土差往西天取經者。適到貴地天晚特造尊府假宿一宵萬望方便方便。”老者道：“和尚你要西行卻是去不得啊。此處乃小西天若到大西天路途甚遠。且休道前去艱難只這個地方已此難過。”三藏問：“怎麼難過？”老者用手指道：“我這莊村西去三十餘裡有一條稀柿衕山名七絕。”三藏道：“何為七絕？”老者道：“這山徑過有八百里滿山盡是柿果。

古雲柿樹有七絕：一益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枝葉肥大故名七絕山。我這敝處地闊人稀那深山亙古無人走到。每年家熟爛柿子落在路上將一條夾石胡同盡皆填滿；又被雨露雪霜經黴過夏作成一路污穢。這方人家俗呼為稀屎衕。但刮西風有一股穢氣就是淘東圊也不似這般惡臭。如今正值春深東南風大作所以還不聞見也。”三藏心中煩悶不言。行者忍不住高叫道：“你這老兒甚不通便！我等遠來投宿你就說出這許多話來唬人！十分你家窄逼沒處睡我等在此樹下蹲一蹲也就過了此宵何故這般絮聒？”那老者見了他相貌醜陋便也擰住口驚嘬嘬的硬著膽喝了一聲用藜杖指定道：“你這廝骨撾臉磕額頭塌鼻子凹頡腮毛眼毛睛癆病鬼不知高低尖著個嘴敢來衝撞我老人家！”行者陪笑道：“老官兒你原來有眼無珠不識我這癆病鬼哩！相法雲形容古怪石中有美玉之藏。你若以言貌取人乾淨差了我雖醜便醜卻倒有些手段。”老者道：“你是那方人氏？姓甚名誰？有何手段？”行者笑道：“我祖居東勝大神洲花果山前自幼修。身拜靈台方寸祖學成武藝甚全周。也能攪海降龍母善會擔山趕日頭；縛怪擒魔稱第一移星換鬥鬼神愁。

偷天轉地英名大我是變化無窮美石猴！”老者聞言回嗔作喜躬著身便教：請入寒舍安置。遂此四眾牽馬挑擔一齊進去只見那荊針棘刺鋪設兩邊；二層門是磚石壘的牆壁又是荊棘苫蓋入裡才是三間瓦房。老者便扯椅安坐待茶又叫辦飯。少頃移過桌子擺著許多麵筋、豆腐、芋苗、蘿白、辣芥、蔓菁、香稻米飯、醋燒葵湯師徒們盡飽一餐。吃畢八戒扯過行者背雲：“師兄這老兒始初不肯留宿今返設此盛齋何也？”

行者道：“這個能值多少錢！到明日還要他十果十菜的送我們哩！”八戒道：“不羞！憑你那幾句大話哄他一頓飯吃了明日卻要跑路他又管待送你怎的？”行者道：“不要忙我自有個處治。”

不多時漸漸黃昏老者又叫掌燈。行者躬身問道：“公公高姓？”老者道：“姓李。”行者道：“貴地想就是李家莊？”老者道：“不是這裡喚做駝羅莊共有五百多人家居住。別姓俱多惟我姓李。”行者道：“李施主府上有何善意賜我等盛齋？”那老者起身道：“才聞得你說會拿妖怪我這裡卻有個妖怪累你替我們拿拿自有重謝。”行者就朝上唱個喏道：“承照顧了！”

八戒道：“你看他惹禍！聽見說拿妖怪就是他外公也不這般親熱預先就唱個喏！”行者道：“賢弟你不知我唱個喏就是下了個定錢他再不去請別人了。”三藏聞言道：“這猴兒凡事便要自專倘或那妖精神通廣大你拿他不住可不是我出家人打誑語麼？”行者笑道：“師父莫怪等我再問了看。”那老者道：

“還問甚？”行者道：“你這貴處地勢清平又許多人家居住更不是偏僻之方有甚麼妖精敢上你這高門大戶？”老者道：“實不瞞你說我這裡久矣康寧。只這三年六月間忽然一陣風起那時人家甚忙打麥的在場上插秧的在田裡俱著了慌只說是天變了。誰知風過處有個妖精將人家牧放的牛馬吃了豬羊吃了見雞鵝囫圇咽遇男女夾活吞。自從那次這二年常來傷害。長老啊你若有手段拿了他掃淨此土我等決然重謝不敢輕慢。”行者道：“這個卻是難拿。”八戒道：“真是難拿難拿！我們乃行腳僧借宿一宵明日走路拿甚麼妖精！”老者道：“你原來是騙飯吃的和尚！初見時誇口弄舌說會換鬥移星降妖縛怪及說起此事就推卻難拿！”行者道：“老兒妖精好拿。只是你這方人家不齊心所以難拿。”老者道：“怎見得人心不齊？”行者道：“妖精攪擾了三年也不知傷害了多少生靈。

我想著每家只出銀一兩五百家可湊五百兩銀子不拘到那裡也尋一個法官把妖拿了卻怎麼就甘受他三年磨折？”老者道：“若論說使錢好道也羞殺人！我們那家不花費三五兩銀子！前年音訪著山南裡有個和尚請他到此拿妖未曾得勝。”

行者道：“那和尚怎的拿來？”老者道：“那個僧伽披領袈裟。先談《孔雀》後念《法華》。香焚爐內手把鈴拿。正然念處驚動妖邪。風生雲起徑至莊家。僧和怪鬥其實堪誇：一遞一拳搗一遞一把抓。和尚還相應相應沒頭。須臾妖怪勝徑直返煙霞原來曬乾疤。我等近前看光頭打的似個爛西瓜！”行者笑道：“這等說吃了虧也。”老者道：“他只拚得一命還是我們吃虧：與他買棺木殯葬又把些銀子與他徒弟。那徒弟心還不歇至今還要告狀不得乾淨！”行者道：“再可曾請甚麼人拿他？”老者道：“舊年又請了一個道士。”行者道：“那道士怎麼拿他？”老者道：“那道士：頭戴金冠身穿法衣。權杖敲響符水

施為。驅神使將拘到妖魑。狂風滾滾黑霧迷迷。即與道士兩個相持。鬥到天晚怪返雲霓。乾坤清朗朗我等眾人齊。出來尋道士渰死在山溪。撈得上來大家看卻如一個落湯雞！”

行者笑道：“這等說也吃虧了。”老者道：“他也只捨得一命我們又使彀悶數錢糧。”行者道：“不打緊不打緊等我替你拿他來。”老者道：“你若果有手段拿得他我請幾個本莊長者與你寫個文書。若得勝憑你要多少銀子相謝半分不少；如若有虧切莫和我等放賴各聽天命。”行者笑道：“這老兒被人賴怕了。我等不是那樣人快請長者去。”

那老者滿心歡喜即命家僮請幾個左鄰右舍表弟姨兄親家朋友共有**位老者都來相見。會了唐僧言及拿妖一事無不欣然。眾老問：“是那一位高徒去拿？”行者叉手道：“是我小和尚。”眾老悚然道：“不濟！不濟！那妖精神通廣大身體狼犺。你這個長老瘦瘦小小還不彀他填牙齒縫哩！”行者笑道：“老官兒你估不出人來。我小自小結實都是吃了磨刀水的秀氣在內哩！”眾老見說只得依從道：“長老拿住妖精你要多少謝禮？”行者道：“何必說要甚麼謝禮！俗語雲說金子幌眼說銀子傻白說銅錢腥氣！我等乃積德的和尚決不要錢。”

眾老道：“既如此說都是受戒的高僧。既不要錢豈有空勞之理！我等各家俱以魚田為活若果降了妖孽淨了地方我等每家送你兩畝良田共湊一千畝坐落一處你師徒們在上起蓋寺院打坐參禪強似方上雲遊。”行者又笑道：“越不停當！但說要了田就要養馬當差納糧辦草黃昏不得睡五鼓不得眠好倒弄殺人也！”眾老道：“諸般不要卻將何謝？”行者道：

“我出家人但只是一茶一飯便是謝了。”眾老喜道：“這個容易但不知你怎麼拿他。”行者道：“他但來我就拿住他。”眾老道：“那怪大著哩！上拄天下拄地；來時風去時霧你卻怎生近得他？”行者笑道：“若論呼風駕霧的妖精我把他當孫子罷了；若說身體長大有那手段打他！”

正講處只聽得呼呼風響慌得那**個老者戰戰兢兢道：“這和尚鹽醬口！說妖精妖精就來了！”那老李開了腰門把幾個親戚連唐僧都叫：“進來！進來！妖怪來了！”唬得那八戒也要進去沙僧也要進去。行者兩隻手扯住兩個道：“你們忒不循理！出家人怎麼不分內外！站住！不要走！跟我去天井裡看看是個甚麼妖精。”八戒道：“哥啊他們都是經過帳的風響便是妖來。他都去躲我們又不與他有親又不相識又不是交契故人看他做甚？”原來行者力量大不容說一把拉在天井裡站下。那陣風越大了好風：倒樹摧林狼虎憂播江攪海鬼神愁。掀翻華岳三峰石提起乾坤四部洲。村舍人家皆閉戶滿莊兒女盡藏頭。黑雲漠漠

遮星漢燈火無光遍地幽。慌得那八戒戰戰兢兢伏之於地把嘴拱開土埋在地下卻如釘了釘一般。沙僧蒙著頭臉眼也難睜。

行者聞風認怪一霎時風頭過處只見那半空中隱隱的兩盞燈來即低頭叫道："兄弟們！風過了起來看！"那呆子扯出嘴來抖抖灰土仰著臉朝天一望見有兩盞燈光忽失聲笑道："好耍子！好耍子！原來是個有行止的妖精！該和他做朋友！"沙僧道："這般黑夜又不曾覿面相逢怎麼就知好歹？"八戒道："古人雲夜行以燭無燭則止。你看他打一對燈籠引路必定是個好的。"沙僧道："你錯看了那不是一對燈籠是妖精的兩隻眼亮。"這呆子就唬矮了三寸道："爺爺呀！眼有這般大啊不知口有多少大哩！"行者道："賢弟莫怕。你兩個護持著師父待老孫上去討他個口氣看他是甚妖精。"八戒道："哥哥不要供出我們來。"好行者縱身打個呼哨跳到空中執鐵棒厲聲高叫道："慢來！慢來！有吾在此！"那怪見了挺住身軀將一根長槍亂舞。行者執了棍勢問道："你是那方妖怪？何處精靈？"那怪更不答應只是舞槍。行者又問又不答只是舞槍。

行者暗笑道："好是耳聾口啞！不要走！看棍！"那怪更不怕亂舞槍遮攔。在那半空中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鬥到三更時分未見勝敗。八戒沙僧在李家天井裡看得明白原來那怪只是舞槍遮架更無半分兒攻殺行者一條棒不離那怪的頭上。八戒笑道："沙僧你在這裡護持讓老豬去幫打幫打莫教那猴子獨幹這功領頭一鐘酒。"好呆子就跳起雲頭趕上就築那怪物又使一條槍抵住。兩條槍就如飛蛇掣電。八戒誇獎道："這妖精好槍法！不是山后槍乃是纏絲槍也不是馬家槍卻叫做個軟柄槍！"行者道："呆子莫胡談！那裡有個甚麼軟柄槍！"八戒道："你看他使出槍尖來架住我們不見槍柄不知收在何處。"行者道："或者是個軟柄槍。但這怪物還不會說話想是還未歸人道陰氣還重只怕天明時陽氣勝他必要走。但走時一定趕上不可放他。"八戒道："正是！正是！"

又鬥多時不覺東方白那怪不敢戀戰回頭就走。行者與八戒一齊趕來忽聞得污穢之氣旭人乃是七絕山稀柿衕也。八戒道："是那家淘毛廁哩！哏！臭氣難聞！"行者侮著鼻子只叫："快快趕妖精！快快趕妖精！"那怪物攛過山去現了本象乃是一條紅鱗大蟒。你看他：眼射曉星鼻噴朝霧。密密牙排鋼劍彎彎爪曲金鉤。頭戴一條肉角好便似千千塊瑪瑙攢成；身披一派紅鱗卻就如萬萬片胭脂砌就。盤地只疑為錦被飛空錯認作虹霓。歇臥處有腥氣沖天行動時有赤雲罩體。大不大兩邊人不見東西；長不長一座山跨占南北。八戒道："原來是這般一個長蛇！若要吃人啊一頓也得五百個還不飽足！"行者道："那軟柄槍乃是兩條信莽。我們趕他軟了從後打出去！"這八戒縱身趕上將鈀便築。那怪物一頭鑽進窟裡還有七八尺長尾巴丟在外邊。八戒放下鈀一把撾住道："著手！

著手！"盡力氣往外亂扯莫想扯得動一毫。行者笑道："呆子！

放他進去自有處置不要這等倒扯蛇。”八戒真個撒了手那怪縮進去了。八戒怨道：“才不放手時半截子已是我們的了！

是這般縮了卻怎麼得他出來？這不是叫做沒蛇弄了？”行者道：“這廝身體狼犺窟穴窄小斷然轉身不得一定是個照直攛的定有個後門出頭。你快去後門外攔住等我在前門外打。”那呆子真個一溜煙跑過山去果見有個孔窟他就紮定腳。還不曾站穩不期行者在前門外使棍子往裡一搗那怪物護疼徑往後門攛出。八戒未曾防備被他一尾巴打了一跌莫能掙挫得起睡在地下忍疼。行者見窟中無物搴著棍穿進去叫趕妖怪。那八戒聽得吆喝自己害羞忍著疼爬起來使鈀亂撲。行者見了笑道：“妖怪走了你還撲甚的了？”八戒道：“老豬在此打草驚蛇哩！”行者道：“活呆子！快趕上！”

二人趕過澗去見那怪盤做一團豎起頭來張開巨口要吞八戒八戒慌得往後便退。這行者反迎上前被他一口吞之。

八戒捶胸跌腳大叫道：“哥耶！傾了你也！”行者在妖精肚裡支著鐵棒道：“八戒莫愁我叫他搭個橋兒你看！”那怪物躬起腰來就似一道路東虹八戒道：“雖是象橋只是沒人敢走。”行者道：“我再叫他變做個船兒你看！”在肚裡將鐵棒撐著肚皮。

那怪物肚皮貼地翹起頭來就似一隻贛保船八戒道：“雖是象船隻是沒有桅篷不好使風。”行者道：“你讓開路等我叫他使個風你看。”又在裡面盡著力把鐵棒從脊背上一搠將出去約有五七丈長就似一根桅杆。那廝忍疼掙命往前一攛比使風更快攛回舊路下了山有二十餘裡卻才倒在塵埃動盪不得嗚呼喪矣。八戒隨後趕上來又舉鈀亂築。行者把那物穿了一個大洞鑽將出來道：“呆子！他死也死了你還築他怎的？”八戒道：“哥啊你不知我老豬一生好打死蛇？”遂此收了兵器抓著尾巴倒拉將來。

卻說那駝羅莊上李老兒與眾等對唐僧道：“你那兩個徒弟一夜不回斷然傾了命也。”三藏道：“決不妨事我們出去看看。”須臾間只見行者與八戒拖著一條大蟒吆吆喝喝前來眾人卻才歡喜。滿莊上老幼男女都來跪拜道：“爺爺！正是這個妖精在此傷人！今幸老爺施法斬怪除邪我輩庶各得安生也！”眾家都是感激東請西邀各各酬謝。師徒們被留住五七日苦辭無奈方肯放行。又各家見他不要錢物都辦些乾糧果品騎騾壓馬花紅彩旗盡來餞行。此處五百人家到有七八百人相送。

一路上喜喜歡歡不時到了七絕山稀柿同口。三藏聞得那般惡穢又見路道填

塞道：“悟空似此怎生度得？”行者侮著鼻子道：“這個卻難也。”三藏見行者說難便就眼中垂淚。李老兒與眾上前道：“老爺勿得心焦。我等送到此處都已約定意思了。令高徒與我們降了妖精除了一莊禍害我們各辦虔心另開一條好路送老爺過去。”行者笑道：“你這老兒俱言之欠當。你初然說這山徑過有八百里你等又不是大禹的神兵那裡會開山鑿路！若要我師父過去還得我們著力你們都成不得。”三藏下馬道：“悟空怎生著力麼！”行者笑道：“眼下就要過山卻也是難若說再開條路卻又難也。須是還從舊胡同過去只恐無人管飯。”李老兒道：“長老說那裡話！憑你四位耽擱多少時我等俱養得起怎麼說無人管飯！”行者道：“既如此你們去辦得兩石米的乾飯再做些蒸餅饃饃來等我那長嘴和尚吃飽了變了大豬拱開舊路我師父騎在馬上我等扶持著管情過去了。”八戒聞言道：“哥哥你們都要圖個乾淨怎麼獨教老豬出臭？”三藏道：“悟能你果有本事拱開胡同領我過山注你這場頭功。”八戒笑道：“師父在上列位施主們都在此休笑話我老豬本來有三十六般變化若說變輕巧華麗飛騰之物委實不能；若說變山變樹變石塊變土墩變賴象、科豬、水牛、駱駝真個全會。只是身體變得大肚腸越大須是吃得飽了才好幹事。”眾人道：“有東西！有東西！我們都帶得有乾糧果品燒餅餚餼在此。原要開山相送的且都拿出來憑你受用。待變化了行動之時我們再著人回去做飯送來。”八戒滿心歡喜脫了皂直裰丟了九齒鈀對眾道：“休笑話看老豬幹這場臭功。”好呆子撚著訣搖身一變果然變做一個大豬真個是嘴長毛短半脂膘自幼山中食藥苗。黑面環睛如日月圓頭大耳似芭蕉。修成堅骨同天壽煉就粗皮比鐵牢。齆齆鼻音呱詁叫喳喳喉響噴喁哮。白蹄四隻高千尺劍鬣長身百丈饒。從見人間肥豕彘未觀今日老豬魈。唐僧等眾齊稱讚羨美天蓬法力高。孫行者見八戒變得如此即命那些相送人等快將乾糧等物推攢一處叫八戒受用。那呆子不分生熟一澇食之卻上前拱路。行者叫沙僧脫了腳好生挑擔請師父穩坐雕鞍他也脫了靴鞋吩咐眾人回去：“若有情快早送些飯來與我師弟接力。”那些人有七八百相送隨行多一半有騾馬的飛星回莊做飯；還有三百人步行的立於山下遙望他行。原來此莊至山有三十餘裡待回取飯來又三十餘裡往回耽擱約有百里之遙他師徒們已此去得遠了。眾人不舍催趲騾馬進胡同連夜趕至次日方才趕上叫道：“取經的老爺慢行慢行！我等送飯來也！”長老聞言謝之不盡道：“真是善信之人！”叫八戒住了再吃些飯食壯神。那呆子拱了兩日正在饑餓之際那許多人何止有七八石飯食他也不論米飯、面飯收積來一澇用之飽餐一頓卻又上前拱路。三藏與行者、沙僧謝了眾人分手兩別。正是：駝羅莊客回家去八戒開山過同來。

三藏心誠神力擁悟空法顯怪魔衰。千年稀柿今朝淨七絕胡同此日開。六欲塵情皆剪絕平安無阻拜蓮台。這一去不知還有多少路程還遇甚麼妖怪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朱紫國唐僧論前世 孫行者施為三折肱

善正萬緣收名譽傳揚四部洲。智慧光明登彼岸颼颼靉靉雲生天際頭。諸佛共相酬永住瑤台萬萬秋。打破人間蝴蝶夢休休滌淨塵氛不惹愁。話表三藏師徒洗污穢之胡同上逍遙之道路光陰迅又值炎天正是：海榴舒錦彈荷葉綻青盤。兩路綠楊藏乳燕行人避暑扇搖絝。進前行處忽見有一城池相近。三藏勒馬叫：“徒弟們你看那是甚麼去處？”行者道：“師父原來不識字虧你怎麼領唐王旨意離朝也！”三藏道：

“我自幼為僧千經萬典皆通怎麼說我不識字？”行者道：“既識字怎麼那城頭上杏黃旗明書三個大字就不認得卻問是甚去處何也？”三藏喝道：“這潑猴胡說！那旗被風吹得亂擺縱有字也看不明白！”行者道：“老孫偏怎看見？”八戒沙僧道：“師父莫聽師兄搗鬼。這般遙望城池尚不明白如何就見是甚字型大小？”行者道：“卻不是朱紫國三字？”三藏道：“朱紫國必是西邦王位卻要倒換關文。”行者道：“不消講了。”

不多時至城門下馬過橋入進三層門裡真個好個皇州！

但見：門樓高聳垛迭齊排。周圍活水通流南北高山相對。六街三市貨資多萬戶千家生意盛。果然是個帝王都會處天府大京城。絕域梯航至遐方玉帛盈。形勝連山遠宮垣接漢清。

三關嚴鎖鑰萬古樂升平。師徒們在那大街市上行時但見人物軒昂衣冠齊整言語清朗真不亞大唐世界。那兩邊做買做賣的忽見豬八戒相貌醜陋沙和尚面黑身長孫行者臉毛額廓丟了買賣都來爭看。三藏只叫：“不要撞禍！低著頭走！”

八戒遵依把個蓮蓬嘴揣在懷裡沙僧不敢仰視惟行者東張西望緊隨唐僧左右。那些人有知事的看看兒就回去了。有那遊手好閒的並那頑童們烘烘笑笑都上前拋瓦丟磚與八戒作戲。唐僧捏著一把汗只教：“莫要生事！”那呆子不敢抬頭。

不多時轉過隅頭忽見一座門牆上有會同館三字。唐僧道：“徒弟我們進這衙門去也。”行者道：“進去怎的？”唐僧道：

“會同館乃天下通會通同之所我們也打攪得且到裡面歇下。

待我見駕倒換了關文再趕出城走路。”八戒聞言掣出嘴來把那些隨看的人唬倒了數十個他上前道：“師父說的是我們且到裡邊藏下免得這夥鳥人吵

嚷。”遂進館去那些人方漸漸而退。

卻說那館中有兩個館使乃是一正一副都在廳上查點人夫要往那裡接官忽見唐僧來到個個心驚齊道：“是甚麼人？是甚麼人？往那裡走？”三藏合掌道：“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寶方不敢私過有關文欲倒驗放行權借高衙暫歇。”那兩個館使聽言摒退左右一個個整冠束帶下廳迎上相見即命打掃客房安歇教辦清素支應三藏謝了。二官帶領人夫出廳而去。手下人請老爺客房安歇三藏便走行者恨道：“這廝憊懶！怎麼不讓老孫在正廳？”三藏道：“他這裡不服我大唐管屬又不與我國相連況不時又有上司過客往來所以不好留此相待。”行者道：“這等說我偏要他相待！”正說處有管事的送支應來乃是一盤白米、一盤白麵、兩把青菜、四塊豆腐、兩個麵筋、一盤幹筍、一盤木耳。三藏教徒弟收了謝了管事的管事的道：“西房裡有乾淨鍋灶柴火方便請自去做飯。”三藏道：“我問你一聲國王可在殿上麼？”

管事的道：“我萬歲爺爺久不上朝今日乃黃道良辰正與文武多官議出黃榜。你若要倒換關文趁此急去還趕上。到明日就不能彀了不知還有多少時伺候哩。”三藏道：“悟空你們在此安排齋飯等我急急去驗了關文回來吃了走路。”八戒急取出袈裟關文。三藏整束了進朝只是吩咐徒弟們切不可出外去生事。

不一時已到五鳳樓前說不盡那殿閣崢嶸樓臺壯麗。直至端門外煩奏事官轉達天廷欲倒驗關文。那黃門官果至玉階前啟奏道：“朝門外有東土大唐欽差一員僧前往西天雷音寺拜佛求經欲倒換通關文牒聽宣。”國王聞言喜道：“寡人久病不曾登基今上殿出榜招醫就有高僧來國！”即傳旨宣至階下三藏即禮拜俯伏。國王又宣上金殿賜坐命光祿寺辦齋三藏謝了恩將關文獻上。國王看畢十分歡喜道：“法師你那大唐幾朝君正？幾輩臣賢？至於唐王因甚作疾回生著你遠涉山川求經？”這長老因問即欠身合掌道：“貧僧那裡三皇治世五帝分倫。堯舜正位禹湯安民。成周子眾各立乾坤。倚強欺弱分國稱君。邦君十八分野邊塵。後成十二宇宙安淳。

因無車馬卻又相吞。七雄爭勝六國歸秦。天生魯沛各懷不仁。江山屬漢約法欽遵。漢歸司馬晉又紛紜。南北十二宋齊梁陳。列祖相繼大隋紹真。賞花無道塗炭多民。我王李氏國號唐君。高祖晏駕當今世民。河清海晏大德寬仁。茲因長安城北有個怪水龍神刻減甘雨應該損身。夜間托夢告王救迍。王言准赦早召賢臣。款留殿內慢把棋輪。時當日午那賢臣夢斬龍身。”國王聞言忽作呻吟之聲問道：“法師那賢臣是那邦來者？”三藏道：“就是我王駕前丞相姓魏名徵。他識天文知地理辨陰陽乃安邦立國之大宰輔也。因他夢斬了涇河龍王那龍王告到陰司說我王許救又殺之故我王遂得促病漸覺身危。魏徵又寫書一封與我

王帶至冥司寄與酆都城判官崔玨。少時唐王身死至三日複得回生。虧了魏徵感崔判官改了文書加王二十年壽。今要做水 6 大會故遣貧僧遠涉道途詢求諸國拜佛祖取大乘經三藏度孽苦升天也。”那國王又呻吟歎道：“誠乃是天朝大國君正臣賢！似我寡人久病多時並無一臣拯救。”長老聽說偷睛觀看見那皇帝面黃肌瘦形脫神衰。長老正欲啟問有光祿寺官奏請唐僧奉齋。王傳旨教：“在披香殿連朕之膳擺下與法師同享。”

三藏謝了恩與王同進膳進齋不題。

卻說行者在會同館中著沙僧安排茶飯並整治素菜。沙僧道：“茶飯易煮蔬菜不好安排。”行者問道：“如何？”沙僧道：

“油鹽醬醋俱無也。”行者道：“我這裡有幾文襯錢教八戒上街買去。”那呆子躲懶道：“我不敢去嘴臉欠俊恐惹下禍來師父怪我。”行者道：“公平交易又不化他又不搶他何禍之有！”八戒道：“你才不曾看見獐智？在這門前扯出嘴來把人唬倒了十來個；若到鬧市叢中也不知唬殺多少人是！”行者道：

“你只知鬧市叢中你可曾看見那市上賣的是甚麼東西？”八戒道：“師父只教我低著頭莫撞禍實是不曾看見。”行者道：“酒店、米鋪、磨坊並綾羅雜貨不消說著然又好茶房、面店大燒餅、大饃饃飯店又有好湯飯好椒料、好蔬菜與那異品的糖糕、蒸酥、點心、卷子、油食、蜜食無數好東西我去買些兒請你如何？”那呆子聞說口內流涎喉嚨裡咽咽的咽唾跳起來道：“哥哥！這遭我擾你待下次趲錢我也請你回席。”行者暗笑道：“沙僧好生煮飯等我們去買調和來。”沙僧也知是要呆子只得順口應承道：“你們去須是多買些吃飽了來。”那呆子撈個碗盞拿了就跟行者出門。有兩個在官人問道：“長老那裡去？”行者道：“買調和。”那人道：“這條街往西去轉過拐角鼓樓那鄭家雜貨店憑你買多少油鹽醬醋、薑椒茶葉俱全。”

他二人攜手相攙徑上街西而去。行者過了幾處茶房幾家飯店當買的不買當吃的不吃。八戒叫道：“師兄這裡將就買些用罷。”那行者原是要他那裡肯買道：“賢弟你好不經紀！再走走揀大的買吃。”兩個人說說話兒又領了許多人跟隨爭看。不時到了鼓樓邊只見那樓下無數人喧嚷擠擠挨挨填街塞路。八戒見了道：“哥哥我不去了那裡人嚷得緊只怕是拿和尚的。又況是面生可疑之人拿了去怎的了？”行者道：“胡談！和尚又不犯法拿我怎的？我們走過去到鄭家店買些調和來。”八戒道：“罷罷罷！我不撞禍。這一擠到人叢裡把耳朵躧了兩躧唬得他跌跌爬爬跌死幾個我倒償命哩！”行者道：“既然如此你在這壁根下站定等我過去買了回來與你買素面燒餅吃罷。”那呆子將碗盞遞與行者把嘴拄著牆根背著臉死也不動。這行者走至樓邊果然擠塞直挨入人叢裡聽時原來是

那皇榜張掛樓下故多人爭看。行者擠到近處閃開火眼金睛仔細看時那榜上卻雲：“朕西牛賀洲朱紫國王自立業以來四方平服百姓清安。近因國事不祥沉屙伏枕淹延日久難痊。本國太醫院屢選良方未能調治。今出此榜文普招天下賢士。不拘北往東來中華外國若有精醫藥者請登寶殿療理朕躬。稍得病癒願將社稷平分決不虛示。為此出給張掛須至榜者。”覽畢滿心歡喜道：“古人雲行動有三分財氣。早是不在館中呆坐。即此不必買甚調和且把取經事寧耐一日等老孫做個醫生耍耍。”好大聖彎倒腰丟了碗盞拈一撮土往上灑去念聲咒語使個隱身法輕輕的上前揭了榜又朝著巽地上吸口仙氣吹來那陣旋風起處他卻回身徑到八戒站處只見那呆子嘴拄著牆根卻是睡著了一般。行者更不驚他將榜文折了輕輕揣在他懷裡拽轉步先往會同館去了不題。

卻說那樓下眾人見風起時各各蒙頭閉眼。不覺風過時沒了皇榜眾皆悚懼。那榜原有十二個太監十二個校尉早朝領出才掛不上三個時辰被風吹去戰兢兢左右追尋忽見豬八戒懷中露出個紙邊兒來眾人近前道：“你揭了榜來耶？”那呆子猛抬頭把嘴一噘唬得那幾個校尉踉踉蹌蹌跌倒在地。

他卻轉身要走又被面前幾個膽大的扯住道：“你揭了招醫的皇榜還不進朝醫治我萬歲去卻待何往？”那呆子慌慌張張道：“你兒子便揭了皇榜！你孫子便會醫治！”校尉道：“你懷中揣的是甚？”呆子卻才低頭看時真個有一張字紙展開一看咬著牙罵道：“那猢猻害殺我也！”恨一聲便要扯破早被眾人架住道：“你是死了！此乃當今國王出的榜文誰敢扯壞？你既揭在懷中必有醫國之手快同我去！”八戒喝道：“汝等不知這榜不是我揭的是我師兄孫悟空揭的。他暗暗揣在我懷中他卻丟下我去了。若得此事明白我與你尋他去。”眾人道：“說甚麼亂話現鐘不打打鑄鐘？你現揭了榜文教我們尋誰！不管你！扯了去見主上！”那夥人不分清白將呆子推推扯扯。這呆子立定腳就如生了根一般十來個人也弄他不動。八戒道：

“汝等不知高低！再扯一會扯得我呆性子了你卻休怪！”

不多時鬧動了街人將他圍繞內有兩個年老的太監道：

“你這相貌稀奇聲音不對是那裡來的這般村強？”八戒道：

“我們是東土差往西天取經的我師父乃唐王禦弟法師卻才入朝倒換關文去了。我與師兄來此買辦調和我見樓下人多未曾敢去是我師兄教我在此等候。他原來見有榜文弄陣旋風揭了暗揣我懷內先去了。”那太監道：“我頭前見個白麵胖和尚徑奔朝門而去想就是你師父？”八戒道：“正是正是。”太監道：“你師兄往那裡去了？”八戒道：“我們一行四眾師父去倒換關文我三眾並行

囊馬匹俱歇在會同館。師兄弄了我他先回館中去了。”太監道：“校尉不要扯他我等同到館中便知端的。”八戒道：“你這兩個奶奶知事。”眾校尉道：“這和尚委不識貨！怎麼趕著公公叫起奶奶來耶？”八戒笑道：“不羞！你這反了陰陽的！他二位老媽媽兒不叫他做婆婆奶奶倒叫他做公公！”眾人道：“莫弄嘴！快尋你師兄去。”那街上人吵吵鬧鬧何止三五百共扛到館門。八戒道：“列位住了我師兄卻不比我任你們作戲他卻是個猛烈認真之士。汝等見了須要行個大禮叫他聲孫老爺他就招架了。不然啊他就變了嘴臉這事卻弄不成也。”眾太監校尉俱道：“你師兄果有手段醫好國王他也該有一半江山我等合該下拜。”

那些閒雜人都在門外喧嘩八戒領著一行太監校尉徑入館中只聽得行者與沙僧在客房裡正說那揭榜之事耍笑哩。八戒上前扯住亂嚷道：“你可成個人！哄我去買素面、燒餅、饃饃我吃原來都是空頭！又弄旋風揭了甚麼皇榜暗暗的揣在我懷裡拿我裝胖！這可成個弟兄！”行者笑道：“你這呆子想是錯了路走向別處去。我過鼓樓買了調和急回來尋你不見我先來了在那裡揭甚皇榜？”八戒道：“現在看榜的官員在此。”說不了只見那幾個太監校尉朝上禮拜道：孫老爺今日我王有緣天遣老爺下降是必大展經綸手微施三折肱治得我王病癒江山有分社稷平分也。”行者聞言正了聲色接了八戒的榜文對眾道：“你們想是看榜的官麼？”太監叩頭道：

“奴婢乃司禮監內臣這幾個是錦衣校尉。”行者道：“這招醫榜委是我揭的故遣我師弟引見。既然你主有病常言道藥不跟賣病不討醫。你去教那國王親來請我我有手到病除之功。”太監聞言無不驚駭校尉道：“口出大言必有度量。我等著一半在此啞請著一半入朝啟奏。”當分了四個太監六個校尉更不待宣召徑入朝當階奏道：“主公萬千之喜！”那國王正與三藏膳畢清談忽聞此奏問道：“喜自何來？”太監奏道：“奴婢等早領出招醫皇榜鼓樓下張掛有東土大唐遠來取經的一個聖僧孫長老揭了現在會同館內要王親自去請他他有手到病除之功故此特來啟奏。”國王聞言滿心歡喜就問唐僧道：“法師有幾位高徒？”三藏合掌答曰：“貧僧有三個頑徒。”國王問：“那一位高徒善醫？”三藏道：“實不瞞陛下說我那頑徒俱是山野庸才只會挑包背馬轉澗尋波帶領貧僧登山涉嶺或者到峻險之處可以伏魔擒怪捉虎降龍而已更無一個能知藥性者。”國王道：“法師何必太謙？朕當今日登殿幸遇法師來朝誠天緣也。高徒既不知醫他怎肯揭我榜文教寡人親迎？斷然有醫國之能也。”叫：“文武眾卿寡人身虛力怯不敢乘輦；汝等可替寡人俱到朝外敦請孫長老看朕之病。汝等見他切不可輕慢稱他做神僧孫長老皆以君臣之禮相見。”那眾臣領旨與看榜的太監、校尉徑至會同館排班參拜。唬得那八戒躲在廂房沙僧閃於壁下。那大聖看他坐在當中端然不動八戒暗地裡怨惡道：“這猢猻活活的折殺也！怎麼這許多官員禮拜更不還禮也不站將起來！”不多時禮拜畢分班啟奏道：“上告神僧孫長老我等

俱朱紫國王之臣今奉王旨敬以潔禮參請神僧入朝看病。”行者方才立起身來對眾道：“你王如何不來？”眾臣道：“我王身虛力怯不敢乘輦特令臣等行代君之禮拜請神僧也。”行者道：“既如此說列位請前行我當隨至。”眾臣各依品從作隊而走。行者整衣而起八戒道：“哥哥切莫攀出我們來。”行者道：“我不攀你只要你兩個與我收藥。”沙僧道：“收甚麼藥？”行者道：“凡有人送藥來與我照數收下待我回來取用。”二人領諾不題。

這行者即同多官頃間便到。眾臣先走奏知那國王高卷珠簾閃龍睛鳳目開金口禦言便問：“那一位是神僧孫長老？”

行者進前一步厲聲道：“老孫便是。”那國王聽得聲音兇狠又見相貌刁鑽唬得戰兢兢跌在龍床之上。慌得那女官內宦急扶入宮中道：“唬殺寡人也！”眾官都嗔怨行者道：“這和尚怎麼這等粗魯村疏！怎敢就擅揭榜！”行者聞言笑道：“列位錯怪了我也。若象這等慢人你國王之病就是一千年也不得好。”

眾臣道：“人生能有幾多陽壽？就一千年也還不好？”行者道：

“他如今是個病君死了是個病鬼再轉世也還是個病人卻不是一千年也還不好？”眾臣怒曰：“你這和尚甚不知禮！怎麼敢這等滿口胡柴！”行者笑道：“不是胡柴你都聽我道來：醫門理法至微玄大要心中有轉旋。望聞問切四般事缺一之時不備全：第一望他神氣色潤枯肥瘦起和眠；第二聞聲清與濁聽他真語及狂言；三問病原經幾日如何飲食怎生便；四才切脈明經絡浮沉表裡是何般。我不望聞並問切今生莫想得安然。”

那兩班文武叢中有太醫院官一聞此言對眾稱揚道：“這和尚也說得有理。就是神仙看病也須望聞問切謹合著神聖功巧也。”眾官依此言著近侍傳奏道：“長老要用望聞問切之理方可認病用藥。”那國王睡在龍床上聲聲喚道：“叫他去罷！寡人見不得生人面了！”近侍的出宮來道：“那和尚我王旨意教你去罷見不得生人面哩。”行者道：“若見不得生人面啊我會懸絲診脈。”眾官暗喜道：“懸絲診脈我等耳聞不曾眼見。再奏去來。”那近侍的又入宮奏道：“主公那孫長老不見主公之面他會懸絲診脈。”國王心中暗想道：“寡人病了三年未曾試此宣他進來。”近侍的即忙傳出道：“主公已許他懸絲診脈快宣孫長老進宮診視。”行者卻就上了寶殿唐僧迎著罵道：“你這潑猴害了我也！”行者笑道：“好師父我倒與你壯觀你返說我害你？”三藏喝道：“你跟我這幾年那曾見你醫好誰來！你連藥性也不知醫書也未讀怎麼大膽撞這個大禍！”行者笑道：

“師父你原來不曉得。我有幾個草頭方兒能治大病管情醫得他好便是。就是

醫死了也只問得個庸醫殺人罪名也不該死你怕怎的！不打緊不打緊你且坐下看我的脈理如何。”長老又道：“你那曾見《素問》、《難經》、《本草》、《脈訣》是甚般章句怎生注解就這等胡說散道會甚麼懸絲診脈！”行者笑道：

“我有金線在身你不曾見哩。”即伸手下去尾上拔了三根毫毛撚一把叫聲“變！”即變作三條絲線每條各長二丈四尺按二十四氣托於手內對唐僧道：“這不是我的金線？”近侍宦官在旁道：“長老且休講口請入宮中診視去來。”行者別了唐僧隨著近侍入宮看病。正是那：心有秘方能治國內藏妙訣注長生。畢竟這去不知看出甚麼病來用甚麼藥品。欲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間修藥物 君王筵上論妖邪

話表孫大聖同近侍宦官到于皇宮內院直至寢宮門外立定將三條金線與宦官拿入裡面吩咐：“教內宮妃後或近侍太監先系在聖躬左手腕下按寸關尺三部上卻將線頭從窗檽兒穿出與我。”真個那宦官依此言請國王坐在龍床按寸關尺以金線一頭系了一頭理出窗外。行者接了線頭以自己右手大指先托著食指看了寸脈；次將中指按大指看了關脈；又將大指托定無名指看了尺脈；調停自家呼吸分定四氣五鬱、七表八裡九候、浮中沉、沉中浮辨明瞭虛實之端；又教解下左手依前系在右手腕下部位。行者即以左手指一一從頭診視畢卻將身抖了一抖把金線收上身來厲聲高呼道：“陛下左手寸脈強而緊關脈澀而緩尺脈芤且沉；右手寸脈浮而滑關脈遲而結尺脈數而牢。夫左寸強而緊者中虛心痛也；關澀而緩者汗出肌麻也；尺芤而沉者小便赤而大便帶血也。右手寸脈浮而滑者內結經閉也；關遲而結者宿食留飲也；尺數而牢者煩滿虛寒相持也。診此貴恙是一個驚恐憂思號為雙鳥失群之證。”那國王在內聞言滿心歡喜打起精神高聲應道：“指下明白！指下明白！果是此疾！請出外面用藥來也。”大聖卻才緩步出宮。早有在旁聽見的太監已先對眾報知。須臾行者出來唐僧即問如何行者道：“診了脈如今對證製藥哩。”眾官上前道：“神僧長老适才說雙鳥失群之證何也？”行者笑道：“有雌雄二鳥原在一處同飛忽被暴風驟雨驚散雌不能見雄雄不能見雌雌乃想雄雄亦想雌：這不是雙鳥失群也？”

眾官聞說齊聲喝采道：“真是神僧！真是神醫！”稱讚不已。當有太醫官問道：“病勢已看出矣但不知用何藥治之？”行者道：

“不必執方見藥就要。”醫官道：“經雲藥有八百八味人有四百四病。病不在一人之身藥豈有全用之理！如何見藥就要？”

行者道：“古人雲藥不執方合宜而用故此全征藥品而隨便加減也。”那醫官不復再言即出朝門之外差本衙當值之人遍曉滿城生熟藥鋪即將藥品每味各辦

三斤送與行者。行者道：“此間不是製藥處可將諸藥之數並製藥一應器皿都送入會同館交與我師弟二人收下。”醫官聽命即將八百八味每味三斤及藥碾、藥磨、藥羅、藥乳並乳缽、乳槌之類都送至館中一一交付收訖。

行者往殿上請師父同至館中製藥。那長老正自起身忽見內宮傳旨教閣下留住法師同宿文華殿待明朝服藥之後病痊酬謝倒換關文送行。三藏大驚道：“徒弟啊此意是留我做當頭哩。若醫得好歡喜起送；若醫不好我命休矣。你須仔細上心精虔制度也！”行者笑道：“師父放心在此受用老孫自有醫國之手。”

好大聖別了三藏辭了眾臣徑至館中。八戒迎著笑道：

“師兄我知道你了。”行者道：“你知甚麼？”八戒道：“知你取經之事不果欲作生涯無本今日見此處富庶設法要開藥鋪哩。”行者喝道：“莫胡說！醫好國王得意處辭朝走路開甚麼藥鋪！”八戒道：“終不然這八百八味藥每味三斤共計二千四百二十四斤只醫一人能用多少？不知多少年代方吃得了哩！”行者道：“那裡用得許多？他那太醫院官都是些愚盲之輩所以取這許多藥品教他沒處捉摸不知我用的是那幾味難識我神妙之方也。”正說處只見兩個館使當面跪下道：“請神僧老爺進晚齋。”行者道：“早間那般待我如今卻跪而請之何也？”館使叩頭道：“老爺來時下官有眼無珠不識尊顏。今聞老爺大展三折之肱治我一國之主若主上病癒老爺江山有分我輩皆臣子也禮當拜請。”行者見說欣然登堂上坐八戒、沙僧分坐左右擺上齋來。沙僧便問道：“師兄師父在那裡哩？”行者笑道：“師父被國王留住作當頭哩只待醫好了病方才酬謝送行。”沙僧又問：“可有些受用麼？”行者道：“國王豈無受用！我來時他已有三個閣老陪侍左右請入文華殿去也。”

八戒道：“這等說還是師父大哩。他倒有閣老陪侍我們只得兩個館使奉承。且莫管他讓老豬吃頓飽飯也。”兄弟們遂自在受用一番。

天色已晚行者叫館使：“收了家火多辦些油蠟我等到夜靜時方好製藥。”館使果送若干油蠟各命散訖。至半夜天街人靜萬籟無聲。八戒道：“哥哥制何藥？趕早幹事。我瞌睡了。”行者道：“你將大黃取一兩來碾為細末。”沙僧乃道：

“大黃味苦性寒無毒其性沉而不浮其用走而不守奪諸鬱而無壅滯定禍亂而致太平名之曰將軍。此行藥耳但恐久病虛弱不可用此。”行者笑道：“賢弟不知此藥利痰順氣蕩肚中凝滯之寒熱。你莫管我你去取一兩巴豆去殼去膜捶去油毒碾為細末來。”八戒道：“巴豆味辛性熱有毒削堅積蕩肺腑之沉寒通閉塞利水谷之道路乃斬關奪門之將不可輕用。”行者道：“賢弟你也不知此藥破結宣腸

能理心膨水脹。

快制來我還有佐使之味輔之也。”他二人即時將二藥碾細道：

“師兄還用那幾十味？”行者道：“不用了。”八戒道：“八百八味每味三斤只用此二兩誠為起奪人了。”行者將一個花磁盞子道：“賢弟莫講你拿這個盞兒將鍋臍灰刮半盞過來。”八戒道：“要怎的？”行者道：“藥內要用。”沙僧道：“小弟不曾見藥內用鍋灰。”行者道：“鍋灰名為百草霜能調百病你不知道。”

那呆子真個刮了半盞又碾細了。行者又將盞子遞與他道：

“你再去把我們的馬尿等半盞來。”八戒道：“要他怎的？”行者道：“要丸藥。”沙僧又笑道：“哥哥這事不是耍子。馬尿腥臊如何入得藥品？我只見醋糊為丸陳米糊為丸煉蜜為丸或只是清水為丸那曾見馬尿為丸？那東西腥腥臊臊脾虛的人一聞就吐；再服巴豆大黃弄得人上吐下瀉可是耍子？”行者道：

“你不知就裡我那馬不是凡馬他本是西海龍身。若得他肯去便溺憑你何疾服之即愈但急不可得耳。”八戒聞言真個去到馬邊。那馬斜伏地下睡哩呆子一頓腳踢起襯在肚下等了半會全不見撒尿。他跑將來對行者說：“哥啊且莫去醫皇帝且快去醫醫馬來。那亡人幹結了莫想尿得出一點兒！”行者笑道：“我和你去。”沙僧道：“我也去看看。”三人都到馬邊那馬跳將起來口吐人言厲聲高叫道：“師兄你豈不知？我本是西海飛龍因為犯了天條觀音菩薩救了我將我鋸了角退了鱗變作馬馱師父往西天取經將功折罪。我若過水撒尿水中游魚食了成龍；過山撒尿山中草頭得味變作靈芝仙僮采去長壽。我怎肯在此塵俗之處輕拋卻也？”行者道：“兄弟謹言此間乃西方國王非塵俗也亦非輕拋棄也。常言道眾毛攢裘要與本國之王治病哩。醫得好時大家光輝不然恐懼不得善離此地也。”那馬才叫聲“等著！”你看他往前撲了一撲往後蹲了一蹲咬得那滿口牙齾支支的響喨僅努出幾點兒將身立起。八戒道：“這個亡人！就是金汁子再撒些兒也罷！”那行者見有少半盞道：“彀了！彀了！拿去罷。”沙僧方才歡喜。

三人回至廳上把前項藥餌攪和一處搓了三個大丸子。行者道：“兄弟忒大了。”八戒道：“只有核桃大若論我吃還不彀一口哩！”遂此收在一個小盒兒裡。兄弟們連衣睡下一夜無詞。

早是天曉卻說那國王耽病設朝請唐僧見了即命眾官快往會同館參拜神僧孫長老取藥去。多官隨至館中對行者拜伏于地道：“我王特命臣等拜領妙劑。”

行者叫八戒取盒兒揭開蓋子遞與多官。多官啟問：“此藥何名？好見王回話。”行者道：“此名烏金丹。”八戒二人暗中作笑道：“鍋灰拌的怎麼不是烏金！”多官又問道：“用何引子？”行者道：“藥引兒兩般都下得。有一般易取者乃六物煎湯送下。”多官問：“是何六物？”行者道：“半空飛的老鴉屁緊水負的鯉魚尿王母娘娘搽臉粉老君爐裡煉丹灰玉皇戴破的頭巾要三塊還要五根困龍鬚：

六物煎湯送此藥你王憂病等時除。”多官聞言道：“此物乃世間所無者請問那一般引子是何？”行者道：“用無根水送下。”

眾官笑道：“這個易取。”行者道：“怎見得易取？”多官道：“我這裡人家俗論；若用無根水將一個碗盞到井邊或河下舀了水急轉步更不落地亦不回頭到家與病人吃藥便是。”行者道：“井中河內之水俱是有根的。我這無根水非此之論乃是天上落下者不沾地就吃才叫做無根水。”多官又道：“這也容易。等到天陰下雨時再吃藥便罷了。”遂拜謝了行者將藥持回獻上。國王大喜即命近侍接上來。看了道：“此是甚麼丸子？”多官道：“神僧說是烏金丹用無根水送下。”國王便教宮人取無根水眾官道：“神僧說無根水不是井河中者乃是天上落下不沾地的才是。”國王即喚當駕官傳旨教請法官求雨。

眾官遵依出榜不題。

卻說行者在會同館廳上叫豬八戒道：“適間允他天落之水才可用藥此時急忙怎麼得個雨水？我看這王倒也是個大賢大德之君我與你助他些兒雨下藥如何？”八戒道：“怎麼樣助？”行者道：“你在我左邊立下做個輔星。”又叫沙僧“你在我右邊立下做個弼宿等老孫助他些無根水兒。”好大聖步了罡訣念聲咒語早見那正東上一朵烏雲漸近於頭頂上。叫道：“大聖東海龍王敖廣來見。”行者道：“無事不敢撚煩請你來助些無根水與國王下藥。”龍王道：“大聖呼喚時不曾說用水小龍隻身來了不曾帶得雨器亦未有風雲雷電怎生降雨？”行者道：“如今用不著風雲雷電亦不須多雨只要些須引藥之水便了。”龍王道：“既如此待我打兩個噴涕吐些涎津溢與他吃藥罷。”行者大喜道：“最好！最好！不必遲疑趁早行事。”那老龍在空中漸漸低下烏雲直至皇宮之上隱身潛象噀一口津唾遂化作甘霖。那滿朝官齊聲喝采道：“我主萬千之喜！天公降下甘雨來也！”國王即傳旨教：“取器皿盛著不拘宮內外及官大小都要等貯仙水拯救寡人。”你看那文武多官並三宮六院妃嬪與三千彩女八百嬌娥一個個擎杯托盞舉碗持盤等接甘雨。那老龍在半空運化津涎不離了王宮前後將有一個時辰龍王辭了大聖回海。眾臣將杯盂碗盞收來也有等著一點兩點者也有等著三點五點者也有一點不曾等著者共合一處約有三盞之多總獻至禦案。真個是異香滿襲金鑾殿佳味熏飄天子庭！

那國王辭了法師將著烏金丹並甘雨至宮中先吞了一丸吃了一盞甘雨；再吞了一丸又飲了一盞甘雨；三次三丸俱吞了三盞甘雨俱送下。不多時腹中作響如轆轤之聲不絕即取淨桶連行了三五次服了些米飲攲倒在龍床之上。

有兩個妃子將淨桶撿看說不盡那穢汙痰涎內有糯米飯塊一團。妃子近龍床前來報：“病根都行下來也！”國王聞此言甚喜又進一次米飯。少頃漸覺心胸寬泰氣血調和就精神抖擻腳力強健。下了龍床穿上朝服即登寶殿見了唐僧輒倒身下拜。那長老忙忙還禮。拜畢以御手攙著便教閣下：“快具簡帖帖上寫朕再拜頓字樣差官奉請法師高徒三位。一壁廂大開東閣光祿寺排宴酬謝。”多官領旨具簡的具簡排宴的排宴正是國家有倒山之力霎時俱完。

卻說八戒見官投簡喜不自勝道：“哥啊果是好妙藥！今來酬謝乃兄長之功。”沙僧道：“二哥說那裡話！常言道一人有福帶挈一屋。我們在此合藥俱是有功之人只管受用去再休多話。”咦！你看他弟兄們俱歡歡喜喜徑入朝來。眾官接引上了東閣早見唐僧、國王、閣老已都在那裡安排筵宴哩。

這行者與八戒、沙僧對師父唱了個喏隨後眾官都至只見那上面有四張素桌面都是吃一看十的筵席；前面有一張葷桌面也是吃一看十的珍饈。左右有四五百張單桌面真個排得齊整：古雲珍饈百味美祿千鍾。瓊膏酥酪錦縷肥紅。寶妝花彩豔果品味香濃。鬥糖龍纏列獅仙餅錠拖爐擺鳳侶。葷有豬羊雞鵝魚鴨般般肉素有蔬肴筍芽木耳並蘑菇。幾樣香湯餅數次透酥糖。滑軟黃粱飯清新菰米糊。色色粉湯香又辣般般添換美還甜。君臣舉盞方安席名分品級慢傳壺。那國王御手擎杯先與唐僧安坐三藏道：“貧僧不會飲酒。”國王道：

“素酒法師飲此一杯何如？”三藏道：“酒乃僧家第一戒。”國王甚不過意道：“法師戒飲卻以何物為敬？”三藏道：“頑徒三眾代飲罷。”國王卻才歡喜轉金卮遞與行者。行者接了酒對眾禮畢吃了一杯。國王見他吃得爽利又奉一杯。行者不辭又吃了。國王笑道：“吃個三寶鍾兒。”行者不辭又吃了。國王又叫斟上“吃個四季杯兒。”八戒在旁見酒不到他忍得他咽咽咽唾又見那國王苦勸行者他就叫將起來道：“陛下吃的藥也虧了我那藥裡有馬——”這行者聽說恐怕呆子走了消息卻將手中酒遞與八戒。八戒接著就吃卻不言語。國王問道：“神僧說藥裡有馬是甚麼馬？”行者接過口來道：“我這兄弟是這般口敞但有個經驗的好方兒他就要說與人。陛下早間吃藥內有馬兜鈴。”國王問眾官道：“馬兜鈴是何品味？能醫何證？”時有太醫院官在旁道：“主公：兜鈴味苦寒無毒定喘消痰大有功。通氣最能除血蚩補虛寧嗽又寬中。”國王笑道：“用得當！用得當！豬長老再飲一杯。”呆子亦不言語卻也吃了個三寶鍾。國王又遞了沙僧酒也吃了三杯卻俱敘坐。

飲宴多時國王又擎大爵奉與行者。行者道：“陛下請坐老孫依巡痛飲決不敢推辭。”國王道：“神僧恩重如山寡人酬謝不盡好歹進此一巨觥朕有話說。”行者道：“有甚話說了老孫好飲。”國王道：“寡人有數載憂疑病被神僧一貼靈丹打通所以就好了。”行者笑道：“昨日老孫看了陛下已知是憂疑之疾但不知憂驚何事？”國王道：“古人雲家醜不可外談奈神僧是朕恩主惟不笑方可告之。”行者道：“怎敢笑話請說無妨。”國王道：“神僧東來不知經過幾個邦國？”行者道：“經有五六處。”又問：“他國之後不知是何稱呼。”行者道：“國王之後都稱為正宮、東宮、西宮。”國王道：“寡人不是這等稱呼：將正宮稱為金聖宮東宮稱為玉聖宮西宮稱為銀聖宮。現今只有銀、玉二後在宮。”行者道：“金聖宮因何不在宮中？”國王滴淚道：“不在已三年矣。”行者道：“向那廂去了？”國王道：“三年前正值端陽之節朕與嬪後都在御花園海榴亭下解粽插艾飲菖蒲雄黃酒看鬥龍舟。忽然一陣風至半空中現出一個妖精自稱賽太歲說他在麒麟山獬豸洞居住洞中少個夫人訪得我金聖宮生得貌美姿嬌要做個夫人教朕快早送出。如若三聲不獻出來就要先吃寡人後吃眾臣將滿城黎民盡皆吃絕。那時節朕卻憂國憂民無奈將金聖宮推出海榴亭外被那妖響一聲攝將去了。寡人為此著了驚恐把那粽子凝滯在內況又晝夜憂思不息所以成此苦疾三年。今得神僧靈丹服後行了數次盡是那三年前積滯之物所以這會體健身輕精神如舊。今日之命皆是神僧所賜豈但如泰山之重而已乎！”行者聞得此言滿心喜悅將那巨觥之酒兩口吞之笑問國王曰：“陛下原來是這等驚憂！今遇老孫幸而獲愈但不知可要金聖宮回國？”那國王滴淚道：“朕切切思思無晝無夜但只是沒一個能獲得妖精的。豈有不要他回國之理！”行者道：“我老孫與你去伏妖邪那時何如？”國王跪下道：“若救得朕後朕願領三宮九嬪出城為民將一國江山盡付神僧讓你為帝。”八戒在旁見出此言行此禮忍不住呵呵大笑道：“這皇帝失了體統！怎麼為老婆就不要江山跪著和尚？”行者急上前將國王攙起道：“陛下那妖精自得金聖宮去後這一向可曾再來？”國王道：“他前年五月節攝了金聖宮至十月間來要取兩個宮娥是說伏侍娘娘朕即獻出兩個。至舊年三月間又來要兩個宮娥；七月間又要去兩個；今年二月裡又要去兩個；不知到幾時又要來也。”行者道：“似他這等頻來你們可怕他麼？”國王道：“寡人見他來得多遭一則懼怕二來又恐有傷害之意舊年四月內是朕命工起了一座避妖樓但聞風響知是他來即與二後九嬪入樓躲避。”行者道：“陛下不棄可攜老孫去看那避妖樓一番何如？”那國王即將左手攜著行者出席眾官亦皆起身。豬八戒道：“哥哥你不達理！這般禦酒不吃搖席破坐的且去看甚麼哩？”國王聞說情知八戒是為嘴即命當駕官抬兩張素桌面看酒在避妖樓外伺候。呆子卻才不嚷同師父沙僧笑道：“翻席去也。”

一行文武官引導那國王並行者相攙穿過皇宮到了御花園後更不見樓臺殿閣。行者道：“避妖樓何在？”說不了只見兩個太監拿兩根紅漆扛子往那空地

上掬起一塊四方石板。

國王道：“此間便是。這底下有三丈多深槃成的九間朝殿內有四個大缸缸內滿注清油點著燈火晝夜不息。寡人聽得風響就入裡邊躲避外面著人蓋上石板。”行者笑道：“那妖精還是不害你若要害你這裡如何躲得？”正說間只見那正南上呼呼的吹得風響播土揚塵唬得那多官齊聲報怨道：“這和尚鹽醬口講起甚麼妖精妖精就來了！”慌得那國王丟了行者即鑽入地穴唐僧也就跟入眾官亦躲個乾淨。八戒、沙僧也都要躲被行者左右手扯住他兩個道“兄弟們不要怕得我和你認他一認看是個甚麼妖精。”八戒道：“可是扯淡！認他怎的？眾官躲了師父藏了國王避了我們不去了罷炫的是那家世！”那呆子左掙右掙掙不得脫手被行者拿定多時只見那半空裡閃出一個妖精。你看他怎生模樣：九尺長身多惡獰一雙環眼閃金燈。兩輪查耳如撐扇四個鋼牙似插釘。鬢繞紅毛眉豎焰鼻垂精准孔開明髭髯幾縷朱砂線顴骨崚嶒滿面青。兩臂紅筋藍靛手十條尖爪把槍擎。豹皮裙子腰間系赤腳蓬頭若鬼形。行者見了道：“沙僧你可認得他？”沙僧道：

“我又不曾與他相識那裡認得！”又問：“八戒你可認得他？”

八戒道：“我又不曾與他會茶會酒又不是賓朋鄰里我怎麼認得他！”行者道：“他卻象東嶽天齊手下把門的那個醮面金睛鬼。”八戒道：“不是！不是！”行者道：“你怎知他不是？”八戒道：

“我豈不知鬼乃陰靈也一日至晚交申酉戌亥時方出。今日還在巳時那裡有鬼敢出來？就是鬼也不會駕雲。縱會弄風也只是一陣旋風耳有這等狂風？或者他就是賽太歲也。”行者笑道：“好呆子！倒也有些論頭！既如此說你兩個護持在此等老孫去問他個名號好與國王救取金聖宮來朝。”八戒道：

“你去自去切莫供出我們來。”行者昂然不答急縱祥光跳將上去。咦！正是：安邦先卻君王病守道須除愛噁心。畢竟不知此去到於空中勝敗如何怎麼擒得妖怪救得金聖宮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妖魔寶放煙沙火 悟空計盜紫金鈴

卻說那孫行者抖擻神威持著鐵棒踏祥光起在空中迎面喝道：“你是那裡來的邪魔待往何方猖獗！”那怪物厲聲高叫道：“吾党不是別人乃麒麟山獬豸洞賽太歲大王爺爺部下先鋒今奉大王令到此取宮女二名伏侍金聖娘娘。你是何人敢來問我！”行者道：“吾乃齊天大聖孫悟空因保東土唐僧西天拜佛路過此國知你這夥邪魔欺主特展雄才治國祛邪。正沒處尋你卻來此送命！”那怪聞言不

知好歹展長槍就刺行者。行者舉鐵棒劈面相迎在半空裡這一場好殺：棍是龍宮鎮海珍槍乃人間轉煉鐵。凡兵怎敢比仙兵擦著些兒神氣泄。大聖原來太乙仙妖精本是邪魔孽。鬼祟焉能近正人一正之時邪就滅。那個弄風播土唬皇王這個踏霧騰雲遮日月。

丟開架子賭輸贏無能誰敢誇豪傑！還是齊天大聖能乒乓一棍槍先折。那妖精被行者一鐵棒把根槍打做兩截慌得顧性命撥轉風頭徑往西方敗走。

行者且不趕他按下雲頭來至避妖樓地穴之外叫道：“師父請同陛下出來怪物已趕去矣。”那唐僧才扶著君王同出穴外見滿天清朗更無妖邪之氣。那皇帝即至酒席前自己拿壺把盞滿斟金杯奉與行者道：“神僧權謝！權謝！”這行者接杯在手還未回言只聽得朝門外有官來報：“西門上火起了！”

行者聞說將金杯連酒望空一撇當的一聲響喨那個金杯落地。君王著了忙躬身施禮道：“神僧恕罪！恕罪！是寡人不是了！禮當請上殿拜謝只因有這方便酒在此故就奉耳。神僧卻把杯子撇了卻不是有見怪之意？”行者笑道：“不是這話不是這話。”少頃間又有官來報：“好雨呀！才西門上起火被一場大雨把火滅了。滿街上流水盡都是酒氣。”行者又笑道：

“陛下你見我撇杯疑有見怪之意非也。那妖敗走西方我不曾趕他他就放起火來。這一杯酒卻是我滅了妖火救了西城裡外人家豈有他意！”國王更十分歡喜加敬。即請三藏四眾同上寶殿就有推位讓國之意。行者笑道：“陛下才那妖精他稱是賽太歲部下先鋒來此取宮女的。他如今戰敗而回定然報與那廝那廝定要來與我相爭。我恐他一時興師帥眾未免又驚傷百姓恐唬陛下。欲去迎他一迎就在那半空中擒了他取回聖後。但不知向那方去這裡到他那山洞有多少遠近？”國王道：“寡人曾差夜不收軍馬到那裡探聽聲息往來要行五十餘日。坐落南方約有三千餘裡。”行者聞言叫：“八戒沙僧護持在此老孫去來。”國王扯住道：“神僧且從容一日待安排些乾糧烘炒與你些盤纏銀兩選一匹快馬方才可去。”行者笑道：“陛下說得是巴山轉嶺步行之話。我老孫不瞞你說似這三千里路斟酒在鍾不冷就打個往回。”國王道：“神僧你不要怪我說。你這尊貌卻象個猿猴一般怎生有這等法力會走路也？”行者道：“我身雖是猿猴數自幼打開生死路。遍訪明師把道傳山前修煉無朝暮。倚天為頂地為爐兩般藥物團烏兔。採取陰陽水火交時間頓把玄關悟。全仗天罡搬運功也憑斗柄遷移步。退爐進火最依時抽鉛添汞相交顧。攢簇五行造化生合和四象分時度。二氣歸於黃道間三家會在金丹路。悟通法律歸四肢本來筋斗如神助。一縱縱過太行山一打打過凌雲渡。何愁峻嶺幾千重不怕長江百十數。只因變化沒遮攔一打十萬八千路！”那國王見說又驚又喜笑吟吟捧著一杯禦酒遞與行者道：“神僧遠勞進此一杯引意。”這大聖一心要去降妖那裡有心吃酒只叫：“且放下等我去了回來

再飲。”好行者說聲去呼哨一聲寂然不見。那一國君臣皆驚訝不題。

卻說行者將身一縱早見一座高山阻住霧角即按雲頭立在那巔峰之上仔細觀看好山：沖天占地礙日生雲。沖天處尖峰矗矗；占地處遠脈迢迢。礙日的乃嶺頭松鬱鬱；生雲的乃崖下石磷磷。松鬱鬱四時八節常青；石磷磷萬載千年不改。林中每聽夜猿啼澗內常聞妖蟒過。山禽聲咽咽山獸吼呼呼。山獐山鹿成雙作對紛紛走；山鴉山鵲打陣攢群密密飛。山草山花看不盡山桃山果映時新。雖然倚險不堪行卻是妖仙隱逸處。這大聖看看不厭正欲找尋洞口只見那山凹裡烘烘火光飛出霎時間撲天紅焰紅焰之中冒出一股惡煙比火更毒好煙！但見那：火光迸萬點金燈火焰飛千條紅虹。

那煙不是灶筒煙不是草木煙煙卻有五色：青紅白黑黃。熏著南天門外柱燎著靈霄殿上樑。燒得那窩中走獸連皮爛林內飛禽羽盡光。但看這煙如此惡怎入深山伏怪王！大聖正自恐懼又見那山中迸出一道沙來。好沙真個是遮天蔽日！你看：

紛紛絃絃遍天涯鄧鄧渾渾大地遮。細塵到處迷人目粗灰滿穀滾芝麻。采藥仙僮迷失伴打柴樵子沒尋家。手中就有明珠現時間刮得眼生花。

這行者只顧看玩不覺沙灰飛入鼻內癢斯斯的打了兩個噴嚏即回頭伸手在岩下摸了兩個鵝卵石塞住鼻子搖身一變變做一個攢火的鷂子飛入煙火中間驀了幾驀卻就沒了沙灰煙火也息了。急現本象下來。又看時只聽得丁丁東東的一個銅鑼聲響卻道：“我走錯了路也！這裡不是妖精住處。鑼聲似鋪兵之鑼想是通國的大路有鋪兵去下文書。且等老孫去問他一問。”

正走處忽見是個小妖兒擔著黃旗背著文書敲著鑼兒急走如飛而來行者笑道：“原來是這廝打鑼。他不知送的是甚麼書信等我聽他一聽。”好大聖搖身一變變做個猛蟲兒輕輕的飛在他書包之上只聽得那妖精敲著鑼緒緒聒聒的自念自誦道：“我家大王忒也心毒三年前到朱紫國強奪了金聖皇后一向無緣未得沾身只苦了要來的宮女頂缸。兩個來弄殺了四個來也弄殺了。前年要了去年又要今年又要今年還要卻撞個對頭來了。那個要宮女的先鋒被個甚麼孫行者打敗了不宮女。我大王因此怒要與他國爭持教我去下甚麼戰書。這一去那國王不戰則可戰必不利。我大王使煙火飛沙那國王君臣百姓等莫想一個得活。那時我等占了他的城池大王稱帝我等稱臣雖然也有個大小官爵只是天理難容也！”行者聽了暗喜道：“妖精也有存心好的似他後邊這兩句話說天理難容卻不是個好的？但只說金聖皇后一向無緣未得沾身此話卻不解其意。等我問他一問。”嚶的一聲一翅飛離了妖精轉向前路有十數裡地搖身一變又變做一個道童：頭挽雙抓髻身穿百衲衣。手敲魚鼓簡口唱道情詞。轉山坡迎著小妖打個起手道：“長官那

裡去？送的是甚麼公文？”那妖物就象認得他的一般住了鑼槌笑嘻嘻的還禮道：

“我大王差我到朱紫國下戰書的。”行者介面問道：“朱紫國那話兒可曾與大王配合哩？”小妖道：“自前年攝得來當時就有一個神仙送一件五彩仙衣與金聖宮妝新。他自穿了那衣就渾身上下都生了針刺我大王摸也不敢摸他一摸。但挽著些兒手心就痛不知是甚緣故自始至今尚未沾身。早間差先鋒去要宮女伏侍被一個甚麼孫行者戰敗了。大王奮怒所以教我去下戰書明日與他交戰也。”行者道：“怎的大王卻著惱呵？”小妖道：“正在那裡著惱哩。你去與他唱個道情詞兒解解悶也好。”

行者拱手抽身就走那妖依舊敲鑼前行。行者就行起凶來掣出棒複轉身望小妖腦後一下可憐就打得頭爛血流漿迸出皮開頸折命傾之！收了棍子卻又自悔道：“急了些兒！不曾問他叫做甚麼名字罷了！”卻去取下他的戰書藏於袖內將他黃旗、銅鑼藏在路旁草裡捽時只聽當的一聲腰間露出一個鑲金的牙牌牌上有字寫道：“心腹小校一名有來有去。五短身材扢撻臉無須。長用懸掛無牌即假。”行者笑道：“這廝名字叫做有來有去這一棍子打得有去無來也！”將牙牌解下帶在腰間欲要捽下屍骸卻又思量起煙火之毒且不敢尋他洞府即將棍子舉起著小妖胸前搗了一下挑在空中徑回本國且當報一個頭功。你看他自思自念呼哨一聲到了國界。

那八戒在金鑾殿前正護持著王師忽回頭看見行者半空中將個妖精挑來他卻怨道：“噯！不打緊的買賣！早知老豬去拿來卻不算我一功？”說未畢行者按落雲頭將妖精捽在階下。八戒跑上去就築了一鈀道：“此是老豬之功！”行者道：“是你甚功？”八戒道：“莫賴我我有證見！你不看一鈀築了九個眼子哩！”行者道：“你看看可有頭沒頭。”八戒笑道：“原來是沒頭的！我道如何築他也不動動兒。”行者道：“師父在那裡？”八戒道：“在殿裡與王敘話哩。”行者道：“你且去請他出來。”八戒急上殿點點頭三藏即便起身下殿迎著行者。行者將一封戰書揣在三藏袖裡道：“師父收下且莫與國王看見。”說不了那國王也下殿迎著行者道：“神僧孫長老來了！拿妖之事如何？”行者用手指道：“那階下不是妖精？被老孫打殺了也。”國王見了道：“是便是個妖屍卻不是賽太歲。賽太歲寡人親見他兩次：

身長丈八膊闊五停面似金光聲如霹靂那裡是這般鄙矮。”

行者笑道：“陛下認得果然不是這是一個報事的小妖撞見老孫卻先打死挑回來報功。”國王大喜道：“好！好！好！該算頭功！寡人這裡常差人去打探更不曾得個的實。似神僧一出就捉了一個回來真神通也！”叫：“看暖酒來！

與長老賀功。”行者道：“吃酒還是小事我問陛下金聖宮別時可曾留下個甚麼表記？你與我些兒。”那國王聽說表記二字卻似刀劍剜心忍不住失聲淚下說道：“當年佳節慶朱明太歲凶妖喊聲。

強奪禦妻為壓寨寡人獻出為蒼生。更無會話並離話那有長亭共短亭！表記香囊全沒影至今撇我苦伶仃！”行者道：“陛下在邇何以為惱？那娘娘既無表記他在宮內可有甚麼心愛之物與我一件也罷。”國王道：“你要怎的？”行者道：“那妖王實有神通我見他放煙、放火、放沙果是難收。縱收了又恐娘娘見我面生不肯跟我回國。須是得他平日心愛之物一件他方信我我好帶他回來為此故要帶去。”國王道：“昭陽宮裡梳妝閣上有一雙黃金寶串原是金聖宮手上帶的只因那日端午要縛五色彩線故此褪下不曾帶上。此乃是他心愛之物如今現收在簡妝盒裡。寡人見他遭此離別更不忍見；一見即如見他玉容病又重幾分也。”行者道：“且休題這話且將金串取來。如捨得都與我拿去；如不舍只拿一隻去也。”國正遂命玉聖宮取出取出即遞與國王。國王見了叫了幾聲知疼著熱的娘娘遂遞與行者。行者接了套在肐膊上。

好大聖不吃得功酒且駕筋斗雲呼哨一聲又至麒麟山上無心玩景徑尋洞府而去。正行時只聽得人語喧嚷即佇立凝睛觀看原來那獬豸洞口把門的大小頭目約摸有五百名在那裡：森森羅列密密挨排。森森羅列執干戈映日光明；

密密挨排展旌旗迎風飄閃。虎將熊師能變化豹頭彪帥弄精神。蒼狼多猛烈。獺象更驍雄。狡兔乖獐輪劍戟長蛇大蟒挎刀弓。猩猩能解人言語引陣安營識汛風。行者見了不敢前進抽身徑轉舊路。你道他抽身怎麼？不是怕他他卻至那打死小妖之處尋出黃旗銅鑼迎風捏訣想像騰那即搖身一變變做那有來有去的模樣乒乓敲著鑼大踏步一直前來徑撞至獬豸洞正欲看看洞景只聞得猩猩出語道：“有來有去你回來了？”行者只得答應道：“來了。”猩猩道：“快走！大王爺爺正在剝皮亭上等你回話哩。”行者聞言拽開步敲著鑼徑入前門裡看處原來是懸崖削壁石屋虛堂左右有琪花瑤草前後多古柏喬松。不覺又至二門之內忽抬頭見一座八窗明亮的亭子亭子中間有一張戧金的交椅椅子上端坐著一個魔王真個生得惡象。但見他：幌幌霞光生頂上威威殺氣迸胸前。口外獠牙排利刃鬢邊焦放紅煙。嘴上髭須如插箭遍體昂毛似迭氈。眼突銅鈴欺太歲手持鐵杵若摩天。行者見了公然傲慢那妖精更不循一些兒禮法調轉臉朝著外只管敲鑼。妖王問道：“你來了？”行者不答又問：“有來有去你來了？”也不答應妖王上前扯住道：“你怎麼到了家還篩鑼？問之又不答何也？”行者把鑼往地下一摜道：“甚麼何也何也！我說我不去你卻教我去。行到那廂只見無數的人馬列成陣勢見了我就都叫拿妖精！拿妖精！把我揪揪扯扯拽拽扛扛拿進城去見了那國王國王便教斬了幸虧那兩班謀士道兩家相爭不斬來使把我饒了收了戰書又押出城外對軍前打了三十順腿放我來回話。他那裡不久就要來此與你交戰哩。”

妖王道：“這等說是你吃虧了怪不道問你更不言語。”行者道：“卻不是怎的只為護疼所以不曾答應。”妖王道：“那裡有多少人馬？”行者道：“我也唬昏了又吃他打怕了那裡曾查他人馬數目！只見那裡森森兵器擺列著：弓箭刀槍甲與衣干戈劍戟並纓旗。剽槍月鏟兜鍪鎧大斧團牌鐵蒺藜。長悶棍短窩槌鋼叉銃砲及頭盔。打扮得靴鞋護頂並胖襖簡鞭袖彈與銅錘。”那王聽了笑道：“不打緊！不打緊！似這般兵器一火皆空。你且去報與金聖娘娘得知教他莫惱。今早他聽見我狠要去戰鬥他就眼淚汪汪的不幹。你如今去說那裡人馬驍勇必然勝我且寬他一時之心。”

行者聞言十分歡喜道：“正中老孫之意！”你看他偏是路熟轉過角門穿過廳堂。那裡邊盡都是高堂大廈更不似前邊的模樣直到後面宮裡遠見彩門壯麗乃是金聖娘娘住處。直入裡面看時有兩班妖狐妖鹿一個個都妝成美女之形侍立左右正中間坐著那個娘娘手托著香腮雙眸滴淚果然是玉容嬌嫩美貌妖嬈。懶梳妝散鬢堆鴉；怕打扮釵環不戴。面無粉冷淡了胭脂；無油蓬鬆了雲鬢。努櫻唇緊咬銀牙；皺蛾眉淚淹星眼。一片心只憶著朱紫君王；一時間恨不離天羅地網。誠然是：自古紅顏多薄命懨懨無語對東風！行者上前打了個問訊道：“接喏。”那娘娘道：“這潑村怪十分無狀！想我在那朱紫國中與王同享榮華之時那太師宰相見了就俯伏塵埃不敢仰視。這野怪怎麼叫聲接喏？是那裡來的這般村潑？”眾侍婢上前道：“太太息怒他是大王爺爺心腹的小校喚名有來有去。今早差下戰書的是他。”娘娘聽說忍怒問曰：“你下戰書可曾到朱紫國界？”行者道：“我持書直至城裡到于金鑾殿面見君王已討回音來也。”娘娘道：“你面君君有何言？”行者道：“那君王敵戰之言與排兵佈陣之事才與大王說了。只是那君王有思想娘娘之意有一句合心的話兒特來上稟奈何左右人眾不是說處。”娘娘聞言喝退兩班狐鹿。行者掩上宮門把臉一抹現了本象對娘娘道：“你休怕我我是東土大唐差往大西天天竺國雷音寺見佛求經的和尚。我師父是唐王禦弟唐三藏我是他大徒弟孫悟空。因過你國倒換關文見你君臣出榜招醫是我大施三折之肱把他相思之病治好了。排宴謝我飲酒之間說出你被妖攝來我會降龍伏虎特請我來捉怪救你回國。那戰敗先鋒是我打死小妖也是我。我見他門外兇狂是我變作有來有去模樣捨身到此與你通信。”那娘娘聽說沉吟不語。行者取出寶串雙手奉上道：“你若不信看此物何來？”娘娘一見垂淚下座拜謝道：“長老你果是救得我回朝沒齒不忘大恩！”行者道：“我且問你他那放火、放煙、放沙的是件甚麼寶貝？”娘娘道：“那裡是甚寶貝！乃是三個金鈴。他將頭一個幌一幌有三百丈火光燒人；第二個幌一幌有三百丈煙光熏人；第三個幌一幌有三百丈黃沙迷人。煙火還不打緊只是黃沙最毒若鑽入人鼻孔就傷了性命。”行者道：“利害！利害！我曾經著打了兩個嘘噴卻不知他的鈴兒放在何處？”娘娘道：“他那肯放下只是帶在腰間行住坐臥再不離身。”行者道：“你若有意于朱紫國還要相會國王把那煩惱憂愁都且權解使出個風流喜悅

之容與他敘個夫妻之情教他把鈴兒與你收貯。待我取便偷了降了這妖怪那時節好帶你回去重諧鸞鳳共用安寧也。”那娘娘依言。

這行者還變作心腹小校開了宮門喚進左右侍婢。娘娘叫：“有來有去快往前亭請你大王來與他說話。”好行者應了一聲即至剝皮亭對妖精道：“大王聖宮娘娘有請。”妖王歡喜道：“娘娘常時只罵怎麼今日有請？”行者道：“那娘娘問朱紫國王之事是我說他不要你了他國中另扶了皇后。娘娘聽說故此沒了想頭方才命我來奉請。”妖王大喜道：“你卻中用。待我剿除了他國封你為個隨朝的太宰。”行者順口謝恩疾與妖王來至後宮門。那娘娘歡容迎接就去用手相攙那妖王喏喏而退道：“不敢不敢！多承娘娘下愛我怕手痛不敢相傍。”娘娘道：“大王請坐我與你說。”妖王道：“有話但說不妨。”娘娘道：“我蒙大王辱愛今已三年未得共枕同衾也是前世之緣做了這場夫妻誰知大王有外我之意不以夫妻相待。我想著當時在朱紫國為後外邦凡有進貢之寶君看畢一定與後收之。你這裡更無甚麼寶貝左右穿的是貂裘吃的是血食那曾見綾錦金珠！只一味鋪皮蓋毯或者就有些寶貝你因外我也不教我看見也不與我收著。且如聞得你有三個鈴鐺想就是件寶貝你怎麼走也帶著坐也帶著？你就拿與我收著待你用時取出未為不可。此也是做夫妻一場也有個心腹相托之意。如此不相託付非外我而何？”妖王大笑陪禮道：“娘娘怪得是！怪得是！寶貝在此今日就當付你收之。”便即揭衣取寶。行者在旁眼不轉睛看著那怪揭起兩三層衣服貼身帶著三個鈴兒。他解下來將些綿花塞了口兒把一塊豹皮作一個包袱兒包了遞與娘娘道：“物雖微賤卻要用心收藏切不可搖幌著他。”娘娘接過手道：“我曉得。安在這妝台之上無人搖動。”叫：“小的們安排酒來我與大王交歡會喜飲幾杯兒。”眾侍婢聞言即鋪排果菜擺上些獐鹿兔之肉將椰子酒斟來奉上。那娘娘做出妖嬈之態哄著精靈。

孫行者在旁取事但挨挨摸摸行近妝台把三個金鈴輕輕拿過慢慢移步溜出宮門徑離洞府。到了剝皮亭前無人處展開豹皮幅子看時中間一個有茶鍾大兩頭兩個有拳頭大。他不知利害就把綿花扯了只聞得當的一聲響喨骨都都的迸出煙火黃沙急收不住滿亭中烘烘火起。唬得那把門精怪一擁撞入後宮驚動了妖王慌忙教：“去救火！救火！”出來看時原來是有來有去拿了金鈴兒哩。妖王上前喝道：“好賤奴！怎麼偷了我的金鈴寶貝在此胡弄！”叫：“拿來！拿來！”那門前虎將、熊師、豹頭、彪帥、獺象、蒼狼、乖獐、狡兔、長蛇、大蟒、猩猩帥眾妖一齊攢簇。那行者慌了手腳丟了金鈴現出本象掣出金箍如意棒撒開解數往前亂打。那妖王收了寶貝傳號令教：“關了前門！”眾妖聽了關門的關門打仗的打仗。那行者難得脫身收了棒搖身一變變作個癡蒼蠅兒釘在那無火處石壁上。眾妖尋不見報導：“大王走了賊也！走了賊也！”妖王問：“可曾自門裡走出去？”眾妖都說：“前門緊鎖牢拴在此不曾走出。”妖王只說：“仔細搜尋！”有的取水潑火有的仔細搜尋更無蹤跡。妖王怒道：“是個甚麼賊子好大

膽變作有來有去的模樣進來見我回話又跟在身邊乘機盜我寶貝！早是不曾拿將出去！若拿出山頭見了天風怎生是好？”

虎將上前道：“大王的洪福齊天我等的氣數不盡故此知覺了。”熊師上前道：“大王這賊不是別人定是那戰敗先鋒的那個孫悟空。想必路上遇著有來有去傷了性命奪了黃旗、銅鑼、牙牌變作他的模樣到此欺騙了大王也。”妖王道：“正是！

正是！見得有理！”叫：“小的們仔細搜求防避切莫開門放出走了！”這才是個有分教：弄巧翻成拙作耍卻為真。畢竟不知孫行者怎麼脫得妖門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犼 觀音現象伏妖王

色即空兮自古空言是色如然。人能悟徹色空禪何用丹砂炮煉。德行全修休懈工夫苦用熬煎。有時行滿始朝天永駐仙顏不變。話說那賽太歲緊關了前後門戶搜尋行者直嚷到黃昏時分不見蹤跡。坐在那剝皮亭上點聚群妖號施令都教各門上提鈴喝號擊鼓敲梆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支更坐夜。原來孫大聖變做個癡蒼蠅釘在門旁見前面防備甚緊他即抖開翅飛入後宮門看處見金聖娘娘伏在禦案上清清滴淚隱隱聲悲。行者飛進門去輕輕的落在他那烏雲散髻之上聽他哭的甚麼。少頃間那娘娘忽失聲道：“主公啊！

我和你：前生燒了斷頭香今世遭逢潑怪王。拆鳳三年何日會？

分鴛兩處致悲傷。差來長老才通信驚散佳姻一命亡。只為金鈴難解識相思又比舊時狂。”行者聞言即移身到他耳根後悄悄的叫道：“聖宮娘娘你休恐懼我還是你國差來的神僧孫長老未曾傷命。只因自家性急近妝台偷了金鈴你與妖王吃酒之時我卻脫身私出了前亭忍不住打開看看。不期扯動那塞口的綿花那鈴響一聲迸出煙火黃沙。我就慌了手腳把金鈴丟了現出原身使鐵棒苦戰不出恐遭毒手故變作一個蒼蠅兒釘在門樞上躲到如今。那妖王愈加嚴緊不肯開門。

你可去再以夫妻之禮哄他進來安寢我好脫身行事別作區處救你也。”娘娘一聞此言戰兢兢似神揪虛怯怯心如杵築淚汪汪的道：“你如今是人是鬼？”行者道：“我也不是人我也不是鬼如今變作個蒼蠅兒在此。你休怕快去請那妖王也。”娘娘不信淚滴滴悄語低聲道：“你莫魘寐我。”行者道：

“我豈敢魘寐你？你若不信展開手等我跳下來你看。”那娘娘真個把左手張開行者輕輕飛下落在他玉掌之間好便似：菡萏蕊頭釘黑豆牡丹花上歇遊蜂；繡

球心裡葡萄落百合枝邊黑點濃。金聖宮高擎玉掌叫聲神僧行者嚶嚶的應道：“我是神僧變的。”那娘娘方才信了悄悄的道：“我去請那妖王來時你卻怎生行事？”行者道：“古人雲斷送一生惟有酒。又雲破除萬事無過酒。酒之為用多端你只以飲酒為上你將那貼身的侍婢喚一個進來指與我看我就變作他的模樣在旁邊伏侍卻好下手。”那娘娘真個依言即叫：“春嬌何在？”那屏風後轉出一個玉面狐狸來跪下道：“娘娘喚春嬌有何使令？”娘娘道：“你去叫他們來點紗燈焚腦麝扶我上前庭請大王安寢也。”那春嬌即轉前面叫了七八個怪鹿妖狐打著兩對燈龍一對提爐擺列左右。娘娘欠身叉手那大聖早已飛去。好行者展開翅徑飛到那玉面狐狸頭上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個瞌睡蟲輕輕的放在他臉上。原來瞌睡蟲到了人臉上往鼻孔裡爬爬進孔中即瞌睡了。那春嬌果然漸覺困倦立不住腳搖樁打盹即忙尋著原睡處丟倒頭只情呼呼的睡起。行者跳下來搖身一變變做那春嬌一般模樣轉屏風與眾排立不題。

卻說那金聖宮娘娘往前正走有小妖看見即報賽太歲道：“大王娘娘來了。”那妖王急出剝皮亭外迎迓娘娘道：“大王啊煙火既息賊已無蹤深夜之際特請大王安置。”那妖滿心歡喜道：“娘娘珍重卻才那賊乃是孫悟空。他敗了我先鋒打殺我小校變化進來哄了我們我們這般搜檢他卻渺無蹤跡故此心上不安。”娘娘道：“那廝想是走脫了。大王放心勿慮且自安寢去也。”妖精見娘娘侍立敬請不敢堅辭只得吩咐群妖各要小心火燭謹防盜賊遂與娘娘徑往後宮。行者假變春嬌從兩班侍婢引入。娘娘叫：“安排酒來與大王解勞。”妖王笑道：“正是正是快將酒來我與娘娘壓驚。”假春嬌即同眾怪鋪排了果品整頓些腥肉調開桌椅。那娘娘擎杯這妖王也以一杯奉上二人穿換了酒杯。假春嬌在旁執著酒壺道：“大王與娘娘今夜才遞交杯盞請各飲幹穿個雙喜杯兒。”真個又各斟上又飲幹了。假春嬌又道：“大王娘娘喜會眾侍婢會唱的供唱善舞的起舞來耶。”說未畢只聽得一派歌聲齊調音律唱的唱舞的舞。他兩個又飲了許多。娘娘叫住了歌舞。眾侍婢分班出屏風外擺列惟有假春嬌執壺上下奉酒。娘娘與那妖王專說得是夫妻之話。你看那娘娘一片雲情雨意哄得那妖王骨軟筋麻只是沒福不得沾身。可憐！真是貓咬尿胞空歡喜！

敘了一會笑了一會娘娘問道：“大王寶貝不曾傷損麼？”妖王道：“這寶貝乃先天摶鑄之物如何得損！只是被那賊扯開塞口之綿燒了豹皮包袱也。”娘娘說：“怎生收拾？”妖王道：“不用收拾我帶在腰間哩。”假春嬌聞得此言即拔下毫毛一把嚼得粉碎輕輕挨近妖王將那毫毛放在他身上吹了三口仙氣暗暗的叫“變！”那些毫毛即變做三樣惡物乃蝨子、虼蚤、臭蟲攻入妖王身內挨著皮膚亂咬。那妖王燥癢難禁伸手入懷揣摸揉癢用指頭捏出幾個蝨子來拿近燈前觀看。娘娘見了含忖道：“大王想是襯衣襳了久不曾漿洗故生此物耳。”妖王慚愧道：“我從來不生此物可哥的今宵出醜。”娘娘笑道：“大王何為出醜？常言道皇帝身上也有三個禦虱哩。且脫下衣服來等我替你捉捉。”妖王真個解

帶脫衣。假春嬌在旁著意看著那妖王身上衣服層層皆有虼蚤跳件件皆排大臭蟲；子母虱密密濃濃就如螻蟻出窩中。不覺的揭到第三層見肉之處那金鈴上紛紛垓垓的也不勝其數。假春嬌道：“大王拿鈴子來等我也與你捉捉蝨子。”那妖王一則羞二則慌卻也不認得真假將三個鈴兒遞與假春嬌。假春嬌接在手中賣弄多時見那妖王低著頭抖這衣服他即將金鈴藏了拔下一根毫毛變作三個鈴兒一般無二拿向燈前翻檢；卻又把身子扭扭捏捏的抖了一抖將那蝨子、臭蟲、虼蚤收了歸在身上把假金鈴兒遞與那怪。那怪接在手中一朦朧無措那裡認得甚麼真假雙手托著那鈴兒遞與娘娘道：“今番你卻收好了卻要仔細仔細不要象前一番。”那娘娘接過來輕輕的揭開衣箱把那假鈴收了用黃金鎖鎖了卻又與妖王敘飲了幾杯酒教侍婢：“淨拂牙床展開錦被我與大王同寢。”那妖王諾諾連聲道：“沒福！沒福！不敢奉陪我還帶個宮女往西宮裡睡去娘娘請自安置。”遂此各歸寢處不題。

卻說假春嬌得了手將他寶貝帶在腰間現了本象把身子抖一抖收去那個瞌睡蟲兒徑往前走只聽得梆鈴齊響緊打三更。好行者捏著訣念動真言使個隱身法直至門邊。又見那門上拴鎖甚密卻就取出金箍棒望門一指使出那解鎖之法那門就輕輕開了急拽步出門站下厲聲高叫道：“賽太歲！還我金聖娘娘來！”連叫兩三遍驚動大小群妖急急看處前門開了即忙掌燈尋鎖把門兒依然鎖上著幾個跑入裡邊去報導：“大王！有人在大門外呼喚大王尊號要金聖娘娘哩！”

那裡邊侍婢即出宮門悄悄的傳言道：“莫吆喝大王才睡著了。”行者又在門前高叫那小妖又不敢去驚動。如此者三四遍俱不敢去通報。那大聖在外嚷嚷鬧鬧的直弄到天曉忍不住手輪著鐵棒上前打門。慌得那大小群妖頂門的頂門報信的報信。那妖王一覺方醒只聞得亂攛攛的喧嘩起身穿了衣服即出羅帳之外問道：“嚷甚麼？”眾侍婢才跪下道：“爺爺不知是甚人在洞外叫罵了半夜如今卻又打門。”妖王走出宮門只見那幾個傳報的小妖慌張張的磕頭道：“外面有人叫罵要金聖宮娘娘哩！若說半個不字他就說出無數的歪話甚不中聽。見天曉大王不出逼得打門也。”那妖道：“且休開門你去問他是那裡來的姓甚名誰快來回報。”小妖急出去隔門問道：“打門的是誰？”行者道：“我是朱紫國拜請來的外公來取聖宮娘娘回國哩！”那小妖聽得即以此言回報。那妖隨往後宮查問來歷。原來那娘娘才起來還未梳洗早見侍婢來報：

“爺爺來了。”那娘娘急整衣散挽黑雲出宮迎迓。才坐下還未及問又聽得小妖來報：“那來的外公已將門打破矣。”那妖笑道：“娘娘你朝中有多少將帥？”娘娘道：“在朝有四十八衛人馬良將千員各邊上元帥總兵不計其數。”妖王道：“可有個姓外的麼？”娘娘道：“我在宮只知內裡輔助君王早晚教誨妃嬪外事無邊我怎記得名姓！”妖王道：“這來者稱為外公我想著百家姓上更無個姓外的。娘娘賦性聰明出身高貴居皇宮之中必多覽書籍。記得那本書上有

此姓也？”娘娘道：“止千字文上有句外受傅訓想必就是此矣。”

妖王喜道：“定是！定是！”即起身辭了娘娘到剝皮亭上結束整齊點出妖兵開了門直至外面手持一柄宣花鉞斧厲聲高叫道：“那個是朱紫國來的外公？”行者把金箍棒攥在右手將左手指定道：“賢甥叫我怎的？”那妖王見了心中大怒道：“你這廝：相貌若猴子嘴臉似猢猻。七分真是鬼大膽敢欺人！”行者笑道：“你這個誑上欺君的潑怪原來沒眼！想我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九天神將見了我無一個老字不敢稱呼你叫我聲外公那裡虧了你！”妖王喝道：“快早說出姓甚名誰有些甚麼武藝敢到我這裡猖獗！”行者道：“你若不問姓名猶可若要我說出姓名只怕你立身無地！你上來站穩著聽我道：

生身父母是天地日月精華結聖胎。仙石懷抱無歲數靈根孕育甚奇哉。當年產我三陽泰今日歸真萬會諧。曾聚眾妖稱帥能降眾怪拜丹崖。玉皇大帝傳宣旨太白金星捧詔來。請我上天承職裔官封弼馬不開懷。初心造反謀山洞大膽興兵鬧禦階。托塔天王並太子交鋒一陣盡猥衰。金星複奏玄穹帝再降招安敕旨來。封做齊天真大聖那時方稱棟樑材。又因攪亂蟠桃會仗酒偷丹惹下災。太上老君親奏駕西池王母拜瑤台。情知是我欺王法即點天兵火牌。十萬凶星並惡曜干戈劍戟密排排。天羅地網漫山布齊舉刀兵大會垓。惡鬥一場無勝敗觀音推薦二郎來兩家對敵分高下他有梅山兄弟儕。

各逞英雄施變化天門三聖撥雲開。老君丢了金鋼套眾神擒我到金階。不須詳允書供狀罪犯淩遲殺斬災。斧剁錘敲難損命刀輪劍砍怎傷懷！火燒雷打只如此無計摧殘長壽胎。押赴太清兜率院爐中煆煉盡安排。日期滿足才開鼎我向當中跳出來。手挺這條如意棒翻身打上玉龍台。各星各象皆潛躲大鬧天宮任我歪。巡視靈官忙請佛釋伽與我逞英才。手心之內翻筋斗游遍周天去複來。佛使先知賺哄法被他壓住在天崖。到今五百餘年矣解脫微軀又弄乖。特保唐僧西域去悟空行者甚明白。西方路上降妖怪那個妖邪不懼哉！”那妖王聽他說出悟空行者遂道：“你原來是大鬧天宮的那廝你既脫身保唐僧西去你走你的路去便罷了。怎麼羅織管事替那朱紫國為奴卻到我這裡尋死！”行者喝道：“賊潑怪！說話無知！我受朱紫國拜請之禮又蒙他稱呼管待之恩我老孫比那王位還高千倍他敬之如父母事之如神明你怎麼說出為奴二字！我把你這誑上欺君之怪不要走！吃外公一棒！”那妖慌了手腳即閃身躲過使宣花斧劈面相迎。這一場好殺！你看：金箍如意棒風刃宣花斧。一個咬牙狠凶一個切齒施威武。這個是齊天大聖降臨凡那個是作怪妖王來下土。兩個噴雲噯霧照天宮真是走石揚沙遮鬥府。往往來來解數多翻翻覆複金光吐。齊將本事施各把神通賭。這個要取娘娘轉帝都那個喜同皇后居山塢。這場都是沒來由捨死忘生因國主。他兩個戰經五十回合不分勝負。那妖王見行者手段高強料不能取勝將斧架住他的鐵棒道：“孫行者你且住了。我今日還未早膳待我進了膳再來與你定雌雄。”行者情知

是要取鈴鐺收了鐵棒道：“好漢子不趕乏兔兒你去你去！吃飽些好來領死！”

那妖急轉身闖入裡邊對娘娘道：“快將寶貝拿來！”娘娘道：“要寶貝何干？”妖王道：“今早叫戰者乃是取經的和尚之徒叫做孫悟空行者假稱外公。我與他戰到此時不分勝負。

等我拿寶貝出去放些煙火燒這猴頭。”娘娘見說心中忸突：

欲不取出鈴兒恐他見疑；欲取出鈴兒又恐傷了孫行者性命。

正自躊躇未定那妖王又催逼道：“快拿出來！”這娘娘無奈只得將鎖鑰開了把三個鈴兒遞與妖王。妖王拿了就走出洞。娘娘坐在宮中淚如雨下思量行者不知可能逃得性命。兩人卻俱不知是假鈴也。那妖出了門就占起上風叫道：“孫行者休走！看我搖搖鈴兒！”行者笑道：“你有鈴我就沒鈴？你會搖我就不會搖？”妖王道：“你有甚麼鈴兒拿出來我看。”行者將鐵棒捏做個繡花針兒藏在耳內卻去腰間解下三個真寶貝來對妖王說：“這不是我的紫金鈴兒？”妖王見了心驚道：“蹺蹊！蹺蹊！他的鈴兒怎麼與我的鈴兒就一般無二！縱然是一個模子鑄的好道打磨不到也有多個瘢兒少個蒂兒卻怎麼這等一毫不差？”又問：“你那鈴兒是那裡來的？”行者道：“賢甥你那鈴兒卻是那裡來的。”妖王老實便就說道：“我這鈴兒是：太清仙君道源深八卦爐中久煉金。結就鈴兒稱至寶老君留下到如今。”行者笑道：“老孫的鈴兒也是那時來的。”妖王道：“怎生出處？”行者道：“我這鈴兒是：道祖燒丹兜率宮金鈴摶煉在爐中。二三如六迴圈寶我的雌來你的雄。”妖王道：“鈴兒乃金丹之寶又不是飛禽走獸如何辨得雌雄？但只是搖出寶來就是好的！”行者道：“口說無憑做出便見且讓你先搖。”那妖王真個將頭一個鈴兒幌了三幌不見火出；第二個幌了三幌不見煙出；第三個幌了三幌也不見沙出。妖王慌了手腳道：“怪哉！怪哉！世情變了！這鈴兒想是懼內雄見了雌所以不出來了。”行者道：“賢甥住了手等我也搖搖你看。”好猴子一把攥了三個鈴兒一齊搖起。你看那紅火、青煙、黃沙一齊滾出骨都都燎樹燒山！大聖口裡又念個咒語望巽地上叫：“風來！”真個是風催火勢火挾風威紅焰焰黑沉沉滿天煙火遍地黃沙！把那賽太歲唬得魄散魂飛走頭無路在那火當中怎逃性命！

只聞得半空中厲聲高叫：“孫悟空！我來了也！”行者急回頭上望原來是觀音菩薩左手托著淨瓶右手拿著楊柳灑下甘露救火哩慌得行者把鈴兒藏在腰間即合掌倒身下拜。那菩薩將柳枝連拂幾點甘露霎時間煙火俱無黃沙絕跡。行者叩頭道：“不知大慈臨凡有失回避。敢問菩薩何往？”菩薩道：

“我特來收尋這個妖怪。”行者道：“這怪是何來歷敢勞金身下降收之？”

菩薩道：“他是我跨的個金毛犼。因牧童盹睡失於防守這孽畜咬斷鐵索走來卻與朱紫國王消災也。”行者聞言急欠身道：“菩薩反說了他在這裡欺君騙後敗俗傷風與那國王生災卻說是消災何也？”菩薩道：“你不知之當時朱紫國先王在位之時這個王還做東宮太子未曾登基他年幼間極好射獵。他率領人馬縱放鷹犬正來到落鳳坡前有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薩所生二子乃雌雄兩個雀雛停翅在山坡之下被此王弓開處射傷了雄孔雀那雌孔雀也帶箭歸西。佛母懺悔以後吩咐教他拆鳳三年身耽啾疾。那時節我跨著這犼同聽此言不期這孽畜留心故來騙了皇后與王消災。至今三年冤愆滿足幸你來救治王患我特來收妖邪也。”行者道：“菩薩雖是這般故事奈何他玷污了皇后敗俗傷風壞倫亂法卻是該他死罪。今蒙菩薩親臨饒得他死罪卻饒不得他活罪。讓我打他二十棒與你帶去罷。”菩薩道：“悟空你既知我臨凡就當看我分上一都饒了罷也算你一番降妖之功。

若是動了棍子他也就是死了。”行者不敢違言只得拜道：“菩薩既收他回海再不可令他私降人間貽害不淺！”那菩薩才喝了一聲：“孽畜！還不還原待何時也！”只見那怪打個滾現了原身將毛衣抖抖菩薩騎上。菩薩又望項下一看不見那三個金鈴。菩薩道：“悟空還我鈴來。”行者道：“老孫不知。”菩薩喝道：“你這賊猴！若不是你偷了這鈴莫說一個悟空就是十個也不敢近身！快拿出來！”行者笑道：“實不曾見。”菩薩道：“既不曾見等我念念《緊箍兒咒》。”那行者慌了只教：“莫念莫念！鈴兒在這裡哩！”這正是：犼項金鈴何人解？解鈴人還問系鈴人。菩薩將鈴兒套在犼項下飛身高坐。你看他四足蓮花生焰焰滿身金縷迸森森大慈悲回南海不題。

卻說孫大聖整束了衣裙輪鐵棒打進獬豸洞去把群妖眾怪盡情打死。剿除乾淨。直至宮中請聖宮娘娘回國那娘娘頂禮不盡。行者將菩薩降妖並拆鳳原由備說了一遍尋些軟草紮了一條草龍教：“娘娘跨上合著眼莫怕我帶你回朝見主也。”那娘娘謹遵吩咐行者使起神通只聽得耳內風響。半個時辰帶進城按落雲頭叫：“娘娘開眼。”那皇后睜開眼看認得是鳳閣龍樓心中歡喜撇了草龍與行者同登寶殿。那國王見了急下龍床就來扯娘娘玉手欲訴離情猛然跌倒在地只叫：“手疼！手疼！”八戒哈哈大笑道：“嘴臉！沒福消受！

一見面就蟄殺了也！”行者道：“呆子你敢扯他扯兒麼？”八戒道：“就扯他扯兒便怎的？”行者道：“娘娘身上生了毒刺手上有蜇陽之毒。自到麒麟山與那賽太歲三年那妖更不曾沾身但沾身就害身疼但沾手就害手疼。”眾官聽說道：“似此怎生奈何？”此時外面眾官憂疑內裡妃嬪悚懼旁有玉聖、銀聖二宮將君王扶起。俱正在倉皇之際忽聽得那半空中有人叫道：“大聖我來也。”行者抬頭觀看只見那：肅肅沖天鶴唳飄飄徑至朝前。繚繞祥光道道氤氳瑞氣翩翩。棕衣苫體放雲煙足踏芒鞋罕見。手執龍鬚蠅帚絲絛腰下圍纏。乾坤處處結人緣大地逍遙遊遍。此乃是大羅天上紫雲仙今日臨凡解魘。行者上前迎住道：

“張紫陽何往？”紫陽真人直至殿前躬身施禮道：“大聖小仙張伯端起手。”行者答禮道：“你從何來？”真人道：“小仙三年前曾赴佛會因打這裡經過見朱紫國王有拆鳳之憂我恐那妖將皇后玷辱有壞人倫後日難與國王複合。是我將一件舊棕衣變作一領新霞裳光生五彩進與妖王教皇後穿了妝新。那皇后穿上身即生一身毒刺毒刺者乃棕毛也。今知大聖成功特來解魘。”行者道：“既如此累你遠來且快解脫。”真人走向前對娘娘用手一指即脫下那件棕衣那娘娘遍體如舊。真人將衣抖一抖披在身上對行者道：“大聖勿罪小仙告辭。”行者道：“且住待君王謝謝。”真人笑道：“不勞不勞。”遂長揖一聲騰空而去慌得那皇帝、皇后及大小眾臣一個個望空禮拜。

拜畢即命大開東閣酬謝四僧。那君王領眾跪拜夫妻才得重諧。正當歡宴時行者叫：“師父拿那戰書來。”長老袖中取出遞與行者行者遞與國王道：“此書乃那怪差小校送來者。

那小校已先被我打死送來報功。後複至山中變作小校進洞回復因得見娘娘盜出金鈴幾乎被他拿住；又變化複偷出與他對敵。幸遇觀音菩薩將他收去又與我說拆鳳之故。”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那舉國君臣內外無一人不感謝稱讚。唐僧道：“一則是賢王之福二來是小徒之功。今蒙盛宴至矣！至矣！就此拜別不要誤貧僧向西去也。”那國王懇留不得遂換了關文大排鑾駕請唐僧穩坐龍車那君王妃後俱捧轂推輪相送而別。正是：有緣洗盡憂疑病絕念無思心自寧。畢竟這去後面再有甚麼吉凶之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盤絲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話表三藏別了朱紫國王整頓鞍馬西進。行彀多少山原歷盡無窮水道不覺的秋去冬殘又值春光明媚。師徒們正在路踏青玩景忽見一座庵林三藏滾鞍下馬站立大道之旁。行者問道：“師父這條路平坦無邪因何不走？”八戒道：“師兄好不通情！師父在馬上坐得困了也讓他下來關關風是。”三藏道：“不是關風我看那裡是個人家意欲自去化些齋吃。”行者笑道：“你看師父說的是那裡話。你要吃齋我自去化俗語雲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豈有為弟子者高坐教師父去化齋之理？”三藏道：“不是這等說。平日間一望無邊無際你們沒遠沒近的去化齋今日人家逼近可以叫應也讓我去化一個來。”

八戒道：“師父沒主張。常言道三人出外小的兒苦你況是個父輩我等俱是弟子。古書雲有事弟子服其勞等我老豬去。”

三藏道：“徒弟啊今日天氣晴明與那風雨之時不同。那時節汝等必定遠去此個人家等我去有齋無齋可以就回走路。”

沙僧在旁笑道：“師兄不必多講師父的心性如此不必違拗。

若惱了他就化將齋來他也不吃。”

八戒依言即取出缽盂與他換了衣帽。拽開步直至那莊前觀看卻也好座住場但見：石橋高聳古樹森齊。石橋高聳潺潺流水接長溪；古樹森齊聒聒幽禽鳴遠岱。橋那邊有數椽茅屋清清雅雅若仙庵；又有那一座蓬窗白白明明欺道院。窗前忽見四佳人都在那裡刺鳳描鸞做針線。長老見那人家沒個男兒只有四個女子不敢進去將身立定閃在喬林之下只見那女子一個個：閨心堅似石蘭性喜如春。嬌臉紅霞襯朱唇絳脂勻。蛾眉橫月小蟬鬢迭雲新。若到花間立遊蜂錯認真。少停有半個時辰一靜悄悄雞犬無聲。自家思慮道：

“我若沒本事化頓齋飯也惹那徒弟笑我敢道為師的化不出齋來為徒的怎能去拜佛。”長老沒計奈何也帶了幾分不是趨步上橋又走了幾步只見那茅屋裡面有一座木香亭子亭子下又有三個女子在那裡踢氣球哩。你看那三個女子比那四個又生得不同但見那：飄揚翠袖搖拽緗裙。飄揚翠袖低籠著玉筍纖纖；搖拽緗裙半露出金蓮窄窄。形容體勢十分全動靜腳跟千樣躧。拿頭過論有高低張泛送來真又楷。轉身踢個出牆花退步翻成大過海。輕接一團泥單槍急對拐。明珠上佛頭實捏來尖靴。窄磚偏會拿臥魚將腳跰。平腰折膝蹲扭頂翹跟躧。扳凳能喧泛披肩甚脫灑。絞襠任往來鎖項隨搖擺。踢的是黃河水倒流金魚灘上買。那個錯認是頭兒這個轉身就打拐。端然捧上臁周正尖來潠。提跟潠草鞋倒插回頭采。退步泛肩妝鉤兒只一歹。版簍下來長便把奪門揣。踢到美心時佳人齊喝采。一個個汗流粉膩透羅裳興懶情疏方叫海。

言不盡又有詩為證詩曰：蹴踘當場三月天仙風吹下素嬋娟。汗沾粉面花含露塵染蛾眉柳帶煙。翠袖低垂籠玉筍緗裙斜拽露金蓮。幾回踢罷嬌無力雲鬢蓬鬆寶髻偏。三藏看得時辰久了只得走上橋頭應聲高叫道：“女菩薩貧僧這裡隨緣佈施些兒齋吃。”那些女子聽見一個個喜喜歡歡拋了針線撇了氣球都笑笑吟吟的接出門來道：“長老失迎了今到荒莊決不敢攔路齋僧請裡面坐。”三藏聞言心中暗道：“善哉善哉！西方正是佛地！女流尚且注意齋僧男子豈不虔心向佛？”長老向前問訊了相隨眾女入茅屋過木香亭看處呀！

原來那裡邊沒甚房廊只見那：巒頭高聳地脈遙長。巒頭高聳接雲煙地脈遙長通海嶽。門近石橋九曲九灣流水顧；園栽桃李千株千顆鬥穠華。藤薜掛懸三五樹芝蘭香散萬千花。遠觀洞府欺蓬島近睹山林壓太華。正是妖仙尋隱處更無鄰舍獨成家。有一女子上前把石頭門推開兩扇請唐僧裡面坐。那長老只得進去忽抬頭看時鋪設的都是石桌、石凳冷氣陰陰。長老心驚暗自思忖道：“這去處

少吉多凶斷然不善。”眾女子喜笑吟吟都道：“長老請坐。”長老沒奈何只得坐了少時間打個冷禁。眾女子問道：“長老是何寶山？化甚麼緣？還是修橋補路建寺禮塔還是造佛印經？請緣簿出來看看。”長老道：“我不是化緣的和尚。”女子道：“既不化緣到此何干？”長老道：“我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大雷音求經者。適過寶方腹間饑餒特造檀府募化一齋貧僧就行也。”眾女子道：“好！好！

好！常言道遠來的和尚好看經。妹妹們！不可怠慢快辦齋來。”

此時有三個女子陪著言來語去論說些因緣。那四個到廚中撩衣斂袖炊火刷鍋。你道他安排的是些甚麼東西？原來是人油炒煉人肉煎熬熬得黑糊充作麵筋樣子剜的人腦煎作豆腐塊片。兩盤兒捧到石桌上放下對長老道：“請了倉卒間不曾備得好齋且將就吃些充腹後面還有添換來也。”那長老聞了一聞見那腥膻不敢開口欠身合掌道：“女菩薩貧僧是胎裡素。”眾女子笑道：“長老此是素的。”長老道：“阿彌陀佛！若象這等素的啊我和尚吃了莫想見得世尊取得經卷。”眾女子道：“長老你出家人切莫揀人佈施。”長老道：“怎敢怎敢！我和尚奉大唐旨意一路西來微生不損見苦就救遇穀粒手拈入口逢絲縷聯綴遮身怎敢揀主佈施！”眾女子笑道：“長老雖不揀人佈施卻只有些上門怪人。莫嫌粗淡吃些兒罷。”長老道：“實是不敢吃恐破了戒望菩薩養生不若放生放我和尚出去罷。”那長老掙著要走那女子攔住門怎麼肯放俱道：“上門的買賣倒不好做！放了屁兒卻使手掩你往那裡去？”他一個個都會些武藝手腳又活把長老扯住順手牽羊撲的摜倒在地。眾人按住將繩子捆了懸樑高吊這吊有個名色叫做“仙人指路”。原來是一隻手向前牽絲吊起；

一隻手攔腰捆住將繩吊起兩隻腳向後一條繩吊起三條繩把長老吊在梁上卻是脊背朝上肚皮朝下。那長老忍著疼噙著淚心中暗恨道：“我和尚這等命苦！只說是好人家化頓齋吃豈知道落了火坑！徒弟啊！來救我還得見面但遲兩個時辰我命休矣！”那長老雖然苦惱卻還留心看著那些女子。

那些女子把他吊得停當便去脫剝衣服。長老心驚暗自忖道：

“這一脫了衣服是要打我的情了或者夾生兒吃我的情也有哩。”原來那女子們只解了上身羅衫露出肚腹各顯神通：一個個腰眼中冒出絲繩有鴨蛋粗細骨都都的迸玉飛銀時下把莊門瞞了不題。

卻說那行者、八戒、沙僧都在大道之旁。他二人都放馬看擔惟行者是個頑皮他且跳樹攀枝摘葉尋果忽回頭只見一片光亮慌得跳下樹來吆喝道：“不好不好！師父造化低了！”行者用手指道：“你看那莊院如何？”八戒沙僧共目視

之那一片如雪又亮如雪似銀又光似銀。八戒道：“罷了罷了！師父遇著妖精了！我們快去救他也！”行者道：“賢弟莫嚷你都不見怎的等老孫去來。”沙僧道：“哥哥仔細。”行者道：“我自有處。”好大聖束一束虎皮裙掣出金箍棒拽開腳兩三步跑到前邊看見那絲繩纏了有千百層厚穿穿道道卻似經緯之勢用手按了一按有些粘軟沾人。行者更不知是甚麼東西他即舉棒道：“這一棒莫說是幾千層就有幾萬層也打斷了！”正欲打又停住手道：“若是硬的便可打斷這個軟的只好打匾罷了。假如驚了他纏住老孫反為不美。等我且問他一問再打。”你道他問誰？即撚一個訣念一個咒拘得個土地老兒在廟裡似推磨的一般亂轉。土地婆兒道：“老兒你轉怎的？好道是羊兒風了！”土地道：“你不知！你不知！有一個齊天大聖來了我不曾接他他那裡拘我哩。”婆兒道：“你去見他便了卻如何在這裡打轉？”土地道：“若去見他他那棍子好不重他管你好歹就打哩！”婆兒道：“他見你這等老了那裡就打你？”

土地道：“他一生好吃沒錢酒偏打老年人。”兩口兒講一會沒奈何只得走出去戰兢兢的跪在路旁叫道：“大聖當境土地叩頭。”行者道：“你且起來不要假忙我且不打你寄下在那裡。

我問你此間是甚地方？”土地道：“大聖從那廂來？”行者道：

“我自東土往西來的。”土地道：“大聖東來可曾在那山嶺上？”

行者道：“正在那山嶺上我們行李馬匹還都歇在那嶺上不是！”土地道：“那嶺叫做盤絲嶺嶺下有洞叫做盤絲洞洞裡有七個妖精。”行者道：“是男怪女怪？”土地道：“是女怪。”行者道：“他有多大神通？”土地道：“小神力薄威短不知他有多大手段只知那正南上離此有三裡之遙有一座濯垢泉乃天生的熱水原是上方七仙姑的浴池。自妖精到此居住占了他的濯垢泉仙姑更不曾與他爭競平白地就讓與他了。我見天仙不惹妖魔怪必定精靈有大能。”行者道：“占了此泉何干？”土地道：“這怪占了浴池一日三遭出來洗澡。如今巳時已過午時將來啞。”行者聽言道：“土地你且回去等我自家拿他罷。”

那土地老兒磕了一個頭戰兢兢的回本廟去了。

這大聖獨顯神通搖身一變變作個麻蒼蠅兒釘在路旁草梢上等待。須臾間只聽得呼呼吸吸之聲猶如蠶食葉卻似海生潮。只好有半盞茶時絲繩皆盡依然現出莊村還象當初模樣。又聽得呀的一聲柴扉響處裡邊笑語喧嘩走出七個女子。行者在暗中細看見他一個個攜手相攙挨肩執袂有說有笑的走過橋來果是標緻。但見：比玉香尤勝如花語更真。柳眉橫遠岫檀口破櫻唇。釵頭翹翡翠金蓮閃絳裙。卻似嫦娥臨下界仙子落凡塵。行者笑道：“怪不得我師父要來化齋原來是

這一般好處。這七個美人兒假若留住我師父要吃也不彀一頓吃要用也不彀兩日用要動手輪流一擺佈就是死了。

且等我去聽他一聽看他怎的算計。”好大聖嚶的一聲飛在那前面走的女子雲髻上釘住。才過橋來後邊的走向前來呼道：“姐姐我們洗了澡來蒸那胖和尚吃去。”行者暗笑道：“這怪物好沒算計！煮還省些柴怎麼轉要蒸了吃！”那些女子採花鬥草向南來不多時到了浴池。但見一座門牆十分壯麗遍地野花香豔豔滿旁蘭蕙密森森。後面一個女子走上前呼哨的一聲把兩扇門兒推開那中間果有一塘熱水。這水自開闢以來太陽星原貞有十後被羿善開弓射落九烏墜地止存金烏一星乃太陽之真火也。天地有九處湯泉俱是眾烏所化。那九陽泉乃香冷泉、伴山泉、溫泉、東合泉、滿山泉、孝安泉、廣汾泉、湯泉此泉乃濯垢泉。有詩為證詩曰：一氣無冬夏三秋永注春。炎波如鼎沸熱浪似湯新。分溜滋禾稼停流蕩俗塵。

涓涓珠淚泛滾滾玉團津。潤滑原非釀清平還自溫。瑞祥本地秀造化乃天真。佳人洗處冰肌滑滌蕩塵煩玉體新。那浴池約有五丈餘闊十丈多長內有四尺深淺但見水清徹底。底下水一似滾珠泛玉骨都都冒將上來四面有六七個孔竅通流。

流去二三裡之遙淌到田裡還是溫水。池上又有三間亭子亭子中近後壁放著一張八隻腳的板凳。兩山頭放著兩個描金彩漆的衣架。行者暗中喜嚶嚶的一翅飛在那衣架頭上釘住。

那些女子見水又清又熱便要洗浴即一齊脫了衣服搭在衣架上。一齊下去被行者看見：褪放紐扣兒解開羅帶結。

酥胸白似銀玉體渾如雪。肘膊賽凝胭香肩疑粉捏。肚皮軟又綿脊背光還潔。膝腕半圍團金蓮三寸窄。中間一段情露出風流穴。那女子都跳下水去一個個躍浪翻波負水頑耍。行者道：“我若打他啊只消把這棍子往池中一攪就叫做滾湯潑老鼠一窩兒都是死。可憐！可憐！打便打死他只是低了老孫的名頭。常言道男不與女鬥我這般一個漢子打殺這幾個丫頭著實不濟。不要打他只送他一個絕後計教他動不得身出不得水多少是好。”好大聖捏著訣念個咒搖身一變變作一個餓老鷹但見：毛猶霜雪眼若明星。妖狐見處魂皆喪狡兔逢時膽盡驚。鋼爪鋒芒快雄姿猛氣橫。會使老拳供口腹不辭親手逐飛騰。萬里寒空隨上下穿雲檢物任他行。呼的一翅飛向前輪並利爪把他那衣架上搭的七套衣服盡情雕去徑轉嶺頭現出本相來見八戒、沙僧道：“你看。”那呆子迎著對沙僧笑道：“師父原來是典當鋪裡拿了去的。”沙僧道：

“怎見得？”八戒道：“你不見師兄把他些衣服都搶將來也？”行者放下道：“此是妖精穿的衣服。”八戒道：“怎麼就有這許多？”

行者道：“七套。”八戒道：“如何這般剝得容易又剝得乾淨？”

行者道：“那曾用剝。原來此處喚做盤絲嶺那莊村喚做盤絲洞。洞中有七個女怪把我師父拿住吊在洞裡都向濯垢泉去洗浴。那泉卻是天地產成的一塘子熱水。他都算計著洗了澡要把師父蒸吃。是我跟到那裡見他脫了衣服下水我要打他恐怕汙了棍子又怕低了名頭是以不曾動棍只變做一個餓老鷹雕了他的衣服。他都忍辱含羞不敢出頭蹲在水中哩。

我等快去解下師父走路罷。”八戒笑道：“師兄你凡幹事只要留根。既見妖精如何不打殺他卻就去解師父！他如今縱然藏羞不出到晚間必定出來。他家裡還有舊衣服穿上一套來趕我們。縱然不趕他久住在此我們取了經還從那條路回去。常言道甯少路邊錢莫少路邊拳。那時節他攔住了吵鬧卻不是個仇人也？”行者道：“憑你如何主張？”八戒道：“依我先打殺了妖精再去解放師父此乃斬草除根之計。”行者道：

“我是不打他。你要打你去打他。”

八戒抖擻精神歡天喜地舉著釘鈀拽開步徑直跑到那裡。忽的推開門看時只見那七個女子蹲在水裡口中亂罵那鷹哩道：“這個匾毛畜生！貓嚼頭的亡人！把我們衣服都雕去了教我們怎的動手！”八戒忍不住笑道：“女菩薩在這裡洗澡哩也攜帶我和尚洗洗何如？”那怪見了作怒道：“你這和尚十分無禮！我們是在家的女流你是個出家的男子。古書雲：七年男女不同席你好和我們同塘洗澡？”八戒道：“天氣炎熱沒奈何將就容我洗洗兒罷。那裡調甚麼書擔兒同席不同席！”

呆子不容說丟了釘鈀脫了皂錦直裰撲的跳下水來那怪心中煩惱一齊上前要打。不知八戒水勢極熟到水裡搖身一變變做一個鯰魚精。那怪就都摸魚趕上拿他不住：東邊摸忽的又漬了西去；西邊摸忽的又漬了東去；滑扢虀的只在那腿襠裡亂鑽。原來那水有攙胸之深水上盤了一會又盤在水底都盤倒了喘噓噓的精神倦怠。八戒卻才跳將上來現了本相穿了直裰執著釘鈀喝道：“我是那個？你把我當鯰魚精哩！”那怪見了心驚膽戰對八戒道：“你先來是個和尚到水裡變作鯰魚及拿你不住卻又這般打扮你端的是從何到此？是必留名。”八戒道：“這夥潑怪當真的不認得我！我是東土大唐取經的唐長老之徒弟乃天蓬元帥悟能八戒是也。你把我師父吊在洞裡算計要蒸他受用！我的師父又好蒸吃？快早伸過頭來各築一鈀教你斷根！”那些妖聞此言魂飛魄散就在水中跪拜道：“望

老爺方便方便！我等有眼無珠誤捉了你師父雖然吊在那裡不曾敢加刑受苦。望慈悲饒了我的性命情願貼些盤費送你師父往西天去也。”八戒搖頭道：“莫說這話！俗語說得好曾著賣糖君子哄到今不信口甜人。是便築一鈀各人走路！”呆子一味粗夯顯手段那有憐香惜玉之心舉著鈀不分好歹趕上前亂築。那怪慌了手腳那裡顧甚麼羞恥只是性命要緊隨用手侮著羞處跳出水來都跑在亭子裡站立作出法來：臍孔中骨都都冒出絲繩瞞天搭了個大絲篷把八戒罩在當中。那呆子忽抬頭不見天日即抽身往外便走那裡舉得腳步！原來放了絆腳索滿地都是絲繩動動腳跌個躘踵：左邊去一個面磕地；右邊去一個倒栽蔥；急轉身又跌了個嘴揾地；忙爬起又跌了個豎蜻蜓。也不知跌了多少跟頭把個呆子跌得身麻腳軟頭暈眼花爬也爬不動只睡在地下呻吟。那怪物卻將他困住也不打他也不傷他一個個跳出門來將絲篷遮住天光各回本洞。到了石橋上站下念動真言霎時間把絲篷收了赤條條的跑入洞裡侮著那話從唐僧面前笑嘻嘻的跑過去。走入石房取幾件舊衣穿了徑至後門口立定叫：“孩兒們何在？”原來那妖精一個有一個兒子卻不是他養的都是他結拜的乾兒子。有名喚做蜜、螞、蜍、班、蜢、蠟、蜻：蜜是蜜蜂螞是螞蜂蜍是蜍蜂班是班毛蜢是牛蜢蠟是抹蠟蜻是蜻蜓。原來那妖精幔天結網擄住這七般蟲蛭卻要吃他。古雲禽有禽言獸有獸語當時這些蟲哀告饒命願拜為母遂此春采百花供怪物夏尋諸卉孝妖精。忽聞一聲呼喚都到面前問：“母親有何使令？”眾怪道：“兒啊早間我們錯惹了唐朝來的和尚才然被他徒弟攔在池裡出了多少醜幾乎喪了性命！

汝等努力快出門前去退他一退。如得勝後可到你舅舅家來會我。”那些怪既得逃生往他師兄處孽嘴生災不題。你看這些蟲蛭一個個摩拳擦掌出來迎敵。

卻說八戒跌得昏頭昏腦猛抬頭見絲篷絲索俱無他才一步一探爬將起來忍著疼找回原路見了行者用手扯住道：

“哥哥我的頭可腫、臉可青麼？”行者道：“你怎的來？”八戒道：

“我被那廝將絲繩罩住放了絆腳索不知跌了多少跟頭跌得我腰拖背折寸步難移。卻才絲篷索子俱空方得了性命回來也。”沙僧見了道：“罷了罷了！你闖下禍來也！那怪一定往洞裡去傷害師父、我等快去救他！”行者聞言急拽步便走八戒牽著馬急急來到莊前但見那石橋上有七個小妖兒擋住道：“慢來慢來！吾等在此！”行者看了道：“好笑！乾淨都是些小人兒！

長的也只有二尺五六寸不滿三尺；重的也只有**斤不滿十斤。”喝道：“你是誰？”那怪道：“我乃七仙姑的兒子。你把我母親欺辱了還敢無知打上我門！不要走！仔細！”好怪物！一個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亂打將來。八戒見了生嗔本是跌惱了的性子又見那夥蟲蛭小巧就狠舉鈀來築。

那些怪見呆子兇猛一個個現了本象飛將起去叫聲“變！”須臾間一個變十個十個變百個百個變千個千個變萬個個個都變成無窮之數。只見：滿天飛抹蠟遍地舞蜻蜓。

蜜螞追頭額蜍蜂紮眼睛。班毛前後咬牛蜢上下叮。撲面漫漫黑翛翛神鬼驚。八戒慌了道：“哥啊只說經好取西方路上蟲兒也欺負人哩！”行者道：“兄弟不要怕快上前打！”八戒道：“撲頭撲臉渾身上下都叮有十數層厚卻怎麼打？”行者道：“沒事！沒事！我自有手段！”沙僧道：“哥啊有甚手段快使出來罷！一會子光頭上都叮腫了！”好大聖拔了一把毫毛嚼得粉碎噴將出去即變做些黃、麻、鼠、白、雕、魚、鷂。八戒道：“師兄又打甚麼市語黃啊、麻啊哩？”行者道：“你不知黃是黃鷹麻是麻鷹鼠是鼠鷹白是白鷹雕是雕鷹魚是魚鷹鷂是鷂鷹。那妖精的兒子是七樣蟲我的毫毛是七樣鷹。”

鷹最能、蟲一嘴一個爪打翅敲須臾打得罄盡滿空無跡地積尺餘。

三兄弟方才闖過橋去徑入洞裡只見老師父吊在那裡哼哼的哭哩。八戒近前道：“師父你是要來這裡吊了耍子不知作成我跌了多少跟頭哩！”沙僧道：“且解下師父再說。”行者即將繩索挑斷放下唐僧都問道：“妖精那裡去了？”唐僧道：“那七個怪都赤條條的往後邊叫兒子去了。”行者道：“兄弟們跟我來尋去。”三人各持兵器往後園裡尋處不見蹤跡。都到那桃李樹上尋遍不見八戒道：“去了！去了！”沙僧道：“不必尋他等我扶師父去也。”弟兄們複來前面請唐僧上馬道：“師父下次化齋還讓我們去。”唐僧道：“徒弟呵以後就是餓死也再不自專了。”八戒道：“你們扶師父走著等老豬一頓鈀築倒他這房子教他來時沒處安身。”行者笑道：“築還費力不若尋些柴來與他個斷根罷。”好呆子尋了些朽松破竹幹柳枯藤點上一把火烘烘的都燒得乾淨。師徒卻才放心前來。咦！畢竟這去不知那怪的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情因舊恨生災毒 心主遭魔幸破光

話說孫大聖扶持著唐僧與八戒、沙僧奔上大路一直西來。不半晌忽見一處樓閣重重宮殿巍巍。唐僧勒馬道：“徒弟你看那是個甚麼去處？”行者舉頭觀看忽然見：山環樓閣溪繞亭台。門前雜樹密森森宅外野花香豔豔。柳間棲白鷺渾如煙裡玉無瑕；桃內囀黃鶯卻似火中金有色。雙雙野鹿忘情閑踏綠莎茵；對對山禽飛語高鳴紅樹杪。真如劉阮天臺洞不亞神仙閬苑家。行者報導：“師父那所在也不是王侯第宅也不是豪富人家卻象一個庵觀寺院到那裡方知端的。”三藏聞言加鞭促馬。師徒們來至門前觀看門上嵌著一塊石板上有黃花觀三字。三藏下馬八戒道：“黃花觀乃道士之家我們進去會他一會也好他與我們衣冠雖

別修行一般。”沙僧道：

“說得是一則進去看看景致二來也當撒貨頭口。看方便處安排些齋飯與師父吃。”長老依言四眾共入但見二門上有一對春聯：“黃芽白雪神仙府瑤草琪花羽士家。”行者笑道：“這個是燒茅煉藥弄爐火提罐子的道士。”三藏撚他一把道：“謹言！謹言！我們不與他相識又不認親左右暫時一會管他怎的？”說不了進了二門只見那正殿謹閉東廊下坐著一個道士在那裡丸藥。你看他怎生打扮：戴一頂紅豔豔戧金冠穿一領黑淄淄烏皂服踏一雙綠陣陣雲頭履系一條黃拂拂呂公絛。面如瓜鐵目若朗星。準頭高大類回回唇口翻張如達達。

道心一片隱轟雷伏虎降龍真羽士。三藏見了厲聲高叫道：

“老神仙貧僧問訊了。”那道士猛抬頭一見心驚丟了手中之藥按簪兒整衣服降階迎接道：“老師父失迎了請裡面坐。”

長老歡喜上殿推開門見有三清聖象供桌有爐有香即拈香注爐禮拜三匝方與道士行禮。遂至客位中同徒弟們坐下。

急喚仙童看茶當有兩個小童即入裡邊尋茶盤洗茶盞擦茶匙辦茶果。忙忙的亂走早驚動那幾個冤家。

原來那盤絲洞七個女怪與這道士同堂學藝自從穿了舊衣喚出兒子徑來此處。正在後面裁剪衣服忽見那童子看茶便問道：“童兒有甚客來了這般忙冗？”仙童道：“適間有四個和尚進來師父教來看茶。”女怪道：“可有個白胖和尚？”

道：“有。”又問：“可有個長嘴大耳朵的？”道：“有。”女怪道：“你快去遞了茶對你師父丟個眼色著他進來我有要緊的話說。”果然那仙童將五杯茶拿出去。道士斂衣雙手拿一杯遞與三藏然後與八戒、沙僧、行者。茶罷收鍾小童丟個眼色那道士就欠身道：“列位請坐。”教：“童兒放了茶盤陪侍等我去去就來。”此時長老與徒弟們並一個小童出殿上觀玩不題。

卻說道士走進方丈中只見七個女子齊齊跪倒叫：“師兄！師兄！聽小妹子一言！”道士用手攙起道：“你們早間來時要與我說甚麼話可哥的今日丸藥這枝藥忌見陰人所以不曾答你。如今又有客在外面有話且慢慢說罷。”眾怪道：“告稟師兄這樁事專為客來方敢告訴若客去了縱說也沒用了。”

道士笑道：“你看賢妹說話怎麼專為客來才說？卻不瘋了？且莫說我是個

清靜修仙之輩就是個俗人家有妻子老小家務事也等客去了再處。怎麼這等不賢替我裝幌子哩！且讓我出去。”眾怪又一齊扯住道：“師兄息怒我問你前邊那客是那方來的？”道士唾著臉不答應眾怪道：“方才小童進來取茶我聞得他說是四個和尚。”道士作怒道：“和尚便怎麼？”眾怪道：“四個和尚內有一個白麵胖的有一個長嘴大耳的師兄可曾問他是那裡來的？”道士道：“內中是有這兩個你怎麼知道？想是在那裡見他來？”女子道：“師兄原不知這個委曲。那和尚乃唐朝差往西天取經去的今早到我洞裡化齋委是妹子們聞得唐僧之名將他拿了。”道士道：“你拿他怎的？”女子道：

“我等久聞人說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真體有人吃他一塊肉延壽長生故此拿了他。後被那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尚把我們攔在濯垢泉裡先搶了衣服後弄本事強要同我等洗浴也止他不住。他就跳下水變作一個鯰魚在我們腿襠裡鑽來鑽去欲行奸騙之事果有十分憊懶！他又跳出水去現了本相見我們不肯相從他就使一柄九齒釘鈀要傷我們性命。若不是我們有些見識幾乎遭他毒手。故此戰兢兢逃生又著你愚外甥與他敵鬥不知存亡如何。我們特來投兄長望兄長念昔日同窗之雅與我今日做個報冤之人！”那道士聞此言卻就惱恨遂變了聲色道：“這和尚原來這等無禮！這等憊懶！你們都放心等我擺佈他！”眾女子謝道：“師兄如若動手等我們都來相幫打他。”道士道：“不用打！不用打！常言道一打三分低你們都跟我來。”

眾女子相隨左右。他入房內取了梯子轉過床後爬上屋樑拿下一個小皮箱兒。那箱兒有八寸高下一尺長短四寸寬窄上有一把小銅鎖兒鎖住。即於袖中拿出一方鵝黃綾汗巾兒來汗巾須上系著一把小鑰匙兒。開了鎖取出一包兒藥來此藥乃是：山中百鳥糞掃積上千斤。是用銅鍋煮煎熬火候勻。

千斤熬一杓一杓煉三分。三分還要炒再鍛再重熏。製成此毒藥貴似寶和珍。如若嘗他味入口見閻君！道士對七個女子道：“妹妹我這寶貝若與凡人吃只消一厘入腹就死；若與神仙吃也只消三厘就絕。這些和尚只怕也有些道行須得三厘。快取等子來。”內一女子急拿了一把等子道：“稱出一分二厘分作四分。”卻拿了十二個紅棗兒將棗掐破些兒揌上一厘分在四個茶鍾內；又將兩個黑棗兒做一個茶鍾著一個託盤安了對眾女說：“等我去問他。不是唐朝的便罷；若是唐朝來的就教換茶你卻將此茶令童兒拿出。但吃了個個身亡就與你報了此仇解了煩惱也。”七女感激不盡。

那道士換了一件衣服虛禮謙恭走將出去請唐僧等又至客位坐下道：“老師父莫怪適間去後面吩咐小徒教他們挑些青菜蘿蔔安排一頓素齋供養所以失陪。”三藏道：“貧僧素手進拜怎麼敢勞賜齋？”道士笑雲：“你我都是出家人見山門就有三升俸糧何言素手？敢問老師父是何寶山？到此何干？”

三藏道：“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天大雷音寺取經者。卻才路過仙宮竭誠進拜。”道士聞言滿面生春道：“老師乃忠誠大德之佛小道不知失於遠候恕罪！恕罪！”叫：“童兒快去換茶來一廂作辦齋。”那小童走將進去眾女子招呼他來道：“這裡有現成好茶拿出去。”那童子果然將五鍾茶拿出。道士連忙雙手拿一個紅棗兒茶鍾奉與唐僧。他見八戒身軀大就認做大徒弟沙僧認做二徒弟見行者身量小認做三徒弟所以第四鍾才奉與行者。行者眼乖接了茶鍾早已見盤子裡那茶鍾是兩個黑棗兒他道：“先生我與你穿換一杯。”道士笑道：“不瞞長老說山野中貧道士茶果一時不備。才然在後面親自尋果子止有這十二個紅棗做四鍾茶奉敬。小道又不可空陪所以將兩個下色棗兒作一杯奉陪此乃貧道恭敬之意也。”行者笑道：“說那裡話？古人雲在家不是貧路上貧殺人。

你是住家兒的何以言貧！象我們這行腳僧才是真貧哩。我和你換換我和你換換。”三藏聞言道：“悟空這仙長實乃愛客之意你吃了罷換怎的？”行者無奈將左手接了右手蓋住看著他們。

卻說那八戒一則饑二則渴原來是食腸大大的見那鍾子裡有三個紅棗兒拿起來鍾的都咽在肚裡。師父也吃了沙僧也吃了。一霎時只見八戒臉上變色沙僧滿眼流淚唐僧口中吐沫他們都坐不住暈倒在地。這大聖情知是毒將茶鍾手舉起來望道士劈臉一摜。道士將袍袖隔起當的一聲把個鍾子跌得粉碎。道士怒道：“你這和尚十分村鹵！怎麼把我鍾子碎了？”行者罵道：“你這畜生！你看我那三個人是怎麼說！我與你有甚相干你卻將毒藥茶藥倒我的人？”道士道：“你這個村畜生闖下禍來你豈不知？”行者道：“我們才進你門方敘了坐次道及鄉貫又不曾有個高言那裡闖下甚禍？”道士道：

“你可曾在盤絲洞化齋麼？你可曾在濯垢泉洗澡麼？”行者道：

“濯垢泉乃七個女怪。你既說出這話必定與他苟合必定也是妖精！不要走！吃我一棒！”好大聖去耳朵裡摸出金箍棒幌一幌碗來粗細望道士劈臉打來。那道士急轉身躲過取一口寶劍來迎。他兩個廝罵廝打早驚動那裡邊的女怪。他七個一擁出來叫道：“師兄且莫勞心待小妹子拿他。”行者見了越生嗔怒雙手輪鐵棒丟開解數滾將進去亂打。只見那七個敞開懷腆著雪白肚子臍孔中作出法來：骨都都絲繩亂冒搭起一個天篷把行者蓋在底下。行者見事不諧即翻身念聲咒語打個筋斗撲的撞破天篷走了忍著性氣淤淤的立在空中看處見那怪絲繩幌亮穿穿道道卻是穿梭的經緯頃刻間把黃花觀的樓臺殿閣都遮得無影無形。行者道：“利害！利害！早是不曾著他手！怪道豬八戒跌了若干！似這般怎生是好！我師父與師弟卻又中了毒藥。這夥怪合意同心卻不知是個甚來歷待我還去問那土地神也。”

好大聖按落雲頭撚著訣念聲“唵”字真言把個土地老兒又拘來了戰兢兢跪下路旁叩頭道：“大聖你去救你師父的為何又轉來也？”行者道：“早間救了師父前去不遠遇一座黃花觀。我與師父等進去看看那觀主迎接。才敘話間被他把毒藥茶藥倒我師父等。我幸不曾吃茶使棒就打他卻說出盤絲洞化齋、濯垢泉洗澡之事我就知那廝是怪。才舉手相敵只見那七個女子跑出吐放絲繩老孫虧有見識走了。我想你在此間為神定知他的來歷。是個甚麼妖精老實說來免打！”土地叩頭道：“那妖精到此住不上十年。小神自三年前檢點之後方見他的本相乃是七個蜘蛛精。他吐那些絲繩乃是蛛絲。”行者聞言十分歡喜道：“據你說卻是小可。既這般你回去等我作法降他也。”那土地叩頭而去。行者卻到黃花觀外將尾巴上毛捋下七十根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七十個小行者；又將金箍棒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七十個雙角叉兒棒。每一個小行者與他一根。他自家使一根站在外邊將叉兒攪那絲繩一齊著力打個號子把那絲繩都攪斷各攪了有十餘斤。裡面拖出七個蜘蛛足有巴鬥大的身軀一個個攢著手腳索著頭只叫：“饒命！饒命！”此時七十個小行者按住七個蜘蛛那裡肯放。行者道：“且不要打他只教還我師父師弟來。”那怪厲聲高叫道：“師兄還他唐僧救我命也！”那道士從裡邊跑出道：“妹妹我要吃唐僧哩救不得你了。”行者聞言大怒道：“你既不還我師父且看你妹妹的樣子！”好大聖把叉兒棒幌一幌複了一根鐵棒雙手舉起把七個蜘蛛精盡情打爛卻似七個劏肉布袋兒膿血淋淋卻又將尾巴搖了兩搖收了毫毛單身輪棒趕入裡邊來打道士。

那道士見他打死了師妹心甚不忍即狠舉劍來迎。這一場各懷忿怒一個個大展神通這一場好殺：妖精輪寶劍大聖舉金箍。都為唐朝三藏先教七女嗚呼。如今大展經綸手施威弄法逞金吾大聖神光壯妖仙膽氣粗。渾身解數如花錦雙手騰那似轆轤。乒乓劍棒響。慘澹野雲浮。劏言語使機謀一來一往如畫圖。殺得風響沙飛狼虎怕天昏地暗鬥星無。那道士與大聖戰經五六十合漸覺手軟一時間松了筋節便解開衣帶忽辣的響一聲脫了皂袍。行者笑道：“我兒子！打不過人就脫剝了也是不能彀的！”原來這道士剝了衣裳把手一齊抬起只見那兩脅下有一千隻眼眼中迸放金光十分利害：

森森黃霧豔豔金光森森黃霧兩邊脅下似噴雲；豔豔金光千隻眼中如放火。左右卻如金桶東西猶似銅鐘。此乃妖仙施法力道士顯神通幌眼迷天遮日月罩人爆燥氣朦朧；把個齊天孫大聖困在金光黃霧中。行者慌了手腳只在那金光影裡亂轉向前不能舉步退後不能動腳卻便似在個桶裡轉的一般。無奈又爆燥不過他急了往上著實一跳卻撞破金光撲的跌了一個倒栽蔥覺道撞的頭疼急伸頭摸摸把頂梁皮都撞軟了自家心焦道：“晦氣！晦氣！這顆頭今日也不濟了！常時刀砍斧剁莫能傷損卻怎麼被這金光撞軟了皮肉？久以後定要貢膿縱然好了也是個破傷風。”一會家爆燥難禁卻又自家計較道：“前去不得後退不得左行不得右行

不得往上又撞不得卻怎麼好？往下走他娘罷！”

好大聖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做個穿山甲又名鯪鯉鱗。真個是：四隻鐵爪鑽山碎石如撾粉；滿身鱗甲破嶺穿岩似切蔥。兩眼光明好便似雙星幌亮；一嘴尖利勝強如鋼鑽金錐。藥中有性穿山甲俗語呼為鯪鯉鱗。你看他硬著頭往地下一鑽就鑽了有二十餘裡方才出頭。原來那金光只罩得十餘裡。出來現了本相力軟筋麻渾身疼痛止不住眼中流淚忽失聲叫道：“師父啊！當年秉教出山**往西來苦用工。大海洪波無恐懼陽溝之內卻遭風！”

美猴王正當悲切忽聽得山背後有人啼哭即欠身揩了眼淚回頭觀看。但見一個婦人身穿重孝左手托一盞涼漿水飯右手執幾張燒紙黃錢從那廂一步一聲哭著走來。行者點頭嗟歎道：“正是流淚眼逢流淚眼斷腸人遇斷腸人！這一個婦人不知所哭何事待我問他一問。”那婦人不一時走上路來迎著行者。行者躬身問道：“女菩薩你哭的是甚人？”婦人噙淚道：“我丈夫因與黃花觀觀主買竹竿爭講被他將毒藥茶藥死我將這陌紙錢燒化以報夫婦之情。”行者聽言眼中淚下。那婦女見了作怒道：“你甚無知！我為丈夫煩惱生悲你怎麼淚眼愁眉欺心戲我？”行者躬身道：“女菩薩息怒我本是東土大唐欽差禦弟唐三藏大徒弟孫悟空行者。因往西天行過黃花觀歇馬。那觀中道士不知是個甚麼妖精他與七個蜘蛛精結為兄妹。蜘蛛精在盤絲洞要害我師父是我與師弟八戒、沙僧救解得脫。那蜘蛛精走到他這裡背了是非說我等有欺騙之意。道士將毒藥茶藥倒我師父師弟共三人連馬四口陷在他觀裡。

惟我不曾吃他茶將茶鍾摜碎他就與我相打。正嚷時那七個蜘蛛精跑出來吐放絲繩將我捆住是我使法力走脫。問及土地說他本相我卻又使分身法攪絕絲繩拖出妖來一頓棒打死。這道士即與他報仇舉寶劍與我相鬥。鬥經六十回合他敗了陣隨脫了衣裳兩脅下放出千隻眼有萬道金光把我罩定。所以進退兩難才變做一個鯪鯉鱗從地下鑽出來。正自悲切忽聽得你哭故此相問。因見你為丈夫有此紙錢報答我師父喪身更無一物相酬所以自怨生悲豈敢相戲！”那婦女放下水飯紙錢對行者陪禮道：“莫怪莫怪我不知你是被難者。才據你說將起來你不認得那道士。他本是個百眼魔君又喚做多目怪。你既然有此變化脫得金光戰得許久必定有大神通卻只是還近不得那廝。我教你去請一位聖賢他能破得金光降得道士。”行者聞言連忙唱喏道：“女菩薩知此來歷煩為指教指教。果是那位聖賢我去請求救我師父之難就報你丈夫之仇。”婦人道：“我就說出來你去請他降了道士只可報仇而已恐不能救你師父。”行者道：“怎不能救？”婦人道：“那廝毒藥最狠：藥倒人三日之間骨髓俱爛。你此往回恐遲了故不能救。”行者道：“我會走路；憑他多遠千里只消半日。”女子道：“你既會走路聽我說：此處到那裡有千里之遙。那廂有一座山名喚紫雲山山中有個千花洞。洞裡有位聖賢喚做毗藍婆。他能降得此怪。”行者道：“那山坐落何方？

卻從何方去？”女子用手指定道：“那直南上便是。”行者回頭看時那女子早不見了。行者慌忙禮拜道：“是那位菩薩？我弟子鑽昏了不能相識千乞留名好謝！”只見那半空中叫道：“大聖是我。”行者急抬頭看處原是黎山老姆趕至空中謝道：

“老姆從何來指教我也？”老姆道：“我才自龍華會上回來見你師父有難假做孝婦借夫喪之名免他一死。你快去請他但不可說出是我指教那聖賢有些多怪人。”

行者謝了辭別把筋斗雲一縱隨到紫雲山上按定雲頭就見那千花洞。那洞外：青松遮勝境翠柏繞仙居。綠柳盈山道奇花滿澗渠。香蘭圍石屋芳草映岩嵎。流水連溪碧雲封古樹虛。野禽聲聒聒幽鹿步徐徐。修竹枝枝秀紅梅葉葉舒。寒鴉棲古樹春鳥嗓高樗。夏麥盈田廣秋禾遍地餘。四時無葉落八節有花如。每生瑞靄連霄漢常放祥雲接太虛。這大聖喜喜歡歡走將進去一程一節看不盡天邊的景致。直入裡面更沒個人兒見靜靜悄悄的雞犬之聲也無心中暗道：

“這聖賢想是不在家了。”又進數裡看時見一個女道姑坐在榻上。你看他怎生模樣：頭戴五花納錦帽身穿一領織金袍。腳踏雲尖鳳頭履腰系攢絲雙穗絛。面似秋容霜後老聲如春燕社前嬌。腹中久諳三乘法心上常修四諦饒。悟出空空真正果煉成了了自逍遙。正是千花洞裡佛毗藍菩薩姓名高。行者止不住腳近前叫道：“毗藍婆菩薩問訊了。”那菩薩即下榻合掌回禮道：“大聖失迎了你從那裡來的？”行者道：“你怎麼就認得我是大聖？”毗藍婆道：“你當年大鬧天宮時普地裡傳了你的形象誰人不知那個不識？”行者道：“正是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象我如今皈正佛門你就不曉的了！”毗藍道：“幾時皈正？恭喜！恭喜！”行者道：“近能脫命保師父唐僧上西天取經師父遇黃花觀道士將毒藥茶藥倒。我與那廝賭鬥他就放金光罩住我是我使神通走脫了。聞菩薩能滅他的金光特來拜請。”菩薩道：“是誰與你說的？我自赴了盂蘭會到今三百餘年不曾出門。我隱姓埋名更無一人知得你卻怎麼得知？”

行者道：“我是個地裡鬼不管那裡自家都會訪著。”毗藍道：

“也罷也罷我本當不去奈蒙大聖下臨不可滅了求經之善我和你去來。”行者稱謝了道：“我忒無知擅自催促但不知曾帶甚麼兵器。”菩薩道：“我有個繡花針兒能破那廝。”行者忍不住道：“老姆誤了我早知是繡花針不須勞你就問老孫要一擔也是有的。”毗藍道：“你那繡花針無非是鋼鐵金針用不得。我這寶貝非鋼非鐵非金乃我小兒日眼裡煉成的。”

行者道：“令郎是誰？”毗藍道：“小兒乃昴日星官。”行者驚駭不已。早望見金光豔豔即回向毗藍道：“金光處便是黃花觀也。”

毗藍隨於衣領裡取出一個繡花針似眉毛粗細有五六分長短拈在手望空拋去。少時間響一聲破了金光。行者喜道：

“菩薩妙哉妙哉！尋針尋針！”毗藍托在手掌內道：“這不是？”

行者卻同按下雲頭走入觀裡只見那道士合了眼不能舉步。

行者罵道：“你這潑怪裝瞎子哩！”耳朵裡取出棒來就打。毗藍扯住道：“大聖莫打且看你師父去。”行者徑至後面客位裡看時他三人都睡在地上吐痰吐沫哩。行者垂淚道：“卻怎麼好！

卻怎麼好”！毗藍道：“大聖休悲也是我今日出門一場索性積個陰德我這裡有解毒丹送你三丸。”行者轉身拜求。那菩薩袖中取出一個破紙包兒內將三粒紅丸子遞與行者教放入口裡。行者把藥扳開他們牙關每人揌了一丸。須臾藥味入腹便就一齊嘔噦遂吐出毒味得了性命。那八戒先爬起道：“悶殺我也！”三藏沙僧俱醒了道：“好暈也！”行者道：“你們那茶裡中了毒了虧這毗藍菩薩搭救快都來拜謝。”三藏欠身整衣謝了。八戒道：“師兄那道士在那裡？等我問他一問為何這般害我！”行者把蜘蛛精上項事說了一遍八戒狠道：“這廝既與蜘蛛為姊妹定是妖精！”行者指道：“他在那殿外立定裝瞎子哩。”八戒拿鈀就築又被毗藍止住道：“天蓬息怒大聖知我洞裡無人待我收他去看守門戶也。”行者道：“感蒙大德豈不奉承！但只是教他現本象我們看看。”毗藍道：“容易。”即上前用手一指那道士撲的倒在塵埃現了原身乃是一條七尺長短的大蜈蚣精。毗藍使小指頭挑起駕祥雲徑轉千花洞去。八戒打仰道：“這媽媽兒卻也利害怎麼就降這般惡物？”行者笑道：“我問他有甚兵器破他金光他道有個繡花針兒是他兒子在日眼裡煉的。及問他令郎是誰他道是昴日星官。我想昴日星是只公雞這老媽媽子必定是個母雞。雞最能降蜈蚣所以能收伏也。”三藏聞言頂禮不盡教：“徒弟們收拾去罷。”那沙僧即在裡面尋了些米糧安排了些齋俱飽餐一頓。牽馬挑擔請師父出門。行者從他廚中放了一把火把一座觀霎時燒得煨燼卻拽步長行。正是唐僧得命感毗藍了性消除多目怪。畢竟向前去還有甚麼事體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長庚傳報魔頭狠 行者施為變化能

**原因總一般有情有欲自如然。沙門修煉紛紛士斷欲忘情即是禪。須著意要心堅一塵不染月當天。行功進步休教錯行滿功完大覺仙。話表三藏師徒們打

開欲網跳出情牢放馬西行。走多時又是夏盡秋初新涼透體但見那：急雨收殘暑梧桐一葉驚。螢飛莎徑晚蛩語月華明。黃葵開映露紅蓼遍沙汀。蒲柳先零落寒蟬應律鳴。三藏正然行處忽見一座高山峰插碧空真個是摩星礙日。長老心中害怕叫悟空道：“你看前面這山十分高聳但不知有路通行否。”行者笑道：“師父說那裡話。自古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豈無通達之理？可放心前去。”長老聞言喜笑花生揚鞭策馬而進徑上高岩。

行不數裡見一老者鬢蓬鬆白飄搔；須稀朗銀絲擺動。項掛一串數珠子手持拐杖現龍頭。遠遠的立在那山坡上高呼：“西進的長老且暫住驊騮緊兜玉勒。這山上有一夥妖魔吃盡了閻浮世上人不可前進！”三藏聞言大驚失色。一是馬的足下不平二是坐個雕鞍不穩撲的跌下馬來掙挫不動睡在草裡哼哩。行者近前攙起道：“莫怕莫怕！有我哩！”長老道：“你聽那高岩上老者報導這山上有夥妖魔吃盡閻浮世上人誰敢去問他一個真實端的？”行者道：“你且坐地等我去問他。”三藏道：“你的相貌醜陋言語粗俗怕衝撞了他問不出個實信。”行者笑道：“我變個俊些兒的去問他。”三藏道：“你是變了我看。”好大聖撚著訣搖身一變變做個乾乾淨淨的小和尚幾真個是目秀眉清頭圓臉正行動有斯文之氣象開口無俗類之言辭抖一抖錦衣直裰拽步上前向唐僧道：“師父我可變得好麼？”三藏見了大喜道：“變得好！”八戒道：“怎麼不好！只是把我們都比下去了。老豬就滾上二三年也變不得這等俊俏！”

好大聖躲離了他們徑直近前對那老者躬身道：“老公公貧僧問訊了。”那老兒見他生得俊雅年少身輕待答不答的還了他個禮用手摸著他頭兒笑嘻嘻問道：“小和尚你是那裡來的？”行者道：“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特上西天拜佛求經。

適到此間聞得公公報導有妖怪我師父膽小怕懼著我來問一聲：端的是甚妖精他敢這般短路！煩公公細說與我知之我好把他貶解起身。”那老兒笑道：“你這小和尚年幼不知好歹言不幫襯。那妖魔神通廣大得緊怎敢就說貶解他起身！”行者笑道：“據你之言似有護他之意必定與他有親或是緊鄰契友。不然怎麼長他的威智興他的節概不肯傾心吐膽說他個來歷？”公公點頭笑道：“這和尚倒會弄嘴！”想是跟你師父游方到處兒學些法術或者會驅縛魍魎與人家鎮宅降邪你不曾撞見十分狠怪哩！”行者道：“怎的狠？”公公道：“那妖精一封書到靈出五百阿羅都來迎接；一紙簡上天宮十一大曜個個相欽。四海龍曾與他為友八洞仙常與他作會十地閻君以兄弟相稱社令城隍以賓朋相愛。”大聖聞言忍不住呵呵大笑用手扯著老者道：“不要說！不要說！那妖精與我後生小廝為兄弟朋友也不見十分高作。若知是我小和尚來啊他連夜就搬起身去了！”公公道：“你這小和尚胡說！不當人子！那個神聖是你的後生小廝？”行者笑道：“實不瞞你說我小和尚祖居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姓孫名悟空。當年也曾做

過妖精幹過大事。曾因會眾魔多飲了幾杯酒睡著夢中見二人將批勾我去到陰司。一時怒將金箍棒打傷鬼判唬倒閻王幾乎掀翻了森羅殿。嚇得那掌案的判官拿紙十閻王僉名畫字教我饒他打情願與我做後生小廝。”那公公聞說道：“阿彌陀佛！這和尚說了這過頭話莫想再長得大了。”行者道：“官兒似我這般大也彀了。”公公道：“你年幾歲了？”行者道：“你猜猜看。”老者道：“有七八歲罷了。”行者笑道：“有一萬個七八歲！我把舊嘴臉拿出來你看看你即莫怪。”公公道：“怎麼又有個嘴臉？”行者道：“我小和尚有七十二副嘴臉哩。”那公公不識竅只管問他他就把臉抹一抹即現出本象諮牙俅嘴兩股通紅腰間系一條虎皮裙手裡執一根金箍棒立在石崖之下就象個活雷公。那老者見了嚇得面容失色腿腳酸麻站不穩撲的一跌；爬起來又一個躘蹲。大聖上前道：“老官兒不要虛驚我等面惡人善。莫怕！莫怕！適間蒙你好意報有妖魔。委的有多少怪一累你說說我好謝你。”那老兒戰戰兢兢口不能言又推耳聾一句不應。

行者見他不言即抽身回坡。長老道：“悟空你來了？所問如何？”行者笑道：“不打緊！不打緊！西天有便有個把妖精兒只是這裡人膽小把他放在心上。沒事沒事！有我哩！”長老道：“你可曾問他此處是甚麼山甚麼洞有多少妖怪那條路通得雷音？”八戒道：“師父莫怪我說。若論賭變化使促掐捉弄人我們三五個也不如師兄；若論老實象師兄就擺一隊伍也不如我。“唐僧道：“正是！正是！你還老實。”八戒道：

“他不知怎麼鑽過頭不顧尾的問了兩聲不猜不觖的就跑回來了。等老豬去問他個實信來。”唐僧道：“悟能你仔細著。”

好呆子把釘鈀撒在腰裡整一整皂直裰扭扭捏捏奔上山坡對老者叫道：“公公唱喏了。”那老兒見行者回去方拄著杖掙得起來戰戰兢兢的要走忽見八戒愈覺驚怕道：“爺爺呀！今夜做的甚麼惡夢遇著這夥惡人！為先的那和尚醜便醜還有三分人相；這個和尚怎麼這等個碓梃嘴蒲扇耳朵鐵片臉毬毛頸項一分人氣兒也沒有了！”八戒笑道：“你這老公公不高興有些兒好褒貶人你是怎的看我哩？醜便醜奈看再停一時就俊了。”那老者見他說出人話來只得開言問他：“你是那裡來的？”八戒道：“我是唐僧第二個徒弟法名叫做悟能八戒。才自先問的叫做悟空行者是我師兄。師父怪他衝撞了公公不曾問得實信所以特著我來拜問。此處果是甚山甚洞洞裡果是甚妖精那裡是西去大路煩公公指示指示。”老者道：“可老實麼？”八戒道：“我生平不敢有一毫虛的。”

老者道：“你莫象才來的那個和尚走花弄水的胡纏。”八戒道：

“我不象他。”

公公拄著杖對八戒說：“此山叫做八百里獅駝嶺中間有座獅駝洞洞裡有三個魔頭。”八戒啐了一聲：“你這老兒卻也多心！三個妖魔也費心勞力的來報遭信！”公公道：“你不怕麼？”八戒道：“不瞞你說這三個妖魔我師兄一棍就打死一個我一鈀就築死一個我還有個師弟他一降妖杖又打死一個。三個都打死我師父就過去了有何難哉！”那老者笑道：

“這和尚不知深淺！那三個魔頭神通廣大得緊哩！他手下小妖南嶺上有五千北嶺上有五千東路口有一萬西路口有一萬；巡哨的有四五千把門的也有一萬；燒火的無數打柴的也無數：共計算有四萬七八千。這都是有名字帶牌兒的專在此吃人。”那呆子聞得此言戰兢兢跑將轉來相近唐僧且不回話放下鈀在那裡出恭。行者見了喝道：“你不回話卻蹲在那裡怎的？”八戒道：“唬出屎來了！如今也不消說趕早兒各自顧命去罷！”行者道：“這個呆根！我問信偏不驚恐你去問就這等慌張失智！”長老道：“端的何如？”八戒道：“這老兒說：此山叫做八百里獅駝山中間有座獅駝洞洞裡有三個老妖有四萬八千小妖專在那裡吃人。我們若躧著他些山邊兒就是他口裡食了莫想去得！”三藏聞言戰兢兢毛骨悚然道：“悟空如何是好？”行者笑道：“師父放心沒大事。想是這裡有便有幾個妖精只是這裡人膽小把他就說出許多人許多大所以自驚自怪。有我哩！”八戒道：“哥哥說的是那裡話！我比你不同我問的是實決無虛謬之言。滿出滿穀都是妖魔怎生前進？”行者笑道：“呆子嘴臉不要虛驚！若論滿山滿穀之魔只消老孫一路棒半夜打個罄盡！”八戒道：“不羞不羞莫說大話！那些妖精點卯也得七八日怎麼就打得罄盡？”行者道：“你說怎樣打？”八戒道：“憑你抓倒捆倒使定身法定倒也沒有這等快的。”行者笑道：“不用甚麼抓拿捆縛。我把這棍子兩頭一扯叫長就有四十丈長短；幌一幌叫粗就有八丈圍圓粗細。往山南一滾滾殺五千；山北一滾滾殺五千；從東往西一滾只怕四五萬砑做肉泥爛醬！”八戒道：“哥哥若是這等趕面打或者二更時也都了了。”沙僧在旁笑道：“師父有大師兄恁樣神通怕他怎的！請上馬走啊。”唐僧見他們講論手段沒奈何只得寬心上馬而走。

正行間不見了那報信的老者沙僧道：“他就是妖怪故意狐假虎威的來傳報恐唬我們哩。”行者道：“不要忙等我去看看。”好大聖跳上高峰四顧無跡急轉面見半空中有彩霞幌亮即縱雲趕上看時乃是太白金星。走到身邊用手扯住口口聲聲只叫他的小名道：“李長庚！李長庚！你好憊懶！有甚話當面來說便好怎麼裝做個山林之老魘樣混我！”金星慌忙施禮道：“大聖報信來遲乞勿罪！乞勿罪！這魔頭果是神通廣大勢要崢嶸只看你挪移變化乖巧機謀可便過去；如若怠慢些兒其實難去。”行者謝道：“感激！感激！果然此處難行望老星上界與玉帝說聲借些天兵幫助老孫幫助。”金星道：“有！有！有！你只口信帶去就是十萬天兵也是有的。”

大聖別了金星按落雲頭見了三藏道：“适才那個老兒原是太白星來與我們報信的。”長老合掌道：“徒弟快趕上他問他那裡另有個路我們轉了去罷。”行者道：“轉不得此山徑過有八百里四周圍不知更有多少路哩怎麼轉得？”三藏聞言止不住眼中流淚道：“徒弟似此艱難怎生拜佛！”行者道：“莫哭莫哭！一哭便膿包行了！他這報信必有幾分虛話只是要我們著意留心誠所謂以告者過也。你且下馬來坐著。”八戒道：

“又有甚商議？”行者道：“沒甚商議你且在這裡用心保守師父沙僧好生看守行李馬匹等老孫先上嶺打聽打聽看前後共有多少妖怪拿住一個問他個詳細教他寫個執結開個花名把他老老小小一一查明吩咐他關了洞門不許阻路卻請師父靜靜悄悄的過去方顯得老孫手段！”沙僧只教：“仔細！

仔細！”行者笑道：“不消囑咐我這一去就是東洋大海也蕩開路就是鐵裹銀山也撞透門！”

好大聖呼哨一聲縱筋斗雲跳上高峰扳藤負葛平山觀看那山裡靜悄無人。忽失聲道：“錯了！錯了！不該放這金星老兒去了他原來恐唬我這裡那有個甚麼妖精！他就出來跳風頑耍必定拈槍弄棒操演武藝如何沒有一個？”正自家揣度只聽得山背後叮叮噹當、辟辟剝剝梆鈴之聲。急回頭看處原來是個小妖兒掮著一杆“令”字旗腰間懸著鈴子手裡敲著梆子從北向南而走。仔細看他有一丈二尺的身子。行者暗笑道：“他必是個鋪兵想是送公文下報帖的。且等我去聽他一聽看他說些甚話。”好大聖撚著訣念個咒搖身一變變做個蒼蠅兒輕輕飛在他帽子上側耳聽之。只見那小妖走上大路敲著梆搖著鈴口裡作念道：“我等尋山的各人是謹慎堤防孫行者：他會變蒼蠅！”行者聞言暗自驚疑道：“這廝看見我了若未看見怎麼就知我的名字又知我會變蒼蠅！”原來那小妖也不曾見他只是那魔頭不知怎麼就吩咐他這話卻是個謠言著他這等胡念。行者不知反疑他看見就要取出棒來打他卻又停住暗想道：“曾記得八戒問金星時他說老妖三個小妖有四萬七八千名。似這小妖再多幾萬也不打緊卻不知這三個老魔有多大手段。等我問他一問動手不遲。”好大聖！你道他怎麼去問？跳下他的帽子來釘在樹頭上讓那小妖先行幾步急轉身騰那也變做個小妖兒照依他敲著梆搖著鈴掮著旗一般衣服只是比他略長了三五寸口裡也那般念著趕上前叫道：“走路的等我一等。”那小妖回頭道：“你是那裡來的？”行者笑道：“好人呀！一家人也不認得！”小妖道：

“我家沒你呀。”行者道：“怎的沒我？你認認看。”小妖道：“面生認不得！認不得！”行者道：“可知道面生我是燒火的你會得我少。”小妖搖頭道：“沒有！沒有！我洞裡就是燒火的那些兄弟也沒有這個嘴尖的。”行者暗想道：“這個嘴好的變尖了些了。”即低頭把手侮著嘴揉一揉道：“我的嘴不

尖啊。”真個就不尖了。那小妖道：“你剛才是個尖嘴怎麼揉一揉就不尖了？疑惑人子！大不好認！不是我一家的！少會少會！可疑可疑！我那大王家法甚嚴燒火的只管燒火巡山的只管巡山終不然教你燒火又教你來巡山？”行者口乖就趁過來道：“你不知道大王見我燒得火好就升我來巡山。”小妖道：“也罷！

我們這巡山的一班有四十名十班共四百名各自年貌各自名色。大王怕我們亂了班次不好點卯一家與我們一個牌兒為號。你可有牌兒？”行者只見他那般打扮那般報事遂照他的模樣變了因不曾看見他的牌兒所以身上沒有。好大聖更不說沒有就滿口應承道：“我怎麼沒牌？但只是剛才領的新牌。拿你的出來我看。”那小妖那裡知這個機括即揭起衣服貼身帶著個金漆牌兒穿條絨線繩兒扯與行者看看。行者見那牌背是個威鎮諸魔的金牌正面有三個真字是小鑽風他卻心中暗想道：“不消說了！但是巡山的必有個風字墜腳。”便道：“你且放下衣走過等我拿牌兒你看。”即轉身插下手將尾巴梢兒的小毫毛拔下一根撚他把叫“變！”即變做個金漆牌兒也穿上個綠絨繩兒上書三個真字乃總鑽風拿出來遞與他看了。小妖大驚道：“我們都叫做個小鑽風偏你又叫做個甚麼總鑽風！”行者幹事找絕說話合宜就道：“你實不知大王見我燒得火好把我升個巡風又與我個新牌叫做總巡風教我管你這一班四十名兄弟也。”那妖聞言即忙唱喏道：

“長官長官新點出來的實是面生言語衝撞莫怪！”行者還著禮笑道：“怪便不怪你只是一件：見面錢卻要哩。每人拿出五兩來罷。”小妖道：“長官不要忙待我向南嶺頭會了我這一班的人一總打罷。”行者道：“既如此我和你同去。”那小妖真個前走大聖隨後相跟。

不數裡忽見一座筆峰。何以謂之筆峰？那山頭上長出一條峰來約有四五丈高如筆插在架上一般故以為名。行者到邊前把尾巴掬一掬跳上去坐在峰尖兒上叫道：“鑽風！都過來！”那些小鑽風在下面躬身道：“長官伺候。”行者道：“你可知大王點我出來之故？”小妖道：“不知。”行者道：“大王要吃唐僧只怕孫行者神通廣大說他會變化只恐他變作小鑽風來這裡躧著路徑打探消息把我升作總鑽風來查勘你們這一班可有假的。”小鑽風連聲應道：“長官我們俱是真的。”行者道：“你既是真的大王有甚本事你可曉得？”小鑽風道：“我曉得。”行者道：“你曉得快說來我聽。如若說得合著我便是真的；若說差了一些兒便是假的我定拿去見大王處治。”那小鑽風見他坐在高處弄獐弄智呼呼喝喝的沒奈何只得實說道：“我大王神通廣大本事高強一口曾吞了十萬天兵。”行者聞說吐出一聲道：“你是假的！”小鑽風慌了道：“長官老爺我是真的怎麼說是假的？”行者道：“你既是真的如何胡說！大王身子能有多大一口都吞了十萬天兵？”小鑽風道：“長官原來不知我大王會變化：要大能撐天

堂要小就如菜子。因那年王母娘娘設蟠桃大會邀請諸仙他不曾具柬來請我大王意欲爭天被玉皇差十萬天兵來降我大王是我大王變化法身張開大口似城門一般用力吞將去唬得眾天兵不敢交鋒關了南天門故此是一口曾吞十萬兵。”行者聞言暗笑道：“若是講手頭之話老孫也曾幹過。”又應聲道：“二大王有何本事？”

小鑽風道：“二大王身高三丈臥蠶眉丹鳳眼美人聲匾擔牙鼻似蛟龍。若與人爭鬥只消一鼻子卷去就是鐵背銅身也就魂亡魄喪！”行者道：“鼻子卷人的妖精也好拿。”又應聲道：“三大王也有幾多手段？”小鑽風道：“我三大王不是凡間之怪物名號雲程萬里鵬行動時摶風運海振北圖南。隨身有一件兒寶貝喚做陰陽二氣瓶。假若是把人裝在瓶中一時三刻化為漿水。”行者聽說心中暗驚道：“妖魔倒也不怕只是仔細防他瓶兒。”又應聲道：“三個大王的本事你倒也說得不差與我知道的一樣。但只是那個大王要吃唐僧哩？”小鑽風道：“長官你不知道？”行者喝道：“我比你不知些兒！因恐汝等不知底細吩咐我來著實盤問你哩！”小鑽風道：“我大大王與二大王久住在獅駝嶺獅駝洞。三大王不在這裡住他原住處離此西下有四百里遠近。那廂有座城喚做獅駝國。他五百年前吃了這城國王及文武官僚滿城大小男女也盡被他吃了乾淨因此上奪了他的江山如今盡是些妖怪。不知那一年打聽得東土唐朝差一個僧人去西天取經說那唐僧乃十世修行的好人有人吃他一塊肉就延壽長生不老。只因怕他一個徒弟孫行者十分利害自家一個難為徑來此處與我這兩個大王結為兄弟合意同心打夥兒捉那個唐僧也。”行者聞言心中大怒道：

“這潑魔十分無禮！我保唐僧成正果他怎麼算計要吃我的人！”恨一聲咬響鋼牙掣出鐵棒跳下高峰把棍子望小妖頭上砑了一砑可憐就砑得象一個肉陀！自家見了又不忍道：

“咦！他倒是個好意把些家常話兒都與我說了我怎麼卻這一下子就結果了他？也罷也罷左右是左右！”好大聖只為師父阻路沒奈何幹出這件事來。就把他牌兒解下帶在自家腰裡將“令”字旗掮在背上腰間掛了鈴手裡敲著梆子迎風撚個訣口裡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的就象小鑽風模樣拽回步徑轉舊路找尋洞府去打探那三個老妖魔的虛實。這正是：千般變化美猴王萬樣騰那真本事。

闖入深山依著舊路正走處忽聽得人喊馬嘶之聲即舉目觀之原來是獅駝洞口有萬數小妖排列著槍刀劍戟旗幟旌旄。這大聖心中暗喜道：“李長庚之言真是不妄！真是不妄！”

原來這擺列的有些路數：二百五十名作一大隊伍。他只見有四十名雜彩長旗迎風亂舞就知有萬名人馬卻又自揣自度道：

“老孫變作小鑽風這一進去那老魔若問我巡山的話我必隨機答應。倘或一時言語差訛認得我啊怎生脫體？就要往外跑時那夥把門的擋住如何出得門去？要拿洞裡妖王必先除了門前眾怪！”你道他怎麼除得眾怪？好大聖想著：“那老魔不曾與我會面就知我老孫的名頭我且倚著我的這個名頭仗著威風說些大話嚇他一嚇看。果然中土眾僧有緣有分取得經回這一去只消我幾句英雄之言就嚇退那門前若干之怪；

假若眾僧無緣無分取不得真經啊就是縱然說得蓮花現也除不得西方洞外精。”心問口口問心思量此計敲著梆搖著鈴徑直闖到獅駝洞口早被前營上小妖擋住道：“小鑽風來了？”行者不應低著頭就走。走至二層營裡又被小妖扯住道：

“小鑽風來了？”行者道：“來了。”眾妖道：“你今早巡風去可曾撞見甚麼孫行者麼？”行者道：“撞見的正在那裡磨扛子哩。”

眾妖害怕道：“他怎麼個模樣？磨甚麼扛子？”行者道：“他蹲在那澗邊還似個開路神；若站起來好道有十數丈長！手裡拿著一條鐵棒就似碗來粗細的一根大扛子在那石崖上抄一把水磨一磨口裡又念著：“扛子啊！這一向不曾拿你出來顯顯神通這一去就有十萬妖精也都替我打死！等我殺了那三個魔頭祭你！他要磨得明瞭先打死你門前一萬精哩！”那些小妖聞得此言一個個心驚膽戰魂散魄飛。行者又道：“列位那唐僧的肉也不多幾斤也分不到我處我們替他頂這個缸怎的！

不如我們各自散一散罷。”眾妖都道：“說得是我們各自顧命去來。”假若是些軍民人等服了聖化就死也不敢走。原來此輩都是些狼蟲虎豹走獸飛禽嗚的一聲都哄然而去了。這個倒不象孫大聖幾句鋪頭話卻就如楚歌聲吹散了八千兵！行者暗自喜道：“好了！老妖是死了！聞言就走怎敢覿面相逢？這進去還似此言方好；若說差了才這夥小妖有一兩個倒走進去聽見卻不走了風訊？”你看他存心來古洞仗膽入深門。畢竟不知見那個老魔頭有甚吉凶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心猿鑽透陰陽竅 魔王還歸大道真

卻說孫大聖進於洞口兩邊觀看只見：骷髏若嶺骸骨如林。人頭躧成氈片人皮肉爛作泥塵。人筋纏在樹上幹焦晃亮如銀。真個是屍山血海果然腥臭難聞。東邊小妖將活人拿了剮肉；西下潑魔把人肉鮮煮鮮烹。若非美猴王如此英雄膽第二個凡夫也進不得他門。不多時行入二層門裡看時呀！這裡卻比外面不同：清奇幽雅秀麗寬平；左右有瑤草仙花前後有喬松翠竹。又行七八裡遠近才到三

層門。閃著身偷著眼看處那上面高坐三個老妖十分獰惡。中間的那個生得：鑿牙鋸齒圓頭方面。聲吼若雷眼光如電。仰鼻朝天赤眉飄焰。但行處百獸心慌；若坐下群魔膽戰。這一個是獸中王青毛獅子怪。左手下那個生得：鳳目金睛黃牙粗腿。長鼻銀毛看頭似尾。圓額皺眉身軀磊磊。細聲如竊窕佳人玉面似牛頭惡鬼。這一個是藏齒修身多年的黃牙老象。右手下那一個生得：金翅鯤頭星睛豹眼。振北圖南剛強勇敢。變生翱翔鷃笑龍慘。摶風翩百鳥藏頭舒利爪諸禽喪膽。這個是雲程九萬的大鵬雕。那兩下列著有百十大小頭目一個個全裝披掛介冑整齊威風凜凜殺氣騰騰。行者見了心中歡喜一些兒不怕大踏步徑直進門把梆鈴卸下朝上叫聲“大王。”三個老魔笑呵呵問道：“小鑽風你來了？”行者應聲道：“來了。”你去巡山打聽孫行者的下落何如？”行者道：“大王在上我也不敢說起。”老魔道：“怎麼不敢說？”行者道：“我奉大王命敲著梆鈴正然走處猛抬頭只看見一個人蹲在那裡磨扛子還象個開路神若站將起來足有十數丈長短。他就著那澗崖石上抄一把水磨一磨口裡又念一聲說他那扛子到此還不曾顯個神通他要磨明就來打大王。我因此知他是孫行者特來報知。”那老魔聞此言渾身是汗唬得戰呵呵的道：“兄弟我說莫惹唐僧。他徒弟神通廣大預先作了準備磨棍打我們卻怎生是好？”教：“小的們把洞外大小俱叫進來關了門讓他過去罷。”那頭目中有知道的報：“大王門外小妖已都散了。”老魔道：“怎麼都散了？想是聞得風聲不好也快早關門！快早關門！”眾妖乒乓把前後門盡皆牢拴緊閉。行者自心驚道：“這一關了門他再問我家長里短的事我對不來卻不弄走了風被他拿住？且再唬他一唬教他開著門好跑。”又上前道：“大王他還說得不好。”老魔道：“他又說甚麼？”行者道：“他說拿大大王剝皮二大王剮骨三大王抽筋。你們若關了門不出去啊他會變化一時變了個蒼蠅兒自門縫裡飛進把我們都拿出去卻怎生是好？”老魔道：“兄弟們仔細我這洞裡遞年家沒個蒼蠅但是有蒼蠅進來就是孫行者。”行者暗笑道：“就變個蒼蠅唬他一唬好開門。”大聖閃在旁邊伸手去腦後拔了一根毫毛吹一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一個金蒼蠅飛去望老魔劈臉撞了一頭。那老怪慌了道：“兄弟！不停當！那話兒進門來了！”

驚得那大小群妖一個個丫鈀掃帚都上前亂撲蒼蠅。這大聖忍不住赦赦的笑出聲來。乾淨他不宜笑這一笑笑出原嘴臉來了卻被那第三個老妖魔跳上前一把扯住道：“哥哥險些兒被他瞞了！”老魔道：“賢弟誰瞞誰？”三怪道：“剛才這個回話的小妖不是小鑽風他就是孫行者。必定撞見小鑽風不知是他怎麼打殺了卻變化來哄我們哩。”行者慌了道：“他認得我了！”即把手摸摸對老怪道：“我怎麼是孫行者？我是小鑽風大王錯認了。”老魔笑道：“兄弟他是小鑽風。他一日三次在面前點卯我認得他。”又問：“你有牌兒麼？”行者道：“有。”

擄著衣服就拿出牌子。老怪一認實道：“兄弟莫屈了他。”

三怪道：“哥哥你不曾看見他他才子閃著身笑了一聲我見他就露出個雷公嘴來。見我扯住時他又變作個這等模樣。”

叫：“小的們拿繩來！”眾頭目即取繩索。三怪把行者扳翻倒四馬攢蹄捆住揭起衣裳看時足足是個弼馬溫。原來行者有七十二般變化若是變飛禽、走獸、花木、器皿、昆蟲之類卻就連身子滾去了；但變人物卻只是頭臉變了身子變不過來果然一身黃毛兩塊紅股一條尾巴。老妖看著道：“是孫行者的身子小鑽風的臉皮是他了！”教：“小的們先安排酒來與你三大王遞個得功之杯。既拿倒了孫行者唐僧坐定是我們口裡食也。”三怪道：“且不要吃酒。孫行者溜撒他會逃遁之法只怕走了。教小的們抬出瓶來把孫行者裝在瓶裡我們才好吃酒。”老魔大笑道：“正是！正是！”即點三十六個小妖入裡面開了庫房門抬出瓶來。你說那瓶有多大？只得二尺四寸高。怎麼用得三十六個人抬？那瓶乃陰陽二氣之寶內有七寶八卦、二十四氣要三十六人按天罡之數才抬得動。不一時將寶瓶抬出放在三層門外展得乾淨揭開蓋把行者解了繩索剝了衣服就著那瓶中仙氣颼的一聲吸入裡面將蓋子蓋上貼了封皮卻去吃酒道：“猴兒今番入我寶瓶之中再莫想那西方之路！若還能彀拜佛求經除是轉背搖車再去投胎奪舍是。”你看那大小群妖一個個笑呵呵都去賀功不題。

卻說大聖到了瓶中被那寶貝將身束得小了索性變化蹲在當中。半晌倒還蔭涼忽失聲笑道：“這妖精外有虛名內無實事。怎麼告誦人說這瓶裝了人一時三刻化為膿血？若似這般涼快就住上七八年也無事！”咦！大聖原來不知那寶貝根由：假若裝了人一年不語一年蔭涼但聞得人言就有火來燒了。大聖未曾說完只見滿瓶都是火焰。幸得他有本事坐在中間撚著避火訣全然不懼。耐到半個時辰四周圍鑽出四十條蛇來咬。行者輪開手抓將過來盡力氣一搭搭做八十段。少時間又有三條火龍出來把行者上下盤繞著實難禁自覺慌張無措道：“別事好處這三條火龍難為。再過一會不出弄得火氣攻心怎了？”他想道：“我把身子長一長券破罷。”好大聖撚著訣念聲咒叫“長！”即長了丈數高下那瓶緊靠著身也就長起去他把身子往下一小那瓶兒也就小下來了。行者心驚道：“難！難！難！怎麼我長他也長我小他也小？如之奈何！”說不了孤拐上有些疼痛急伸手摸摸卻被火燒軟了自己心焦道：“怎麼好？孤拐燒軟了！弄做個殘疾之人了！”忍不住吊下淚來這正是：遭魔遇苦懷三藏著難臨危慮聖僧道：“師父啊！當年皈正蒙觀音菩薩勸善脫離天災我與你苦曆諸山收殄多怪降八戒得沙僧千辛萬苦指望同證西方共成正果。何期今日遭此毒魔老孫誤入于此傾了性命撇你在半山之中不能前進！想是我昔日名高故有今朝之難！”正此悽愴忽想起菩薩當年在蛇盤山曾賜我三根救命毫毛不知有無且等我尋一尋看。即伸手渾身摸了一把只見腦後有三根毫毛十分挺硬忽喜道：“身上毛都如彼軟熟只此三根如此硬槍必然是救我命的。”即便咬著牙忍著疼拔下毛吹口仙氣叫“變！”一根

即變作金鋼鑽一根變作竹片一根變作綿繩。扳張篾片弓兒牽著那鑽照瓶底下颼颼的一頓鑽鑽成一個眼孔誘進光亮喜道：“造化！造化！卻好出去也！”才變化出身那瓶複蔭涼了。怎麼就涼？原來被他鑽了把陰陽之氣泄了故此遂涼。

好大聖收了毫毛將身一小就變做個蟭蟟蟲兒十分輕巧細如須長似眉毛自孔中鑽出且還不走徑飛在老魔頭上釘著。那老魔正飲酒猛然放下杯兒道：“三弟孫行者這回化了麼？”三魔笑道：“還到此時哩？”老魔教傳令抬上瓶來。

那下面三十六個小妖即便抬瓶瓶就輕了許多慌得眾小妖報導：“大王瓶輕了！”老魔喝道：“胡說！寶貝乃陰陽二氣之全功如何輕了！”內中有一個勉強的小妖把瓶提上來道：“你看這不輕了？”老魔揭蓋看時只見裡面透亮忍不住失聲叫道：

“這瓶裡空者控也！”大聖在他頭上也忍不住道一聲“我的兒啊搜者走也！”眾怪聽見道：“走了走了！”即傳令：“關門關門！”

那行者將身一抖收了剝去的衣服現本相跳出洞外。回頭罵道：“妖精不要無禮！瓶子鑽破裝不得人了只好拿了出恭！”喜喜歡歡嚷嚷鬧鬧踏著雲頭徑轉唐僧處。那長老正在那裡撮土為香望空禱祝行者且停雲頭聽他禱祝甚的。那長老合掌朝天道：“祈請雲霞眾位仙六丁六甲與諸天。願保賢徒孫行者神通廣**無邊。”大聖聽得這般言語更加努力收斂雲光近前叫道：“師父我來了！”長老攙住道：“悟空勞碌你遠探高山許久不回我甚憂慮。端的這山中有何吉凶？”行者笑道：“師父才這一去一則是東土眾僧有緣有分二來是師父功德無量無邊三也虧弟子法力！”將前項妝鑽風、陷瓶裡及脫身之事細陳了一遍“今得見尊師之面實為兩世之人也！”長老感謝不盡道：“你這番不曾與妖精賭鬥麼？”行者道：

“不曾。”長老道：“這等保不得我過山了？”行者是個好勝的人叫喊道：“我怎麼保你過山不得？”長老道：“不曾與他見個勝負只這般含糊我怎敢前進！”大聖笑道：“師父你也忒不通變。常言道單絲不線孤掌難鳴。那魔三個小妖千萬教老孫一人怎生與他賭鬥？”長老道：“寡不敵眾是你一人也難處。八戒、沙僧他也都有本事教他們都去與你協力同心掃淨山路保我過去罷。”行者沉吟道：“師言最當著沙僧保護你著八戒跟我去罷。“那呆子慌了道：“哥哥沒眼色！我又粗夯無甚本事走路扛風跟你何益？”行者道：“兄弟你雖無甚本事好道也是個人。俗雲放屁添風你也可壯我些膽氣。”八戒道：“也罷也罷望你帶挈帶挈。但只急溜處莫捉弄我。”長老道：“八戒在意我與沙僧在此。”

那呆子抖擻神威與行者縱著狂風駕著雲霧跳上高山即至洞口早見那洞門緊閉四顧無人。行者上前執鐵棒厲聲高叫道：“妖怪開門！快出來與老孫打耶！”那洞裡小妖報入老魔心驚膽戰道：“幾年都說猴兒狠話不虛傳果是真！”二老怪在旁問道：“哥哥怎麼說？”老魔道：“那行者早間變小鑽風混進來我等不能相識。幸三賢弟認得把他裝在瓶裡。他弄本事鑽破瓶兒卻又攝去衣服走了。如今在外叫戰誰敢與他打個頭仗？”更無一人答應又問又無人答都是那裝聾推啞。老魔怒道：“我等在西方大路上忝著個醜名今日孫行者這般藐視若不出去與他見陣也低了名頭。等我舍了這老性命去與他戰上三合！三合戰得過唐僧還是我們口裡食；戰不過那時關了門讓他過去罷。”遂取披掛結束了開門前走。

行者與八戒在門旁觀看真是好一個怪物：鐵額銅頭戴寶盔盔纓飄舞甚光輝。輝輝掣電雙睛亮亮亮鋪霞兩鬢飛。勾爪如銀尖且利鋸牙似鑿密還齊。身披金甲無絲縫腰束龍絛有見機。手執鋼刀明晃晃英雄威武世間稀。一聲吆喝如雷震問道“敲門者是誰？”大聖轉身道：是你孫老爺齊天大聖也。”老魔笑道：“你是孫行者？大膽潑猴！我不惹你你卻為何在此叫戰？”行者道：“有風方起浪無潮水自平。你不惹我我好尋你？

只因你狐群狗黨結為一夥算計吃我師父所以來此施為。”

老魔道：“你這等雄糾糾的嚷上我門莫不是要打麼？”行者道：“正是。”老魔道：“你休猖獗！我若調出妖兵擺開陣勢搖旗擂鼓與你交戰顯得我是坐家虎欺負你了。我只與你一個對一個不許幫丁！”行者聞言叫：“豬八戒走過看他把老孫怎的！”那呆子真個閃在一邊。老魔道：“你過來先與我做個樁兒讓我盡力氣著光頭砍上三刀就讓你唐僧過去；假若禁不得快送你唐僧來與我做一頓下飯！”行者聞言笑道：“妖怪你洞裡若有紙筆取出來與你立個合同。自今日起就砍到明年我也不與你當真！”那老魔抖擻威風丁字步站定雙手舉刀望大聖劈頂就砍。這大聖把頭往上一迎只聞扢扠一聲響頭皮兒紅也不紅。那老魔大驚道：“這猴子好個硬頭兒！”大聖笑道：“你不知老孫是：生就銅頭鐵腦蓋天地乾坤世上無。斧砍錘敲不得碎幼年曾入老君爐。四門星官監臨適二十八宿用工夫。水浸幾番不得壞周圍扢搭板筋鋪。唐僧還恐不堅固預先又上紫金箍。”老魔道：“猴兒不要說嘴！看我這二刀來決不容你性命！”行者道：“不見怎的左右也只這般砍罷了。”老魔道：“猴兒你不知這刀：金火爐中造神功百煉熬。鋒刃依三略剛強按六韜。卻似蒼蠅尾猶如白蟒腰。入山雲蕩蕩下海浪滔滔。琢磨無遍數煎熬幾百遭。深山古洞放上陣有功勞。

攙著你這和尚天靈蓋一削就是兩個瓢！”大聖笑道：“這妖精沒眼色！把老孫認做個瓢頭哩！也罷誤砍誤讓教你再砍一刀看怎麼。”那老魔舉刀又砍大

聖把頭迎一迎乒乓的劈做兩半個；大聖就地打個滾變做兩個身子。那妖一見慌了手按下鋼刀。豬八戒遠遠望見笑道：“老魔好砍兩刀的！卻不是四個人了？”老魔指定行者道：“聞你能使分身法怎麼把這法兒拿出在我面前使！”大聖道：“何為分身法？”老魔道：“為甚麼先砍你一刀不動如今砍你一刀就是兩個人？”大聖笑道：“妖怪你切莫害怕。砍上一萬刀還你二萬個人！”老魔道：“你這猴兒你只會分身不會收身。你若有本事收做一個打我一棍去罷。”大聖道：“不許說謊你要砍三刀只砍了我兩刀；教我打一棍若打了棍半就不姓孫！”老魔道：“正是正是。”

好大聖就把身摟上來打個滾依然一個身子掣棒劈頭就打那老魔舉刀架住道：“潑猴無禮！甚麼樣個哭喪棒敢上門打人？”大聖喝道：“你若問我這條棍天上地下都有名聲。”

老魔道：“怎見名聲？”他道：“棒是九轉鑌鐵煉老君親手爐中煆。禹王求得號神珍四海八河為定驗。中間星斗暗鋪陳兩頭箝裹黃金片。花紋密佈鬼神驚上造龍紋與鳳篆。名號靈陽棒一條深藏海藏人難見。成形變化要飛騰飄颻五色霞光現。

老孫得道取歸山無窮變化多經驗。時間要大甕來粗或小些微如鐵線。粗如南嶽細如針長短隨吾心意變。輕輕舉動彩雲生亮亮飛騰如閃電。攸攸冷氣逼人寒條條殺霧空中現。降龍伏虎謹隨身天涯海角都遊遍。曾將此棍鬧天宮威風打散蟠桃宴。天王賭鬥未曾贏哪吒對敵難交戰。棍打諸神沒躲藏天兵十萬都逃竄。雷霆眾將護靈霄飛身打上通明殿。掌朝天使盡皆驚護駕仙卿俱攪亂。舉棒掀翻北斗宮回振開南極院。金闕天皇見棍凶特請如來與我見。兵家勝負自如然困苦災危無可辨。整整挨排五百年虧了南海菩薩勸。大唐有個出家僧對天下洪誓願。枉死城中度鬼魂靈山會上求經卷。

西方一路有妖魔行動甚是不方便。已知鐵棒世無雙央我途中為侶伴。邪魔湯著赴幽冥肉化紅塵骨化面。處處妖精棒下亡論萬成千無打算。上方擊壞鬥牛宮下方壓損森羅殿。天將曾將九曜追地府打傷催命判。半空丟下振山川勝如太歲新華劍。全憑此棍保唐僧天下妖魔都打遍！”

那魔聞言戰兢兢舍著性命舉刀就砍。猴王笑吟吟使鐵棒前迎。他兩個先時在洞前撐持然後跳起去都在半空裡廝殺。這一場好殺：天河定底神珍棒棒名如意世間高。誇稱手段魔頭惱大捍刀擎法力豪。門外爭持還可近空中賭鬥怎相饒！一個隨心更面目一個立地長身腰。殺得滿天雲氣重遍野霧飄飄。那一個幾番立意吃三藏這一個廣施法力保唐朝。

都因佛祖傳經典邪正分明恨苦交。那老魔與大聖鬥經二十餘合不分輸贏。原來八戒在底下見他兩個戰到好處忍不住掣鈀架風跳將起去望妖魔劈臉就築。那魔慌了不知八戒是個呼頭性子冒冒失失的唬人他只道嘴長耳大手硬鈀凶敗了陣丟了刀回頭就走。大聖喝道：“趕上！趕上！”這呆子仗著威風舉著釘鈀即忙趕下怪去。老魔見他趕的相近在坡前立定迎著風頭幌一幌現了原身張開大口就要來吞八戒。八戒害怕急抽身往草裡一鑽也管不得荊針棘刺也顧不得刮破頭疼戰兢兢的在草裡聽著梆聲。隨後行者趕到那怪也張口來吞卻中了他的機關收了鐵棒迎將上去被老魔一口吞之。唬得個呆子在草裡囊囊咄咄的埋怨道：“這個弼馬溫不識進退！那怪來吃你你如何不走反去迎他！這一口吞在肚中今日還是個和尚明日就是個大恭也！”那魔得勝而去。這呆子才鑽出草來溜回舊路。

卻說三藏在那山坡下正與沙僧盼望只見八戒喘呵呵的跑來。三藏大驚道：“八戒你怎麼這等狼狽？悟空如何不見？”

呆子哭哭啼啼道：“師兄被妖精一口吞下肚去了！”三藏聽言唬倒在地半晌間跌腳拳胸道：“徒弟呀！只說你善會降妖領我西天見佛怎知今日死於此怪之手！苦哉苦哉！我弟子同眾的功勞如今都化作塵土矣！’那師父十分苦痛。你看那呆子他也不來勸解師父卻叫：“沙和尚你拿將行李來我兩個分了罷。”沙僧道：“二哥分怎的？”八戒道：”分開了各人散火：你往流沙河還去吃人；我往高老莊看看我渾家。將白馬賣了與師父買個壽器送終。”長老氣呼呼的聞得此言叫皇天放聲大哭。且不題。

卻說那老魔吞了行者以為得計徑回本洞。眾妖迎問出戰之功老魔道：“拿了一個來了。”二魔喜道：“哥哥拿的是誰？”老魔道：“是孫行者。”二魔道：“拿在何處？”老魔道：“被我一口吞在腹中哩。”第三個魔頭大驚道：“大哥啊我就不曾吩咐你孫行者不中吃！”那大聖肚裡道：“忒中吃！又禁饑再不得餓”慌得那小妖道：“大王不好了！孫行者在你肚裡說話哩！”老魔道：“怕他說話！有本事吃了他沒本事擺佈他不成？

你們快去燒些鹽白湯等我灌下肚去把他噦出來慢慢的煎了吃酒。”小妖真個沖了半盆鹽湯。老怪一飲而幹窪著口著實一嘔那大聖在肚裡生了根動也不動卻又攔著喉嚨往外又吐吐得頭暈眼花黃膽都破了行者越不動。老魔喘息了叫聲：“孫行者你不出來？”行者道：“早哩！正好不出來哩！”老魔道：“你怎麼不出？”行者道：“你這妖精甚不通變。我自做和尚十分淡薄：如今秋涼我還穿個單直裰。這肚裡倒暖又不透風等我住過冬才好出來。”眾妖聽說都道：“大王孫行者要在你肚裡過冬哩！”老魔道：“他要過冬我就打起禪來使個搬運法一冬不吃飯就餓殺那弼馬溫！”大聖道：“我兒子你不知事！老孫保唐僧取經從廣裡過帶了個折迭鍋兒進來煮雜碎吃。將你這裡邊的肝腸肚肺細細

兒受用還彀盤纏到清明哩！”那二魔大驚道：“哥啊這猴子他幹得出來！”

三魔道：“哥啊吃了雜碎也罷不知在那裡支鍋。”行者道：“三叉骨上好支鍋。”三魔道：“不好了！假若支起鍋燒動火煙熝到鼻孔裡打嚏噴麼？”行者笑道：“沒事！等老孫把金箍棒往頂門裡一搠搠個窟窿：一則當天窗二來當煙洞。”老魔聽說雖說不怕卻也心驚只得硬著膽叫：“兄弟們莫怕把我那藥酒拿來等我吃幾鍾下去把猴兒藥殺了罷！”行者暗笑道：“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吃老君丹玉皇酒王母桃及鳳髓龍肝那樣東西我不曾吃過？是甚麼藥酒敢來藥我？”那小妖真個將藥酒篩了兩壺滿滿斟了一鍾遞與老魔。老魔接在手中大聖在肚裡就聞得酒香道：“不要與他吃！”好大聖把頭一扭變做個喇叭口子張在他喉嚨之下。那怪咽的咽下被行者咽的接吃了。第二鍾咽下被行者咽的又接吃了。一連咽了七八鍾都是他接吃了。老魔放下鍾道：“不吃了這酒常時吃兩鍾腹中如火卻才吃了七八鍾臉上紅也不紅！”原來這大聖吃不多酒接了他七八鍾吃了在肚裡撒起酒風來不住的支架子跌四平踢飛腳抓住肝花打秋千豎蜻艇翻根頭亂舞。

那怪物疼痛難禁倒在地下。畢竟不知死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歸性 木母同降怪體真

話表孫大聖在老魔肚裡支吾一會那魔頭倒在塵埃無聲無氣若不言語想是死了卻又把手放放。魔頭回過氣來叫一聲：“大慈大悲齊天大聖菩薩！”行者聽見道：“兒子莫廢工夫省幾個字兒只叫孫外公罷。”那妖魔惜命真個叫：“外公！

外公！是我的不是了！一差二誤吞了你你如今卻反害我。萬望大聖慈悲可憐螻蟻貪生之意饒了我命願送你師父過山也。”大聖雖英雄甚為唐僧進步他見妖魔哀告好奉承的人也就回了善念叫道：“妖怪我饒你你怎麼送我師父？”老魔道：“我這裡也沒甚麼金銀、珠翠、瑪瑙、珊瑚、琉璃、琥珀、玳瑁珍奇之寶相送我兄弟三個抬一乘香藤轎兒把你師父送過此山。”行者笑道：“既是抬轎相送強如要寶。你張開口我出來。”那魔頭真個就張開口。那三魔走近前悄悄的對老魔道：

“大哥等他出來時把口往下一咬將猴兒嚼碎咽下肚卻不得磨害你了。”原來行者在裡面聽得便不先出去卻把金箍棒伸出試他一試。那怪果往下一口扢喳的一聲把個門牙都迸碎了。行者抽回棒道：“好妖怪！我倒饒你性命出來你反咬我要害我命！我不出來活活的只弄殺你！不出來！不出來！”老魔報怨三魔道：“兄弟你是自家人弄自家人了。且是請他出來好了你卻教我咬他。他倒不

曾咬著卻迸得我牙齦疼痛這是怎麼起的！“三魔見老魔怪他他又作個激將法厲聲高叫道：

“孫行者聞你名如轟雷貫耳說你在南天門外施威靈霄殿下逞勢。如今在西天路上降妖縛怪原來是個小輩的猴頭！”行者道：“我何為小輩？”三怪道：“好漢千里客萬里去傳名。你出來我與你賭鬥才是好漢；怎麼在人肚裡做勾當！非小輩而何？”行者聞言心中暗想道：“是是是！我若如今扯斷他腸揌破他肝弄殺這怪有何難哉？但真是壞了我的名頭。也罷！也罷！你張口我出來與你比並。但只是你這洞口窄逼不好使家火須往寬處去。”三魔聞說即點大小怪前前後後有三萬多精都執著精銳器械出洞擺開一個三才陣勢專等行者出口一齊上陣。那二怪攙著老魔徑至門外叫道：“孫行者！好漢出來！此間有戰場好鬥！”

大聖在他肚裡聞得外面鴉鳴鵲噪鶴唳風聲知道是寬闊之處卻想著：“我不出去是失信與他；若出去這妖精人面獸心。先時說送我師父哄我出來咬我今又調兵在此。也罷也罷與他個兩全其美：出去便出去還與他肚裡生下一個根兒。”即轉手將尾上毫毛拔了一根吹口仙氣叫“變！”即變一條繩兒只有頭粗細倒有四十丈長短。那繩兒理出去見風就長粗了。把一頭拴著妖怪的心肝系上打做個活扣兒那扣兒不扯不緊扯緊就痛。卻拿著一頭笑道：“這一出去他送我師父便罷；如若不送亂動刀兵我也沒工夫與他打只消扯此繩兒就如我在肚裡一般！”又將身子變得小小的往外爬爬到咽喉之下見妖精大張著方口上下鋼牙排如利刃忽思量道：“不好！不好！若從口裡出去扯這繩兒他怕疼往下一嚼卻不咬斷了？我打他沒牙齒的所在出去。”好大聖理著繩兒從他那上齶子往前爬爬到他鼻孔裡。那老魔鼻子癢“阿口妻”的一聲打了個噴嚏卻迸出行者。行者見了風把腰躬一躬就長了有三丈長短一隻手扯著繩兒一隻手拿著鐵棒。那魔頭不知好歹見他出來了就舉鋼刀劈臉來砍這大聖一隻手使鐵棒相迎。又見那二怪使槍三怪使戟沒頭沒臉的亂上。大聖放鬆了繩收了鐵棒急縱身駕雲走了原來怕那夥小妖圍繞不好幹事。他卻跳出營外去那空闊山頭上落下雲雙手把繩盡力一扯老魔心裡才疼。他害疼往上一掙大聖複往下一扯。眾小妖遠遠看見齊聲高叫道：“大王莫惹他！讓他去罷！這猴兒不按時景清明還未到他卻那裡放風箏也！”

大聖聞言著力氣蹬了一蹬那老魔從空中拍刺刺似紡車兒一般跌落塵埃就把那山坡下死硬的黃土跌做個二尺淺深之坑。慌得那二怪三怪一齊按下雲頭上前拿住繩兒跪在坡下哀告道：“大聖啊只說你是個寬洪海量之仙誰知是個鼠腹蝸腸之輩。實實的哄你出來與你見陣不期你在我家兄心上拴了一根繩子！”行者笑道：“你這夥潑魔十分無禮！前番哄我出去便就咬我這番哄我出來卻又擺陣敵我。似這幾萬妖兵戰我一個理上也不通扯了去！扯了去見我師父！”那怪一

齊叩頭道“大聖慈悲饒我性命願送老師父過山！”行者笑道：“你要性命只消拿刀把繩子割斷罷了。”老魔道：“爺爺呀割斷外邊的這裡邊的拴在心上喉嚨裡又恭恭的噁心怎生是好？”

行者道：“既如此張開口等我再進去解出繩來。”老魔慌了道：“這一進去又不肯出來卻難也！卻難也！”行者道：“我有本事外邊就可以解得裡面繩頭也解了可實實的送我師父麼？”老魔道：“但解就送決不敢打誑語。”大聖審得是實即便將身一抖收了毫毛那怪的心就不疼了。這是孫大聖掩樣的法兒使毫毛拴著他的心收了毫毛所以就不害疼也。三個妖縱身而起謝道：“大聖請回上複唐僧收拾下行李我們就抬轎來送。”眾怪偃干戈盡皆歸洞。

大聖收繩子徑轉山東遠遠的看見唐僧睡在地下打滾痛哭豬八戒與沙僧解了包袱將行李搭分兒在那裡分哩。行者暗暗嗟歎道：“不消講了這定是八戒對師父說我被妖精吃了師父捨不得我痛哭那呆子卻分東西散火哩。咦！不知可是此意且等我叫他一聲看。”落下雲頭叫道：“師父！”沙僧聽見報怨八戒道：“你是個棺材座子專一害人！師兄不曾死你卻說他死了在這裡幹這個勾當！那裡不叫將來了？”八戒道：“我分明看見他被妖精一口吞了。想是日辰不好那猴子來顯魂哩。”

行者到跟前一把撾住八戒臉一個巴掌打了個踉蹌道：“夯貨！我顯甚麼魂？”呆子侮著臉道：“哥哥你實是那怪吃了你、你怎麼又活了？”行者道：“象你這個不濟事的膿包！他吃了我我就抓他腸捏他肺又把這條繩兒穿住地的心扯他疼痛難禁一個個叩頭哀告我才饒了他性命。如今抬轎來送我師父過山也。”那三藏聞言一骨魯爬起來對行者躬身道：“徒弟啊累殺你了！若信悟能之言我已絕矣！”行者輪拳打著八戒罵道：“這個饟糠的呆子十分懈怠甚不成*人！師父你切莫惱那怪就來送你也。”沙僧也甚生慚愧連忙遮掩收拾行李扣背馬匹都在途中等候不題。

卻說三個魔頭帥群精回洞二怪道：“哥哥我只道是個九頭八尾的孫行者原來是恁的個小小猴兒！你不該吞他只與他鬥時他那裡鬥得過你我！洞裡這幾萬妖精吐唾沫也可涑{殺他。你卻將他吞在肚裡他便弄起法來教你受苦怎麼敢與他比較？才自說送唐僧都是假意實為兄長性命要緊所以哄他出來。決不送他！”老魔道：“賢弟不送之故何也？”二怪道：

“你與我三千小妖擺開陣勢我有本事拿住這個猴頭！”老魔道：“莫說三千憑你起老營去只是拿住他便大家有功。”那二魔即點三千小妖徑到大路旁擺開著一個藍旗手往來傳報教：“孫行者！趕早出來與我二大王爺爺交戰！”八戒聽見笑道：“哥啊常言道說謊不瞞當鄉人就來弄虛頭搗鬼！怎麼說降了妖精就

抬轎來送師父卻又來叫戰何也？”行者道：“老怪已被我降了不敢出頭聞著個孫字兒也害頭疼。這定是二妖魔不伏氣送我們故此叫戰。我道兄弟這妖精有弟兄三個這般義氣；我弟兄也是三個就沒些義氣？我已降了大魔二魔出來你就與他戰戰未為不可。”八戒道：“怕他怎的！等我去打他一仗來！”行者道：“要去便去罷。”八戒笑道：“哥啊去便去你把那繩兒借與我使使。”行者道：“你要怎的？你又沒本事鑽在肚裡你又沒本事拴在他心上要他何用？”八戒道：“我要扣在這腰間做個救命索。你與沙僧扯住後手放我出去與他交戰。估著贏了他你便放鬆我把他拿住；若是輸與他你把我扯回來莫教他拉了去。”真個行者暗笑道：“也是捉弄呆子一番！”就把繩兒扣在他腰裡撮弄他出戰。

那呆子舉釘鈀跑上山崖叫道：“妖精出來！與你豬祖宗打來！”那藍旗手急報導：“大王有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尚來了。”二怪即出營見了八戒更不打話挺槍劈面刺來。這呆子舉鈀上前迎住。他兩個在山坡前搭上手鬥不上七八回合呆子手軟架不得妖魔急回頭叫：“師兄不好了！扯扯救命索扯扯救命索！”這壁廂大聖聞言轉把繩子放鬆了拋將去。那呆子敗了陣住後就跪。原來那繩子拖著走還不覺轉回來因松了倒有些絆腳自家絆倒了一跌爬起來又一跌。始初還跌個躘踵後面就跌了個嘴搶地。被妖精趕上捽開鼻子就如蛟龍一般把八戒一鼻子卷住得勝回洞。眾妖凱歌齊唱一擁而歸。

這坡下三藏看見又惱行者道：“悟空怪不得悟能咒你死哩！原來你兄弟全無相親相愛之意專懷相嫉相妒之心！他那般說教你扯扯救命索你怎麼不扯還將索子丟去？如今教他被害卻如之何？”行者笑道：“師父也忒護短忒偏心！罷了象老孫拿去時你略不掛念左右是捨命之材；這呆子才自遭擒你就怪我。也教他受些苦惱方見取經之難。”三藏道：“徒弟啊你去我豈不掛念？想著你會變化斷然不至傷身。那呆子生得狼犺又不會騰那這一去少吉多凶你還去救他一救。”

行者道：“師父不得報怨等我去救他一救。”急縱身趕上山暗中恨道：“這呆子咒我死且莫與他個快活！且跟去看那妖精怎麼擺佈他等他受些罪再去救他。”即撚訣念起真言搖身一變即變做個蟭蟟蟲飛將去釘在八戒耳朵根上同那妖精到了洞裡。二魔帥三千小怪大吹大打的至洞口屯下自將八戒拿入裡邊道：“哥哥我拿了一個來也。”老怪道：“拿來我看。”

他把鼻子放鬆捽下八戒道：“這不是？”老怪道：“這廝沒用。”

八戒聞言道：“大王沒用的放出去尋那有用的捉來罷。”三怪道：“雖是沒用也是唐僧的徒弟豬八戒。且捆了送在後邊池塘裡浸著待浸退了毛破開肚子使鹽醃了曬乾等天陰下酒。”八戒大驚道：“罷了罷了！撞見那販醃的妖怪

也！”眾怪一齊下手把呆子四馬攢蹄捆住扛扛抬抬送至池塘邊往中間一推盡皆轉去。

大聖卻飛起來看處那呆子四肢朝上掘著嘴半浮半沉嘴裡呼呼的著然好笑倒象**月經霜落了子兒的一個大黑蓮蓬。大聖見他那嘴臉又恨他又憐他說道：“怎的好麼？他也是龍華會上的一個人但只恨他動不動分行李散火又要攛掇師父念《緊箍咒》咒我。我前日曾聞得沙僧說也攢了些私房不知可有否等我且嚇他一嚇看。”好大聖飛近他耳邊假捏聲音叫聲：“豬悟能！豬悟能！”八戒慌了道：“晦氣呀！我這悟能是觀世音菩薩起的自跟了唐僧又呼做八戒此間怎麼有人知道我叫做悟能？”呆子忍不住問道：“是那個叫我的法名？”行者道：“是我。”呆子道：“你是那個？”行者道：“我是勾司人。”那呆子慌了道：“長官你是那裡來的？”行者道：“我是五閻王差來勾你的。”那呆子道：“長官你且回去上複五閻王他與我師兄孫悟空交得甚好教他讓我一日兒明日來勾罷。”

行者道：“胡說！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四更！趁早跟我去免得套上繩子扯拉！”呆子道：”長官那裡不是方便看我這般嘴臉還想活哩。死是一定死只等一日這妖精連我師父們都拿來會一會就都了帳也。”行者暗笑道：“也罷我這批上有三十個人都在這中前後等我拘將來就你便有一日耽閣。你可有盤纏把些兒我去。”八戒道：“可憐啊！出家人那裡有甚麼盤纏？”行者道：“若無盤纏索了去！跟著我走！”呆子慌了道：“長官不要索我曉得你這繩兒叫做追命繩索上就要斷氣。有有有！有便有些兒只是不多。”行者道：“在那裡？快拿出來！”八戒道：“可憐可憐！我自做了和尚到如今有些善信的人家齋僧見我食腸大襯錢比他們略多些兒我拿了攢在這裡零零碎碎有五錢銀子因不好收拾前者到城中央了個銀匠煎在一處他又沒天理偷了我幾分只得四錢六分一塊兒你拿了去罷。”行者暗笑道：“這呆子褲子也沒得穿卻藏在何處？咄！你銀子在那裡？”八戒道：“在我左耳朵眼兒裡揌著哩。我捆了拿不得你自家拿了去罷。”行者聞言即伸手在耳朵竅中摸出真個是塊馬鞍兒銀子足有四錢五六分重拿在手裡忍不住哈哈的大笑一聲。那呆子認是行者聲音在水裡亂罵道：“天殺的弼馬溫！到這們苦處還來打詐財物哩！”行者又笑道：“我把你這饢糟的！老孫保師父不知受了多少苦難你到攢下私房！”八戒道：“嘴臉！這是甚麼私房！都是牙齒上刮下來的我不捨得買了嘴吃留了買匹布兒做件衣服你卻嚇了我的。還分些兒與我。”行者道：“半分也沒得與你！”八戒罵道：“買命錢讓與你罷好道也救我出去是。”行者道：“莫急等我救你。”將銀子藏了即現原身掣鐵棒把呆子劃攏用手提著腳扯上來解了繩。八戒跳起來脫下衣裳整幹了水抖一抖潮漉漉的披在身上道：“哥哥開後門走了罷。”行者道：“後門裡走可是個長進的？還打前門上去。”八戒道：“我的腳捆麻了跑不動。”行者道：“快跟我來。”

好大聖把鐵棒一路丟開解數打將出去。那呆子忍著麻只得跟定他只看見二門下靠著的是他的釘鈀走上前推開小妖撈過來往前亂築與行者打出三四層門不知打殺了多少小妖。那老魔聽見對二魔道：“拿得好人！拿得好人！你看孫行者劫了豬八戒門上打傷小妖也！”那二魔急縱身綽槍在手趕出門來應聲罵道：“潑猢猻！這般無禮！怎敢渺視我等！”

大聖聽得即應聲站下。那怪物不容講使槍便刺。行者正是會家不忙掣鐵棒劈面相迎。他兩個在洞門外這一場好殺：

黃牙老象變人形義結獅王為弟兄。因為大魔來說合同心計算吃唐僧。齊天大聖神通廣輔正除邪要滅精。八戒無能遭毒手悟空拯救出門行。妖王趕上施英猛槍棒交加各顯能。那一個槍來好似穿林蟒這一個棒起猶如出海龍。龍出海門雲靄靄蟒穿林樹霧騰騰。算來都為唐和尚恨苦相持太沒情。那八戒見大聖與妖精交戰他在山嘴上豎著釘鈀不來幫打只管呆呆的看著。那妖精見行者棒重滿身解數全無破綻就把槍架住捽開鼻子要來卷他。行者知道他的勾當雙手把金箍棒橫起來往上一舉被妖精一鼻子卷住腰胯不曾卷手。你看他兩隻手在妖精鼻頭上丟花棒兒耍子。八戒見了捶胸道：

“咦！那妖怪晦氣呀！卷我這夯的聯手都卷住了不能得動卷那們滑的倒不卷手。他那兩隻手拿著棒只消往鼻裡一搠那孔子裡害疼流涕怎能卷得他住？”行者原無此意倒是八戒教了他。他就把棒幌一幌小如雞子長有丈餘真個往他鼻孔裡一搠。那妖精害怕沙的一聲把鼻子捽放被行者轉手過來一把撾住用氣力往前一拉那妖精護疼隨著手舉步跟來。八戒方才敢近拿釘鈀望妖精胯子上亂築。行者道：“不好！

不好！那鈀齒兒尖恐築破皮淌出血來師父看見又說我們傷生只調柄子來打罷。”真個呆子舉鈀柄走一步打一下行者牽著鼻子就似兩個象奴牽至坡下只見三藏凝睛盼望見他兩個嚷嚷鬧鬧而來即喚：“悟淨你看悟空牽的是甚麼？”沙僧見了笑道：“師父大師兄把妖精揪著鼻子拉來真愛殺人也！”

三藏道：“善哉！善哉！那般大個妖精！那般長個鼻子！你且問他：他若喜喜歡歡送我等過山呵饒了他莫傷他性命。”沙僧急縱前迎著高聲叫道：“師父說：那怪果送師父過山教不要傷他命哩。”那怪聞說連忙跪下口裡嗚嗚的答應原來被行者揪著鼻子捏儸了就如重傷風一般叫道：“唐老爺若肯饒命即便抬轎相送。”行者道：“我師徒俱是善勝之人依你言且饒你命快抬轎來。如再變卦拿住決不再饒！”那怪得脫手磕頭而去。行者同八戒見唐僧備言前事。八戒慚愧不勝在坡前晾曬衣服等候不題。

那二魔戰戰兢兢回洞未到時已有小妖報知老魔三魔說二魔被行者揪著鼻子拉去。老魔悚懼與三魔帥眾方出見二魔獨回又皆接入問及放回之故。二魔把三藏慈憫善勝之言對眾說了一遍一個個面面相覷更不敢言。二魔道："哥哥可送唐僧麼？"老魔道："兄弟你說那裡話孫行者是個廣施仁義的猴頭他先在我肚裡若肯害我性命一千個也被他弄殺了。卻才揪住你鼻子若是扯了去不放回只捏破你的鼻子頭兒卻也惶恐。快早安排送他去罷。"三魔笑道："送！送！送！"

老魔道："賢弟這話卻又象尚氣的了。你不送我兩個送去罷。"三魔又笑道："二位兄長在上那和尚倘不要我們送只這等瞞過去還是他的造化；若要送不知正中了我的調虎離山之計哩。"老怪道："何為調虎離山？"三怪道："如今把滿洞群妖點將起來萬中選千千中選百百中選十六個又選三十個。"

老怪道："怎麼既要十六又要三十？"三怪道："要三十個會烹煮的與他些精米、細面、竹筍、茶芽、香蕈、蘑菇、豆腐、麵筋著他二十裡或三十裡搭下窩鋪安排茶飯管待唐僧。"老怪道："又要十六個何用？"三怪道："著八個抬八個喝路。我弟兄相隨左右送他一程。此去向西四百餘裡就是我的城池我那裡自有接應的人馬若至城邊如此如此著他師徒尾不能相顧。要捉唐僧全在此十六個鬼成功。"老怪聞言歡欣不已真是如醉方醒似夢方覺道："好！好！好！"即點眾妖先選三十與他物件；又選十六抬一頂香藤轎子同出門來又吩咐眾妖："俱不許上山閑走！孫行者是個多心的猴子若見汝等往來他必生疑識破此計。"

老怪遂帥眾至大路旁高叫道："唐老爺今日不犯紅沙請老爺早早過山。"三藏聞言道："悟空是甚人叫我？"行者指定道："那廂是老孫降伏的妖精抬轎來送你哩。"三藏合掌朝天道："善哉！善哉！若不是賢徒如此之能我怎生得去？"徑直向前對眾妖作禮道："多承列位之愛我弟子取經東回向長安當傳揚善果也。"眾妖叩道："請老爺上轎。"那三藏肉眼凡胎不知是計；孫大聖又是太乙金仙忠正之性只以為擒縱之功降了妖怪亦豈期他都有異謀？卻也不曾詳察盡著師父之意即命八戒將行囊捎在馬上與沙僧緊隨他使鐵棒向前開路顧盼吉凶。八個抬起轎子八個一遞一聲喝道。三個妖扶著轎扛師父喜喜歡歡的端坐轎上上了高山依大路而行。

此一去豈知歡喜之間愁又至經雲泰極否還生時運相逢真太歲又值喪門吊客星。那夥妖魔同心合意的侍衛左右早晚殷勤。行經三十裡獻齋五十裡又齋未晚請歇沿路齊齊整整。一日三餐遂心滿意；良宵一宿好處安身。西進有四百里余程忽見城池相近。大聖舉鐵棒離轎僅有一裡之遙見城池把他嚇了一跌掙挫不

起。你道他只這般大膽如何見此著唬原來望見那城中有許多惡氣乃是：攢攢簇簇妖魔怪四門都是狼精靈。斑斕老虎為都管白麵雄彪作總兵。丫叉角鹿傳文引伶俐狐狸當道行。千尺大蟒圍城走萬丈長蛇占路程。樓下蒼狼呼令使台前花豹作人聲。搖旗擂鼓皆妖怪巡更坐鋪盡山精。狡兔開門弄買賣野豬挑擔幹營生。先年原是天朝國如今翻作虎狼城。那大聖正當悚懼只聽得耳後風響急回頭觀看原來是三魔雙手舉一柄畫杆方天戟往大聖頭上打來。大聖急翻身爬起使金箍棒劈面相迎。他兩個各懷惱怒氣呼呼更不打話；咬著牙各要相爭。又見那老魔頭傳聲號令舉鋼刀便砍八戒。八戒慌得丢了馬輪著鈀向前亂築。那二魔纏長槍望沙僧刺來沙僧使降妖杖支開架子敵住。三個魔頭與三個和尚一個敵一個在那山頭捨死忘生苦戰。那十六個小妖卻遵號令各各效能：搶了白馬行囊把三藏一擁抬著轎子徑至城邊高叫道：“大王爺爺定計已拿得唐僧來了！”那城上大小妖精一個個跑下將城門大開吩咐各營卷旗息鼓不許吶喊篩鑼說：“大王原有令在前不許嚇了唐僧。唐僧禁不得恐嚇一嚇就肉酸不中吃了。”眾精都歡天喜地邀三藏控背躬身接主僧。把唐僧一轎子抬上金鑾殿請他坐在當中一壁廂獻茶獻飯左右旋繞。那長老昏昏沉沉舉眼無親。畢竟不知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群魔欺本性 一體拜真如

且不言唐長老困苦卻說那三個魔頭齊心竭力與大聖兄弟三人在城東半山內努力爭持。這一場正是那鐵刷帚刷銅鍋家家挺硬。好殺：六般體相六般兵六樣形骸六樣情。六惡六根緣六欲六門六道賭輸贏。三十六宮春自在六六形色恨有名。這一個金箍棒千般解數；那一個方天戟百樣崢嶸。八戒釘鈀凶更猛二怪長槍俊又能。小沙僧寶杖非凡有心打死；

老魔頭鋼刀快利舉手無情。這三個是護衛真僧無敵將那三個是亂法欺君潑野精。起初猶可向後彌凶。六枚都使升空法雲端裡面各翻騰。一時間吐霧噴雲天地暗哮哮吼吼只聞聲。

他六個鬥罷多時漸漸天晚。卻又是風霧漫漫霎時間就黑暗了。原來八戒耳大蓋著眼皮越昏蒙手腳慢又遮架不住拖著鈀敗陣就走被老魔舉刀砍去幾乎傷命幸躲過頭腦被口刀削斷幾根鬃毛趕上張開口咬著領頭拿入城中丢與小怪捆在金鑾殿。老妖又駕雲起在半空助力。沙和尚見事不諧虛幌著寶杖顧本身回頭便走被二怪捽開鼻子響一聲連手卷住拿到城裡也叫小妖捆在殿下卻又騰空去叫拿行者。行者見兩個兄弟遭擒他自家獨力難撐正是好手不敵雙拳雙拳難敵四手。他喊一聲把棍子隔開三個妖魔的兵器縱筋斗駕雲走了。三怪見行者駕筋斗時即抖抖身現了本象扇開兩翅趕上大聖。你道他怎能趕上？當時如行者鬧天宮十萬天兵也拿他不住者以他會駕筋斗雲一去有十萬八千里路所以諸神不能趕上。這妖精搧一翅就有九萬里兩搧就趕過了所以被他一把撾住拿在手中左右掙挫不得。

欲思要走莫能逃脫即使變化法遁法又往來難行：變大些兒他就放鬆了撾住；變小些兒他又揝緊了撾住。複拿了徑回城內放了手捽下塵埃吩咐群妖也照八戒、沙僧捆在一處。那老魔、二魔俱下來迎接。三個魔頭同上寶殿。噫！這一番倒不是捆住行者分明是與他送行。

此時有二更時候眾怪一齊相見畢把唐僧推下殿來。那長老于燈光前忽見三個徒弟都捆在地下老師父伏于行者身邊哭道："徒弟啊！常時逢難你卻在外運用神通到那裡取救降魔今番你亦遭擒我貧僧怎麼得命！"八戒、沙僧聽見師父這般苦楚便也一齊放聲痛哭。行者微微笑道："師父放心兄弟莫哭！憑他怎的決然無傷。等那老魔安靜了我們走路。"

八戒道："哥啊又來搗鬼了！麻繩捆住松些兒還著水噴想你這瘦人兒不覺我這胖的遭瘟哩！不信你看兩膊上入肉已有二寸如何脫身？"行者笑道："莫說是麻繩捆的就是碗粗的棕纜只也當秋風過耳何足罕哉！"師徒們正說處只聞得那老魔道："三賢弟有力量有智謀果成妙計拿將唐僧來了！"叫：

"小的們著五個打水七個刷鍋十個燒火二十個抬出鐵籠來把那四個和尚蒸熟我兄弟們受用各散一塊兒與小的們吃也教他個個長生。"八戒聽見戰兢兢的道："哥哥你聽那妖精計較要蒸我們吃哩！"行者道："不要怕等我看他是雛兒妖精是把勢妖精。"沙和尚哭道："哥呀！且不要說寬話如今已與閻王隔壁哩且講甚麼雛兒把勢！"說不了又聽得二怪說："豬八戒不好蒸。"八戒歡喜道："阿彌陀佛是那個積陰騭的說我不好蒸？"三怪道："不好蒸剝了皮蒸。"八戒慌了厲聲喊道："不要剝皮！粗自粗湯響就爛了！"老怪道："不好蒸的安在底下一格。"行者笑道："八戒莫怕是雛兒不是把勢。"沙僧道："怎麼認得？"行者道："大凡蒸東西都從上邊起。

不好蒸的安在上頭一格多燒把火圓了氣就好了；若安在底下一住了氣就燒半年也是不得氣上的。他說八戒不好蒸安在底下不是雛兒是甚的！"八戒道："哥啊依你說就活活的弄殺人了！他打緊見不上氣抬開了把我翻轉過來再燒起火弄得我兩邊俱熟中間不夾生了？"正講時又見小妖來報：

"湯滾了。"老怪傳令叫抬。眾妖一齊上手將八戒抬在底下一格沙僧抬在二格。行者估著來抬他他就脫身道："此燈光前好做手腳！"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聲"變！"即變做一個行者捆了麻繩將真身出神跳在半空裡低頭看著。那群妖那知真假見人就抬把個"假行者"抬在上三格；才將唐僧揪翻倒捆住抬上第四格。乾柴架起烈火氣焰騰騰。大聖在雲端裡嗟歎道："我那八戒沙僧還捱得兩滾我那師父只消一滾就爛。若不用法救他頃刻喪矣！"好行者在空中撚著訣念一聲"唵藍淨法界乾元亨利貞"的咒語拘喚得北海龍王早至。只見那雲

端裡一朵烏雲應聲高叫道：“北海小龍敖順叩頭。”行者道：“請起！請起！無事不敢相煩今與唐師父到此被毒魔拿住上鐵籠蒸哩。你去與我護持護持莫教蒸壞了。”

龍王隨即將身變作一陣冷風吹入鍋下盤旋圍護更沒火氣燒鍋。他三人方不損命。

將有三更盡時只聞得老魔放道：“手下的我等用計勞形拿了唐僧四眾又因相送辛苦四晝夜未曾得睡。今已捆在籠裡料應難脫汝等用心看守著十個小妖輪流燒火讓我們退宮略略安寢。到五更天色將明必然爛了可安排下蒜泥鹽醋請我們起來空心受用。”眾妖各各遵命三個魔頭卻各轉寢宮而去。行者在雲端裡明明聽著這等吩咐卻低下雲頭不聽見籠裡人聲。他想著：“火氣上騰必然也熱他們怎麼不怕又無言語？哼噴！莫敢是蒸死了？等我近前再聽。”好大聖踏著雲搖身一變變作一個黑蒼蠅兒釘在鐵籠格外聽時只聞得八戒在裡面道：“晦氣晦氣！不知是悶氣蒸又不知是出氣蒸哩。”沙僧道：“二哥怎麼叫做悶氣、出氣？”八戒道：“悶氣蒸是蓋了籠頭出氣蒸不蓋。”三藏在浮上一層應聲道：“徒弟不曾蓋。”八戒道：“造化！今夜還不得死！這是出氣蒸了！”行者聽得他三人都說話未曾傷命便就飛了去把個鐵籠蓋輕輕兒蓋上。三藏慌了道：“徒弟！蓋上了！”八戒道：“罷了！這個是悶氣蒸今夜必是死了！”沙僧與長老嚶嚶的啼哭。八戒道：

“且不要哭這一會燒火的換了班了。”沙僧道：“你怎麼知道？”

八戒道：“早先抬上來時正合我意：我有些兒寒濕氣的病要他騰騰。這會子反冷氣上來了。咦！燒火的長官添上些柴便怎的？要了你的哩！”行者聽見忍不住暗笑道：“這個夯貨！冷還好捱若熱就要傷命。再說兩遭一定走了風了快早救他。

且住！要救他須是要現本相。假如現了這十個燒火的看見一齊亂喊驚動老怪卻不又費事？等我先送他個法兒。”忽想起：“我當初做大聖時曾在北天門與護國天王猜枚耍子贏得他瞌睡蟲兒還有幾個送了他罷。”即往腰間順帶裡摸摸還有十二個。“送他十個還留兩個做種。”即將蟲兒拋了去散在十個小妖臉上鑽入鼻孔漸漸打盹都睡倒了。只有一個拿火叉的睡不穩揉頭搓臉把鼻子左捏右捏不住的打噴嚏。行者道：“這廝曉得勾當了我再與他個雙捺燈。”又將一個蟲兒拋在他臉上。“兩個蟲兒左進右出右出左進諒有一個安住。”那小妖兩三個大呵欠把腰伸一伸丟了火叉也撲的睡倒再不翻身。

行者道：“這法兒真是妙而且靈！”即現原身走近前叫聲“師父。”唐僧

聽見道：“悟空救我啊！”沙僧道：“哥哥你在外面叫哩？”行者道：“我不在外面好和你們在裡邊受罪？”八戒道：“哥啊溜撒的溜了我們都是頂缸的在此受悶氣哩！”行者笑道：“呆子莫嚷我來救你。”八戒道：“哥啊救便要脫根救莫又要複蒸籠。”行者卻揭開籠頭解了師父將假變的毫毛抖了一抖收上身來又一層層放了沙僧放了八戒。那呆子才解了巴不得就要跑。行者道：“莫忙！莫忙！”卻又念聲咒語放了龍神才對八戒道：“我們這去到西天還有高山峻嶺師父沒腳力難行等我還將馬來。！你看他輕手輕腳走到金鑾殿下見那些大小群妖俱睡熟了卻解了韁繩更不驚動。

那馬原是龍馬若是生人飛踢兩腳便嘶幾聲行者曾養過馬授弼馬溫之官又是自家一夥所以不跳不叫。悄悄的牽來束緊了肚帶扣備停當請師父上馬。長老戰兢兢的騎上也就要走行者道：“也且莫忙我們西去還有國王須要關文方才去得不然將甚執照？等我還去尋行李來。”唐僧道：“我記得進門時眾怪將行李放在金殿左手下擔兒也在那一邊。”行者道：“我曉得了。”即抽身跳在寶殿尋時忽見光彩飄飄。行者知是行李怎麼就知？以唐僧的錦襴袈裟上有夜明珠故此放光。

急到前見擔兒原封未動連忙拿下去付與沙僧挑著。八戒牽著馬他引了路徑奔正陽門。只聽得梆鈴亂響門上有鎖鎖上貼了封皮。行者道：“這等防守如何去得？”八戒道：“後門裡去罷。”行者引路徑奔後門：“後宰門外也有梆鈴之聲門上也有封鎖卻怎生是好？我這一番若不為唐僧是個凡體我三人不管怎的也駕雲弄風走了。只為唐僧未三界外見在五行中一身都是父母濁骨所以不得升駕難逃。”八戒道：“哥哥不消商量我們到那沒梆鈴不防衛處撮著師父爬過牆去罷。”

行者笑道：“這個不好。此時無奈撮他過去；到取經回來你這呆子口敞延地裡就對人說我們是爬牆頭的和尚了。”八戒道：“此時也顧不得行檢且逃命去罷。”行者也沒奈何只得依他到那淨牆邊算計爬出。

噫！有這般事！也是三藏災星未脫。那三個魔頭在宮中正睡忽然驚覺。說走了唐僧一個個披衣忙起急登寶殿問曰：“唐僧蒸了幾滾了？”那些燒火的小妖已是有睡魔蟲都睡著了就是打也莫想打得一個醒來。其餘沒執事的驚醒幾個冒冒失失的答應道：“七……七……七……七滾了！”急跑近鍋邊只見籠格子亂丟在地下燒火的還都睡著慌得又來報導：

“大王走……走……走……走了！”三個魔頭都下殿近鍋前仔細看時果見那籠格子亂丟在地下湯鍋盡冷火腳俱無那燒火的俱呼呼鼾睡如泥。慌得眾怪一齊吶喊都叫：“快拿唐僧！快拿唐僧！”這一片喊聲振起把些前前後後、大大小

小妖精都驚起來。刀槍簇擁至正陽門下見那封鎖不動梆鈴不絕問外邊巡夜的道：“唐僧從那裡走了？”俱道：“不曾走出人來。”急趕至後宰門封鎖梆鈴一如前門。複亂搶搶的燈籠火把焙天通紅就如白日卻明明的照見他四眾爬牆哩！老魔趕近喝聲：“那裡走！”那長老唬得腳軟筋麻跌下牆來被老魔拿住。二魔捉了沙僧三魔擒倒八戒眾妖搶了行李白馬只是走了行者。那八戒口裡口國口國噥噥的報怨行者道：“天殺的”我說要救便脫根救如今卻又複籠蒸了！”眾魔把唐僧擒至殿上卻不蒸了。二怪吩咐把八戒綁在殿前簷柱上三怪吩咐把沙僧綁在殿后簷柱上惟老魔把唐僧抱住不放。三怪道：“大哥你抱住他怎的？終不然就活吃？卻也沒些趣味。此物比不得那愚夫俗子拿了可以當飯。此是上邦稀奇之物必須待天陰閒暇之時拿他出來整制精潔猜枚行令細吹細打的吃方可。”

老魔笑道：“賢弟之言雖當但孫行者又要來偷哩。”三魔道：

“我這皇宮裡面有一座錦香亭子亭子內有一個鐵櫃。依著我把唐僧藏在櫃裡關了亭子卻傳出謠言說唐僧已被我們夾生吃了。令小妖滿城講說那行者必然來探聽消息若聽見這話他必死心塌地而去。待三五日不來攪擾卻拿出來慢慢受用如何？”老怪二怪俱大喜道：“是是是！兄弟說得有理！”可憐把個唐僧連夜拿將進去藏在櫃中閉了亭子。傳出謠言滿城裡都亂講不題。

卻說行者自夜半顧不得唐僧駕雲走脫徑至獅駝洞裡一路棍把那萬數小妖盡情剿絕。急回來東方日出到城邊不敢叫戰正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他落下雲頭搖身一變變作個小妖兒演入門裡大街小巷緝訪消息。滿城裡俱道：

“唐僧被大王夾生兒連夜吃了。”前前後後都是這等說。行者著實心焦行至金鑾殿前觀看那裡邊有許多精靈都戴著皮金帽子穿著黃布直身手拿著紅漆棍腰掛象牙牌一往一來不住的亂走。行者暗想道：“此必是穿宮的妖怪。就變做這個模樣進去打聽打聽。”好大聖果然變得一般無二混入金門。正走處只見八戒綁在殿前柱上哼哩。行者近前叫聲“悟能。”那呆子認得聲音道：“師兄你來了？救我一救！”行者道：

“我救你你可知師父在那裡？”八戒道：“師父沒了昨夜被妖精夾生兒吃了。”行者聞言忽失聲淚似泉湧。八戒道：“哥哥莫哭我也是聽得小妖亂講未曾眼見。你休誤了再去尋問尋問。”這行者卻才收淚又往裡面找尋。忽見沙僧綁在後簷柱上即近前摸著他胸脯子叫道：“悟淨。”沙僧也識得聲音道：

“師兄你變化進來了？救我！救我！”行者道：“救你容易你可知師父在那裡？”沙僧滴淚道：“哥啊！師父被妖精等不得蒸就夾生兒吃了！”大聖聽得

兩個言語相同心如刀攪淚似水流急縱身望空跳起且不救八戒沙僧回至城東山上按落雲頭放聲大哭叫道：“師父啊！恨我欺天困網羅師來救我脫沉屙。

潛心篤志同參佛努力修身共煉魔。豈料今朝遭蜇害不能保你上婆娑。西方勝境無緣到氣散魂消怎奈何！”行者淒淒慘慘的自思自忖以心問心道：“這都是我佛如來坐在那極樂之境沒得事幹弄了那三藏之經！若果有心勸善理當送上東土卻不是個萬古流傳？只是捨不得送去卻教我等來取。怎知道苦曆千山今朝到此喪命！罷！罷！罷！老孫且駕個筋斗雲去見如來備言前事。若肯把經與我送上東土一則傳揚善果二則了我等心願；若不肯與我教他把松箍兒咒念念退下這個箍子交還與他老孫還歸本洞稱王道寡耍子兒去罷。”

好大聖急翻身駕起筋斗雲徑投天竺。那裡消一個時辰早望見靈山不遠。須臾間按落雲頭直至鷲峰之下忽抬頭見四大金剛擋住道：“那裡走？”行者施禮道：“有事要見如來。”

當頭又有昆侖山金霞嶺不壞尊王永住金剛喝道：“這潑猴甚是粗狂！前者大困牛魔我等為汝努力今日面見全不為禮！有事且待先奏奉召方行。這裡比南天門不同教你進去出來兩邊亂走！咄！還不靠開！”那大聖正是煩惱處又遭此搶白氣得哮吼如雷忍不住大呼小叫早驚動如來。如來佛祖正端坐在九品寶蓮臺上與十八尊輪世的阿羅漢講經即開口道：“孫悟空來了汝等出去接待接待。”大眾阿羅遵佛旨兩路幢幡寶蓋即出山門應聲道：“孫大聖如來有旨相喚哩。”那山門口四大金剛卻才閃開路讓行者前進。眾阿羅引至寶蓮台下見如來倒身下拜兩淚悲啼。如來道：“悟空有何事這等悲啼？”

行者道：“弟子屢蒙教訓之恩托庇在佛爺爺之門下自歸正果保護唐僧拜為師範一路上苦不可言！今至獅駝山獅駝洞獅駝城有三個毒魔乃獅王、象王、大鵬把我師父捉將去連弟子一概遭迍都捆在蒸籠裡受湯火之災。幸弟子脫逃喚龍王救免。是夜偷出師等不料災星難脫複又擒回。及至天明入城打聽叵耐那魔十分狠毒萬樣驍勇把師父連夜夾生吃了如今骨肉無存。又況師弟悟能悟淨見綁在那廂不久性命亦皆傾矣。弟子沒及奈何特地到此參拜如來。望大慈悲將松箍咒兒念念退下我這頭上箍兒交還如來放我弟子回花果山寬閑耍子去罷！”說未了淚如泉湧悲聲不絕。如來笑道：

“悟空少得煩惱。那妖精神通廣大你勝不得他所以這等心痛。”行者跪在下麵捶著胸膛道：“不瞞如來說弟子當年鬧天宮稱大聖自為人以來不曾吃虧今番卻遭這毒魔之手！”如來聞言道：“你且休恨那妖精我認得他。”行者猛然失聲道：

“如來！我聽見人講說那妖精與你有親哩。”如來道：“這個刁猢猻！怎麼個妖精與我有親？”行者笑道：“不與你有親如何認得？”如來道：“我慧眼觀之故此認得。那老怪與二怪有主。”叫阿儺迦葉來：“你兩個分頭駕雲去五臺山、峨眉山宣文殊、普賢來見。”二尊者即奉旨而去。如來道：“這是老魔、二怪之主。

但那三怪說將起來也是與我有些親處。”行者道：“親是父党？母黨？”如來道：“自那混沌分時天開於子地辟於醜人生於寅天地再交合萬物盡皆生。萬物有走獸飛禽走獸以麒麟為之長飛禽以鳳凰為之長。那鳳凰又得交合之氣育生孔雀、大鵬。孔雀出世之時最惡能吃人四十五裡路把人一口吸之。

我在雪山頂上修成丈六金身早被他也把我吸下肚去。我欲從他便門而出恐汙真身是我剖開他脊背跨上靈山。欲傷他命當被諸佛勸解傷孔雀如傷我母故此留他在靈山會上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薩。大鵬與他是一母所生故此有些親處。”行者聞言笑道：“如來若這般比論你還是妖精的外甥哩。”如來道：“那怪須是我去方可收得。”行者叩頭啟上如來：“千萬望玉趾一降！”

如來即下蓮台同諸佛眾徑出山門又見阿儺、迦葉引文殊、普賢來見。二菩薩對佛禮拜如來道：“菩薩之獸下山多少時了？”文殊道：“七日了。”如來道：“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

不知在那廂傷了多少生靈快隨我收他去。”二菩薩相隨左右同眾飛空。只見那：滿天縹緲瑞雲分我佛慈悲降法門。明示開天生物理細言辟地化身文。面前五百阿羅漢腦後三千揭諦神。迦葉阿儺隨左右普文菩薩殄妖氛。大聖有此人情請得佛祖與眾前來不多時早望見城池。行者報導：“如來那放黑氣的乃是獅駝國也。”如來道：“你先下去到那城中與妖精交戰許敗不許勝。敗上來我自收他。”大聖即按雲頭徑至城上腳踏著垛兒罵道：“潑孽畜！快出來與老孫交戰！”慌得那城樓上小妖急跳下城中報導：“大王孫行者在城上叫戰哩。”老妖道：“這猴兒兩三日不來今朝卻又叫戰莫不是請了些救兵來耶？”三怪道：“怕他怎的！我們都去看來。”三個魔頭各持兵器趕上城來見了行者更不打話舉兵器一齊亂刺行者輪鐵棒掣手相迎。鬥經七八回合行者佯輸而走。那妖王喊聲大振叫道：“那裡走！”大聖筋斗一縱跳上半空三個精即駕雲來趕。行者將身一閃藏在佛爺爺金光影裡全然不見。只見那過去、未來、見在的三尊佛像與五百阿羅漢、三千揭諦神布散左右把那三個妖王圍住水泄不通。老魔慌了手腳叫道：“兄弟不好了！那猴子真是個地裡鬼！那裡請得個主人公來也！”

三魔道：“大哥休得悚懼我們一齊上前使槍刀搠倒如來奪他那雷音寶剎！”這魔頭不識起倒真個舉刀上前亂砍卻被文殊、普賢念動真言喝道：“這

孽畜還不皈正更待怎生！”唬得老怪、二怪不敢撐持丟了兵器打個滾現了本相。二菩薩將蓮花台拋在那怪的脊背上飛身跨坐二怪遂泯耳皈依。

二菩薩既收了青獅、白象只有那第三個妖魔不伏騰開翅丟了方天戟扶搖直上輪利爪要刁捉猴王。原來大聖藏在光中他怎敢近？如來情知此意即閃金光把那鵲巢貫頂之頭迎風一幌變做鮮紅的一塊血肉。妖精輪利爪刁他一下被佛爺把手往上一指那妖翅膊上鞦了筋。飛不去只在佛頂上不能遠遁現了本相乃是一個大鵬金翅雕即開口對佛應聲叫道：“如來你怎麼使**力困住我也？”如來道：“你在此處多生孽障跟我去有進益之功。”妖精道：“你那裡持齋把素極貧極苦；我這裡吃人肉受用無窮！你若餓壞了我你有罪愆。”如來道：“我管四大部洲無數眾生瞻仰凡做好事我教他先祭汝口。”那大鵬欲脫難脫要走怎走？是以沒奈何只得皈依。行者方才轉出向如來叩頭道：“佛爺你今收了妖精除了大害只是沒了我師父也。”大鵬咬著牙恨道：“潑猴頭！尋這等狠人困我！你那老和尚幾曾吃他？如今在那錦香亭鐵櫃裡不是？”行者聞言忙叩頭謝了佛祖。佛祖不敢松放了大鵬也只教他在光焰上做個護法引眾回雲徑歸寶剎。

行者卻按落雲頭直入城裡。那城裡一個小妖兒也沒有了正是蛇無頭而不行鳥無翅而不飛。他見佛祖收了妖王各自逃生而去。行者才解救了八戒、沙僧尋著行李馬匹與他二人說：“師父不曾吃都跟我來。”引他兩個徑入內院找著錦香亭打開門看內有一個鐵櫃只聽得三藏有啼哭之聲。沙僧使降妖杖打開鐵鎖揭開櫃蓋叫聲：“師父！”三藏見了放聲大哭道：“徒弟啊！怎生降得妖魔？如何得到此尋著我也？”行者把上項事從頭至尾細陳了一遍三藏感謝不盡。師徒們在那宮殿裡尋了些米糧安排些茶飯飽吃一餐收拾出城找大路投西而去。正是：真經必得真人取意嚷心勞總是虛。畢竟這一去不知幾時得面如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比丘憐子遣陰神 金殿識魔談道德

一念才生動百魔修持最苦奈他何！但憑洗滌無塵垢也用收拴有琢磨。掃退萬緣歸寂滅蕩除千怪莫蹉跎。管教跳出樊籠套行滿飛升上大羅。話說孫大聖用盡心機請如來收了眾怪解脫三藏師徒之難離獅駝城西行。又經數月早值冬天但見那嶺梅將破玉池水漸成冰。紅葉俱飄落青松色更新。淡雲飛欲雪枯草伏山平。滿目寒光迴陰陰誘骨冷。師徒們沖寒冒冷宿雨餐風正行間又見一座城池。三藏問道：

“悟空那廂又是甚麼所在？”行者道：“到跟前自知若是西邸王位須要倒換關文；若是府州縣徑過。”師徒言語未畢早至城門之外。三藏下馬一行四眾進了月城見一個老軍在向陽牆下偎風而睡。行者近前搖他一下叫聲：“長官。”

那老軍猛然驚覺麻麻糊糊的睜開眼看見行者連忙跪下磕頭叫：“爺爺！”行者道：“你休胡驚作怪我又不是甚麼惡神你叫爺爺怎的！”老軍磕頭道：“你是雷公爺爺！”行者道：“胡說！吾乃東土去西天取經的僧人。适才到此不知地名問你一聲的。”那老軍聞言卻才正了心打個呵欠爬起來伸伸腰道：“長老長老恕小人之罪。此處地方原喚比丘國今改作小子城。”行者道：“國中有帝王否？”老軍道：“有！有！有！”行者卻轉身對唐僧道：“師父此處原是比丘國今改小子城。但不知改名之意何故也。”唐僧疑惑道：“既雲比丘又何雲小子？”八戒道：“想是比丘王崩了新立王位的是個小子故名小子城。”唐僧道：

“無此理！無此理！我們且進去到街坊上再問。”沙僧道：“正是那老軍一則不知二則被大哥唬得胡說且入城去詢問。”

又入三層門裡到通衢大市觀看倒也衣冠濟楚人物清秀。但見那：酒樓歌館語聲喧彩鋪茶房高掛簾。萬戶千門生意好六街三市廣財源。買金販錦人如蟻奪利爭名只為錢。禮貌莊嚴風景盛河清海晏太平年。師徒四眾牽著馬挑著擔在街市上行彀多時看不盡繁華氣概但只見家家門口一個鵝籠。三藏道：“徒弟啊此處人家都將鵝籠放在門何也？”八戒聽說左右觀之果是鵝籠排列五色彩緞遮幔。呆子笑道：“師父今日想是黃道良辰宜結婚姻會友都行禮哩。”行者道：“胡談！

那裡就家家都行禮！其間必有緣故等我上前看看。”三藏扯住道：“你莫去你嘴臉醜陋怕人怪你。”行者道：“我變化個兒去來。”好大聖撚著訣念聲咒語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蜜蜂兒展開翅飛近邊前鑽進幔裡觀看原來裡面坐的是個小孩兒。

再去第二家籠裡看也是個小孩兒。連看**家都是個小孩兒卻是男身更無女子。有的坐在籠中頑耍有的坐在裡邊啼哭有的吃果子有的或睡坐。行者看罷現原身回報唐僧道：

“那籠裡是些小孩子大者不滿七歲小者只有五歲不知何故。”三藏見說疑思不定。忽轉街見一衙門乃金亭館驛。長老喜道：“徒弟我們且進這驛裡去一則問他地方二則撒喂馬匹三則天晚投宿。”沙僧道：“正是正是快進去耶。”四眾欣然而入。只見那在官人果報與驛丞接入門各各相見。敘坐定驛丞問：“長老自何方來？”三藏言：“貧僧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貴處有關文理當照驗權借高衙一歇。”驛丞即命看茶茶畢即辦支應命當直的安排管待。三藏稱謝又問：“今日可得入朝見駕照驗關文？”驛丞道：“今晚不能須待明日早朝。今晚且於敝衙門寬住一宵。”

少頃安排停當驛丞即請四眾同吃了齋供又教手下人打歸客房安歇。三藏感謝不盡。既坐下長老道：“貧僧有一件不明之事請教煩為指示。貴處養孩兒不知怎生看待。”驛丞道：“天無二日人無二理。養育孩童父精母血懷胎十月待時而生生下乳哺三年漸成體相豈有不知之理！”三藏道：

“據尊言與敝邦無異。但貧僧進城時見街坊人家各設一鵝籠都藏小兒在內。此事不明故敢動問。”驛丞附耳低言道：

“長老莫管他莫問他也莫理他、說他。請安置明早走路。”長老聞言一把扯住驛丞定要問個明白。驛丞搖頭搖手只叫：

“謹言！”三藏一不放執死定要問個詳細。驛丞無奈只得屏去一應在官人等獨在燈光之下悄悄而言道：“適所問鵝籠之事乃是當今國主無道之事。你只管問他怎的！”三藏道：“何為無道？必見教明白我方得放心。”驛丞道：“此國原是比丘國近有民謠改作小子城。三年前有一老人打扮做道人模樣攜一小女子年方一十六歲其女形容嬌俊貌若觀音進貢與當今陛下愛其色美寵倖在宮號為美後。近來把三宮娘娘六院妃子全無正眼相覷不分晝夜貪歡不已。如今弄得精神瘦倦身體尪羸飲食少進命在須臾。太醫院檢盡良方不能療治。那進女子的道人受我主誥封稱為國丈。國丈有海外秘方甚能延壽前者去十洲、三島采將藥來俱已完備。但只是藥引子利害：單用著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的心肝煎湯服藥服後有千年不老之功。這些鵝籠裡的小兒俱是選就的養在裡面。人家父母懼怕王法俱不敢啼哭遂傳播謠言叫做小兒城。此非無道而何？長老明早到朝只去倒換關文不得言及此事。”言畢抽身而退。唬得個長老骨軟筋麻止不住腮邊淚墮忽失聲叫道：“昏君昏君！為你貪歡愛美弄出病來怎麼屈傷這許多小兒性命！苦哉！苦哉！痛殺我也！”有詩為證詩曰：邪主無知失正真貪歡不省暗傷身。因求永壽戕童命為解天災殺小民。僧慈悲難割捨官言利害不堪聞。燈前灑淚長籲歎痛倒參禪向佛人。八戒近前道：“師父你是怎的起哩？

專把別人棺材抬在自家家裡哭！不要煩惱！常言道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他傷的是他的子民與你何干！且來寬衣服睡覺莫替古人耽憂。”三藏滴淚道：“徒弟啊你是一個不慈憫的！我出家人積功累行第一要行方便。

怎麼這昏君一味胡行！從來也不見吃人心肝可以延壽。這都是無道之事教我怎不傷悲！”沙僧道：“師父且莫傷悲等明早倒換關文覿面與國王講過。如若不從看他是怎麼模樣的一個國丈。或恐那國丈是個妖精欲吃人的心肝故設此法未可知也。”行者道：“悟淨說得有理。師父你且睡覺明日等老孫同你進朝

看國丈的好歹。如若是人只恐他走了旁門不知正道徒以采藥為真待老孫將先天之要旨化他皈正；若是妖邪我把他拿住與這國王看看教他寬欲養身斷不教他傷了那些孩童性命。”三藏聞言急躬身反對行者施禮道：“徒弟啊此論極妙！極妙！但只是見了昏君不可便問此事恐那昏君不分遠近並作謠言見罪卻怎生區處？”行者笑道：“老孫自有法力如今先將鵝籠小兒攝離此城教他明日無物取心。地方官自然奏表那昏君必有旨意或與國丈商量或者另行選報。

那時節借此舉奏決不致罪坐於我也。”三藏甚喜又道：“如今怎得小兒離城？若果能脫得真賢徒天大之德！可為之略遲緩些恐無及也。”行者抖擻神威即起身吩咐八戒沙僧：

同師父坐著等我施為你看但有陰風刮動就是小兒出城了“他三人一齊俱念：“南無救生藥師佛！南無救生藥師佛！”

這大聖出得門外打個呼哨起在半空撚了訣念動真言叫聲“唵淨法界”拘得那城隍、土地、社令、真官並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與護教伽藍等眾都到空中對他施禮道：“大聖夜喚吾等有何急事？”行者道：“今因路過比丘國那國王無道聽信妖邪要取小兒心肝做藥引子指望長生。我師父十分不忍欲要救生滅怪故老孫特請列位各使神通與我把這城中各街坊人家鵝籠裡的小兒連籠都攝出城外山凹中或樹林深處收藏一二日與他些果子食用不得餓損；再暗的護持不得使他驚恐啼哭。待我除了邪治了國勸正君王臨行時送來還我。”眾神聽令即便各使神通按下雲頭滿城中陰風滾滾慘霧漫漫：陰風刮暗一天星慘霧遮昏千里月。

起初時還蕩蕩悠悠；次後來就轟轟烈烈。悠悠蕩蕩各尋門戶救孩童；烈烈轟轟都看鵝籠援骨血。冷氣侵人怎出頭寒威透體衣如鐵。父母徒張惶兄嫂皆悲切。滿地卷陰風籠兒被神攝。此夜縱孤恓天明盡歡悅。有詩為證詩曰：釋門慈憫古來多正善成功說摩訶。萬聖千真皆積德三皈五戒要從和。比丘一國非君亂小子千名是命訛。行者因師同救護這場陰騭勝波羅。當夜有三更時分眾神祇把鵝籠攝去各處安藏。

行者按下祥光徑至驛庭上只聽得他三人還念“南無救生藥師佛”哩。他也心中暗喜近前叫：“師父我來也。陰風之起何如？”八戒道：“好陰風！”三藏道：“救兒之事卻怎麼說？”

行者道：“已一一救他出去待我們起身時送還。”長老謝了又謝方才就寢。

至天曉三藏醒來遂結束齊備道："悟空我趁早朝倒換關文去也。"行者道："師父你自家去恐不濟事待老孫和你同去看那國丈邪正如何。"三藏道："你去卻不肯行禮恐國王見怪。"行者道："我不現身暗中跟隨你就當保護。"三藏甚喜吩咐八戒沙僧看守行李馬匹卻才舉步這驛丞又來相見。看這長老打扮起來比昨日又甚不同但見他：身上穿一領錦襴異寶佛袈裟頭戴金頂毗盧帽。九環錫杖手中拿胸藏一點神光妙。通關文牒緊隨身包裹袋中纏錦套。行似阿羅降世間誠如活佛真容貌。那驛丞相見禮畢附耳低言只教莫管閒事三藏點頭應聲。大聖閃在門旁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做個蟭蟟蟲兒嚶的一聲飛在三藏帽兒上出了館驛徑奔朝中。及到朝門外見有黃門官即施禮道："貧僧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貴地理當倒換關文。意欲見駕伏乞轉奏轉奏。"

那黃門官果為傳奏國王喜道："遠來之僧必有道行。"教請進來。黃門官複奉旨將長老請入。長老階下朝見畢複請上殿賜坐。長老又謝恩坐了只見那國王相貌尪羸精神倦怠：舉手處揖讓差池；開言時聲音斷續。長老將文牒獻上那國王眼目昏朦看了又看方才取寶印用了花押遞與長老長老收訖。

那國王正要問取經原因只聽得當駕官奏道："國丈爺爺來矣。"那國王即扶著近侍小宦掙下龍床躬身迎接慌得那長老急起身側立於旁。回頭觀看原來是一個老道者自玉階前搖搖擺擺而進。但見他：頭上戴一頂淡鵝黃九錫雲錦紗巾身上穿一領箸頂梅沉香綿絲鶴氅。腰間系一條紉藍三股攢絨帶足下踏一對麻經葛緯雲頭履。手中拄一根九節枯藤盤龍拐杖胸前掛一個描龍刺鳳團花錦囊。玉面多光潤蒼髯頷下飄。

金睛飛火焰長目過眉梢。行動雲隨步逍遙香霧饒。階下眾官都拱接齊呼國丈進王朝。那國丈到寶殿前更不行禮昂昂烈烈徑到殿上。國王欠身道："國丈仙蹤今喜早降。"就請左手繡墩上坐。三藏起一步躬身施禮道："國丈大人貧僧問訊了。"那國丈端然高坐亦不回禮轉面向國王道："僧家何來？"

國王道："東土唐朝差上西天取經者今來倒驗關文。"國丈笑道："西方之路黑漫漫有甚好處！"三藏道："自古西方乃極樂之勝境如何不好？"那國王問道："朕聞上古有雲僧是佛家弟子端的不知為僧可能不死向佛可能長生？"三藏聞言急合掌應道："為僧者萬緣都罷；了性者諸法皆空。大智閑閑澹泊在不生之內；真機默默逍遙於寂滅之中。三界空而百端治六根淨而千種窮。若乃堅誠知覺須當識心：心淨則孤明獨照心存則萬境皆清。真容無欠亦無餘生前可見；幻相有形終有壞分外何求？行功打坐乃為入定之原；布惠施恩誠是修行之本。大巧若拙還知事事無為；善計非籌必須頭頭放下。但使一心不行萬行自全；若雲采陰補陽誠為謬語服餌長壽實乃虛詞。只要塵塵緣總棄物物色皆空。素素純純寡愛欲自然享壽永無窮。"那國丈聞言付之一笑用手指定唐僧

道：

“呵！呵！呵！你這和尚滿口胡柴！寂滅門中須雲認性你不知那性從何而滅！枯坐參禪盡是些盲修瞎煉。俗語雲坐坐坐你的屁股破！火熬煎反成禍。更不知我這修仙者骨之堅秀；達道者神之最靈。攜簞瓢而入山訪友采百藥而臨世濟人。摘仙花以砌笠折香蕙以鋪裀。歌之鼓掌舞罷眠雲。闡道法揚太上之正教；施符水除人世之妖氛。奪天地之秀氣采日月之華精。運陰陽而丹結按水火而胎凝。二八陰消兮若恍若惚；三九陽長兮如杳如冥。應四時而採取藥物養九轉而修煉丹成。跨青鸞升紫府；騎白鶴上瑤京。參滿天之華采表妙道之殷勤。比你那靜禪釋教寂滅陰神涅槃遺臭殼又不脫凡塵！三教之中無上品古來惟道獨稱尊！”那國王聽說十分歡喜滿朝官都喝采道“好個惟道獨稱尊！惟道獨稱尊”長老見人都贊他不勝羞愧。國王又叫光祿寺安排素齋待那遠來之僧出城西去。三藏謝恩而退才下殿往外正走行者飛下帽頂兒來在耳邊叫道：“師父這國丈是個妖邪國王受了妖氣。你先去驛中等齋待老孫在這裡聽他消息。”三藏知會了獨出朝門不題。

看那行者一翅飛在金鑾殿翡翠屏中釘下只見那班部中閃出五城兵馬官奏道：“我主今夜一陣冷風將各坊各家鵝籠裡小兒連籠都刮去了更無蹤跡。”國王聞奏又驚又惱對國丈道：“此事乃天滅朕也！連月病重御醫無效。幸國丈賜仙方專待今日午時開刀取此小兒心肝作引何期被冷風刮去。非天欲滅朕而何？”國丈笑道：“陛下且休煩惱。此兒刮去正是天送長生與陛下也。”國王道：“見把籠中之兒刮去何以返說天送長生？”國丈道：“我才入朝來見了一個絕妙的藥引強似那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之心。那小兒之心只延得陛下千年之壽；此引子吃了我的仙藥就可延萬萬年也。”國王漠然不知是何藥引請問再三國丈才說：“那東土差去取經的和尚我觀他器宇清淨容顏齊整乃是個十世修行的真體。自幼為僧元陽未泄比那小兒更強萬倍若得他的心肝煎湯服我的仙藥足保萬年之壽。”那昏君聞言十分聽信對國丈道：“何不早說？若果如此有效适才留住不放他去了。”國丈道：“此何難哉！适才吩咐光祿寺辦齋待他他必吃了齋方才出城。如今急傳旨將各門緊閉點兵圍了金亭館驛將那和尚拿來必以禮求其心。如果相從即時剖而取出遂禦葬其屍還與他立廟享祭；如若不從就與他個武不善作即時捆住剖開取之。有何難事！“那昏君如其言即傳旨把各門閉了。又差羽林衛大小官軍圍住館驛。行者聽得這個消息一翅飛奔館驛現了本相對唐僧道：“師父禍事了！禍事了！”那三藏才與八戒、沙僧領禦齋忽聞此言唬得三屍神散七竅煙生倒在塵埃渾身是汗眼不定睛口不能言。慌得沙僧上前攙住只叫：“師父蘇醒！師父蘇醒！”八戒道：“有甚禍事？有甚禍事？你慢些兒說便也罷卻唬得師父如此！”行者道：“自師父出朝老孫回視那國丈是個妖精。少頃有五城兵馬來奏冷風刮去小兒之事。

國王方惱他卻轉教喜歡道這是天送長生與你要取師父的心肝做藥引可延萬年之壽。那昏君聽信誣言所以點精兵來圍館驛差錦衣官來請師父求心也。”八戒笑道：“行的好慈憫！

救的好小兒！刮的好陰風今番卻撞出禍來了！”三藏戰兢兢的爬起來扯著行者哀告道：“賢徒啊！此事如何是好？”行者道：

“若要好大做小。”沙僧道：“怎麼叫做大做小？”行者道：“若要全命師作徒徒作師方可保全。”三藏道：“你若救得我命情願與你做徒子徒孫也。”行者道：“既如此不必遲疑。”教：“八戒快和些泥來。”那呆子即使釘鈀築了些土又不敢外面去取水後就擄起衣服撒溺和了一團臊泥遞與行者。行者沒奈何將泥撲作一片往自家臉上一安做下個猴象的臉子叫唐僧站起休動再莫言語貼在唐僧臉上念動真言吹口仙氣叫“變！”那長老即變做個行者模樣脫了他的衣服以行者的衣服穿上。行者卻將師父的衣服穿了撚著訣念個咒語搖身變作唐僧的嘴臉八戒沙僧也難識認。正當合心裝扮停當只聽得鑼鼓齊鳴又見那槍刀簇擁。原來是羽林衛官領三千兵把館驛圍了。又見一個錦衣官走進驛庭問道：“東土唐朝長老在那裡？”慌得那驛丞戰兢兢的跪下指道：“在下麵客房裡。”

錦衣官即至客房裡道：“唐長老我王有請。”八戒沙僧左右護持假行者只見假唐僧出門施禮道：“錦衣大人陛下召貧僧有何話說？”錦衣官上前一把扯住道：“我與你進朝去想必有取用也。”咦！這正是：妖誣勝慈善慈善反招凶。畢竟不知此去端的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尋洞擒妖逢老壽 當朝正主救嬰兒

卻說那錦衣官把假唐僧扯出館驛與羽林軍圍圍繞繞直至朝門外對黃門官言：“我等已請唐僧到此煩為轉奏。”黃門官急進朝依言奏上昏君遂請進去。眾官都在階下跪拜惟假唐僧挺立階心口中高叫：“比丘王請我貧僧何說？”君王笑道：“朕得一疾纏綿日久不愈。幸國丈賜得一方藥餌俱已完備只少一味引子特請長老求些藥引。若得病癒與長老修建祠堂四時奉祭永為傳國之香火。”假唐僧道：“我乃出家人隻身至此不知陛下問國丈要甚東西作引。”昏君道：“特求長老的心肝。”假唐僧道：“不瞞陛下說心便有幾個兒不知要的甚麼色樣。”那國丈在旁指定道：“那和尚要你的黑心。”假唐僧道：“既如此快取刀來。剖開胸腹若有黑心謹當奉命。”那昏君歡喜相謝即著當駕官取一把牛耳短刀遞與假僧。假僧接刀在手解開衣服挺起胸膛將左手抹腹右手持刀呼喇的響一聲把腹皮剖開那裡頭就骨都都的滾出一堆心來。唬得文官失色武將身麻。國丈在殿上見了道：“這是個多心的和尚！”假僧將那些心血淋淋的一個個撿開

與眾觀看卻都是些紅心、白心、黃心、慳貪心、利名心、嫉妒心、計較心、好勝心、望高心、侮慢心、殺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謹慎心、邪妄心、無名隱暗之心、種種不善之心更無一個黑心。那昏君唬得呆呆掙掙口不能言戰兢兢的教：“收了去！收了去！”那假唐僧忍耐不住收了法現出本相對昏君道：“陛下全無眼力！我和尚家都是一片好心惟你這國丈是個黑心好做藥引。你不信等我替你取他的出來看看。”那國丈聽見急睜睛仔細觀看見那和尚變了面皮不是那般模樣。咦！認得當年孫大聖五百年前舊有名。卻抽身騰雲就起被行者翻筋斗跳在空中喝道：

“那裡走！吃吾一棒！”那國丈即使蟠龍拐杖來迎。他兩個在半空中這場好殺如意棒蟠龍拐虛空一片雲靉靉。原來國丈是妖精故將怪女稱嬌色。國主貪歡病染身妖邪要把兒童宰。相逢大聖顯神通捉怪救人將難解。鐵棒當頭著實凶拐棍迎來堪喝采。殺得那滿天霧氣暗城池城裡人家都失色。文武多官魂魄飛嬪妃繡女容顏改。唬得那比丘昏主亂身藏戰戰兢兢沒布擺。棒起猶如虎出山拐輪卻似龍離海。今番大鬧比丘城致令邪正分明白。那妖精與行者苦戰二十余合蟠龍拐抵不住金箍棒虛幌了一拐將身化作一道寒光落入皇宮內院把進貢的妖後帶出宮門並化寒光不知去向。

大聖按落雲頭到了宮殿下對多官道：“你們的好國丈啊！”多官一齊禮拜感謝神僧行者道：“且休拜且去看你那昏主何在。”多官道：“我主見爭戰時驚恐潛藏不知向那座宮中去也。”行者即命：“快尋！莫被美後拐去！”多官聽言不分內外同行者先奔美後宮漠然無蹤連美後也通不見了。正宮、東宮、西宮、六院概眾後妃都來拜謝大聖。大聖道：“且請起不到謝處哩且去尋你主公。”少時見四五個太監攙著那昏君自謹身殿后面而來。眾臣俯伏在地齊聲啟奏道：“主公！主公！感得神僧到此辨明真假。那國丈乃是個妖邪連美後亦不見矣。”國王聞言即請行者出皇宮到寶殿拜謝了道：“長老你早間來的模樣那般俊偉這時如何就改了形容？”行者笑道：“不瞞陛下說早間來者是我師父乃唐朝禦弟三藏。我是他徒弟孫悟空還有兩個師弟豬悟能沙悟淨見在金亭館驛。因知你信了妖言要取我師父心肝做藥引是老孫變作師父模樣特來此降妖也。”那國王聞說即傳旨著閣下太宰快去驛中請師眾來朝。

那三藏聽見行者現了相在空中降妖嚇得魂飛魄散幸有八戒沙僧護持他又臉上戴著一片子臊泥正悶悶不快只聽得人叫道：“法師我等乃比丘國王差來的閣下太宰特請入朝謝恩也。”八戒笑道：“師父。莫怕莫怕！這不是又請你取心想是師兄得勝請你酬謝哩。”三藏道：“雖是得勝來請但我這個臊臉怎麼見人？”八戒道：“沒奈何我們且去見了師兄自有解釋。”真個那長老無計只得扶著八戒沙僧挑著擔牽著馬同去驛庭之上。那太宰見了害怕道：“爺爺呀！這都相似妖頭怪腦之類！”沙僧道：“朝士休怪醜陋我等乃是生成的遺體。若我

師父來見了我師兄他就俊了。”他三人與眾來朝不待宣召直至殿下。行者看見即轉身下殿迎著面把師父的泥臉子抓下吹口仙氣叫“正！”那唐僧即時複了原身精神愈覺爽利。國王下殿親迎口稱：“法師老佛。”師徒們將馬拴住都上殿來相見。行者道：“陛下可知那怪來自何方？等老孫去與你一併擒來剪除後患。”三宮六院諸嬪群妃都在那翡翠屏後聽見行者說剪除後患也不避內外男女之嫌一齊出來拜告道：“萬望神僧老佛大施法力斬草除根把他剪除盡絕誠為莫大之恩自當重報！”行者忙忙答禮只教國王說他住居。

國王含羞告道：“三年前他到時朕曾問他。他說離城不遠只在向南去七十裡路有一座柳林坡灣華莊上。國丈年老無兒止後妻生一女年方十六不曾配人願進與朕。朕因那女貌娉婷遂納了寵倖在宮。不期得疾太醫屢藥無功。他說我有仙方止用小兒心煎湯為引。是朕不才輕信其言遂選民間小兒選定今日午時開刀取心。不料神僧下降恰恰又遇籠兒都不見了。他就說神僧十世修真元陽未泄得其心比小兒心更加萬倍。一時誤犯不知神僧識透妖魔。敢望廣施**剪其後患朕以傾國之資酬謝！”行者笑道：“實不相瞞籠中小兒是我師慈悲著我藏了。你且休題甚麼資財相謝待我捉了妖怪是我的功行。”叫：“八戒跟我去來。”八戒道：“謹依兄命。

但只是腹中空虛不好著力。”國王即傳旨教：“光祿寺快辦齋供。”不一時齋到。八戒盡飽一餐抖擻精神隨行者駕雲而起。

唬得那國王、妃後並文武多官一個個朝空禮拜都道：“是真仙真佛降臨凡也！”那大聖攜著八戒徑到南方七十裡之地住下風雲找尋妖處。但只見一股清溪兩邊夾岸岸上有千千萬萬的楊柳更不知清華莊在於何處。正是那：萬頃野田觀不盡千堤煙柳隱無蹤。

孫大聖尋覓不著即撚訣念一聲“唵”字真言拘出一個當坊土地戰兢兢近前跪下叫道：“大聖柳林坡土地叩頭。”行者道：“你休怕我不打你。我問你：柳林坡有個清華莊在於何方？”土地道：“此間有個清華洞不曾有個清華莊。小神知道了大聖想是自比丘國來的？”行者道：“正是正是。比丘國王被一個妖精哄了是老孫到那廂識得是妖怪當時戰退那怪化一道寒光不知去向。及問比丘王他說三年前進美女時曾問其由怪言居住城南七十裡柳林坡清華莊。適尋到此只見林坡不見清華莊是以問你。”土地叩頭道：“望大聖恕罪。比丘王亦我地之主也小神理當鑒察奈何妖精神威法大如我洩漏他事就來欺淩故此未獲。大聖今來隻去那南岸九叉頭一顆楊樹根下左轉三轉右轉三轉用兩手齊撲樹上連叫三聲開門即現清華洞府。”

大聖聞言即令土地回去與八戒跳過溪來尋那顆楊樹。

果然有九條叉枝總在一顆根上。行者吩咐八戒：“你且遠遠的站定待我叫開門尋著那怪趕將出來你卻接應。”八戒聞命即離樹有半裡遠近立下。這大聖依土地之言繞樹根左轉三轉右轉三轉雙手齊撲其樹叫：“開門！開門！”霎時間一聲響喨呼喇喇的門開兩扇更不見樹的蹤跡。那裡邊光明霞采亦無人煙。行者趁神威撞將進去但見那裡好個去處：煙霞幌亮日月偷明。白雲常出洞翠蘚亂漫庭。一徑奇花爭豔麗遍階瑤草鬥芳榮。溫暖氣景常春渾如閬苑不亞蓬瀛。滑凳攀長蔓平橋掛亂藤。蜂銜紅蕊來岩窟蝶戲幽蘭過石屏。行者急拽步行近前邊細看見石屏上有四個大字：“清華仙府”。

他忍不住跳過石屏看處只見那老怪懷中摟著個美女喘噓噓的正講比丘國事齊聲叫道：“好機會來！三年事今日得完被那猴頭破了！”行者跑近身掣棒高叫道：“我把你這夥毛團甚麼好機會！吃吾一棒！”那老怪丟放美人輪起蟠龍拐急架相迎。他兩個在洞前這場好殺比前又甚不同：棒舉迸金光拐輪兇氣。那怪道：“你無知敢進我門來！”行者道：“我有意降邪怪！”那怪道：“我戀國主你無干怎的欺心來展抹？”行者道：“僧修政教本慈悲不忍兒童活見殺。”語去言來各恨仇棒迎拐架當心箚。促損琪花為顧生踢破翠苔因把滑。只殺得那洞中霞采欠光明岩上芳菲俱掩壓。乒乓驚得鳥難飛吆喝嚇得美人散。只存老怪與猴王呼呼卷地狂風刮。看看殺出洞門來又撞悟能呆性。原來八戒在外邊聽見他們裡面嚷鬧激得他心癢難撓掣釘鈀把一棵九叉楊樹刨倒使鈀築了幾下築得那鮮血直冒嚶嚶的似乎有聲。他道：“這棵樹成了精也！這棵樹成了精也！”按在地下又正築處只見行者引怪出來。那呆子不打話趕上前舉鈀就築。那老怪戰行者已是難敵見八戒鈀來愈覺心慌敗了陣將身一幌化道寒光徑投東走。他兩個決不放鬆向東趕來。

正當喊殺之際又聞得鸞鶴聲鳴祥光縹緲舉目視之乃南極老人星也那老人把寒光罩住叫道：“大聖慢來天蓬休趕老道在此施禮哩。”行者即答禮道：“壽星兄弟那裡來”？八戒笑道：“肉頭老兒罩住寒光必定捉住妖怪了。”壽星陪笑道：“在這裡在這裡望二公饒他命罷。”行者道：“老怪不與老弟相干為何來說人情？”壽星笑道：“他是我的一副腳力不意走將來成此妖怪。”行者道：“既是老弟之物只教他現出本相來看看。”壽星聞言即把寒光放出喝道：“孽畜！快現本相饒你死罪！”那怪打個轉身原來是只白鹿壽星拿起拐杖道：“這孽畜！連我的拐棒也偷來也！”那只鹿俯伏在地口不能言只管叩頭滴淚。但見他：一身如玉簡斑斑兩角參差七汊灣。幾度饑時尋藥圃有朝渴處飲雲潺。年深學得飛騰法日久修成變化顏。今見主人呼喚處現身瑁耳伏塵寰。壽星謝了行者就跨鹿而行被行者一把扯住道：“老弟且慢走還有兩件事未完哩。”壽星道：“還有甚麼未完之事？”行者道：“還有美人未獲不知是個甚麼怪物；還又要同到比丘城見那昏君現相回旨也。”壽星道：“既這等說我且寧耐。你與

天蓬下洞擒捉那美人來同去現相可也。”行者道：“老弟略等等兒我們去了就來。”那八戒抖擻精神隨行者徑入清華仙府吶聲喊叫：“拿妖精！拿妖精！”那美人戰戰兢兢正自難逃又聽得喊聲大振即轉石屏之內又沒個後門出頭被八戒喝聲：“那裡走！我把你這個哄漢子的臊精！看鈀”！那美人手中又無兵器不能迎敵將身一閃化道寒光往外就走被大聖抵住寒光乒乓一棒那怪立不住腳倒在塵埃現了本相原來是一個白麵狐狸。呆子忍不住手舉鈀照頭一築可憐把那個傾城傾國千般笑化作毛團狐狸形！行者叫道：“莫打爛他且留他此身去見昏君。”

那呆子不嫌穢汙一把揪住尾子拖拖扯扯跟隨行者出得門來。只見那壽星老兒手摸著鹿頭罵道：“好孽畜啊！你怎麼背主逃去在此成精！若不是我來孫大聖定打死你了。”行者跳出來道：“老弟說甚麼？”壽星道：“我囑鹿哩！我囑鹿哩！”八戒將個死狐狸摜在鹿的面前道：“這可是你的女兒麼？”那鹿點頭幌腦伸著嘴聞他幾聞呦呦聲似有眷戀不舍之意被壽星劈頭撲了一掌道：“孽畜！你得命足矣又聞他怎的？”即解下勒袍腰帶把鹿扣住頸項牽將起來道：“大聖我和你比丘國相見去也。”行者道：“且住！索性把這邊都掃個乾淨庶免他年複生妖孽。”八戒聞言舉鈀將柳樹亂築。行者又念聲“唵”字真言依然拘出當坊土地叫：“尋些枯柴點起烈火與你這方消除妖患以免欺凌。”那土地即轉身陰風颯颯帥起陰兵搬取了些迎霜草、秋青草、蓼節草、山蕊草、簍蒿柴、龍骨柴、蘆荻柴都是隔年幹透的枯焦之物見火如同油膩一般。行者叫：

“八戒不必築樹但得此物填塞洞裡放起火來燒得個乾淨。”火一起果然把一座清華妖怪宅燒作火池坑。

這裡才喝退土地同壽星牽著鹿拖著狐狸一齊回到殿前對國王道：“這是你的美後與他耍子兒麼？”那國王膽戰心驚。又只見孫大聖引著壽星牽著白鹿都到殿前唬得那國裡君臣妃後一齊下拜。行者近前攙住國王笑道：“且休拜我這鹿兒卻是國丈你只拜他便是。”那國王羞愧無地只道：“感謝神僧救我一國小兒真天恩也！”即傳旨教光祿寺安排素宴大開東閣請南極老人與唐僧四眾共坐謝恩。三藏拜見了壽星沙僧亦以禮見都問道：“白鹿既是老壽星之物如何得到此間為害？”壽星笑道：“前者東華帝君過我荒山我留坐著棋一局未終這孽畜走了。及客去尋他不見我因屈指詢算知他走在此處特來尋他正遇著孫大聖施威。若果來遲此畜休矣。”

敘不了只見報導：“宴已完備。”好素宴：五彩盈門異香滿座。

桌掛繡緯生錦豔地鋪紅毯幌霞光。寶鴨內沉檀香嫋；禦筵前蔬品香馨。看盤高果砌樓臺龍纏鬥糖擺走獸。鴛鴦錠獅仙糖似模似樣；鸚鵡杯鷺鷥杓如相如

形。席前果品般般盛案上齋肴件件精。魁圓繭栗鮮荔桃子。棗兒柿餅味甘甜松子葡萄香膩酒。幾般蜜食數品蒸酥。油箚糖澆花團錦砌。金盤高壘大饃饃銀碗滿盛香稻飯。辣燉燉湯水粉條長香噴噴相連添換美。說不盡蘑菇、木耳、嫩筍、黃精十香素菜百味珍饈。往來綽摸不曾停進退諸般皆盛設。當時敘了坐次壽星席長老次席國王前席行者、八戒、沙僧側席旁又有兩三個太師相陪左右。即命教坊司動樂國王擎著紫霞杯一一奉酒惟唐僧不飲。八戒向行者道："師兄果子讓你湯飯等須請讓我受用受用。"那呆子不分好歹一齊亂上但來的吃個精空。一席筵宴已畢壽星告辭。那國王又近前跪拜壽星求祛病延年之法壽星笑道："我因尋鹿未帶丹藥。欲傳你修養之方你又筋衰神敗不能還丹。我這衣袖中只有三個棗兒是與東華帝君獻茶的我未曾吃今送你罷。"國王吞之漸覺身輕病退。後得長生者皆原於此。八戒看見就叫道："老壽有火棗送我幾個吃吃。"壽星道："未曾帶得待改日我送你幾斤。"遂出了東閣道了謝意將白鹿一聲喝起飛跨背上踏雲而去。這朝中君王妃後城中黎庶居民各各焚香禮拜不題。

三藏叫："徒弟收拾辭王。"那國王又苦留求教行者道：

"陛下從此**少貪陰功多積。凡百事將長補短自足以祛病延年就是教也。"遂拿出兩盤散金碎銀奉為路費。唐僧堅辭分文不受。國王無已命擺鑾駕請唐僧端坐鳳輦龍車王與嬪後俱推輪轉轂方送出朝。六街三市百姓群黎亦皆盞添淨水爐降真香又送出城。忽聽得半空中一聲風響路兩邊落下一千一百一十一個鵝籠內有小兒啼哭暗中有原護的城隍、土地、社令、真官、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護教伽藍等眾應聲高叫道："大聖我等前蒙吩咐攝去小兒鵝籠今知大聖功成起行一一送來也。"那國王妃後與一應臣民又俱下拜。行者望空道："有勞列位請各歸祠我著民間祭祀謝你。"呼呼淅淅陰風又起而退。行者叫城裡人家來認領小兒。

當時傳播俱來各認出籠中之兒歡歡喜喜抱出叫哥哥叫肉兒跳的跳笑的笑都叫："扯住唐朝爺爺到我家奉謝救兒之恩！"無大無小若男若女都不怕他相貌之醜抬著豬八戒扛著沙和尚頂著孫大聖撮著唐三藏牽著馬挑著擔一擁回城那國王也不能禁止。這家也開宴那家也設席。請不及的或做僧帽、僧鞋、褊衫、布襪裡裡外外大小衣裳都來相送。

如此盤桓將有個月才得離城。又有傳下影神立起牌位頂禮焚香供養。這才是：陰功高壘恩山重救活千千萬萬人。畢竟不知向後又有甚麼事體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姹女育陽求配偶 心猿護主識妖邪

卻說比丘國君臣黎庶送唐僧四眾出城有二十裡之遠還不肯舍。三藏勉強下輦乘馬辭別而行目送者直至望不見蹤影方回。四眾行彀多時又過了冬殘春盡看不了野花山樹景物芳菲前面又見一座高山峻嶺。三藏心驚問道：“徒弟前面高山有路無路是必小心！”行者笑道：“師父這話也不象個走長路的卻似個公子王孫坐井觀天之類。自古道：山不礙路路自通山。何以言有路無路？”三藏道：“雖然是山不礙路但恐險峻之間生怪物密林深處出妖精。”八戒道：“放心放心！這裡來相近極樂不遠管取太平無事！”師徒正說不覺的到了山腳下。行者取出金箍棒走上石崖叫道：“師父此間乃轉山的路兒忒好步快來快來！”長老只得放懷策馬。沙僧教：

“二哥你把擔子挑一肩兒。”真個八戒接了擔子挑上。沙僧攏著韁繩老師父穩坐雕鞍隨行者都奔山崖上大路。但見那山：

雲霧籠峰頂潺湲湧澗中。百花香滿路萬樹密叢叢。梅青李白柳綠桃紅。杜鵑啼處春將暮紫燕呢喃社已終。峨峨石翠蓋松。崎嶇嶺道突兀玲瓏。削壁懸崖峻藤蘿草木穠。千岩競秀如排戟萬壑爭流遠浪洪。老師父緩觀山景忽聞啼鳥之聲又起思鄉之念。兜馬叫道：“徒弟！我自天牌傳旨意錦屏風下領關文。觀燈十五離東土才與唐王天地分甫能龍虎風雲會卻又師徒拗馬軍。行盡巫山峰十二何時對子見當今？”

行者道：“師父你常以思鄉為念全不似個出家人。放心且走莫要多憂古人雲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三藏道：“徒弟雖然說得有理但不知西天路還在那裡哩！”八戒道：“師父我佛如來捨不得那三藏經知我們要取去想是搬了；不然如何只管不到？”沙僧道：“莫胡談！只管跟著大哥走只把工夫捱他終須有個到之之日。”

師徒正自閑敘又見一派黑松大林。唐僧害怕又叫道：

“悟空我們才過了那崎嶇山路怎麼又遇這個深黑松林？是必在意。”行者道：“怕他怎的！”三藏道：“說那裡話！不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也與你走過好幾處松林不似這林深遠。你看：

東西密擺南北成行。東西密擺徹雲霄南北成行侵碧漢。密查荊棘周圍結蓼卻纏枝上下盤。藤來纏葛葛去纏藤。藤來纏葛東西客旅難行；葛去纏藤南北經商怎進。這林中住半年那分日月；行數裡不見鬥星。你看那背陰之處千般景向陽之所萬叢花。又有那千年槐萬載檜耐寒松山桃果、野芍藥旱芙蓉一攢攢密砌重堆亂紛紛神仙難畫。又聽得百鳥聲：鸚鵡哨杜鵑啼喜鵲穿枝烏鴉反哺黃鸝飛

舞百舌調音鷓鴣鳴紫燕語八哥兒學人說話畫眉郎也會看經。又見那大蟲擺尾老虎磕牙多年狐狢妝娘子日久蒼狼吼振林。就是托塔天王來到此縱會降妖也失魂！”孫大聖公然不懼使鐵棒上前臂開大路引唐僧徑入深林逍逍遙遙行經半日未見出林之路。唐僧叫道：“徒弟一向西來無數的山林崎險幸得此間清雅一路太平。這林中奇花異卉其實可人情意！我要在此坐坐：一則歇馬二則腹中饑了你去那裡化些齋來我吃。”行者道：“師父請下馬老孫化齋去來。”那長老果然下了馬。八戒將馬拴在樹上沙僧歇下行李取了缽盂遞與行者。

行者道：“師父穩坐莫要驚怕我去了就來。”三藏端坐松陰之下八戒沙僧卻去尋風覓果閑耍。

卻說大聖縱筋斗到了半空佇定雲光回頭觀看只見松林中祥雲縹緲瑞靄氤氳他忽失聲叫道：“好啊！好啊！”你道他叫好做甚？原來誇獎唐僧說他是金蟬長老轉世十世修行的好人所以有此祥瑞罩頭。“若我老孫方五百年前大鬧天宮之時雲遊海角放蕩天涯聚群精自稱齊天大聖降龍伏虎消了死籍；頭戴著三額金冠身穿著黃金鎧甲手執著金箍棒足踏著步雲履手下有四萬七千群怪都稱我做大聖爺爺著實為人。如今脫卻天災。做小伏低與你做了徒弟想師父頭頂上有祥雲瑞靄罩定徑回東土必定有些好處老孫也必定得個正果。”正自家這等誇念中間忽然見林南下有一股子黑氣骨都都的冒將上來。行者大驚道：“那黑氣裡必定有邪了！

我那八戒沙僧卻不會放甚黑氣。”那大聖在半空中詳察不定。

卻說三藏坐在林中明心見性諷念那《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忽聽得嚶嚶的叫聲“救人”。三藏大驚道：“善哉！善哉！這等深林裡有甚麼人叫？想是狼蟲虎豹唬倒的待我看看。”那長老起身挪步穿過千年柏隔起萬年松附葛攀藤近前視之只見那大樹上綁著一個女子上半截使葛藤綁在樹上下半截埋在土裡。長老立定腳問他一句道：“女菩薩你有甚事綁在此間？”咦！分明這廝是個妖怪長老肉眼凡胎卻不能認得。那怪見他來問淚如泉湧。你看他桃腮垂淚有沉魚落雁之容；星眼含悲有閉月羞花之貌。長老實不敢近前又開口問道：“女菩薩你端的有何罪過？說與貧僧卻好救你。”那妖精巧語花言虛情假意忙忙的答應道：“師父我家住在貧婆國。離此有二百餘裡。父母在堂十分好善一生的和親愛友。時遇清明邀請諸親及本家老小拜掃先塋一行轎馬都到了荒郊野外。至塋前擺開祭禮剛燒化紙馬只聞得鑼鳴鼓響跑出一夥強人持刀弄杖喊殺前來慌得我們魂飛魄散。

父母諸親得馬得轎的各自逃了性命；奴奴年幼跑不動唬倒在地被眾強人拐來山內大大王要做夫人二大王要做妻室第三第四個都愛我美色七八十家一齊爭

吵大家都不忿氣所以把奴奴綁在林間眾強人散盤而去。今已五日五夜看看命盡不久身亡！不知是那世裡祖宗積德今日遇著老師父到此。千萬大慈悲救我一命九泉之下決不忘恩！”說罷淚下如雨。三藏真個慈心也就忍不住吊下淚來聲音哽咽叫道：“徒弟”。那八戒沙僧正在林中尋花覓果猛聽得師父叫得悽愴呆子道：“沙和尚師父在此認了親耶。”沙僧笑道：“二哥胡纏！我們走了這些時好人也不曾撞見一個親從何來？”八戒道：“不是親師父那裡與人哭麼？我和你去看來。”沙僧真個回轉舊處牽了馬挑了擔至跟前叫：“師父怎麼說？”唐僧用手指定那樹上叫：“八戒解下那女菩薩來救他一命。”呆子不分好歹就去動手。

卻說那大聖在半空中又見那黑氣濃厚把祥光盡情蓋了道聲：“不好不好！黑氣罩暗祥光怕不是妖邪害俺師父！

化齋還是小事且去看我師父去。”即返雲頭按落林裡只見八戒亂解繩兒。行者上前一把揪住耳朵撲的捽了一跌。呆子抬頭看見爬起來說道：“師父教我救人你怎麼恃你有力將我摜這一跌！”行者笑道：“兄弟莫解他。他是個妖怪弄喧兒騙我們哩。”三藏喝道：“你這潑猴又來胡說了！怎麼這等一個女子就認得他是個妖怪！”行者道：“師父原來不知。這都是老孫幹過的買賣想人肉吃的法兒你那裡認得！”八戒噴著嘴道：“師父莫信這弼馬溫哄你！這女子乃是此間人家。我們東土遠來不與相較又不是親眷如何說他是妖精！他打我們丟了前去他卻翻筋斗弄神法轉來和他幹巧事兒倒踏門也！”行者喝道：“夯貨！莫亂談！我老孫一向西來那裡有甚憊懶處？似你這個重色輕生見利忘義的饢糟不識好歹替人家哄了招女婿綁在樹上哩！”三藏道：“也罷也罷。八戒啊你師兄常時也看得不差。既這等說不要管他我們去罷。”行者大喜道：“好了！師父是有命的了！請上馬出松林外有人家化齋你吃。”四人果一路前進把那怪撇了。

卻說那怪綁在樹上咬牙恨齒道：“幾年家聞人說孫悟空神通廣大今日見他果然話不虛傳。那唐僧乃童身修行一點元陽未泄正欲拿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不知被此猴識破吾法將他救去了。若是解了繩放我下來隨手捉將去卻不是我的人兒也？今被他一篇散言碎語帶去卻又不是勞而無功？

等我再叫他兩聲看是如何。”好妖精不動繩索把幾聲善言善語用一陣順風嚶嚶的吹在唐僧耳內。你道叫的甚麼？他叫道：“師父啊你放著活人的性命還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經？”

唐僧在馬上聽得又這般叫喚即勒馬叫：“悟空去救那女子下來罷。”行者道：“師父走路怎麼又想起他來了？”唐僧道：“他又在那裡叫哩。”行者

問：“八戒你聽見麼？”八戒道：“耳大遮住了不曾聽見。”又問：“沙僧你聽見麼？”沙僧道：“我挑擔前走不曾在心也不曾聽見。”行者道：“老孫也不曾聽見。師父他叫甚麼？偏你聽見。”唐僧道：“他叫得有理說道活人性命還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快去救他下來強似取經拜佛。”行者笑道：“師父要善將起來就沒藥醫。你想你離了東土一路西來卻也過了幾重山場遇著許多妖怪常把你拿將進洞老孫來救你使鐵棒常打死千千萬萬；今日一個妖精的性命捨不得要去救他？”唐僧道：“徒弟呀古人雲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還去救他救罷。”行者道：“師父既然如此只是這個擔兒老孫卻擔不起。

你要救他我也不敢苦勸你勸一會你又惱了。任你去救。”唐僧道：“猴頭莫多話！你坐著等我和八戒救他去。”

唐僧回至林裡教八戒解了上半截繩子用鈀築出下半截身子。那怪跌跌鞋束束裙喜孜孜跟著唐僧出松林見了行者行者只是冷笑不止。唐僧罵道：“潑猴頭！你笑怎的？”行者道：“我笑你時來逢好友運去遇佳人。”三藏又罵道：“潑猢猻！

胡說！我自出娘肚皮就做和尚。如今奉旨西來虔心禮佛求經又不是利祿之輩有甚運退時！”行者笑道：“師父你雖是自幼為僧卻只會看經念佛不曾見王法條律。這女子生得年少標緻我和你乃出家人同他一路行走倘或遇著歹人把我們拿送官司不論甚麼取經拜佛且都打做姦情；縱無此事也要問個拐帶人口。師父追了度牒打個小死；八戒該問充軍；沙僧也問擺站；我老孫也不得乾淨饒我口能怎麼折辯也要問個不應。”三藏喝道：“莫胡說！終不然我救他性命有甚貽累不成！帶了他去凡有事都在我身上。”行者道：“師父雖說有事在你卻小知你不是救他反是害他。”三藏道：“我救他出林得其活命怎麼反是害他？”行者道：“他當時綁在林間或三五日十日半月沒飯吃餓死了還得個完全身體歸陰；如今帶他出來你坐得是個快馬行路如風我們只得隨你那女子腳小挪步艱難怎麼跟得上走？一時把他丟下若遇著狼蟲虎豹一口吞之卻不是反害其生也？”三藏道：“正是呀這件事卻虧你想如何處置？”行者笑道：“抱他上來和你同騎著馬走罷。”三藏沉吟道：“我那裡好與他同馬！……他怎生得去？”三藏道：“教八戒馱他走罷。”行者笑道：“呆子造化到了！”八戒道：“遠路沒輕擔教我馱人有甚造化？”行者道：“你那嘴長馱著他轉過嘴來計較私情話兒卻不便益？”八戒聞此言捶胸爆跳道：“不好！不好！師父要打我幾下寧可忍疼背著他決不得乾淨師兄一生會贓埋人。我馱不成！”三藏道：“也罷也罷。我也還走得幾步等我下來慢慢的同走著八戒牽著空馬罷。”行者大笑道：“呆子倒有買賣師父照顧你牽馬哩。”三藏道：“這猴頭又胡說了！古人雲馬行千里無人不能自往。假如我在路上慢走你好丟了我去？我若慢你們也慢。大家一

處同這女菩薩走下山去或到庵觀寺院有人家之處留他在那裡也是我們救他一場。”行者道：“師父說得有理快請前進。”三藏拽步前走沙僧挑擔八戒牽著空馬行者拿著棒引著女子一行前進。不上二三十裡天色將晚又見一座樓臺殿閣。三藏道：“徒弟那裡必定是座庵觀寺院就此借宿了明日早行。”行者道：“師父說得是各各走動些。”霎時到了門。吩咐道：“你們略站遠些等我先去借宿。若有方便處著人來叫你。”眾人俱立在柳陰之下惟行者拿鐵棒轄著那女子。

長老拽步近前只見那門東倒西歪零零落落。推開看時忍不住心中淒慘：長廊寂靜古剎蕭疏；苔蘚盈庭蒿蓁滿徑；

惟螢火之飛燈只蛙聲而代漏。長老忽然吊下淚來真個是：殿宇凋零倒塌廊房寂寞傾頹。斷磚破瓦十餘堆盡是些歪梁折柱。前後盡生青草塵埋朽爛香廚。鐘樓崩壞鼓無皮琉璃香燈破損。佛祖金身沒色羅漢倒臥東西。觀音淋壞盡成泥楊柳淨瓶墜地。日內並無僧入夜間盡宿狐狸只聽風響吼如雷都是虎豹藏身之處。四下牆垣皆倒亦無門扇關居。有詩為證詩曰：多年古剎沒人修狼狽凋零倒更休。猛風吹裂伽藍面大雨澆殘佛象頭。金剛跌損隨淋灑土地無房夜不收。更有兩般堪歎處銅鐘著地沒懸樓。三藏硬著膽走進二層門見那鐘鼓樓俱倒了止有一口銅鐘箚在地下。上半截如雪之白下半截如靛之青原來是日久年深上邊被雨淋白下邊是土氣上的銅青。三藏用手摸著鐘高叫道：“鐘啊！你也曾懸掛高樓吼也曾鳴遠彩梁聲。也曾雞啼就報曉也曾天晚送黃昏。不知化銅的道人歸何處鑄銅匠作那邊存。想他二命歸陰府他無蹤跡你無聲。”長老高聲讚歎不覺的驚動寺裡之人。那裡邊有一個侍奉香火的道人他聽見人語扒起來拾一塊斷磚照鐘上打將去。那鐘當的響了一聲把個長老唬了一跌掙起身要走又絆著樹根撲的又是一跌。長老倒在地下抬頭又叫道：“鐘啊！貧僧正然感歎你忽的叮噹響一聲。想是西天路上無人到日久多年變作精。”那道人趕上前一把攙住道：“老爺請起。不幹鐘成精之事卻才是我打得鐘響。”三藏抬頭見他的模樣醜黑道：“你莫是魍魎妖邪？我不是尋常之人我是大唐來的我手下有降龍伏虎的徒弟。你若撞著他性命難存也！”道人跪下道：“老爺休怕我不是妖邪我是這寺裡侍奉香火的道人。卻才聽見老爺善言相贊就欲出來迎接；恐怕是個邪鬼敲門故此拾一塊斷磚把鐘打一下壓驚方敢出來。老爺請起。”那唐僧方然正性道：“住持險些兒唬殺我也你帶我進去。”

那道人引定唐僧直至三層門裡看處比外邊甚是不同但見那：青磚砌就彩雲牆綠瓦蓋成琉璃殿。黃金裝聖象白玉造階台。大雄殿上舞青光毗羅閣下生銳氣。文殊殿結采飛雲：輪藏堂描花堆翠。三簷頂上寶瓶尖五福樓中平繡蓋。千株翠竹搖禪榻萬種青松映佛門。碧雲宮裡放金光紫霧叢中飄瑞靄。朝聞四野香風遠暮聽山高畫鼓鳴。應有朝陽補破衲豈無對月了殘經？又只見半壁燈光明後

院一行香霧照中庭。

三藏見了不敢進去叫：“道人你這前邊十分狼狽後邊這等齊整何也？”道人笑道：“老爺這山中多有妖邪強寇天色清明沿山打劫天陰就來寺裡藏身被他把佛象推倒墊坐木植搬來燒火。本寺僧人軟弱不敢與他講論因此把這前邊破房都舍與那些強人安歇從新另化了些施主蓋得那一所寺院。

清混各一這是西方的事情。”三藏道：“原來是如此。

正行間又見山門上有五個大字乃鎮海禪林寺。才舉步跨入門裡忽見一個和尚走來。你看他怎生模樣：頭戴左笄絨錦帽一對銅圈墜耳根。身著頗羅毛線服一雙白眼亮如銀。手中搖著播郎鼓口念番經聽不真。三藏原來不認得這是西方路上喇嘛僧。那喇嘛和尚走出門來看見三藏眉清目秀額闊頂平耳垂肩手過膝好似羅漢臨凡十分俊雅。他走上前扯住滿面笑唏唏的與他撚手撚腳摸他鼻子揪他耳朵以示親近之意。攜至方丈中行禮畢卻問：“老師父何來？”三藏道：“弟子乃東土大唐駕下欽差往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取經者。

適行至寶方天晚特奔上剎借宿一宵明日早行望垂方便一二。”那和尚笑道：“不當人子！不當人子！我們不是好意要出家的皆因父母生身命犯華蓋家裡養不住才舍斷了出家既做了佛門弟子切莫說脫空之話。”三藏道：“我是老實話。”

和尚道：“那東土到西天有多少路程！路上有山山中有洞洞內有精。象你這個單身又生得嬌嫩那裡象個取經的！”三藏道：“院主也見得是貧僧一人豈能到此？我有三個徒弟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保我弟子所以到得上剎。”那和尚道：“三位高徒何在？”三藏道：“現在山門外伺候。”那和尚慌了道：“師父你不知我這裡有虎狼、妖賊、鬼怪傷人。白日裡不敢遠出未經天晚就關了門戶。這早晚把人放在外邊！”叫：“徒弟快去請將進來。”

有兩個小喇嘛兒跑出外去看見行者唬了一跌見了八戒又是一跌扒起來往後飛跑道：“爺爺！造化低了！你的徒弟不見只有三四個妖怪站在那門也。”三藏問道：“怎麼模樣？”

小和尚道：“一個雷公嘴一個碓挺嘴一個青臉獠牙。旁有一個女子倒是個油頭粉面。”三藏笑道：“你不認得。那三個醜的是我徒弟那一個女子是我打松林裡救命來的。”那喇嘛道：“爺爺呀這們好俊師父怎麼尋這般醜徒弟？”三藏道：“他醜自醜卻俱有用。你快請他進來若再遲了些兒那雷公嘴的有些闖禍不是個人生父母養的他就打進來也。”那小和尚即忙跑出戰兢兢的跪下道：

“列位老爺唐老爺請哩。”八戒笑道：“哥啊他請便罷了卻這般戰兢兢的何也？”行者道：“看見我們醜陋害怕。”八戒道：“可是扯淡！我們乃生成的那個是好要醜哩！”行者道：“把那醜且略收拾收拾！呆子真個把嘴揣在懷裡低著頭牽著馬沙僧挑著擔行者在後面拿著棒轄著那女子一行進去。穿過了倒塌房廊入三層門裡。拴了馬歇了擔進方丈中與喇嘛僧相見分了坐次。那和尚入裡邊引出七八十個小喇嘛來見禮畢收拾辦齋管待。正是：積功須在慈悲念佛法興時僧贊僧。畢竟不知怎生離寺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鎮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眾尋師

話表三藏師徒到鎮海禪林寺眾僧相見安排齋供。四眾食畢那女子也得些食力。漸漸天昏方丈裡點起燈來眾僧一則是問唐僧取經來歷二則是貪看那女子都攢攢簇簇排列燈下。三藏對那初見的喇嘛僧道：“院主明日離了寶山西去的路途如何？”那僧雙膝跪下慌得長老一把扯住道：“院主請起我問你個路程你為何行禮？”那僧道：“老師父明日西行路途平正不須費心。只是眼下有件事兒不尷尬一進門就要說恐怕冒犯洪威卻才齋罷方敢大膽奉告：老師東來路遙辛苦都在小和尚房中安歇甚好；只是這位女菩薩不方便不知請他那裡睡好。”三藏道：“院主你不要生疑說我師徒們有甚邪意。早間打黑松林過撞見這個女子綁在樹上。小徒孫悟空不肯救他是我菩提心將他救了到此隨院主送他那裡睡去。”那僧謝道：“既老師寬厚請他到天王殿裡就在天王爺爺身後安排個草鋪教他睡罷。”三藏道：“甚好甚好。”遂此時眾小和尚引那女子往殿后睡去。長老就在方丈中請眾院主自在遂各散去。三藏吩咐悟空：“辛苦了早睡早起！”遂一處都睡了不敢離側護著師父。漸入夜深正是那：玉兔高升萬籟寧天街寂靜斷人行。銀河耿耿星光燦鼓譙樓趲換更。

一宵晚話不題。及天明了行者起來教八戒沙僧收拾行囊馬匹卻請師父走路。此時長老還貪睡未醒行者近前叫聲“師父。”那師父把頭抬了一抬又不曾答應得出。行者問：“師父怎麼說？”長老呻吟道：“我怎麼這般頭懸眼脹渾身皮骨皆疼？”八戒聽說伸手去摸摸身上有些熱。呆子笑道：“我曉得了這是昨晚見沒錢的飯多吃了幾碗倒沁著頭睡傷食了。”行者喝道：“胡說！等我問師父端的何如。”三藏道：“我半夜之間起來解手不曾戴得帽子想是風吹了。”行者道：“這還說得是如今可走得路麼？”三藏道：“我如今起坐不得怎麼上馬？但只誤了路啊！”行者道：“師父說那裡話！常言道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我等與你做徒弟就是兒子一般。又說道養兒不用阿金溺銀只是見景生情便好。你既身子不快說甚麼誤了行程便寧耐幾日何妨！”兄弟們都伏侍著師父不覺的早盡午來昏又至良宵才過又侵晨。

光陰迅早過了三日。那一日師父欠身起來叫道：“悟空這兩日病體沉屙不

曾問得你那個脫命的女菩薩可曾有人送些飯與他吃？”行者笑道：“你管他怎的且顧了自家的病著。”三藏道：“正是正是。你且扶我起來取出我的紙、筆、墨寺裡借個硯臺來使使。”行者道：“要怎的？”長老道：“我要修一封書並關文封在一處你替我送上長安駕下見太宗皇帝一面。”行者道：“這個容易我老孫別事無能若說送書：人間第一。你把書收拾停當與我我一筋斗送到長安遞與唐王再一筋斗轉將回來你的筆硯還不幹哩。但只是你寄書怎的？且把書意念念我聽念了再寫不遲。”長老滴淚道：“我寫著：臣僧稽三頓萬歲山呼拜聖君；文武兩班同入目公卿四百共知聞：當年奉旨離東土指望靈山見世尊。不料途中遭厄難何期半路有災迍。僧病沉屙難進步佛門深遠接天門。有經無命空勞碌啟奏當今別遣人。”行者聽得此言忍不住呵呵大笑道：

“師父你忒不濟略有些病兒就起這個意念。你若是病重要死要活只消問我。我老孫自有個本事問道‘那個閻王敢起心？那個判官敢出票？那個鬼使來勾取？’若惱了我我拿出那大鬧天宮之性子又一路棍打入幽冥捉住十代閻王一個個抽了他的筋還不饒他哩！”三藏道：“徒弟呀我病重了切莫說這大話。”八戒上前道：“師兄師父說不好你只管說好十分不尷尬。我們趁早商量先賣了馬典了行囊買棺木送終散火。”行者道：“呆子又胡說了！你不知道師父是我佛如來第二個徒弟原叫做金蟬長老只因他輕慢佛法該有這場大難。”

八戒道：“哥啊師父既是輕慢佛法貶回東土在是非海內口舌場中托化做人身願往西天拜佛求經遇妖精就捆逢魔頭就吊受諸苦惱也彀了怎麼又叫他害病？”行者道：“你那裡曉得老師父不曾聽佛**打了一個盹往下一失左腳下躧了一粒米下界來該有這三日病。”八戒驚道：“象老豬吃東西潑潑撒撒的也不知害多少年代病是！”行者道：“兄弟佛不與你眾生為念。你又不知人雲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師父只今日一日明日就好了。”三藏道：

“我今日比昨不同咽喉裡十分作渴。你去那裡有涼水尋些來我吃。”行者道：“好了！師父要水吃便是好了。等我取水去。”

即時取了缽盂往寺後面香積廚取水。忽見那些和尚一個個眼兒通紅悲啼哽咽只是不敢放聲大哭。行者道：“你們這些和尚忒小家子樣！我們住幾日臨行謝你柴火錢照日算還。怎麼這等膿包！”眾僧慌跪下道：“不敢！不敢！”行者道：

“怎麼不敢？想是我那長嘴和尚食腸大吃傷了你的本兒也？”

眾僧道：“老爺我這荒山大大小小也有百十眾和尚每一人養老爺一日也養

得起百十日。怎麼敢欺心計較甚麼食用！”

行者道：“既不計較你卻為甚麼啼哭？”眾僧道：“老爺不知是那山裡來的妖邪在這寺裡。我們晚夜間著兩個小和尚去撞鐘打鼓只聽得鐘鼓響罷再不見人回。至次日找尋只見僧帽僧鞋丟在後邊園裡骸骨尚存將人吃了。你們住了三日我寺裡不見了六個和尚。故此我兄弟們不由的不怕不由的不傷。

因見你老師父貴慈不敢傳說忍不住淚珠偷垂也。”行者聞言又驚又喜道：“不消說了必定是妖魔在此傷人也等我與你剿除他。”眾僧道：“老爺妖精不精者不靈一定會騰雲駕霧一定會出幽入冥。古人道得好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

老爺你莫怪我們說：你若拿得他住哩便與我荒山除了這條禍根正是三生有幸了；若還拿他不住啊卻有好些兒不便處。”行者道：“怎叫做好些不便處？”那眾僧道：“直不相瞞老爺說。我這荒山雖有百十眾和尚卻都只是自小兒出家的長尋刀削衣單破衲縫。早晨起來洗著臉叉手躬身皈依大道；

夜來收拾燒著香虔心叩齒念的彌陀。舉頭看見佛蓮九品秧三乘慈航共法雲願見靉園釋世尊；低頭看見心受五戒度大千生生萬法中願悟頑空與色空。諸檀越來啊老的、小的、長的、矮的、胖的、瘦的一個個敲木魚擊金磬挨挨拶拶兩卷《法華經》一策《梁王懺》；諸檀越不來啊新的、舊的、生的、熟的、村的、俏的一個個合著掌瞑著目悄悄冥冥入定蒲團上牢關月下門。一任他鶯啼鳥語閑爭鬥不上我方便慈悲**乘。因此上也不會伏虎也不會降龍；也不識的怪也不識的精。你老爺若還惹起那妖魔啊我百十個和尚只彀他齋一飽一則墮落我眾生輪回二則滅抹了這禪林古跡三則如來會上全沒半點兒光輝。這卻是好些兒不便處。”行者聞得眾和尚說出這一端的話語他便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高叫一聲：“你這眾和尚好呆哩！只曉得那妖精就不曉得我老孫的行止麼？”眾僧輕輕的答道：“實不曉得。”行者道：“我今日略節說說你們聽著：我也曾花果山伏虎降龍我也曾上天堂大鬧天宮。饑時把老君的丹略略咬了兩三顆；渴時把玉帝的酒輕輕呼了六七鐘。睜著一雙不白不黑的金睛眼天慘澹月朦朧；

拿著一條不短不長的金箍棒來無影去無蹤。說甚麼大精小怪那怕他憊懶膿膿！一趕趕上去跑的跑顫的顫躲的躲慌的慌；一捉捉將來銼的銼燒的燒磨的磨舂的舂。正是八仙同過海獨自顯神通！眾和尚我拿這妖精與你看看你才認得我老孫！”眾僧聽著暗點頭道：“這賊禿開大口話大話想是有些來歷。”都一個個諾諾連聲只有那喇嘛僧道：“且住！你老師父貴恙你拿這妖精不至緊。俗語道公子登筵不醉便飽；

壯士臨陣不死即傷。你兩下裡角鬥之時倘貽累你師父不當穩便。”行者道：“有理！有理！我且送涼水與師父吃了再來。”

掇起缽盂著上涼水轉出香積廚就到方丈叫聲：“師父吃涼水哩。”三藏正當煩渴之時便抬起頭來捧著水只是一吸真個渴時一滴如甘露藥到真方病即除。行者見長老精神漸爽眉目舒開就問道：“師父可吃些湯飯麼？”三藏道：“這涼水就是靈丹一般這病兒減了一半有湯飯也吃得些。”行者連聲高高叫道：“我師父好了要湯飯吃哩。”教那些和尚忙忙的安排。淘米煮飯捍面烙餅蒸饃饃做粉湯抬了四五桌。唐僧只吃得半碗兒米湯行者沙僧止用了一席其餘的都是八戒一肚餐之。家火收去點起燈來眾僧各散。”

三藏道：“我們今住幾日了？”行者道：“三整日矣。明朝向晚便就是四個日頭。”三藏道：“三日誤了許多路程。”行者道：

“師父也算不得路程明日去罷。”三藏道：“正是就帶幾分病兒也沒奈何。”行者道：“既是明日要去且讓我今晚捉了妖精者。”三藏驚道：“又捉甚麼妖精？”行者道：“有個妖精在這寺裡等老孫替他捉捉。”唐僧道：“徒弟呀我的病身未可你怎麼又興此念！倘那怪有神通你拿他不住啊卻又不是害我？”

行者道：“你好滅人威風！老孫到處降妖你見我弱與誰的？只是不動手動手就要贏。”三藏扯住道：“徒弟常言說得好遇方便時行方便得饒人處且饒人。操心怎似存心好爭氣何如忍氣高！”孫大聖見師父苦苦勸他不許降妖他說出老實話來道：“師父實不瞞你說那妖在此吃了人了。”唐僧大驚道：“吃了甚麼人？”行者說道：“我們住了三日已是吃了這寺裡六個小和尚了。”長老道：“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他既吃了寺內之僧我亦僧也我放你去只但用心仔細些。”行者道：“不消說老孫的手到就消除了。”

你看他燈光前吩咐八戒沙僧看守師父他喜孜孜跳出方丈徑來佛殿看時天上有星月還未上那殿裡黑暗暗的。他就吹出真火點起琉璃東邊打鼓西邊撞鐘。響罷搖身一變變做個小和尚兒年紀只有十二三歲披著黃絹褊衫白布直裰手敲著木魚口裡念經。等到一更時分不見動靜。二更時分殘月才升只聽見呼呼的一陣風響。好風：黑霧遮天暗愁雲照地昏。四方如潑墨一派靛妝渾。先刮時揚塵播土次後來倒樹摧林。揚塵播土星光現倒樹摧林月色昏。只刮得嫦娥緊抱梭羅樹玉兔團團找藥盆。九曜星官皆閉戶四海龍王盡掩門。廟裡城隍覓小鬼空中仙子怎騰雲？地府閻羅尋馬面判官亂跑趕頭巾。刮動昆侖頂上石卷得江湖波浪混。那風才然過處猛聞得蘭麝香熏環珮聲響即欠身抬頭觀看呀！卻是一個美貌佳人徑上佛殿。行者口裡嗚哩嗚喇只情念經。那女子走近前一把摟住道：“小長老念

的甚麼經？”行者道：“許下的。”女子道：“別人都自在睡覺你還念經怎麼？”行者道：

“許下的如何不念？”女子摟住與他親個嘴道：“我與你到後面耍耍去。”行者故意的扭過頭去道：“你有些不曉事！”女子道：“你會相面？”行者道：“也曉得些兒。”女子道：“你相我怎的樣子？”行者道：“我相你有些兒偷生摍熟被公婆趕出來的。”

女子道：“相不著！相不著！我不是公婆趕逐不因摍熟偷生。

奈我前生命薄投配男子年輕。不會洞房花燭避夫逃走之情。

趁如今星光月皎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我和你到後園中交歡配鸞儔去也。”行者聞言暗點頭道：“那幾個愚僧。都被**引誘所以傷了性命他如今也來哄我。”就隨口答應道：“娘子我出家人年紀尚幼卻不知甚麼交歡之事。”女子道：“你跟我去我教你。”行者暗笑道：“也罷我跟他去看他怎生擺佈。”

他兩個摟著肩攜著手出了佛殿徑至後邊園裡。那怪把行者使個絆子腿跌倒在地口裡“心肝哥哥”的亂叫將手就去掐他的臊根。行者道：“我的兒真個要吃老孫哩！”卻被行者接住他手使個小坐跌法把那怪一轆轤掀翻在地上。那怪口裡還叫道：“心肝哥哥你倒會跌你的娘哩！”行者暗算道：“不趁此時下手他還到幾時！正是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就把手一叉腰一躬一跳跳起來現出原身法象輪起金箍鐵棒劈頭就打。那怪倒也吃了一驚他心想道：“這個小和尚這等利害！”打開眼一看原來是那唐長老的徒弟姓孫的他也不懼他。你說這精怪是甚麼精怪：金作鼻雪鋪毛。地道為門屋安身處處牢。養成三百年前氣曾向靈山走幾遭。一飽香花和蠟燭如來吩咐下天曹。托塔天王恩愛女哪吒太子認同胞。也不是個填海鳥也不是個戴山鼇。也不怕的雷煥劍也不怕的呂虔刀。往往來來一任他水流江漢闊；上上下下那論他山聳泰恒高？你看他月貌花容嬌滴滴誰識得是個鼠老成精逞黠豪！他自恃的神通廣大便隨手架起雙股劍玎玎璫璫的響左遮右格隨東倒西。行者雖強些卻也撈他不倒。陰風四起殘月無光你看他兩人後園中一場好殺：陰風從地起殘月蕩微光。闃靜梵王宇闌珊小鬼廊。後園裡一片戰爭場孫大士天上聖毛姹女女中王賭賽神通未肯降。一個兒扭轉芳心嗔黑禿一個兒圓睜慧眼恨新妝。兩手劍飛那認得女菩薩；一根棍打狠似個活金剛。響處金箍如電掣霎時鐵白耀星芒。玉樓抓翡翠金殿碎鴛鴦。猿啼巴月小雁叫楚天長。十八尊羅漢暗暗喝采；三十二諸天個個慌張。

那孫大聖精神抖擻棍兒沒半點差池。妖精自料敵他不住猛可的眉頭一蹙計上心來抽身便走。行者喝道：“潑貨！

那走！快快來降！”那妖精只是不理直往後退。等行者趕到緊急之時即將左腳上花鞋脫下來吹口仙氣念個咒語叫一聲“變！”就變做本身模樣使兩口劍舞將來真身一幌化陣清風而去。這卻不是三藏的災星？他便徑撞到方丈裡把唐三藏攝將去雲頭上杳杳冥冥霎霎眼就到了陷空山進了無底洞叫小的們安排素筵席成親不題。

卻說行者鬥得心焦性燥閃一個空一棍把那妖精打落下來乃是一隻花鞋。行者曉得中了他計連忙轉身來看師父。那有個師父？只見那呆子和沙僧口裡嗚哩嗚哪說甚麼。行者怒氣填胸也不管好歹撈起棍來一片打連聲叫道：“打死你們！

打死你們！”那呆子慌得走也沒路沙僧卻是個靈山大將見得事多就軟款溫柔近前跪下道：“兄長我知道了想你要打殺我兩個也不去救師父逕自回家去哩。”行者道：“我打殺你兩個我自去救他！”沙僧笑道：“兄長說那裡話！無我兩個真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兄啊這行囊馬匹誰與看顧？甯學管鮑分金休仿孫龐鬥智。自古道打虎還得親兄弟上陣須教父子兵望兄長且饒打待天明和你同心戮力尋師去也。”行者雖是神通廣大卻也明理識時見沙僧苦苦哀告便就回心道：

“八戒沙僧你都起來。明日找尋師父卻要用力。”那呆子聽見饒了恨不得天也許下半邊道：“哥啊這個都在老豬身上。”兄弟們思思想想那曾得睡恨不得點頭喚出扶桑日一口吹散滿天星。

三眾只坐到天曉收拾要行早有寺僧攔門來問：“老爺那裡去？”行者笑道：“不好說昨日對眾誇口說與他們拿妖精妖精未曾拿得倒把我個師父不見了。我們尋師父去哩。”眾僧害怕道：“老爺小可的事倒帶累老師卻往那裡去尋？”行者道：“有處尋他。”眾僧又道：“既去莫忙且吃些早齋。”連忙的端了兩三盆湯飯。八戒盡力吃個乾淨道：“好和尚！我們尋著師父再到你這裡來耍子。”行者道：“還到這裡吃他飯哩！你去天王殿裡看看那女子在否。”眾僧道：“老爺不在了不在了。

自是當晚宿了一夜第二日就不見了。”

行者喜喜歡歡的辭了眾僧著八戒、沙僧牽馬挑擔徑回東走。八戒道：“哥哥差了怎麼又往東行？”行者道：“你豈知道！前日在那黑松林綁的那個女子老孫火眼金睛把他認透了你們都認做好人。今日吃和尚的也是他攝師父的也是他！

你們救得好女菩薩！今既攝了師父還從舊路上找尋去也。”二人嘆服道：“好好好！真是粗中有細！去來去來！”三人急急到于林內只見那：雲藹藹霧漫漫；石層層路盤盤。狐蹤兔跡交加走虎豹豺狼往復鑽。林內更無妖怪影不知三藏在何端。行者心焦掣出棒來。搖身一變變作大鬧天宮的本相三頭六臂六隻手理著三根棒在林裡辟哩撥喇的亂打。八戒見了道：“沙僧師兄著了惱尋不著師父弄做個氣心風了。”原來行者打了一路打出兩個老頭兒來一個是山神一個是土地上前跪下道：“大聖山神土地來見。”八戒道：“好靈根啊！打了一路打出兩個山神土地若再打一路連太歲都打出來也。”

行者問道：“山神土地汝等這般無禮！在此處專一結夥強盜強盜得了手買些豬羊祭賽你又與妖精結擄打夥兒把我師父攝來！如今藏在何處？快快的從實供來免打！”二神慌了道：

“大聖錯怪了我耶。妖精不在小神山上不伏小神管轄但只夜間風響處小神略知一二。”行者道：“既知一一說來！”土地道：“那妖精攝你師父去在那正南下離此有千里之遙。那廂有座山喚做陷空山山中有個洞叫做無底洞。是那山裡妖精到此變化攝去也。”行者聽言暗自驚心喝退了山神土地收了法身現出本相與八戒沙僧道：“師父去得遠了。”八戒道：“遠便騰雲趕去！”好呆子一縱狂風先起隨後是沙僧駕雲那白馬原是龍子出身馱了行李也踏了風霧。大聖即起筋斗一直南來。不多時早見一座大山阻住雲腳。三人采住馬都按定雲頭見那山：頂摩碧漢峰接青霄。周圍雜樹萬萬千來往飛禽喳喳噪。虎豹成陣走獐鹿打叢行。向陽處琪花瑤草馨香；背陰方臘雪頑冰不化。崎嶇峻嶺削壁懸崖。直立高峰灣環深澗。松鬱鬱石磷磷行人見了悚其心。打柴樵子全無影采藥仙童不見蹤。眼前虎豹能興霧遍地狐狸亂弄風。八戒道：“哥啊這山如此險峻必有妖邪。”行者道：“不消說了山高原有怪嶺峻豈無精！”叫：“沙僧我和你且在此著八戒先下山凹裡打聽打聽看那條路好走端的可有洞府再看是那裡開門俱細細打探我們好一齊去尋師父救他。”八戒道：

“老豬晦氣！先拿我頂缸！”行者道：“你夜來說都在你身上如何打仰？”八戒道：“不要嚷等我去。”呆子放下鈀抖抖衣裳空著手跳下高山找尋路徑。這一去畢竟不知好歹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陽 元神護道

卻說八戒跳下山尋著一條小路依路前行有五六裡遠近忽見二個女怪在那井上打水。他怎麼認得是兩個女怪？見他頭上戴一頂一尺二三寸高的篾絲鬆髻甚不時興。呆子走近前叫聲妖怪那怪聞言大怒兩人互相說道：“這和尚憊懶！我

們又不與他相識平時又沒有調得嘴慣他怎麼叫我們做妖怪！”那怪惱了輪起抬水的杠子劈頭就打。這呆子手無兵器遮架不得被他撈了幾下侮著頭跑上山來道：“哥啊回去罷！

妖怪凶！”行者道：“怎麼凶？”八戒道：“山凹裡兩個女妖精在井上打水我只叫了他一聲就被他打了我三四杠子！”行者道：

“你叫他做甚麼的？”八戒道：“我叫他做妖怪。”行者笑道：“打得還少。”八戒道：“謝你照顧！頭都打腫了還說少哩！”行者道：“‘溫柔天下去得剛強寸步難移’。他們是此地之怪我們是遠來之僧你一身都是手也要略溫存。你就去叫他做妖怪他不打你打我？人將禮樂為先。”八戒道：“一不曉得！”行者道：“你自幼在山中吃人你曉得有兩樣木麼？”八戒道：“不知是甚麼木？”行者道：“一樣是楊木一樣是檀木。楊木性格甚軟巧匠取來或雕聖象或刻如來裝金立粉嵌玉裝花萬人燒香禮拜受了多少無量之福。那檀木性格剛硬油房裡取了去做柞撒使鐵箍箍了頭又使鐵錘往下打只因剛強所以受此苦楚。”八戒道：“哥啊你這好話兒早與我說說也好卻不受他打了。”行者道：“你還去問他個端的。”八戒道：“這去他認得我了。”行者道：“你變化了去。”八戒道：“哥啊且如我變了卻怎麼問麼？”行者道：“你變了去到他跟前行個禮兒看他多大年紀若與我們差不多叫他聲姑娘；若比我們老些兒叫他聲奶奶。”八戒笑道：“可是蹭蹬！這般許遠的田地認得是甚麼親！”行者道：“不是認親要套他的話哩。若是他拿了師父就好下手；若不是他卻不誤了我們別處幹事？”八戒道：

“說得有理等我再去。”好呆子把釘鈀撒在腰裡下山凹搖身一變變做個黑胖和尚搖搖擺擺走近怪前深深唱個大喏道：“奶奶貧僧稽了。”那兩個喜道：“這個和尚卻好會唱個喏兒又會稱道一聲兒。”問道：“長老那裡來的？”八戒道：“那裡來的。”又問：“那裡去的？”又道：“那裡去的。”又問：“你叫做甚麼名字？”又答道：“我叫做甚麼名字。”那怪笑道：“這和尚好便好只是沒來歷會說順口話兒。”八戒道：“奶奶你們打水怎的？”那怪道：“和尚你不知道。我家老夫人今夜裡攝了一個唐僧在洞內要管待他我洞中水不乾淨差我兩個來此打這陰陽交媾的好水安排素果素菜的筵席與唐僧吃了晚間要成親哩。”那呆子聞得此言急抽身跑上山叫：“沙和尚快拿將行李來我們分了罷！”沙僧道：“二哥又分怎的？”八戒道：“分了便你還去流沙河吃人我去高老莊探親哥哥去花果山稱聖白龍馬歸大海成龍師父已在這妖精洞內成親哩！我們都各安生理去也！”行者道：“這呆子又胡說了！”八戒道：“你的兒子胡說！才那兩個抬水的妖精說安排素筵席與唐僧吃了成親哩！”行者道：“那妖精把師父困在洞裡師父眼巴巴的望我們去救你卻在此說這樣話！”八戒道：“怎麼救？”行者道：“你兩個牽著馬挑著擔我們跟著那兩個女怪做個引子引

到那門前一齊下手。”真個呆子只得隨行。行者遠遠的標著那兩怪漸入深山有一二十裡遠近忽然不見。八戒驚道：“師父是日裡鬼拿去了！”行者道：“你好眼力！怎麼就看出他本相來？”八戒道：“那兩個怪正抬著水走忽然不見卻不是個日裡鬼？”

行者道：“想是鑽進洞去了等我去看。”

好大聖急睜火眼金睛漫山看處果然不見動靜只見那陡崖前有一座玲瓏剔透細妝花、堆五采、三簷四簇的牌樓。他與八戒沙僧近前觀看上有六個大字乃陷空山無底洞。行者道：“兄弟呀這妖精把個架子支在這裡這不知門向那裡開哩。”沙僧說：“不遠！不遠！好生尋！”都轉身看時牌樓下山腳下有一塊大石約有十餘裡方圓；正中間有缸口大的一個洞兒爬得光溜溜的。八戒道：“哥啊這就是妖精出入洞也。”行者看了道：“怪哉！我老孫自保唐僧瞞不得你兩個妖精也拿了些卻不見這樣洞府。八戒你先下去試試看有多少淺深我好進去救師父。”八戒搖頭道：“這個難！這個難！我老豬身子夯夯的若塌了腳吊下去不知二三年可得到底哩！”行者道：“就有多深麼？”八戒道：“你看！”大聖伏在洞邊上仔細往下看處咦！深啊！周圍足有三百餘裡回頭道：“兄弟果然深得緊！”八戒道：“你便回去罷。師父救不得耶！”行者道：“你說那裡話！莫生懶惰意休起怠荒心且將行李歇下把馬拴在牌樓柱上你使釘鈀沙僧使杖攔住洞門讓我進去打聽打聽。

若師父果在裡面我將鐵棒把妖精從裡打出跑至門口你兩個卻在外面擋住這是裡應外合。打死精靈才救得師父。”二人遵命。

行者卻將身一縱跳入洞中足下彩雲生萬道身邊瑞氣護千層。不多時到于深遠之間那裡邊明明朗朗一般的有日色有風聲又有花草果木。行者喜道：“好去處啊！想老孫出世天賜與水簾洞這裡也是個洞天福地！”正看時又見有一座二滴水的門樓團團都是松竹內有許多房舍又想道：“此必是妖精的住處了我且到那裡邊去打聽打聽。且住！若是這般去啊他認得我了且變化了去。”搖身撚訣就變做個蒼蠅兒輕輕的飛在門樓上聽聽。只見那怪高坐在草亭內他那模樣比在松林裡救他寺裡拿他便是不同越打扮得俊了：

盤雲髻似堆鴉身著綠絨花比甲。一對金蓮剛半折十指如同春筍。團團粉面若銀盆朱唇一似櫻桃滑。端端正正美人姿月裡嫦娥還喜恰。今朝拿住取經僧便要歡娛同枕榻。行者且不言語聽他說甚話。少時綻破櫻桃喜孜孜的叫道：“小的們快排素筵席來。我與唐僧哥哥吃了成親。”行者暗笑道：

“真個有這話！我只道八戒作耍子亂說哩！等我且飛進去尋尋看師父在那

裡。不知他的心性如何。假若被他摩弄動了啊留他在這裡也罷。”即展翅飛到裡邊看處那東廊下上明下暗的紅紙格子裡面坐著唐僧哩。行者一頭撞破格子眼飛在唐僧光頭上丁著叫聲“師父。”三藏認得聲音叫道：“徒弟救我命啊！”行者道：“師父不濟呀！那妖精安排筵宴與你吃了成親哩。或生下一男半女也是你和尚之後代你愁怎的？”長老聞言咬牙切齒道：“徒弟我自出了長安到兩界山中收你一向西來那個時辰動葷？那一日子有甚歪意？今被這妖精拿住要求配偶我若把真陽喪了我就身墮輪回打在那陰山背後永世不得翻身！”行者笑道：“莫誓既有真心往西天取經老孫帶你去罷。”三藏道：“進來的路兒我通忘了。”行者道：“莫說你忘了。他這洞不比走進來走出去的是打上頭往下鑽。如今救了你要打底下往上鑽。若是造化高鑽著洞口兒就出去了；若是造化低鑽不著還有個悶殺的日子了。”三藏滿眼垂淚道：“似此艱難怎生是好？”行者道：“沒事！沒事！那妖精整治酒與你吃沒奈何也吃他一鍾；只要斟得急些兒斟起一個喜花兒來等我變作個蟭蟟蟲兒飛在酒泡之下他把我一口吞下肚去我就撚破他的心肝扯斷他的肺腑弄死那妖精你才得脫身出去。”三藏道：“徒弟這等說只是不當人子。”行者道：“只管行起善來你命休矣。妖精乃害人之物你惜他怎的！”三藏道：“也罷也罷！你只是要跟著我。”正是那孫大聖護定唐三藏取經僧全靠美猴王。

他師徒兩個商量未定早是那妖精安排停當走近東廊外開了門鎖叫聲：“長老。”唐僧不敢答應。又叫一聲又不敢答應。他不敢答應者何意？想著口開神氣散舌動是非生。卻又一條心兒想著若死住法兒不開口怕他心狠頃刻間就害了性命。正是那進退兩難心問口三思忍耐口問心正自狐疑那怪又叫一聲“長老。”唐僧沒奈何應他一聲道：“娘子有。”

那長老應出這一句言來真是肉落千斤。人都說唐僧是個真心的和尚往西天拜佛求經怎麼與這女妖精答話？不知此時正是危急存亡之秋萬分出於無奈雖是外有所答其實內無所欲。妖精見長老應了一聲他推開門把唐僧攙起來和他攜手挨背交頭接耳你看他做出那千般嬌態萬種風情豈知三藏一腔子煩惱！行者暗中笑道：“我師父被他這般哄誘只怕一時動心。”正是：真僧魔苦遇嬌娃妖怪娉婷實可誇。淡淡翠眉分柳葉盈盈丹臉襯桃花。繡鞋微露雙鉤鳳雲髻高盤兩鬢鴉。含笑與師攜手處香飄蘭麝滿袈裟。妖精挽著三藏行近草亭道：

“長老我辦了一杯酒和你酌酌。”唐僧道：“娘子貧僧自不用葷。”妖精道：“我知你不吃葷因洞中水不潔淨特命山頭上取陰陽交媾的淨水做些素果素菜筵席和你耍子。”唐僧跟他進去觀看果然見那：盈門下繡纏彩結；滿庭中香噴金猊。擺列著黑油壘鈿桌朱漆篾絲盤。壘鈿桌上有異樣珍羞；篾絲盤中盛稀奇素物。林檎、橄欖、蓮肉、葡萄、榧、柰、榛、松、荔枝、龍眼、山栗、風菱、棗兒、柿子、胡桃、銀杏、金桔、香橙果子隨山有；蔬菜更時新：豆腐、

麵筋、木耳、鮮筍、蘑菇、香蕈、山藥、黃精。石花菜、黃花菜青油煎炒；扁豆角、豇豆角熟醬調成。

王瓜、瓠子白果、蔓菁。鏇皮茄子鵪鶉做剔種冬瓜方旦名。爛煨芋頭糖拌著白煮蘿蔔醋澆烹。椒薑辛辣般般美鹹淡調和色色平。那妖精露尖尖之玉指捧晃晃之金杯滿斟美酒遞與唐僧口裡叫道："長老哥哥妙人請一杯交歡酒兒。"三藏羞答答的接了酒望空澆奠心中暗祝道："護法諸天、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弟子陳玄奘自離東土蒙觀世音菩薩差遣列位眾神暗中保護拜雷音見佛求經今在途中被妖精拿住強逼成親將這一杯酒遞與我吃。此酒果是素酒弟子勉強吃了還得見佛成功；若是葷酒破了弟子之戒永墮輪回之苦！"孫大聖他卻變得輕巧在耳根後若象一個耳報但他說話惟三藏聽見別人不聞。他知師父平日好吃葡萄做的素酒教吃他一鍾。

那師父沒奈何吃了急將酒滿斟一鍾回與妖怪果然斟起有一個喜花兒。行者變作個蟭蟟蟲兒輕輕的飛入喜花之下。那妖精接在手且不吃把杯兒放住與唐僧拜了兩拜口裡嬌嬌怯怯敘了幾句情話。卻才舉杯那花兒已散就露出蟲來。妖精也認不得是行者變的只以為蟲兒用小指挑起往下一彈。

行者見事不諧料難入他腹即變做個餓老鷹。真個是：玉爪金睛鐵翮雄姿猛氣摶雲。妖狐狡兔見他昏千里山河時遁。饑處迎風逐雀飽來高貼天門。老拳鋼硬最傷人得志淩霄嫌近。

飛起來輪開玉爪響一聲掀翻桌席把些素果素菜、盤碟家火盡皆捽碎撇卻唐僧飛將出去。唬得妖精心膽皆裂唐僧的骨肉通酥。妖精戰戰兢兢摟住唐僧道："長老哥哥此物是那裡來的？"三藏道："貧僧不知。"妖精道："我費了許多心安排這個素宴與你耍耍卻不知這個扁毛畜生從那裡飛來把我的家火打碎！"眾小妖道："夫人打碎家火猶可將些素品都潑散在地穢了怎用？"三藏分明曉得是行者弄法他那裡敢說。那妖精道："小的們我知道了想必是我把唐僧困住天地不容故降此物。你們將碎家火拾出去另安排些酒肴不拘葷素我指天為媒指地作訂然後再與唐僧成親。"依然把長老送在東廊裡坐下不題。

卻說行者飛出去現了本相到於洞口叫聲"開門"八戒笑道："沙僧哥哥來了。"他二人撒開兵器。行者跳出八戒上前扯住道："可有妖精？可有師父？"行者道："有！有！有！"八戒道："師父在裡邊受罪哩？綁著是捆著？要蒸是要煮？"行者道："這個事倒沒有只是安排素宴要與他幹那個事哩。"八戒道："你造化你造化！你吃了陪親酒來了！"行者道："呆子啊！

師父的性命也難保吃甚麼陪親酒！"八戒道："你怎的就來了？"行者把

見唐僧施變化的上項事說了一遍道：“兄弟們再休胡思亂想。師父已在此間老孫這一去一定救他出來。”複翻身入裡面還變做個蒼蠅兒丁在門樓上聽之只聞得這妖怪氣呼呼的在亭子上吩咐：“小的們不論葷素拿來燒紙。借煩天地為媒訂務要與他成親。”行者聽見暗笑道：“這妖精全沒一些兒廉恥！青天白日的把個和尚關在家裡擺佈。且不要忙等老孫再進去看看。”嚶的一聲飛在東廊之下見那師父坐在裡邊清滴滴腮邊淚淌。行者鑽將進去丁在他頭上又叫聲“師父。長老認得聲音跳起來咬牙恨道：“猢猻啊！別人膽大還是身包膽；你的膽大就是膽包身！你弄變化神通打破家火能值幾何！鬥得那妖精淫興了那裡不分葷素安排定要與我交媾此事怎了！”行者暗中陪笑道：“師父莫怪有救你處。”唐僧道：“那裡救得我？”行者道：“我才一翅飛起去時見他後邊有個花園。你哄他往園裡去耍子我救了你罷。”唐僧道：“園裡怎麼樣救？”行者道：“你與他到園裡走到桃樹邊就莫走了。等我飛上桃枝變作個紅桃子。你要吃果子先揀紅的兒摘下來。紅的是我他必然也要摘一個你把紅的定要讓他。他若一口吃了我卻在他肚裡等我搗破他的皮袋扯斷他的肝腸弄死他你就脫身了。”三藏道：“你若有手段就與他賭鬥便了只要鑽在他肚裡怎麼？”行者道：“師父你不知趣。

他這個洞若好出入便可與他賭鬥；只為出入不便曲道難行若就動手他這一窩子老老小小連我都扯住卻怎麼了？

須是這般捽手幹大家才得乾淨。”三藏點頭聽信只叫：“你跟定我。”行者道：“曉得！曉得！我在你頭上。”

師徒們商量定了三藏才欠起身來雙手扶著那格子叫道：“娘子娘子。”那妖精聽見笑唏唏的跑近跟前道：“妙人哥哥有甚話說？”三藏道：“娘子我出了長安一路西來無日不山無日不水。昨在鎮海寺投宿偶得傷風重疾今日出了汗略才好些；又蒙娘子盛情攜入仙府只得坐了這一日又覺心神不爽。你帶我往那裡略散散心耍耍兒去麼？”那妖精十分歡喜道：“妙人哥哥倒有些興趣我和你去花園裡耍耍。”叫：“小的們拿鑰匙來開了園門打掃路徑。”眾妖都跑去開門收拾。

這妖精開了格子攙出唐僧。你看那許多小妖都是油頭粉面嬝娜娉婷簇簇擁擁與唐僧徑上花園而去。好和尚！他在這綺羅隊裡無他故錦繡叢中作啞聾若不是這鐵打的心腸朝佛去。第二個酒色凡夫也取不得經。一行都到了花園之外那妖精俏語低聲叫道：“妙人哥哥這裡耍耍真可散心釋悶。”唐僧與他攜手相攙同入園內抬頭觀看其實好個去處。但見那：

縈回曲徑紛紛盡點蒼苔；窈窕綺窗處處暗籠繡箔。微風初動輕飄飄展開蜀

錦吳綾；細雨才收嬌滴滴露出冰肌玉質。日灼鮮杏紅如仙子曬霓裳；月映芭蕉青似太真搖羽扇。粉牆四面萬株楊柳囀黃鸝；閑館周圍滿院海棠飛粉蝶。更看那凝香閣；青蛾閣、解酲閣、相思閣層層卷映朱簾上鉤控蝦須；又見那養酸亭、披素亭、畫眉亭、四雨亭、個個崢嶸華扁上字書鳥篆。看那浴鶴池、洗觴池、怡月池、濯纓池青萍綠藻耀金鱗；

又有墨花軒、異箱軒、適趣軒、慕雲軒玉鬥瓊卮浮綠蟻。池亭上下有太湖石、紫英石、鸚落石、錦川石青青栽著虎須蒲；軒閣東西有木假山、翠屏山、嘯風山、玉芝山處處叢生鳳尾竹。

荼蘼架、薔薇架近著秋千架渾如錦帳羅幃；松柏亭、辛夷亭對著木香亭卻似碧城繡幕。芍藥欄牡丹叢朱朱紫紫鬥穠華；夜合台茉藜檻歲歲年年生嫵媚。涓涓滴露紫含笑堪畫堪描豔豔燒空紅拂桑宜題宜賦。論景致休誇閬苑蓬萊；較芳菲不數姚黃魏紫。若到三春閑鬥草園中只少玉瓊花。長老攜著那怪步賞花園看不盡的奇葩異卉。行過了許多亭閣真個是漸入佳境。忽抬頭到了桃樹林邊行者把師父頭上一掐那長老就知。

行者飛在桃樹枝兒上搖身一變變作個紅桃兒其實紅得可愛。長老對妖精道：“娘子你這苑內花香枝頭果熟苑內花香蜂競采枝頭果熟鳥爭銜。怎麼這桃樹上果子青紅不一何也？”妖精笑道：“天無陰陽日月不明；地無陰陽草木不生；

人無陰陽不分男女。這桃樹上果子向陽處有日色相烘者先熟故紅；背陰處無日者還生故青：此陰陽之道理也。”三藏道“謝娘子指教其實貧僧不知。”即向前伸手摘了個紅桃。妖精也去摘了一個青桃。三藏躬身將紅桃奉與妖怪道：“娘子你愛色請吃這個紅桃拿青的來我吃。”妖精真個換了且暗喜道：“好和尚啊！果是個真人！一日夫妻未做卻就有這般恩愛也。”那妖精喜喜歡歡的把唐僧親敬。這唐僧把青桃拿過來就吃那妖精喜相陪把紅桃兒張口便咬。啟朱唇露銀牙未曾下口原來孫行者十分性急轂轆一個跟頭翻入他咽喉之下徑到肚腹之中。妖精害怕對三藏道：“長老啊這個果子利害。

怎麼不容咬破就滾下去了？”三藏道：“娘子新開園的果子愛吃所以去得快了。”妖精道：“未曾吐出核子他就攛下去了。”

三藏道：“娘子意美情佳喜吃之甚所以不及吐核就下去了。”行者在他肚裡複了本相叫聲：“師父不要與他答嘴老孫已得了手也！”三藏道：“徒弟方便著些。”妖精聽見道：“你和那個說話哩？”三藏道：“和我徒弟孫悟空說話哩。”妖精道：“孫悟空在那裡？”三藏道：“在你肚裡哩卻才吃的那個紅

桃子不是？”妖精慌了道：“罷了罷了！這猴頭鑽在我肚裡我是死也！

孫行者！你千方百計的鑽在我肚裡怎的？”行者在裡邊恨道：

“也不怎的！只是吃了你的六葉連肝肺三毛七孔心；五臟都淘淨弄做個梆子精！”妖精聽說唬得魂飛魄散戰戰兢兢的把唐僧抱住道：“長老啊！我只道夙世前緣系赤繩魚水相和兩意濃。不料鴛鴦今拆散何期鸞鳳又西東！藍橋水漲難成事佛廟煙沉嘉會空。著意一場今又別何年與你再相逢！行者在他肚裡聽見說時只怕長老慈心又被他哄了便就輪拳跳腳支架子理四平幾乎把個皮裝兒搗破了。那妖精忍不得疼痛倒在塵埃半晌家不敢言語。行者見不言語想是死了卻把手略松一松他又回過氣來叫：“小的們！在那裡？”原來那些小妖自進園門來各人知趣都不在一處各自去採花鬥草任意隨心耍子讓那妖精與唐僧兩個自在敘情兒。忽聽得叫卻才都跑將來又見妖精倒在地上面容改色口裡哼哼的爬不動連忙攙起圍在一處道：“夫人怎的不好？想是急心疼了？”妖精道：“不是！不是！你莫要問我肚裡已有了人也！快把這和尚送出去留我性命！”那些小妖真個都來扛抬。行者在肚裡叫道：“那個敢抬！要便是你自家獻我師父出去出到外邊我饒你命！”那怪精沒計奈何只是惜命之心急掙起來把唐僧背在身上拽開步往外就走。小妖跟隨道：“老夫人往那裡去？”

妖精道：“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沒處下金鉤！把這廝送出去等我別尋一個頭兒罷！”好妖精一縱雲光直到洞口。又聞得叮叮噹當兵刃亂響三藏道：“徒弟外面兵器響哩。”行者道：

“是八戒揉鈀哩你叫他一聲。”三藏便叫：“八戒！”八戒聽見道：“沙和尚！師父出來也！”二人掣開鈀杖妖精把唐僧馱出。

咦！正是：心猿裡應降邪怪土木司門接聖僧。畢竟不知那妖精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心猿識得丹頭 姹女還歸本性

卻說三藏著妖精送出洞外沙和尚近前問曰：“師父出來師兄何在？”八戒道：“他有算計必定貼換師父出來也。”三藏用手指著妖精道：“你師兄在他肚裡哩。”八戒笑道：“醃臜殺人！在肚裡做甚？出來罷！”行者在裡邊叫道：“張開口等我出來！”那怪真個把口張開。行者變得小小的瞈在咽喉之內正欲出來又恐他無理來咬即將鐵棒取出吹口仙氣叫“變！”

變作個棗核釘兒撐住他的上齶子把身一縱跳出口外就把鐵棒順手帶出把腰

一躬還是原身法象舉起棒來就打。那妖精也隨手取出兩口寶劍丁當架住。兩個在山頭上這場好殺：

雙舞劍飛當面架金箍棒起照頭來。一個是天生猴屬心猿體一個是地產精靈姹女骸。他兩個恨沖懷喜處生仇大會垓。那個要取元陽成配偶這個要戰純陰結聖胎。棒舉一天寒霧漫劍迎滿地黑塵篩。因長老拜如來恨苦相爭顯大才水火不投母道損陰陽難合各分開。兩家鬥罷多時節地動山搖樹木摧。

八戒見他們賭鬥口裡絮絮叨叨返恨行者轉身對沙僧道：

“兄弟師兄胡纏！才子在他肚裡輪起拳來送他一個滿肚紅扒開肚皮鑽出來卻不了帳？怎麼又從他口裡出來卻與他爭戰讓他這等倡狂！”沙僧道：“正是卻也虧了師兄深洞中救出師父返又與妖精廝戰。且請師父自家坐著我和你各持兵器助助大哥打倒妖精去來。”八戒擺手道：“不不不！他有神通我們不濟。”沙僧道：“說那裡話！都是大家有益之事雖說不濟卻也放屁添風。”那呆子一時興掣了釘鈀叫聲“去來！”他兩個不顧師父一擁駕風趕上舉釘鈀使寶杖望妖精亂打。那妖精戰行者一個已是不能又見他二人怎生抵敵急回頭抽身就走。行者喝道：“兄弟們趕上！”那妖精見他們趕得緊即將右腳上花鞋脫下來吹口仙氣念個咒語叫“變！”即變作本身模樣使兩口劍舞將來將身一幌化一陣清風徑直回去。這番也只說戰他們不過顧命而回豈知又有這般樣事！

也是三藏災星未退：他到了洞門前牌樓下卻見唐僧在那裡獨坐他就近前一把抱住搶了行李咬斷韁繩連人和馬複又攝將進去不題。

且說八戒閃個空一鈀把妖精打落地乃是一隻花鞋。行者看見道：“你這兩個呆子！看著師父罷了誰要你來幫甚麼功！”八戒道：“沙和尚如何麼！我說莫來。這猴子好的有些夾腦風我們替他降了妖怪返落得他生報怨！”行者道：“在那裡降了妖怪？那妖怪昨日與我戰時使了一個遺鞋計哄了。你們走了不知師父如何我們快去看看！”三人急回來果然沒了師父連行李白馬一併無蹤。慌得個八戒兩頭亂跑沙僧前後跟尋孫大聖亦心焦性燥。正尋覓處只見那路旁邊斜髆著半截兒韁繩。他一把拿起止不住眼中流淚放聲叫道：“師父啊！

我去時辭別人和馬回來只見這些繩！”正是那見鞍思俊馬滴淚想親人。八戒見他垂淚忍不住仰天大笑。行者罵道：“你這個夯貨！又是要散火哩！”八戒又笑道：“哥啊不是這話師父一定又被妖精攝進洞去了。常言道事無三不成你進洞兩遭了再進去一遭管情救出師父來也。”行者揩了眼淚道：“也罷到此地位勢不容已我還進去。你兩個沒了行李馬匹耽心卻好生把守洞口。”

好大聖即轉身跳入裡面不施變化就將本身法相。真個是：古怪別腮心裡強自小為怪神力壯。高低面賽馬鞍鞽眼放金光如火亮。渾身毛硬似鋼針虎皮裙系明花響。上天撞散萬雲飛下海混起千層浪。當天倚力打天王擋退十萬八千將。官封大聖美猴精手中慣使金箍棒。今日西天任顯能複來洞內扶三藏。你看他停住雲光徑到了妖精宅外見那門樓門關了不分好歹輪鐵棒一下打開闖將進去。那裡邊靜悄悄全無人跡東廊下不見唐僧亭子上桌椅與各處家火一件也無。原來他的洞裡周圍有三百余裡妖精窠穴甚多。前番攝唐僧在此被行者尋著今番攝了又怕行者來尋當時搬了不知去向。

惱得這行者跌腳捶胸放聲高叫道：“師父啊！你是個晦氣轉成的唐三藏災殃鑄就的取經僧！噫！這條路且是走熟了如何不在？卻教老孫那裡尋找也！”正自吆喝爆燥之間忽聞得一陣香煙撲鼻他回了性道：“這香煙是從後面飄出想是在後頭哩。”拽開步提著鐵棒走將進去看時也不見動靜。只見有三間倒坐兒近後壁卻鋪一張龍吞口雕漆供桌桌上有一個大流金香爐爐內有香煙馥鬱。那上面供養著一個大金字牌牌上寫著“尊父李天王之位”略次些兒寫著“尊兄哪吒三太子位”。

行者見了滿心歡喜也不去搜妖怪找唐僧把鐵棒撚作個繡花針兒揌在耳朵裡輪開手把那牌子並香爐拿將起來返雲光徑出門去。至洞口唏唏哈哈笑聲不絕。八戒沙僧聽見掣放洞口迎著行者道：“哥哥這等歡喜想是救出師父也？”行者笑道：“不消我們救只問這牌子要人。”八戒道：“哥啊這牌子不是妖精又不會說話怎麼問他要人？”行者放在地下道：

“你們看！”沙僧近前看時上寫著“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位”。沙僧道：“此意何也？”行者道：“這是那妖精家供養的。我闖入他住居之所見人跡俱無惟有此牌。想是李天王之女三太子之妹思凡下界假扮妖邪將我師父攝去。不問他要人卻問誰要？你兩個且在此把守等老孫執此牌位徑上天堂玉帝前告個禦狀教天王爺兒們還我師父。”八戒道：

“哥啊常言道告人死罪得死罪須是理順方可為之。況禦狀又豈是可輕易告的？你且與我說怎的告他？”行者笑道：“我有主張我把這牌位香爐做個證見另外再備紙狀兒。”八戒道：

“狀兒上怎麼寫？你且念念我聽。”行者道：“告狀人孫悟空年甲在牒系東土唐朝西天取經僧唐三藏徒弟。告為假妖攝陷人口事。今有托塔天王李靖同男哪吒太子閨門不謹走出親女在下方陷空山無底洞變化妖邪迷害人命無數。今將吾師攝陷曲邃之所渺無尋處。若不狀告切思伊父子不仁故縱女氏成精害眾。伏乞憐准行拘至案收邪救師明正其罪深為恩便。

有此上告。”八戒沙僧聞其言十分歡喜道：“哥啊告的有理必得上風。切須早來稍遲恐妖精傷了師父性命。”行者道：“我快！我快！多時飯熟少時茶滾就回。”

好大聖執著這牌位香爐將身一縱駕祥雲直至南天門外。時有把天門的大力天王與護國天王見了行者一個個都控背躬身不敢攔阻讓他進去。直至通明殿下有張葛許邱四大天師迎面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紙狀兒要告兩個人哩。”天師吃驚道：“這個賴皮不知要告那個。”無奈將他引入靈霄殿下啟奏。蒙旨宣進行者將牌位香爐放下朝上禮畢將狀子呈上。葛仙翁接了鋪在禦案。玉帝從頭看了見這等這等即將原狀批作聖旨宣西方長庚太白金星領旨到雲樓宮宣托塔李天王見駕。行者上前奏道：“望天主好生懲治不然又別生事端。”玉帝又吩咐：“原告也去。”行者道：“老孫也去？”

四天師道：“萬歲已出了旨意你可同金星去來。”行者真個隨著金星縱雲頭早至雲樓宮。原來是天王住宅號雲樓宮。金星見宮門有個童子侍立那童子認得金星即入裡報導：“太白金星老爺來了”天王遂出迎迓又見金星捧著旨意即命焚香。及轉身又見行者跟入天王即又作怒。你道他作怒為何？

當年行者大鬧天宮時玉帝曾封天王為降魔大元帥封哪吒太子為三壇海會之神帥領天兵收降行者屢戰不能取勝。還是五百年前敗陣的仇氣有些惱他故此作怒。他且忍不住道：

“老長庚你齎得是甚麼旨意？”金星道：“是孫大聖告你的狀子。”那天王本是煩惱聽見說個“告”字一雷霆大怒道：“他告我怎的？”金星道：“告你假妖攝陷人口事。你焚了香請自家開讀。”那天王氣呼呼的設了香案望空謝恩。拜畢展開旨意看了原來是這般這般如此如此恨得他手撲著香案道：“這個猴頭！他也錯告我了！”金星道：“且息怒現有牌位香爐在御前作證說是你親女哩。”天王道：“我止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小兒名金吒侍奉如來做前部護法。二小兒名木叉在南海隨觀世音做徒弟。三小兒得名哪吒在我身邊早晚隨朝護駕。一女年方七歲名貞英人事尚未省得如何會做妖精！

不信抱出來你看。這猴頭著實無禮！且莫說我是天上元勳封受先斬後奏之職就是下界小民也不可誣告。律雲：誣告加三等。”叫手下：“將縛妖索把這猴頭捆了！”那庭下擺列著巨靈神、魚肚將、藥叉雄帥一擁上前把行者捆了。金星道：“李天王莫闖禍啊！我在御前同他領旨意來宣你的人。你那索兒頗重一時捆壞他閣氣。”天王道：“金星啊似他這等詐偽告擾怎該容他！你且坐下待我取砍妖刀砍了這個猴頭然後與你見駕回旨！”金星見他取刀心驚膽戰對行

者道：“你幹事差了禦狀可是輕易告的？你也不訪的實似這般亂弄傷其性命怎生是好？”行者全然不懼笑吟吟的道：“老官兒放心一些沒事。老孫的買賣原是這等做一定先輸後贏。”

說不了天王輪過刀來望行者劈頭就砍。早有那三太子趕上前將斬腰劍架住叫道：“父王息怒。”天王大驚失色。噫！

父見子以劍架刀就當喝退怎麼返大驚失色？原來天王生此子時他左手掌上有個“哪”字右手掌上有個“吒”字故名哪吒。這太子三朝兒就下海淨身闖禍踏倒水晶宮捉住蛟龍要抽筋為絛子。天王知道恐生後患欲殺之。哪吒奮怒將刀在手割肉還母剔骨還父還了父精母血一點靈魂徑到西方極樂世界告佛。佛正與眾菩薩講經只聞得幢幡寶蓋有人叫道：“救命！”佛慧眼一看知是哪吒之魂即將碧藕為骨荷葉為衣念動起死回生真言哪吒遂得了性命。運用神力法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廣大後來要殺天王報那剔骨之仇。天王無奈告求我佛如來。如來以和為尚賜他一座玲瓏剔透舍利子如意黃金寶塔那塔上層層有佛豔豔光明。喚哪吒以佛為父解釋了冤仇。所以稱為托塔李天王者此也。今日因閑在家未曾托著那塔恐哪吒有報仇之意故嚇個大驚失色。卻即回手向塔座上取了黃金寶塔托在手間問哪吒道：“孩兒你以劍架住我刀有何話說？”哪吒棄劍叩頭道：“父王是有女兒在下界哩。”天王道：“孩兒我只生了你姊妹四個那裡又有個女兒哩？”哪吒道：“父王忘了那女兒原是個妖精三百年前成怪在靈山偷食了如來的香花寶燭如來差我父子天兵將他拿住。拿住時只該打死如來吩咐道積水養魚終不釣深山喂鹿望長生當時饒了他性命。積此恩念拜父王為父拜孩兒為兄在下方供設牌位侍奉香火。不期他又成精陷害唐僧卻被孫行者搜尋到巢穴之間將牌位拿來就做名告了禦狀。

此是結拜之恩女非我同胞之親妹也。”天王聞言悚然驚訝道：

“孩兒我實忘了他叫做甚麼名字？”太子道：“他有三個名字：

他的本身出處喚做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偷香花寶燭改名喚做半截觀音；如今饒他下界又改了喚做地湧夫人是也。”天王卻才省悟放下寶塔便親手來解行者。行者就放起刁來道：

“那個敢解我！要便連繩兒抬去見駕老孫的官事才贏！”慌得天王手軟太子無言眾家將委委而退。那大聖打滾撒賴只要天王去見駕。天王無計可施哀求金星說個方便。金星道：“古人雲萬事從寬。你幹事忒緊了些兒就把他捆住又要殺他。

這猴子是個有名的賴皮你如今教我怎的處！若論你令郎講起來雖是恩女不是親女卻也晚親義重不拘怎生折辨你也有個罪名。”天王道：“老星怎說個方便就沒罪了。”金星道：

“我也要和解你們卻只是無情可說。”天王笑道：“你把那奏招安授官銜的事說說他也罷了。”真個金星上前將手摸著行者道：“大聖看我薄面解了繩好去見駕。”行者道：“老官兒不用解我會滾法一路滾就滾到也。”金星笑道：“你這猴忒恁寡情我昔日也曾有些恩義兒到你你這些些事兒就不依我？”

行者道：“你與我有甚恩義？”金星道：“你當年在花果山為怪伏虎降龍強消死籍聚群妖大肆倡狂上天欲要擒你是老身力奏降旨招安把你宣上天堂封你做弼馬溫。你吃了玉帝仙酒後又招安也是老身力奏封你做齊天大聖。你又不守本分偷桃盜酒竊老君之丹如此如此才得個無滅無生。若不是我你如何得到今日？”行者道：“古人說得好死了莫與老頭兒同墓乾淨會揭挑人！我也只是做弼馬溫鬧天宮罷了再無甚大事。也罷也罷看你老人家面皮還教他自己來解。”天王才敢向前解了縛請行者著衣上坐一一上前施禮。

行者朝了金星道：“老官兒何如？我說先輸後贏買賣兒原是這等做。快催他去見駕莫誤了我的師父。”金星道：“莫忙弄了這一會也吃錘茶兒去。”行者道：“你吃他的茶受他的私賣放犯人輕慢聖旨你得何罪？”金星道：“不吃茶！不吃茶！連我也賴將起來了！李天王快走快走！”天王那裡敢去怕他沒的說做有的放起刁來口裡胡說亂道怎生與他折辨沒奈何又央金星教說方便。金星道：“我有一句話兒你可依我？”行者道：“繩捆刀砍之事我也通看你面還有甚話？你說！

你說！說得好就依你；說得不好莫怪。”金星道：“一日官事十日打你告了禦狀說妖精是天王的女兒天王說不是你兩個只管在御前折辨反復不已我說天上一日下界就是一年。這一年之間那妖精把你師父陷在洞中莫說成親若有個喜花下兒子也生了一個小和尚兒卻不誤了大事？”行者低頭想道：“是啊！我離八戒沙僧只說多時飯熟、少時茶滾就回今已弄了這半會卻不遲了？老官兒既依你說這旨意如何回繳？”

金星道：“教李天王點兵同你下去降妖我去回旨。”行者道：

“你怎麼樣回？”金星道：“我只說原告脫逃被告免提。”行者笑道：“好啊！我倒看你面情罷了你倒說我脫逃！教他點兵在南天門外等我我即和你回旨繳狀去。”天王害怕道：“他這一去若有言語是臣背君也。”行者道：“你把老孫當甚麼樣人？我也是個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又有汙言頂你？”天

王即謝了行者行者與金星回旨。天王點起本部天兵徑出南天門外。金星與行者回見玉帝道：“陷唐僧者乃金鼻白毛老鼠成精假設天王父子牌位。天王知之已點兵收怪去瞭望天尊赦罪。”玉帝已知此情降天恩免究。行者即返雲光到南天門外見天王、太子布列天兵等候。噫！那些神將風滾滾霧騰騰接住大聖一齊墜下雲頭早到了陷空山上。

八戒沙僧眼巴巴正等只見天兵與行者來了。呆子迎著天王施禮道：“累及！累及！”天王道：“天蓬元帥你卻不知只因我父子受他一炷香致令妖精無理困了你師父來遲莫怪。這個山就是陷空山了？但不知他的洞門還向那邊開？”行者道：

“我這條路且是走熟了。只是這個洞叫做個無底洞周圍有三百余裡妖精窠穴甚多。前番我師父在那兩滴水的門樓裡今番靜悄悄鬼影也沒個不知又搬在何處去也。”天王道：“任他設盡千般計難脫天羅地網中。到洞門前再作道理。”大家就行。咦約有十餘裡就到了那大石邊。行者指那缸口大的門兒道：“兀的便是也。”天王道：“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誰敢當先”行者道：“我當先。”三太子道：“我奉旨降妖我當先。”那呆子便莽撞起來高聲叫道：“當頭還要我老豬！”天王道：“不須羅噪但依我分擺：孫大聖和太子同領著兵將下去我們三人在口上把守做個裡應外合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才顯些些手段。”眾人都答應了一聲“是”。

你看那行者和三太子領了兵將望洞裡只是一溜。駕起雲光閃閃爍爍抬頭一望果然好個洞啊：依舊雙輪日月照般一望山川。珠淵玉井暖韜煙更有許多堪羨。迭迭朱樓畫閣嶷嶷赤壁青田。三春楊柳九秋蓮兀的洞天罕見。頃刻間停住了雲光徑到那妖精舊宅。挨門兒搜尋吆吆喝喝一重又一重一處又一處把那三百里地草都踏光了那見個妖精？那見個三藏？都只說：“這孽畜一定是早出了這洞遠遠去哩。”那曉得在那東南黑角落上望下去另有個小洞。洞裡一重小小門一間矮矮屋盆栽了幾種花簷傍著數竿竹黑氣氳氳暗香馥馥老怪攝了三藏搬在這裡逼住成親只說行者再也找不著。

誰知他命合該休那些小怪在裡面一個個嚌嚌嘈嘈挨挨簇簇。中間有個大膽些的伸起頸來望洞外略看一看一頭撞著個天兵一聲嚷道：“在這裡！”那行者惱起性來撚著金箍棒一下闖將進去那裡邊窄小窩著一窟妖精。三太子縱起天兵一齊擁上一個個那裡去躲？行者尋著唐僧和那龍馬和那行李。那老怪尋思無路看著哪吒太子只是磕頭求命。太子道：

“這是玉旨來拿你不當小可。我父子只為受了一炷香。險些兒和尚拖木頭做出了寺！”啐聲“天兵取下縛妖索把那些妖精都捆了！”老怪也少不得吃場苦

楚。返雲光一齊出洞。行者口裡嘻嘻嘎嘎。天王掣開洞口迎著行者道：“今番卻見你師父也。”行者道：“多謝了！多謝了！”就引三藏拜謝天王次及太子。沙僧八戒只是要碎剮那老精天王道：“他是奉玉旨拿的輕易不得。我們還要去回旨哩。”一邊天王同三太子領著天兵神將押住妖精去奏天曹聽候落；一邊行者擁著唐僧沙僧收拾行李八戒攏馬請唐僧騎馬齊上大路。這正是：割斷絲蘿幹金海打開玉鎖出樊籠。畢竟不知前去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難滅伽持圓大覺 法王成正體天然

話說唐三藏固住元陽出離了煙花苦套隨行者投西前進。不覺夏時正值那熏風初動梅雨絲絲好光景：冉冉綠陰密風輕燕引雛。新荷翻沼面修竹漸扶蘇。芳草連天碧山花遍地鋪。溪邊蒲插劍榴火壯行圖。師徒四眾耽炎受熱正行處忽見那路旁有兩行高柳柳陰中走出一個老母右手下攙著一個小孩兒對唐僧高叫道：“和尚不要走了快早兒撥馬東回進西去都是死路。“唬得個三藏跳下馬來打個問訊道：

“老菩薩古人雲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怎麼西進便沒路了？”那老母用手朝西指道：“那裡去有五六裡遠近乃是滅法國。那國王前生那世裡結下冤仇今世裡無端造罪。二年前許下一個羅天大願要殺一萬個和尚這兩年 66 續續殺彀了九千九百九十六個無名和尚只要等四個有名的和尚湊成一萬好做圓滿哩。你們去若到城中都是送命王菩薩！”三藏聞言心中害怕戰兢兢的道：“老菩薩深感盛情感謝不盡！但請問可有不進城的方便路兒我貧僧轉過去罷。”那老母笑道：

“轉不過去轉不過去只除是會飛的就過去了也。”八戒在旁邊賣嘴道：“媽媽兒莫說黑話我們都會飛哩。”行者火眼金睛其實認得好歹那老母攙著孩兒原是觀音菩薩與善財童子慌得倒身下拜叫道：“菩薩弟子失迎！失迎！”那菩薩一朵祥雲輕輕駕起嚇得個唐長老立身無地只情跪著磕頭。八戒沙僧也慌跪下朝天禮拜。一時間祥雲縹緲徑回南海而去。行者起來扶著師父道：“請起來菩薩已回寶山也。”三藏起來道：“悟空你既認得是菩薩何不早說？”行者笑道：“你還問話不了我即下拜怎麼還是不早哩？”八戒沙僧對行者道：“感蒙菩薩指示前邊必是滅法國要殺和尚我等怎生奈何？”行者道：“呆子休怕！我們曾遭著那毒魔狠怪虎穴龍潭更不曾傷損？此間乃是一國凡人有何懼哉？只奈這裡不是住處。天色將晚且有鄉村人家上城買賣回來的看見我們是和尚嚷出名去不當穩便。且引師父找下大路尋個僻靜之處卻好商議。”真個三藏依言一行都閃下路來到一個坑坎之下坐定。

行者道：“兄弟你兩個好生保守師父待老孫變化了去那城中看看尋一條僻路連夜去也。”三藏叮囑道：“徒弟啊莫當小可王法不容你須仔細！”行者笑

道：“放心！放心！老孫自有道理。”

好大聖話畢將身一縱呼哨的跳在空中。怪哉：上面無繩扯下頭沒棍撐一般同父母他便骨頭輕。佇立在雲端裡、往下觀看只見那城中喜氣沖融祥光蕩漾。行者道：“好個去處為何滅法？”看一會漸漸天昏又見那：十字街燈光燦爛九重殿香藹鐘鳴。七點皎星照碧漢八方客旅卸行蹤。六軍營隱隱的畫角才吹；五鼓樓點點的銅壺初滴。四邊宿霧昏昏三市寒煙藹藹。兩兩夫妻歸繡幕一輪明月上東方。他想著：“我要下去到街坊打看路徑這般個嘴臉撞見人必定說是和尚等我變一變了。”撚著訣念動真言搖身一變變做個撲燈蛾兒：

形細翼磽輕巧滅燈撲燭投明。本來面目化生成腐草中間靈應。每愛炎光觸焰忙忙飛繞無停。紫衣香翅趕流螢最喜夜深風靜。但見他翩翩翻翻飛向六街三市。傍房檐近屋角正行時忽見那隅頭拐角上一灣子人家人家門掛著個燈籠兒。他道：“這人家過元宵哩？怎麼挨排兒都點燈籠？”他硬硬翅飛近前來仔細觀看正當中一家子方燈籠上寫著安歇往來商賈六字下麵又寫著王小二店四字行者才知是開飯店的。又伸頭打一看看見有**個人都吃了晚飯寬了衣服卸了頭巾洗了腳手各各上床睡了。行者暗喜道：“師父過得去了。”你道他怎麼就知過得去？他要起個不良之心等那些人睡著要偷他的衣服頭巾裝做俗人進城。

噫有這般不遂意的事！正思忖處只見那小二走向前吩咐：“列位官人仔細些我這裡君子小人不同各人的衣物行李都要小心著。”你想那在外做買賣的人那樣不仔細？又聽得店家吩咐越謹慎。他都爬起來道：“主人家說得有理我們走路的人辛苦只怕睡著急忙不醒一時失所奈何？你將這衣服頭巾、搭聯都收進去待天將明交付與我們起身。”那王小二真個把些衣物之類盡情都搬進他屋裡去了。行者性急展開翅就飛入裡面丁在一個頭巾架上。又見王小二去門摘了燈籠放下吊搭關了門窗卻才進房脫衣睡下。那王小二有個婆婆帶了兩個孩子哇哇聒噪急忙不睡。那婆子又拿了一件破衣補補納綱也不見睡。行者暗想道：“若等這婆子睡下下手卻不誤了師父？”又恐更深城門閉了他就忍不住飛下去望燈上一撲真是捨身投火焰焦額探殘生那盞燈早已息了。他又搖身一變變作個老鼠睦睦哇哇的叫了兩聲跳下來拿著衣服頭巾往外就走。那婆子慌慌張張的道：“老頭子！

不好了！夜耗子成精也！”行者聞言又弄手段攔著門厲聲高叫道：“王小二莫聽你婆子胡說我不是夜耗子成精。明人不做暗事吾乃齊天大聖臨凡保唐僧往西天取經。你這國王無道特來借此衣冠裝扮我師父。一時過了城去就便送還。”那王小二聽言一轂轆起來黑天摸地又是著忙的人撈著褲子當衫子左穿也穿不上右套也套不上。

那大聖使個攝法早已駕雲出去複翻身徑至路下坑坎邊前。三藏見星光月皎探身凝望見是行者來至近前即開口叫道：“徒弟可過得滅法國麼？”行者上前放下衣物道：“師父要過滅法國和尚做不成。”八戒道：“哥你勒掯那個哩？不做和尚也容易只消半年不剃頭就長出毛來也。”行者道：“那裡等得半年！眼下就都要做俗人哩！”那呆子慌了道：“但你說話通不察理。我們如今都是和尚眼下要做俗人卻怎麼戴得頭巾？就是邊兒勒住也沒收頂繩處。”三藏喝道：“不要打花且幹正事！端的何如？”行者道：“師父他這城池我已看了。雖是國王無道殺僧卻倒是個真天子城頭上有祥光喜氣。城中的街道我也認得這裡的鄉談我也省得會說。卻才在飯店內借了這幾件衣服頭巾我們且扮作俗人進城去借了宿至四更天就起來教店家安排了齋吃；捱到五更時候挨城門而去奔大路西行就有人撞見扯住也好折辨只說是上邦欽差的滅法王不敢阻滯放我們來的。”沙僧道：“師兄處的最當且依他行。”真個長老無奈脫了褊衫去了僧帽穿了俗人的衣服戴了頭巾。沙僧也換了八戒的頭大戴不得巾兒被行者取了些針線把頭巾扯開兩頂縫做一頂與他搭在頭上揀件寬大的衣服與他穿了然後自家也換上一套道：“列位這一去把師父徒弟四個字兒且收起。”八戒道：“除了此四字怎的稱呼？”行者道：“都要做弟兄稱呼：師父叫做唐大官兒你叫做朱三官兒沙僧叫做沙四官兒我叫做孫二官兒。但到店中你們切休言語只讓我一個開口答話。等他問甚麼買賣只說是販馬的客人。把這白馬做個樣子說我們是十弟兄我四個先來賃店房賣馬。那店家必然款待我們我們受用了臨行時等我拾塊瓦查兒變塊銀子謝他卻就走路。”長老無奈只得曲從。

四眾忙忙的牽馬挑擔跑過那邊。此處是個太平境界入更時分尚未關門徑直進去行到王小二店門只聽得裡邊叫哩。有的說：“我不見了頭巾！”有的說：“我不見了衣服！”行者只推不知引著他們往斜對門一家安歇。那家子還未收燈籠即近門叫道：“店家可有閒房兒我們安歇？”那裡邊有個婦人答應道：“有有有請官人們上樓。”說不了就有一個漢子來牽馬。行者把馬兒遞與牽進去他引著師父從燈影兒後面徑上樓門。那樓上有方便的桌椅推開窗格映月光齊齊坐下。

只見有人點上燈來行者攔門一口吹息道：“這般月亮不用燈。”那人才下去又一個丫環拿四碗清茶。行者接住樓下又走上一個婦人來約有五十七八歲的模樣一直上樓站著旁邊問道：“列位客官那裡來的？有甚寶貨？”行者道：“我們是北方來的有幾匹粗馬販賣。”那婦人道：“販馬的客人尚還小。”

行者道：“這一位是唐大官這一位是朱三官這一位是沙四官我學生是孫二官。”婦人笑道：“異姓。”行者道：“正是異姓同居。我們共有十個弟兄我四個先來賃店房打火；還有六個在城外借歇領著一群馬因天晚不好進城。待我們賃了房子明早都進來只等賣了馬才回。”那婦人道：“一群有多少馬？”

行者道：“大小有百十匹兒都象我這個馬的身子卻只是毛片不一。”婦人笑道：“孫二官人誠然是個客綱客紀。早是來到捨下第二個人家也不敢留你。我捨下院落寬闊槽箚齊備草料又有憑你幾百匹馬都養得下。卻一件：我捨下在此開店多年也有個賤名。先夫姓趙不幸去世久矣我喚做趙寡婦店。我店裡三樣兒待客。如今先小人後君子先把房錢講定後好算帳。”行者道：“說得是。你府上是那三樣待客？常言道貨有高低三等價客無遠近一般看你怎麼說三樣待客？你可試說說我聽。”趙寡婦道：“我這裡是上、中、下三樣。上樣者：五果五菜的筵席獅仙鬥糖桌面二位一張請小娘兒來陪唱陪歇每位該銀五錢連房錢在內。”行者笑道：“相應啊！我那裡五錢銀子還不彀請小娘兒哩。”寡婦又道：“中樣者：合盤桌兒只是水果、熱酒篩來憑自家猜枚行令不用小娘兒每位只該二錢銀子。”行者道：“一相應！下樣兒怎麼？”婦人道：“不敢在尊客面前說。”行者道：“也說說無妨我們好揀相應的幹。”婦人道：

“下樣者：沒人伏侍鍋裡有方便的飯憑他怎麼吃：吃飽了拿個草兒打個地鋪方便處睡覺天光時憑賜幾文飯錢決不爭競。”八戒聽說道：“造化造化！老朱的買賣到了！等我看著鍋吃飽了飯灶門前睡他娘！”行者道：“兄弟說那裡話！你我在江湖上那裡不賺幾兩銀子！把上樣的安排將來。”那婦人滿心歡喜即叫：“看好茶來廚下快整治東西。”遂下樓去忙叫：

“宰雞宰鵝煮醃下飯。”又叫：“殺豬殺羊今日用不了明日也可用。看好酒拿白米做飯白麵捍餅。”三藏在樓上聽見道：

“孫二官怎好？他去宰雞鵝殺豬羊倘送將來我們都是長齋那個敢吃？”行者道：“我有主張。”去那樓門邊跌跌腳道：

“趙媽媽你上來。”那媽媽上來道：“二官人有甚吩咐？”行者道：“今日且莫殺生我們今日齋戒。”寡婦驚訝道：“官人們是長齋是月齋？”行者道：“俱不是我們喚做庚申齋。今朝乃是庚申日當齋只過三更後就是辛酉便開齋了你明日殺生罷。如今且去安排些素的來定照上樣價錢奉上。”那婦人越歡喜跑下去教：“莫宰！莫宰！取些木耳、閩筍、豆腐、麵筋園裡拔些青菜做粉湯麵蒸卷子再煮白米飯燒香茶。”咦！

那些當廚的庖丁都是每日家做慣的手段霎時間就安排停當擺在樓上。又有現成的獅仙糖果四眾任情受用。又問：

“可吃素酒？”行者道：“止唐大官不用我們也吃幾杯。”寡婦又取了一壺暖酒他三個方才斟上忽聽得乒乓板響行者道：

“媽媽底下倒了甚麼家火了？”寡婦道：“不是是我小莊上幾個客子送租米來晚了教他在底下睡。因客官到沒人使用教他們抬轎子去院中請小娘兒陪你們想是轎杠撞得樓板響。”

行者道：“早是說哩快不要去請。一則齋戒日期二則兄弟們未到。索性明日進來一家請個表子在府上耍耍時待賣了馬起身。”寡婦道：“好人！好人！又不失了和氣又養了精神。”教：

“抬進轎子來不要請去。”四眾吃了酒飯收了家火都散訖。

三藏在行者耳根邊悄悄的道：“那裡睡？”行者道：“就在樓上睡。”三藏道：“不穩便。我們都辛辛苦苦的倘或睡著這家子一時再有人來收拾見我們或滾了帽子露出光頭認得是和尚嚷將起來卻怎麼好？”行者道：“是啊！”又去樓前跌跌腳。寡婦又上來道：“孫官人又有甚吩咐？”行者道：“我們在那裡睡？”婦人道：“樓上好睡又沒蚊子又是南風大開著窗子忒好睡覺。”行者道：“睡不得我這朱三官兒有些寒濕氣沙四官兒有些漏肩風唐大哥只要在黑處睡我也有些兒羞明。此間不是睡處。”那媽媽走下去倚著櫃欄歎氣。他有個女兒抱著個孩子近前道：“母親常言道十日灘頭坐一日行九灘如今炎天雖沒甚買賣到交秋時還做不了的生意哩你嗟歎怎麼？”婦人道：“兒啊不是愁沒買賣。今日晚間已是將收鋪子入更時分有這四個馬販子來賃店房他要上樣管待。實指望賺他幾錢銀子他卻吃齋又賺不得他錢故此嗟歎。”那女兒道：“他既吃了飯不好往別人家去。明日還好安排葷酒如何賺不得他錢？”婦人又道：“他都有病怕風羞亮都要在黑處睡。你想家中都是些單浪瓦兒的房子那裡去尋黑暗處？不若舍一頓飯與他吃了教他往別家去罷。”女兒道：“母親我家有個黑處又無風色甚好甚好。”婦人道：“是那裡？”女兒道：

“父親在日曾做了一張大櫃。那櫃有四尺寬七尺長三尺高下裡面可睡六七個人。教他們往櫃裡睡去罷。”婦人道：“不知可好等我問他一聲。孫官人捨下蝸居更無黑處止有一張大櫃不透風又不透亮往櫃裡睡去如何？”行者道：“好！好！

好！”即著幾個客子把櫃抬出打開蓋兒請他們下樓。行者引著師父沙僧拿擔順燈影後徑到櫃邊。八戒不管好歹就先睮進櫃去沙僧把行李遞入攙著唐僧進去沙僧也到裡邊。行者道：“我的馬在那裡？”旁有伏侍的道：“馬在後屋拴著吃草料哩。”行者道：“牽來把糟抬來緊挨著櫃兒拴住。”方才進去叫：“趙媽媽蓋上蓋兒插上鎖釘鎖上鎖子還替我們看看那裡透亮使些紙兒糊糊明日早些兒來開。”寡婦道：“忒小心了！”遂此各各關門去睡不題。

卻說他四個到了櫃裡可憐啊！一則乍戴個頭巾二來天氣炎熱又悶住了氣略不透風他都摘了頭巾脫了衣服又沒把扇子只將僧帽撲撲扇扇。你挨著我我擠著你直到有二更時分卻都睡著惟行者有心闖禍偏他睡不著伸過手將八戒腿上一撚。那呆子縮了腳口裡哼哼的道：“睡了罷！辛辛苦苦的有甚麼心腸還撚手撚腳的耍子？”行者搗鬼道：“我們原來的本身是五千兩前者馬賣了三千兩如今兩搭聯裡現有四千兩這一群馬還賣他三千兩也有一本一利彀了！彀了！”八戒要睡的人那裡答對。豈知他這店裡走堂的挑水的燒火的素與強盜一夥聽見行者說有許多銀子他就著幾個溜出去夥了二十多個賊明火執杖的來打劫馬販子。衝開門進來唬得那趙寡婦娘女們戰戰兢兢的關了房門盡他外邊收拾。原來那賊不要店中家火只尋客人。到樓上不見形跡打著火把四下照看只見天井中一張大櫃櫃腳上拴著一匹白馬櫃蓋緊鎖掀翻不動。眾賊道：“走江湖的人都有手眼看這櫃勢重必是行囊財帛鎖在裡面。我們偷了馬抬櫃出城打開分用卻不是好？”那些賊果找起繩扛把櫃抬著就走幌阿幌的。八戒醒了道：“哥哥睡罷搖甚麼？”行者道：“莫言語！沒人搖。”三藏與沙僧忽地也醒了道：“是甚人抬著我們哩？”行者道：“莫嚷莫嚷！等他抬！抬到西天也省得走路。”

那賊得了手不往西去倒抬向城東殺了守門的軍打開城門出去。當時就驚動六街三市各鋪上火甲人夫都報與巡城總兵、東城兵馬司。那總兵、兵馬事當幹己即點人馬弓兵出城趕賊。那賊見官軍勢大不敢抵敵放下大櫃丟了白馬各自落草逃走。眾官軍不曾拿得半個強盜只是奪下櫃捉住馬得勝而回。總兵在燈光下見那馬好馬：鬃分銀線尾鞞玉條。說甚麼八駿龍駒賽過了驌驦款段。千金市骨萬里追風。

登山每與青雲合嘯月渾如白雪勻。真是蛟龍離海島人間喜有玉麒麟。總兵官把自家馬兒不騎就騎上這個白馬帥軍兵進城把櫃子抬在總府同兵馬寫個封皮封了令人巡守待天明啟奏請旨定奪。官軍散訖不題。

卻說唐長老在櫃裡埋怨行者道：“你這個猴頭害殺我也！

若在外邊被人拿住送與滅法國王還好折辨；如今鎖在櫃裡被賊劫去又被官軍奪來明日見了國王現現成成的開刀請殺卻不湊了他一萬之數？”行者道：“外面有人！打開櫃拿出來不是捆著便是吊著。且忍耐些兒免了捆吊。明日見那昏君老孫自有對答管你一毫兒也不傷且放心睡睡。”挨到三更時分行者弄個手段順出棒來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三尖頭的鑽兒挨櫃腳兩三鑽鑽了一個眼子。收了鑽搖身一變變做個螻蟻兒喻將出去現原身踏起雲頭徑入皇宮門外。那國王正在睡濃之際他使個大分身普會神法將左臂上毫毛都拔下來吹口仙氣叫“變！”都變做小行者。右臂上毛也都拔下來吹口仙氣叫“變！”都變做瞌睡

蟲；念一聲“唵”字真言教當坊土地領眾布散皇宮內院五府六部各衙門大小官員宅內但有品職者都與他一個瞌睡蟲人人穩睡不許翻身。又將金箍棒取在手中掂一掂幌一幌叫聲“寶貝變！”即變做千百口剃頭刀兒他拿一把吩咐小行者各拿一把都去皇宮內院、五府六部、各衙門裡剃頭。咦！這才是：法王滅法法無窮法貫乾坤大道通。萬法原因歸一體三乘妙相本來同。鑽開玉櫃明消息布散金毫破蔽蒙。管取法王成正果不生不滅去來空。這半夜剃削成功念動咒語喝退土地神祇將身一抖兩臂上毫毛歸伏將剃頭刀總撚成真依然認了本性還是一條金箍棒收來些小之形藏於耳內。複翻身還做螻蟻鑽入櫃內！現了本相與唐僧守困不題。

卻說那皇宮內院宮娥彩女天不亮起來梳洗一個個都沒了頭。穿宮的大小太監也都沒了頭一擁齊來到于寢宮外奏樂驚寢個個噙淚不敢傳言。少時那三宮皇后醒來也沒了頭忙移燈到龍床下看處錦被窩中睡著一個和尚皇后忍不住言語出來驚醒國王。那國王急睜睛見皇后的頭光他連忙爬起來道：“梓童你如何這等？”皇后道：“主公亦如此也。”那皇帝摸摸頭唬得三屍呻咋七魄飛空道：“朕當怎的來耶！”正慌忙處只見那六院嬪妃宮娥彩女大小太監皆光著頭跪下道：“主公我們做了和尚耶！”國王見了眼中流淚道：“想是寡人殺害和尚。”即傳旨吩咐：“汝等不得說出落之事恐文武群臣褒貶國家不正且都上殿設朝。”

卻說那五府六部合衙門大小官員天不明都要去朝王拜闕。原來這半夜一個個也沒了頭各人都寫表啟奏此事。只聽那：靜鞭三響朝皇帝表奏當今剃因。畢竟不知那總兵官奪下櫃裡賊贓如何與唐僧四眾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計吞禪

話說那國王早朝文武多官俱執表章啟奏道：“主公望赦臣等失儀之罪。”國王道：“眾卿禮貌如常有何失儀？”眾卿道：

“主公啊不知何故臣等一夜把頭都沒了。”國王執了這沒頭之表下龍床對群臣道：“果然不知何故朕宮中大小人等一夜也盡沒了頭。”君臣們都各汪汪滴淚道：“從此後再不敢殺戮和尚也。”王複上龍位眾官各立本班。王又道：“有事出班來奏無事捲簾散朝。”只見那武班中閃出巡城總兵官文班中走出東城兵馬使當階叩頭道：“臣蒙聖旨巡城夜來獲得賊贓一櫃白馬一匹。微臣不敢擅專請旨定奪。”國王大喜道：

“連櫃取來。”二臣即退至本衙點起齊整軍士將櫃抬出。三藏在內魂不附體道：“徒弟們這一到國王前如何理說？”行者笑道：“莫嚷！我已打點停當

了。開櫃時他就拜我們為師哩只教八戒不要爭競長短。”八戒道：“但只免殺就是無量之福還敢爭競哩！”說不了抬至朝外入五鳳樓放在丹墀之下。二臣請國王開看國王即命打開。方揭了蓋豬八戒就忍不住往外一跳唬得那多官膽戰口不能言又見孫行者攙出唐僧沙和尚搬出行李。八戒見總兵官牽著馬走上前咄的一聲道：

“馬是我的！拿過來！”嚇得那官兒翻跟頭跌倒在地。四眾俱立在階中。那國王看見是四個和尚忙下龍床宣召三宮妃後下金鑾寶殿同群臣拜問道：“長老何來？”三藏道：“是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拜活佛取真經的。”國王道：

“老師遠來為何在這櫃裡安歇？”三藏道：“貧僧知陛下有願心殺和尚不敢明投上國扮俗人夜至寶方飯店裡借宿。因怕人識破原身故此在櫃中安歇。不幸被賊偷出被總兵捉獲抬來今得見陛下龍顏所謂撥雲見日。望陛下赦放貧僧海深恩便也！”國王道：“老師是天朝上國高僧朕失迎迓。朕常年有願殺僧者曾因僧謗了朕朕許天願要殺一萬和尚做圓滿。不期今夜皈依教朕等為僧。如今君臣後妃都剃落瞭望老師勿吝高賢願為門下。”八戒聽言呵呵大笑道：“既要拜為門徒有何贄見之禮？”國王道：“師若肯從願將國中財寶獻上。”行者道：“莫說財寶我和尚是有道之僧。你只把關文倒換了送我們出城保你皇圖永固福壽長臻。”那國王聽說即著光祿寺大排筵宴君臣合同拜歸於一即時倒換關文求三藏改換國號。行者道：“陛下法國之名甚好但只滅字不通自經我過可改號欽法國管教你海晏河清千代勝風調雨順萬方安。”國王謝了恩擺整朝鑾駕送唐僧四眾出城西去。君臣們秉善歸真不題。

卻說長老辭別了欽法國王在馬上欣然道：“悟空此一法甚善大有功也。”沙僧道：“哥啊是那裡尋這許多整容匠連夜剃這許多頭？”行者把那施變化弄神通的事說了一遍師徒們都笑不合口。正歡喜處忽見一座高山阻路唐僧勒馬道：

“徒弟們你看這面前山勢崔巍切須仔細！”行者笑道：“放心！

放心！保你無事！”三藏道：“休言無事。我見那山峰挺立遠遠的有些兇氣暴雲飛出漸覺驚煌滿身麻木神思不安。”行者笑道：“你把烏巢禪師的《多心經》早已忘了？”三藏道：“我記得。”行者道：“你雖記得還有四句頌子你卻忘了哩。”三藏道：“那四句？”行者道：“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三藏道：“徒弟我豈不知？

若依此四句千經萬典也只是修心。”行者道：“不消說了心淨孤明獨照心

存萬境皆清。差錯些兒成惰懈千年萬載不成功。但要一片志誠雷音只在眼下。似你這般恐懼驚惶神思不安大道遠矣雷音亦遠矣。且莫胡疑隨我去。”那長老聞言心神頓爽萬慮皆休。

四眾一同前進。不幾步到於山上舉目看時：那山真好山細看色班班。頂上雲飄蕩崖前樹影寒。飛禽淅瀝走獸凶頑。林內松千幹巒頭竹幾竿。吼叫是蒼狼奪食咆哮是餓虎爭餐。野猿長嘯尋鮮果麋鹿攀花上翠嵐。風灑灑水潺潺時聞幽鳥語間關。幾處藤蘿牽又扯滿溪瑤草雜香蘭。磷磷怪石削削峰岩。狐狢成群走猴猿作隊頑。行客正愁多險峻奈何古道又灣還！師徒們怯怯驚驚正行之時只聽得呼呼一陣風起。三藏害怕道：“風起了！”行者道：“春有和風夏有熏風秋有金風冬有朔風：四時皆有風風起怕怎的？”三藏道：“這風來得甚急決然不是天風。”行者道：“自古來風從地起雲自山出怎麼得個天風？”說不了又見一陣霧起。那霧真個是：漠漠連天暗濛濛匝地昏。日色全無影鳥聲無處聞。宛然如混沌仿佛似飛塵。不見山頭樹那逢采藥人？三藏一心驚道：

“悟空風還未定如何又這般霧起？”行者道：“且莫忙請師父下馬你兄弟二個在此保守等我去看看是何吉凶。”

好大聖把腰一躬就到半空用手搭在眉上圓睜火眼向下觀之果見那懸岩邊坐著一個妖精。你看他怎生模樣：炳炳文斑多采豔昂昂雄勢甚抖擻。堅牙出口如鋼鑽利爪藏蹄似玉鉤。金眼圓睛禽獸怕銀須倒豎鬼神愁。張狂哮吼施威猛噯霧噴風運智謀。又見那左右手下有三四十個小妖擺列他在那裡逼法的噴風噯霧。行者暗笑道：“我師父也有些兒先兆。他說不是天風果然不是卻是個妖精在這里弄喧兒哩。若老孫使鐵棒往下就打這叫做搗蒜打打便打死了只是壞了老孫的名頭。”那行者一生豪傑再不曉得暗算計人。他道：“我且回去照顧豬八戒照顧教他來先與這妖精見一仗。若是八戒有本事打倒這妖算他一功；若無手段被這妖拿去等我再去救他才好出名。他想道八戒有些躲懶不肯出頭卻只是有些口緊好吃東西。等我哄他一哄看他怎麼說。”即時落下雲頭到三藏前。三藏問道：“悟空風霧處吉凶何如？”行者道：

“這會子明淨了沒甚風霧。”三藏道：“正是覺到退下些去了。”行者笑道：“師父我常時間還看得好這番卻看錯了。我只說風霧之中恐有妖怪原來不是。”三藏道：“是甚麼？”行者道：“前面不遠乃是一莊村。村上人家好善蒸的白米乾飯白麵饃饃齋僧哩。這些霧想是那些人家蒸籠之氣也是積善之應。”八戒聽說認了真實扯過行者悄悄的道：“哥哥你先吃了他的齋來的？”行者道：“吃不多兒因那菜蔬太鹹酌了些不喜多吃。”八戒道：“啐！憑他怎麼鹹我也盡肚吃他一飽！十分作渴便回來吃水。”行者道：“你要吃麼？”八戒道：“正是我肚裡有些饑了先要去吃些兒不知如何？”行者道：“兄弟莫題

古書雲父在子不得自專。師父又在此誰敢先去？”八戒笑道：“你若不言語我就去了。”行者道：“我不言語看你怎麼得去。”那呆子吃嘴的見識偏有走上前唱個大喏道：“師父适才師兄說前村裡有人家齋僧。你看這馬有些要打攪人家便要草要料卻不費事？幸如今風霧明淨你們且略坐坐等我去尋些嫩草兒先喂喂馬然後再往那家子化齋去罷。”唐僧歡喜道：“好啊！你今日卻怎肯這等勤謹？快去快來。”那呆子暗暗笑著便走行者趕上扯住道：“兄弟他那裡齋僧只齋俊的不齋醜的。”八戒道：“這等說又要變化是。”行者道：“正是你變變兒去。”好呆子他也有三十六般變化走到山凹裡撚著訣念動咒語搖身一變變做個矮胖和尚手裡敲個木魚口裡哼阿哼的又不會念經只哼的是“上大人”。

卻說那怪物收風斂霧號令群妖在於大路口上擺開一個圈子陣專等行客。這呆子晦氣不多時撞到當中被群妖圍住這個扯住衣服那個扯著絲絛推推擁擁一齊下手。八戒道：“不要扯等我一家家吃將來。”群妖道：“和尚你要吃甚的？”八戒道：“你們這裡齋僧我來吃齋的。”群妖道：“你想這裡齋僧不知我這裡專要吃僧。我們都是山中得道的妖仙專要把你們和尚拿到家裡上蒸籠蒸熟吃哩你倒還想來吃齋！”

八戒聞言心中害怕才報怨行者道：“這個弼馬溫其實憊懶！

他哄我說是這村裡齋僧這裡那得村莊人家那裡齋甚麼僧卻原來是些妖精！”那呆子被他扯急了即便現出原身腰間掣釘鈀一頓亂築築退那些小妖。小妖急跑去報與老怪道：“大王禍事了！”老修道：“有甚禍事？”小妖道：“山前來了一個和尚且是生得乾淨。我說拿家來蒸他吃若吃不了留些兒防天陰不想他會變化。”老妖道：“變化甚的模樣？”小妖道：“那裡成個人相！長嘴大耳朵背後又有鬃雙手輪一根釘鈀沒頭沒臉的亂築唬得我們跑回來報大王也。”老怪道：“莫怕等我去看。”輪著一條鐵杵走近前看時見呆子果然醜惡。他生得：碓嘴初長三尺零獠牙觜出賽銀釘。一雙圓眼光如電兩耳扇風呼呼聲。腦後鬃長排鐵箭渾身皮糙癩還青。手中使件蹊蹺物九齒釘鈀個個驚。妖精硬著膽喝道：“你是那裡來的叫甚名字？快早說來饒你性命！”八戒笑道：“我的兒你是也不認得你豬祖宗哩！上前來說與你聽：巨口獠牙神力大玉皇升我天蓬帥。掌管天河八萬兵天宮快樂多自在。只因酒醉戲宮娥那時就把英雄賣。一嘴拱倒鬥牛宮吃了王母靈芝菜。玉皇親打二千錘把吾貶下三天界。教吾立志養元神下方卻又為妖怪。正在高莊喜結親命低撞著孫兄到。金箍棒下受他降低頭才把沙門拜。背馬挑包做夯工前生少了唐僧債。鐵腳天蓬本姓豬法名改作豬八戒。”那妖精聞言喝道：“你原來是唐僧的徒弟。我一向聞得唐僧的肉好吃正要拿你哩你卻撞得來我肯饒你？不要走！看杵！”八戒道：“孽畜你原來是個染博士出身！”妖精道：“我怎麼是染博士？”八戒道：“不是染博士怎麼會使棒槌？”那怪那容分說近前亂打。他兩個在山凹裡這一場好殺：九齒

釘鈀一條鐵棒。鈀丟解數滾狂風杵運機謀飛驟雨。一個是無名惡怪阻山程一個是有罪天蓬扶性主。性正何愁怪與魔山高不得金生土。那個杵架猶如蟒出潭這個鈀來卻似龍離浦。喊聲叱吒振山川吆喝雄威驚地府。兩個英雄各逞能捨身卻把神通賭。八戒長起威風與妖精廝鬥那怪喝令小妖把八戒一齊圍住不題。

卻說行者在唐僧背後忽失聲冷笑。沙僧道："哥哥冷笑何也？"行者道："豬八戒真個呆呀！聽見說齋僧就被我哄去了這早晚還不見回來。若是一頓鈀打退妖精你看他得勝而回爭嚷功果；若戰他不過被他拿去卻是我的晦氣背前面後不知罵了多少弼馬溫哩！悟淨你休言語等我去看看。"好大聖他也不使長老知道悄悄的腦後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本身模樣陪著沙僧隨著長老。他的真身出個神跳在空中觀看但見那呆子被怪圍繞釘鈀勢亂漸漸的難敵。行者忍不住按落雲頭厲聲高叫道："八戒不要忙老孫來了！"那呆子聽得是行者聲音仗著勢愈長威風一頓鈀向前亂築那妖精抵敵不住道："這和尚先前不濟這會子怎麼又起狠來。"八戒道："我的兒不可欺負我！我家裡人來也！"一向前沒頭沒臉築去。那妖精抵架不住領群妖敗陣去了。行者見妖精敗去他就不曾近前撥轉雲頭徑回本處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長老的肉眼凡胎那裡認得。

不一時呆子得勝也自轉來累得那粘涎鼻涕白沫生生氣呼呼的走將來叫聲"師父！"長老見了驚訝道："八戒你去打馬草的怎麼這般狼狽回來？想是山上人家有人看護不容你打草麼？"呆子放下鈀捶胸跌腳道："師父！莫要問！說起來就活活羞殺人！"長老道："為甚麼羞來？"八戒道："師兄捉弄我！他先頭說風霧裡不是妖精沒甚凶兆是一莊村人家好善蒸白米乾飯、白麵饃饃齋僧的我就當真想著肚裡饑了先去吃些兒假倚打草為名豈知若干妖怪把我圍了苦戰了這一會若不是師兄的哭喪棒相助我也莫想得脫羅網回來也！"行者在旁笑道："這呆子胡說！你若做了賊就攀上一牢人。是我在這裡看著師父何曾側離？"長老道："是啊悟空不曾離我。"那呆子跳著嚷道："師父！你不曉得！他有替身！"長老道："悟空端的可有怪麼？"行者瞞不過躬身笑道："是有個把小妖兒他不敢惹我們。八戒你過來一照顧你照顧。我們既保師父走過險峻山路就似行軍的一般。"八戒道："行軍便怎的？"行者道："你做個開路將軍在前剖路。那妖精不來便罷若來時你與他賭鬥打倒妖精算你的功果。"八戒量著那妖精手段與他差不多卻說："我就死在他手內也罷等我先走！"行者笑道："這呆子先說晦氣話怎麼得長進！"八戒道：

"哥啊你知道公子登筵不醉即飽；壯士臨陣不死帶傷？先說句錯話兒後便有威風。"行者歡喜即忙背了馬請師父騎上沙僧挑著行李相隨八戒一路入山不題。

卻說那妖精帥幾個敗殘的小妖徑回本洞高坐在那石崖上默默無言。洞中還有許多看家的小妖都上前問道：“大王常時出去喜喜歡歡回來今日如何煩惱？”老妖道：“小的們我往常出洞巡山不管那裡的人與獸定撈幾個來家養贍汝等今日造化低撞見一個對頭。”小妖問：“是那個對頭？”老妖道：“是一個和尚乃東土唐僧取經的徒弟名喚豬八戒。我被他一頓釘鈀把我築得敗下陣來。好惱啊！我這一向常聞得人說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羅漢有人吃他一塊肉可以延壽長生。

不期他今日到我山裡正好拿住他蒸吃不知他手下有這等徒弟！”說不了班部叢中閃上一個小妖對老妖哽哽咽咽哭了三聲又嘻嘻哈哈的笑了三聲。老妖喝道：“你又哭又笑何也？”

小妖跪下道：“大王才說要吃唐僧唐僧的肉不中吃。”老妖道：

“人都說吃他一塊肉可以長生不老與天同壽怎麼說他不中吃？”小妖道：“若是中吃也到不得這裡別處妖精也都吃了。

他手下有三個徒弟哩。”老妖道：“你知是那三個？”小妖道：“他大徒弟是孫行者三徒弟是沙和尚這個是他二徒弟豬八戒。”

老妖道：“沙和尚比豬八戒如何？”小妖道：“也差不多兒。”“那個孫行者比他如何？”小妖吐舌道：“不敢說！那孫行者神通廣大變化多端！他五百年前曾大鬧天宮上方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卿四相、東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嶽四瀆、普天神將也不曾惹得他過你怎敢要吃唐僧？”老妖道：“你怎麼曉得他這等詳細？”小妖道：“我當初在獅駝嶺獅駝洞與那大王居住那大王不知好歹要吃唐僧被孫行者使一條金箍棒打進門來可憐就打得犯了骨牌名都斷麼絕六還虧我有些見識從後門走了來到此處蒙大王收留故此知他手段。”老妖聽言大驚失色這正是大將軍怕讖語他聞得自家人這等說安得不驚？正都在悚懼之際又一個小妖上前道：“大王莫惱莫怕。常言道事從緩來若是要吃唐僧等我定個計策拿他。”老妖道：“你有何計？”小妖道：“我有個分瓣梅花計。”老妖道：“怎麼叫做分瓣梅花計？”小妖道：“如今把洞中大小群妖點將起來千中選百百中選十十中只選三個須是有能幹、會變化的都變做大王的模樣頂大王之盔貫大王之甲執大王之杵三處埋伏。先著一個戰豬八戒再著一個戰孫行者再著一個戰沙和尚：舍著三個小妖調開他弟兄三個大王卻在半空伸下拿雲手去捉這唐僧就如探囊取物就如魚水盆內撚蒼蠅有何難哉！”老妖聞此言滿心歡喜道：“此計絕妙！絕妙！這一去拿不得唐僧便罷；若是拿了唐僧決不輕你就封你做個前部先鋒。”小妖叩頭謝恩叫點妖怪即將洞中大小妖精點起果然選出三個有能的小妖俱變做老妖各執鐵杵埋伏等待唐僧不題。

卻說這唐長老無慮無憂相隨八戒上大路行彀多時只見那路旁邊撲喇的一聲響喨跳出一個小妖奔向前邊要捉長老。孫行者叫道：“八戒！妖精來了何不動手？”那呆子不認真假掣釘鈀趕上亂築那妖精使鐵杵急架相迎。他兩個一往一來的在山坡下正然賭鬥又見那草寇里響一聲又跳出個怪來就奔唐僧。行者道：“師父！不好了！八戒的眼拙放那妖精來拿你了等老孫打他去！”急掣棒迎上前喝道：“那裡去！

看棒！”那妖精更不打話舉杵來迎。他兩個在草坡下一撞一沖正相持處又聽得山背後呼的風響又跳出個妖精來徑奔唐僧。沙僧見了大驚道：“師父！大哥與二哥的眼都花了把妖精放將來拿你了！你坐在馬上等老沙拿他去！”這和尚也不分好歹即掣杖對面擋住那妖精鐵杵恨苦相持。吆吆喝喝亂嚷亂鬥漸漸的調遠。那老怪在半空中見唐僧獨坐馬上伸下五爪鋼鉤把唐僧一把撾住。那師父丟了馬脫了鐙被妖精一陣風徑攝去了。可憐！這正是禪性遭魔難正果江流又遇苦災星！

老妖按下風頭把唐僧拿到洞裡叫：“先鋒！”那定計的小妖上前跪倒口中道：“不敢！不敢！”老妖道：“何出此言？大將軍一言既出如白染皂。當時說拿不得唐僧便罷拿了唐僧封你為前部先鋒。今日你果妙計成功豈可失信於你？你可把唐僧拿來著小的們挑水刷鍋搬柴燒火把他蒸一蒸我和你都吃他一塊肉以圖延壽長生也。先鋒道：“大王且不可吃。”老怪道：“既拿來怎麼不可吃？”先鋒道：“大王吃了他不打緊豬八戒也做得人情沙和尚也做得人情但恐孫行者那主子刮毒。他若曉得是我們吃了他也不來和我們廝打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裡一搠搠個窟窿連山都掬倒了我們安身之處也無之矣！”老怪道：“先鋒憑你有何高見？”先鋒道：“依著我把唐僧送在後園綁在樹上兩三日不要與他飯吃一則圖他裡面乾淨；二則等他三人不來門前尋找打聽得他們回去了我們卻把他拿出來自自在在的受用卻不是好？”老怪笑道：

“正是正是！先鋒說得有理！”一聲號令把唐僧拿入後園一條繩綁在樹上眾小妖都去前面去聽候。你看那長老苦捱著繩纏索綁緊縛牢拴止不住腮邊流淚叫道：“徒弟呀！你們在那山中擒怪甚路裡趕妖？我被潑魔捉來此處受災何日相會？

痛殺我也！”正自兩淚交流只見對面樹上有人叫道：“長老你也進來了！”長老正了性道：“你是何人？”那人道：“我是本山中的樵子被那山主前日拿來綁在此間今已三日算計要吃我哩。”長老滴淚道：“樵夫啊你死只是一身無甚掛礙我卻死得不甚乾淨。”樵子道：“長老你是個出家人上無父母下無妻子死便死了有甚麼不乾淨？”長老道：“我本是東土往西天取經去的奉唐

朝太宗皇帝禦旨拜活佛取真經要度那幽冥無主的孤魂。今若喪了性命可不盼殺那君王孤負那臣子？

那枉死城中無限的冤魂卻不大失所望永世不得生？一場功果盡化作風塵這卻怎麼得乾淨也？”樵子聞言眼中墮淚道：“長老你死也只如此我死又更傷情。我自幼失父與母鰥居更無家業止靠著打柴為生。老母今年八十三歲只我一人奉養。倘若身喪誰與他埋屍送老？苦哉苦哉！痛殺我也！”長老聞言放聲大哭道：“可憐可憐！山人尚有思親意空教貧僧會念經！事君事親皆同一理。你為親恩我為君恩。”正是那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且不言三藏身遭困苦卻說孫行者在草坡下戰退小妖急回來路旁邊不見了師父止存白馬行囊。慌得他牽馬挑擔向山頭找尋。咦！正是那：有難的江流專遇難降魔的大聖亦遭魔。畢竟不知尋找師父下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滅妖邪

話說孫大聖牽著馬挑著擔滿山頭尋叫師父忽見豬八戒氣呼呼的跑將來道：“哥哥你喊怎的？”行者道：“師父不見了你可曾看見？”八戒道：“我原來只跟唐僧做和尚的你又捉弄我教做甚麼將軍！我舍著命與那妖精戰了一會得命回來。師父是你與沙僧看著的反來問我？”行者道：“兄弟我不怪你。你不知怎麼眼花了把妖精放回來拿師父。我去打那妖精教沙和尚看著師父的如今連沙和尚也不見了。”八戒笑道：“想是沙和尚帶師父那裡出恭去了。”說不了只見沙僧來到。行者問道：“沙僧師父那裡去了？”沙僧道：“你兩個眼都昏了把妖精放將來拿師父老沙去打那妖精的師父自家在馬上坐來。”行者氣得暴跳道：“中他計了！中他計了！”沙僧道：

“中他甚麼計？”行者道：“這是分瓣梅花計把我弟兄們調開他劈心裡撈了師父去了。天天天！卻怎麼好！”止不住腮邊淚滴。八戒道：“不要哭！一哭就膿包了！橫豎不遠只在這座山上我們尋去來。”

三人沒計奈何只得入山找尋行了有二十裡遠近只見那懸崖之下有一座洞府：削峰掩映怪石嵯峨。奇花瑤草馨香紅杏碧桃豔麗。崖前古樹霜皮溜雨四十圍；門外蒼松黛色參天二千尺。雙雙野鶴常來洞口舞清風；對對山禽每向枝頭啼白晝。簇簇黃藤如掛索行行煙柳似垂金。方塘積水深穴依山。方塘積水隱窮鱗未變的蛟龍；深穴依山住多年吃人的老怪。果然不亞神仙境真是藏風聚氣巢。行者見了兩三步跳到門前看處那石門緊閉門上橫安著一塊石版石版上有八個大字乃隱霧山折岳連環洞。行者道：“八戒動手啊！此間乃妖精住處師父必在他家也。”那呆子仗勢行兇舉釘鈀盡力築將去把他那石頭門築了一個大窟窿叫道：“妖怪！快送出我師父來免得釘鈀築倒門一家子都是了帳！”守門的小

妖急急跑入報導：“大王闖出禍來了！”老怪道：“有甚禍？”小妖道：“門前有人把門打破嚷道要師父哩！”老怪大驚道：“不知是那個尋將來也？”先鋒道：“莫怕！等我出去看看。”那小妖奔至前門從那打破的窟窿處歪著頭往外張見是個長嘴大耳朵即回頭高叫：“大王莫怕他！這個是豬八戒沒甚本事不敢無理。他若無理。開了門拿他進來湊蒸。怕便只怕那毛臉雷公嘴的和尚。”八戒在外邊聽見道：“哥啊他不怕我只怕你哩。師父定在他家了你快上前。”行者罵道：“潑孽畜！你孫外公在這裡！送我師父出來饒你命罷！”先鋒道：“大王不好了！

孫行者也尋將來了！”老怪報怨道：“都是你定的甚麼分瓣分瓣卻惹得禍事臨門！怎生結果？”先鋒道“大王放心且休埋怨。我記得孫行者是個寬洪海量的猴頭雖則他神通廣大卻好奉承。我們拿個假人頭出去哄他一哄奉承他幾句只說他師父是我們吃了。若還哄得他去了唐僧還是我們受用；哄不過再作理會。”老怪道：“那裡得個假人頭？”先鋒道：“等我做一個兒看。”好妖怪將一把衝鋼刀斧把柳樹根砍做個人頭模樣噴上些人血糊糊塗塗的著一個小怪使漆盤兒拿至門下叫道：“大聖爺爺息怒容稟。”孫行者果好奉承聽見叫聲大聖爺爺便就止住八戒：“且莫動手看他有甚話說。”拿盤的小怪道：“你師父被我大王拿進洞來洞裡小妖村頑不識好歹這個來吞那個來啃抓的抓咬的咬把你師父吃了只剩了一個頭在這裡也。”行者道：“既吃了便罷只拿出人頭來我看是真是假。”那小怪從門窟裡拋出那個頭來豬八戒見了就哭道：

“可憐啊！那們個師父進去弄做這們個師父出來也！”行者道：

“呆子你且認認是真是假就哭！”八戒道：“不羞人頭有個真假的？”行者道：“這是個假人頭。”八戒道：“怎認得是假？”行者道：“真人頭拋出來撲搭不響假人頭拋得象梆子聲。你不信等我拋了你聽。”拿起來往石頭上一摜當的一聲響亮。沙和尚道：“哥哥響哩！”行者道：“響便是個假的我教他現出本相來你看。”急掣金箍棒撲的一下打破了。八戒看時乃是個柳樹根。呆子忍不住罵起來道：“我把你這夥毛團！你將我師父藏在洞裡拿個柳樹根哄你豬祖宗莫成我師父是柳樹精變的！”

慌得那拿盤的小怪戰兢兢跑去報導：“難難難！難難難！”

老妖道：“怎麼有許多難？”小妖道：“豬八戒與沙和尚倒哄過了孫行者卻是個販古董的——識貨！識貨！他就認得是個假人頭。如今得個真人頭與他或者他就去了。”老怪道：“怎麼得個真人頭？我們那剝皮亭內有吃不了的人頭選一個來。”眾妖即至亭內揀了個新鮮的頭教啃淨頭皮滑塔塔的還使盤兒拿出叫：“大聖爺爺先前委是個假頭。這個真正是唐老爺的頭我大王留了鎮宅子

的今特獻出來也。”撲通的把個人頭又從門窟裡拋出血滴滴的亂滾。孫行者認得是個真人頭沒奈何就哭八戒沙僧也一齊放聲大哭。八戒噙著淚道：“哥哥且莫哭天氣不是好天氣恐一時弄臭了。等我拿將去乘生氣埋下再哭。”行者道：“也說得是。”那呆子不嫌穢汙把個頭抱在懷裡跑上山崖。向陽處尋了個藏風聚氣的所在取釘鈀築了一個坑把頭埋了又築起一個墳塚才叫沙僧：“你與哥哥哭著等我去尋些甚麼供養供養。”他就走向澗邊攀幾根大柳枝拾幾塊鵝卵石回至墳前把柳枝兒插在左右鵝卵石堆在面前。行者問道：“這是怎麼說？”八戒道：“這柳枝權為松柏與師父遮遮墳頂；這石子權當點心與師父供養供養。”行者喝道：“夯貨！人已死了還將石子兒供他！”八戒道：“表表生人意權為孝道心。”行者道：“且休胡弄！教沙僧在此：一則廬墓二則看守行李馬匹。我和你去打破他的洞府拿住妖魔碎屍萬段與師父報仇去來。”沙和尚滴淚道：“大哥言之極當。你兩個著意我在此處看守。”

好八戒即脫了皂錦直裰束一束著體小衣舉鈀隨著行者。二人努力向前不容分辨逕自把他石門打破喊聲振天叫道：“還我活唐僧來耶！”那洞裡大小群妖一個個魂飛魄散都報怨先鋒的不是。老妖問先鋒道：“這些和尚打進門來卻怎處治？”先鋒道：“古人說得好手插魚籃避不得腥。一不做二不休左右帥領家兵殺那和尚去來！”老怪聞言無計可奈真個傳令叫：“小的們各要齊心將精銳器械跟我去出征。”果然一齊吶喊殺出洞門。這大聖與八戒急退幾步到那山場平處抵住群妖喝道：“那個是出名的頭兒？那個是拿我師父的妖怪？”那群妖紮下營盤將一面錦繡花旗閃一閃老怪持鐵杵應聲高呼道：“那潑和尚你認不得我？我乃南山大王數百年放蕩於此。你唐僧已是我拿吃了你敢如何？”行者罵道：“這個大膽的毛團！你能有多少的年紀敢稱南山二字？李老君乃開天闢地之祖尚坐於太清之右；佛如來是治世之尊還坐於大鵬之下；孔聖人是儒教之尊亦僅呼為夫子。你這個孽畜敢稱甚麼南山大王數百年之放蕩！不要走！吃你外公老爺一棒！”那妖精側身閃過使杵抵住鐵棒睜圓眼問道：“你這嘴臉象個猴兒模樣敢將許多言語壓我！你有甚麼手段在吾門下倡狂？”行者笑道：“我把你個無名的孽畜！是也不知老孫！你站住硬著膽且聽我說：祖居東勝大神洲天地包含幾萬秋。

花果山頭仙石卵卵開產化我根苗。生來不比凡胎類聖體原從日月儔。本性自修非小可天姿穎悟大丹頭。官封大聖居雲府倚勢行兇鬥鬥牛。十萬神兵難近我滿天星宿易為收。名揚宇宙方方曉；智貫乾坤處處留。今幸皈依從釋教扶持長老向西游。逢山開路無人阻遇水支橋有怪愁。林內施威擒虎豹崖前複手捉貔貅。東方果正來西域那個妖邪敢出頭！孽畜傷師真可恨管教時下命將休！”那怪聞言又驚又恨。咬著牙跳近前來使鐵杵望行者就打。行者輕輕的用棒架住還要與他講話那八戒忍不住掣鈀亂築那怪的先鋒。先鋒帥眾齊來。這一場在山中平地處混戰真是好殺：東土大邦上國僧西方極樂取真經。南山大豹噴風霧路阻

深山獨顯能。施巧計弄乖伶無知誤捉大唐僧。相逢行者神通廣更遭八戒有聲名。群妖混戰山平處塵土紛飛天不清。那陣上小妖呼哮槍刀亂舉；

這壁廂神僧叱喝鈀棒齊興。大聖英雄無敵手悟能精壯喜神生。南禺老怪部下先鋒都為唐僧一塊肉致令舍死又亡生。

這兩個因師性命成仇隙那兩個為要唐僧忒惡情。往來鬥經多半會沖衝撞撞沒輸贏。孫大聖見那些小妖勇猛連打不退。即使個分身法把毫毛拔下一把嚼在口中噴出去叫聲“變！”

都變做本身模樣一個使一條金箍棒從前邊往裡打進。那一二百個小妖顧前不能顧後遮左不能遮右一個個各自逃生敗走歸洞。這行者與八戒從陣裡往外殺來。可憐那些不識俊的妖精搪著鈀九孔血出；挽著棒骨肉如泥！唬得那南山大王滾風生霧得命逃回。那先鋒不能變化早被行者一棒打倒現出本相乃是個鐵背蒼狼怪。八戒上前扯著腳翻過來看了道“這廝從小兒也不知偷了人家多少豬牙子、羊羔兒吃了！”行者將身一抖收上毫毛道：“呆子！不可遲慢！快趕老怪討師父的命去來！”八戒回頭就不見那些小行者道：“哥哥的法相兒都去了！”行者道：“我已收來也。”八戒道：“妙啊！妙啊！”兩個喜喜歡歡得勝而回。

卻說那老怪逃了命回洞吩咐小妖搬石塊挑土把前門堵了。那些得命的小妖一個個戰兢兢的把門都堵了再不敢出頭。這行者引八戒趕至門吆喝內無人答應。八戒使鈀築時莫想得動。行者知之道：“八戒莫費氣力他把門已堵了。”八戒道：“堵了門師仇怎報？”行者道：“且回上墓前看看沙僧去。”二人複至本處見沙僧還哭哩。八戒越傷悲丟了鈀伏在墳上手撲著土哭道：“苦命的師父啊！遠鄉的師父啊！

那裡再得見你耶！”行者道：“兄弟且莫悲切。這妖精把前門堵了一定有個後門出入。你兩個只在此間等我再去尋看。”八戒滴淚道：“哥啊！仔細著！莫連你也撈去了我們不好哭得：

哭一聲師父哭一聲師兄就要哭得亂了。”行者道：“沒事！我自有手段！”

好大聖收了棒束束裙拽開步轉過山坡忽聽得潺潺水響且回頭看處原來是澗中水響上溜頭沖泄下來。又見澗那邊有座門兒門左邊有一個出水的暗溝溝中流出紅水來。

他道：“不消講！那就是後門了。若要是原嘴臉恐有小妖開門看見認得等我變作個水蛇兒過去。且住！變水蛇恐師父的陰靈兒知道怪我出家人變蛇纏長變作個小螃蟹兒過去罷。也不好恐師父怪我出家人腳多。”即做一個水老鼠颼的一聲攛過去從那出水的溝中鑽至裡面天井中。探著頭兒觀看只見那向陽處有幾個小妖拿些人肉巴子一塊塊的理著曬哩。行者道：“我的兒啊！那想是師父的肉吃不了曬乾巴子防天陰的。我要現本相趕上前一棍子打殺顯得我有勇無謀且再變化進去尋那老怪看是何如。”跳出溝搖身又一變變做個有翅的螞蟻兒。真個是：力微身小號玄駒日久藏修有翅飛。閑渡橋邊排陣勢喜來床下鬥仙機。善知雨至常封穴壘積塵多遂作灰。巧巧輕輕能爽利幾番不覺過柴扉。他展開翅無聲無影一直飛入中堂只見那老怪煩煩惱惱正坐有一個小妖從後面跳將來報導：“大王萬千之喜！”老妖道：“喜從何來？”小妖道：“我才在後門外澗頭上探看忽聽得有人大哭。即喻上峰頭望望原來是豬八戒、孫行者、沙和尚在那裡拜墳痛哭。想是把那個人頭認做唐僧的頭葬下睺作墳墓哭哩。”行者在暗中聽說心內歡喜道：“若出此言我師父還藏在那裡未曾吃哩。

等我再去尋尋看死活如何再與他說話。”好大聖飛在中堂東張西看見旁邊有個小門兒關得甚緊即從門縫兒裡鑽去看時原是個大園子隱隱的聽得悲聲。徑飛入深處但見一叢大樹樹底下綁著兩個人一人正是唐僧。行者見了心癢難撓忍不住現了本相近前叫聲“師父。”那長老認得滴淚道：

“悟空你來了？快救我一救！悟空！悟空！”行者道：“師父莫只管叫名字面前有人怕走了風訊。你既有命我可救得你。

那怪只說已將你吃了拿個假人頭哄我我們與他恨苦相持。

師父放心且再熬熬兒等我把那妖精弄倒方好來解救。”

大聖念聲咒語卻又搖身還變做個螞蟻兒複入中堂丁在正樑之上。只見那些未傷命的小妖簇簇攢攢紛紛嚷嚷。內中忽跳出一個小妖告道：“大王他們見堵了門攻打不開死心塌地舍了唐僧將假人頭弄做個墳墓。今日哭一日明日再哭一日後日複了三好道回去。打聽得他們散了啊把唐僧拿出來碎劖碎剁把些大料煎了香噴噴的大家吃一塊兒也得個延年長壽。”又一個小妖拍著手道：“莫說莫說！還是蒸了吃的有味！”又一個說：“煮了吃還省柴。”又一個道：“他本是個稀奇之物還著些鹽兒醃醃吃得長久。”行者在那梁中聽見心中大怒道：“我師父與你有甚毒情這般算計吃他！”即將毫毛拔了一把口中嚼碎輕輕吹出暗念咒語都教變做瞌睡蟲兒往那眾妖臉上拋去。一個個鑽入鼻中小妖漸漸打盹不一時都睡倒了。只有那個老妖睡不穩他兩隻手揉頭搓臉不住的打涕噴捏鼻子。行者道：“莫是他曉得了？與他個雙捺燈！”

又拔一根毫毛依母兒做了拋在他臉上鑽於鼻孔內。兩個蟲兒一個從左進一個從右入。那老妖睮起來伸伸腰打兩個呵欠呼呼的也睡倒了。行者暗喜才跳下來現出本相。耳朵裡取出棒來幌一幌有鴨蛋粗細當的一聲把旁門打破跑至後園高叫："師父！"長老道："徒弟快來解解繩兒綁壞我了！"行者道："師父不要忙等我打殺妖精再來解你。"急抽身跑至中堂。正舉棍要打又滯住手道："不好！等解了師父來打。"複至園中又思量道："等打了來救。"如此者兩三番卻才跳跳舞舞的到園裡。長老見了悲中作喜道："猴兒想是看見我不曾傷命所以歡喜得沒是處故這等作跳舞也？"行者才至前將繩解了挽著師父就走又聽得對面樹上綁的人叫道：

"老爺舍大慈悲也救我一命！"長老立定身叫："悟空那個人也解他一解。"行者道："他是甚麼人？"長老道："他比我先拿進一日。他是個樵子說有母親年老甚是思想倒是個盡孝的一連他都救了罷。"

行者依言也解了繩索一同帶出後門睮上石崖過了陡澗。長老謝道："賢徒虧你教了他與我命！悟能悟淨都在何處？"行者道："他兩個都在那裡哭你哩你可叫他一聲。"長老果厲聲高叫道："八戒！八戒！"那呆子哭得昏頭昏腦的揩揩鼻涕眼淚道："沙和尚師父回家來顯魂哩！在那裡叫我們不是？"

行者上前喝了一聲道："夯貨！顯甚麼魂？這不是師父來了？"

那沙僧抬頭見了忙忙跪在面前道："師父你受了多少苦啊！

哥哥怎生救得你來也？"行者把上項事說了一遍。八戒聞言咬牙恨齒忍不住舉起鈀把那墳塚一頓築倒掘出那人頭一頓築得稀爛。唐僧道："你築他為何？"八戒道"師父啊不知他是那家的亡人教我朝著他哭！"長老道："虧他救了我命哩。你兄弟們打上他門嚷著要我想是拿他來搪塞不然啊就殺了我也。還把他埋一埋見我們出家人之意。"那呆子聽長老此言遂將一包稀爛骨肉埋下也劙起個墳墓。行者卻笑道："師父你請略坐坐等我剿除去來。"即又跳下石崖過澗入洞把那綁唐僧與樵子的繩索拿入中堂那老妖還睡著了即將他四馬攢蹄捆倒使金箍棒掬起來握在肩上徑出後門。豬八戒遠遠的望見道："哥哥好幹這握頭事！再尋一個兒趁頭挑著不好？"

行者到跟前放下八戒舉鈀就築。行者道："且住！洞裡還有小妖怪未拿哩。"八戒道："哥啊有便帶我進去打他。"行者道：

"打又費工夫了不若尋些柴教他斷根罷。"那樵子聞言即引八戒去東凹裡尋

了些破梢竹、敗葉松、空心柳、斷根藤、黃蒿、老荻、蘆葦、幹桑挑了若干送入後門裡。行者點上火八戒兩耳扇起風。那大聖將身跳上抖一抖收了瞌睡蟲的毫毛。那些小妖及醒來煙火齊著可憐！莫想有半個得命。連洞府燒得精空卻回見師父。師父聽見老妖方醒聲喚便叫：“徒弟妖精醒了。”八戒上前一鈀把老怪築死現出本相原來是個艾葉花皮豹子精。行者道：“花皮會吃老虎如今又會變人這頓打死才絕了後患也！”長老謝之不盡攀鞍上馬。那樵子道：

“老爺向西南去不遠就是捨下。請老爺到舍見見家母叩謝老爺活命之恩送老爺上路。”長老欣然遂不騎馬與樵子並四眾同行向西南迤逶前來不多路果見那：石徑重漫苔蘚柴門篷絡藤花。四面山光連接一林鳥雀喧嘩。密密松篁交翠紛紛異卉奇葩。地僻雲深之處竹籬茅舍人家。遠見一個老嫗倚著柴扉眼淚汪汪的兒天兒地的痛哭。這樵子看見是他母親丟了長老急忙忙先跑到柴扉前跪下叫道：“母親！兒來也！”老嫗一把抱住道：“兒啊！你這幾日不來家我只說是山主拿你去害了性命是我心疼難忍。你既不曾被害何以今日才來？你繩擔、柯斧俱在何處？”樵子叩頭道：“母親兒已被山主拿去綁在樹上實是難得性命幸虧這幾位老爺！這老爺是東土唐朝往西天取經的羅漢。那老爺倒也被山主拿去綁在樹上他那三位徒弟老爺神通廣大把山主一頓打死卻是個艾葉花皮豹子精；概眾小妖俱盡燒死卻將那老老爺解下救出連孩兒都解救出來此誠天高地厚之恩！不是他們孩兒也死無疑了。如今山上太平孩兒徹夜行走也無事矣。”那老嫗聽言一步一拜拜接長老四眾都入柴扉茅舍中坐下。娘兒兩個磕頭稱謝不盡慌慌忙忙的安排些素齋酬謝。八戒道：“樵哥我見你府上也寒薄只可將就一飯切莫費心大擺佈。”樵子道“不瞞老爺說我這山間實是寒薄沒甚麼香蕈、蘑菰、川椒、大料只是幾品野菜奉獻老爺權表寸心。”八戒笑道：“聒噪聒噪放快些兒就是我們肚中饑了。”樵子道：“就有！就有！”果然不多時展抹桌凳擺將上來果是幾盤野菜。但見那：嫩焯黃花菜酸虀白鼓丁。浮薔馬齒莧江薺雁腸英。燕子不來香且嫩芽兒拳小脆還青。爛煮馬藍頭白熝狗腳跡。貓耳朵野落蕈灰條熟爛能中吃；剪刀股牛塘利倒灌窩螺操帚薺。碎米薺萵菜薺幾品青香又滑膩。油炒烏英花菱科甚可誇；蒲根菜並茭兒菜四般近水實清華。看麥娘嬌且佳；破破納不穿他苦麻台下藩籬架。雀兒綿單猢猻腳跡油灼灼煎來隻好吃。斜蒿青蒿抱娘蒿燈娥兒飛上板蕎蕎。羊耳禿枸杞頭加上烏藍不用油。幾般野菜一餐飯樵子虔心為謝酬。

師徒們飽餐一頓收拾起程。那樵子不敢久留請母親出來再拜再謝。樵子只是磕頭取了一條棗木棍結束了衣裙出門相送。沙僧牽馬八戒挑擔行者緊隨左右長老在馬上拱手道：“樵哥煩先引路到大路上相別。”一齊登高下阪轉澗尋坡。長老在馬上思量道：“徒弟啊！自從別主來西域遞遞迢迢去路遙。水水山山災不脫妖妖怪怪命難逃。心心只為經三藏念念仍求上九霄。碌碌勞勞何日了幾時行滿轉唐朝！”樵子聞言道：“老爺切莫憂思。這條大路向西方不滿千里

就是天竺國極樂之鄉也。”長老聞言鄱身下馬道：“有勞遠涉。既是大路請樵哥回府多多拜上令堂老安人：適間厚擾盛齋貧僧無甚相謝只是早晚誦經保佑你母子平安百年長壽。”那樵子喏喏相辭複回本路師徒遂一直投西。正是：降怪解冤離苦厄受恩上路用心行。畢竟不知還有幾日得到西天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鳳仙郡冒天止雨 孫大聖勸善施霖

大道幽深如何消息說破鬼神驚駭。挾藏宇宙剖判玄光真樂世間無賽。靈鷲峰前寶珠拈出明映五般光彩。照乾坤上下群生知者壽同山海。卻說三藏師徒四眾別樵子下了隱霧山奔上大路。行經數日忽見一座城池相近三藏道：“悟空你看那前面城池可是天竺國麼？”行者搖手道：“不是！不是！如來處雖稱極樂卻沒有城池乃是一座大山山中有樓臺殿閣喚做靈山大雷音寺。就到了天竺國也不是如來住處天竺國還不知離靈山有多少路哩。那城想是天竺之外郡到前邊方知明白。”

不一時至城外三藏下馬入到三層門裡見那民事荒涼街衢冷落。又到市口之間見許多穿青衣者左右擺列有幾個冠帶者立於房檐之下。他四眾順街行走那些人更不遜避。豬八戒村愚把長嘴掬一掬叫道：“讓路！讓路！”那些人猛抬頭看見模樣一個個骨軟筋麻跌跌蹡蹡都道：“妖精來了！妖精來了！”唬得那簷下冠帶者戰兢兢躬身問道：“那方來者？”三藏恐他們闖禍一力當先對眾道：“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拜天竺國大雷音寺佛祖求經者。路過寶方一則不知地名二則未落人家才進城甚失回避望列公恕罪。那官人卻才施禮道：“此處乃天竺外郡地名鳳仙郡。連年乾旱郡侯差我等在此出榜招求法師祈雨救民也。”行者聞言道：“你的榜文何在？”眾官道：“榜文在此適間才打掃廊簷還未張掛。”行者道：“拿來我看看。”眾官即將榜文展開掛在簷下。行者四眾上前同看。榜上寫著：“大天竺國鳳仙郡郡侯上官。為榜聘明師招求**事。慈因郡土寬弘軍民殷實連年亢旱累歲幹荒民田菑而軍地薄河道淺而溝澮空。井中無水泉底無津。富室聊以全生窮民難以活命。鬥粟百金之價束薪五兩之資。十歲女易米三升五歲男隨人帶去。城中懼法典衣當物以存身；鄉下欺公打劫吃人而顧命。為此出給榜文仰望十方賢哲禱雨救民恩當重報。願以千金奉謝決不虛言。須至榜者。”行者看罷對眾官道：“郡侯上官何也？”眾官道：“上官乃是姓此我郡侯之姓也。”行者笑道：“此姓卻少。”八戒道：“哥哥不曾讀書百家姓後有一句上官歐陽。”三藏道：“徒弟們且休閒講。那個會求雨與他求一場甘雨以濟民瘼此乃萬善之事；如不會就行莫誤了走路。”行者道：“祈雨有甚難事！我老孫翻江攪海換鬥移星踢天弄井吐霧噴雲擔山趕月喚雨呼風那一件兒不是幼年耍子的勾當！何為稀罕！”

眾官聽說著兩個急去郡中報導：“老爺萬千之喜至也！”

那郡侯正焚香默祝聽得報聲喜至即問：“何喜？”那官道：“今日領榜方至市口張掛即有四個和尚稱是東土大唐差往天竺國大雷音拜佛求經者見榜即道能祈甘雨特來報知。”那郡侯即整衣步行不用轎馬多人徑至市口以禮敦請。忽有人報導：“郡侯老爺來了。”眾人閃過那郡侯一見唐僧不怕他徒弟醜惡當街心倒身下拜道：“下官乃鳳仙郡郡侯上官氏熏沐拜請老師祈雨救民。望師大舍慈悲運神功拔濟拔濟！”三藏答禮道：“此間不是講話處待貧僧到那寺觀卻好行事。”郡侯道：“老師同到小衙自有潔淨之處”師徒們遂牽馬挑擔徑至府中一一相見。郡侯即命看茶擺齋。少頃齋至那八戒放量吞餐如同餓虎唬得那些捧盤的心驚膽戰一往一來添湯添飯就如走馬燈兒一般剛剛供上直吃得飽滿方休。齋畢唐僧謝了齋卻問：“郡侯大人貴處乾旱幾時了？”郡侯道：“敝地大邦天竺國鳳仙外郡吾司牧。一連三載遇幹荒草子不生絕五穀。大小人家買賣難十門九戶俱啼哭。三停餓死二停人一停還似風中燭。下官出榜遍求賢幸遇真僧來我國。若施寸雨濟黎民願奉千金酬厚德！”行者聽說滿面喜生呵呵的笑道：

“莫說！莫說！若說千金為謝半點甘雨全無。但論積功累德老孫送你一場大雨。”那郡侯原來十分清正賢良愛民心重即請行者上坐低頭下拜道：“老師果舍慈悲下官必不敢悖德。”

行者道：“且莫講話請起。但煩你好生看著我師父等老孫行事。”沙僧道：“哥哥怎麼行事？”行者道：“你和八戒過來就在他這堂下隨著我做個羽翼等老孫喚龍來行雨。”八戒、沙僧謹依使令三個人都在堂下郡侯焚香禮拜三藏坐著念經。

行者念動真言誦動咒語即時見正東上一朵烏雲漸漸落至堂前乃是東海老龍王敖廣。那敖廣收了雲腳化作人形走向前對行者躬身施禮道：“大聖喚小龍來那方使用？”行者道：“請起累你遠來別無甚事。此間乃鳳仙郡連年乾旱問你如何不來下雨？”老龍道：“啟上大聖得知我雖能行雨乃上天遣用之輩。上天不差豈敢擅自來此行雨？”行者道：“我因路過此方見久旱民苦特著你來此施雨救濟如何推託？”龍王道：“豈敢推託？但大聖念真言呼喚不敢不來。一則未奉上天禦旨二則未曾帶得行雨神將怎麼動得雨部？大聖既有拔濟之心容小龍回海點兵煩大聖到天宮奏准請一道降雨的聖旨請水官放出龍來我卻好照旨意數目下雨。”行者見他說出理來只得放老龍回海。他即跳出罡鬥對唐僧備言龍王之事唐僧道：“既然如此你去為之切莫打誑語。”行者即吩咐八戒沙僧：“保著師父我上天宮去也。”好大聖說聲去寂然不見。那郡侯膽戰心驚道：“孫老爺那裡去了？”八戒笑道：“駕雲上天去了。”郡侯十分恭敬傳出飛報教滿城大街小巷不拘公卿士庶軍民人等家家供養龍王牌位門設清水缸缸插楊柳枝侍奉香火拜天不題。

卻說行者一路筋斗雲徑到西天門外早見護國天王引天丁力士上前迎接道：“大聖取經之事完乎？”行者道：“也差不遠矣。今行至天竺國界有一外郡名鳳仙郡。彼處三年不雨民甚艱苦老孫欲祈雨拯救呼得龍王到彼他言無旨不敢私自為之特來朝見玉帝請旨。”天王道：“那壁廂敢是不該下雨哩。我向時聞得說那郡侯撒潑冒犯天地上帝見罪立有米山、面山、黃金大鎖直等此三事倒斷才該下雨。”行者不知此意是何要見玉帝。天王不敢攔阻讓他進去徑至通明殿外又見四大天師迎道：“大聖到此何干？”行者道：“因保唐僧路至天竺國界鳳仙郡無雨郡侯召師祈雨。老孫呼得龍王意命降雨他說未奉玉帝旨意不敢擅行特來求旨以蘇民困。”四大天師道：“那方不該下雨。”行者笑道：“該與不該煩為引奏引奏看老孫的人情何如。”葛仙翁道：“俗語雲蒼蠅包網兒好大面皮！”許旌陽道：“不要亂談且只帶他進去。”邱洪濟、張道陵與葛、許四真人引至靈霄殿下啟奏道：“萬歲有孫悟空路至天竺國鳳仙郡欲與求雨特來請旨。”玉帝道：“那廝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朕出行監觀萬天浮游三界駕至他方見那上官正不仁將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穢言造有冒犯之罪朕即立以三事在於披香殿內。汝等引孫悟空去看若三事倒斷即降旨與他；如不倒斷且休管閒事。”四天師即引行者至披香殿裡看時見有一座米山約有十丈高下；一座面山約有二十丈高下。米山邊有一隻拳大之雞在那裡緊一嘴慢一嘴嗛那米吃。面山邊有一隻金毛哈巴狗兒在那裡長一舌短一舌餂那面吃。左邊懸一座鐵架子架上掛一把金鎖約有一尺三四寸長短鎖梃有指頭粗細下麵有一盞明燈燈焰兒燎著那鎖梃。行者不知其意回頭問天師曰：“此何意也？”天師道：“那廝觸犯了上天玉帝立此三事直等雞嗛了米盡狗餂得面盡燈焰燎斷鎖梃那方才該下雨哩。”行者聞言大驚失色再不敢啟奏走出殿滿面含羞。四大天師笑道：“大聖不必煩惱這事只宜作善可解。若有一念善慈驚動上天那米、面山即時就倒鎖梃即時就斷。你去勸他歸善福自來矣。”行者依言不上靈霄辭玉帝徑來下界複凡夫。須臾到西天門又見護國天王天王道：“請旨如何？”行者將米山、面山、金鎖之事說了一遍道：“果依你言不肯傳旨。適間天師送我教勸那廝歸善即福原也。”遂相別降雲下界。

全文字版小說閱讀更新更快盡在支持文學支持!那郡侯同三藏、八戒、沙僧、大小官員人等接著都簇簇攢攢來問。行者將郡侯喝了一聲道：“只因你這斯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冒犯了天地致令黎民有難如今不肯降雨！”郡侯慌得跪伏在地道：“老師如何得知三年前事？”行者道：“你把那齋天的素供怎麼推倒喂狗？可實實說來！”那郡侯不敢隱瞞道：

“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獻供齋天在於本衙之內因妻不賢惡言相鬥一時怒無知推倒供桌潑了素饌果是喚狗來吃了。這兩年憶念在心神思恍惚無處可以解釋不知上天見罪遺害黎民。今遇老師降臨萬望明示上界怎麼樣計較。”

行者道：“那一日正是玉皇下界之日見你將齋供喂狗又口出穢言玉帝即立三事記汝。”八戒問道：“哥是那三事？”行者道：“披香殿立一座米山約有十丈高下；一座面山約有二十丈高下。米山邊有拳大的一隻小雞在那裡緊一嘴慢一嘴的嗛那米吃；面山邊有一個金毛哈巴狗兒在那裡長一舌短一舌的餂那面吃。左邊又一座鐵架子架上掛一把黃金大鎖鎖梃兒有指頭粗細下麵有一盞明燈燈焰兒燎著那鎖梃。直等那雞嗛米盡狗餂面盡燈燎斷鎖梃他這裡方才該下雨哩。”

八戒笑道：“不打緊！不打緊！哥肯帶我去變出法身來一頓把他的米麵都吃了鎖梃弄斷了管取下雨。”行者道：“呆子莫胡說！此乃上天所設之計你怎麼得見？”三藏道：“似這等說怎生是好？”行者道：“不難！不難！我臨行時四天師曾對我言但只作善可解。”那郡侯拜伏在地哀告道：“但憑老師指教下官一一皈依也。”行者道：“你若回心向善趁早兒念佛看經我還替你作為；汝若仍前不改我亦不能解釋不久天即誅之性命不能保矣。”那郡侯磕頭禮拜誓願皈依。當時召請本處僧道啟建道場各各寫文書申奏三天。郡侯領眾拈香瞻拜答天謝地引罪自責三藏也與他念經。一壁廂又出飛報教城裡城外大家小戶不論男女人等都要燒香念佛。自此時一片善聲盈耳。行者卻才歡喜對八戒沙僧道：“你兩個好生護持師父等老孫再與他去去來。”八戒道：“哥哥又往那裡去？”行者道：“這郡侯聽信老孫之言果然受教恭敬善慈誠心念佛我這去再奏玉帝求些雨來。”沙僧道：“哥哥既要去不必遲疑且耽擱我們行路必求雨一壇庶成我們之正果也。”

好大聖又縱雲頭直至天門外還遇著護國天王。天王道：“你今又來做甚？”行者道：“那郡侯已歸善矣。”天王亦喜。

正說處早見直符使者捧定了道家文書僧家關牒到天門外傳遞。那符使見了行者施禮道：“此意乃大聖勸善之功。”行者道：“你將此文牒送去何處？”符使道：“直送至通明殿上與天師傳遞到玉皇大天尊前。”行者道：“如此你先行我當隨後而去。”那符使入天門去了。”護國天王道：“大聖不消見玉帝了。

你只往九天應元府下借點雷神逕自聲雷掣電還他就有雨下也。”真個行者依言入天門裡不上靈霄殿求請旨意轉雲步徑往九天應元府見那雷門使者、糾錄典者、廉訪典者都來迎著施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要見天尊。”三使者即為傳奏天尊隨下九鳳丹霞之扆整衣出迎。相見禮畢行者道：“有一事特來奉求。”天尊道：“何事？”行者道：“我因保唐僧至鳳仙郡見那乾旱之甚已許他求雨特來告借貴部官將到彼聲雷。”天尊道：“我知那郡侯

冒犯上天立有三事不知可該下雨哩。”行者笑道：“我昨日已見玉帝請旨。玉帝著天師引我去披香殿看那三事乃是米山、面山、金鎖只要三事倒斷方該下雨。我愁難得倒斷天師教我勸化郡侯等眾作善以為人有善念天必從之庶幾可以回天心解災難也。今已善念頓生善聲盈耳。適間直符使者已將改行從善的文牒奏上玉帝去了老孫因特造尊府告借雷部官將相助相助。”天尊道：“既如此差鄧辛張陶帥領閃電娘子即隨大聖下降鳳仙郡聲雷。”

那四將同大聖不多時至於鳳仙境界即於半空中作起法來。只聽得呼魯魯的雷聲又見那淅瀝瀝的閃電真個是：電掣紫金蛇雷轟群蟄哄。熒煌飛火光霹靂崩山洞。列缺滿天明震驚連地縱。紅銷一閃萌芽萬里江山都撼動。那鳳仙郡城裡城外大小官員軍民人等整三年不曾聽見雷電今日見有雷聲霍閃一齊跪下頭頂著香爐有的手拈著柳枝都念：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這一聲善念果然驚動上天正是那古詩雲：“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

且不說孫大聖指揮雷將掣電轟雷於鳳仙郡人人歸善。

卻說那上界直符使者將僧道兩家的文牒送至通明殿四天師傳奏靈霄殿。玉帝見了道：“那廝們既有善念看三事如何。”

正說處忽有披香殿看管的將官報導：“所立米、面山俱倒了霎時間米麵皆無鎖梃亦斷。”奏未畢又有當駕天官引鳳仙郡土地、城隍、社令等神齊來拜奏道：“本郡郡主並滿城大小黎庶之家無一家一人不皈依善果禮佛敬天。今啟垂慈普降甘雨救濟黎民。”玉帝聞言大喜即傳旨：“著風部、雲部、雨部各遵號令去下方按鳳仙郡界即於今日今時聲雷布雲降雨三尺零四十二點。”時有四大天師奉旨傳與各部隨時下界各逞神威一齊振作。

行者正與鄧辛張陶令閃電娘子在空中調弄只見眾神都到合會一天。那其間風雲際會甘雨滂沱好雨：漠漠濃雲濛濛黑霧。雷車轟轟閃電灼灼。滾滾狂風淙淙驟雨。所謂一念回天萬民滿望。全虧大聖施元運萬里江山處處陰。好雨傾河倒海蔽野迷空。簷前垂瀑布窗外響玲瓏。萬戶千門人念佛六街三市水流洪。東西河道條條滿南北溪灣處處通。槁苗得潤枯木回生。田疇麻麥盛村堡豆糧升。客旅喜通販賣農夫愛爾耘耕。從今黍稷多條暢自然稼穡得豐登。風調雨順民安樂海晏河清享太平。一日雨下足了三尺零四十二點眾神祇漸漸收回。孫大聖厲聲高叫道：“那四部眾神且暫停雲從待老孫去叫郡侯拜謝列位。列位可撥開雲霧各現真身與這凡夫親眼看看他才信心供奉也。”眾神聽說只得都停在空中。這行者按落雲頭徑至郡裡早見三藏、八戒、沙僧都來迎接那郡侯一步一拜來

謝。行者道：“且慢謝我我已留住四部神祇你可傳召多人同此拜謝。教他向後好來降雨。”郡侯隨傳飛報召眾同酬都一個個拈香朝拜只見那四部神祇開明雲霧各現真身。四部者乃雨部、雷部、雲部、風部只見那龍王顯象雷將舒身。雲童出現風伯垂真。龍王顯象銀須蒼貌世無雙。雷將舒身鉤嘴威顏誠莫比。雲童出現誰如玉面金冠；

風伯垂真曾似燥眉環眼。齊齊顯露青霄上各各挨排觀聖儀。

鳳仙郡界人才信頂禮拈香惡性回。今日仰朝天上將洗心向善盡皈依。眾神祇寧待了一個時辰人民拜之不已。孫行者又起在雲端對眾作禮道：“有勞！有勞！請列位各歸本部。老孫還教郡界中人家供養高真遇時節醮謝。列位從此後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還來拯救拯救。”眾神依言各各轉部不題。

卻說大聖墜落雲頭與三藏道：“事畢民安可收拾走路矣。”那郡侯聞言急忙行禮道：“孫老爺說那裡話！今此一場乃無量無邊之恩德。下官這裡差人辦備小宴奉答厚恩。仍買治民間田地與老爺起建寺院立老爺生祠勒碑刻名四時享祀。雖刻骨鏤心難報萬一怎麼就說走路的話！”三藏道：“大人之言雖當但我等乃西方掛搭行腳之僧不敢久住。一二日間定走無疑。”那郡侯那裡肯放連夜差多人治辦酒席起蓋祠宇。

次日大開佳宴請唐僧高坐孫大聖與八戒沙僧列坐郡侯同本郡大小官員部臣把杯獻饌細吹細打款待了一日。這場果是欣然有詩為證：田疇久旱逢甘雨河道經商處處通。深感神僧來郡界多蒙大聖上天宮。解除三事從前惡一念皈依善果弘。此後願如堯舜世五風十雨萬年豐。

一日筵二日宴今日酬明日謝扳留將有半月只等寺院生祠完備。一日郡侯請四眾往觀唐僧驚訝道：“工程浩大何成之如此耶？”郡侯道：“下官催趲人工晝夜不息急急命完特請列位老爺看看。”行者笑道：“果是賢才能幹的好賢侯也！”即時都到新寺見那殿閣巍峨山門壯麗俱稱讚不已。行者請師父留一寺名三藏道：“有留名當喚做甘霖普濟寺。”郡侯稱道：“甚好！甚好！”用金貼廣招僧眾侍奉香火。殿左邊立起四眾生祠每年四時祭祀；又起蓋雷神、龍神等廟以答神功。看畢即命趲行。那一郡人民知久留不住各備贐儀分文不受。因此合郡官員人等盛張鼓樂大展旌幢送有三十裡遠近猶不忍別遂掩淚目送直至望不見方回。這正是：碩德神僧留普濟齊天大聖廣施恩。畢竟不知此去還有幾日方見如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禪到玉華施法會 心猿木母授門人

話說唐僧喜喜歡歡別了郡侯在馬上向行者道：“賢徒這一場善果真勝似比丘國搭救兒童皆爾之功也。”沙僧道：“比丘國只救得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怎似這場大雨滂沱浸潤活彀者萬萬千千性命！弟子也暗自稱讚大師兄的法力通天慈恩蓋地也。”八戒笑道：“哥的恩也有善也有卻只是外施仁義內包禍心。但與老豬走就要作踐人。”行者道：“我在那裡作踐你？”八戒道：“也彀了！也彀了！常照顧我捆照顧我吊照顧我煮照顧我蒸！今在鳳仙郡施了恩惠與萬萬之人就該住上半年帶挈我吃幾頓自在飽飯卻只管催趲行路！”長老聞言喝道：“這個呆子怎麼只思量擄嘴！快走路再莫鬥口！”

八戒不敢言掬掬嘴挑著行囊打著哈哈師徒們奔上大路。

此時光景如梭又值深秋之候但見：水痕收山骨瘦。紅葉紛飛黃花時候。霜晴覺夜長月白穿窗透。家家煙火夕陽多處處湖光寒水溜。白蘋香紅蓼茂。桔綠橙黃柳衰穀秀。荒村雁落碎蘆花野店雞聲收菽豆。四眾行彀多時又見城垣影影長老舉鞭遙指叫：“悟空你看那裡又有一座城池卻不知是甚去處。”行者道：“你我俱未曾到何以知之？且行至邊前問人。”

說不了忽見樹叢裡走出一個老者手持竹杖身著輕衣足踏一對棕鞋腰束一條扁帶慌得唐僧滾鞍下馬上前道個問訊。

那老者扶杖還禮道：“長老那方來的？”唐僧合掌道：“貧僧東土唐朝差往雷音拜佛求經者今至寶方遙望城垣不知是甚去處特問老施主指教。”那老者聞言口稱：“有道禪師我這敝處乃天竺國下郡地名玉華縣。縣中城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封為玉華王。此王甚賢專敬僧道重愛黎民。老禪師若去相見必有重敬。”三藏謝了那老者徑穿樹林而去。

三藏才轉身對徒弟備言前事。他三人欣喜扶師父上馬。

三藏道：“沒多路不須乘馬。”四眾遂步至城邊街道觀看。原來那關廂人家做買做賣的人煙湊集生意亦甚茂盛。觀其聲音相貌與中華無異。三藏吩咐：“徒弟們謹慎切不可放肆。那八戒低了頭沙僧掩著臉惟孫行者攙著師父。兩邊人都來爭看齊聲叫道：“我這裡只有降龍伏虎的高僧不曾見降豬伏猴的和尚。”八戒忍不住把嘴一掬道：“你們可曾看見降豬王的和尚。”唬得滿街上人跌跌瞝瞝都往兩邊閃過。行者笑道：“呆子快藏了嘴莫裝扮仔細腳下過橋。”那呆子低著頭只是笑。過了吊橋入城門內又見那大街上酒樓歌館熱鬧繁華果然是神州都邑。有詩為證詩曰：錦城鐵甕萬年堅臨水依山色色鮮。百貨通湖船入市千家沽酒店垂簾。樓臺處處人煙廣巷陌朝朝客賈喧。不亞長安風景好雞鳴犬吠亦般般。三藏心中暗喜道：“人言西域諸番更不曾到此。細觀此景與

我大唐何異！所為極樂世界誠此之謂也。”又聽得人說白米四錢一石麻油八厘一斤真是五穀豐登之處。行彀多時方到玉華王府府門左右有長史府、審理廳、典膳所、待客館。三藏道：“徒弟此間是府等我進去朝王驗牒而行。”八戒道：“師父進去我們可好在衙門前站立？”三藏道：“你不看這門上是待客館三字！你們都去那裡坐下看有草料買些喂馬。我見了王倘或賜齋便來喚你等同享。”行者道：“師父放心前去老孫自當理會。”那沙僧把行李挑至館中。館中有看館的人役見他們面貌醜陋也不敢問他也不敢教他出去只得讓他坐下不題。

卻說老師父換了衣帽拿了關文徑至王府前早見引禮官迎著問道：“長老何來？”三藏道：“東土大唐差來大雷音拜佛祖求經之僧今到貴地欲倒換關文特來朝參千歲。”引禮官即為傳奏那王子果然賢達即傳旨召進。三藏至殿下施禮王子即請上殿賜坐。三藏將關文獻上王子看了又見有各國印信手押也就欣然將寶印了押了花字收折在案。問道：“國師長老自你那大唐至此曆遍諸邦共有幾多路程？”三藏道：

“貧僧也未記程途。但先年蒙觀音菩薩在我王御前顯身曾留了頌子言西方十萬八千里。貧僧在路已經過一十四遍寒暑矣。”王子笑道：“十四遍寒暑即十四年了。想是途中有甚耽擱。”三藏道：“一言難盡！萬蟄千魔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才到得寶方！”那王子十分歡喜。即著典膳官備素齋管待。三藏：

“啟上殿下貧僧有三個小徒在外等候不敢領齋但恐遲誤行程。”王子教：“當殿官快去請長老三位徒弟進府同齋。”當殿官隨出外相請都道：“未曾見未曾見。”有跟隨的人道：“待客館中坐著三個醜貌和尚想必是也。”當殿官同眾至館中即問看館的道：“那個是大唐取經僧的高徒？我主有旨請吃齋也。”八戒正坐打盹聽見一個齋字忍不住跳起身來答道：“我們是！我們是！”當殿官一見了魂飛魄喪都戰戰的道：“是個豬魈！豬魈！”行者聽見一把扯住八戒道：“兄弟放斯文些莫撒村野。”那眾官見了行者又道：“是個猴精！猴精！”沙僧拱手道：“列位休得驚恐。我三人都是唐僧的徒弟。”眾官見了又道：“灶君！灶君！”孫行者即教八戒牽馬沙僧挑擔同眾入玉華王府。當殿官先入啟知那王子舉目見那等醜惡卻也心中害怕。三藏合掌道：“千歲放心頑徒雖是貌醜卻都心良。”八戒朝上唱個喏道：“貧僧問訊了。”王子愈覺心驚。三藏道：“頑徒都是山野中收來的不會行禮萬望赦罪。”王子奈著驚恐教典膳官請眾僧官去暴紗亭吃齋三藏謝了恩辭王下殿同至亭內埋怨八戒道：“你這夯貨全不知一毫禮體！索性不開口便也罷了怎麼那般粗魯！一句話足足沖倒泰山！”行者笑道：“還是我不唱喏的好也省些力氣。”沙僧道：“他唱喏又不等齊預先就抒著個嘴吆喝。”八戒道：“活淘氣！活淘氣！師父前日教我見人打個問訊兒是禮。今日打問訊又說不好教我怎的幹麼！”三藏道：“我

教你見了人打個問訊不曾教你見王子就此歪纏！常言道物有幾等物人有幾等人如何不分個貴賤？”正說處見那典膳官帶領人役調開桌椅擺上齋來師徒們卻不言語各各吃齋。

卻說那王子退殿進宮宮中有三個小王子見他面容改色即問道：“父王今日為何有此驚恐？”王子道：“适才有東土大唐差來拜佛取經的一個和尚倒換關文卻一表非凡。我留他吃齋他說有徒弟在府前我即命請。少時進來見我不行大禮打個問訊我已不快。及抬頭看時一個個醜似妖魔心中不覺驚駭故此面容改色。”原來那三個小王子比眾不同一個個好武好強便就伸拳擄袖道：“莫敢是那山裡走來的妖精假裝人象待我們拿兵器出去看來！”好王子大的個拿一條齊眉棍第二個輪一把九齒鈀第三個使一根烏油黑棒子雄糾糾、氣昂昂的走出王府吆喝道：“甚麼取經的和尚！在那裡？”時有典膳官員人等跪下道：“小王他們在這暴紗亭吃齋哩。”小王子不分好歹闖將進去喝道：“汝等是人是怪快早說來饒你性命！”唬得三藏面容失色丟下飯碗躬著身道：“貧僧乃唐朝來取經者人也非怪也。”小王子道：“你便還象個人那三個醜的斷然是怪！”八戒只管吃飯不睬。沙僧與行者欠身道：“我等俱是人面雖醜而心良身雖夯而性善。汝三個卻是何來卻這樣海口輕狂？”旁有典膳等官道：“三位是我王之子小殿下。”

八戒丟了碗道：“小殿下各拿兵器怎麼？莫是要與我們打哩？”

二王子掣開步雙手舞鈀便要打八戒。八戒嘻嘻笑道：“你那鈀只好與我這鈀做孫子罷了！”即揭衣腰間取出鈀來幌一幌金光萬道丟瞭解數有瑞氣千條把個王子唬得手軟筋麻不敢舞弄。行者見大的個使一條齊眉棍跳阿跳的即耳朵裡取出金箍棒來幌一幌碗來粗細有丈二三長短著地下一搗搗了有三尺深淺豎在那裡笑道：“我把這棍子送你罷！”

那王子聽言即丟了自己棍去取那棒雙手盡氣力一拔莫想得動分毫再又端一端搖一搖就如生根一般。第三個撒起莽性使烏油杆棒來打被沙僧一手劈開取出降妖寶杖拈一拈豔豔光生紛紛霞亮唬得那典膳等官一個個呆呆掙掙口不能言。三個小王子一齊下拜道：“神師！神師！我等凡人不識萬望施展一番我等好拜授也。”行者走近前輕輕的把棒拿將起來道：“這裡窄狹不好展手等我跳在空中耍一路兒你們看看。”好大聖呼哨一聲將筋斗一縱兩隻腳踏著五色祥雲起在半空離地約有三百步高下把金箍棒丟開個撒花蓋頂黃龍轉身一上一下左旋右轉。起初時人與棒似錦上添花次後來不見人只見一天棒滾。八戒在底下喝聲采也忍不住手腳厲聲喊道：“等老豬也去耍耍來！”好呆子駕起風頭也到半空丟開鈀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前七後八滿身解數隻聽得呼呼風響。正使到熱鬧處沙僧對長老道：“師父也等老沙去操演操演。”好和尚雙著腳一跳輪著杖也起在空

中只見那銳氣氤氳金光縹緲雙手使降妖杖丟一個丹鳳朝陽餓虎撲食緊迎慢擋捷轉忙攛。弟兄三個即展神通都在那半空中一齊揚威耀武。這才是：真禪景象不凡同大道緣由滿太空。金木施威盈法界刀圭輾轉合圓通。神兵精銳隨時顯丹器花生到處崇。天竺雖高還戒性玉華王子總歸中。唬得那三個小王子跪在塵埃。暴紗亭大小人員並王府裡老王子滿城中軍民男女僧尼道俗一應人等家家念佛磕頭戶戶拈香禮拜。果然是：見象歸真度眾僧人間作福享清平。從今果正菩提路盡是參禪拜佛人。他三個各逞雄才使了一路按下祥雲把兵器收了到唐僧面前問訊謝了師恩各各坐下不題。

那三個小王子急回宮裡告奏老王道：“父王萬千之喜！今有莫大之功也！适才可曾看見半空中舞弄麼？”老王道：“我才見半空霞彩就于宮院內同你母親等眾焚香啟拜更不知是那裡神仙降聚也。”小王子道：“不是那裡神仙就是那取經僧三個醜徒弟。一個使金箍鐵棒一個使九齒釘鈀一個使降妖寶杖把我三個的兵器比的通沒有分毫。我們教他使一路他嫌地上窄狹不好支吾等我起在空中使一路你看。他就各駕雲頭滿空中祥雲縹緲瑞氣氤氳。才然落下都坐在暴紗亭裡。

做兒的十分歡喜欲要拜他為師學他手段保護我邦此誠莫大之功！不知父王以為何如？”老王聞言信心從願。

當時父子四人不擺駕不張蓋步行到暴紗亭。他四眾收拾行李欲進府謝齋辭王起行偶見玉華王父子上亭來倒身下拜慌得長老舒身撲地還禮行者等閃過旁邊微微冷笑。

眾拜畢請四眾進府堂上坐。四眾欣然而入老王起身道：“唐老師父孤有一事奉求不知三位高徒可能容否？”三藏道：

“但憑千歲吩咐小徒不敢不從。”老王道：“孤先見列位時只以為唐朝遠來行腳僧其實肉眼凡胎多致輕褻。適見孫師、豬師、沙師起舞在空方知是仙是佛。孤三個犬子一生好弄武藝今謹虔心欲拜為門徒學些武藝。萬望老師開天地之心普運慈舟傳度小兒必以傾城之資奉謝。”行者聞言忍不住呵呵笑道：“你這殿下好不會事！我等出家人巴不得要傳幾個徒弟。你令郎既有從善之心切不可說起分毫之利但只以情相處足為愛也。”王子聽言十分歡喜隨命大排筵宴就於本府正堂擺列。噫！一聲旨意即刻俱完。但見那：結彩飄飄香煙馥鬱。戲金桌子掛絞綃幌人眼目；彩漆椅兒鋪錦繡添座風光。樹果新鮮茶湯香噴。三五道閑食清甜一兩餐饅頭豐潔。蒸酥蜜煎更奇哉油箚糖澆真美矣。有幾瓶香糯素酒斟出來賽過瓊漿；獻幾番陽羨仙茶捧到手香欺丹桂。般般品品皆齊備色色行行盡出奇。一壁廂叫承應的歌舞吹彈撮弄演戲。他師徒們並王父子盡樂一日。不

覺天晚散了酒席又叫即於暴紗亭鋪設床幃請師安宿待明早竭誠焚香再拜求傳武藝。眾皆聽從即備香湯請師沐浴眾卻歸寢。此時那：

眾鳥高棲萬籟沉詩人下榻罷哦吟。銀河光顯天彌亮野徑荒涼草更深。砧杵叮咚敲別院關山杳窕動鄉心。寒蛩聲朗知人意嚦嚦床頭破夢魂。

一宵晚景題過明早那老王父子又來相見這長老。昨日相見還是王禮今日就行師禮。那三個小王子對行者、八戒、沙僧當面叩頭拜問道：“尊師之兵器還借出與弟子們看看。”

八戒聞言欣然取出釘鈀拋在地下。沙僧將寶杖拋出倚在牆邊。二王子與三王子跳起去便拿就如蜻蜓撼石柱一個個掙得紅頭赤臉莫想拿動半分毫。大王子見了叫道：“兄弟莫費力了。師父的兵器俱是神兵不知有多少重哩！”八戒笑道：

“我的鈀也沒多重只有一藏之數連柄五千零四十八斤。”三王子問沙僧道：“師父寶杖多重？”沙僧笑道：“也是五千零四十八斤。”大王子求行者的金箍棒看。行者去耳朵裡取出一個針兒來迎風幌一幌就有碗來粗細直直的豎立面前。那王父子都皆悚懼眾官員個個心驚。三個小王子禮拜道：“豬師、沙師之兵俱隨身帶在衣下即可取之。孫師為何自耳中取出？見風即長何也？”行者笑道：“你不知我這棒不是凡間等閒可有者。這棒是：鴻蒙初判陶鎔鐵大禹神人親所設。湖海江河淺共深曾將此棒知之切。開山治水太平時流落東洋鎮海闕。日久年深放彩霞能消能長能光潔。老孫有分取將來變化無方隨口訣。要大彌於宇宙間要小卻似針兒節。棒名如意號金箍天上人間稱一絕。重該一萬三千五百斤或粗或細能生滅。也曾助我鬧天宮也曾隨我攻地闕。伏虎降龍處處通煉魔蕩怪方方徹。舉頭一指太陽昏天地鬼神皆膽怯。混沌仙傳到至今原來不是凡間鐵。”那王子聽言個個頂禮不盡。三個向前重重拜禮虔心求授行者道：“你三人不知學那般武藝。”王子道：

“願使棍的就學棍慣使鈀的就學鈀愛用杖的就學杖。”行者笑道：“教便也容易只是你等無力量使不得我們的兵器恐學之不精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古人雲教訓不嚴師之惰學問無成子之罪。汝等既有誠心可去焚香來拜了天地我先傳你些神力然後可授武藝。”三個小王子聞言滿心歡喜即便親抬香案沐手焚香朝天禮拜。拜畢請師傳法行者轉下身來對唐僧行禮道：“告尊師恕弟子之罪。自當年在兩界山蒙師父大德救脫弟子秉教沙門一向西來雖不曾重報師恩卻也曾渡水登山竭盡心力。今來佛國之鄉幸遇賢王三子投拜我等欲學武藝。彼既為我等之徒弟即為我師之徒孫也。謹稟過我師庶好傳授。”三藏十分大喜。八戒、沙僧見行者行禮也那轉身朝三藏磕頭道：“師父我等愚魯拙口鈍腮不會說話望師

父高坐法位也讓我兩個各招個徒弟耍耍也是西方路上之憶念。”三藏俱欣然允之。

行者才教三個王子就于暴紗亭後靜室之間畫了罡鬥教三人都俯伏在內一個個瞑目寧神。這裡卻暗暗念動真言誦動咒語將仙氣吹入他三人心腹之中把元神收歸本舍傳與口訣各授得萬千之膂力運添了火候卻象個脫胎換骨之法。運遍了子午周天那三個小王子方才蘇醒一齊爬將起來抹抹臉精神抖擻一個個骨壯筋強：大王子就拿得金箍棒二王子就輪得九齒鈀三王子就舉得降妖杖。老王見了歡喜不勝又排素宴啟謝他師徒四眾。就在筵前各傳各授：學棍的演棍學鈀的演鈀學杖的演杖。雖然打幾個轉身丟幾般解數終是有些著力走一路便喘氣噓噓不能耐久；蓋他那兵器都有變化其進退攻揚隨消隨長皆有變化自然之妙此等終是凡夫豈能以遽及也？當日散了筵宴。

次日三個王子又來稱謝道：“感蒙神師授賜了膂力縱然輪得師的神器只是轉換艱難。意欲命工匠依師神器式樣減削斤兩打造一般未知師父肯容否？”八戒道：“好！好！好！說得像話。我們的器械一則你們使不得二則我們要護法降魔正該另造另造。”王子又隨宣召鐵匠買辦鋼鐵萬斤就於王府內前院搭廠支爐鑄造。先一日將鋼鐵煉熟次日請行者三人將金箍棒、九齒鈀、降妖杖都取出放在篷廠之間看樣造作遂此晝夜不收。

噫！這兵器原是他們隨身之寶一刻不可離者各藏在身自有許多光彩護體。今放在廠院中幾日那霞光有萬道沖天瑞氣有千般罩地。其夜有一妖精離城只有七十裡遠近山喚豹頭山洞喚虎口洞夜坐之間忽見霞光瑞氣即駕雲頭而看。原是州城之光彩他按下雲來近前觀看乃是這三般兵器放光。妖精又喜又愛道：“好寶貝！好寶貝！這是甚人用的今放在此？也是我的緣法拿了去呀！拿了去呀！”他愛心一動弄起威風將三般兵器一股收之徑轉本洞。正是那：道不須臾離可離非道也。神兵盡落空枉費參修者。畢竟不知怎生尋得這兵器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黃獅精虛設釘鈀宴 金木土計鬧豹頭山

卻說那院中幾個鐵匠因連日辛苦夜間俱自睡了。及天明起來打造篷下不見了三般兵器一個個呆掙神驚四下尋找。只見那三個王子出宮來看那鐵匠一齊磕頭道：“小主啊神師的三般兵器都不知那裡去了！”小王子聽言心驚膽戰道：“想是師父今夜收拾去了。”急奔暴紗亭看時見白馬尚在廊下忍不住叫道：“師父還睡哩！”沙僧道：“起來了。”即將房門開了讓王子進裡看時不見兵器慌慌張張問道：“師父的兵器都收來了？”行者跳起道：“不曾收啊！”王子道：“三般兵器今夜都不見了。”八戒連忙爬起道：“我的鈀在麼？”小王

道：

“适才我等出來只見眾人前後找尋不見弟子恐是師父收了卻才來問。老師的寶貝俱是能長能消想必藏在身邊哄弟子哩。”行者道：“委的未收都尋去來。”隨至院中篷下果然不見蹤影。八戒道：“定是這夥鐵匠偷了！快拿出來！略遲了些兒就都打死！打死！”那鐵匠慌得磕頭滴淚道：“爺爺！我們連日辛苦夜間睡著乃至天明起來遂不見了。我等乃一概凡人怎麼拿得動望爺爺饒命！饒命！”行者無語暗恨道：“還是我們的不是既然看了式樣就該收在身邊怎麼卻丟放在此！那寶貝霞彩光生想是驚動甚麼歹人今夜竊去也。”八戒不通道：

“哥哥說那裡話！這般個太平境界又不是曠野深山怎得個歹人來！定是鐵匠欺心他見我們的兵器光彩認得是三件寶貝連夜走出王府夥些人來抬的抬拉的拉偷出去了！拿過來打呀！打呀！”眾匠只是磕頭誓。正嚷處只見老王子出來問及前事卻也面無人色沉吟半晌道：“神師兵器本不同凡就有百十餘人也禁挫不動；況孤在此城今已五代不是大膽海口孤也頗有個賢名在外這城中軍民匠作人等也頗懼孤之法度斷是不敢欺心望神師再思可矣。”行者笑道：“不用再思也不須苦賴鐵匠。我問殿下：你這州城四面可有甚麼山林妖怪？”王子道：“神師此問甚是有理。孤這州城之北有一座豹頭山山中有一座虎口洞。往往人言洞內有仙又言有虎狼又言有妖怪。孤未曾訪得端的不知果是何物。”行者笑道：

“不消講了定是那方歹人知道俱是寶貝一夜偷將去了。”

叫：“八戒沙僧你都在此保著師父護著城池等老孫尋訪去來。”又叫鐵匠們不可住了爐火一一煉造。

好猴王辭了三藏呼哨一聲形影不見早跨到豹頭山上。原來那城相去只有七十裡一瞬即到。徑上山峰觀看果然有些妖氣真是：龍脈悠長地形遠大。尖峰挺挺插天高陡澗沉沉流水緊。山前有瑤草鋪茵山后有奇花布錦。喬松老柏古樹修復出鴉山鵲亂飛鳴野鶴野猿皆嘯唳。懸崖下麋鹿雙雙；峭壁前獾狐對對。一起一伏遠來龍九曲九灣潛地脈。埂頭相接玉華州萬古千秋興勝處。行者正然看時忽聽得山背後有人言語急回頭視之乃兩個狼頭怪妖朗朗的說著話向西北上走。行者揣道：“這定是巡山的怪物等老孫跟他去聽聽看他說些甚的。”撚著訣念個咒搖身一變變做個蝴蝶兒展開翅翩翩翻翻逕自趕上。果然變得有樣範：一雙粉翅兩道銀須。乘風飛去急映日舞來徐。渡水過牆能疾俏偷香弄絮甚歡娛。體輕偏愛鮮花味雅態芳情任卷舒。他飛在那個妖精頭直上飄飄蕩蕩聽他說話。那妖猛的叫道：“二哥我大王連日僥倖。前月裡得了一個美人兒在洞內盤桓十分快樂。

昨夜裡又得了三般兵器果然是無價之寶。明朝開宴慶釘鈀會唱我們都有受用。”這個道：“我們也有些僥倖。拿這二十兩銀子買豬羊去如今到了乾方集上先吃幾壺酒兒把東西開個花帳兒落他二三兩銀子買件綿衣過寒卻不是好？”兩個怪說說笑笑的上大路急走如飛。行者聽得要慶釘鈀會心中暗喜；欲要打殺他爭奈不管他事況手中又無兵器。他即飛向前邊現了本相在路口上立定。那怪看看走到身邊被他一口法唾噴將去念一聲“唵吽吒唎”即使個定身法把兩個狼頭精定住。眼睜睜口也難開；直挺挺雙腳站住。又將他扳翻倒揭衣搜撿果是有二十兩銀子著一條搭包兒打在腰間裙帶上又各掛著一個粉漆牌兒一個上寫著“刁鑽古怪”一個上寫著“古怪刁鑽”。

好大聖取了他銀子解了他牌兒返跨步回至州城。到王府中見了王子、唐僧並大小官員、匠作人等具言前事。八戒笑道：“想是老豬的寶貝霞彩光明所以買豬羊治筵席慶賀哩。但如今怎得他來？”行者道：“我兄弟三人俱去這銀子是買辦豬羊的且將這銀子賞了匠人教殿下尋幾個豬羊。八戒你變做刁鑽古怪我變做古怪刁鑽沙僧裝做個販豬羊的客人走進那虎口洞裡得便處各人拿了兵器打絕那妖邪回來卻收拾走路。”沙僧笑道：“妙妙妙！不宜遲！快走！”老王果依此計即教管事的買辦了七八口豬四五腔羊。

他三人辭了師父在城外大顯神通。八戒道：“哥哥我未曾看見那刁鑽古怪怎生變得他模樣？”行者道：“那怪被老孫使了定身法定住在那裡直到明日此時方醒。我記得他的模樣你站下等我教你變。如此如彼就是他的模樣了。”那呆子真個口裡念著咒行者吹口仙氣霎時就變得與那刁鑽古怪一般無二將一個粉牌兒帶在腰間。行者即變做古怪刁鑽腰間也帶了一個牌兒。沙僧打扮得象個販豬羊的客人一起兒趕著豬羊上大路徑奔山來。不多時進了山凹裡又遇見一個小妖。他生得嘴臉也恁地兇惡！看那：圓滴溜兩隻眼如燈幌亮；

紅刺睛一頭毛似火飄光。糟鼻子猱狹口獠牙尖利；查耳朵砍額頭青臉泡浮。身穿一件淺黃衣足踏一雙莎蒲履。雄雄糾糾若凶神急急忙忙如惡鬼。那怪左脅下挾著一個彩漆的請書匣兒迎著行者三人叫道：“古怪刁鑽你兩個來了？買了幾口豬羊？”行者道：“這趕的不是？”那怪朝沙僧道：“此位是誰？”

行者道：“就是販豬羊的客人還少他幾兩銀子帶他來家取的。你往那裡去？”那怪道：“我往竹節山去請老大王明早赴會。”行者綽他的口氣兒就問：“共請多少人？”那怪道：“請老大王坐席連本山大王共頭目等眾約有四十多位。”正說處八戒道：“去罷去罷！豬羊都四散走了！”行者道：“你去邀著等我討他帖兒看看。”那怪見自家人即揭開取出遞與行者。行者展開看時上寫著：“明辰敬治肴酌慶釘鈀嘉會屈尊過山一敘幸勿外至感！右啟祖翁九靈

元聖老大人尊前。門下孫黃獅頓百拜。”行者看畢仍遞與那怪。那怪放在匣內徑往東南上去了。

沙僧問道：“哥哥帖兒上是甚麼話頭？”行者道：“乃慶釘鈀會的請帖名字寫著門下孫黃獅頓百拜請的是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沙僧笑道：“黃獅想必是個金毛獅子成精但不知九靈元聖是個何物。”八戒聽言笑道：“是老豬的貨了！”行者道：“怎見得是你的貨？”八戒道：“古人雲癩母豬專趕金毛獅子故知是老豬之貨物也。”他三人說說笑笑趕著豬羊卻就望見虎口洞門。但見那門兒外：周圍山繞翠一脈氣連城。峭壁扳青蔓高崖掛紫荊。鳥聲深樹匝花影洞門迎。不亞桃源洞堪宜避世情。

漸漸近於門口又見一叢大大小小的雜項妖精在那花樹之下頑耍忽聽得八戒“呵！呵！”趕豬羊到時都來迎接便就捉豬的捉豬捉羊的捉羊一齊捆倒。早驚動裡面妖王領十數個小妖出來問道：“你兩個來了？買了多少豬羊？”行者道：“買了八口豬七腔羊共十五個牲口。豬銀該一十六兩羊銀該九兩前者領銀二十兩仍欠五兩。這個就是客人跟來找銀子的。”妖王聽說即喚：“小的們取五兩銀子打他去。”行者道：“這客人一則來找銀子二來要看看嘉會。”那妖大怒罵道：“你這個刁鑽兒憊懶！你買東西罷了又與人說甚麼會不會！”八戒上前道：“主人公得了寶貝誠是天下之奇珍就教他看看怕怎的？”那怪咄的一聲道：“你這古怪也可惡！我這寶貝乃是玉華州城中得來的倘這客人看了去那州中傳說說得人知那王子一時來訪求卻如之何？”行者道：“主公這個客人乃乾方集後邊的人去州許遠又不是他城中人也那裡去傳說？二則他肚裡也饑了我兩個也未曾吃飯。家中有現成酒飯賞他些吃了打他去罷。”說不了有一小妖取了五兩銀子遞與行者。行者將銀子遞與沙僧道：“客人收了銀子我與你進後面去吃些飯來。”沙僧仗著膽同八戒、行者進于洞內到二層廠廳之上只見正中間桌上高高的供養著一柄九齒釘鈀真個是光彩映目東山頭靠著一條金箍棒西山頭靠著一條降妖杖。那怪王隨後跟著道：“客人那中間放光亮的就是釘鈀。你看便看只是出去千萬莫與人說。”沙僧點頭稱謝了。

噫！這正是物見主必定取那八戒一生是個魯夯的人他見了釘鈀那裡與他敘甚麼情節跑上去拿下來輪在手中現了本相丟瞭解數望妖精劈臉就築。這行者、沙僧也奔至兩山頭各拿器械現了原身。三兄弟一齊亂打慌得那怪王急抽身閃過轉入後邊取一柄四明鏟杆長鐏利趕到天井中支住他三般兵器厲聲喝道：“你是甚麼人敢弄虛頭騙我寶貝！”行者罵道：“我把你這個賊毛團！你是認我不得！我們乃東土聖僧唐三藏的徒弟。因至玉華州倒換關文蒙賢王教他三個王子拜我們為師學習武藝將我們寶貝作樣打造如式兵器。因放在院中被你這賊毛團夤夜入城偷來倒說我弄虛頭騙你寶貝！不要走！就把我們這三件兵器各奉承你幾下嘗嘗！”那妖精就舉鏟來敵。這一場從天井中鬥出前門。看他三僧攢一

怪！好殺：

呼呼棒若風滾滾鈀如雨。降妖杖舉滿天霞四明鏟伸雲生綺。

好似三仙煉大丹火光彩幌驚神鬼。行者施威甚有能妖精盜寶多無禮！天蓬八戒顯神通大將沙僧英更美。兄弟合意運機謀虎口洞中興鬥起。那怪豪強弄巧乖四個英雄堪廝比。當時殺至日頭西妖邪力軟難相抵。他們在豹頭山戰鬥多時那妖精抵敵不住向沙僧前喊一聲：“看鏟！”沙僧讓個身法躲過妖精得空而走向東南巽宮上乘風飛去。八戒拽步要趕行者道：“且讓他去自古道窮寇勿追。且只來斷他歸路。”八戒依言。三人徑至洞口把那百十個若大若小的妖精盡皆打死原來都是些虎狼彪豹馬鹿山羊。被大聖使個手法將他那洞裡細軟物件並打死的雜項獸身與趕來的豬羊通皆帶出。沙僧就取出乾柴放起火來八戒使兩個耳朵扇風把一個巢穴霎時燒得乾淨卻將帶出的諸物即轉州城。

此時城門尚開人家未睡老王父子與唐僧俱在暴紗亭盼望。只見他們撲哩撲剌的丟下一院子死獸、豬羊及細軟物件一齊叫道：“師父我們已得勝回來也！”那殿下喏喏相謝唐長老滿心歡喜三個小王子跪拜于地沙僧攙起道：“且莫謝都近前看看那物件。”王子道：“此物俱是何來？”行者笑道：“那虎狼彪豹馬鹿山羊都是成精的妖怪。被我們取了兵器打出門來。那老妖是個金毛獅子他使一柄四明鏟與我等戰到天晚敗陣逃生往東南上走了。我等不曾趕他卻掃除他歸路打殺這些群妖搜尋他這些物件帶將來的。”老王聽說又喜又憂。

喜的是得勝而回憂的是那妖日後報仇。行者道：“殿下放心我已慮之熟處之當矣。一定與你掃除盡絕方才起行決不至貽害於後。我午間去時撞見一個青臉紅毛的小妖送請書我看他帖子上寫著‘明辰敬治肴酌慶釘鈀嘉會屈尊車從過山一敘。幸勿外至感！右啟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尊前。’名字是門下孫黃獅頓百拜。才子那妖精敗陣必然向他祖翁處去會話。明辰斷然尋我們報仇當情與你掃蕩乾淨。”老王稱謝了擺上晚齋。師徒們齋畢各歸寢處不題。

卻說那妖精果然向東南方奔到竹節山。那山中有一座洞天之處喚名九曲盤桓洞。洞中的九靈元聖是他的祖翁。當夜足不停風行至五更時分到於洞口敲門而進。小妖見了道：

“大王昨晚有青臉兒下請書老爺留他住到今早欲同他去赴你釘鈀會你怎麼又絕早親來邀請？”妖精道：“不好說不好說！會成不得了！”正說處見青臉兒從裡邊走出道：“大王你來怎的？老大王爺爺起來就同我去赴會哩。”妖精慌張張的只是搖手不言。少頃老妖起來了喚入。這妖精丟了兵器倒身下拜止不住腮邊淚落。老妖道：“賢孫你昨日下柬今早正欲來赴會你又親來為何悲煩

惱？”妖精叩頭道：“小孫前夜對月閑行只見玉華州城中有光彩沖空。急去看時乃是王府院中三般兵器放光：一件是九齒滲金釘鈀一件是寶杖一件是金箍棒。小孫即使神法攝來立名釘鈀嘉會著小的們買豬羊果品等物設宴慶會請祖爺爺賞之以為一樂。昨差青臉來送柬之後只見原差買豬羊的刁鑽兒等趕著幾個豬羊又帶了一個販賣的客人來找銀子。他定要看看會去是小孫恐他外面傳說不容他看。他又說肚中饑餓討些飯吃因教他後邊吃飯。

他走到裡邊看見兵器說是他的。三人就各搶去一件現出原身：一個是毛臉雷公嘴的和尚一個是長嘴大耳朵的和尚一個是晦氣色臉的和尚他都不分好歹喊一聲亂打。是小孫急取四明鏟趕出與他相持問是甚麼人敢弄虛頭。他道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去的唐僧之徒弟因過州城倒換關文被王子留住習學武藝將他這三件兵器作樣子打造放在院內被我偷來遂此不忿相持。不知那三個和尚叫做甚名卻真有本事。小孫一人敵他三個不過所以敗走祖爺處。望拔刀相助拿那和尚報仇庶見我祖愛孫之意也！”老妖聞言默想片時笑道：

“原來是他。我賢孫你錯惹了他也！”妖精道：“祖爺知他是誰？”老妖道：“那長嘴大耳者乃豬八戒晦氣色臉者乃沙和尚這兩個猶可。那毛臉雷公嘴者叫做孫行者這個人其實神通廣大五百年前曾大鬧天宮十萬天兵也不曾拿得住。他專意尋人的他便就是個搜山揭海、破洞攻城、闖禍的個都頭！你怎麼惹他？也罷等我和你去把那廝連玉華王子都擒來替你出氣！”那妖精聽說即叩頭而謝。

當時老妖點猱獅、雪獅、狻猊、白澤、伏狸、摶象諸孫各執鋒利器械黃獅引領各縱狂風徑至豹頭山界。只聞得煙火之氣撲鼻又聞得有哭泣之聲。仔細看時原來是刁鑽、古怪二人在那裡叫主公哭主公哩。妖精近前喝道：“你是真刁鑽兒假刁鑽兒？”二怪跪倒噙淚叩頭道：“我們怎是假的？昨日這早晚領了銀子去買豬羊走至山西邊大沖之內見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尚他啐了我們一口我們就腳軟口強不能言語不能移步被他扳倒把銀子搜了去牌兒解了去我兩個昏昏沉沉直到此時才醒。及到家見煙火未息房舍盡皆燒了又不見主公並大小頭目故在此傷心痛哭。不知這火是怎生起的！”那妖精聞言止不住淚如泉湧雙腳齊跌喊聲振天恨道：“那禿廝！十分作惡！怎麼幹出這般毒事把我洞府燒盡美人燒死家當老小一空！氣殺我也氣殺我也！”老妖叫猱獅扯他過來道：“賢孫事已至此徒惱無益。且養全銳氣到州城裡拿那和尚去。”那妖精猶不肯住哭道：“老爺！我那們個山場非一日治的今被這禿廝盡毀我卻要此命做甚的！”掙起來往石崖上撞頭磕腦被雪獅、猱獅等苦勸方止。當時丟了此處都奔州城。

只聽得那風滾滾霧騰騰來得甚近唬得那城外各關廂人等拖男挾女顧不得家私都往州城中走走入城門將門閉了。有人報入王府中道：“禍事！禍事！”那

王子唐僧等正在暴紗亭吃早齋聽得人報禍事卻出門來問。眾人道：“一群妖精飛沙走石噴霧掀風的來近城了！”老王大驚道：“怎麼好？”行者笑道：“都放心！都放心！這是虎口洞妖精昨日敗陣往東南方去夥了那甚麼九靈元聖兒來也。等我同兄弟們出去吩咐教關了四門汝等點人夫看守城池。”那王子果傳令把四門閉了點起人夫上城。他父子並唐僧在城樓上點箚旌旗蔽日炮火連天。行者三人卻半雲半霧出城迎敵。這正是：失卻慧兵緣不謹頓教魔起眾邪凶。畢竟不知這場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師獅授受同歸一 盜道纏禪靜九靈山

卻說孫大聖同八戒、沙僧出城頭覿面相迎見那夥妖精都是些雜毛獅子：黃獅精在前引領狻猊獅、摶象獅在左白澤獅、伏狸獅在右猱獅、雪獅在後中間卻是一個九頭獅子。那青臉兒怪執一面錦鏽團花寶幢緊挨著九頭獅子刁鑽古怪兒、古怪刁鑽兒打兩面紅旗齊齊的都布在坎宮之地。八戒莽撞走近前罵道：“偷寶貝的賊怪！你去那裡夥這幾個毛團來此怎的？”黃獅精切齒罵道：“潑狠禿廝！昨日三個敵我一個我敗回去讓你為人罷了；你怎麼這般狠惡燒了我的洞府損了我的山場傷了我的眷族！我和你冤仇深如大海！不要走！吃你老爺一鏟！”好八戒舉鈀就迎。兩個才交手還未見高低那猱獅精輪一根鐵蒺藜雪獅精使一條三楞簡徑來奔打。八戒一聲喊道：“來得好！”你看他橫沖直抵鬥在一處。這壁廂沙和尚急掣降妖杖近前相助又見那狻猊精、白澤精與摶象、伏狸二精一擁齊上。這裡孫大聖使金箍棒架住群精狻猊使悶棍白澤使銅錘摶象使鋼槍伏狸使鉞斧。那七個獅子精這三個狠和尚好殺：棍錘槍斧三楞簡蒺藜骨朵四明鏟。七獅七器甚鋒芒圍戰三僧齊吶喊。大聖金箍鐵棒凶沙僧寶杖人間罕。八戒顛風騁勢雄釘鈀幌亮光華慘。前遮後擋各施功左架右迎都勇敢。城頭王子助威風擂鼓篩鑼齊壯膽。投來搶去弄神通殺得昏濛天地反”那一夥妖精齊與大聖三人戰經半日不覺天晚。八戒口吐粘涎看看腳軟虛幌一鈀敗下陣去被那雪獅、猱獅二精喝道：“那裡走”看打！”呆子躲閃不及被他照脊樑上打了一簡睡在地下只叫：“罷了！罷了！”兩個精把八戒采鬃拖尾扛將去見那九頭獅子報導：“祖爺我等拿了一個來也。”說不了沙僧行者也都戰敗。眾妖精一齊趕來被行者拔一把毫毛嚼碎噴將去叫聲“變！”即變做百十個小行者圍圍繞繞將那白澤、狻猊、摶象、伏狸並金毛獅怪圍裹在中。沙僧行者卻又上前攢打。到晚拿住狻猊、白澤走了伏狸、摶象。金毛報知老妖老怪見失了二獅吩咐：“把豬八戒捆了不可傷他性命。待他還我二獅卻將八戒與他。他若無知壞了我二獅即將八戒殺了對命！”當晚群妖安歇城外不題。

卻說孫大聖把兩個獅子精抬近城邊老王見了即傳令開門差二三十個校尉拿繩扛出門綁了獅精扛入城裡。孫大聖收了法毛同沙僧徑至城樓上見了唐僧。唐僧道：“這場事甚是利害呀！悟能性命不知有無？”行者道：“沒事！我們把

這兩個妖精拿了他那裡斷不敢傷。且將二精牢拴緊縛待明早抵換八戒也。”三個小王子對行者叩頭道：“師父先前賭鬥只見一身及後佯輸而回卻怎麼就有百十位師身？及至拿住妖精近城來還是一身此是甚麼法力？”行者笑道：“我身上有八萬四千毫毛以一化十以十化百百千萬億之變化皆身外身之法也。”那王子一個個頂禮即時擺上齋來就在城樓上吃了。各垛口上都要燈籠旗幟梆鈴鑼鼓支更傳箭放炮吶喊。

早又天明。老怪即喚黃獅精定計道：“汝等今日用心拿那行者、沙僧等我暗自飛空上城拿他那師父並那老王父子先轉九曲盤桓洞待你得勝回報。”黃獅領計便引猱獅、雪獅、摶象、伏狸各執兵器到城處滾風釀霧的索戰。這裡行者與沙僧跳出城頭厲聲罵道：“賊潑怪！快將我師弟八戒送還我饒你性命！不然都教你粉骨碎屍！”那妖精那容分說一擁齊來。這大聖弟兄兩個各運機謀擋住五個獅子。這殺比昨日又甚不同：呼呼刮地狂風惡暗暗遮天黑霧濃。走石飛沙神鬼怕推林倒樹虎狼驚。鋼槍狠狠鉞斧明棍鏟銅錘太毒情。恨不得囫圇吞行者活活潑潑擒住小沙僧。這大聖一條如意棒卷舒收放甚精靈。沙僧那柄降妖杖靈霄殿外有名聲。今番幹運神通廣西域施功掃蕩精。這五個雜毛獅子精與行者、沙僧正自殺到好處那老怪駕著黑雲徑直騰至城樓上搖一搖頭唬得那城上文武大小官員並守城人夫等都滾下城去被他奔入樓中張開口把三藏與老王父子一頓噙出複至坎宮地下將八戒也著口噙之。原來他九個頭就有九張口一口噙著唐僧一口噙著八戒一口噙著老王一口噙著大王子一口噙著二王子一口噙著三王子六口噙著六人還空了三張口聲喊叫道：“我先去也！”這五個小獅精見他祖得勝一個個愈展雄才。行者聞得城上人喊嚷情知中了他計急喚沙僧仔細；他卻把臂膊上毫毛盡皆拔下入口嚼爛噴出變作千百個小行者一擁攻上當時拖倒猱獅活捉了雪獅拿住了摶象獅扛翻了伏狸獅將黃獅打死烘烘的嚷到州城之下倒轉走脫了青臉兒與刁鑽古怪、古怪刁鑽兒二怪。那城上官看見卻又開門將繩把五個獅精又捆了抬進城去。還未落只見那王妃哭哭啼啼對行者禮拜道：“神師啊我殿下父子並你師父性命休矣！這孤城怎生是好？”大聖收了法毛對王妃作禮道：“賢後莫愁只因我拿他七個獅精那老妖弄攝法定將我師父與殿下父子攝去料必無傷。待明日絕早我兄弟二人去那山中管情捉住老妖還你四個王子。”那王妃一簇女眷聞得此言都對行者下拜道：“願求殿下父子全生皇圖堅固！”拜畢一個個含淚還宮。

行者吩咐各官：“將打死那黃獅精剝了皮六個活獅精牢牢拴鎖。取些齋飯來我們吃了睡覺你們都放心保你無事。”

至次日大聖領沙僧駕起祥雲不多時到子竹節山頭。按雲頭觀看好座高山！但見：峰排突兀嶺峻崎嶇。深澗下潺湅水漱陡崖前錦鏽花香。回巒重迭古道灣環。真是鶴來松有伴果然雲去石無依。玄猿覓果向晴暉麋鹿尋花歡日暖。青鸞

聲晰嚦黃鳥語綿蠻。春來桃李爭妍夏至柳槐競茂。秋到黃花布錦冬交白雪飛綿。四時八節好風光不亞瀛洲仙景象。

他兩個正在山頭上看景忽見那青臉兒手拿一條短棍徑跑出崖谷之間。行者喝道："那裡走！老孫來也！"唬得那小妖一翻一滾的跑下崖谷。他兩個一直追來又不見蹤跡向前又轉幾步卻是一座洞府兩扇花斑石門緊緊關閉。門楟上橫嵌著一塊石版楷鐫了十個大字乃是萬靈竹節山九曲盤桓洞。那小妖原來跑進洞去即把洞門閉了到中間對老妖道："爺爺外面又有兩個和尚來了。"老妖道："你大王並猱獅、雪獅、摶象、伏狸可曾來？"小妖道："不見！不見！只是兩個和尚在山峰高處眺望。我看見回頭就跑他趕將來我卻閉門來也。"老妖聽說低頭不語半晌忽的吊下淚來叫聲："苦啊！我黃獅孫死了！猱獅孫等又盡被和尚捉進城去矣！此恨怎生報得！"

八戒捆在旁邊與王父子唐僧俱攢在一處恓恓惶惶受苦聽見老妖說聲"眾孫被和尚捉進城去"暗暗喜道："師父莫怕殿下休愁我師兄已得勝捉了眾妖尋到此間救拔吾等也。"說罷又聽得老妖叫："小的們好生在此看守等我出去拿那兩個和尚進來一懲治。"你看他身無披掛手不拈兵大踏步走到前邊只聞得孫行者吆喝哩。他就大開了洞門不答話徑奔行者。行者使鐵棒當頭支住沙僧輪寶杖就打。那老妖把頭搖一搖左右八個頭一齊張開口把行者、沙僧輕輕的又銜於洞內教："取繩索來！"那刁鑽古怪、古怪刁鑽與青臉兒是昨夜逃生而回者即拿兩條繩把他二人著實捆了。老妖問道："你這潑猴把我那七個兒孫捉了我今拿住你和尚四個王子四個也足以抵得我兒孫之命！小的們選荊條柳棍來且打這猴頭一頓與我黃獅孫報報冤仇！"那三個小妖各執柳棍專打行者。行者本是熬煉過的身體那些些柳棍兒只好與他拂癢他那裡做聲？憑他怎麼捶打略不介意。八戒、唐僧與王子見了一個個毛骨悚然。少時打折了柳棍直打到天晚也不計其數。沙僧見打得多了甚不過意道："我替他打百十下罷。"老妖道：你且莫忙明日就打到你了一個個挨次兒打將來。"八戒著忙道："後日就打到我老豬也！"打一會漸漸的天昏了老妖叫："小的們且住點起燈火來你們吃些飲食讓我到錦雲窩略睡睡去。汝三人都是遭過害的卻用心看守待明早再打。"三個小妖移過燈來拿柳棍又打行者腦蓋就象敲梆子一般剔剔托托托剔緊幾下慢幾下。夜將深了卻都盹睡。

行者就使個遁法將身一小脫出繩來抖一抖毫毛整束了衣服耳朵內取出棒來幌一幌有吊桶粗細二丈長短朝著三個小妖道："你這孽畜把你老爺就打了許多棍子！老爺還只照舊老爺也把這棍子略椏你椏看道如何！"把三個小妖輕輕一椏就椏做三個肉餅卻又剔亮了燈解放沙僧。八戒捆急了忍不住大聲叫道："哥哥！我的手腳都捆腫了倒不來先解放我！"這呆子喊了一聲卻早驚動老妖。老妖一轂轆爬起來道："是誰人解放？"那行者聽見一口吹息燈也顧不得沙僧等

眾使鐵棒打破幾重門走了。那老妖到中堂裡叫：“小的們怎麼沒了燈光？只莫走了人也？”叫一聲沒人答應；又叫一聲又沒人答應。及取燈火來看時只見地下血淋淋的三塊肉餅老王父子及唐僧、八戒俱在只不見了行者、沙僧。點著火前後趕看忽見沙僧還背貼在廊下站哩被他一把拿住捽倒照舊捆了。又找尋行者但見幾層門盡皆破損情知是行者打破走了也不去追趕將破門補的補遮的遮固守家業不題。

卻說孫大聖出了那九曲盤桓洞跨祥雲徑轉玉華州但見那城頭上各廂的土地神祇與城隍之神迎空拜接。行者道：“汝等怎麼今夜才見？”城隍道：“小神等知大聖下降玉華州因有賢王款留故不敢見。今知王等遇怪大聖降魔特來叩接。”行者正在嗔怪處又見金頭揭諦、六甲六丁神將押著一尊土地跪在面前道：“大聖吾等捉得這個地裡鬼來也。”行者喝道：

“汝等不在竹節出護我師父卻怎麼嚷到這裡？”丁甲神道：“大聖那妖精自你逃時複捉住捲簾大將依然捆了。我等見他法力甚大卻將竹節山土地押解至此。他知那妖精的根由乞大聖問他一問便好處治以救聖僧賢王之苦。”行者聽言甚喜那土地戰兢兢叩頭道：“那老妖前年下降竹節山。那九曲盤桓洞原是六獅之窩那六個獅子自得老妖至此就都拜為祖翁。

祖翁乃是個九頭獅子號為九靈元聖。若得他滅須去到東極妙岩宮請他主人公來方可收伏。他人莫想擒也。”行者聞言思憶半晌道：“東極妙岩宮是太乙救苦天尊啊。他坐下正是個九頭獅子。這等說——”便教：“揭諦、金甲還同土地回去暗中護祐師父、師弟並州王父子。本處城隍守護城池走出去來。”眾神各各遵守去訖。

這大聖縱筋斗雲連夜前行。約有寅時分到了東天門外正撞著廣目天王與天丁、力士一行儀從。眾皆停住拱手迎道：

“大聖何往？”行者對眾禮畢道：“前去妙岩宮走走。”天王道：

“西天路不走卻又東天來做甚？”行者道：“因到玉華州蒙州王相款遣三子拜我等弟兄為師習學武藝不期遇著一夥獅怪。今訪得妙岩宮太乙救苦天尊乃怪之主人公也欲請他為我降怪救師。”天王道：“那廂因你欲為人師所以惹出這一窩獅子來也。”行者笑道：“正為此！正為此！”眾天丁、力士一個個拱手讓道而行。大聖進了東天門不多時到妙岩宮前但見：彩雲重迭紫氣龍蔥。瓦漾金波焰門排玉獸崇。花盈雙闕紅霞繞日映騫林翠霧籠。果然是萬真環拱千聖興隆。殿閣層層錦窗軒處處通。蒼龍盤護神光藹黃道光輝瑞氣濃。這的是青華長樂界東極妙岩宮。那宮門裡立著一個穿霓帔的仙童忽見孫大聖即入宮報導：

“爺爺外面是鬧天宮的齊天大聖來了。”太乙救苦天尊聽得即喚侍衛眾仙迎接。迎至宮中只見天尊高坐九色蓮花座上百億瑞光之中見了行者下座來相見。行者朝上施禮天尊答禮道：“大聖這幾年不見前聞得你棄道歸佛保唐僧西天取經想是功行完了？”行者道：“功行未完卻也將近。但如今因保唐僧到玉華州蒙王子遣三子拜老孫等為師習學武藝把我們三件神兵照樣打造不期夜間被賊偷去。及天明尋找原是城北豹頭山虎口洞一個金毛獅子成精盜去。老孫用計取出那精就夥了若干獅精與老孫大鬧。內有一個九頭獅子神通廣大將我師父與八戒並王父子四人都銜去到一竹節山九曲盤桓洞。次日老孫與沙僧跟尋亦被銜去。老孫被他捆打無數幸而弄法走了他們正在彼處受罪。問及當坊土地始知天尊是他主人特來奉請收降解救。”天尊聞言即令仙將到獅子房喚出獅奴來問？”那獅奴熟睡被眾將推搖方醒揪至中廳來見。天尊問道：“獅獸何在？”那奴兒垂淚叩頭只教：“饒命！饒命！”天尊道：“孫大聖在此且不打你。你快說為何不謹走了九頭獅子。”獅奴道：“爺爺我前日在大千甘露殿中見一瓶酒不知偷去吃了不覺沉醉睡著失於拴鎖是以走了。”天尊道：“那酒是太上老君送的喚做輪回瓊液你吃了該醉三日不醒。那獅獸今走幾日了？”大聖道：“據土地說他前年下降到今二三年矣。”天尊笑道：“是了！是了！天宮裡一日在凡世就是一年。”叫獅奴道：“你且起來饒你死罪跟我與大聖下方去收他來。汝眾仙都回去不用跟隨。”

天尊遂與大聖、獅奴踏雲徑至竹節山只見那五方揭諦、六丁六甲、本山土地都來跪接。行者道：“汝等護祐可曾傷著我師？”眾神道：“妖精著了惱睡了更不曾動甚刑罰。”天尊道：

“我那元聖兒也是一個久修得道的真靈：他喊一聲上通三聖下徹九泉等閒也便不傷生。孫大聖你去他門索戰引他出來我好收之。”行者聽言果掣棒跳近洞口高罵道：“潑妖精還我人來也！潑妖精還我人來也！”連叫了數聲那老妖睡著了無人答應。行者性急起來輪鐵棒往裡打進口中不住的喊罵。那老妖方才驚醒心中大怒爬起來喝一聲“趕戰！”搖搖頭便張口來銜。行者回頭跳出。妖精趕到外邊罵道：“賊猴！那裡走！”行者立在高崖上笑道：“你還敢這等大膽無禮！你死活也不知哩！這不是你老爺主公在此？”那妖精趕到崖前早被天尊念聲咒語喝道：“元聖兒！我來了！”那妖認得是主人不敢展掙四隻腳伏之於地只是磕頭。旁邊跑過獅奴兒一把撾住項毛用拳著項上打彀百十口裡罵道：“你這畜生如何偷走教我受罪！”那獅獸合口無言不敢搖動。獅奴兒打得手困方才住了即將錦韉安在他身上天尊騎了喝聲教走。他就縱聲駕起彩雲徑轉妙岩宮去。

大聖望空稱謝了卻入洞中先解玉華王次解唐三藏次又解了八戒、沙僧並三王子共搜他洞裡物件逍逍停停將眾領出門外。八戒就取了若乾枯柴前後堆上放

起火來把一個九曲盤桓洞燒做了烏焦破瓦窯！大聖又放了眾神還教土地在此鎮守卻令八戒、沙僧各各使法把王父子背馱回州他攙著唐僧。不多時到了州城天色漸晚當有妃後官員都來接見了。擺上齋筵共坐享之。長老師徒還在暴紗亭安歇王子們入宮各寢。一宵無話。

次日王又傳旨大開素宴合府大小官員一一謝恩。行者又叫屠子來把那六個活獅子殺了共那黃獅子都剝了皮將肉安排將來受用。殿下十分歡喜即命殺了把一個留在本府內外人用一個與王府長史等官分用把五個都剁做一二兩重的塊子差校尉散給州城內外軍民人等各吃些須：一則嘗嘗滋味二則押押驚恐。那些家家戶戶無不瞻仰。又見那鐵匠人等造成了三般兵器對行者磕頭道："爺爺小的們工都完了。"問道："各重多少斤兩？"鐵匠道："金箍棒有千斤九齒鈀與降妖杖各有八百斤。"行者道："也罷了。"叫請三位王子出來各人執兵器。三子對老王道："父王今日兵器完矣。"老王道："為此兵器幾乎傷了我父子之命。"小王子道："幸蒙神師施法救出我等卻又掃蕩妖邪除了後患誠所謂海晏河清太平之世界也！"當時老王父子賞勞了匠作又至暴紗亭拜謝了師恩。

三藏又教大聖等快傳武藝莫誤行程。他三人就各輪兵器在王府院中一一傳授。不數日那三個王子盡皆操演精熟其餘攻退之方緊慢之法各有七十二到解數無不知之。

一則那諸王子心堅二則虧孫大聖先授了神力此所以那千斤之棒八百斤之鈀杖俱能舉能運較之初時自家弄的武藝真天淵也！有詩為證詩曰：緣因善慶遇神師習武何期動怪獅。

掃蕩群邪安社稷皈依一體定邊夷。九靈數合元陽理四面精通道果之。授受心明遺萬古玉華永樂太平時。那王子又大開筵宴謝了師教又取出一大盤金銀用答微情。行者笑道："快拿進去！快拿進去！我們出家人要他何用？"八戒在旁道："金銀實不敢受奈何我這件衣服被那些獅子精扯拉破了但與我們換件衣服足為愛也。"那王子隨命針工照依色樣取青錦、紅錦、茶褐錦各數匹與三位各做了一件。三人欣然領受各穿了錦布直裰收拾了行裝起程只見那城裡城外若大若小無一人不稱是羅漢臨凡活佛下界鼓樂之聲旌旗之色盈街塞道。正是家家戶外焚香火處處門前獻彩燈來至許遠才回他四眾方得離城西去。這一去頓脫群思潛心正果。才是：無慮無憂來佛界誠心誠意上雷音。畢竟不知到靈山還有幾多路程何時行滿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觀燈 玄英洞唐僧供狀

修禪何處用工夫？馬劣猿顛剪除。牢捉牢拴生五彩暫停暫住墮三途。若教

自在神丹漏才放從容玉性枯。喜怒憂思須掃淨得玄得妙恰如無。話表唐僧師徒四眾離了玉華城一路平穩誠所謂極樂之鄉。去有五六日程途又見一座城池唐僧問行者道：“此又是甚麼處所？”行者道：“是座城池但城上有杆無旗不知地方俟近前再問。”及至關東廂見那兩邊茶坊酒肆喧嘩米市油房熱鬧。街衢中有幾個無事閒遊的浪子見豬八戒嘴長沙和尚臉黑孫行者眼紅都擁擁簇簇的爭看只是不敢近前而問。唐僧捏著一把汗惟恐他們惹禍。又走過幾條巷口還不到城忽見有一座山門門上有慈雲寺三字唐僧道：“此處略進去歇歇馬打一個齋如何？”行者道：“好！好！”

四眾遂一齊而入。但見那裡邊：珍樓壯麗寶座崢嶸。佛閣高雲外僧房靜月中。丹霞縹緲浮屠挺碧樹陰森輪藏清。真淨土假龍宮大雄殿上紫雲籠。兩廊不絕閒人戲一塔常開有客登。爐中香火時時爇臺上燈花夜夜熒。忽聞方丈金鐘韻應佛僧人朗誦經。四眾正看時又見廊下走出一個和尚對唐僧作禮道：“老師何來？”唐僧道：“弟子中華唐朝來者。”那和尚倒身下拜慌得唐僧攙起道：“院主何為行此大禮？”那和尚合掌道：“我這裡向善的人看經念佛都指望修到你中華地托生。

才見老師丰采衣冠果然是前生修到的方得此受用故當下拜。”唐僧笑道：“惶恐！惶恐！我弟子乃行腳僧有何受用！若院主在此閑養自在才是享福哩。”那和尚領唐僧入正殿拜了佛像。唐僧方才招呼：“徒弟來耶。”原來行者三人自見那和尚與師父講話他都背著臉牽著馬守著擔立在一處和尚不曾在心。忽的聞唐僧叫徒弟他三人方才轉面那和尚見了慌得叫：“爺爺呀！你高徒如何恁般醜樣？”唐僧道：“醜則雖醜倒頗有些法力我一路甚虧他們保護。”正說處裡面又走出幾個和尚作禮。先見的那和尚對後的說道：“這老師是中華大唐來的人物那三位是他高徒。”眾僧且喜且懼道：“老師中華大國到此何為？”唐僧言：“我奉唐王聖旨向靈山拜佛求經。適過寶方特奔上剎一則求問地方二則打頓齋食就行。”那僧人個個歡喜又邀入方丈方丈裡又有幾個與人家做齋的和尚。這先進去的又叫道：“你們都來看看中華人物。原來中華有俊的有醜的俊的真個難描難畫醜的卻十分古怪。”那許多僧同齋主都來相見。見畢各坐下。茶罷唐僧問道：“貴處是何地名？”

眾僧道：“我這裡乃天竺國外郡金平府是也。”唐僧道：“貴府至靈山還有許多遠近？”眾僧道：“此間到都下有二千里這是我等走過的。西去到靈山我們未走不知還有多少路不敢妄對。”唐僧謝了。

少時擺上齋來。齋罷唐僧要行卻被眾僧並齋主款留道：“老師寬住一二日過了元宵要要去不妨。”唐僧驚問道：

“弟子在路只知有山有水怕的是逢怪逢魔把光陰都錯過了不知幾時是元宵佳節。”眾僧笑道：“老師拜佛與悟禪心重故不以此為念。今日乃正月十三到晚就試燈後日十五上元直至十**方才謝燈。我這裡人家好事本府太守老爺愛民各地方俱高張燈火徹夜笙簫。還有個金燈橋乃上古傳留至今豐盛。老爺們寬住數日我荒山頗管待得起。”唐僧無奈遂俱住下。當晚只聽得佛殿上鐘鼓喧天乃是街坊眾信人等送燈來獻佛唐僧等都出方丈來看了燈各自歸寢。

次日寺僧又獻齋。吃罷同步後園閑要。果然好個去處正是：時維正月歲屆新春。園林幽雅景物妍森。四時花木爭奇一派峰巒迭翠。芳草階前萌動老梅枝上生馨。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色新。金谷園富麗休誇《輞川圖》流風慢說。水流一道野鳧出沒無常；竹種千竿墨客推敲未定。芍藥花、牡丹花、紫薇花、含笑花天機方醒；山茶花、紅梅花、迎春花、瑞香花豔質先開。陰崖積雪猶含凍遠樹浮煙已帶春。又見那鹿向池邊照影鶴來松下聽琴。東幾廈西幾亭客來留宿；南幾堂北幾塔僧靜安禪。花卉中有一兩座養性樓重簷高拱；山水內有三四處煉魔室靜幾明窗。真個是天然堪隱逸又何須他處覓蓬瀛。師徒們玩賞一日殿上看了燈又都去看燈遊戲。

但見那：瑪瑙花城琉璃仙洞水晶雲母諸宮：似重重錦繡迭迭玲瓏。星橋影幌乾坤動看數株火樹搖紅。六街簫鼓千門璧月萬戶香風。幾處鼇峰高聳有魚龍出海鸞鳳騰空。羨燈光月色和氣融融。綺羅隊裡人人喜聽笙歌車馬轟轟。看不盡花容玉貌風流豪俠佳景無窮。眾等既在本寺裡看了燈又到東門廂各街上遊戲。到二更時方才回轉安置。

次日唐僧對眾僧道：“弟子原有掃塔之願趁今日上元佳節請院主開了塔門讓弟子了此願心。”眾僧隨開了門。沙僧取了袈裟隨從唐僧到了一層就披了袈裟拜佛禱祝畢即將笤帚掃了一層卸了袈裟付與沙僧又掃二層一層層直掃上絕頂。那塔上層層有佛處處開窗掃一層賞玩讚美一層。

掃畢下來已此天晚又都點上燈火。此夜正是十五元宵眾僧道：“老師父我們前晚只在荒山與關廂看燈。今晚正節進城裡看看金燈如何？”唐僧欣然從之同行者三人及本寺多僧進城看燈。正是：三五良宵節上元春色和。花燈懸鬧市齊唱太平歌。又見那六街三市燈亮半空一鑒初升。那月如馮夷推上爛銀盤這燈似仙女織成鋪地錦。燈映月增一倍光輝；月照燈添十分燦爛。觀不盡鐵鎖星橋看不了燈花火樹。雪花燈、梅花燈春冰剪碎；繡屏燈、畫屏燈五彩攢成。核桃燈、荷花燈燈樓高掛；青獅燈、白象燈燈架高縈。蝦兒燈、鱉兒燈棚前高弄；羊兒燈、兔兒燈簷下精神。鷹兒燈、鳳兒燈相連相並；虎兒燈、馬兒燈同走同行。仙鶴燈、白鹿燈壽星騎坐；金魚燈、長鯨燈李白高乘。鼇山燈神仙聚會；走馬燈武將交鋒。萬千家燈火樓臺十數裡雲煙世界。那壁廂索琅琅玉轎飛來；

這壁廂轂轆轆香車輦過。看那紅妝樓上倚著欄隔著簾並著肩攜著手雙雙美女貪歡；綠水橋邊鬧吵吵錦簇簇醉醺醺笑呵呵對對遊人戲彩。滿城中簫鼓喧嘩徹夜裡笙歌不斷。有詩為證詩曰：錦繡場中唱彩蓮太平境內簇人煙。燈明月皎元宵夜雨順風調大有年。

此時正是金吾不禁亂烘烘的無數人煙有那跳舞的躧蹺的裝鬼的騎象的東一攢西一簇看之不盡。卻才到金燈橋上唐僧與眾僧近前看處原來是三盞金燈。那燈有缸來大上照著玲瓏剔透的兩層樓閣都是細金絲兒編成；內托著琉璃薄片其光幌月其油噴香。唐僧回問眾僧道：“此燈是甚油？怎麼這等異香撲鼻？”眾僧道：“老師不知我這府後有一縣名喚旻天縣縣有二百四十裡。每年審造差徭共有二百四十家燈油大戶。府縣的各項差徭猶可惟有此大戶甚是吃累每家當一年要使二百多兩銀子。此油不是尋常之油乃是酥合香油。

這油每一兩值價銀二兩每一斤值三十二兩銀子。三盞燈每缸有五百斤三缸共一千五百斤共該銀四萬八千兩。還有雜項繳纏使用將有五萬餘兩隻點得三夜。”行者道：“這許多油三夜何以就點得盡？”眾僧道：“這缸內每缸有四十九個大燈馬都是燈草紮的把裹了絲綿有雞子粗細只點過今夜見佛爺現了身明夜油也沒了燈就昏了。”八戒在旁笑道：“想是佛爺連油都收去了。”眾僧道：“正是此說滿城裡人家自古及今皆是這等傳說。但油幹了人俱說是佛祖收了燈自然五穀豐登；若有一年不幹卻就年成荒旱風雨不調。所以人家都要這供獻。”

正說處只聽得半空中呼呼風響唬得些看燈的人盡皆四散。那些和尚也立不住腳道：“老師父回去罷風來了。是佛爺降祥到此看燈也。”唐僧道：“怎見得是佛來看燈？”眾僧道：

“年年如此不上三更就有風來知道是諸佛降祥所以人皆回避。”唐僧道：“我弟子原是思佛念佛拜佛的人今逢佳景果有諸佛降臨就此拜拜多少是好。”眾僧連請不回。少時風中果現出三位佛身近燈來了。慌得那唐僧跑上橋頂倒身下拜。行者急忙扯起道：“師父不是好人必定是妖邪也。”說不了見燈光昏暗呼的一聲把唐僧抱起駕風而去。噫！不知是那山那洞真妖怪積年假佛看金燈。唬得那八戒兩邊尋找沙僧左右招呼。行者叫道：“兄弟！不須在此叫喚師父樂極生悲已被妖精攝去了！”那幾個和尚害怕道：“爺爺怎見得是妖精攝去？”行者笑道：“原來你這夥凡人累年不識故被妖邪惑了只說是真佛降祥受此燈供。剛才風到處現佛身者就是三個妖精。我師父亦不能識上橋頂就拜卻被他侮暗燈光將器皿盛了油連我師父都攝去。我略走遲了些兒所以他三個化風而遁。”沙僧道：“師兄這般卻如之何？”行者道：“不必遲疑。你兩個同眾回寺看守馬匹行李等老孫趁此風追趕去也。”

好大聖急縱筋斗雲起在半空聞著那腥風之氣往東北上徑趕。趕至天曉倏爾風息見有一座大山十分險峻著實嵯峨。好山：重重丘壑曲曲源泉。藤蘿懸削壁松柏挺虛岩。

鶴鳴晨霧裡雁唳曉雲間。峨峨矗矗峰排戟突突磷磷石砌磐。

頂巔高萬仞峻嶺迭千灣。野花佳木知春杜宇黃鶯應景妍。

能巍奕實巉岩古怪崎嶇險又艱。停玩多時人不語只聽虎豹有聲鼾。香獐白鹿隨來往玉兔青狼去複還。深澗水流千萬裡回湍激石響潺潺。大聖在山崖上正自找尋路徑只見四個人趕著三隻羊從西坡下齊吆喝“開泰”。大聖閃火眼金睛仔細觀看認得是年、月、日、時四值功曹使者隱像化形而來。大聖即掣出鐵棒幌一幌碗來粗細有丈二長短跳下崖來喝道：

“你都藏頭縮頸的那裡走！”四值功曹見他說出風息慌得喝散三羊現了本相閃下路旁施禮道：“大聖恕罪！恕罪！”行者道：“這一向也不曾用著你們你們見老孫寬慢都一個個弄懈怠了見也不來見我一見！是怎麼說！你們不在暗中保祐吾師都往那裡去？”功曹道：“你師父寬了禪性在於金平府慈雲寺貪歡所以泰極生否樂盛成悲今被妖邪捕獲。他身邊有護法伽藍保著哩吾等知大聖連夜追尋恐大聖不識山林特來傳報。”行者道：“你既傳報怎麼隱姓埋名趕著三個羊兒吆吆喝喝作甚？”功曹道：“設此三羊以應開泰之言喚做三陽開泰破解你師之否塞也。”行者恨恨的要打見有此意卻就免之收了棒回嗔作喜道：“這座山可是妖精之處？”功曹道：

“正是正是。此山名青龍山內有洞名玄英洞洞中有三個妖精：大的個名辟寒大王第二個號辟暑大王第三個號辟塵大王這妖精在此有千年了。他自幼兒愛食酥合香油。當年成精到此假裝佛像哄了金平府官員人等設立金燈燈油用酥合香油。他年年到正月半變佛像收油；今年見你師父他認得是聖僧之身連你師父都攝在洞內不日要割剮你師之肉使酥合香油煎吃哩。你快用工夫救援去也。”行者聞言喝退四功曹轉過山崖找尋洞府。行未數裡只見那澗邊有一石崖崖下是座石屋屋有兩扇石門半開半掩。門旁立有石碣上有六字卻是青龍山玄英洞。行者不敢擅入立定步叫聲：“妖怪！

快送我師父出來！”那裡呼喇一聲大開了門跑出一陣牛頭精鄧鄧呆呆的問道：“你是誰敢在這裡呼喚！”行者道：“我本是東土大唐取經的聖僧唐三藏之大徒弟路過金平府觀燈我師被你家魔頭攝來快早送還免汝等性命！如或不然掀翻你窩巢教你群精都化為膿血！”

那些小妖聽言急入裡邊報導：“大王！禍事了！禍事了！”

三個老妖正把唐僧拿在那洞中深遠處那裡問甚麼青紅皂白教小的選剝了衣裳汲湍中清水洗淨算計要細切細銼著酥合香油煎吃忽聞得報聲“禍事”老大著驚問是何故。小妖道：“大門前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尚嚷道：大王攝了他師父來教快送出去免吾等性命；不然就要掀翻窩巢教我們都化為膿血哩！”那老妖聽說個個心驚道：“才拿了這廝還不曾問他個姓名來歷。小的們且把衣服與他穿了帶過來審他一審端是何人何自而來也。”眾妖一擁上前把唐僧解了索穿了衣服推至座前唬得唐僧戰兢兢的跪在下麵只叫：“大王饒命饒命！”三個妖精異口同聲道：“你是那方來的和尚？怎麼見佛像不躲卻衝撞我的雲路？”唐僧磕頭道：“貧僧是東土大唐駕下差來的前往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祖取經的。因到金平府慈雲寺打齋蒙那寺僧留過元宵看燈。正在金燈橋上見大王顯現佛像貧僧乃肉眼凡胎見佛就拜故此衝撞大王雲路。”那妖精道：“你那東土到此路程甚遠一行共有幾眾都叫甚名字快實實供來我饒你性命。”唐僧道：“貧僧俗名陳玄奘自幼在金山寺為僧。後蒙唐皇敕賜在長安洪福寺為僧官。

又因魏徵丞相夢斬涇河老龍唐王遊地府回生陽世開設水 6 大會度陰魂蒙唐王又選賜貧僧為壇主大闡都綱。幸觀世音菩薩出現指化貧僧說西天大雷音寺有三藏真經可以度亡者升天差貧僧來取因賜號三藏即倚唐為姓所以人都呼我為唐三藏。我有三個徒弟大的個姓孫名悟空行者乃齊天大聖歸正。”群妖聞得此名著了一驚道：“這個齊天大聖可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唐僧道：“正是正是。第二個姓豬名悟能八戒乃天蓬大元帥轉世。第三個姓沙名悟淨和尚乃捲簾大將臨凡。”三個妖王聽說個個心驚道：“早是不曾吃他。小的們且把唐僧將鐵鍊鎖在後面待拿他三個徒弟來湊吃。”遂點了一群山牛精、水牛精、黃牛精各持兵器走出門掌了號頭搖旗擂鼓。

三個妖披掛整齊都到門外喝道：“是誰人敢在我這裡吆喝！”行者閃在石崖上仔細觀看那妖精生得：彩面環睛二角崢嶸。尖尖四隻耳靈竅閃光明。一體花紋如彩畫滿身錦繡若蜚英。第一個頭頂狐裘花帽暖一臉昂毛熱氣騰；第二個身掛輕紗飛烈焰四蹄花瑩玉玲玲；第三個威雄聲吼如雷振獠牙尖利賽銀針。個個勇而猛手持三樣兵：一個使鉞斧一個大刀能；但看第三個肩上橫擔扢撻藤。又見那七長八短、七肥八瘦的大大小小妖精都是些牛頭鬼怪各執槍棒。有三面大旗旗上明明書著“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塵大王”。孫行者看了一會忍耐不得上前高叫道：“潑賊怪！認得老孫麼？”

那妖喝道：“你是那鬧天宮的孫悟空？真個是聞名不曾見面見面羞殺天神！你原來是這等個猢猻兒敢說大話！”行者大怒罵道：“我把你這個偷燈油

的賊！油嘴妖怪不要胡談！快還我師父來！”趕近前輪鐵棒就打。那三個老妖舉三般兵器急架相迎。這一場在山凹中好殺：鉞斧鋼刀扢撻藤猴王一棒敢來迎。辟寒辟暑辟塵怪認得齊天大聖名。棒起致令神鬼怕斧來刀砍亂飛騰。好一個混元有法真空像！抵住三妖假佛形。那三個偷油潤鼻今年犯務捉欽差駕下僧。這個因師不懼山程遠那個為嘴常年設獻燈。乒乓只聽刀斧響劈朴惟聞棒有聲。

沖衝撞撞三攢一架架遮遮各顯能。一朝鬥至天將晚不知那個虧輸那個贏。孫行者一條棒與那三個妖魔鬥經百五十合天色將晚勝負未分。只見那辟塵大王把扢撻藤閃一閃跳過陣前將旗搖了一搖那夥牛頭怪簇擁上前把行者圍在垓心各輪兵器亂打將來。行者見事不諧呼喇的縱起筋斗雲敗陣而走。那妖更不來趕招回群妖安排些晚食眾各吃了。也叫小妖送一碗與唐僧只待拿住孫行者等才要整治。那師父一則長齋二則愁苦哭啼啼的未敢沾唇不題。

卻說行者駕雲回至慈雲寺內叫聲“師弟！”那八戒沙僧正自盼望商量聽得叫時一齊出接道：“哥哥如何去這一日方回？端的師父下落何如？”行者笑道：“昨夜聞風而趕至天曉到一山不見。幸四值功曹傳通道：那山叫做青龍山山中有一玄英洞。洞中有三個妖精喚做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塵大王。

原來積年在此偷油假變佛像哄了金平府官員人等。今年遇見我們他不知好歹反連師父都攝去。老孫審得此情吩咐功曹等眾暗中保護師父我尋近門前叫罵。那三怪齊出都象牛頭鬼形。大的個使鉞斧第二個使大刀第三個使藤棍後引一窩子牛頭鬼怪搖旗擂鼓與老孫鬥了一日殺個手平。那妖王搖動旗小妖都來我見天晚恐不能取勝所以駕筋斗回來也。”八戒道：“那裡想是酆都城鬼王弄喧。”沙僧道：“你怎麼就猜道是酆都城鬼王弄喧？”八戒笑道：“哥哥說是牛頭鬼怪故知之耳。”行者道：“不是！不是！若論老孫看那怪是三隻犀牛成的精。”八戒道：“若是犀牛且拿住他鋸下角來倒值好幾兩銀子哩！”正說處眾僧道：“孫老爺可吃晚齋？”行者道：“方便吃些兒不吃也罷。”眾僧道：“老爺征戰這一日豈不饑了？”

行者笑道：“這日把兒那裡便得饑！老孫曾五百年不吃飲食哩！”眾僧不知是實只以為說笑。須臾拿來行者也吃了道：

“且收拾睡覺待明日我等都去相持拿住妖王庶可救師父也。”沙僧在旁道：“哥哥說那裡話！常言道停留長智。那妖精倘或今晚不睡把師父害了卻如之何？不若如今就去嚷得他措手不及方才好救師父。少遲恐有失也。”八戒聞言抖擻神威道：“沙兄弟說得是！我們都趁此月光去降魔耶！”行者依言即吩咐寺僧：“看守行李馬匹待我等把妖精捉來對本府刺史證其假佛免卻燈油以蘇概

縣小民之困卻不是好？”眾僧領諾稱謝不已。他三個遂縱起祥雲出城而去。正是那：懶散無拘禪性亂災危有分道心蒙。畢竟不知此去勝敗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戰青龍山 四星挾捉犀牛怪

卻說孫大聖挾同二弟滾著風駕著雲向東北艮地上頃刻至青龍山玄英洞口按落雲頭。八戒就欲築門行者道：“且消停待我進去看看師父生死如何再好與他爭持。”沙僧道：

“這門閉緊如何得進？”行者道：“我自有法力。”好大聖收了棒撚著訣念聲咒語叫“變！”即變做個火焰蟲兒。真個也疾伶！你看他：展翅星流光燦古雲腐草為螢。神通變化不非輕自有徘徊之性。飛近石門懸看旁邊瑕縫穿風。將身一縱到幽庭打探妖魔動靜。他自飛入只見幾隻牛橫敧直倒一個個呼吼如雷盡皆睡熟。又至中廳裡面全無消息。四下門戶通關不知那三個妖精睡在何處。才轉過廳房向後又照只聞得啼泣之聲乃是唐僧鎖在後房檐柱上哭哩。行者暗暗聽他哭甚只見他哭道：“一別長安十數年登山涉水苦熬煎。幸來西域逢佳節喜到金平遇上元。不識燈中假佛像概因命裡有災愆。賢徒追襲施威武但願英雄展大權。”行者聞言滿心歡喜展開翅飛近師前。唐僧揩淚道：“呀！西方景象不同此時正月蟄蟲始振為何就有螢飛？”行者忍不住叫聲：“師父我來了！”

唐僧喜道：“悟空我心說正月怎得螢火原來是你。”行者即現了本相道：“師父啊為你不識真假誤了多少路程費了多少心力。我一行說不是好人你就下拜卻被這怪侮暗燈光盜取酥合香油連你都攝將來了。我當吩咐八戒沙僧回寺看守我即聞風追至此間不識地名幸遇四值功曹傳報說此山名青龍山玄英洞。我日間與此怪鬥至天晚方回與師弟輩細道此情卻就不曾睡同他兩個來此。我恐夜深不便交戰又不知師父下落所以變化進來打聽師情。”唐僧喜道：“八戒沙僧如今在外邊哩？”行者道：“在外邊才子老孫看時妖精都睡著。我且解了鎖搠開門帶你出去罷。”唐僧點頭稱謝。

行者使個解鎖法用手一抹那鎖早自開了領著師父往前正走忽聽得妖王在中廳內房裡叫道：“小的們緊閉門戶小心火燭。這會怎麼不叫更巡邏梆鈴都不響了？”原來那夥小妖征戰一日俱辛辛苦苦睡著聽見叫喚卻才醒了。梆鈴響處有幾個執器械的敲著鑼從後而走可哥的撞著他師徒兩個。眾小妖一齊喊道：“好和尚啊！扭開鎖往那裡去！”行者不容分說掣出棒幌一幌碗來粗細就打。棒起處打死兩個其餘的丟了器械近中廳打著門叫：“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毛臉和尚在家裡打殺人了！”那三怪聽見一轂轆爬將起來只教“拿住！拿住！”唬得個唐僧手軟腳軟。行者也不顧師父一路棒滾向前來。眾小妖遮架不住被他放

倒三兩個推倒兩三個打開幾層門徑自出來叫道：“兄弟們何在？”八戒沙僧正舉著鈀杖等待道：“哥哥如何了？”行者將變化入裡解放師父正走被妖驚覺顧不得師父打出來的事講說一遍不題。

那妖王把唐僧捉住依然使鐵索鎖了執著刀輪著斧燈火齊明問道：“你這廝怎樣開鎖那猴子如何得進快早供來饒你之命！不然就一刀兩段！”慌得那唐僧戰戰兢兢的跪道：

“大王爺爺！我徒弟孫悟空他會七十二般變化。才變個火焰蟲兒飛進來救我。不期大王知覺被小大王等撞見是我徒弟不知好歹打傷兩個眾皆喊叫舉兵著火他遂顧不得我走出去了。”三個妖王呵呵大笑道：“早是驚覺未曾走了！”叫小的們把前後門緊緊關閉亦不喧嘩。沙僧道：“閉門不喧嘩想是暗弄我師父我們動手耶！”行者道：“說的是快早打門。”那呆子賣弄神通舉鈀盡力築去把那石門築得粉碎卻又厲聲喊罵道：“偷油的賊怪！快送吾師出來也！”唬得那門內小妖滾將進去報導：“大王不好了！不好了！前門被和尚打破了！”三個妖王十分煩惱道：“這廝著實無禮！”即命取披掛結束了各持兵器帥小妖出門迎敵。此時約有三更時候半天中月明如晝。走出來更不打話便就輪兵。這裡行者抵住鉞斧八戒敵住大刀沙僧迎住大棍。這場好殺：僧三眾棍杖鈀三個妖魔膽氣加。鉞斧鋼刀藤紇褡只聞風響並塵沙。初交幾合噴愁霧次後飛騰散彩霞釘鈀解數隨身滾鐵棒英豪更可誇。降妖寶杖人間少妖怪頑心不讓他。鉞斧口明尖鐏利藤條節懞一身花。大刀幌亮如門扇和尚神通偏賽他。這壁廂因師性命狠打那壁廂不放唐僧劈臉撾。斧剁棒迎爭勝負鈀輪刀砍兩交搽。扢撻藤條降怪杖翻翻覆複逞豪華。三僧三怪賭鬥多時不見輸贏。那辟寒大王喊一聲叫：“小的們上來！”眾精各執兵刃齊來早把個八戒絆倒在地被幾個水牛精揪揪扯扯拖入洞裡捆了。沙僧見沒了八戒只見那群牛喊嚨聲。即掣寶杖望辟塵大王虛丟了架子要走又被群精一擁而來拉了個躘踵急掙不起也被捉去捆了。行者覺道難為縱筋斗雲脫身而去。當時把八戒沙僧拖至唐僧前。唐僧見了滿眼垂淚道：

“可憐你二人也遭了毒手！悟空何在？”沙僧道：“師兄見捉住我們他就走了。”唐僧道：“他既走了必然那裡去求救。但我等不知何日方得脫網。”師徒們淒淒慘慘不題。

卻說行者駕筋斗雲複至慈雲寺寺僧接著來問：“唐老爺救得否？”行者道：“難救！難救！那妖精神通廣大我弟兄三個與他三個鬥了多時被他呼小妖先捉了八戒後捉了沙僧老孫幸走脫了。”眾僧害怕道：“爺爺這般會騰雲駕霧還捉獲不得想老師父被傾害也。”行者道：“不妨！不妨！我師父自有伽藍、揭諦、丁甲等神暗中護佑卻也曾吃過草還丹料不傷命只是那妖精有本事。汝等可好看馬匹行李等老孫上天去求救兵來。”眾僧膽怯道：“爺爺又能上天？”

行者笑道：“天宮原是我的舊家。當年我做齊天大聖因為亂了蟠桃會被我佛收降如今沒奈何保唐僧取經將功折罪。一路上輔正除邪我師父該有此難汝等卻不知也。”眾僧聽此言又磕頭禮拜。行者出得門打個呼哨即時不見。

好大聖早至西天門外忽見太白金星與增長天王殷、朱、陶、許四大靈官講話。他見行者來都慌忙施禮道：“大聖那裡去？”行者道：“因保唐僧行至天竺國東界金平府旻天縣我師被本縣慈雲寺僧留賞元宵。比至金燈橋有金燈三盞點燈用酥合香油價貴白金五萬餘兩年年有諸佛降祥受用。正看時果有三尊佛像降臨我師不識好歹上橋就拜。我說不是好人早被他侮暗燈光連油並我師一風攝去。我隨風追襲至天曉到一山幸四功曹報導那山名青龍山山有玄英洞洞有三怪名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塵大王。老孫急上門尋討與他賭鬥一陣未勝。是我變化入裡見師父鎖住未傷隨解了欲出又被他知覺我遂走了。後又同八戒沙僧苦戰複被他將二人也捉去捆了。老孫因此特啟玉帝查他來歷請命將降之。”

金星呵呵冷笑道：“大聖既與妖怪相持豈看不出他的出處？”

行者道：“認便認得是一夥牛精。只是他大有神通急不能降也。”金星道：“那是三個犀牛之精。他因有天文之象累年修悟成真亦能飛雲步霧。其怪極愛乾淨常嫌自己影身每欲下水洗浴。他的名色也多：有兕犀有雄犀有牯犀有斑犀又有胡冒犀、墮羅犀、通天花文犀都是一孔三毛二角行于江海之中能開水道。似那辟寒、辟暑、辟塵都是角有貴氣故以此為名而稱大王也。若要拿他只是四木禽星見面就伏。”行者連忙唱喏問道：“是那四木禽星？煩長庚老一一明示明示。”金星笑道：“此星在鬥牛宮外羅布乾坤。你去奏聞玉帝便見分曉。”

行者拱拱手稱謝徑入天門裡去。

不一時到于通明殿下先見葛邱張許四大天師。天師問道：“何往？”行者道：“近行至金平府地方因我師寬放禪性元夜觀燈遇妖魔攝去。老孫不能收降特來奏聞玉帝求救。”四天師即領行者至靈霄寶殿啟奏。各各禮畢備言其事玉帝傳旨：“教點那路天兵相助？”行者奏道：“老孫才到西天門遇長庚星說那怪是犀牛成精惟四木禽星可以降伏。”玉帝即差許天師同行者去鬥牛宮點四木禽星下界收降。

及至宮外早有二十八宿星辰來接天師道：“吾奉聖旨教點四木禽星與孫大聖下界降妖。”旁即閃過角木蛟、鬥木獬、奎木狼、井木犴應聲呼道：“孫大聖點我等何處降妖？”行者笑道：“原來是你。這長庚老兒卻隱匿我不解其意早說是二十八宿中的四木老孫徑來相請又何必勞煩旨意？”四木道：“大聖說

那裡話！我等不奉旨意誰敢擅離？端的是那方？快早去來。”行者道：“在金平府東北艮地青龍山玄英洞犀牛成精。”

鬥木獬、奎木狼、角木蛟道：“若果是犀牛成精不須我們只消井宿去罷。他能上山吃虎下海擒犀。”行者道：“那犀不比望月之犀乃是修行得道都有千年之壽者。須得四位同去才好切勿推調倘一時一位拿他不住卻不又費事了？”天師道：“你們說得是甚話！旨意著你四人豈可不去？趁早飛行我回旨去也。”那天師遂別行者而去。四木道：“大聖不必遲疑你先去索戰引他出來我們隨後動手。”行者即近前罵道：“偷油的賊怪！還我師來！”原來那門被八戒築破幾個小妖弄了幾塊板兒搪住在裡邊聽得罵詈急跑進報導：“大王孫和尚在外面罵哩！”辟塵兒道：“他敗陣去了這一日怎麼又來？想是那裡求些救兵來了。”辟寒、辟暑道：“怕他甚麼救兵！快取披掛來！小的們都要用心圍繞休放他走了。”那夥精不知死活一個個各執槍刀搖旗擂鼓走出洞來對行者喝道：“你個不怕打的猢猻兒你又來了！”行者最惱得是這猢猻二字咬牙狠舉鐵棒就打。三個妖王調小妖跑個圈子陣把行者圈在垓心。那壁廂四木禽星一個個各輪兵刃道：“孽畜！休動手！”那三個妖王看他四星自然害怕俱道：“不好了！不好了！他尋將降手兒來了！小的們各顧性命走耶！”只聽得呼呼吼吼喘喘呵呵眾小妖都現了本身：原來是那山牛精、水牛精、黃牛精滿山亂跑。那三個妖王也現了本相放下手來還是四隻蹄子就如鐵炮一般徑往東北上跑。這大聖帥井木犴、角木蛟緊追急趕略不放鬆。惟有鬥木獬、奎木狼在東山凹裡、山頭上、山澗中、山谷內把些牛精打死的、活捉的盡皆收淨。卻向玄英洞裡解了唐僧、八戒、沙僧。沙僧認得是二星隨同拜謝因問：“二位如何到此相救？”二星道：“吾等是孫大聖奏玉帝請旨調來收怪救你也。”唐僧又滴淚道：“我悟空徒弟怎麼不見進來？”二星道：“那三個老怪是三隻犀牛他見吾等各各顧命向東北艮方逃遁。孫大聖帥井木犴、角木蛟追趕去了。我二星掃蕩群牛到此特來解放聖僧。”唐僧複又頓拜謝朝天又拜八戒攙起道：“師父禮多必詐不須只管拜了。四星官一則是玉帝聖旨二則是師兄人情。今既掃蕩群妖還不知老妖如何降伏我們且收拾些細軟東西出來掀翻此洞以絕其根回寺等候師兄罷。”奎木狼道：“天蓬元帥說得有理。你與捲簾大將保護你師回寺安歇待吾等還去艮方迎敵。”八戒道：“正是正是你二位還協同一捉必須剿盡方好回旨。”二星官即時追襲。八戒與沙僧將他洞內細軟寶貝有許多珊瑚、瑪瑙、珍珠、琥珀、琤琚、寶貝、美玉、良金搜出一石搬在外面請師父到山崖上坐了他又進去放起火來把一座洞燒成灰燼卻才領唐僧找路回金平慈雲寺去。正是：經雲泰極還生否好處逢凶實有之。

愛賞花燈禪性亂喜游美景道心漓。大丹自古宜長守一失原來到底虧。緊閉牢拴休曠蕩須臾懈怠見參差。

且不言他三眾得命回寺卻表鬥木獬、奎木狼二星官駕雲直向東北艮方趕妖怪來。二人在那半空中尋看不見直到西洋大海遠望見孫大聖在海上吆喝。他兩個按落雲頭道：“大聖妖怪那裡去了？”行者恨道：“你兩個怎麼不來追降？這會子卻冒冒失失的問甚？”鬥木獬道：“我見大聖與井、角二星戰敗妖魔追趕料必擒拿。我二人卻就掃蕩群精入玄英洞救出你師父、師弟。搜了山燒了洞把你師父付託與你二弟領回府城慈雲寺。多時不見車駕回轉故又追尋到此也。”行者聞言方才喜謝道：“如此卻是有功多累！多累！但那三個妖魔被我趕到此間他就鑽下海去。當有井、角二星緊緊追拿教老孫在岸邊抵擋。你兩個既來且在岸邊把截等老孫也再去來。”

好大聖輪著棒撚著訣辟開水徑直入波濤深處只見那三個妖魔在水底下與井木犴、角木蛟捨死忘生苦鬥哩。他跳近前喊道：“老孫來也！”那妖精抵住二星官措手不及正在危難之處忽聽得行者叫喊顧殘生撥轉頭往海心裡飛跑。原來這怪頭上角極能分水只聞得花花花衝開明路。這後邊二星官並孫大聖並力追之。

卻說西海中有個探海的夜叉巡海的介士遠見犀牛分開水勢又認得孫大聖與二天星即赴水晶宮對龍王慌慌張張報導：“大王！有三隻犀牛被齊天大聖和二位天星趕來也！”老龍王敖順聽言即喚太子摩昂：“快點水兵想是犀牛精闖寒、辟暑、辟塵兒三個惹了孫行者。今既至海快快拔刀相助。”敖摩昂得令即忙點兵。頃刻間龜鱉黿鼉鯁魚白鱖鯉與蝦兵蟹卒等各執槍刀一齊吶喊騰出水晶宮外擋住犀牛精。犀牛精不能前進急退後又有井、角二星並大聖攔阻慌得他失了群各各逃生四散奔走早把個辟塵兒被老龍王領兵圍住。孫大聖見了心歡叫道：“消停消停！捉活的不要死的。”摩昂聽令一擁上前將辟塵兒扳翻在地用鐵鉤子穿了鼻攢蹄捆倒。

老龍王又傳號令教分兵趕那兩個協助二星官擒拿。即時小龍王帥眾前來只見井木犴現原身按住辟寒兒大口小口的啃著吃哩。摩昂高叫道：“井宿！井宿！莫咬死他孫大聖要活的不要死的哩。”連喊數喊已是被他把頸項咬斷了。摩昂吩咐蝦兵蟹卒將個死犀牛抬轉水晶宮卻又與井木犴向前追趕。只見角木蛟把那辟暑兒倒趕回來隻撞著井宿。摩昂帥龜鱉黿鼉撒開簸箕陣圍住那怪只教：“饒命！饒命！”井木犴走近前一把揪住耳朵奪了他的刀叫道：“不殺你！不殺你！

拿與孫大聖落去來。”當即倒干戈複至水晶宮外報導：“都捉來也。”行者見一個斷了頭血淋津的倒在地下一個被井木犴拖著耳朵推跪在地近前仔細看了道：“這頭不是兵刀傷的啊。”摩昂笑道：“不是我喊得緊連身子都著井星官吃了。”行者道：“既是如此也罷取鋸子來鋸下他的這兩隻角剝了皮帶去。

犀牛肉還留與龍王賢父子享之。”又把辟塵兒穿了鼻教角木蛟牽著；辟暑兒也穿了鼻教井木犴牽著：“帶他上金平府見那刺史官明究其由問他個積年假佛害民然後的決。”

眾等遵言辭龍王父子都出西海牽著犀牛會著奎、鬥二星駕雲霧徑轉金平府。行者足踏祥光半空中叫道：“金平府刺史、各佐 2 郎官並府城內外軍民人等聽著：吾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的聖僧。你這府縣每年家供獻金燈假充諸佛降祥者即此犀牛之怪。我等過此因元夜觀燈見這怪將燈油並我師父攝去是我請天神收伏。今已掃清山洞剿盡妖魔不得為害以後你府縣再不可供獻金燈勞民傷財也。”那慈雲寺裡八戒沙僧方保唐僧進得山門只聽見行者在半空言語即便撇了師父丟下擔子縱風雲起到空中問行者降妖之事。行者道：“那一隻被井星咬死已鋸角剝皮帶來兩隻活拿在此。”

八戒道：“這兩個索性推下此城與官員人等看看也認得我們是聖是神左右累四位星官收雲下地同到府堂將這怪的決。

已此情真罪當再有甚講！”四星道：“天蓬帥近來知理明律卻好呀！”八戒道：“因做了這幾年和尚也略學得些兒。”

眾神果推落犀牛一簇彩雲降至府堂之上。唬得這府縣官員城裡城外人等都家家設香案戶戶拜天神。少時間慈雲寺僧把長老用轎抬進府門會著行者口中不離“謝”字道：

“有勞上宿星官救出我等因不見賢徒懸懸在念今幸得勝而回！然此怪不知趕向何方才捕獲也！”行者道：“自前日別了尊師老孫上天查訪蒙太白金星識得妖魔是犀牛指示請四木禽星。當時奏聞玉帝蒙旨差委直至洞**戰。妖王走了又蒙鬥、奎二宿救出尊師。老孫與井、角二宿並力追妖直趕到西洋大海又虧龍王遣子帥兵相助所以捕獲到此審究也。”長老讚揚稱謝不已。又見那府縣正官並佐 2 領都在那裡高燒寶燭滿鬥焚香朝上禮拜。少頃間八戒起性來掣出戒刀將辟塵兒頭一刀砍下又一刀把辟暑兒頭也砍下隨即取鋸子鋸下四隻角來。孫大聖更有主張就教：“四位星官將此四隻犀角拿上界去進貢玉帝回繳聖旨。”把自己帶來的二隻：“留一隻在府堂鎮庫以作向後免征燈油之證；我們帶一隻去獻靈山佛祖。”四星心中大喜即時拜別大聖忽駕彩雲回奏而去。

府縣官留住他師徒四眾大排素宴遍請鄉官陪奉。一壁廂出給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下年不許點設金燈永蠲買油大戶之役；一壁廂叫屠子宰剝犀牛之皮硝熟熏幹製造鎧甲把肉普給官員人等；又一壁廂動支枉罰無礙錢糧買民間空地起建四星降妖之廟；又為唐僧四眾建立生祠各各樹碑刻文用傳千古以為報謝。師徒們

索性寬懷領受又被那二百四十家燈油大戶這家酬那家請略無虛刻。八戒遂心滿意受用把洞裡搜來的寶物每樣各籠些須在袖以為各家齋筵之賞。

住經個月猶不得起身長老吩咐：“悟空將餘剩的寶物盡送慈雲寺僧以為酬禮。瞞著那些大戶人家天不明走罷。恐只管貪樂誤了取經惹佛祖見罪、又生災厄深為不便。”行者隨將前件一一處分。

次日五更早起喚八戒備馬。那呆子吃了自在酒飯睡得夢夢乍道：“這早備馬怎的？”行者喝道：“師父教走路哩！”呆子抹抹臉道：“又是這長老沒正經！二百四十家大戶都請才吃了有三十幾頓飽齋怎麼又弄老豬忍餓！”長老聽言罵道：“饢糟的夯貨！莫胡說！快早起來！再若強嘴教悟空拿金箍棒打牙！”

那呆子聽見說打慌了手腳道：“師父今番變了常時疼我愛我念我蠢夯護我哥要打時他又勸解；今日怎麼狠轉教打麼？”行者道：“師父怪你為嘴誤了路程快早收拾行李備馬免打！”那呆子真個怕打跳起來穿了衣服吆喝沙僧：“快起來！

打將來了！”沙僧也隨跳起各各收拾皆完。長老搖手道：“寂寂悄悄的不要驚動寺僧。”連忙上馬開了山門找路而去。這一去正所謂：暗放玉籠飛彩鳳私開金鎖走蛟龍。畢竟不知天明時酬謝之家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給孤園問古談因 天竺國朝王遇偶

起念斷然有愛留情必定生災。靈明何事辨三台？行滿自歸元海。不論成仙成佛須從個裡安排。清清淨淨絕塵埃果正飛升上界。卻說寺僧天明不見了三藏師徒都道：“不曾留得不曾別得不曾求告得清清的把個活菩薩放得走了！”正說處只見南關廂有幾個大戶來請眾僧撲掌道：“昨晚不曾防禦今夜都駕雲去了。”眾人齊望空拜謝。此言一講滿城中官員人等盡皆知之叫此大戶人家俱治辦五牲花果往生祠祭獻酬恩不題。

卻說唐僧四眾餐風宿水一路平寧行有半個多月。忽一日見座高山唐僧又悚懼道：“徒弟那前面山嶺峻峭是必小心！”行者笑道：“這邊路上將近佛地斷乎無甚妖邪師父放懷勿慮。”唐僧道：“徒弟雖然佛地不遠。但前日那寺僧說到天竺國都下有二千里還不知是有多少路哩。”行者道：“師父你好是又把烏巢禪師《心經》忘記了也？”三藏道：“《般若心經》是我隨身衣缽。自那烏巢禪師教後那一日不念那一時得忘？顛倒也念得來怎會忘得！”行者道：“師父只是念得不曾求那師父解得。”三藏說：“猴頭！怎又說我不曾解得！你解

得麼？”行者道：“我解得我解得。”自此三藏、行者再不作聲。旁邊笑倒一個八戒喜壞一個沙僧說道：“嘴臉！替我一般的做妖精出身又不是那裡禪和子聽過講經那裡應佛僧也曾見過說法？弄虛頭找架子說甚麼曉得解得！怎麼就不作聲？聽講！

請解！”沙僧說：“二哥你也信他。大哥扯長話哄師父走路。他曉得弄棒罷了他那裡曉得講經！”三藏道：“悟能悟淨休要亂說悟空解得是無言語文字乃是真解。”

他師徒們正說話間卻倒也走過許多路程離了幾個山岡路旁早見一座大寺。三藏道：“悟空前面是座寺啊你看那寺倒也不小不大卻也是琉璃碧瓦；半新半舊卻也是八字紅牆。隱隱見蒼松偃蓋也不知是幾千百年間故物到於今；潺潺聽流水鳴弦也不道是那朝代時分開山留得在。山門上大書著布金禪寺；懸扁上留題著上古遺跡。”行者看得是布金禪寺八戒也道是布金禪寺三藏在馬上沉思道：“布金布金這莫不是舍衛國界了麼？”八戒道：“師父奇啊！我跟師父幾年再不曾見識得路今日也識得路了。”三藏說道：“不是我常看經誦典說是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園。這園說是給孤獨長者問太子買了請佛講經。太子說：‘我這園不賣。他若要買我的時除非黃金滿布園地。’給孤獨長者聽說隨以黃金為磚佈滿園地才買得太子祇園才請得世尊說法。我想這布金寺莫非就是這個故事？”八戒笑道：“造化！若是就是這個故事我們也去摸他塊把磚兒送人。”大家又笑了一會三藏才下得馬來。

進得山門只見山門下挑擔的背包的推車的整車坐下；也有睡的去睡講的去講。忽見他們師徒四眾俊的又俊醜的又醜大家有些害怕卻也就讓開些路兒。三藏生怕惹事口中不住只叫：“斯文！斯文！”這時節卻也大家收斂。轉過金剛殿后早有一位禪僧走出卻也威儀不俗。真是：面如滿月光身似菩提樹。擁錫袖飄風芒鞋石頭路。三藏見了問訊。那僧即忙還禮道：“師從何來？”三藏道：“弟子陳玄奘奉東土大唐皇帝之旨差往西天拜佛求經。路過寶方造次奉謁便求借一宿明日就行。”那僧道：“荒山十方常住都可隨喜況長老東土神僧但得供養幸甚。”三藏謝了隨即喚他三人同行過了回廊香積徑入方丈。相見禮畢分賓主坐定行者三人亦垂手坐了。

話說這時寺中聽說到了東土大唐取經僧人寺中若大若小不問長住、掛榻、長老、行童一一都來參見。茶罷擺上齋供。這時長老還正開齋念偈八戒早是要緊饅頭、素食、粉湯一攪直下。這時方丈卻也人多有知識的贊說三藏威儀好耍子的都看八戒吃飯。卻說沙僧眼溜看見頭底暗把八戒捏了一把說道：“斯文！”八戒著忙急的叫將起來說道：“斯文斯文！肚裡空空！”沙僧笑道：“二哥你不曉的天下多少斯文若論起肚子裡來正替你我一般哩。”八戒方才肯

住。三藏念了結齋左右徹了席面三藏稱謝。

寺僧問起東土來因三藏說到古跡才問布金寺名之由。

那僧答曰：“這寺原是舍衛國給孤獨園寺又名祇園。因是給孤獨長者請佛講經金磚布地又易今名。我這寺一望之前乃是舍衛國那時給孤獨長者正在舍衛國居住。我荒山原是長者之祇園因此遂名給孤布金寺寺後邊還有祇園基址。近年間若遇時雨滂沱還淋出金銀珠兒有造化的每每拾著。”三藏道：

“話不虛傳果是真！”又問道：“才進寶山見門下兩廊有許多騾馬車擔的行商為何在此歇宿？”眾僧道：“我這山喚做百腳山。

先年且是太平近因天氣迴圈不知怎的生幾個蜈蚣精常在路下傷人。雖不至於傷命其實人不敢走。山下有一座關喚**鳴關但到雞鳴之時才敢過去。那些客人因到晚了惟恐不便權借荒山一宿等雞鳴後便行。”三藏道：“我們也等雞鳴後去罷。”師徒們正說處又見拿上齋來卻與唐僧等吃畢。此時上弦月皎三藏與行者步月閑行又見個道人來報導：“我們老師爺要見見中華人物。”三藏急轉身見一個老和尚手持竹杖向前作禮道：“此位就是中華來的師父？”三藏答禮道：“不敢。”老僧稱讚不已。因問：“老師高壽？”三藏道：“虛度四十五年矣敢問老院主尊壽？”老僧笑道：“比老師癡長一花甲也。”

行者道：“今年是一百零五歲了你看我有多少年紀？”老僧道：

“師家貌古神清況月夜眼花急看不出來。”敘了一會又向後廊看看。三藏道：“才說給孤園基址果在何處？”老僧道：“後門外就是。”快教開門但見是一塊空地還有些碎石迭的牆腳。

三藏合掌歎曰：“憶昔檀那須達多曾將金寶濟貧屙。祇園千古留名在長者何方伴覺羅？”

他都玩著月緩緩而行行近後門外至臺上又坐了一坐。

忽聞得有啼哭之聲三藏靜心誠聽哭的是爺娘不知苦痛之言。他就感觸心酸不覺淚墮回問眾僧道：“是甚人在何處悲切？”老僧見問即命眾僧先回去煎茶見無人方才對唐僧行者下拜。三藏攙起道：“老院主為何行此禮？”老僧道：“弟子年歲百余略通人事。每於禪靜之間也曾見過幾番景象。若老爺師徒弟子聊知一二與他人不同。若言悲切之事非這位師家明辨不得。”行者道：“你且說是甚事？”老僧道：“舊年今日弟子正明性月之時忽聞一陣風響就有悲怨之

聲。弟子下榻到祇園基上看處乃是一個美貌端正之女。我問他：‘你是誰家女子？為甚到於此地？’那女子道：‘我是天竺國國王的公主。因為月下觀花被風刮來的。’我將他鎖在一間敝空房裡將那房砌作個監房模樣門上止留一小孔僅遞得碗過。當日與眾僧傳道是個妖邪被我捆了但我僧家乃慈悲之人不肯傷他性命。每日與他兩頓粗茶粗飯吃著度命。那女子也聰明即解吾意恐為眾僧點汙就裝風作怪尿裡眠屎裡臥。白日家說胡話呆呆鄧鄧的；到夜靜處卻思量父母啼哭。我幾番家進城乞化打探公主之事全然無損。故此堅收緊鎖更不放出。今幸老師來國萬望到了國中廣施法力辨明辨明一則救拔良善二則昭顯神通也。”三藏與行者聽罷切切在心。正說處只見兩個小和尚請吃茶安置遂而回去。

八戒與沙僧在方丈中突突噥噥的道：“明日要雞鳴走路此時還不來睡！”行者道：“呆子又說甚麼？”八戒道：“睡了罷這等夜深還看甚麼景致。”因此老僧散去唐僧就寢。正是那：人靜月沉花夢悄暖風微透壁窩紗。銅壺點點看三汲銀漢明明照九華。

當夜睡還未久即聽雞鳴那前邊行商烘烘皆起引燈造飯。這長老也喚醒八戒沙僧扣馬收拾行者叫點燈來。那寺僧已先起來安排茶湯點心在後候敬。八戒歡喜吃了一盤饃饃把行李馬匹牽出。三藏、行者對眾辭謝老僧又向行者道：

“悲切之事在心在心！”行者笑道：“謹領謹領！我到城中自能聆音而察理見貌而辨色也。”那夥行商哄哄嚷嚷的也一同上了大路將有寅時過了雞鳴關。至巳時方見城垣真是鐵甕金城神洲天府。那城：虎踞龍蟠形勢高鳳樓麟閣彩光搖。

禦溝流水如環帶福地依山插錦標。曉日旌旗明輦路春風簫鼓遍溪橋。國王有道衣冠勝五穀豐登顯俊豪。

當日入於東市街眾商各投旅店。他師徒們進城正走處有一個會同館驛三藏等徑入驛內。那驛內管事的即報驛丞道：“外面有四個異樣的和尚牽一匹白馬進來了。”驛丞聽說有馬就知是官差的出廳迎迓。三藏施禮道：“貧僧是東土唐朝欽差靈山大雷音見佛求經的隨身有關文入朝照驗。借大人高衙一歇事畢就行。”驛丞答禮道：“此衙門原設待使客之處理當款迓請進請進。”三藏喜悅教徒弟們都來相見。那驛丞看見嘴臉醜陋暗自心驚不知是人是鬼戰兢兢的只得看茶擺齋。三藏見他驚怕道：“大人勿驚我等三個徒弟相貌雖醜心地俱良俗謂山惡人善何以懼為！”驛丞聞言方才定了心性問道：“國師唐朝在於何方？”三藏道：“在南贍部洲中華之地。”又問：“幾時離家？”三藏道：“貞觀十三年今已曆過十四載苦經了些萬水千山方到此處。”驛丞道：“神僧！神僧！”三藏問道：“上國天年幾何？”驛丞道：“我敝處乃大天竺國自太祖太

宗傳到今已五百餘年。現在位的爺爺愛山水花卉號做怡宗皇帝改元靖宴今已二十八年了。”三藏道：“今日貧僧要去見駕倒換關文不知可得遇朝？”驛丞道：“好！好！

正好！近因國王的公主娘娘年登二十青春正在十字街頭高結彩樓拋打繡球撞天婚招駙馬。今日正當熱鬧之際想我國王爺爺還未退期若欲倒換關文趁此時好去。”三藏欣然要走只見擺上齋來遂與驛丞、行者等吃了。

時已過午三藏道：“我好去了。”行者道：“我保師父去。”

八戒道：“我去。”沙僧道：“二哥罷麼你的嘴臉不見怎的莫到朝門外裝胖還教大哥去。”三藏道：“悟淨說得好呆子粗夯悟空還有些細膩。”那呆子掬著嘴道：“除了師父我三個的嘴臉也差不多兒。”三藏卻穿了袈裟行者拿了引袋同去。只見街坊上士農工商文人墨客愚夫俗子齊咳咳都道：“看拋繡球去也！”三藏立於道旁對行者道：“他這裡人物衣冠宮室器用言語談吐也與我大唐一般。我想著我俗家先母也是拋打繡球遇舊姻緣結了夫婦。此處亦有此等風俗。”行者道：“我們也去看看如何？”三藏道：“不可！不可！你我服色不便恐有嫌疑。”

行者道：“師父你忘了那給孤布金寺老僧之言：一則去看彩樓二則去辨真假。似這般忙忙的那皇帝必聽公主之喜報那裡視朝理事？且去去來！”三藏聽說真與行者相隨見各項人等俱在那裡看打繡球。呀！那知此去卻是漁翁拋下鉤和線從今釣出是非來。

話表那個天竺國王因愛山水花卉前年帶後妃、公主在御花園月夜賞玩惹動一個妖邪把真公主攝去他卻變做一個假公主。知得唐僧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到此他假借國家之富搭起彩樓欲招唐僧為偶採取元陽真氣以成太乙上仙。

正當午時三刻三藏與行者雜入人叢行近樓下那公主才拈香焚起祝告天地。左右有五七十胭嬌繡女近侍的捧著繡球。

那樓八窗玲瓏公主轉睛觀看見唐僧來得至近將繡球取過來親手拋在唐僧頭上。唐僧著了一驚把個毗盧帽子打歪雙手忙扶著那球那球轂轆的滾在他衣袖之內。那樓上齊聲喊道：“打著個和尚了！打著個和尚了！”噫！十字街頭那些客商人等濟濟哄哄都來奔搶繡球被行者喝一聲把牙偟一偟把腰躬一躬長了有三丈高使個神威弄出醜臉唬得些人跌跌爬爬不敢相近。霎時人散行者還現了本象。那樓上繡女宮娥並大小太監都來對唐僧下拜道：“貴人！貴人！請入朝堂賀喜。”三藏急還禮扶起眾人回頭埋怨行者道：“你這猴頭又是撮弄我也！”

行者笑道：“繡球兒打在你頭上滾在你袖裡幹我何事？埋怨怎麼？”三藏道：“似此怎生區處？”行者道：“師父你且放心。便入朝見駕我回驛報與八戒沙僧等候。若是公主不招你便罷倒換了關文就行；如必欲招你你對國王說召我徒弟來我要吩咐他一聲。那時召我三個入朝我其間自能辨別真假。此是倚婚降怪之計。”唐僧無已從言行者轉身回驛。

那長老被眾宮娥等撮擁至樓前。公主下樓玉手相攙同登寶輦擺開儀從回轉朝門。早有黃門官先奏道：“萬歲公主娘娘攙著一個和尚想是繡球打著現在午門外候旨。”那國王見說心甚不喜意欲趕退又不知公主之意何如只得含情宣入。公主與唐僧遂至金鑾殿下正是一對夫妻呼萬歲兩門邪正拜千秋。禮畢又宣至殿上開言問道：“僧人何來遇朕女拋球得中？”唐僧俯伏奏道：“貧僧乃南贍部洲大唐皇帝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拜佛求經的因有長路關文特來朝王倒換。路過十字街彩樓之下不期公主娘娘拋繡球打在貧僧頭上。貧僧是出家異教之人怎敢與玉葉金枝為偶！萬望赦貧僧死罪倒換關文打早赴靈山見佛求經回我國土永注陛下之天恩也！”國王道：“你乃東土聖僧正是千里姻緣使線牽。寡人公主今登二十歲未婚因擇今日年月日時俱利所以結彩樓拋繡球以求佳偶。可哥的你來拋著朕雖不喜卻不知公主之意如何。”那公主叩頭道：“父王常言嫁雞逐雞嫁犬逐犬。女有誓願在先結了這球告奏天地神明撞天婚拋打。今日打著聖僧即是前世之緣遂得今生之遇豈敢更移！願招他為駙馬。”

國王方喜即宣欽天監正台官選擇日期一壁廂收拾妝奩又出旨曉諭天下。三藏聞言更不謝恩只教“放赦！放赦！”國王道：“這和尚甚不通理。朕以一國之富招你做駙馬為何不在此停用念念只要取經！再若推辭教錦衣官校推出斬了！”長老唬得魂不附體只得戰兢兢叩頭啟奏道：“感蒙陛下天恩但貧僧一行四眾還有三個徒弟在外今當領納只是不曾吩咐得一言萬望召他到此倒換關文教他早去不誤了西來之意。”國王遂准奏道：“你徒弟在何處？”三藏道：“都在會同館驛。”隨即差官召聖僧徒弟領關文西去留聖僧在此為駙馬長老只得起身侍立。有詩為證：大丹不漏要三全苦行難成恨惡緣。道在聖傳修在己善由人積福由天。休逞六根多貪欲頓開一性本來原。無愛無思自清淨管教解脫得然。當時差官至會同館驛宣召唐僧徒弟不題。

卻說行者自彩樓下別了唐僧走兩步笑兩聲喜喜歡歡的回驛。八戒沙僧迎著道：“哥哥你怎麼那般喜笑？師父如何不見？”行者道：“師父喜了。”八戒道：“還未到地頭又不曾見佛取得經回是何來之喜？”行者笑道：“我與師父只走至十字街彩樓之下可哥的被當朝公主拋繡球打中了師父師父被些宮娥、彩女、太監推擁至樓前同公主坐輦入朝招為駙馬此非喜而何？”八戒聽說跌腳捶胸道：“早知我去好來！都是那沙僧憊懶！你不阻我啊我徑奔彩樓之下一繡球打著我老豬那公主招了我卻不美哉妙哉！俊刮標緻停當大家造化耍子兒何等有

趣！”沙僧上前把他臉上一抹道：“不羞！不羞！好個嘴巴骨子！三錢銀子買了老驢自誇騎得！要是一繡球打著你就連夜燒退送紙也還道遲了敢惹你這晦氣進門！”八戒道：“你這黑子不知趣！醜自醜還有些風味。自古道皮肉粗糙骨格堅強各有一得可取。”行者道：“呆子莫胡談！且收拾行李。但恐師父著了急來叫我們卻好進朝保護他。”八戒道：

“哥哥又說差了。師父做了駙馬到宮中與皇帝的女兒交歡又不是爬山蹚路遇怪逢魔要你保護他怎的！他那樣一把子年紀豈不知被窩裡之事要你去扶撘？”行者一把揪住耳朵輪拳罵道：“你這個淫心不斷的夯貨！說那甚胡話！”正吵鬧間只見驛丞來報導：“聖上有旨差官來請三位神僧。”八戒道：“端的請我們為何？”驛丞道：“老神僧幸遇公主娘娘打中繡球招為駙馬故此差官來請。”行者道：“差官在那裡？教他進來。”那官看行者施禮。禮畢不敢仰視只管暗念誦道：“是鬼是怪？

是雷公夜叉？”行者道：“那官兒有話不說為何沉吟？”那官兒慌得戰戰兢兢的雙手舉著聖旨口裡亂道：“我公主有請會親我主公會親有請！”八戒道：“我這裡沒刑具不打你你慢慢說不要怕。”行者道：“莫成道怕你打？怕你那臉哩！快收拾挑擔牽馬進朝見師父議事去也！”這正是：路逢狹道難回避定教恩愛反為仇。畢竟不知見了國王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樂御花園 一怪空懷情欲喜

話表孫行者三人隨著宣召官至午門外黃門官即時傳奏宣進。他三個齊齊站定更不下拜國王問道：“那三位是聖僧駙馬之高徒？姓甚名誰？何方居住？因甚事出家？取何經卷？”

行者即近前意欲上殿旁有護駕的喝道：“不要走！有甚話立下奏來。”行者笑道：“我們出家人得一步就進一步。”隨後八戒沙僧亦俱近前。長老恐他村魯驚駕便起身叫道：“徒弟啊陛下問你來因你即奏上。”行者見他那師父在旁侍立忍不住大叫一聲道：“陛下輕人重己！既招我師為駙馬如何教他侍立？世間稱女夫謂之貴人豈有貴人不坐之理！”國王聽說大驚失**退殿恐失了觀瞻只得硬著膽教近侍的取繡墩來請唐僧坐了。行者才奏道：“老孫祖居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父天母地石裂吾生。曾拜至人學成大道。複轉仙鄉嘯聚在洞天福地。下海降龍登山擒獸。消死名上生籍官拜齊天大聖。玩賞瓊樓喜遊寶閣。會天仙日日歌歡；居聖境朝朝快樂。只因亂卻蟠桃宴大反天宮被佛擒伏。困壓在五行山下饑餐鐵彈渴飲銅汁五百年未嘗茶飯。幸我師出東土拜西方觀音教令脫天災離大難皈正在瑜伽門下。舊諱悟空稱名行者。”國王聞得這般名重慌得下了龍床走將來以御手挽定長老道：“駙馬也是朕之天緣得遇你這仙

姻仙眷。”三藏滿口謝恩請國王登位。複問：“那位是第二高徒？”八戒掬嘴揚威道：“老豬先世為人貪歡愛懶。一生混沌亂性迷心。未識天高地厚難明海闊山遙。正在幽閒之際忽然遇一真人。半句話解開業網；兩三言劈破災門。當時省悟立地投師謹修二八之工夫敬煉三三之前後。行滿飛升得天府。荷蒙玉帝厚恩官賜天蓬元帥管押河兵逍遙漢闕。只因蟠桃酒醉戲弄嫦娥謫官銜遭貶臨凡；錯投胎托生豬象。住福陵山造惡無邊。遇觀音指明善道。皈依佛教保護唐僧。

徑往西天拜求妙典。法諱悟能稱為八戒。”國王聽言膽戰心驚不敢觀覷。這呆子越弄精神搖著頭掬著嘴撐起耳朵呵呵大笑。三藏又怕驚駕即叱道：“八戒收斂！”方才叉手拱立假扭斯文。又問：“第三位高徒因甚皈依？”沙和尚合掌道：“老沙原系凡夫因怕輪回訪道。雲遊海角浪蕩天涯。常得衣缽隨身每煉心神在舍。因此虔誠得逢仙侶。養就孩兒配緣姹女。工滿三千合和四相。天界拜玄穹官授捲簾大將侍禦鳳輦龍車封號將軍。也為蟠桃會上失手打破玻璃盞貶在流沙河改頭換面造孽傷生。幸喜菩薩遠遊東土勸我皈依等候唐朝佛子往西天求經果正。從立自新複修大覺指河為姓。法諱悟淨稱名沙僧。”國王見說多驚多喜喜的是女兒招了活佛驚的是三個實乃妖神。正在驚喜之間忽有正台陰陽官奏道：“婚期已定本年本月十二日。壬子辰良周堂通利宜配婚姻。”國王道：“今日是何日辰？”陰陽官奏：“今日初八乃戊申之日猿猴獻果正宜進賢納事。”國王大喜即著當駕官打掃御花園館閣樓亭且請駙馬同三位高徒安歇待後安排合巹佳筵著公主匹配。眾等欽遵國王退朝多官皆散不題。

卻說三藏師徒們都到御花園天色漸晚擺了素膳。八戒喜道：“這一日也該吃飯了。”管辦人即將素米飯、面飯等物整擔挑來。那八戒吃了又添添了又吃直吃得撐腸拄腹方才住手。少頃又點上燈設鋪蓋各自歸寢。長老見左右無人卻恨責行者怒聲叫道：“悟空！你這猢猻番番害我！我說只去倒換關文莫向彩樓前去你怎麼直要引我去看看？如今看得好麼！卻惹出這般事來怎生是好？”行者陪笑道：“師父說先母也是拋打繡球遇舊緣成其夫婦。似有慕古之意老孫才引你去又想著那個給孤布金寺長老之言就此檢視真假。適見那國王之面略有些晦暗之色但只未見公主何如耳。”長老道：“你見公主便怎的？”行者道：“老孫的火眼金睛但見面就認得真假善惡富貴貧窮卻好施為辨明邪正。”沙僧與八戒笑道：“哥哥近日又學得會相面了。”行者道：“相面之士當我孫子罷了。”三藏喝道：“且休調嘴！只是他如今定要招我果何以處之？”行者道：“且到十二日會喜之時必定那公主出來參拜父母等老孫在旁觀看。若還是個真女人你就做了駙馬享用國內之榮華也罷。”三藏聞言越生嗔怒罵道：“好猢猻！你還害我哩！卻是悟能說的我們十節兒已上了九節七八分了你還把熱舌頭鐸我？快早夾著你休開那臭口！再若無禮我就念起咒來教你了當不得！”行者聽說念咒慌得跪在面前道：“莫念莫念！若是真女人待拜堂時我們一齊大鬧皇

宮領你去也。”師徒說話不覺早已入更。正是：沉沉宮漏蔭蔭花香。繡戶垂珠箔閒庭絕火光。秋千索冷空留影羌笛聲殘靜四方。繞屋有花籠月燦隔空無樹顯星芒。杜鵑啼歇蝴蝶夢長。銀漢橫天宇白雲歸故鄉。正是離人情切處風搖嫩柳更淒涼。八戒道：“師父夜深了有事明早再議且睡！且睡！”師徒們果然安歇。

一宵夜景已題早又金雞唱曉。五更三點國王即登殿設朝但見：宮殿開軒紫氣高風吹禦樂透青霄。雲移豹尾旌旗動日射螭頭玉佩搖。香霧細添宮柳綠露珠微潤苑花嬌。山呼舞蹈千官列海晏河清一統朝。眾文武百官朝罷又宣光祿寺安排十二日會喜佳筵今日且整春罍請駙馬在御花園中款玩。吩咐儀制司領三位賢親去會同館少坐著光祿寺安排三席素宴去彼奉陪。兩處俱著教坊司奏樂伏侍賞春景消遲日也。

八戒聞得應聲道：“陛下我師徒自相會更無一刻相離。今日既在御花園飲宴帶我們去耍兩日好教師父替你家做駙馬；

不然這個買賣生意弄不成。”那國王見他醜陋說話粗俗又見他扭頭捏頸掬嘴巴搖耳朵即象有些風氣猶恐攪破親事只得依從便教：“在永鎮華夷閣裡安排二席我與駙馬同坐。留春亭上安排三席請三位別坐恐他師徒們坐次不便。”

那呆子才朝上唱個喏叫聲多謝各各而退。又傳旨教內宮官排宴著三宮六院後妃與公主上頭就為添妝餪子以待十二日佳配。

將有巳時前後那國王排駕請唐僧都到御花園內觀看。

好去處：徑鋪彩石檻鑿雕欄。徑鋪彩石徑邊石畔長奇葩；檻鑿雕欄檻外欄中生異卉。夭桃迷翡翠嫩柳閃黃鸝。步覺幽香來袖滿行沾清味上衣多。鳳台龍沼竹閣松軒。鳳台之上吹簫引鳳來儀；龍沼之間養魚化龍而去。竹閣有詩費盡推敲裁白雪；松軒文集考成珠玉注青編。假山拳石翠曲水碧波深。牡丹亭薔薇架迭錦鋪絨；茉藜檻海棠畦堆霞砌玉。芍藥異香蜀葵奇豔。白梨紅杏鬥芳菲紫蕙金萱爭爛熳。麗春花、木筆花、杜鵑花夭夭灼灼；含笑花、鳳仙花、玉簪花戰戰巍巍。一處處紅透胭脂潤一叢叢芳濃錦繡圍。更喜東風回暖日滿園嬌媚逞光輝。

一行君王幾位觀之良久。早有儀制司官邀請行者三人入留春亭國王攜唐僧上華夷閣各自飲宴。那歌舞吹彈鋪張陳設真是：崢嶸閶闔曙光生鳳閣龍樓瑞靄橫。春色細鋪花草繡天光遙射錦袍明。笙歌繚繞如仙宴杯斝飛傳玉液清。君悅臣歡同玩賞華夷永鎮世康寧。此時長老見那國王敬重無計可奈只得勉強隨喜誠

是外喜而內憂也。坐間見壁上掛著四面金屏屏上畫著春夏秋冬四景皆有題詠皆是翰林名士之詩：《春景詩》曰：“周天一氣轉洪鈞大地熙熙萬象新。桃李爭妍花爛熳燕來畫棟迭香塵。”《夏景詩》曰：“熏風拂拂思遲遲宮院榴葵映日輝。玉笛音調驚午夢芰荷香散到庭幃。”《秋景詩》曰：“金井梧桐一葉黃珠簾不卷夜來霜。燕知社日辭巢去雁折蘆花過別鄉。”《冬景詩》曰：“天雨飛雲暗淡寒朔風吹雪積千山。深宮自有紅爐暖報導梅開玉滿欄。”

那國王見唐僧恣意看詩便道：“駙馬喜玩詩中之味心定善於吟哦如不吝珠玉請依韻各和一如何？”長老是個對景忘情、明心見性之意見國王欽重命和前韻他不覺忽談一句道：“日暖冰消大地鈞。”國王大喜即召侍衛官：“取文房四寶請駙馬和完錄下俟朕緩緩味之。”長老欣然不辭舉筆而和。

和《春景詩》曰：“日暖冰消大地鈞禦園花卉又更新。和風膏雨民沾澤海晏河清絕俗塵。”和《夏景詩》曰：“鬥指南方白晝遲槐雲榴火鬥光輝。黃鸝紫燕啼宮柳巧轉雙聲入絳幃。”和《秋景詩》曰：“香飄橘綠與橙黃松柏青青喜降霜。籬菊半開攢錦繡笙歌韻徹水雲鄉。”和《冬景詩》曰：“瑞雪初晴氣味寒奇峰巧石玉團山。爐燒獸炭煨酥酪袖手高歌倚翠欄。”國王見和大喜稱唱道：“好個袖手高歌倚翠欄！”遂命教坊司以新詩奏樂盡日而散。

行者三人在留春亭亦盡受用各飲了幾杯也都有些酣意正欲去尋長老只見長老已同國王在一閣。八戒呆性作應聲叫道：“好快活！好自在！今日也受用這一下了！卻該趁飽兒睡覺去也！”沙僧笑道：“二哥忒沒修養這氣飽飫如何睡覺？”八戒道：“你那裡知俗語雲吃了飯兒不挺屍肚裡沒板脂哩！”唐僧與國王相別只謹言只謹言既至亭內嗔責他三人道：“這夯貨越村了！這是甚麼去處只管大呼小叫！倘或惱著國王卻不被他傷害性命？”八戒道：“沒事沒事！我們與他親家禮道的他便不好生怪。常言道打不斷的親罵不斷的鄰。大家耍子怕他怎的？”長老叱道教：“拿過呆子來打他二十禪杖！”行者果一把揪翻長老舉杖就打呆子喊叫道：“駙馬爺爺！饒罪饒罪！”旁有陪宴官勸住呆子爬將起來突突囔囔的道：“好貴人！好駙馬！親還未成就行起王法來了！”行者侮著他嘴道：“莫胡說！莫胡說！快早睡去。”他們又在留春亭住了一宿。到明早依舊宴樂。

不覺樂了三四日正值十二日佳辰有光祿寺三部各官回奏道：“臣等自八日奉旨駙馬府已修完專等妝奩鋪設。合巹宴亦已完備葷素共五百余席。”國王心喜正欲請駙馬赴席忽有內宮官對御前啟奏道：“萬歲正宮娘娘有請。”國王遂退入內宮只見那三宮皇后六院嬪妃引領著公主都在昭陽宮談笑。真個是花團錦簇！那一片富麗妖嬈真勝似天堂月殿不亞於仙府瑤宮。有《喜會佳姻》新詞四為證。《喜詞》雲：喜！

喜！喜！欣然樂矣！結婚姻恩愛美。巧樣宮妝嫦娥怎比。龍釵與鳳鑱豔豔飛金縷。櫻唇皓齒朱顏嬝娜如花輕體。錦重重五彩叢中；香拂佛千金隊裡。《會詞》雲：會！會！會！妖嬈嬌媚。賽毛嬙欺楚妹。傾國傾城比花比玉。妝飾更鮮妍釵環多豔麗。蘭心蕙性清高粉臉冰肌榮貴。黛眉一線遠山微窈窕嫣姌攢錦隊。《佳詞》雲：佳！佳！佳！玉女仙娃。深可愛實堪誇。異香馥鬱脂粉交加。天臺福地遠怎似國王家。笑語紛然嬌態笙歌繚繞喧嘩。花堆錦砌千般美看遍人間怎若他。《姻詞雲》：姻！姻！姻！蘭麝香噴。仙子陣美人群。嬪妃換彩公主妝新。雲鬢堆鴉髻霓裳壓鳳裙。一派仙音嘹喨兩行朱紫繽紛。當年曾結乘鸞信今朝幸喜會佳姻。

卻說國王駕到那後妃引著公主並彩女宮娥都來迎接。

國王喜孜孜進了昭陽宮坐下。後妃等朝拜畢國王道：“公主賢女自初八日結彩拋球幸遇聖僧想是心願已足。各衙門官又能體朕心各項事俱已完備。今日正是佳期可早赴合巹之宴不要錯過時辰。”那公主走近前倒身下拜奏道：“父王乞赦小女萬千之罪。有一言啟奏：這幾日聞得宮官傳說唐聖僧有三個徒弟他生得十分醜惡小女不敢見他恐見時必生恐懼。萬望父王將他放出城方好不然驚傷弱體反為禍害也。”國王道：“孩兒不說朕幾乎忘了果然生得有些醜惡連日教他在御花園裡留春亭管待。趁今日就上殿打他關文教他出城卻好會宴。”公主叩頭謝了恩國王即出駕上殿傳旨：“請駙馬共他三位。”原來那唐僧捏指頭兒算日子熬至十二日天未明就與他三人計較道：“今日卻是十二了這事如何區處？”行者道：“那國王我已識得他有些晦氣還未沾身不為大害但只不得公主見面若得出來老孫一覷就知真假方才動作你只管放心。他如今一定來請打我等出城你自應承莫怕。我閃閃身兒就來緊緊隨護你也。”師徒們正講果見當駕官同儀制司來請。行者笑道：“去來！去來”必定是與我們送行好留師父會合。”八戒道：“送行必定有千百兩黃金白銀我們也好買些人事回去到我那丈人家也再會親耍子兒去耶。”沙僧道：“二哥箝著口休亂說只憑大哥主張”遂此將行李馬匹俱隨那些官到於丹墀下。國王見了教請行者三位近前道：“汝等將關文拿上來朕當用寶花押交付汝等外多備盤纏送你三位早去靈山見佛若取經回來還有重謝。留駙馬在此勿得懸念。”行者稱謝遂教沙僧取出關文遞上。國王看了即用了印押了花字又取黃金十錠白金二十錠聊達親禮。八戒原來財色心重即去接了。行者朝上唱個喏道：“聒噪聒噪！”便轉身要走慌著個三藏一轂轆爬起扯住行者咬響牙根道：“你們都不顧我就去了！”行者把手捏著三藏手掌丟個眼色道：“你在這裡寬懷歡會我等取了經回來看你。”那長老似信不信的不肯放手。多官都看見以為實是相別而去。

早見國王又請駙馬上殿著多官送三位出城長老只得放了手上殿。

行者三人同眾出了朝門各自相別。八戒道：“我們當真的走哩？”行者不言語只管走至驛中。驛丞接入看茶擺飯。行者對八戒沙僧道：“你兩個只在此切莫出頭。但驛丞問甚麼事情且含糊答應莫與我說話我保師父去也。”好大聖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作本身模樣與八戒沙僧同在驛內真身卻幌的跳在半空變作一個蜜蜂兒其實小巧。但見：

翅黃口甜尾利隨風飄舞顛狂。最能摘蕊與偷香度柳穿花搖盪。辛苦幾番淘染飛來飛去空忙。釀成濃美自何嘗只好留存名狀。你看他輕輕的飛入朝中。遠見那唐僧在國王左邊繡墩上坐著愁眉不展心存焦燥。徑飛至他毗盧帽上悄悄的爬及耳邊叫道：“師父我來了切莫憂慮。”這句話只有唐僧聽見那夥凡人莫想知覺。唐僧聽見始覺心寬。不一時宮官來請道：“萬歲合巹嘉筵已排設在鵁鶄宮中娘娘與公主俱在宮伺候專請萬歲同貴人會親也。”國王喜之不盡即同駙馬進宮而去。正是那：邪主愛花花作禍禪心動念念生愁。畢竟不知唐僧在內宮怎生解脫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假合真形擒玉兔 真陰歸正會靈元

卻說那唐僧憂憂愁愁隨著國王至後宮只聽得鼓樂喧天隨聞得異香撲鼻低著頭不敢仰視。行者暗裡欣然丁在那毗盧帽頂上運神光睜火眼金睛觀看又只見那兩班彩女擺列的似蕊宮仙府勝強似錦帳春風。真個是：娉婷嬝娜玉質冰肌。一雙雙嬌欺楚女一對對美賽西施。雲髻高盤飛彩鳳娥眉微顯遠山低。笙簧雜奏簫鼓頻吹。宮商角徵羽抑揚高下齊。清歌妙舞常堪愛錦砌花團色色怡。行者見師父全不動念暗自裡咂嘴誇稱道：“好和尚！好和尚！身居錦繡心無愛足步瓊瑤意不迷。”

少時皇后嬪妃簇擁著公主出鵁鶄宮一齊迎接都道聲：

“我王萬歲萬萬歲！”慌的個長老戰戰兢兢莫知所措。行者早已知識見那公主頭頂上微露出一點妖氛卻也不十分兇惡即忙爬近耳朵叫道：“師父公主是個假的。”長老道：“是假的卻如何教他現相。”行者道：“使出法身就此拿他也。”長老道：

“不可！不可！恐驚了主駕且待君後退散再使法力。”那行者一生性急那裡容得大吒一聲現了本相趕上前揪住公主罵道：“好孽畜！你在這裡弄假成真只在此這等受用也盡彀了心尚不足還要騙我師父破他的真陽遂你的淫性哩！”唬得那國王呆呆掙掙後妃跌跌爬爬宮娥彩女無一個不東躲西藏各顧性命。好便似：春風蕩蕩秋氣瀟瀟。春風蕩蕩過園林千花擺動；秋氣瀟瀟來徑苑萬葉飄

搖。刮折牡丹敧檻下吹歪芍藥臥欄邊。沼岸芙蓉亂撼台基菊蕊鋪堆。海棠無力倒塵埃玫瑰有香眠野徑。春風吹折芰荷椁冬雪壓歪梅嫩蕊。石榴花瓣亂落在內院東西；岸柳枝條斜垂在皇宮南北。好花風雨一宵狂無數殘紅鋪地錦。三藏一慌了手腳戰兢兢抱住國王只叫：“陛下莫怕！莫怕！此是我頑徒使法力辨真假也。”

卻說那妖精見事不諧掙脫了手解剝了衣裳捽捽頭搖落了釵環飾即跑到御花園土地廟裡取出一條碓嘴樣的短棍急轉身來亂打行者。行者隨即跟來使鐵棒劈面相迎。他兩個吆吆喝喝就在花園鬥起後卻大顯神通各駕雲霧殺在空中。這一場：金箍鐵棒有名聲碓嘴短棍無人識。一個因取真經到此方一個為愛奇花來住跡。那怪久知唐聖僧要求配合元精液。舊年攝去真公主變作人身欽愛惜。今逢大聖認妖氛救援活命分虛實。短棍行兇著頂丟鐵棒施威迎面擊。喧喧嚷嚷兩相持雲霧滿天遮白日。他兩個殺在半空賭鬥嚇得那滿城中百姓心慌盡朝裡多官膽怕。長老扶著國王只叫：

“休驚！請勸娘娘與眾等莫怕。你公主是個假作真形的等我徒弟拿住他方知好歹也。”那些妃子有膽大的把那衣服釵環拿與皇后看了道：“這是公主穿的戴的今都丟下精著身子與那和尚在天上爭打必定是個妖邪。”此時國王後妃人等才正了性望空仰視不題。

卻說那妖精與大聖鬥經半日不分勝敗。行者把棒丟起叫一聲“變！”就以一變十以十變百以百變千半天裡好似蛇遊蟒攪亂打妖邪。妖邪慌了手腳將身一閃化道清風即奔碧空之上逃走。行者念聲咒語將鐵棒收做一根縱祥光一直趕來。將近西天門望見那旌旗烱灼行者厲聲高叫道：“把天門的擋住妖精不要放他走了！”真個那天門上有護國天王帥領著龐劉苟畢四大元帥各展兵器攔阻。妖邪不能前進急回頭捨死忘生使短棍又與行者相持。這大聖用心力輪鐵棒仔細迎著看時見那短棍兒一頭壯一頭細卻似春碓臼的杵頭模樣叱吒一聲喝道：“孽畜！你拿的是甚麼器械敢與老孫抵敵！快早降伏免得這一棒打碎你的天靈！”那妖邪咬著牙道：“你也不知我這兵器！聽我道：仙根是段羊脂玉磨琢成形不計年。混沌開時吾已得洪蒙判處我當先。源流非比凡間物本性生來在上天。一體金光和四相五行瑞氣合三元。隨吾久住蟾宮內伴我常居桂殿邊。因為愛花垂世境故來天竺假嬋娟。與君共樂無他意欲配唐僧了宿緣。你怎欺心破佳偶死尋趕戰逞兇頑！這般器械名頭大在你金箍棒子前。廣寒宮裡搗藥杵打人一下命歸泉！”行者聞說呵呵冷笑道：“好孽畜啊！你既住在蟾宮之內就不知老孫的手段？你還敢在此支吾？

快早現相降伏饒你性命！”那怪道：“我認得你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弼馬溫理當讓你。但只是破人親事如殺父母之仇故此情理不甘要打你欺天罔上的

弼馬溫！”那大聖惱得是弼馬溫三字他聽得此言心中大怒舉鐵棒劈面就打。那妖邪輪杵來迎就於西天門前狠相持。這一場：金箍棒搗藥杵兩般仙器真堪比。那個為結婚姻降世間這個因保唐僧到這裡。

原來是國王沒正經愛花引得妖邪喜。致使如今恨苦爭兩家都把頑心起。一沖一撞賭輸贏劖語劖言齊鬥嘴。藥杵英雄世罕稀鐵棒神威還更美。金光湛湛幌天門彩霧輝輝連地裡。來往戰經十數回妖邪力弱難搪抵。那妖精與行者又鬥了十數回見行者的棒勢緊密料難取勝虛丟一杵將身幌一幌金光萬道徑奔正南上敗走大聖隨後追襲忽至一座大山妖精按金光鑽入山洞寂然不見。又恐他遁身回國暗害唐僧他認了這山的規模返雲頭徑轉國內。

此時有申時矣。那國王正扯著三藏戰戰兢兢只叫：“聖僧救我！”那些嬪妃皇后也正愴惶只見大聖自雲端裡落將下來叫道：“師父我來也！”三藏道：“悟空立住不可驚了聖躬。我問你：假公主之事端的如何？”行者立于鳼鵲宮外叉手當胸道：“假公主是個妖邪。初時與他打了半日他戰不過我化道清風徑往天門上跑是我吆喝天神擋住。他現了相又與我鬥到十數合又將身化作金光敗回正南上一座山上。我急追至山無處尋覓恐怕他來此害你特地回顧也。”國王聽說扯著唐僧問道：“既然假公主是個妖邪我真公主在於何處？”行者應聲道：“待我拿住假公主你那真公主自然來也。”那後妃等聞得此言都解了恐懼一個個上前拜告道：“望聖僧救得我真公主來分了明暗必當重謝”行者道：“此間不是我們說話處請陛下與我師出宮上殿娘娘等各轉各宮召我師弟八戒沙僧來保護師父我卻好去降妖。一則分了內外二則免我懸心謹當辨明以表我一場心力。”國王依言感謝不已遂與唐僧攜手出宮徑至殿上眾後妃各各回宮。一壁廂教備素膳一壁廂請八戒沙僧。須臾間二人早至。行者備言前事教他兩個用心護持。這大聖縱筋斗雲飛空而去那殿前多官一個個望空禮拜不題。

孫大聖徑至正南方那座山上尋找。原來那妖邪敗了陣到此山鑽入窩中將門兒使石塊擋塞虛怯怯藏隱不出。行者尋一會不見動靜心甚焦惱撚著訣念動真言喚出那山中土地山神審問。少時二神至了叫頭道：“不知不知知當遠接。萬望恕罪！”行者道：“我且不打你我問你：這山叫做甚麼名字？

此處有多少妖精？從實說來饒你罪過。”二神告道：“大聖此山喚做毛穎山山中只有三處兔穴。亙古至今沒甚妖精乃五環之福地也。大聖要尋妖精還是西天路上去有。”行者道：“老孫到了西天天竺國那國王有個公主被個妖精攝去拋在荒野他就變做公主模樣戲哄國王結彩樓拋繡球欲招駙馬。

我保唐僧至其樓下被他有心打著唐僧欲為配偶誘取元陽。

是我識破就于宮中現身捉獲。他就脫了人衣、飾使一條短棍喚名搗藥杵與我鬥了半日他就化清風而去。被老孫趕至西天門又鬥有十數合他料不能勝複化金光逃至此處如何不見？”二神聽說即引行者去那三窟中尋找始於山腳下窟邊看處亦有幾個草兔兒也驚得走了。尋至絕頂上窟中看時只見兩塊大石頭將窟門擋住。土地道：“此間必是妖邪趕急鑽進去也。行者即使鐵棒捎開石塊那妖邪果藏在裡面呼的一聲就跳將出來舉藥杵來打。行者輪起鐵棒架住唬得那山神倒退土地忙奔。那妖邪口裡囔囔突突的罵著山神土地道：

“誰教你引著他往這裡來找尋！”他支支撐撐的抵著鐵棒且戰且退奔至空中。正在危急之際卻又天色晚了。這行者愈狠性下毒手恨不得一棒打殺忽聽得九霄碧漢之間有人叫道：“大聖莫動手！莫動手！棍下留情！”行者回頭看時原來是太陰星君後帶著姮娥仙子降彩雲到於當面。慌得行者收了鐵棒躬身施禮道：“老太陰那裡來的？老孫失回避了。太**：“與你對敵的這個妖邪是我廣寒宮搗玄霜仙藥之玉兔也。他私自偷開玉關金鎖走出宮來經今一載。我算他目下有傷命之災特來救他性命望大聖看老身饒他罷。”行者喏喏連聲只道：“不敢！不敢！怪道他會使搗藥杵！原來是個玉兔兒！

老太陰不知他攝藏了天竺國王之公主卻又假合真形欲破我聖僧師父之元陽。其情其罪其實何甘！怎麼便可輕恕饒他？”太**：“你亦不知。那國王之公主也不是凡人原是蟾宮中之素娥。十八年前他曾把玉兔兒打了一掌卻就思凡下界。一靈之光遂投胎于國王正宮皇后之腹當時得以降生。這玉兔兒懷那一掌之仇故於舊年走出廣寒拋素娥于荒野。但只是不該欲配唐僧此罪真不可逭。幸汝留心識破真假卻也未曾傷損你師。萬望看我面上恕他之罪我收他去也。”行者笑道：“既有這些因果老孫也不敢抗違。但只是你收了玉兔兒恐那國王不信敢煩太陰君同眾仙妹將玉兔兒拿到那廂對國王明證明證一則顯老孫之手段二來說那素娥下降之因由然後著那國王取素娥公主之身以見顯報之意也。”太陰君信其言用手指定妖邪喝道：“那孽畜還不歸正同來！”玉兔兒打個滾現了原身。真個是：缺唇尖齒長耳稀須。團身一塊毛如玉展足千山蹄若飛。直鼻垂酥果賽霜華填粉膩；雙睛紅映猶欺雪上點胭脂。伏在地白穰穰一堆素練；伸開腰白鐸鐸一架銀絲。幾番家吸殘清露瑤天曉搗藥長生玉杵奇。

那大聖見了不勝欣喜踏雲光向前引導那太陰君領著眾姮娥仙子帶著玉兔兒徑轉天竺國界。此時正黃昏看看月上到城邊聞得譙樓上擂鼓。那國王與唐僧尚在殿內八戒沙僧與多官都在階前方議退朝只見正南上一片彩霞光明如晝。眾抬頭看處又聞得孫大聖厲聲高叫道：“天竺陛下請出你那皇后嬪妃看者。這寶幢下乃月宮太陰星君兩邊的仙妹是月裡嫦娥。這個玉兔兒卻是你家的假公主今現真相也。”那國王急召皇后嬪妃與宮娥彩女等眾朝天禮拜他和唐僧及多官亦俱望空拜謝。滿城中各家各戶也無一人不設香案叩頭念佛。正此觀看處豬八戒動

了欲心忍不住跳在空中把霓裳仙子抱住道：“姐姐我與你是舊相識我和你耍子兒去也。”行者上前揪著八戒打了兩掌罵道：“你這個村潑呆子！此是甚麼去處敢動淫心！”八戒道：“拉閒散悶耍子而已！”那太陰君令轉仙幢與眾嫦娥收回玉兔徑上月宮而去。行者把八戒揪落塵埃。這國王在殿上謝了行者又問前因道：“多感神僧**力捉了假公主朕之真公主卻在何處所也？”行者道：“你那真公主也不是凡胎就是月宮裡素娥仙子。因十八年前他將玉兔兒打了一掌就思凡下界投胎在你正宮腹內生下身來。那玉兔兒懷恨前仇所以於舊年間偷開玉關金鎖走下來把素娥攝拋荒野他卻變形哄你。這段因果是太陰君親口才與我說的。今日既去其假者明日請御駕去尋其真者。”國王聞說又心意慚惶止不住腮邊流淚道：“孩兒！我自幼登基雖城門也不曾出去卻教我那裡去尋你也！”行者笑道：“不須煩惱你公主現在給孤布金寺裡裝風。今且各散到天明我還你個真公主便是。”

眾官又拜伏奏道：“我王且心寬這幾位神僧乃騰雲駕霧之神佛必知未來過去之因由。明日即煩神僧四眾同去一尋便知端的。”國王依言即請至留春亭擺齋安歇。此時已近二更正是那：銅壺滴漏月華明金鐸叮噹風送聲。杜宇正啼春去半落花無路近三更。禦園寂寞秋千影碧落空浮銀漢橫。三市六街無客走一天星斗夜光晴。當夜各寢不題。

這一夜國王退了妖氣陡長精神至五更三點複出臨朝。

朝畢命請唐僧四眾議尋公主。長老隨至朝上行禮。大聖三人一同打個問訊。國王欠身道：“昨所雲公主孩兒敢煩神僧為一尋救。”長老道：“貧僧前日自東來行至天晚見一座給孤布金寺特進求宿幸那寺僧相待。當晚齋罷步月閑行行至布金舊園觀看基址忽聞悲聲入耳。詢問其由本寺一老僧年已百歲之外他摒退左右細細的對我說了一遍道：‘悲聲者乃舊年春深時我正明性月忽然一陣風生就有悲怨之聲。下榻到捽園基上看處乃是一個女子。詢問其故那女子道我是天竺國國王公主。因為夜間玩月觀花被風刮至於此。’那老僧多知人禮即將公主鎖在一間僻靜房中惟恐本寺頑僧污染只說是妖精被我鎖住。公主識得此意日間胡言亂語討些茶飯吃了；夜深無人處思量父母悲啼。那老僧也曾來國打聽幾番見公主在宮無恙所以不敢聲言舉奏。因見我徒弟有些神通那老僧千叮萬囑教貧僧到此查訪。不期他原是蟾宮玉兔為妖假合真形變作公主模樣他卻又有心要破我元陽。幸虧我徒弟施威顯法認出真假今已被太陰星收去。賢公主見在布金寺裝風也。”國王見說此詳細放聲大哭。早驚動三宮六院都來問及前因。無一人不痛哭者。良久國王又問：

“布金寺離城多遠？”三藏道：“只有六十裡路。”國王遂傳旨：

“著東西二宮守殿掌朝太師衛國朕同正宮皇后帥多官、四神僧去寺取公主也。”

當時擺駕一行出朝。你看那行者就跳在空中把腰一扭先到了寺裡。眾僧慌忙跪接道：“老爺去時與眾步行今日何從天上下來？”行者笑道：“你那老師在於何處？快叫他出來排設香案接駕。天竺國王、皇后、多官與我師父都來了。”眾僧不解其意即請出那老僧老僧見了行者倒身下拜道：“老爺公主之事如何？”行者把那假公主拋繡球欲配唐僧並趕捉賭鬥與太陰星收去玉兔之言備陳了一遍。那老僧又磕頭拜謝行者攙起道：“且莫拜且莫拜快安排接駕。”眾僧才知後房裡鎖得是個女子。一個個驚驚喜喜便都設了香案擺列山門之外穿了袈裟撞起鐘鼓等候。不多時聖駕早到果然是：繽紛瑞靄滿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載清河海電繞長春賽禹湯。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潤有餘芳。古來長者留遺跡今喜明君降寶堂。國王到于山門之外只見那眾僧齊齊整整俯伏接拜又見孫行者立在中間國王道：“神僧何先到此？”行者笑道：“老孫把腰略扭一扭兒就到了你們怎麼就走這半日？”隨後唐僧等俱到。長老引駕到于後面房邊那公主還裝風胡說。老僧跪指道：“此房內就是舊年風吹來的公主娘娘。”

國王即令開門。隨即打開鐵鎖開了門。國王與皇后見了公主認得形容不顧穢汙近前一把摟抱道：“我的受苦的兒啊！你怎麼遭這等折磨在此受罪！”真是父母子女相逢比他人不同三人抱頭大哭。哭了一會敘畢離情即令取香湯教公主沐浴更衣上輦回國。

行者又對國王拱手道：“老孫還有一事奉上。”國王答禮道：“神僧有事吩咐朕即從之。”行者道：“他這山名為百腳山。近來說有蜈蚣成精黑夜傷人往來行旅甚為不便。我思蜈蚣惟雞可以降伏可選絕大雄雞千隻撒放山中除此毒蟲。

就將此山名改換改換。賜文一道敕封就當謝此僧存養公主之恩也。”國王甚喜領諾隨差官進城取雞；又改山名為寶華山仍著工部辦料重修賜與封號喚做“敕建寶華山給孤布金寺。”把那老僧封為“報國僧官”永遠世襲賜俸三十六石。僧眾謝了恩送駕回朝。公主入宮各各相見安排筵宴與公主釋悶賀喜。後妃母子複聚團圞國王君臣亦共喜飲宴一宵不題。

次早國王傳旨召丹青圖下聖僧四眾喜容供養在華夷樓上又請公主新妝重整出殿謝唐僧四眾救苦之恩。謝畢唐僧辭王西去。那國王那裡肯放大設佳宴一連吃了五六日著實好了呆子盡力放開肚量受用。國王見他們拜佛心重苦留不住遂取金銀二百錠寶貝各一盤奉謝師徒們一毫不受。教擺鑾駕請老師父登輦差官遠送那後妃並臣民人等俱各叩謝不盡。及至前途又見眾僧叩送俱不忍相別。行者

見送者不肯回去無已撚訣往巽地上吹口仙氣一陣暗風把送的人都迷了眼目方才得脫身而去。這正是：沐淨恩波歸了性出離金海悟真空。畢竟不知前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寇員外喜待高僧 唐長老不貪富貴

色色原無色空空亦非空。靜喧語默本來同夢裡何勞說夢。有用用中無用無功功裡施功。還如果熟自然紅莫問如何修種。話表唐僧師眾使法力阻住那布金寺僧。僧見黑風過處不見他師徒以為活佛臨凡磕頭而回不題。他師徒們西行正是春盡夏初時節：清和天氣爽池沼芰荷生。梅逐雨余熟麥隨風裡成。草香花落處鶯老柳枝輕。江燕攜雛習山雞哺子鳴。鬥南當日永萬物顯光明說不盡那朝餐暮宿轉澗尋坡。在那平安路上行經半月前邊又見一城垣相近。三藏問道："徒弟此又是甚麼去處！"行者道："不知不知。"八戒笑道："這路是你行過的怎說不知！卻是又有些兒蹺蹊。故意推不認得捉弄我們哩。"行者道："這呆子全不察理！這路雖是走過幾遍那時只在九霄空裡駕雲而來駕雲而去何曾落在此地？事不關心查他做甚此所以不知。卻有甚蹺蹊又捉弄你也？"

說話間不覺已至邊前三藏下馬過吊橋徑入門裡。長街上只見廊下坐著兩個老兒敘話。三藏叫："徒弟你們在那街心裡站住低著頭不要放肆等我去那廊下問個地方。"行者等果依言立住長老近前合掌叫聲"老施主貧僧問訊了。"

那二老正在那裡閑講閑論說甚麼興衰得失誰聖誰賢當時的英雄事業而今安在誠可謂大歎息忽聽得道聲問訊隨答禮道："長老有何話說？"三藏道："貧僧乃遠方來拜佛祖的適到寶方不知是甚地名那裡有向善的人家化齋一頓？"老者道："我敝處是銅台府府後有一縣叫做地靈縣。長老若要吃齋不須募化過此牌坊南北街坐西向東者有一個虎坐門樓乃是寇員外家他門前有個萬僧不阻之牌。似你這遠方僧盡著受用。去！去！去！莫打斷我們的話頭。"三藏謝了轉身對行者道："此處乃銅台府地靈縣。那二老道：'過此牌坊南北街向東虎坐門樓有個寇員外家他門前有個萬僧不阻之牌。' 教我到他家去吃齋哩。"沙僧道："西方乃佛家之地真個有齋僧的。此間既是府縣不必照驗關文我們去化些齋吃了就好走路。長老與三人緩步長街又惹得那市口裡人都驚驚恐恐猜猜疑疑的。圍繞爭看他們相貌。長老吩咐閉口只教"莫放肆！莫放肆！"三人果低著頭不取仰視。轉過拐角果見一條南北大街。正行時見一個虎坐門樓門裡邊影壁上掛著一面大牌書著萬僧不阻四字。三藏道："西方佛地賢者愚者俱無詐偽。那二老說時我猶不信至此果如其言。"八戒村野就要進去。行者道："呆子且住待有人出來問及何如方好進去。"沙僧道："大哥說得有理恐一時不分內外惹施主煩惱。"

在門口歇下馬匹行李。須臾間有個蒼頭出來提著一把秤一隻籃兒猛然看見慌的丟了倒跑進去報導：“主公！外面有四個異樣僧家來也！”那員外拄著拐正在天井中閑走口裡不住的念佛一聞報導就丟了拐出來迎接見他四眾也不怕醜惡只叫：“請進請進。”三藏謙謙遜遜一同都入。轉過一條巷子員外引路至一座房裡說道：“此上手房宇乃管待老爺們的佛堂、經堂、齋堂、下手的是我弟子老小居住。”三藏稱讚不已隨取袈裟穿了拜佛舉步登堂觀看但見那：香雲靉靆燭焰光輝。滿堂中錦簇花攢四下裡金鋪彩絢。朱紅架高掛紫金鐘；彩漆槃對設花腔鼓。幾對幡繡成八寶；千尊佛盡戧黃金。古銅爐；古銅瓶；雕漆桌雕漆盒。古銅爐內常常不斷沉檀；古銅瓶中每有蓮花現彩。雕漆桌上五雲鮮雕漆盒中香瓣積。玻璃盞淨水澄清；瑠璃燈；香油明亮。一聲金磬響韻虛徐。真個是紅塵不到賽珍樓家奉佛堂欺上剎。長老淨了手拈了香叩頭拜畢卻轉回與員外行禮。員外道：“且住！請到經堂中相見。”又見那：“方台豎櫃玉匣金函。方台豎櫃堆積著無數經文；玉匣金函收貯著許多簡箚。彩漆桌上有紙墨筆硯都是些精精緻致的文房；椒粉屏前有書畫琴棋盡是些妙妙玄玄的真趣。放一口輕玉浮金之仙磬掛一柄披風披月之龍髯。清氣令人神氣爽齋心自覺道心閑。長老到此正欲行禮那員外又攙住道：“請寬佛衣”。三藏脫了袈裟才與長老見了又請行者三人見了又叫把馬喂了行李安在廊下方問起居。

三藏道：“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詣寶方謁靈山見佛祖求真經者。聞知尊府敬僧故此拜見求一齋就行。”員外面生喜色笑吟吟的道：“弟子賤名寇洪字大寬虛度六十四歲。自四十歲上許齋萬僧才做圓滿。今已齋了二十四年有一簿齋僧的帳目。連日無事把齋過的僧名算一算已齋過九千九百九十六員止少四眾不得圓滿。今日可哥的天降老師四位完足萬僧之數請留尊諱好歹寬住月餘待做了圓滿弟子著轎馬送老師上山。此間到靈山只有八百里路苦不遠也。”三藏聞言十分歡喜都就權且應承不題。

他那幾個大小家僮往宅裡搬柴打水取米麵蔬菜整治齋供忽驚動員外媽媽問道：“是那裡來的僧這等上緊？”僮僕道：“才有四位高僧爹爹問他起居他說是東土大唐皇帝差來的往靈山拜佛爺爺到我們這裡不知有多少路程。爹爹說是天降的吩咐我們快整齋供養他也。”那老嫗聽說也喜叫丫鬟：“取衣服來我穿我也去看看。”僮僕道：“奶奶只一位看得那三位看不得形容醜得狠哩。老嫗道：“汝等不知但形容醜陋古怪清奇必是天人下界。快先去報你爹爹知道。”那僮僕跑至經堂對員外道：“奶奶來了要拜見東土老爺哩。”三藏聽見即起身下座。說不了老嫗已至堂前舉目見唐僧相貌軒昂丰姿英偉。轉面見行者三人模樣非凡雖知他是天人下界卻也有幾分悚懼朝上跪拜。三藏急急還禮道：“有勞菩薩錯敬。”老嫗問員外說道：“四位師父怎不並坐？”八戒掬著嘴道：

“我三個是徒弟。”噫！他這一聲就如深山虎嘯那媽媽一害怕。：bsp;正說

處又見一個家僮來報導：“兩個叔叔也來了。三藏急轉身看時原來是兩個少年秀才。那秀才走上經堂對長老倒身下拜慌得三藏急便還禮。員外上前扯住道：“這是我兩個小兒喚名寇梁、寇棟在書房裡讀書方回來吃午飯知老師下降故來拜也。”三藏喜道：“賢哉！賢哉！正是欲高門第須為善要好兒孫在讀書。”二秀才啟上父親道：“這老爺是那裡來的？”

員外笑道：“來路遠哩南贍部洲東土大唐皇帝欽差到靈山拜佛祖爺爺取經的。”秀才道：“我看《事林廣記》上蓋天下只有四大部洲。我們這裡叫做西牛賀洲還有個東勝神洲。想南贍部洲至此不知走了多少年代？”三藏笑道：“貧僧在路耽閣的日子多行的日子少。常遭毒魔狠怪萬苦千辛甚虧我三個徒弟保護共計一十四遍寒暑方得至寶方。”秀才聞言稱獎不盡道：“真是神僧！真是神僧！說未畢又有個小的來請道：“齋筵已擺請老爺進齋。”員外著媽媽與兒子轉宅他卻陪四眾進齋堂吃齋。那裡鋪設的齊整但見：金漆桌案黑漆交椅。前面是五色高果俱巧匠新裝成的時樣。第二行五盤小菜第三行五碟水果第四行五大盤閑食。般般甜美件件馨香。素湯米飯蒸卷饅頭辣辣灶灶騰騰盡皆可口真足充腸。七八個僮僕往來奔奉四五個庖丁不住手。你看那上湯的上湯添飯的添飯一往一來真如流星趕月。這豬八戒一口一碗就是風捲殘雲師徒們盡受用了一頓。長老起身對員外謝了齋就欲走路。那員外攔住道：“老師放心住幾日兒。常言道起頭容易結梢難。只等我做過了圓滿方敢送程。”三藏見他心誠意懇沒奈何住了。

早經過五七遍朝夕那員外才請了本處應佛僧二十四員辦做圓滿道場。眾僧們寫作有三四日選定良辰開啟佛事他那裡與大唐的世情一般卻倒也：大揚幡鋪設金容；齊秉燭燒香供養。擂鼓敲鐃。吹笙撚管。雲鑼兒橫笛音清也都是尺工字樣。打一回吹一蕩朗言齊語開經藏。先安土地次請神將。了文書拜了佛像。談一部《孔雀經》句句消災障；點一架藥師燈焰焰輝光亮。拜水懺解冤愆；諷《華嚴》。除誹謗。

三乘妙法甚精勤一二沙門皆一樣。如此做了三晝夜道場已畢。唐僧想著雷音一心要去又相辭謝。員外道：“老師辭別甚急想是連日佛事冗忙多致簡慢有見怪之意。”三藏道：

“深擾尊府不知何以為報怎敢言怪！但只當時聖君送我出關問幾時可回我就誤答三年可回不期在路耽閣今已十四年矣！取經未知有無及回又得十二三年豈不違背聖旨？罪何可當！望老員外讓貧僧前去待取得經回再造府久住些時有何不可！”八戒忍不住高叫道：“師父忒也不從人願！不近人情！老員外大家巨富許下這等齋僧之願今已圓滿又況留得至誠須住年把也不妨事只管要去怎的？放了這等現成好齋不吃卻往人家化募！前頭有你甚老爺、老娘家哩？”長老咄

的喝了一聲道：“你這夯貨只知要吃更不管回向之因正是那槽裡吃食胃裡擦癢的畜生！汝等既要貪此嗔癡明日等我自家去罷。”行者見師父變了臉即揪住八戒著頭打一頓拳罵道：“呆子不知好歹惹得師父連我們都怪了！”沙僧笑道：“打得好！打得好！只這等不說話還惹人嫌且又插嘴！”那呆子氣呼呼的立在旁邊再不敢言。員外見他師徒們生惱只得滿面陪笑道：“老師莫焦燥今日且少寬容待明日我辦些旗鼓請幾個鄰里親戚送你們起程。”

正講處那老嫗又出來道：“老師父既蒙到舍不必苦辭。

今到幾日了？”三藏道：“已半月矣。”老嫗道：“這半月算我員外的功德老身也有些針線錢兒也願齋老師父半月。”說不了寇棟兄弟又出來道：“四位老爺家父齋僧二十餘年更不曾遇著好人今幸圓滿四位下降誠然是蓬屋生輝。學生年幼不知因果常聞得有雲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我家父家母各欲獻芹者正是各求得些因果何必苦辭？就是愚兄弟也省得有些束修錢兒也只望供養老爺半月方才送行。”三藏道：“令堂老菩薩盛情已不敢領怎麼又承賢昆玉厚愛？決不敢領。今朝定要起身萬勿見罪不然久違欽限罪不容誅矣。”那老嫗與二子見他執一不住便生起惱來道：“好意留他他這等固執要去要去便就去了罷！只管勞叨甚麼！”母子遂抽身進去。八戒忍不住口又對唐僧道：“師父不要拿過了班兒。

常言道留得在落得怪。我們且住一個月兒了了他母子的願心也罷了只管忙怎的？”唐僧又咄了一聲喝道那呆子就自家把嘴打了兩下道：“啐！啐！啐！”說道：“莫多話！又做聲了！”

行者與沙僧欷欷的笑在一邊。唐僧又怪行者道：“你笑甚麼？”

即撚訣要念緊箍兒咒慌得個行者跪下道：“師父我不曾笑我不曾笑！千萬莫念莫念！”員外又見他師徒們漸生煩惱再也不敢苦留只叫：“老師不必吵鬧准於明早送行。”遂此出了經堂吩咐書辦寫了百十個簡帖兒邀請鄰里親戚明早奉送唐朝老師西行；一壁廂又叫庖人安排餞行的筵宴；一壁廂又叫管辦的做二十對彩旗覓一班吹鼓手樂人南來寺裡請一班和尚東嶽觀裡請一班道士限明日已時各項俱要整齊。眾執事領命去訖不多時天又晚了。吃了晚齋各歸寢處正是那：幾點歸鴉過別村樓頭鐘鼓遠相聞。六街三市人煙靜萬戶千門燈火昏。月皎風清花弄影銀河慘澹映星辰。子規啼處更深矣天籟無聲大地鈞。當時三四更天氣各管事的家僮盡皆早起買辦各項物件。你看那辦筵席的廚上慌忙置彩旗的堂前吵鬧請僧道的兩腳奔波叫鼓樂的一聲急縱送簡帖的東走西跑備轎馬的上呼下應。這半夜直嚷至天明將已時前後各項俱完也只是有錢不過。

卻表唐僧師徒們早起又有那一班人供奉。長老吩咐收拾行李扣備馬匹。呆子聽說要走又努嘴胖唇唧唧噥噥只得將衣缽收拾找啟高肩擔子。沙僧刷鞄馬匹套起鞍轡伺候。行者將九環杖遞在師父手裡他將通關文牒的引袋兒掛在胸前只是一齊要走。員外又都請至後面大廠廳內那裡面又鋪設了筵宴比齋堂中相待的更是不同。但見那：簾幕高掛屏圍四繞正中間掛一幅壽山福海之圖；兩壁廂列四軸春夏秋冬之景。龍文鼎內香飄靄鵲尾爐中瑞氣生。看盤簇彩寶妝花色色鮮明；排桌堆金獅仙糖齊齊擺列。階前鼓舞按宮商堂上果肴鋪錦繡。素湯素飯甚清奇香酒香茶多美豔。雖然是百姓之家卻不亞王侯之宅。只聽得一片歡聲真個也驚天動地。長老正與員外作禮。只見家僮來報："客俱到了。"卻是那請來的左鄰、右舍、妻弟、姨兄、姐夫、妹丈又有那些同道的齋公念佛的善友一齊都向長老禮拜。拜畢各各敘坐只見堂下麵鼓瑟吹笙堂上邊弦歌酒宴。這一席盛宴八戒留心對沙僧道：

"兄弟放懷放量吃些兒。離了寇家再沒這好豐盛的東西了！"

沙僧笑道："二哥說那裡話！常言道珍饈百味一飽便休。只有私房路那有私房肚！"八戒道："你也忒不濟！不濟！我這一頓盡飽吃了就是三日也急忙不餓。行者聽見道："呆子莫脹破了肚子！如今要走路哩！"

說不了日將中矣長老在上舉箸念揭齋經。八戒慌了拿過添飯來一口一碗又丟彀有五六碗把那饅頭、卷兒、餅子、燒果沒好沒歹的滿滿籠了兩袖才跟師父起身。長老謝了員外又謝了眾人一同出門。你看那門外擺著彩旗寶蓋鼓手樂人。又見那兩班僧道方來員外笑道："列位來遲老師去急不及奉齋俟回來謝罷。"眾等讓敘道路抬轎的抬轎騎馬的騎馬步行的步行都讓長老四眾前行。只聞得鼓樂喧天旗幡蔽日人煙湊集車馬駢填都來看寇員外迎送唐僧。這一場富貴真賽過珠圍翠繞誠不亞錦帳藏春！那一班僧打一套佛曲；那一班道吹一道玄音俱送出府城之外。行至十裡長亭又設著簞食壺漿擎杯把盞相飲而別。那員外猶不忍舍噙著淚道："老師取經回來是必到舍再住幾日以了我寇洪之心。"

三藏感之不盡謝之無已道："我若到靈山得見佛祖表員外之大德。回時定踵門叩謝叩謝！"說說話兒不覺的又有二三裡路長老懇切拜辭那員外又放聲大哭而轉。這正是"有願齋僧歸妙覺無緣得見佛如來。

且不說寇員外送至十裡長亭同眾回家。卻說他師徒四眾行有四五十裡之地天色將晚。長老道："天晚了何方借宿？"八戒挑著擔努著嘴道："放了現成茶飯不吃清涼瓦屋不住卻要走甚麼路象搶喪踵魂的！如今天晚倘下起雨來卻如之何！"三藏罵道："潑孽畜又來報怨了！常言道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待我們有緣拜了佛祖取得真經那時回轉大唐奏過主公將那禦廚裡飯憑你吃上幾年

脹死你這孽畜教你做個飽鬼！”那呆子嚇嚇的暗笑不敢複言。行者舉目遙觀只見大路旁有幾間房宇急請師父道：“那裡安歇那裡安歇。”長老至前見是一座倒塌的牌坊坊上有一舊扁扁上有落顏色積塵的四個大字乃華光行院。長老下了馬道：“華光菩薩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因剿除毒火鬼王降了職化做五顯靈官此間必有廟祝。”遂一齊進去但見廊房俱倒牆壁皆傾更不見人之蹤跡只是些雜草叢菁。欲抽身而出不期天上黑雲蓋頂大雨淋漓。沒奈何卻在那破房之下揀遮得風雨處將身躲避。密密寂寂不敢高聲恐有妖邪知覺。坐的坐站的站苦捱了一夜未睡。咦！真個是：泰極還生否樂處又逢悲。

畢竟不知天曉向前去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護遭魔毒 聖顯幽魂救本原

且不言唐僧等在華光破屋中苦奈夜雨存身。卻說銅台府地靈縣城內有夥凶徒因宿娼、飲酒、賭博花費了家私無計過活遂夥了十數人做賊算道本城那家是第一個財主那家是第二個財主去打劫些金銀用度。內有一人道：“也不用緝訪也不須算計只有今日送那唐朝和尚的寇員外家十分富厚。我們乘此夜雨街上人也不防備火甲等也不巡邏就此下手劫他些資本我們再去嫖賭兒耍子豈不美哉！眾賊歡喜齊了心都帶了短刀、蒺藜、拐子、悶棍、麻繩、火把冒雨前來打開寇家大門吶喊殺入。慌得他家裡若大若小是男是女俱躲個乾淨。媽媽兒躲在床底老頭兒閃在門後寇梁、寇棟與著親的幾個兒女都戰戰兢兢的四散逃走顧命。那夥賊拿著刀點著火將他家箱籠打開把些金銀寶貝飾衣裳器皿家火盡情搜劫。那員外割捨不得拚了命走出門來對眾強人哀告道：“列位大王彀你用的便罷還留幾件衣物與我老漢送終”那眾強人那容分說趕上前把寇員外撩陰一腳踢翻在地可憐三魂渺渺歸陰府七魄悠悠別世人！眾賊得了手走出寇家順城腳做了軟梯漫城牆一一系出冒著雨連夜奔西而去。

那寇家僮僕、見賊退了方才出頭。及看時老員外已死在地下放聲哭道：“天呀！主人公已打死了！”眾皆伏屍而哭悲悲啼啼。

將四更時那媽媽想恨唐僧等不受他的齋供因為花撲撲的送他惹出這場災禍便生妒害之心欲陷他四眾扶著寇梁道：“兒啊不須哭了。你老子今日也齋僧明日也齋僧豈知今日做圓滿齋著那一夥送命的僧也！”他兄弟道：“母親怎麼是送命的僧？”媽媽道：“賊勢凶勇殺進房來我就躲在床下戰兢兢的留心向燈火處看得明白你說是誰？點火的是唐僧持刀的是豬八戒搬金銀的是沙和尚打死你老子的是孫行者。”

二子聽言認了真實道：“母親既然看得明白必定是了。他四人在我家住了

半月將我家門戶牆垣窗櫺巷道俱看熟了財動人心所以乘此夜雨複到我家既劫去財物又害了父親此情何毒！待天明到府裡遞失狀坐名告他。”寇棟道：“失狀如何寫？”寇梁道：“就依母親之言。”寫道：“唐僧點著火八戒叫殺人。沙和尚劫出金銀去孫行者打死我父親。”一家子吵吵鬧鬧不覺天曉。一壁廂傳請親人置辦棺木；一壁廂寇梁兄弟赴府投詞。原來這銅台府刺史正堂大人平生正直素性賢良。

少年向雪案攻書早歲在金鑾對策。常懷忠義之心每切仁慈之念。名揚青史播千年龔黃再見；聲振黃堂傳萬古卓魯重生。當時坐了堂放了一應事務即令抬出放告牌。這寇梁兄弟抱牌而入跪倒高叫道：“爺爺小的們是告強盜得財殺傷人命重情事。”刺史接上狀去看了這般這的如此如彼即問道：“昨日有人傳說你家齋僧圓滿齋得四眾高僧乃東土唐朝的羅漢花撲撲的滿街鼓樂送行怎麼卻有這般事情？”寇梁等磕頭道：“爺爺小的父親寇洪齋僧二十四年因這四僧遠來恰足萬僧之數因此做了圓滿留他住了半月。他就將路道、門窗都看熟了。當日送出當晚複回乘黑夜風雨遂明火執杖殺進房來劫去金銀財寶衣服飾又將父打死在地。

望爺爺與小民做主！”刺史聞言即點起馬步快手並民壯人役共有百五十人各執鋒利器械出西門一直來趕唐僧四眾。

卻說他師徒們在那華光行院破屋下挨至天曉方才出門上路奔西。可哥的那些強盜當夜打劫了寇家系出城外也向西方大路上行經天曉走過華光院西去有二十裡遠近藏於山凹中分撥金銀等物。分還未了忽見唐僧四眾順路而來眾賊心猶不歇指定唐僧道：“那不是昨日送行的和尚來了！”眾賊笑道：“來得好！來得好！我們也是幹這般沒天理的買賣。這些和尚緣路來又在寇家許久不知身邊有多少東西我們索性去截住他奪了盤纏搶了白馬湊分卻不是遂心滿意之事？”眾賊遂持兵器吶一聲喊跑上大路一字兒擺開叫道：

“和尚不要走！快留下買路錢饒你性命！牙迸半個不字一刀一個決不留存！”唬得個唐僧在馬上亂戰沙僧與八戒心慌對行者道：“怎的了！怎的了！苦奈得半夜雨天又早遇強徒斷路誠所謂禍不單行也！”行者笑道：！師父莫怕兄弟勿憂。等老孫去問他一問。”

好大聖束一束虎皮裙子抖一抖錦布直裰走近前叉手當胸道：“列位是做甚麼的？”賊徒喝道：“這廝不知死活敢來問我！你額顱下沒眼不認得我是大王爺爺！快將買路錢來放你過去！”行者聞言滿面陪笑道：“你原來是剪徑的強盜！”

賊徒狠叫：“殺了！”行者假假的驚恐道：“大王！大王！我是鄉村中的和尚不會說話衝撞莫怪莫怪！若要買路錢不要問那三個只消問我。我是個管帳的凡有經錢、襯錢那裡化緣的、佈施的都在包袱中盡是我管出入那個騎馬的雖是我的師父他卻只會念經不管閒事財色俱忘一毫沒有。那個黑臉的是我半路上收的個後生只會養馬。那個長嘴的是我雇的長工只會挑擔。你把三個放過去我將盤纏衣缽盡情送你。”眾賊聽說：“這個和尚倒是個老實頭兒。既如此饒了你命教那三個丟下行李放他過去。”行者回頭使個眼色沙僧就丟了行李擔子與師父牽著馬同八戒往西徑走。行者低頭打開包袱就地撾把塵土往上一灑念個咒語乃是個定身之法喝一聲“住！”那夥賊共有三十來名一個個咬著牙睜著眼撒著手直直的站定莫能言語不得動身。行者跳出路口叫道：“師父回來！回來！”八戒慌了道：“不好不好！師兄供出我們來了！他身上又無錢財包袱裡又無金銀必定是叫師父要馬哩叫我們是剝衣服了。”沙僧笑道：“二哥莫亂說！大哥是個了得的向者那般毒魔狠怪也能收服怕這幾個毛賊？他那裡招呼必有話說快回去看看。”長老聽言欣然轉馬回至邊前叫道：“悟空有甚事叫回來也？”行者者：“你們看這些賊是怎的說？”八戒近前推著他叫道：“強盜你怎的不動彈了？”

那賊渾然無知不言不語。八戒道：“好的癡啞了！”行者笑道：

“是老孫使個定身法定住也。”八戒道：“既定了身未曾定口怎麼連聲也不做？“行者道：“師父請下馬坐著。常言道只有錯拿沒有錯放。兄弟你們把賊都扳翻倒捆了教他供一個供狀看他是個雛兒強盜把勢強盜。”沙僧道：“沒繩索哩。”行者即拔下些毫毛吹口仙氣變作三十條繩索一齊下手把賊扳翻都四馬攢蹄捆住卻又念念解咒那夥賊漸漸蘇醒。

行者請唐僧坐在上他三人各執兵器喝道：“毛賊你們一起有多少人？做了幾年買賣？打劫了有多少東西？可曾殺傷人口？還是初犯卻是二犯三犯？”眾賊開口道：“爺爺饒命！”行者道：“莫叫喚！從實供來！”眾賊道：“老爺我們不是久慣做賊的都是好人家子弟。只因不才吃酒賭錢宿娼頑耍將父祖家業盡花費了一向無干又無錢用。訪知銅台府城中寇員外家資財豪富昨日合夥當晚乘夜雨昏黑就去打劫。劫的有些金銀服飾在這路北下山凹裡正自分贓忽見老爺們來。內中有認得是寇員外送行的必定身邊有物；又見行李沉重白馬快走人心不足故又來邀截。豈知老爺有大神通法力將我們困住。萬望老爺慈悲收去那劫的財物饒了我的性命也！”三藏聽說是寇家劫的財物猛然吃了一驚慌忙站起道：“悟空寇老員外十分好善如何招此災厄？”行者笑道：“只為送我們起身那等彩帳花幢盛張鼓樂驚動了人眼目所以這夥光棍就去下手他家。今又幸遇著我們奪下他這許多金銀服飾。三藏道：“我們擾他半月感激厚恩無以為報不如將此財物護送他家卻不是一件好事？”行者依言即與八戒、沙僧去山凹裡取將

那些贓物收拾了馱在馬上。又教八戒挑了一擔金銀沙僧挑著自己行李。行者欲將這夥強盜一棍盡情打死又恐唐僧怪他傷人性命只得將身一抖收上毫毛。那夥賊松了手腳爬起來一個個落草逃生而去。這唐僧轉步回身將財物送還員外。這一去卻似飛蛾投火反受其殃。有詩為證詩曰：恩將恩報人間少反把恩慈變作仇。下水救人終有失三思行事卻無憂。

三藏師徒們將著金銀服飾拿轉正行處忽見那槍刀簇簇而來。三藏大驚道："徒弟你看那兵器簇擁相臨是甚好歹？"

八戒道："禍來了禍來了！這是那放去的強盜他取了兵器又夥了些人轉過路來與我們鬥殺也！"沙僧道："二哥那來的不是賊勢。大哥你仔細觀之。"行者悄悄的向沙僧道："師父的災星又到了此必是官兵捕賊之意。"說不了眾兵卒至邊前撒開個圈子陣把他師徒圍住道："好和尚打劫了人家東西還在這裡搖擺哩！"一擁上前先把唐僧抓下馬來用繩捆了又把行者三人也一齊捆了穿上扛子兩個抬一個趕著馬奪了擔徑轉府城。只見那：唐三藏戰戰兢兢滴淚難言。豬八戒絮絮叨叨心中報怨。沙和尚囊突突意下躊躇。孫行者笑唏唏要施手段。眾官兵攢擁扛抬須臾間拿到城裡逕自解上黃堂報導："老爺民快人等捕獲強盜來了。"那刺史端坐堂上賞勞了民快撿看了賊贓當叫寇家領去卻將三藏等提近廳前問道："你這起和尚口稱是東土遠來向西天拜佛卻原來是些設法躧看門路打家劫舍之賊！"三藏道："大人容告：貧僧實不是賊決不敢假隨身現有通關文牒可照。只因寇員外家齋我等半月情意深重我等路遇強盜奪轉打劫寇家的財物因送還寇家報恩不期民快人等捉獲以為是賊實不是賊。望大人詳察。"刺史道："你這廝見官兵捕獲卻巧言報恩。

既是路遇強盜何不連他捉來報官報恩？如何只是你四眾！你看！寇梁遞得失狀坐名告你你還敢展掙？"三藏聞言一似大海烹舟魂飛魄喪叫："悟空你何不上來折辨！"行者道："有贓是實折辨何為！"刺史道："正是啊！贓證現存還敢抵賴？"

叫手下："拿腦箍來把這禿賊的光頭箍他一箍然後再打！"行者慌了心中暗想道："雖是我師父該有此難還不可教他十分受苦。"他見那皂隸們收拾索子結腦箍即便開口道："大人且莫箍那個和尚。昨夜打劫寇家點火的也是我持刀的也是我劫財的也是我殺人的也是我。我是個賊頭要打只打我與他們無干但只不放我便是。"刺史聞言就教："先箍起這個來。"

皂隸們齊來上手把行者套上腦箍收緊了一勒扢撲的把索子斷了。又結又箍又扢撲的斷了。一連箍了三四次他的頭皮皺也不曾皺一些兒。卻又換索子再結時只聽得有人來報導："老爺都下陳少保爺爺到了請老爺出郭迎接。"那刺史

即命刑房吏：“把賊收監好生看轄待我接過上司再行拷問。”

刑房吏遂將唐僧四眾推進監門。八戒、沙僧將自己行李擔進隨身。

三藏道：“徒弟這是怎麼起的？“行者笑道：“師父進去進去！這裡邊沒狗叫倒好耍子！”可憐把四眾捉將進去一個個都推入轄床扣拽了滾肚、敵腦、攀胸禁子們又來亂打。三藏苦痛難禁只叫：“悟空！怎的好！怎的好！”行者道：“他打是要錢哩。常言道好處安身苦處用錢。如今與他些錢便罷了。”

三藏道：“我的錢自何來？”行者道：“若沒錢衣物也是把那袈裟與了他罷。”三藏聽說就如刀刺其心一時間見他打不過只得開言道：“悟空隨你罷。”行者便叫：“列位長官不必打了。

我們擔進來的那兩個包袱中有一件錦襴袈裟價值千金。你們解開拿了去罷。”眾禁子聽言一齊動手把兩個包袱解看。

雖有幾件布衣雖有個引袋俱不值錢只見幾層油紙包裹著一物霞光焰焰知是好物。抖開看時但只見：巧妙明珠綴稀奇佛寶攢。盤龍鋪繡結飛鳳錦沿邊。眾皆爭看又驚動本司獄官走來喝道：“你們在此嚷甚的？”禁子們跪道：“老爹才子卻提控送下四個和尚乃是大夥強盜。他見我們打了他幾下把這兩個包袱與我。我們打開看時見有此物無可處置。若眾人扯破分之其實可惜；若獨歸一人眾人無利。幸老爹來憑老爹做個劈著。”獄官見了乃是一件袈裟又將別項衣服並引袋兒通檢看了又打開袋內關文一看見有各國的寶印花押道：“早是我來看呀！不然你們都撞出事來了。這和尚不是強盜切莫動他衣物待明日太爺再審方知端的。”眾禁子聽言將包袱還與他照舊包裹交與獄官收訖。

漸漸天晚聽得樓頭起鼓火甲巡更。捱至四更三點行者見他們都不呻吟盡皆睡著他暗想道：“師父該有這一夜牢獄之災老孫不開口折辨不使法力者蓋為此耳。如今四更將盡災將滿矣我須去打點打點天明好出牢門。”你看他弄本事將身小一小脫出轄床搖身一變變做個蜢蟲兒從房檐瓦縫裡飛出。見那星光月皎正是清和夜靜之天他認了方向徑飛向寇家門只見那街西下一家兒燈火明亮。又飛近他門口看時原來是個做豆腐的見一個老頭兒燒火媽媽兒擠漿。

那老兒忽的叫聲：“媽媽寇大官且是有子有財只是沒壽。我和他小時同學讀書我還大他五歲。他老子叫做寇銘當時也不上千畝田地放些租帳也討不起。他到二十歲時那銘老兒死了他掌著家當其實也是他一步好運。娶的妻是那張旺之女小名叫做穿針兒卻倒旺夫。自進他門種田又收放帳又起；買著的有利做著的賺錢被他如今掙了有十萬家私。他到四十歲上就回心向善齋了萬僧不期昨夜

被強盜踢死。可憐！今年才六十四歲正好享用何期這等向善不得好報乃死於非命？可歎！可歎！”

行者一一聽之卻早五更初點。他就飛入寇家只見那堂屋裡已停著棺材材頭邊點著燈擺列著香燭花果媽媽在旁啼哭；又見他兩個兒子也來拜哭兩個媳婦拿兩盞飯兒供獻。

行者就釘在他材頭上咳嗽了一聲唬得那兩個媳婦查手舞腳的往外跑寇梁兄弟伏在地下不敢動只叫：“爹爹！口樂！

口樂！

口樂！”那媽媽子膽大把材頭撲了一把道：“老員外你活了？”

行者學著那員外的聲音道：“我不曾活。”兩個兒子一慌了不住的叩頭垂淚只叫：“爹爹！口樂！

口樂！

口樂！”媽媽子硬著膽又問道：“員外你不曾活如何說話？”行者道：“我是閻王差鬼使押將來家與你們講話的。”說道：“那張氏穿針兒枉口誑舌陷害無辜。”那媽媽子聽見叫他小名慌得跪倒磕頭道：“好老兒啊！

這等大年紀還叫我的小名兒！我那些枉口誑舌害甚麼無辜？”

行者喝道：“那裡有個甚麼唐僧點著火八戒叫殺人沙僧劫出金銀去行者打死你父親？只因你誑言把那好人受難。那唐朝四位老師路遇強徒奪將財物送來謝我是何等好意！你卻假撚失狀著兒子們官官府又未細審又如今把他們監禁那獄神、土地、城隍俱慌了坐立不寧報與閻王。閻王轉差鬼使押解我來家教你們趁早解放他去；不然教我在家攪鬧一月將合門老幼並雞狗之類一個也不存留！”寇梁兄弟又磕頭哀告道：“爹爹請回切莫傷殘老幼待天明就去本府投遞解狀願認招回只求存歿均安也。”行者聽了即叫：“燒紙我去呀！”他一家兒都來燒紙。

行者一翅飛起徑又飛至刺史住宅裡面。低頭觀看那房內裡已有燈光見刺史已起來了。他就飛進中堂看時只見中間後壁掛著一軸畫兒是一個官兒騎著一匹點子馬有幾個從人打著一把青傘搴著一張交床更不識是甚麼故事行者就釘在中間。忽然那刺史自房裡出來灣著腰梳洗。行者猛的裡咳嗽一聲把刺史唬得慌慌

張張走入房內梳洗畢穿了大衣即出來對著畫兒焚香禱告道：“伯考姜公乾一神位孝侄姜坤三蒙祖上德蔭忝中甲科今叨受銅台府刺史旦夕侍奉香火不絕為何今日聲？切勿為邪為祟恐唬家眾。”行者暗笑道：

“此是他大爺的神子！”卻就綽著經兒叫道：“坤三賢侄你做官雖承祖蔭一向清廉怎的昨日無知把四個聖僧當賊不審來因囚於禁內！那獄神、土地、城隍不安報與閻君閻君差鬼使押我來對你說教你推情察理快快解放他；不然就教你去陰司折證也。”刺史聽說心中悚懼道：“大爺請回小侄升堂當就釋放。”行者道：“既如此燒紙來我去見閻君回話。”刺史複添香燒紙拜謝。

行者又飛出來看時東方早已白。及飛到地靈縣又見那合縣官卻都在堂上他思道：“蜢蟲兒說話被人看見露出馬腳來不好。”他就半空中改了個**身從空裡伸下一隻腳來把個縣堂躧滿口中叫道：“眾官聽著：吾乃玉帝差來的浪蕩遊神。說你這府監裡屈打了取經的佛子驚動三界諸神不安教吾傳說趁早放他；若有差池教我再來一腳先踢死合府縣官後躧死四境居民把城池都踏為灰燼！”概縣官吏人等慌得一齊跪倒磕頭禮拜道：“上聖請回。我們如今進府稟上府尊即教放出千萬莫動腳驚唬死下官。”行者才收了法身仍變做個蜢蟲兒從監房瓦縫兒飛入依舊鑽在轄床中間睡著。

卻說那刺史升堂才抬出投文牌去早有寇梁兄弟抱牌跪門叫喊。刺史著令進來二人將解狀遞上。刺史見了怒道：

“你昨日遞了失狀就與你拿了賊來你又領了贓去怎麼今日又來遞解狀？”二人滴淚道：“老爺今夜小的父親顯魂道：‘唐朝聖僧原將賊徒拿住奪獲財物放了賊去好意將財物送還我家報恩怎麼反將他當賊拿在獄中受苦！獄中土地城隍俱不安報了閻王閻王差鬼使押解我來教你赴府再告釋放唐僧庶免災咎不然老幼皆亡。’因此特來遞個解詞望老爺方便！方便！”刺史聽他說了這話卻暗想道：“他那父親乃是熱屍新鬼顯魂報應猶可；我伯父死去五六年了卻怎麼今夜也來顯魂教我審放？看起來必是冤枉。”正忖度間只見那地靈縣知縣等官急急跑上堂亂道：“老大人不好了！不好了！适才玉帝差浪蕩遊神下界教你快放獄中好人。昨日拿的那些和尚不是強盜都是取經的佛子。若少遲延就要踢殺我等官員還要把城池連百姓俱盡踏為灰燼。”刺史又大驚失色即叫刑房吏火寫牌提出。當時開了監門提出八戒愁道：“今日又不知怎的打哩。行者笑道：“管你一下兒也不敢打老孫俱已幹辦停當。上堂切不可下跪他還要下來請我們上坐卻等我問他要行李要馬匹。少了一些兒等我打他你看。”說不了已至堂口那刺史、知縣並府縣大小官員一見都下來迎接道：“聖僧昨日來時一則接上司忙迫二則又見了所獲之贓未及細問端的。”唐僧合掌躬身又將前情細陳了一遍。眾官滿口認稱都道：“錯了錯了！莫怪莫怪！”又問獄中可曾有甚疏失行者近前

努目睜看厲聲高叫道：“我的白馬是堂上人得了行李是獄中人得了快快還我！今日卻該我拷較你們了！枉拿平人做賊你們該個甚罪？”府縣官見他作惡無一個不怕即便叫收馬的牽馬來收行李的取行李來一一交付明白。你看他三人一個個逞兇眾官只以寇家遮飾。三藏勸解了道：“徒弟是也不得明白。我們且到寇家去一則吊問二來與他對證對證看是何人見我做賊。”行者道：“說得是等老孫把那死的叫起來看是那個打他。”沙僧就在府堂上把唐僧撮上馬吆吆喝喝一擁而出。那些府縣多官也一一俱到寇家唬得那寇梁兄弟在門前不住的磕頭接進廳。只見他孝堂之中一家兒都在孝幔裡啼哭行者叫道：“那打誑語栽害平人的媽媽子且莫哭！等老孫叫你老公來看他說是那個打死的羞他一羞！”眾官員只道孫行者說的是笑話。行者道：“列位大人略陪我師父坐坐。八戒、沙僧好生保護等我去了就來。”好大聖跳出門望空就起只見那遍地彩霞籠住宅一天瑞氣護元神。眾等方才認得是個騰雲駕霧之仙起死回生之聖這裡一一焚香禮拜不題。

那大聖一路筋斗雲直至幽冥地界徑撞入森羅殿上慌得那十代閻君拱手接五方鬼判叩頭迎。千株劍樹皆敧側萬迭刀山盡坦平。枉死城中魑魅化奈河橋下鬼生。正是那神光一照如天赦黑暗陰司處處明。十閻王接下大聖相見了問及何來何干。行者道：“銅台府地靈縣齋僧的寇洪之鬼是那個收了？快點查來與我。”十閻王道：“寇洪善士也不曾有鬼使勾他他自家到此遇著地藏王的金衣童子他引見地藏也。”行者即別了徑至翠雲宮見地藏王菩薩。菩薩與他禮畢具言前事菩薩喜道：“寇洪陽壽止該卦數命終不染床席棄世而來。我因他齋僧是個善士收他做個掌善緣簿子的案長。既大聖來取我再延他陽壽一紀教他跟大聖去。金衣童子遂領出寇洪寇洪見了行者聲聲叫道：“老師！老師！救我一救！”

行者道：“你被強盜踢死。此乃陰司地藏王菩薩之處我老孫特來取你到陽世間對明此事既蒙菩薩放回又延你陽壽一紀待十二年之後你再來也。”那員外頂禮不盡。行者謝辭了菩薩將他吹化為氣掉於衣袖之間同去幽府複返陽間。駕雲頭到了寇家即喚八戒捎開材蓋把他魂靈兒推付本身。須臾間透出氣來活了那員外爬出材來對唐僧四眾磕頭道：“師父！師父！寇洪死於非命蒙師父至陰司救活乃再造之恩！”

言謝不已。及回頭見各官羅列即又磕頭道：“列位老爹都如何在舍？”那刺史道：“你兒子始初遞失狀坐名告了聖僧我即差人捕獲；不期聖僧路遇殺劫你家之賊奪取財物送還你家。是我下人誤捉未得詳審當送監禁。今夜被你顯魂我先伯亦來家訴告縣中又蒙浪蕩遊神下界一時就有這許多顯應所以放出聖僧聖僧卻又去救活你也。”那員外跪道：“老爹其實枉了這四位聖僧！那夜有三十多名強盜明火執杖劫去家私是我難舍向賊理說不期被他一腳撩陰踢死與這四位

何干！”

叫過妻子來“是誰人踢死你等輒敢妄告？請老爹定罪。”當時一家老小只是磕頭刺史寬恩免其罪過。寇洪教安排筵宴酬謝府縣厚恩個個未坐回衙。至次日再掛齋僧牌又款留三藏三藏決不肯住。卻又請親友辦旌幢如前送行而去。
咦！

這正是：地辟能存兇惡事天高不負善心人。逍遙穩步如來徑只到靈山極樂門畢竟不知見佛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猿熟馬馴方脫殼 功成行滿見真如

話表寇員外既得回生複整理了幢幡鼓樂僧道親友依舊送行不題。卻說唐僧四眾上了大路果然西方佛地與他處不同。見了些琪花、瑤草、古柏、蒼松所過地方家家向善戶戶齋僧每逢山下人修行又見林間客誦經。師徒們夜宿曉行又經有六七日忽見一帶高樓幾層傑閣真個是沖天百尺聳漢淩空。低頭觀落日引手摘飛星。豁達窗軒吞宇宙嵯峨棟宇接雲屏黃鶴信來秋樹老彩鸞書到晚風清。此乃是靈宮寶闕琳館珠庭。真堂談道宇宙傳經。花向春來美松臨雨過青。

紫芝仙果年年秀丹鳳儀翔萬感靈。三藏舉鞭遙指道：“悟空好去處耶！”行者道：“師父你在那假境界假佛象處倒強要下拜；今日到了這真境界真佛象處倒還不下馬是怎的說？”三藏聞言慌得翻身跳下來已到了那樓閣門。只見一個道童斜立山門之前叫道：“那來的莫非東土取經人麼？”長老急整衣抬頭觀看見他身披錦衣手搖玉麈。身披錦衣寶閣瑤池常赴宴；手搖玉麈丹台紫府每揮麈。肘懸仙籙足踏履鞋。飄然真羽士秀麗實奇哉。煉就長生居勝境修成永壽脫塵埃。聖僧不識靈山客當年金頂大仙來。孫大聖認得他即叫：“師父此乃是靈山腳下玉真觀金頂大仙他來接我們哩。”三藏方才醒悟進前施禮。大仙笑道：“聖僧今年才到我被觀音菩薩哄了。他十年前領佛金旨向東土尋取經人原說二三年就到我處。我年年等候渺無消息不意今年才相逢也。”三藏合掌道：

“有勞大仙盛意感激！感激！”遂此四眾牽馬挑擔同入觀裡卻又與大仙一一相見。即命看茶擺齋又叫小童兒燒香湯與聖僧沐浴了好登佛地。正是那：功滿行完宜沐浴煉馴本性合天真。千辛萬苦今方息九戒三皈始自新。魔盡果然登佛地災消故得見沙門。洗塵滌垢全無染反本還原不壞身。師徒們沐浴了不覺天色將晚就於玉真觀安歇。

次早唐僧換了衣服披上錦襴袈裟戴了毗盧帽手持錫杖登堂拜辭大仙。大仙笑道：“昨日襤褸今日鮮明觀此相真佛子也。”三藏拜別就行大仙道；“且住

等我送你。”行者道：“不必你送老孫認得路。大仙道：“你認得的是雲路。聖僧還未登雲路當從本路而行。”行者道：“這個講得是老孫雖走了幾遭只是雲來雲去實不曾踏著此地。既有本路還煩你送送我師父拜佛心重幸勿遲疑。那大仙笑吟吟攜著唐僧手接引旃壇上法門。原來這條路不出山門就自觀宇中堂穿出後門便是。大仙指著靈山道：“聖僧你看那半天中有祥光五色瑞藹千重的就是靈鷲高峰佛祖之聖境也。”唐僧見了就拜行者笑道：“師父還不到拜處哩。常言道望山走倒馬離此鎮還有許遠如何就拜！若拜到頂上得多少頭磕是？”大仙道：

“聖僧你與大聖、天蓬、捲簾四位已此到於福地望見靈山我回去也。”三藏遂拜辭而去。

大聖引著唐僧等徐徐緩步登了靈山不上五六裡見了一道活水滾浪飛流約有**裡寬闊四無人跡。三藏心驚道：“悟空這路來得差了敢莫大仙錯指了？此水這般寬闊這般洶湧又不見舟楫如何可渡？”行者笑道：“不差！你看那壁廂不是一座大橋？要從那橋上行過去方成正果哩。”長老等又近前看時橋邊有一扁扁上有淩雲渡三字原來是一根獨木橋。正是：遠看橫空如玉棟近觀斷水一枯槎。維河架海還容易獨木單梁人怎踅！萬丈虹霓平臥影千尋白練接天涯。十分細滑渾難渡除是神仙步彩霞。三藏心驚膽戰道：“悟空這橋不是人走的我們別尋路徑去來。”行者笑道：“正是路！正是路！八戒慌了道：“這是路那個敢走？水面又寬波浪又湧獨獨一根木頭又細又滑怎生動腳？”行者道：“你都站下等老孫走個兒你看。”好大聖拽開步跳上獨木橋搖搖擺擺須臾跑將過去在那邊招呼道：“過來！過來！”唐僧搖手八戒沙僧咬指道：“難！難！難！”行者又從那邊跑過來拉著八戒道：“呆子跟我走跟我走！”那八戒臥倒在地道：“滑！滑！滑！走不得！你饒我罷！讓我駕風霧過去！”行者按住道：“這是甚麼去處許你駕風霧？必須從此橋上走過方可成佛。”八戒道：“哥啊佛做不成也罷實是走不得！”

他兩個在那橋邊滾滾爬爬扯扯拉拉的耍鬥。沙僧走去勸解才撒脫了手。三藏回頭忽見那下溜中有一人撐一隻船來叫道：“上渡！上渡！”長老大喜道：“徒弟休得亂頑。那裡有只渡船兒來了。”他三個跳起來站定同眼觀看那船兒來得至近原來是一隻無底的船兒。行者火眼金睛早已認得是接引佛祖又稱為南無寶幢光王佛。行者卻不題破只管叫：“這裡來！撐攏來！”霎時撐近岸邊又叫：“上渡！上渡！”三藏見了又心驚道：“你這無底的破船兒如何渡人？”佛祖道：“我這船鴻蒙初判有聲名幸我撐來不變更。有浪有風還自穩無終無始樂升平。六塵不染能歸一萬劫安然自在行。無底船兒難過海今來古往渡群生。”孫大聖合掌稱謝道：“承盛意接引吾師。

師父上船去他這船兒雖是無底卻穩；縱有風浪也不得翻。”長老還自驚疑行者叉著膊子往上一推。那師父踏不住腳轂轆的跌在水裡早被撐船人一把扯起站在船上。師父還抖衣服垛鞋腳抱怨行者。行者卻引沙僧八戒牽馬挑擔也上了船都立在舟旱舟唐之上。那佛祖輕輕用力撐開只見上溜頭泱下一個死屍。長老見了大驚行者笑道：“師父莫怕那個原來是你。”八戒也道：“是你是你！”沙僧拍著手也道：“是你是你！”那撐船的打著號子也說：“那是你！可賀可賀！”

他們三人也一齊聲相和。撐著船不一時穩穩當當的過了淩雲仙渡。三藏才轉身輕輕的跳上彼岸。有詩為證詩曰：

脫卻胎胞骨肉身相親相愛是元神。今朝行滿方成佛洗淨當年六六塵。此誠所謂廣大智慧登彼岸無極之法。四眾上岸回頭連無底船兒卻不知去向行者方說是接引佛祖。三藏方才省悟急轉身反謝了三個徒弟行者道：“兩不相謝彼此皆扶持也。我等虧師父解脫借門路修功幸成了正果；師父也賴我等保護秉教伽持喜脫了凡胎。師父你看這面前花草松篁鸞鳳鶴鹿之勝境比那妖邪顯化之處孰美孰惡？何善何凶？”

三藏稱謝不已。一個個身輕體快步上靈山早見那雷音古剎：

頂摩霄漢中根接須彌脈。巧峰排列怪石參差。懸崖下瑤草琪花曲徑旁紫芝香蕙。仙猿摘果入桃林卻似火燒金；白鶴犧松立枝頭渾如煙捧玉。彩鳳雙雙青鸞對對。彩鳳雙雙向日一鳴天下瑞；青鸞對對迎風耀舞世間稀。又見那黃森森金瓦迭鴛鴦明幌幌花磚鋪瑪瑙。東一行西一行盡都是蕊宮珠闕；南一帶北一帶看不了寶閣珍樓。天王殿上放霞光護法堂前噴紫焰。浮屠塔顯優缽花香、正是地勝疑天別雲閑覺晝長。紅塵不到諸緣盡萬劫無虧**堂。師徒們逍逍遙遙走上靈山之巔又見青松林下列優婆翠柏叢中排善士。長老就便施禮慌得那優婆塞、優婆夷、比丘僧、比丘尼合掌道：“聖僧且休行禮待見了牟尼卻來相敘。行者笑道：“早哩！早哩！且去拜上位者。”

那長老手舞足蹈隨著行者直至雷音寺山門之外。那廂有四大金剛迎住道：“聖僧來耶？”三藏躬身道：“是弟子玄奘到了。”答畢就欲進門金剛道：“聖僧少待容稟過再進。”那金剛著一個轉山門報與二門上四大金剛說唐僧到了；二門上又傳入三門上說唐僧到了；三山門內原是打供的神僧聞得唐僧到時急至大雄殿下報與如來至尊釋迦牟尼文佛說：“唐朝聖僧到於寶山取經來了。”佛爺爺大喜即召聚八菩薩、四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十一大曜、十八伽藍兩行排列卻傳金旨召唐僧進。那裡邊一層一節欽依佛旨叫：“聖僧進來。”

這唐僧循規蹈矩同悟空、悟能、悟淨牽馬挑擔徑入山門。正是：當年奮志奉欽差領牒辭王出玉階。清曉登山迎霧露黃昏枕石臥雲霾。挑禪遠步三千水飛錫長行萬里崖。念念在心求正果今朝始得見如來。

四眾到大雄寶殿殿前對如來倒身下拜。拜罷又向左右再拜。各各三匝已遍複向佛祖長跪將通關文牒奉上如來一一看了還遞與三藏。三藏俯囪作禮啟上道：“弟子玄奘奉東土大唐皇帝旨意遙詣寶山拜求真經以濟眾生。望我佛祖垂恩早賜回國。”如來方開憐憫之口大慈悲之心對三藏言曰：“你那東土乃南贍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廣人稠多貪多殺多淫多誑多欺多詐；不遵佛教不向善緣不敬三光不重五穀；不忠不孝不義不仁瞞心昧己大鬥小秤害命殺牲。造下無邊之孽罪盈惡滿致有地獄之災所以永墮幽冥受那許多碓搗磨舂之苦變化畜類。有那許多披毛頂角之形將身還債將肉飼人。其永墮阿鼻不得升者皆此之故也。雖有孔氏在彼立下仁義禮智之教帝王相繼治有徒流絞斬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縱無忌之輩何耶！我今有經三藏可以脫苦惱解釋災愆。三藏：有法一藏談天；有論一藏說地；有經一藏度鬼。共計三十五部該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真是修真之徑正善之門凡天下四大部洲之天文、地理、人物、鳥獸、花木、器用、人事無般不載。汝等遠來待要全付與汝取去但那方之人愚蠢村強譭謗真言不識我沙門之奧旨。”叫：“阿儺、伽葉你兩個引他四眾到珍樓之下先將齋食待他。齋罷開了寶閣將我那三藏經中三十五部之內各檢幾卷與他教他傳流東土永注洪恩。”二尊者即奉佛旨將他四眾領至樓下看不盡那奇珍異寶擺列無窮。只見那設供的諸神鋪排齋宴並皆是仙品、仙肴、仙茶、仙果珍饈百味與凡世不同。師徒們頂禮了佛恩隨心享用其實是：寶焰金光映目明異香奇品更微精。千層金閣無窮麗一派仙音入耳清。素味仙花人罕見香茶異食得長生。向來受盡千般苦今日榮華喜道成。

這番造化了八戒便宜了沙僧佛祖處正壽長生脫胎換骨之饌盡著他受用。二尊者陪奉四眾餐畢卻入寶閣開門登看。那廂有霞光瑞氣籠罩千重；彩霧祥雲遮漫萬道。經櫃上寶篋外都貼了紅簽楷書著經卷名目。乃是：《涅槃經》一部七百四十八卷；《菩薩經》一部一千二十一卷；《虛空藏經》一部四百卷；《楞嚴經》一部一百一十卷；《恩意經大集》一部五十卷；《決定經》一部一百四十卷；《寶藏經》一部四十五卷；《華嚴經》一部五百卷；《禮真如經》一部九十卷；《大般若經》一部九百一十六卷；《大光明經》一部三百卷；《未曾有經》一部一千一百一十卷；《維摩經》一部一百七十卷；《三論別經》一部二百七十卷；《金剛經》一部一百卷；《正法論經》一部一百二十卷；《佛本行經》一部八百卷；《五龍經》一部三十二卷；《菩薩戒經》一部一百一十六卷；《大集經》一部一百三十卷；《摩竭經》一部三百五十卷；《法華經》一部一百卷；《瑜伽經》一部一百卷；《寶常經》一部二百二十卷；《西天論經》一部一百三十卷；《僧祇經》一部

一百五十七卷；《佛國雜經》一部一千九百五十卷；《起信論經》一部一千卷；《大智度經》一部一千八十卷；《寶威經》一部一千二百八十卷；《本閣經》一部八百五十卷；《正律文經》一部二百卷；《大孔雀經》一部二百二十卷；《維識論經》一部一百卷；《具舍論經》一部二百卷。阿儺、伽葉引唐僧看遍經名對唐僧道：“聖僧東土到此有些甚麼人事送我們？快拿出來好傳經與你去。三藏聞言道：“弟子玄奘來路迢遙不曾備得。”二尊者笑道：

“好好好！白手傳經繼世後人當餓死矣！”行者見他講口扭捏不肯傳經他忍不住叫噪道：“師父我們去告如來教他自家來把經與老孫也。”阿儺道：“莫嚷！此是甚麼去處你還撒野放刁！到這邊來接著經。”八戒沙僧耐住了性子勸住了行者轉身來接。一卷卷收在包裡馱在馬上又捆了兩擔八戒與沙僧挑著卻來寶座前叩頭謝了如來一直出門。逢一位佛祖拜兩拜；見一尊菩薩拜兩拜。又到大門拜了比丘僧、尼優婆夷、塞一一相辭下山奔路不題。

卻說那寶閣上有一尊燃燈古佛他在閣上暗暗的聽著那傳經之事心中甚明原是阿儺、伽葉將無字之經傳去卻自笑雲：東土眾僧愚迷不識無字之經卻不枉費了聖僧這場跋涉？

問：“座邊有誰在此？”只見白雄尊者閃出。古佛吩咐道：“你可作起神威飛星趕上唐僧把那無字之經奪了教他再來求取有字真經。”白雄尊者即駕狂風滾離了雷音寺山門之外大作神威。那陣好風真個是：佛前勇士不比巽二風神。仙竅怒號遠賽吹噓少女。這一陣魚龍皆失穴江海逆波濤。玄猿捧果難來獻黃鶴回雲找舊巢。丹鳳清音鳴不美錦雞喔運叫聲嘈。青松枝折優缽花飄。翠竹竿竿倒金蓮朵朵搖。鐘聲遠送三千里經韻輕飛萬壑高。崖下奇花殘美色路旁瑤草偃鮮苗。彩鸞難舞翅白鹿躲山崖。蕩蕩異香漫宇宙清清風氣徹雲霄。那唐長老正行間忽聞香風滾滾只道是佛祖之禎祥未曾提防。又聞得響一聲半空中伸下一隻手來將馬馱的經輕輕搶去唬得個三藏捶胸叫喚八戒滾地來追沙和尚護守著經擔孫行者急趕去如飛。那白雄尊者見行者趕得將近恐他棍頭上沒眼一時間不分好歹打傷身體即將經包捽碎拋落塵埃。行者見經包破落又被香風吹得飄零卻就按下雲頭顧經不去追趕。那白雄尊者收風斂霧回報古佛不題。

八戒去追趕見經本落下遂與行者收拾背著來見唐僧。

唐僧滿眼垂淚道：“徒弟呀！這個極樂世界也還有凶魔欺害哩！”沙僧接了抱著的散經打開看時原來雪白並無半點字跡慌忙遞與三藏道：“師父這一卷沒字。”行者又打開一卷看時也無字。八戒打開一卷也無字。三藏叫：“通打開來看看。”

卷卷俱是白紙。長老短歎長籲的道：“我東土人果是沒福！似這般無字的空本取去何用？怎麼敢見唐王！誑君之罪誠不容誅也！”行者早已知之對唐僧道：“師父不消說了這就是阿儺、伽葉那廝問我要人事沒有故將此白紙本子與我們來了。快回去告在如來之前問他掯財作弊之罪。”八戒嚷道：“正是！正是！告他去來！”四眾急急回山無好步忙忙又轉上雷音。不多時到於山門之外眾皆拱手相迎笑道：“聖僧是換經來的？”三藏點頭稱謝。眾金剛也不阻擋讓他進去直至大雄殿前。行者嚷道：“如來！我師徒們受了萬蜇千魔千辛萬苦自東土拜到此處蒙如來吩咐傳經被阿儺、伽葉掯財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將無字的白紙本兒教我們拿去我們拿他去何用！望如來敕治！”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兩個問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經不可輕傳亦不可以空取向時眾比丘聖僧下山曾將此經在舍衛國趙長者家與他誦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脫只討得他三鬥三升米粒黃金回來我還說他們忒賣賤了教後代兒孫沒錢使用。你如今空手來取是以傳了白本。白本者乃無字真經倒也是好的。因你那東土眾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傳之耳。”即叫：“阿儺、伽葉快將有字的真經每部中各檢幾卷與他來此報數。”

二尊者複領四眾到珍樓寶閣之下仍問唐僧要些人事。

三藏無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缽盂雙手奉上道：“弟子委是窮寒路遙不曾備得人事。這缽盂乃唐王親手所賜教弟子持此沿路化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萬望尊者不鄙輕褻將此收下待回朝奏上唐王定有厚謝。只是以有字真經賜下庶不孤欽差之意遠涉之勞也。”那阿儺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樓的力士管香積的庖丁看閣的尊者你抹他臉我撲他背彈指的扭唇的一個個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經的人事！”須臾把臉皮都羞皺了只是拿著缽盂不放。伽葉卻才進閣檢經一一查與三藏三藏卻叫：“徒弟們你們都好生看看莫似前番。”他三人接一卷看一卷卻都是有字的。傳了五千零四十八卷乃一藏之數收拾齊整馱在馬上剩下的還裝了一擔八戒挑著。自己行囊沙僧挑著。行者牽了馬唐僧拿了錫杖按一按毗盧帽抖一抖錦袈裟才喜喜歡歡到我佛如來之前、正是那：大藏真經滋味甜如來造就甚精嚴。須知玄奘登山苦可笑阿儺卻愛錢。先次未詳虧古佛後來真實始安然。至今得意傳東土大眾均將雨露沾。

阿儺、伽葉引唐僧來見如來如來高升蓮座指令降龍、伏虎二大羅漢敲響雲磬遍請三千諸佛、三千揭諦、八金剛、四菩薩、五百尊羅漢、八百比丘僧、大眾優婆塞、比丘尼、優婆夷各天各洞福地靈山大小尊者聖僧該坐的請登寶座該立的侍立兩旁。一時間天樂遙聞仙音嘹喨滿空中祥光迭迭瑞氣重重諸佛畢集參見了如來。如來問：“阿儺、伽葉傳了多少經卷與他？可一一報數。”二尊者即開報：“現付去唐朝《涅槃經》四百卷《菩薩經》三百六十卷《虛空藏經》二十卷《楞嚴經》三十卷《恩意經大集》四十卷《決定經》四十卷《寶藏經》

二十卷《華嚴經》八十一卷《禮真如經》三十卷《大般若經》六百卷《金光明品經》五十卷《未曾有經》五百五十卷《維摩經》三十卷《三論別經》四十二卷《金剛經》一卷《正法論經》二十卷《佛本行經》一百一十六卷《五龍經》二十卷《菩薩戒經》六十卷《大集經》三十卷《摩竭經》一百四十卷《法華經》十卷《瑜伽經》三十卷《寶常經》一百七十卷《西天論經》三十卷《僧祇經》一百一十卷《佛國雜經》一千六百三十八卷《起信論經》五十卷《大智度經》九十卷；《寶威經》一百四十卷《本閣經》五十六卷《正律文經》十卷《大孔雀經》十四卷《維識論經》十卷《具舍論經》十卷。在藏總經共三十五部各部中檢出五千零四十八卷與東土聖僧傳留在唐。現俱收拾整頓於人馬馱擔之上專等謝恩。”

三藏四眾拴了馬歇了擔一個個合掌躬身朝上禮拜。如來對唐僧言曰：“此經功德不可稱量雖為我門之高抬貴手實乃三教之源流。若到你那南贍部洲示與一切眾生不可輕慢非沐浴齋戒不可開卷寶之重之！蓋此內有成仙了道之奧妙有明萬化之奇方也。”三藏叩頭謝恩信受奉行依然對佛祖遍禮三匝承謹歸誠領經而去。去到三山門一一又謝了眾聖不題。

如來因打唐僧去後才散了傳經之會。旁又閃上觀世音菩薩合掌啟佛祖道：“弟子當年領金旨向東土尋取經之人今已成功共計得一十四年乃五千零四十日還少八日不合藏數。望我世尊早賜聖僧回東轉西須在八日之內庶完藏數准弟子繳還金旨。”如來大喜道：“所言甚當准繳金旨。”即叫八大金剛吩咐道：“汝等快使神威駕送聖僧回東把真經傳留即引聖僧西回、須在八日之內以完一藏之數勿得遲違。”

金剛隨即趕上唐僧叫道：“取經的跟我來！”唐僧等俱身輕體健蕩蕩飄飄隨著金剛駕雲而起。這才是：見性明心參佛祖功完行滿即飛升。畢竟不知回東土怎生傳授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數完魔滅盡 三三行滿道歸根

話表八金剛既送唐僧回國不題。那三層門下有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護教伽藍走向觀音菩薩前啟道：“弟子等向蒙菩薩法旨暗中保護聖僧今日聖僧行滿菩薩繳了佛祖金旨我等望菩薩准繳法旨。”菩薩亦甚喜道：“准繳准繳。”又問道：“那唐僧四眾一路上心行何如？”諸神道：“委實心虔志誠料不能逃菩薩洞察。但只是唐僧受過之苦真不可言。他一路上曆過的災愆患難弟子已謹記在此這就是他災難的簿子。”菩薩從頭看了一遍。上寫著：“蒙差揭諦皈依旨謹記唐僧難數清：金蟬遭貶第一難出胎幾殺第二難滿月拋江第三難尋親報冤第四難出城逢虎第五難落坑折從第六難雙叉嶺上第七難兩界山頭第八

難陡澗換馬第九難夜被火燒第十難失卻袈裟十一難收降八戒十二難黃風怪阻十三難請求靈吉十四難流沙難渡十五難收得沙僧十六難四聖顯化十七難五莊觀中十八難難活人參十九難貶退心猿二十難黑松林失散二十一難寶象國捎書二十二難金鑾殿變虎二十三難平頂山逢魔二十四難蓮花洞高懸二十五難烏雞國救主二十六難被魔化身二十七難號山逢怪二十八難風攝聖僧二十九難心猿遭害三十難請聖降妖三十一難黑河沉沒三十二難搬運車遲三十三難大賭輸贏三十四難祛道興僧三十五難路逢大水三十六難身落天河三十七難魚籃現身三十八難金山遇怪三十九難普天神難伏四十難問佛根源四十一難吃水遭毒四十二難西梁國留婚四十三難琵琶洞受苦四十四難再貶心猿四十五難難辨獼猴四十六難路阻火焰山四十七難求取芭蕉扇四十八難收縛魔王四十九難賽城掃塔五十難取寶救僧五十一難棘林吟詠五十二難小雷音遇難五十三難諸天神遭困五十四難稀柿衕穢阻五十五難朱紫國行醫五十六難拯救疲癃五十七難降妖取後五十八難七情迷沒五十九難多目遭傷六十難路阻獅駝六十一難怪分三色六十二難城裡遇災六十三難請佛收魔六十四難比丘救子六十五難辨認真邪六十六難松林救怪六十七難僧房臥病六十八難無底洞遭困六十九難滅法國難行七十難隱霧山遇魔七十一難鳳仙郡求雨七十二難失落兵器七十三難會慶釘鈀七十四難竹節山遭難七十五難玄英洞受苦七十六難趕捉犀牛七十七難天竺招婚七十八難銅台府監禁七十九難淩雲渡脫胎八十難路經十萬八千里聖僧曆難簿分明。”菩薩將難簿目過了一遍急傳聲道：“佛門中九九歸真聖僧受過八十難還少一難不得完成此數。”即令揭諦“趕上金剛還生一難者。”這揭諦得令飛雲一駕向東來。一晝夜趕上八大金剛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謹遵菩薩法旨不得違誤。”八金剛聞得此言刷的把風按下將他四眾連馬與經墜落下地。噫！正是那：九九歸真道行難堅持篤志立玄關。必須苦練邪魔退定要修持正法還。莫把經章當容易聖僧難過許多般。古來妙合參同契毫差殊不結丹。

三藏腳踏了凡地自覺心驚。八戒呵呵大笑道：“好！好！

好！這正是要快得遲。”沙僧道：“好！好！好！因是我們走快了些兒教我們在此歇歇哩。”大聖道：“俗語雲十日灘頭坐一日行九灘。”三藏道：“你三個且休鬥嘴認認方向看這是甚麼地方。”沙僧轉頭四望道：“是這裡！是這裡！師父你聽聽水響。”行者道：“水響想是你的祖家了。”八戒道：“他祖家乃流沙河。”沙僧道：“不是不是此通天河也。”三藏道：“徒弟啊仔細看在那岸。”行者縱身跳起用手搭涼篷仔細看了下來道：

“師父此是通天河西岸。”三藏道：“我記起來了東岸邊原有個陳家莊。那年到此虧你救了他兒女深感我們要造船相送幸白黿伏渡。我記得西岸上四無人煙這番如何是好？”八戒道：“只說凡人會作弊原來這佛面前的金剛也會作弊。他奉佛旨教送我們東回怎麼到此半路上就丟下我們？如今豈不進退兩難！

怎生過去！”沙僧道：“二哥休報怨。我的師父已得了道前在淩雲渡已脫了凡胎今番斷不落水。教師兄同你我都作起攝法把師父駕過去也。”行者頻頻的暗笑道：“駕不去！”駕不去！”你看他怎麼就說個駕不去？若肯使出神通說破飛升之奧妙師徒們就一千個河也過去了；只因心裡明白知道唐僧九九之數未完還該有一難故羈留於此。師徒們口裡紛紛的講足下徐徐的行直至水邊忽聽得有人叫道：“唐聖僧唐聖僧！這裡來這裡來！”四眾皆驚。舉頭觀看四無人跡又沒舟船卻是一個大白賴頭黿在岸邊探著頭叫道：“老師父我等了你這幾年卻才回也？”行者笑道：“老黿向年累你今歲又得相逢。”三藏與八戒、沙僧都歡喜不盡。行者道：“老黿你果有接待之心可上岸來。”那黿即縱身爬上河來。行者叫把馬牽上他身八戒還蹲在馬尾之後唐僧站在馬頸左邊沙僧站在右邊行者一腳踏著老黿的項一腳踏著老黿的頭叫道：

“老黿好生走穩著。”那老黿蹬開四足踏水面如行平地將他師徒四眾連馬五口馱在身上徑回東岸而來。誠所謂：不二門中法奧玄諸魔戰退識人天。本來面目今方見一體原因始得全。秉證三乘隨出入丹成九轉任周旋。挑包飛杖通休講幸喜還元遇老黿。老黿馱著他們躧波踏浪行經多半日將次天晚好近東岸忽然問曰：“老師父我向年曾央到西方見我佛如來與我問聲歸著之事還有多少年壽果曾問否？”原來那長老自到西天玉真觀沐浴淩雲渡脫胎步上靈山專心拜佛及參諸佛菩薩聖僧等眾意念只在取經他事一毫不理所以不曾問得老黿年壽無言可答卻又不敢欺打誑語沉吟半晌不曾答應。老黿即知不曾替問他就將身一幌呼喇的淬下水去把他四眾連馬並經通皆落水。咦！還喜得唐僧脫了胎成了道若似前番已經沉底。又幸白馬是龍八戒、沙僧會水行者笑巍巍顯大神通把唐僧扶駕出水登彼東岸。只是經包、衣服、鞍轡俱濕了。

師徒方登岸整理忽又一陣狂風天色昏暗雷煙俱作走石飛沙。但見那：一陣風乾坤播蕩；一聲雷振動山川。一個烱鑽雲飛火；一天霧大地遮漫。風氣呼號雷聲激烈。烱掣紅綃霧迷星月。風鼓的塵沙撲面雷驚的虎豹藏形烱幌的飛禽叫噪霧漫的樹木無蹤。那風攪得個通天河波浪翻騰那雷振得個通天河魚龍喪膽那烱照得個通天河徹底光明那霧蓋得個通天河岸崖昏慘。好風！頹山烈石鬆篁倒。好雷！驚蟄傷人威勢豪。好烱！流天照野金蛇走。好霧！混混漫空蔽九霄。唬得那三藏按住了經包沙僧壓住了經擔八戒牽住了白馬行者卻雙手輪起鐵棒左右護持。原來那風、霧、雷、烱乃是些陰魔作號欲奪所取之經勞攘了一夜直到天明卻才止息。長老一身水衣戰兢兢的道：“悟空這是怎的起？”行者氣呼呼的道：“師父你不知就裡我等保護你取獲此經乃是奪天地造化之功可以與乾坤並久日月同明壽享長春法身不朽此所以為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來暗奪之耳。一則這經是水濕透了二則是你的正法身壓住雷不能轟電不能照霧不能迷又是老孫輪著鐵棒使純陽之性護持住了及至天明陽氣又盛所以不能奪去。”三藏、八戒、沙僧方才省悟各謝不盡。少頃太陽高照卻移經于高崖上開包曬晾至

今彼處曬經之石尚存。他們又將衣鞋都曬在崖旁立的立坐的坐跳的跳。真個是：一體純陽喜向陽陰魔不敢逞強梁。須知水勝真經伏不怕風雷烱霧光。自此清平歸正覺從今安泰到仙鄉。曬經石上留蹤跡千古無魔到此方。

他四眾檢看經本一一曬晾早見幾個打魚人來過河邊抬頭看見內有認得的道："老師父可是前年過此河往西天取經的？"八戒道："正是正是你是那裡人？怎麼認得我們？"漁人道："我們是陳家莊上人。"八戒道："陳家莊離此有多遠？"漁人道："過此沖南有二十裡就是也。"八戒道："師父我們把經搬到陳家莊上曬去。他那裡有住坐又有得吃就教他家與我們漿漿衣服卻不是好？"三藏道："不去罷在此曬乾了就收拾找路回也。"那幾個漁人行過南沖恰遇著陳澄叫道："二老官前年在你家替祭兒子的師父回來了。"陳澄道："你在那裡看見？"漁人回指道："都在那石上曬經哩。"陳澄隨帶了幾個佃戶走過沖來望見跑近前跪下道："老爺取經回來功成行滿怎麼不到捨下卻在這裡盤弄？快請快請到舍。"行者道："等曬乾了經和你去。"陳澄又問道："老爺的經典、衣物如何濕了？"三藏道："昔年虧白黿馱渡河西今年又蒙他馱渡河東。已將近岸被他問昔年托問佛祖壽年之事我本未曾問得他遂淬在水內故此濕了。"又將前後事細說了一遍。那陳澄拜請甚懇三藏無已遂收拾經卷。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經沾住了幾卷遂將經尾沾破了所以至今本行經不全曬經石上猶有字跡。

三藏懊悔道："是我們怠慢了不曾看顧得！"行者笑道："不在此！不在此！蓋天地不全這經原是全全的今沾破了乃是應不全之奧妙也豈人力所能與耶！"師徒們果收拾畢同陳澄赴莊。

那莊上人家一個傳十十個傳百百個傳千若老若幼都來接看。陳清聞說就擺香案在門前迎迓又命鼓樂吹打。少頃到了迎入陳清領闔家人眷俱出來拜見拜謝昔日救女兒之恩隨命看茶擺齋。三藏自受了佛祖的仙品仙肴又脫了凡胎成佛全不思凡間之食。二老苦勸沒奈何略見他意。孫大聖自來不吃煙火食也道："彀了。"沙僧也不甚吃八戒也不似前番就放下碗。行者道："呆子也不吃了？"八戒道："不知怎麼脾胃一時就弱了。"遂此收了齋筵卻又問取經之事。三藏又將先至玉真觀沐浴淩雲渡脫胎及至雷音寺參如來蒙珍樓賜宴寶閣傳經始被二尊者索人事未遂故傳無字之經後複拜告如來始得授一藏之數並白黿淬水陰魔暗奪之事細細陳了一遍就欲拜別。那二老舉家如何肯放且道："向蒙救拔兒女深恩莫報已創建一座院宇名曰救生寺專侍奉香火不絕。"又喚出原替祭之兒女陳關保、一秤金叩謝複請至寺觀看。三藏卻又將經包兒收在他家堂前與他念了一卷《寶常經》。後至寺中只見陳家又設饌在此。還不曾坐下又一起來請；還不曾舉箸又一起來請絡繹不絕爭不上手。三藏俱不敢辭略略見意。只見那座寺果蓋得齊整：山門紅粉膩多賴施主功。一座樓臺從此立兩廊房宇自今興。朱紅隔扇

七寶玲瓏。香氣飄雲漢清光滿太空。幾株嫩柏還澆水數幹喬松未結叢。活水迎前通天迭迭翻波浪；高崖倚後山脈重重接地龍。三藏看畢才上高樓樓上果裝塑著他四眾之象。八戒看見扯著行者道：“兄長的相兒甚象。”沙僧道：“二哥你的又象得緊。只是師父的又忒俊了些兒。”三藏道：“卻好！卻好！”遂下樓來下面前殿后廊還有擺齋的候請。行者卻問：“向日大王廟兒如何了？”眾老道：“那廟當年拆了。老爺這寺自建立之後年年成熟歲歲豐登卻是老爺之福庇。”行者笑道：“此天賜耳與我們何與！但只我們自今去後保你這一莊上人家子孫繁衍六畜安生年年風調雨順歲歲雨順風調。”眾等卻叩頭拜謝。只見那前前後後更有獻果獻齋的無限人家。八戒笑道：“我的蹭蹬！那時節吃得卻沒人家連請十請；今日吃不得卻一家不了又是一家。”饒他氣滿略動手又吃過**盤素食；縱然胃傷又吃了二三十個饅頭已皆盡飽又有人來相邀三藏道：“弟子何能感蒙至愛！望今夕暫停明早再領。”

時已深夜三藏守定真經不敢暫離就於樓下打坐看守。

將及三更三藏悄悄的叫道：“悟空這裡人家識得我們道成事完了。自古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恐為久淹失了大事。”行者道：“師父說得有理我們趁此深夜人皆熟睡寂寂的去了罷。”八戒卻也知覺沙僧儘自分明白馬也能會意。遂此起了身輕輕的抬上馱垛挑著擔從廡廊馱出。到於山門只見門上有鎖。行者又使個解鎖法開了二門、大門找路望東而去。只聽得半空中有八大金剛叫道：“逃走的跟我來！”那長老聞得香風蕩蕩起在空中。這正是：丹成識得本來面體健如如拜主人。畢竟不知怎生見那唐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徑回東土 五聖成真

且不言他四眾脫身隨金剛駕風而起卻說陳家莊救生寺內多人天曉起來仍治果肴來獻至樓下不見了唐僧。小^說^無廣告的~頂點*小說~網 www.shuyaya.com 這個也來問那個也來尋俱慌慌張張莫知所措叫苦連天的道：

“清清把個活佛放去了！”一會家無計將辦來的品物俱抬在樓上祭祀燒紙。以後每年四大祭二十四小祭。還有那告病的保安的求親許願求財求子的無時無日不來燒香祭賽真個是金爐不斷千年火玉盞常明萬載燈不題。

卻說八大金剛使第二陣香風把他四眾不一日送至東土漸漸望見長安。原來那太宗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送唐僧出城至十六年即差工部官在西安關外起建瞭望經樓接經太宗年年親至其地。恰好那一日出駕複到樓上忽見正西方滿天瑞靄陣陣香風金剛停在空中叫道：“聖僧此間乃長安城了。我們不好下去這裡人伶俐恐洩漏吾像。孫大聖三位也不消去汝自去傳了經與汝主即便回來。我

在霄漢中等你與你一同繳旨。”大聖道：“尊者之言雖當但吾師如何挑得經擔？如何牽得這馬？須得我等同去一送。煩你在空少等諒不敢誤。”金剛道：“前日觀音菩薩啟過如來往來隻在八日方完藏數。今已經四日有餘只怕八戒貪圖富貴誤了期限。”八戒笑道：“師父成佛我也望成佛豈有貪圖之理！潑大粗人！都在此等我待交了經就來與你回向也。”呆子挑著擔沙僧牽著馬行者領著聖僧都按下雲頭落于望經樓邊。太宗同多官一齊見了即下樓相迎道：“禦弟來也？”唐僧即倒身下拜太宗攙起又問：“此三者何人？”唐僧道：“是途中收的徒弟。”太宗大喜即命侍官：“將朕禦車馬扣背請禦弟上馬同朕回朝。”

唐僧謝了恩騎上馬大聖輪金箍棒緊隨八戒、沙僧俱扶馬挑擔隨駕後共入長安。真個是：當年清宴樂升平文武安然顯俊英。水 6 場中僧演法金鑾殿上主差卿。關文敕賜唐三藏經卷原因配五行。苦煉凶魔種種滅功成今喜上朝京。

唐僧四眾隨駕入朝滿城中無一不知是取經人來了。卻說那長安唐僧舊住的洪福寺大小僧人看見幾株松樹一顆顆頭俱向東驚訝道：“怪哉！怪哉！今夜未曾颳風如何這樹頭都扭過來了？”內有三藏的舊徒道：“快拿衣服來！取經的老師父來了！”眾僧問道：“你何以知之？”舊徒曰：“當年師父去時曾有言道：‘我去之後或三五年或六七年但看松樹枝頭若是東向我即回矣。’我師父佛口聖言故此知之。”急披衣而出至西街時早已有人傳播說：“取經的人适才方到萬歲爺爺接入城來了。”眾僧聽說又急急跑來卻就遇著一見大駕不敢近前隨後跟至朝門之外。唐僧下馬同眾進朝。唐僧將龍馬與經擔同行者、八戒、沙僧站在玉階之下。太宗傳宣：

“禦弟上殿。”賜坐唐僧又謝恩坐了教把經卷抬來。行者等取出近侍官傳上。太宗又問：“多少經數？怎生取來？”三藏道：

“臣僧到了靈山參見佛祖蒙差阿儺、伽葉二尊者先引至珍樓內賜齋次到寶閣內傳經。那尊者需索人事因未曾備得不曾送他他遂以經與了。當謝佛祖之恩東行忽被妖風搶了經去幸小徒有些神通趕奪卻俱拋擲散漫。因展看皆是無字空本。

臣等著驚複去拜告懇求佛祖道：‘此經成就之時有比丘聖僧將下山與舍衛國趙長者家看誦了一遍保祐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脫止討了他三鬥三升米粒黃金意思還嫌賣賤了後來子孫沒錢使用。’我等知二尊者需索人事佛祖明知只得將欽賜紫金缽盂送他方傳了有字真經。此經有三十五部各部中檢了幾卷傳來共計五千零四十八卷此數蓋合一藏也。”太宗更喜教：“光祿寺設宴開東閣酬謝。”忽見他三徒立在階下容貌異常便問：“高徒果外國人耶？”長老俯伏道：“大徒弟姓孫法名悟空臣又呼他為孫行者。他出身原是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

洞人氏因五百年前大鬧天宮被佛祖困壓在西番兩界山石匣之內蒙觀音菩薩勸善情願皈依是臣到彼救出甚虧此徒保護。二徒弟姓豬法名悟能臣又呼他為豬八戒。他出身原是福陵山雲棧洞人氏因在烏斯藏高老莊上作怪即蒙菩薩勸善虧行者收之一路上挑擔有力涉水有功。

三徒弟姓沙法名悟淨臣又呼他為沙和尚。他出身原是流沙河作怪者也蒙菩薩勸善秉教沙門。那匹馬不是主公所賜者。”太宗道：“毛片相同如何不是？”三藏道：“臣到蛇盤山鷹愁澗涉水原馬被此馬吞之虧行者請菩薩問此馬來歷原是西海龍王之了因有罪也蒙菩薩救解教他與臣作腳力。當時變作原馬毛片相同。幸虧他登山越嶺跋涉崎嶇去時騎坐來時馱經亦甚賴其力也。”太宗聞言稱讚不已又問：“遠涉西方端的路程多少？”三藏道：“總記菩薩之言有十萬八千里之遠。途中未曾記數隻知經過了一十四遍寒暑。日日山日日嶺遇林不小遇水寬洪。還經幾座國王俱有照驗印信。”

叫：“徒弟將通關文牒取上來對主公繳納。”當時遞上。太宗看了乃貞觀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給。太宗笑道：“久勞遠涉今已貞觀二十七年矣。”牒文上有寶象國印烏雞國印車遲國印西梁女國印祭賽國印朱紫國印獅駝國印比丘國印滅法國印；又有鳳仙郡印玉華州印金平府印。太宗覽畢收了。

早有當駕官請宴即下殿攜手而行又問：“高徒能禮貌乎？”三藏道：“小徒俱是山村曠野之妖身未諳中華聖朝之禮數萬望主公赦罪。”太宗笑道：“不罪他不罪他都同請東閣赴宴去也。”三藏又謝了恩招呼他三眾都到閣內觀看。果是中華大國比尋常不同。你看那：門懸彩繡地襯紅氈。異香馥鬱奇品新鮮。琥珀杯玻璃盞鑲金點翠小說整理布于黃金盤白玉碗嵌錦花纏。爛煮蔓菁糖澆香芋。蘑菇甜美海菜清奇。幾次添來薑辣筍數番辦上蜜調葵。麵筋椿樹葉木耳豆腐皮。石花仙菜蕨粉幹薇。花椒煮萊菔芥末拌瓜絲。幾盤素品還猶可數種奇稀果奪魁。核桃柿餅龍眼荔枝。宣州繭栗山東棗江南銀杏兔頭梨。榛松蓮肉葡萄大榧子瓜仁菱米齊。橄欖林檎蘋婆沙果。慈菇嫩藕脆李楊梅。無般不備無件不齊。還有些蒸酥蜜食兼嘉饌更有那美酒香茶與異奇。說不盡百味珍饈真上品果然是中華大國異西夷。師徒四眾與文武多官俱侍列左右太宗皇帝仍正坐當中歌舞吹彈整齊嚴肅遂盡樂一日。正是：君王嘉會賽唐虞取得真經福有餘。千古流傳千古盛佛光普照帝王居。當日天晚謝恩宴散。太宗回宮多官回宅唐僧等歸於洪福寺只見寺僧磕頭迎接。方進山門眾僧報導：“師父這樹頭兒今早俱忽然向東。我們記得師父之言遂出城來接果然到了！”長老喜之不勝遂入方丈。此時八戒也不嚷茶飯也不弄喧頭行者、沙僧個個穩重。只因道果完成自然安靜。當晚睡了。

次早太宗升朝對群臣言曰：“朕思禦弟之功至深至大無以為酬。一夜無寐

口占幾句俚談權表謝意但未曾寫出。”

叫：“中書官來朕念與你你一一寫之。”其文雲：“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鑒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

故知象顯可征雖愚不惑；形潛莫睹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禦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曆千劫而亙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古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見常隱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移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禽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佛有經能分大小之乘更有法傳訛邪正之術。我僧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慎敏早悟三空之功；長契神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六塵而迥出使千古而傳芳。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

棲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振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法遊西域。乘危遠邁策杖孤征。

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步；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欲達。周遊西宇十有四年。窮曆異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

鹿苑鷲峰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奧業。三乘六律之道馳驟于心田；一藏百篋之文波濤於海口。爰自所曆之國無涯求取之經有數。總得大乘要文凡三十五部計五千四十八卷譯布中華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教缺而複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幹焰共拔迷途；朗金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升。升墜之端惟人自作。譬之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花；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染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矧乎人倫有識甯不緣慶而成慶？方冀真經傳佈並日月而無窮；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也歟！”寫畢即召聖僧。此時長老已在朝門外候謝聞宣急入行俯伏之禮。太宗傳請上殿將文字遞與長老覽遍。複下謝恩奏道：

“主公文辭高古理趣淵微但不知是何名目。”太宗道：“朕夜口占答謝禦弟

之意名曰聖教序不知好否。”長老叩頭稱謝不已。太宗又曰：“朕才愧圭璋言慚金石。至於內典尤所未聞。口占敘文誠為鄙拙。穢翰墨于金簡標瓦礫于珠林。循躬省慮靦面恧心。甚不足稱虛勞致謝。”

當時多官齊賀頂禮聖教禦文遍傳內外。太宗道：“禦弟將真經演誦一番何如？”長老道：“主公若演真經須尋佛地寶殿非可誦之處。”太宗甚喜即問當駕官：“長安城寺有那座寺院潔淨？”班中閃上大學士蕭瑀奏道：“城中有一雁塔寺潔淨。”太宗即令多官：“把真經各虔捧幾卷同朕到雁塔寺請禦弟談經去來。”多官遂各各捧著隨太宗駕幸寺中搭起高臺鋪設齊整。長老仍命：“八戒沙僧牽龍馬理行囊行者在我左右。”又向太宗道：“主公欲將真經傳流天下須當譽錄副本方可布散。原本還當珍藏不可輕褻。”太宗又笑道：“禦弟之言甚當！甚當！”隨召翰林院及中書科各官譽寫真經。又建一寺在城之東名曰謄黃寺。

長老捧幾卷登臺方欲諷誦忽聞得香風繚繞半空中有八大金剛現身高叫道：“誦經的放下經卷跟我回西去也。”這底下行者三人連白馬平地而起長老亦將經卷丟下也從臺上起於九霄相隨騰空而去慌得那太宗與多官望空下拜。這正是：聖僧努力取經編西宇周流十四年。苦歷程途遭患難多經山水受迍邅。功完**還加九行滿三千及大千。大覺妙文回上國至今東土永留傳。太宗與多官拜畢即選高僧就于雁塔寺裡修建水 6 大會看誦《大藏真經》脫幽冥孽鬼普施善慶將謄錄過經文傳佈天下不題。

卻說八大金剛駕香風引著長老四眾連馬五口複轉靈山連去連來適在八日之內。此時靈山諸神都在佛前聽講。

八金剛引他師徒進去對如來道：“弟子前奉金旨駕送聖僧等已到唐國將經交納今特繳旨。”遂叫唐僧等近前受職。如來道：“聖僧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名喚金蟬子。因為汝不聽說法輕慢我之大教故貶汝之真靈轉生東土。今喜皈依秉我迦持又乘吾教取去真經甚有功果加升大職正果汝為旃檀功德佛。孫悟空汝因大鬧天宮吾以甚深法力壓在五行山下幸天災滿足歸於釋教且喜汝隱惡揚善在途中煉魔降怪有功全終全始加升大職正果汝為鬥戰勝佛。豬悟能汝本天河水神天蓬元帥為汝蟠桃會上酗酒戲了仙娥貶汝下界投胎身如畜類幸汝記愛人身在福陵山雲棧洞造孽喜歸大教入吾沙門保聖僧在路卻又有頑心色*情未泯因汝挑擔有功加升汝職正果做淨壇使者。”八戒口中嚷道：“他們都成佛如何把我做個淨壇使者？”如來道：“因汝口壯身慵食腸寬大。蓋天下四大部洲瞻仰吾教者甚多凡諸佛事教汝淨壇乃是個有受用的品級如何不好！沙悟淨汝本是捲簾大將先因蟠桃會上打碎玻璃盞貶汝下界汝落於流沙河傷生吃人造孽幸皈吾教誠敬迦持、保護聖僧登山牽馬有功加升大職正果為金身羅漢。”又叫那白馬：“汝本

是西洋大海廣晉龍王之子因汝違逆父命犯了不孝之罪幸得皈身皈法皈我沙門每日家虧你馱負聖僧來西又虧你馱負聖經去東亦有功者加升汝職正果為八部天龍馬。”長老四眾俱各叩頭謝恩。馬亦謝恩訖仍命揭諦引了馬下靈山后崖化龍池邊將馬推入池中。須臾間那馬打個展身即退了毛皮換了頭角渾身上長起金鱗腮頷下生出銀須一身瑞氣四爪祥雲飛出化龍池盤繞在山門裡擎天華表柱上諸佛讚揚如來的**。

孫行者卻又對唐僧道：“師父此時我已成佛與你一般莫成還戴金箍兒你還念甚麼《緊箍咒》兒揹勒我？趁早兒念個松箍兒咒脫下來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麼菩薩再去捉弄他人。唐僧道：“當時只為你難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豈有還在你頭上之理！你試摸摸看。”行者舉手去摸一摸果然無之。此時旃檀佛、鬥戰佛、淨壇使者、金身羅漢俱正果了本位天龍馬亦自歸真。有詩為證詩曰：一體真如轉落塵合和四相複修身。五行論色空還寂百怪虛名總莫論。正果旃檀皈大覺完成品職脫沉淪。經傳天下恩光闊五聖高居不二門。

五聖果位之時諸眾佛祖、菩薩、聖僧、羅漢、揭諦、比丘、優婆夷塞各山各洞的神仙、大神、丁甲、功曹、伽藍、土地一切得道的師仙始初俱來聽講至此各歸方位。你看那：靈鷲峰頭聚霞彩極樂世界集祥雲。金龍穩臥玉虎安然。烏兔任隨來往龜蛇憑汝盤旋。丹鳳青鸞情爽爽玄猿白鹿意怡怡。八節奇花四時仙果。喬松古檜翠柏修篁。五色梅時開時結萬年桃時熟時新。千果千花爭秀一天瑞靄紛紜。大眾合掌皈依都念：南無燃燈上古佛。南無藥師琉璃光王佛。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過去未來現在佛。南無清淨喜佛。南無毗盧屍佛。南無寶幢王佛。南無彌勒尊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無量壽佛。

南無接引歸真佛。南無金剛不壞佛。南無寶光佛。南無龍尊王佛。南無精進善佛。南無寶月光佛。南無現無愚佛。南無婆留那佛。南無那羅延佛。南無功德華佛。南無才功德佛。南無善游步佛。南無旃檀光佛。南無摩尼幢佛。南無慧炬照佛。

南無海德光明佛。南無大慈光佛。南無慈力王佛。南無賢善佛。南無廣主嚴佛。南無金華光佛。南無才光明佛。南無智慧勝佛。南無世靜光佛。南無日月光佛。南無日月珠光佛。

南無慧幢勝王佛。南無妙音聲佛。南無常光幢佛。南無觀世燈佛。南無法勝王佛。南無須彌光佛。南無大慧力王佛。南無金海光佛。南無大通光佛。南無才光佛。南無旃檀功德佛。

南無鬥戰勝佛。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大勢至菩薩。南無文殊菩薩。南無

普賢菩薩。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南無西天極樂諸菩薩。南無三千揭諦大菩薩。南無五百阿羅大菩薩。南無比丘夷塞尼菩薩。南無無邊無量法菩薩。南無金剛大士聖菩薩。南無淨壇使者菩薩。南無八寶金身羅漢菩薩。南無八部天龍廣力菩薩。如是等一切世界諸佛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菩提心。同生極樂國盡報此一身。十方三世一切佛諸尊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密。”《西遊記》至此終。